

叢書集成三編 第一五冊目錄

哲學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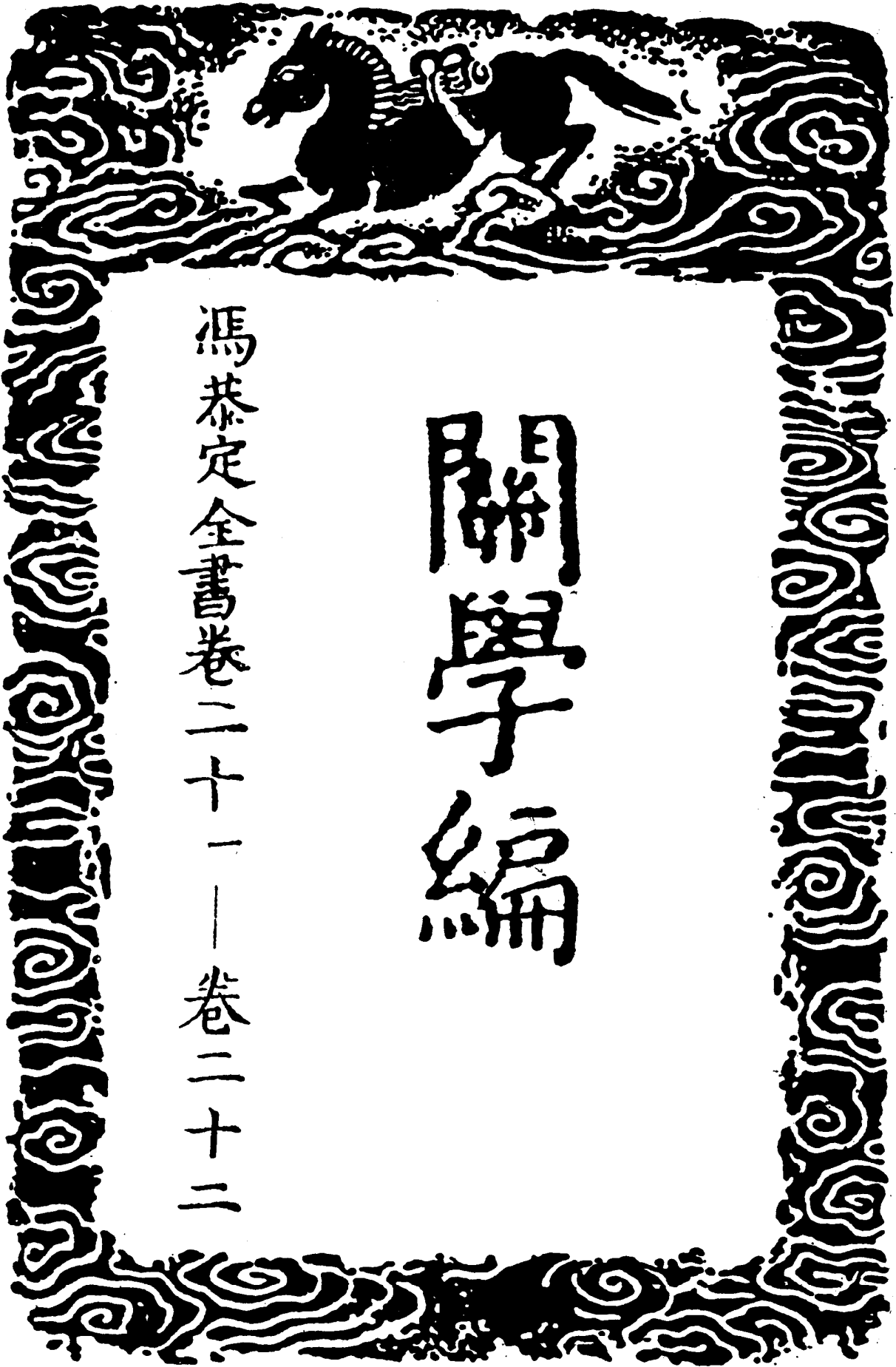


理 學

關學編二卷	明	馮從吾撰	馮恭定台	大	〇一五	〇〇一
朱子語類評一卷	清	顏元撰	顏李		〇一五	〇五七
禮文手鈔五卷	清	顏元撰	顏李		〇一五	〇八七
論學酬答四卷	清	陸世儀撰	陸桴亭台	大	〇一五	一一七
志學錄一卷	清	陸世儀撰	陸桴亭台	大	〇一五	一七三
性善圖說一卷	清	陸世儀撰	陸桴亭台	大	〇一五	二二五
虛齋格致傳補註一卷	清	陸世儀撰	陸桴亭台	大	〇一五	二三三
淮雲問答輯存一卷	清	陸世儀撰	陸桴亭台	大	〇一五	二四一
理學逢源十二卷	清	汪紱撰	汪雙池中研院		〇一五	二五一

關學子編

馮恭定全書卷二十一——卷二十二



本書承國立臺灣大學總圖書館借用影印

謹此

致謝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啟

關學編

理學一脉其盛衰關世運高下然自東周以還
聖如孔子危于無位不得行所學徒與弟子講
業于洙泗之濱晚而贊易序書刪詩修春秋定
禮樂以俟後賢令斯道不終墜所謂聖人既往
道在六經也孟子紹之皇皇救世所如不合徒
託空言今所存僅七篇遺書耳又不幸火于秦

馮少墟集

卷廿一

關學編

一

佛于東漢末梁陳唐老莊于晉經既闕訛學又
誕幻至功利之習溺文辭之尚牽漸靡成風末
流莫挽蓋不知理如何學如何矣宋自濂溪倡
明絕學而關中有橫渠出若河南二程新安朱
子後先崛起皆以闡聖真翼道統為己任然後
斯道粲然復明關中故文獻國自橫渠迄今又
五百餘歲矣山川深厚鍾為雋彥潛心理學代
有其人迨我

明道化翔洽益興起馬如涇野則尤稱領袖者

侍御馮仲好氏關中人也弱冠即志聖道通籍

不敷載以言事歸山中閒暇日惟講求正學排
斥異端為憐憐所著關學編四卷始于橫渠訖
于秦關計姓字三十三雖諸君子門戶有同異
造詣有淺深然皆不詭于道設在聖門當所嘉
與者簡冊兼收詎不宜也其書以關學名為關
中理學而輯表前修風後進用意勤矣余不肖
嚮往古昔有年且居子游之鄉產晦菴之里彬
彬名儒不一而足未能博稽精論倣仲好體裁

馮少墟集

卷廿一

關學編

二

次為成書坐視先哲遺蹟放失媿矣罪矣仲好
有此舉嘆服良久遂屬長安楊令募工梓之用
公同憲蓋理為人人具足之理學為人人當講
學編內諸君子其力學以明理明理以完性
皆人人可企及者非絕德也由諸君子而遡孔
孟是在勉勉不息哉衡雖魯敢與同志共勗之
萬曆戊申八月念八日新安後學余懋衡書于
朝邑之貞肅堂

關學編者侍御史馮仲好集關西之為理學者

也其為孔子弟子者四人學無所考于宋得九人于金得一人于元得八人于明得十五人諸附見者不與焉皆述其學之大畧為小傳授受源委可推求也夫伏羲畫卦為闢西萬世理學祖至周有文武周公父子兄弟號稱極盛周之後置他閭位不論西漢李唐有天下最久無能為理學者至宋乃始有周程三先生興於濂洛而張子厚先生崛起關西與之營道同術合志同方蓋當是時禪教大行先生少年亦嘗從事焉少堉集 卷廿一 關學編 三

克已與四勿不相涉呂與叔以喜怒哀樂未發由空而後中楊中立因而執之謝顯道以知覺為仁四先生且然况其他乎呂微仲表子厚墓稱學者苦聖人之微而珍佛之易入橫渠不必以佛老合先王之道則子厚先生著書立言攘斥異學生平所苦心極思幾不白於世矣迨其後也為湖慈湖輩出而周程張朱之學日為所晦歛然關西諸君子尚守邵縣宗指近代學者左朱右陸德靖之聞天下靡然從之關西大儒馮少堉集 卷廿一 關學編 四

亦所不免明聖學正人心扶世教安得起子厚於元宗而揚扆之我仲好之為是編也直以子厚本於泗汲公畧見進伯傳後雖鄉里後進未可與先正之過其學術醇疵臚列祀分以俟夫八之自擇而毫釐千里之差隄防界限之嚴詳于辨學疑思二錄中要之以子厚為正故關學明而濂洛以下戴陽之學明濂洛以上義文周孔之學亦明矣余謂仲好有遠慮焉有定力焉有兼善之量焉有繼往之力焉若夫侈說其

鄉人以為游談者譽造作者程非仲好意也

大泌山人李維楨本寧父

我關中自古稱理學之邦文武周公不可尚已有宋橫渠張先生崛起鄙邑倡明斯學臯比勇撤聖道中天先生之言曰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可謂自道矣當時執經滿座多所興起如藍田武功三水名為尤著至于勝國是乾坤何等時也而奉元諸儒猶力為持填吹簫和濟濟雖橫渠遺

馮少墟集 卷廿一 關學編 五

風將絕復見之未喪斯文也豈偶然也哉迨

我

皇明益隆道化理熙洽真儒輩出臯蘭初起厥力允蕙璞玉渾金精光含歛令人有有餘不盡之恩鳳翔以經術教授鄉里真有先進遺風小泉不絲文字超悟于行伍之中亦足奇矣司徒步趨文清允稱高弟在中顯思履繩蹈矩之死靡他至于康僖上承庭訓下啟光祿而光祿與宗伯司馬金石相宣鈞天並奏一時學皆欽

然嚮風而關中之學益大顯明于天下若夫集

諸儒之大成而直接橫渠之傳則宗伯尤為獨步者也宗伯門人幾徧海內而梓里惟工部為速肖元善篤信文成而毀譽得失屹不能斂其真能致良知可知侍御直節精忠有光斯道博士甘貧好學無愧藍田嗚呼盛矣學者頌仰古今必折衷于孔氏諸君子之學雖繇門戶各異造詣淺深或殊然一脉相承千古若契其不詭于吾孔氏之道則一也余不肖私泚有日頃

馮少墟集 卷廿一 關學編 六

山中無事取諸君子行實僭為纂次題曰關學編聊以識吾關中理學之大畧云嗟夫諸君子往矣程子不云乎堯舜其心至今在夫堯舜其心至今在諸君子其心至今在也學者能誦詩讀書知人論世恍然見諸君子之心而因以自見其心則靈源濬發一念萬年橫渠諸君子將旦莫遇之矣不然而徒品隲前哲庸嚅口耳則雖起諸君子與之共晤一堂何益哉萬曆歲在丙午九月朔日長安後學馮從吾書

于靜觀堂

關學編凡例

一是編專為理學輯故歷代名臣不敢泛入

一理學如秦子南燕子思壤駟子從石作子明

俱孔門高弟第事蹟多不詳故另列小傳于

前而編中斷自橫渠張子始

一次序各以時代庶古今不相混淆

一宋元諸儒有史傳諸書可考不佞稍為纂次

十五仍舊至 國朝諸儒中多借妄論著文

馮少墟集

卷廿

關學編

七

之工拙不卹也

一國朝諸儒特錄其所知蓋棺論定者其所未

知者姑闕之以俟

關學編首卷

秦子

秦子名祖字子南秦人一統志西安府孔門弟子篤乎

守道唐玄宗追封少梁伯從祀孔子廟庭宋真

宗加封郵城侯 國朝嘉靖中改稱先賢秦子

宋高宗贊曰秦有子南贊贊述作守道之淵成

德之博範若鑄金契猶發藥歷世明祀少梁龍

爵聖門人物志末二句作紛華不挽靡我好爵

燕子

燕子名伋家語字子思秦人一作沂孔門弟子

唐玄宗追封漁陽伯從祀孔子廟庭宋真宗加

封沂源侯 國朝嘉靖中改稱先賢燕子宋陳

知微贊曰八九之徒具傳大義賢哉子思道本

無愧鍾靈成錫浴德洙泗增封沂源皇澤斯被

聖門人物志贊曰師席高振大成是集道傳一

馮少墟集

卷廿一

關學編

八

貫速肖七十善教云表儒風可立漁陽之士得

跂而及

石作子

石作子名蜀字子明秦之成紀人一統志鞏昌府秦州

門弟子唐玄宗追封石邑伯從祀孔子廟庭宋

真宗加封成紀侯 國朝嘉靖中改稱先賢石

子宋高宗贊曰在昔石邑能知所尊懋依有德

克述無言鼓篋槐市場名里門此道久視彼美

常存按姓氏英賢傳有石作蜀氏族畧複姓篇

有石作氏注云石作蜀孔子弟子據此當稱石
作子稱石子者誤

壤駟子

壤駟子名赤字子從家語壤作穰秦人一統志

孔門弟子唐玄宗追封北徵伯從祀孔子廟庭

宋真宗加封上却侯 國朝嘉靖中改稱先賢

壤子宋高宗贊曰式是壤侯昭乎聖徒執經請

蓋載道若無詩書規矩問學楷模得時而駕領

袖諸儒按通志畧壤駟氏複姓今稱壤子誤

馮少墟集

卷廿一

九

關學編目錄

卷一

宋

橫渠張先生載

天祺張先生載

進伯呂先生大忠

和叔呂先生大鈞

與叔呂先生大臨

季明蘇先生駒

吳之范先生育

師聖侯先生仲良

天水劉先生愈

卷二

金

君美楊先生天德

元

紫陽楊先生真

鑑山宋氏規附

元甫楊先生恭

馮少墟集

卷廿二

關學編

十

維斗蕭先生與

伯克呂氏盛附

寬甫同先生恕

從善韓先生擇

伯仁侯先生均

士安第五先生居仁

悅古程先生瑄

卷三

明

容思段先生堅

默齋張先生傑

小泉周先生蕙

大器張先生鼎

介菴李先生錦

思菴薛先生敬之

平川王先生承裕

抑之張氏錢附
仲白李氏錦附

明

卷四

涇野呂先生栢

馮少墟集

卷廿一

谿田馬先生理

苑洛韓先生邦奇

瑞泉南先生大吉

斛山楊先生爵

愧軒呂先生潛

蒙泉郭先生郭

秦關王先生之士

關學編卷一

宋

關學編

十一

橫渠張先生

先生名載字子厚郿人為人志氣不羣少孤自立無所不學喜談兵至欲結客取洮西之地年十八以書謁范文正公公一見知其遠器欲成就之乃謂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樂何事于兵因勸讀中庸先生讀其書遂翻然志于道已猶以為才足又訪諸釋老累年盡究其說知無所得反而求之六經嘗坐虎皮講易京師聽從者甚衆一夕程伯淳正叔二先生至與論易二先

馮少墟集

卷廿一

關學編

十一

生于先生為外兄弟之子卑行也而先生心服之次日語人曰比見二程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輩可師之即撤坐輟講與二程論道學之要渙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於是盡棄異學淳如也文潞公以故相判長安聞先生名行之美以束帛聘延之學宮禮重之命士子矜式焉嘉祐二年舉進士為祁州司法參軍遷雲巖縣名在宜川令政事以敦本善俗為先每月吉具酒食召父老高年者會于縣庭親勸酬之使

人知養老事長之義因訪民疾苦及告所以
 戒子弟之意有所教告常患文檄之出不能盡
 達于民每召鄉長于庭諄諄口諭使往告其里
 閭閻有民因事至庭或行遇于道必問其時命
 其告某事聞否聞即已否則罪其受命者故教
 命出雖僻壤婦人孺子畢與聞信用會然熙寧
 初遷著作佐郎簽書涇州軍器監御史中丞
 呂晦叔公著薦先生于朝曰張學有本原西
 方之學者皆宗之可以召對訪問上召見問治
 馮少墟集 卷廿一 關學編 三

道對曰為治不法三代者終苟道也上說之曰
 卿宜日見二府議事朕且將大用卿先生謝曰
 臣自外官赴召未測朝廷新政所安願徐觀旬
 月繼有所獻上然之他日見執政王安石安石
 謂曰新政之更懼不能任事求助于子何如先
 生曰朝廷將大有為天下之士願與下風若與
 公為善則孰敢不盡如教玉人追琢則人亦故
 有不能執政默然所語多不合寔不悅既命校
 書崇文辭未得請復命按獄浙東程伯淳時宦

御史秉行爭曰張載以道德進不宜使治獄
 石曰淑問如圭陶猶且識囚此庸何傷命竟
 實疏之也獄成還朝會弟御史天祺及伯淳
 以言得罪乃移疾西歸屏居橫渠橫渠至僻
 僅田數百畝供歲計人不堪其憂先生約而能
 足處之裕如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
 仰而思有妙契雖中夜必取燭疾書嘗謂門人
 曰吾學既得諸心則修其辭命辭命無差然後
 斷事斷事無失吾乃沛然蓋其志道精思未始
 馮少墟集 卷廿一 關學編 十四

須臾息亦未嘗須臾忘也學者有問多告以知
 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學必如聖人而後已以
 為知人而不知天求為賢人而不求為聖人此
 本漢以來學者之大弊也故其學以易為宗以
 中庸為體以禮為的以孔孟為法窮神化一天
 人立大本斥異學自孟子以來未之有也世近
 世喪祭無法喪僅隆三年期以下恬未有衰麻
 之變祀先之禮用流俗節序祭以褻不嚴於是
 勉修古禮為薄俗倡暮功而下為製服輕重

儀實始行四時之薦曲盡誠潔教童子以灑掃
應對給侍長者女子未嫁者必使觀于祭祀
酒漿以養遜弟而就成德嘗曰事親奉祭豈可
使人為之聞者始或疑笑終乃信而從之相倣
復古者甚衆關中風俗為之大變熙寧九年秦
鳳帥呂微仲大防薦之曰張載之學善發聖人
之遺意其術畧可措之以復古宜還舊職訪以
治體詔從之召同知太常禮院及至都公卿聞
風爭造然亦未有深知之者以所欲言嘗試於
馮少墟集 卷廿一 關學編 五
人多未之信會言者欲講行冠昏喪祭禮詔下
禮官議禮官徂故常以古今異俗為說先生力
爭之不能得過三年郊禮官不致嚴力爭之又
不獲先生知道之終不行也復謁告歸中道而
疾癒抵臨潼卒年五十八貧無以歛門人共買
棺奉其喪還翰林學士許將言其恬于進取乞
加贈卹詔賜館職賻先生氣質剛毅望之儼然
與之居久而日親勇于克己未信惟反躬自
艾即未喻安行之無悔也聞風者服義不敢以

私于之居恒以天下為念聞皇子生喜見顏面
行道見饑殍輒咨差對案不食者終日聞人善
輒喜答問學者雖多不倦有不能者未嘗不開
其端行游所至必訪人才有可語者必丁寧以
誨之惟恐其成就之晚雖貧不能自給而門人
無貨者輒蠶繅與共嘗慨然有志三代之治論
治人先務未始不以經界為急以為仁政必自
經界始貧富不均教養無法雖欲言治皆苟而
已方欲與學者買田一方畫為數井上不失公
馮少墟集 卷廿一 關學編 六
家之賦役退以其私正經界分宅里立欽法廣
儲蓄興學校成禮俗救菑恤患敦本抑末足以
推先王之遺法明當今之可行有志未就而卒
始先生為學亦頗秘之不多以語人曰學者雖
復多聞不務蓄德祇益口耳無為也程伯淳閑
之曰道之不明久矣人善其所習自謂至足必
欲如孔門不憤不啟不悱不發則師資勢隔而
先王之道或幾乎熄矣趨今之時且當隨其資
而誘之雖識有明暗志有淺深亦各有得而亮

舜之道庶可馴至也先生用其言故關中學者躬行之多與洛人並歷數世不衰先生所著書曰正蒙嘗自言吾為此書譬之樹株根本枝葉莫不悉備充榮之者其在人功而已又如脾胃示兒百物具在願取者何如耳書成揭書中乾稱篇首尾二章實在左右曰訂頑曰砭愚已程正叔改曰西銘東銘其西銘曰乾稱父坤稱母子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大君者吾

馮少墟集

卷廿一

關學編

七

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癯殘疾憊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違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不愧屋漏為無忝存心養性為匪懈惡旨酒崇伯子之願養育英才穎封人之錫類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

恭也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于從而順令者伯奇也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汝于成也存吾順事沒吾寧也程正叔謂西銘明理一而分殊擴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又謂自孟子後未見此書先生學古力行篤志好禮為關中士人宗師世稱為橫渠先生門人私謚曰誠明朱文公贊曰早悅孫吳晚逃佛老勇撤臯比一變至道精思力踐妙契疾書訂頑之訓示我廣居理宗淳祐初謚

馮少墟集

卷廿一

關學編

六

明公封鄱伯從祀孔子廟庭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儒張子

天祺張先生

先生名敬字天祺橫渠先生季弟少而莊重老成長而好學不喜為雕蟲之辭以從科舉父兄敦迫諭以為官乃強起就鄉貢既冠登進士第調陝州閩縣主簿移鳳翔普潤縣令改秘書省著作佐郎知陝州靈寶渠州流江懷安車金堂縣事轉太常博士熙寧二年為監察御史裏行

明年以言事出知公安縣改陝州夏縣轉運使
舉監鳳翔司竹監熙寧九年卒年四十有七先
生歷治六七邑誠心愛人而有術以濟之力行
不急所至皆有顯效視民之不得其所若已致
之極其智力必濟而後已嘗領令華州蒲城蒲
城劇邑民悍使氣不畏法令訟寇盜倍蓰它
邑先是令長以峻法治之姦愈不勝先生悉寬
條禁有訟至庭必以理教諭使無犯法間召父
老使之教督子弟服學省過作記善簿民有小
馮少墟集 卷廿一 關學編 九

攸經術以文奸言豈宜勸講君側又詣中書者
爭之安石舉扇掩面而咲先生曰哉之狂直
為公咲然天下之咲公不少矣章十數上卒不
納乃嘆曰茲未可以已乎遂謝病待罪卒罷言
職既出知公安未嘗以諫草示人不說人以無
罪天下士大夫聞其風者始則聳然畏之終乃
服其厚自公安改知夏縣縣素號多訟先生待
以至誠反復教諭不逆不億不行小惠訟者往
徃叩頭自引未幾靈寶之民遮使者車請曰今
馮少墟集 卷廿一 關學編 十

善悉以籍之月吉以俸錢為酒食召邑之高年
聚于縣廨以勞之使其子孫侍因勸以孝弟之
道不數月邑人化之獄訟為衰為御史每進對
必以堯舜三代進于上前惻怛之愛無所遷避
其大要皆君心進有德謂及經正本當自朝廷
始不先諸此而治其末未見其可也累章論王
安石亂法乞罷條例司及追還常平使者劾曾
公亮陳升之依違不能救正韓絳左右徇從與
為死黨李定以邪諂竊臺諫呂惠卿刻薄便給

夏令張公乃吾昔日之賢令也願使君哀吾民
乞張公還舊治使者欣然聽其辭而言于朝去
之日遮道送不得行父老曰昔者人以吾邑之
人無良喜訟自公來民訟幾希是惟公知吾邑
民之不喜訟也言已皆泣下徙監司竹監舉家
不食筭其清慎如此先生篤實寬裕儼然正色
雖喜愠不見于容然與人居温厚之意久而益
親終日言未嘗不及于義接人無貴賤疎戚未
嘗失色于一人樂道人之善而不及其惡樂進

已之德而不事無益之言其清不以能病人其
和不以物奪志常雞鳴而起勉勉矯強任道力
行每若不及德大容物沛若有餘常自省小有
過差必語人曰我知之矣公等察之後此不復
爲矣重然諾一言之欺以爲己病少孤不得事
親而奉其兄以弟就養無方極其恭愛推而及
諸族姻故舊罔不周恤有妹寡居于不克家先
生力爲經理其家事有一二故人死不克葬十餘
年先生惻然不安帥其知識合力聚財乃克襄
焉少墟集

卷廿一

關學編

廿一

進伯呂先生

先生名大忠字進伯其先汲郡人祖通太常博
士父晉比部郎中通蔡藍田子孫遂爲藍田人
先生登皇祐中進士爲華陰尉晉城令未幾提

督永興路義勇改秘書丞簽書定國軍判官熙
寧中王安石議遣使諸道立緣邊封溝進伯與
范育被命俱辭行進伯陳五不可以爲懷撫外
國思信不洽必致生患罷不遣令與劉忱使遼
議代圮地會遭父喪起復知代州遼使至代設
次據主席先生與之爭乃移次于長城北遼使
竟屈已而復使求代北地神宗將從之先生曰
彼遣一使來即與地五百里若使魏王英弼來
求闕南則何如神宗曰卿是何言也劉忱曰大

馮少墟集

卷廿一

關學編

廿一

忠之言社稷大計願陛下熟思之執政知其不
可奪議竟不決罷忱還三司先生亦終喪制其
後竟以分水嶺爲界馬元豐中爲河北轉運判
官徙提點淮西刑獄尋詔歸故官元祐初歷工
部郎中陝西轉運副使知陝州以直龍圖閣知
秦州進寶文閣待制紹聖二年加寶文閣直學
士知渭州後汲公及黨禍乞以所進官爲量移
徙知同州旋降待制致仕卒詔復學士官佐其
葬知秦州時馬涓以狀元爲州簽判初呼狀元

先生謂之曰狀元云者及第未除官之稱也既
為判官則不可今科舉之學既無用修身為己
之學不可不勉又時時告以臨政治民之道洎
自為得師後為臺官有聲每嘆曰呂公教我之
恩也謝上蔡時教授州學先生每過之聽謝講
論語必正襟歛容曰聖人之言行在焉吾不敢
不肅先生為人質直不妄語動有法度從程正
公學正公稱曰呂進伯可愛老而好學理會直
是到底所著有輞川集五卷奏議十卷弟大防
馮少墟集

卷廿一

關學編

廿一

和叔呂先生

先生名大鈞字和叔大忠弟嘉祐二年中進士
乙科授秦州司理參軍監延州折博務改光祿
寺丞知三原移巴西又移知候官以薦知涇陽

皆不赴丁外艱服除自以道未明學未優曰吾
斯之未能信於是不復有祿任意家居講道以
教育人才變化風俗期德成而致用久之以大
臣薦為諸王宮教授當獻文作天下一家中國
一人論上尋監鳳翔船務制改宣義郎會伐西
夏廊延轉運司檄為從事既出塞轉運使李稷
餽餉不繼欲還安定取糧使先生請于种諤諤
曰吾受命將兵安知糧道萬一不繼召稷來與
一劔耳先生即曰朝廷出師去塞未遠遂斬轉
馮少墟集

卷廿二

關學編

廿二

運使無君父意折彊謂先生曰君欲以此
報親先稷受命夫先生怒曰公將以此言見恐
耶吾委身事主死無所辭正恐公過耳諤見其
直乃好謂曰子乃爾耶今聽汝矣始許稷還是
時微先生盛氣誚諤稷且不免未幾以疾卒於
官年五十有二先生為人質厚剴正初學於橫
渠張子又卒業於二程子以聖門事業為己任
識者方之季路先生於橫渠為同年友及聞學
遂執弟子禮時橫渠以禮教為學者倡後進教

于習尚其才俊者急于進取昏塞者難于領解
寂寥無有和者先生獨信之不疑毅然不恤人
之非問已也潛心玩理望聖賢尅期可到日用
躬行必取先王法度以為宗範居父喪哀麻歛
真比虞祔一襲之于禮已又推之冠婚飲酒相
見慶弔之事皆不混習俗與兄進伯微仲弟與
叔率鄉人為鄉約以敦俗其畧云德業相勸過
失相規禮俗相交患難相卹節文燦然可觀自
是關中風俗為之一變橫渠嘆秦俗之化和叔

馮少墟集

卷廿一

關學編

廿

有力又嘆其勇為不可及而程正公亦稱其任
道擔當其風力甚勁云先生少時瞻學洽聞無
所不該嘗言始學必先行其所知而已若夫道
德性命之際惟躬行久則至焉橫渠謂學不造
約雖勞而艱于進德且謂君勉之當自悟至是
博而以約渙然冰釋矣故比他人功敏而得之
尤多其與人語必因其所可及而喻諸義治經
說得于身踐而心解其文章不作于無用能守
其師說而踐履之尤喜講明井田兵制謂治道

必自此始悉撰次為圖籍使可見之行曰如有
用我舉而措之而已其卒也范巽之表其墓曰
誠德君子又曰君性純厚易直強明正亮所行
不二于心所知不二于行其學以孔子下學上
達之心立其志以孟子集義之功養其德以顏
子克己復禮之用厲其用其要歸之誠明不息
不為衆人沮之而疑小辨奪之而屈勢利劫之
而回知力窮之而止其自任以聖賢之重如此
當先生卒時妻种氏治先生喪一如先生治比

馮少墟集

卷廿一

關學編

共

部公喪諸委巷浮圖事一屏不用子義山能傳
其學人以為道行于妻子云所著有四書註誠
德集其鄉約鄉儀朱文公表章之行于世鄉約
今為令甲

與叔呂先生

先生名大臨字與叔號芸閣大鈞弟以門蔭入
官不復應舉或問其故曰某何敢揜祖宗之德
元祐中為太學博士秘書省正字嘗論選舉曰
立士規以養德厲行更學制以量才進藝定試

法以區別能否修辟法以興能備用嚴舉法以
覈實得人制考法以責任考功范學士祖禹薦
其修身好學行如古人可為講官未及用而卒
先生學通六經尤邃于禮每欲擬習三代遺文
舊制令可行不為空言以拂世駭俗少從橫渠
張先生游橫渠歿乃東見二程先生卒業焉與
謝良佐游酢楊時在程門號曰先生純公語之
以識仁先生默識深契豁如也作克己銘以見
意其文曰凡厥有生均氣同體胡為不仁我則
馮少墟集 卷廿一 關學編 廿七

如始類俳獨立孔門無一事只輸顏子得心齋
婦翁張天祺語人曰吾得顏回為壻矣而其學
尤嚴于吾儒異端之辨富文忠公弼致政于家
為佛氏之學先生與之書曰古者三公無職事
惟有德者居之內則論道于朝外則主教于鄉
古之大人當是任者必將以斯道覺斯民成已
以成物豈以爵位進退體力盛衰為之變哉今
大道未明人趨異學不入于莊則入于釋疑聖
人為未盡善輕理義為不足學人倫不明萬物
馮少墟集 卷廿一 關學編 廿八

有已立已與物私為町畦勝心橫生擾擾不齊
大人存誠心見帝則初無吝驕作我蝨賊志以
為帥氣為卒徒奉辭于天誰敢侮予且戰且陳
勝私室慙昔焉寇讎今則臣僕方其未克窹我
室廬婦姑勃磈安取其餘亦既克之皇皇四達
洞然八荒皆在我闡孰曰天下不歸吾仁瘠疴
疾痛舉切吾身一日至之莫非吾事顏何人哉
睡之則是始先生博極羣書能文章已涵養深
醇若無能者賦詩云學如元凱方成癖文似相

懔惓此老成大人惻隱存心之時以道自任振
起壞俗在公之力宜無難矣若夫移精變氣務
求長年此山谷避世之士獨善其身者所好豈
世之所以望于公者哉弼謝之正公嘗曰與叔
守橫渠說甚固每橫渠無說處皆相從有說了
更不肯回又曰與叔六月中來緱氏間居中某
常窺之見其儼然危坐可謂敦篤矣又曰和叔
任道擔當其風力甚勁然深潛縝密有所不逮
於與叔其見重如此所著有大學中庸解攷古

圖玉溪集所述有東見錄錄二程先生語二先生微言粹語多載錄中其有功于程門不小故朱文公稱其高於諸公大段有筋骨而又惜其早死云

李明蘇先生

先生名昞字李明武功人同邑人游師樵師橫渠張子最久後又卒業于二程子特尹焞彦明方業舉造之先生謂曰子以狀元及第即學乎唯復科舉之外更有所謂學乎彦明未達一日

馮少墟集

卷廿一

關學編

九

先生因會茶舉蓋以示曰此豈不是學彦明大悟先生令詣程門受學焉元祐末呂進伯大忠薦曰臣某伏見京兆府處士蘇昞德性純茂強學篤志行年四十不求仕進從故崇文校書張載學焉門人之秀秦之賢士大夫亦多稱之如蒙朝廷擢用俾充學官之選必能盡其素學以副朝廷樂育之意乃自布衣召為太常博士後生元符上書入黨籍編管饒州行過洛館彥明所伊川訪焉既行伊川謂李明殊以遷貶為意

彥明曰然焞嘗問李明當初上書為國家計邪為身計邪若為國家計自當所然赴饒州若為進取計則饒州之惡猶為與李明以焞言為然先是橫渠正蒙成先生編次而序之自謂最知大旨熙寧九年橫渠過洛與二程子論學先生錄程張三子語題曰洛陽議論朱文公表章之行于世今刻二程全書中

巽之范先生

先生名育字巽之三水人父祥進士及第累官

馮少墟集

卷廿一

關學編

三十

運副使以邊功追贈秘書錄其後先生舉進士為涇陽令以養親謁歸有薦之者召見授崇文校書監察御史襄行神宗喻之曰書稱聖讒設彥行此朕任御史意也先生請用大學誠意正心以治天下國家因薦張載等數人西夏入虜詔先生行邊坐劾李定親喪匿服出知韓州父之晉知河中府加直集賢院徙鳳翔以直龍圖閣鎮秦州元祐初召為太常少卿改光祿卿出知熙州今臨洮時議棄質旅勝如兩堡先生

爭之曰熙河以蘭州為要塞此兩堡者蘭州之
救也棄之則蘭州危蘭州危則熙河有腰膺之
憂矣又請城李諾平汝遮川曰此趙充國屯田
古榆塞之地也不報入為給事中仕終戶部侍
郎卒紹興中採其抗論棄地西夏及進築之策
贈寶文閣學士先生從程張三先生學伊川嘗
曰與范巽之語聞而多礙者先人也橫渠嘗詰
先生曰吾輩不及古人病源何在先生請問橫
渠曰此非難悟設此語者欲學者存之不忘庶
馮少墟集 卷廿一 關學編 世

倫以正造端者微成能者著知德者崇就業者
廣本末上下貫乎一道過乎此者淫遁之狂言
也不及乎此者邪說之卑說也推而放諸有形
而準推而放諸無形而準推而放諸至動而準
推而放諸至靜而準無不包矣無不盡矣無大
可過矣無細可遺矣言若是乎其極矣道若是
乎其至矣聖人復起無有間乎斯言矣其篤信
師說而善發其蘊如此

師聖侯先生

馮少墟集 卷廿一 關學編 世
先生名仲良字師聖華陰人二程先生舅氏無
可之孫從二程先生游人有欲館先生者先生
造焉則辟垂佛像几積佛書其家人又常齋素
欲先生從之先生遂行或問之曰蔬食士之常
分若食彼之食則非矣
嘗訪周濂溪濂溪留之對榻夜談越
三日乃還自謂有得如見天之廣大伊川驚異
其不凡曰非從濂溪來邪後遊荆門胡文定留
與為隣終焉文定與楊大諫書云侯仲良者去

秦自荆門潰卒甲馬之中脫身相就于潼水之濱今已兩年其安于羈苦守節不移固所未有至于講論經術則貫通不窮商略時事則纖微皆察國勢安危民情休戚凡務之切于今者莫不留意而皆曉也方危艱難之時而使此輩人老身貧賤亦足慨矣伏望吾兄力薦于朝俾命以官使得效一職亦不為無補朱文公稱其學清白勁直所著有論語說及侯于雅言行世按伊洛淵源錄稱先生為華陰先生無可之孫即馮少墟集

卷廿一

關學編

三

當書為華陰人而云河東人豈金陷關洛時先生曾避難河東耶學者詳之

天水劉先生

先生名愿字 天水人天資耿介時王安石新書盛行學者靡然向風先生獨不喜穿鑿附會之說潛心伊洛之學後以八行舉

關學編卷二

金

君美楊先生

先生名天德字君美高陵人肄業大學登興定二年進士第釋褐補博州聊城丞未及赴辟陝西行臺掾尋權大理寺丞繼擬主長安簿未幾正主慶陽安化簿尋辟德順之隆德令再辟安化令補尚書都省掾遷轉運司支度判官京城不守流寓宋魯間十年而歸長安先生自讀書入仕至于晚歲風節矯矯始終不少變亂後士夫或不能自守而先生于勢利藐然如浮雲晚讀大學解沿及伊洛諸書大嗜愛之常語人曰馮少墟集

卷廿一

關學編

四

吾少時精力奪于課試殊不省有此今而後知吾道之傳為有在也埋沒篆刻中幾不復見天日目昏不能視書猶使其子講誦而朝夕聽之以是自樂及有疾親友往問之談咲歌詠不衰曰吾晚年幸聞道死無恨矣卒年七十九魯齋許先生衡誌其墓銘曰出也有為死生以之處也有守不變于時日臨桑榆學喜有得其知益精其行益力吾道之公異端之私瞭然胸中洞析毫釐外私內公息邪距詖俯仰古今可以無

愧受全于天復歸其全尚固幽藏無窮歲年
恭懿益昌其家學為元名儒別有傳
元

紫陽楊先生 錫山宋氏附

先生名真字煥然號紫陽乾州奉天人母程嘗
夢東南日光射其身旁一神人以筆授之已而
生先生父振以為文明之象因名曰真天性至
孝年十一喪母哀毀如成人未冠夢遊紫陽閣
景趣甚異後因以自號長師鄉先生吳榮叔迥
馮少墟集 卷廿一 開學編 世

出倫輩讀書厭科舉之學遂以濂洛諸儒自期
待全末嘗作萬言策指陳時病辭旨剴切皆人
所不敢言者詣闕欲上之不果元初隱居講道
授徒抵鄜縣柳塘門生百餘人初紫陽閣即清
稱紫陽先生嘗避兵河朔河朔士大夫想聞風
采求見者應接不暇象平嚴實聞元生名數問
其行藏先生終不一詣歲戊戌太宗詔宣德稅
課使劉用之試諸道進士先生試東平兩中賦
論第一以耶律楚材薦授河南路徵收課稅所

長官兼廉訪使既至招致一時名士與之議政
事約束一以簡易為事按行境內親問監務月
課幾何難易若何有以增額言者先生責之曰
剝下欺上汝欲我為之耶即減元額四之一公
私便之不踰月政成時論翕然謂前此潛司未
有也在官十年請老于燕之行臺壬子世祖在
潛邸驛召先生參議京兆宣撫司事累上書請
歸築堂曰歸來以為佚老之所教授著述不倦
乙卯病革諭子弟孝弟力田以廉慎自保成家
馮少墟集 卷廿一 開學編 世

人無事二家齋醮引觴大噓命門人負擇載筆
留詩三章怡然而逝年七十賜謚文憲先生博
覽強記真積力久猶恐不及作文務去陳言以
踏襲為耻一時諸老皆折行輩與之交關中號
稱多士一時名未有出先生右者不治家人生
產業而喜周人之急雖力不贍猶勉強為之人
有片善則委曲稱獎惟恐其名不聞或小過失
必盡言勸止不計其怨怒也初翰林學士姚燧
早孤育于世父樞樞督教甚急先生馳書止之

曰燧令器也長自有分何以急為乃以子妻之燧後為名儒其學得于先生為多元好問譎神道碑稱為關西夫子江漢趙復序其集稱其志其學粹然一出于正即其文可以得其為人其見重如此所著有還山前後集百卷天興近鑑三卷韓子十卷繫言二十五篇硯纂八卷北見記三卷正統書六十卷時宋規字漢臣長安人與紫陽及遺山鹿菴九山數儒論道洛西弟子受業者甚眾親歿廬墓瑞草生瑩閭復嘗稱之馮少墟集

卷廿一

關學編

世

曰天性至孝德重三秦才贍而敏冠絕一時中統戊戌徵試中論賦兩科拜議事官先是官吏縱肆日久數侵苦小民公繩之以法惕然皆莫敢犯丙辰春詣闕陳便宜數事上悉加納廉希憲云宋規循良可與共事希憲相知公有經濟才議欲為列有嫉其文章名世者沮之署為講議官不就後徵為耀州尹官至蜀道憲副政聲在在著聞號鑑山先生有鑑山補暇集梓行于世年七十七卒

元甫楊先生

先生名恭懿字元甫號潛齋高陵人天德之丁自少讀書強記日數千言會時艱從親逃亂而東于汴于歸德于天平雖間關險阻未嘗怠弛其業年十七侍父西歸家貧假室以居鄉鄰或繼其匱皆謝不取惟服勞以為養暇則力學博綜于書無不究心而尤邃于易禮春秋思有纂述耻為章句儒而止志于用世反覆史學以鑒觀古昔興亡之事從學者已眾海內播紳與父馮少墟集

卷廿一

關學編

世

友者馳書交譽即以宗盟斯文期之年二十四始得朱子四書集註太極圖小學近思錄諸書讀之喜而嘆曰人倫日用之常天道性命之妙皆萃此書今入德有其門進道有其途矣吾何獨不可及前修踵武哉于是窮理反躬一乎持敬優游默飫俟其成功于潛齋之下自任益重前習盡變不事浮末矣赫然名動一時宣撫司行省以掌書記共議事辟之皆不就至元七年與魯齋許文正公同被召先生不至魯齋由國

于祭酒拜中書左丞日于右丞相安童前稱譽其賢丞相以聞十年帝遣協律郎申敬來召以疾辭十一年太子下教中書僕如漢惠聘四皓以事再聘之丞相遣郎中張元智為書致命不待已乃至京師帝遣國王和童勞其遠來既入見帝親詢其鄉里族氏師承子姓無不周悉詔與學士徒學公履定科舉之法先生議曰三代以德行六藝實興賢法漢舉孝廉兼策經術魏晉尚文辭而經術猶未之遺隋煬始專賦詩唐馮少墟集二卷廿一 關學編 卅九 因之使自投牒貢舉之法遂熄雖有明經止于記誦宋神宗始試經義亦令典矣哲宗復賦詩遼金循習將救斯弊惟如明詔嘗曰士不治經學孔孟之道日為賦詩空文斯言足立萬世治安之本今欲取士宜勅有司舉有行檢通經史之士使無投牒自薦試以五經四書大小義史論時務策夫既從事實學則士風還淳民俗趨厚國家得識治之才矣奏入帝善之會北征辭師十六年詔安西王相敦遣赴闕詔與太史王

恂等改曆明年曆成授集賢館學士兼太史院事辭歸當曆成進奏日諸臣方列跪帝命先生及魯齋起日二老自安是年少皆受學汝者故終奏皆坐畢其說蓋異禮也二十年以太子賓客召二十二年以昭文館大學士領太史院事召二十九年以議中書省事召皆辭疾不行三十一年卒年七十先是魯齋提京兆學與先生為友一遇講貫動窮日力篤信好學操履不苟魯齋壘稱之父歿水漿不入口者五日襄事遵馮少墟集二卷廿一 關學編 卅九 朱文公家禮盡祛桑門惑世之法為具不足稱貸益魯齋會葬歸語學者曰小子識之曠世墜典夫夫特立而獨行之其功可當肇修人極聚居六年魯齋東歸後治母喪一如父三輔士大夫知由禮制自致其親者皆本之先生云蕭維斗對誌其墓曰朱文公集周程夫子之大成其學盛于江左北方之士聞而知者固有其人求能究聖賢精微之蘊篤志于學真知實踐主乎敬義表裏一致以躬行心得之餘私淑諸人

繼前修而開後覺粹然一出乎正者維司徒暨
公司徒謂魯齋也學士姚燧撰神道碑銘曰維
天生賢匪使自有俾拯烝民為責已厚公于明
命實肩實負乾乾其行良良其守師古喪祭如
禮不苟三綱之淪我條自手推得其類無倦誨
誘學者宗之西土山斗皇慶中贈榮祿大夫太
子少保弘農郡公謚文康所著有潛齋遺稿若
千卷子寅字敬伯博通六經百氏累官集賢學
士國子祭酒在成均講明誨誘終日忘倦有父
馮少墟集 卷廿一 附錄編 望

維斗蕭先生

伯充呂氏附

先生名斟字維斗號勤齋奉元人天性至孝自
幼翹楚不凡長為府史語當道不合即引退讀
書終南山力學三十年不求進制一單衣由身
半以下及臥輒倚其榻玩誦不少置於是博極
羣書凡天文地理律曆筭數靡不研究候均謂
元有天下百年惟蕭維斗為識字人學者及門
受業者甚衆鄉里乎化稱之曰蕭先生鄉人有

自城暮歸者途遇寇詭曰我蕭先生也寇驚愕
釋去嘗出遇一婦人失金釵道旁疑先生拾之
謂曰殊無他人獨公居後耳先生令隨至門取
家釵以償其婦後得所遺釵媿謝之世祖初分
藩在秦用平章咸寧王野仙薦徵侍藩邸以疾
辭授陝西儒學提舉不赴省憲大臣即其家具
宴為賀遣一從史先往先生方灌園從史不知
其為先生也使飲其馬即應之不拒及冠帶迎
客從史見有懼色先生殊不為意後累授集賢
馮少墟集 卷廿一 附錄編 望

馮少墟集

卷廿一

附錄編

望

直學士國子司業改集賢侍讀學士皆不赴武
宗初徵拜太子右諭德不得已扶病至京師入
覲東宮書酒誥為獻以朝廷尚酒故也尋以
病請去或問其故則曰在禮東宮東面師傳西
面此禮今可行乎俄除集賢學士國子祭酒論
德如故固辭歸年七十八以壽終于家謚貞敏
劉致謚議畧云聖王之治天下也必有所不召
之臣蓋志意修則輕富貴道義重則輕王公禪
玩塵埃之中翺遊萬物之表不事王侯高其

事者以之傳曰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故必
蒲車旌帛側席以俟其至冀以勵俗興化猶或
長往而不返亦有既至而不屈則束帛弔之資
于丘園者治天下者以之也于吾元得二人焉
曰容城劉因京兆蕭巘士君子之趣向不同期
各得所志而已彼不求人知而人知之不希世
用而世用之至上徹帝聰鶴書天出薜蘿動色
巖戶騰輝猶堅卧不起不得已焉始一至卒不
撓其節不隳所守而去亦可謂得所志也已方
馮少墟集 卷廿一 關學編 聖

最著所著有三禮說小學標題駁論九州志及
勤齋文集行世時有呂壘字伯充其先河內人
金末父佑避亂關中因家焉伯充從許魯齋學
魯齋為祭酒舉為伴讀輔成教養其功居多至
元間為四川行樞密院都事勸主帥李德輝不
殺巴人感德祠之知華州勸農興學俱有成效
累官翰林侍讀學士致仕卒追封東平郡公謚
文穆大德中河東關隴地震月餘伯充與維斗
各設問答數千言以究其理居父憂喪葬一倣
馮少墟集 卷廿一 關學編 聖

云 古禮魯齋貽書稱其信道力行為楊元甫之亞

寬甫同先生

先生名恕字寬甫號桀菴奉元人祖昇父繼先
博學能文廉希憲宣撫陝右辟掌庫鑰家世業
儒同居二百口無間言先生安靜端凝羈絆如
成人從鄉先生學日記數千言年十三以書經
魁鄉校至元間朝廷始分六部選名士為吏屬
關陝以先生貢禮曹辭不行仁宗初即其家拜

國子司業階儒林郎使三召不起陝西行臺侍御史趙世延請即奉元置魯齋書院中書奏先生領教事制可之先後來學者殆千數延祐設科再主鄉試人服其公六年以奉議大夫太子左贊善召入見東宮賜酒慰問繼而獻書歷陳古誼盡開悟涵養之道明年春英宗繼統以疾歸致和元年拜集賢侍讀學士以者疾辭先生之學由程朱上溯孔孟務貫浹事理以利于行教人曲為開導使得趨向之正性整潔平居雖馮少墟集 卷廿一 開學編 墨

大暑不去冠帶母張卒事繼母如事所生父喪哀毀致目疾時祀齋肅詳至嘗曰養生有不備事有可復追遠有不誠是誣神也可這罪乎與人交雖外無適莫而中有絕尺里人借驟而死償其值不受曰物之數也何以償為家無擔石之儲聚書數萬卷扁所居曰架庵時蕭先生與居南山下亦以道高當世入城府必主先生家士論並稱曰蕭同自京師還家居十有三年中外縉紳望之若景星麟鳳鄉里稱為先生不

姓至順二年卒年七十八贈翰林直學士封京兆郡侯謚文貞所著有架庵集二十卷

從善韓先生

先生名擇字從善奉元人天資超異信道不惑其教學者雖中歲以後亦必自小學等書始或疑為凌節勤苦則曰人不知學白首童心且童家所當知而皓首不知可乎尤邃禮學有質問者口講指畫無倦容士大夫遊宦過秦必往見先生莫不虛往而實歸焉世祖嘗召之疾不果馮少墟集 卷廿一 開學編 墨

行其卒也門人為服總麻者百餘人

伯仁侯先生

先生名均字伯仁蒲城人父母蚤亡獨與繼母心賣薪以給奉養積學四十年羣經百氏無不淹貫每讀書必熟誦乃已嘗言讀書不至千遍于已無益故其答諸生所問窮索極探如取頭篋筒名振關中學者宗之用薦者起為太常以士後以上疏忤時相意即歸休田里先生貌心悟而氣剛止人多嚴憚之及其應接之際則

和易款洽雖方言古語世所未曉者莫不隨問而答世咸服其博聞云今祀蒲城鄉賢祠

士安第五先生

先生名居仁字士安涇陽人幼師蕭維斗對弱冠從同寬甫恕受學博通經史躬率子弟致力農畝而學徒滿門其宏度雅量能容人所不能容嘗行田間遇有竊其桑者先生輒避之鄉高其行義率多化服作字必楷整遊其門者一惟學明而行加修焉卒之日門人相與議易馮少墟集 卷廿一 閩學編 望 之禮私謚曰靜安先生

悅古程先生

先生名瑁字君用號悅古涇陽人隱居不仕冠即古學自力討論六籍雖祁寒暑雨造必顛沛未嘗少輟三原李子敬創學古書院延先生講學其中遠近從遊者百餘人循循然樂不倦學者稱悅古先生嘗誡諸子曰人性本善習之易荒古聖賢皆以驕惰為戒况凡民乎家戒一卷以遺子孫著述有遼史三卷異端

二卷雲陽志二卷樂府文集傳世李子敬字恭甫為人質謹孝友家素裕族黨因其資而葬者三十餘喪婚者八十餘姓捐千金創學古書院又割田以供釋奠廩師生學士蕭貞敏公為記行省上其義下詔旌表其門

馮少墟集

卷廿一

閩學編

望

馮恭定全書卷二十二

長安馮從吾仲好者

關學編

關學編卷三

明

容思段先生

先生名堅字可久蘭州人初號栢軒後更號容思義取九容九思也學者稱容思先生生而剛方穎異讀書即知正學年十四為郡諸生見縉

馮恭定全書

卷三十一

關學編

一

山陳先生書銘于明倫堂有群居慎口獨坐防心之語酷愛而敬誦之遂慨然以為聖賢可學而至年十七王父歿白其父治喪不用浮屠法凡當世宿儒宦游于蘭者無不師之于經史蘊奧性命精微不究其極不止也動作不苟人以伊川擬之正統甲子領鄉薦明年下第歸鄉之士大夫多遺子弟就學先生以師道自尊教法嚴而造就有等士類興起已已 英廟北狩應

上

詔詣 闕上書不報乃裹糧買舟南游由齊魯

淮楚以至吳越訪求同志之士相與講切得聞

子與白良輔輩定交馬逾年始歸學益有得景

泰甲戌登進士以文名差纂山西誌明年誌成

復命尋移疾歸讀書于五泉小園依岩作洞以

為會友講習之所有得即形于詩有云風清雲

淨雨初晴南畝東阡策杖行幽鳥似知行樂意

綠楊烟外兩三聲論者謂宛然有浴沂氣象越

五年為天順己卯選山東福山知縣福山故僻

馮恭定全書

卷三十二

關學編

二

邑先生以德化民刊布小學諸書令邑人誦讀復以詩歌興之必欲變其風俗或謂其迂闊不能行先生獨謂天下無不可化之人無不可變之俗嘗有詩曰天下有材皆可用世間無草不從風始終不少懈由是陋俗丕變海邦島嶼風氣乎有絃誦風既六載以李文達公薦超擢知萊州府迺先生與文達公竟未面也先生治萊如治福山時召郡縣官師與燕俾言志咏歌以申政教未期月萊人大化以憂去既禫不遽赴

上乃訪周廷芳于秦州訪張立夫于鳳翔講學
求友孜孜不暇其于功名利達澹如也久之復
補南陽在南陽慨近世學者以讀書謀利祿階
富貴士知聖賢之學乃倡明周程張朱與古
人為學之意建志學書院聚郡庠及屬治諸生
親授講說又以民俗之偷由未預教乃遴屬治
童蒙授以小學孝經文公家禮教民俗言諸書
俾之講習又創刻二程全書胡致堂崇正辨諸
書俟盈者給授士習翕然改觀又創節義祠

馮恭定全書

卷廿二

關學編

三

祀古聖母烈女以風勵郡俗尤嚴逆巫尼不使
假左道傷風化會有女纓而自經以殉夫死者
先生率僚屬師生往吊為具棺斂卜地合葬已
又奏表其閭由是郡人雖婦人女子皆為感
化先生為政持大體重風教不急功利不規規
于簿書不以毀譽得失動其心凡屬吏不法者
即索問不少貧民或良或奸相宜訓治與民休
息在南陽八年郡人戴之如父母其敬畏之至
若家有一段太守者治行為天下第一以直道

不能諧時遂致政歸乃結廬蘭山之麓扁曰南
村曰東園取淵明詩昔欲居南村及青松在東
園意授徒講業相羊登詠以自樂然于時政闕
失民情困苦則又未嘗不憂形于色成化甲辰
卒年六十有六門人私謚曰文毅先生性素孝
友治父母喪一遵古禮事兄椿曲盡常道居家
嚴內治崇禮教凜然為鄉邦典刑與人尤篤于
分義友人唐知縣廷器貧甚其歿也為具棺斂
以襄事併志其墓方伯石公執中曾孫以貧鬻

馮恭定全書

卷廿二

關學編

四

于人乃垂涕捐貲贖還俾主其祀業師周公麟
歿為撫其後每至其家坐必避席馬先生雖未
居言路而屢有建白如請脩龍逢比干祠墓請
從祀元儒劉因請旌表孝行節義請開言路諸
封事皆鑿鑿有闢國體補風化蓋先生之學近
宗程朱遠溯孔孟而其功一本于敬嘗言學者
主敬以致知格物知吾之心即天地之心吾心
之理即天地之理吾身可以參天地贊化育者
在于此必以命世大儒自期而不可自暴自棄

以常人自居有負為人之名所至從游者衆多
所成立如同郡董學諭芳羅僉憲盧彭少保澤
孫孝廉芳秦州周布衣蕙山西董僉憲齡福山
張同知嶽南陽柴尚書昇王文莊鴻儒熊少參
紀張孝廉景純皆門牆尤著者郡人陳祥贊云
距釋排聘吾道是進士趨歸正鄉俗以厚繼往
開來遠探濂洛文清之統惟公是廓彭澤撰墓
碑云先儒謂道自堯舜以來至孟子歿失其傳
馬匪道不傳學者託之言語文字而無深造力

馮恭定全書

卷廿二

關學編

五

踐之功也至宋周程三夫子出至晦庵朱先生
始極主敬致知力行之功上繼孔孟之統元魯
齋許文正公我明敬軒薛文清公以篤實輝
光之學繼其絕此固萬世之公議也若我南陽
太守容思先生段公其克尊信斯道而致深造
力踐之學者歎論者以為知言所著有容思集
栢軒語錄行世

默齋張先生

先生名傑字立夫號默齋鳳翔人父璉工部主

事先生生有異質穎悟過人稍長入郡庠卓犖
以聖賢自期年二十一登正統辛酉鄉薦乙丑
中乙榜以親老就山西趙城訓導居官六年惟
以講學教人為事一日薛文清公過趙城與先
生論身心性命之學文清公過趙城與先
生論身是益深值歲侵捐俸賑饑雖所捐無幾亦
未嘗所難喜慕辛未工部公捐館舍先生徒跣
一躬去葬悉以禮先是里俗多用浮屠法先生
一切屏去鄉人化之久之以養母不出天順癸

馮恭定全書

卷廿二

關學編

六

未嘗所難喜慕辛未工部公捐館舍先生徒跣
一躬去葬悉以禮先是里俗多用浮屠法先生
一切屏去鄉人化之久之以養母不出天順癸
巳年以明道祿仕以養親今吾親終矣而學無
所傳尚欲仕乎遂不復出因賦詩自責曰年幾
四十四此理未真知晝夜不勤勉遷延到幾時
益大肆力于學居恒瞑目端坐至于移時起則
取諸經子史朗然誦誦或至丙夜後已最愛涵
養頃用敬進學在致知二語因大書揭座右造
詣日深弟子從遊者日衆乃拓家塾以五經教
授學者稱為五經先生名重一時巡按御史某

薦先生為提學僉事不報成化乙酉應天聘典
文衡謝不往辛卯茶臺馬公震行部漢南詩遺
諸生黃照王宣輩奉書載幣聘先生攝城固學
事先生復書略曰天地生人無不與之以善聖
賢教人亦無不欲其同歸于善是知善者人所
皆有而自為之先覺之覺後覺如呼寐者而使
之覺也但古之學者從事于性情而文辭所以
道其意今之學者專務文詞反有以累其性情
其今年五十有一矣方知求之于此以尋古人
為恭定全書 卷廿二 開學編 七

曰吾年未艾猶可進也俟有所得為之未晚乃
竟未及著書而卒是為成化壬辰十月十二日
距生永樂辛丑八月十九日年僅五十有二先
生為人篤于孝友事二親曲盡子道與兄英為
異母同居五十年無間言如早卒撫其子若已
出教之成立御子弟一以禮法內外斬斬嘗自
讀日讀孔孟書學孔孟事知有未真行有未至
物若千年郡守趙公博白兩臺為先生建祠于
為恭定全書 卷廿二 開學編 八

家塾之左以供祀事長平郭公定為記郡倅范
公吉稱先生以五經教授明心學于狂瀾既倒
之餘以四禮率人挽風化于頽靡不振之秋以
端實淡泊飭躬砥行垂休光于千百載之後可
謂一代理人物矣識者以為實錄云

小泉周先生

先生名蕙字廷芳號小泉山丹衛人後徙居秦
州因家焉年二十聽人講大學首章奮然感動
始知讀書問字為臨洮衛軍戍蘭州守墩聞容

思段先生集諸儒講理學時往聽之有聞即服
行久之諸儒令坐聽既而與坐講既而以為畏
友有疑與討論焉段先生最以聖賢可學而至
教示進為途方段先生曰非聖弗學先生曰惟
聖斯學遂殫方就學究通五經篤信力行慨然
以程朱自任當時見者亦翕然以為程朱復出
也咸敬信樂從之又受學于清水教諭安邑李
公景得薛文清公之傳功密存省造入真純遂
為一時遠邇學者之宗有總兵恭順侯吳瑾者

馮恭定全書

卷廿一

關學編

九

聞其賢欲延教其子先生固辭或問故先生曰
總兵以軍士役某召之役則往役召之教子則
不敢往聞者嘆服其侯亦不能強遂親送二子
於其家以受教先生始納贄焉時肅藩有二樂
人鄭安鄭寧者進啓本願除樂籍從周先生讀
書其感發人如此後隱居秦州之小泉因為
號著深衣幅巾為容成紀之人薰化其德稱為
小泉先生嘗遊西安與介菴李公錦論學介菴
由是大悟遂為關西名儒渭南思菴薛公敬之

執弟子禮師事焉秦州守數造其廬舉鄉飲賓
謝不往巡按杜公禮徵求見講太極先天二圖
不覺前席嘗正冠婚喪祭之禮以示學者秦人
至今遵之成化戊子容思先生至小泉訪之不
過留以詩有歷盡巉岩君不見一天風雪野梅
開之句後又贈以二詩云小泉泉水隔烟蘿一
濯冠纓一浩歌細細靜涵洙泗脉源源動鼓洛
川波風埃夢子無由入寒玉一泓清更多老我
未除塵俗病欲煩洗雪起沉痾又云白雲封鎖

馮恭定全書

卷廿二

關學編

十

萬山林卜築幽居深更深養道不干軒冕貴讀
書採取聖賢心何為有大如天地須信無窮自
古今欲鼓遺音絃絕後關閩濂洛待君尋何大
復謂先生于容思先生其始若張橫渠之于范
仲淹其後若蔡元定之于朱紫陽也迨老以父
遊江南歷涉險蹤沒于楊子江人皆稱其孝
而又重悲其死云先生初名檜後更蕙或作桂
誤先生門人甚衆最著名者渭南薛敬之秦州
王爵爵字錫之自少潛心力學及長從游先生

門而知操存郡守秦公與語悅之時與講操存之學及教後學切切以誠敬為本弘治初以國子生仕為保安州判君出納公會計當日不憚勞保安稱平焉秦公後總督原州聘君至原三年相處如一日及歸秦公贈以揚州鹽引數百石君辭之而惡衣惡食坦如也州人咸稱之詳載可泉胡公纂鞏郡志中敬之余別有傳

大器張先生 柳之張氏附

先生名昂字大器別號自在道人咸寧人父庶

馮恭定全書

卷廿二

關學編

七

為山西蒲州知州先生少從父之任受學于河東薛文清公之門用是日勤勵于聖賢之學諸子百家雖靡不研究而一稟于濂洛關閩之旨文清公深器重之歸補西安郡庠弟子員景泰癸酉以易舉于鄉成化丙戌成進士授刑部主事遷員外郎冰蘖自持推謙詳明甲午出知山西太原府太原為省會劇郡故稱難治先生游刃有餘循良弁三晉郡人德之不忍先生離去故九載考績晉山西叅政仍署府事又四載始

遷河南按察使振肅紀綱奸貪斂跡嘗辨指揮董敬等人命之誣弘治改元擢右僉都御史巡撫保定等府時畿內多事盜賊縱橫于途行旅戒嚴先生築墻植樹自內丘直達京師由是道路肅然至今賴之值歲大侵先生給糧賑濟民免流亡辛亥晉戶部右侍郎尋以病請歸歸四年為弘治乙卯卒于家年六十有五先生為人仁厚敬慎事不苟為非義一介不取進退惟命是聽終身恪守師說不敢少有渝越文清公歿

馮恭定全書

卷廿二

關學編

三

其文集散漫不傳先生搜輯校正凡數年稿始克成乃為序梓而傳之至今學者尚論文清必以先生之言為徵信云所著有仕學日記自在詩文靈齋博稿若干卷先生為都憲為亞卿皆三原王端毅公為冢宰時所推轂其卒也端毅公銘其墓稱其理學傳自文清公高名可並太華峰世以為確論時有秦州大叅張公銳字柳之成化初舉于鄉父敏以國子生為江西布政司照磨公從之任受學東白張先生元禎張先

生者豫章名儒也公由是學益有得乙未登進士授刑部主事歷員外郎中遷江西吉安知府在吉安政教兼舉士習律與民用安業坐忤權貴調湖廣漢陽六載以兩郡令譽晉山東左叅政後致仕居鄉日進執經諸弟子于庭講學不倦鄉閭薰德焉故隴西學者稱為張夫子可泉胡中丞纘宗稱公誠確温厚本之天性而多學好古汲引後進尤人所不可及云

介菴李先生 仲白李氏附

馮恭定全書

卷廿二

關學編

七

先主名錦字在中號介菴咸寧人幼警悟不凡九歲失恃如安成依舅氏韓君智韓為擇師教之端坐終日不逐群兒嬉讀書知大義日見英發此成童還為諸生受易于鄉先生董君德昭之門大肆力于學每試輒為督學使者所稱賞後遇秦州小泉周廷芳講學得聞周程張朱為學之要遂棄記誦辭章之習專以主敬窮理為事又與渭南思菴薛氏咸陽西廓姚氏同邑誼菴雍氏麗澤講習相勸相規久之踐履醇茂闡

中學者咸以橫渠稱之濟南尹恭簡公為通政時使秦聞先生名延與語大為驚嘆天順壬午舉于鄉成化戊子遊成均友天下士其學益進大司成邢公讓深器異之令諸子受業焉後邢坐事下獄先生倡六館士伏闕抗章明其無罪雖干事無益而先生之名重京師矣嘗愛武侯靜以修身儉以養德學須靜才須學數語揭之座右以自警事親色養備至執喪盡禮力絀異端至今省會士大夫不作浮屠事寔自先生

馮恭定全書

卷廿二

關學編

七

始為孝廉居憂時巡撫余肅敏公欲延教其子先生以齊衰不入公門固辭余益重之後余知其喪不能舉賻以二槨先生卻其一曰不可因喪射利也郡大夫有與之厚者賻米數十斛以辭命無俸米字辭後周廷芳復過省與先生印證所學設問辨難周為嘆服先生解經平正通達不為鑿說且善誘後學諄諄忘倦出其門者如李叅政益劉尚書璣于知州寬董員外養民及舉人張子渭李盛漸被允深先生數上春官

竟不第成化甲辰謁選直隸松江府同知職親
戎牒夙夜精勤奸無所售有脫役垂四十載者
先生始發之即令補伍雖權貴居間竟莫能奪
未究厥施以疾卒于官是在成化丙午年僅五
十一貧不能為棺斂其僚友賻之始克歸云先
生性剛介不妄交接不苟為然諾義之所在確
然自信不以一毫挫于人尤重取予所居僅蔽
床席茹淡服䟽雖至屢空終不輕有所取學務
窮理性體之身心不好立言語文字以故歿之

馮恭定全書 卷廿一 關學編 五

日遺稿無存靈寶許襄毅公為先生同志友先
生歿十年襄毅公巡撫關中屬督學楊文襄公
表其墓文襄公稱先生挺然風塵之表不苟簡
遷就與世低昂抱其貞璞卒以完歸而督學虎
谷王公亦稱其化如和叔辭章外貧似原思草
澤間嗚呼可謂深知先生者矣後數十年而有
渭南李仲白氏者名與先生同字仲白號龍坡
亦潛心理學為諸生時西蜀龍灣高先生儔署
高陵教事仲白越疆從受學與涇野呂先生同

門相切磋焉正德庚午領鄉薦為宿遷令著勸
農文勸孝文以化俗由是邑多孝子又以稅餘
金買牛給民耕墾荒地宿遷人稱為百年以來
一人遷海州知州致仕初擢州時不能具一花
帶呂先生遺之一團後去州抵家猶是帶也其
清苦如此嘉靖丙申卒于家呂先生銘其墓稱
其稟受懿嘉學求根本云

思菴薛先生

先生名敬之字顯思號思菴渭南人生有異狀
馮恭定全書 卷廿一 關學編 六

長大雄偉鬚髯修美左膊一黑文字深入膚裏
生五歲愛讀書十一解屬文賦詩稍長言動必
稱古道則先賢景泰丙子獲籍邑諸生居止端
嚴不同流俗鄉閭驚駭稱之曰薛道學為文說
理而華每為督學使者所賞鑑應試省闈至十
有二次竟不售成化丙戌以積廩充貢入太學
太學生接其言論咸為嘆服一時與陳白沙並
稱由是名動京師自太學歸二尊人相繼歿徒
跣奔葬時大雪盈尺兼酒淺泥濘亦不知避後

遂病足值冬月輒發母嗜韭母歿終身不忍食
韭成化丙午謁選山西應州知州先生治應首
勸民耕稼紡績時當東作循察田野民艱于耕
種者資以牛種民貧負租及不能婚葬者皆助
之買犍畜數十給之糶民令孽息為養又務積
蔬粟不三四歲粟至四萬餘石乾蔬數萬餘斤
尋當饑饉應民免于死亡其既竄而復歸者三
百餘家皆與衣食補葺其屋廬與處由是屬邑
聞風復者沛然又立義塚以瘞流民之死于道

馮恭定全書 卷廿二 關學編 十七

者弘治戊申秋南山有虎患為文祭之旬日間
虎死于壑已酉春蕭家寨北平地有暴水湧出
一寨幾至沉陷先生亦為文祭告水即下洩聲
如雷鳴民免于溺他德政異政多此類詳守谿
王公誤碑記中先生尤雅重學政數至學舍切
切為言孔孟之旨由是應人士始知身心性命
之學奉課第一弘治丙辰陞金華府同知東南
學者如陳聰輩數十人皆樞衣門墻居二年致
仕撰金華鄉賢祠志若干卷正德戊辰卒年七

十夕四先生嗜道若飴老而彌篤好與人講遇
人無問人省鮮不即為說道人或不樂聽說亦
不置又好靜坐思索凡有所得如橫渠法即以
劄記所著有思菴野錄道學基統洙泗言學錄
爾雅便音田疇百咏集歸來藁及演作定性
說諸書其言多有補于名教云其卒也呂文簡
公諱真魯畧曰初先生致仕家居以事入長安
柝獲遇于長安之開元寺因叩先生先生言蘭
州軍周蕙者字廷芳躬行孝弟其學近于伊洛

馮恭定全書 卷廿二 關學編

吾執弟子禮事之吾入太學時道經陝西陳雲
達忠信狷介凡事皆持敬遇之吾以為凡吾
所以有今日者多此二人力也柝謁先生者再
四見先生年已七十日夜讀書不釋卷聽其論
議皆可警策情志則亦今日之博學好古死而
後已者也又謂門人胡大器曰為學隆師取友
變化氣質為本渭南有薛先生從周先生學常
雞鳴而起候門開灑掃設坐及至則跪以請教
又謂門人廉介曰予聞諸思菴薛子曰介菴李

錦關西之豪傑也甘貧守道好學至死不倦今
亡矣夫夫薛子其亦見介菴而興起者乎其學
問淵源如此云

平川王先生

先生名承裕字天字號平川三原人父恕歷官
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贈太師謚端毅為國朝
名臣第一道德功業載在國史成化元年乙酉
先生生于河南官邸蓋端毅公巡撫日也端毅
公七子而先生最少方兒時即重厚如老儒恒
馮恭定全書 卷廿二 關學編 七九

年十七八著進修筆錄崇仁吳正郎宣字之以
傳年十九應鄉試督學戴公珮試其文奇之內
午年二十二舉于鄉丁未

孝宗登極召起端毅公為冢宰先生侍行讀書
京邸與一時名公遊由是聞見益廣學益進癸
丑第進士會端毅公致仕先生予告歸乃開門
授徒講學于釋氏之刹堂至不能容復講于弘
道書院先生教以宗程朱以為階梯祖孔顏以
為標準語具督學虎谷王公書院記中蓋先生

馮恭定全書

卷廿二

關學編

千

端坐不妄言笑七八歲作屋隙詩曰風來梁上
響月到枕邊明又作先師孔子木主朝夕拜之
春秋丁日具香果齋而祭乃為齋銘曰齊不齊
謹當謹萬物安百神統聖賢我古來脗齋不齊
謹當謹太淑人廉知之以白端毅公公喜曰此
兒足繼志矣十四五時在南都從莆田蕭先生
學蕭令侍立三日一無所授先生歸告端毅公
曰蕭先生待兒如此謂不足教耶公曰善哉教
也真汝師矣先生由是益尊師樂學遂深造焉

本寺卿南太常卿時
上南巡先生夙戒牲帛祭品待祀或曰上方用

武無暇于祀馬用備為弗聽及上至秦祀皆
行之言者愧服已卯宸濠叛欲趨南都大臣分
城以守先生分守通濟門乃與家人訣別登城
誓死守之會有逆黨藏甲兵于櫛以應賊者先
生覺發服以上刑都城肅然壬午
世廟即位改元嘉靖論禦賊功有白金文綺之
賜癸未遷戶部右侍郎提督倉場尋回部為
世廟所重賜

獻其帝睿筆清平正直四字丁亥晉南戶部尚

書恭定全書

卷廿二

關學編

廿

已丑致仕林居十年惟以讀書教人為事當
其稱其濟美有范忠宣繼文正公之風論薦者
無虛日廟堂方欲召用而先生已歿識者于是
有蒼生之恨云卒年七十有四蓋嘉靖戊戌五
月也訃聞賜祭葬如例謚康僖先生性篤孝能
悅親養志故端毅公愛之特甚又善事諸兄諸
兄皆殊常友之時序祀先唯謹誨諸子姪以道
與人交溫乎可親而又栗然不可狎故與之交
者咸愛敬焉與長安高御史胤先游久之贈詩

以堯夫正叔與之蓋服其和粹嚴正不易及也
自少樂多賢友端毅公亦夙以尚友之道誨之
故一時海內名賢無弗接者自始學好禮終身
由之故教人以禮為先凡弟子家冠婚喪祭必
令率禮而行又刊布藍田呂氏鄉約鄉儀諸書
俾鄉人由之三原士風民俗至今貞美先生之
力居多所著有論語近說論語蒙讀談錄漫語
星軺集辛巳集孝經堂集庚寅集諫垣奏草草
堂語錄三泉堂漫錄厚鄉錄童子吟葉婚禮用
馮恭定全書

卷廿二

關學編

廿

中進修筆錄動靜圖說等書所述有橫渠遺書
太師端毅公遺事等書行世端毅公林居日著
五經四書意見獨據心得自成一家學者宗之
先生著述種種蓋多本之庭訓云門人馬光祿
理秦大叅偉郝大叅世家雒中丞昂張給諫原
李憲副仲趙愈憲瀛秦明府寧王明府佩李孝
廉結有名光祿別有傳

關學編卷四

明

涇野呂先生

先生名棟字仲木高陵人。世居涇水北。自號涇野學者。尊之曰涇野先生。父溥號渭陽。有隱德。先生少儁悟。絕人羈絆。為諸生受尚書于高學。論儔邑人孫大行。昂即有志聖賢之學。又問道于渭南薛思菴氏。克乎有得不妄語。不苟交。夙夜居一。矮屋危坐。誦讀。雖炎暑不廢衣冠。年十七。入夢明道程子東萊呂氏。就正所學。由是學益進。督學遂菴楊公虎谷王公。拔入正學書院。為茶定全書。卷廿二。關學編 廿三。與群俊茂游。大叅熊公李公。延教其子。先生辭不獲。乃館于開元寺。後聞父疾。即徒步歸。二公以夫馬追送。不及。先生曰。親在床褥。安忍俟乘馬也。父尋愈。搆雲槐精舍。聚徒講學。其中二公。遣子熊慶浩李繼祖卒業。馬弘治辛酉。舉于鄉。明年計偕不第。遊成均。與三原馬伯循秦世觀。榆次寇子惇。安陽張仲修。崔仲鳧。林縣馬敬臣。諸同志講學。寶印寺。嘗約曰。文必載道。行必頌言。毋徒舉業。以要利祿。母徒任重弗克。有終。

日孜孜。惟以古聖賢進德修業為事。遣弟柘師事伯循。其入學儀式。京師傳以為法。同邑高朝用時為地官郎。謂檢討王敬夫曰。予邑有顏子子知之乎。敬夫曰。豈呂仲木耶。自是納為厚交。乙丑。

敬皇帝賓天。與諸生哭臨。先生聲出淚下。眾譁為迂弗恤也。孫行人歿于京。遺孤不在側。先生衰經哭拜弔者。或曰。禮與曰。禮喪無主。比隣為主。况師乎。及返。葬于鄉。猶是服也。宿館下三日。馮少墟集。卷廿二。關學編 廿四。

哭而相葬。事既歸。復講學于精舍。從游者日眾。正德戊辰。舉南宮第六人。廷對置第一。授翰林修撰。凡知先生者皆喜曰。今得真狀元矣。時閣瑾竊政。以粉榆故。致賀先生。却之。瑾銜甚。自是遜避不與往來。在翰林二年。操介益勵。祿入祇祀其先父母。書問至必再拜。使者受之退而跪讀。期功喪為位而哭。門無儲遺。時何粹夫瑯為編修。以道自守。不為流俗所喜。先生日相切劘。驩如也。會西夏構亂。疏請。

所喜。先生日相切劘。驩如也。會西夏構亂。疏請。

上入宮御經筵親政事不報瑾惡其言益斷甚
乃與粹夫相繼引去未幾瑾敗禍延朝紳人咸
服先生之明家居杜門謝客者三年臺省交章
薦其往拒逆瑾卓識偉節宜召擢大用壬申起
供舊職上疏勸學謂文王緝熙敬止咸和萬民
斯享靈囿之樂元順帝廢學縱欲盛有臺沼我
太祖代取之人主可不深念或謂元主之戒傷
于太直先生曰賈山借秦為喻漢文尚能用之
况

馮少墟集

卷廿二

開學編

廿

主上過漢文遠甚柙獨不能為賈山乎疏入
上亦嘉納未幾乾清宮災復應詔言六事一曰
逐日臨朝聽政二曰還處宮寢預圖儲貳三曰
都社禘嘗祇肅欽承四曰日朝兩宮承顏順志
五曰遣去義子考得邊軍令各寧業六曰天下
鎮守中官貪婪取回別用不報先生復引疾去
崔仲見嘆曰古有直躬進退不失其道者吾于
呂仲木見之矣歸而卜築邑東門外扁曰東郭
別墅四方學者日集都御史虎谷王公薦其學

行高古乞代已任不報渭陽公病先生侍湯藥
晝夜衣不解帶復恒無聲如是一年鬚髮為白
比卒哀毀踰禮既葬廬墓側旦夕焚香跽泣門
人感之皆隨先生居乃與平定李應箕同邑楊
九儀輩講古今禮當衰事時郡守致聘受之
既而馳幣旬文辭門人問故先生曰方卒哭而
遽懷金為文吾不忍也既禫釋復講學于別墅
遠方從者彌眾別墅不能容又築東林書屋居
馬鎮守閩廖餽以豚米却之廖素張甚乃戒使
昔日凡過高陵母擾有呂公在也有容以蕪金
乞居間先生咲而謝曰人心如青天白日乃以
鳥獸視耶其人慙曰吾姑試子耳門庭蕭然無
異寒素
世廟即位詔起原官時朝鮮國奏稱狀元呂柙
主事馬理為中國人才第一朝廷宜加厚遇仍
乞頒賜其文使本國為式其為外國敬慕如此
上御經筵先生進講適值
仁祖淳皇后忌辰口奏宜存黻服禮罷賜酒

卷廿二

開學編

共

朝論避之癸未分校禮闈取李舜臣革悉名士
時陽明先生講學東南當路某深嫉之主試者
以道學發策有焚書禁學之議先生力辨而扶
救之得不行場中一士子對策欲將今宗陸辨
朱者誅其人火其書極肆詆毀甚合問目意且
經書論表俱可同事者欲取之先生曰觀此人
今日迎合主司他日必迎合權勢同事者深以
為然遂置之念

新天子即位上疏請講聖學畧曰學貴于力行

馮少墟集

卷廿二

關學編

廿七

而知要故慎獨克己上對天心親賢遠讒下通
民志天下中興太平之業寔在于此不報在史
館與鄒東廓友善甲申奉修省 詔復以十三
事上言頗過切直時東廓亦上封事同下詔獄
一時直聲震天下人人有真鐵漢之稱尋謫東
廓判廣德先生判解州道出上黨隱士仇欄兄
弟遮道問學有梓匠張提者役于仇氏聞先生
講喜甚懇而求教先生誨以善言提大悟昔嘗
取人一木作界方至是遂還其主仇氏兄弟益

為感動先生喜形諸詩云豈有征夫能過化稚
山村裏似堯時既至解仰堯舜故址慨然以作
士變俗為己任解士子視聖學與舉業為二先
生曰苟知舉業聖學為一則干祿念輕救世意
重于是講學崇寧宮每誨諸士雖舉業拳拳不
離聖賢之學諸士皆欣然向道以為聖賢復出
也會守缺先生攝事不以遷客自解免恤笄減
後勸農課桑築堤以護鹽池開渠以興水利善
政犁然郡庠士及四方來學者益眾乃建解梁
馮恭定人全書

卷廿二

關學編

廿八

書院居之選少而俊秀者歌詩習小學諸儀朔
望令耆德者講會典行鄉約庶孝弟節義者表
其間求子夏後教之學建溫公祠正夷齊墓訂
雲長集久之政舉化行俗用丕變丁亥轉南吏
部考功郎中解梁門人王先祖謂先生在解三
年未嘗言及朝廷事為考功躬親吏牘少司馬
王浚川薦其性行淳篤學問淵粹遷南尚寶卿
久之遷南太常少卿往太常謙樂甚褻先生悉
革之乙未遷國子祭酒先生在南都幾九載海

內學者大集初講于柳灣精舍既講于鷲峰東
所後又講于太常南所風動江南環向而聽者
前後幾千餘人聞中林穎浙中王健以謁選行
中途聞先生風遂止乃買舟泛江從之遊上黨
仇欄不遠數千里復來受學先生猶日請益于
甘泉湛先生日切琢于鄒東廓穆佺菴顧東橋
諸君子時東廓亦由廣德移南蓋相得甚驩云
其在國學益以師道自任自講期外允日進諸
生諄諄發明使人人知聖人可學而至嘗取儀

馮恭定全書

卷廿二

開學編

九

禮諸篇令按圖習之登降俛仰鍾鼓管籥洋然
改觀易聽有以孝廉著者揭榜示旌喪者弔而
賻病者問而醫死者哭而歸骸其鄉又奏咸歷
以通淹滯絕請托以杜倖門凡監規之弛弛者
罔不畢舉六館僚屬觀法清慎諸生皆循循雅
飭一時太學有古辟雍之風京邸搢紳多執弟子
禮從學而內使大興沈東亦時時聽講焉其
感人如此人人稱為真祭酒臺臣張景薦其德
行文學真海內碩儒當代師表丙申晉南禮部

右侍郎東南學者喜先生復至益日納履其門
乃復講于禮部南所時

上將躬視承天山陵累疏勸止不報署南吏曹
篆疏薦何瑋穆孔暉徐階唐順之等二十人入
賀會有論湛先生偽學者先生白諸當路曰
聖皇在上賢相輔之豈可使明時有學禁之舉
乎事遂已時霍文舉為南宗伯與夏貴溪故有
隙時時噂詬夏先生亦聞諷曰大臣詎當和衷
過規之可也昔嘗非體霍誤疑先生黨夏已先

馮恭定全書

卷廿二

開學編

三

生來 闕下夏已柄國數短霍于先生先生殺
然曰霍君性雖少褊故天下才也公為相當為
國惜才由是夏亦誤疑先生黨霍會 廟災自
陳遂致仕然先生終未嘗以此向人自白也歸
而講學北泉精舍越四年壬寅七月初一日卒
距生成化己亥四月二十一日年六十有四卒
之日高陵人為罷市休寧門人胡大器先至高
陵侍疾遂視殮殯而執喪焉四方門人聞者皆
為位而哭先生性至孝友儉朴事繼母侯色養

篤至室無妾媵與李淑人相敬如賓事叔父博
如父歲饑嘗分俸賙其族眾姊劉家窶甚時時
濟之憫外祖宋之嗣每展墓流涕從舅瑾寓同
州特訪迂歸平生未嘗干謁人亦不受人干謁
不事生產既歿家無長物蓋先生之學以立志
為先慎獨為要忠信為本格致為功而一準之
以禮重躬行不事口耳平居端嚴恪毅接人則
和易可親至義理所執則鏗然兢烈置死生利
害弗顧也嘗訪王心齋良于泰州趙玉泉初于
馮恭定全書 卷廿三 關學編 卅一

先生名理字伯循號谿田三原人弘治戊午登
人正德甲戌進士比日高等初授吏部稽勳司主
事尋調文選甫一年即謝病歸戊寅薦起考
庚辰又選母歸嘉靖甲申復薦起稽勳員外
尋遷稽勳考功郎中丁亥擢南京通政司右
政戊子又謝病歸辛卯復薦起光祿寺卿甫一
年又謝病歸歸十年又薦起南京光祿卿至
引年致仕乙卯年八十又二其年十二月十二
馮恭定全書 卷廿三 關學編 卅一

黎城每遇同志雖深夜必往訪苟非其人即一
刺不輕投教人因材造就總之以安貧改過為
言不為佞虛高遠之論門人侍數十年未嘗見
有偷語惰容論者謂關中之學自橫渠張子後
惟先生為集大成云所著有四書因問周易說
翼尚書說要毛詩說序春秋說志禮問內篇外
篇宋四子抄釋史館獻納南省奏稿詩樂圖譜
史約高陵志解州志及涇野文集別集傳世隆
慶初贈禮部尚書謚文簡

谿田馬先生
先生名理字伯循號谿田三原人弘治戊午登
人正德甲戌進士比日高等初授吏部稽勳司主
事尋調文選甫一年即謝病歸戊寅薦起考
庚辰又選母歸嘉靖甲申復薦起稽勳員外
尋遷稽勳考功郎中丁亥擢南京通政司右
政戊子又謝病歸辛卯復薦起光祿寺卿甫一
年又謝病歸歸十年又薦起南京光祿卿至
引年致仕乙卯年八十又二其年十二月十二
馮恭定全書 卷廿三 關學編 卅一
日夜地大震先生即以是夜卒人皆慟之先生
幼敏慧醇雅如成人年十四為邑諸生即稱望
先王則古昔研究五經指義多出人意表弘治
癸丑先生年二十矣會王端毅公致仕康僖公
以進士侍歸講學弘道書院先生即受講康僖
公所于是得習聞國朝典故與諸儒之學先生
一切體驗于身心與同門友秦西澗偉作告文
告先師共為反身循理之學以曾子三省顏子
四勿為約進退容止力追古道康僖公深器異

之一時學者即以爲今之橫渠也遠菴楊公督學關中見先生與康德涵呂仲木大驚曰康之文辭烏呂之經學皆天下士也是時身未出里中而名已傳海內動京師矣既如京益與海內諸名公講學其意見最合者則陳雲達呂仲木崔仲鳧何粹夫羅整菴諸君子于是學日純名日起所在學者多從之遊督學漁石唐公爲建嵯峨精舍漁石作記稱先生得關洛真傳爲當今碩儒四方學徒就講者益衆其教以主敬窮

馮恭定全書

卷廿一

開學編

世三

理爲主士無問少長與及門不及門無不聞風傾慕者先生又特好古儀禮時自習其節度至冠婚喪祭禮則取司馬溫公朱文公與大明集禮折衷用之處喪與嫡生母之喪關中傳以爲訓乃其難進易退之節人尤以爲不可及嘗曰身可絀道不可絀見行可之仕惟孔子能之下此者須自揣分量可也仲鳧稱先生愛道甚于愛官當世以爲確論往安南貢使謂部郎黃清曰故聞馬先生名願一見今不在仕列何也

黃曰先生高志不欲官使人嘉嘆以去朝鮮國王奏乞領賜主事馬某文使本國傳誦爲式其名重外夷若此先生主事時上書諫

武宗巡遊者二後伏闕諍益力杖于廷員外

時值議大禮率百官伏闕進諫

世宗震怒命開伏闕者姓名百官以先生名爲

首逮繫詔獄復杖于廷尋復官郎中時奏寢莊

禪之奏即執政言亦不從考察力罷致政私人

彭澤人方主被劾調用魏校蕭鳴鳳爲正人卒

馮恭定全書

卷廿一

開學編

世三

不改官公論翕然至今稱爲真考功嘉靖丙戌分校禮闈所取皆海內名士人尤服其藻鑑先生喜接人又喜汲引後生年七十歸隱商山書院名益重來學者遠近踵集縉紳過訪與海內求詩文者無虛日先生疊疊應之不倦山中野服鶴髮童顏飄然望之若仙人以是益願侍先生談諧得詩文者又願得先生親書先生不談佛老不觀非聖書初年介而毅方大以直至晚年則益恭而和直諒而有容其執禮如橫渠其

論學歸準于程朱然亦時與諸儒異同蓋自有獨得之見云所著四書註疏周易贊義尚書疏義詩經刪義周禮註解春秋修義陝西通志與詩文集各若干卷隆慶間追贈副都御史賜祭葬先生門人最盛有河州何永達字成章自號拙菴以歲貢為清豐縣丞尋棄去讀書講學老而彌篤壽九十有四著春秋井鑑林泉偶得聖訓補註井鑑續編諸書先生嘗寄以詩云楊柳灣頭撫七絃故人零落似飛綿河濱尚有鍾期馮恭定人全書 卷廿二 關學編 其

苑洛韓先生

先生名邦奇字汝節號苑洛朝邑人父紹宗號蓮峰成化戊戌進士仕至福建按察副使學識才品當世推重先生幼靈俊異常承訓過庭即有志聖學為諸生治尚書時即著蔡傳發明禹貢詳畧律呂直解見者驚服弘治甲子以書舉第二人正德戊辰成進士拜吏部考功主事尋轉員外郎辛未考察都御史某私袖小帙竊視

先生曰考覈公事有公籍在何以私帙為乃奪其帙封貯不檢都御史為遜謝眾皆失色詞文選太宰托意為官擇人欲發視缺封先生執不可太宰銜之會京師地震上疏極論時政闕失謫平陽通判甲戌遷浙江按察僉事時逆厥錢寧以鈔數萬符浙易銀當事者歛餽恐後先生檄知縣吉棠散其歛卒不餽宸濠將舉逆先命內豎假飯僧數千人于杭天竺寺先生立為散遣濠又以儀賓託名進貢假道衢州先生召儀賓詰曰進貢自當沿江而下奚自假道歸誥爾主韓僉事在此不可誑也後三年濠果通鎮守欲襲浙江賴前事發姦不竟逞先生謂鎮守為浙蠹諸不少假鎮守銜甚誣奏擅革進貢誹謗朝廷逮下詔獄為民既歸謝客講學四方學者負笈日衆世廟即位改元嘉靖詔起山東叅議尋乞休甲申大同巡撫張文錦階亂遇害時勢孔棘復以薦起山西左叅議分守大同人皆危之先生聞

命即行將入城去二舍許逆者使二人露刃
且故燬崇將宅以懾之先生奮然單車入時諸
司無官鎮人聞先生皆感激泣下人心少安
既而巡撫蔡公天佑至代州先生親率將領令
盛裝戎服謁蔡于代蔡驚曰公何為如此先生
曰某豈過于奉上者大同變後巡撫之威削甚
大同人止知有某耳不身先降禮何以帥眾蒸
為嘆服會

上遣戶部侍郎胡公瓚提兵問罪鎮人聞之復
馮恭定全書 卷廿一 關學編 世

大譟先生迂侍郎于天城以處分事宜馳白巡
撫諸軍聞言出于先生信之始解翌日首惡就
戮先生謂侍郎曰首惡既獲宜速給賞以示信
庶亂可弭寧不然人心疑懼將有他變侍郎不
聽先生遂致仕歸後果如其言戊子起四川提
學副使尋改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修撰其
秋主試順天因命題為執政所不悅嗾言者謫
南太僕寺丞己丑再疏歸尋起山東按察副使
大理左少卿以左僉都御史巡撫宣府時大圓

再變王師出討百凡軍需倚辦宣府悉力經理
有備無乏乙未入佐院事尋改巡撫山西時羽
檄交馳先生躬歷塞外增飭戰守之具拓老營
堡城垣募軍常守以代分番諸邊屹然可恃四
疏乞休復致仕甲辰復用薦起總理河道陞刑
部右侍郎改吏部右侍郎太宰周公用喜得佐
理翕然委重丁未陞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復
進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五疏乞歸是在己
酉益修舊業倡導來學居七年乙卯會地震卒

馮恭定全書 卷廿一 關學編 世

年七十七贈少保謚恭簡門人白璧曰先生天
稟高明學問精到明于數學胞次灑落大類邵
堯夫而論道體乃獨取張橫渠少負氣節既乃
不欲為奇節一行而識度汪然涵養宏深持守
堅定躬行心得中正明達則又一薛敬軒也所
著有苑洛語錄苑洛集苑洛志樂性理三解易
占經緯易說書說毛詩未喻諸書傳世弟邦靖
字汝慶號五泉幼稱奇童年十四舉于鄉二十
一與先生同第進士為工部主事權稅武林比

及瓜有同年趙司李以屈安人病無子買女嫁
遺之拒不受趙曰此越女有色者笑曰政恐若
此耳既遷郎中以建言遠獄為民嘉靖改元起
山西左叅議以病免尋卒年僅三十有六汝慶
父子兄弟以學問相為師友太史王敬夫銘其
墓稱為曠世之英全德之士所著有五泉集朝
邑志若干卷

瑞泉南先生 雲林尚氏附

先生名大吉字元善號瑞泉渭南人正德庚午

馮恭定全書 卷廿二 關學編 光

舉人辛未進士授戶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浙
江紹興府知府致仕嘉靖辛丑卒年五十有五
先生幼穎敏絕倫稍長讀書為文即知求聖賢
之學曾賦詩言懷有誰謂予嬰小忽焉十五齡
獨念前賢訓堯舜皆可拜之語弱冠以古文辭
鳴世入仕尚友講學漸棄其辭章之習志于聖
道然猶豪曠不拘小節嘉靖癸未如紹興時王
文成公倡道東南講致良知之學王公乃先生
辛未座主也先生既從王公學得實踐致力肯

繁處乃大悟曰人心果自有聖賢也矣必他求
于是時時就 王公請益焉嘗曰大吉臨政多
過先生何無一言王公曰何過先生歷數其事
王公曰吾言之矣先生曰何曰吾不言何以知
之曰良知自知之王公曰良知却是我言先生
笑謝而去居數日復自數過加密來告曰與其
過後悔改不若預言無犯為佳也王公曰人言
不如自悔之真先生笑謝而去居數日復自數
過益密曰身過可免心過奈何王公曰昔鏡未
馮恭定全書 卷廿二 關學編 甲

開可得藏垢今鏡明矣一塵之落自難住脚此
正入聖之機也勉之先生謝別而去于是開稽
山書院聚八邑彥士身率講習以督之而王公
之門人日益進已又同諸同門錄王公語為傳
習錄序刻以傳越丙戌先生入覲以考察罷官
先生治郡以循良重一時當事者以抑王公故
故斥之先生致書王公千數百言勤懇懇懇惟
以得聞道為喜急問學為事恐卒不得為聖人
為憂畧無一字及于得喪榮辱之間王公讀之

嘆曰此非真有朝聞夕死之志者未易以涉斯境也同門遮觀傳誦相與嘆仰歆服因而興起者甚多王公報書為論良知旨甚悉謂關中自橫渠後今實自南元善始先生既歸益以道自任尋溫舊學不輟以書抵其侶馬西佺諸君闡明致良知之學構酒西書院以教四方來學之士其示弟及諸門人詩有云昔我在英齡駕車詞賦場朝夕工步驟追踪班與揚中歲遇達人授我大道方歸來三秦地墜緒何茫茫前訪周馮恭定全書

卷廿二

關學編

望

通誌稱公作縣剛果勤勵政舉民安著有小淨稿雲林集

斛山楊先生

先生名爵字伯修號斛山富平人初誕時室中如火光起人咸驚異之長美姿容身滿七尺家故貧年二十始發篋讀書苦無繼畧資嘗以薪代夙夜攻苦每之隴上耕即挾冊往意欣欣也居恒念人當以聖賢為師一切不稟古昔何所稱宇宙間兄靖以掾誤惟法先生徒步百里外馮恭定全書

卷廿二

關學編

望

公跡後竊橫渠芳願言偕數子教學此相將而尤博倦于慎獨改過之訓故出其門者多所成為知工夫飭躬勵行惇倫叙理非世儒矜解悟而畧檢押者可比故至今稱王公高第弟子必稱渭南南元善云所著有紹興志渭南志瑞泉集若干卷行于世時有同州尚公班爵字宗周弘治甲子經魁父衡為浙江叅議公隨父任亦從王文成公學後任安居知縣谿田先生譔

生嘉靖戊子秋應試長安就食館客有遺金者先生守之客至持館人急先生詰其實付以金客謝寡取先生峻不允乃敦請家止宿焉是秋即以書舉第三名明年成進士授行人三使藩國餽贈俱讓不受或以為矯先生曰彼雖禮來名重天子使吾獨不自重天子使邪聞者嘆服壬辰選山東道監察御史時權臣當國草疏特劾之疏且具會鄉人有以垂白在堂勸止者乃移疾歸歸未幾母歿毀瘠踰禮廬墓三馮恭定全書 卷廿一 關學編 聖

若揚最羅洪先輩非死即斥去所損國體不小是時中外頗以言為諱疏入人皆愕然上大怒即逮繫鎮撫司窮究其詞拷掠備至先生一無詘是日都城風大作人面不相覩都人呼為揚御史風其感動天地如此先生身晝夜梏鎖中創甚血淋漓下死而復甦先是士大夫下獄竝未有梏鎖者乃自先生始蓋貴溪翊國意也戶部主事周公天佐巡按陝西御史浦公鍊相繼申救俱蕪死獄中守益戒嚴人益為先馮恭定全書 卷廿一 關學編 聖

語詩文倡和身世頓忘如是者五年乙巳秋八

月十二日

上以受釐故放先生及周劉歸田里而三人者
備相與取道歸水講學舟中逾臨清始別歸會
燕大宰以諱仙箕忤旨復逮三人獄先生抵家
甫十日聞命即日就道親朋揮淚為別先生無
幾微見顏面身歸園扉者又三年丁未冬十一

月五日

上建醮高玄殿災火圍中恍聞呼三人名氏者

馮恭定全書

卷廿一

關學編

聖

次日釋歸為民

上之聖明保全諫臣如此既歸教授里中貴人
莫得見其面疏粥敝履怡然自適己酉冬十月
九日卒于家年五十有七病革時援筆自誌又
憐憫以作第一等事做第一等人教其子孫無
他辭蓋先生為人徑直不阿而內實忠厚自必
至老孳孳學問以韓苑洛馬谿田為師以楊椒
山周訥溪劉晴川錢緒山蔡汝濱諸君子為友
險夷如一初終不貳磨礪精光展拓胸次其所

涵養者誠深以故鼎鑊湯火百折不回完名全
節鏗錫一代不偶也彼世之淺衷寡蓄耽耽以
氣節自多者視先生當媿死矣先生没若干生
莊皇帝以

世廟遺詔贈光祿少卿錄其後

今上月禮官議謚忠介

愧軒呂先生

石谷張氏

正立李氏附

先生名潛字時見涇陽人號愧軒嘗謂為學必
不愧屋漏方可為人因取號以自警云父應祥

馮恭定全書

卷廿一

關學編

聖

嘉靖壬辰進士為禮科都給事中以論官寮事
奪官為特名臣先生幼穎敏讀書即解大義嘗
秘書克己銘懷袖中時為展玩稍長從都諫公
任師事趙進士趙木溪氏聞木溪氏講義理之
學而悅于其學甚力歸又師事涇野呂先生深
幸其得所依飯凡一言一動率以涇野為法于
是學益力而舉子業亦益入理為邑諸生試每
傾曹偶學使者重其文行拔入正學書院以風
多士嘉靖丙午以詩薦鄉書卒業成均友天下

士而名日起時 朝紳中有講學會每聞先生
偕計至亟延之講先生刻意躬行遠聲色慎取
予一毫不苟而尤嚴于禮諸冠婚喪祭咸遵文
公惟謹即置冠與祭器式必如古人或以為迂
弗恤也先是母栢孺人病于京先生扶母病西
歸劑醫百至孺人病革以先生且弱冠命之娶
先生娶而不婚日夜苦處喪次既衰事廬居墓
所服除乃始婚事至孝之名動關中事都諫公
與繼母張曲盡孝養都諫公病至嘗冀以驗歿

馮恭定全書

卷廿二

關學編

聖

則哀毀幾絕都諫公封事故未留稿先生走
闕下錄原疏請銘馬文莊公文莊公亟稱之事
叔父待諸弟情愛備至每歲時祭畢燕諸族人
講明家訓又率鄉人行鄉約人多化之親黨有
窘乏輒憐而周焉與人交平易款洽或有過即
面規之而未嘗背言其短嘗與友人蒙泉郭公
邪讀書講學谷口洞中四方從學者甚衆聽者
津津有得咸曰得涇野之傳者愧軒也當道旌
獎無慮數十初南祭酒姜公寶建言天下人才

多壞于舉人之時以其身階仕進而上無繩束
甄別故易壞也請 詔有司推擇舉人中行誼
修者特掄擢風士習于是撫按張公社等交章
以先生名上

閩遂辟入京特授國子監學正時馬文莊公為
祭酒蒙泉郭公亦為助教乃與郭公議以涇野
先生為祭酒時所布學約請馬公力舉行之由
是講讀之聲徹于橋門萬曆癸酉調工部司務
會淮海孫公楚侗耿公俱入京先生數就兩公

馮恭定全書

卷廿二

關學編

聖

質所學同志方依先生為至盟乃戊寅六月一
病遽逝年僅六十又二水部郎葉君逢春狀其
行大司馬確菴魏公銘其墓宮保李敏肅公為
之傳皆實錄非溢美時從涇野先生學者又有
張公節李公挺節字介夫號石谷亦涇陽人父
輻以文無害官通州同知公隨之任會甘泉湛
先生講學京師通州距京師甚通公從之游湛
先生教以隨處體認天理公大有省無何通州
公致仕公歸而補邑諸生復受學涇野先生為

諸生四十餘年竟危于場屋以積稟行將膺貢
嘆曰吾老矣安用貢為乃上書督學劉公辭廩
劉公雅知公學行特加禮遇仍扁其門曰清風
高節尋奉例選授訓導職銜云公為人方正介
直涇野先生深器重之嘗贈以詩有守道不回
比舊堅之句生平不妄交遊獨與愧軒蒙泉諸
君子相講切日坐南園草屋中讀書窮理涵養
本原至老不倦即惡衣糲食澹如也嘗語學者
曰先儒有云默坐澄心體認天理又云靜中養
馮恭定全書 卷廿二 關學編 究
出端倪吾輩湏理會得此方知一貫真境不爾
縱事事求合于道終難湊泊不成片段矣人皆
以為名言卒于萬曆壬午壽八十貧不能葬李
敏肅公捐金助之始克襄事云挺字正立咸寧
人正嘉間西安郡學生性孤直有義氣不隨時
頗仰會有 詔藩郡如故事出諸生分論諸屬
公以次出某邑贈遺一無所受嘗自誦曰生湏
有大事還用請春秋涇野先生歿又講學谿田
馬先生所往來三原路中以盜死人皆惜之

蒙泉郭先生

先生名郭字惟藩號蒙泉涇陽人器宇凝重
時屹若成人甫八齡即知誦讀諳聲律時從都
諫龍山呂公學偶試以對句云曉風拂水面先
生輒應聲曰朝日射岩頭龍山公許偕屬受學
東橋李公與龍山公子愧軒先生同筆研兩人
同肆力于學即以聖賢相期許曰必不為世俗
碌碌者補邑庠生聲名蔚起父母相繼逝先生
侍疾居喪竭力盡瘁家計窘甚而處之裕如朝
馮少墟集 卷廿二 關學編 辛
夕攻苦益潛心性命不顯顯競雕蟲之技時蓋
未離庠校而名已蜚三輔矣邑侯樊高其行延
居講席或有以千金求居間者先生峻拒不納
樊侯退而省其私益用高之嘉靖戊午年已四
十有一矣始舉于鄉辛酉冬以呂師會葬遂不
上公車一時郡邑爭表其廬謂得古師弟之誼
馬先生舉孝廉後猶與愧軒先生讀書龍岩洞
中學益有得負笈從遊者甚眾累試春官不第
乙丑謁選河南獲嘉學諭日與諸生講學課藝

多所造就隆慶庚午擢國子助教值馬文莊公
為祭酒教規肅然先生贊襄之力居多時年已
五十有六例不得入臺省同列欲先生少隱庚
甲應選先生咲曰臺省寧可不得年其可隱邪
僅得戶部主事朝論偉之權從九江先生處胎
潤燭然不滓弊剔奸鋤商旅齊悅時有監關郡
倖某者墨吏也束于新令不得肆乃妄加污讎
事聞諸朝朝大夫共知先生賢竟為白其誣萬
曆庚辰出守馬瑯琊西兩夷故地俗陋易囂

馮恭定全書

卷廿二

關學編

至

先生恩威並濟禮讓躬先裸夷數十輩從其譯
首願望見先生顏色歸而愛戴彌切居未三載
聞有猶子之戚念伯兄且老獨居遂投牒歸歸
田二十餘年自讀書講學外他無所事督學敬
菴許先生雅重先生檄縣延為鄉飲大賓先生
雖堅遜恒虛席以待乙巳六月三日無疾而卒
距生正德戊寅三月十二日享年八十有八士
大夫及門下士追思無已以其德履私謚口貞
懿先生先生學重根本篤于倫理而兢兢持敬

少至老一步不肯肩越暇中喜吟詩卓有堯
夫擊壤遺意有云學道全憑敬作箴須臾離敬
道難尋常從獨木橋邊過惟願無忘此際心又
云近名終獲已無欲自通神識遠乾坤濶心空
意見新開門只靜坐自是出風塵又云莫道老
來積德難言人雖老志不朽富公八十尚書屏
武公九十猶求友老來聞道未為遲錯過一生
寧不恨從此努力惜分陰母徒碌碌空白首觀
此則知先生享上壽而完名全節非偶然矣先
馮少墟集

卷廿二

關學編

至

生與人言每依大節而出之藹然可聽令人不
忍別去雖新進少年延見必恪生平手不釋卷
冠履几榻悉列箴銘而晚年尤喜讀易所著有
自警俚語山居雜詠語畧族譜仰鄭堂集仲子
九有敘青以傳九有乙未進士以猗氏令擢禮
部主事未究其用而卒人皆惜之

秦關王先生

先生名之士字欲立號秦關學者稱秦關先生
其先咸寧人五世祖志和遷居藍田其後子孫

因家馬父旌號飛泉官代郎教授明理學有語錄藏于家先生幼承庭訓七八歲即知學教授公授之毛詩二南輒解輒為諸弟誦之教授公喜有子後治大戴禮兼通易為諸生以文名庠校間嘉靖戊午舉于鄉己未試春官不第由是益肆力舉業者累年後屢不第幡然改日所性分定聖道遠人乎執一曲經生華藻奚為遂屏棄帖括潛心理窟毅然以道學自任為養心圖定氣說書之座右閉關不出者九年蒿牀糲

馮恭定人王書

卷廿二

開學編

五

食尚友千古行己必恭與人必敬飲食必祭必誠兢兢遵守礼氏家法一時學者以為藍田呂氏復出感慕執經者屨滿戶外士習翕然又謂居鄉不能善俗如先正和叔何乃立鄉約為十二會赴會者百餘人設科勸糾身先不倦諸灑掃應對冠婚喪祭禮久廢每至諸宗族弟子一敦行之于是藍田美俗復興萬曆甲戌病痺篤又哭母過毀步履愈艱終喪而嚮道之心愈篤謂非博取遠遊終難進道會仲子守亦與偕

計已卯遂復如京是時先生已久謝公車第日與諸同志講學都門之蕭寺崇正闕邪刀肩斯道即時貴或譚及二氏輒正辭距之不少假既而道鄒魯先生拜先師及諸賢祠墓低回留之不忍去夢寐如見其人久之始歸由是秦關之名動海內矣凡縉紳莅茲道茲者罔不式登願見夫厥宅里云歲乙酉德清許敬菴先生督學於學書院先生故許先生同志

相為切劘時多士皆有所興起後許

卷廿二

開學編

五

天丞謫歸先生亦南遊講學出武關下迂道江之右會南昌章子潢新城鄧子元廣信衢州楊子時喬殷子士望復東渡浙水見許先生于德清東南學者聞先生至多從之遊先生二子宗容念先生疾客久肅迎歸是在己丑秋明年庚寅八月卒于家壽六十有三目欲瞑以手示二子為訣亦曾子啓手足意也先是南司成趙公用賢柱史王公以通相

繼疏薦趙疏海內三逸公居其一疏云孝弟力
田行不踰乎軌範詩書敦悅名已動于鄉閭雖
久嬰足疾而過廬者必式宜如近王敬臣故事
授以京秩俾表帥一鄉矜式後學便柱史疏大
畧與趙符

命下宗伯議議如薦者指先生為孝廉垂三十
餘年竟不位角巾野服悠馬終老至是

詔授國子監博士除目至而先生已先物故四
越月一命不待君子惜之先生生平修姱惇倫

馮少墟集

卷廿二

關學編

五

篤于行誼丁內外艱毀幾滅性處舅弟怡怡未
五旬失耦誓不繼鰥居終身其于世俗聲色嗜
好一切漠然性不問家而好施喜活人或謂貧
所濟幾何則曰吾盡吾心力耳置祠祭墓祭二
田為宗族置義倉義田即楹晦無多寔貧士所
難居恒晦迹却掃即郡邑以幣交未嘗苟受亦
未嘗輕謁至于訪道求友雖跋涉間關數千里
亦不憚遠云先生篤信好學見徹本原非沾沾
矜一節一善以成名者世或止以甘貧苦節稱

先生是豈足盡先生我所著有理學緒言信學
私言大易圖象卷道學考源錄易傳詩傳正世
要言正俗鄉約王氏族譜正學筌蹄關里瞻思
關洛集京途集南遊稿所述有先師遺訓先君
遺訓 皇明四大家要言性理類言續孟錄諸
書行世

關學編後序

夫天覆地載日照月臨凡有血氣莫不有性命
而道在焉道在而由之知之則學在也奚獨以

馮恭定全書

卷十三

關學編

五

關學名也關學之編少墟馮侍御為吾鄉之理
學作也吾鄉居天下之西北眷坤靈淋漓之氣
自吾鄉發是以庖羲畫卦西伯演易姬公制禮
而于萬世之道源學術自此衍且廣矣子曰文
不在茲乎又曰吾其為東周乎則西方聖人發
禪旁通東方聖人懷而則之其揆一也此載在
詩書無庸復贅故此編惟列孔子弟子四人橫
梁先生而至今無不考而述焉故不載獨行
載文詞不載氣節不載隱逸而獨載理學諸

生炳炳爾爾也不論升沉不計一卑而學朱四
祖義又者無不載焉少墟之用心亦可謂弘且
遠矣不然自張呂諸大儒而外如不列於史冊
則堙沒而無聞後死者惡得辭其責也書成人
無不樂傳之然則是學也果何學也誦是編而
印諸其心即心即學即學即義之周孔未見有
不得者矣止論關中之學即以論天下之學論
千萬世之學可也

萬曆歲次己酉正月人日後學岐陽張舜典書
萬曆定人全書卷廿三 關學編 子
于澶淵之闡然亭

敬告讀者

歷年來，本公司所整理出版古籍善本
（孤本、珍本）皆一時精選絕版好書，經
歷了數十年，甚至數百年木刻刷版，因彼
時情景不同，致有好壞殊異，本欲重行排
印，又恐泯滅原出版價值，且手民校植錯誤
難免，遺害更大，故仍其舊，深望仁人君
子多所參攷，並乞見諒！！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啓



朱子語類評



朱子語類評

博野顏元著

訓門人類

朱子言朋友來此先看蔡所解書

引上迷途吾嘗言但入朱門者便服其砒霜無生氣生機不意朱子還
不待人入門要人先服其砒霜而後來此也痛哉

僕亦吞砒人也耗竭心思氣力深受其害以致六十餘歲終不能入堯舜
周孔之道但於途次聞鄉塾羣讀書聲便歎曰可惜許多氣力但見人把
筆作文字便歎曰可惜許多心思但見場屋出入聖人便歎曰可惜許多
人材故二十年前但見聰明有志人便勸之多讀近年來但見才器便戒
勿多讀書尤戒人觀宋人語錄性理等曰當如淫聲惡色以遠之觀此卷

朱子語類評

乃知朱子自賊之原噫試觀千聖百王是讀書人否雖三代後整頓乾坤

者是讀書人否吾人急醒

朱子言教人無宗旨只是隨分讀書

會讀書者曾見一人如帝臣王佐否以讀書自誤兼誤少年書生矣比投
且增隨分二字是自天子至庶人皆欲誤之乎大學何不言豈是皆以讀
書爲本

橫渠說讀書須是成誦

原來張子亦是如此

朱子言今人不如古人處得了古人只爭古人記得曉得今人記不得曉不得

堯舜五臣十亂那個如此

朱子言諸公不曾曉得縱多言何益

豈知曉得也無用

又云只要熟看熟讀別無方法

將聖人方法壞盡卻說看讀外別無方法試觀堯舜至孔子何嘗有個熟
看熟讀

一士謂讀書不用精熟不要思維朱子謂此兩句在胸中爲病根

然則孔明明覺做大義不求甚解非乎二子猶是漢晉高人若孔孟之

引詩書多隔開錯誤又何故也朱子可謂千年書筍中迷魂子弟一矣

朱子言求文字之工用許多工夫費許多精神甚可惜

文家以有用精神費在行墨上甚可惜矣先生輩舍生盡死在思讀講著

四字上做工夫全忘卻堯舜三事六府周孔六德六行六藝不肯去學不
肯去習那從討庸德之行那從討終日乾乾反復道也千餘年來率天下

朱子語類評

入故紙堆中耗盡身心氣力作病人無用人者皆晦庵爲之可謂迷

魂第一洪濤水母矣

朱子言釋子之心卻有用處若是好長老他朝夕汲汲無有不得之理

咳說到叢林長老分外精彩且云他無不得之理然則元嘗謂朱子爲手

執四書五經之神僧錢曉城述朱子瑞巖寺詩有三生此地記曾來之句

謂是寺僧再生豈過誤哉

朱子言其弟子學道此心安得似長老是此心原不曾有所用遂日流蕩放逐

無一日在此上莫說一日並一時頃刻也無悠悠深深似做不做從死至生忽

然無得而已

此段把朱門弟子都可想見矣宜朱子之目無一人也子靜說朱子受病

在羣雌孤雄豈不信然

朱子言其弟子原不曾汲汲若是汲汲用功那得工夫說閑話

先生只好說閑話還是不曾汲汲

朱子言其弟子思量一件道理到半開不界便掉了又看那一件如此沒世不濟事

先生濟了萬事昏了自己兩日壞了五百年人才世運耳

朱子言其弟子徒聽某言不濟事須去下工夫始得

先生不竹下工夫令弟子下甚工夫

朱子言學者不成頭項只緣聖賢說得多既欲為此又欲為彼卻不把捉得一項周全

既知忠在說得多了何不認定一句做去卻更多說乎

朱子言學者看文字不必自立說只記得前賢說便得而今自家如何說終是

朱子語類評

不如前賢

既知學者不必自立說只記得堯舜三事周孔三物便信從孔子一句話學而時習之足矣何勞公等說無算語錄集無算書文別開靜坐註書講學刻書許多路徑乎朱子之立說教人真如顛人說安靜痲疥者教人避傳染方也傷哉

朱子言學者做工夫須如大火鍛鍊通紅成汁方好今學者雖費許多工夫看文字下稍頭都不得力不濟事者只緣不熟耳

此段說來津津有味使人欲舞究竟歸到看文字可哀也夫

既廣卻三物之學時習之功則所謂大火中鍛鍊通紅成汁是措何物何功說下面乃云費許多工夫看文字都不得力者正緣不熟耳則朱子說諱半日皆謂讀書乎讀書愈多愈惑審事機愈無識辨經濟愈無力試歷

觀宋明已事可為痛哭朱子胸中妙思口裏快道直如許津津有味試問

立朝四句規民九考幹得其事吾嘗謂讀書欲辦天下事如緣木而求魚

也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

朱子謂建陽士人做工夫今年似去年前日只是今日無言大發越底意思朱晦菴之昌大發越足張起菴之滿滿實實也嗚呼何日靖此亂根除此疫毒使學人再壯乾坤復治哉

朱子謂在家讀書間斷只是無志若家事如何汨沒得自家須擺脫得過山間坐一年半歲做多少工夫立箇根腳若往應事亦無害

堯舜孔子總是人世上底聖人總是做人世上底工夫後世雖有書只記聖人之事業工夫以便後世遵法譜籍耳試觀鴉脫得過山間坐一年半歲做工夫還是堯孔工夫否見人便講讀書便問讀書是堯孔口吻否吾

朱子語類評

友李剛主近語僕云近見宋儒始終本末全與吾儒無干可謂見到矣

朱子言某於相法愛苦硬清癯底人至看百十字精細底也不見一段此段予初看甚愛愛苦硬清癯底人做得苦硬底事全不似晦庵語再向下看卻又轉到看百十字精細底也不見越說越底渠見不好底可欺見好底亦可欺總之文字人只說底文字話便說許多堯舜話終無用也即如說糟粕無數於饑渴說稻梁魚肉亦無數於饑渴也嗚呼其如此等學

何哉其如此等人何哉

朱子言學者不仔細玩味聖賢言意卻要懸空妄立議論又云人好做銘做贊

於己分上無益既不曾實讀書玩味聖賢言意則終日所說是這箇豈得有新見自狀如獲不曾說得一句痛癢語不曾做得一截著落事究竟只是教人

讀書不看不聽五臣湯文伊葉十亂孔子七十賢是從說話讀書來否耶先生迷矣

朱子說學者工夫間斷反不如古山和尙喫飯阿矢只是看得一頭白水帖
庵捲開口不是談禪便是讀書每閱一段令人欲嘔不知何以迷惑學者
如其深也豈非天乎

或解居處恭三句云須是從裏面做出來朱子曰公讀書便是多有此病這裏
又那得箇裏面做出來大凡看書須只就他本文看教直截試看聖人說話那
一句不直截切忌如此支離迂衍拖腳拖尾

先生終身坐此試看解四書詩易多少離背本文支離迂衍拖腳拖尾去
其本有增其本無妄為割裂敢為改作者他處吾亦多欲批此而吾則欲
正乾坤中大義堯孔學宗不屑屑於文字上圖口角即四書正誤亦多偶

朱子語類評

五 四存學會校刊

筆况評此書乎此則其自狀甚肖故標出

或言某所學多於優游浹洽中得之朱子曰若遽以為有所見亦未是須用力
於學問思辨且未可說篤行這便是浹洽處孔子所以好古敏以求之其用力
如此

孔孟惡鄉原似是而非况之莠亂苗紫奪朱蓋其害之大禍之烈至朱子
而始驗矣自始至終山隱而見其工夫主意分毫與聖門同卻也說博
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卻也習稱孔子好古敏求如之何不滅聖道至此
也

或言今且看先生動容周旋以自檢所著文義卻自歸去理會朱子曰文義只
是目下所行底如何別做一邊看

此公極是好弟子何不獎勵之使照此學去則朱子亦受其益卻以文義

混之講學先生真不可解

或言格物一項稍支離朱子曰公依舊是計較利害區喻以放對到岸一段
夫子自道也

朱子言學者工夫不是主靜便是窮理一段

主靜窮理先生云只有此二者卻不思二者全與吾道無干堯舜還有做

不盡工夫乎為甚專專去要和三事修六府周孔還有做不盡工夫乎為

甚專專去要學習六德六行六藝朱子曰說佛者工夫又明引佛者曰十

二時云云竟又稱夫子可謂迷惑矣可謂無忌憚矣

朱子言人之為學五常百行豈能盡記然五常之中惟仁為大人之為仁者但

守敬之一字常求放心莫令廢惰則雖不能盡記衆理而義禮智信之用自隨

其事之當然而發見矣

朱子語類評

六 四存學會校刊

宋人廢堯舜周孔成法而究歸禪宗自欺以欺世自誤以誤世者正可

於此段想見吾於存學編言靜敬二字正假吾儒虛字面做釋氏實工夫

此之謂也

朱子言夫子不大段說心只說實事

先生何為不說實事只說心不亦與孔子反乎諺云明鏡不照已先生之

謂矣

方伯讓以朱子教人讀集注為不然蔡季通丈亦有此語且謂四方從學稍自

負者皆不得其門而入去者亦多

當時亦有見其非而不許者亦有厭其學而棄之者只其徒不肯

如此說

朱子言注釋是博探前輩之精微寫出與人看極是簡要省多少工夫

咳還不醒真醉夢過一生矣

炎晉先生獨任斯道之資如西銘諸書方出四方辨詰紛然而江西一種學問其於聖賢精義皆不暇深考學者樂於簡易甘於詭僻和之者亦衆然終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先生教人專以主敬窮理使學者自去窮究見得道理如此便自能立不待辨說而明此引而不發之意

炎心更確尚不及方蔡及散去諸公

朱子言窮理事事物物皆有箇道理云云

嗟乎吾頭又痛矣若得孔門舊道法醫程頭此等俱屬打諱

朱子在郡中言此兩日甚思諸生之留書院者不知在彼如何孔子在陳思魯之狂士孟子所記本亦只是此說狂狷即狂簡不忘其初即不知所以致之當其時隨聖人底可逐日照管他留魯都不得其所至如何然已說得成章了成

朱子語類評

七

四存學會校刊

有首有尾如異端亦然釋氏亦自說得有首有尾道家亦自說得有首有尾大抵未成者尙可教已成者爲足處

宋儒與堯舜周孔判然兩家自始至終無一相同宋儒只是存生故其學

舍直曰嘗院廟事道曰講堂全不以習行經濟爲事故剛主謂余深南嘗

院宜仍名習齋堂圖宜去講字予則有苦心也自存學中有性理辨吾不

復辨宋儒之誤矣至此段又欲詳辨但限於紙地僅細註一二語見意智

者自心會耳

或言外面尋討入來都不是朱子曰製飯也是外面尋討入來若不是須在肚

裏做病如何又與得資飢而食即是從裏面出來讀書亦然

凡事必歸在讀書上先生中書處矣

朱子言盡捨詩書而別求道理異端之說

朱先生必欲盡讀詩書而思求道理全廢三事三物是又別出一種異端之說也

朱子言人求道理只剖析人欲以復天理教明白洞達今不於明白處求卻求之偏旁處其所得幾何今日諸公之弊卻自要說一種語云我有此理他人不知安有此事只是一般理只是要明得安有人不能而我獨能之事

先生不求之明白處卻求之虛暗處胸中玩弄光景紙上讀解虛文何從討充實光輝今日諸公之弊以下乃程朱兩門通弊也只不認不覺耳

朱子謂今人讀書得如漢儒亦好漢儒各專一家看得極子細今人才看這一件又要看那一件下梢都不曾理會得

漢儒強似宋儒解書亦勝於宋儒但惜漢儒讀書已差宋儒更差其欺今人一段先生自道也

朱子語類評

八

四存學會校刊

政和有客同侍坐朱子曰這下人全不讀書

離了讀書先生便無話矣否則執五經論孟談禪

朱子讀解四書五經凡三事六府六德六行六藝古聖人爲治爲學爲教

成法那一件未見到下手學教只是講讀全不習三事三物矣可見讀講

之學全無用

朱子言做秀才須知古聖賢垂世立教之意如何云云方始成得箇人

予不稱已亦嘗如此與人說亦就時文人且引他觀紀鑑耳朱子便以爲

成得箇人則誤矣

朱子言其弟子意趣卑下都不見上面道理詳如製魚鹹不知有得象之美又

云如論語說學而時習之公且自看平日是曾去學不曾去學云云且去做好

讀聖賢之書熟讀自見

先生正是與魚鱗不知有芻豢底人全不自看說半日學習胸中卻是箇讀書先生迷障至此率天下人入爛紙堆中耗胸氣心神而孔子之道全無一人行習嗚呼痛哉

朱子言日來多病諸公全保某不得須是去自做工夫且如看文字須要此心在上面云

臨死還只講看文字哀哉

朱子言某病此番甚重向時看文字也要議論而今都怕了諸友可自努力全靠某不得

只說看文字只說要議論至死不悔孔門經濟全廢獨無一悔時乎哀哉都怕了三字可欺更可憐平生耗盡心神肺氣可不早怕

朱子一日腰疼其時作呻吟聲忽曰人之爲學如某腰疼方是

朱子語類評

九 四存學會校刊

醫工皆知好內之人必腰疼敗精也不知好讀好講好著之人必腰疼道精蓋內經明載腎藏慧精但精於血氣筋骨耳慧則更精於精故吾友刁公寡慾會歲月不入內而夜夜遺精以其讀作也今天下盡弱病之儒爾翁遺澤著矣孔學不復其如蒼生何

朱子言某臂痛常以手擦之其痛遂止若時擦時不擦無緣見效即此便是做工夫之法

晦公臂痛何不讀按摩經三百遍使之不痛乎而必常以手擦之乃止若時擦時而不擦便不效不可見道必學必習習必時習乃得乎願終以讀講思著自欺一生不亦惑乎

朱子言伯恭門徒各自爲說久之必銷歇子靜不然精神索峭其說分明能變化人使人且異而不同其流害未艾也

就朱子口中繪出子靜之學莫道伯恭即朱子亦不及也願曰流害未艾何也抑知己之害更甚于子靜乎

朱子謂呂氏言用夏之志卻不合黃屋左纓不知漢高即用夏時乘商輅亦只是這漢高也管子不曾改變蓋本原處不在此

若如朱子之言則夫子論爲邦何必行夏時乘商輅乎余謂漢高即他端一善無稱能行此二端亦有禹湯之二事不勝一事不違先王者乎朱子只胸中有禪宗欲異人耳

陳君舉以爲讀洪範方知孟子之道性善如前言五行五事則各言其德性而未言其失及過於皇極則方辨其失

君舉認性道之真如此精確如此程朱氣質之性雜惡孟子之罪人也而反貶斥君舉望人從已愚甚矣

朱子語類評

一〇 四存學會校刊

朱子言平日學者問春秋且以胡文定傳語之

胡康侯經多矣朱子偏主之春秋大義小節盡亡矣

朱子言與林黃中陸子靜諸人辨只是某不合說得太分曉不似他只恁地含糊他是理會不得被衆人擁從又不肯道我不識所以不肯索性開口便道是

其物事又只恁觸突了子靜只是人未從他使不說及鈎致得來便是說方始與你理會至如君舉胸中有一部周禮都撐腸拄肚頓著不得又曰子靜卻

陳永嘉陸象山陳龍川到吃緊便含糊不與朱子說蓋朱子拘泥章句好口頭角勝又執呆自是不從人善凡英雄遇之初慕其名望皆愛與講學

問商經濟到看透他不作事好爭長書生局便只到模糊罷手所以皆致朱子不說破墨泮泮之謾也吾之遇張仲誠便如此

朱子言金溪之學雖偏猶是自說其私路上事不曾侵過官路

咳你是官路乎

朱子言永嘉諸人皆以道藝先覺自處

若在三代時諸公原不敢稱先覺當兩宋為禪宗章句滅卻孔子之道全無一人不為程朱惑者而能別出手眼或以經濟或以道藝倡收人才亦可謂先覺矣今之士風更不如宋

朱子記鄉里諸賢文字皆不免有藏充膺底意思

開口只論文字只講讀書把聖人和事修府三物習行工夫牙齒不挂又云三句不離本行朱子信矣

朱子說某所說從古學實已行底道理不是為姦為盜怕說與人不知我說出便有其罪過

朱子語類評

一一 四 存 學 會 校 刊

滿口胡說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中人以下不可語上即上等亦不輕與黃帝問陰陽秘旨岐伯曰帝其齊武王問丹書太公曰王其齊今朱子廣卻習行經濟玩弄吾道於口舌文字之間其罪大矣乃敢肆口妄言不是為姦為盜說出有其罪過可謂無忌憚矣

一人與朋友書言學不至於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處則學為無用朱子曰詩人這句自是形容文王聖德不可及處聖人教人何嘗不由知識入來

是堯民黎壤光景是孔門不聞性道只學而時習舊路偏說高了

朱子言永嘉諸公多喜文中子然只是小它自知做孔子不得見小家便悅而趨之

暖酒道之亡只為先生蘊會大局說大話滅盡有用之學而舉世無一真德真才矣試問先生是學孔子乎孔子豈是半日靜坐半日讀書乎

朱子言張子韶學問雖不是然卻做得高不似今人卑污

宋家兩派道學只近禪耳子韶便是真禪朱子偏高之

朱子言養許多坐食之兵其費最廣云

吾觀宋明來天下冗兵之患淺冗儒之患深羣天下而納於之乎者也之局食天下之食誤天下之事故皆壞矣兵亦因之

朱子言坐食之兵之弊人問君舉曾要如何措置曰常常憂此但措置亦未曾說出

自是有心人方憂此方開措置禪宗人只憂靜坐未能主一無適耳章句人只憂集註某字未妥須十九年苦工耳噫朱子譏君舉登小土堆恐自身在平地寸基未著腳也

器遠言鄉間諸先生所以要教人做事上理會教者實緣是向時諸公都是清

朱子語類評

一一 四 存 學 會 校 刊

談終於敗事朱子言前輩不曾有這話云

器遠大是曉人問得都好朱子卻胡混

朱子言陳先生要人做事上理會

陳先生不遺過諸儒乎

朱子言溫公居洛六任只理會個通鑒到元祐出來做事卻有未盡處所以激

後來之禍然溫公所做今只論是與不是合當做與不合當做如何說他激得

後禍這是全把利害去說溫公云

溫魏二公之相先生輩之儒太不顧利害了

朱子言王安石罪已明白後既加罪於蔡確之徒論來安石是罪之魁卻於其

死又加太傅及贈禮皆備想當時也道要委曲周旋他云

當時君相是良心過不去朱先生與此道背馳太遠了若果如爾委曲周

周旋之說則贈官備禮已足矣何為封王也何為入孔廟也且配饗進歷代儒生之上七十子之前而班於思孟也自天生楊時與先生輩行於時而孔廟無經濟之偏知福祚遠夏金元者遠矣悲哉

以真忠真義大功大勞廉潔幹濟之宰相當時被腐固衛生亂其政使大功不成後世被悖謬得生壞其名使沈寃不雪豈惟公之不幸宋之不幸哉天地氣運之不幸百世生民之不幸也予有宋相辨宋史評力為乾坤翻此案以醫事遊河間見朱子語類特攜三卷歸專欲見朱子主見非不知朱子即宋相之溫公也特欲從實識中見長也見深服荆公大學問真德行等語蓋荆公之學之德大有近朱處故極稱之其實是公短處其設施作用不惟遠出兩宋且高過漢唐朱子則大非之矣嗚呼非百世後再生孔子誰知予言之是哉誰解予心之悲哉

朱子語類評

一三二一四存學會校刊

朱子言陳同父縱橫之才伯恭不自治之多為諷說反被他玩說同父因謂伯恭烏得為無罪朱子原意正在打陳川不與他剖說打教破卻和他都自被包裹今來伯恭門人卻亦有為同父之說者朱子不說一片可怪君事只道某不合與說只是他見不破天下事不是是便是非如何恁地含糊突某鄉來與說許多豈是要眼前好看青天白日在這裏今人雖不見信後世也須看得此說也須回轉的殺人

呂伯恭眼還寬量還大其本傳中說當時豪傑歸心蓋書生文人中之欲有為者也極敬重同父又極密交晦蓋費許多法合苦心欲二人相交而終成冰炭反恨伯恭不直治同父不剖破他說任他縱橫包裹在裏不知一二子之勝於腐儒正在縱橫包裹四字也儘晦蓋而能此四字分毫三家打成一片不惟有宋社稷生民之幸亦五百年乾坤之幸矣奈果原是以

禪宗為根本以章句為工夫以著述為事業全不是帝皇王霸路上人二老反覆過望渠解合金銀銅鐵鎔成一器為何道包裹在裏為何略說宜乎致其師弟斷絕之欲殺之而並罪伯恭也

朱子言同父才高氣粗文字不明登

不肯遺嫌他文字登明幹濟豪傑何以文為朱子感矣

朱子說看史只如看人相打相打有甚好看處同父一生被史壞了直卿亦言東萊教學者看史亦被史壞

是朱子自壞不覺了同父方要看人相殺豈止相打乎

陳同父祭東萊文云在天下無一事之可少而人心有萬變之難明朱子曰若如此則雞鳴狗盜皆不可無因舉易曰貞一云

汝宋家若有雞鳴狗盜二帝亦脫難矣同父祭伯恭心事全不曉而引易

朱子語類評

一四四存學會校刊

貞一云 愚腐令人欲嘔

予觀朱子論龍川數段思索嘗言以幹濟英雄手段向宋家書生說如與

夏蟲問冰益信矣

朱子言子靜是禪師成一個行戶如葉正則說只是要教人都曉不得嘗得一

得來言世間有一般魁偉底道理自不亂於三綱五常卻是箇甚麼物事也是

亂道也不說破

龍川正則使碎心肺朱子全不曉是甚麼物事予索况之與夏蟲語冰不

益信乎

朱子言正則之說最誤人世間欲人都被他騙

僕即人再欺不過你被騙者更欺元亦欺了三十年方從你瓶中出得

半頭略見得帝皇王霸世界堯舜周孔派頭一回想在欲局中幾度羅胸

歷漢

朱子言正則說話只是杜撰看他進卷可見又云葉進巷待過幾數板亦數得是

可惜荆公目錄正則進卷板數二公本領不獲傳於世也

朱子言正則作文論事全不知些著實利害

翻譯

江西之學只是禪浙學卻專是功利禪學後來學者摸索無可摸索自會轉去若功利則學者習之便可見效此意甚可憂

都門一兩客曾贊者與吾友王法乾談醫云惟不效方是高手殆朱子之徒乎朱子之道千年大行使天下無一儒無一才無一苟定時不願效也宋家老頭巾群天下人才於靜坐讀書中以爲千古獨得之秘指辦幹政

朱子語類評

一五 四 在 中 會 說 列

事爲粗濫爲俗吏指經濟生民爲功利爲難窮究之使五百年中平常人皆讀講集註揣摩八股走富貴利達之場高駭人皆高談靜敬著書集文倉從祀廟廷之典莫謂唐虞三代之英孔門賢衆之士世無一人並漢唐傑才亦不可得是世間之德乃真亂矣萬有乃真空矣不惟周程張朱之功效乃見鄉原佛老之流禍乃極矣舉世猶蒙蒙也上天不生先覺其如民生何其如儒道何

陸子壽訪朱子於松山觀音寺子壽每談事必以論語爲證

兩派先生正欠簡以論語爲證如第一句學而時習之兩派全無况他句乎

陸象山言本立而道生多卻而字朱子曰聖賢言語一步是一步近來一種議論只是跳躑初則兩三步作一步甚則十數步作一步云云

向見爲宋儒之學者全不著腳說甚三兩步千百步若聽其議論且懸隔天淵只管說又何千萬步之可計乎朱子只見人不照己耳

朱子言江西士風好立異以求勝如陸子靜說告子論性強于孟子又說荀子性惡之論甚好使人發有縝密之功

先生便是好立異求勝第一爲何斷卻陸陳兩路爲何門人要殺龍川○先生氣質之性難惡非性惡之說乎先生明言伊川之說密於孟子又云孟子之說爲未備非謂強于孟子乎見人偏明自己之失全不覺

朱子言荆公作兵論劉賈父竊見其稿易其文爲公論之公退還碎其稿以爲所論同於人也

荆公作兵論劉賈父竊見其稿易其文爲公論之迎合公旨欲納爲腹心也公以爲人皆知此法矣可以不著論碎之亦平平事耳朱子偏見出曉

朱子語類評

一六 四 在 中 會 說 列

跋

朱子言金溪說充塞仁義其意之所指似別有一般仁義非若尋常他人所言金溪亦未是堯舜周孔正宗但其聰明勝朱子每有見到說到處如宋儒訓詁禪宗大行舉舜舜以來仁育義正盡廢而胸中自有一種仁義此段頂門一針朱子猶不覺木石矣

朱子論易簡

天地真易簡故四時常運萬物常生帝王聖賢真易簡故三事三物之外無道五達九經之外無功宋儒分毫不可語此朱子尤甚

陸子靜以朱子說語爲意見爲閑議論朱子曰邪意見不可有正意見不可無閑議論不可議論合議論則不可不議論

只爲朱先生有些正意見合議論殺盡若生矣孔夫子之絕四何不曰無

邪意而曰無意乎孔夫子之言道何不曰合議論不可不議論而曰予欲無言而曰有餘不敢盡乎

子靜以人說話為意見議論朱子曰不尚議論則是默然無言不貴意見則是寂然無思聖門問學不應如此

是故惡夫佞者

陸子解克已作除意見朱子以為此三字誤天下學者

陸子解克已作除意見恐因朱子好執意見而藥之朱子好開口好爭長便把以為破綻突正如陳龍川談經世大略合金銀銅鐵鎔成一器此一句最精最直是大聖賢大英雄端端乾坤絕頂手段卻將去與書生講猶與夏蟲語冰矣反令反覆索文引義字格句制卒致龍川自屈認措辭之失而後已道不同之謀亦何益哉

朱子語類評

一七 四存學下校刊

陸子靜說克已復禮云不是克去已利欲之類

古人訓克能也勝也已者對人自謂也朱子惑於六賊之說創出克去已私之解聖賢經書所未闡齊四書正誤偶筆已具解矣未審陸子相同否然幸先我見其不是矣

朱子說金溪學問真正是禪欽夫柏恭緣不曾看佛經所以看他不破

二子之不墮禪宗正幸不曾看佛經也先生多看佛經自謂看破他弊病不知却已被佛傳染矣

朱子言聖賢教人有定本如博學五者是也人之資質雖不可一概論其教則不易禪家教更無定今日說有定明日又說無定陸子靜似之只要理會內不管外而

夫子自道也其亂定本而易聖人之教只理會內而不管外與陸子同較

陸門多了誦讀訓誥便自信為管外豈知內外本末俱非聖人三事三物之學說

朱子說子靜只是拗

兩派所同者堯舜周孔舊道放光一條大路拗不得亦不必拗亦無處拗朱子說子靜不立文字也是省事只是那書也不是分外底物事都是說我這道理從頭理會過更好

汪長孺說江西所說主靜看其語是要不消主這靜只我這裏動也靜靜也靜朱子曰若如其言天自春夏秋冬也不須要輔相裁成始得

你那一端是輔相裁成孔子所惡巧言亂德晦公之謂乎

朱子說象山所說盡是杜撰不依見成格法

不依見成格法二派所同先生更甚陸子之依格法如兼指習身為修身

朱子語類評

一八 四存學下校刊

之格法治家出入毀滅皆有定規齊家之格法守荆州到任先教練兵士治國之格法較先生半日靜坐半日讀書專事訓誥誦講言病不惑自是病痛少借亦沾得禪宗非三事三物之學吾亦不敢妄推正派耳

朱子謂吾儒萬理皆實釋氏萬理皆空

先生正少箇實半日靜坐之半日固空矣半日讀書之半日亦空也是空了歲月虛靈不昧空了此心上一無適亦空了此心也說六藝合當做只自幼欠缺今日補填是難是空了身上習行也在朝四句無一建白親民九考無一幹濟徒說誠正兩字義介一端而已其於帝儒之三事治跡師儒之三物學宗曾有分毫否釋氏之萬理皆空納可言也滅絕五倫之釋不能滅儒道也誦誦五經之釋不可言也其萬事皆空人不覺也是以天下無一習經濟之備矣

朱子說禪學熾則佛氏之說大壞云云

咳先生又於禪學外別見一種佛法只惜不於訓詁禪宗外別思一種聖

法孟子云誠辭知其所蔽吾於朱子信之矣

朱子謂陸子靜千般萬般病只在不知氣稟之雜

咳先生千般萬般病只在不知氣稟之善

朱子謂子靜一向任私意做去全不睹是人同之則喜異之則怒

卻是先生如此今觀二先生往復論辨太極圖說至六七書子靜儘透快

明白先生終不服義後面反講絕交曰我日斯邁而月斯征無復望其相

同矣又要斷絕子靜一路何等固蔽即此書亦只要硬加惡毀向其弟子

背地市長焉能服二陳二陸張呂諸公也

朱子說陸子靜楊敬仲自是十分好人其論說道理恰似閩中販私鹽底云云

朱子語類評

一九

四存學會校刊

句句自畫小像便欲添朱元晦三字於上

朱子言為學若不靠實便如釋老談空

何不自反是將訓詁讀著當錄實乎又陸陳所蓋為矣

陸子靜好令人諷介甫萬言書

只此一端勝朱學萬萬真留心民社者矣

朱子言子靜教人莫要讀書誤人一生

先生只讀書者書自誤一生看其欺人真居之不疑矣哀哉

先生謂子靜教人莫要讀書誤人一生不知先生專要讀書自誤一生更

誤五百年天下人一生也堯舜以至孔子只是修和府事學習經濟以經

書為諱耳如看琴譜學琴非以讀譜為學琴也試觀古人全無讀說著撰

之學小亂於漢大亂於宋而聖人之道亡矣朱陸陳三子並起一時皆非

堯舜周孔之道之學也龍川之道行猶使天下強象山之學行雖不免弊

宗還不全靠書本即無修和習行聖人成法以惠天下猶省本來才力精

神做得幾分事功正妙在不以讀書誤人也朱子更愚全副力量用在讀

書每章讀取三百遍又要讀盡天下書又言不讀一書不知一書之理此

學庸人易做較陳學不犯手無殺戰之禍較陸學不須上智超悟但工之

乎者也口說筆做易於欺人而天下靡焉從之但到三十上下耗氣勞心

書房中委惰人精神使筋骨皆疲軟天下無不病之書生無不病之書生

一事不能做而人生本有三達德盡無可用堯舜周孔之三事三物無

一不亡千古儒道之禍生民之禍未有甚於此者也嗚呼傷哉

朱子謂陸象山徹斷克己復禮便道只恁地便了不知聖人當年領三千人積

年累歲是理會甚麼云云

朱子語類評

二〇

四存學會校刊

此幅朱子滿眼見他人之不解聖道不由聖道而自以為得中正之派者

歷歷可想矣獨不思聖人當年領三千人積年累歲是半日靜坐半日讀

書否是訓詁章句否其所理會周公之三物學而時習者吾亦與之合否

我說堯舜之道也做堯舜六府三事一點工夫否內累禪宗以不觀觀之

外迷讀講類死不厭而偏攻人惡曰某也事事不管專要成己試觀子靜

兄弟齊家之法應義社長守荆州之政是一事不管專要成己者乎又曰

某也事事要曉得是要成物試看君奉全甫聲明目張麻理會實政是不

知是非鴿鴿突突不能成物者乎朱子果行真正大路無過不及者乎僕

見其未由道也况中不中乎

朱子論子靜之學只管說一箇心三論南軒卻平直恁地說一段

先生卻似自寫五臣十亂之所事七十子之所學全不著手只目空古今

顏會以下皆有所不足同時之賢若象山龍川氣味不合者固擠之道外
雖伯恭南軒君舉輩都受貶斥乾坤中欲只有一晦菴哀哉

評朱子浙中之學只說道理一段

先生廢卻孔門學習成法便是一種只說道理之學而不自見其弊者誤
以讀書著書爲儒者正業也當其說顏會著多少氣力方始庶幾萬一時
何不思古人著力是做甚工夫而自已一生只半日靜坐半日讀書了事
乎又云孔子全不說便是怕人有走作然先生天地陰陽鬼神無所不說
其走作不既多乎又云孔子只教人克己復禮到克己私復還天理云
云只恁地了便是聖賢元舊日亦如此說近日方覺與天下歸仁不合拍
非禮勿視聽即舞韶遠佞是也非禮勿言動即行夏乘服周冕是也每
句一氣不在非禮二字作讀一己復禮一己爲仁已與天下復禮天下歸

朱子語類評

仁

朱子云浙中之學會說得動人使人都恁地快活某也會恁地說只是不敢他
先生自誤誤人全在會說說說 教讀又教千百遍大
之說卻是使人先見得這一個物事方下來做工夫卻是上達而下學與聖人
下學上達都不相似然他才見了便發顯狂豈肯下來做若有這箇直截道理
總人那裏教人恁地步做上去
先生何不教人步多步上去

朱子言子靜固有病今人卻不會似他用功如何便語得他所謂五穀不熟不
如稗神恐反爲子靜之笑也且如看史云云

先生誤看讀書著書爲五穀乎元以爲不會砥霜鳩羽也豈若稗神尙了
人饑餓

子靜謂朱子教人只是章句之學

確斷

朱子謂欲窮理如何不在讀書講論

此等話真是迷昏不覺了可慨

朱子謂今學者有幾箇理會得章句也只是渾淪吞棗終不成又學他於章句
外別撰一箇物事與他關

更迷了豈知學道原在章句外乎期年而離經辨志正要人離了章句也

朱子謂聖人說話都是實說說教人就這上做工夫

說來好聽先生半日靜坐半日讀書是聖人所說工夫否朱子沉迷於讀
講章句更甚於漢儒玩心於空寂禪宗更甚於陸子陸子治家有許多法
例可爲定式守荆州到任便教戰守居身教戰守居身教戰守居身教戰守
朱子則立朝全無建白只會說正心誠意以文其無用治漳州全無設施
只會半日靜坐半日讀書聞金人來犯宋慟哭而已兩派離俱非孔子之

朱子語類評

派江西猶有長處

朱子謂莊周說話都說得也是

僕看莊子批云莊周之人人中妖也莊周之文文中妖也朱子許他說話
都說得也是又稱他是箇大秀才又何怪乎今備鹿乾嶽孫鍾元杜君異
皆有三教聖人之說說蓋儒道之亡也久矣蓋冒儒者之參於禪老莊列
也深矣嗚呼天不再生周孔遂忍儒道之亡乎

朱子謂莊周是箇大秀才他都理會得只是不把做事

明備有宋希哲者云程朱樂處自禪學來康節樂處自老莊來吾嘗服其
明眼確論細看來宋儒於釋老莊列無不染著程朱不止染禪康節亦不
正老莊也

朱子謂後世聖賢著書立言以示後世及世之衰亂方外之士厭一世之紛拏

以善書立言者審實便誤矣善書立言與道二帝三王所不為孔子六十
歲以前學往聖之道法與三千人學之習之要為東周於身親見之何曾
善書雖六十後不得已為傳後之謀亦取道法之諸籍而潤之修之定之
以為將來習行經濟之準式何嘗著一書而謂之立言示後哉先生輩誤
認儒道率天下成爾爾四書五經之老釋亦一事方外之士耳尙爾異端
說

朱子論谷神不死曰谷虛谷中有神受聲所以能響受物所以生物

朱子解大學明德以為虛靈不昧具衆理而應萬事者是即為老子谷神
不死之說先人矣吾儒所謂明德即稟受於天仁義禮智之德見父知孝
見兄知弟以至萬善皆從此出孟子所謂良知良能子思所謂誠明堯之

朱子語類評

一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欽明舜之潛哲孔之一貫此明德也虛之一字從何來說朱子不惟錯了
堯舜和三事修六府周孔習行三物路徑即德性二字早為佛老蔽之矣
同志但觀予存性存學則此等自曉然尺蠲不能障青天矣

朱子謂莊子說得較開較高遠

胸中終有羨慕莊子根子

朱子言孟子不闢老莊而闢楊墨楊墨即老莊 云

程朱派頭始終與堯舜孔孟無干程子還有一二近儒朱子則並楊墨亦
不及只著述訓詁雙目俱盲其能為我乎入仕二十七年分毫無益於社
稷生民分毫無功於疆場天地蒼生飽之亦無可表章左曰義倉右曰義
倉而已義倉一節亦非朱子創之也宋之削弱自若也佛道之猖狂自若
也堯舜周孔之道湮沒消沈自若也金夏之憑陵為君父生民憂災自若

也其能愛愛乎妄謂之口時書身神靜而別作一色之文人華人復起不
易吾曾未知君子以為何如也

朱子謂楊墨之說猶未足以動人 云

朱子謂真空能攝取有而應變

朱子之禪自欺欺世在此集註每見此意

又云真空亦只是空今不消窮究他伊川所謂只消就述上斷便了

誠說是有也先生何不向述上做工夫

朱子謂今之講師後來談議厭了達磨便入來只靜坐 云

朱子半日靜坐是半日達磨也半日讀書是半日漢儒也試問十二箇時

辰那一刻是堯舜周孔乎宗朱者可以思矣

朱子謂禮官不識禮樂官不識樂學官德行道藝不可為表率 云

朱子語類評

二四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朱子學術只是禪宗訓詁文字鄉原四者集成一種人而好問論古今人
物事情耳如其闢佛老皆所自犯不覺如半日靜坐觀喜怒哀樂未發氣
象是也好譏人非而不自反如此處禮官不識禮樂官不識樂學官德行
道藝不可為師表殊不思皆先生輩也皆先生輩誤之也

朱子言佛氏齊戒變為藝學

吾素所聞於佛氏只健誣之宗寂滅之禪耳自浙儒錢曉城集中始知佛
家有義理宗派今朱子只名義學隱卻理字為其一代理學先生諱也不
知廢卻堯舜三事周孔三物不用習行工夫而只口說義理者皆禪也只
筆寫義理者皆文人也天下知二者之非儒則乾坤有生機矣

朱子言飛論只是動中有靜如東坡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之意此是齊戒之學
一變遂又說出這般道理來及達磨入來又翻了窠臼說出禪來又高妙於義

此是山先生一類
學以為可以直超極而始足以銷制愚俗其後遂使有國家者制田給宅以相從陷於無父無君之域而不自覺雖隆重儒學而選舉之制終不出於言語文字之工又以道無越於釋老而崇重隆奉反在於彼至於二帝三王之大法一切不復有行之者

先生不先自行
釋氏心靜見理老氏亦難為抗衡

是先生輩庸愚被他壓倒未必老子出其下也

今日釋氏其盛極矣但程先生所謂執理反出其下吾儒執理既自卑汗宜乎攻之而不勝也

先生與二程羅李都在他範圍豈不盛乎而反言闢之烏能不出其下乎又不特下之且入之不覺代滅孔子之道矣吾道之弘範賈輔也○程朱亦別樣禪宗耳故皆以達摩之靜坐為下手真工夫不知但能習行周孔

朱子語類評

二五 四存學會校刊

三物四教一切禪宗訓話文字鄉原語不可窮詰之邪說曲學皆如太陽一出霜露盡消矣

昔在定州坐三先生楷禮齊言及程朱滅孔子之道生遂怒起罵子曰先生萬世罪人矣子笑謂曰坐不一時使楷禮自言程朱滅孔道矣生曰先生百計不能使我如是言子因約之以有問必答生曰唯予因問曰王楷禮真定好秀才乎生曰不敢當子曰考優等即好秀才也發落時同府好秀才皆曾遇見乎曰然皆讀朱某集註者乎曰然皆遵程朱註講書者乎曰然皆遵之作文者乎曰然八府秀才同然乎曰然八府童生亦然乎曰然天下生童皆然乎曰然無一不遵宋儒讀之講之作之者乎曰然吾謂於吾兄求一如孔門身通六藝之賢願通一二藝之門弟子如七十人三千人者誰乎生仰首沈思久之曰無之予又問不拘目見耳聞皆可生又對

無之子曰普天下皆宋儒徒曾無一習行經濟之孔子徒矣請問誰滅孔子道乎生拜手笑伏曰信矣

朱子謂佛氏四十二章經其說卻自平實

佛氏四十二章尤空幻到極處朱子反道平實此是禪根先成胸中不自覺處正如論語註稱佛彌近理一般病也

朱子謂楊雄太玄經皆是

是自先生輩稱述亂臣賊子之書表章太玄謂之大醇小疵與孟子一例較論方亂人聞聽耳誰曾宗為儒者哉是不足怪也太玄與太極圖近思錄諸書根蔓連綿亂聖道而雜岐之新莽之周程朱邵也聞玄皆自為地也

朱子謂臨濟若不為僧必作大賊

朱子語類評

二六 四存學會校刊

作大賊殺人命作僧殺天理一也

朱子謂道之在天下一人說取一般禪家最說得高妙去吾儒多有折而入之者惟有學問底人不被它惑

吾謂道之亂道之亡病根全在一說字堯舜之世道不外六府三事學不外和其事修其府周孔之宗道不外三物四教孔之文即周之舊行即周之六行忠信即總括周之六德也此外無道學即學此習即習此時習即時時習此也無行不與即與三千人同行乎此行義遠道即與四海之民同達乎此也堯舜周孔豈啻人哉全不事乎說至漢人以書說晉人以口說聖人之道亂而亡矣宋人書口兼說開壇虎座動建書院曰大明道法也抑知實晦之盡乎吾之就聘肥鄉也仍名書院堂曰習講實有苦心剛主猶不取曰不如盡掃世套仍用先生家塾名曰習講

朱子謂厭薄世故而欲盡空一切者佛氏之失也機關巧便盡天下之術數者老氏之失也故世之兵數刑名多本於老氏

盡空一切者卻不曾盡空以吾中夏聖人之道淨自在人心自在道俗非佛氏不近人情全無天理之道所能空也惟先生輩以佛氏之質滅聖人之業而我中夏之學術盡亡無由成人而一切乃真空矣嗚呼豈惟吾道哉雖求老氏之機關巧便兵數刑名何可得哉故曰宋儒爲金遼元夏之功臣

朱子謂釋氏說真空卻是有物與吾儒說略同

朱子所見之儒道即釋氏精微處故說略同

朱子說老氏只是存得一箇神氣伊川只就迹上斷便了不知它要何用吾之異於宋儒者只謂非堯舜周孔之迹也

朱子語類評

朱子謂釋氏以事理爲不要緊而不理會

先生輩還欠向事上理會

朱子謂釋氏所謂教以直內只是空豁豁地更無一物卻不食方外聖人所謂教以直內則湛然虛明萬理具足方能義以方外

吾嘗言宋儒主教而廢六藝是假儒門虛字面做釋氏實工夫夫不知釋氏亦講教以直內也觀此及秦檜一生受用在教以直內則教之一字爲自欺欺世之把鼻吾非厚誤宋人矣

朱子言儒釋之辨真似冰炭

朱子素不曾見到此何由忽出此一語

朱子言佛氏亦見天機有不器於物者

佛氏果見天機不器於物乎朱子所見何氏之天機乎

朱子言釋氏入定道家數息只是要靜但他開眼便依舊失了

宋儒之異此者幾希

或問釋氏只是勿視勿聽無那非禮工夫曰然李道因曰世上事便要人做似它坐定做甚日月便要行天地便要運云

既知世上事要人做何一事不做須知宋儒半日靜坐是半日禪半日讀書是半日漢儒其能運天地行日月乎只大言以自塗抹耳

朱子言禪僧叫主人翁惺惺著正若父母爲人所殺無一舉心動念方始名爲初發心菩薩

吾嘗言南北二宋人全無了盡惡之心又嘗言宋儒滅孔子之道非是宋儒能滅孔子之道是佛滅孔子之道也其陷溺邪說只有淺深淺者遂自見爲不染耳如朱子以不觀觀之見龍川節夫一流人反厭惡皆是父母

朱子語類評

爲人殺舉心動念不真不熱也故吾嘗言晦菴之痛哭沾襟不如象山之微指習射

朱子言禪家弄精魂磨擦得來精細有光彩

朱子凡到闢禪肯緊處便談禪有殊味只因其本來有禪根後乃混儒於釋又援釋入儒也故釋達之禪易辨而程之朱禪難明

釋氏專以作用爲性

作用爲性四字不差只佛氏與宋儒偏無作用耳堯舜之明四目達四聰仁如天智如神盡一身之性也克諧以孝敦睦九族盡一家之性也百姓

昭明黎民於變時雍與天下共盡其性也天地清寧萬世永賴合古今乾坤通盡其性也今釋氏宋儒有伏而無作有體而無用不能作之伏非伏也無所用之體非體也以宋儒言作用已不免無恥爲漢唐英雄之所笑

而况敢令七十子五臣十亂見也彼釋氏而言之真如木石談飛舞妖鬼之尤矣

朱子謂佛書中六根六塵之類皆極精巧故前輩學佛者謂此孔子所不及必欲窮究其說恐不能得身已出來

嗟乎朱先生迷至此乎稱其說皆極精巧人謂孔子所不及他何理即吾儒何理便是爲他消沒了卻說人窮究其說恐不能得身已出來尙謂自己窮究其說能自出乎

華嚴合論精密

今言朱子信神稱其邪說精密宗朱惑朱者必不信必爲力辯豈知種種不一也吾於是編厭觀直過不之辨駁者多矣

問龜山集中答了翁書論華嚴大旨不知了翁諸人何爲好之之篤曰只是見

朱子語類評

二九

四存學會校刊

不遠故覺得那個好以今觀之也是好也是動得人

了翁諸人好佛之篤既云見不遠故覺得他好矣下面卻云以今觀之也是好然則先生也還見未透只舉堯舜周孔之道一對質自判然矣更何處有些子好

佛氏偏處只是虛其理是實理他卻虛了故於大本不立因問釋解佛卻恐後人因過公首作儒佛一貫會了先生曰此皆禪之至妙妙處不在此 又曰只無義以方外則連教以道內也不是了

宋儒偏處只是廢其事是實事他卻廢了故於大用不周也人皆知古來無無體之用不知從來無無用之體既爲無用之體則理亦虛理釋氏談虛之宋儒宋儒談理之釋氏其間不能一寸堯舜名其道曰三事周孔名其道曰三物殆逆知後世有無事之理談理之學而預防之乎溫公似

與程門異而解禪則宋人之不染於禪者不亦鮮哉至於朱子說人談禪之陋謂妙處不在此自多得其妙處更可傷惟又曰只無義以方外則連教以道內也不是了真見到語也

圓覺經只有前兩三卷好

合你禪宗處便見好耳番鬼話有甚好

禪只是一箇呆守法云云把定一心不令散亂久後光明自見所以不識字的人才悟後便作偈頌

參禪之久悟後便能作偈頌宋家朱陸兩派教靜之久便能著書講學予少年從二家入手且能前知來日事其實與禪一條路徑一般技倆只名爲儒手執經不同耳試觀堯舜修和府事周孔實行三物五臣十亂七十賢所執之水火工虞兵農禮樂日某事惟汝謂某事惟汝謂日某可使如

朱子語類評

三〇

四存學會校刊

何某可使如何其道釋達香子分毫不得肖竊羅程朱之道學歐蘇之文字漢人之訓詁其可分毫彷彿否

僧家所謂禪者於其所行全不相應云云如秀才家舉業相似與行已全不相干其爲人與俗家無異只緣禪自是禪與行不相應耳

朱子看僧人之禪學與秀才舉業全與行不相應不知靜教者書之道學其與行不相應一也予嘗言世有大欺世大誤人大亂道者三而千餘年因覺遂致氣數日降人心日昏堯舜之道墜不復起晦不復明者帖括禪宗宋家道學也帖括聰明只在看毫水壘上推之口頭手頭全不相應禪宗識悟只在心頭恍惚口頭打禪推之身上事上全不相應宋家道學見解只在靜言訓詁推之朝階禮場齊治均全不相應而妄自冒稱曾認動言堯舜周孔衆皆悅之自以爲是殊不知身似堯舜孔周分毫否吾家

吾齊吾國似唐虞股周分毫否三事之修和安在三物之習行安在是吾所深懼也是吾所深慕也

在浙東祈雨設醮拜得雨痛

今說道學先生也設醮拜蠶人必謂無之而不知當日竟如此其弟子亦記之不為怪傷哉備之亡也

俗言佛燈想是彼處山中有一物日出照見其影圓映人影如佛影耳

予嘗見碎柳柴布場中夜中滿場光明或云夜中蝓蟻狐蟻皆有光昔年在都門夜中聞佛聲起見羣僧合掌向白塔呼佛云塔放光予見明氣遊轉上下不定彼時亦謂都中鐘火所映如山中有物日出見影也

禪子病脾只坐禪六七日減食便安

陽明會言丹法差可察病

朱子語類評

三一 四 亦 學 會 故 刊

雪峯和尚住山數年無一僧到遂下山至半嶺忽有一僧來遂與之還先生曰某離無人來亦不下山

知晦菴素深於定不下山但不解不下山有何好處

玉質不敬其父母曰自有物無始以來自家是換了幾箇父母其不孝莫大於是以此知佛法之無父其禍乃至於此

玉質可殺佛道換父母之說更可殺即如其幻說果是換一層父母方是此一世人不得父母一生便無此一世人父母便可不敬乎

問釋氏之失一是自利厭死生而學大本已非二是滅絕人倫三是逐求上達不務下學偏而不該曰未須如此立論

此問不惟闢佛教允當第三條且正中朱學之弊不務下學逐求上達奈何朱子見藥不受反言未須如此立論乎

佛那妙處難道知覺運動不得無這箇便說不行只是被他作弄得來精所以橫渠有釋氏兩末之論云

僕凡見宋人講讀著作處便頭痛欲嘔見談禪處更甚故初間批駁一二處儘全不看可惜橫渠被范文正二程誤亦講這話

同士大夫晚年被禪家引去者何故曰是他的高似你所以被他降下

朱子一生肆力訓詁章句也便晚來看禪家高所以臨終有許多禪家故事也是被他降下了

王介甫捨宅爲寺請兩箇僧住持

介甫吾所推服爲宋朝第一有用宰相乃亦捨宅請僧乎可笑

朱子謂士大夫溺於釋氏之說者緣不曾理會自家底原頭卻見他底高直是玄妙又且省得氣力所以被他引入去

朱子語類評

三一 四 亦 學 會 故 刊

你也剛生氣力說少年欠了六藝工夫如今補填是難况他人乎

今之學者往往多踰異教只爲自家這裏說得疏略無藥治他而禪者之說則以爲有箇悟門云云不知自家有箇道理不必外求此心自然各止其所

爲何只論說得疏略朱子好說諺云三句不離本行此之謂矣上段論禪佛之由云因不曾理會自家原頭不知周程與先生皆不出禪宗者正因要理會原頭也先生所云不必外求此心自然各止其所舍孔門習行三

物之學焉能各止其所說

朱子謂佛氏是遁逃淵藪無問何人皆得入其門最無狀云云又引退之詩云出入人鬼間以僧上交賢士大夫下又交中貴小人出入其間不以爲恥也

朱子好稱述僧人口角每帶歎羨此二處便甚卑薄之蓋朱子之於禪喜其精而惡其粗也

李德遠云論學惟佛氏直截如學周孔乃是抱樁柱深洗

宋明學者皆迷惑如此吾儕不極力行明吾道乾坤不將毀乎

王日休立化朱子以爲它平日坐必向西心在於此遂想而得此

王日休之小人登陽女之妖詭真宋明隱怪之尤驚人者書生亦隨世人

黠道之殊不思不盡人道而死即是不正命病死立化有以異乎

奉佛者至老體多康健以爲獲福於佛不知每晨拜跪日勞筋骨運用氣血所以安也

先生看人康健之由如此透切奈何廢廢孔門學習之功置禮樂射御等不加時習竟成畏難而苟安乎

伊川案某僧後有得遂反之偷其說來做已使是爲洛學

好洛學 朱子以潘淳曲辯抑知自己偷其說者亦不少乎

朱子類語評

三三一 四 存學會校刊

佛學只是無存養工夫唐六祖始教人存養工夫學者只是說不曾就身上做工夫伊川方教人做工夫所以說伊川偷佛說爲已使

學佛者只是說不曾就身上做工夫至伊川方教人身上做工夫所以謂

伊川偷佛說爲已使吾嘗謂宋儒儒名而釋實今觀伊川真做佛家工夫

朱子真有伊川偷佛說之言元幸不誣人矣宋儒之滅孔道非宋儒能滅

孔道實佛滅之元之言又幸不誣道矣

朱子謂釋氏之教其盛如此吾人家三世之後亦必被他傳

口吻亦是投降

做事的人多是先其大綱其他節目可因則因方是英雄手段如王介甫大綱都不理會卻縝悉於細微之間所以弊也

神禹生洪水時只治得洪水便是大綱伊尹太公生桀紂時只伐了桀紂

便是大綱介甫生宋世只能算宋攘夷便是大綱如何說不理會大綱縝悉於細微處卻不甚好此下多有好議論卻不似朱子平日酸腐口吻可惜好賢性誤用了工夫也

太祖時樞密院一卷公案行遺得簡徑畢竟英雄的人做事自別

說來極似知治體者爲學何不做三物簡徑工夫學孔子剛修許多虛文

而反增之耶

秀才好立虛論事太祖當時無秀才全無許多閑說只是今日何處看修器械

明日何處看習水戰又明日何處教閱日日著實做故事成

朱子看秀才之害如許透快而自己陷其中論太祖實做之利如許確真

而自己全不做口明心不明乃至此乎朱子亦爲人誤耳

問秦漢以下無一人知講學明理所以無善治曰然

朱子語類評

三四 四 存學會校刊

秦漢無一人知講學明理蒼生之幸也早如宋家書生早如兩宋矣人有知太極圖近思錄與太宗之詩字真宗之天書同一伎倆者則孔子既亡

之學可復堯舜已絕之道可續矣

氣有盛衰真宗時遠人直至濟州旋又無事亦是氣正盛靖康時直弄到這般

田地亦氣衰故

宋儒論事只懸空閒說不向著實處看如真宗澶淵之役是一時將相有

人未經周程歐蘇輩神宗訓誥文字壞士習惑人心六軍還可用高將軍

還敢斥阿文學之人至靖康時人心風俗壞惑已甚楊時得罷前公配饗

湯汪等蒙高宗使宗汝霖李伯紀壯志成灰秦檜竟殺岳忠武雖寇萊公

高將軍復生烏救滅亡哉朱子卻歸之氣盛氣衰抑知天地之氣人心之

氣皆若聚衰之乎此理不明乾坤無復振之日矣

神宗初用富鄭公其傾信及論兵鄭公曰願陛下二十年不可道著用兵二字神宗只要做及至中朝傾覆反思鄭公之言豈不為天下至論

宋家時勢何容一日忘兵猶乃曰二十年口勿言兵真亡國之言朱子稱為天下至論則朱子亦一弱也蓋書生自幼少耗其精神智慧於章句造中句後使病弱不能作一事况行軍事自幼廢卻孔門兵農禮樂時習舊法全不竹著手成斷不能幹濟之身遂堅就不欲幹濟之心又不肯推服能者而自小其大儒大言之架遂輕之為齷重之為槍而天下事皆壞不惟不做而反忌人之做一切說壞嗚呼此局何日破而聖人之道明乾坤之氣復哉今世猶夢夢富鄭之相業朱子之道學真堪痛哭矣

朱子語類評

三五 四存學會校刊

神宗之所以度越兩宋人主者正因不用公輩真儒耳若亦如公之所言又何聰明通曉之有

神宗事事留心然初修許多兵備○熙寧作陣法令將士讀之未斷殺時已是謂軍心被將官打得不成模樣了○神宗大故留心邊事自古人主何曾恁地留心

只此三段不惟超絕兩宋三代後不再見之賢君矣為書生所亂大業不終使五百年若生受禍傷哉○真英主吾見通鑑一書生評云神宗昏庸何狂悖愚謬之甚也

哲宗惜先帝舊卓宣仁大恟又劉摯嘗奏君子小人之名欲宣仁常常喻哲宗知之

哲宗惜先帝一舊卓豈非孝子乎宣仁遮大恟何也劉摯輩之人臣晦菴輩之儒生皆與老婦同心凡經理兩邊之機牙亦不許動哀哉壞人心滅

天理真有甚於楊墨者矣其如此局何哉

徽宗召上蔡

徽宗召上蔡聘龜山仰知其為亡國之君矣高宗相秦檜用游定夫胡康侯於要地如出一轍誰知其謬哉

蔡京謀取鄆費四千萬緡

蔡京謀取鄆費四千萬緡何特筆標記也朱門所惡也蔡相之取鄆以其地自漢唐來久為中國地也以其為夏人肩背也復中國之地斷敵人之臂大義也大略也即時勢不宜舉措不當總之為取人地而費也而朱子惡之必著其糜費之罪宋家韓馬諸相以至於亡歲幣兩虜正額一百二十五萬五千加以慶弔聘問輸供且賄賂其近幸權要見諸野史遺文輒言更十餘倍且歲歲遺之此何名乎何啻千百倍乎朱子何不特筆

朱子語類評

三六 四存學會校刊

標出也是又輕侮羈繫尊稱秦檜之比例也

欽宗無剛健勇決之操縱說著用兵便恐懼

宋家君臣道學史官通病也其道學還時而說體面話耳

廣問漢唐來惟本朝臣下最難做事故議論勝而功名少曰議論勝亦自仁廟謂諸語惟道學先生更多熙豐耳若太祖時亦不過論當時欲行之事耳無許多閑言語也

藝祖立國已非做事之君至後世又添出道學文人兩派不能做一事專能阻人做

言及靖康之禍曰慶曆元祐間只是共相扶持不敢做事不敢動被人侮也只忍受不敢與較方得天下稍寧積而至於靖康一旦所為如此安得不亂

嗚呼宋室之亡是慶曆元祐諸公養成乎是熙豐紹興釀成乎此語係在紹興若孔門三千人胡明仲召至揚州久之未得對忽夜聞人次第去了便叫僕糶米數斗造飯要

斷不如也
蓋夜出候城門見數騎出謂上也後得舟渡江見一人擁髯坐石上乃上也

觀揚龜山應聘至汴京毫無補救胡仲應召至揚州只同一走則儲生
分毫無本領可見有國者宜鑒矣試想當時朝廷倏忽一故百官士庶全
無一人濟急扶危為天下主而子然擁髯石上皆遺學文人之貽禍也莫
道二帝三王之世不如此漢唐必亦不然有國者不可不思變計哉

樓寅亮太上朝入文字云乞立太祖後承大統太上喜遂用樓為察院

天生樓寅亮發此公論高宗欣然從之亦一綫天理明微處

趙丞相發回諱臨安之議一坐定著竟不能動自今觀之為大可惜

恨趙公亦是朱子識見到處僕亦不掩其長

岳飛勸兵鄂渚有旨令移鎮江陵飛會諸將與謀皆以為可獨任士安不應飛
頗怒之任曰這裏已自成規舉可以阻險而守若往江陵則失長江之利飛遂

朱子語類評

三七

四存學會校刊

與申奏乞止留軍鄂渚

頗怒之遂申奏即如漢高之趣刻印趣節印何害哉祇見英雄之無我耳
張戒見高宗高宗問幾時得見中原戒對曰古人居安思危陛下居危思安陳
同甫極愛此對

誰不愛此對只宋家老頭巾不愛耳傷哉讀宋史可哭

岳飛面奏虜人欲立欽宗子來南京以變南人耳目乞皇子出關以定民心高
宗云此事非卿所當預時有參議姓王者見飛呈劄子手疏

願舉看透精構不足與復讎或聞皇子資性過人故乘間金人欲立欽宗

子之謀而請皇子出關以定人心此宋朝與喪大關也實與精構心冰炭炎
殺公之心已伏於此直曰此事非卿所當預王參政之手震殆亦見到殺
機乎

昭慈謂高廟曰宣仁廢立之說皆是章厚之徒撰造可令史官重議刪修趙忠
簡遂薦元祐故家子弟故人方始改得正然亦頗有偏處才是元祐事便都是
熙豐時事便都不是後趙鼎張魏公繼之又欲修改主張元祐事未及改而又
罷時有人上書乞禁銅章厚子孫親戚趙有文字說但禁其子孫足矣恐不可
及其親戚

凡謀國之臣既被儲生左右掣肘死後又百法媒孽其罪狀而又改塗國
史烏得不亂黑白於當時惑人心於後世哉細註載魏公不主元祐事蓋
元祐一流人專以苟安畏敵不作一事為忠為是即不得已小有作用其
中終存畏敵苟安之心張魏公雖無亂之才而其心則武穆平原之心
也可惜不能擇用人才

太上未立時有一宗室名叔向自山中出來招數十萬人欲為之忽太上即位

朱子語類評

三八

四存學會校刊

南京欲歸朝廷然不肯以其兵與朝廷欲與宗澤其謀主陳烈曰大王歸朝廷
則當以兵與朝廷不然即提兵過河迎復二聖叔向卒歸朝廷後亦加官亦與
陳烈官烈棄之而去烈去叔向陰被害

不意趙氏生此好皇孫太祖太宗滅絕天理獲禮上帝曾不使之受宗岳

王韓之福而肯令其佳孫幹繼耶被害於構與岳韓之為秦史殺正如天
惡衝宜之惡使之自殺彼壽也○陳烈蓋龍可一流人四海蒼生不被其
澤可惜也○趙構不是人真 裔孫也

張子韶人物甚偉

好个人物好个偉九成之人物可欺也朱子之稱之曰甚偉更可欺也
予韶高廟時有所奏陳上曰朕只是一个小至誠

吾嘗言廢盡古聖三事三物之道而好言教言誠正宋人自欺欺世之目

上指也如趙清泰槍全無人氣而亦自負主誠自負敢以直內嗚呼誠敢也與哉

張侍郎一生好佛

朱子已嘗九成學佛而孫敬封猶錄入儒統何也宋運中偏此輩有名

遺亮臨江百官中不舉家走者惟陳魯公與黃瑄明耳
噫若至此真可痛哭矣宋家全無立國分毫規模宋人全無立身致用分毫本領只不舉家走者便出色而紙筆口頭間輒敢說親漢唐大旨道統真偽儒也賊儒也可殺可殺

高宗憂孝宗讀書不記某人進云帝王之學只要知興亡治亂不在記誦後來
孝宗卻聰明試文字有不如法者舉官必被責

帝王之學要知興亡治亂不在記誦抑知人人不在記誦乎抑知人人皆

朱子語類評

三九一 四 存學會校刊

帝王學乎

樓寅亮上言太祖受命而子孫無為帝王者當於太祖下選一人養宮中云云
趙忠簡遂力贊於外

樓寅亮之言趙忠簡之贊即天意也

問岳侯若做事何如張韓曰張韓所不及

特推勸舉晦翁平矣周程弟子反春荆公配饗反與秦怡結腹心曾無人
如岳老之志之才者道學偽否

壽皇嘗歎不如孫仲謀能得許多人

宋儒還不如周公瑾謝玄較王衍何晏只多禪宗訓話耳

孝宗置御屏書天下監司帥臣郡守姓名於其上

孝宗與明張文忠同一留心人才經理兩邊之志其屏畫屏書之法亦同

但神廟時文人之亂之者甚且無權故文忠得任將用李成諸英雄得効其材而粗立功勳孝宗雖有其心終不勝文墨苟安之習而大體終不報與不共戴天之虜究竟一和借哉

壽皇本英銳只是向前所誤

便是為書生誤宋家一代厲氣誤人非大素傑不能脫脫之者岳鵬舉胡翼之韓平原三人而已王荆公則受染大半矣

舞韶之禮不知起於何時或是夷狄之風

禮廢久矣周禮之廢朝儀也廢於王弱侯強後世之廢習學也廢於禪宗
顧註朱子曰或是夷狄之風字字令人下淚不知其禮可傷也朱子而不知實誰知之也或夷狄之禮更可傷也中國朝儀而參夷禮宿學莫辨禮亡矣果誰亡之也冒入孔廟從祀者焉能辭其責哉

朱子語類評

四〇 四 存學會校刊

太子參決時見宰相侍從以賓主之禮

太子亦人臣人子也故太子入學與人序齒宋制近古近則譏矣

宮中有內尚書文字皆過他處天子亦頗禮之不係嬪御奉印聖代御批行出底文字只到三省

此制佳

神御放於諸寺

神御放於諸寺皆譏之甚明太祖特詔禁佛寺設萬歲牌當矣

諸侯一娶九元元妃卒次妃奉事次妃乃元妃之妾固不可同坐若士大夫家三妾皆人家女同祀何害唐人已如此因問唐人立廟院重氏族固能如此曰

唐人極有可取處

三代後兩漢人才政事動業為上唐次之蓋漢猶存古制選舉未壞唐已

境突而弊阻之耗人心氣傲人精神猶較輕於讀講著述容有世網不韜之才若鄭侯汾陽之徒文惠忠宣之輩吾但知幹濟世業勝於宋耳茲朱子稱其爲禮極有可取處則唐人之勝宋者多矣

南渡前士大夫皆不用幘王荆公伊川皆云不以人代者

予嘗言天地之性人爲貴又曰民吾同胞豈可乘人若古炎帝參乘之獲罪於天乎二先生先得我心矣此後世惡制之必當革者

祖宗時升朝官出入有柱斧其制是水精小斧頭子在幘前

何不言在幘前何用其制度何取想先生亦無所考據矣吾嘗見一孔子廟旁列十哲象有一人手把綠色器狀如藥葫蘆兩極一般粗如盤而圓中幹上下出數寸粗如鴨蛋間之宿儒古董家皆無曉者

册拜之禮唐以來皆用之至本朝宰相不敢當册拜之禮遂具辭免三辭然後

朱子語類評

四一 四 存學會校刊

許只命書麻詞於許以賜之

予紀史中見册拜字第謂册封某官其人拜命耳茲觀宋朝宰相不敢當册拜之禮具辭三次然後許乃書麻詞於許以賜之册拜之禮隆重如此其儀注未聞如漢高之拜將王者禮命之乎如予之立學長使徒輩再拜乎意者天子賜册印有禮又使百官拜之上下兼舉乎唐虞三代之相直以社稷政事天下委之而子孫人民拜受其福其册拜也必天子特降其禮而又命百官拜禮無疑惟得其人也秦漢之任相也亦同而子孫人民拜受其禍惟非其人也得人之慶五姓二千年其受宰相之禍者千百之一二失人之殃十餘氏千餘年其受宰相之禍者猶參其半恭操卓裕亦不常有也非天子家衰萎如許人才故家衰萎如許恭操卓裕亦不得肆也帝王斷不可無宰相也明祖因噎廢食著訓建言立丞相者極刑試觀

二百餘年國體與受禍固不可比於唐虞三代何如於秦漢唐宋乎可以度矣

今宗室與漢差別漢宗室只是天子之子封王王子封侯嫡子世襲支庶以下皆同百姓只是免其繇戍如漢光武皆是起於民間也

明以永樂故全不推恩使宗室如飽煖之囚其亡也何如於周漢唐宋乎亦可以度矣

朱子謂某在漳州要理會某事集諸同官商置皆遠巡不前如此幾時得了於是取紙某先自寫數同官各隨所見寫出利害只就這裏便見得分明

寫也不妙總之朝廷會議當如唐虞之都兪吁咈府縣之會議當如孔子之治魯萬世不易之良法也後世政事全無成規其弊全從文墨生朱子也是文墨中人故想令各官寫不知是非利害從口說出便見施行有多

朱子語類評

四二 四 存學會校刊

少精神力量到底紙筆便有假飾宛轉或會議各出主見令堂吏記錄待議定施行可也此中機括甚不堪爲文人道也

漢唐御史彈劾某人先榜於關外直指其名不許入朝

榜於關外直指其名以見公是非與衆共棄之義其制好若其人服義謝職待罪或辭官告退可也只不許入朝非美政也萬一君子爲小人冤

誤會不得入見君父向羣寮友一辯也可乎哉

本朝樞密院號爲典兵介卒討一馬使也沒有若漢三公都帶司馬及將軍介卒出得手立得事扶得危 又云范文正寇萊公人物不知是如何樣的人如今有志節當人亦須有不關廣大意致道云若做不得只是繼之以死曰固不愛死但死也須濟事

吾閱此段而慨歎無限也不假樞密一兵匹馬繫檢點故事吾屢言之已

朱子漢漢制三公帶司馬將軍倉卒出得手立得事扶得危夫以三公帶武權而濟國如此唐虞卽三公卽元帥歷三代文武未分其善又何如乎元每深歎夫兵民分而中國弱文武分而聖學亡正爲是也歎慕范寇一段朱子眞宋人也萊公本領終以三十萬取和文正曾未斬西夏一首反致侮辱漢唐英雄所羞也速望若天上人突又云有志擔當人須有平園廣大意朱子心目一人不容能任大事乎致道一問亦窺定朱子底蘊矣臨大事一死而已

本朝鑿五代藩鎮之弊遂盡奪其權兵財皆收日就困窮靖康之禍虜騎所過莫不潰散因及熙寧變法曰亦是變之不得其中爾

非鑿五代也自鑿黃袍之變全不敢假柄於人也而一代之將權不立但有將德將才非如秋公之棄則如岳老之殺以致中國無人卽有之亦不

朱子語類評

四三 四 存學會校刊

獲展兩宋之禍願出於海東漢北也噫

昭文館大學士兼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後改爲左右僕射後又改爲左右丞相昭文館大學士兼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明朝一代以大學士代丞相其弊亦始於宋總之學術人才政事官制小壞於唐大壞於宋中夏遂無強盛治平之日矣

人言安石正名之說馴至禍亂正名是孔子之言如何便道他說得不是使其名果正豈不更佳

百事無實遂使名皆不正如大將有功加學士是也荆公特限主於正名宋人非之朱子此處頗平

給事中在內給事差除用捨在裏面整頓不欲其官露於外此制極佳但後世皆有名無實奈何

節度使觀察使在唐以治兵治財今皆是閑稱呼初無職事

今盈天下皆閑稱呼無職事矣豈第節度觀察哉

朱子謂史皆不實數段

吾未見朱子語類便嘗爲友人言歷代史鑑惟宋紀全無眞事實直是非茲見朱子謂史皆不實以下數段又歷指作史之弊真可歎矣况朱子之見亦多不平乎

史官論溫公改詩賦不是陸農師云司馬光那得一件是

荆公去聲律科最好溫公復改詩賦自不是此人人所同也其他不是處惟僕與友人張文升所見同世間腐儒不我二人許也今觀朱子述陸史官言司馬光那得一件是則當時亦不盡服溫公而腐儒願至今力攻荆州而扶獎溫公不幾心無定鑑而同流合污矣乎

朱子語類評

四四 四 存學會校刊

進士科試文字學究科試藝義每段舉一句令寫上下文以通不通爲去取只務熟讀但未必曉文義正如和尙轉經相似

文字中已無人才便焚香而禮進士矣背寫經書謂之學究是文字亦不能作矣宋世何以愚惑至此宜其亡於金元倍酷殘於往代也又堪流毒千百年哉吾故曰去文字之害則功同神禹

荆公惡學究科而能之但自此科一罷之後人多不肯去讀書

荆公罷學究科其識高甚而朱子猶惜能此科後人不肯讀書抑解天下萬事之敗都起讀書者乎噫知之者鮮矣試觀堯舜以至於孔子那有一聖人教人讀書卽有之亦千頭萬緒中之一二而朱子每書必讀取三百遍欲讀盡天下書至瞽目而不悔真可謂紙墨堆中迷魂矣噫

論勅式細註引程伊川之言曰介甫之見畢竟高於世俗之儒

新法之行大程與荆公合後以書生阻撓者多遂不執做今因論勅式註引程伊川之言云介甫之見畢竟高於世俗之儒然則兩程親見荆公而皆服之固可徵荆公之是韓馬之非亦可見兩程之儒尚不似晦菴腐愚之甚不隨世人譽贊荆公也

淮南盜賊發趙仲約以金帛牛酒使人買覓他去范文正謂和解得去不殘破州郡亦自好

大盜宋人以歲幣事小盜亦以金帛牛酒款文正公卻誇好此等識見宋人皆教人以之自期待辱兩宋可也辱千古矣宋人之腐豈不除其書不盡焚使人全無羞惡無復人氣矣傷哉

太宗朝人多尚文中子蓋見朝廷不振而文中子頗說治道故也

文中子未必即孔門正傳然尚留得樣象宋初尚此學宋事猶可為也至

朱子語類評

四五 四存學會校刊

周程莊園說話而孔學變矣再障而訓詁禪宗而後堯舜周孔之道盡亡國初人便已崇禮義尊經術但未說透至二程出始說透

宋家國初便崇禮義尊經術但說未透說未透正是好處至二程說透學

治俱壞矣

李文靖若有學便可做三代事

有學可做三代至言也但如先生之學欲做三代則適越而北轅矣

文正獻圖詆呂相呂不樂由是落職後元吳犯邊呂乃以文正

經略西事

呂相用人不拘格序正其超邁宋代人物處文正偏獻圖詆之呂不樂宜矣後知其才大用之真宰相

文正嘗奏記呂公云相公有汾陽之心之德仲淹無臨淮之才之力後歐陽公

為范公神道碑有欽然相得戮力平賊之語正謂是也公之子堯夫乃以為不然遂刊去此語前書今集中亦不載疑亦堯夫所刪

文人此等心最可惡只主意不合其文集使刪去素交依若欲沒其人並沒其交情使無一人知之方快者推此意也即秦檜之殺武穆史賊之殺節夫宋樂之削去讓皇帝紀只是欲有我無彼即朱子亦復如此看龍川集往來許多書且輒言新婦附拜不惟有交且有親誼突而以意見不合遂斷絕之至門人且欲殺之其風味可畏也今之君子卻亦如此總以欺世盜名相忌嫉之心為病根耳

范文正傑出之才

真宋人中傑出者漢唐英雄笑之矣况五臣十亂乎

某嘗謂天生人才自足得用且如一范文正公仁宗大用之便做出許多事業

朱子語類評

四六 四存學會校刊

今則所謂負剛大之氣且先一筆勾斷云云

天生一代人才原足供一代之用只為若輩學術所誤遂無人才耳吾嘗東西朔南遊覽各二千里不惟成章之品未親一二即粗向天運國祚留心者亦未見其人即有肖似亦斷不在之乎者也局中

范文正嘗云浙人輕佻易動切宜戒之

名旨

呂夷簡最是箇無能的人其所援引皆是半箇不界無狀之人

借當時無人詳其所謂半箇不界無狀之狀令我聞之要之道學所厭便

是人才

范文正招引一時才俊之士聚在館閣如蘇子美梅聖俞之徒此輩雖有才望好文字可恨也夫

惡之又實欺會繼招兩軍女妓作樂煽飲作為傲歌王勝之句云欲倒太極遺
帝扶周公孔子願為奴云

文正招引一時才俊蘇子美梅聖俞之徒才望君子黨而賈紙會招伎
煽飲作為傲歌侮天罵聖放廢狂蕩甚於竹林館閣之士乃如此乎著之
書册必以希文自期待誤天下後世乎文正乎非宋朝在上第一流乎其
行如此乎朱子乎非在下第一流乎其識如此乎

宋家二代人主人臣稱仁宗時為最詳玩此段史氏收貼大人物作欺世
局面者都是其樣氣象甚等人品豈非二帝三王罪人耶吾故曰學術敗
壞人才汚鄙莫甚於宋其史傳鑿紀有聖王真儒俱當焚毀更修勿令誤
其一代世道並誤千百世也

朱子語類評

四七 四存學會校刊

主定一派無用文局無用禪宗訓誥要改抹前二千年堯舜周孔之道來
冒認在他套樣中要裝飾後二千年文字訓誥人物去籠蓋那英俊傑秀
都出他下風只無真箇粹旋乾坤人物歷世人遂盡力推起溫公文正二
人噫其可充漢唐豪傑僕御否耶

仁宗懲才士輕薄之弊這幾箇承意旨繼援引純樸持重之人以愚仁宗云
純樸持重之人自是好奈何說以愚仁宗朱子說話管如此背謬如上段
輕佻戲謔無復人狀還說是君子黨只本領做事豪傑便扼為小人加罪
名矣乾坤非先生輩壞之將誰咎耶

後漢名節至於末年有貴已賤人之弊故遂衰頹至唐至本朝然後此理復明
貴已賤人莫甚於宋儒眼中並無古今人物莫道高光英主三傑雲臺凌
煙豪傑看不上雖孔門高賢卜端以下皆摘弊之此輩道學益盛堯舜周

孔之道學益衰堯舜術之盛者擬於王即不王矣而其勤業猶足以持氣
運福生民楊氏之精實似義墨氏之博愛似仁即不仁義矣而其為我象

愛猶足以自全此物而生民亦猶食其福氣運猶受其持刑名家不仁不
義突而火烈鮮死威力把捉而生民亦猶受其不仁中之仁不義中之義
而陰受禍中之福氣運亦猶降而不降惟至宋儒積乾坤百害之成其閉
目靜坐禪宗也著書講解訓誥也集撰古文大家也吟詠詩人也衰頹至

此一無習行本領而堯舜周孔之真斯盡亡矣生民何賴天地何依哉
本朝道學豈是衰頹先生曰亦有其漸自范文正以來已有好議論如孫明復
石守道胡安定諸人後來遂有周子程子張子出但數人皆天資高知尊主黜
伯明義去利但只是如此便了於理未見故不得中

朱子語類評

四八 四存學會校刊

難忘

處處作水利說正佳朱子之笑何從來乎
問風俗如何可變曰如何可變只且自立

只問到肯綮處朱子使推開
安定規模雖少疏然卻廣大著實如陳古靈文字極好嘗見一豐碑說孔子之
道甚佳此亦時世好故此輩人出有魯一變氣象其後遂有二先生若當時稍
九信重把二先生義理繼之則可以一變而乃為王氏所壞

幸有王氏若早信重伊川久已北轍東海矣
問當時如此積漸將成而壞於王氏莫亦是有氣數曰然

惟王氏未大被其害惜教弊不勝耳
胡安定石守道諸人說話雖粗疏卻儘平正如古靈文字都好只如說俗一文

極爲平正簡易

爲文字得此四字可愛爲人爲治得此更可愛

孫石輩忽然出來發明一個平正道理云云○孫明復惡胡安定○石守道只是粗若其名利嗜欲之類直是打疊得伶俐

連味數段胡石孫大約勝周程大約未染禪宗去道未遺惜其學無人傳不獲見其詳耳安定之學則得孔子之正傳矣孫先生惡之則別是一派也

胡安定於義理不分明然是其氣象

試看孔子之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惟以三物與及門學而時習之宋人發明義理正是達度義理之宗也先生議安定於義理不分明豈知正是安定過於周程處乎

朱子語類評

四九

四存學會校刊

安定講論今有傳否曰並無薛士龍嘗以書問之回書云並無如當時取湖州學法以爲太學法今此法無今日法乃蔡京之法好議論又云祖宗以來學者但守

注疏其後便論道如蘇直是要論道但注疏如何棄得好安定說得義理其有說不及門平正明白無一些玄妙近有一輩人別說一般惹邪的詳說話

禪亦不是如此只是不曾見那禪師便是被他笑

方叔珪稱本朝人物甚盛而功業不及於漢唐只緣是要去小人先王曰小人如何不去得曰是不可合之物觀仁宗用韓范富諸公是其次第只爲小人所害及韓富再當國前日事都忘了富公一向畏事只是要看經念佛緣是切小人在傍故耳

人物甚盛而功業不及漢唐有此理乎或其所謂人物非真人物也又謂只緣要去小人僕更傷心矣世有惡衣菲食晝夜焦勞爲社稷生民辦邊

願選兵將之小人乎世有袖手呻吟不習行一業不幹旋一事而談問著

在下在上皆苟安忍恥說幣幣敵之君子乎

陳烈字季行甚高然古怪太甚使其知義理之正是如何樣有力量惜其只一向從一邊去

季慈行高使朱子自爲古怪太甚則其爲學必有異於人若知先生輩之

義理早爲無用人矣烏能佐十五太尉起兵匡濟乎

陳好行古禮其妻厭之而求去

元不才勉行古禮四十年妻無異辭每以其無志期作女壘爲憾今見

季慈之妻厭禮求去乃覺天之福我妻妾之可幸矣

神宗與羣臣說話往往領略不去才與介甫說便有於吾言無所不說的意思可惜有成有一德之君臣而宋人之成習反勝卒致大謬不就三百年病

朱子語類評

五〇

四存學會校刊

疾莫之或療殆天祚遠夏金元而禍時夏非人之所能爲也

何萬著論云王文正公當國以來廟論主於安靜凡有建明便以生事歸之

英宗要改作神宗尤欲更新天下難得恰好卻又撞著介甫出來承當所以作壞得如此

看是作壞朱子亦不解此是養生學術

荆公遇神宗可謂千載一時惜渠學術不是曰渠初來要做事到後爲人所攻便無去就不觀荆公日錄無以知其本末它直是窺視一世

宋家一世原該窺視只有程明道常舜甫頗曉此中滋味而擔當骨力又不足

明道橫渠初見時皆許以峻用

明道橫渠在宋儒中原有可愛處只不幸而生於宋亦被人壞耳

富韓公當再用時與韓魏公在政府十餘年皆無所建明不復如舊時若范文正公當此定不肯回

鄧原無本領只是念佛人耳看其在政府十餘年一無建明本色見矣文正亦第文人之雄非有為之人也觀辦西事可見

荆公作參政第二日便措置理財備置回易庫以籠天下之利謂周禮泉府之職正如此卻不知周公之制只為天下之貨有不售云云初未嘗以此求利息也

孔明治蜀交吳識力人都不曉只子敬頗略見的孫權周瑜皆夢寐如隔山神宗荆公苦心高識難為宋人道故託周禮泉府法為之其實一朝臣子二百年南北史官皆夢想不到肯紫處皆開間口野冷眼指摘熱腸人舉動嗚呼傷哉

朱子語類評

五一 四 存學會校刊

國家百年承不其實規模不立特幸其無事耳若有大變豈能支耶

既知如此而不以荆公為是何也

新法之行雖明道不以為不是蓋那時也是合變時節但王氏行得來有害者使明道為之必不至恁地狼狽

他處朱子皆混明道伊川為一當時作史者亦無明文不知大程與二程已是兩家與朱子更兩家但史書與宋儒書皆與荆公冰炭吾亦謂明道亦猶伊川朱子矣見是編乃知明道不以新法為非故荆公當羣阻新法之時獨與明道議特用為條例司朱子既抹倒荆公經濟因明道望高又不敢非之故又為使明道行之不至狼狽之說噫古今是非豈由書生之口哉

新法之行荆公用明道作條例司皆是望諸賢之助想見其意好後來燕背初

意所以諸賢不從明道行狀不載條例司事

為何不載書生之心蔽偏甚矣

神宗嘗問明道云王安石是聖人否明道曰公孫和府亦鳥凡九聖人氣象如此王安石一身尚不能治何聖人為曰此言最說得荆公著

觀神宗一問明道一對吾許公為三代後第一人殆不誤矣

聖人之問以其德行經綸兼優也公孫之對以其遭閭朝撓阻不及周公處流言之變不失其常度也神宗之問固推擬過分程子之對亦止言其非聖人耳非貶斥也

荆公德行學則非

直口許荆公德行朱子亦有不得不服荆公處但學術不合豈非之耳豈知自己學術更非耶

朱子語類評

五一 四 存學會校刊

介甫之心固欲救人然其術足以殺人正如醫者將砒霜與人製云云

荆公所辦正是宋家對症之藥即治瘡之砒霜破塊之巴黃猶之治虛勞之參苓也借為書生妄談醫理所亂耳

因語荆公陸子靜云他當時不合於法度上理會語之云法度如何不理會只是他所理會非三代法度

朱子只向文字口紙上理會亦是不理法度的只與象山拗便如此說若遇荆公他又口說正心誠意了

問荆公節儉恬退素行亦好曰他當時作此事已不合中如孔子於飲食衣服之閒亦豈務減裂它當初便只苟簡要似一苦行然

當宋時與宋君宋臣而言中便是鄉原話一代君臣先生輩道學並不會上正路頭去走並言不得過不及更何從與之言中乎荆公苦處只自知

耳吾友法乾王氏爲吾辯宋儒明堯孔舊道怒叫曰兄眞王安石也予曰然荆公趙家社稷生民之安石僕孔門道脈學宗之安石也如今世盈世章句帖括靜坐著述文人耳曾無一人在三物道上只與講去口筆爲習行去禪宗爲經濟尙敵舌無用又何暇言莫緊過莫漫不及乎

荆公學術之謬見識之差誤神廟委任若使公遇朱晦菴必亦謂其學術謬見識差誤孔子學脈誤宋朝士風吾閱是編敬服宋儒中兩人矣朱子心目中一人容不下呂東萊卻包得朱陳兩派俱厚交終身程伯子雖未能直接周孔而能陸王朱許兩派道學俱宗之王荆公經濟之儒亦識見政事同志同才能於乾坤中包括三路豈可與書生文人冒儒道者同日語哉介甫心術隱微處都不曾攻得卻只是把持

朱子語類評

五三

四存學會校刊

先生是另一等把持耳

龜山長於攻王氏

以無用學究誤經世君子楊時之罪上通於天朱子偏稱他長於攻王氏吾人生兩間不思習行聖道不去經世濟民只去口舌攻人孔門頭人也

不愧朝廷幣聘說

王氏新經儘有好處

凡朱子稱許皆是荆公短處朱子樂與已合也

陳後山說荆公學喚作轉般倉云云東坡云荆公之學未嘗不善只是不合要人而已此皆說得未是荆公之學自有未是處耳其未是處亦是染於宋家文人書生瘟疫也朱子卻正憾其不盡合宋人指其是處爲未是也

荆公作字說解佛經二段

作字說解佛經荆公大謬處也吾不遑問其是否只做此工夫便謬

唐朔力疏荆公對神宗前叱荆公云云初增附荆公荆公不收用故後詆之初欲言時就魯公借錢三百千後得罪遂曾監取其錢而後放行

增真小人疏荆公當朝惡數稱快腐儒之心矣神宗不能斬之不及桓公之任仲父遠甚烏能成一匡之烈哉

荆公坡公之學皆不正但東坡之德行那裏得似荆公

朱子服荆公德行亦有時服他學問蓋荆公大半與朱子同惟到強宋遂干里矣好難見吾評決矣

荆公後來全不用許多儒臣也是各家都說得沒理會如東坡以前進說要出來整理弊壞後來荆公做出東坡又卻翻的翻轉云也文人說說做文是無人自說到

朱子語類評

五四

四存學會校刊

兵也說怕人怨削進士恩例也說士人失望云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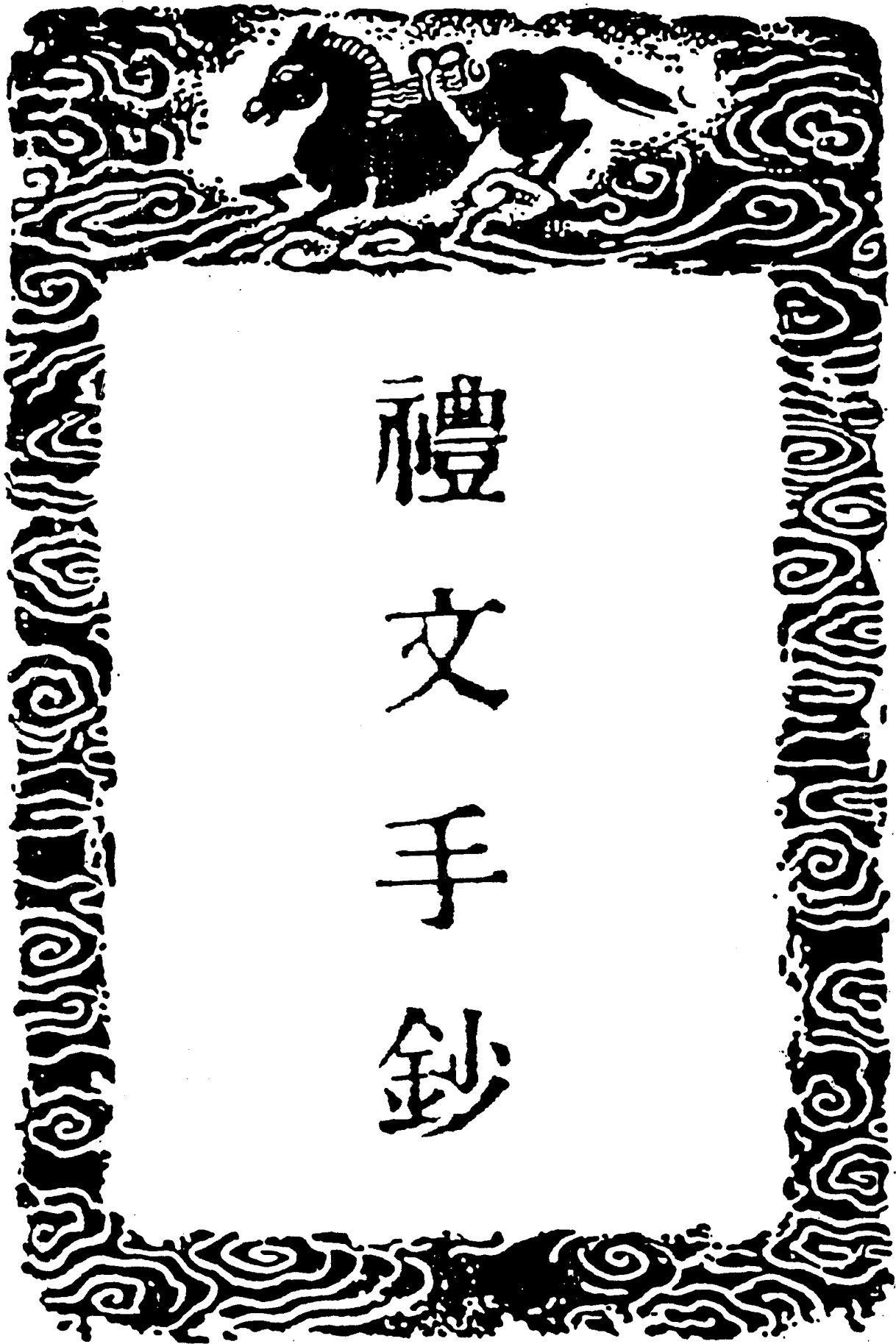
文人常慙也道學人無能爲又信口翻轉更甚故孔子復生亦以先變文人書生禪宗之習而後人才出亦必不聽文人書生偽學之旨而後事功以下

朱子語類評刊誤表

頁	行	字	誤	正
九	一四	三	德	德
二	七	一四	藏下脫額字	德
二	八	三	又	德
二	三	二	卻下脫只字	德
二	三	二	引	片
一	三	一	目	日
一	四	五	舞	舜
一	五	五	傍批還下脫超字	
一	七	一五	習下脫行字	
一	八	四	鳴	鳴
二	九	二		

朱子語類評

二八	五	一七	之朱	朱之
三〇	二	二七	殿	殿
三〇	二	一六	均下脫平字	
三一	一四	六	於下脫禪字	
三一	三	四	生	省
三二	三	一六	慶字衍	
三三	八	二	剛	剛
三三	五	三	揚	揚
三七	二	二	故	數
三八	二	一〇	用下脫將字	
四〇	一	二	應與上行接印不另行	
四五	一	九	使	便
四八	一	九		



禮文手鈔

禮文手鈔

子朱子曰凡禮有本有文自其施於家者言之則名分之守愛敬之實其本也...

禮文手鈔

卷一

一 四 存 學 會 校 刊

孔子從先進之遺意誠願得與同志之士熟講而勉行之庶幾古人所以脩身齊家之遺慎終追遠之心猶可以復見而於國家崇化導民之意亦或有不補云

康熙三年歲次甲辰八月戊寅後學顏元謹識

禮文手鈔

博野顏元

通禮之常禮所不可一日而不備者

祠堂

君子將營宮室先立祠堂於正寢之東... 禮之於人猶木之有根也...

禮文手鈔

卷一

一 四 存 學 會 校 刊

祭田 初立祠堂則... 祭田之設所以昭報也... 祭田之制... 祭田之田...

廟宇相傳... 廟宇之設... 廟宇之制...

廟宇相傳... 廟宇之設... 廟宇之制...

而男子則... 元按分註出入必告之禮謂餘人亦然但有升自階階西階之別竊謂一

家之人惟主人出入當告廟餘人則不得告蓋宗子為家長餘人平居出入惟告家長而已餘人亦同告廟是禮也若子及孫弟及姪將有重事如親迎承使就帥應試出任之類自宜主人告某之子弟姪孫某今將以某事往某地謹率以告其反也曰某自某地歸故率以見雖叔祖叔父從兄亦若是但稍前偏跪主人之告不曰率而已若俱在當告之列是廟有二主也非所以重宗也觀古人曾祖之小宗即不敢祀高祖至於次子即不得祀其父名分何其嚴而可以餘人專告哉

禮文手鈔

卷一

二

四

日觀之男子之拜鞠躬伏與又鞠躬又伏與又鞠躬乃成再拜之禮婦人只一立拜伏地連以首叩地四與又一立拜便是四拜更無許多起伏之勢有端肅不動之意恐古者肅拜即是如此亦陽動陰靜之義若亦如男子一伏與又立拜又伏與則婦人弱柔之質兼以四拜之繁又焉能與男子之再拜同時舉禮哉至如朱子兩手至地頭不下之說張子固已前斷其失義又何傳其誤乎某家只從俗男子再拜婦人四拜男子四拜婦人八拜其起伏行止適相稱未知是否俟知禮君子再質之

正至朔望則參一大... 元按重行東上西上之說似不必解故於補註刪其半惟因言及大祭神之重列則遷主於堂寢之祭與前即龕小祭自是不同但所言考以東為上此以西為上為補正位考此俱以北為上為補側位是曾祖考此俱南面而祖與考始側列其與前惟高祖考此西東邊南向曾祖考此以

元按楊氏復曰先生云元且則在官者有朝謁之禮恐不得專精於祭事某鄉里卻止於除夕前三四日行事此亦更在斟酌也據此則朱子蓋心知除前之祭非是而未定其日故云更在斟酌也愚謂國家祭用孟月士

禮文手鈔

卷一

三

四

庶用仲月元且之祭似亦宜推此行之定於新正月初五日蓋朝謁後齊三日則可祭也若除前三四日行之不惟嫌於先君未新歲而行新歲之禮亦屬假矣○又按望日不出主不設酒主人點茶再拜餘如常儀是猶隔門而拜親飲親也可乎哉

補註 大祭則出主於堂於正位是也... 元按重行東上西上之說似不必解故於補註刪其半惟因言及大祭神之重列則遷主於堂寢之祭與前即龕小祭自是不同但所言考以東為上此以西為上為補正位考此俱以北為上為補側位是曾祖考此俱南面而祖與考始側列其與前惟高祖考此西東邊南向曾祖考此以

下皆東西向之文又何相背也存之備考

俗節則獻以時食... 元按原本此下有答張南軒楊氏復二條及此條七月十五日不用浮屠之語...

見矣故刪之不錄... 元按此處原本有深衣大帶幅巾黑履等制度今遵制不錄

有則則告... 元按此處原本有深衣大帶幅巾黑履等制度今遵制不錄

禮文手鈔

卷一

四

四 四 存 學 會 統 刊

元按原本前有授官既官追贈等祝式...

告祠但其禮殺於嫡長子或得於廢嗣中...

或有水火盜賊則先救祠堂...

主而遷之... 元按此處原本有深衣大帶幅巾黑履等制度今遵制不錄

元按此處原本有深衣大帶幅巾黑履等制度今遵制不錄... 元按此處原本有深衣大帶幅巾黑履等制度今遵制不錄

禮文手鈔

卷一

五

五 五 存 學 會 統 刊

元按此處原本有深衣大帶幅巾黑履等制度今遵制不錄... 元按此處原本有深衣大帶幅巾黑履等制度今遵制不錄

禮文手鈔

卷一

五

五 五 存 學 會 統 刊

凡為家長必謹守禮法以御羣子弟及家眾分之...

凡諸卑幼事無大小毋得專行必咨稟於家長...

凡子事父母... 元按此處原本有深衣大帶幅巾黑履等制度今遵制不錄

凡子事父母... 元按此處原本有深衣大帶幅巾黑履等制度今遵制不錄

所欲於家長退具而供之尊長筋舉子婦乃各退就食丈夫婦人各設食於他所依長幼而坐其飲食必均一幼子又食於他所亦依長幼席地而坐男坐於左女坐於右及夕食亦如之既夜父母舅姑將寢則安置而退丈夫明睡婦人安睡此即禮之居間無事則待於父母舅姑之所容貌必恭執事必謹言辭應對必下氣怡聲出入起居必謹扶衛之不敢涕唾喧呼於父母舅姑之側父母舅姑不命之坐不敢坐不命之退不敢退

凡子受父母之命必籍記而佩之時省而遠行之事舉則返命焉或所命有不可行者則和色柔聲具是非利害而白之待父母之許然後改之若不許苟於事無大害者亦當曲從若以父母之命為非而直行已志雖所執皆是猶為不順之子况未必是乎凡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者不入起敬起孝悅則復諫不悅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熟諫父母怒不悅而捷之流血不敢疾

禮文手鈔

卷一

六

怨起敬起孝氏曰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所謂與與父母怨而怨是說也人謂之諫諫者不入起敬起孝諫而怨亦起敬起孝之外豈容有他矣

凡為子弟者不敢以富貴加於父兄宗族

凡為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有賓客不敢坐於正廳升降不敢由東階上下馬不敢當廳凡事不敢自擬於其父

凡父母舅姑有疾子婦無故不離側親調膏藥餌而供之父母有疾子色不滿容不戲笑不宴遊舍置餘事專以迎醫檢方合藥為務疾已復初謂氏家訓曰父母有疾子拜請以求藥宜以醫者之存亡所繫豈可戲也

元聞有病附之庸醫比之不孝不慈顏氏家訓拜醫之禮近世猶有知之者今日則若有馬借乘矣然禮醫尤必擇醫擇醫尤必任醫禮之不重無以感醫之心擇之不審無以得醫之良任之不專無以盡醫之才要在未

迎之先嘗之訪之務請明理知脈之備醫或老醫斷不可服藥市之貨藥信者備之遊夫自蹈不孝之罪既迎來當如拜師之儀又不可輕信人言或以小不效而易醫或以不速效而輟藥皆任醫者之過也愚故曰任醫如任相又曰孟子云送死可以當大事猶不如治病可以當大事然又必自能知醫而後可以得良醫而後可以任良醫也故先儒云為子者不可不知醫此理吾家當世世著為訓

凡子事父母父母所愛亦當愛之所敬亦當敬之至於犬馬盡焉而况於人乎凡子事父母樂其心不違其志樂其耳目安其寢處以其飲食忠養之幼事長賤事貴皆放此謂氏曰樂其心者謂左右侍養也忠養者謂出入從遊之侍事也貴者謂不可從所以安國老者之行以禮其氣也樂其耳目者謂色食飲服必安其意也

禮文手鈔

卷一

七

凡子婦未教未孝不可遽有愴疾姑教之若不可教然後怒之若不可怒然後笞之屢笞而終不改子放婦出然亦不明言其犯禮也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悅出子不宜其妻父母曰是善事我子行夫妻之禮焉沒身不衰補註此下一節之別

凡為宮室必辨內外深宮固門內外不共井不共浴室不共廁男治外事女治內事男子畫無故不處私室婦人無故不窺中門男子夜行以燭婦人有故出中門必擁蔽其面謂氏曰男僕非有繕箱及有大故水火並不入中門入中門婦人必避之不可避亦必以袖遮其面女僕無故不出中門有故出中門亦必擁蔽其面鈴下蒼頭但主通內外之言傳致內外之物毋得輒升堂室入庖廚

凡卑幼於尊長晨亦省問夜亦安置謂氏曰坐而尊長過之則起出遇尊

長於堂則下馬不見尊長經再宿以上則再拜五宿以上則四拜賀冬至正旦
六拜朔望四拜凡拜數或尊長臨時減而止之則從尊長之命吾家同居宗族
衆多冬至朔望聚於堂上丈夫處左西上婦人處右東上皆北面共爲一列各
以長幼爲序不以夫之長幼爲序共拜家長畢長兄立於門之左長姊立於門
之右皆南向諸弟妹以次拜訖各就列丈夫西上婦人東上共受卑幼拜以宗
族多人拜則不勝受拜訖先退後輩立受拜於門東西如前輩之儀若卑幼自
遠方至見尊長退尊長三人以上同處者先共再拜敘寒暄問起居訖又三再
拜而止以上同處者三再拜所以避煩也補註此節謂小學
外甥外孫之禮
凡受女壻及外甥拜立而扶之外孫則立而受之可也○補註此節謂女壻
凡節序及非時家宴上壽於家長卑幼盛服序立如朔望之儀先再拜子弟之
最長者一人進立於家長之前幼者一人搢笏執酒盞立於其左一人執酒注

禮文手鈔

卷一 通解

八 四 存 學 會 校 刊

立於其右長者搢笏跪酌酒祝曰伏願某官備膺五福保族宜家尊長飲畢投
幼者盞注反其故處長者出笏伏興退與卑幼皆再拜家長命諸卑幼坐皆
再拜而坐家長命侍者備酢諸卑幼皆起序立如前俱再拜就坐飲訖
家長命易服皆退易便服還復就坐此節謂家宴
凡子始生若爲之求乳母必擇良家婦人稍溫謹者乳母不與非惟飲乳家法
兼令所制之子性行亦如
之子能食餉之教以右手手能言教之自名及唱咭萬福安置稍知則教以
恭敬尊長有不識尊卑長幼者則嚴詞禁之若有胎教於已生子始生未有知
若天性習知自然如此六歲教之數與方名男子始習書字女子始習女
工之小者七歲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始誦孝經論語雖女子亦宜誦之自七歲
以下謂之孺子早寢宴起食無時八歲出入門戶及即席飲食必後長者始教
之以謙讓男子誦尚書女子不出中門九歲男子誦春秋及諸史始爲之講解

使曉義理女子亦爲之講解論語孝經及列女傳女戒之類畧曉大意十歲男
子出就外傳居宿於外讀禮詩傳爲之講解使知仁義禮智信自是以往可以
讀孟荀楊子博觀羣書凡所讀書必擇其精要者而讀之如禮記大學中庸其
異端非聖賢之書傳宜禁之勿使妄觀以惑亂其志觀書皆通始可學文辭女
子則教以婉婉聽從及女工之大者未冠笄者質明而起總角歲而以見尊長
佐長者供養祭祀則佐執酒食若既冠笄則皆賈以成人之禮不得復言童幼
矣此節謂教
男女之道
凡內外僕妾鷄初鳴咸起掃總盥漱衣服男僕灑掃堂室及庭鈴下蒼頭灑掃
中庭女僕灑掃室堂設椅桌陳陳盥漱掃之具主父主母既起則拂牀焚香侍
立左右以備使令退而具飲食得則澆濯緝縫先公後私及夜則復拂牀展
衾當晝內外僕妾惟主人之命各從其事以供百役此節謂僕妾
主父母之道

禮文手鈔

卷一 通解

九 四 存 學 會 校 刊

凡女僕同輩謂兄弟謂長者爲姊後輩謂諸子謂前輩爲姨內則云
長者謂或曰人貴賤不可
以無禮故使之序其幼尊卑務相雍睦其有鬪爭者主父主母聞之即詞禁之
不止即杖之理曲者杖多一止一不止獨杖不止者此下三節皆主父
主母訓僕妾之道
凡男僕有忠信可任者重其祿能幹家事次之其專務欺詐背公徇私屢爲盜
竊弄權犯上者逐之
凡女僕年滿不願留者縱之勸奮少過者資而嫁之其兩面二舌佈虛造謠離
間骨肉者逐之屢爲盜竊者逐之放蕩不謹者逐之有離叛之志者逐之

禮文手鈔卷一終

禮文手抄

博野顏元

冠禮

冠者先生曰有君者儀中冠禮也... 冠者先生曰有君者儀中冠禮也... 冠者先生曰有君者儀中冠禮也...

男子年十五至二十皆可冠必父母無期以上喪始可行之... 男子年十五至二十皆可冠必父母無期以上喪始可行之...

日主人告於祠堂主人謂冠者之祖父自為高祖之宗子者... 日主人告於祠堂主人謂冠者之祖父自為高祖之宗子者...

冠者亦自為主人以告... 冠者亦自為主人以告... 冠者亦自為主人以告...

禮文手抄

卷二冠禮

一四存學會校刊

補註 宿實是宿禮之云... 補註 宿實是宿禮之云...

元按冠禮戒宿賓意古者將舉重禮與事之人必皆齋戒或齋宿而後... 元按冠禮戒宿賓意古者將舉重禮與事之人必皆齋戒或齋宿而後...

忽若只請與覆請而已何為以戒宿名哉... 忽若只請與覆請而已何為以戒宿名哉...

陳設 設置於子廟如廟堂之儀以... 陳設 設置於子廟如廟堂之儀以... 陳設 設置於子廟如廟堂之儀以...

禮文手抄

卷二冠禮

一四存學會校刊

冠者公服革帶納靴執笏若襦衫納靴此自先正典型但冠用古冠服程子已... 冠者公服革帶納靴執笏若襦衫納靴此自先正典型但冠用古冠服程子已...

元按禮文初加冠巾服深衣納履再加帽子服卓衫革帶繫鞋三加饌頭... 元按禮文初加冠巾服深衣納履再加帽子服卓衫革帶繫鞋三加饌頭...

乃離 出房立於堂中... 乃離 出房立於堂中... 乃離 出房立於堂中...

賓字冠者既降階東向主人降階西向冠者降階西向賓字冠者降階西向賓字冠者降階西向賓字冠者降階西向

出就次賓請主人請主人以冠者見於祠堂之如祠堂告事之儀告辭曰某見禮畢見冠者出就次賓請主人請主人以冠者見於祠堂之如祠堂告事之儀告辭曰某

元按成人而與為禮正當教與尊卑長幼之節豈可令母與父兄答其拜乎此必漢儒之濫矯非周禮之舊所謂非禮之禮也豈止今日難行而已哉或曰然則父母為起何也曰見子成人而深喜故起亦見分外重其始

禮文手鈔 卷二 冠

事之義

乃禮賓主人以冠之幣多寡宜與者禮之有以司焉曰主人冠冠乃禮賓主人以冠之幣多寡宜與者禮之有以司焉曰主人冠冠乃禮賓主人以冠之幣多寡宜與者禮之有以司焉曰主人冠冠

女子許嫁笄年十五歲本補註笄年十五歲本補註笄年十五歲本補註笄年十五歲本補註笄年十五歲本補註

於私室與宗子不前期三日戒賓一日宿賓賓亦擇親姻婦女之貴而有禮者同居則如上儀陳設如冠拜但於中堂厥明陳服序立主婦如主人之辭

賓至王婦迎入升堂賓不用賓為將笄者加冠笄適房服皆子始加之冠

乃醴乃字醴以酒也士為女士禮賓皆如冠禮醴二字補稱呼式于己婦之自稱

禮文手鈔 卷二 冠

事之義

乃禮賓主人以冠之幣多寡宜與者禮之有以司焉曰主人冠冠乃禮賓主人以冠之幣多寡宜與者禮之有以司焉曰主人冠冠乃禮賓主人以冠之幣多寡宜與者禮之有以司焉曰主人冠冠

女子許嫁笄年十五歲本補註笄年十五歲本補註笄年十五歲本補註笄年十五歲本補註笄年十五歲本補註

體文手鈔

昏禮

博野顏元

昏禮 王子與... 男子年十六至三十... 之然後納采... 成昏人之法... 於禮前始幼之時...

體文手鈔

卷三

四

納采

主人具昏... 乃使子弟為使者... 出以復書授使者... 使者復命增氏主人復以告祠堂

體文手鈔

昏禮

博野顏元

納幣... 禮賓使者復命... 前一日女氏使人張陳其婿之室... 夫婿亦其男... 親迎... 期一日女氏使人張陳其婿之室... 夫婿亦其男... 親迎... 期一日女氏使人張陳其婿之室...

體文手鈔

卷三

二

女家設次於外

元按昏禮士服大夫服... 知先王定禮何意... 別嫌疑正名分也... 遠大相期之意假如諸侯親迎便宜服天子服乘天子車亦謂之攝盛可

禮文手抄

博野顏元

喪禮

初終

疾病遷居正寢凡疾病遷居正寢內之手安... 乃哭與別則哭... 立喪主凡主人... 三立喪主凡主人... 禮文手抄

禮文手抄

卷四

四存學會校刊

尹主之喪大記曰喪有無... 不食後者為本生父母及女... 葬人稱其子為小飲... 禮文手抄

七星版用板一片其長... 棺中可容者為七孔

元按松脂不用油蠟誠為易裂用油蠟誠不得全其性... 如劉氏之善於本心為安故舍彼錄此

禮文手抄

卷四

四存學會校刊

此合于黃子柔... 沐浴飯食之具... 沐浴飯食之具... 禮文手抄

凡為極服以次降一等... 凡為極服以次降一等... 凡為極服以次降一等...

若戴註葬後區除是服在未改葬先矣非

元按楊註改葬條子為父也... 元按楊註改葬條子為父也... 元按楊註改葬條子為父也...

禮文手鈔

卷四

九

四在學核會刊

重喪未除而遭輕喪則制其服而哭之... 重喪未除而遭輕喪則制其服而哭之... 重喪未除而遭輕喪則制其服而哭之...

凡弔皆素飯... 凡弔皆素飯... 凡弔皆素飯... 凡弔皆素飯...

弔奠禮

禮文手鈔... 禮文手鈔... 禮文手鈔... 禮文手鈔...

禮文手鈔

卷四

一〇

四在學核會刊

元按賓不答拜古禮之義不可知... 元按賓不答拜古禮之義不可知... 元按賓不答拜古禮之義不可知...

與極尊極幼與極長而公然受其拜不幾太遠於人情乎若無論弔賓之尊卑長幼無不拜謝且尊長則不答拜自足以別于吉禮矣且疑平交以下賓弔生者亦宜再拜姑闕疑可也又按溫公勿擾及其飲食財貨竊謂近賓哭奠畢即退是矣若數十里之外自宜喪主或別親視飯從儉素可也又今裂帛作帽以散資原非古禮然至親執友雖在五服外者卒有同哀之義且禮廢俗類行弔冠服多不能備紅紵冠大是乖戾即假此以易之亦得所謂禮之以義起者也

閱喪 奔喪 治葬

始聞親喪哭 親喪之哭也 望其州境其縣境其邑 其家皆哭入門詣柩前再拜再禮服就位哭 親喪之哭也 望其州境其縣境其邑 其家皆哭入門詣柩前再拜再禮服就位哭 親喪之哭也 望其州境其縣境其邑 其家皆哭入門詣柩前再拜再禮服就位哭

禮文手鈔

卷四

一

四

若未得行則為位不焚 若喪則無子孫則變服之第四日 在道至家皆如上儀 若喪則無子孫則在道朝若既葬則先之墓哭拜之 若喪則無子孫則在道朝若既葬則先之墓哭拜之 若喪則無子孫則在道朝若既葬則先之墓哭拜之

已過四日後似宜至家哭拜即家人相弔次日即成服不必俟四日後可也正文齊衰以下恐當作期喪以下蓋嫌于母亦齊衰也又溫公註在官者常哭于僧舍夫僧舍乃滅絕倫理之地豈可作喪位哉若拘于法令或借人閒所必不得已空處起棚哭之

若不奔喪則四日成服 若不奔喪則四日成服 若不奔喪則四日成服 若不奔喪則四日成服

其乃為位會哭而除之 其乃為位會哭而除之 其乃為位會哭而除之 其乃為位會哭而除之 其乃為位會哭而除之 其乃為位會哭而除之 其乃為位會哭而除之 其乃為位會哭而除之

禮文手鈔

卷四

一

四

若慮以擇地之方位 若慮以擇地之方位 若慮以擇地之方位 若慮以擇地之方位 若慮以擇地之方位 若慮以擇地之方位 若慮以擇地之方位 若慮以擇地之方位

元按古者大夫三月而葬待其邑宰與列國卿大夫執友畢至也宋制王公以下皆三月似無別且若士庶之家有遠親或服親在外若容可如古禮踰月而葬不則如世俗七九日以上俱可行葬况今非有故誤多不堂殯而乃使已逝之親尸久暴于世不急就魄降之常亦無義意設過月尤為不可但世俗又有三日五日者則迫矣又世俗多用陰曆符鎮呪殊為怪禮惑俗好禮君子但當請一知禮者議喪或同姓無人當聘異姓者坐之別室每事咨之使無失禮可也斷無信用邪說至于除殃一事

祓除不祥微似近理然亦只於葬後三日內備舍室院各設炭火一盆燒

湯或雄黃酒各飲一二盞勿用陰陽

擇日開屋城廟祀作后十主人既明矣神候者於所得地掘穴四隅外其填

禮文手鈔

卷四 禮記

棺三寸厚用板灰上乃以灰如粉之狀內以物灑之

葬之日其子孫之哭也哭之始也哭之極也哭之終也

禮文手鈔

卷四 禮記

以棺而為棺也棺者所以藏之也棺者所以藏之也

禮文手鈔

卷四 禮記

葬之日其子孫之哭也哭之始也哭之極也哭之終也

以引前一日因朝奠以遷柩告... 柩行方相... 又次之賓客又次之... 設靈柩向有柩...

禮文手鈔

卷四

一五

四存學會校刊

大業... 日師時設祖奠... 柩行方相... 又次之賓客... 設靈柩向有柩...

至... 元按今世俗行葬... 又右極由此推至... 臨堂上子孫分列侍立之義...

禮文手鈔

卷四

一六

四存學會校刊

西首乃如... 其子不得不在昭穆之列... 世一子則皆昭無穆不成... 有趾近尊首之嫌...

於城內... 復實以土而堅築之下... 亦以尺許為... 其... 亦高四尺... 徹遠座遂行... 亦高四尺... 徹遠座遂行... 亦高四尺... 徹遠座遂行...

禮文手鈔

卷四

一七

四存學會校刊

元按期九月之喪飲酒食肉... 肉者餘月不忍故也... 元按期九月之喪飲酒食肉... 肉者餘月不忍故也...

朱子稱其可以為法... 不勝養也若於期則... 可以若是超九月... 以若是薄先王制... 禮祭... 但酌酒陳... 主人以下皆沐浴... 以下皆入哭... 序侍者在後... 禮取... 禮少...

禮文手鈔

卷四

一八

四存學會校刊

主人以下皆沐浴... 以下皆入哭... 序侍者在後... 禮取... 禮少... 出祝闈門... 人以下入哭... 出祝闈門... 人以下入哭... 出祝闈門... 人以下入哭...

云水山神... 亞獻終獻... 主人兄弟... 之問哀至不哭... 主人兄弟... 之問哀至不哭... 主人兄弟... 之問哀至不哭...

元按卒哭必當在三月以後... 無明文今成九日以後... 禮可也勿泥三歲卒哭之常... 又曰卒哭不可用小忌

卒哭明日而耐卒哭之祭... 既徹即陳器具... 卒哭明日而耐卒哭之祭... 既徹即陳器具...

禮文手鈔 卷四 喪禮 一九 四存學會校刊

鳳與設蔬果酒... 主人以下哭於椁前... 主人兄弟... 主人以下哭於椁前... 主人兄弟... 主人以下哭於椁前...

初獻與主... 卒主各還故處... 元初耐禮... 如何是告新死者人此廟之漸且卒哭而耐二年... 耐為也且不耐考妣而耐祖考妣亦不知其何義也...

禮文手鈔 卷四 喪禮 二〇 四存學會校刊

布席于其前... 畢乃卒主各還故處... 以見發引前奉柩... 生時之反而也然則何不於既葬奉主至家之初行之... 家必面其祖考故須卒哭後行此禮也然非敢謂得禮之宜姑附疑于此... 以俟好禮君子再加參考焉

負以... 元按古無棉布麻葛為家常易得之物故製服用粗麻布練用稍熟麻

布今北方無麻葛布富貴之家乃得服之貧者遺嬰豈谷反市美物以為

服說即從俗用生棉布小祥用稍粗熟棉布可也但世俗既葬三十五日

禮文手鈔

卷四

二

禮文手鈔

夕哭... 禮文手鈔 卷四 禮文手鈔 卷四 禮文手鈔

喪... 禮文手鈔 卷四 禮文手鈔 卷四 禮文手鈔

元按古無棉布麻葛為家常易得之物故製服用粗麻布練用稍熟麻

服說即從俗用生棉布小祥用稍粗熟棉布可也但世俗既葬三十五日

禮文手鈔

卷四

二

禮文手鈔

前一日下下旬... 禮文手鈔 卷四 禮文手鈔 卷四 禮文手鈔

如大祥之後... 厥明行事皆如大祥之儀... 但主人以下... 如大祥之後... 厥明行事皆如大祥之儀... 但主人以下... 如大祥之後... 厥明行事皆如大祥之儀... 但主人以下...

禮文手鈔

卷四

三

四

元按古禮喪三年不祭非特謂吉凶不相襲也... 非特謂三獻讀祝受胙居喪不可行也... 天地之間孝係主祭致戒致齊以革其渙則一氣相感能聚其神氣於廟...

居喪雜儀

棺弓曰始死充如有窮既殯... 練而慨然祥而靡然... 從而非及既葬慨然不及其反而息... 察焉○曲禮曰居喪未葬讀禮既葬讀祭禮喪復常讀樂章○棺弓曰大功廢業或曰大功誦可也○雜記三年之喪言而不語對而不問喪大記父母之喪非喪事不言既葬與人立君言王事不言國事大夫士言公事不言家事...

禮文手鈔

卷四

二四

四

有瘠則浴喪服四制百官備百物具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言而後事行者杖而起身自執事而後行者面垢而已凡此皆古禮今之賢孝君子必有能盡之者自餘朝時量力而行之可也
致贈奠狀
具位姓某 某物若干 右謹專送 某人 謹錄 贈儀 伏惟
敬納謹狀 年月日具位姓某謹封 封皮狀上某官靈筵具位姓某謹封
元按右式只可作奠狀若贈狀當云送 某人 苦次稱孝子又當云伏惟 俯納不宜云敬納封皮亦宜稱孝子蓋奠是祭死者贈是助生者故也
謝狀 三年之喪 某物若干 伏蒙 尊慈以某親違世特賜 某儀下誠

不任哀感之至謹具狀上謝謹狀餘並同但皮去盤筆字○溫公云若平交則改尊慈爲仁私賜爲貶去下誠字後云謹奉狀陳謝此及前狀凡平交及降等皆無年封皮皮用面簽題云某人下云狀附封

慰人父母亡疏

某頓首再拜言文等及平不意凶變先某位奄棄榮生者無官改色委承計驚但不能自已伏惟孝心純至慈慈絕何可堪屈伏乞強加餐粥俯從禮制某某事所辦末由奔慰其於憂慈無任下誠平交以下心無任謹奉疏云狀伏惟鑒察不備謹疏平交云不日月具位姓某疏上某官大孝苦前封皮疏上某官大孝苦前具位姓某疏封贈等用面簽云某官大孝苦次若母亡云至孝○劉氏璋曰父母亡日月遠云哀前平交以下云哀次劉儀云百日內云苦次百日外云服次如尊則云前今從劉儀

禮文手鈔

卷四

一五

四存學會校刊

元按慰答哀啓俱取簡切達意而已舊式尙嫌其繁恐五內崩裂之時無心緒讀寫長文且至情所舒隨時隨情各表其懷當家異而人不同豈得定就活套飲不鈔然恐隨期荒遽或無能同命之人反致失禮故稍減錄之

父母亡答人慰疏

某稽顙再拜言某罪逆深重不自死滅禍延先考樂號辦師五內分崩酷罰踴苦無孳生全伏蒙尊慈俯賜慰問不勝哀感謹奉疏日月孤子悼亡稱孤子承姓名疏上某位封皮同前改具位

慰人祖父母亡疏

某敢不意凶變尊某親以夫姓云某某老弟姑合姊妹某位奄忽遐世承計驚但不能自已伏惟悲悼沈痛何可勝任乞深自寬抑以慰慈念某某事所廢未

由趨慰其於憂想無任下誠謹奉狀不備日月具位某上某封同

答前啟

某啟家門凶禍云及家不幸子孫孫家門不幸先某親奄忽棄背兄弟以下云經天折痛苦摧折不自勝填痛以下云伏蒙尊慈特賜慰問不勝哀感謹奉狀上謝不備月日某位姓名某狀上某位座前

元按姑姊妹表儀俱有明文獨不言女似爲缺落但凡女子在室主人當計若已出嫁似非其父兄姪弟所得計矣若有他故帶計于相契親友而親友弔慰之或以狀相慰則可親友自知而弔慰之亦可其初終布計非女家事也玩慰疏本注姑姊妹則稱以夫姓云某宅尊姑而亦云承計慰但是已嫁而女家特計于人大非古禮之意試觀雜記姑姊妹其夫死而夫黨無人至使鄰里主喪而妻之黨不得與焉詩云女子有行遠父母

禮文手鈔

卷四

二六

四存學會校刊

兄弟知此者可與明此禮矣

禮文手鈔卷四終

二月上旬擇日前一齊戒其饌上各一分別具厥明灑掃主人禮服帥
拜奉行壘城內外環繞其省三周其有奉饋即布席陳饌用新潔席俎
奠酒掃地復位再拜又除地于左以祭后土亞獻終獻
祭神降神初獻酌酒饋神其後某官府引之祭其序陳饌
辭神乃徹以上俱同家遠祭后土布席陳饌降神三獻昭告其官姓名
保佑實親神休牧以酒饗神其德惟時辭神乃徹退○朱子曰改葬須告廟
辭神乃徹○祭之禮亦以得依本子做誠敬之外別更有著力處也
是乃古人所生所死用是祭享皆用之今以庶幾代祭常備曰唐開元禮代祭
金上墓夫人死之後形葬于原野之中與世隔絕孝子追慕之心何有
無世代之傳以成俗上自高乘下逮庶人皆得以致父母之命凡祭
宜無味亦司馬公程子張子為冠昏祭禮五卷禮家之綱有三家之說古今
宜嗣大志雖然以宗法為主不可以弗請也然禮家之綱有三家之說古今亦
編次之所

禮文手鈔
卷五
七
四存學會校刊

元家以分至朔望元旦且主人生日祭於祠堂以寒食十月初一日忌辰祭
于墓獻新之祭遇墓祭時隨獻不遇墓祭皆于祠堂若精察祭義既神而
祀諸祠又時而祭諸墓恐神氣分散不專一旦已化者形藏于地孝子所
得感格者惟其精氣耳古人用魂帛造木主三虞而安之皆向其神也故
不陵不樹不墓祭不尙其魄也然宗廟之中燔燎以求神于陽又鬱灌以
求神于陰因神之無定在也况宅兆于斯形體在焉其靈能不戀戀乎
又古不墓祭或其神氣不散于墓者有之今父母生時恆親世俗墓祭其
心以爲他日某處吾之安享地矣况禮教不明多無祠主生時致祭其祖
考皆已于是化後必依其祖考之靈無疑墓祭之禮雖聖人復出不得廢
矣吾家卽以今日所行爲法可也

禮文手鈔刊誤表

卷一 頁 行 字
 六 一 一三
 筋舉二字上下倒置 誤 正

卷二 三 四 一三 二五
 白 焉 然

卷二 三 四 一七 〇
 穡 禮 宛 饋 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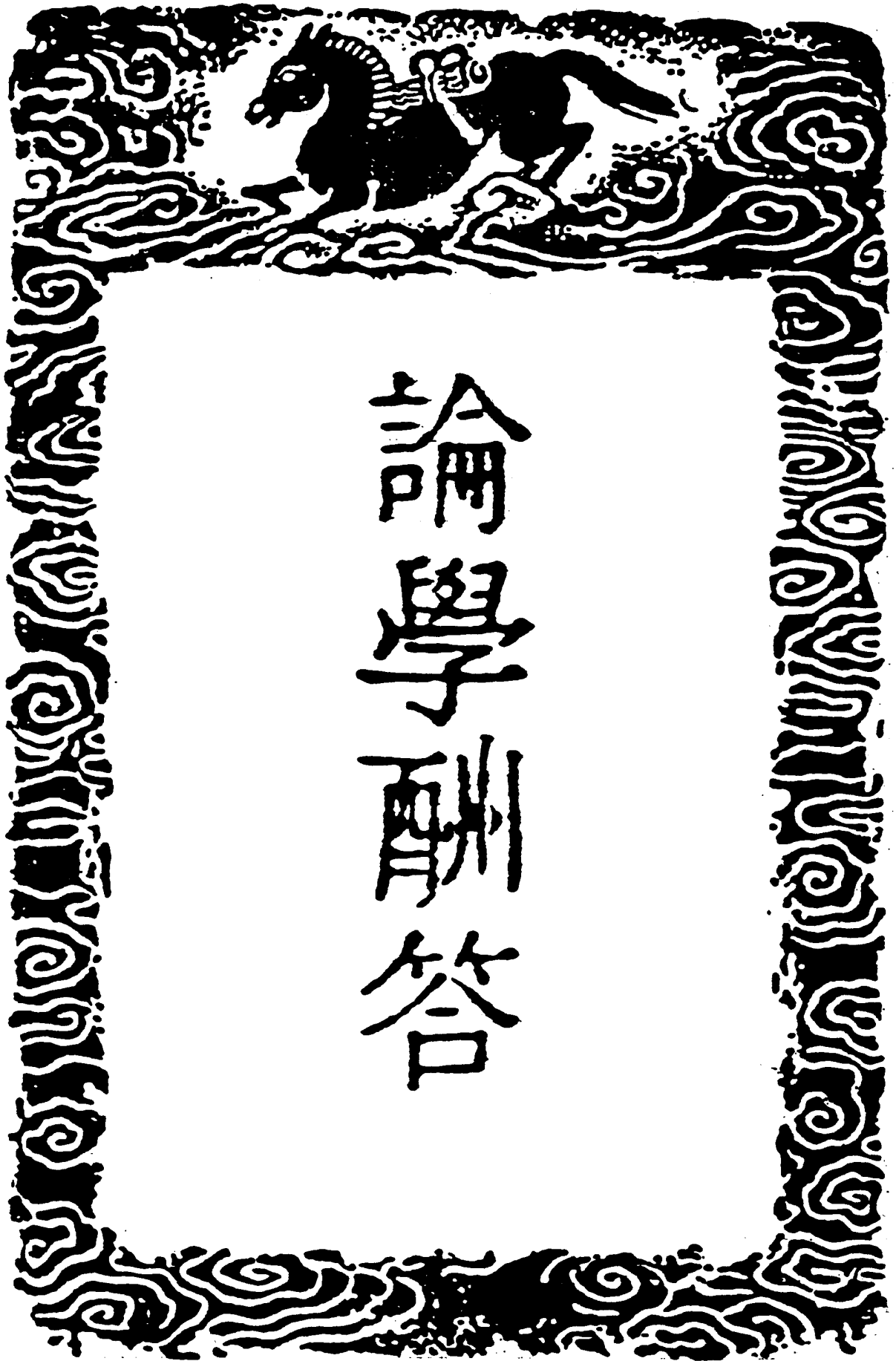
卷三 四 二 一三 〇
 筭 堂下脫母字 禮 宛 饋 者

卷三 五 一八 一三 〇
 荆 堂下脫母字 禮 宛 饋 者

禮文手鈔

卷四 一 二 九 一
 名 各 毋 母
 掩下脫城字
 爐下脫合字
 折 析
 子 于
 署 于
 又 于
 友 于
 未 末
 帶字屬在十一字前下

五 五 五 四 四 四 三 一 一
 二 一 一 四 六 四 一 一 一
 一 二 一 二 一 一 八 九 九 二
 未 友 又 署 子 折 爐下脫合字 毋 名
 末 衰 于 暑 于 析 母 各



論學酬答

本書承國立臺灣大學總圖書館借用影印

謹此

致謝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啟

原序

高子曰吾讀陸子道威論學酬答之書而不勝講學
盛衰之感也夫道南一席肇自梁谿正德中邵文莊
主之萬厯中顧端文先忠憲同主之當其盛也四方
來遊歲有大會月有小會士大夫莫不奉劄陶之教
斥猖狂之說冒明之氣充塞宇內幾於千載一時及
其衰也講堂拆毀羣賢竄亡東林為衆射之的黨人
有株連之醜識者方歎瞻烏爰止於誰之屋乃條而
神州陸沈講學盛衰遂與國運盛衰相終始然衰則
衰矣而河山寥闊之秋草莽單寒之士有起而紹絕

學酬答序

學之傳闢大中之路與二三同志堅苦策勵者非道
威實居其倡耶吾初識道威以脩復邵文莊書院至
吾邑猶謂道威僑胥名流耳迨與之朝夕講究知其
立志在千古同體在萬物以復性為宗以格致為功
以敬靜為養無一而非許聞以來真儒之學也學微
於言符於行道威之言其濶答諸子者雖經緯錯而
波瀾浩然有片言而抉理奧者有累篇而序積蘊者
有委婉寫其同忠之懷者有懇懇致其求友之誠者
豈可襲取於翰墨哉道威之行雖不見之民社經綸
然其孝友為政師表為模定居鄉之約葢先賢之遺

行可券言者十驗五六真吾鄙中仕道明教之人也
酬答之書已閱二十餘年道威之學必有與年俱進
者吾豈敢以此編盡道威然道威亦惟身體之而已
加精熟與諸子虛懷共勉焉昔象山之學近禪而
詆朱然有云今之害道者卻是聞言語又云學不至
道穿鑿附會如蛆蝨蝨此切中著作家之病今道
威之學闢禪而尊朱其言皆有關係創者不鑿述者
不襲著作非以求名而名自歸之今春云暮道威訪
余於燈下歎曰今之為良知之學者尚多為程朱之
學者甚少然則道威其將為程朱之功臣歟當必有

論學酬答序

二

以辨之矣戊申端陽日錫山同學弟高世泰書

子與桴亭生同里總角相締結為文字交且三十
年為性命交亦二十年矣憶丙子丁丑間予與桴亭
聖傳虞九共期為窮過之學每風雨晦明聯牀對榻
輒相約曰我四人外幸毋使問知非好為秘惜蓋以
絕學久湮一旦興起驟聞之者必多疑謗或反懈吾
黨進脩之心也以故數年中雖里閭問朝夕共事者
亦未深悉予輩所為但時時目為迂闊耳顧予與桴
亭性好友每於四方傾蓋中得一二素心必互相告
語交其人以為快且私相誓曰吾兩人苟得志必盡

交天下之賢者以其勉當世之人使之盡臻寡過之域庶幾吾黨共事之初心乎西中之變子遊跡江潭所與居與遊者皆田夫野老學問之事置不敢道梓亭以貧故未能遠去城市巖巖授書里中暇則殫精著述回念昔時雄心盛氣蒸久已付諸周公之夢矣今年春偶過梓亭得閱論學酬答四卷乃梓亭門人舜光諸子所輯蓋梓亭平日與吾黨往復問答者子悉數之同道之侶已不下四十餘人嗚呼百里一賢千里一聖豪傑挺生之士世固不可得而多有也昔洛閩諸賢生全盛之時遭際運會乃其所與同時往

論學酬答序

三

復者指不數屈而尙有齟齬彼此之憂今梓亭伏處困厄而諸賢互證輒水乳無間乃爾則緣此而盡交天下之賢者其心理之同又何足怪耶子雖懶拙願無忘共事之初心矣同學弟陳瑚識

自敘

子性頗好友一日之間讀書之暇非得良友快談則悵然不樂然又不喜濫交自素心畏外蓋寥寥無徒也顧每於千里百里之遠時復得一二知己大率不過數人而已數人之中或遠或近或至有未識面者相契甚澹間一往復惟講學論道外此無所言所得手筆不敢輕棄皆緘置一橫每風雨寂寥夜深人靜帆一展誦以當思慕邇年遭亂鄉城僕僕亦必以此橫自隨蓋念世變反覆良友聚首未可必得對此似對良友也變既稍定吾邑知己幸無恙至遠方之

論學酬答自敘

一

友則音問不能遽及有不勝存亡之念焉披覽之餘子甥舜光見之請錄爲帙且并錄予之往復者命曰論學酬答以示同志嗟乎余之往復此何足言惟是吾友簡牘藉此不至散逸以重吾過是亦余之志也論學云乎哉梓亭野人陸世儀識

論學酬答目錄

卷一

與陳言夏論動靜書

與漢陽黃赤子論學書

答如阜吳白耳見聘書

與張受先儀部論出處書

答王登善封建郡縣問

與陳言夏論易書

答江虞九宗廟之制問

與郁儀臣論學校書

論學酬答目錄

答陳言夏齋戒約

卷二

與張受先儀部論學書

答王周臣天命心性志氣情才問

答王登善漕河問

答王端士周公封武庚問

答王石隱論一貫書卽呈文介石先生及虞九

言夏

答王聖乘論學書

答東海宋子猶論思辨錄書

答顧殷重體用問

答曹尊素論避亂書

答盛聖傳費隱問卽呈周俶文

答宋子猶論時事書

卷三

答如阜吳白耳論思辨錄書

答禾中徐次桓論應試書

答吳燕餘論開劉河書

答嚶水陸翼王攝祀書并寄侯記原研德

答郁儀臣論讀書取友書

論學酬答目錄

答龔德章無惡卽是善問

與禾中屠閻伯張白方俞右吉潘美舍陸冰修

書

答吳門宋旣庭右之疇三書

寄如阜吳白耳書

答宜興邱文眉書

卷四

答鹿城歸予恭書

答金陵趙庶先札

答吳門欽序三論思辨錄書

答吳門劉逸民論梓思辨錄書

答吳門陳皇士書

與陳言夏論講會書

答郁儀臣論梓思辨錄書

答鹿城張邑翼馬殿聞陳天侯諸友論學書

答沙溪曹暉吉顧雅傳諸同人書

與許舜光甥論讀書札

與舜光甥論格致編札

太倉陸世儀道威著

與陳言夏論動靜書

前夕與三兄論道各言所得聽者忘疲坐者忘倦較
前三月朔之會殊覺不同日來靜處書齋頗有自得
之樂因思吾兄所慮殆字未去此病在認動靜未真
每每離動求靜主人不來盜賊愈熾先儒所云破屋
禦寇非虛語也十五日晚再晤吾兄云循弟動靜之
說求之覺殆字已去一二又云持咒似與儒理相悖
此吾兄學問得力之候所謂悟生于疑者也而言下

論學酬答卷一

未能決然是猶在交戰之際請得再明動靜之說
夫動靜非一端也有身之動靜有心之動靜何謂身
之動靜作息是也何謂心之動靜心不靜便是動心
不動便是靜不在念起念息上討分曉如一念未起
此今人之所謂靜也而或茫無所著恍忽飄蕩入於
空冥或著於一處如司馬君實想箇中字此名雖為
靜其實是動一念既起此今人之所謂動也而不逆
不億湛然先覺出應萬變因物付物行所無事此名
雖為動其實是靜故凡民之身有動有靜凡民之心
有動無靜君子之身有動有靜君子之心有靜無動

此處煞有分曉不可混混放過前夕弟主即動求靜
之說吾兄必主靜中求靜夫吾兄之所謂靜者將在
身乎將在心乎將以身之靜求心之靜乎將以心之
靜求心之靜乎如以身之靜求心之靜則靜矣如何求只
便不靜了如以心之靜求心之靜則靜矣如何求只
求便是不靜看來都無是處故中庸說已發未發是
指出路頭與學者認著不是截然把作兩段說戒慎
恐懼亦是指出常惺惺法與學者此心作主不是要
學者於未發中煞守定箇未發模樣來宋儒羅豫章
所學得伊洛之正常教人論中看未發氣象李延平

論學酬答卷一

亦教學者靜坐澄心體認天理此二先生之言固無
可議然子謂靜坐二字終是有弊工夫到後或者不
妨初學如此未有不流於禪者且如孔子就一坐字
觀之席不正不坐此其常也次之可想溫成恭一節
至於燕居則申申天天行住坐卧渾是天理靜固靜
動亦靜何嘗打疊工夫做了動一邊又做靜一邊如
今世道學垂眉跌坐者且弟於靜坐二字固嘗歷試
之矣初學禪持咒次學內養守規中次學理學想未
發景象與司馬君實中字暗合其始亦甚殆其後漸
進似安然終無所得及至讀論語以思無益節乃知

從前工夫大都非是夫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豈非所謂靜坐者乎其為精勤不息當更甚於今之參禪打坐者矣而孔子以為無益此非孔子思之而不必有即得之而孔子不為者然則孔子思之以為無益而吾人必以為有益其亦誤矣吾兄試思靜坐時能不食不寢乎終日終夜乎即不食不寢終日終夜能勝於孔子而得益乎不能也既知其不能既知其無益而持疑兩端終不能決何為也孔子曰以思無益不如學又曰思而不學則殆吾兄既慮殆字奈何不講學字故弟以為靜中求靜不若即動求靜即

論學書卷一

三

動求靜是學之說也要知此身動靜無常此心不可一刻不靜靜者安乎理之謂也未發安此天理既發安此天理無事安此天理有事安此天理久純然天理爛熟雖千變萬化總名為靜試觀之天天體無為至靜也而其行健則未嘗不動是知天之靜處正在動處若夫離動而求靜則塊然木石矣人離動而求靜又與木石何以異况乎人終不能為木石有性命則有心思此自然之理聖人使人閑邪存誠故從之者臻於神化而不覺若邪念正念一槩遏抑使不得伸勢必潰決而起不可復制此殆之所由生也吾

兄欲去殆字幸致力於學隨事隨時使此心有主不
入恍惚殆字將不求自去不然不學而求去殆字將
愈求愈殆終身不復能得靜矣俟一月之後工夫再
進弟又將與吾兄言儒佛之辨

附言夏答詩

上帝生我躬賦以聖賢質云胡聖賢質與世胥及
弱異學日紛糾墮彼空冥域昨死今日生賴我良
友力倡明格致功時先生著格致篇萬里皆歸實絕學一
以興發憤思忘食奈何道心微人心易相易牛羊
忽踐履萌蘗亦無及念茲存養艱且暮恆慄慄我

論學書卷一

四

思古賢人寸陰且云惜賤齒二十五兄年二十七
流光彈指問四十與五十此時尚無問我生又何
益君子憂終身聖人貴時習厥功惟自強學問無
終極得門升其堂升堂人其室願言相砥礪揚哉
其無教

答漢陽黃赤子論學書

來書云弟雖知向學而嗜慾境會不能自主此中
千起百伏歎無了期泊見嚴友輒復警策以此不
敢終於暴棄丙夜乍寤虛靈炯炯更無回避自念
惟一恆字可以終身惟一獨字可以徹天徹地世

界紛攘都是自心疚過若果人人皆有此意萬事更無險阻仁兄立志篤用力勇入德粹真今日麟鳳弟一見卽下拜由于至誠非飾辭也數日赴良友招不得悉披尊著然從辭夢中得一二語便如冷水澆背不知世人何以不好真吾道大憂耳元夕早起爲仁兄作數弁語自知浮論存吾嚮往正與近人藻苑詞場獵譽有別但此事聖人爲之尙無窮訖何況下學弟卽反覆亦當自勵望仁兄張皇絕學爲世道攸賴若果不棄窺弟受病何在明以訓我仁人之誼或無殊視弟根不劣清夜自信

論學酬答卷一

五

生平無欺人之事惟自欺處自蹈自知耳應接無暇草佈懷抱惟仁兄其終教之
自獲晤仁兄喜不寐者三四夕矣此非獨喜得知己兼喜天下多一有道仁人太平可復望也恨賤軀多疾不得時晤深用爲歉昨接台札適敝友在舍未及裁答罪甚罪甚閱函捧讀尊致獎愛過當感愧之私何可勝言繼又讀手教指點道理明白痛快曠然爲斯道發蒙矣讀至終篇則又勤勸懇懇問道於盲屬以道義相勉此仁兄若谷之誠弟學質俱劣自治不暇豈堪效他山之攻然辱承知己之問有不敢自外

論學酬答卷一

六

於切磋之義者仁兄平生得力在一恆字獨字乃讀來札自謂嗜慾境會千起百伏則所謂恆者或不能自主矣又謂自欺之處自蹈自知則所謂獨者或不能自主矣弟竊謂恆字獨字終身可行然緊要處尤在一敬字弟丁丑初志學時起手得力絕類陽明蓋從百千憂患中逼發此心忽見得天人一理處不覺手舞足蹈自謂工夫易簡直捷從此可一了百當迨彌造彌遠而益歎此心此理之無窮極前此得力止是起手處全未是究竟處中庸有言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尊德性工夫一兩言可盡然道問學事莫非尊德性事學問有一毫未到則德性有一毫未盡未可謂一時悟徹便可袖手弄白日也所以六七年來時刻不敢放過出則與二三良朋講究德業人則服膺今古自書其平日所爲之善否稍暇則記其胸中所得以祈上合乎古人此非好爲勞苦朴拙之事亦以身心易縱稍一放逸則作輟之弊自欺之病勢必山之耳吾人一身動關天下繫精一生其患豈特吾身而止哉苟或作輟則天下必有受其缺陷者苟或自欺則天下必有受其曠曠者由此而汨沒由此而欺人所謂無微不著者此之謂也仁兄天資高朗一

契斯道即洞見本原區區毫末之言豈能復有所加然仁兄自念志道以來心學進退可得而悉數乎平生講論道執相與友善而切磋者幾何人理氣心性之微幽明晝夜之故與夫古今井田學校之大兵刑水利之繁能一一核實講求瞭若指掌歟三代以還禮樂廢壞聖賢遺書十亡八九其能綴輯整齊使後世復觀三代之盛者幾何種也苟或能之則所謂恆字獨守之功不期嚴而自嚴其或未能則竊恐日求其恆而恆者未必恆日求其獨而獨者未必獨也仁兄積學之士弟窮陬小儒不足窺萬一輒敢進言及

論學酬答卷一

七

此亦以天下有道之士不可多得吾輩學問進一分則世界人心有一分陷溺其所關係誠有非淺鮮者故敢自竭愚陋輒以敬字獻要之忱字獨字做得透即是敬字其間更不容饒舌瑣瑣危言直土直棄之耳迂謬之失幸諒幸諒至於弟足不出戶庭日不周四境淺陋無似其爲過失有不可勝道者仁兄倘施不屑之教其亦進而命之

答如皋吳白耳見聘書

來書云伏惟道處仁兄足下嘯起婁江申明絕學

遠近英才皆將稟爲將帥素貴竊以神交有日願躬率諸門士襲其素業涉修路而從之奈弱子穉質有效弗克負荷謹與齋戒發書請先生渡江而北使素貴有所發明使諸弟姪門人有所興起而先生之教得以浸潤恢廣於江北者未必非斯道之大幸也又聞言夏兄云足下同志諸兄每當風雨晦明談道論世之夕未嘗不肖之索處懼其無與開導而至於無成也則今日者惠然肯來未必非先生海人不倦之心而與素貴爲善之素志也先生其無讓焉

論學酬答卷一

八

不肖某僻處海濱獨學無侶雖願學聖賢未嘗接海內大君子之教自辛未歲得晤仁兄於嚴重兄齋仰觀道貌凝然山立令人敬悚退而胸中卽時時有一白耳兄繼又側聞仁兄躬爲克己之學益不勝欣快幸德鄰之有助顧道路修阻無由一聆巨誨已卯歲言夏兄入試南關特託相訪歸而述仁兄相戒之語至今書紳不忘每欲買舟涉江就正有道而時會閤隔不能奮飛夢寐之間未有不神馳絳帷也今月三日忽接翰教開函捧讀過承獎愛重以師席慚悚靡勝竊惟不肖之於仁兄雖未獲時晤神交固自日矣

相從論學實十年以願豈敢固辭但今茲之役所未敢即應者有三今歲初節間氏賓主師弟誼甚相得情與義俱不得辭一也老母在堂無兄弟可分奉養之責不得經年遠出二也弱質多病暑月不任馳驅三也用是雖以仁兄之命遲違數四終未敢決繼又竊念仁兄之於不肖弟固非哀其貧困授之館穀使之得資膏火已也亦以不肖弟微有志行欲進之左右勉其所不足而教其所未逮耳仁兄諄諄而命之不肖弟邈邈而應之豈所以答知己乎弟自丁丑從事以來苟有微得即述而劄記歲必成帙名思辨錄

論學酬答卷一

九

雖管窺未盡萬一然數年以來學問之得失進退大約於此可見矣謹命門人間書數則呈政左右倉卒簡錄前後多不相蒙其中紕謬甚多幸吾兄摘其瑕疵從容而教正之聘金藉手壁上俟秋深氣涼或可偕二三同志負篋造訪把臂快談以慰夙昔之望耳

與張受先生論出處書

昨承先生手書索拙著匡時臆論及治鄉三約城守書三項以爲欲見諸施行此非爲某一人起見實爲天下生民起見誠甚盛德也即欲星馳騰上而寒素之家乏人鈔寫又治鄉三約爲友人借去未審何處

卒竟不得城守書自戊寅屬稿未及告竣因先君之喪而輟至今雜亂楮中卷帙頗多卒難應命止匡時臆論亦屬草本託友人馳上并小札一通未識曾達台覽否大約當今時事不待智者而後知其不可爲前拙議中所言止是饒舌根本只在一二事夫以先帝之憂勤勞瘁死於社稷而不得破格發喪比於春秋君弑賊不討則不書葬之義猶然遵漢唐以來以日易月之故事則薄海內外之人心大江南北之士氣索然盡矣他復何言他復何言竊謂士君子處末世時可爲道可行則委身致命以赴之雖死生利害

論學酬答卷一

十

有所不顧蓋天下之所係者大而吾一身之所係者小也若時不可爲道不可行則潔身去國隱居談道以淑後學以惠來茲雖高爵厚祿有所不顧蓋天下之所係者大而萬世之所係者尤大也今先生入都門以後時之可否道之通塞亦知之矣此時而猶欲以一木支大廈雖先生之德力下學所不敢窺亦竊有所未解前所云遯齋之約儀近來經營已頗有就緒但非得一有大力者主之勢終渙而不聚先生其終有意乎儀等將拂席而俟矣匡時拙論因乏副本可得賜還否草草不恭

答書云癖甚疎甚皆非仕宦所宜第一出已完大義不能戀戀也讀來教愛我良厚即日當歸與吾兄講道城南耳傳稿久羈今奉還方吾兄草此冊時是何等識見今復有此種與此種心思否言之落涕大約事事與尊稿所言相反耳正令人不敢言也歸當盡之茲不一

答王登善封建郡縣問

來問云封建郡縣之得失古人論之多矣然大約皆左封建而右郡縣者以予觀之太平之時郡縣治之而有餘危亂之世非建鎮控之則不足秦漢

論學齋答卷一

十一

以來皆然也然強侯跋扈而亡各邑攫城而亦亡豈二法皆不足恃歟今吾兄欲做衆建少力之說而重郡縣之權久郡縣之任凡士農兵商之事悉責焉是矣然勢終渙而不一何以當大任而不償歟仍設督撫以統之而郡縣若皆爲偏裨然督撫得人則協志禦侮而同心王室督撫失人則合謀抗法而內亂日滋是豈不可慮歟若復多其監制掣肘乖方有司奉迎不暇安能得民和歟今欲使長吏安其爲長吏督撫正其爲督撫既非尾大而

不掉復能緩急得死力何道而可

封建郡縣之說此古今以來議者聚訟之門也然皆各持一說未有定見左郡縣者偏於徇今而不識古來致治之原左封建者偏於徇古而未盡當今制治之妙要之二者皆非也封建之制雖足以維持永久然其主僅存而中原之民無日不爭地爭城肝腦塗地則非聖人之心之所安郡縣之制雖足以苟安太平然寇賊一訖而天下瓦解四海之大郡縣之衆會無一人足以扶王室而摧強敵則亦非聖人之心之所樂故予以爲莫若會古今之制而變通之有封建之實無封建之名存郡縣之利去郡縣之弊凡所謂

論學齋答卷一

十二

專柄久任之說皆是也先王封建之說主於傳子而吾主於傳賢後世郡縣之說主於任守令而吾主於任諸侯如是而已此其說未可以一端盡而吾兄慮及於形勢之渙不足以當大敵則非所憂也夫治天下猶治兵然什伍伍分節而制居重馭輕弱枝強幹大勢在王畿不在天下况乎大敵之起則又有說在中國乎則大敵之起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因其初起而遂芟夷之固易爲力在四夷乎則邊海之防歷代以來有重兵重鎮又不可以郡縣一例論也至於慮督撫之非人則又當別論矣夫法

有不善則罪在法人有不善則責在人督撫非人此
用人之責也非法之罪也若夫法之不善而有以致
方鎮之不靖者則有之矣唐之藩鎮是也藩鎮之失
在有督撫之權而更專土地之奉此其失甚於古之
封建若愚所云云則督撫之任非猶夫古之藩鎮也
凡縣邑之守令則有分土有分民兵農禮樂悉出其
手如古諸侯之職至於太守二千石之職已止有分
土無分民矣上而至於督撫其有分土無分民與太
守同而何憂乎協謀致亂之云云也蓋太守者所以
監縣邑而督撫者又所以監郡府其權主於察吏而

論學酬答卷一

三

不主於治民故雖所任非人而其失終不足以致亂
是太守督撫即監司矣又何監司之足云大約愚之
意欲一仍本朝祖宗之制而稍變通之使賢者足以
致治不肖者不足以致亂以求不失三代之微意而
已非敢爲是古非今更變法令之所爲也其條理頗
多未能悉舉使稍能成帙更當與吾兄議之耳

與陳言夏論易書

易者所以明天道正所以盡人事學易者當盡人以
合天伏羲畫卦示其體也文周繫辭著其用也孔子
贊易體用兼明然而四聖人之意嘗在於用蓋聖人

作易本爲教人人之學易非用莫由知其體故孔子
曰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則知易是寡過之書
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全在於此自秦漢以來等爲卜
筮京房焦氏流入數學易乃大晦自康節發明而理
與數始顯至朱子周易本義成分發數聖人之蘊而
其用一歸於教人然後前此言氣數者迺折入於理
而不敢爭明興以來莫有異議然而以易名世者未
之有此無他其賢智者以爲彌綸天地而不敢究其
愚不肖者以爲卜筮而無事於屑屑也愚謂學易之
道當先從用始繫辭傳曰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

論學酬答卷一

四

也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又曰君子居則觀其象而
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則知學易工夫全在
事爲未感時沈潛玩索每閱一卦便當認其卦名辨
其卦體相其陰陽總其大略前後左右象變辭占無
不貫洽而後一卦之義出每讀一爻便當定其剛柔
別其邪正考其位序審其偏中上下四旁乘承比應
靡有遺憾而後一爻之義全於是乃進參以己意設
身處地上下古今揆其時勢度其情理而臆斷之何
者是吉何者是凶觀其與古人合否以驗吾心體其
合則天理之公也其否則人欲之私也公者存之私

者去之用力既久心體自純出應萬變沛然莫禦不
俟卜筮而知吉凶中庸所謂至誠如神也到得至誠
已是全體太極大白天地陰陽細自昆蟲草木罔不
具於吾心據頭舉目無非易理未嘗求體而體自具
故孔子繫辭二傳多言人事至說卦廣卦序卦雜卦
縱橫開闢無不如意此正以明用至則體立人盡則
天見決無用未至而可與言體人未盡而可與言天
者也故愚意欲學者學易專用力於人事而天道則
俟其自合川力人事而天道未至即中道而廢不失
爲謹行之儒用力天道而人事不修即致極精微未

論學解卷一

五

有不墮於術數空冥之學者故特揭此願與吾兄及
二三同志共勸之其以爲然否

答江虞九宗廟之制問

來問云宗廟之制同堂異室朱子所譏家禮所載
蓋大夫之禮也宜三廟乃曰爲四龕以奉神主非
同堂異室之說乎朱子何取爾也
聞之禮以義起又曰禮從宜使從俗故禮一也有出
乎吾心之所不容自己者焉則義起之謂也有從乎
時王之制而不敢易從乎時俗之宜而不必易則從
宜從俗之謂也儒者議禮則當考今昔之異制辨古

今之得失一本於天命人心中正之則而不敢爲附
會不敢爲雷同至於以身率由則惟一遵昭代而稍
爲斟酌重輕權衡時勢使其足以稍存禮意而不至
大倍於吾心則已耳夫祭之有廟其禮不自今昉也
周禮宗廟之制天子七諸侯五大夫三適士二官師
一使文公而處周之世爲周之大夫則三廟之列也
夫大夫之所以必當三廟者何也中庸或問之說曰
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而生異宮而死不得異
廟則有不得盡其事生事存之心者是以大夫之禮
必當三廟而同堂異室之制自天子以至於大夫士

論學解卷一

六

皆不得行此所謂天命人心中正之則也此文公之
所以議禮及此而俯仰歎息不勝古今得失之慨也
至不幸而生於宋而大夫三廟之制有不得行者矣
夫何以不得行也未循漢唐之舊而天子不知備七
廟之制則以次而降而大夫不得反降於天子其不
得行者一諸侯無國大夫無邑則雖同堂異室之制
猶不能備其不得行者二大夫三廟之制既不得行
而同堂異室之非有終不得而伸其說者矣則文公
之制家禮曰爲四龕以奉神主所謂禮從宜使從俗
遵時王之制而不敢易者也知禮以義起一本乎天

命人心之正而後可以觀儒者之議禮知禮從宜使從俗一揆乎時勢重輕之衡而後可以觀儒者之行禮禮一也儒者而生於三代之後則有能盡其知不敢盡其行者分在故耳不然古者左昭右穆之制文公辨之豈不甚明而家禮祖宗位次之列猶以西爲上豈非王制有在而知可盡行不敢盡乎

答郁儀臣論學校書

來書云後世之人才所以不及乎古者非人不及也學不及也其學不及者教不備也弟嘗論西漢取士之法最爲近古而其得人之效卒不如周者

論學齋答卷一

七

以周有學校之制大司徒以六德六行六藝教民而鄉黨又有鄉黨長正之勤故成材爲易漢當焚書之後人各是其學師各異其傳不知縱橫偏駁之論非聖賢大中至正之義也隋唐以來庠序雖作徒爲文具詞章偏重實行衰微夫學而不能修己治人亦安用學哉其間不無挺生之豪傑思復古制興起絕學然一家興於學矣能必一鄉之從否一邑興於學矣能必天下之從否故作興之權斷自君相始而又得如程明道朱文公胡安定諸先生者爲主斯文之柄則一代同風之盛可幾矣

弟向言以末俗之澆薄思三代風俗之美政如畫餅無救於飢若從學校做起卻又甚近意欲使學宮之講習卽備朝廷六部之職業師門之授受卽爲鄉國五教之儀型此思治錄中總頭路第一大事未敢卽下筆尚須仁兄教之

儒治之所以不同於吏治者只爲一起手便不同儒治從教化上做起吏治從刑政上做起秦以前儒治也秦以後吏治也其原本只在學校之興廢而已今夫人有欲爲梓匠輪輿者則其父兄必使之從遊於梓匠輪輿之師學爲方員平直而梓匠輪輿之師亦必儼然執規矩準繩而告之告之以孰爲方孰爲員孰爲平直三年而學就然後離師而遊執器而運則梓匠輪輿沛如也學校亦然欲使之修己治人則必使之學爲修己治人之道若何而爲格致誠正若何而爲修齊治平然後使之居得爲之位扞平昔之學

論學齋答卷一

六

三代以上之天下所以久安而長治者此道得也自秦夷滅先王學校之制有欲學法令者以吏爲師後世相沿雖制度代有變更究不出吏治二字則亦行秦之法而已至於三代之制則未有能復之者使天下何由而觀作人之盛哉况於制度之變更則尤有

可慨者焉秦制學法令者以吏爲師秦特法令不善耳若法令而善則學而後入政猶孔子所謂道之以政齊之以刑也至漢則不然雖有學校而無學校之制聽天下自爲學術而上之人從而舉用之故漢治最雜有用儒治者有用黃老者有用申韓刑名者然漢雖未嘗以學校教人亦未嘗以教法壞天下之人也晉唐以後則又不然治天下初未需文章詞賦而教人學作文章詩賦至於學成而售矣則又使之委而棄之而用吾所謂居官之法律是學校之制三代善教秦不善教漢不用教而晉唐則又教壞人才而後用之也嗚呼亦可慨矣然則欲復三代之治非致力學校亦何以哉所以弟向作治通只推原孟子封建井田學校三大旨而尤以學校爲致治之本正與仁兄同意而仁兄思治錄則又準今酌古使末世亦無不可行尤爲近裏著己拭目速成以慰飢渴

答陳言夏齋戒約

讀齋戒約可謂析理極於毫釐矣承諭再一商確弟考之禮書古者有事於祭皆先期十日戒散齋七日致齋三日周禮太宰掌百官之誓戒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遂戒又祭統曰先期旬有一日宮宰宿夫

人所謂先期十日戒也祭統稱及時將祭君子乃齋散齋七日致齋三日又曰散齋七日以定之致齋三日以齊之家語孔子曰孝子以祭也散齋七日慎思其事三日致齋一日用之猶恐其不敬是古禮皆散齋七日致齋三日無所謂散齋二日致齋一日之文亦無有無散齋而致齋者夫禮有隆殺古人精義之學當不如是或禮書失其傳亦未可知然不可考矣會典所載近於大略而一王之制不敢不遵恐未可以已出仕未出仕爲分別也弟謂吾輩齋戒凡會典所載如丁祭家祭之禮既有定制自當一依會典其

論學酬答卷一

會典所未載而不可不齋戒者當一審於禮之重輕定爲私約以盡致敬鬼神之道如吾兄所議可也未識以爲然否

論學酬答卷二

太倉陸世儀道威著

與張受先儀部論學書

昨承先生之命以子虛先生一席之論尙未酣暢意欲諸友各爲問辭互相辨難以期歸一此誠學問要事然儀深自尋思竊有所不安儀嘗讀先儒語錄至驚湖一會未嘗不踴躍思慕咤爲絕盛又未嘗不歎息追悼痛其開千古辨爭之門也蓋自世遠言湮天下萬世之望孔氏門牆而趨者蓋無幾矣其不幸而同趨之中又有異趨者焉自孔子秉鐸於上顏曾游

論學酬答卷二

一

夏皆出其門已不能必其一志而同科矣而况數千百年之遠學問師傳入門得力各有所見其稍稍不同又何怪焉故愚謂友朋相遇當各言所得苟其所志同所學同所師傳得力又同則坦然傾竭而不敢少私其私如或不然則亦欲然不自滿退然不自勝各尊所聞各行所知以俟諸天下萬世之公評而已矣彼此互辨兩賢相厄豈所望於有道者耶姚江史先生念臺先生之高弟念臺今海內之所仰以爲宗師也史先生辱臨於敝邑下榻於先生之齋則又儼然有賓師之道焉儀以初學小子不知分量一旦欲

與之辨析抗衡非惟力有所不能而揆之於理於分亦有所不可且儀於陽明先生之傳習錄亦反覆之有年矣每讀一語未嘗不踴躍鼓舞透心徹骨而獨於無善無惡之旨則至今有所未安昨略叩之史先生史先生不吝教之而儀之所未安者猶故也使儀而必欲析剖於二者之間則何不取陽明先生之傳習錄而誦之讀之思之辨之而必沾沾於史先生之爲快乎昨鄙意已託子猶見面致恐猶有未悉故復少陳其概幸先生諒之

答王周臣天命心性志氣情才問

論學酬答卷二

二

來書云孔子言性言天命言心言意言志孟子又言氣言情言才吾身之所具者何若是其紛而不一歟豈無前後之分內外之辨動靜本枝之別歟在宋儒言之甚詳然純靠書本不於自身上理會終爲隔涉幸出所得以教我

昨讀性理見諸儒論心論性紛紛不一取譬繁多指意廣遠嘗竊歎之以爲輯書者當未是知道之人也夫性命之理孔子罕言聖門高弟所不得聞至宋儒始明白而析言之豈難於孔子而易於宋儒哉孔子不得已而不言宋儒不得已而言皆爲世道人心之

防不可不矧也夫人之心知未至而與之言則疑知既至而不與之言則又疑與之言而或出於雜則益疑孔子之時人罕有推究心性者此知未至之時也宋儒之時人無賢愚皆高談性命此知已至之時也知之而恐其或誤則不得不言然諸儒語錄多門人所臆記而書者其言頗雜雜則後學見之非誤用其心則致疑於可人將有無所適從之懼此皆主教者之責而輯性理者殊質質弟故疑爲未必知道之人而吾兄來札問及心性亦言書本未可全靠其與我同心哉精微之理弟未及知然即目前所見不敢不

論學酬答卷二

三

爲相知道也夫性命心意氣才情爲名雖殊然知之非難以諸儒之所詮釋反而求之吾心合者存之疑者闕之然後從源而數如木之由榦而枝水之從原而流可次第曉也夫天地之間蓋莫非氣而其所以然之故則莫非理理與氣在天則爲天之命在人則爲人之性性與命兼理與氣而言之者也夫性與命兼理與氣言而宋儒專言理何也曰兼言理氣道其全也專言理明其主也欲知性知天則不可不觀其全欲率性事天則不可不知其主故宋儒言理而未嘗不言氣在觀者自得之耳若夫心則又易言矣

張子曰心統性情邵子曰心者性之郛郭二說皆得之而吾以爲皆未全張子備於內邵子偏於外蓋心者合神與形而爲名且其所統亦非特性情并夫意與志與氣與才而皆統之故既有是性則感物而動喜怒哀生焉謂之情情生思維圖度謂之意意念專決謂之志志定而浩然盛大充於中不撓不屈見於外謂之氣有是數者而能擴充之謂才莫非心之所全則莫非性之所具也莫非性之所具則莫非天之所賦也而難知乎哉雖然知之非難用力爲難吾兄之所問雖未及於用力然弟又將言用力之方矣嘗攷

論學酬答卷二

四

之於書孔子言知天命言正心誠意子思言率性孟子言存心養性立命持志養氣稱名甚繁分途復衆此孰急孰緩何後何先以愚觀之蓋莫急於知性夫性之微妙初學安能知然而不難也人雖至愚皆有四端之發見學者反而觀焉而能自見其四端之發見則所得乎天之理在是矣質雖至雜不過剛柔之過不及學者反而觀焉而能自辨其剛柔之過不及則所得乎天之氣在是矣既得所謂理與氣者是性而又求所以盡性則又反而思之理者人之所同也氣者我之所獨也從乎同則理至而氣從焉而日進

以至於天從乎獨則氣勝而理亡焉而日流以汨於人是故君子權理氣之重輕而獨致力於其重於是窮理之學夫窮理之學格致是也理在吾心而乃求之天下之物何也曰此儒者之道所謂體用合一而孟子之所以稱萬物皆備於我也一物不備不足以踐我之形一理未窮不足以盡性之量故君子之學能立命者以其能盡性也夫性未可遽盡而理可以漸窮學者有志於窮理則必事事而察之日日而精之時時而習之漸造漸進以至於極爲神爲聖莫非是也然而又非馳騫於窮大之謂也馳騫於窮大

論學酬答卷二

五

而莫爲之主則事至而紛糾事去而放逸雖有所得旋亦放失是故君子又有居敬之學夫居敬之學則誠意是也誠意之始由於不欺一善不敢飾一惡不敢隱至功夫再進則真心發矣將欲飾善而自知恥將欲隱惡而自知愧至功夫又進則謹慎至矣幾微之善亦無不存幾微之惡亦無不絕至功夫更進則戒懼生矣無善可憑而常懼懼無惡可絕而常業業誠之至也敬之至也故中庸以至誠爲聖人朱子以敬字爲聖門第一個字蓋真見于聖相傳止此一法有是法然後有以窮天下之理而爲盡性爲至命可

以卽此而造極無是法則爲異端爲曲學爲俗儒所爲入於邪僻委瑣而不可救也故居敬窮理在聖人爲一貫之學在學者爲入德之門卽此下學亦卽此上達初無有二凡前此之所爲持志爲養氣功候既到則自然兼之不必棄吾之約就彼之繁而意緒紛亂迄無成功也故弟願與同志者約未見心性則汲汲於求知不可諉爲疑義而不知既見心性則汲汲於求行不可徒爲空言而不行必以自心有得爲主而性理諸書則輔之庶幾取益於書而仍不爲書所惑也弟之所見如此幸有以正之

論學酬答卷二

六

答王登善漕河問

來問云今京儲告竭上下嗷嗷羣盜毀闢漕艘阻塞何法可使疏通稍紓目前之患

天下事爲之於未亂之時則易爲之於將亂之時則難然爲之於將亂之時猶曰可補救於萬一也至於亂形既成勢力俱竭雖有智者亦惟有束手待斃而已我朝建都燕京漕運江南神京億萬之衆仰息於會通河一線取資泉脈則藉天時修治壩閘則藉人事二者或缺爲憂匪淺向者內寇交發之初有心之人未嘗不懷憂運道幸天祐國家賊無大志潛出潛

沒有同狐鼠故中原之城雖半摧於寇刃而淮揚山東一帶粗獲安枕此非賊不能窺淮揚山東亦以天祐聖明有以陰禡其魄而不敢遽為啟疆之謀也大
臣當此受國厚恩不思選擇大吏授以便宜扼兵淮黃屯田畿輔建儲貳於南國列大鎮於北藩而顧諭諭訛訛日爭門戶以至人事不修天災並起山東旱災連年赤地去歲運河無寇已自百方艱阻今者飢民四塞動輒數萬弱者為強食壯者聚山林渠魁一呼雲合響應傳聞以為破關斷壩阻絕糧艘此雖未必盡然而不可以不慮也今天下寇盜不下數枝

論學酬答卷二

七

而其勢若出於一獻賊破成都之險左革斷荆襄之衝李雲傑驚於青齊張楫突起於齊泗或據險阻或斷要衝此其志不可謂小當此之時而欲清盜通河夷阻開險百萬之艘委蛇並進雖葛復生恐未能萬全無尖雖曰海道可通而今之為朱清張瑄者誰人雖曰問道可達而今之為韓滉父子者誰氏惟有仰天馳心付之莫可如何而已或者邀天之幸賊間遠謀王帛子女厭足而去仍巢英霍不襲淮揚則猶可幸濟於一時不然安驅中原羣醜並合襲淮揚之積聚方舟南來吾恐今日之憂不專在運艘一事也

至於毀闢一事則猶有疑焉賊數被荒視粟如寶無日不望運艘之至冀一飽枵腹方且修闢以俟其來而胡云毀也則傳聞之未確亦未可料也

答王端士周公封武庚問

來問云周公封武庚於殷其亦曾慮及武庚之叛歟先儒有言使舍武庚而立微子三叔雖欲叛而不從使舍三叔而用他人武庚雖欲叛而不敢此言極善何周公之見不及此也至流言方起之日周公即辟居東都夫以周公身受武王之託有宗廟社稷之任何故流言一起即飄然避去毋乃止

論學酬答卷二

八

避一身之謗而不為天下計耶使管叔輩突起為亂何以處之或謂周公實無居東之事其然歟否歟且管叔之志即不如象之甚然豈無幾微見於平日之問而舜則能知象周公獨不知管叔何故况叛端既見何不曲思所以保全之既誅之後又不聞有以卹其後而僅僅及於蔡仲此又何故凡此數端皆足以啟後人之惑者願一一詳辨之予讀史至周公誅管蔡一事未嘗不喟然三歎見聖人所遭之不幸而因思聖人所處之盡善也處天下之事經與權二者而已經至於必不可用則惟權乃

為得經之宜故其行事嘗出於世俗之所不經見後
儒不察每欲以常理求之是以疑駭並興而卒無以
窺聖人之萬一也周公管蔡之事始於封武庚論者
以為周公之於武庚何不慮其叛而封之予以為此
失聖人之本意矣夫三代以上之得天下豈若三代
以後之取天下力征經營猜防禁錮始則惟恐不得
而終則惟恐其失者哉聖人以天位者四海之共器
必不可使一人肆於民上以亂天下之紀綱宗廟者
一家之大事必不可使一姓匱乏祭祀以絕祖宗之
血食故其父可誅則誅之非有心於誅之為天下誅

論學酬答卷二

九

之也其子可封則封之非有心於封之為祖宗封之
也此其心如舜然繇有罪當誅則誅之不以其子之
故而不誅也禹可以授天下則授之不以其父之故
而不授也武庚之當封在殷先王之功不可泯紂之
血食不可斬不係乎武庚之叛與不叛無論周公不
能逆料武庚之叛即使逆知武庚必叛而其時固不
可以不封蓋武庚之封義不係乎武庚也而先儒以
為使舍武庚而封微子則叔雖欲叛而不從使舍三
叔而用他人則武庚雖欲叛而不敢意雖近似而言
則誠迂謬矣夫微子之封以其賢也至於武庚則殷

先王之嫡嗣在焉豈敢以一人之無良遂絕數百年
以來帝王之宗嗣乎故微子雖封武庚自不可以不
封武庚既封則雖舍三叔而用他人而其叛與不叛
有未可以逆料者未可以事後之見而竊竊焉論聖
人之行事也至於周公東都之避其事之有無皆不
可知吾姑不論而專論其理當主少國疑之日流言
四起雖周公之心自視無他武王宗廟社稷之託必
不可誘而風雨之變未彰主上之心未喻使周公此
時而必曰我心無他我先王之託不可誘則周公雖
無有不利孺子之心而天下且見其有不利孺子之

論學酬答卷二

十

迹矣東都之避事之所未必有而理之所未必無者
也即不幸而管蔡變起朝廷無人宗社傾危社稷覆
滅周公終身負不臣之名至於老死而周公不暇計
也蓋不利之語不足以污老臣之心而不避之嫌則
深足以辱老臣之行也雖曰為天下之計大避一身
之謗雖然使此時而周公不避則且不能保其身又
何有於天下國家之可任乎故吾以為東都之去未
必有是事而未必無此理也若夫舜之知象周公之
不知管叔則事不可同日語矣象之惡專欲殺兄則
其至於有庖也不有於兄何有於其民此舜之所能

逆料者也管叔之惡未聞其太甚雖或平日有幾微之見然豈遂忍逆料其背祖滅宗叛兄弑主橫逆之罪一至於此耶故周公與舜易地皆然非舜偏智而周公偏愚也即如焚廩浚井一事象方時時欲殺舜而當其憂則憂當其喜則喜舜豈於有庠則智於焚廩浚井則愚天倫之極變非天理之所宜有則非聖人之所敢料聖人之智能明於天理之內固不能明於天理之外也至於叛端既著論者乃曰何不曲思所以保全之嗚呼難矣周公之使管叔監殷也非有所私惡而使之也亦非有所私愛而使之也非有所

論學齋答卷二

十一

惡而使之則固不得以私惡而殺之非有所愛而使之則又豈得以私愛而保全之也哉其使其殺皆爲先王計爲天下社稷計非爲一身一家計也蔡仲之命見於史書而不聞恤管叔之後或者戎首之罪管叔實甚不可見於先王則不必復存其宗嗣歟是不可知而要之聖人行事爲經爲權雖其事或世俗所不經見而其心則萬世無不可共知者也而又何疑於周公管蔡之一事乎

答王石隱論一貫書卽呈介石先生及虞九言

夏

來書云吾兄昨問忠恕二字何以便能一貫弟謂一貫全是在恕字上着力然不忠亦遂無恕故曰忠恕忠恕云者全是將自家一點實心推之天下萬事萬物莫不皆由此一理貫去更無二端所謂推之東海而準推之西海而準推之南海北海而準推之千百世以上千百世以下而準也一者理也貫者通也一理可通於萬物也忠者盡此理於已也恕者推此理於人也能盡此理於已而又能推此理於人則泛應曲當而自無不通矣兄昨云從絜矩二字悟入極是親切絜矩者恕之道也弟

論學齋答卷二

三

兩年來悟境特闊進一層有一層境界樂不可道因想吾兄於此道了徹已久不知胸次問當如何浩浩落落光景

凡看書不但要書義明白是要身心明白亦不但要身心明白須是身心與書義融洽貫通身心卽書義書義卽身心彼此無間纔是工夫纔爲明白某自庚辰辛巳來悟得理一分殊當然所以然統體太極物物太極小德大德與夫常變經權亢龍有悔諸義便似於一貫微有所見與同志言輒好論一貫以爲一貫之義必如此乃得然問以己意質之一貫章徧觀

註說更博採大全議論覺得身心與書義多未融洽
今年春與及門諸子講一貫章亦只是舉註說爲主
雖略伸己意然未敢執以爲是覺此章書終是程子
朱子之一貫非我之一貫閏四月念九日夜偶念及
此因捨去集註而專求之正文心胸之間恍然若有
所得乃知向來所見頗自不錯卽集註亦明明說出
但語未透快故使讀者未能領略愚意貫只是通字
通者不礙之謂也凡人未至一貫雖竭力躬行每有
所礙竭力躬行者卽所謂隨事精察也隨事精察如
行忠必主於極忠行孝必主於極孝此未嘗非是然

論學酬答卷二

三

未至一貫則行忠或以礙孝行孝或以礙忠又或行
忠而卽礙忠行孝而卽礙孝行忠礙孝趙苞棄母全
城是也行孝礙忠子胥鞭平王尸是也行忠礙忠行
孝礙孝則仲由苟息申生伋壽之類卽如曾子其事
親之孝可謂至矣極矣而芸瓜受杖則亦昧於大杖
則走之義是卽所謂礙也是卽未能知其體之一也
惟一貫者不然行忠則極其忠而不礙忠行孝則極
其孝而不礙孝又行孝卽可以通忠行忠卽可以通
孝卽或忠孝不能兩盡而或主於忠或主於孝究竟
忠孝俱得而忠不礙孝孝不礙忠此卽所謂通也此

卽所謂泛應曲當用各不同而聖人之心渾然一理
也繫辭有云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
行其典禮朱子註云會謂理之所聚而不可遺處通
謂理之行而無所礙處何謂理之所聚而不可遺處
謂如一事而關係君臣又關係父子又關係夫婦舉
此則失彼無可或遺也何謂理之行而無所礙處蓋
既看得定則權其重輕君臣重則從君臣父子重則
從父子夫婦重則從夫婦只就一路行而此不礙彼
彼不礙此故謂之通通者權也權而得中故曰典禮
典者常也經也程子所謂權只是經也是卽一貫之

論學酬答卷二

四

義也故學者隨事精察而不知一貫謂之知分殊不
知理一謂之知當然不知所以然謂之知小德不知
大德謂之知物物太極不知統體太極謂之知常不
知變謂之知可與立未可與權謂之亢龍有悔旣知
一貫則理一分殊當然所以然小德大德物物太極
統體太極常變經權知進知退知存知亡知得知喪
觸處洞然一了百當天地之間無復餘事矣至此者
謂之聖知此者謂之賢過此以往者謂之神蓋未有
不知一貫而可與語聖人之道者也然門人未達而
曾子告之以忠恕何也忠者立心之本也恕者所以

求通之方也無立心之本則凡事不可成無求通之方則雖能成事而終無以入聖賢神化貫通之域故門人所問者一貫而曾子告之以忠恕忠恕者造一貫之階梯也朱子註曰盡已之謂忠推己之謂恕其於字義固得之矣然又曰曾子有見於此而難言如借學者盡已推己之目以發明則忠恕之於一貫似猶取其依稀彷彿而未能確有所謂也程子天道人道之言極爲精切而學者猶病其深微未能言下卽了故愚於一貫之義前此雖已見及而胸中未能釋然者一則註說未融一則忠恕二字未得一好註腳

論學酬答卷二

五

確然與一貫相通而不可易未敢執以爲是前夜獨坐猛思得大學絜矩二字是忠恕二字註腳所惡於上一節又是絜矩二字註腳就忠恕二字以證貫通之義猶未爲醒確就絜矩二字及所惡於上一節以想貫通之義則忠恕二字分明有八面四方玲瓏透徹之意學者未識一貫而欲求一漸造一貫之方孰踰於此既得此義心胸之間洞然如撤牆壁乃知前此所見未嘗不是註說未嘗不同今日而身心書義始渾融無間然後方可謂程朱之一貫卽孔子之一貫我之一貫卽程朱之一貫而無彼此之隔也微

有所窺不敢自私故以質之吾兄及介石先生虞九言夏彼此論辨之間大旨雖未嘗不同而言各有異此章書眞義理淵海矣至於悟境時闕樂不可道則誠有之弟自丁丑迄今未可計數每至會心獨得輒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然小小會心亦未足言惟於斯道中大頭腦處終年未悟一旦豁然或出之精思或得之無意此時快樂殆未可與不知者道吾兄亦頗能領略否但此等境界亦非一時一處正如登泰山至一峰則有一峰之勝自謂妙境已盡於此及更一峰則又輒復惘然因知此心此理之無窮盡若夫身登絕頂四顧豁然日月河山俱在眼底此時此際殆非人境一貫諸義庶幾近之矣顧知之非難至之爲難至之非難精熟渾化爲難弟之於此亦僅窺其彷彿耳未敢云知况於至之乎然私心之樂則有不敢誣者故因問而并及之

論學酬答卷二

六

答王聖乘論學書

來書云伏讀思辨錄及周子朱子諸書學問淵源異世一揆蓋居敬窮理誠于聖入德之門自河東餘干以迨河南考亭無非此旨之爲拳拳仁兄拈出使後學知入手著力處此大幸也但以周子主

靜恐後儒誤認或流禪寂爲說敬字未審主靜之
指何居又何以開口說太極動而生陽將無謂動
之本真而靜歟靜而無動則偏靜而能動則無偏
歟以靜爲靜則偏動而能靜則無偏歟程子又言
若空空只守一敬不知集義卻是都無事也然則
誤認靜字有弊誤認敬字亦有弊歟中正言其體
也仁義言其德也故下止言立人之道曰仁與義
義仁之處物者也中正仁義仁字可包二者無欲
故靜已含仁字之意否而註以四德配之是確見
歟乾言仁坤言義敬以直內所以求仁可合論否

論學酬答卷二

七

歟弟向來反躬體認不敢冀自得處祇覺心體無
向者憧憧往來之意第資稟庸闇無由庶幾仁兄
學問眞積力久知至知終誨人不倦不吝教我年
譜諸書送上心齋語似覺矜張仁兄以爲何如
時勢艱阻舉足成礙雖敬慕如仁兄不得時過一談
昨接手教又以目疾作楚未及裁答抱歉無似讀來
札知仁兄日來反躬體認心體與前不同無憧憧往
來之意不覺欣喜無限夫吾輩用力進德大約只體
驗二字體者體之以求其誠驗者驗之以觀其效今
仁兄反躬體認所謂體也心體與前不同無憧憧往

來之意此所謂驗也是眞切問近思之學會之省身
顏之克已其始皆由於此誠能進而不已希聖希賢
固非異事敬羨敬羨來教又以周子主靜不如主敬
之說爲辨豈弟思辨錄中固有此語耶弟已忘之然
卽是言而觀亦非謂周子之靜爲非但謂後儒誤認
或流禪寂耳周子不由師傳默契道體去孔子千百
有餘歲聞不傳之絕學弟嘗謂其資高於顏氏而功
過於孟子豈敢輕議但靜不如敬後儒誤認或流禪
寂之言不獨弟言之程朱固先言之伊川之言曰只
用敬不用靜朱子之言曰但言靜則偏又曰程子是

論學酬答卷二

六

怕人不得他靜字意便是坐禪入定此固先儒確有
體認之言非虛言也且是言也不獨先儒言之亦有
先儒爲之而弊者矣陸子靜好言靜其學稍流禪學
我明陳白沙以主靜爲學其工夫本領往往問雜入
禪則知靜字中間容易藏躲禪家面目不如敬字劈
實始終顛撲不破是亦不可謂非一得之見至云以
其動而能靜故謂之靜則仁兄已見到本原精切處
豈敢復贅弟於丁丑歲答陳言夏書有卽動求靜之
言卽此意也來教又云靜字有仁字意若中正仁義
只一仁字可包三者又云孔門以求仁爲要敬以直

內卽所以求仁斯數言者意雖近是而於字義及工夫次第猶未能分明透徹蓋靜者心之本體仁者心之德敬者心之工夫能敬然後能仁能仁然後能靜非靜卽是仁仁卽是敬也其若仁義中正一段議論在文公註釋太極固以之配金木水火卽以當仁義禮智然愚於此又不無疑義向者蓄積胸中欲與諸同志共一剖析而未得其暇以吾兄遠學秋冬之間未審得其決此疑否今未敢盡贅也

答海上宋子猶論思辨錄書

來書云前月別後手持仁兄思辨錄一編雖海天

論學酬答卷二

五

相隔恆如奉教函丈比時卽隨筆劄記欲有所就正於仁兄但以冗次詮釋又恐研慮未精未敢卽塵瀆清几耳因念仁兄丑寅之間見地已如此及今所進又當如何鄙人得隴望蜀未審并得惠教以慰飢渴否也小言二律頗述向慕之私以求鄙政亦望大君子弘毅致遠力荷斯道以嘉惠來學可勝仰企時事艱虞來章業師近日頗有訛傳兩候登善兄未得一遇悉其近耗深爲憂懸仁兄倘有所聞幸以見慰海外益無從覓信有鴻便寄到舍甥處卽可示弟諒兄託契有素不爲瑣瀆也

前聞仁兄會過做廬適以他出有失迎迓正欲趨晤而尊駕又東棹矣從石隱齋頭捧讀台教又重以佳句感愧何可勝言弟自丁丑初與虞九諸兄有志斯道極欲鞭策自勵願才質駑下竭蹶未能行與志違良用爲歎仁兄高才博學操行淳古不激不阿見道眞的誠當世有道君子也拙記思辨此平日講求體認就政師友者愧無堯夫百日靜坐之功竊效子厚終夜疾書之義願學力淺薄鱗漏百端仁兄不嗤爲妄謬反過爲稱許非鄙人求政之意矣丑寅已後雖歲有劄記以乏謄本不便郵寄統至來春類呈請教

論學酬答卷二

三

耳尊者周公居東辨識力俱絕讀之體用俱見足徵遂養他日立朝決大疑定大事非兄而誰南郭先生頃已奉差抵家矣向來風聞俱屬妄誕然南郭之意亦將閉門講學終身於此進禮退義卓然不苟此行殆無問然也時事卒黃不已總之不從宗社起見維南郭亦有言新法之禍吾黨激成則庸臣誤國之罪可勝誅耶拙著和勦議一篇奉覽亦偶觸時事耳書生之見不足爲據幸教之

答顧殷仲體用問

來問云聞之聖賢之道體用合一故有一分體則

有一分用大致然也未有有體而無用則未有有德而無業者堯舜之於孔子周程之於朱子同耶否耶以爲同則其德其業當無有異矣而宰我以夫子爲賢於堯舜後儒以朱子爲賢於周程將德與業俱過之耶抑置德而言業也如謂德業俱過則堯舜之不如孔子周程之不如朱子何在如置德而言業則是堯舜周程之學體多而用少而聖賢體用合一之道有未盡然也幸詳辨之

古今聖賢之道德與業盡之德者其體業者其用也有用而無體內聖之學不成有體而無用外王之道

論學酬答卷二

三

不著故德未至大賢以上學不得正統之傳則體用未合者有之德至於大賢以上學得乎正統之傳而謂體用不合一德業未全備者斷斷無有彼堯舜之於孔子周程之於朱子此豈可以同異論耶其德其業載在詩書有目之士皆能言之不容復有優劣而論者每以孔子爲賢於堯舜朱子爲賢於周程者則固有說也尙論之說有二有以聖人論聖人者有就天下萬世論聖人者以聖人論聖人者觀其德以天下萬世論聖人者觀其功功者業之所爲也堯舜之業盛德配天無爲恭己可謂極帝王之盛軌矣然功

止於一時孔子刪詩定禮集羣聖之大成而功被乎萬世周程之業建圖屬書創明絕學可謂極聖賢之能事矣然風氣初開信從者少功之及人者寡朱子哀輯傳註集諸儒之大成力量既大風氣復隆功之及人者廣故夫謂孔子賢於堯舜謂朱子賢於周程者亦就其功與業言之也然而非堯舜之有遜於孔子周程之有遜於朱子也古今聖賢蓋莫不有時焉堯舜有堯舜之時孔子有孔子之時周程朱子有周程朱子之時若此者聖賢豈有心而爲之乘龍御天時至事起迫乎勢之所不得不然則亦因乎理之所

論學酬答卷二

三

不得不有而已聖賢無心也當孔子朱子之時而欲爲堯舜周程之所爲則悖矣當堯舜周程之時而欲爲孔子朱子之所爲則又悖矣時之所在欲寸而增之不可得欲分而減之亦不可得乃或者以業之故而并議及於德更議及於體用之不合則謬甚也吾得之蘇子之論文焉蘇子之論文曰吾文如萬斛源泉不擇地皆可出若其平地則滔滔汨汨不知其幾千里也至於觸山赴谷則波濤自生夫聖賢之有體猶水之有源也用則其流也聖賢之所爲知行乎平地而已及其波濤盡起則觸山赴谷之所爲聖賢不

知也論者顧以無觸山赴谷之盛而遂疑於水源之有虧則過矣故以孔子朱子而當堯舜周程之時固能任堯舜周程之所任以堯舜周程當孔子朱子之時亦能爲孔子朱子之所爲易地皆然無不合也善乎程子之言曰聖人不可以優劣論聖人無優劣又曰聖人功業無不盛後人所論必自其尤盛者稱之合二說而觀可以思過半矣故謂堯舜周程之業遜於孔子朱子之業則可抑謂堯舜周程之業遜於孔子朱子之業則不可謂堯舜周程之業即遜於堯舜周程之

論學酬答卷二

雲

德則不可而又何疑於異同之說體用之論乎

答曹尊素避亂書

來書云凡人處禍亂之世則思寧靜之時君子居寧靜之時當預思禍亂之日日者兵革紛紜災荒四見荆襄皖蜀之間騷繹連年山之東燕之南赤地千里流民載途炊人以食析骸代爨誠古今之大變亂也江南一隅稍獲安堵然而蝗蝻魃鬼屢亦相侵縣邑之被災者日漸見告况東南浩蕩之區海寇出沒保無客歲之白晝出掠乎目今桂薪珠粒戶口嗷嗷保無亂民之乘釁而思勤乎處其

問者亦何可以常恃其無亂夫今日之罹禍亂者亦昔日寧靜之區也今日之寧靜者安知異日不轉而爲禍亂也倘不預爲之備一旦飢荒迫於前寇盜乘於後罹其災者玉石何分吁可不畏哉吾兄積學明理明哲保身之道必籌之有素然未知出何策以備於今日也敢請

論學酬答卷二

雲

禍亂之來在君相不可言避君相操治亂之權者也故人事盡則天命臻若在下之人事權不屬雖有盛德未必能挽回氣數故孔子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君子未嘗不言避也即曰縱不能回一方之災亦當免一身之咎然事勢亦有未可知者孔子不答南宮适意可見矣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上之人以修德揆亂爲避下之人以修德藏身爲避斯兩得之

答盛聖傳費隱問即呈周倣文

來問云費者道之用隱者道之體用殊而體則一如天能覆而不能載地能載而不能覆此用之殊也天必不能載地必不能覆何以又言體一歟豈覆之理即載之理歟此又於何見之歟先儒謂凡事凡物皆當見其所當然與其所以然所當然是

其用否所以然是即其體否彼聖人之於道其所
以然有未盡乎抑其所當然者有未盡也惟明辨
之

費隱二字分體用以道之可見不可見而立名理即
在氣上故曰費然即氣求理又不可見故曰隱體一
用殊所謂理同而氣異也天能覆不能載地能載不
能覆此氣之異而天地皆本於太極故曰理同覆之
理即載之理於此可見也所當然不可窮所以然只
是一一者原也不可窮者流也所以然正是體所當
然正是用聖人之體可盡聖人之用不可盡故謂聖

論學酬答卷二

五

人能盡所以然而不能盡所當然能盡隱而不能盡
費其說非誣也何也孔子不得位堯舜病博施得位
博施事之所當然也不能盡也而所以得位所以博
施之理則未嘗不能盡也蓋當然之理隨時而見弟
子之時則有弟子之所當然大人之時則有大人之
所當然堯舜之時則有堯舜之所當然孔子之時則
有孔子之所當然欲舉而兼盡之勢必不能若夫所
以然之理則生天生地生人生物皆是道也萬化之
本萬事之根也一徹則無不徹孔子語曾子以一貫
朱子收奇功於一原皆此也故聖人能盡其所以然

而不能盡其所當然能盡隱而不能盡費能盡體而
不能盡用其說非誣也曰以聖人而不能盡用得無
為體病乎曰不足病也體在我者也用乘乎形勢時
位者也得其所以在我乘乎形勢時位而時出之所
能盡者則盡所不盡者不必盡不足為聖人病也

答朱子猶論時事書

來書云南關一別次日間有便舟急欲過巫不得
再候仁兄一晰當日所談疑義至今為耿耿弟到家
後聞南中之信稍紓海上得假息旬日日來則警
報屢至聞高兵渡鎮江為鄭兵所遏餘兵走通秦

論學酬答卷二

五

欲覓北洋魚舟以窺江南當事者檄各總之兵以
守福山謂遏其上流之勢其實賊倘得漁人為向
導則自靖江以東吳淞以西無地不可渡亦無地
不可上不必福山也倣鄉之建議者謂須得兵於
山前沙堵截與狼福相望庶侵軼之路可杜然非
重兵不可倣鄉水師堅完者不過二十餘舟又欲
彼此分守大率成畫餅之勢矣南中之信有四月
望日都門來者云彼中風鶴處堂皆有之不識仁
兄處所聞更何如但上江之勢於我地頗緩若江
北果有高兵則剝膚之勢矣而弟竊有疑者見近

事所傳頗多不實欲渡江者果爲高與否而貴州鄉紳先生作如何備禦之說也如果爲高鎮亂兵則一到江南生民塗炭視之於水中尤爲得勝算也陰雨連旬麥秋告歉而軍前急餉使者卽海上彈丸地飛檄且魚鱉下敵骨剝髓恆恐變生不測時事至此便無經濟可談亦更無功名之說縈懷弟輩益得閒曠近來并計較趨避之念亦不留胸中讀陽明先生傳習錄頗得醒快大旨在知行合一耳此亦考亭之意而其立言誠有過者乃傷於辨致良知之功用得真切亦卽仁兄卽動求靜之

論學酬答卷二

三

旨何如果有合否也亂世言學似迂亦似達如以學爲盡性之業無問治亂矣天官書精究亦吾儒分內事古之學者皆不廢仰觀俯察仁兄博稽經史勅爲一書未必於用世無補也弟長夏無事亦頗欲稽考而鮮藏書海上又無從乞借未免掛一漏萬秋間到婁得從仁兄處領教殊爲便也處九人中諸兄進業何如晤間爲弟致意海天遙隔惟冀便鴻不吝賜教爲感

前南郭一會正擬次日與仁兄共析此疑而道駕遽返未獲一證悵甚悵甚南中紛紜不可盡言北兵已

駐瓜揚左兵復攻池秦長江之險盡失安危大勢不待智者可知南中歸人更言朝貴風流遠勝東山特未知八公淝水效靈否耳吾吳切近之憂不獨高兵傳聞劉鎮亦欲南來但以愚料之北兵駐揚已近半月劉鎮海帆南下多不過數日迄今不至想有他說矣亦明者所可意度也敵邑綢繆之說斷斷萬無此事然弟亦正欲其無此事庶幾敵擾之先少一番兵擾耳陰雨壞麥雖可憂念但吳中積旱已極得此少有儲水人馬不得馳驟未必非將來之幸吾輩趨避之私固不可擾擾胸中然爲道愛身亦當預計弟輩

論學酬答卷二

天

水田之約頗有成局仁兄能同此志否傳習錄既已竟讀又得知行合一之旨足徵進境又謂深明致良知之言與弟卽動求靜之旨相合其果否未暇細論然弟以爲此正不必弟卽動求靜之言乃爲言夏靜中求靜而發恐不善讀者只管向動一邊又有因藥發病之弊仁兄既從此得力便可尋討向上不必於此言沾沾也弟平生得力止居敬窮理四字居敬是根本窮理是進步處主宰在此又時時刻刻尋討向上既不走尖又不放倒此千聖千賢無滲漏妙法此處得力便或出或處或默或語隨時隨地皆有個把

柄凡知行合一致良知即動求靜之類同異偏全舉
眼便見若體認未到徒較論彼此齟確同異縱見得
影嚮相似處終未得其實用功不二法門也倉卒裁
答不盡所言個中精義無窮須入字著腳用心狠做
自能一一驗出弟亦不欲一頓說盡阻仁兄自得之
妙天官書甚欲搜輯苦乏人繕寫尙無就緒近又覓
得一二種亦可稍省手腳然正費推敲也擇地一事
當今要著吾兄不可不留意水村讀書社序一篇奉
覽此弟輩鄙淺之見未必能奇禍亂然一時君子
皆萃此土卽兵革之禍無地可避或天眷善人爲世
界人心留一方遺種未可知也草復不盡

論學酬答卷二

美

論學酬答卷三

太倉陸世儀道威著

答如臯吳白耳書

來書云敬啟道威仁兄足下癸未孟夏獲接手教并蒙示以思辨錄沐浴讀之心胸開發忽如大寐之復醒當此功利紛紜之日仁兄獨倡絕學以扶進世道其功非小而又能不墮玄虛一以到知格物為己任則知世之所謂格致者皆是玄虛而吾朱子之所謂窮理盡性者則真格致也朱子既沒其徒相與支離彷彿亂其師傳至魯齋訐公頗得

論學酬答卷三

紹述昌大之而惜其所遇非時無怪乎好高之士相率而蕩滅之也薛胡二先生起真知獨見卓然不為流俗所污而以性為宗以敬為要自少至老循序漸進學者但知謂聖人之可學而至不復知猖狂者有所謂頓悟而然而朱子之學遂以大明於天下乃近日良知之說一倡而士之英明俊偉者率皆惡劬勞樂簡易以為言下有省便是聖人而庸愚卑陋之徒假竊道學之名以取聲華於世路者遂皆勦其機鋒以塗飾斯人之耳目遂使當世之士大夫一見所謂齋其也規模小學之儒

則皆羣起而笑之以為迂腐以為假道學而箕踞怒譁者反以為真良知故自神廟末年以來禮義廉恥絕口不談而買舉賣舉之說譁然紛華於天下武人文吏相持相抗以利為歸茫然不知君親為何物嗟乎此其禍非一日也此其毒非一日也而今一旦中於社稷何其痛也乃當事者恬不覺悟徒以為氣運使然以為八股使然而不知自良知之說起其徒有以漸漬而陰襲之使然也可勝痛哉天翼斯文篤生道威當此之日毅然以吾朱子為依歸而知之真行之力不顧笑侮而尊崇之

論學酬答卷三

說理則有理氣淡洽之樂論事則有內外合一之樂予嘗謂今之天下非得知性之人起而大做一番終是小補不能上下與天地同流若思有以更化之舍吾道威其誰哉惟吾道威涵養愈深躬行愈力不以功利而易念不以獨立無與而中道廢弛逃世無悶以待天下之清道威其尙勛哉其尙勛哉素貴迂鄙之資有志斯道亦有年矣乃大江之北寥寥無徒是以俯仰浮沈自甲戌至今歷十年所而竟茫無所得惟於朱子之言敬之如神明寶之如龜蔡然而中立徘徊未嘗不以獨立而自

懼也今幸得吾道威天之有意斯文爲何如哉是以益自努力不敢怠思辨錄中條對皆是舊年夏間之筆後以多病不及差人奉報屢欲渡江相從細講又以世俗糾纏不能出脫今者忽遭大亂萬事俱已度外置之惟是此學猶願性命相依竊謂當此亂世愈宜勉力他日賴天之靈良友夾助有所成立庶可報聖賢於萬一爾淮揚爲南北必戰之地勢必設建重鎮以爲關河干戈之下聊生者少昔許魯齋避亂蘇門得以學問素貴夢寐之間未嘗不志在乎此也相會何期臨風歎息拙言望

論學酬答卷三

三

乞批回新得干所束寄以惠孤僻卽日秋深伏惟爲道自愛至禱

敬啟白耳仁兄足下自去歲尊使遄歸卽欲同殷重虞九兩兄買舟渡江相從快論共證平生所得而賤軀多疾竟不克如願負約之罪耿耿於心正擬今歲稍得餘閒或可追踐前約不意三月間遂有宗社之慘又聞淮揚之間兵民構禍輒遙念我良友家室未知當作何似屢欲走一介相候恨乏善使無由通懼忽接翰教喜可知也儀嘗謂宗社之禍人心中之人心之禍學術善之士習自嘉隆以來浮競成風聲氣

蟠結此皆三王氏之流弊淆亂正理顛倒是非故其流風遺禍馴至今日讀來札亦謂世運之傾皆良知之徒所漸漬而陰壞抑何若合符節至此世事今日夫復何言惟此絕學一途爲世道人心根本所願二三良友相與維持主張以爲撥亂反正之具而寥寥相知力能擔荷者絕少昔朱子有言每見陸子靜之徒氣質可畏吾黨諸賢雖能謹守卻又振立者少此無他聰明才智之士惡拘束而畏躬行故每樂趨於頓悟機鋒一路以自取快至於謹愿篤行者雖趨向不謬而其才氣又往往不能過人此正學之所以

論學酬答卷三

四

常衰也是非得剛健中正純粹以精之人起而爲斯道主持亦安能闢一世榛蕪而歸之正大光明之域耶弟迂鄙不才雖志學有年不敢怠棄而自分才質庸下無以當起後承先之責每念得如吾白耳兄者以剛明特立之資更加以深潛純粹之學舉一世之智愚賢不肖而盡薰陶之亦何患聰明才智之不入於規矩準繩而謹愿篤行者之不進於充拓也吾白耳幸深念斯道之重奮然南來弟雖不才願掃室以俟外承條教思辨拙錄過蒙獎愛悚愧無地略一披讀知其中之相契無間者已十八九但斟酌理氣尙

未盡然精明推論經史尙多過邇前說猶有未合然此際宜拘毋放宜不及毋過使工夫自強不息自然優游浸貫不可強探力索反蹈欲速則不達之弊也某邇來雖略有拙著以亂世多故未遑整輯又乏副本不便緘寄匡時臆論一冊特呈請教此六月中所作與今日情事已多不類不足觀也又與張受老書一通水村讀書社序一首并寄書以見時事之非序則以尊兄有蘇門避世之志爲勸駕也外又寄王端士昆仲悲憤詩二冊端士昆仲吾鄉文肅公之後英才茂德近亦有志斯道聞尊兄甚生企慕特寄此以

論學酬答卷三

五

見志道遠思深無物將懷卽日尙俟尊兄過婁把臂統祈台鑒不悉

答徐次桓論應試書

去秋顛望駕來竟不可得接台翰知尊體多恙此讀書勞心所致吾輩進學力行固當如是然此身關係甚重亦不可使精神太疲恐蹈進銳退速之弊也繼聞吾兄爲學校所迫已出就試此亦非大關係所在諸生於君恩尙輕無必不應試之理使時勢可已則已之不然或父兄之命身家之累則亦不妨委蛇其間今學校逼迫如此是亦迫斯可以見之義也近吳

中人有爲詩歌以六年觀望笑近日應試者子謂六年後應試與六年前應試者畢竟不同蓋臣之事君猶人子之事其親而已主辱臣死固爲臣之大義至於分誼不必死者則不過等於執親之喪喪以三年而爲士者能六年不就試是亦子貢築室於場之志矣而必欲非笑之刺譏之使之更不如六年前應試之人則甚矣人之不欲成人之美也但恐六年之中其所以不就試者非出於思念舊君之誠而徒出於觀望規避之私六年之後其所以就試者亦非迫而後起真爲斯世斯民起見而祇動心於富貴利達是則真可鄙耳弟嘗有言士生斯世不能致君亦當澤民蓋水火之中望救正切耳台兄之才如騏驎駉舉足使當千里然致君澤民之力其久講之有素耶貴鄉多君子何不聯約數人砥礪切磋共究脩己治人之業使弟得樂觀其盛至禱至禱

論學酬答卷三

六

答吳燕餘寄論開河書

來札云弟自避居水鄉學古人躬耕之志不復有問世意日與老農較晴量雨而數年以來稍值積雨輒一望成湖憶數年之前天未嘗無積雨而不至如此之甚議者咸謂劉河堙塞使然且謂此河

不開將來之患有不止於是者弟思劉河爲三江入海之一其脈絡一閉六郡同受其害而崑常嘉婁爲甚則開通之說不煩再計然議者謂工力之浩繁何以不至病民千萬衆之屯聚何以不至騷擾既濬之後何以不至復爲淤塞慮其始更慮其後仁兄今日之郝亶也當有以熟籌之矣幸示我爲慰

劉河之塞自崇禎十一年之間父老已鯁鯁憂之時張受先先生方修輯太倉志與儀言及劉河輒扼腕相對共商所以開濬之道今載在水利篇者皆當

論學酬答卷三

七

時所共籌度也然是時劉河淺淤之處水猶不下丈許至十四年浹歲大旱潮沙頓積當時淺淤之處竟成平陸以禹貢以來數千年水道而一旦湮塞殊可怪也按禹貢三江入海之道一爲東江一爲中江一爲婁江東江因築海塘久已湮沒中江卽吳淞今亦淺淤婁江卽劉河向惟藉此水及黃浦宣洩今惟黃浦通利劉河又成平陸矣夫劉河一帶水而其克復則庶幾有望故不待再計而決若一方之水旱亦告變之屬也稍捐其地之物力以俟後來之成熟此取之如寄非若用兵之難可逆料者宜不再計而決而

論學酬答卷三

八

議者往往躊躇此不權於輕重不審於利害不要諸久遠而更以盜賊爲可畏小民爲可欺也其亦左矣卽曰朝廷軍國事多河工浩大未能全捐額賦則自有六郡分貼之法或曰六郡分貼事同築舍則又不然天下事若全俟講論則畢世不可爲矣愚民難與慮始可與樂終一二人主持於上斟酌既定則斷然而行之事已就功已成而愚民猶未之知是則善於經國者耳弘光時霞洲朱公治吾婁朝議以劉河近在畿輔急於開濬下撫按議撫按下於州時儀與受先先生商議截留崑嘉太倉三處漕白用崑嘉太三處人力而六郡則各於會計中每畝量加一二釐小補朝廷額費事已就適丁國變而廢聞尙有案牘在州此可稽而得者按故實而行之可也至於千萬衆屯聚則自有分工分段什伍節制之法昔程明道爲鎮孟判官河決澶州明道率丁夫塞之役數百萬衆而不擾不勞曰吾之董役乃治軍法也夏忠靖海忠介開吳淞白茅亦用兵法部勒蓋勦大役與大眾非節制有法部勒有方信賞而必罰事必不可齊嘗聞之故老云海忠介之開白茅也威令如山就役者皆與妻子泣別及至河所則飲食以時興居以節河之

兩旁百物俱備役至如歸樂而忘返蓋經畫素備故
臨事而裕如也今日之事不患役夫之難馭而患馭
役夫者之無其人今之爲夏忠靖海忠介者誰乎卽
有之能必朝廷之必遣乎至於尤要者則崑嘉太三
邑之守公而吾婁之守公爲更甚蓋三邑守公皆親
身董役者而劉河則在太倉之境內若不得其人
惟衙役派工給食弊竇百出而四境之內盜賊生發
雞犬不寧甚至有聚而生亂者不可不慮也誠使一
且董役得人而謀諸地方之賢才詢諸河旁之故老
斟酌經畫謀定後戰則不世之功非常之業豈遂不

論學酬答卷三

九

可建乎若夫既濬之後不至復塞則此事存乎人亦
存乎天何謂存乎人蓋劉河之所以塞者以潮沙爲
害耳昔年河面寬闊幾一二里海潮噴薄而入湖水
浩浩而出海潮之力不至於停滯而湖水之力又足
以刷沙故不至壅塞自河稍海口頓起圓沙而潮之
來也無噴薄之勢其去也亦無迅疾之力日積沙一
分則白日盈尺干日盈丈而又加以連年亢旱則其
積而至於平陸又奚怪哉欲劉河之久通而無塞則
必先去圓沙而圓沙在海水蕩漾潮沙出沒之中無
所用其人力儀嘗閱一書載江西某郡向殷富江口

忽起一沙其形如鯨一郡爲之彫瘵後有一善地理
者攷郡人當其背鑿之深四五尺其沙氣洩遂敗此
郡復盛今治圓沙之法或亦可彷彿此行之然未可必
也昔受先存日父老曾有獻議者欲於海口築閘以
時啟閉節宣潮水潮至則閉閘以拒渾水潮平則啟
閘以放清水使內地受湖水之利而不受潮水之害
其言甚善使果如此策則渾水不入內地不害內河
圓沙亦聽之而已且海氛時有存此一塊土作十萬
雄師亦何不可若夫低田築圩高田開河港口必設
堰堰口必置閘縱浦橫塘莫不經畫如法早潦蓄洩

論學酬答卷三

十

以時啟閉使清水之勢常盛而渾水之勢常弱此則
邾夏之舊法可經久而無弊者而其勢又必合六郡
而興舉雖以宋神宗主之於上邾夏任之於下而未
必能卒事故曰存乎人也何謂存乎天此河自禹貢
以來數千百年矣一旦就塞非特人事殊關氣運此
其間有天焉以天之所廢而欲以一二年之人力邀
千百世之無弊有是理乎卽以勢言之昔年河身寬
闊二里深以數丈計尙有就塞之日今若開濬卽極
人力廣不過三五十丈深不過二三丈而已外有圓
沙出入沮滯不過二三十年旋復淺淤焉能一通而

不復塞若使徵天之幸開濬之後水多旱少湖水常強潮水常弱海口圍沙雖不能衝激使散然婁地潮沙易於坍漲若一面有漲沙起則一面必坍令開通塞向來典故俱以爲係六郡之利害者何也蓋三吳之地古稱澤國形如仰釜震澤居中西南受天目諸山之水西受宣歙諸山之水緒爲巨浸故又謂之巨區北鄰長江而江濱一帶多山地形高聳水不能北注惟正東一面咫尺大海可以洩水而濱海之地其形又高於震澤故禹鑿三江以通之大約天目諸山狀如連屋而荆溪百瀆則連屋之領水也震澤則如

論學酬答卷三

十一

宅旁之池三江則如溝瀆而大海則宅外之官河也若溝澤通利則於大雨之至屋水注宅池旋入溝瀆卽旋入官河雖積雨不爲害若溝瀆一塞則宅池泛溢且浸注及乎庭戶及乎堂室矣故宅池之利害全在乎溝瀆而六郡則旁宅池而居者也獨太倉則不幸居於溝瀆之上故不知水利之源委者輒以劉河爲太倉事耳爲今之策開濬之說不煩再計至於經費則亦無煩多議者今有富貴之家其所置田宅偶有水利不修歲受水旱之害者則開濬之費責之田主乎抑責之佃人乎大約皆田主出貲而佃人助力

也然則國家富有天下歲漕江南四百萬石而蘇松居其半一河不治六郡受災不能捐錙銖之費而願欲旁河小佃爲富貴家受千畝之費能乎不能乎且今天下亦多故矣一省告變則移數省之金錢以供之無異議者以爲其省之物力已非吾有幸而善相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稍加疏濬避實擊虛則江水非轉而南出必環而北出是海口雖有圓沙仍不能爲此河之害也而又時生聖君賢相留心水利如錢氏之設撩清指揮宋開豐之設開江兵級專一治水則或可一通而不復塞然此數十年之事非可必之於今日者故曰存乎天也若夫議費之時斟酌變通權宜設處則有各上臺及各地方官長之經畫與工之時算方定宕計工給食番休節制號令賞罰與夫樣樁水線木鵝月車諸類則有先賢之成法計議久遠相擇便利置設機巧則又有通邑之父老四方之賢者儀不必悉贅也

論學酬答卷三

十二

答陸翼王論攝祀書并寄侯記原研德

尊議昨面談時已多不謀而合及閱全書不惟引據古禮亦且斟酌時宜一字不可移易矣但龍江廟主雖非攝祀者所得請行而時勢如此意外遺失亦不

可不慮觀所藏積爲人盜去可知矣倘一有不戒是亦攝祀者之責也宜令記原兄自審若必無散失則存諸廟可也不然當請藏於家總爲一積以貯之是亦小宗爲大宗代守之義得禮之變與古者宗廟安然而積以出疆者不同至於立主不惟通政公不可即幾雲兩君皆不可蓋神之所憑將在於人智舍尙在記原非正祀不惟禮不得立恐亦非神所依宜做家禮設紙牌以當古者剪紙招魂之意俟智舍歸而立主可也鄙意如此不識有當於高明否

答郁儀臣論讀書取友書

論學酬答卷三

來書云文章最能移人情性聖人論道之書人讀之或未能知其義即知其義未能悅於心獨是一種淫辭豔體及新奇不經之小說見之輒令人善有因之生妄念者猶之端人正士道義漸摩未能相觀而善一經巧言令色之輩抵掌往復雖君子亦覺其可近程子曰悅之便如種下種子可不危哉弟近日語令郎兄及小兒輩書必當擇而讀友必當擇而交仁兄以爲然否

書必常擇而讀友必當擇而交至言至言然當擇處何在此非卓然立志決不肯把自己身子作第二等

人看待如何能屏去淫書謝絕損友故立志二字乃初學入聖根基也然此個志不是自己先天帶來便是後天觀感觸發爲子弟者須仔細簡點自家若先天帶來急須奮發若必待後天則當悉心聽父兄之教爲父兄者亦須簡點自家子弟若先天帶得的當常常激勵若必待後天則當急使之日見正事日聞正言不然而泛言讀書取友恐後生胸中尙無定見也請以復之仁兄以爲何如

答龔德章無惡卽是善問

論學酬答卷三

來問云頃讀仁兄思辨錄云無善卽是惡乃掩卷而思既而歎曰椽亭之策勸後學至矣因爲之推原性始乃轉一語曰無惡卽是善書此以質之仁兄

無惡卽是善此語以之推原性始最妙陽明子以善爲眼中金屑只爲看善與惡對耳先儒有云天下未嘗無對從中出者無對從中出者謂善也周子太極圖說曰誠無爲幾善惡誠無爲處皆善也至幾形而後有善惡然善自是主惡自是客善終不與惡對故朱子爲幾善惡圖善垂絲直下惡則旁出卽此旨也然亦不特論性爲然也大學言至善子思言中庸中

庸卽是至善此卽所謂無惡卽是善以此言之不特推原性始卽以曠觀天下古今聖賢事業亦不過本分內事豈非從中出者乎豈非無惡卽是善乎但不可爲庸愚懶拙一班人藉口耳仁兄謂弟意在策勵極知我心而未敢居也

與浙中屠閣伯俞石吉張白方陸冰修潘美合書

弟自束髮卽願奉教於海內大君子願以根本未立未可泛語聲氣因與虞九言夏諸兄相約閉閣蓋未十年而世事已一變矣倖生之餘無復他念自惟斯

論學酬答卷三

文一脈此世道人心所賴以轉移變易者不敢半塗而廢因往往於困厄無聊中借二三友人重理前業拙錄所載大抵皆空言耳不意乃入大方之目更煩諸君子千里命駕冒疾風而不辭觸驚濤而不顧一何壯也把臂快談連牀談夕上自心性之微下及文章小道無不契若針芥竊謂天地間朋友之樂殆無以踰此矣正擬覓一間靜地與諸翁兄輩焚香相對互證平生所得不謂仙舟適返未獲如願悵何可言敬因鴻便聊寄尺一竊謂諸翁兄輩皆命世才而韜光自隱若將終身誠所謂離世而獨立者然古今聖

論學酬答卷三

賢之道不獨達可兼善窮亦可以兼善當今之時世道人心概可知矣苟非吾輩極力砥礪相與爲貞下之元則晦冥何日而開江河何由而止乎願諸台兄弘此遠謨爲後學開一讀書爲善之門則不惟小弟之至幸實天下後世之至幸也至於取友之法亦當稍廣其途萬勿以隱顯爲限弟嘗有言道學傳與獨行高士傳不同高士稍一通融便失品格道學則兼收博採但顧其心術何如要歸何如耳不識諸台兄以爲然乎否乎前所請教講規乃朋友切磋之規非師弟子臨講之規也無講學之名而有講學之實於諸台兄輩工夫最便因尊行甚急未及相贈今已令友人繕寫便問或可持上耳此番會聚甚佳不可無一言以紀之前與右兄辛兄相訂未審已揮就否婁中諸友專俟諸台兄倡韻率爲廣和幸悉付來慰我飢渴

附答書云自葦菴往來吳越知婁上有數君子者噉嚼道真涵濡經術弟輩已灑然意往矣嗣後得獲仁兄所著伏而讀之深相歎服然後知婁江今之河汾也內聖外王之學久置不講不意當吾世而有數君子又近在數百里之內不一裘裳就正

非尙友之意也。扁舟北棹握手論心，證古援今，留連累日，而又各出論著，惠示拙目，嗣絕學於千載，考經世之大猷，繙閱再三，震動神志，千古鵝湖於今有二，彼張王洛水之談，苟陳穎川之會，何足以語此哉！擬從歸棹，各紀一詩，而人事碌碌，未遑全作，略陳一二，俟他日彙集同社，兼求和章，志一時之盛事，永百世而不忘也。敬承手教，復以通廣出處，爲誨諄諄，切至感佩，不忘弟輩亦欲有効者，吾輩廢棄之人，隱鱗戩翼，惟恐見榮於世，考德問業，不妨與衆共之，經濟一塗，願且置勿論，講規一書。

論學酬答卷三

七

望卽錄寄，此月望日，聚同志數人，闡明斯道，約四仲一會，明春幸枉楫過，從一登講席，企望之誠，有如飢渴。

又復禾中諸君子書

葦菴來得道兄手教，訓愛兼至，感切感切，既而知諸君子近舉講會，爲之喜而不寐者，竟夕斯道自有未諸賢講明闡發以來，鵝湖鹿洞高風，千載至於兩浙，尤爲賢豪挺生之地，在昔正嘉時，三王之學，震耀一時，書院生徒幾徧天下，講學之風，可謂盛矣。然弟以爲天下有道，某不與易，使天下皆知講學，則我輩雖

相對忘言可也。維今之時，爲今之士，爲今之舉，此世道絕續之關，人心死生之會，而諸道兄能奮然興起，爲斯文領袖，此弟所謂貞下之元，砥江河而開晦冥者，意在茲乎？意在茲乎？弟不特爲諸兄慶，兼爲斯世斯民慶矣。春仲之會，極欲趨侍，講席領諸君子教言，但以敝邑今歲奇荒，人事碌碌，半爲薪米，未知得遂所願否也。講規繕寫未竟，俟葦菴再來當奉上耳。

答朱旣庭右之疇三書

來書云：三百年來道學之統，凡數變，自高願諸公振之於前，而山陰漳浦諸先生繼之於後，斯道人

論學酬答卷三

八

心賴以未墜，豈意長亂以來，人師凋謝，今幸有老盟翁獨接宗傳，倡導後學，使鵝湖鹿洞之盛，再觀今茲，弟雖固陋，實切擔簦，客冬虎阜，獲親光風，雖酬對稠雜，未聆玄塵，然一親道範，已願終身立雪矣。半載睽隔，寤寐爲勞，翼研兩兄見過，述盟翁盛意，感慚交集，以老盟翁千載絕學，當世偉人，顧不遺封菲，諄諄訓誨，兼欲曲爲獎借，敦勉有成，弟輩敢不益自策勵，以不負知己，但氣類之事，原非戶外屢滿，徵逐聲名，便能塗飾耳目，則今日老盟翁閉戶著述，爲不朽大業，內而講求性命，外而經緯

天人正所以砥柱波流總持名教而來教云云似以學道之外別有文壇夫今日文壇弟輩久知厭謝特以區區之誠欲歸春華於秋實之中一心期於標榜之內經營數年斯志未遂今春研老致雲兄云以文章爲泛愛之資以道德爲親仁之具在承斯語如見本懷用是不辭勞怨砥礪益堅於紛紜壇坫之中覓一二有心人相與追隨講座闡和宗風使文章之士皆革心頰首於臯比之前此則弟輩所以仰報高深而自畢其志願者也確菴先生弟輩服膺已久恨未從遊晤時乞致想望之切

論學酬答卷三

十九

承示講義諸刻弟輩雖茫若望洋然事切性命卒業恐後當與濂洛諸書日夕展誦拜益無窮矣方今文風日盛壇坫如林操觚之家龍跳虎卧弟輩放廢之人無足比數至於講學談道四字尤今時忌諱方懼不克自免於當世而盟翁顧惠然念及且諄諄以讀書談道爲言盟翁其真有所見而然耶抑念鄙人之無聊而姑爲此迂遠之言以慰藉而誘進之也伏讀來教有云歸春華於秋實之中一心期於標榜之內又述研兄語云以文章爲泛愛之資以道德爲親仁之具二復斯旨深用慨然古今遼廓不暇遠

引卽如明興盛時所言道統之與文壇亦未嘗歧而二之也河東倡道餘千繼起陽明整菴張皇開拓是時海內能文之士如一峯念菴輩蓋未有不出於學道之一塗者也嘉隆之末稍見濫觴淫陽登壇末緒再振錫山之學卓然中行迨山陰漳浦已漸溢爲氣節文章至如近代宗工未免專工鉛槧聲華既盛根本漸疎道統文壇竟分爲二年未之間敝邑受先先生深以爲憂欲緝法言彙編諄諄相託丹鉛猶在盛業中捐至今思之未嘗不爲之歎息流涕也西戌以後弟輩旣作放人自甘沈痼但念此心此理千古同

論學酬答卷三

二十

然旣臻斯途豈堪委乘是用與二三知己煢煢相對於晦明風雨之間亦欲保此一綫未墜或冀當世有應運之賢人君子一起而昌大之耳願厄窮有年哲人未遇憎茲多口益用自傷今幸值吾盟翁德茂性真才優行篤協之友朋之與論徵之簡牘之微言盟翁與應運之偉人弟輩之所禱祀而求者也前與周臣昆仲論任道非弘毅不能因推當今惟盟翁克勝此二字蓋出於至誠非世俗互相標榜之語盟翁誠慨然以斯道爲己任則道統文壇歧而復合卽以此上繼高顧兩公而有餘海內之正人君子皆將舉首

而望之拭目而俟之矣區區當世之名流又豈足與
爭後先乎獨恨弟輩齒髮未衰精神耗倦積懶成癖
鞭策未能不足爲盟翁輩驅除是爲愧耳若云自外
則吾豈敢

奇如臯吳白耳書

自甲申一接台教惟茲變革兵燹之餘良友各天
今四載餘無從得一音耗思念之誠發於夢寐有未
可言盡者吾輩讀書明理以道自任出處之際夫復
何疑但所朝夕不能已於懷者仁兄一身之死生一
家之安危爲未卜耳此際論身似若細事然吾輩身

論學酬答卷三

三

任絕學責在萬世正不可輕視一死箕子一爻所宜
熟讀也敝處城中頗獲安全寒家亦無恙契友如虞
九言夏亦俱康吉獨趙業師一死令人痛悼不已弟
已棄舉子業絕口不談世事特以生理甚艱不得不
以教授餬口惟時與石隱聖傳虞九言夏諸兄往來
論道念時無可爲意欲成就後學而人才難得又敝
處極不愛講學無可與語近得舍甥許舜光及愚徒
數人進學甚力殊爲可喜仿弟輩昔日考德課業之
法數日一舉大有向上之志是亦將來斯道不至絕
續之一機也近日所處何如吾輩在今日亦無別法

只是閉門讀書學遼東管幼安耳若教養得幾個好
人才是亦斯世斯民後日之幸也茲因趙業師尊使
欲至貴處特附片楮不盡欲言

附答書

四月初二日得吾兄手書喜不自勝知吾兄道泰
而身康眷集俱爾無恙自天祐之慶可知也數年
以來亂離之狀兩地想有同情而吾臯爲甚今雖
暫爾安頓亦未知作何究竟也甲申之秋再承手
教弟有一得卽誘而引進之有所差謬旋指摘而
規切之仁兄之成就弟者直在吾師友二者之間

論學酬答卷三

三

弟亦何幸而神交陸子遂得此百朋助也夢寐之
間以爲壬午以前所學不專盡爲科舉奪去自甲
申國變見世事如此功名可棄尙得隨仁兄鞭策
之餘發憤下帷專此素志賴天之靈稍有所進亦
足以上報知己於萬一而流離接踵寢食之間靡
非風鶴此事全然怠棄雖然志則不肯跌倒每欲
走一介之使通問音息兼以仰求切磋而道路艱
阻不敢輕去至今耿耿近以村鎮兵火之後四望
蕭條因而假館城內日夕循環幾將全副精神用
於二三童子稍暇則取紫陽綱目涉獵幾段然而

同心寥寥無與商訂是以終年以來無一論斷亦可惜也乃者自己工夫愈做愈覺茫然固無足言卽此課讀童子亦多有不協人意者以愚鄙意則斷斷從小學做起然而人家父兄只是文字進益便說此先生教人有法若稍稍教他隨身規矩便道此兒子腐了恐不會作文弟意殊不然小學之安詳恭敬此固然矣又只是教他不可務外如耳目好玩賓客遊從之事不可一向教他經目經心恐入俗去日夕講解只在書理上用功自小學四書五經六藝以至古今文史每日限以程課與他

論學酬答卷三

一

漸次講去又佐以先賢格言時時使入耳三六九日亦不可不令作文以攝其心慮只要有恆不寬不急久之走出不必叩其胸中所得而氣象固已不同矣若如前者所云則是自幼輕佻放曠長大雖極聰俊伶俐亦止成就得今日一輩頑鈍無恥人材不特壞世道而且殺人心追論始教父兄之罪歟先生之過歟父兄先生兩不任受將天地生材一點念頭一向錯認終古不明豈不大可哀夫仁兄唱明絕學接引吾徒聞風興起同邑遂有十數輩抑何盛也敝邑此事至少是以私心仰慕而

粗陳所見以就正左右也仁兄其何以教之弟近載全然老態舉事遺首失尾刷振不起仁兄年力甚富精神識見又且百倍於弟萬望研思此道造次顛沛終食不違雖瀕流離而此志不可蹉跌但使仁兄之德立而學成則凡世道人心咸將賴之豈特弟之私幸而已哉言夏兄海陵一會至今爲懷虞九石隱聖傳諸兄想皆擇精而語詳者屢欲致書求教而精神短少懶於作字相見之下幸爲道此大家勉勵扶進此道之至意

答宜興邱文眉書

論學酬答卷三

一

來書云斯道中有志者皆能識其大概至於剖析精微曲折透亮無如吾兄思辨錄況積學有年微之氣象見之躬行豈徒空言所能補綴弟雖愚劣不足與言但據臆斷竊謂一線不差此外無道矣世俗縱久墮雲霧中然太陽一出天下之人有不共見者乎願吾兄益堅厥志勿懈前修爲斯文領袖與言夏諸兄更相砥礪振起來學吾黨幸甚天下幸甚敢草拙句一首奉贈并祈斧正謹錄於左問道茫茫年復年孔門嫡血孰君先度溫言屬中和備心得躬行體用兼容易一朝希大悟好爲萬

世護真傳聞風已有英賢起試質于言然不然
得手教及詩增愧增悚竊聞先儒之言曰聖人之蘊
微顏子殆不可見夫以孔門羣弟子之賢得聖人耳
提而而命之而能發其蘊者顏子之外不多及則人
之於道不甚難乎以後儒而處此又不得聖人爲之
師而親炙之其難當有倍焉者矣雖然士亦患志之
不堅功之不密耳若能殫其心力以從事毀譽不顧
窮通不問生死以之道豈遠於人乎夫子曰同之爲
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又曰
同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則知顏子之所以得合於道
者本其龜勉不已之心爲之也弟生當聖學榛蕪之
際先儒之訓典雖存門戶之分歧實盛惟於二三同
志朝而講貫夕而復習小有記錄亦冀望當世或有
賢聖之士區區之心欲舉以就正耳若謂一線不差
此外無道弟不敢當至於振起來學使天下翕然向
道必藉主持世教之人非弟輩之所能及也

論學酬答卷三

三

論學酬答卷四

太倉陸世儀道威著

答鹿城歸玄恭書

來書云弟自遇兄退而深自斂抑殆如南榮之見老子舍者且欲爭席矣要當極力鞭策不敢負相勸至意向為兄言願益人兄今見益人弟亦極口盛德渠亦深企仰兩賢皆天下之士近在數十里內卻不相識亦是異事然今一見各吐其胸中之奇必皆恨相見之晚相與之誼相懽之情當不啻古之僑胼也

論學酬答卷四

十一

弟初意出門當向深山窮谷中尋一可坐處至郡而皇士兄欲選近代名公詩遂以相委留封溪僧舍下榻今一月餘矣不料入靈巖立墓歸途大中暑幾危日與枕席藥餌作緣今尙未能出門一步因家居多俗累棄之出門則又病無處非窮途豈非命乎今雖病小差而案頭書策等身一切筆墨事都未料理欲并日為之又苦精神疲倦正不知何時得了局欲靜坐讀書作身心性命工夫竟不可得奈何奈何來札即致之皇士宋劉諸兄尙未及晤晤時定致尊意皇士欲借思辨錄幾

種想有專札奉致也

兩得手教俱未作答悉近況雖未遂山中之願亦聊獲廡下之安丈夫寄迹且姑俟之耳儀邇來衰病頻仍筆墨都廢聞吾弟近亦多病何善人之厄也詩文瑣委亦是一累儀近來亦受應酬之苦殊無自得處此等事雖不可盡廢當酌量應之昔人有言不患才少正患才多以吾弟之才雖肆應不窮然應之愈多則求之愈衆以無窮好歲月浪費於應酬之中殊可惜耳設云餽口四方應酬難廢則荆棘中又自有轉身法昔陽明問弟子云近日工夫若何弟子答以近日

論學酬答卷四

十二

日只在人情事變上用些工夫陽明日除卻人情事變有何工夫可做即此觀之則知學道工夫亦不專在讀書舉足動步交接應酬一一皆道理所在能於此處致吾之知則在在皆有進步處不必只於本子上尋求也近有從郡中來者問吾弟邇日頗能不矜不狂矜狂亦是賢者之過但以之對上一等人猶可相諒若中人以下則未有不駭非處末世者所宜也吾弟向來病處正坐此今若能痛自鞭辟是即莫大學問呂伯恭謝上蔡一疏人物何必沾沾以讀書為憂乎願益人儀嚮狂已久未得把臂前枉願時儀適

同葛瑞五在唐市訪顧益人兩不相值亦異事也見
時幸致聲

答金陵趙庶先札

來書云世道屯否人心晦塞明正道於今日正如
奏咸英於下里問者思欲駭走矣然此道不避艱
阻愈難愈出願與道兄始終努力耳夜來讀所未
聞如親見古大人君子心魂俱肅頗嫌隔離天地
不得執爨轡從事也時值便風幸惠德音是則索
居之至望矣

不至白下已十年餘矣茲特以兒輩試事乘便西來

論學酬答卷四

二

一則少盡憑弔之心一則名山大川必有真儒大隱
之士出乎其間祈得一二以就正平昔而五百里來
寥寥所聞見昨城北諸兄過訪始知道兄而又得握
手快聆大教深慰夙心此番得道兄此行爲不虛矣
正學衰息不絕如綫道遠力弱將伯之望甚殷願道
兄鞭策而砥礪之著述甚多便風見惠爲幸

答葑溪欽序三論思辨錄書

來書云歸家後靜讀尊著思辨錄真命世名儒之
業也遭時不造沈淪窮居可勝太息雖然已有可
傳者矣無愧於心不負所學又何憾焉且三代以

後有國家者皆因循苟且權譎變詐以立國如長
兄正行卓識卽爲當世用亦未必盡見施行則可
傳者自不朽於天壤之內何必珪組榮名哉弟居
常留心學問窮究經術自喪亂以來荒落數載故
者多去新者不來往往憤發然人事糾纏心不能
制馭卽或積累豪末莫有成功望長兄所學如澗
溪之比江海愧且何如卽日專使賁納原本懇易
他冊仲冬東行躬叩請益

論學酬答卷四

四

迂闊之言不蒙鄙笑願以爲可傳慙慙慙慙弟自丁
丑迄今歲有劄記自書所得就正友朋凡十六年於
茲矣雖中經喪亂未敢輒廢非敢望此時此世尙有
表章揚推舉而見諸施行者特以所見若此不欲一
朝中輟守先待後所不敢言庶幾楚人抱璞之誠耳
弟所紀拙錄皆偶得偶書因年隨筆無有倫次道兄
所見蓋確菴諸兄所輯故有分類自九卷至十四卷
皆言治道而吾兄所見則十一十二卷也弟於此道
自吾鄉受先先生存日極爲商酌竊以爲治平之道
有二項其一爲補偏救弊其一則創制立法補偏救
弊隨時可行創制立法則非聖君良相徹首徹尾大
大制作一番未可遽云復古而制作之法則必以封

建井田學校爲本此弟之拙見也居恒商推無不以弟爲迂闊而弟亦自信此種道理非六十年經營不可即使此身立刻遭逢諫行言聽至於頭白亦不能畢此一段工夫況萬萬無此理無此事乎是以午未之間卽已絕意圭組悉心著述有治通一書專言此事以病中輟尙未脫稿道兄所閱十一二卷皆補傷救弊之言也自念此等或不倍於時而來札已有當世未必盡見施行之歎然則聖人三代之治其終不可復乎來札云三代以後皆權譎變詐因循苟且以立國誠然誠然吾輩生三代之後卽空言未必傳

論學酬答卷四

五

諸後世況敢望見諸行事乎方寸中不作此妄想久矣道兄以爲然否來書一册亦言治道者所云封建井田於此略見端緒披閱後有所疑惑不妨彼此商酌措諸施行萬萬無此事理但欲存此一段議論爲吾輩夢想中羲皇耳迂闊幸諒

答郡中劉逸民書

來書云兩日從研兄處得見思辨尊錄攜歸急讀一讀而駭又再讀再讀而悲又反覆讀反覆讀而樂不知手舞足蹈爲何如也此人此書吾敢望吾生得親見哉今我生同時又同地三十餘年矣至

今日而始得購三爲我稱之又得研德爲我詳釋之乃迴思三十年中所謂人倫冰鑑月旦品題者若於此人此書井水天風孟德歎云越陌度阡枉用相存此我所以駭而且悲也既而思之人所樂謀者七尺爲廣且暮爲修而我道老所持籌者則萬年橫則四海所謂樵隱俱在山由來事不同亦奚惟哉特恨和氏之璧獨曜於郢握夜光之珠專玩於隨掌斯不能不掩卷歎惜耳今弟有私誓誓使天下之寶與天下共之請先自隗始研兄來郡望盡發其書付我卒讀今所先讀二本已

論學酬答卷四

六

鈔過一本其一尙未鈔竟早晚仍歸研兄處也至其書中之所以然與讀是書者之知其所以然則惟研兄知之矣天下雖大曾有幾人哉亦豈竟無人哉情思汗漫不知所云

研兄來得足下手札開緘捧讀愛我厚矣足下謂此書此人爲何如哉此書此人亦平平耳力不足以治稼稽智不足以謀升斗目不識要津足不履都市其放而爲言也又不足以藹馭太平鼓吹風雅悅時人之目來長者之譽而徒與一二寂寞無聊之人矻矻窮年焚膏繼晷此書此人亦平平耳乃研德購三從

而稱之足下又從而好之且好之不已而至誓與天下共之足下其真謂此書此人爲何如哉嗟乎逸民足下讀我之書而駭且悲我亦讀足下之書而駭且悲也當二十年之前弟與二三友人閉門誦讀也以爲世皆唐虞人皆無懷葛天其幸而出則所與者皆稷契皋夔其不幸而處則許由巢父相與含哺鼓腹已耳乃閱二十年之久而竟有大謬不然始知前此閉門誦讀所謂寂寞無聊之所爲方自愧其愚鄙之不暇而忽有逸民其人者踴躍鼓舞一如我二十年前所夢想之誠逸民其無懷耶葛天耶抑皋夔稷契許由巢父其人也豈此世其唐虞耶此吾之所以讀而亦駭駭而且悲也雖然我與逸民亦各嗜其性之所近乎野人有美芹曝者擬欲獻之至尊至尊不受則野人之芹曝固自在也吾何爲不豫哉況語有之得一人知亦可不恨弟得研德得疇三又得我逸民芹曝之侶爲不孤矣吾何爲不豫哉則吾之易悲而樂樂而手舞足蹈有不自知其同於逸民者亦情之所必至也逸民其以爲然否耶研兄至郡卽欲盡發部著請教左右適先爲王聖乘兄取去聖乘在鄉未回不得如命或稍遲數日覓便馳上當不至開罪

論學酬答卷四

七二

也上已在卽極欲乘便一來大慰平昔而爲衆冗所羈臨楮不勝翹企

答吳門陳皇士書

來書云向從友人几案間讀兄翁詩古文詞靈奇幽異若王子年之記拾遺段柯古之撰雜俎卽欣喜欲絕既而於周臣兄齋頭得接道宇飲酒賦詩互相倡和極應求之樂猶記弟有與歌不記棲遲句未仕先名著作郎之句特爲兄翁寫照迄今寂寞蓬窗晨星落落益切停雲之思得接思辨諸冊雖未覩全豹而理學經濟皆實可見之施行正與

論學酬答卷四

七三

逸疇諸兄商剗之事復承手教惓惓深切自愧以兄翁品誼素著爲我輩典型著述一出自當紙貴豈待弟輩而彰特緇衣之好踴躍恐後實有不能自已於懷者況兄翁弘見卓識加以筆削如金入治益爲精瑩所關於世道人心匪淺鮮也謹以告之同人祈速惠教全帙無遲金玉積懷如結卽擬駕一葉訪玄亭錦囊中物豈能久秘願出以示人今斯文在茲風流不墜吾兄翁自當任之耳若得紫氣東來九深快幸西山多爽氣謹掃片石以候臨臧翹切

憶自戊子歲兄翁東過婁中以選事枉過做齋繼從
德章兄處得接顏色已又從周臣德藻堂酣飲劇談
宴笑終日曾幾何時又五閱春秋矣爾時兄翁黃衫
翩翩意氣豪上縱論往昔出入風雅一時郡彥咸咤
不及因互相歎服以爲文苑詞壇自當領袖然弟於
此時獨窺兄翁神氣淵然穆然無所涯際竊以爲兄
翁所學有不盡如時人所推者邇年以來頗從周臣
兄處竊讀大刻益見學問淵源之有自而西立李兄
又亟亟推服兄翁爲當今理學名家屢欲偕弟同過
尊齋商略擔荷之事弟以懶拙往往欲行中止今乃

論學酬答卷四

十一

於逸民兄處忽爾天作之合豈此中亦有氣數存耶
弟留心斯道將二十年天涯相契亦復不少然見拙
錄者往往歎息以爲此書斷可傳後亦斷必有人焉
起而樂爲弟傳之者特目前無其人耳而不謂得之
兄翁乃卽在咫尺間也古人謂三不朽爲立德立功
立言夫立言豈特如今之刊刻詩文爲一己身名地
耶德不可見功無由成不得已而託之空言亦以爲
當世後世苟有行吾言者是卽我之德我之功也且
我亦何心之有當世後世苟有行吾言而德自人立
功自人成使天下後世得被其澤卽於我毫無所與

亦我之心也然則弟雖有此書而不能使之傳獨兄
翁能使之傳是卽兄翁之書也於弟亦何有哉但恐
識見迂疎學術淺謬以是誤兄翁是則私心之所大
不安耳便鴻附草不盡不詳

與陳確菴論講會書

前仁兄屢次札至索格致編已知必有同志將舉講
會而弟處所存止有原稿塗抹甚多不堪將出其餘
諸友又俱止一部欲留自閱不能應用是以遲遲今
已語舜光令帶入城矣卽日北來便可奉上也二十
日晚虞九從楓林書舍歸得親翰教始知吾兄欲舉

論學酬答卷四

十一

講會此真身心切要事吾輩自志道以來二十年於
茲矣中間遭此大變而賴天之靈俱不至十分廢墜
者皆斯道之力也苟日復一日年復一年悠悠度日
則將有草木同腐之感弟是以跡雖濶處城市而此
學此道造次顛沛未嘗敢忘今年春諸敝徒共舉講
會弟不敢辭而毅然任之者正以成已成物之學一
刻不容或離耳獨念仁兄在鄉僻處兼葭雖心學不
費而詩文太多往來太勞亦是一累正欲相商定一
講約而尊札適至喜可知也卽擬買舟赴約而約期
已過且天雨不已因念此事既約一邑同志則亦不

宜造次須定一日期於數日前預約至期齋戒肅臨庶可昭始事之敬今竟定於來月朔日何如明歲以講易爲主此甚妙事但弟近日別項工夫頗多且有鄙意以爲人自五十以前精神強學問未足當以進學爲主自道理外凡禮樂名物度數之類皆當探討五十以後學問優精神少減當以體道爲主此時宜悉置羣書專心用力一部易經蓋學問足則翻身理窟既可收一原之功精神減則玩心高明又可爲涵養之助況此書是天地間一部大書猶之名城大都非得重兵宿將積歲月之久未易卒拔若草草涉獵

論學酬答卷四

十一

是以輕兵撼京雒也弟之鄙意如此然此言僅可爲吾兄道自不知者視之便以爲分學與道爲二下學與上達爲二矣今奉知己之命亦不敢異同當以輕兵送沛公入關耳一笑

答邵儀臣論梓思辨錄書

來書云近與諸同人論吾兄思辨錄合薛文清王文成之書而兼有其長者也前見劉陳諸兄致札請梓是書真好善盛心而吾兄猶若私惜未卽致去豈以世俗浮靡相尙愛憎顛倒雖有知之不勝其忌之者慮天下之不足以知此耶抑學問無窮

自慮功虧一篑而尙有待也夫古人之學其始亦爲己焉耳迨學成而不得志於時以展其所欲爲則莫不有著述以公之同好卽當我地而不遇其人猶必廣之四方四方無人猶必俟之後世豈汲汲於不沒其名乎蓋以我之書皆所以發明大道扶植人心出斯人於狂惑之途推而置之於聖賢之路則著述之刊行不在或然或否之間也而或者謂吾人謹謹不失其身可耳安用立言垂世夫使吾學而僅可自善不足及人則硜硜自守無足怪也如其果以述先聖啟來學而竊慮世之不

論學酬答卷四

十二

足以知我發藏匿則與世之無是人與其人之無是書亦何以異倘謂聖賢之修無盡期君子之心不自滿則弟更有說焉兄之從事於格致之學也二十有餘年矣其間困於貧乏而營心於他務者有之而兄之於學卒如其間幾經兵火離亂而不能自保者有之而兄之於學卒如其間遭無心之非毀與有意之忌謗而自貶以徇俗者有之而兄之於學卒如是以獨立不懼之心爲正己經世之業存斯文於將喪挽人心於旣溺豈同學者信之聞風者信之而吾兄反不能自信乎豈曰

信之而姑示以謙讓乎竊計兄之心以爲吾自知
勉而已雖不見知亦無所悔夫不見知亦非君子
之所樂也但不因之而有愠耳若世有知之者君
子故樂與斯人共明斯道也兄於今日雖不得謂
見知於世而有諸兄之賞識愛慕請梓是書不可
謂吾黨之無知己矣因而公之同好布之邇遠既
使見者有所觀感復使識者有所準則與吾兄爲
己之學敏求不已之心固兩相益而不相妨也不
然往聖之絕學能言者不言而不能言者終無與
之言將見絕學之風日趨日下道義之傳日遠日

論學酬答卷四

五

忘可不懼哉不危哉

弟思辨錄雖已劄記有年然不過自書所得將以考
驗此身此生學問之進退耳初無問世之意乃過蒙
郡中陳劉諸兄欲強之付梓至再至三誠不可卻而
仁兄又屢札見及比諸文清交成且責之以發明大
道扶植人心之義至謂拙錄過慎不出則是有獨善
之意而非與人爲善之心三復斯語不勝慨然弟之
不敢以獨善自守自始學之時而已然矣方弟始學
之時天下猶粗完志氣頗壯幸而得志則不敢自負
其生平卽不幸而託諸空言以就正於當時後世亦

義之所得辭也而今何如哉自申西以後志氣遂
灰夢寐周公之心久矣不作其不得已而朝思夕書
猶不廢札記者亦以學問之道不可中輟勉自敦勵
祈守夙志區區拙錄或可與二三知己晦明風雨互
相質論以爲怡悅至於刊板行世則非弟之所敢出
也且學問之途不一矣無論二氏百家卽吾儒一家
之中其樹立宗旨互分門戶者又各持意見而不相
下若開修閉戶日邁月征其誰禁之苟欲與世共明
斯旨吾恐未受扶植人心之功而先受紛歧之患卽
以號於世日吾恐與人爲善也其誰信之竊恐不如
獨善其身之爲愈耳是以雖屢承郡中諸君子之命
而又加以吾兄之懇誠每每遲回卻顧者誠有所熟
計而深籌也吾兄幸再進而教之

論學酬答卷四

六

答玉峯張邑翼馬殿聞陳天侯書

來書云心依高梁匪朝伊夕或問自客來或懷同
月往雖有甚深未嘗躬侍絳帳等之親炙之科每
以爲恨前信宿尊館薄承涵育已覺積年習氣漸
次消除又承借著書俾得潛心窺索釋滯指迷當
吾世而近大賢有生之慶幸何如伏念老盟翁興
起絕學上接濂洛真傳來書所勒竊探大旨體用

合一微顯一致功在主敬應必隨時宗風明則仰止難卽此豈俗學小儒所能妄託耶弟等質本葑菲跡淹陋邑雖有厭薄浮競之志而無發憤心性之功智與年邁將來墮落及茲下手猶悲遲暮與老盟翁真相見恨晚者也伏懇指示法門知所依歸理學諸書何本便於初學每日應酬文墨之外內功從何入手日課何由不斷圻弟所刻功過錄呈政由此而入正恐強生意見便多馳妄未爲良法統新一一教之

尊札至斐適過蔚村語確菴淹留數日歸始見之又

論學酬答卷四

十一

以俗冗竟選作答不恭之罪何可恕也酬答所錄皆一時率意之言未堪仰證賢者道兄不鄙而棄之猥蒙見賞更加鈔錄自誤誤人過莫可贖如何如何弟放廢之餘棄絕世事獨此求友一念未能去之於懷敝館追隨留連浹日諸道兄真心靜氣合之平日所聞誠吾黨素心之侶此弟所願交而不可必得者也伏承下問以理學諸書何本便於初學應酬文墨之外內功從何入手日課何由不斷三者爲言弟於此道雖求之有年然於自己身心尙茫無所得何敢以欺友朋獨念良友如諸道兄雖妄肆狂瞽當必在原

諒之中者故敢以臆對竊謂語錄二字自宋儒始有此書三代以前無此書易主卜筮卽後世占驗諸書書道政事卽後世史鑑諸書詩著詠歌卽後世詞賦諸書禮記典章卽後世通典會典諸書此非理學書也然不謂之理學之書不可自世教衰息王道不行儒者進不得行其志乃退而自記其問答之辭以爲書如魯論大學中庸孟子此四書者卽理學諸書之祖也四書之中其便於初學者莫如大學故程氏以爲初學入德之門朱子以爲古者大學教人之法干聖于賢無不從此中入手於此有得方可以讀語錄

論學酬答卷四

末

諸書然則欲求理學書之便於初學者舍大學將安歸耶應酬文墨卽是內功先儒有言其人不雜其言不雜其文不雜則可謂醇儒矣夫爲內功而徒求之語言文字卽爲應酬文墨應酬文墨而能不倍於身心性命卽是內功如必應酬文墨之外別求內功則未免歧而二之也日課斷續亦由心功斷續古人謂敬爲緝熙謂學爲時習蓋必有緝熙之敬而後有時習之學故欲嚴日課先嚴心功敬怠二字此古人治心要法不可不講昔丙子丁丑之間弟輩初有志學道亦慮功夫斷續思爲形格勢禁之法乃勅立考德

課業一格每日所為之事與所讀之書夜必實書於錄互相考核如是者數年今印板尙存雖涉粗述亦可為收攝之一助俟便寄覽邑兄功過格式言簡意盡大勝向日諸刻檢身與言攝心三者雖分三項其實只身心二字身心二字即大學工夫也邑兄所志所行已自與古人暗合特未賅其會通處耳弟輩丙丁之前亦與言夏虞九奉行功過繼乃覺其滲漏因改為格致編工夫一歸大學道兄自茲以往能於大學一再加之意乎夫從前所讀諸書雖通本爛熟未可便謂已讀也意在帖括則書止堪供帖括意在章句則書止堪供章句惟意在身心性命則從來聖賢之精神面目始從故紙中漸出漸見耳率爾奉答不知所云

答沙溪曹暉古願雅儔諸兄札

來札云前者荷蒙枉教匆匆慢別以未獲多領道誨為憾承留示諸著作捧讀觀玩知仁兄之教不特近邇薛胡直接程朱矣昔孟夫子當七季之衰闕邪崇正論者謂其功不在禹下今仁兄值此世道波靡人心既死之餘而能以堯舜已來相傳之道委悉昭示燦若日星功又豈在子與下哉弟輩

論學酬答卷四

七

雖慕教有年一則以兵燹之後或作或止功夫未能純一二則以統宗無人意見不無大同小異以故不能頓然振舉迄於同成何幸仁兄輩不棄鄙陋慨賜接引諸同志咸知己之愛各各振頓翕然猛勵以期不負有道十五日舉謁 聖季會禮威儀肅肅言論侃侃俱克闡揚大教自覺與前日稍異倘繼此弟輩學業得進後生稟承有式皆仁兄輩移風易俗之力成我之感當不在生我後也是日講義條論尙容即日集成獻正諸著作同志傳玩贊若異珍以不肖弟館與仁兄稍近獨未傳及止東園會錢二冊已讀過先佗旋上其諸四冊尙欲鈔寫一二以作韋絃之佩當不出三四日即可送還也

論學酬答卷四

六

世風日下久矣明正學於今日正如秉孤炬而行疾風甚雨之中將伯之助中心恒切願以鄉邑之大自晨夕數子外寥寥寡偶每念諸道兄輩俱積學勵行歷有年所而又以帶水之隔不得時晤深切悵懷東岡之集方以未及徧領大教為恨不意貴處諸同學遂能翕然興起俯復古人之業亦可見此心此理之同矣習俗難改一旦興修絕業必多疑駭幸相與始

終其勉之拙著草草便問幸即擲還講義條論企望殊切祈即賜教

與舜光甥論讀書札時熹年十七尚未志道此易氏訓讀書第一札也

凡善讀書者不必要人督責須要發一念頭思量今日讀書他日終身結局何如今日不讀書他日終身結局又何如如此作念自然往手不得工夫既密聰明自生蓋聰明只是這心思不雜讀書自能記憶非妄語也聰明既發讀書便有許多疑處疑處即悟處也孔子之所謂憤與排也然後著人點發便如以石投水無所不納不然泛泛隨常讀書作文略不

論學酬答卷四

五

究竟雖遇聖人提撥亦無所益所謂以水投石者此也吾甥今日讀書上鮮父兄之教時熹父下無朋友遠出之益比之平常讀書之人較難一分非自己著實猛省用工旁人終難著力是又不如農工商賈各成一業反不至有無成之歎也前所云課業錄若要用工甚不可少所謂無有師保如臨父母也吾甥若有此志我當發來日逐照讀過書發記不可欺隱有暇進城便帶來一看若有疑義亦以一紙發記以便質問時時刻刻自家檢點如嚴師在側如父母在前一有差失荒廢便生愧恥之念久久如此不特進士可中

即為聖為賢亦所不難勉之勉之

與許舜光甥論格致篇書時熹年十七甫志斯道時也

格致篇乃吾丙子冬間所輯此時於聖人之道毫無所見雜取儒釋二家言參錯成書迄今觀之駁雜殊甚恐誤後學向欲取而焚之因同志中以為頗便初學故尚存箇中然未加刪改終不可令人見也吾甥既雅愛此書特送觀覽要之苟得大意即其間一二條已自可終身行之若拘泥節目便有毫釐千里之謬愚丙子冬此書成丁丑春紀考德課業錄只第一日便不拘書中條件蓋條例之書說義理原不能盡況條例又未必精乎閱書者神而明之可也吾輩同志數人如江陳二先生無不從此書發始今俱彬彬然入室升堂則知此書何能誤人在人善學耳得魚忘筌得兔忘蹄二語可誦也鄙意欲摘其中大意相曉然恐憤排未至雖啟發無益俟吾甥閱之有得或可相證爾

論學酬答卷四

五

論學酬答卷四終

後學毛祖模敬校

原跋

此余舅氏與四方諸同志往復論道之書也舅氏自丙子丁丑之間不由師傳默契道妙考亭以來五百年之絕業一旦晦而復闡維時相與講貫切磋者確菴藥園二師及寒溪登善二先生外無慮一二十人焜少學於舅氏每從遊朝夕見舅氏與諸先生反覆辨論竊訝不知爲何事問或一觀彼此問答之辭則又益訝之以爲天地間不意有此種學問也稍長勉爾從事講讀非常之業世所絕少此道自吾邑諸先生外恐未可更覓同志乃數

論學酬答跋

一

年以來四方同道之倡聞風相質不謀而合者又無慮數十人此雖古人所謂南海北海心同理同而吾舅氏之學詣精純足以孚契遠近亦可見矣每恨制舉累人未能日夕侍舅氏得躬親其盛今年戊子焜與舅氏諸及門共舉講會竊效切磋之義因請於舅氏凡自丁丑以來往復論道之書悉舉而錄之彙爲一帙分爲四卷命曰論學酬答以公同志一則觀道術往來針鋒水乳之妙一則觀海內大君子虛心論證之樂凡我同志庶幾其共興起乎雖然猶有恨焉吾舅氏相與論學蓋同邑

諸先生爲多凡朝夕過從風雨聯牀此問彼答天機互發無非精義入神之言然皆出口入耳未嘗筆之於書焜等從旁竊聞緒餘又不能如程朱之門人各紀所聞以志不朽蓋旋得而旋失之者不知幾何矣此酬答一集特千百中之一二也同志者取而讀焉亦識其大凡可耳若必欲觀其全則有舅氏之思辨錄在門人許焜舜光氏謹識

論學酬答跋

二





志
學
錄

本書承國立臺灣大學總圖書館借用影印

謹此

致謝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啟

桴亭先生天資英邁弱冠志聖賢之學謂孔子之後有真儒周公以下無善治其學以居敬窮理爲本而推極於體國經野凡天官地理禮樂河渠以至用兵行陣之法口區手畫燦若列眉窮居授徒隱然負開濟之重鼎革後絕意科舉體驗益精著述益富順治間督學張能鱗具禮聘委輯儒宗理要後嘗講學於錫山東林書院說易於毘陵大儒祠設教於雲陽黃塘聞風親炙者皆感動奮發卒年六十一門人私謚尊道先生亦曰文潛先生祀鄉賢諸生嘗問知行之說先生曰有知及之而行不逮者智者是也有行及

志學錄弁言

之而知不逮者賢者是也及其至也真知卽是行真行始是知又未可歧而言之聞者無不歎服嘗曰予自丁丑紀考德錄卽日書敬不敬於冊以驗進退卯辰間以所考猶疎乃更爲一法大約一日之間以十分爲率敬一則怠九敬九則怠一時刻檢點頗少滲漏或問敬字工夫未進先生曰汝看頭上是甚麼前後左右是甚麼天日明及爾出王昊天日旦及爾游衍何處何容吾不敬今人不說天只說敬學者許多昏愒偷惰之心如何得震醒又曰朱子論邪念之發切莫要防他蓋人當無事時欲收斂此心起一防

制之念則欲念反因之而起所謂開門引盜也故欲遏人欲只是存天理又人有患放心多者先生曰只是天理不熟若天理一熟心自然不放又曰人有邪夢固是心不正亦由於意不誠蓋邪念發時雖知斬截而未能夠惡惡臭之誠故也日間留些子萌芽夜間便復再發又曰人欲省事不如勤事若厭事則事愈煩蓋飢食渴飲公私諸務有不可廢者一生厭心則委積叢勝不勝其擾矣若分外則一以斷絕爲主又不可託勤事之名也又曰讀書不能窮理俱是玩物喪志若能窮理卽記誦亦不妨愈熟愈妙故知先

志學錄弁言

二

生之學一以居敬窮理爲本者類如此

桴亭先生有日記崇禎十四年辛巳所記者名志學錄較前三年所記尤詳盡敬堂懇吟橋顧兄節錄之嫌其所錄太略因將原本另鈔一卷無非有益身心者并簡取吟橋所輯大略以弁諸首道光十年五月望日錢敬堂識

志學錄一卷

太倉陸世儀道威著

梓亭先生
遺書之

崇禎十四年三月上旬

初一日
敬勝

紀錄 午後閱文僧達本至蓋吳仲連家僮曾服事
先君者不覺動疇昔之感 坐談時言容手容不肅

盛陳二兄同奠故友馮大翼子亦偕往 閱約正

圖籍其間多誤予不知其弊語令改正曰夏徵以為
言子不覺也雖非過端然亦可見粗疏之失不可涉
世 奠馮大翼聖傳欲以吉服就揖曰夏欲用麻布

志學錄

行衣予正之予揖立仲孚上聖傳正之 同殷重曰

夏聖傳在景賢齋夜飲席中無失 席中不失事長

之禮而酒覺微多 宿館寢肆夢雜

按曰夏即陳確齋先生名瑚崇禎十五年舉人私
諡安道聖傳即盛寒溪先生名敬諸生私諡貞介
殷重即顧樊村先生名士璉諸生三韓白公疏劉
河深倚任之見斐江志明諸生諸王承昭字景賢

初一日
敬勝

至蕃侯兄處見愚若兄子甚秀心殊喜之吾友為不

亡矣 午後景賢雜談及友人不雅事予未及止之

閱文五十餘篇心氣時有浮動處 宿館夢亦不

雜

初三日
愈勝

陸衍先至雜談言北方人相食事昔伊川之民有被
髮而祭於野者辛有以為此地必為夷狄今中原風
氣如此吾恐將來之禍不止夷狄也 又談避亂事
傍晚別去 一日作文心氣多浮不能主一 宿館

夢亦不雜

初四日考德業會講
敬勝

晚卧頗晏比至曉目甚澀復卧少頃 早膳後將至
曰夏齋而促倉米餘銀者至與之 至曰夏齋會講
時已已刻矣諸兄以予職任紀事而晏至如此乃議

志學錄

罰 讀諸兄錄諸兄多記家庭事念及先君鬱鬱不

快 聖傳過王文肅祠以未及下輿為歉予曰凡為

善只是尋常做去不可分外尋討如此恐涉分外耳

諸兄以為然 移會所於曰夏岳翁齋中講離婁下

第諸兄議論迭出各有心得 讀送死當大事章不

覺此心如刺 時天已晚諸兄將散子以書義無多

不可又作未了之局乃秉燭卒講 孚光以祖母守

節事為言意欲乞旌表子因歎為烈婦易為節婦難

此正白刃可蹈中庸不可能處

初五日
敬勝

紀錄 楊明宇來子語以盜賊充斥揚州之行宜已

思得紀事法分二部一紀講學始末一紀言行

鄰人有言子三年不同宿者此必婢子輩漏言也子因與內人言古人重喪之故且言子居恩父喪過惡及前日居室不能蔬食諸大過 紀諸兄言行八條是日敬體斷續處頗少 獨宿夢與諸兄言紀事

法朗朗如畫

初六日 敬勝

作講學紀事凡例 途見冷容者勃然生惡 與內

人言愚若嫂守節甚貧苦其子甚秀善意欲以女許

志學錄

三

之歲時便於周給內人意亦同 命內人與後門老

媪言訪鰥寡孤獨 獨宿夢正

初七日 怠勝

寤後思雜 有童來欲贅子婢子以其儂巧謝之

秦氏母姨老而寡且無子嗣獨與婢處婢有外行且

強梁子語以寡婦之家宜以正畜婢 坐談之頃微

有疾惡太嚴之失 有曠時日此心不安之甚

初八日 敬勝

晏起 途行與曰夏言紀事例宜紀善而不紀過日

夏不以爲然乃同至蕃侯齋出凡例觀之議論少頃

乃是予議 予欲於紀事錄之外另訂一相觀錄紀

諸兄嘉言善行 子與曰夏言志學錄只須紀過凡

家庭隱微之善皆不可紀亦不必紀又論婚娶大事

兒女俱當至十四五聘定則斷無壽夭貴賤之憾

閱性理數葉 宿館

初九日 敬勝

訪顧休吉二次欲詢愚若家事不值傍晚休吉來子

細問愚若歿後光景并尊嫂守節家難及子女年庚

因歎愚若嫂之賢并矜其苦 休吉言愚若嫂至五

六月間甚有一碗麥湯度一日者甚矣其苦也又言

志學錄

四

近日有僧尼占其居子驚問之云愚若歿後其岳翁

李華宇以女寡居移家就之華宇亦貧甚不能作活

舍旁有空屋日就頽圯華宇之姪避難來止并挈其

婦之翁嫗以居婦翁嫗已爲僧尼同舍棲止甚非體

華宇利其修葺遂許之子初聞甚駭徐詢內事云愚

若嫂志行甚潔此無可疑者子乃令休吉至其家論

李華宇令其姪速遷之 閱性理十餘葉紀思辨錄

一條 宿館

初十日 敬勝

蕃侯攜愚若子至曰夏處卽同曰夏至予家少頃予

與蕃侯曰夏顧休吉至愚若家詣愚若柩前揖曰夏
褻帷見柩思及昔日之誼不勝慘然 與李華字言
寡婦之家不宜僧尼出入令姪宜速去華字以為內
親無妨猶有猶豫之意予正告以令姪姓李不可居
張氏宅况又同衆俗尼乎華字唯唯復至內觀愚若
兄遺書遺筆乃出 歸家略述愚若嫂事目澀痛即
寢 獨宿夢正

格致之學

為善只是尋常 志學錄不知約正俗弊
只須紀過 男女婚娶之
期 伊尹空桑 思辨錄
一條 講學一日

志學錄

五

誠意之學

省察亦嚴 為善亦勇

寓目邪書 有護過之心
會講晏至

正心之學

容止多倦 初十日口腹
之欲 多晏起

齊家之學

時念先君 閨門相敬
事母無失 教子有方
喜弟進德 不納猥僕
待下嚴正

治平之學

作講學紀事凡例六條
紀事式二葉 思以女配
亡友遺孤 肅清亡友門
庭 思得相親錄法 紀

嫉惡太嚴之言

諸兄言行八條

三月中旬

十一日

遇顧殷重諸兄共坐半日 允三事極欲辭之因思
允三多病予姊亦然孚光近又咯血若田事不諧增
一番憂悶是予又助病為虐矣以積布銀贈之
十二日 敬勝

顧殷重以同善會事約見州尊州尊欲以同善會屬
受先其意猶未能盡信諸兄也而殷重意殊鹵莽稍
為正之以名歸州尊 至家紀錄 獨宿夢正
志學錄

六

按受先即張南郭先生名采崇顧元年進士授臨
川知縣 十三日散齋 敬勝

寫帖請陸希宣 率二郎拜家堂祀室 希宣來率

二郎出拜以國朝紀要一部為贄見之儀并率大郎
出見希宣行四揖禮大郎之師容有不在館時希宣
可以權攝又或雨天不便往返則在家亦可不廢時

日也 寫志學錄燈下畢 獨宿夢正
十四日考德業講學致齋 敬勝

目痛晏起 與曰夏同至會所 聖傳 諸兄俱集互考
德業時曰夏以家難鬱鬱不快諸友咸為之不樂

講萬章上第怨慕章曰夏反覆推究予於父母之不
我愛二句極言父母之不愛必有一箇緣故尋得源
頭若不思不能得親順親諸友咸共商榷卒得悅親
之道曰夏忻快無限 席中互問書義反覆問前講
過中庸蓋忘者過半矣記憶如此心得可知蓋不勝
悚懼也 獨宿夢雜

十五日卜女姻事
敬勝

拜祀室以愚若子姻事默告於祖先之前 出卜兆
甚吉心不勝喜此事已無他議然尙須遲至秋冬自
今以往且漸爲整頓家室俟稍有就緒徐議姻事耳

志學錄

七

紀錄 獨宿

十六日
敬勝

與景賢同至奕馨先生處致不安之意以前用小帖
也 宿館夢甚正而有昏沈疲倦之意

按明諸生譜王會芳字奕馨即景賢之父

十七日
敬勝

初意講學紀事中欲載諸兄講論之精者然議論頗
多不能盡載意欲更立一冊凡五年以來諸兄所記
書義皆彙載其中名曰會講集說以無負五年之辛
苦且俾後來與講者皆得以縱觀也 與蕃侯同弔

管雲將 送分金與顧殷重詢同善會事殷重以條
例出閱首云始會之日具述名呈請州尊又請受老
登座講道幾成遂事矣子極言一道同風之治宜歸
州尊必不當有私會受老臨講亦宜州尊具柬以請
言甚痛快諸友皆悚聽咸以爲然因欲子作書致州
尊子直任不辭 日間言語甚多然正不得不多
宿館夢正

十八日
敬勝

途行頗有放心 爲同善會代作致州尊書可作而
作義也不可與而不與亦義也此際胸中頗無留滯

志學錄

八

獨宿夢正

十九日

有以舊書陳壽三國志來者索價太貴旋去予以米
四升往易不肯 上午心稍出入下午甚清 起紀
事稿一段紀思辨錄十一條 宿館夢正

二十日
敬勝

方正學有幼儀雜箴二十首可與小兒讀當鈔出
是夕酒亦無多而昏倦之極此後再宜節飲 宿館
夢與虞九論風水地理天氣地質
先天後天
按虞九即江萊園先生名士韶諸生私諡孝友先
生

格致之學

旬中心得頗多 會講有講過書義多忘
得 思辨錄十一條 閱
三異人集六本亦有議論

誠意之學

思行先妣忌日悲哀禮 旬中不能無雜念

正心之學

旬中敬勝於怠 十八日十四日夢雜
胸無留滯 二十日夢境
之善

修身之學

旬中視聽無非禮 旬中言動有小疵 二十
日飲似有醉意

志學錄

齊家之學

率二郎從師有禮 敬下
姻事 事母無失 闔門
和敬

治平之學

應接親戚 公事謁官長
為友人思得視親之道
思輯會講集說 代同
善會作致州會書 與通
依論理學 與景賢說書
義

三月下旬

二十一
日

紀志學錄又思辨錄二條 閱性理數葉 與日夏

及王氏諸父兄同飲席間語甚夾雜予與日夏若不
聞也 夢正

二十二日

敬勝 日夏來以家難故也同至日夏尊公館中兼望李信

甫 日夏述家難於尊公言弟他出尊公語頗峻予
不敢與詞以家難非所宜聞也勸日夏當速往自負

乃弟 同善會事以名與會中不欲其決裂故與日
夏頗商定其事今聞顧殷重頗不從諫不宜身入其

中與之謀議欲凡事一聽之彼若初不與者此念亦
甚痛快 紀思辨錄一條 紀錄 宿館夢境甚清

志學錄

按確齋先生父名朝典字敬五以經學重鄉里學
者稱溫如先生
二十三曰考德業講學
敬勝

同蕃侯聖傳至草堂會講 上午考德業讀志學錄
講萬章下第略有心得傍晚散歸見母親教二郎

讀書不覺悲感因略述日夏家事并稱母親仁愛覺
得此際家庭殊有分外之樂 獨宿夢與諸兄周旋

又解狐帽語甚異

二十四日

敬勝 至館心亦靜細 以童有小過微躁 獨宿夢境甚
清

二十五日

起晏 入內問家事有躁意 已上心境俱不佳

景賢有深慮至德之言予深服之 紀錄燈燼卧

夢正

二十六日

至館作文 題我亦欲 正人心 握筆之頃忽雜他念放心之失

如此 有邪思 完正人心篇 紀思辨錄二條

訪聖傳不值歸館與景賢雜談有一二世俗之言

宿館夢清

二十七日晚

志學錄

十一

在館閱文 至放生池一步見有飢民卧草中者殆

不可保因念施粥之法尙有一弊日給一餐老弱者

不能活一也強壯者混入得食耗粟太多二也宜興

役以役壯者老弱則日給二餐方得 紀思辨錄二

條 宿館夢雜

二十八日

在館閱文 顧殷重來談同善會事欲盟之神子與

日夏皆贊之又雜論讀書之法將及下午乃去有譴

言 閱性理大全 有躁言 與景賢約同讀書之

法 互看 易經 宿館夢清

二十九日散齋

至館閱文 與景賢論讀經法 歸至恩母處聞大

郎無知媿罵怒甚呼大郎至跪一時辰痛責四板仍

切諭之 責兒時雖怒心體甚好無從前暴怒之失

下午記鄉約說二條 獨宿夢正

三十日致齋

起晏寤後無雜思 紀思辨錄六條 獨宿夢先君

至館抱持驚問

格致之學

句中心得頗多 會講有作文時心不專一 得 批閱性理有得 思

志學錄

十一

辨錄十七條 閱蓮池竹 窗三筆能辨其語之似是 而非者 辨天泉相證之

非 誠意之學

省察亦密 致齋亦誠

句中間有浮游欲念 克 治有未精嚴處

正心之學

旬中敬勝於愈 二十九二十五二十六日心境不 日怒中節 旬中夢境甚佳

清

修身之學

旬中莊敬處多 旬中視聽言動俱有小疵

齊家之學

家庭之樂 教子得正 待童微操一事 待內微

治平之學 起紀事稿七條 與希宣 言德業

四月上旬 敬勝 初一日

州尊大會鄉城約正副於海甯寺同日夏景賢往觀

是日觀者幾傾城亦治邑者百年以來之曠舉矣惜

禮儀未整未能生觀者之恭敬也約正副宜排班送

聖旨宜行五拜三叩頭禮 甬道不容人立 講約

宜露臺高座 約正副宜在露臺坐聽 約正副服

色宜一 約正副次序依都督 聞天旱麥壞

議事宜在露臺 擊磬為步趨之節 志學錄 士

心甚憂之煮粥太早恐七八月有難繼之憂也 聞

襄陽城陷甚確又聞漕河被梗運艘不進讀聖諭罪

已深切真令人欲涕而臣工莫有能分憂者殊可歎

也 與家人述時事憂懣之極 獨宿夢木刻先君

像哭而拜之 敬勝 初二日

至館聞天旱麥壞迂道出城外一視 日間雜思理

學經濟甚有心得 有一二夾雜之言 宿館夢正

初三日 敬勝 寤後聞雨聲為之甚喜快農夫之更生也 紀思辨

錄一條 日間亦多心得 宿館夢正 初四日 敬勝

閱性理 王德鮮邀飲同景賢赴席德定必欲子居

首席子堅辭之 席間甚喧雜然不妄及子知子素

迂故也少焉羣起角拳德定邀子曰今日請一獵較

子笑辭之 問許漢章騎馬法席間無可語此亦六

藝中一事耳 席中不能無唯唯詭譎之言 至館

閱性理三四葉 夢正 初五日考德業 敬勝

閱性理二葉 至草堂考德業聽錄心亦專有三四

次不聽處 議論間有心得處天神地祇人鬼 影神

無妨 遠小 人宜親君子 獨宿夢正 初六日 敬勝

允三來談少頃偕至南馬頭陸君蓮處道經普積寺

允三欲閱粥廠就視之子見旁有榜云聞人過此一

步者罰米多少而不能強允三回步此不惟質之素

柔亦窮理未透也 至館閱性理數葉 紀思辨錄

二條 持心甚嚴 獨宿夢雜 初七日 急勝

紀思辨錄七條 紀相觀錄五條叱妓 撫孤 盜不顧 丁祭 隔

痛之過

初八日
敬勝

與曰夏同送吳伯玉喪途中聞楊閣部自縊確信甚為南都危之一路至南關觀者雜沓予行甚恭未嘗旁視先君與伯玉親誼甚厚憶予數歲時在仲

連家時時見之今先君與伯玉相繼入土令人不勝痛心也見延祖哭甚哀不覺淚墜思得拽白之

製使人必不能窺見其內獨宿夢邪又夢問答

初九日
敬勝

鄰人以執齋文集來涉獵一過嘉靖三年正月五星聚營室紀

錄一燈下閱周禮十五葉獨宿夢正

初十日
敬勝

晏起與虞九取聖學宗傳王門宗旨心齋語錄龍溪要語石經附錄共五部略一涉獵三王之學行世已久談道者多宗之其間甚多流弊詭於孔孟程朱之旨恐吾輩後日不得不略一修明也輕於叱人

一言 紀錄 宿館夢清

格致之學

旬中心得較多遇事能察理不精一事

窮理思辨錄十條讀

書亦細密

誠意之學

省察克治亦嚴相觀錄閱文時心多浮

五條

正心之學

旬中敬勝九日初六日旬中怠勝一日邪念間持心之誠發一二

修身之學

初八日視聽言動俱嚴視聽言動有小疵

齊家之學

事母無失 閨門和敬 痛痛之過一次 教子怠

治平之學

主賓相敬 初八日朋友初四日不能正身以率世愛敬 處同善會疏密得俗之友 輕於叱人 不能止允三之失

宜

四月中旬

十一日

敬勝 閱時文時亦無雜念只時時思及問答及紀思辨錄

覺此心頗不專一 閱性理五葉 紀錄 宿館夢

正

十二日 在館 思得論難一條逾時忘之亦可見心之不細

也

十三日

敬勝

在顧殷重處得閱吳白耳書念及先妣之亡慘然久之聞約副信甚惡之益思君子作事之不可不慎也 遇周臣昆仲端士邀往夜話予以端士久疏且登善兄在乃從之 雜談人乃天地之心 酒後與元貞登善端士共立庭中談避地讀書之樂又聞一災異事頗確甚駭之更聞皇二子八字甚佳深以為喜

按王登善先生名發祥別字長源鑑明先生之子順治十二年進士十四日 敬勝

在端士齋與登善談封建鄉約諸事閱遜志齋集登

志學錄

七

善以正統為問子議與正學暗合 閱周禮 獨宿

夢正

十五日 敬勝

曰夏兄來同赴同善會 至城隍廟見設講壇在殿內不便眾聽乃與諸兄言移之於外 聽受先先生講同善會語甚警策聽者皆贊歎州尊色喜子亦深喜州尊好賢樂善將來必更有可觀地方安甯吾輩可安坐讀書也 至行宮發同善會銀子欲分男女於二處發業揮之分左右矣殷重不聽唱名先發男冊發銀甚遲老婦候領者飢疲不勝苦諸兄與子皆

哀之更欲分發殷重專執自用曰夏以為此殷重無才非有他也幸卒事可矣子甚慰曰夏之言然心終不樂殷重之執拗 夢正

十六日 敬勝

訪登善不值與鑑老言避地鑑老述起凡水田四不

可之論畏水 畏蝗 畏賊 畏子 畏破 畏說 畏孝 畏早

據畏風 畏役 畏賊 畏說 畏孝 畏早事必無成 更言水田可居之理小亂則團眾以守 大亂則擇上而遷 省兵增糧省官增俸

同聖傳晤錢總練共談少頃省兵增糧省官增俸 城門 水關 分

守分 望金惶我問其老疾也 訪虞九不值與升

士雜談至晚受老講語次第 與役惠貧 役兵三 利整齊省費 便民 稻紳情眾 貧

志學錄

六

民助役 聯首結狀 歸與李光雜談詩學 太 夢雜 按鑑老即王廷明先生為諸生食餼後絕意科舉 肆力於天文輿地之學

十七日 敬勝

蕃侯兄來談少頃同往拜王完老與曰夏談相約往孝豐蓋王鑑老將往卜地也予初無欲往之意自今思之往孝豐有三妙山水之樂一也進地理之學二也避約副之役三也 直言諫殷重兄前失殷重兄亦以子言為是 與殷重商同善會秋季事子與曰夏欲辭去已名而勢有不可恐反驟厥事乃語以名不必去但勞不能任幸以格外待我兩人可也 領

同善會銀又與諸兄醴錢共送愚若嫂處 與蕃侯

同告左右鄰人李華宇來言即日借銀還彼令之速

遷乃至館 在館閱文 夢雜

按明諸生譜王尙賓字完吾

十八日 敬勝

讀聖學宗傳觀鷺湖論學一段子壽子靜皆作詩諷

朱子詩甚鄙陋兼之辭意牽強不自知其學問之失

乃後世率相傳為美談且謂朱子詘於子靜夫崇詘

之論後世固有定見至於詩辭之間子壽子靜之失

亦昭然其不可掩也乃戲步韻作詩以答之非敢復

志學錄

九

吹朱陸異同之焰亦聊以破世儒之惑耳 紀思辨

錄三條 獨宿夢正

十九日 敬勝

至館閱文心頗主一 午後至虞九草堂聖傳蕃侯

曰夏尊素俱集互閱志學錄 獨宿夢邪

按曹尊素先生名鈞別字雪堂

二十日 敬勝

至州前途行心體甚敬 五房叔祖來言元叔祖為

租戶所欺其租戶乃中權營兵欲予同往拜中權營

官子以其事無害於理乃同往其兵甚刁詐予以理

論之且勸叔祖以多事之時不宜與兵卒爭小忿

獨宿無夢

格致之學

句中心得頗多 遇事能

窮理 作答問一條 思

辨錄三條 擬答陸子靜

詩一首 講學一日

誠意之學 省察克治頗

敬勝十日 恕後無留念

正心之學

閱文心多不主一 十五

修身之學

志學錄

十

旬中視聽頗慎

言動多疵

齊家之學

事母無失 問門和敬

治平之學

與郎元翼論三王之學

同善會事一日 忠告善

道 節職無曠 主賓相

敬 矜恤孤寡

四月下旬 敬勝

吳修齡來坐少頃同至南門問玉汝兄疾玉汝兄以

好勇不慎疾復後再發者二今雖已愈面色甚清減

甚矣不慎疾之害也 修齡出詩稿與子閱其詠史
及禹貢六十韻甚有不可及處又出數篇則俱諷刺
道學意也予笑其非是處修齡因問及學術心性工
夫勸子讀榜嚴子勸之讀大學更言生死二字子語
以生順死安之道且極論死生為天地自然之理當
順受其正不必如二氏之造作修齡不能難已而機
鋒四起啞謎迭發予每當其妄處輒喝止之修齡辨
屈者數四不得伸其說但曰恨我力薄不能降服汝
其語多無倫次子語以理一分殊之道更教以讀西
銘 龔廷右來共談經濟計里畫方 用君子 復筮法 廷右

志學錄

三

於史學甚進深喜之勸之博學歸與孚光述理一分
殊語桌上有一穀孚光曰此穀亦有理一分殊否予
曰有之總名曰穀是理一穀有百種是分殊也 與
孚光雜談以心求書 窮理居敬 獨宿無夢 是日有問子母
子者予歸而母氏述其人之言嗟乎予不孝處甚多
何幸得母氏之歡心若此也

按吳修齡名及為諸生被斥喜博覽晚年流入禪
學兼好神仙著有問壺詩話西昆發微撫膺錄舒
拂集 夏王汝名有光

二十二日

敬勝
遺僮至玉汝處取弓不值 閱心齋語錄其合道者

亦有十之一二 閱聖學宗傳駁雜殊甚 作書一
函寄四房弟時在揚州聞有寇警也

二十三
敬勝

聞途人盛傳揚州被圍心念重遠弟切切不置 歸
坐少頃忽有青衣至子以為鄰友之誤入子家者既
而知為陰陽生袖出州尊名帖命子為州前鋪約正
子心中頓覺不快儀文語言之間便多率略不與之
揖不命之坐但直言子決不能任斯事幸為我辭已
而思日來約正之役辭之甚難乃更令希定邀陰陽
生至且與曰夏商姑以遠出辭之徐為辭免之計

志學錄

三

與曰夏同訪虞九與元握先生談半日聞流寇有窺
江南之意南都甚危憂心殊切且以重遠弟遠客揚
州憂念更甚 紀錄 紀思辨錄四條

二十四日
敬勝

作書與登善託辭約正旋至登善處面談鑑老閱字
以為中間尚有太亢直處命子略改子從之

二十五日
敬勝

往訪登善尙在受先家未歸與鑑老坐談言孝豐決
不可往且斷不能往之理無游俠之才 無苦耕之
藉之基 無可因之 無朋友之助 無可乘
利 無可乘之便 勸鑑老決意先營西北因利乘

便不勞不費一年可成置水田治亂俱適用一也豪傑樂助二也不去親戚墳墓三也任約正之責無驚世駭俗之舉而事易成四也辦積貯聯鄉甲施教化俱奉上命五也圩岸易築水田無虞六也鑑老亦深以為然 景賢宴其尊人并邀子飲座間令二童歌吹竹酒予心亦微動二次一歌熟聞之曲一歌清秋露思先君也

二十六日問答大會

敬勝

赴草堂問答大會坐久諸兄方至聞州尊下午欲往崇明恐約正事遲則無及乃具揭往辭力言不能勝

志學錄

三

任之故州尊不允 日間攪擾半日竊恐心氣粗浮不能答問而下筆之頃心思絕不放逸議論亦頗合理較之去歲問答似覺頗進 燈下共讀問答互相論正 好惡相先後 敬屬正心 至五鼓聞鐘鳴始卧

二十七日晚考德業

敬勝

在草堂 尊素問題以避地為言諸兄俱未答至是睡初覺尊素舉問予極言西北水田之妙宜速圖之且當任約正一二年內便可收拾家計有乘勢之利無駭俗之患尊素極是予言諸兄均以為可 讀志學錄午後散歸約登善兄明午往辭約正 歸家少

頃至館閱文 倦甚頭中空空然以夜話過勞也強持之不寐較之去歲直如病起者不伴矣 夜飯後

即卧夢正

二十八日

敬勝

在館閱文 午後至端士館會登善兄與登善同至張受老處辭約正之任以有妨讀書為言受老首肯命予擇一人以自代先是城中報名約正者甚難辭予亦深慮之至是見受老相亮不覺深喜 受老言約正事繁能共任州志否予以不能辭之因出所修州志共觀誠與前志相去懸絕 涉獵籌海圖編

志學錄

話

與受老雜談 寬米鋪 陸子敬制弓箭 社 興役 夜巡宜嚴 受老俱以為可 王元達在座言及北地人相食之變元達曰此不足怪人食獸禽與食人無異子曰兄識理一不識分殊元達語屈 在受老處聞州尊語歸途一憂一喜喜則喜約正之得辭憂則憂州尊之或去也 訪何仲孚問誰可任約正之責者又會曰夏止王完老約正冊籍 課大郎書 獨宿夢正而多此是心清

氣亂

按明諸生譜王瀚字元達國變為僧

二十九日散齋

敬勝

早起至何叔熙先生處約往同歸約正 子約正之
任受老處雖辭歸晤王完老云州中冊籍已註予名
因欲予同其婿何叔老至受老處核實值受老為雜
事閉門未扣而歸 至館閱文心亦清不散亂 與

景賢夜談體倦而寢

格致之學

旬中心得較多 遇事能
窮理 問答五條 思辨
錄四條 進地理之學
問答大會一日 考課一
日

誠意之學

志學錄

省察亦嚴

克治有未精處

正心之學

敬勝九日 辭約正不動聞歌心少流 聞約正事
心 旬中事甚雜心甚清動心
即如問答之會前期皆以
雜事奔走與宴席聞鼓吹
至期復以約正事往返公
庭酬答朋友而問答之際
心殊不放亦一驗也

修身之學

辭修太倉州志之任

視聽言動俱有微疵

齊家之學

事親得歡心 闔門無失
憂念重遠弟 觸景思

先君

治平之學

闕吳修論異端之學 勸
撰廷右進史學 啟益字
光希宣 不與小人較
論正避地策 力辭約正
五月上旬

初一日

在館睡醒後思得受先修志之責雖不敢分任然子
家自高祖以下代有隱德無能表揚倘得載諸志中
此亦人子盡心祖考之一事也因展轉不能寐急欲
書隱德事致諸受老而又有隱微之慮心戰不能決

志學錄

歸家行朔望禮

與殷重談理學經濟殷重亦欣

然有暮夜分始寢 無夢

初二日

在殷重處早起復共談理學忽周展工至云流寇信
迫安慶思欲約眾友為避地計予以西北之說語之
展工極是子言且云有水田在彼處殷重亦欣然願
同事共商半日至午別 登堂拜母 分守鄉城歸家
坐息半日略涉獵武備志以日來勞動體倦即寢

獨宿夢正

按明諸生請周家屏子展工

初三日 敬勝

與虞九日夏共商目下糶米事得至簡至妙之法發

鋪家 給 與曰夏同至景賢齋述春寰爾游語景
賢兄景鮮邀予飲以天方亢旱正予輩食不下咽之
時不當隨眾謹逐乃辭之 燈下紀志學錄即寢

獨宿夢正

初四日考德業講學 敬齋

結志學錄 赴登善齋會講途中聞崇明益警甚憂

州尊 與諸兄商避地事王鑑老出談時鑑老意尙

在孝豐諸友皆力阻孝豐之議鑑老乃辭吳起凡孝

志學錄

毛

豐之行決意西北地俱當在本境讀志學錄心亦

主一但時時念及崇明耳 講告子上第至牛山章

止論性處頗多心得把柳亦可觀性 把柳是外仁

不當以形質譬 其性猶是句 凡物皆有性 論

性理一分殊 告子不識道心 告子不識仁 無善

無惡之謬 胡氏矛盾 胡氏不識本然之性 無善

情才不能與諸友論明 鴛鴦隊撒星陣又雜論有得

盡其才行 莖短繩長 陰道陽道 無心登善兄

龍非行兩 莖短繩長 陰道陽道 無心登善兄

之物最可親性 可為堯舜亦是理一分殊 登善兄

留諸兄夜談與鑑老雜論避地事宜 暗中行不甚

肅 獨宿夢正

初五日節祀 敬勝

行節祀禮 買魚奉母氏 至恩母處見疎戚之老

者意甚憐之秋季當舉入同善會 有倦氣邪念

會周展工語以鑑老相約避地之意兼雜論避地團

結諸法層層列陣 互相應援 斷港立柵 遙助

湖中 又好 又論崇明卒然有變當作何處置敦請 鄉紳

四鄉百姓 督約正守街巷 歸紀經義十條把柳 草

約束脚夫 備乾糧藏書冊 獨宿夢元豹神羊黑虎

謂性章三條 敬勝

初六日 寤後聞雨聲心甚喜而又憂其不足 有邪念 課

大郎書 州尊崇明之事耿耿不去於中非私州尊

志學錄

天

一人為地方起見也 既而聞州尊已歸有兵衛鎖械

之聲疑渠魁已就獲矣然不宜久留州獄恐有牢獄

之變 州尊既歸心中如釋一物有父母孔邇之幸

焉 獨宿夢正

初七日 敬勝

是日以避地事徧約諸友奔走竟日幸諸友無不同

志避地之事相聚而謀者五年於茲矣至今日雖已

定局然猶未有就緒成事之難如此哉 獨宿夢正

初八日 敬勝

蕃侯兄來聞張天如疫死信 會日夏少頃至館景

賢述天如家弔客有如喪考妣者一閱時文心亦主

一 聞崑山顧瑞屏亦暴卒心甚異之 宿館夢正

初九日 敬勝

涉獵皇明世法錄 心有解處 宿館夢正

初十日 敬勝

涉獵法傳錄 聞州尊為南臺所劾有旨離任聽勘

直道之難行如此恐將來鄉國有不可測之變也

格致之學

心得甚多 遇事能窮理 經義二十三條 治事 七條 思辨錄十條 規 訓梅雪吟一絕

志學錄

誠意之學

省察亦嚴 天方亢旱時念慮未清 克治未精 時存憂憫之心

正心之學

敬勝十日 夢境多清 初一日心有放逸處 初九日心有懈處

修身之學

時存節飲食之念 視聽言動有小疵 無愆 正論不阿

齊家之學

事親無失 閨門無失 教子懈 不敢辭長者之命

治平之學

與顧殷重談理學經濟 使傲者正主客之禮約

友避地

五月中旬

十一日散齋 敬勝

會審侯適通侯在家問予令當讀何書予曰惟有大

學耳如伊洛淵源之類亦須時時觀覽以為興起之

助更雜論經濟理學 治國治天下須一貫封建井田

貫之道 四 宿館 標竿之妙 按明諸生譜錢琛字通侯

十二日散齋 敬勝

虞九送約帖來以旱甚州尊拜禱甚誠吾輩雖書

生不可不存民社念也 志學錄

十三日致齋 敬勝

詣祠室焚香告薦期 與曰夏公服至城隍廟諸兄

集者約二十餘人待州尊久不至稍稍散去僅留數

人腹餒將歸欲俟明日再集予曰今日祈雨之約正

為腹餒故也更十日不雨將欲求腹餒不可得諸兄

何不耐飢若此乃與曰夏共創午後必來之議諸兄

飯後無一人不至者乃知人心雖不齊亦不難約束

也 午後在虞九齋雜論 移衛 再至廟中候州尊時

州尊被參提問之旨已確而州中保留者甚少人心

州尊被參提問之旨已確而州中保留者甚少人心

州尊被參提問之旨已確而州中保留者甚少人心

如此禍亂之來必矣予與曰夏力言州尊去留關係之大諸友亦頗輦動乃議至撫按處保留 州尊來陪拜禱 州尊祈雨十步一拜至廟中早晚二次約計三百餘拜予聞之不禁淚歎下而州中人士晏然自安且更嗤嗤罵之吾不知其何等肺肝也 是日意氣頗激言語不無過亢處 歸家與內人商祭品以歲儉從薄五 與孚光雜談 獨宿

十四日夏至薦先 敬齋

薦先歲儉禮皆從薄腥蔬四簋豆麥一簋共五品不出薦於中堂而就薦於祀室皆從簡也恩父之薦向

志學錄

三

不同日以事尤無暇亦於本日分處同薦蓋不得已而權宜耳 祭時微怒一童略有不敬祭前多與孚光雜論稍為未誠 獨宿

十五日 敬勝

拜神祖行朔望禮 同日夏兄訪虞九又同訪顧殷重時諸友將有保留之舉而其間又有為流言將解散之者殷重憇然無復昨日之志矣予覺之為破其隱而又正言贊殷重行殷重志稍定郭斯士先生亦抗言州尊決當保留予乃與曰夏歸至虞九處寫保

單二張 獨宿

按郭斯士先生名士髦諸生甲申之變欲以身殉念父老且病乃徒於苗涇終身遁跡不出

十六日 敬勝

整行裝將同諸兄往鎮江也 天色亢旱常鎮一帶疫氣甚重藉侯兄戒予以寡信友朋錯處議論夾雜感憤易形曰夏兄戒予以慎言夫寡言所以養身慎言所以養德能養身養德何往不宜豈獨常鎮乎二兄之言當時刻佩之矣

十七日 敬勝

閱陽明全集世德年譜 舟宿閩門有西夷異服者居野寺友人遽從之問西方蓮花世界又有與之作緣欲

志學錄

三

導之至吾州者不學之惑一至於此 見糧舟旗軍問漕河狀言漕河多盜無水當事者將欲海運噫運事至五月京中之人已嗷嗷矣海運之議何異臨渴掘井耶吾於茲拊膺時事也

十八日 敬勝

與諸友同見府尊保留州尊府尊甚愛州尊力任申文轉請之事 出至賓館見州尊 與江君逸連舟晤談君逸俠士與吳燕餘為老友同心避地亦將有事西北晤談之頃相得甚歡蓋俠而近厚者也

十九日 愈勝

有邪視 閱陽明全集中載鄉約法甚妙其賞罰善惡皆鄉老以酒行之於鄉約之中寓鄉飲之禮較近今所行之賞罰似為過之

二十日

敬勝 灘山一路飛蝗蔽天一望如雲煙連接不斷江南素

無此災自戊寅至此無歲無之而尤莫甚於今歲天

時人事正未知作何底止也 舟宿新豐友人欲

動保留之呈於挹齋周公者予雖知其不可而未

遽伸其說淑文周兄力言不可予亦和之議乃寢

按周淑文名西臣為文由深峭厲亦能詩以躬耕

志學錄

三

格致之學

亦有心得 舟行不廢學不能窮理一事 戲書一

正業

誠意之學

陪州尊拜禱意誠 省祭祭先徵失二事 克治不

亦密

正心之學 不動心邪色 日切早蟬意勝一日

之疑

齊家之學 敬勝九日 祀先權而得中 事親無

修身之學 失 閨門無失

齊戒如禮 能守賢友之言正而近激 視有非禮

戒 聽無非禮

治平之學

與錢通依論理學經濟 十三日正言匡眾 極力

贊成保留賢守之事 良 友傾蓋相得 羣居講論

多益 以下空二十日昔年桴亭先生所未記者

六月中旬

十一日

敬勝 王鑑老來約明日同拜江君蓮

十二日

志學錄

三

是日上午心氣殊不和 鑑老言起凡水鄉不安之

說不幸言而中予謂不然吾能料亂不能料荒若使

孝豐早荒如此亦未必不變生肘腋且水鄉之被搶

者亦不過一二大戶擁粟自利者耳擁粟自利無適

而可非水鄉地形有不善也小懲大誡未必非水鄉

之福

十三日

敬勝 江君遠來答拜坐談時事意氣甚淡兼欲會日夏兄

命小僮邀之知在周臣處乃已至午別 至館閱時

文心亦不雜惟時時起瞻雲漢望雨澤而已 術者

皆言是日有大雨適竟日陰翳並無雨澤大暑將過
未知作何底止不勝憂悶 宿館至四鼓雷雨作不
勝喜端卧聽雨喜其頗大而又惜其不久也

十四日
敬勝

早起看雨痕不及寸許心中殊悶未審各鄉如何如
為郡縣守平日當預選捷足民壯五鼓遣往各鄉徧
詢雨澤半日之間可以周知四郊矣 劍法久疏恐
其或忘試一演習 至隆福寺看兩壇陪州尊拜
是夕雨頗連綿然仍不及寸許也

十五日
敬勝

志學錄

美

閱法傳錄 名心盛則私欲熾私欲熾則爭鬪起惜
乎良友多才不能免也 吳白耳寄書曰夏欲共創
復古社發明道學曰夏取書來共閱之書中意亦欲
曰夏致書王子諒并令子輩亦作書寄白耳嗟乎若
果如此其又何以異於世之為文社趨榮名者乎
蕃侯來雜談州中蝗災頗甚而小民惑於鬼神不肯
撲滅乃議神道設教教小民以掘坑置火之法與曰
夏蕃侯共書二紙粘於街衢 與曰夏蕃侯商銀會
以曰夏空乏故也 至館與景賢夜談戒以妓女不
可近言頗痛切

十六日
敬勝

演劍法 紀錄 閱時文 紀鄉約雜說十餘條
選擇一正三長明社 正 思得賦役之法并悟
長戶口 察對 編民戶口 賦役出於鄉約 甲長當
法多端不可執法之妙 賦役出於鄉約 甲長當
田開河 城河役城中 與景賢言講易之法約曰
大戶 富民任雇役 與景賢言講易之法約曰
夏聖傳共四人互相講貫景賢甚樂從予說 宿館
十七日
敬勝

志學錄

美

在館閱時文 紀鄉約雜說二條 編賦 元叔祖沒
予同高祖之叔祖也家僅來計子不待飯而往叔祖
年七十八壽可逝矣但今年僅十四為可悲耳入撫
屍甚哀之無淚不能哭慰叔祖母少間出 幼叔名
元茂子以叔祖乳名元而家譜叔行俱之字乃與五
房叔祖言易名之茂 午間焚衣家人尚不知去吉
服首飾乃與叔祖母言始盡去之
十八日
敬勝
周臣元翼來言叔實之沒歸心釋氏臨沒妻子俱遣
出謂不死於婦人手死甚得正周臣或之作吳居士
傳深詆道學于笑不與之辨 周臣端士來周臣復
詆道學于待以不辨之辨周臣頗諷服 儒未嘗衰
妄人信佛不足辨 周臣端士別去在德公齋夜飯席
仙家亦不能免死

問與淑文共談太極太極欲人知性善

十九日

在德公齋閱書目 子與德公頗落落而德公待子

甚勤傾篋出書移取不倦亦令器也惜不能玉成之

耳 閱全浙兵制大約皆紀效書而亦有紀效所未

載者 閱唐荆川摘諸儒語錄 周臣端士來雜談

至午別至叔祖處送殮 聞樂有哀聲宜專用噴

拜時哀敬 飯時親族言語嘈雜心甚厭之然未免

從俗特不敢為唱酬而已 叔有言近薄者正言以

止之 五房叔有雜事頗不宜於理正言諫之勸其

志學錄

三

亟息訟

二十日

敬勝 閱農政全書 至館閱完房稿 寫斗方與王景行

景行師方惠然質甚忠厚亦道器也然猶未知學無

由語之乃錄性理論學語十餘條示之雖以貽景行

子意實在惠然也 宿館

格致之學

心得較多 遇事能察 悟賦役之法 鄉約雜說

二十二條

誠意之學

夏時念切 陪禱意誠 十一日欲念

正心之學

敬勝十日

十二日心氣不和

修身之學

視聽言無非禮

動有非禮

齊家之學

急赴族長之喪 正言諫

治平之學

戒友勿近妓女 與友論

三百篇大義 以不辨之

志學錄

三

六月下旬

二十一 日考德業

敬勝 閱十四都圖籍其西南接周市其西北接崑山穆字

圩界東去鹽鐵數里南去致和塘北去七了浦俱數

里都中大戶數家居民千餘戶平時亦無盜賊洵可

居也 飯後歸諸兒俱已在舍互閱考德錄自五月

上旬至此諸兒俱未閱也屹屹至晚僅能略閱大概

未及細考 小僮竊鄰人物痛責之已而知為重遠

弟僕徐元所給出問之徐元堅匿不吐予怒正言責

之更撻小僮數下 是時聲色雖厲然心氣甚平正

無過 邪念時動克治不力

二十一日 怠勝

徐元出不遜語予怒出擊之以此奴素驕縱不可不知家法也 奴無狀時予欲撻之恩母力阻是時予氣甚憤激非所以事親非所以保身也 至館

二十三日 敬勝

評閱諸兄春季問答心甚靜細亦多心得 予在館紀經義治事類皆避景賢今見景賢亦寡交慎密之人且予輩事業將來亦未能終祕不必過於畏慎也是日心境甚佳亦是見到得力處 宿館

志學錄

五

二十四日 敬勝

在館 閱問答評完心甚靜細有得 下午晤蕃侯兄細談問答并雜談少頃

二十五日 敬勝

五房叔以前事欲予下鄉予意不願繼又同八房伯來二次予思叔前事雖未合然不為調停恐經官受責非親親之道乃下鄉望戴明延宋恆甫調停其事外不拂人情內不私所親不費隻雞斗酒而數家免訟獄之擾地方有去奸之利此行頗為不虛云 以忠言告五房叔父子及四姊外盡親親之仁而內存

規諫之義亦禮也至晚歸 途行見新禾多槁惟一

處水港頗深闊禾盛絕勝諸處乃知水利之妙不可

不時時修舉也 諸涇浦一帶港俱狹小紆塞將來

田必日壞 途中行甚恭敬心體頗覺一片亦時有

心得 開石澳港接九曲河達東門諸涇可以富庶

北地開河多役牛馬可省工力但須河水通流為妙

任載胡羊亦可任載 開河起土即築煙墓 晚至

家獨宿 敬勝 二十六日考德業

在家紀錄 課子書 閱農政書 午後至虞九齋

諸兄至會揖畢各坐閱德業錄 與諸兄論經界溝

志學錄

十

洫不同諸兄有言其同者予辨之頗悉 經界如計里

定田里數 經界可以準天下之地圖方員廣狹使

毫髮不爽 大經界中又有小經界 經界溝洫分

田各不相混 以算法乘地之高 又雜論亦有心得

深夫地有經界猶天有分野度數 又雜論亦有心得

宜居城樓 天氣觀日景地氣觀雜針 陸營信地

午向城樓 天氣觀日景地氣觀雜針 陸營信地

條鞭便於情變 約正爵祿 傍晚歸獨宿

紀鄉約雜說一條 閱易經季尹選文頗佳亦易稿

中之佳者 宿館 敬勝 二十八日 在館閱法傳錄 紀思辨錄二條 學道盈 太極

二十九日

意勝

考衙所軍制十人立一小旗 五十人立一總旗

後中立一指揮統之是為衛也國初役法出夫一

人 晚坐與景賢雜談予謂分陰可惜吾輩晚間坐

談不可浪過須考究一學問方妙或史或策論專講

一節庶乎有益景賢贈予言然性不好古無由得入

也 宿館

三十日

敬勝 在館閱大全告子下第亦有心得任人食色之說不

弁得情之正孟子去齊與滕肉意同觀於崇見王

節可見氣風非不怨乃不可怨 今人不知性善

亦是不揣本而齊末 三子無私未必合理 武

性理總論為學亦多心得 得聞州尊消息州尊至

新令鋪設不可過費 闔大明集禮法傳錄 軍

嘉冠服車絡儀仗 齒簞 字學 樂律 凡

周旋進退揖讓往返之禮 無不具載書凡十五卷 六

者為戶帖法即黃册之始與子鄉約法造册意合

紀錄 五更夢邪

格致之學

心得較多評問答詳審遇事任氣一事

錄八條

誠意之學

亦能省察 克治不勇 欲念時動

正心之學

怒而中節怒後心氣和 愈勝二日

修身之學

考德業一日 視聽無非身自擊僕

齊家之學

氣憤懣親

治平之學

為族叔調停事得情理之

七月月上旬

初一日

晤曰夏略談曰夏時閱三異人傳言于少保集殊未

稱夙望子亦云然然豈惟少保即正學先生國朝學

問推第一人乃觀建文時措置猶是書生之見大學

問人固不可得欲如韓范之流亦不易見也 歸家

見天慶妻在舍言日食麩皮甚難度日子憐其貧困

思所以周之 與曰夏同閱鄉約時在徐子久齋中

州尊以子久為善人眾情皆喜予與曰夏亦不覺謔

言交發蓋喜而然所謂善謔不虐也

初二日 敬勝

意欲至節以希定在舍久未與談未知近日工夫若

何適乎光在乃與講論半日以勗厲之居敬窮理合

放心即是人欲百源山中非枯坐一欲知樂律

先精字學黃鍾猶未發之中候氣之樂所以驗

功德盛衰聲入器數遂留而不散故韶樂至今存

而細自重而輕自濁而清明理獨宿

者必能審音讀書宜博觀慎取

與曰夏同會何又于時州中報貧僑月給米四斗五

升王完吾亦報子名子將辭之曰夏援鄰里鄉黨有

相周之義子深然之乃思以月分三項一項與重遠

弟弟本無藉乎此以久客未歸家中乏用也一以給

愚若遺孤一以散給貧戶乃與又于言約三次分領

會郭子堅郭斯士歸共坐雜談少頃湯早七年無

之修蓄積之觀射少頃射以觀德即求一身法雅

富荒政之舉觀射少頃射以觀德即求一身法雅

飭者亦無有也懸錢所射歸晤虞九升士共論賦

役出於鄉約之法曰夏及二兄俱以為未便往復辨

折者數十番俱未有以易也復論推追納稅諸法諸

見皆以為可

初四日 敬勝

訪何又于攜錢與四房弟家

初五日 敬勝

閱法傳錄 心得解窮孤獨宜各為一處 焚獨宜

無後者上焚獨之職 軍 宿節

初六日 敬勝

作易經題君子以懿文德至午得半篇 作文之頃

時游思及治道方正學以儒術飭治亟亟於改易官

名固已迂緩矣而所改官名既從周官又雜漢唐何

也乃欲以周官班爵祿之法與今法參伍用之遂盡

一國餘更多心得鄉士國士王士 班爵祿皆從周

書升法三公 六卿 大卿 州子縣男

職監為侯統衛卒 大卿 州子縣男 下午文

完別景賢歸 獨宿

初七日節祀 敬勝

連日曬書未整乃收貯箝中分理學經濟史學考訂

文詞詩家雜家凡七類 蕃侯昆仲來言房屋事未

決心殊不寧予謂不寧此亦天理但不可過於憂思

恐於學問心體有礙因雜談至傍晚別未發之中

內重外輕 體認須有真實處閱治要錄一部治要錄

即治譜又參以諸家雜法而成書者向來亦頗喜此

等書今觀之覺得零碎委瑣無一頭腦處三代而下

之治多以條例此亦條例之類也纔落條例便已舉

一漏萬不成模樣 行節祀禮夜飯思先君愴然久

之

初八日
敬勝

聞曰夏得男喜往晤之曰夏久欲舉其親於同善會以秋會未舉尙未及之而曰夏尊人似亦以此爲喜此真曰夏順親之事予輩友人敢不力成之 與曰夏訪何叔老不遇歸至虞九齋蕃侯亦在曰夏先別歸予與蕃侯留虞九復論賦役法已是予前論矣既又論封建治天下大法至晚而別王徽之制 王國五郊之制 衛軍開河種屯 水軍運糧 有戲言 園籍不可偏廢 建國必於天下之中戲動 獨宿夢哭先君

志學錄

巽

初九日
愈勝

景賢使來請午飯 課二男書 收拾書籍 午間至館與景賢雜談少頃 惠然曰夏俱集有奕者有雜談者予乃取法傳錄閱三四十葉始就席飲 席中時發雅譚之言雖不及蕩然亦少敬矣豈古人三爲問問固如是乎至堅不角拳似猶太執然喧囂之事苟可以已則亦已之爲愈耳 宿館

初十日
敬勝

何叔老來言張受老欲商明年積儲事命王處卿修書來約予及曰夏子對以積儲事積弊已深恐無良

策不必往議叔老固強且云有條議在家欲予及曰

夏再一商度予乃借行 約曰夏同至何叔老家叔老議以積米分貯者民處約者民一人任米百石意雖近是行之實難其出入發糶清核俱不便然以遂事不諫姑聽之叔老又固問糶法子意欲抽積米十分之一行寓兵於民法千石米可得三千丁其餘依時價現銀發糶可無近日煩費諸弊然度其終不能行也與叔老同至王處卿處不過更欲同至受先家辭之同曰夏訪殷重爲將舉曰夏尊公也 族中有欲生毀骨肉者有無情誼者予皆隱然以義匡之教

志學錄

巽

重遠弟妻舅以友愛 獨宿

格致之學

心得較多 遇事能精察 仰觀天文 一夕

誠意之學

省察亦嚴

念慮多雜

正心之學

敬勝七日

愈勝三日

修身之學

言有非禮

齊家之學

行節祀禮敬

治平之學

與孚光希宣講論分於
官米有法與虞九論賦
役治平諸法與景賢
修齊之道與審侯昆
談治道學問

七月中旬

十一日
敬勝

虞九字來欲予往晤予以先妣忌日尙未祭辭之

祀先妣蓋予之前母也雖非所出而洞洞屬屬之情
有不能自己者 祭畢出門與曰夏同至虞九齋適

志學錄

笔

玉如亦在習射數矢自先君歿後不執弓者三載矣
今復試之亦不爲生疏也 作公舉曰夏尊公又公

舉愚若嫂入同善會呈詞 歸獨宿

十二日散齋
怠勝

取諸葛弩閱思得別製可置船上是日爲散齋之期以遇

諸友不便辭酒肉但自節耳然酒亦微至變貌

十三日致齋
怠勝

是日乃致齋之日本不當出門以取藥不得不出日

間又多昏怠不樂之氣致齋之日如此罪不可勝言

也 獨宿

十四日祀先
敬勝

祀先歲儉用五簋就祭於祀室從殺禮也至於臨祭
誠敬之心則不敢少減 祀恩父甚敬惟以酒寒稍
有怒意然思不先叮噓咎實在已卽不怒 祀外家
行一拜禮 恩父外家本分日而祭因館事不便數
出故從權并日而祭然致齋之日既不能專致其思
慕祭拜之時又不能獨伸其誠敬神所憑依將安在
乎是雖祭猶不祭也

十五日
怠勝

聞州尊去信已確不勝憂憤何叔熙言金星謀變諸

志學錄

哭

事竊恐離任之日州中或有不測之變也 同日夏
在升士家午飯再至顧股重家閱河洛理數予得姤
之二日夏得蒙之二日夏之占有師道自任之語予
之占亦有開太平繼絕業之言可謂奇矣 至周臣
處雜談閱弔伐錄 晚宿周臣處與曰夏共坐庭中
予謂世亂如此予兩人自此當韜晦甯使人見道學
毋使人見經濟不惟慮爲小人所忌且恐爲奸人所
識也談三鼓方寢

十六日
怠勝

自辰刻至未皆擾擾不入耳之談無一善狀不惟廢

學抑且害德悔昨日之不遵歸矣 奠拜元叔祖族
中不預約飽酒食而往非禮矣既拜族中歡呼聚飲
予雖惡之不敢強為異也

十七日

與希宜雜談州中事希宜言有侯姓者多力善鬪飢
餓不能活為人所購將作賊矣予曰是不可縱予當
為處置之使所得所希宜乃往覓得之與俱來予謂汝
果有材力當薦汝於鄉間大戶作教師或欲立功當
薦汝於傅仲庸處作力士其人甚喜 是日大雨有
三寸餘旱苗得少蘇矣然正未蘇也

志學錄

吳

十八日

敬勝 聖傳兄至雜談至午聖傳言子與曰夏近日頗多事
世事不可為宜深自韜晦予近日正有此意此言甚
契予心 閱天文圖歌訣

十九日

意勝 在館 問大全盡心上第有道之謂理盡其理之
若決江河方盡得好好色分量為所不為欲所不
欲便是自欺欲較亦是理成章而遠是從根本
處用功若未接物如何為善權字時有之袁
有伊尹之志亦不可桃應一章確不可易
幼白借曰夏來約作文會也幼白讀書寒山未兩月
而文成五十餘首雖儒者之末業然於文章家則可

謂有志之士且閱歷已久靜處山中頗有今是昨非
之悟予益敬而愛之景賢設酒相款座間言及予輩
年俱三十尚未成立幼白言子初至寒山時即作三
十而立篇子曰要知三十而立不是止作文字幼白
以為然予勸以宜更進古人之學助勉之言頗多幼
白皆相契 歸家宿 有邪念

白皆相契

歸家宿 有邪念

按袁幼白名貴兄孝宜名臨時稱二袁為靖安先
生獄之子復社所不能致者

敬勝

二十日講學

諸兄集于齋會講告子下弟子弟重遠徒希定皆聽
講 心得宜正典型在欲為放在理為收 心
志學錄 幸

志學錄

幸

無從見於思見之心是體思是用 求放心作三節
看是要體驗光景如何不是做工夫處 兼所受欺
要講理一分殊 權即時字 人為齊未之論所欺
只是不能揣本 凱風怨已小弁怨親 舜小弁理
取義章是極言義利之辨 三子無私未必合理 舍生
聞盜賊竊發之信甚憂江南與諸兄相對感頌至晚
而散 獨宿

而散 獨宿

格致之學

心得多 會講一日

誠意之學

省察亦嚴

正心之學

致齋不盡誠

敬勝五日

怠勝五日

修身之學

歡齋不誠

齊家之學

時祀盡敬

治平之學

收一力上使不為盜 善
這小僮 善言助友

七月下旬

二十一
敬勝

侯龍泉來與同至王鑑老處江君遜亦在龍泉言近

志學錄

至

日盜賊之事有聯結李雲潛窺江右之意不勝變然

予與龍泉言必稱天命天道言盜賊逆天將來必

不能舉事不特理所當然亦恐龍泉邪心未盡以此

厭服之也 歸獨宿念盜賊事寢不能寐

二十二
怠勝

與許允三同至州前看允三尊堂匾額又同允三至

張子傳家聞其地幽僻故也子傳家在東疇之東居

叢竹中四無人聲有蔬果田池之樂使得此以為講

學之地亦一佳景也

二十三
怠勝

小僮素不竊物自七月以來忽無所不至至是始知

楊裱稍誘之前所竊物皆藏其家裱稍在景賢家訂

書小僮偶值之遂為所誘奸人之不可近如此沈涵

洲聞之欲買小僮乃至彼一話

二十四日
敬勝

至升士處玉汝亦在雜談取西銘一讀 心得 不讀

通書不識西銘真寶處 西山真氏之 二十日夜

說似專以氣質屬父母義理屬天地 夢製弩射鳥弩式宛然遂起圖之且嫌諸葛弩欠輕

利欲去其短而兼其長定為手弩之式至是適玉汝

兄在乃以弩圖與升士令木工製弩身俾玉汝兄成

志學錄

至

之 景賢字來約明日應觀風試乃至景賢處宿

二十五日
怠勝

同景賢往察院考觀風作君子有九思篇文思甚不

屬以日來奔走故也又作是集義所生者後比 閱

袁幼白寒山諸稿服其功夫之密而文亦有靜秀天

然之氣想見山居之樂也

二十六日
敬勝

至恩母處請恩母至家延子久看脈以子久病腹臥

牀乃已 紀思辨錄四條 聖傳來談至晚書虛齋

密箴去

二十七日

郊千秋來言澄江令李令哲欲舉社約題噫世事如

此而猶然紛紛塘沸何所見之不廣也 心得守常

先須

敬勝 二十八日

至升士齋會講盡心第至陳臻章止 心得知性之

存心 合性與情有之心之名 虛與氣二字與氣質

陰陽之太極 道心是不雜陰陽之太極人心是不離

所以立命純乎論氣數 莫非命章專講氣數 若為

道如何求得 有益無益 萬形皆備於鏡 若為

臣便講不得 井田 若決江河方盡得如好好色分

量 由本而漸進以至於大 為善不特未接物時

略偏一邊便是揚墨 過於為人即不及為我過

二十九日

於為我即不及為人 有伊尹之志亦不可 孟子

三論專為執應 百姓不容舜去便是天 形色與

食色不同 中道而立是 愚若子不肯讀書與諸

無行不與 中路而立 愚若子不肯讀書與諸

兄商處之之法卒無善策心中殊覺不快

敬勝

五房三弟來與言家譜及家祭之事三弟甚喜予族

中幼輩質直者惟三弟矣 是日為予生日伊川有

言人於生日倍當哀痛予之於生日則又不幸中之

不幸者念及先妣不勝悽愴

格致之學

亦有心得 講學有得有暇日

思辨錄四條 閱書有得

誠意之學

省察厥厥

正心之學

敬勝五日

修身之學

齊家之學

慎思母疾 與族弟言家

祭法 生日哀念先妣

治平之學

稱天命以服外邪

志學錄

八月上旬

初一日

謁家堂祀先行朔禮 心得反問謗書即可見賢士

賢能歎忠既窮 子敏才略氣魄甚可傾動一時所

操過合乃益困 子敏才略氣魄甚可傾動一時所

惜者不好學耳 喚徐元來善喻之意欲出外也語

以年荒度活甚難不如安靜自守 獨宿

初二日

全胡淡巖處少憩李公樸來略談公樸妄人略無意

思且其貌亦凶不可近也 閱沈正宗社倉議 社倉

小可 獨宿 日來夜卧多不寧殊有虛眩之意亦

偏廢

克治未力

怠勝五日 少涵養之功 夢境多不清

視聽言動俱有非禮

垂

人缺藥餌故也身軀如此奈何

初三日 怠勝

間海賊搶崇明及黃涇信亂形日迫我瞻四方威威
靡聘將若之何 是日為投帖事出外究竟帖未投
而浪費半日殊可惜矣然聞崇明之信心殊鬱鬱不
得不一談以自遣也

初四日 敬勝

達本來言報本寺僧宗門棒喝予因非之略及吾道
然與達本言亦可謂失言矣 景賢以祭物薦先因
邀管赤城陸衍先夜飯赤城固東溟之後談及理學

志學錄

垂

甚有與會不顧旁觀者之厭也 心無古今 明德是存 本心 宿

館

按顧庸卷所輯端文公年譜其中有云太倉管東
溟志道以絕學自居貫三教而實專宗佛氏公與
之反覆辨難積累成帙管名其牘曰問辨公亦名
其篇曰質疑

初五日 敬勝

天已大曙睡猶昏昏自念日來持敬不密惺惺二字
不可問矣憂世之心雖皇皇然亦不可一向憂去若
一向憂去便是逐物矣須要猛省、梳頭時念日來
涵養工夫甚少不惟心學疏精神亦有損 閱時文
心亦細 閱牧津甚有佳處 冀遂化劫海賈珠平交
趾 離國弱寇御邊長

計馮道根怯防勇戰 李崇卧虎 王慧龍不
殺刺客 王文成杖蘇文即徐敬業杖羣蠻之策

偶思五經讀過然年來俱未加功欲稍溫習乃取詩

經讀之自未至晚讀小雅五十葉 天保頌而敬鶴鳴
諫而婉 采芑三

句一韻 周家世受戎禍 偶因宣王洛邑之章思

正月十月之文大類今日 及王者宅中圖治江漢荆襄之間必有大地土地肥

饒漕貢便利南據江浙上流東盡淮海之富委北平

以為蕃鎮而西塞潼關劍門之險亦地勢之最形便

者也今天下奈何忽諸 察綱鑑古帝王建都處又

攷禹貢地圖 紀錄 宿館

初六日 敬勝

志學錄

奕

睡後心境亦未清明 陸衍先來借景賢及子同至

管赤城家食白粟赤城不在復步至竹林庵聽聖鄰

僧彈平沙落雁一曲曲中多繁聲有兒女喁喁之態

疑原譜尚樸此為後人增入也 六河人來問海賊

狀云約數千人福山兵船被焚者數艘哨官俱被搶

去亂形如此有土者尚不思綢繆未知如何底止也

初七日 怠勝

閱詩經 問昨錢靖侯曾至予齋疑有警報乃同君

避日夏登善往晤之言海賊將犯內地水澀而止且

遣人招誘兵士云云因問備禦之策兼言兵疲糧少

之苦予因極言助勵之備樹收壯士以布為甲胃

頂首 去酒規 亥 靖侯有將材而無將略束於時

勢鬱鬱思歸矣聞予言躍然思奮願即日舉行乃知

武弁雖無人亦在鼓舞若何耳此行良為不虛 晤

鑑老談水鄉事與登善曰夏演餘久不習此臂腿作

楚甚益見勞不可不習也 獨宿 多欲念思及忌

月心殊惺然

初八日 敬勝

至館 閱文 讀詩三十葉 宿館夢與蕃侯昆仲

言孝弟之道歷歷如畫

初九日 敬勝 志學錄 美

至館 雜閱牧津 宋太祖用秦再雄 武陵五州俱服

要開門 五郡州師守江 張奕結陣扼

樂生 思得盜甲製及步兵隊法器械之製使得三

千人可以破中原馬賊可禦虜矣 思得禦海賊之

策 讀詩經 徐子久來言海上官兵小捷景賢留

子久夜飯并宴乃尊景賢言渥不覺多飲忌月如此

殊為忘親 宿館夜夢先君及設奠先妣意殊切

初十日 敬勝

夢薦先妣 是月為先妣忌月先妣之歿予方數朝

生未嘗識母面生人之痛無踰於我數日以來每當

寢興之間應酬之暇蓋無刻不慘慘在念也是日雖

與二兄稍談雜事而此心亦無刻不在焉兩夕感夢

有由然也

格致之學 心得多 讀書存心

誠意之學 省察亦嚴 一句思念先

如

正心之學 敬勝六日 夢薦先妣二意勝四日

夕

修身之學 志學錄 美

齊家之學

治平之學 助贖錢靖侯

八月中旬

十一日 敬勝

蚤起易素服內人以布袍為熱予不欲令母氏知不

答母氏則曰已知之曰素服得無為忌日乎予曰然

母氏似亦色喜因述先妣疾革時狀不勝慘戚 重

遠弟納上房吏已成議矣因來詢於予予曰在公門不妨此中須要存心忠厚稍一差失不惟害人自害不小弟唯唯 薦先妣甚哀敬自念非顯榮無以答親奈何我生不辰遭時若此也 滌器 輯理書篋

點書日 獨宿

十二日 怠勝

辰有欲念

十三日 敬勝

五房叔祖來因訟事欲予與何叔老於州尊處一言予言叔老正人不可干以私辭之

志學錄

堯

十四日 敬勝

閱詩經 邱元翊送約題來坐談有頃言其尊人孟敏先生甚愛敬子與曰更有納交之意 子田亦有在十三都者問之云是處已無蝗矣心中稍安然一邑皆荒吾田雖熟亦何為哉

按邱元翊名星緯諸生為文工儼體大兵商下剛戶勸哭旋走沙溪死年三十餘

十五日 怠勝

在館 會朱雲山雲山言信甫推田事予頗辨之已而思雲山非可言者甚悔其失言 是日無因曠業浪廢時日心殊不適

十六日 怠勝

是日又曠功一日一句之中為日幾何曠廢若此深愧古人矣 作答孚光束論卻邪念而已之邪念亦忽發何歎 獨宿

十七日 怠勝

辰有欲念屢遏屢發 至恩母處以大男不肯讀書責之聲甚厲似非所以處恩母而對恩母辭氣又甚不和本意欲勸恩母進藥然失勸之道矣

十八日 怠勝

錢靖侯邀予往看甲且云有事相商乃往會靖侯知

志學錄

卒

為按臺所劾然靖侯實有過不可救也

十九日 怠勝

武進汪中子丹陽賀勇文來天如家弔喪因拜德宣德宣留午飯二子云欲往松江拜舒章閣公世事如此而二子汲汲奔走何其俗也

二十日 敬勝

展工在館閱予經義治事錄亦有同道之志而以舉業為言夫道豈必棄舉業而為理學耶

格致之學

句多曠業 心得少

誠意之學	省察懼 旬多欲念
正心之學	怠勝六日
敬勝四日	
修身之學	言動多過
齊家之學	待恩母少和氣
思祭哀敬 誠弟忠厚	
治平之學	
與周辰工談理學	
志學錄	空
八月下旬	
二十一日	
敬勝	
閱易文 紀經義十一條	曰夏約至王遜老處賀
壽乃同往不值	與曰夏同會王鑑老曰夏言館事
也 在曰夏館涉獵奇器圖	歸館紀經義又十一
條思辨錄二條 宿館	子與曰夏往賀遜老止操
榼酒亦可謂儉矣而遜老猶不受	
二十二日	
怠勝	
王遜老請酒子以遜老處榼酒俱不受而即日請酒	
遠往似有存心酒食之意乃辭之	歸家獨宿

二十三	怠勝	宋軍日增今軍日耗
涉獵大學衍義數葉	宋軍日增今軍日耗	
二十四日	怠勝	
作舜好問四句題鄰人以善槍者互演連環聲甚厲		
心屢馳去思殊不屬至晚完後比尙未膾	宿館	
二十五日	怠勝	
完昨日題 雜閱唐鑑數葉	安祿山反如 又閱牧津	
半本作魏魏乎其有成功也題至晚完中比	管赤	
城來景賢留飲遂至醉夜睡殊不自適	是日午江	
君遴有字來言欲商靖侯事使至二次予辭之		
志學錄	空	
二十六日	敬勝	
蚤起完昨日題	方蔚然請王氏諸昆因邀子往子	
恐峻拒則不情及同往席間雖羣然宴笑然亦利而		
不流 在蔚然處閱莊子數葉其辭氣多憤激應是		
憤當時儒者過於拘簡故潰決而爲此		
按明諸生譜方蔚字蔚然		
二十七	敬勝	
閱牧津 作輔世長民題	上午思甚不屬心屢放	
雖禁之不能下午心乃純一即舍之亦不放矣亦熟		
與不熟故也 至晚完 宿館		

二十八日
敬勝

瞻昨日文 閱詩經大全注疏二本 向讀文公詩傳以為小序所載或頗有據未審文公何見必欲去之今讀注疏始知漢儒之陋小序之駁也注疏之病大抵多纖巧而害大義此文公所以不得不辨也然而文公集傳猶尙有疑焉者俟講詩時當與同人論之耳 王鑑老有字來乃往一會兼會君遜言靖侯事予曰予輩與靖侯交非以私也愛其射御足力耳能謀其公不能謀其私也君遜亦深以為然

二十九日
急勝

志學錄

奎

辰有欲念甚為一日之玷 瞻會考文一篇 閱左傳數葉燈燼即寢 夢接詔語甚奇

三十日
敬勝

瞻會考文一篇久不用心字學書甚潦草是日瞻文頗念程子敬字之言書稍整潔 閱牧津半本 涉獵大全注疏六本 勸景賢清心進學 燈下閱左傳數葉 紀錄 燈熄寢夢見先君念之甚切

格致之學

心得亦多 書亦頗讀 著述亦多

誠意之學

省察嚴

有欲念

正心之學

敬勝五日

念勝五日

修身之學

視有非禮

齊家之學

治平之學

不謀錢靖侯私事

九月上旬

志學錄

畜

初一日
敬勝

歸行朔禮 木棉大壞州中無賴之子皆失業賭博復盛州尊嚴法蒞之囚繫者日累累然此輩實椎埋之雄以此自耗其雄心無以生養教導之而徒行禁戢吾恐其為防川也 歸與希宣談有頃 貧民不知不知樂 賦役 感則富民

初二日
敬勝

在館閱文 午後景賢有雜事至西門予往南門問金大母姨疾歸遇過在菘至渠 談有頃在菘知子輩講學亦欲與會子婉言辭之謂苟欲入道非先澄

心體認未可輕入吾兄苟有此志須自己真實下一番工夫俟有所見同事未晚正緣以為然復問工夫如何做起予語以讀大學并居敬窮理四字

初三日 敬勝

與曰夏至虞九齋夜宿草堂兩人共話至二鼓乃卧

初四日 怠勝

在虞九齋共閱性理論氣朔盈虛 偶閱閒書亦廢

時日

初五日 敬勝

蚤起入揖祀室與聖傳曰夏同登舟三人共處耳目

志學錄

奎

之間頗無麗雜問談書史亦要而不煩惟四體時時

有倦容耳

初六日 怠勝

蚤起赴觀風考子輩俱以未送准於明日另考乃歸

舟中

初七日 怠勝

入試觀風文思亦不甚窘 夜卧夢魔

初八日 敬勝

日夏作詩有感寒思親之意爾有母遺繫我獨無為之黯然者久之

初九日 敬勝

在舟中騰出考作二篇 作七言絕一首 午餘至州登岸隨至家入祀室揖問候母親畢息少頃

初十日 怠勝

與聖傳曰夏同送卷州尊州尊將考武生竟往教場乃不果送與聖傳曰夏同至教場觀射自觀德射諸人之後射者皆無能命中矣乃知不止學問即一藝亦不可不時習 歸家宿 夢甚雜亂

格致之學

心得少 作文遲 曠業多

志學錄

葵

誠意之學

省察懈

正心之學

怠勝四日

修身之學

齊家之學

治平之學

與過在菴論學 與虞九晤談一夕

九月中旬

十一日

至館閱同人藝文代聖傳兄作評語至晚令僮送至

聖傳處又取同人藝十餘篇來閱作評語畢遂寢

夜睡甚不安然非雜念也 是日辰起紀錄又思辨

錄一條

十二日

午後心有雜思雖能禁止而心若時時外馳亦不得

為敬矣 宿館

十三日

志學錄

至

撫院觀風州學乃與景賢同至察院作第二題王見

之至未見羊也前半文思艱至後頗裕至晚完同歸

宿館 是日亦多雜思

十四日

聞張列九病往問之云病嗽疑其受雨壇之厄也一

念之誠詎不可嘉然仁而愚矣是以君子貴致知

歸家閱周禮宿

十五日

閱周禮翼傳一本又閱儀禮經傳集解 看次男讀

書又閱儀禮經傳集解共三本 是日州中童試予

意亦欲同至新倉一觀因念考事在邇不宜浪廢時

日乃在家靜坐讀書終日未嘗入內心境甚適

十六日

至蕃侯兄處閱考作又閱曹發之考作及孚光考作

至州前遇王石尹閱乃郎考作又閱會考諸作

會曰夏閱王完吾令孫考作歸希宜在舍閱考作云

州尊似頗有情然未經閱卷恐亦未能前列也 鄰

人有喪其親者哭之甚哀深動子衷夜不能寐

十七日

閱儀禮一本 倦甚卧少頃 宿館

志學錄

亥

十八日

應州試作海防策州尊向知予輩有社留心經濟曰

夏兄又曾進言試士宜以經濟治事今日命題之意

蓋為予輩也 是日下半日心境殊佳上半日有雜

念而諸兄之問策者又頻頻來擾心境殊惡 宿館

夢甚正

十九日

景賢乃尊招飲至更餘乃歸 席間亦和而不流飲

不至醉 宿館

二十日

敬勝

騰出海防策 陸衍先來閱策以試事在通勸子覓
公書府薦予曰薦者朋友之事豈可自覓衍先以試
事關係不小力勸予子婉謝之

格致之學

亦有心得 思辨錄一條

作策一篇

語不簡默

文不佳

誠意之學

省察不嚴

克治不力

正心之學

敬勝七日

十五日之清

修身之學

適

夢境多正

志學錄

言動多過

視聽亦雜

齊家之學

事母無失

問門和敬

過勞恩母

教子怠

治平之學

篤友誼

與孚光講性善

九月下旬

二十一
日

在館

閱經傳集解

至家時恩母收租已歸容甚

瘦問之知感微疾心殊不安予於十六日夜固嘗夢

之此時即不欲勞恩母而無如勢不能也 閱清尹

文與郎元翊語元翊言子文字太平淡此極中子病
然不能遽進也

二十二日

歸遇聖傳言景賢以考事責曰夏是子失言之咎也

子遇事每每輕言此其失匪細 夜作策思殊不就

乃寢

二十三
日

與通侯談少頃商二男從師事也 改誠身作至二

鼓寢 夢稍涉邪

二十四
日

志學錄

羊

陸衍先來商景賢訟事也 景賢欲予代孫念老作

書稿子辭不能而情似太忽然衍先草創後予為商

略改一二語此亦力量未足周旋世故也 宿館

夢觀魚必主天雨

二十五
日

景賢以訟事心緒甚不寧予在館獨坐改文似屬不

情未免時起慰語思欲歸家又恐歸家則讀書益不

便勉爾在館此心殊不安也 景賢請書手留管君

售子亦出陪君售言及天如欲淚下念及友誼亦為
之動

二十六日
敬勝

在館 改文謄文三篇 景賢心緒不寧躁甚予亦

甚不安欲歸而止 閱刻文朱昭芭趙業師作甚有

得覺得近日文字甚弱無可觀者思欲一變 宿館

按朱昭芭名明綺亦在復社中者趙業師即趙我

完先生名自新梓亭確菴兩先生皆從學焉

作脩已以交百姓題是日作文立意要與人不同務

絕排比去弱句雖未盡慊意然較前日諸作已自謂

不作矣

二十八日
敬勝

志學錄

差

在館閱文 是日晚欲歸家一視以文思方順至家

恐為俗事所累乃至恩母處一問家中光景仍至館

是日晚靜坐忽思文有上乘亦如詩有盛唐若格

調卑弱便入中晚予作詩好盛唐而作文獨不知上

乘何也是日文思益進 覆閱前次選文甚不稱意

胸中覺得甲乙瞭然非復前次混混為時文所欺也

宿館 中夜大雨雷電冬將至矣而氣候如此天

道可畏 心得至人非無夢只無妄夢 夢雜是放

二十九日散齋

在館作恭己正南面題午後完此文頗稱慊意然猶

有一二弱句也 至聖傳館少談又至日夏兄館以

文請正并求改削 晚歸家構燈讀周禮予於舉業

荒疏已久性不愛閱時文然以考事在邇又不得不

閱時文此日覺得文思消長全不在時文也 獨宿

格致之學

舉業之功進 思辨錄六

誠意之學

省察不嚴 克治不力

正心之學

敬勝六日 怠勝三日

志學錄

差

修身之學

言動多爽

齊家之學

過勞思母

治平之學

一句在館 與在茲晤談

十月上旬

初一日行節祀禮 日食 散齋

閱周禮地官 行朔禮 曰夏以昨文來修已作一

加刪改精光便爾不同為之欣快乃同晤蕃侯談有

頃別去 日食晝幾晦方共駭觀日夏復至同往州
前觀行救日禮禮殊草略且日食之朝復講鄉約行
鄉飲祭厲壇似俱非禮 祭日食分野日在元野復
至蕃侯處談有頃 閱周禮 獨宿

初二日
敬勝

至恩母處一問大男久不讀書問先生舊歲已無暇
乃至信甫處一談求附陳老先生館信甫許諾予乃
復恩母遂至館 閱詩經注疏四本 宿館夢有異

狀

初三日
敬勝

志學錄

五

至登善處見桌椅俱碎駭甚問之知為顧久也昆仲
所擊亦太鹵矣 登善與顧安彦書辭太激予勸其
緩發以俟尊公且為改一二語 顧氏約朋友二十
餘人來予與登善出迎其間有妄者數人語甚銳子
見勢不佳乃與顧順先陸令儀言令解散之予復為
致書言登善已責其僕而諸友乘酒復至兇狂更甚
時登善已出予亦至關帝廟會錢靖侯矣 至館宿
初四日
敬勝
在館將作前題陸令儀顧善先來言昨晚諸友大鬪
登善家史學師至諸友驚散而學師獨怒令儀意欲

予為解免于乃至登善處時孫念老沈復老張受老
俱至為兩家解紛登善意尙未欲予力贊其息爭亦
度之時與勢也事遂平 予與受老言時有慙處及
疏脫處雖云小失然非涉世之道 鑑老歸意甚坦
然留予夜宿時延祖君臨在杯酒之間無一語及此
事此中空空實足容黃夷甫數輩也 宿登善齋閱
周逸休昆仲文數篇

初五日
敬勝

至陳心宇家心宇孫東夏子族妹丈也亦曾隨眾至
登善處予因與其父言令誠之

志學錄

六

初六日
敬勝
陳妹丈來言史學師出示述諸生惡狀內有東夏名
欲予同至登善處白明心迹乃與同往不遇歸 至
恩母處言大郎事 歸家與家人共憂歲荒殊悶悶
獨宿 略有欲念
初七日
敬勝
送大男往附日夏尊翁學
初八日
敬勝
作前日題至午後完 鑑老來同會陸令儀時令儀
事已妥矣 鑑老厚德人無不服此番橫逆真足為

賢者增光子初時會登善卽言此事當以大度處之
登善猶未釋然以今觀之大度者正自有受用處也
方士來叩景賢蓋無賴也以種子動景賢予欲諫
之未可而上

初九日
敬勝

勝文二篇午後閱周禮聞虞銘史覆試信甚喜未知
其餘數名爲誰乃至蕃侯處一問并以恭儉篇請正
曰夏略商刻文事卽至館 景賢頗不悅方士乘機
諫正之 宿館

初十日
敬勝

志學錄

三

閱周禮地官完 發同善會帖與許允儀卽至館
又閱春官 紀思辨錄一條 閱書經虞書與胤征
日來痔疾發日間雖不覺倦每夜坐及晨寤後耳
中響聲不絕精神甚倦 初九初十兩日五鼓將寤
時耳目之前似有無數書義者是亦日來心專之驗
然值歲荒此心時念倉白不能如昔年之純一也

格致之學

讀書亦勤 文思亦進

誠意之學

敬天變 省察嚴

正心之學

敬勝七日 心志專

怠勝三日

修身之學

克治亦密

齊家之學

治平之學

平息登善家橫逆之事

十月中旬

十一日
敬勝

志學錄

美

幼白知予輩講學因言欲相約講五經予曰子輩固
久已爲之矣幼白曰使我城南諸兄爲之當更進予
曰遞世無悶實惟予城北諸兄有之幼白亦以爲然
與幼白共論周禮稍及經濟甚相服更餘別去

宿館

十二日
敬勝

作名箴五言古一首憶晚來遞世無悶之言也 作
知仁勇題至晚完是日景賢他出有賣婆故老妓靡
歌於內喧聲徹外始聞而訝之既知爲老妓不復聞
雖聞歌聲文心不分 宿館

十三日

敬勝 送文與立五端士略談即歸

十四日

省墓新塋樹色頗秀發祖塋茅草充塞至不可入伊誰之責為族尊者不得不任其咎 小僮竊物聞教之者頗多人心如此可駭可惡 繳同善會單銀與辰工定散銀執事至晚歸 獨宿

十五日

敬勝 舉六房叔祖於同善會叔祖向流寓洞庭授書里中子室俱無今偶東歸就食邀諸兄之惠使得沾餘澤

志學錄

毛

要亦非吾族之幸事也 至城隍廟赴同善會以虞九有約乃往會知冲寰以狄家無謂事告詰其尊翁怒甚予恐其以激致訟欲虞九勸其尊人至鼎寰處盡叔姪禮消弭訟端虞九升士俱不可乃至廟遇曰夏聖傳與予同意乃復至虞九齋極言決當如前策元老深以為然予與二兄皆心安仍至廟聽州尊講同善會 發散同善會銀都不依執事而雜亂無紀一則辰工執法不堅一則叔熙殷重不奉法也太弱末強洵不可治 廟中多貧人未報名者辰工執不肯發錢子與辰工言皆得略沾其惠發錢時諸友復

亂意見互出于執不聽一如子約束終事井然後聞

有謂子者雖其言不足憑然氣質之小疵則未嘗無

之大抵遇事當安閒然諸友亂甚若異與之言終不

見聽奈何 閱推蓬晤語

十六日

敬勝 在端士齋早飯氣頗不平出遇際五諸兄寫同善會揭 會江虞九問昨事云俱如子昨議大概俱停矣甚喜

十七日

敬勝 在館 代虞九作講義二條 中庸天命章 論語學

志學錄

美

十八日

敬勝 在館 作玉汝尊翁祭文景鮮至言景賢訟事約同至浦君屏家不得已陪行而已

十九日

敬勝 閱詩書禮樂志世法錄常熟倭防 閱史記禮書樂書律書 宿館

二十日

敬勝 在館 會虞九商玉汝家食事又會龔廷右遇袁幼白金子蕃郁青南久不相與難以遠別雜談半日言語之間不無出入雖心所不欲然亦無卓然之概恐

聖人所謂危行言遜者或不如此也

裕致之學

著作亦多

誠意之學

省察嚴

正心之學

敬勝九日

修身之學

齊家之學

志學錄

省墓 濟族人之貧

失省恩父墓

夫

治平之學

消弭虞九兄家大訟

十月下旬

二十一日 敬勝

至館閱律呂新書完 又閱漢書禮樂志 閱同人

藝文 與景賢同至海盜寺習射三回 至晚閱文

宿

二十二日 敬勝

作子語魯大師全章題至午完半篇 王鑑老字來

同往會錢靖侯時海寇焚劫崇明甚慘鑑老將舉靖侯於州俾立功贖罪也然靖侯實策之而不起奈何

二十三 敬勝

完前題 閱洪範皇極內篇完九峯之意蓋準易而

作然易為宏遠矣 登善字來言與端士薦予於倪

伯屏欲予明日往一見子素不喜見謁官長欲辭之

以二兄意不可卻乃諾之 晚間瞻文二篇

二十四 敬勝

至登善處同周臣元翊諸兄同見倪四尊 子與四

尊初未相識以二兄薦不得不一往見之然未同而

志學錄

卒

言令人心作止通姓名而已周臣與元翊晤語以子

為冰雪之腸

二十五 敬勝

作諸葛銅弩說未果

二十六 敬勝

王原達至共談半日原達好佛聞子輩講學以為必

聞佛也乃舉郡中章拙生輩為言以為聞佛必不可

子曰世人聞佛但吠聲逐影初無定見是總屬成心

耳使儒釋二說雜然並立其前必不能辨真偽子意

必胸有成竹不論是儒是佛其中確然能辨得一真

是非方為有得原達亦以為然

二十七日
怠勝

與曰夏蕃侯同至學前看按院下學 諸友進按院

動荒呈乃同進院按臺意頗佳欲改折三分麥七分

米然尙在不可知之天恐將來必有難支之慮也

弔夏玉汝父喪責僕怒頗中節 作省兵增糧議一

篇 獨宿

二十八日
怠勝

是日聞海寇勢甚猖獗未審將來作何底止也

二十九日
怠勝

志學錄

全

閱大學術義補 至館 銀包中有銀一兩五分餘

簡之不得家中缺用甚多今歲銀錢絕少失此不無

悵快然此實遺忘之過又何責焉因思伊川昔日曾

失千錢只此可徵學問乃力自克 夢甚雜亂

三十日
怠勝

格致之學

著述亦進

誠意之學

省察亦嚴

正心之學

敬勝五日

怠勝五日

修身之學

齊家之學

治平之學

與王原達論備釋

十一月上旬

初一日
敬勝

志學錄

全

在館作夫仁政一節文頗佳

初二日
敬勝

浙江馮玄度來友人多羣趨之景賢亦拜門下復作

劇延之因留子陪席謂子亦當謄詩文送之冀其一

薦子不知玄度人品何如且以公分酒而子廁其間

甚覺不韻非子所欲必有竟席踉蹌者因決然辭之

初三日
敬勝

謄文改夫仁政篇後比并謄送端士

初四日
敬勝

送文與端士不值會郎元翊夜談留宿

初五日

敬勝 至館讀史論

初六日

敬勝 曆史論開齋夫報初九日考信乃往會聖傳曰夏約

同至府

初七日

敬勝 謁祀室 午間與尊素聖傳曰夏同登舟往郡赴考

至鹿城夜泊

初八日

敬勝 舟中雜閱朱昭芭稿及曰夏文傍晚至郡閱考信尚

志學錄

全

緩乃至尊素令叔家止宿 尊素叔老而孤予有舉

諸同善會之意而曰夏亦有同心當謹識之

初九日

敬勝 同諸友往府前求府尊速考府尊限十二日 府尊

坦夷率易是其佳處但太不事事在孟公綽子桑伯

子之間

初十日

敬勝 至府前觀告示遇顧价卿談有頃 觀府尊倪四尊

未免有太過不及之慨 舊書中得山海關志欲買

之未果

格致之學

學業少

誠意之學

省察亦嚴

正心之學

敬勝八日

怠勝一日

修身之學

不為干謁

齊家之學

志學錄

全

治平之學

十一月中旬

十一日

敬勝 與諸兄同見倪四尊送近作不及見而返此固屬可

已諸兄皆知之即予亦自知之然不能毅然力止亦

是力行不勇處然不可見而不見此心固自坦然與

望澤者不同也 聖傳曰夏二兄先歸寓所予與尊

素隨路覓舊書店恐或不經見之書也約行數里

不知寒餒亦可謂有書癖矣 覓得鄭伯謙太平經

國書一冊

十二日
敬勝

在寓所雜閱時文及太平經國書 郡中飢荒特甚 兼以寒凍日凍餓死者無慮數人里巷俱無生氣又 男婦皆遊手樂飲食不事生產至此飢荒之巖猶然 泄泄聞婦人多有毀身自給者風俗惡劣一至於此 長民者不得不引為已過

十三日
敬勝

入試題仲弓問仁全章落想稍別下筆甚格格不通 至夜始克完篇殊不慊意第二題所謂治國四句隨

志學錄

矣

手寫去頗覺順暢要之俱未為得意之作也 向來 謂人但當盡力讀書探討道義至於舉業只就臨考 時略做一二月工夫可耳以今觀之正不其然凡事 俱要豫先做透如炊湯務使百滾待火候既到或 可停歇以後或溫或暖皆可取食其火候未到者正 不可強作大家也要緊處全在少年時一氣趕透 子輩宿寓凡六日夜時有笑謔起居亦不甚敬議論 心得亦少是亦學問之怠

十四日
敬勝

別尊素令叔歸舟至崑山登岸宿顧吉生尊使家

子雖貧賤然處太平時未嘗日止二食間或有之踰 時必餓自今歲荒歉物力甚艱諸兄在寓所皆日食 二餐子亦同之亦不覺飢是日侵早食直至暮夜亦 復不覺豈服習故耶亦志存淡泊也 旅處時尊素 之勤聖傳之慎皆旅處所當學者

十五日
敬勝

趁小舟歸天大風寒舟無蓋藏子四人擁棉被自遮 猶覺凍縮見道旁倒死者累累甚為痛測 傍晚至 家是役止各費錢一千六百亦可謂能節省矣

十六日
敬勝

志學錄

矣

入謁祀室 登善來晤少頃 理雜事一日

十七日
敬勝

至景賢館云於是日結訟事誼不得不往一看然致 齋之日不得已出外又復飲酒可謂不敬矣

十八日
敬勝

祀神 祀先以嚴儉止設腥素四簋雖甚儉薄然禮 儀之間誠敬之念固自不減也 以祭餘奉母歲儉 物薄見女衆多又時念先君不能同享固不能為歡 也

十九日
敬勝

買魚供恩母 子每臨歲時祀先凡恩父祭餘必全

以歸恩母今次以儉薄不及奉聞恩母頗以為言是

亦子禮意未到處子每每率直以後不可不再三檢

點 冬至禮當設遺像以歲儉乏果品止設節祀於

祀室

二十日 敬勝

會端士不遇至周臣齋晤談時飢凶日迫道旁凍餓

死及遺棄小兒者日累累周臣哀之收養一二已而

不勝收戚然憂之乃共謀一長策欲易行而可久子

初欲令周臣施糠粃餅已而思久飢者腸多細糠餅

志學錄

全

塞腸或至誤殺惟穀氣能養人不如施米湯策最

周臣及日夏元翊俱以為可

格致之學

誠意之學

致齋不誠

正心之學

怠勝二日

敬勝八日

修身之學

能甘淡泊

齊家之學

祀先盡誠

事恩母敬

待恩母率直

治平之學

與周臣言施米湯法

十一月下旬

二十一日 怠勝

在家理雜事并省五房及王景賢官事廢業一日

二十二日 怠勝

閱時文 理雜事 夜坐二鼓

二十三日 敬勝

志學錄

全

閱時文 傍晚晤端士端士憂歲荒亦念飢民之死

無以活之子與言施米湯之說端士甚善之子歸燈

下作施米湯約一篇

二十四日 怠勝

閱時文 理雜事 夜坐二鼓

二十五日 怠勝

閱時文

二十六日 敬勝

閱時文

二十七日 怠勝

作文一篇題妻子好合二節意思稍別文不慊意至
晚完 是晚在景賢處飲酒歸頗有恣肆之容

二十八日
敬勝

王端士來言施米湯之舉一家俱有同志今已行一
二日矣而飢民多無狀者畏其生亂意欲已之予謂
無狀者必強乞非飢民無以小過廢美事因作書貽
之 夜坐二鼓

十九日
敬勝

閱時文 孚光來將赴府考也閱孚光文甚不進絕
無靈慧處將來試中恐無佳望奈何奈何 閱德業

志學錄

允

二錄亦甚草草予以其舉業未進勉其於二錄專紀
舉業勤惰進退雜談至夜半乃就寢

格致之學

旬中夜功頗密

文思不進

誠意之學

省察亦嚴

正心之學

敬勝四日

愈勝五日

修身之學

能甘淡泊

二十七日有恣肆之容

齊家之學
居家清肅

治平之學

勸端士堅施米湯之志

十二月上旬

初一日
敬勝

行朔禮先君忌日在邇時懷感愴 讀曲禮 改希

宣文閱時文 三叔祖來蓋予同高祖者向寄迹洞

庭今窮來歸兄弟不納有構之者又生毀怨至飲食

俱無所託窮而將歸乃復來謝前日同善會之恤予

志學錄

卒

哀之留午飯更欲與展工商借錢與之不值而去

受老以夜巡條約與子閱大意雖與支更說同然多

是以勞待逸又不設木柵不設救火器未為精當也

初二日
愈勝

閱周禮

初三日
敬勝

閱書經禹貢想見聖人大經緯處

初四日
敬勝

閱書經禹貢至大誥 夜坐三鼓 是日不能容小

僮愚齋之過多有躁急 洪範注疑尙未通貫古人

之意

初五日
敬勝

虞九兄郡中歸往晤雜談半日略曠·閱書經上卷

完夜坐三鼓

初六日
敬勝

整理書室治雜事至午鄉親蔡三舍來言田事至恩

母處少頃 夜坐三鼓閱書經泰誓至召誥

初七日
敬勝

閱書經夜坐三鼓書經完 是日顧殷重來言百姓

飢死者衆意欲斂麥數石至除夕散之人各一升以

志學錄

空

爲一日之惠似亦甚妙之策當與周臣諸昆言之

初八日
敬勝

詣祀室告祭期 懸先君遺像易鞦巾素服瞻拜遺

像回思往日不禁淚下 讀禮 虞九來出接見談

少頃即別致齊日不當出見客然虞九非俗客其見

權也 夜坐三鼓

初九日
敬勝

拜先君遺像 忌日設祭并祭二先妣有事於尊者

可以及卑也 五房叔父子來以祭餘留之予不敢

餒忌日故也 居喪三年罪惡彌貫易吉之日痛悔

前非期滿三期而後復寢今三期已滿一載之中幸
無失墜回思前過彌堪痛心因作幸我問三年之喪
一篇一以奇思慕一以箴過惡也

初十日
敬勝

有不誠之言一 膳出昨文三鼓卧 是夕膳文之

後餘悲在心仍獨宿

格致之學

讀書有得 夜讀甚勤

誠意之學

忌祭盡誠 齋戒盡誠
一向時念先君

志學錄

空

正心之學

敬勝九日

修身之學

一旬蔬食 克治精嚴

齊家之學

敬恤族祖 忌祭盡禮

治平之學

十一月中旬

十一日

敬勝

讀禮 景賢來約明日同進考蓋時以巖儉府試生

童俱即於本處類考封送也至景賢處雜談至晚宿

館中

十二日

是日聞海寇勢甚熾將來必登陸必犯城郭沿海將

帥人人縮首深可憂也 又聞海寇以銀為夜巡之

號失銀則殺夜巡想甚新奇得使貪使詐之術莫謂

賊中無人也 宿館中

十三日

復內寢

志學錄

卷

十四日

與孚光同至州前遇錢靖侯將至予家告別乃同往

會江君遜又同君遜往會王鑑老時鑑老在隆福寺

坐定雪中劇談半日比別雪已寸許矣又以徒步不

便乃宿寺中與鑑老共談身世之事時久旱雪作頓

忘夙憂來歲生機似有一綫可望乃相與酌酒痛飲

話至三鼓抵足卧一歲以來未有如此夕之樂也

監衛 三代以後知取士不知養士 丙重外輕

將來海盜必先犯松江

敬勝 十五日 在寺中登善兄來略譚鑑老邀款錢靖侯乃同至鑑

老處飲酒至晚歸

十六日

閱禮記·通侯兄來共話會講及小兒館事至午後

別 讀禮至二鼓 小學何為不輯詩經 丙則

十七日

閱禮記二本

十八日

會王石尹商曰夏會事石尹意欲約曰夏諸高足豫

支束修少許以濟目前之急是亦甚妙 費伯言貧

病將死見其子甚哀之惜歲荒無以活之耳 讀禮

志學錄

卷

一本禮記完 卧後時時念費伯言若身死衣棺尚

不可得未審同善會中近日尚可得棺否又其子俱

無棲泊無法以處之心殊戚戚

十九日

清結志學錄 費伯言子來言父病狀意在乞貸伯

言固陸氏族壻向曾貸恩母銀五兩子銀二兩三年

子母未償今病日就危篤意更傷之以歲荒僅與米

一升

二十日

敬勝 曰夏來聞崑山兵譟之變縣公萬允康有才名予聞

其所行甚奇頗疑之今果然也崑山非無事之地奈何至蕃侯兄處共閱盡心下第未完晚歸

格致之學

誠意之學

正心之學

修身之學

志學錄

卷

齊家之學

治平之學

十二月下旬

二十一日

燈下紀思辨錄十五條 三鼓宿

二十二日

與曰夏望錢靖侯知其將歸也 又同會景賢留飲

昏後歸曠廢半日未免為口腹所累心甚悔之 紀

思辨錄十條三鼓宿

二十三日

敬勝 費伯言子攜舊書來欲換錢書既無用于又乏錢且其家積情貧困固所自取況遇此荒歲予豈能為從井之救勉與麥一升 費伯言病必死即不病死亦當餓死死後必無棺木乃至周辰工處問同善會不值又訪叔熙殷重俱不值又訪徐子久云久不施棺矣嗟乎此亦伯言之命也可為游手好閒喜食懶作之戒 江君邀招飲至二鼓歸酒席過豐雖有為而設非專為于輩然飲食無異平時檢身治心之功亦

志學錄

卷

稍疏矣 是日在虞九齋共歎今歲講學之疏并商來歲紀錄事于欲略去煩文改從簡易志學為寡過期於紀過不必紀善所書之事亦必務紀其要緊者是亦節省工夫并力學問之一法也虞九深以為

然

二十四日

敬勝 紀思辨錄十條三鼓卧

二十五日

公差來言姚履卿事對之氣甚平亦昨日能自克也

費伯言死至周辰工處處置 以下傳失數字 紀

思辨錄七條三鼓卧

二十六日

敬勝
處置棺木與費伯言 途中間沈達公之父逃不勝
驚憂悔前日之過意也 張龍貧餓將死欲賣其子
而苦無售者以其所屬故也聞曰夏欲覓一值乃領
至曰夏處俾留用數日觀其可否 是日在州前見
有婦人食子者此世道之大變雖中原此風已不可
言然吾妻則自此婦始所當涕泣而烹之者也聞州
尊僅行薄責遂出境外於是乎失政刑矣又賢者之
流皆持議為必不當殺人心如此甚於禽獸將來相

志學錄

矣

食之慘不知如何底止也

二十七日

敬勝
至曰夏處約同會王端士張龍適在予問之知其子
早復私歸又夜來甚多可笑不可畜也豈此輩已登
鬼錄固無法以活之耶仍令張龍領歸

二十八日致齋

敬勝
是日致齋之日禮不當出走然歲杪多事家貧乏僮
必拘禮則至於廢事而來迂拙之請亦惟存此心
焉耳

二十九日

敬勝

除夕祭神歲祀之禮皆沿襲上世兼以歲荒祭物甚
薄草率粗略莫此為甚且 以下缺失數字 古禮之所

不載者統俟成名之日舉而整齊釐正之也 祭先
甚敬 侍母夜飲家庭之間雍雍肅肅惟痛先君之

見昔耳
格致之學

誠意之學

正心之學

志學錄

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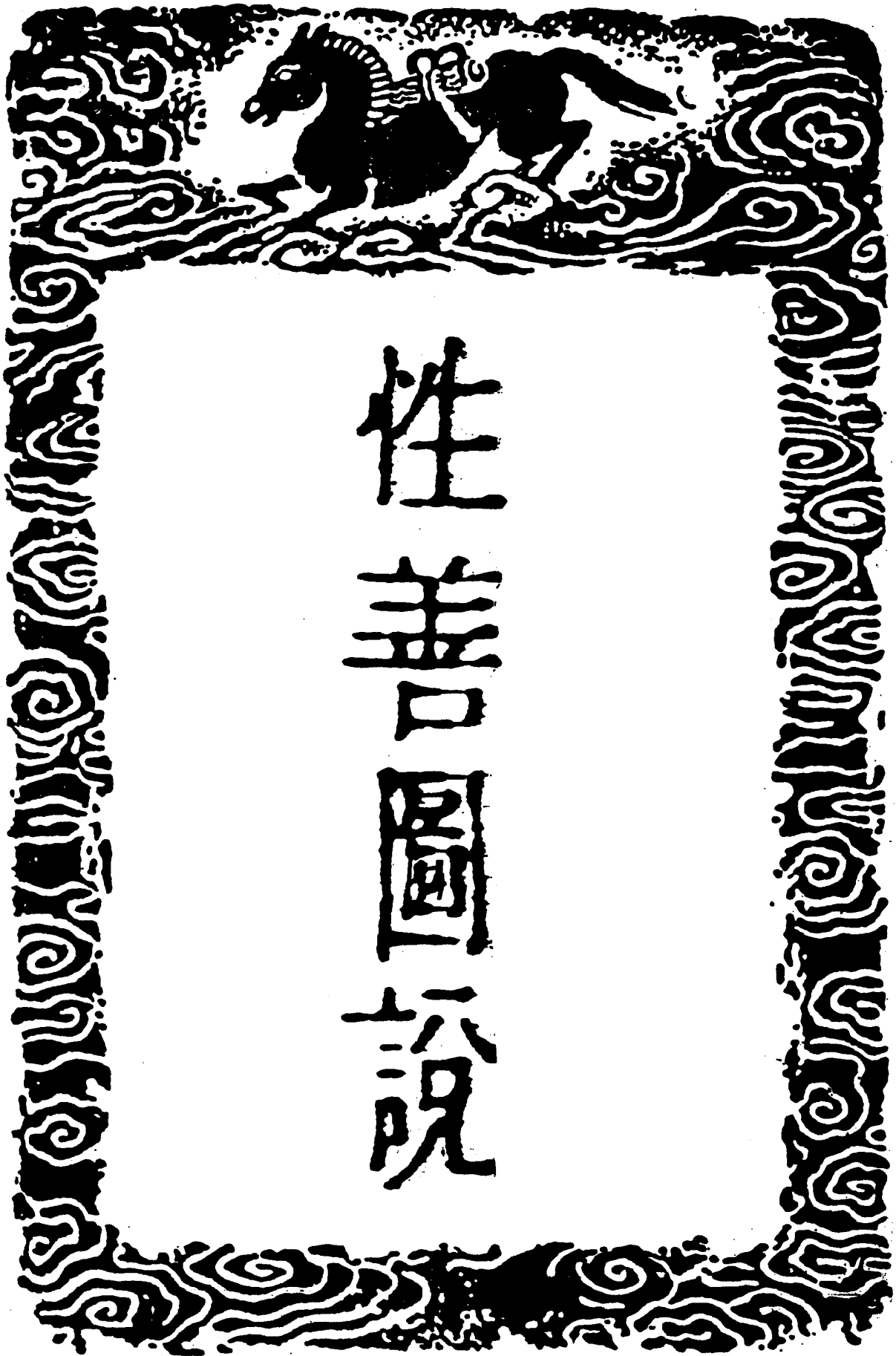
修身之學

齊家之學

治平之學

志學錄 卷終

後學唐堯棟敬校



性善圖說

本書承國立臺灣大學總圖書館借用影印

謹此

致謝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啟

性善圖說一卷

存亭先生遺書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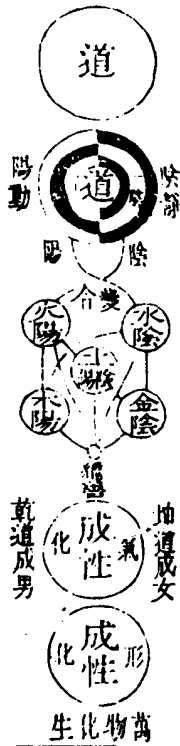
太倉陸世儀道威著

性善圖說

丙午端月克根陳生來自澄江會講於升書馬先生之資深堂共論性善之旨余出首年東林舊講義與諸友共讀中有性善屬氣質之說諸友讀而躍然以喜者過半然終以宋儒有義理氣質之說不能無少疑頗著辨論歸而思論性之旨莫備於易觀性之法莫妙於太極圖因憑易論圖憑圖論性稍為發明以見人性之善正

性善圖說

在氣質非余臆論庶質之當世賢人君子有所就正云



性善圖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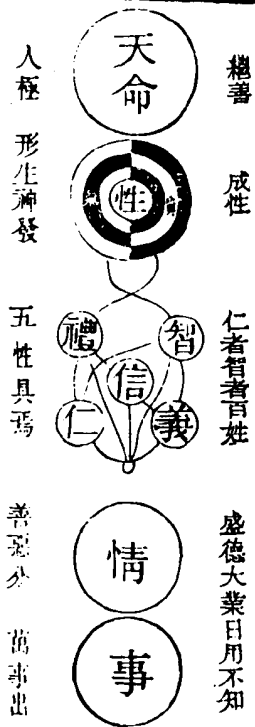
二

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此論性之原也古之聖人言性者有矣書曰維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若有恒性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則性之大原出於天於此可見然未嘗親切指示於天人相命之際言之也惟孔子讀易於卦畫陰陽之間實見夫天人相命之理恍若目可以視而手可以指者特揭之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又曰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而後人義理氣質之說由之以起矣蓋後人不察性之一字為人物公共之性又不察善之一字為人性獨有之善而但見人性之參錯不齊不可獨以善名之也因舉惡而歸之於氣質舉善而歸之於義理若曰天命之初未著於物其善固如是耳而不知天命之初未著於物此人與物之所同而未可獨以歸之於人者也今試以周子之圖明之自陰陽五行以上皆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也繼之者善則陰陽五行以下一圖圖說所謂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者耳此固天與人物將接未接之頃但可以善名而不可以性名者也至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之時而有氣化男女構精萬物化生之時而有形化於是萬物始各一其性而有性之名夫是之謂成之

者性是成性之中萬有不齊而總其倫類之大凡則
 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故曰人之性善是善也正以
 人之氣質得於天者較物獨為純粹故有是善非於
 氣質之外別有所謂義理物不能得而人獨能得之
 也然則何以謂之義理也曰是即氣質中之合宜而
 有條理者指而名之也何者為合宜而有條理即惻
 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四端是矣因四端知其有健順
 五常因健順五常而知健順五常之所由來者實本
 於陰陽五行之德此所以謂之義理而非於陰陽形
 氣之外別有一物焉謂之義理而人可得之以為性
 也此周子所以謂陰陽一太極太極本無極也

性善圖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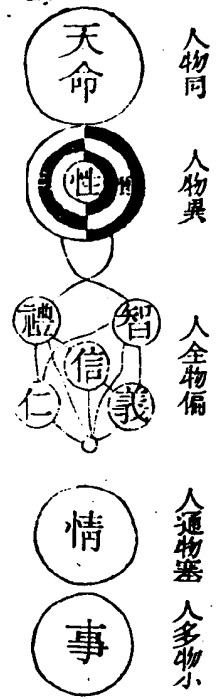
三



前圖乃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之圖故就陰陽五
 行以上觀天地陰陽五行以下觀人此圖則就人而
 觀者也周子所謂人極則孔子所謂絜善也絜善似
 不可云人極然絜善之善即一陰一陽之道道即太
 極人所本之以立極者是即人極也若形生神發則
 成性也性成於形生神發之後則必有氣質而後有
 性而人極不可遂名性也若性之有五則所謂仁義
 禮智信之德得天五行之氣而生者自聖賢以至於
 凡庸固無不全不備然其間氣稟不齊則即於全備
 之中而亦有偏輕偏重之異故得木氣多而偏於仁
 則謂之仁者而其所見亦偏於仁得水氣多而偏於
 知則謂之智者而其所見亦偏於知得五行之氣俱
 偏且駁而五德俱偏且駁則謂之百姓而日用不知
 是仁也智也固善也即日用不知亦善也何也百姓
 但不知耳惟其亦有是五德故有是日用若禽獸草
 木則并日用而無之矣故全備之聖人發而為盛德
 為大業而日用不知之百姓亦發而為與知為與能
 盛德大業善也與知與能亦善也

性善圖說

四



性善圖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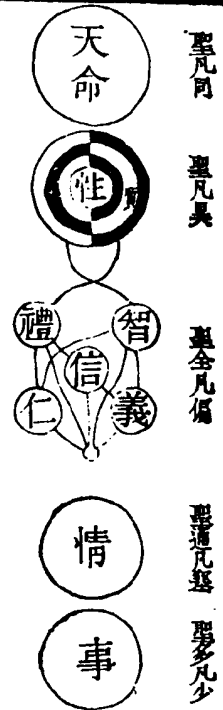
五

人與物同得天地之理以爲性同得天地之氣以爲形而人性善物性不善者何也曰此人之所以爲靈物之所以爲蠢而性情有偏全通塞之不同事爲有少之各別而不可不觀之太極圖者也蓋人與物未有氣質之先渾然天命耳物固不得拒之以爲己無人固不得專之以爲己有也此人物之所同也至一落氣質而人與物遂相去懸殊矣同一五德也人則全而物則偏雖人之中亦有仁智之殊物之中亦有五德之目而人終處其全物終處其偏也同一知覺也人則通而物則塞雖人之中亦有昏蒙冥頑之

屬物之中亦有猩猩鸚鵡之儔而人終處其通物終處其塞也同一事爲也人則多而物則少雖人之中亦有飽食終日無所用心之輩物之中亦有子手拮据子曰卒瘞之倫而人終處其多物終處其少也惟其全惟其通惟其多故雖賦秉偶虧終可通於聖賢之路惟其偏惟其塞惟其少故雖靈明偶露終難勉以學問之功此人性之所以爲善而物性之所以不得爲善也

性善圖說

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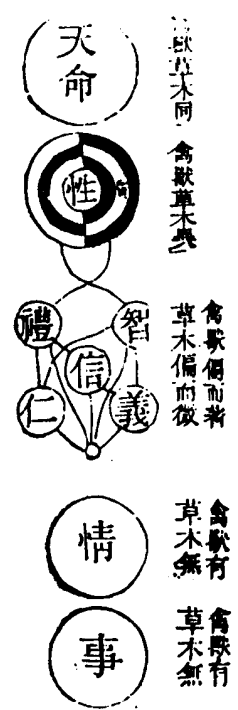
人之氣質之性其善如此而人性有惡儒者輒以歸之氣質其故維何曰予以性善歸之氣質者以人之性對物之性而觀也儒者以性惡歸之氣質者以人之性對人之性而觀也以人之性對人之性而觀則見夫氣質則聖者上而凡者下也五德則聖者全而凡者偏也情知則聖者通而凡者塞也事為則聖者多而凡者少也所大同者惟天命耳故以善歸天命惡歸氣質以人之性對物之性而觀則人與物之氣質真有同異而聖凡之氣質異而不害其為同人與物之五德真有偏全而聖凡之五德偏而不害其為

性善圖說

七

全人與物之情智真有通塞而聖凡之情智塞而不害其為通人與物之事為真有多少而聖凡之事為少而不害其為多固無藉於大同之天命而後始見性之有善而無惡也夫無藉於大同之天命而後始見性之有善而無惡則世之為告子陽明之學者雖欲為無善無惡之說而終不能自託於大同之天命即有同異偏全通塞多少之分而不害其為同異偏全通塞多少則世之為荀卿揚雄韓愈之學者雖欲為性惡性渾性有三品之說而終不能有妨於皆善之氣質此吾之說不為無功於性學而不得不為天

下之言性者一綱陳之也



性善圖說

八

人之性善然善之中萬有不齊故必觀於其萬有不齊者而後人性之善始見物之性不善然不善之中亦萬有不齊故必觀於其萬有不齊者而後物性之不善始明明其所謂不善者而其所謂善者益可得而知也今夫物與人對觀則但見其不同於人已耳及以物與物對觀則禽獸與草木其天命無不同也而氣質則禽獸與草木異矣五德又異矣情知事為抑又異矣且不特禽獸與草木即禽獸與禽獸草木與草木又異矣抑不特禽獸與禽獸草木與草木即禽獸之中同一馬也而良駑異同一牛也而馴犢異

草木之中同一參莖烏附也而美惡異以至於異之極而有竟至於相反者如火之性本熱而海之中有陰火水之性本寒而山之中有溫泉天下不以陰火而遂謂火之性寒不以溫泉而遂謂水之性熱蓋有恆者可以為定訓而無恆者不可以為定訓也故以物與物較即其萬有不齊者而彌見其雜以人與人較即其萬有不齊者而彌見其純也雜也善不善之所由分也夫同是萬有不齊也於物則謂之雜於人則謂之純何也可以學問而物不可以學問也人可以學問故萬有不齊而可以至於齊物不可

性善圖說

九

以學問則萬有不齊者亦竟成其為不齊而已矣其所以能學問者何也靈故也全故也通故也則皆氣質之為也故曰人之氣質善舍氣質之外無性也

附跋言

性善之說始於孟子千餘年後異說無敢置喙乃韓愈氏號為知道而曰性有三品豈孟子之說啟其端而未竟其旨猶未足以服韓愈乎又五百餘年宋程子張子始伸明義理氣質之性以為天命無不善其不善者氣質耳嗣是而天下之言性者始不敢以不善疑天命而異說於是乎再熄然自

天命之說行而談性者又率歸於要渺以性為無善無惡而文之曰善且不有何况於惡其說彌近精微而實祖告子梓理愈甚世之人雖有聞而疑之者然卒無以破其說也陸子桴亭此圖此說發明人性之善正在氣質氣質之外無性會通天人貫穿萬物言簡而意該理實而辭顯使韓愈氏之徒既不得致疑於三品之雜而為告子陽明之學者又不得借天命之說以伸其虛無要渺之論其有補於性學而有功於孟子程張蓋不小矣或以此為翻駁宋儒義理氣質之快論此豈知吾桴亭

性善圖說

十

者哉毘陵同學弟馬負圖識

按程張論性創義理氣質之說至朱子注太極圖說復補以不離不雜四字其義可謂精矣迺後儒因此往往高譚天命之原謂夫人生而靜以上原无一物藉以伸其無善無惡之旨杳渺元虛莫可究詰而矯其弊者則又動援荀卿之論以與孟氏相雜殊若戴東原孟子字義疏證焦禮堂孟子正義排擊宋儒不遺餘力而要其迷惑性真違離道本較諸陽明氏之失殆有甚也今得桴亭先生此圖以羽翼程朱彼二家者

其威可以折服已夫受祺識。

性善圖說

士

性善圖說一卷終

後學陸朝琮敬校

虛齋格致傳補註

本書承國立臺灣大學總圖書館借用影印

謹此

致謝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啟

虛齋格致傳補註自序

余自七歲受大學十二三業師解章句頗能領略獨至知止二節則茫然不知所以後每講說必格格軌欲去之爲快丙子丁丑間與同志講大學一以朱子爲依歸然於二節終不能無疑義時有格物錯簡之思矣顧於朱子之說向屬深信而錯簡之說無所援據以後學而擅更古聖賢之章句有所不敢藏之於心未嘗忘也丁酉過錫山讀高忠憲公大學古本題辭慨然有會於蔡虛齋先生所更定之格致傳越數日至江陰靜坐廣福山房恍然於知止節見居敬

虛齋格致傳補註自序

一

窮理之旨焉於是益信爲格致錯簡輒奮然欲拔筆補註而無其暇積胸中者又二年今歲庚子四月朔讀書齋中偶閱虛齋蒙引復視前說不覺此心之躍然而動也夫學者讀古人之書非必好奇喜新樂爲更定亦務求此心之安而已大學古本義不可通故明道伊川皆有所更定朱子則既更定而又爲之章句焉千萬世而下舍朱子其容他議哉顧格致一傳乃大學入門之要千古聖賢傳心之典而竟失之雖補傳大意未失而語非舊文不特學者之意有所未安而於朱子之心恐亦有所未慊此亦深信朱子者

之所不憚詳求者也夫深信朱子者孰如虛齋亦既爲之詳審而更定則於朱子之意或稍有當矣故竊不自揣僭爲補註而又列諸儒之更定者於前以引其端仿朱子之意爲或問於後以廣其義雖未敢即據爲大學古本之舊而居敬窮理則固朱子格致之本旨或庶幾其無倍焉耳桴亭陸世儀識

虛齋格致傳補註自序

二

虛齋格致傳補註一卷

梓亭先生
遺書之

太倉陸世儀道威著

蔡虛齋先生更定格物致知傳

所謂致知在格物者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天之所生謂之物人之所為謂之事學者之所當格盡於此矣然格非可泛濫而無序也凡物必有本末凡事必有終始本始所當先也末終所當後也於此窮格知所先而先之知所後而後之則由本及末由始及終一以貫之而近於大學之道矣

虛齋格致傳補註

一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

知先後而近道則知止矣止者道之至極即至善也定謂志有定向靜謂心不妄動安謂所處而安居敬之事也慮謂思辨精詳得謂得物之理窮理之事也格致之道一居敬窮理無餘事矣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此引孔子之言以明物有本末之義也聽訟新民之事末也使無訟明德之事本也無情實者不敢

盡其虛誕之辭而民志畏則本正而未治矣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者至致也既知物有本末此即知之已致也不言事有終始者省文也

右傳之四章釋格物致知

附或問

或問大學一書經二程朱子更定無餘蘊矣何以格致一傳必至今而始正也曰大學之書若不可更則古本而已矣以古本之多不可通也故先儒每以更定其更定而必歸一於朱子也則以朱子之分經分傳特有條理而章句之釋尤明白而易

虛齋格致傳補註

二

知易從也其格致一傳猶未更定者或以古本如是二程子之所更定亦如是朱子偶未之察歟其至今而更定者亦非一人一己之私董公槐葉公夢鼎王公柏車公清臣宋公濂方公孝孺皆主之矣主之而其義可通又不倍於朱子不倍於孔曾則亦何嫌何疑而不為更定也曰諸賢更定而子為之補註何也曰經文渾樸而深厚讀者或未能即通且朱子之註三節者一則以屬經文一則以釋本末矣是其大意皆有所向學者仍其舊而讀之則於格致為無為矣且是志也金華宋公常欲

爲章句予之志卽宋公之志也非敢爲僭也

曰物有本末事有終始朱子以物爲明德新民事爲知止能得而予以天之所生謂之物人之所爲謂之事何也曰朱子之訓事物本經文相承以爲說也然虛齋已有未安之疑矣予以事物屬天人非子之私言周子太極圖之言也太極圖之言以人之萬事配天之萬物伏而思之天地之間物與事之外更無他矣且亦非周子言之中庸蓋先言之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於天言萬物之無非道也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言凡事之無非

虛齋格致傳補註

三

道也天地之間舍物與事無道然則格物者舍物與事又安所格哉曰經文專言物而此兼言事何也曰事與物一而二二而一者也以天人分之則事物爲二合而言之則一物而已物者天所生之物事者人所生之物也事不可以兼物物實可以兼事故經專言物傳兼言事也

曰知止之止卽止至善之止故朱子以屬經文而子以傳格致何也曰知止之止固止至善之止也而定靜安慮則格物之功也格物之功總爲至善故言格物者不若言止若屬經文則言綱領之後

必言條目而乃繼以定靜安慮得以爲工夫則工夫在八條目以爲效驗則未有條目未陳而先言效驗者也故以爲傳格致此理之無疑者也曰先儒輩亦以爲傳格致矣顧皆屬於物有本末之前惟虛齋則次於後今子從虛齋何也曰以理與文義觀之則虛齋爲優也傳言格物故承之以知止也知止之與知所先後有淺深乎曰無淺深也無淺深而前言近此言止何也曰止卽道道卽止也知所先後而近道卽知止也若以知止爲知道之深則既知其深矣何以僅曰定也曰知所先後

虛齋格致傳補註

四

與知止之知卽致知之知乎曰知固無二也然以觀乎次第則知所先後之與知止者言知之始而此謂知之至者言知之究竟也定靜安爲居敬何也曰此程朱之說也朱子或問之言曰敬之一字聖學所以成始而成終程子發明格物之道必以是爲說是格物之不可不居敬此學問之原本也朱子不知此節爲格致之錯簡故諄諄焉欲補一敬字而陽明子亦不知古本之傳格致有居敬之義故其請朱子曰大學何故特遺一要緊字而煩後人之補之也皆錯簡之誤之也曰定靜安之必

爲居敬何據也曰朱子或問之言敬也曰主一無適曰常惺惺曰其心收斂不容一物曰整齊嚴肅主一無適定也常惺惺其心收斂不容一物靜也整齊嚴肅安也曰慮得之爲窮理何也曰朱子以思之思之又重思之爲窮理之法慮者思也此所以爲窮理也曰易處事爲思辨何也思慮屬心慮事則於外也易得其所止爲得物之理何也朱子之意在承至善而此則傳格物也曰格致之道一居敬窮理無餘事何也曰格致儒者終身之事居敬窮理儒者終身之功舍居敬窮理而言格物非

虛齋格致傳補註

五

格物矣故曰無餘事也

曰何以知聽訟之非釋本末也蔡氏曰釋本末則必釋終始不釋終始以此知不釋本末也且本末之在經文非綱領非條目也於此而釋之將不勝釋矣然其辭則固釋本末也釋本末而物有本末之言固格物致知之傳則釋本末者卽所以釋格物致知也夫亦未失朱子之意也釋本末而不及終始何也事卽在物中故經文止言格物而不言格事物也釋物而不釋事益知此節之傳格致更無疑也

問石經大學卽古本乎曰非古本也石經大學出自近世編次復與古本異豐坊云得之某塚蓋汲冢書之類卽坊僞作也曰諸儒多重古本如王文成高忠憲皆主之然則二先生非乎曰古本非不可通也但二先生之訓古本皆言簡而意未詳朱子之章句則五百年來童而習白首而吟誦者百千萬億人矣其大旨無倍於聖賢之理則自無倍於孔曾之舊必欲易而從古本是返三代而爲羲農也不特不可亦甚有所不能矣

虛齋格致傳補註

六

問大學古本無所謂致知在格物者句而虛齋增之尙有此謂知本句而虛齋行之何也曰此則在儀禮本安而不敢自爲更定者也蓋虛齋之意雖云更定亦本程朱而已

方正學先生大學篆書正文後題辭

大學出於孔氏至程子而其道始明至朱子而其義始備然格物致知傳之闕朱子雖嘗補之而讀者皆以不見古全書爲憾董文靖公槐葉丞相夢鼎王文憲公柏皆謂傳未嘗闕特簡編錯亂而致定者失其序遂歸經文知止以下至則近道矣以上四十二字於聽訟吾猶人也之右爲傳第四章

以釋格物致知由是大學復爲全書車先生清臣
嘗爲書以辨其說之可信太史金華宋公欲取朱
子之意補第四章章句以授學者而未果浦陽鄭
君濟仲時受學太史公與聞其說而雅善篆書某
因請以更定次第書之將刻以示後世蓋聖賢之
經傳非一家之書則其說亦非一人之所能盡也
千五百年之間講訓言道者迭起不絕至於近代
而始定而朱子亦曷嘗斷然以爲至當哉顧亦以
待後世之君子耳世之譏譏然黨所聞而不顧理
之是非者皆非朱子之意也舊說以聽訟釋本末

虛齋格致傳補註

七

律以前後之例爲不類合爲一章與孟子堯舜之
知不徧物之言正相發明其爲格致之傳何惑焉
古人之說經畧舉大意而意趣自備非若後世說
者之固也由國家而推之天下大學之所宜爲則
欲致知者舍聽訟而何以哉是語雖異於朱子然
異乎朱子而不乖乎道固朱子之所取也歟
前輩更定大學經傳如左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古之欲
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二節自天子一節其
本亂而末治一節

右經一章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
能慮慮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
則近道矣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
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此謂知之
至也

右傳四章釋格物致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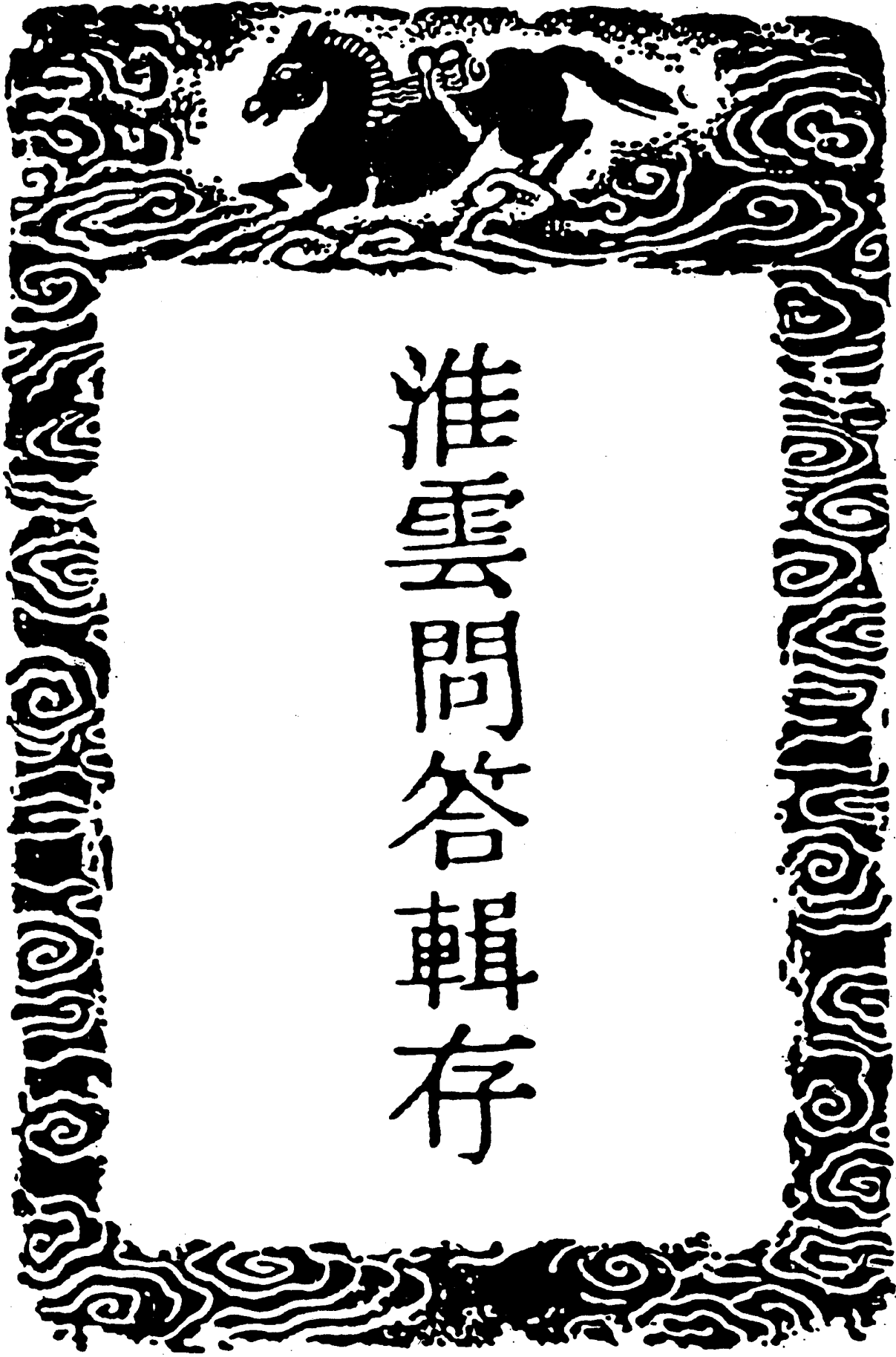
蔡虛齋曰情竊謂諸先輩所定亦有未安者看來
當先以物有本末一條云然後續以知止而后
有定云而終以子曰聽訟云如此則由粗以
虛齋格致傳補註

八

及精先自治而後治人亦古人爲學之次第也竊
復更定於左以俟後之君子

虛齋格致傳補註一卷終

後學王康書敬校



淮雲問答輯存

本書承國立臺灣大學總圖書館借用影印

謹此

致謝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啟

淮雲問答輯存一卷

梓亭先生遺書之

太倉陸世儀道威著 同里後學唐受祺輯

梓亭先生行實載有淮雲問答一卷原書已佚

受祺讀陳確盒先生淮雲問答見其中載梓亭

先生緒言甚夥斷簡零編俱可寶貴爰纂錄若

千條題曰淮雲問答輯存竊意先生原書此數

條亦當備載學者能沈潛於此則於窮理之原

治心之要兩有益也 又案確盒先生淮雲問

答成於崇禎己卯年梓亭先生作書後一首在

庚辰孟春而志學錄則係辛巳年所記是淮雲

淮雲問答輯存

講學當在作志學錄之前二年也原書臚列諸

家異義茲既別為梓亭先生答問自應專錄一

家之言此迺輯錄之體應爾非敢割裂原書識

者諒之

問權之衡物鏡之鑑物心之度物一也顧太山之

高可衡其輕重乎千里之遠可鑑其毫末乎六合

之外可度其事理乎苟但論其力之所能舉明之

所能照知覺之所能及者而已則君子之於道不

幾有窮乎

答曰君子之於道也知其所當知不知其所不當知

知其所當知道也不知其所不當知亦道也豈惟六合之外即跬步之間有不能知者矣孔子曰吾不如老農老圃也

又曰六合之外不必知舍虛而務實也老農老圃之不必知舍小而務大也

又曰權與鏡雖可借喻然天下之物惟心最靈天下之事只是一箇實理實理只是一箇誠至誠之道可

以前知何論遠近故聖人在上四海之大萬民之衆莫不知其險夷厚薄愛憎去就之情其大經大法因

革損益坐之一堂而天下之事皆理矣拘拘於遠近形迹之間以論道不亦陋乎且君子之道愚不肖可

以與知與能雖聖人有所不知所不能可以與知與能者中庸之理也有所不知不能者不必求知能者

也此非君子之窮於道正見道之無窮處惟道無窮故學亦無窮所以我儒之學以達天為量而求盡之

功終無已時知此然後可以論道

問荀子言養心莫善於誠孟子言養心莫善於寡

欲事同旨異其理安歸

答曰養心只是收放心工夫凡人放心都是人欲牽

纏將去寡欲便牽纏處少心易操存此養心莫善於

寡

寡欲之旨也人欲日去天理日來方可言誠荀子看誠字太粗淺把作養心起手工夫未免鶻突

問窮理集義俱屬學者積累工夫二者孰先彼此分別又何如

答曰窮理是求道工夫集義是據德工夫窮理然後能集義

問朱子曰讀書須是徧布周滿四字請下一註腳
答曰徧布周滿只是無滲漏曰如何便無滲漏曰學問思辨行步步著力便無滲漏

問仁義二字如何分疏

淮雲問答輯存

三

答曰統體太極是仁物物太極是義大德教化是仁小德川流是義一貫是仁隨處精察是義未發是仁已發是義

問萬事根本於太極太極卻在何處

答曰太極即散見於萬事

言夏評曰何等直截不然幾認太極爲一物矣

問陽明先生以無善無惡爲性後儒多宗之看來實是微妙但只與孔孟言性不合其故何在

答曰此只是看差善字以爲有形迹有作爲故說無善無惡其實善只是天理天理只是平常有何形迹

有何作爲故愚以爲不明性善的善字須看未發謂中的中字

問顏子當亂世居於陋巷孔子賢之孟子以爲顏子之時當然乃孔子與顏子同時而復周流求仕其不同者何故

答曰聖賢力量不同故處時亦異使孔子道力未優固當如顏子之閉戶使顏子道力既足亦當如孔子之周流然則顏子所以不求仕者力量未如孔子而又有孔子在前任行道之責故也

言夏曰必如此論其義始全

淮雲問答輯存

四

問格物致知朱子與陽明之說如何

答曰朱註說格物只是窮理二字陽明說格物便多端今傳習錄所載有以格其非心爲說者有仍朱子之舊者至於致知則增一良字以爲一貫之道盡在是矣緣他把致知二字竟作明德二字看不知明明德工夫合格致誠正修俱在裏面致知只是明德一端如何可混且說箇致良知雖是直截終不該括不如窮理穩當問何爲曰天下事有可以不慮而知者心性道德是也有必待學而知者名物度數是也因指天曰假如只天文一專亦儒者所當知然其星辰

次舍七政運行必觀書攷圖然後明白純靠良知致得去否故窮理二字該得致良知致良知三字該不得窮理

問未發時之主一與已發時之主一有分否

答曰戒懼慎獨分兩之功也敬字合一之功也知處要分明行處要合一

問誠敬之別如何

答曰誠字著實敬字精明誠得精明即是敬敬得著實即是誠無不敬之誠亦無不誠之敬

問桃應章孟子之斷為經乃李延平謂後世遇此

淮雲問答輯存

五

等事亦須變通變通之法如何若周世宗之詔問恐驕恣益甚以人命為戲固不可矣竟置於法又無此情此理若效竊逃恐宗社為重又不能脫然而去將何以處之

答曰孟子此章議論是說箇常理之極為臣者必當全忠為子者必當全孝使臣子皆存此心則天下不患有難盡之忠孝矣李延平變通之說在周時已自有議親議貴之例矣至於今功臣殺人尙得免死家主無故打死家人只問徒罪况天子之父哉萬一有之恐懼以事父哀矜以恤下使天下諒我之心而已

問大學小學之殊

答曰古者小學是教人規矩節目名物度數今其說雖散見於少儀曲禮諸篇然不得見其全矣文公小學雖佳我亦以為近於大學而不便於童子句讀但文公曰小學工夫已缺須以敬字補之甚妙然敬字但補得規矩節目至於名物度數須於格物中補之蓋格物所以窮理也窮理則名物度數俱詳矣

問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吾輩平日有一心得輒躍然欲為同志道之即用力禁制不覺又發雖公善之懷恐是伐善施勞之病幸析言之

淮雲問答輯存

六

答曰只看本體如何若有為己之心雖有得輒以語人亦是問辨工夫不害其為公善若有為人之心雖緘默不言亦是矜己守殘亦是驕心吝氣不免為伐善施勞

又曰無伐善無施勞工夫儘深細凡見善勞而有一毫欣喜自得者皆施伐也而今學者且不必講恐涉助長到得後來工夫純熟自無此病問何為曰仁者安仁智者利仁惟仁者生知安行故於善勞處只是自然而然不見形迹若智者便有一種欣喜愛慕手舞足蹈光景也是伐善施勞然此是長進工夫恐用

力克除善機反爲阻遏曰然則何云工夫純熟自無此病曰工夫久則愈真真則愈澹淨氣盡斂一歸平實不求無施伐而施伐自無矣

問未發之中

案夏玉汝有光答詞云釋氏之靜寂與吾儒之未發氣象雖同實有毫釐千里之別天下未有動而不靜靜而不動者今釋氏放棄人倫專求靜寂其於動靜二字已絕其理矣譬之草木枯槁之後永無生理吾儒合外內兼人已天理渾然夜氣清明論未發之大段如此其實無物不有無時不然譬

淮雲問答輯存

七

之視聽言動此事既去彼物將來其間已有箇未發了但自常人不能必自戒慎恐懼者而後有此耳中庸教人正要如此不然何以爲天下之大本梓亭先生曰吾兄論未發之中云無物不有無時不然又云此事既去彼物將來其間已有箇未發了可謂精妙之極前弟與虞九兄論未發及與吾兄登善兄指岸草相發明時意正如此得兄再一發明此道若揭日月矣但謂未發常人不能必自戒懼慎獨者而後有此弟竊謂不然喜怒哀樂之未發性也常人豈有無性者乎但常人有性而不能盡性有未發而

不能有中耳然常人亦有偶合中和時節但不能察識擴充以致之聖人則能致中和此其所以異也

問曾子孟子之學孰可效法孟子質敏曾子質鈍學聖人者亦以敏鈍爲難易否

答曰曾孟之學原無不同學會卽所以學孟學孟卽所以學會何可分也其不同處只是敏鈍耳然學道無關敏鈍只有志之堅與不堅耳

問求人舉我固所切戒人自來舉何以處此將舉一事迫不能待雖事幾未及亦欲一朝立就果有濟於事否耶我以道正人人不能從卽從之或作

淮雲問答輯存

八

或輟抑當怒之否耶

答曰若人無心之舉我亦以無心處之若有心之舉此佞人也當亟遠之問有心無心何以辨曰但胸中絕去好譽根子舉至卽察無心有心自然立辨

問聖門傳道何以獨稱曾子豈聖人真有微言祕旨但以告曾子而諸子不聞者與且性與天道子貢聞之一貫之理兩賢同告何後之言傳道者不及子貢也

答曰此吾儒之所以貴乎任也子貢之學晚年大進未必遜於曾子然而無傳道者未嘗爲萬世存心耳

曾子不作大學不得子思則與子貢同吾儒安可不以萬世存心哉

問霍光與廷臣定議廢昌邑請於太后使此時太后不許光將若何廷臣又將若何

答曰霍光之廢昌邑絕無私心然可謂無私心而未必當理也三代而下如征誅揖讓放君等事雖使聖人處此亦不可爲亦必不爲霍光誤處在於廢君許不許不必論也曰然則昌邑之昏亂竟聽之乎曰慎於迎立之時可矣既迎立恐不得輒廢

問陽明謂心不可逐物目要視時心便逐在色上

淮雲問答輯存

九

耳要聽時心便逐在聲上如人君要選官便坐在吏部要調軍便坐在兵部豈惟失卻君體六卿亦不得職然乎否乎

答曰心不可逐物亦不可離物君不當侵臣之職亦不可不察臣之職惟天縱之聖可以生知安行惟紹堯致治得人任職之舜可以無爲而恭已

問宋高宗時徽欽在北金人以和議愚宋斷不可從矣使金人下一令曰爾不和我當殺爾父兄如項羽之於漢帝則將如何而可以不悖於舜竊負而逃之義如何而可以無罪於宗廟社稷請聞其

詳

答曰設金人果有此舉是魏朝廷有人無人也朝廷有人當下詔曰醜虜何順二帝蒙塵凡我神人無不共憤今復劫以大義要我講和明肆欺誣謀我社稷堂堂天朝豈爲爾犬羊所愚自今與汝虜約若違我二帝納貢稱臣則休兵息民姑赦爾罪若仍前要挾是欺我中國無人也二帝在漠被辱已極雖生猶死萬一犬羊肆毒更致不諱朕當親帥六師直擄漠北窮天極地不與醜虜俱生如此詔辭則在我之理絕無虧欠且金人見朝廷有人或送還二帝亦未可知

淮雲問答輯存

十

矣

問孔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則爲仁自是易事至樊遲問又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則爲仁又是難事聖人之言必非自相刺謬幸有以明之答曰欲仁仁至就心說先難後獲就力行說欲仁仁至亦不易先難後獲亦不難細心體認當自知之又問欲仁仁至亦不易曰操則存舍則亡豈非不易歟問先難後獲亦不難曰不計功不謀利則又何難矣

問中庸二十三章注云自其善端發見之偏悉推

致之以各造其極固全在致曲又云曲無不致則德無不實所謂誠之者非耶若爾則形著動變自應一齊俱足何故又有差等如所云孟子明動未變顏子動變未化之類有誠之後似還有許多未盡之功則將如何著力用功到得化境與至誠爲一耶幸細辨之

答曰曲無不致則德無不實猶孟子言充實之謂美盡矣但未至耳蓋一曲亦有誠一誠亦有形然即謂之誠形則不可故朱子釋誠必以曲無不致德無不實爲言也形著明猶孟子言充實而有光輝之謂步

淮雲問答輯存

上

步俱有差等孟子明動未變顏子動變未化誠確論也到得化境亦是誠到盡處物自化之猶易所言飲食宴樂俟其自化大段著力不得至於用功之方則一部大學也

問吾輩講貫切磋有日矣相見諄勉氣識稍定退而居一室接世務即多搖奪豈舍羣居遂無取益耶謝上蔡語尹和靖曰吾黨從程先生言師行則如日服烏頭顏色鮮好一旦烏頭力去如之何豈索居冥學先賢亦恍此耶夫子謂遯世不悔惟聖其能而陳蔡之阨致懷率野賴顏子同心欣然解

願吾輩未能希聖所談不及古今十之一所行亦不及講論十之一尙或思沾干祿分藝雕蟲求工則妨道業卻去又爲雞肋心戰未決於聖人出處之道若何而合耶

答曰吾輩講貫切磋正謂動靜交修出處咸當耳觀上蔡烏頭之言則知程門弟子後來多不能大或者正坐專恃烏頭間修之學未力也然烏頭亦不可少只要好之好之則烏頭自至所謂德不孤必有鄰索居冥學聖賢決不如此至於出處之道用行舍藏聖有明訓文章一事特執見之贊耳天下無道外之文

淮雲問答輯存

三

又何患雞肋之妨道業哉然而難矣

問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窮理不過是格致工夫格物致知如何便能盡性至命經曰惟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未知至誠之盡性亦從窮理上著力否
答曰古人窮理工夫非徒知之正以行之格物致知所以誠正修齊治平也到得盡性時便已知行兼盡朱子所謂察之由之巨細精粗無毫髮之不盡者此耳至命只是天人合一如孔子五十而知天命是也然未有不從格物致知始者窮理如何不可盡性至命

問孟子於齊梁諸君屢以致王爲說且其明堂勿毀之言更疑於無周者其旨何居

答曰愚嘗謂孟子於此有湯武作用明堂勿毀此聖賢公天下之心卽文王武王有德易興無德易亡之心也文武豈以明堂私其子孫歟况乎孟子王齊梁非獨天下人願之卽當時周天子亦願之以天下之所同願而立爲天子封周爲賓以比三恪固聖賢之大作用萬世之公心也後世不知此義有利天下之心而復牽於放伐之說往往功業旣就而復飾爲禪讓之事以文之如唐宋之爲者使儒者議其得天下

淮雲問答輯存

三

之正不若漢高其以此也夫

問學者莫先立志故學者之志如射須是認箇把子至功積力久自然至於中的學者之志亦猶是也吾儕今日懇懇勤朝乾夕惕考德問業講習討論畢竟有箇志願所在請各自問要成得何等造詣天下要成得何等世界方是志願滿足言之亦足以驗將來之人品功業昔人師弟朋友之間往往以之相考質者非無謂也諸君子盍各言之答曰士而不知聖人之道則已士而苟知聖人之道則又豈肯以小成自安哉儀自丁丑歲來已竊好大

道而妄意乎內聖外王之事然三年以來德業喪其得罪於聖人并得罪於己之始願者蓋不可勝道也聞尊素兄之言赧乎其愧之嗚呼吾亦何以慰吾良友之望哉惟有洗心滌慮捨死向前隨其力之所至而已高自期待吾不敢也

案曹尊素鈔答詞云志之一字未可以易言者也今人浮心蕩氣茫然錮溺物欲之中便逞口亂談謂願規矩至人建立絕業此還說不上是英雄欺人語直是妄人醉夢耳夫所謂志必須先要平心靜氣自問自思細細密密詢訪向此心真實所在

淮雲問答輯存

四

覺得如饑之望食渴之望飲見於羹牆形於夢寐有不至如是不已者然後方肯實實想著此處下手用力庶幾後來或可實踐故必如仲由之願共物聖人之願大同顏子之願克己纔不是虛語某有生來尙無定見少年志向頗好思欲讀書顯親中間沒志氣覺得利欲薰心恩仇念激存著箇駟馬高車赫奕里門之志何鄙俗也此直不是志直物欲之浮氣耳今年幸交良朋嘗見天理覺得從前所作種種皆非深痛半生虛度鐵石著志願必要把後半世身子做箇全人淨掃物欲得養此志

此氣直可與天地相通方是快足至於見諸事業只是把世上饑寒災獨的措置他無不萬全其奸邪桀黠者感格他無不自服使今日世界粗粗見一箇三代氣象則生平之願畢矣請得一言以蔽之曰齋明以對天至誠以遇物而已矣志固如是恐猶未易言也

淮雲問答輯存

五

淮雲問答輯存一卷終

後學王清穆敬校



理學逢源



本書承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借用影印

謹此

致謝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啟

長安趙辰如中丞鑒定

理學逢源

同邑後學余家鼎謹署



光緒
丁酉
秋
重刻

序

葵源汪雙池先生著書二十餘種余曾刻其讀困知記讀近思錄儒先晤語三帙暨視學安徽洪中翰鈞既刊成四書詮義復以文集來商付梓余為序而行之矣曩者亡友董筱槎編修最服膺先生遺書嘗言世有校刊者當以理學逢源為先務中翰心識之方從編修之族人某借本鈔校而以奉諱中輟余亦滿任來京此事遂懸心目間不能去今年夏余子龍光來應禮部試言其里人俞君堯章將刻此書屬余為一言未幾函書之例

理學逢源 序

言數條見寄余乃深幸同志之不孤抑韓子所云用功深者收名也遠先生之書固有晦之愈久而彰之愈顯者在耶先生反經衛道崇正闢邪之苦心見於文集及諸書體例者綦詳此書宗法小學近思錄分內外二編明體達用本末兼資欲學者自求諸身而得夫天性之本然非以著書自負博洽先生之言如此夫學者苟志於聖賢之學舍小學近思錄無以入門願誦法朱子手定之書而不取朱子所自為說者更互演繹求其指歸猶昌黎所謂不造其堂不躋其闕者也先生謂六經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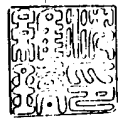
折衷於程朱無以發其蘊由是書而熟之復之定學術
之辨別堂奧之趨其尚有歧塗之惑乎朱子謂四子書
六經之階梯近思錄四子之階梯今先生是編又將與
西山讀書記同爲近思錄階梯矣余資性駑下猶願
是編而卒業焉當世不乏倡明正學之彥先生之鄉尤
多讀而好之者命君此舉有功前哲而裨益後進爲不
小矣余故不辭而弁其端惜乎編修墓有宿草不及親
見刊行又太息不置也

道光十有八年歲次戊戌嘉平月樵李後學沈維鏞謹

理學逢源序

二

撰



自序

理一而已自四子六經以至周程張朱之所演繹載籍雖繁要不過欲人反求之於身心而得其天性之天然則以是見之行事以實踐而力行之而於以措之民物莫不皆準此千聖所同符古今無二致也然而事物之交至變至蹟天人之故元遠幽微豈末學所能粹觀而況乎異端邪說與夫誦記辭章之學又從而汨之使高焉者必惑於寂滅虛無之說而下焉者又役於功名富貴之途卒之無得於已吁嗟乎不究其源不知其理之一也不觀其蹟不知其分之殊也異端棄事物而寂守此心既賊其本末學以理學逢源

自序

一

爲人而慕於榮祿又賊其枝賊其枝是傷其本賊其本枝從而亡異學之流不息大道之本不明是邪說誣民幾於滅熄可無懼歟顧大道之行雖晦而性命之正自存學者亦惟是窮理致知而於以徐探其源則異學之偏僻有不能惑反躬實踐而於以真知其味則當世之榮祿有不足搖而欲窮理致知反躬實踐則舍四子六經之書及周程張朱之教其末由也矣乃經書具存先儒不遠而苟非居敬持志以沈潛反復於其間又何能以不惑乎他而幾於自得也

身心得夫天性之天然因是經書所得輒以類識之欲

使弗忘而亦欲同志有人亦或因是書以窺聖學之旨非敢以著書自負博洽矜人也顧曩時所輯猶未免雜亂無章恐不足以窮聖學之蘊邇因與麗南往復談論還復潛心理會補闕刪蕪定書凡十二卷自天人性命之微以及夫日用倫常之著自方寸隱微之地以達之經綸斯世之猷亦庶幾井井有條通貫融徹所以反求身心以探夫天命之本源者亦可不待外求而得終身焉足矣但是編分條別類援引經書有似於徵求典故以副時望者然條類雖分指歸則一援引雖雜脈絡自通關異防流反經衛道意思所存無不可見茲固藏之篋笥用以自箴已耳異日

自序

二

當有得是書而讀之者其亦鑒予心而深察其意之所存則慎無以尋常類書視之焉可也

時

乾隆癸亥四月朔後五日葵源汪紱自序

例言

是書分內外二篇內篇以明體外篇以達用內篇皆切身之要務外篇雖屬草野空言然亦求志之事也

內外二篇各分二類聖學類言理之本然與其所以用功之當然物則類則日用常行為用功之所依據亦聖學也王道類言君人所以治天下之大法道統類則著唐虞三代治統之傳而後世所以失之之故然其道尙存於先儒萬世之所以維人心而立民極者不外此也內外一也

每類之首必援引經書以冒一類之意亦以明立言之有理學逢源 例言 一

本而首卷所引為己為人尤全書之冒欲學者必存為己之志以為入德之門猶中庸末章之意也

一類之中各分數條而每條之中皆首以己意立言以發明之實則竊取先儒之意者居多非私見也其後繼以雜引經書則又所以實立說之旨以見所言之一貫耳非徒引蔓也

所引經書雖似雜亂而先後自有次序非信手所拈也所引先儒之言則多以先後為序而先儒中惟以周程張朱之說為主間及程朱門人及邵子及南軒東萊亦間及元明諸儒又間及董韓及荀揚文中其不敢濫及者

欲的然有所宗主不徒以其言也

衣服飲食二條詳及名物似乎泛濫然先王制造微末各有深意精義而一草一木亦須要格所謂盡人物之性者要非濫及也

經學條中詳及漢儒授受蓋六經得以傳後亦賴漢儒之功而苟非折衷於程朱則終無以發六經之蘊故溯其源流所自一以表傳經之功示人不忘所自一以知漢唐諸儒之陋示人知確得所宗也

外篇自治歷以下及禮樂兵刑皆言之倍詳且并及古今得失蓋欲求是非利害之真則核之不得不詳要以見

理學逢源 例言 二

先王之法之非不可行而本之以人君之德則與內篇相為表裏若以云博洽則大官一嚮不足敵鈔書斯矣論道統而并及古今歷朝四千餘歲之事亦略見焉所以見衰周而後無足盡君師之責者乃道統不在君上而在師儒之故也中間又備及異端之害君子於斯亦足以知所自任矣

聖人之教不徒以言而以身而聖人往矣師儒一條自孔子而下逮於朱子皆略述其生平欲示人知所興起亦尚友之志也荀揚蘇陸於道為庶擊而亦略著其事行於篇正以見嫡庶之不容相亂程朱門人亦多從略或

疵而未純或正而未大元明以下之儒者則未足詳也
是書凡十二卷成文幾四十萬言而內外合一首尾貫通
實惟一理故不自揣遂以逢源名之大約取法于朱子
小學及近思錄二書與諸家所輯性理語錄類書體裁
自別矣

理學逢源

例言

三

理學逢源目次

卷之一

內篇聖學類

天

性

情

心

敬

誠

格致

理學逢源 目次

卷之二

內篇聖學類

仁

忠恕

義

禮

知

信

仁義禮知信總論

卷之三

一

內篇聖學類

知仁勇

中

道德

命

鬼神

思

學

卷之四

內篇物則類

理學逢源 目次

五倫

夫婦

附男女

父子

兄弟

附長幼

君臣

朋友

師

卷之五

內篇物則類

五事

二

威儀

言語

衣服

飲食

卷之六

內篇物則類

經學

小學

大學

孝經

理學逢源 目次

論語

孟子

語孟總論

詩

書

儀禮

禮記

文公家禮

樂 附西山律呂新書

詩書禮樂總論

三

中庸

學庸語孟總論

易

周禮

春秋 附論五傳

易詩書禮樂春秋總論

爾雅

史學

史記 漢書 後漢書 三國志 晉書 宋書 齊書 梁書 陳書 魏書 隋書 北齊書 北周書 南史 北史 新唐書 五代史 宋史 遼史 舊唐書 元史 資治通鑑 綱目

理學逢源

目次

四

六藝 禮 樂 射 御 書 數

卷之七

外篇王道類

君道

王霸

用人

治歷明時

卷之八

外篇王道類

經地畫野 井田 封建

理財制用 賦稅 備蓄

立學興教 鄉學 國學

卷之九

外篇王道類

制禮 吉 凶 賓 軍 嘉

作樂

卷之十

外篇王道類

備兵

明刑

理學逢源

目次

五

卷之十一

外篇道統類

歷朝

卷之十二

外篇道統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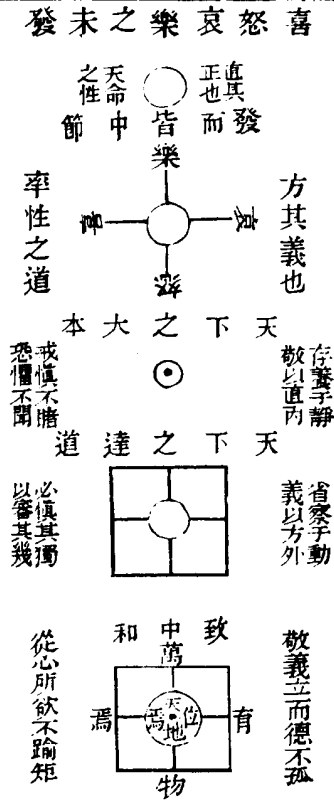
異端

師儒

孔子 顏子 曾子 子思 孟子 韓子 周子 程子 董子 附揚子 文 中 子 程子 伯子 程子 叔子 張子 邵子 程子 門人 及胡氏 李氏 諸儒 朱子 張南軒 陸氏 呂東萊 朱子 門人 附蘇氏 陸氏 元明諸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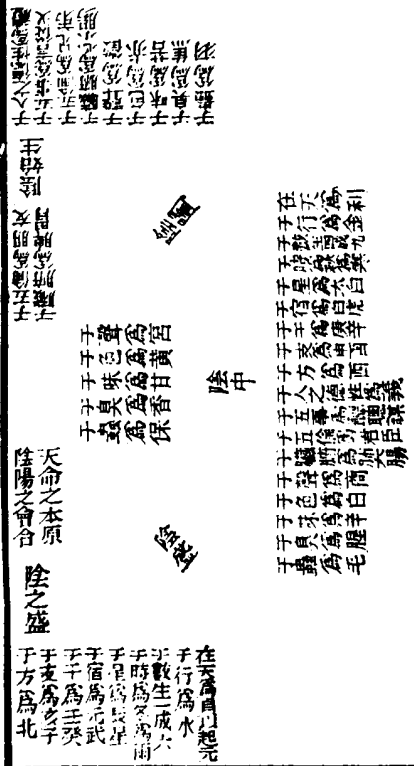
理學逢源目次終

中和即直方君子敬義以致中和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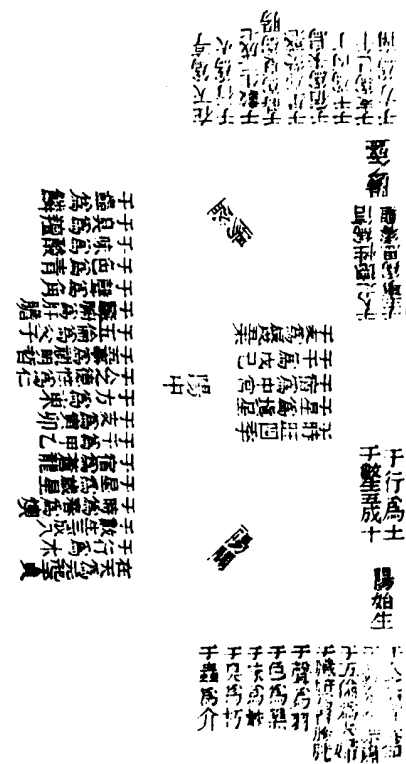


理學逢源 卷之一 圖

天以陰陽五



行化生萬物



理學逢源 卷之一 圖

天



物萬生化行五陽陰以天

在天為亨
 于行為火
 于數為七
 于時為夏
 于聲為徵
 于色為赤
 于味為苦
 于臭為焦
 于臟為心
 于腑為小腸
 于五倫為兄弟
 于五事為言
 于五德為禮

陽盛

陰盛

陰始生
 于五倫為朋友
 于五事為謀
 于五德為信

陰中

在天為利
 于行為金
 于數為九
 于時為秋
 于聲為商
 于色為白
 于味為辛
 于臭為腥
 于臟為肺
 于腑為大腸
 于五倫為君臣
 于五事為聽
 于五德為義
 于人之德性為義
 于方為西
 于支為申酉
 于宿為庚辛
 于干為庚辛
 于宿為大白
 于星為太白
 于時為庚辛
 于宿為大白
 于星為太白

陰之盛
 天命之本原
 陰陽之會合

于行為土
 于聲為宮
 于色為黃
 于味為甘
 于臭為香
 于臟為脾
 于腑為胃

在天為貞
 于行為水
 于數為六
 于時為冬
 于星為長星
 于宿為玄武
 于支為子癸
 于方為北

于聲為羽
 于色為黑
 于味為酸
 于臟為腎
 于腑為膀胱

于聲為角
 于色為青
 于味為酸
 于臟為肝
 于腑為膽
 于五倫為父子
 于五事為視
 于五德為仁

鬼神情狀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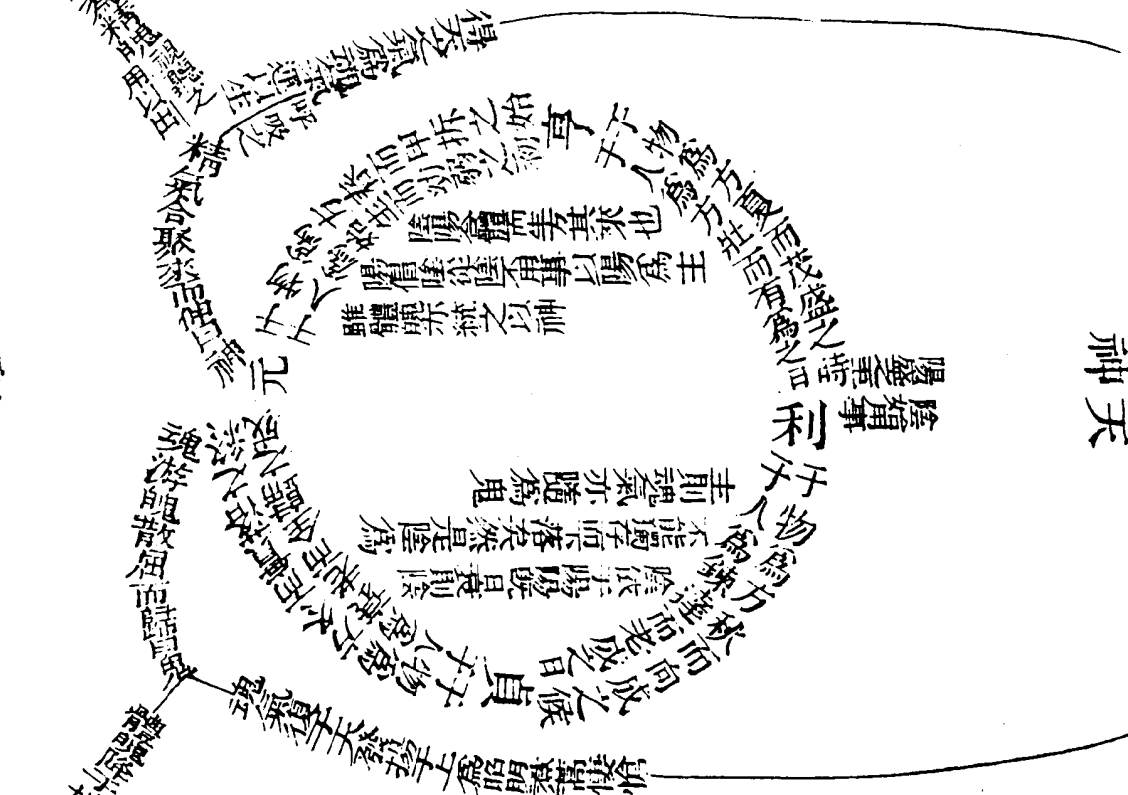
天神

陰陽事

陽變之重

魂既散而歸而精氣之精華尙有散而未盡者故明氣高懷格先言人心之感而制爲祭祀之禮故禮以表之陰而報明燭以表之陽而報氣則華心之鬼神以感通天地之鬼神而彷彿來享洋洋如其散而歸鬼也而發揚于則受鬼之神也散而未盡鬼之鬼也彷彿來享即受鬼之神也然亦必祖孫屬氣及精神足以相攝者乃能有以通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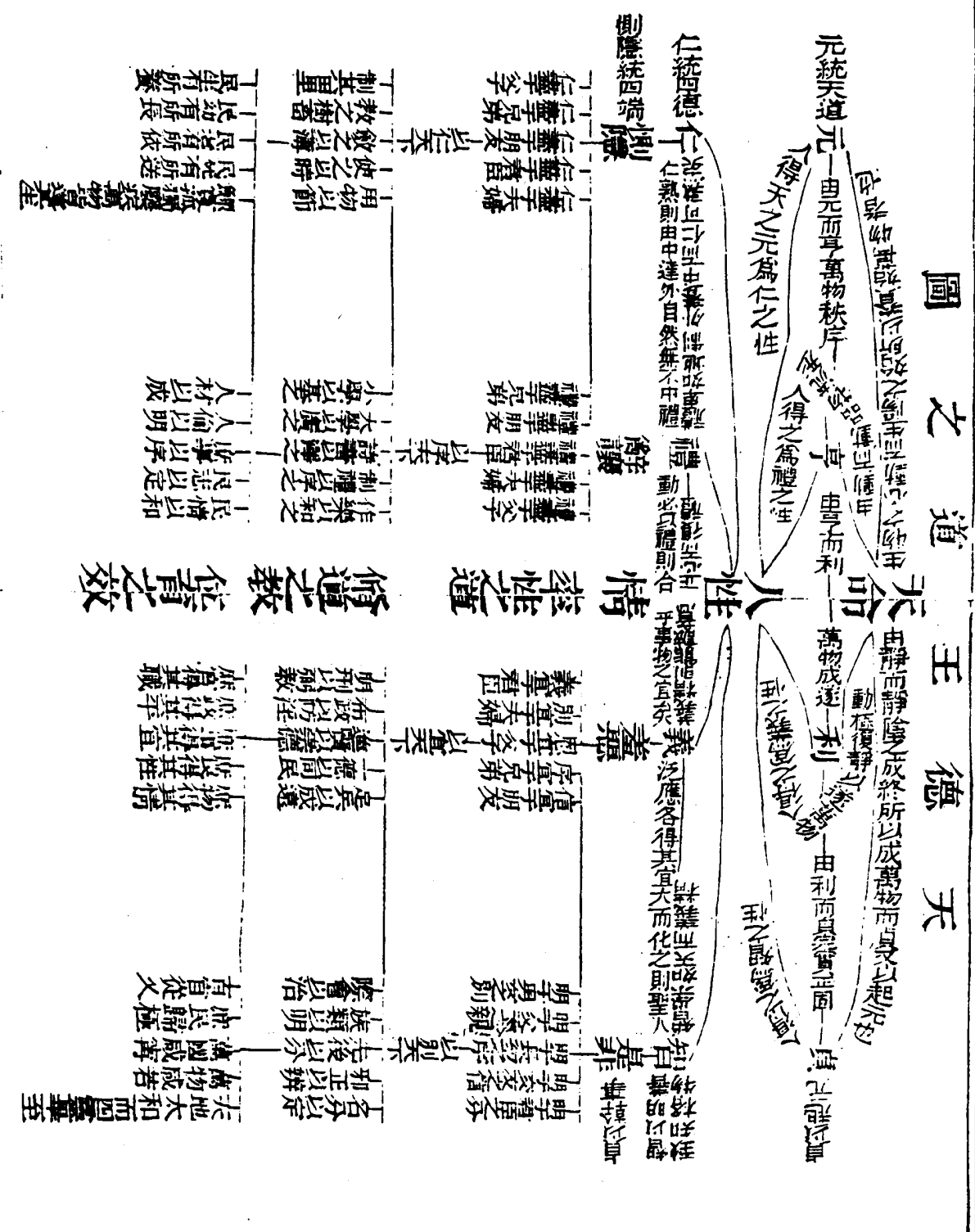
天陰陽五行化生萬物天地精所以成其陰陽象乎身以來而伸故謂之神而魂氣者神之體魄者神之鬼也氣有呼吸則呼又神之神吸神之鬼也魂有動靜動又鬼之神靜又鬼之鬼自幼而壯爲神之神自壯而老爲神之鬼壽而動而動爲神之神夜寐而靜又神之鬼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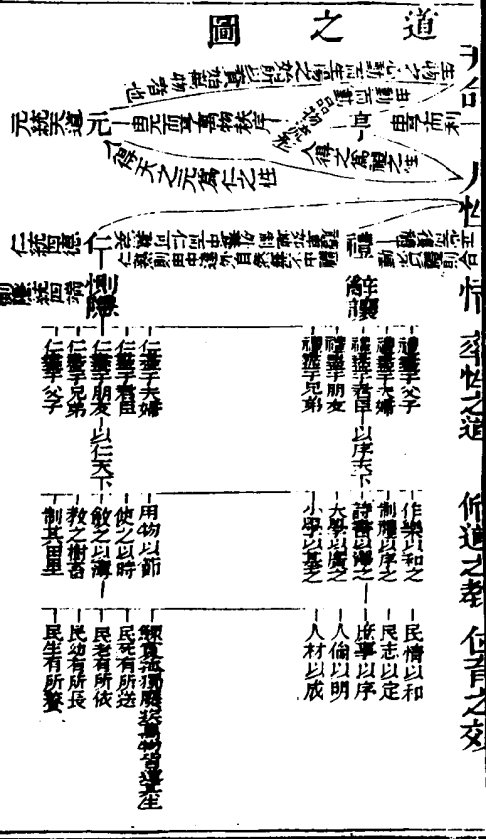


天道德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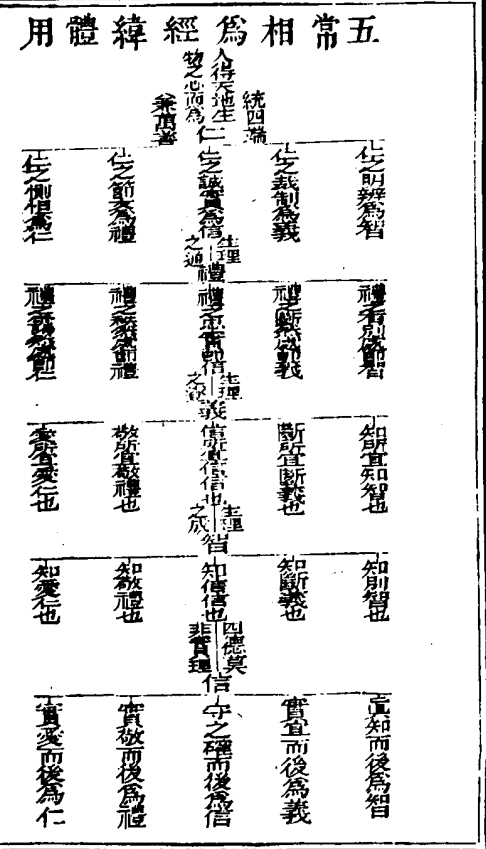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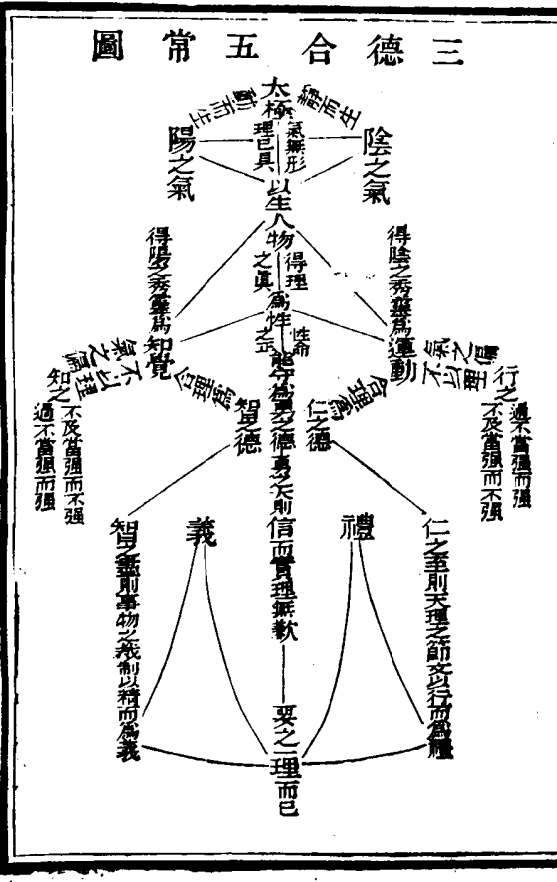
聖學經原

卷之二 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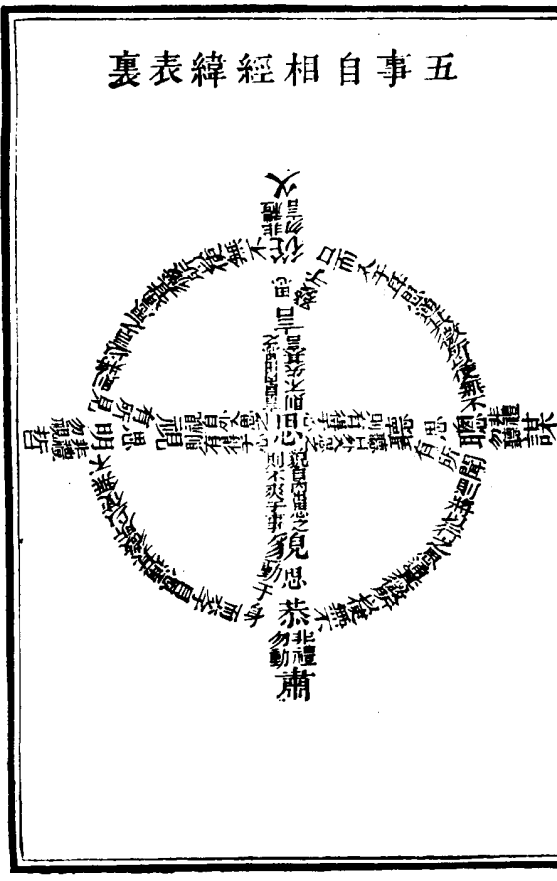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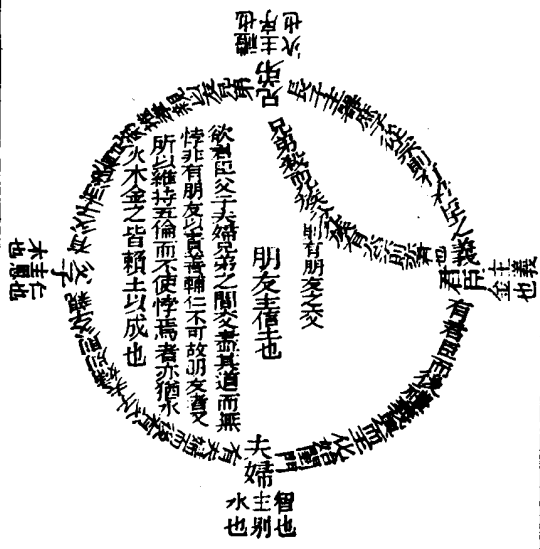
理學逢源 卷之一 四



理學逢源 卷之一 五



五倫迭為相生相輔



理學逢源

卷之一 圖

六

理學逢源卷之一

同邑後學董昌瑛厚山校

族姪 嗣佳麗南 參訂

婺源汪 紱雙池集

同邑門人余元遴秀書

同邑後學

董慶慶續承 余龍光 蘇山 汪立中 莊甫 重校 余最贊賢

內篇

聖學類

天性 情心 敬誠 格致

論語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為己者汲汲於求

也為人者汲汲於干譽求祿之趣也然求以為己而不

得原之所在則流於異說者時或有之則又無以己物

理學逢源卷之一 內篇聖學類

兼成而適至於賊道矣但從事於聖人之學而無為己之心則又何以有諸己哉

合天人原終始緝此篇以明身心性命之理俾異說不得攙焉

(天)

天也者萬物之所資始也惟資始之故主宰之穹窿者其

體也屈伸者其氣也不息者其性情也莫之主而主之冲

穆而著明者其理也蓋天之生物一氣而已氣之動陽也

氣之靜陰也自靜而動陽動於中陰抱於外是為天一生

水陽氣漸達有自然之勢天三生木也動極而靜陽盛於

外陰伏於中是為地二生火陰氣漸盛復還於靜地四生

金也陽之始生元也漸長亨也陰之始生利也陰極則正

固而陽復焉此天行之不息也不息者理之為也木生生

仁也火文明禮也金嚴肅義也水澂澈知也而莫非實理

之為主焉信也天以此生萬物以理為性以氣為形而功

用神矣眾生芸矣一分而萬萬各具一萬有雖紛本於一

元是以旦明實主宰焉而物之生於天者逆理則凶順理

則吉一治一亂斯為氣數而不以亂終則理斯主君子法

天盡性而已凡所謂五行者皆指氣之流行而斯理所寓

泥於一者言也

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

理學逢源卷之一 內篇聖學類

天無心生物其心

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

命謂天理天之所以生生者也無朕之可窺故歎其深

遠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

冲漠無朕而理具焉在人則喜怒哀樂之未發是也

易傳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

乾元謂陽德之始天地之心氣機之動也萬物無不資

之以始而自始至終莫非此一元之通貫矣雲行雨施

生理之旁達也品物物萬而各有等差流形流動而成

形謂品物之形於此中洋溢而出也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

乾道即天道也由變而化而流形者各遂其所生之理

氣以保之不失合之不違陽德之成終而成始也

中庸曰天命之謂性

天之所命即人物之所性也

書曰維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

天命之謂性性無不善即天之默升而助其居止者矣

書曰天道福善禍淫 詩曰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

旦及爾游衍

理學逢源 卷之一 內篇聖學類

張子曰天體物而無不在○無非理氣之所主故皆且

明之所體

周子曰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

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蔡節

主太極而言則太極在陰陽之外先主陰陽而言則太極在陰陽之內謂陰陽之外別有太極者非而獨執太極只在陰陽之中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

者亦非也馬陽動而陰隨故曰陽 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

焉變陰合而陰隨故曰陽極本無極也故曰無極未形而理已具形已存而理而朕

行之生也各一其性得五氣之偏者其性亦偏如水火木

五氣之全者其性亦全故食味別聲而無極之真也

五常五事五倫之理亦惟人無不具焉

五之精也氣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

萬物萬物生而變化無窮焉萬物皆然惟人也得其秀而最

靈且靈則理亦全而昭著矣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

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五性性也感物而動情也性無不善動有得有不得而善惡分

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

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

李果齋曰五性感動而善惡分是五性皆有動靜君子修

惟聖人湛然無欲故能主靜而立人心之太極也君子修

之吉小人悖之凶故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

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

天地之道不過一陰一陽而已知人物大哉易也謂易斯之稟此而生則知人之當全此而歸矣

理學逢源 卷之一 內篇聖學類 四

其至矣

程子曰夫天專言之則道也分而言之則以形體言謂之

天以主宰言謂之帝以性情言謂之乾以妙用言謂之神

以功用言謂之鬼神其實一也朱子曰功用言其氣妙用言其理也

性者人之所得以生者也得乎天地之理以為健順五常

之德即孟子性善之謂也得乎天地之氣以為知覺運動

之用此告子生之謂性之說也知覺運動者氣而氣之所

稟厚薄清濁殊焉此韓子性有三品之說也夫孰非與生

借來而可不謂之性然天之所以生人者理而已矣天無

心生物其心是即所謂理也而生意之所動氣機隨之氣動而未有所偏則理純而未有所雜人得天地之心以為心其本體亦猶是矣故性善也理無體以氣為體氣之所稟有厚薄清濁之殊則理之所具亦不能無所拘斯麗於形質而智愚賢不肖別焉是成性之後先儒所云纔說到性處便已不是性也知覺運動氣之用而即此理之與故知覺運動非性而知覺運動之各有定則則所性存焉舍知覺運動之靈則性之理亦無從而可見矣要之生物之理人物所同惟物得其鈍雜之氣而理以不全物之所以賤也人得其氣之秀靈而理以顯備人之所以貴也而秀理學逢源卷之一 內篇聖學類 五

之道鮮矣

陰陽氣也一陰一陽即理也生意之動此理之真純粹至善真精妙合氣以成形而性具焉性麗於形氣而氣之所成不無得陰陽之頗則各隨所見以為道百姓又日用而不知皆不足以見道域於氣質之所成而忘其繼善之本體也

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唯上知與下愚不移

朱子曰張子有言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蓋天地之所以生物者理也其生物者氣與質也魏了翁曰天氣地質氣輕清而質重

理學逢源卷之一 內篇聖學類 六

濁人物得是氣質以成形而其理之在是者則謂之性

天地之性若無氣質卻無安頓處如三勺之水非有物盛之則水無歸着然則所謂氣質者有偏駁純正昏明厚薄之不齊故性之在是者其為品亦不一所謂氣質之性者也告子所謂生之謂性程子所謂生質之性所稟之性所謂才者皆謂是也然其本

然之理則純粹至善而已所謂天地之性者也孟子所謂性善程子所謂性之本皆謂此也陳介眉曰言性又

謂性善程子所謂性之本皆謂此也陳介眉曰言性又天地之性氣質之性一性也而或分而二之則不可絀按陳說似是而非蓋理與氣同得於天理者氣之主而氣者理之所附也張子曰形而有氣質之性蓋謂成性之後未麗乎形而粹然至善之本真耳性之理立於成性之先而性之名實立於成性之後故程子曰才說到

性處便已不是性謂其已麗於氣質也故以氣質對性善言則氣質不得專性之名以生物之事故曰善氣質則莫非性而天地之性實即之氣質之中故曰善氣質則天地之性存矣張子之意正欲人以氣質為性而以理為性也豈真分而二之也哉曰孔子不言天地之性何也曰性與天道夫子罕言之至孟子時而有不得不言性善者至宋時周程張朱諸子又有不得不別理氣而詳論之者言亦各因其時也

禮記曰人者其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也
天地之德即理也陰陽以體言鬼神以用言交會謂不偏五行之秀言精華也周子所謂無極之真一五之精妙合而凝得其秀而最靈者為人意亦如此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
理學逢源卷之一 內篇聖學類 七

靜則繼善之體渾而在中動則乘於氣而有欲欲亦非不善流則惡矣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

朱子曰人之生也莫不有形有色而本其所得於天者則形色莫不各有所以然之故所當然之則焉是則所謂天性也

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

朱子曰性也有命焉是斷制人心欲其不敢過也命也有性焉是擴充道心欲其無不及也口鼻耳目四肢之是皆人之所得於天以生則不可不謂之性也張子謂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即性也有命焉命也孟子謂為之意然孟子所謂命而張子亦謂之性何也曰孟子以其能限制我故謂之命其實天命之謂性嗜欲之節制氣稟之美惡皆性也孟子固據世俗之所謂而低昂之耳

以上皆兼理氣言

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

程子曰性即理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喜怒哀樂未發無不善發而中節即無往而不善發不中節然後為不善發而後有善不善何以言未發之善也曰

理學逢源卷之一 內篇聖學類 八

者乃有不善耳不中節亦未至於惡大背其本心則惡矣故性善書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恆性

真西山曰衷即中也天之生民莫不各賦之以仁義禮

知之德渾然於中無所偏倚所謂衷也自天始降而言則謂之衷自人所受而言則謂之性蘇氏謂唐虞夏商子始言性善而論性者紛矣按中則至善偏則不善矣所謂中者豈善惡雜揉之名哉蘇氏溺於異端其所謂中蓋亦猶釋氏之空寂焉云耳

左傳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民也

自天降於民故卒之曰性自民受於天故原之曰命中不偏不倚之謂也凡物之著在一偏者則得一而無以兼該如東只在東南只在南便遺卻西北矣物性之偏

者猶是也得其中則上下四方無不兼照無不可通民性之萬物皆備者以此也萬物之生如水火木金羽毛鱗介皆得乎五行之一氣是偏著一方也人者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是人受天地之中也

易傳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真固足以幹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天地只此生理生理既動自然燦爛旁通而各有當然之則正固不搖此天之命也其在人則仁禮義智之德天命之性也全體此生理而不失以嘉其所會利物貞

理學逢源 卷之一 內篇聖學類

九

固君子率性而已而足以長人合禮和義幹事率性之道也然非健無以行之健則全乎天而不間以人也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

此所謂利之故驗性之本善於此為切孟子之言良知以驗性善也陽明之言良知欲廢問學也孟子欲人於此而擴充之陽明欲守此而矜持之異矣或謂親親敬長即此可達天下則不可此所謂達之天下只言人皆有之耳

告子曰生之謂性孟子曰生之謂性也猶白之謂白與曰然白羽之白也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與曰

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

杞柳之性暢茂條達水之性下是在物亦各有性告子舍杞柳之暢達湍水之下流而第以杞柳湍水為性是皆生之謂性之旨也人為仁義順性而為杞柳為桮棬戕賊以為水之東西莫不就下人之為不善搏激之而已是皆非以言性矣由其以生為性而不知有生之理知食色之為性而不知有食色之則故也知有氣而不知有理人獸同矣○朱子曰論萬物之一原則理同而

氣異觀萬物之異體則氣猶是而理絕不同胡雲峯曰從人物有生之初言氣同理異從有生之後言氣異地生物只同此理惟受氣有偏全而理亦有通塞耳然

理學逢源 卷之一 內篇聖學類

十

有通塞則人之與物絕不相侔矣或問楊氏云陰陽無不善而人得以生故性無不善如何曰陰陽氣也不能無不善唯所以陰陽者是則所謂道而無不善也

公都子問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或曰性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是故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堯為君而有象以瞽瞍為父而有舜以紂為兄之子且以為君而有微子啟王子比干今曰性善然則彼皆非與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

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
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
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
能盡其才者也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
懿德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
彝也故好是懿德

朱子曰性之本體理而已此繼善之情則性之動而有

爲才則性之具而能爲者也謂性也是性即有是才
是理氣不用事性發而爲情則才實奉而行之

聲臭之可形容故以二者言之○程叔子曰性即理也

理學逢源 卷之一 內篇聖學類

七

天下之理原其所自來未有不善性具於天謂天才出

於氣道也用也才有善有不善性則無不善孟子專以發於
才爲無不善程子兼其稟於氣者言之則人之材質固
有不同按才本是氣但以性爲主則才即性之用也
若以氣言之則同此知覺運動而昏明強弱不齊矣此
即所謂氣質之性也才不同而同可以爲善則性善也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朱子曰天地以生物爲心而人得天地生物之心故人

皆有不忍人之心也又曰天之生物各付一性性非有
物以是渾然一理之在我者耳故性之所以爲體亦惟
仁義禮智信五者天下之理無出此五者之中五者具
於人心乃性之本體方其未發漠然無形象之可見及

其發而爲用則四端所謂情也有是端於外知其必有
是理於中然四者之中仁義爲對立門戶禮則仁之著
而亨者也知則義之藏性情也猶春夏秋冬四時其實
不過一陰一陽而已仁義雖對立而仁實兼四者故仁
者仁之本體禮者仁之節文義者仁之斷制知者仁之
分別自四而兩自兩而一乾元統統之有宗會之有元
天地之理固然也周子五行一陰陽也陰意亦如此

以上主於理言

程伯子曰性即氣氣即性生之謂也人生氣稟有善惡然
不是性中原有此兩物對待而生善固性也然惡亦不可

理學逢源 卷之一 內篇聖學類

七

謂之非性蓋生之謂性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纔說性時
便已不是性也成之者性此理已孟子言性善所謂繼之

者善也猶水流而就下皆水而清濁不同然不可以濁者
不爲水也如此則不可不加激治之功及其清也則卻只

是元初的水不是將清來換濁亦不是取出濁水來置在
一隅也理寓氣中離氣無性也猶味存於羹離羹無味也

可爲惡矣性之理無惡而氣不能無惡氣亦未嘗有惡然而
胡之徒每執氣以疑性故程子析言之如此
張子曰凡物莫不有是性由通蔽開塞所以有別朱子曰
木之生僅得形氣之偏而不能有以通貫乎全體然其知
覺運動榮悴開落亦皆存其性而各有自然之理焉至於
虎狼之父子蜂蟻之君臣豺獮之報本雖鳩之有別則其
形氣之所偏又反有以存其義理之所得尤可以見天命

之本然初無間息而所謂道者亦未嘗不在是也矣

又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全二之則不是

西銘曰乾坤稱父坤稱母子茲藐然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

塞吾其體氣以天地之帥吾其性則帥天地之氣一陰一

陽之道也理賦於人則帥一民吾同胞而最靈物吾與也

均此天地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

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其字猶聖其合德

賢其秀也言吾同胞中之有合德父母與其秀者也凡天下疲癯殘疾鰥寡惇

獨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本然之理皆性分中所

固然也以下則言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敬父母者保其身

盡性事天之事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敬父母者保其身

理學逢源卷之一 內篇聖學類 三

于時保之者戒慎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樂於事親而雖

不情惡懼不聞也違曰悖德之違害仁曰賊本體之害

親也美於順天而天違曰悖德之違害仁曰賊本體之害

濟惡者不才猶不肖也此皆其踐形惟肖者也形即其塞

帥氣而充之無歉乃能踐形全其所得於天則與知化則

天合德者也○以上言能事天與不能事天之異知化則

善述其事用陰陽之推行有漸曰化此天地生物之事也利

也窮神則善繼其志陰陽之合一不測曰神此天地存主

焉是善繼其不愧屋漏為無忝據現成言存心養性為匪

懈以功夫言故曰匪懈○窮神知化樂且不惡旨酒崇伯

子之顧養存理欲育英才穎封人之錫類成物不弛勞而底

豫舜其功也立命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安命體其

受而歸全者參乎盡性也勇於從而順命者伯奇也○行法者

所以立其神而充其塞錫類則推以及於同胞吾與以

於無告也底豫歸全則繼志述事喻之於道純孝也待烹

順命則無忝匪懈一於顯從翼子也安勉不同皆踐形惟

肖者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患庸玉汝於成也

此二句言天之愛人如愛子也天非必有心如此但人能

如此看則無往非修身盡性之資而怨天尤人之念亦可

矣存吾順事沒吾甯也無問富貴貧賤止求自盡以順天

○或問游廣平以西銘為中庸之理何也曰塞吾體帥吾

慎獨也窮神知化則有幼幼率性之道也于時保之戒懼

何如曰程子言之詳矣夫墨氏二則揚龜山疑其近於誠而

一而不知分殊今西銘曰胞曰與人物有別貴賤有等賢

否有辨推行有漸則理一而分殊也烏可與異說同年語哉

理學逢源卷之一 內篇聖學類 齒

朱子曰天之所以賦子萬物而不能自己者命也吾之得

乎是命以生而莫非全體者性也故以命言之則曰元亨

利貞而四時五行庶類萬化莫不由是以出以性言之則

曰仁義禮智而四端五典萬事萬物無不統於其間蓋在

天在人雖有性命之分而其理則未嘗不一在人在物雖

有氣稟之異而其理亦未嘗不同此吾之性所以純粹至

善而非若荀揚韓子之所云也

或曰孟子之言性善非與惡對之善也特贊美之辭耳曰

異乎吾所聞夫孟子性善之論至矣而荀揚韓氏或以為

惡或以為混或以為有三品釋氏復有無善無惡之說焉

儒者雖習聞乎孟子之言然或未知性之所以爲性於是
悅於彼說之高而反羞吾說爲未善則牽孟子之說以附
焉而造爲是說以文之蓋推性於善惡之前而實孟子於
異同之外自以爲得性之真而有功於孟氏之門矣而不
知其實陷於釋氏之唾餘直以神魂魄至麤之質而論
仁義禮知至微之理也釋氏每言真性不滅皆指精神魂魄言也且又不究其
秉彝之實德而指爲贊美之空言不察至善之本然而別
立無對之虛位推而言之至以天理人欲爲同體特因其
發之中節與否而後有善惡之名焉則亦勞力費辭而無
復彷彿孟子之遺意矣天理人欲同體心無善無惡吾不知此節從何立而中節與否又因

何識取皆辭之窮也

理學逢源 卷之一

內篇聖學類

五

或問孟子初未嘗有氣質之說也孔子言性相近亦未嘗
明言其爲氣質也程張之說何所據而云乎曰觀孔子於
易傳之言性則知相近之指氣質而言矣但聖人於此蓋
罕言之而弟子有不得聞者故其傳者止是而無以互相
發明耳孟子雖不言氣質之性然於告子生之謂性之辨
則亦微發其端矣人物之生同而究有不同者亦氣質殊耳又言非才之罪才亦氣質也楚麥有
不同以地有肥磽雨露之養不齊亦但告子辭窮無復問指氣質也命也有性焉命亦氣質也
辨故亦不得而盡其辭焉孟子既沒學失其傳吾儒之言
性者漫不省此而支離穿鑿之說滿天下學者方且昏迷

眩瞶不知所定而釋氏又鼓其荒誕之說以乘之雖其高
妙虛無若不可詰然覈其實則所謂蠢動含靈皆有佛性
所謂作用是性之說皆不過告子之餘論耳至於性之爲
理與夫四德之蘊四端之發則反以爲前呈妄想而棄絕
之及論智愚善惡之不齊則舉而歸之輪迴不可致詰之
地舉世之人遂盡崇信而歸往之及周子出始推太極陰
陽五行之說以明人物之生其性則同而氣質之所從來
其變化錯揉有如此之不齊者至於程子則又始明性之
爲理而與張子皆有氣質之說然後性之爲善者無害於
氣質之不善氣質之有不善者終亦不能亂性之必爲善

理學逢源 卷之一

內篇聖學類

六

也此其有功於聖門而惠於後學也厚矣子尙安得以其
無所據而疑邪曰孟子之言性情才皆無不善而程子以
來乃有以才爲有善有不善者何哉曰以性而言則才與
情本非有不善也特氣質不齊是以才有所拘情亦有所
拘而不能一於義理耳上聖之資才全乎性其次以下才性以才爲性用才雖不善可以困勉而至於成功以才爲
君染則雖有過人之才將必終流於不善矣然則爲不善
乃用才之罪非才之罪也然孟子未嘗言其拘於氣何也曰
程子不云乎舉天下之才而論之性善即才亦善矣論一
人之才性善則才亦善矣以天下之才而較之則天下人
之才固不能無異也孟子方以才爲性善之徵是以未暇
別耳曰然則孔子所罕言者孟子詳言孟子之言而不盡
者周程張子又詳言之若是何邪曰異端競起性學不明

時變事異不得不然也曰程子嘗云佛亦言性本善然則所以異於吾說者何也曰佛之所謂善空而無物之謂也若吾之所謂善者則彼固以為塵勞妄想而為不善之尤矣此所以異於吾說也

或問楊氏云釋龐蘊有神通并妙用運水及搬柴之語此自得者之言最為達理但其言周遮使便通徹亦須把來做一件事若孟子徐行疾行之論則無適不然矣曰夫釋氏之言偶與聖賢相似者多矣但其本不同則相似而實相反如孟子之言均是行也而一疾一徐間便有堯桀之異是乃物則民彝自然之實理而豈人之所能為哉若釋理學逢源卷之一 內篇聖學類 七

氏之言則但能識此搬柴運水則雖倒行逆施亦無所不可何必徐行而後可為堯哉蓋其學以空為真以理為障而以縱橫作用為奇特故與吾儒相反如此其病豈止於周遮著意而已哉以達理自得稱之誤矣
楊氏云形色天性與釋氏色空之論一也吾聖人以為天下固然之理而以常事言之故言近而聞者坦然異端之學自以為精微之理故累千萬言而不能竟其義此儒釋之辨也曰天命之性無一理之不具天下之物無有實於此者而以釋氏之所謂空者同之不亦異乎且若其言則是儒釋之妙同出於空特彼自謂精微而多言以失之耳

此數條可見儒釋言性之同異是非矣

朱子曰性者人所稟受之實道者事物當然之理事物之理固具於性但以道言則沖漠散殊而莫見其實惟求之於性然後見其所以為道之實初不外乎此也

又曰靜者性之真也靜則純動乃有雜

又曰天之生物也一物與一无妄

又曰一草一木皆天地和平之氣此二條兼人物之性為言也

又曰天地之性太極本然之真萬殊之一本也氣質之性

則二氣交運而生一本而萬殊也此論性與氣質之原

又曰心譬水也性水之理也如潤下是也性所以立乎水之靜

理學逢源卷之一 內篇聖學類 支

情所以行乎水之動才者水之氣所以能流者然其流有緩有急則是才之不同也心者氣之秀靈所鍾也性者此中之所具之理而情則理乘秀靈之氣以發之於用也才即秀靈之氣之為知覺運動乃心之所以為用者而此氣又有清濁厚薄之不同則所謂氣質也

邵子曰性者道之形體也道妙而無形性則仁義禮知具而體著矣性無形而邵子以為道之形體者道散於萬物而無方性具於吾心而有則耳

先清簡公曰仁義禮知性也心之德也發揮於萬物而後性體見焉以物則言秉彝者真知性命之情矣性藏用物顯仁性其帝乎心其宮闕乎物則萬方臣庶乎性通於物而格物則所以知性其猶帝臨萬方乎萬方克綏位乃不

疾

又曰即心為性生之謂性也心之精神為聖堯胡以聖

胡以盜也心之精神謂之聖出孔夫變化馳騫周流六虛

心之神也其根本乎帝衷而動本乎物則斯謂之性矣盡

性斯聖徒曰精神而已此釋氏慧覺所以不知性命何怪

乎豪知權利之士謂學問無益也豪知權利之士蓋指

又曰釋氏因空以見性空之焉能復有之有之空者復窒

覺者復暗矣故其道歸於清淨無為與吾儒始於戒慎終

於曲成萬物者大異或謂儒釋於性命根本同而教則

異愚謂教之異也正起於性命之原毫釐差也使真知吾

理學逢源卷之一 內篇聖學類 充

儒所謂性則豈必空之而後見實見之則萬化流行自烏

可已何獨以法身不滅超出生死為登彼岸邪

又曰性與生偕來聲色之欲安可謂非性惡亦不可謂非

性也然視聽食息自有天則故曰性即理也雖氣偏物誘

有時乎肆惡而彝則中秉其為善者自存此與明道性即

意故荀氏之言性惡見其蘧未識其精也以性之欲楊氏

言善惡混執其蘧并論其精也了云畧畧見個依稀釋氏

言無善無惡厭其蘧并去其精欲還諸太虛也因其以作

因又欲空諸所有以求真如自在也

又曰陽明標良知為宗旨欲學者脫去見聞反求本心也

又曰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既謂之良知焉

得心無善乎意既有善惡焉得知皆良乎心無善惡意有

善惡知善知惡者又誰乎心統性情惟性善故能知善性

無惡故知惡惡孟子言良知正為性善闡也彼言良知本

孟氏言心無善惡本釋氏二本而強合之其能無矛盾乎

又曰湍水食色詳辨於孟子性已明矣後儒復持議不一

則釋氏中揚其焰而好異者受其熒惑也性出於心試觀

販夫販婦偶以利害相訾詬必曰女捫本心則性之本善

市井山澤之民而知之矣待降衷秉彝取信於詩書哉故

學言良知可也以無善無惡言性非也陽明聞市相詬厲

理學逢源卷之一 內篇聖學類 干

乙曰女沒天理陽明謂門人曰若聞講道學否門人曰彼

詬厲耳何謂講學陽明曰語語天理本心非道學乎門人

曰彼既知道學而相詬厲何也曰夫夫也知責人而不知

責己也由此段觀之則陽明亦自以本心為善矣乃及其

無以知性知天而又立異好高以求勝於先儒故也

又曰無善無惡本襲釋氏語解之者曰非無善惡也謂此

性圓明妙覺善不足以名之也夫既曰圓明妙覺則可謂

善矣又何必委曲其解以附會於釋氏也觀此數條而陸

是非見矣

情者性之發也性善則情無不善而有不善者則非其利

之故也蓋性宅於心而心者合性與知覺者也知覺發於

理則無不善矣知覺發於氣則形氣之私所動有不能必其正者氣昏之至則欲勝而天理不可復見是形氣之流也顧形氣雖易流而問之本心之理則初未嘗昧特以氣偏物蔽而用失其正耳非性情之本然也若夫孩提愛敬則嗜欲猶淺而至情得存乍見惻隱則物欲未交而真情以見此則由性而發者其利之故問之人心而皆同是情之正也蓋人生而靜天之性也由靜中一直發出胸中先無一物則性與情合而出於理若從外感雜投互相牽掣以後而發之情則情與性離雖未嘗不由中出而已非其中之本然矣非利之故係於己私其情非情由利之故天

理學逢源 卷之一 內篇聖學類

三

下同然故情亦無不善發而中節謂之和和也者天下之達道

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

未發之中於何知之曰於已發知之夫寂然未動之中固無一物之可指而萬事萬物之理實具備於其中是以能感而遂通若使中無其理則何以感而遂通應無或窮也哉水能下而不能上火能熱而不能寒金木之性莫不有偏此物之各一其情也鑑不圓則形偏中高形凸中下形凹有偏故也人秉真精秀靈受中以生故

四旁上下無所不照故人情未有能喜而不能怒能哀而不能樂者亦未有當喜而反怒當哀而反樂者其有不中節則係私焉而物誘耳

禮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

性者理之主也欲者氣之爲也成之者性理麗氣中理無爲氣有覺感物而動理乘氣以見於情物交於外而知知於中好惡形矣以理節情發而中節欲不害也內無節而外得以誘吾之知不能反躬而天性亡矣此非

理學逢源 卷之一 內篇聖學類

三

欲之罪無節故也

上條言情性之正此條言情欲之流也

孟子曰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性無可窺於情見端端者自體而用自然而發之緒也猶草木有萌芽卽生端旣善矣而情有僻者何也曰端意所從發見之始也其偶見者矣乘氣交物而後則乖戾者爲已多也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爲本斯偶見者真也程伯子曰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

其情順萬物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是聖人之喜怒不繫於心而繫於物也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為甚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可見外誘之不足惡而於道亦思過半矣

朱子曰忘怒則公觀理則順

程叔子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為人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其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存其心養其性愚者則不知制之縱其情理學逢源卷之一 內篇聖學類 三

而至於僻枯其性而亡之性具於中情動於外有是性即有是情非不善也動於形氣熾而益蕩則失其性命之真而性鑿矣約其情者主之以理則情者性之用也縱其情焉則欲之流適以枯亡其性而已。上條用情之法也此條肆情之戒也

朱子曰性之為德無所不具總之則仁義禮知而一以包三者仁也情之所發無所不通總之則四端而一以貫三者惻隱也故孟子言四端先言不忍人之心其不言信者信之於五常猶土之於五行也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情只一情經子或言四端或言喜怒哀樂禮運又言喜怒哀懼愛惡欲何也曰情者心之用而已心合理與氣以為體四端以其自性體一直發出不離乎氣而不雜

於氣者言也七情以氣之知覺而物至知知者言也然四端不出喜怒哀樂七情外七情亦不出四端外如惻隱亦是哀是愛羞惡亦是惡是怒喜怒哀樂合乎理則仁義禮知之用在是四端尚只是端倪嚮後去若不觀理亦有流僻理不能離氣以為用氣不可無理以主之也

心

心也者合性與知覺而立名者也性者天命之理而知覺者秀靈之氣氣秀且靈故心之神明知覺亦至虛至靈以寂然不動而感而遂通寂然不動者至虛之體所以具眾理學逢源卷之一 內篇聖學類 三

理也感而遂通者至靈之用所以應萬事也具眾理性之靜以居也應萬事情之發於用也靜以居則理為氣主發於用則理以氣行理無不同而氣有清濁厚薄之異則所以為知覺者既有昏明強弱之難齊理虛無為而氣有耳目口體之欲則所以用其知覺者又有邪正是非之不一而於是道心人心判焉道心發乎性命之正而氣拘物蔽之餘則微而難見人心發於形氣之私而後起外合之擾則危而不安蓋理為氣主則氣無所偏而理以氣行則用固不能無雜也顧心非知覺無以為心道心非人心性命之真亦無所附著而見之於用惟存乎精以察之使理不

混於欲而一以守之使欲不能奪理則道心爲主而人心退聽知覺適以資性之用而無害乎性命之正矣此治心之學也致知格物惟精之事也誠意正心惟一之事也一理渾然體之立也泛應曲當用之行也知覺莫非理則人心道心亦無庸判矣

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天命之性具於吾心而成性之後形生知發則不無形氣之私此人心道心所由別也然物則之理則寓於形氣之中惟精惟一焉則允執厥中人心之危非所患耳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理學逢源卷之一 內篇聖學類 堯

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此心之理而已失此理則無以異於禽獸矣故自大舜以至禹湯文武周公皆必戰兢惕厲以存此心而立人道之表孔子作春秋孟子私淑諸人胥此志也

又曰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爲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則其日晝之所爲有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爲未嘗有才焉者是豈人之情也哉故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

失其養無物不消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

合理氣以爲心而仁義者此心之理也氣者此心之用也氣以物誘而昏氣昏則理不見莫夜休息則此氣亦稍復清明而良心復見但擾之者日甚則氣不得復清而天理亦幾乎熄此心之所以貴存養也○或問程子以爲心無出入然則其有出入者無乃非心之正耶朱子曰出而逐物固非本心之正然不可謂本然之心之外別有出入之心也但不能操存則其出而逐物之心與其偶存於內者皆恍惚無常莫知其定處耳然所謂

理學逢源卷之一 內篇聖學類 堯

入者亦非此心既出而復自外入也亦曰逐物之心暫息則此心未嘗不在內耳學者於此苟能操而存之則此心不放而常爲主於內矣易之陽盡於外而生於內者於卦爲復象正如此而其彖曰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其意亦猶是也 又曰操則存不是釋氏入定坐禪只是於應事接物時事事要中理若只管兀坐守在這裏忽有事至吾前操的便散了卻是舍則亡也只要時時提醒他便是操不是塊然自守

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舍其路而不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學問之道無

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人心非仁人心所具之理則仁也仁道心也放則流於形氣之私矣學問以求放心則下學即所以上達若泛泛學問便是玩物喪志然只守此心并無學問工夫又入於寂矣

此二條言心之放失即所謂人心惟危者也

孟子曰口之於味也有同嗜焉耳之於聲也有同聽焉目之於色也有同美焉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

理學逢源

卷之一

內篇聖學類

毛

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心之有同然也

易傳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剝窮而復生物之心於是復見在人則乍見之惻隱平旦之好惡皆天眞所從見也○朱子曰復非天地心復則見天地之心蓋天地以生物爲心而此卦之下一陽爻則天地所以生物之心也至於復之得名則以陽之復生而已但於復而見一陽之萌則是因其復而見天地之心

此二條言人心雖放然反而求之則性命之正固未嘗亡也

復卦初九爻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 象傳曰不遠之復以脩身也

聖人無失則不必言復然失之不遠而能復則脩身者也

六三頻復厲无咎 象傳曰頻復之厲義无咎也

復而不能固守故厲然能復則无咎

此二條言人心當因其復而固守之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赤子之心純而未雜大人之心純一不雜然赤子之心在赤子則可在大人則不可謂大人不失赤子之心則

理學逢源

卷之一

內篇聖學類

毛

可謂大人之心只是赤子之心則不可蓋非精一無以盡此心之理非時中無以達此心之用然於赤子之心非有加也故惟不失此心所以能爲大人亦惟其爲大人乃能不失此心耳陸王只認取一心便道一日千里亦誤會此章之意矣

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爲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爲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

非澹泊無以明志欲無失此心者當從此始

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與我者先立乎

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此爲大人而已矣

心者人之虛靈知覺此中所具渾是天理亭亭當當直上直下只爲外物所累將他放倒了此理便不見稍一收攝天清地甯萬象呈著以此中原有此理不是強嚮外邊求覓也立如植立之立又如立君一般扶他做主臣下事事稟命而行也立底工夫須是敬以直內減少物欲格物窮理都是立大中事到事至物交時又須要他能思不是空空立他做個逍遙天子蓋不立他他不得盡職既立他便責他盡職若佛說般若波羅密多心經便是逍遙天子象山說立大只一立他便了是如何

理學逢源

卷之一

內篇聖學類

无

是好

此三條存心之大綱

朱子補大學格物致知傳曰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卽物而窮其理也蓋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於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也是以大學始教必使學者卽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眾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

心是能無所不知底物事吾心之體萬里具足但不從

事事物物上推勘過來此理亦無從確據良知是此心發竅處不能推致其知則無以盡此心能知之分量物不格則此心如有所窒格物得來此物理卻都是吾心本具之理非從外得也但須事事物物尋向義理上去則格物所以致知乃吾心切要事若泛泛外邊尋求縱使博洽古今與心性全無干涉

大學誠意傳曰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後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已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

理學逢源

卷之一

內篇聖學類

三

必慎其獨也會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

心有存有發存與性居發借情見靜存中無從用力先須從發用處把握端好獨則猶靜而動之機也機正則發中節機不正則發不中節故把握全在此機能審機者吾心本然之知慎獨所以審機也慎之所以求自謙也慎獨以實其心之所發所以實此知也

正心脩身傳曰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

不知其味此謂脩身在正其心

朱子曰人之一心湛然虛明如鑑之空如衡之平以為

一身之主者體之本然也而喜怒哀樂隨感而應亦其

用之所不能無者故其未感之時至虛至靜其體固無

得失之可議及其感物之際而所應者又能中節則其

用正大光明是乃所以謂之達道亦何不得其正之有

哉惟於事物之來有所不察應之既不能無失且又不

能不與俱往則其喜怒哀懼必有動乎中者此心之用

始有不得其正者耳事物之來有所不察者先有意必

應之不能無失也又不能不與俱往則留滯私已積積

理學逢源

卷之一

內篇聖學類

三

物喜怒憂懼動乎其中則喜怒哀懼之情失先入而為

此心之主而應物不得其正矣靜體無得失之可議究

之用之失正寔由靜體之先消靜有不中其失仍在用

上始見故朱子言用之所行不能不失其正說者不察

卻謂此章只在用上把握則大失此章及朱子之意矣

朱子又嘗云事之未至不可先有期待之心事之方來

不可先有偏重之心事之既過不可有留滯之心此最

分明語大抵虛靜本體中必須還他虛靜中若有物用

必失正故正心工夫傳者之意固非以心之應物便為不

得其正而必為槁木死灰然後乃為得其正也惟是此

心之靈既曰一身之主苟得其正而無不在則百體從

令以供其事惟吾所使而無不合於理如其不然則心

在於此而又馳於彼血肉之軀無所管攝其不為仰面

貪看鳥回頭錯應人者幾希矣孔子所謂操則存舍則

亡孟子所謂求其放心從其大體者蓋皆謂此學者可

不深念而屢省之哉楊慈湖執不起意之說疑正心誠

曰好仁者無以尚之惡不仁者其為仁矣不使不仁者

加乎其非誠意之說乎又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

非正心之說乎或又以發怒不怒為不起

意則又朱子所譏為欺妄之甚焉者也

修身齊家傳曰所謂齊其家在脩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

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

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

其美者天下鮮矣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

苗之碩此謂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

朱子曰忿憶四者是心與物接時事親愛五者是身與

理學逢源

卷之一

內篇聖學類

三

物接時事錢氏曰四有所五辟皆心之病也但上四者

道也○用情之辟仍是心不正非正心後復有用情之

辟也○正外別無脩身工夫上章言此謂脩身在正其

心一主字朱子章句亦云則此心常存而身無不脩矣

本直截了當謂正心後尚有脩身工夫者亦非也蓋亦

未嘗以身體

之而云然耳

中庸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

慎乎其獨也

君子慎其獨也

道者性命之正也人心最活一收攝則性命之正森然

偶放弛則形氣之私畢至內而蔽於私意意必固我之

者外而累於私欲離道遠矣私欲聲色臭味之戒慎恐

懼之意常存雖不見聞亦不敢忽則內之私意不萌而體立而至於事至物交意念初動之機尤加戒慎恐懼焉則外之物累不能奪蓋居而以理悅心動而以道研慮此動靜交養之功所以立道心為主而使人心聽命者也

省察於獨即大學誠意存養於靜即大學正心也

格物致知惟精之事也誠意正心惟一之事也樂記曰君子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惰慢邪僻之氣不設於身體使耳自鼻口心知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

真西山曰君子之養心也內外交致其功而已外無聲色之誘則內亦正矣內無淫慝之惑則外亦正矣惰慢邪僻之氣不設於身體則內外皆由順正以行其義矣

理學逢源卷之一 內篇聖學類 三

書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

義者心之制以義制事由中而應外也禮者身之範以禮制心制外以養中也

易艮卦彖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有身則有形氣之私人則有物欲之感然而有物有則矣惟止於所當止則耳目口鼻之用不必無而合於理何身之有由是而廓然大功物來順應矣何人之有

當止不止小人之縱欲也不當止而止異端之絕情也彖傳曰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

朱子曰行固非止然行而不失其理乃所以爲止也

逐物則是不止因物付物雖行亦止慈湖輩亦每稱此也然其意一於主靜而不起意終是枯寂禪門非吾儒也

坤文言傳曰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

性命之正直上直下事物之理各有所宜不敬則直者

理學逢源卷之一 內篇聖學類 四

倚非義則方者乖主敬立本所以植其直也集義力行所以正其方也內無不直外無不方天地位萬物育矣

以上內外動靜交養之功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壽不貳脩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心者二五之精秀靈之氣人之所以爲知覺者也性者無極之真五常之理人之所以主乎此氣者也氣以載理理以主氣二者相須賴知覺以窮理而窮理則還以實此知覺之量理無不窮則心之量盡而無極之真見矣此即物格知至氣易流而理無爲主於理以制其流而氣則

還以聽命於理乃所以保全其所受之正也此即正心誠意也。

言存養可該動靜省察只存養中一時事通乎晝夜之道而知神化在我則

天之所命我者能有以立之矣知天知也事天仁也立命勇也三者人心之達德也

易咸卦九四爻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 象傳

曰貞吉悔亡未失也憧憧往來未光大也

心有私係所感狹矣此末學之支離也

九五爻曰咸其脢无悔 象傳曰咸其脢志末也

一於不感可无悔矣然以此為志則已未矣

艮九三爻曰艮其限列其夤厲薰心

理學逢源 卷之一 內篇聖學類 五

咸膺者淡泊自守猶可无悔艮限則不當止而止此釋

氏之絕六根告子之勿求也或曰告子不動心釋氏一

真自如豈所謂危薰心乎曰彼亦強以為安耳實則不

安之甚也

論語曰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惟聖人心同天地

孔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

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一理渾然聖心之體一天之神也泛應曲當聖心之用

一天之化也不待存而盡不待推而行也若存之而盡

推之而行則學者致功焉

此聖人之允執厥中也

周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寡之又寡以至於無欲欲止是一

流則惡有欲則私孟子言寡欲以則誠立而明通誠立賢

也明通聖也朱子曰誠立謂實體安固明通則實用流行

程伯子曰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

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

今志於義理而心不安樂者此正是剩一個助之長雖則

操之則存舍之則亡然持之太甚便是有事焉而正之

所謂定性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性無謂動靜將迎內外此

理學逢源 卷之一 內篇聖學類 五

蓋以心言耳存其心則所以定性也

程叔子曰在天為命在物為理在人為性主於身為心其

實一也心本善發於思慮則有善不善若既發則謂之情

不可謂之心朱子曰既發不可謂之非心但有不善則非心之本體也

心譬如穀種生之性便是仁陽氣發處乃情也

人心必有所止無止則聽於物

人心常要活則周流無窮而不滯於一隅有所止者有主也無適而後用行

有人言無心曰無心便不是當云無私心心要在腔子裏

心通乎道然後能辨是非如持權以較輕重孟子所謂知

言是也非格物無以通乎道

有人欲為善如有惡以間之欲為不善又有羞惡之心此

正交戰之驗也須持其志使氣不能亂此即慎獨誠意也

聖人之心未嘗有在亦無不在蓋其道合內外體萬物

聖人之心與天為一或者滯心於知識之間故自見其小

張子曰心統性情

心清時少亂時多其清時四體不待羈束而自然恭謹其

亂時反是何也客慮多而恆心少習俗之心未去而實心

未完也

正心之始當以心為嚴師

理學逢源卷之一 內篇聖學類

大其心則能體天下之物物有未體則心為有外世人止

於聞見之狹聖人盡性不以見聞梏其心其視天下無一

物非我

又曰心大則百物皆通心小則百物皆病此為淺陋鄙狹者言之

范峻心箴曰茫茫堪輿俯仰無垠人於其間渺然有身是

身之微太倉稊米參為三才曰惟心耳往古來今孰無此

心心為形役乃獸乃禽惟口耳目手足動靜投間抵隙為

厥心病一心之微眾欲攻之其與存者嗚呼幾希君子存

誠克念克敬天君泰然百體從令此即孟子寡欲立大之意

朱子曰惟心無對天地之中萬物之宰

又曰心者氣之精爽 又曰心是個活的物心原只是秀中所具乃是理此二條正是心字正名惟精爽故活

能具理惟最活故亦易於放失然惟其精爽故活

心之理是太極心之動靜是謂陰陽是太極喜怒哀樂之

未發此理渾然不偏不倚乃人心之太極也發則氣之所

行有舒有慘如喜樂陽也哀怒陰也又喜陰樂陽哀陰怒

陽也又情之自內而外陽也及加於事物則陰也氣之所

行不能無差惟主之以理而中節焉則理即陰陽而具矣

心主於身其所以為體者性也所以為用者情也貫動靜

而無不在焉

有是形則有是心心之所得乎天之理性也性之感物而

動情也三者人皆有之不以聖凡為有無也但聖人則氣

清而心正故性全而情不動亂學者則當存心以養性而

節其情也

理學逢源卷之一 內篇聖學類

自人心而收之則是道心自道心而放之便是人心人心

如卒徒道心如將理為主氣為主

以理為主則此心虛明一毫私意著不得譬如一泓清水

有砂土便見吳臨川曰周子云無欲故靜程子云有主則外邪不能入便是虛有主

心無私主有感皆通此聖人至公至神之化

志如伐意如侵志甚決而張瞻明目故如伐意之動時人或不覺故如侵

真西山夜氣箴曰盍觀乎冬之為氣木歸其根蟄坏其封

凝然寂然不見兆朕而造化發育之妙實胎胚乎其中蓋

闔者闔之甚貞者正之本而良所以爲物之始終夫一晝

一夜者三百六旬之積故冬爲四時之夜而夜乃一日之

冬天壤之間羣物俱闔窈乎如未判之鴻濛惟人之身嚮

晦偃息亦當以造物爲宗必齊其心必肅其躬不敢弛然

自放於牀第之上使漫易非僻得以賊吾之哀雖終日乾

乾靡容一息之間斷而昏冥易忽之際尤當致戒謹之功

蓋安其身所以爲朝聽晝訪之地而夜氣深厚則仁義之

心亦浩乎其不窮本旣立矣而又致察於事物周旋之頃

敬義夾持動靜交養則人欲之私無隙可入天理儼乎昭

融此夜氣之說似異於孟子朱子之意然主
融靜立本成慎恐懼之志學者可以深玩

理學逢源卷之一 內篇聖學類 无

清簡公曰心之官則思思曰睿睿作聖故稱大也陸氏以

先立其大爲法門乃動稱不思而得不慮而聖則所謂立

大者亦徒執提綱撮要之語以高視誦讀躬行者乎後學

欲真作聖若何立大若何通微烏可不深思而精詣也

人有目無耳手足可乎曰痿矣有耳目手足無心可乎

曰迷矣霸也迷釋也痿

聖人節欲釋絕欲聖人制情釋無情天倫歡戚廢矣人世

卑辱忘矣喜怒哀樂旣盡遏抑之所明者何心所見者何

性也以寂覺內照爲性欲獨守之以歸滅度養未發而去

已發潮無生而厭有生絕情斷欲之心正情欲之膠滯不

能忘也

子靜示胡達材云達材所進乃害心之大者所謂若有神

明在上在左右乃是妄見此見不息善何由生夫不顯亦

臨無射亦保古聖存心未有不從兢兢業中來若以持敬爲

妄見害心將心無心見無見而後得爲本心乎吾不知其

解矣

小心翼翼昭事上帝子靜亦嘗言之願以誠敬爲外鑠爲

害心翼翼昭事者在也朱子謂子靜弟識取一心萬法

自流更無他事所以不畏天地任意詞諫夫世有任意詞

諫而可爲學問者乎獨持一意見而更目人爲意見自持

理學逢源卷之一 內篇聖學類 卑

一議論而更目人爲議論詳其意見一似禪衲中之雄傑

者謂其學獨得於孟子未敢信也

或謂釋氏言山河大地皆吾心妙明中物似非一於空者

曰此正無中虛境而未睹性中實理也

凡獨言性則性兼理氣言以性對心言則性專是理心

專是氣心之所以成形致用者皆氣之爲也

此篇專言心而天命性情仁義禮智敬誠格致皆統

是焉性具於心而敬誠格致則所以全其心者也

敬者主一無適之謂也蓋人之心至虛至明而每不能不

役於物心有主則中虛而物來順應心無主則中實而應物之際皆不能不失其道故敬爲聖學之本然此心何以主之曰以性命之正主之而已性命理也知覺氣也故心之有理猶卒徒之有帥一家之有主人也軍有帥則號令明人人爲帥而軍亂矣家有主則一家治人人爲主而家敗矣心有主則萬事治事反爲主則百度紊矣至虛之體不容一物乃能應物物先着一物在中則此物反爲心主而應物之理以蔽是謂無主是故未有睹聞而意造爲睹聞則及有睹聞而反不睹不聞此邀客於途而家闕無人他客之來無以應矣將有睹聞而期必睹聞則於所睹所理學逢源卷之一 內篇聖學類 聖

又杜門絕客而主人鼾睡於家自在則自在矣然安賴有此主人翁爲此又荒其心而不敬之尤者也君子豈其然哉
子路問君子子曰脩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百姓脩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
自脩其身者無不敬而已敬日純而效日遠篤恭而天下平然聖人不敢自足也猶病之心終身此敬而已○胡雲峯曰可願莫如善敬則百善從宜遠莫如邪敬則百邪息敬也者存心之要法檢身之切務與持敬奈何
理學逢源卷之一 內篇聖學類 聖
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真西山曰歷聖相傳惟此一敬禹之征苗曰昏迷不恭侮慢自賢啟之征扈曰威侮五行怠棄三正武王之數受曰狎侮五常荒怠弗敬大聖大惡之分敬否而已君子之爲君子能外是乎
禮記曰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
儼若思容色之敬也安定辭言語之敬也敬無不存舉二端以見例安民之效由是而出
曾子曰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
容貌莊顏色信辭氣嚴道也遠暴慢近信遠鄙倍君子

之貴乎道也然非中有主何以能此是以君子貴存養省察也

丹書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

吉凶之機存乎心之敬否過欲存理亦主敬而已

禮記曰君子莊敬日彊安肆日偷君子不以一日使其躬儻然如不終日

天之生物栽者培之傾者覆之人之精神亦然儻然如

不終日者心無主而境不恆也○程子曰纔放肆則日

就曠蕩自檢束則日就規矩又曰只整齊嚴肅則心便

理學逢源卷之一 內篇聖學類 聖

一一則自無非僻之干

敬慎者仁之地也

敬則心存心存則理得地謂基址

詩曰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昊天曰明

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

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

日監在茲

相在爾室尙不愧于屋漏無曰不顯莫予云觀神之格思

不可度思矧可射思

天者自然之理而人得此理以生此理即吾心之天也

不敬則失此理而違天矣神即天理之所以流行者也
出王游衍猶泛言之屋漏無愧則愈密矣

易震卦彖曰震亨震來虩虩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不喪匕

鬯 彖傳曰震來虩虩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

先事而敬戒懼不忘而後動作之間有以順應雖艱大

之投亦可無自失也

離初九爻曰履錯然敬之无咎 艮六五爻曰艮其輔言

有序悔亡

敬乃不錯而言有序

觀卦彖曰觀盥而不薦有孚颙若

理學逢源卷之一 內篇聖學類 聖

言動一事之敬也盥而不薦則未有所事而孚敬中存

然積中發外其顯若有動於自然者

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

乃大簡乎

行政之閒煩苛擾亂多只為自身不治無以率人故不

得不於科條上嚴密若居敬則心靜身脩治人止行所

無事何用煩擾而自然綱舉目張矣然居敬又須行簡

不行簡亦非所為居敬也若居簡則心不立身不脩既

無以示法矣科條尙設猶有維持乃又行簡焉是太簡

也但居簡末有不行簡者

中庸曰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詩曰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詩曰奏假無言時靡有爭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

慎獨審幾將以致用也不動而亦敬不言而亦信敬以立本也蓋動靜如一矣敬益篤而化自行篤恭而天下平百揆九經皆一敬之所舉則行所無事也

堯典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理學逢源卷之一 內篇聖學類 巽

下

欽則全體渾然純亦不已就中自然明無不照條理成章意思深遠然而堯之欽動以天也允恭外之恭本乎內克讓心之讓達於事也欽動以天而德光自無遠不屆矣

舜典曰溫恭允塞

禹貢曰祇台德先不距朕行

大甲曰先王惟時懋敬厥德克配上帝 商頌曰湯降不

遲聖敬日躋昭假遲遲上帝是祇帝命式于九圍

大雅曰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

心體本光明不敬則欲昏之而明熄矣繼續其光明是之謂能敬穆穆者其功夫之靜密深遠非人所得而見聞也○朱子曰緝熙是功夫敬止是功效
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
雖離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
言文王之敬無適不然無時有間也

程伯子曰敬勝百邪 又曰無不敬可以對越天地

敬而無失便是喜怒哀樂未發之中敬不謂中敬而無失即所以中也中是道理敬是工夫未發時須自有喜怒哀樂

敬則中無私蔽而中之體不失故曰敬而無失

即所以中應事時忘怒觀理則又由中而達外也
理學逢源卷之一 內篇聖學類 巽

作字時甚恭敬曰非欲字好即此是學豈止寫字坐如尸坐時學也立如齊

立時

程叔子曰入道莫如敬進學則在致知未有致知而不在

敬者不敬則心昏無以察理故必敬而後能致知

發於外者謂之恭有諸中者謂之敬恭在容敬主事然敬事在心恭或可偽為

敬則不容偽

嚴威儼恪非敬之道但致敬須自此而入制外安內

或問人之燕居形體怠惰而心不慢者可否曰安有箕踞

而心不慢者學者須敬但不可令拘迫拘迫則難久

今學者有敬而不自得又不安者只是心生亦是太以敬

來做事得重此恭而無禮則勞也敬者自然底道理不自在也者不為自然底道理也須是恭而安學者須敬守此心不可急迫當栽培深厚游涵泳於其間然後可以自得急迫求之只是私己終不足以達道居敬之始亦未能全不拘迫但須從游涵泳四字最好

有主則虛虛謂邪不能入無主則實實謂物來奪之林用中主一銘曰有主則虛神守其都無主則實鬼瞰其室○敬有中虛中實二義朱子曰有主則邪不入便是中虛有主則義理在中甚實便是中實也

朱子曰恭主容敬主事自學者而言則恭不如敬之力自成德而言則敬不如恭之安

理學逢源 卷之一 內篇聖學類 聖

敬該動靜合內外徹上下而充積之盛已在其中

戒慎恐懼止是略略收拾來便在這裏不是著力把持不

睹不聞不是閉耳合眼時只是萬事皆未萌芽自家便先

戒懼以養其未發只聳然提起在這裏未發的便常在

人常恭敬則心常光明

朱子作敬箴曰正其衣冠尊其瞻視潛心以居對越上帝

此靜處時之敬也衣冠瞻視肅於外潛心主於中也足容必重手容必恭擇地而蹈

折旋蟻封之敬也出門如賓承事如祭戰戰兢兢罔敢或

易此應事接物之敬也守口如瓶防意如城洞洞屬屬罔敢或輕

言省獨不東以西不南以北當事而存靡它其適不貳以

二不參以三惟精惟一萬變是監此入句正以言從事於

斯是日持敬動靜弗違表裏交正須臾有間欲私萬端不

火而熱不冰而寒此入句總上文而言主敬之功當無適

如水毫釐有差天壤異處三綱既淪九法亦射則一有不敬

失如嗚呼小子念哉敬哉墨卿司直敢告靈臺申言自勉

此箴自內及外由外而內自小而大自暫而久即之有

功循之有序學者誠守之而勿失焉作聖之功無餘事矣

釋氏禪定要將此心虛靜無所倚著與居敬頗相似故

程子謂其於敬以直內則有之矣然吾儒直內將以應

外釋氏禪定將以絕外故曰其本亦已不是此篇於敬

之終始本末亦已略具矣學者於此反覆焉亦可以見

理學逢源 卷之一 內篇聖學類 聖

誠

誠者真實無妄之謂也天地只此實理無貳無雜所以能

發育萬物亘古不窮理氣流行物與无妄則凡人物之生

亦莫非得此實理以為生然惟聖人之氣質清明無物欲

之累者乃能全乎天所付之實理而無歉自非聖人則形

生知發之後物欲間焉實理不能無歉此誠之之功所不

容已也實理無為而善惡之分判於念慮方興之始蓋人

雖至愚未有不知善之當好與惡之當惡者惟形氣之私

交戰而不能自克則妄偽日生而實理以失耳誠之之功

自慎獨始慎獨審幾以實用其力使善必有諸己而惡不使加乎其身此自全其所固有而非以爲人也然經信果或不合乎當然之則則致知之學未講而義有未精也意無不誠而用情或有過於當然之則則涵養之功未熟而心有未純也故欲立誠者必致知以開其始而涵養以密其功知有未至未易言誠然非實心窮理則亦不足以致知意有未誠無所爲涵養而涵養於靜則正以密其存誠惟於念慮未興之際實理已藹然中存則非敬以直內不爲功矣是故誠之之功擇善固執而敬以擇善固執則正所以誠之也要之以實心實其實理而已矣實理既得理學逢源卷之一 內篇釋經類 聖

地非異人事 中庸曰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天地生物只此實理人物之生莫不同得此理以爲生天道之本然也天無心而人有欲人有不誠則力於誠之以復其天此人道之所當然也能全乎天而無歉者則唯不勉不思而從容中道之聖人焉若乃誠之之功則擇善固執乃所以誠之也學聖者可知所從事矣 易大象傳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

天之實理動於氣機而品物流形則物物無非實理是物物而與之以无妄也此即天命之性所謂誠者天之道也妄爲妄也无妄誠也无妄者實理各足純而不雜之謂

无妄卦彖曰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青不利有攸往

誠則全乎天故元亨利貞然天道實正不正之實非所利也不正者後起之私非實也然實有是不正則亦不正之實耳以其違天則天之所不佑也

孟子曰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

積誠之至感無不通所謂无妄元亨也一念未誠則不足以感物人可不思立誠哉

理學逢源卷之一 內篇聖學類 五

孔子曰主忠信 誠實理也忠信實心也理無不實心有欲間而失其實

理則不實矣實心以體實理則實理可復全於心主忠

信所以誠之也忠者盡其心而無苟且也信者實其心而無虛妄也忠所以立其實心信則以實心而實之程子曰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蓋物各有實理須以實心循之二義實相通也要之止是一誠

大學曰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吾性之體實有善而無惡累於物欲乃動於惡焉非其本也故去惡以全善滿其量焉乃適以自快自足自欺

本也故去惡以全善滿其量焉乃適以自快自足自欺

則不快矣立誠自意始誠無為幾善惡誠意在審幾能止其不善之幾則實體全自謙即所謂忠也毋欺即所謂信也慎獨所以主忠信也

易文言傳曰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

庸言必信則言無不信矣庸行必謹則行無不謹矣言之誠也閑邪存誠則不待言行而且閑邪以存其誠也足以善世矣而不伐伐則存誠之念間矣誠之至則

德博故化○程子曰閑邪則誠自存不是外面強捉一誠來存著閑邪則誠自存然閑邪卻須是存誠非閑邪便罷也誠本是吾心之理豈自外來止須是

理學逢源 卷之一 內篇聖學類

至

自己存之

君子進德脩業忠信所以進德也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無咎矣

忠信所以立進德之本蓋無此實心則外面雖矯飾作好都與己身上沒干涉德何由進德則行道而有得於心也忠信二字且懸空說忠信未是德要須是以此實心去為善去惡則德日進不是空空存此實心便脩省言辭以立其誠則言辭不止當一場虛話乃罷也是將此忠信立在事業上故業有可據古人明試以功亦須先敷奏以功

言則言辭原不容已但須是立誠耳誠即忠信誠本在辭先非脩辭時方求誠乃是便將此誠立在辭上其所言皆是其實心實事也若今人做入股則止是脩飾言辭其實一無可據知以開誠之先知至善之所在而必期於至之則事至物來念慮初動之際可與審幾而實用其力矣知至善之終竟而固守之不遷則集義之所積累皆可存而不失矣不驕不憂吾

知立誠而已乾乾因時而惕敬而不失正所以立誠也○朱子曰人不誠多在言上若口不擇言逢事便說這

忠信亦被汨沒立不住了誠字從成從言亦可見古人制字之意矣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彊恕而行求仁莫近焉

理學逢源 卷之一 內篇聖學類

至

萬物皆備吾心之實體天道之本然也反身而誠無一念之不實則實理不失自慊無如此者彊恕以求仁乃所以誠之仁即誠誠即仁以其全而無歉言曰仁以其實而無妄言曰誠

中庸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

惟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天地生物人性莫非實理人心有一毫未實則性分亦

即此未全惟聖人實理渾全無些子損壞是能於性分無不盡人物之理合下都在性中一本萬殊與天同體用出時便贊化育參天地矣

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惟天下至誠為能化

未能至誠則須致曲察識擴充使妄者復偏者全小者大則實理在我積中發外不息其功德博民化聖人同歸矣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理學逢源卷之一 內篇聖學類 至

先知之故至誠如神
變化云為吉事有祥天道流行無一刻不與人物相通逼塞兩間都是氣機來往實理無不可知人惟心多僞妄便昧於實理所以當面忽過故惟誠之至者乃能知之禍福之機鬼神也聖人前知至誠故如神也如者契合之謂聖人前知止如日中知其必昃月盈知其必虧若以數推測而知便只見費力長僞

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為貴誠者非自誠己而已也所以誠物也成已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

人物惟得此實理乃成其為人為物是可見道不可離而人所當自行矣實心體道還得個實在底理乃所以誠之須與離道便不成人故誠之之為貴也統言之則實理自成主於人而言則實理在心所謂實理既得則天命之性也道即率性之道故謂之用也成已即以成物存心看書時書亦成何書的道學性中實理本自體用一源也成已則知明處當時措之宜亦若聖人之如神矣

故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如此者不見而章理學逢源卷之一 內篇聖學類 至

不動而變無為而成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今天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廣大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龍鼉蛟龍魚鼈生焉貨財殖焉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不已

聖人之位育贊參以一誠盡之聖人之前知如神以一誠知之蓋惟其誠之至極久而不息斯用之所著自與

天地侔初非有待於外也博厚高明悠久配地配天即前章盡人物性贊參前知之事而詳於天言不貳於聖人言純於天言不已於聖人言無息聖天一也純故誠雜則偽誠故久偽則息

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是故居上不驕為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謂與

異學言無聖人言實故中庸者聖人之道也實理逼塞理學逢源卷之一 內篇聖學類 要

兩間無物不體而非能全乎天所賦之實理者不足以體之於身而見之事業故君子必保守其所得於天之性而又體驗以問學之功以實之此即前章致曲誠之功夫而詳言之也廣大者心體之虛高明者心體之靈也戒慎不睹恐懼不聞所以致其虛使具得眾理必慎其獨所以致其靈使足以應事也然又必精之以學問思辨以析其微密之於視聽言動以履其實則知盡仁至而廣大者乃非膚殼高明者亦非遺棄形骸矣吾心本有良知而精微所盡則亦本然之知吾心本有良能而行道有得則亦本然之能非有加於本體也溫之敦之則戒謹之功無

少間斷守之勿失而已知新崇禮則知日益精微行日益中庸以幾於窮神知化也此則自強不息之勇也不驕不倍足與足容則化民成物之用行矣性安擇執一也

周子曰誠者聖人之本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原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純粹至善者也實理原於天謂之聖人亦惟誠而已耳誠之原謂天以實理生物誠斯立謂物得實理以為性也純粹至善不雜也純故誠此之謂性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所以行莫非實理自元而亨繼之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通者善自利而貞復者得之性也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通各足而又以起元之義也此章言天道之大哉易也性命之源乎天道之理學逢源卷之一 內篇聖學類 要

聖誠而已誠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五常莫非實理分而言之只一誠百靜無而動有至正而明達也發則無可見及行由此而出靜無而動有至正而明達也發則無可見及發以應事則實理確然至正不偏倚也明無不照達無不遍也五常百行非誠非也邪暗塞也不誠無所謂五常體既失矣故誠則無事矣誠則體至易而行難果而確無難焉力不勝其人欲之私故難行故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誠則仁則亦非難也此章言人道之當然也誠無為幾善惡而直達之則無不中節有私欲以累之則不中節矣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寂然不動者誠也感而遂通者神也動而未形有無之間

者幾也

誠以本體言神以妙於用言幾則由靜而動之樞也何

曰神曰觸著便動豈非神妙

誠精故明神應故妙幾微故幽純乎天理故明無不照有私則昏矣隨感而應故妙

有累則滯矣幾觸於微誠神幾曰聖人此章言聖人至誠之德

不善之動妄也妄復則无妄矣无妄則誠矣故无妄次復

此誠之事

程伯子曰視聽思慮動作皆天也人但於其中要識得真

與妄耳順理者其真也動於欲則妄人當審其幾而已

發已自盡謂之忠順理無偽謂之信叔子曰盡已之謂信

理學逢源 卷之一 內篇聖學類

主一之謂敬一者謂之誠敬者求誠之功夫誠者純一之理也

脩辭立其誠言能脩省言辭便是要立誠若只是脩飾言

辭為心只是為偽也曰脩飾便是為己之心脩辭正以立

誠乃體當自家敬義實事道之浩浩何處下手惟立誠才

有可居之處有可居之處則可以脩業也可居之處猶終

日乾乾大小之事都只是忠信所以進德為實下手處脩

辭立其誠為實脩業處葉氏曰無一念之不善為用功之地無一言之不善為見功之地表

裏一於誠故乾乾不息

志道懇切固是誠意若迫切不中理反為不誠此誠意後所以又需

也 正心蓋實理中自有緩急不容如是之迫觀天地之化乃

可知

程叔子曰无妄之謂誠不欺其次也无妄天之道也

易傳曰動以天為无妄動以人欲則妄矣

荀子云養心莫善於誠周子曰荀子元不識誠程子曰既

誠矣心安用養邪

朱子曰誠是實理自然不假脩為者也此據現成言

天無不實寒便是寒暑便是暑聖人仁便真箇是仁義便

真箇是義無不實處此言聖人至誠與天合一也

一則純二則雜純則誠雜則偽天地惟一故貞觀若人物

之生其性命之正亦莫非天理之實但不能無形氣之私

理學逢源 卷之一 內篇聖學類

是以惻隱之發而伎害雜之則所以為仁者有不實矣差

惡之發而貪味雜之則所以為義者有不實矣此常人之

心不免於二甚且流於詐偽欺罔則二者雜之故也天地

一矣人之二也誰實使之形氣之私獨非天乎外物之誘非天所生之物乎曰一必生萬萬各有一一之後八卦既成

相一然後二生太極之體至一者也一之後八卦既成剛柔交錯至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而時位有當否然

後愛惡相攻遠近相取情偽相感其有凶害以不相得人之皆中節究則何二之有哉

○此言人有不實之心也

誠之義真實无妄而已若事物之得此名則亦隨其所指

之大小而皆有取乎真實无妄之義耳蓋以自然之理言

則天理為至實以德言之則聖人之心為至實至於隨事

而言則一念之實一言之實一行之實皆可以謂之誠陳北
溪曰誠字後世都說差了到程子方云无妄之謂誠字義
始明朱子又增兩字曰眞實无妄之謂誠尤見明白分曉
實惡亦誠非天理之本則其誠也適以虛其本然之善反
爲不誠以其實有是惡故亦
曰誠而實理則失矣

楊氏謂反求其身則不待求之於外而萬物皆備於我而
無不誠夫知有未致則不能真好真惡而不誠者多矣今

乃欲離去事物而專務求之於身如何做得大要此理本
以開誠之始敬以致誠之功乃能無失其實故誠之功
曰擇善固執非一反求其身焉而遂可得也龜山此等處
俱大似陸
王宗旨

清簡公曰大學所謂誠致者非必知之盡而後求誠也隨

理學逢源 卷之一 內篇聖學類 堯

事精察而力行之然析其序則不得不先格致

聖人言存誠言祇敬自堯舜以來率斯道矣陸王之言曰

目自能視耳自能聽心自能思存誠持敬皆外樂也是強

以一物治此一物也夫由若人之言將使天下人肆意妄

行害道孰甚且彼嘗自謂吾精神一攝束便與天地相似

匪誠匪敬如何攝束攝束著甚足見其自欺欺人矣

天下有色莊而不由中者未有誠中而不形外者故外不

孚人君子恥之非恥其外也恥其中之不密也

有諸已之謂信充實光輝大焉化焉至不可知眞積久致

也彼談妙悟者欲從禪寂直躋聖神蛟弗知之矣

誠只是實實理實心實事皆可謂誠然實理是源頭實

有是理則實有是氣實有是心則實有是事也○誠與

信相似但誠字廣信字狹信只是實心故周子言誠又

言信曰守○忠信字有兩樣一以質言一以學言忠信

之人可以學禮是生質字面主忠信是功夫然都不出

誠字之外而稍狹○吾儒敬字異端混得去誠字異端

卻混不去○誠字要須從上頭看下誠之功夫便由下

做上

格致

人之有生與物同原而人受天地之中故吾心自備萬物

理學逢源 卷之一 內篇聖學類 卒

之理有物則有事而吾心自有通乎萬事之知但此心之

知是體統固然而不從事事物物上印證過來則無以盡

此知之量如吾心本知要孝而或不知所以盡孝吾心本

知要弟而或不知所以盡弟知孝弟者吾心之靈也不知

所以孝弟物有未格也於是於事物日用載籍聞見間日

日講求其所以事父事兄而盡孝盡弟之道是則格物以

致知也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有子臣弟友之倫則必有孝

弟忠信之道有貌言視聽之用則必有肅又哲謀之則凡

夫節文度數之細經權常變之宜是非疑似之辨太過不

及之差苟析之有毫釐之差將行之必至千里之謬此固

非無所據而能知亦斷非徒靜思所能頓悟故必即事窮理日新月益尋流溯源而讀書講學尤爲切要不以涉獵爲多不以得一自足方其用力時固似覺自外而得及其既知後則仍舊只是吾心所自知非由外鑠也萬物雖多理只一致方其格時未見本原一事只是一事未能相通只事事窮到本原卻有相說以解處久之又久所積已多則源頭豁然有悟雖理之未窮者亦可畢照而無遺矣此卽知之至也到知至後則所格物理卻原來多是吾心素具之理又非有加也大抵世間有窮究得來的道理都是心上本有的道理不止孩提愛敬方爲良知若犬馬便不理學逢源

卷之一 內篇聖學類

空

能教他識字做人便是他心上原未具此知也若乃象數方名草木鳥獸之屬此雖似不要緊事然窮究得來亦莫非性命但君子格物將以致知君子致知將以實踐若徒以博洽爲長而驚於文辭之末則辭章訓詁末學支離君子又何取焉若之何彼自恃聰明之士動謂心自能想無待外求甘心寂覺而反以窮理致知之學爲煩碎無當與泛濫辭章之輩同類而共笑之也

大學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

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天下國家之本在身身之主在心必本於中而后有以施於外也欲誠意者必先致知而致知又在格物必考核於外而后有以全其中也蓋吾之所以與天下通而無間者此心而已故理之在天下者必欲其備之一心而心之所同然者必欲其達之天下然必吾心有以盡天下之理而後能以此理達之於天下故大學自格物始不然而物有未格知有未至則先不知所以自治其身而況能得人心所同然以達之天下乎

理學逢源 卷之一 內篇聖學類

空

格正之義執扞格中者欲其滿故有窮致之義又有感格來格之義執扞格之一義以釋經其志識偏而學之陋也
禮六年教之數與方名 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 八年出入門戶及卽席飲食必後長者始教之讓 九年教之數日 十年出就外傳居宿於外學書計衣不帛襦袴 朝夕學幼儀請肄簡諒 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學射御 二十始學禮博學不教內而不出 三十博學無方遜友視志

數與方名末也然天下無生而能知之人亦無教而不知之人是可見不格物無以知而亦非強鑠其知矣夫

自六年以至成童自數與方名數日書計以及樂詩射御皆以漸教之由易而難由少而多皆所以指陳物理以日牖其心思是則格物致知之端已自黃童始不待入大學之日而始從事焉也但小學之教雖循習事物所當然以開其知而未能使之遽講其當然之理及求其所以然之故耳若乃入大學之後則教之禮樂教之詩書蓋禮樂以治身治心則誠正之助而詩書識前言往行即以爲格致之資也是以二十三十之時一則曰博學不教再則曰博學無方是則格物窮理之功效孜孜不倦者如此古人豈漫然哉舍窮理而曰扞格外物本

理學逢源 卷之一 內篇聖學類 奎

然之善自明多見其謬於先王之教矣

學記曰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羣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

離經始通其義也敬業則有心於得矣知博習則求得之慙也能論學則有得於心而知擇矣知類通達則知之至也觀其離經可以辨其志觀其敬業可以知其樂羣博習則必親師矣論學則必慎友知之真則必守之固離經敬業博習論學皆格物之事也學有積累而得有淺深於此亦可見矣

孔子曰儒有今人與居古人與稽易大畜象傳曰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多識以畜德也若道聽而塗說則德之棄也

孔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

欲致其知必自多聞多見始然擇而識則所以知者在我若屏去見聞而自謂能知則祇見其不知妄作而已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好古敏求聖人不廢義理散殊必無生而能知之之理但聖人較易耳然能好能敏即聖人所爲生知也豈必

理學逢源 卷之一 內篇聖學類 畜

靜坐千里而後爲生知也哉

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

詳說則析之精而得其要得要則可見之行○呂□□

曰博學是始事反約是終事其中用力卻在詳說於博學

而詳說乃博而說之不詳與不博同病頓悟直指與訓

所以格之 詰記誦總無是處

孔子曰賜也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曰非也子一以貫之

夫子曰多聞多見曰好古敏求則是夫子未嘗廢學識也但聖人學識隨事會通即流見源不必有多之迹耳

若賜以聞一知二之資從事於多學而識則夫子善其積之多以將有得而懼其逐於末以未會其源也故發其疑而以一貫告之一貫則知之至矣。○呂□□曰一以貫之字正指所學所識就此見箇總統關通處若舍學識卻貫箇甚道理自少至多工夫必由多返一也或謂一貫不必分知行日以一理燭萬事然後能以一理應萬事固非知一貫之外更有行的一貫然以對學識者言即知至也以對力行者言即盡性也非知無以行此不容無先後矣

易傳曰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

理學逢源 卷之一 內篇聖學類 奎
幽明死生鬼神夫人而知之也而所以幽明之故死生之說及鬼神之情狀則習焉而莫之察非觀察之深者不足以與知之也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成之者性顯諸仁藏諸用生生之謂易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陰陽不測之謂神以此仰觀俯察而幽明之故可知原其始以反於終而死生之說可知一陰一陽送爲屈伸聚散而鬼神之情狀亦可見矣如是則異說不足以搖之知之至也

孟子曰設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聖

人復起必從吾言矣

格物窮理則能知言矣

以上專以格物致知言

易文言傳曰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

聚之者多則盡物辨之者明則盡理此格致也寬以居之則

受善無窮仁以行之則篤行無歉此誠正也非宏無以任重

居寬非毅無以致遠也行仁

中庸曰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

學問思辨又格物中次序博審慎明乃所謂格也

理學逢源 卷之一 內篇聖學類 奎

孔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君子無不學而於文爲有據約之以禮謂要其身於禮

也要非簡要之要猶約束也之字指身言不指所博之文言語類載黃勉齋之問謂似有一貫意而朱子之

答不然編大全者誤以勉齋語爲朱子語失之矣

易傳曰夫易聖人之所以崇德而廣業也知崇禮卑崇效

天卑法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義之

門

德者理之裕於心業者理之著於事知欲其崇日新不

已使知識高明之極而無所遺則所以效天也禮欲其

卑收斂約束使踐履篤實之至而無不實則所以法地

也蓋天高在上而實為萬物之大始地卑在下則承天之氣以生之由是陰陽二氣交易變易於其中而生生不窮人受知於天成能於地人之性也致知以崇其知約禮以履其實使所成之性存之又存則在己之天地位而道義由是出亦如易之行於天地之中矣理之當然曰道行而宜之曰義知崇如天則道無不明禮卑如地則行無不宜也

以上兼知行言之不知無以行而不行亦不足為真知也

程伯子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

理學逢源 卷之一 內篇聖學類

奎

致知存乎所養養知莫過於寡欲心放而不收則無以窮物之理知何由致故須是敬敬者其心即事而存所以能窮物理而得之於心也然心之所以不存者動於欲故也故養知莫過於寡欲格物莫若察之於身其得之也尤切即物窮理不止察之所行者而察之尤為切要也

程叔子曰凡一物上有一理須是窮致其理窮理亦多端或讀書講明義理或論古今人物別其是非或應接事物而處其當皆窮理也此格物之條件大略舉此三者

致知之要當知至善之所在如父慈子孝之類非謂父慈至善蓋慈孝亦有許多般如申生之孝善子孝便為矣而非至善要如大舜之孝方為至善也若不務此而徒汎觀萬物之理則恐如大軍遊騎出太遠而無所歸也此

格物者又當知要也

如欲為孝則當知所以為孝之道如何而為奉養之宜如何而為溫清之節莫不窮究然後能之非獨守夫孝之一字而可得也此言格物之當盡其細析其精舉言孝而推也

或問忠信進德之事固可勉強然致知甚難曰學者固當勉強然須是知了方行得未致知便欲誠意是躐等也勉強行者安能持久不但不能久并所行亦未必是惟見理自然樂循理性本善循理而行是順性事本亦不難但為人不知旋安排着便道難也此言欲誠意必先致知也

知有多少般數然有淺深學者須是真知才知得是便泰

理學逢源 卷之一 內篇聖學類

奎

然行將去也此言知既至則能誠意也

問觀物察己者還是因物反求諸身否曰不必然也物我一理才明彼便曉此此合外內之道也語其大天地之所以高厚語其小一物之所以然皆學者所宜致思也然則先求之四端可乎曰求之性情固切於身然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不可不察察於一草一木不太煩碎乎曰心外無理理外無物察得來只是一貫曰程子嘗言汎觀物理如大軍遊騎矣而復教人察一草一木何邪曰此止看立心何如舞劍知書窗前生意會心不少一草一木分殊而理一如何不察但自有緩急在若上蔡講史只成玩物喪志而程子觀史卻又一字不放過立心異也此言物也

問格物須物物格之還只格一物而萬物皆知曰乍得便

會通若只格一物便通眾理雖顏子亦不敢如此道須是

今日格一物明日又格一物積習既多然後脫然自有貫

通處此言格物有功也

格物亦不必盡窮天下之物但於一事上窮盡其他可以

類推若於此一事窮不得且別窮一事既曰格一物便通

日但於一事上窮盡其他可以類推何也曰難得便會通

對格一物而萬里皆通言此一貫之說顏子未敢道也一

事窮盡而無餘蘊則他可有類推者以類而推相說以解

之謂也類推之與會通相隔遠矣中庸言辨之弗明弗

措而程子曰於此一事窮不得且別窮一事者中庸以志

不可勉強者卻不當穿鑿以求故且放下然非竟以不明

措也別窮一事或反有悟并因彼而識此者耳子思程子

之言實並行而不悖矣

理學逢源卷之一 內篇聖學類 究

今日雜信鬼怪異說者只是不先燭理若於事上一理

會有甚盡期須只於學上理會言鬼怪之事不當於事上

理無不明則鬼神之情狀可知亦格物之道也

張子曰聖門學者不以苟知為得必以了悟為聞麗南曰

字微有病

張子答范巽之書曰所訪物怪神姦此非難語願語之未

必信耳孟子所謂知性知天學至於知天則物所從出當

源源自見知所從出則物之富有當無莫不心喻亦不待

語而後知諸公所論但守之不失不為異端所劫進進不

已則物怪不須辨異端不必攻不逾期年吾道勝矣若委

之無窮付之不可知則學為疑撓知為物昏交來無間無

以自存而溺於怪妄必矣物怪神姦不必盡無但性命之

好異者從而張皇之則惑人愈甚異端頓悟直指其好言

鬼神皆意思所造故荒亂不足據異端何足以知鬼神之

情狀哉張子不明語其有無而使之守已自信無為所劫亦正所以深語之也

朱子曰眼前者無非是物然格之卻有緩急先後之序

學者工夫惟在居敬窮理二事此二事互相發能窮理則

居敬工夫日益進人見得三分道理則能居敬則窮理工

夫日益密存心理會窮理

且莫若收斂身心使作得主宰方能見理此條與程子未

敬者之意同大學只始自格物者以小學開其

先灑掃應對固早已收斂其心使作主宰也

理學逢源卷之一 內篇聖學類 幸

人之為學心與理而已矣心雖主乎一身而其體之虛靈

足以管乎天下之理理雖散在萬物而其用之微妙實不

外乎人之一心初不以內外精粗論也然或不知此心之

靈而無以存之則昏昧雜擾而無以窮眾理之妙不知眾

理之妙而無以窮之則偏狹固滯而無以盡此心之全此

理勢之相須有必然者聖人設教使人默識此心之靈而

存之於端莊靜一之中以為窮理之本此即收斂此心以

意使人知有眾理之妙而窮之於學問思辨之際以致盡

心之功巨細相涵動靜交養初未嘗有內外精粗之擇及

其積久貫通亦有以其一致而果無內外精粗之可言

矣今或以是為淺近支離而欲藏形隱影別為一種幽深恍惚艱難阻絕之論則是近世佛學詖淫邪遁之尤者而欲移之以亂古人明德新民之實學其亦誤矣

有物必有則物與道未始相離也而或者以格訓扞格謂扞去外物而本然之善自明則是絕父子而後可以知孝慈離君臣而後可以知仁敬也安有此理哉若曰所謂外物者不善之誘耳則外誘之甚者莫若飲食男女然推其本亦人之所不能無者但其中自有理欲之辨耳今不能

克己復禮而徒惡外物之誘欲一切扞而去之則是必閉口枵腹而後為得飲食之正絕滅種類然後得全夫婦之理學逢源

卷之一 內篇聖學類 主

別也聖人大中至正之道烏得以此亂之也哉此二條皆非以正明格物二字之義

格物致知與博覽洽聞何異曰此以反身窮理為主而必究其本末是非之盡彼以徇外夸多為務而不覈其表裏

真妄之實必究其原是以知愈博而心愈明不覈其實是以識愈多而心愈窒此正為己為人之分也此言格物存心平學者之心

有人只就皮殼上用功於理之所以然者全無見處諸漢唐註疏之學大抵如此有人思慮向裏於事物多不理會陸氏之學大抵如此者卻都是偏此因補傳中表裏精粗四字而言今人務博者要窮天下之理泛濫無歸亦流為玩物喪志務約者又謂

反身而誠龜山之論朱子駁之則天下之理無不在我皆不是也惟程子積累貫通之說為妙

十事格得九事通透一事未通透不妨一事只格得九分一分不通透最不可須窮盡到十分始得天下之事君子豈能盡知所慮

在底在連那九分知底都做反了及作事時終是那一分不知底在連那九分知底都做反了也趙括談兵介甫變法他豈是不知道底只為知之不精反至壞事耳

格物是夢覺關誠意是善惡關此二者乃學者最要緊事亦學者最難過關隘也清簡公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此程子以二言括聖學之要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戒懼未發以養虛明其本矣格物致知所以證虛明之本體酌變化之妙則也

理學逢源 卷之一 內篇聖學類 主

近世談學謂妙悟者曰知效天也謂實脩者曰禮法地也大博文約禮本一申事聖人言崇效卑法本合知禮為一而後人乃分而二之謬哉按吳草廬以陸氏為尊德性朱子為道問學試思不尊德性何

以道問學不問學亦何以能盡其德性二者亦一申事也而吳氏兩之矣陸氏以誠敬為外鑠為害心其尊德性之功夫安在平此所以開同異之爭為兩可之見而即以關良知宗派為感甚也明儒乃又以知崇效天為聖人之事禮卑法地為賢者之事鳴呼其支離甚矣

德性之知良知也聞見之知亦良知也入於耳目感於心思而知通焉知在物而所以知者心也謂聞見之知為外然則心亦有外與

絃曰天地鼓萬不同物繁而事興焉天地之性人為貴

包併萬物與天同體於性之理一有未通則吾心之量
 爲有歉故盡天下之蹟而不可惡盡天下之動而不可
 亂吾身何日不與物接而安得不窮其理哉所格之物
 吾性之本體也所致之知吾心之良知也而豈外求者
 哉○心具萬里何待於致曰乃心之靈則可以周知矣
 所以致知也若夫有不知非心之體也視聽言動思夫
 人而能之則恭從明聰睿亦夫人而能之不能盡其量
 耳夫枝葉華實碩果之所具也不培之灌之則不生也
 萬里人心之所具也不格致之則不盡也致者順之廢
 者塞之助者握之則不能盡其體者也○爲之而不可
 理學達源 卷之一 內篇聖學類 圭

爲者其本無也爲之而可爲者其本有也爲之而汎者
 流也可爲而不爲者賊也君子窮理以自爲也何獨以
 爲支離而疑之○聖人不以生知疑人懼廢學也賜也
 多學而識孔子乃以二貫告之警支離而疑格致是噎
 且廢食也舍物而言理殆矣殆而安之又從而張大之
 溺之深也○格致主內外以證也格至蹟者莫大乎學
 問格至動者莫大乎權權至一者莫大乎中博學於文
 知一以貫之乃能不惑否則口是程朱心無定見中惕
 禍福終溺於異也

居敬存誠格致惟此三者學聖之功備矣下仁義禮

知則性之所具而詳言之也

丁酉夏同邑後學

程夢元 同校字
 余家鼎 同校字

卷之一終

理學達源 卷之一 內篇聖學類

圭

理學逢原卷之二

同邑後學董昌璵厚山校

族姪 嗣佳麗南 參訂

婺源汪 紱雙池集 同邑門人余元遴秀書

同邑後學 董廣國贊承 余龍光補山 汪立中莊甫 重校

內篇

聖學類 仁 忠恕 義 禮 知 信 仁義禮知 信總論

仁

仁者本心之全德也天地以生物為心而人得天地生物之理以為心所謂元者善之長也自其在天者言之陽氣

之動天心始見繼之者善其理則渾然而至實純一而不雜霽然而惻怛中正而和平其機甚微而洋洋乎有發育萬物之慚其時甚暫而疊疊乎有貫徹終始之致由是而流形變化皆此一理之為之包涵而往復焉故元者天德之全也人得是理以為心是則成之者性而即為人心之元故其理亦渾然而至實純一而不雜霽然而惻怛中正而和平廓乎大公合萬物而一體肫乎不已貫終始而一致其感之也即通其發之也能愛故曰仁者心之德也以在天之元言之其始也無極而已然自始而通而遂而成

則始之而物無不始通之而會無不嘉遂之而義無不和成之而物無不正固故分之則曰元曰亨曰利曰貞而統之則只此一元之終始也以在人之仁言之其本也真而靜焉耳然有仁則有義有禮有知而其統之也渾然一體其會通也秩然有序其分之也確然有制其照物也鑒然通明故分之則曰仁曰禮曰義曰知而合之則皆此一仁之包舉也由四者而用之為情則曰愛曰理曰宜曰知曰守而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四端見焉而惻隱者仁之發也辭讓則惻隱之所以行也羞惡則惻隱之所以斷也是非則惻隱之所以擇也是故禮者仁之序而復禮為仁知理學逢原 卷之二 內篇聖學類 二

者義之藏而知以精義仁義猶陰陽也義仁之分而仁義之合仁則太極也專以仁言之則體之體曰心之德體之用曰愛之理用之體只此惻隱之端用之用則自親親而仁民而愛物而極之天下故又曰仁主於愛顧人同此心德而仁不仁異焉者則氣拘而欲誘之也果核中藏者謂之仁以其全有生之理也其仁具而根莖枝葉華實成熟之理無不全備於果核之中 根莖仁也枝葉禮也花實義也成熟知也 全其核而培植灌溉之沛然生矣生而根莖枝葉華實成熟皆如其故然矣核有堅脆生有難易 此氣也 而成朽蠹而腐蝕之則不仁矣即或已植而根莖傷榮不遂矣 此物欲之累也 是故殖

果穀者珍藏其種防其朽蠹以時省而存蓄之深則根莖厚其土壤以植之時其灌溉達其枝葉疏剔其蕪穢去其蝨蟻螟螣以全之則果穀之成無適而非仁其仁不可勝用矣爲仁者何獨不然故爲仁之道存心而已心存則理得理得則德全矣存心之道非一端而大要不外於克己復禮居敬行恕已則克之禮則復之此心自爲主存之而卽存者也居敬以立其本行恕以致其用此立其心以爲主兢兢乎存之而後存者也要其存心一也彼以煦煦爲仁者蓋徒見仁之迹而不睹仁之全故以小之者遺之也以兼愛爲仁者蓋徒見理之一而未睹分之殊故以泛焉

理學逢源 卷之二 內篇聖學類

三

者賊之也訓仁爲覺而後力行之功此禪覺之說所淺淫乎以色取仁而無忠信之心則自棄之徒而仁道之賊也惟合聖賢之所以言仁者而研窮之則知所從事於仁知所以從事於仁則可以得仁之體能盡仁之體則有以致仁之用事天饗帝存順沒甯不外乎是矣

易曰元者善之長也 君子體仁足以長人

元者萬物之所資始而統天者也其在人則心之德而百善之原也君子知其在我而體之於心則足以長人

而覆育天下矣 體者合而無間之謂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

生而爲人則必有所以爲人之理故仁者人也天命之性也人率性而行之則所性不達無適而不有當然之則矣是乃所謂道也○朱子曰言人而不及仁則血氣而已言仁而不卽人之身以明之則又徒爲虛言而無以見天理流行之實故必合而言之然後仁之爲道可見蓋仁則性而已矣道則父子之親君臣之分見於身而尤著也

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

自其得於天言之則至尊莫如仁自其切於身言之則

至安莫如仁也

理學逢源 卷之二 內篇聖學類

四

孔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

當仁不讓於師

上章怪人之不爲仁此章勉人之勇於爲仁也

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

不爲仁則不仁矣無中立之道也

巧言令色鮮矣仁

朱子曰只爭一個爲己爲人 謹言正色君子之所以爲己也巧言令色小人之所

禮記曰給奪慈仁

此以色取仁者也論語言鮮矣仁言其內也此曰奪慈仁言其外也

子游曰吾友張也為難能也然而未仁

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

求仁者必反諸心○黃勉齋曰此二章既有以見子張好高之病又有以見仁之為德惟修其在內者為足以致之彼好難務外去仁遠矣

孔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此只以心言未及功夫也仁者心之德我欲仁之心即我心之仁也非自外來何遠之有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理學逢源卷之二 內篇聖學類 五

四者皆致知之事未及於力行也然足以養心矣故仁在其中○此求仁之方乎曰非也然程子曰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博之篤之惟切惟近皆敬也學以為力行之基敬以資涵養之原則由是求仁可也

孔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

誠能役志于仁則自不入於惡蓋理欲分道背馳所向

此則所絕彼也篤志而不紛斯仁不遠矣○顧麐士曰

苟字淺看

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今之為仁者猶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不熄則謂之水不勝火此又與於不

仁之甚者也亦終必亡而已矣

五穀者種之美者也苟為不熟不如荑稗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

欲仁仁至以此心剝復之機言欲人之察謬也一念之仁而私欲間且奪之則平坦之好惡反不能敵旦晝之枯亡也必矣於天心之來復者而察識之而敬以培其根恕以達其枝害吾仁者則芟夷之復蘊崇之就將以企之優游以安之所以熟吾仁也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豈仁之終不勝不仁哉○朝雲峯曰熟無所容力熟之存乎用力

理學逢源卷之二 內篇聖學類 六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大其心所以任道甘于小成者狹也堅其力所以致道廢於半途者弱也知崇禮卑寬居仁行皆此志也○問弘毅須是生質曰可勉而能也好學近乎弘力行近乎毅矣

孔子曰剛毅木訥近仁

學貴近裏○朱子曰非教人於此體仁乃言如是之人於求仁為近也雖有此質正須實下工夫未能如此卻須變化到此地位然後可下工夫若只守著此四字要

想像出仁體來則無是理也謝上蔡以覺為仁以知仁為要故言此以辨之也

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仁之重於生也久矣非以生易仁實有時而不忍生也

仁人未易幾學人須存得此志庶有以自立於天地之間

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渾然天理而後可謂之仁一息有間天理失矣為君子者而可不密其存仁之功也哉

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尚之惡不仁者其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

理學逢源 卷之二 內篇聖學類 七

乎我未見力不足者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

力生於自奮而餒於自畫非仁之難能也

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仁者安仁知者利仁

惟仁者為能貞遇

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

惟仁者為能用情○能貞遇不累於外也能用情不蔽於中也非意誠心正之至者烏能及此范紫登謂好人如自好其仁惡人如自惡其不仁無好無惡乃能好惡此語巧而於理未盡正朱子所以譏謝氏者也試看大學修身章好而實可見矣君子無私好惡非無好無惡也

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惡乎成名

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

仁者天理而已動於欲惡則情流而天理失矣故審於取舍之幾焉此君子之大節也然或操存之未密則未能理與心融而取舍之必嚴者亦其勉然非安土敦仁者也存理遏欲無終食造次顛沛之違則存養之熟無適而非天理之流行矣無終食之間句直說無時而不存雖時處原不相離然須橫豎說來其義始密以終食句作主而下二句即伸上句者非也

子貢問為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

為仁在己而借資於人者子貢悅不若己即此所以勝其私也况以友輔仁是又為仁之資矣○呂■曰事賢友仁固是先資然嚴憚切磋收攝此心便是為仁事友與為仁為仁與仁字有層次無內外此說甚入細

子貢問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眾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

博施濟眾未嘗非仁人志願不是以為難而謝之但有本有末當思施濟從何處流出一嚮務博施而無本則將流墨氏之兼愛稍塗飾而已則又是霸功將人已兩

失也故夫子反之堯舜猶病固是事勢然此猶病之心亦卽仁者之心此是推論不是章意欲立立人欲達達人合下此心萬物一體施濟由是出疆恕求仁則利仁之事也。須看一能字能字中便有忠字非有主敬之功勝私之力者不能也故孟子曰疆恕。朱子曰欲立欲達仁者之心不待安排而立人達人其實到立人達人處少不得知明處當四字。按此章主愛言然欲立立人欲達達人便是仁之全體天理周流無間愛之理只是心之德也。

原憲問曰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爲仁矣子曰可以爲難理學逢源卷之二 內篇聖學類 九

矣仁則吾不知也。仁人必無克伐怨欲而不行克伐怨欲卻未仁制之於此而心中無所存主將見流如釋氏之絕情仲子之堅忍去仁遠矣故夫子進之不行非只謂不行克伐怨欲之事亦是不行其克伐怨欲之心然後起之私投間抵隙何時可息仁者不恃其不行恃其有以主之而自不起耳若心中無主而徒強制其心此如破屋禦賊此去彼來晝夜不得息所謂難也厚其牆垣慎其扃鍵主人常惺百體退聽則賊將不來此朱子拔去病根之說也學者求仁居敬其要矣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不曰私而曰己者私生於形氣有己則有私如耳目口體是也不曰理而曰禮者理無迹而禮有可循也禮者理之節文天理卽仁卽心之德禮原自仁中流出而復禮則在心克己復禮則心主於天理故爲仁蓋理欲不並立此心稍無主則物欲紛至物欲不作則心之理自存矣故克己卽所以復禮也然克己須是復禮若徒曰

理學逢源卷之二 內篇聖學類 十
去其形氣之私而已則釋氏之無眼耳鼻舌心意無色聲香味觸法要此塊然之體何用何以成仁故既曰克己而又曰復禮也程子曰克己則禮自復朱子曰克得已而又不並立云云朱子曰克己而復禮則入於空寂又曰佛氏亦能克己卻不曾復得禮故此云克己須是復禮云云朱子曰又曰不曾復得禮故此云克己須是復禮云云朱子曰又曰不曾復得禮故此云克己須是復禮云云夫才克己便復禮蓋吾儒克己便是復禮復禮會做工夫才克己便復禮蓋吾儒克己便是復禮克己復禮便是一事此會做工夫也佛氏只克己一日更不復禮便是不會做工夫者也時賢鮮得其意一日克己復禮便天下歸仁蓋心德天下所同具故一念克復則一念仁一事能克復則一事仁而卽此一念一事之仁已可共信於天下故曰效甚速而至大此所以決言克復之爲仁也饒氏謂克復於平日而要其成於一日此大非語意不但與註中速

字不合且仁者死而後已亦無可要其成之一口也天
下歸仁論理不論事昔人夷惠清和及八荒我闢之語
俱說不著要之此二句只以決言爲仁在己不在人
仁二字與他章驗效自考之意不同爲仁在己不在人
此所以決其克已復禮之力也身者亦不同問其目
而言非禮勿視云云者除卻視聽言動別無他項私已
此所謂形氣之私也然不言私而言非禮者私何必亂
色姦聲縱欲忘反只一毫不合天理中正之節便是已
私克已復禮原非兩截也但顏子地位豈有流蕩忘反
之事故不言私而言非禮也朱子云克已是精的工夫
未盡此語非以此節單言復禮而非克已也蓋未如
顏子則克已須更有精的工夫若司馬牛須克其多言
而躁樊遲須克其粗鄙近利子張須克其務外好高不
止怕節文欠缺也顏子則大段已好故此相者忍其
理學逢源卷之二 內篇聖學類 十一

未盡耳然阻者未盡則便是已私未
淨處故註直曰非禮者己之私也 ○朱子曰視人如
已視物如人此墨氏兼愛之失也此爲以克己爲勝其
有以之見者言之
一日反本復常則萬物一體此釋氏頓悟之說也此爲
已爲能反
本者言之
安仁則縱目所視而無亂色云云此莊列荒
唐之論也此說亦或以之釋此章其失甚矣或謂先克
已而後禮以閑之亦失聖人之意惟是以禮作主方能
克復一串無先後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已所不欲
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
語矣

敬以存其心恕以推此心一體一用也獨言出門使民
舉易忽者以概之言其母不敬云耳出門使民屬動時
然非有涵養於靜偶動時亦收攝不起靜時之敬即程
子所云儼若思也程子云前乎此者其敬可知正以非
也曰慎獨便是守之法此正言見賓承祭乃偶舉不
以儼其餘也次達於上章謂顏子靜時不待檢非矣不
敬必不能恕亦無所爲恕而敬矣又須行恕敬而不恕
非所爲敬蓋敬者存此有用之心非存一槁木死灰之
心也胡雲峯曰敬是收斂此心於內恕是推廣此心於
外蓋敬者恕之本敬則心之理盡心盡即忠也恕
者敬之用恕則行皆合宜合宜即義也敬義學者求仁
忠恕只一般話虛齋云不必分內外非矣 學者求仁
莫此爲近 ○克復乾道敬恕坤道何也曰克復心能有
理學逢源卷之二 內篇聖學類 十二

主居敬方始立主工夫亦不爭差只看氣象自異乾元
亨利貞是何等快捷坤元亨卻利牝馬之貞云云卻白
有所依靠然亦非有加於本分故是簡能顏子不改其
樂不遷怒不貳過仲弓道個居敬行簡二子氣象亦復
可見
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訥曰其言也訥斯謂之仁
矣乎子曰爲之難言之得無訥乎
心存者言自訥訥其言亦所以存心易言則心放巧言
者心亡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爲仁矣請問

之日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眾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

心德至純有私則放心體至廣有私則狹心理至實有私則偽心體不息有私則間心無不愛有私則刻行是

五者以存心也心存則理得理得則德全於天下固守而勿失也輔氏以是五者為心所具之理而仁之發非也仁統萬善何止五者若仁之所發則愛而已公而已又何所謂五者云哉

樊遲問仁子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

董子曰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為仁之道不外存心而夫子所答有不同者則因乎其

理學逢源 卷之二 內篇聖學類

三

人其致一也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

整齊嚴肅制外以養中主一無適由中而應外篤實不欺表裏如一心無不存亦用無不周矣主敬行恕恭寬

信敏惠與此章聖人原只一般說話人人所當從事也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

仁者心之德也有是心即有是德非心之外別有所謂仁也然人心易放心放則心與理違心存則心與仁合

此即朱子心與仁本一之意而申之三月不違功之純而勇足以繼也

不違仁則仁為我有而我得為主矣日月至焉則仁尚非我有而至於仁者亦不過若客舍之暫寓耳此張子

內外賓主之意欲人知自體會也此即朱子仁在內我為主仁在外我為客之說而申之○常說不違仁則心為主日月至則欲為主然則顏子而下其餘皆欲為主乎或又謂心在仁內

為主心在仁外為賓則心在仁內句亦未安此朱子所識游氏宅心之失矣顧麟士本朱子之意似為得之但所云仁自外來而為賓○朱子曰三月不違非三月後則其語又忒說死煞

一向差去但久後畧一間斷然其復不遠又曰日月至焉亦是徹底曾到一番不止髣髴見得些又曰日月至言終日不失終月不失也○以上皆以存心之全體言

中庸曰仁者人也親親為大

理學逢源 卷之二 內篇聖學類

十四

天地只此生生之理而生理流行處其中自具分別之宜等殺之序故統言之只是一仁分而言之則曰仁義

禮知人得此生理以為人則四者全具於心所以成其為人者也心發而為情則仁主於愛愛者生理之所發

見也義則愛之宜禮則愛之序知則愛之明而已矣愛之所發莫先於愛親人之所由以生之本也由愛親而

愛兄弟兄弟者親之所生也由愛親而愛妻子妻子者親之似續也資愛親者以愛君以慈眾以及友朋則皆

自所本而推以及之焉已是故親親為大然必其全此生理則愛親之心自然真切生理既失則不足以事父

母而謂能推以愛人者鮮矣是以君子貴明善誠身也
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
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
仁之本與

立愛自親始○朱子曰孝弟是合當底事不是要仁民

愛物方去孝弟有子本意只是欲人務孝弟時解
每云務孝弟以全仁道理便倒了

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民也仁之而弗親

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

仁者無不愛而推之有本行之有漸施之有等也

易曰安土敦乎仁故能愛

理學逢源卷之二 內篇聖學類

五

外無所繫累忘私之至也而又敦乎仁則其仁日厚矣

天理渾然自然萬物一體故能愛未有不安土而能敦

仁未有不安仁而能愛者也○以上兼及物之用言

周子曰德愛曰仁宜曰義理曰禮通曰知守曰信朱子曰
於心者謂之德其別有五者之用而
因以名其體焉則所謂五行之性也

又曰學聖一爲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
亦仁也

程伯子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此以仁之
全量言

又曰滿腔子是惻隱之心孟子言惻隱之心以情言也程
子則以此指性而言亦因用以

名其體也蓋非中有此理
則發用亦必無是心矣

仁者先難而後獲有爲而作者皆獲也古人惟知爲仁而

己今人皆先獲也爲立名也爲微功也爲避害也爲祈福
也效苟不至則爲善之事亦便休罷了
縱使未休其心已都不誠也仁者求其
理之當心之安焉已耳何暇問其獲哉

觀仁於靜中皆有春意此卽周子德前草不除與自家生
意一般之意得此意則仁心悠然
而對時育物之懷
亦終不自禁矣

人之視最先非禮而視則所謂開眼便錯了次聽次言次

動有先後之序人能克己則不愧不忤其樂可知有息則

程叔子曰四德之元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兼言則包四

者

或者以仁訓覺訓人皆非也當合孔孟言仁處大概研窮

理學逢源卷之二 內篇聖學類

六

之仁固無不覺然不可以覺訓仁一意求覺則都無實踐

以其切於身耳其實人器也仁道也指人而遂謂之仁桀

紂獨非人乎然訓人猶可訓覺尤不可謝上蔡獨持覺字

孟子云惻隱之心仁之端也後人遂以愛爲仁愛自是情

仁自是性豈可專以愛爲仁且孟子言惻隱之心仁之端

則不可便謂之仁可知退之曰博學之謂仁非也仁者固

博愛然便以博愛爲仁則不可程子因人專以愛盡仁故
言此非謂愛不是仁但不
可專以愛

爲仁耳

仁之體只消一個公字公是仁之理不可將公便喚做仁

公而以人體之故爲仁只爲公則物我兼照故仁所以能

愛愛即仁之用也因學者展轉訓仁字而不得其體故又
言不可將公便嘆礙仁蓋無私則天理全故曰公而以人
以覺則仁之意亦包其中矣愛則仁中公則物我兼照則
之用則仁之為愛者其意亦明矣

學者識得仁體實有諸己只要義理栽培如求經義皆栽
培之意識得仁體知之也實有諸己便須行之義理栽培
之言始終具足不察其立言之
旨遂有謝上蔡只要知仁之失

大率把捉不定皆是不仁勝私也

顏淵問克己復禮之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

言非禮勿動四者心之用也由乎中以應乎外制於外以

養其中也顏子請事斯語所以進於聖人後之學聖人者

理學逢源 卷之二 內篇聖學類 七

宜服膺而勿失也因箴以自警其視箴曰心兮本虛應物

無迹操之有要視爲之則操之之要獨歸於視蔽交於前

其中則遷視之用自內達外而為明物誘之則不明制之

於外以安其內克己復禮久而誠矣制之者自克而勿使

遷其聽箴曰人有秉彝本乎天性知誘物化遂亡其正聽

用自外人而為聽其用於無形惟聞聲而知之卓彼先覺

遂爲所誘故曰知誘物化正謂天性之正也

知止有定聽德惟聰知止者心明於至善之所閑邪存誠

非禮勿聽閑之者不使邪得自外人也視箴言久而誠矣

理之實其言箴曰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禁躁妄內斯靜專

靜正專一心之體也躁則不靜妄則不專邪偽矧是樞機

興戒出好吉凶榮辱惟其所召此四句推言其善以示戒

凶辱傷易則誕言辭所以立其誠也傷煩則支煩而支則

多辭已肆物忤出悖來違物忤來違則肆而悖矣非法不道

欽哉訓辭非先王之法言不取道則其動箴曰哲人知幾

誠之於思幾者動之微善惡所由分也誠志士勵行守之

於爲此勉而行也知幾則舉念而理欲判然自能誠之於

爲順理則裕從欲惟危造次克念誠於戰兢自持守於

與性成聖賢同歸蔽之於外禁之於發守之於聖賢同歸亦以通結

四箴也○制之於外禁之於發守之於聖賢同歸亦以通結

不止禁之便罷

張子曰天體物而不遺仁體事而無不在禮儀三百威儀

三千無一物而非仁也昊天曰明昊天曰旦無一物而不

體也天者道之本然也仁則人心之自然也仁者天地生

綱也禮紀也仁本也禮枝也三百三千又禮之則也譬諸

草木則仁其生意也禮生意之條達也三百三千則枝葉

於枝葉而秩然者莫非生意是生意實爲之體也故克己

復禮爲仁張子之學蓋得於

敦篤虛靜仁之本須久於道實體之方知其味夫仁亦在

乎熟之而已敦篤則不虛厚重不遷則中虛而靜體見所

以立仁之本也又須久於其道而實體之則此心不懈以

漸於純熟而一動一靜莫非天理流行之樂其味有無窮

理學逢源 卷之二 內篇聖學類 六

上達反天理下達徇人欲仁不仁之分一念之間也

欲不必沈溺只有所向便是欲動以天即理動以人即欲

朱子曰仁也者天地所以生物之心而人物之所得以為

心者也惟人得乎天地生物之心以為心此仁之體用所

以涵育渾全周流貫徹專一心之妙而為眾善之長也

仁義性之大端矣仁存諸心性之所以為體也義制夫事

性之所以為用也以性言之則皆體也以情言之則皆用

也以陰陽言之則義體而仁用也以存心制事言之則仁

體而義用也仁性之體義性之用此皆以性言也仁則理無不備義則待用而無不宜此體中之自具

非從外得故曰皆體也以情言之則仁統乎全而無不愛

理學逢源卷之二 內篇聖學類 十九

義則別其分而有宜愛也宜也皆心之用也陰靜陽動

義有定體而仁以行為之則義者因乎在物之體而仁則無

私以付之是義體而仁用也然仁存諸心而義以制事

則制事之宜因心而出故仁又其體而義乃其用也

仁義互為體用動靜仁之體本靜而其用則流行不窮義

之用本動而其體則各止其所仁由靜而動由元而亨也義由動而靜由利而貞也

貞又以起元也流行不窮即亨之通各止其所即各正性命也

未發則有仁義禮知之性而仁則包四德已發則有惻隱

羞惡辭讓是非之情而惻隱則貫四端

仁義禮知性中只此四者聖門只以求仁為急緣仁卻是

四者之先仁全則義禮知在是矣

人之得於天者只是個仁所以為心之全體萬物萬事皆

自此出故曰仁者心之德

惟仁然後能公 又曰仁是本有之理公是克己工夫到

至處仁在內公在外本有之理故曰在內公則去私之盡而理以全故曰在外其實公亦非由

外也此因程子仁道只消一個公字之言而言之

謝氏論仁嘗以活者為仁但能識此活物乃為知仁而後

可加操存踐履之功不能識此則雖能躬行力踐極於純

熟而終未足為仁也夫謂活者為仁可矣必識此而後可

以為仁則其說之誤也甚矣此蓋原於佛氏之餘習故呂

晉伯以為猶釋氏之所謂禪也謝氏之說亦由程子手足痿痺為不仁及識得仁體

之說而求之者然仁誠活而活者恐未必仁也可者僅可

之辭徒以活物為仁拈椎豎拂皆仁體矣亦烏乎可知仁

理學逢源卷之二 內篇聖學類 二十

而後可以為仁此亦知行之序然必知此活物而後可以

為仁則使人事事求識夫此活物而忘夫力行之功為害

矣

有是性必有是情故仁之愛知之覺猶水之寒火之熱也

程子謂不可以愛為仁蓋曰不可以情為性猶不可以寒

為水而已然其所謂仁為愛體愛為仁用則於其血脈之

所繫未嘗不使之相為流通也至於以覺訓仁則程子明

斥其非矣今謝氏侯氏謂覺為仁而深疾乎愛之說則是

謂熱為水而惡言水之寒也溺於新奇而不知其陷於異

端惜哉仁性也愛情也朱子訓仁為心之德愛之理心之德統四德言矣愛之理則分言之也愛情而愛之

性也

仁統四德故義禮知之說亦多見於此篇凡經書中有以仁義對舉者若仁愛義敬則皆用也仁人心義人路對言則仁體義用也有以仁知對言者知知仁行則知陽仁陰知由體之用仁自用而得體也仁實知虛則仁陽知陰皆體也仁成已知成物仁體知用也知自明仁及物則知體仁用也有以知禮對言者知陽禮陰知以精義禮以存仁也有以禮義對言禮用義體義者禮之實也義用禮體禮有定義時中也知其意而深玩之則無不可通矣

忠恕

理學逢源

卷之二 內篇聖賢類

三

盡已之謂忠推已之謂恕人並生於天地則此心皆有同然無待於推也然在人各有形氣之私則此心爲私所蔽而無以盡夫此心之理以理則天下同然以私則人各有我此心之所以或闕隔而無以相通矣盡其心者以心之體至虛毋以私意蔽之心之用至靈毋以私欲累之心之理至實毋以偽妄參之心之量至廣毋以淺近隘之心之德至仁毋以慘刻居之心之知至明無以疑慮昏之使心體純然皆一乎性命之正則有以得乎人心之所同然而推之爲有本矣由是以己之心度人之心而知之可無不明則推己之心以合於人之心而施之可無不當矣是乃

所謂恕也非忠則無以行恕卽有所恕亦姑息之爲而非性情之正故曰恕非忠不立然忠而不行以恕則所謂盡其心者又無以驗之民物是以忠非恕不行也顧形氣之私人所難克惟既知其爲一己之私已則必勉勉以求勝之而公之於人是存乎人之用力也故君子曰疆恕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已所不欲勿施於人

一言者恕而忠行乎其間已所不欲處卽吾心之本然也以事應事不得其源而煩於擬議以有己在則舉斯加彼措施不窮故可以終身行之然欲推己心以及人

理學逢源

卷之二 內篇聖賢類

三

則所以念念反求其心而盡之者亦自不容己矣賢者勉焉違道不遠聖人安行無待於推然一心而公之天下則無不同此易簡之道也

忠易知恕簡能

中庸曰忠恕違道不遠

道者人心所同惟在己無以自盡其心則既失其爲道之體而又無以推之於人以合乎斯道之用斯離道之所以遠也忠則體立於己恕則用通於人亦可以得人心之所同矣雖未能與道爲體然熟之而已其違道不遠也

大學曰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

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已而後求諸人無諸已而後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

陳新安曰有善無惡於己忠也推以正人責人恕也無忠做恕不出故曰不恕饒雙峯曰無已可推便是存乎

身者不恕○朱子曰恕者如心之義也如治己之心以治人如愛己之心以愛人非苟然姑息之謂也然必其

所以治己愛己者皆出於正然後可即是推之以及於人如此章之恕乃如治己之心以治人也然必先自治

而後可治人所以終身可行也今或不然而直以不肖之身為標準是將使天下之人皆如己之不肖而淪胥

以陷也豈終身可行之道哉按恕兼治人愛人二義然看來只是如愛己之心以

愛人二義而已自治正所以自愛治人即所以愛人苟自盡其愛己之心則欲不自治以正而不能自己矣故推己愛人之至則欲不治人以正而亦不能自己矣故恕者求仁之方也○如心為恕不惟如己之心而出亦將出而如人之心不能自盡其心則所推者亦安能如人之心不惟不能如人之心且將以害人之心矣若是者直謂之不

恕可耳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而民興孝上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

理學逢源 卷之二 內篇聖學類 三

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

矩者吾所已盡之心而可為天下法者也忠也絜矩者推此已盡之心而度之天下之人之心以各使之盡焉

是則所謂恕也蓋吾心好惡本無異於天下人心所好惡者心同此理也吾心之理盡則好惡自同於民而推

之可無不方吾心之理不盡則好惡皆一己之偏矣是以君子先慎德也非慎德則無矩之可絜然非忠信則

又無以立德而盡此心之矩故又曰必忠信以得之發

自盡為忠如惡惡臭如好好色也循物無違謂信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也明德之事不越於誠意正心也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子曰賜

也非爾所及也

以己及人仁也推己及人恕也恕則子貢勉能之子貢蓋有見於仁者之萬物一體矣然言之太易如是則亦未嘗實用其力於恕以見其難矣夫子抑之以使之知

實用其力也此與程子謂上蔡發得太早正好用功之意相似

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一理渾然夫子之忠也泛應曲當夫子之恕也盡己之心則亦一耳推以及人無不貫也學者忠恕亦在乎熟之而已矣○程子曰以己及物仁也推己及物恕也違

理學逢源 卷之二 內篇聖學類 三

道不遠是也此學者之事忠忠恕一以貫之忠者天道

恕者人道聖人之心全體不息莫非天理是全平天道

合乎人道忠者無妄明忠之恕所以行乎忠也申明

之當然矣為人道忠者體恕者用大本達道也天道即天命之性實

道也心所同人道即率性之道實忠也此與違道不遠異者

所以行而無不合人心所同者也動以天耳明一貫者而推言之也又曰維天之命於穆

不已忠也命理也所以生物者也深遠乾道變化各正

性命恕也道者天道之流行而賦於物者也各正其性

天道又曰天道沖漠無朕而萬象昭然此亦言天之忠

也用已裕又曰使曾子當日言仁義亦可泛應曲當義也

於體矣理學逢源卷之二 內篇聖學類 五

此即仁體義用之意仁則心無不盡義則事無不宜是

亦忠恕也然曾子不言仁義而言忠恕者仁義則嫌

於指性體言而無以見學者用力之方言忠恕然後可

以通之上下而於學者尤親切著明也由是推之則明

明德忠也新民恕也格致誠正忠也齊治平恕也天命

之性忠也率性之道恕也率性之道又忠而修德之教

恕也鬼神之神忠也體物不遺恕也至誠盡性忠也盡

人物之性恕也君子之自忠也成物恕也敬以直內

忠也義以方外恕也精義入神忠也利用安身恕也一

體一用縱橫錯綜無不可通而天下之能事備矣究之

忠恕者盡已推己之目而非從容中道之號然不由學

者之忠恕無以幾聖人之一貫使不由忠恕而高言一

貫則是不下學而希上達此上蔡何思何慮之言程子

兩字自見相為用處

程叔子曰忠恕所以公平造德則自忠恕其致則公平

恕字甚大然恕不可獨用須得忠以為體不忠何以能恕

忠字自見相為用處

朱子曰忠恕只是體用便是一個物

兩字離開不得方忠時未見得恕及至恕時忠行乎其間

忠恕兩字在聖人有聖人之用在學者有學者之用聖人

自然然而然即仁也學者之

用勉然而然求仁之事也

恕求仁之方也仁心德之全也然或單言恕而必有忠

以行其間不言忠而言恕曰聖人知一己之難克而天

下無不可恕之人也則豈惟文辭之失哉世道人心之

憂矣此合著忠恕二字於仁之後謂君子而欲求仁疆

恕可也君子之行恕必本於忠也云爾○自此而右莫

非全體敬誠忠恕致道之方其致一也

理學逢源 卷之二 內篇聖學類 美

義者人心之裁制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則萬物固無不

各有所當然之理矣人得是理以成性則渾然一理之中

亦莫不各具萬物當然之則焉足以裁制夫萬事之宜而

無不曲當以確乎不易時出不窮是則所謂義也獨是義

有同然而人心有蔽則不能明理而通乎事物之故又不

能循理以盡乎事物之宜而於義之性遂有所不能盡者

是以君子有精義之學焉清其心寡其欲以立酬酢之本

窮其理致其知以盡事物之情平其情靜其氣以懸衡鑑

之體揆其常揣其變以周經權之用不累之以偏私不主

之以成見不參之以疑貳不出之以躁妄不撓之以利害不泥之以一端然後此心之理得以從容裁制而因物付物以合乎事物之宜者亦以確乎不易時出不窮此君子精義之學也告子以義為在外則知其為事之宜而不知其為心之制問告子似亦未見得其為事之宜曰然但其見得至其為心所云彼長長之長吾之長則於宜字尚依稀之制則全不知故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其心之陷溺也楊朱以為我為義則知物之各有其宜而不知我之有以宜物故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率天下以出於無君賊義為己甚焉其若荀息成君之邪仲子避兄離母與凡後世豪俠刺客之流是皆似義非義而反亂

理學逢源

卷之二

內篇聖學類

毛

乎義者也若夫君子精義之學則始於裁制其心而即以其心裁制乎天下終之以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而其學則以崇知為先以居仁為體

易曰利者義之和也 利物足以和義

天地之成物也嚴肅整齊不相假借而實則順其自然非有強也天下事物各得其宜則相安而和順一失其宜則混淆而乖戾以起矣人心之理亦然君子因吾心自然之制以因物而付物則事物亦以各正而義無不和矣

中庸曰義者宜也

韓子曰行而宜之之謂義○物各有宜須是吾心有以裁制其宜者顧義自仁出則義只是仁之恰好處裁制在其中矣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若溪范氏曰君子有好義之心又有精義之學小人有懷利之私又有謀利之巧○程子曰惟其深喻是以篤好○陸象山曰學者於此當辨其志人之所喻由其所習所習由其所志此周氏所謂失在用心之初也程子惟其篤好所以深喻云唯其深喻是以篤好陸氏意卻是然知而後好則終以程子之說為長張南軒曰無所為而為之為義有所為而為之為利劉說山曰象山講此

理學逢源

卷之二

內篇聖學類

毛

之途名雖為義實則喻利緣其志之所向如是是故朱子以為切中學者隱微細微之病而朱子又嘗與人書云世間喻義者必君子喻利者必小人而近年一種議論乃欲周旋於二者之間回互委曲費盡心機卒不可得為君子而其為小人亦不索性亦可謂誤用其心矣合二先生之言觀之乃知世間有以義為利之學有以義利一途之學夫惟有混之途而後有假利一途之學然要之非可假可混也觀敬夫之言尚其容混且假否

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為善者舜之徒也雞鳴而起孳孳為利者蹠之徒也欲知舜與蹠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雞鳴而起時豈便有所作為所以為善為利者亦存心之向背而已一念之間舜蹠殊途是以君子慎其獨也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

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爲苟得也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惡莫甚於死者則凡可以辟患者何不爲也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則可以辟患而有不爲也是故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噉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爲宮室之美

理學逢源

卷之二

內篇聖學類

三

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與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宮室之美爲之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妻妾之奉爲之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爲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謂失其本心

義莫著於取舍取舍莫大於生死然危難能決宴安易移故方外之功無時而可忘省察也存養近仁省察近義義方則本心不失體立則大用以行其功交相養也

○此與論語富與貴章意似然論語以言仁此以言義但不以道則亦非義而失其本心是亦去仁內外一也

○此二條欲人知省察也

曲禮曰臨財毋苟得臨難毋苟免狠毋求勝分毋求多

審於義而已

孟子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以無與與傷惠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

義貴於時中也○此以上言人當知審於義也

子曰見義不爲無勇也

溺於欲而無以自振也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爲上君子有勇而無義爲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爲盜

此二條言人當勇於爲義也

理學逢源

卷之二

內篇聖學類

三

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爲達之於其所爲義也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爲義也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餽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餽之也是皆穿窬之類也

事之宜在物而理之制在心事所當爲必心之所悅慕而肯爲者也所不當爲必心之所羞惡而不肯爲者也然或有明於此而昧於彼者又有心知其然而不能斷以從之者則累於欲焉已耳由其所明而通之以盡其

明所謂達之也卽其所明而擴之以充其量所謂充之也達之而仁義之體存充之而仁義之用出矣充無受爾汝之實啓其心也皆穿窬之類廣其事也極其細而言之所謂充義至類之盡也

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

有所不爲不欲心之制也斷以無爲無欲而事無不宜矣○此二條言人當察識擴充以盡義也

孔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

義在事制義在心心者理之所居也有適莫則私意之蔽而心失其理矣以私意應事而合於事之宜者鮮矣

理學逢源 卷之二 內篇聖學類

三

然使心無定主而又不問事之是非則異端之空寂其顛倒錯亂又有甚焉惟君子則無適無莫而惟義是比則不以成心而據之我亦非任無心而聽諸物此事之所以和義而不乖也子絕四動以天也無適莫而比義

君子之事

君子義以爲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

義者制事之宜而禮則其事之節文孫又禮之從容而不迫處也信則義與事俱實妄則皆虛矣○如從兄是義而事兄又有許多授几奉杖之節其先後不可紊處孫則又行事時一段慎重退讓雍容不迫氣象不誠無

物故必信以成之○言以義制事又當如是也

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

此卽無適無莫之意然較純熟自然

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爲

禮有定體事之經也稍出入焉則非禮矣義惟時中事

之權也稍滯泥焉則非義矣非禮之禮曾子所謂委巷

之禮也若今之昏要用樂喪事路祭分帛之類皆所謂非禮之禮也非義之義如仲

子之不食兄祿是也大人有精義之學夫豈爲之問此是

惑於疑似曰不止是不惑須看確乎不爲處

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

理學逢源 卷之二 內篇聖學類

三

此自棄於義之外者也

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弗受人皆信之是舍簞食豆羹之義也人莫大焉亡親戚君臣上下以其小者信其大者奚

可哉

此亂義於義之中者也○釋迦棄國違親逃世絕物仲

子之辟兄離母而處於陵也其遺棄聲色一於寂守告

子之不知集義而強制其心也彼西裔耳獨怪好異之

徒又因之倡爲福利之說以蠱人心而率天下之人以

曩謨事之且推儒以附之何賊義之甚乎仲子之罪孟

子斷之卽趙威后一婦人且知其不可不殺也何世所

號為知義君子乃崇事而推附之其知識乃出自婦人下也哀哉

子華使於齊冉子為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請益曰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原思為之宰與之粟九百辭子曰母以與爾鄰里鄉黨乎

陳臻問曰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於宋醜七十鎰而受於薛餽五十鎰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則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則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於此矣孟子曰皆是也當在宋也子將有遠行行者必以贖辭

理學逢源 卷之二 內篇聖學類

三

曰餽贖子何為不受當在薛也子有戒心辭曰聞戒故為兵餽之子何為不受若於齊則未有處也無處而餽之是貨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

此二條聖賢之制義也義不止於取與而此其大端矣易泰卦象傳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天地之成物也各正性命矣然氣化之行不無太過天地者道而氣化則而物理之宜不無不及物各有宜而在或倚於陰陽也而物則無以各盡其宜也 聖人精義入神以至於窮神知化則有以裁成其化輔相其宜以繼天之志述天之事而左右其民焉然

聖人非有作為也此利物和義之極功也

程叔子曰中理在事義在心義在心謂心之制也蓋義之心人惟見其用之在外而不知其理之在心故以義為外程子直斷之曰義在心所以深破義外之疑也問敬義何別曰敬是持己之道義便知有是有非順理而行是為義若只守一個敬不知集義卻是都無事也張敬

居敬集義工夫並進相須而成苟只要能敬不知集義則所謂敬者亦塊然無所為而已烏能得心體之周流哉利害者天下之常情也人皆知趨利而避害聖人則更不論利害惟看義當為不當為便是命在其中聖人以義立命也張子曰天下事大患只是畏人非笑不知當生則生當死則死今日萬鍾明日棄之今日富貴明日饑餓亦不恤惟

理學逢源 卷之二 內篇聖學類

三

義所在天下之最能非笑委巷之情非禮非義之事耳然心之羣矣顧三代之隆上下一德同風君子履之小人視焉惟義所在誰從而非笑之者世教日衰民不與行先王禮樂蕩然異端邪說譴起民之不知義也久矣見有特立獨行者不笑其愚則非其妄夫何足怪哉雖然躬行禮義以挽頹風而振末俗非吾人之責而誰能弁髦禮義以徇人之乎况好是懿德本有躬行禮義特立不阿者三年之喪百官族人之卒稱知禮而化有躬行禮義特立不阿者三年之喪百官族笑之者不卒化而從之歟每見今之治喪必用浮屠嫁娶要必用盛樂又有平居兢兢自立及一日富貴而遂與圖者以禮義語之則曰非不知先王之禮奈世俗不然而久矣母特異也噫不則非笑之安不能以挽頹救敝為已任而復曲意阿從然則非笑之安不能以挽頹救敝為已任而復人非笑以然則非笑之安不能以挽頹救敝為已任而復將何望焉讀張子此言不禁廢書而三歎也

朱子曰義利之別只是為己為人之分

纔爲己這許多便自做一邊去義也是爲己天理也是爲己若爲人那許多便自做一邊去

學者工夫只求一個是天下之理不過是與非兩端而已人專務集義而不知主敬則有虛僞急迫之病而所謂義者或非其義然專言主敬而不知就日用間念慮起處分別其公私義利之所在而決其取舍之幾焉則又未免於昏憤雜擾而敬亦非其敬矣專務集義而不知主敬只是義襲專言主敬而不務集義則入佛氏之禪定也

清簡公曰執極而不變者德也擇中而時措者道也義者宜也宜於己不宜於人宜於始不宜於終皆不得謂之義

理學逢源 卷之二 內篇聖學類 五
天下事物至曠至動非洞悉於毫芒難任心而獨斷易曰精義入神義有制而神無方

紘曰滿天下無非是義喻義者順而行之便是利用安身喻利者只見其不利耳○曾子易簣禮也若惑於異說則以爲達生死生大矣以義衡之死生晝夜耳以曠達觀之則倒行逆施莫非命也是謂棄天○當生而生當死而死義命也是曰舍命不渝○義一而已或主於尊賢或主於從兄或主於君臣言何也曰義者宜也凡事理之宜卽義之所在矣尊賢務之急也從兄發之切也君臣嚴之至也仁漸而殺以初爲本義減而隆以隆

爲至

禮者本心之敬忌也一元之通品物流形則其先後大小尊卑配合之序已無不秩然可見而不相踰越矣人得是理以成性則渾然一理之中亦莫不各存一先後尊卑大小配合之序焉以有所循而不敢紊有所忌而不敢踰是則吾心之禮也有所循則常自卑而尊人有所忌則常齊莊而自飭而此冲然肅然之意自刑於耳目手足語嘿動靜之間以接乎事物先後大小尊卑配合之倫以無不秩然有序燦然可觀故曰嘉之會也故曰禮也者天理之節

理學逢源 卷之二 內篇聖學類 五
文人事之儀則也乃自豔於聲華動於嗜欲則由是侈肆爭奪而辭遜恭敬之德以無復存故聖人因人性而制爲之節焉使飲食衣服事爲異別度量制數各有其等父子君臣夫婦兄弟長幼友朋之交各有其體冠昏射鄉喪祭朝聘相見之會各有其儀使人有節之可循有數之可紀以範身而無失其性此所謂嘉其所會也蓋典爲天敘禮爲天秩則莫非人性之自然而豈有加於毫末顧敬忌之志本乎中而交際之文作於外外則易飾而中者易漓以故又有踵飾增華而忘乎根心之本然者夫既不由於心之本然則亦何可復謂之禮是非禮之失而文勝質亡者

之失也禮本吾性之德而安在其有失也哉亦行禮者之
自失乎吾心之禮焉已耳辭遜恭敬之誠即吾心之禮也
吾心之禮即實也即所謂忠信
也若乃懲乎此而遂指禮為忠信之薄是亦未睹乎禮之
為禮而因是以流蕩於法度之外以丕乃大言曰禮非為
吾輩設也何無忌憚之甚哉

易曰亨者嘉之會也嘉會足以合禮

眾生則會會則無不嘉竝育竝行無非一元之生意所
為旁達在人則萬理秩於一心敬讓徵乎經曲在物則
枝葉本乎根株靈秀敷為華萼然有欲動於中而會合
之際失其嘉美者惟君子嘉其所會則近而一身之動

理學逢源

卷之二 內篇聖學類

三

容周旋遠而天下之文章制度無不本以此心之敬忌
而禮無不合矣此禮之本原也

樂記曰禮者天地之序也樂者天地之和也

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焉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
樂興焉

天地造化有自然之序綱緝化醇有自然之和觀於高
下散殊與其不息之化而可見矣是制作之本原也

易賁卦彖傳曰剛柔交錯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
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陰陽迭相往來以成其賁燦然而不可亂曰文明截然

而不相犯曰止

履卦象傳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

上下尊卑各有定體為人所當踐履而無容越者上下
之分不明而民志不定先王之禮樂制度服物采章皆
所以正名分也然聲律身度則踐履自君身始矣暴秦
有天下尊君抑臣而上下反日亂何也辨之不以禮也
嗣此而興者經制不定古禮日亡國自為政家自異俗
奢僭相尚名利為彝民志之定夫復何言哉君子以禮
坊民民其猶有悖君叛法而賊於道者

書曰天敘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

理學逢源

卷之二 內篇聖學類

三

庸哉

先後長少尊卑妃匹自天而然即天之所敘也慈孝友
恭仁忠別信各有攸當是天之所秩也天道之自然分
而陰陽流而五行故有男女則有夫婦水有夫婦則有
父子木有父子則有兄弟火父子為宗則有君臣金庶
類既繁於是有類聚羣分而朋友交焉土既有典常則
於其際會也亦莫不各有自然之儀則焉矣惇之者心
之加厚也庸之者行之維則也惇之庸之所謂經綸天
下之大經者也三百三千不能外此五者而有他道矣
禮記曰夫禮必本於天殺於地列於鬼神達於喪祭射御

冠昏朝聘

本易知之理效簡能之道列陳列也屈伸施報陳列其

造化之迹如言樂事神而從地此皆所謂天理之節文也

由是而通之於喪祭射御冠昏朝聘則所以為人事之

儀則也喪祭射御冠昏朝聘則又皆所以惇庸典禮之

事也

中庸曰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

等殺皆天理之節文也○以上皆推言禮之本原

禮記曰禮所以制中也

性無不中情之所發則有不中有禮以範圍之則所以

理學逢源卷之二 內篇聖學類

堯

制中然範非自外也亦人心本然之節耳

孔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憊勇而無禮則亂直

而無禮則絞

無禮以節之則失其中也

不知禮無以立也

恭敬辭遜禮之本也節文度數禮之文也知以恭敬辭

遜者存心則身有所檢知以節文度數範其身則心有

所養品節明而義精德性定而仁熟故能不惑不憂不

然者內外無據何以自守

樂記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

禮以治躬樂以治心心不可一息不存故禮樂不可以

斯須去

孔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

心誠好之則禮非虛文而四達不背

任人有問屋廬子曰禮與食孰重曰禮重色與禮孰重曰

禮重曰以禮食則飢而死不以禮食則得食必以禮乎親

迎則不得妻不親迎則得妻必親迎乎屋廬子不能對明

日之鄒以告孟子孟子曰於答是也何有不揣其本而齊

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金重於羽者豈謂一鈞金

與一輿羽之謂哉取食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

理學逢源卷之二 內篇聖學類

罕

食重取色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色重往應之

曰衿兄之臂而奪之食則得食不衿則不得食則將衿之

乎踰東家牆而攫其處子則得妻不攫則不得妻則將攫

之乎

夫禮所以為此中也禮始於飲食男女所以重飲食男

女也要使之無失其正焉斯已耳孰謂滅性絕倫而得

為時中之禮歟然天秩天敘則有雖死亡而不可渝者

則所可權者禮之節文耳豈食色而真有重於禮者哉

孔子云禮敬為大敬之至矣大昏為大大昏既至冕而

親迎然則此以親迎為可輕何也曰冕而親迎所以重

大昏也重大昏所以重人倫也若親迎則不得妻則廢

人倫矣故親迎輕也然親迎可廢而處子必不可攫不

可據亦所以重人倫也禮有經而義有權故以親迎與得妻較則得妻重以得妻與據處子較則處子之不可據為尤重男女有別長幼有序天○以上言禮之所以敘天秩也則權正所以善其經也

範圍天下也

易傳曰履德之基也謙德之柄也 履和而至謙尊而光履以和行謙以制禮

無禮則放蕩而無以自守然不本以辭遜之心則禮為虛文耳禮為天秩非以強人然稍過不及焉則不中其節矣禮自卑而尊人然君子有終其光自不可掩故君子動必以禮所以致其中節之和而必本以卑牧之誠所以為禮之實也

理學逢源卷之二 內篇聖學類

聖

孔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為國如禮何先王之盛禮焉已耳然禮本君身風自上始有關雝麟趾之意而後可行周禮周官之法則讓者禮之實也不然章程雖具如僭爭何哉讓者禮之情本於性者也即五常之所謂禮也禮文則其外焉者矣

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

俗之好文而惡質久矣然先進非無文也有質而文以行之則彬彬矣於是而又加以文焉質之亡者幾希質之不存繁文何益天子所以從先進也

林放問禮之本子曰大哉問禮與其者也甯儉喪與其易也甯戚

天高地下萬物散殊人得是理以存於心故事物至墮至變之交自得乎會通之典禮接賓客而思敬睹死喪而知哀即此則禮之本人之所得乎天者也以本心為質幹而文以行之故玉帛升降一敬之實心所將也毀戚衰絰一哀之實心所將也哀敬之實心質也本也顧欲動於中則本心易失而文起於外則枝葉易蕪奢易而過於文徇外為人之心勝而敬哀之實亡是猶無根之木剪綵為華生意索然徒增束縛耳儉戚則文不足

理學逢源卷之二 內篇聖學類

聖

而質尚存是以聖人甯儉甯戚以明質之為本也若乃禮之全體則有本有文奢儉惟其所稱原不止於尚儉也本立而後用行則本重耳儉戚已是文非以儉為質也敬在心而儉則所謂束帛衰絰吝也哀在心而戚則發於容者也但文不足耳哀敬之實心即質即本即性之發而為情此外無他本也時解分本原本始皆非也元明諸儒於質字本字俱未認得親切耳

有子曰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 禮本是嚴但天理人情恰當如此即是和處既是天理人情合當底事則禮之為用必當以從容不迫行之乃為可貴先王制禮皆本乎天理人情之至故至嚴而非

強世爲人所當率由也大抵人之行禮亦原似覺拘迫而只此實心爲禮之本實心行先王之禮則真意自覺此中洋溢出來原無勉強而禮文亦自有從容不迫之致乃世上又自有一種應禮如周末文勝之失使人行來全非情願只爲世俗牽掣拘束得全不自由此則不和之流弊非先王之道也激然者又不識禮之本和而因欲棄去之如老子桑戶子成之輩曰禮者忠信之薄曰君子質而已矣此則都無規格一於流蕩而亦不可行又徒和之流弊矣有子此言卽夫子從先之意所以兩救其失而約之於先王之道也

理學逢源

卷之二

內篇聖學類

聖

孔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

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禮樂本乎心性而文以行之玉帛鐘鼓禮樂之文也木心既亡則玉帛鐘鼓只益以形其乖戾耳而豈禮樂之謂哉是禮樂不爲之用也○以上言禮之有本而無本者失之也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素以爲絢亦釋回增美之意然而絢其後矣素不可謂之絢則節文不可無素而後可加絢則素其尤重也

禮記曰先王之立禮也有本有文忠信禮之本也義理禮之文也無本不立無文不行

盡己曰忠以實曰信處事曰義在物曰理孝慈仁敬本於性成而動於情之不容己此在人所同具之實心卽禮之質幹也本也在物有定理而制宜必於時中本慈孝之實心而制爲定省溫清追養繼孝之節文則孝慈之理無不當矣本仁敬之實心而制爲朝聘燕享射鄉相見之節文則仁敬之理無不當矣此天理自然之儀則卽禮之節目也文也本於德性之實所以立禮之大體也行以義理之正所以盡禮之細微也此所以內外

理學逢源

卷之二

內篇聖學類

聖

相須本末具足而爲禮之全體大用者也無忠信之心則無以立禮之體而文爲具文然不行以理義之文則無以達之於用而此心亦不能以自見矣若乃文勝質亡則其文并不必衷於理義而徒以飾觀美則此禮之亡也夫豈先王之文也哉

曲禮曰禮不妄說人不辭費禮不踰節不侵侮不好狎修身踐言謂之善行行修言道禮之質也

妄說人辭費此隱託於禮之中而賊禮者也踰節侵侮好狎此顯出乎禮之外而背禮者也三百三千皆道之所在非徒誦說之而已也惟以此自修其身而修辭以

立其誠斯謂之善行矣故必存修身踐言之心以使吾行無不修言無不道則是禮之質幹而三百三千皆非具文矣以行修言道爲心則必無妄說人辭費踰節侵侮好狎之失斯禮之所以行也

禮記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

忠信謂生質之美者然在人孰無此恭敬辭遜之實心第以動於欲而失之耳人生之初固未有不忠信者也存此忠信之心以盡其品節之詳則盡禮所以盡性禮非外飾也若無此心則吾性之禮已先亡矣雖欲學禮禮亦豈爲之用也哉

理學達源 卷之二 內篇聖學類

聖

禮器是故大備大備盛德也禮釋回增美質措則正施則行其在人也如竹箭之有筠也如松柏之有心也二者居天下之大端矣故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故君子有禮則外諧而內無怨故物無不懷仁鬼神饗德

器猶質也所以盛載夫禮者卽忠信是也惟其有是器故能大備乎禮禮備於身則其德盛矣蓋忠信由中乃有以盡禮於外而在外有以盡禮則實德益崇於中內外相須者也又言禮以制中故能釋人之回邪而增其美質回邪釋於外而美質增於中故措之於身則無不正而施之於事則無不宜釋回而施則行則其文外著

增美而措則正則其德內崇雖窮達死生有不足以搖其守者故君子而有禮則外諧而內無所怨外諧文之著也內無怨德之崇也外諧則有以動物而物無不懷仁矣內無怨則德合於神而鬼神饗德矣此所謂大備盛德者也蓋禮器則全夫天命之性而大備則盡夫率性之道至乃物懷仁而神饗德則致中和之極功矣禮之本末始終有如是者○以上言禮必本於忠信而又必內外相須以成其德也

樂記曰禮主其減樂主其盈禮減而進以進爲文樂盈而反以反爲文禮減而不進則消樂盈而不反則放故禮有報而樂有反禮得其報則樂樂得其反則安禮之報樂之反其義一也

理學達源 卷之二 內篇聖學類

樂

朱子曰退讓擗節禮之體也人當力行而實踐之故曰以進爲文舒暢發越樂之體也然易至於流蕩故曰以反爲文 紘 按以進行而不已則禮熟而有從容不迫之樂無外物搖奪之憂以反理而不放則樂和而有天理自然之安無人欲流蕩之危程子曰禮樂只在進反之間便得性情之正

程叔子曰禮者人之規矩守禮所以立身也安禮而和樂斯爲盛德矣

學禮者考文必求先王之意得意乃可以沿革

大凡禮必須有意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失其義陳其數祝

史之事也先王制禮莫非精意其義則天理人心之所同然也豈以虛文而已哉

禮之本出於民之情聖人因而導之耳禮之器出於民之

俗聖人因而節文之耳禮本於性故恭敬辭讓之情發於自然而不容已聖人觀於義理以制為之節文所以導其情使無失其正而已豈有加於性哉若乃器數之末則因時制宜順民裕而為之節制可矣但雖有禮齊不廢元酒雖有冕衰不廢蔽膝則在聖人亦猶不忘上古之本志又不徒從俗而已也

看天地生物各無不足之理當思天下君臣父子兄弟夫

婦有多少不盡分處

張子曰知及之而不能以禮守之非已有也故知禮成性

理學逢源

卷之二 內篇聖學類

而道義出如天地位而易行釋易傳之意而張子則意重禮與也

學者捨禮義則飽食終日無所用心與下民一致所事不

踰衣食之間燕遊之樂矣

物我兩盡自曲禮入曲禮於細微曲折之間無不詳盡故則動無過舉

禮器則藏諸身禮運則用無不達禮器所言大抵以忠信為本而行之以義理之稱所以自成其德也易傳云君子藏器於身張子所言蓋取於此禮運所言則推之喪祭射御冠昏朝聘而極之體信達順天地大和所以言禮之用也

然禮運篇多有未詳之語君子擇焉

朱子曰天敘天秩自是天理之當然欠他一毫不得惟是

聖人之心與天合一故行出這禮來無一不與天合其間

曲折厚薄淺深莫不恰好禮都不是聖人自撰出都是天

理決定合著如此後之人此心未得似聖人之心只得將

聖人已行底聖人所傳於後世底依這樣子做做得合時

便是合天理之自然禮者體也比如人有身體冠履服靴鞋

虧得前人想出個冠履服靴鞋的裁剪法做個樣式出來後人依他做時便自模樣合體究竟這法度樣式豈從外生只在自己身上做熟時似雖無樣亦可

禮即理也但謂之理則疑若無形迹之可言制而為禮則

有品節文章之可見理者如木石之文路條理此生而自具者惟玉之理至為縝密故里字從

玉天地生物各有條理不可紊亂人心之理亦然以此理純全言之則曰仁以此理之條達而有序言之則曰禮但人心之條理亦其各得於天者也人心之條理本與事物之

物之條理亦其各得於天者也人心之條理本與事物之

理學逢源

卷之二 內篇聖學類

條理合但事物動而人心又不能無蔽故聖人因事物之條理而制之品節以使人有迹可循事物之條理有則而不踰則吾心之條理亦可以無失矣

事無大小各有其禮禮雖至微不可不謹先君子曰謹小慎微聖人之基

禮可偽為惟讓不可偽讓者禮之實也

禮所以為性之德者較仁義難看蓋聖人制作謂之禮

則禮之名似屬外起抑知制作者禮之節文至性之中

自有條理以發為敬忌辭遜之心正是亨之理而禮之

德也聖人制作只加之詳明以全其性者耳○禮者天

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二語天理之節文只屬天說未

說到人之性人事之儀則卻又在事物義理上說亦非

言人性之禮要之天理有是節文則人性中亦有是節文但未發之體有是理而節文未著耳惟性中本有是節文故應事時有是儀則而皆吻合於心內外一也○節文只是天理上有個自然節段如爲子時須孝爲父時則又須慈喜有喜之節怒有怒之節太過不及則都不是節段不相濛混則自然文章可觀至若節之文之則又屬人事說節之使無過不及文之使有可觀要之所以無失乎天理自然之節文而已陳氏節其太過文其不及之說分屬非是○言禮每兼及樂禮樂只是一原就其有序言卽禮就其不乖言卽樂皆嘉會之理也

理學逢源 卷之二 內篇聖學類

癸

然禮樂中又分禮陰而樂陽此又嘉會自有兩屬程子所謂天地間無物無耦四德中每德自各具一陰一陽也自由靜而動言則禮先樂後以性情言則又樂伸而禮屈對待中又自具流行也○此條自專以性之德言不是論制作其有言制作處要是明禮之本於性天也

外篇另出
禮樂一條

知

知者所知之正而固也一元之復保合太和則其所得而各足之理自無不了然於中無所昏惑無所動搖矣人得是理以成性則渾然一理之中亦無不充滿而各足了然

明白知之真而無所昏惑守之固而不可動搖是則吾心之知也知之真則有以悅心而定天下之是非守之固則足以研慮而成天下之事業而此瑩然確然之知自達於應事接物之頃以擬形容而審物宜觀會通而行典禮而照之無不明處之無不當故曰事之幹也是貞之所以起元也乃自蔽以私意累於私欲則由是以失其正而本心之知以昏昧動搖無以幹事故君子因人性本然之知而道之以時中養之以正固使其知一出於正而不奪於欲以漸而通而不終於蒙涵養虛明以立其知之體充之問學以盡其知之量要非有加於性分之本然也顧貞固者

理學逢源 卷之二 內篇聖學類

辛

理而知覺由於氣氣之靈者易偏而理之真者難保以故又有過用其知而索之冥冥求之隱僻者夫既失其理之真則亦何可復謂之知非利之故鑿者之所以見惡於大賢也明不足以燭理而逆億以爲知斯其知涉於影響聖人之所以獨賢先覺也言良知者正矣而不從事於格致則無以盡知之量也亦既知之矣而不能躬行則知之不真也是皆倚於一偏而囿於氣耳又烏所云幹事之德也哉

易曰貞者事之幹也 貞固足以幹事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則此一元之生意於是

而成熟飽滿又以起元在人則析萬理於一心由一心而探萬事在物則性味自足於所生枝幹復涵於碩果然有私蔽於中而探事之明失其各正者惟君子知真守固則能悅諸心而無疑於天下之理能研諸慮而有以辨天下之故而無不一出於正焉則足以幹事矣是知之性也真氏以貞屬之信蓋疑貞字之與知不合也抑知知非徒知之謂知覺屬之氣氣則有偏未可云性之德也惟所得之理正固真醜是自家所有故知之自明乃謂之知孟子所謂知而弗去是也若信則又統攝四者元亨利貞莫非實理也豈可獨以貞為信孟子曰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

理學逢源 卷之二 內篇聖學類 五

本然之知無不正者此性中之知所發端也
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

知明守固所謂貞也○知無不知非止二者然此乃知之本原切要處由是擴之則知盡矣○以上言知之本原

易蒙卦象曰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利貞

象傳曰蒙山下有險險而止蒙蒙亨以亨行時中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初筮告以剛中也再三瀆瀆則不告瀆蒙也蒙以養正聖功也

山下有險未通之境內險則難通外止則未知所求未通之意然蒙非無知也有知而未通耳所謂蒙雜而著也山下之險其險必關山下有泉則泉必通人生有知亦待夫有以導其知耳故蒙本有亨道亨字指全體九二陽剛坎體坎為通而居得中先覺之士也因蒙有可亨之道而導之當其可則蒙無不亨矣然正惟其蒙則在內之知未紛而良體篤實為少男六五應二專一下求於此時而告之所謂時中也若所知既紛雜於物欲則有再三之瀆者故不欲瀆告也顧知無不通而知由於氣則慮其有邪慝過不及之流故又必利於貞也知以正理則性之德也知也知通於邪則氣之流也不知也時中以告之所以通其知也養之以正而勿納於邪所以使其知之所通者亦一於正固而無邪僻也作聖之基自養蒙始貞固以起元也
大學曰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
知也者天道成性之終而人道問學之始也知至善之所在所謂知其正也知其正而悅諸心則志定心靜身安而事物之來乃能研諸慮矣能以正慮則能得所止所謂足以幹事者也而欲知止則必先格致矣

理學逢源 卷之二 內篇聖學類 五

書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己若者亡好問則裕自用則小

知具萬物之理則必合天下之知以廣其知而自得師則非在外也主以吾心之理則自得師矣

詩曰先民有言詢于芻蕘

以上言人當有以崇其知也

中庸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而莫之知避也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

非不知禍也利誘之則昏而不知避矣非不知擇也欲擾之則不能守矣守其正而能固乃見真知真知之謂

理學逢源

卷之二 內篇聖學類

垂

知所謂保合太和者也知之不真守之不固烏所云足以幹事者哉

孔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知

此二條知之不真而奪於欲者非知也

臧文仲居蔡山節藻梲何如其知也

知所當知之謂知諂於鬼神則民義荒矣豈所謂知其正者乎

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為急仁者無不愛也急親賢之為務堯舜之知而不偏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不偏愛人急親賢也不能三年之喪而總小功之察放飯流歎

而問無齒決是之謂不知務

聖賢事業莫非全體而於其中則必有先後緩急之殊焉守之狹者不睹其全以自小也求之泛者不知所務以自支也知務則守要而非狹用廣而不支學術事功同一致也○此二條求知於渺冥泛濫而不知所當務者非知也

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己矣故者以利為本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

理學逢源

卷之二 內篇聖學類

垂

天下之正理日在目前自然而然稍僻焉則非道不可鑿亦無容鑿也以鑿為智則故非利矣異端之禍皆自鑿始所以流禍總因不利愚者挾私妄作智士好為苟難要皆鑿也○此條以鑿為智而非自然非知也孔子曰由誨女知之乎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有知有不知燭物之知心之靈也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自知之明心之虛也強不知為知苟然自欺知之量止此而靈蔽矣不知孰甚焉明於自知即此是知之真矣安有以鑿為知而苟於妄作之失乎

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

真知民義之當務而務之真知鬼神之當敬且遠而敬且遠之所謂知其正而固守之者也民義日在目前人每以爲近而忽之鬼神非易知故敬之者或媚而瀆之遠之者又以爲無而不知敬皆知之不真故也真知民義則欲不務而不能已矣真知鬼神之理則欲不敬而亦不敢矣敬之斯遠之矣幽明無二理務民義亦即所以敬鬼神而幽明有二事故務民義不得不遠鬼神惟不知務民義則必詔瀆鬼神詔鬼神則必荒於民義非明理之至者孰能不惑於斯乎

理學逢源

卷之二

內篇聖學類

堯

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

不爲物蔽之謂明求於遠必蔽於近近不足以蔽之而明遠矣二者之不行非以私知察之也心無偏累而達於事理則鑑空之體無情者自無以遁於所照矣何必索隱爲哉

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

明於理者情僞自不得而遁之逆億而知雖知亦私知而非明也況情僞百端又豈逆億所能盡得者是以君子務窮理也

易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介如石焉能用終日斷可識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

人心之知本自正固知正而固則幾無不察惟私欲搖之溺於逸樂故詔瀆生焉而禍患之幾所不能察也初六以應九四爲樂六三以近九四爲樂皆詔瀆而不知其凶者也惟六二雖與三陰同類而柔順中正靜體之中遠不應四近不比自守如石安於正靜則事幾之動知之自無不明矣正靜則不溺於豫樂之私無私則本心之明自無不照處之者正且

理學逢源

卷之二

內篇聖學類

堯

知微然非求知於微而遺顯也禍患不及則是知彰矣六二自守似乎知柔然非但知柔順而不知剛也介於石則是知正而固守之知之大也

孔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此知人之知也惟貞固故足以幹事君子之出處語默行已接物莫不皆然也謝氏以此章主教人言朱子譏其未盡事理

易蹇卦象傳曰見險而能止知矣哉

此處事之知也

臨卦九五爻曰知臨大君之宜吉

偏臨天下而獨應九二之賢急先務於得人知也

乾文言傳曰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
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聖
人之知也

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
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
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
理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智譬則巧
也聖譬則力也由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爾力也其中非
爾力也

生物之序自元而亨自亨而利自利而貞天之與人也

理學逢源

卷之二 內篇聖學類

五

成德之事以知精義義以立禮復禮爲仁人之合天也
大學首言知止中庸首舉大舜誠恐人知有所偏則詣
極終難合於時中之道也三子知偏而至偏孔子知全
而至當則知者聖之基矣孔子生知也而願學孔子者
又何可不窮理以崇其知歟

周頌曰宣哲維人 大雅曰不聞亦式不諫亦入

此文王之知也宣通於理哲析於幾不聞亦式不諫亦
入貞固之至也

書曰詢於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

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所以異

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
河沛然莫之能禦也

聖人之心一私不存靜與理居故觸之則應如此

孔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
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爲舜乎

天下之理自在天下智愚賢不肖皆與有焉無淺深近
遠大小也使不合天下之知以爲知又安能有以充實
乎吾心之知之量而成其爲知乎然理在天下而知之
者心則知固吾性之德也舜好問察禹拜昌言湯用人
如已改過不吝文王詢八虞訪二虢周公思兼三王吐

理學逢源

卷之二 內篇聖學類

五

握下士孔子識大識小好古敏求自古聖人未有不
合天下之知以成其知者但聖人心具此理既正且固
而無物欲之累故天下有善觸於其懷則適投所好無
少齟齬如水之流濕火之就燥焉矣理既正固心體空
平所以又自能決擇眾善以合於時中則其實非從外
得也合天下之知以爲知心體固然聖人豈有加於性
分之外哉○仁義禮知皆必內外體用兼該合一而後
盡元亨利貞性之理體也四端情也用也故仁民愛物
外也而萬物一體內也節文度數外也而敬忌辭遜內
也事物之宜外也而因時制宜內也致知格物外也而

正固真知內也不本於內則外離不盡其外則內歉

周子曰明不至則疑生明無疑也謂能疑為明何啻千里

無私則明生明則自能燭物疑者私知也與明正相反者也

又曰厥彰厥微弗靈弗瑩理之顯微無盡惟一心之靈為能有以統而知之也

程伯子曰人以料事為明便駁駁乎入逆詐億不信去以

料事為明則日日只管事於推測必至用其私智而漸入於逆億矣

程叔子曰人識高而量不長者是識實未至也識高一倍則量亦廣一倍猶影之隨形也而有不然者其知未真故耳

程子答張子書曰所說大概多苦心極力之象無寬裕溫

厚之氣非明睿所照而考索至此故有意偏而言窒者小

理學逢源 卷之二 內篇聖學類 堯

出入而時有之更願完養思慮涵泳義理他日自當條暢

建安葉氏曰苦思則易鑿涵深厚明睿自生

張子東銘曰戲言出於思也戲動出於謀也謂非己心不

明也欲人無己疑不能也此四句言有心之戲不可長也過言非思也過

動非誠也謂己當然自誣也欲他人已從誣人也此四句言無心之過當

速改也或者以出於心者歸咎為己戲失於思者自誣為

已誠不知戒其出汝歸咎其不出汝者出於心者當戒而歸咎為非己心是

不知戒其出汝者也失於思者當自咎而自長傲不知戒

誣謂己當然是不知歸咎其不出汝者也長傲不知戒

傲也且遂非汝者不肯歸咎其不出不知孰甚焉知其正而固

已非正而又謂非己心以長傲則終不自反是自蔽其本

心之明也過已非固而又謂己當然以遂非則終不自省

是自欺其本心之正也故曰不知之甚也西銘於一本處見萬殊乃發育萬物峻極於天之規模也東銘於細微處証真知乃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之工夫也大抵

程叔子曰造道深厚後雖聞常人言語莫非至理

朱子曰為學須知個是處心方有主即知止而後有定之旨

窮理以虛心靜慮為本虛其心乃能以理悅諸心靜其慮乃能以理研諸慮以理為主不問得虛靜者立正固之本體也

此篇與格致相通然知以性之德言本然者格致以功

夫言當然者也又致知知字且屬心虛靈知而氣而知之德

屬理知此理則謂之知泛泛說知只是氣也窮理以致

知則知全矣

理學逢源 卷之二 內篇聖學類 李

信實也在天則實理在人則實心在事在物則各有其事

物之實而不可誣也元亨利貞天之實理仁義禮知人之

實理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人之實情也必實心而後為

仁實履而後為禮實宜而後為義實知而後為知以實心

有其實理者也木火金水非土不成謂天一生水地二生

合五而成木四合五而成金五合五而成土東南西北

非中不定由中立表以觀日出入之影而定東

非宮不生宮下生角徵上生商下生羽仁義禮知非信

不誠信也者仁義禮知之實而已是故行非信不可以行

也言非信無以孚民也學非信無以立本也信之爲用大矣哉然而徑徑之信果大人不爲好信不好學乃失之賊者則以信非所信非天理之本然也

易中孚卦象曰中孚信及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

象曰中孚柔在內而得剛中說而巽孚乃化邦也中孚豚魚吉信及豚魚也利涉大川乘木舟虛也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

中虛無私中實有主也無私而主於理是中有其實矣說則理洽於心巽則循物無違其孚足以化邦矣中孚之至可感豚魚是以無不可行然天下有信非所信者理學逢源卷之二 內篇聖學類 奎

則非天理之正而亦無足以孚於人故又必利貞而後所信者合乎天也天之孚也正而已矣

孔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輓小車無軌其何以行之哉

人而無信百行皆虛何以接物忠信篤敬則蠻貊可行矣

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恇恇而不信吾不知之矣

此二條皆不信之失

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

信美德也然不明於理則非所信而信焉賊矣

易中孚上九爻曰翰音登於天象傳曰翰音登於天何可長也

有翼而遂信爲能飛信之非所信者也

孔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

以篤信之心好學則知至而義精以守死之操善道則禮復而仁全周子曰守曰信如是則仁義禮知之德不虛而信非賊矣

詩曰永言配命成王之孚

長念合於天理信在中也成王之孚孚於天下也

程伯子曰知性善以忠信爲本此先立其大者知仁義禮

理學逢源卷之二 內篇聖學類 奎

知之在我矣而主忠信以盡之乃所以存心養性也

程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只此是學

朱子曰忠實心信實事要不外乎一誠人不信則事皆僞妄故學者須是主此

孟子言四端而不言信五常之信猶五行之土旺四時而無專位也

信與誠有別否曰信亦只是誠但如人與我相信卻說不得人與我相誠是信字有交孚意誠只是實信又有始終如一彼此相願意字義亦微有別又周子曰守曰信是信又只是誠體之中一德誠字廣信字狹信有守

而不失正是始終如一意蓋知明守固信亦實理之結
果成熟在貞字內水土每並居也○仁統四德信又兼
五常何也曰五者各每相兼離開都不成德如仁而不
合之義便是兼愛義而不合之仁便各為我然仁是原
頭義禮智莫非此生理信又分屬在四德中此生理自
始至終都是實也

仁義禮知信總論

仁義禮知信分之有五而禮即仁之序知即義之藏是五
行一陰陽也仁者義之體義者仁之用合之只此生理而
已是陰陽一太極也生理至實故曰誠誠無為也是太極
理學逢源卷之二 內篇聖學類 奎

本無極也故天道自源而流則自一而二自二而五而五
氣順布則春夏秋冬以時行焉對待者迭為流行流行中
又各相對待也人性亦然實理之中一健一順健順之變
合而五常具焉則仁義禮知亦互相對待流行人性一天
地也顧天命之性自仁而後有序有宜有知皆完備於一
仁之中而人之全此性也則自流溯源故知以精義義以
制禮禮以全仁合言之則互為體用分言之又各有體用
仁體在中禮用於外義體在物知用以知之又仁體而義
用義體則仁用又知體而仁用此皆互相為體用也又五
常之性為體四端之情為一體一用相生不已體元亨為
用則分之各有體用也為一體一用相生不已體元亨為
用而貞則又萬物之所得以為體者貞以幹事則又為五
用而事物得之又以成體凡體用皆交互而無窮也

者之中又各有五仁之中兼仁義禮知信義之中亦兼仁
物上禮夫婦主知朋友主信而父子之仁又屈信錯綜無
兼有義有禮有知有信不只一仁便足也
知精義復禮為仁盡人合天之學也故曰道也者不可須
臾離也可離非道也夫道則一而已矣一者誠也
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
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
此人人所同者也

中庸曰唯天下至聖為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裕溫

柔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
理學逢源卷之二 內篇聖學類 奎

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溥博淵泉而時出之
此聖人之獨優也寬體之廣萬物一體裕用之舒終互
不窮溫體之和慈祥愷悌柔用之順漸漬優悠也以此
言仁者分小體而言乃體之用也發而不萎由體之用
強而有恆用常於體剛而不屈則強之至毅而不回則
發之力義主於斷制也齊截然齊一用無所紛莊整而
嚴肅體無不飭中不偏廓然至虛正不辟確乎有主禮
眾理之會也文雜以成章體之合理各有條貫用之分
密腠理無間而不遺察文章炳然而不紊各正而且固
也四者皆合體中之用而言也人同此仁義禮知而氣

稟有殊則四德亦或有偏惟生質之通明極至者則聰明睿知無少蔽塞而四德備具充滿深沉以時爲容執敬則出之不窮也

唯天下至誠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

仁義禮知莫非實理實而無歉則所謂至誠也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也大經以一誠經綸之大本以一誠立之化育以一誠知之誠之至故見其肫肫淵淵浩浩也此皆聖人之事

孟子曰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

理學逢源

卷之二

內篇聖學類

奎

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

此氣稟之各異也父子無不愛君臣無不敬而其量則有盡有不盡其用有合有不合焉所稟之分也仁不獨於父子父子亦不獨用其仁君臣亦然但以仁於父子爲切義於君臣爲至耳性命於理氣不足限也

孔子曰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

仁義禮知以性言之則純合而無所雜以用言之則各

出而亦有所偏惟學以明理則五者之理本相通而互濟自無一偏之失矣此言人當輔之以學也

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

仁義之實舉其所見端而切摯者言也愛敬盡於事親從兄而仁義可推之天下矣知則非止於知愛知敬而已也由愛敬之良而窮理以盡愛之敬之道將以行之守而勿失是則智之實言無庸泛用其知也

理學逢源

卷之二

內篇聖學類

奎

節之文之則盡其節目次第之詳而無遺憾言非逐末以爲禮也樂斯二者鼓舞以從事樂則生矣言至性自然流露日引月長以至於自然而不知順帝之則也此皆以用言而仁義用之體智禮則用之用仁義爲經智禮爲緯仁義以基智禮之端智禮以充仁義之量也

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惟恐不傷人函人惟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慎也孔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智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也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人役也人役而恥爲

役猶弓人而恥爲弓矢人而恥爲矢也如恥之莫如爲仁仁者如射者正已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求者反求諸已而已矣

仁者此理而已知此理而守之智也履此理而體之禮也行此理而宜之義也仁統四端不仁則不智不仁不智則無禮無義故爲仁而四者備矣正已而仁得矣五常無二理也

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

理學逢源

卷之二 內篇聖學類

李

以存諸心則萬物一體而無私以守其身則動必以正而無邪以見於事則時措之宜而不悖而窮達一致則其知之真而守之固仁義禮知備矣此亦元亨利貞之序也

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晬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

根於心者謂盛德純粹培塿深厚則四德之生於性命者安固盤桓而不雜不搖也由根達枝則生色晬盎百體從令於不識不知有不期然而然者

易傳曰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

性命原於天地故聖人盡性則與天地相似蓋知仁之用有偏非天地也知周萬物而道濟天下則其知非過矣智足以權則仁非迂仁有以守則知非蕩此易知簡能之理一陰一陽之道也知周萬物又能旁行則樂天矣而又能於天所以生物之原無不知之故實能不憂

於心知之盡也道濟天下且能不流則安土矣而又能於吾心之德益加厚焉故實能用其愛於天下仁之至也與天地相似者如此言知而義可該言仁而禮在是

理學逢源

卷之二 內篇聖學類

矣

周物旁行即義矣 濟物不流即禮
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體

盡性之至而參贊由是出焉範圍氣化嘉其所會而制中也曲成萬物美利天下而各正也通晝夜之道而知則非聞見之知矣神無方一天地妙萬物之神也易無體一天地育萬物之化也神者仁之存易者知之發而

範圍曲成者即禮義中正之功用神化之能事也
周子曰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
朱子曰中即禮正即禮知二守之貴行之利廓之配天地豈不易簡豈爲難知字无切

不守不行不廓耳

仁義禮知四者動靜言貌視聽無違之謂純朱子曰仁義禮知五行之德也動靜陰陽之用而言貌視聽五行之事也德不言信事不言思者欲其不違則固以思為主而必求四者之實矣

程子曰唯仁與義盡人之道則謂之聖人

人必有仁義之心然後仁義之氣粹然達於外

朱子曰仁義如陰陽只是一氣陽是正長底氣陰是方消

底氣仁便是方生底義便是收回頭底仁

仁體柔而用剛義體剛而用柔

仁便有個流動發越之意然其用則慈柔義便有個商量

理學逢源卷之二 內篇聖學類

堯

從宜之義然其用則決裂五條合言仁義

程子曰仁載此四事由行而宜之謂義履此之謂禮知此

之謂知誠此之謂信韓子謂行而宜之謂義先儒讚其只說得外邊然則程子亦云然何也

曰程子曰由行而宜之便是由中之仁行出來便已兼內外

夫仁偏言之則一事也專言則包四者

朱子曰生的意思是仁殺的意思是義發見會通是禮收

藏不測是知

問義截然有定分有收斂意思自是屬陰順不知知如何

解曰知更是截然收斂如知得是知得非便了更無作用

不似仁義禮三者有作用知只是知得了便交付惻隱羞

惡辭遜三者他那個更收斂得快

人只是此仁義禮知四種心如春夏秋冬千頭萬緒只是此四種心發出來

仁義禮智便是元亨利貞若春間不曾發生得到夏無緣

得長秋冬亦無可收藏

仁義便如陰陽若說四端便如四時若分四端八字便如

入節四端八字各有淺深如惻是傷之切隱則痛之深辭

人不善是是知其為是非更別其為非以入節分之則惻

是立春隱是春分辭是立夏讓是夏至羞是立秋惡是秋

如此分看亦無不吻合

發時無次第生時有次第

辛

理學逢源卷之二 內篇聖學類

仁知元貞是始終之事這兩頭卻重如坎與震是始萬物

終萬物處良則中間接續處後天卦位正如元亨利貞次

也義也勞乎坎貞也知也恰合

或言性之四端迭為賓主然仁知其總統也恭而無禮則

勞是以禮為主也君子義以為質是以義為主也蓋四德

未嘗相離遇事則迭見層出要在人默而識之曰說得是

以上統言仁義禮智

程子曰仁者公也人此者也義者宜也權量輕重之極也

禮者別也智者知也信者有此者也萬物皆有性此五常性也

張子曰仁不得義則不行不得禮則不立不得知則不知
不得信則不能守此致一之道也四者總缺一不得
朱子曰信是誠實此四者如五行之有土非土不足以載
四者

信是義理之全體本質不可得而分析者故四端不言信

丁酉夏同邑後學

同邑程夢元庭園

同校字

同邑余家鼎彝伯

卷之二終

理學逢源卷之三

同邑後學董昌璵厚山 校

同邑門人余元遴秀書 參訂

婺源汪 紱雙池集

族姪 嗣佳麗南 重校

同邑後學

董廣颺續承
余龍光補山
汪立中莊甫
余最贊賢 重校

內篇

聖學類 知仁勇 中 道德 命 鬼神 思 學

知仁勇

天地之氣惟人得之者秀而最靈則斯道之所由寄也氣

理學逢源 卷之三 內篇聖學類 一

之知覺而能有知者斯謂之知氣之運用而能有為者斯謂之仁氣之浩然而能配道義塞天地者斯謂之勇是氣之秀靈與理為體則人所同得於天而無知愚賢不肖之異者也夫人之性命於天也既曰仁義禮知信矣而又有曰知仁勇者何哉曰五常之性專舉理之不雜於氣者言之也三德之才則兼以氣之配合於理者言之也惟其兼乎氣言之故知有知愚仁有賢不肖勇有大小知有知愚而能知此理同仁有賢不肖而能行此理同勇有強弱而能勝此理同是以謂之達德第是以吾之知覺察理則所知者理而可謂之知以吾之運用行理則所體者理而可

謂之仁以吾之浩然者任理則所強者理而可謂之勇夫

是以謂之德不然而任其氣之偏或失則昏或失則鑿或

失則蕩亦謂之知而非知也或失則迂或失則矯或失則

柔亦謂之仁而非仁也或失則躁或失則亂或失則忿亦

謂之勇而非勇也何也不合於理則氣失其主矣非天所

以付我之本然也曰五常三德有二知仁乎曰知而守之

知也知而裁之義也行而體之禮也行而全之仁也知行

之不息勇也然則知兼義知而仁該仁禮知仁一也然中

庸以至聖為聰明睿知以至誠為肫肫其仁而仁義禮知

又平敷於生質至聖之中則知知仁勇固又指氣之清厚

理學逢源 卷之三 內篇聖學類 二

浩大而善也清知也厚仁也而仁義禮知則專謂其中所具之

理也又生安為知全乎天者易知之事學利為仁效法乎

天簡能之事困勉為勇盡人合天學者之事是蓋錯之綜

之各有其義而要之三五相為經緯三德終兼乎氣稟以

立名者也以上統論三德其參之以勇何曰以勇運四時而不息

者天也以勇載萬物而無疆者地也以勇崇德而廣業者

人也夫變化氣質以進於知仁者非勇不為功則以知有

清濁之殊而勇則可無殊仁有厚薄之異而勇則可無異

勇者氣耳而人則同是氣惟是奮則強隋則弱用則生棄

則萎義理則大血氣則小獨任則偏直養則正助長則害

忘事則餒是故有域人之氣質無域人之勇怯勇怯無定
形存乎其人君子以志帥氣則勇生以理御氣則勇大愚
可破不肖可興知仁可盡大任可勝聖人可學與天地似
此一段乃
專言勇

中庸曰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
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
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或生而知之或學
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
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好學近乎知力行近
乎仁知恥近乎勇

理學逢源 卷之三 內篇聖學類

三

達道者率性之道也達德則天命之性所謂德性也君
臣義也父子仁也夫婦知也昆弟禮也朋友之立信也
皆吾性所本具之理也知即乾之健而易知仁即坤之
順而簡能勇則乾之不息坤之无疆也惟其有是知則
斯理無不炳明於中而見父知愛見君知敬發於自然
而無所昏惟其有是仁則斯理無不含蓄於中而事親
以孝事君以忠率其當然而無所強惟其有是勇則所
知所行皆有力以勝之而沛然莫遏以充其量而無所
欠故曰達德所以行之也生知學知困知不同而能至
於知之同則其知同安行利行勉行不同而能至於成

功同則其仁同則雖知仁略有不同而勇已無不同勇
可同則知仁亦同故曰天下之達德也惟其生知所以
安行仁即知之所涵乾之易知也得氣之清純乎天者
也先學而知乃利而行即行其所知坤之簡能也得
質之厚法乎地者也好學力行厲之以恥由困而知由
勉而成效天不息應地無疆君子之勇盡其才者也才
固同出於天則勇非由外鑠也

易傳曰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
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

仁得乎天之動而一於有事知得乎地之靜而一於無
事

理學逢源 卷之三 內篇聖學類

四

爲此倚於陰陽之偏故也上條以知屬天此條以仁屬
地上以清濁
言此以動靜言以理言則不得有偏如貞元是也兼氣
言則各有所偏以失其理則偏也以其知能合於理則
知仁不偏矣百姓日用不知用其勇則亦可與於道矣
孔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
不可能也

知仁勇德也中庸道也非知仁勇無以能中庸而知仁
勇之偏者則不能中庸知仁勇之偏也一由於氣一出
於矯而力之所矯恆因乎氣之所偏凡人之能人所難
能者固皆英姿卓犖人也然任其氣之所長而離乎理

之所主其事則近也其德則非也何以能合中庸之道哉○爵祿可辭何以言仁之事曰此仁字只是一味澹泊甯靜是賢者之或過之也與仁義仁字少異不是慈愛惻怛

禮記曰用人之知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怒用人之仁去其貪

知仁勇生質之良也知者多詐勇者多怒仁者多貪氣質之所偏而失其正也任其所偏而莫之救則美質適資其過以流於惡聖人閑之以禮義使之知足以窮理而不為機變勇足以強理而不為忿憶仁足以體理而

理學逢源

卷之三

內篇聖學類

五

不為苟從是因其所美而去其所偏乃所以成其德也○朱子曰仁只是愛憑他名也愛利也愛樣事都愛故用人之仁須去其貪上條以爵祿可辭為仁此條又言是貪愛著辭爵祿是貪名聲或貪淡泊的仁去其貪似相反曰只有意已便

孔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

以心之知覺窮理而不用之小慧則知矣以心之運用體理而不用之小不忍則仁矣以氣之浩大強理而不用之忿戾則勇大矣知之盡則心體虛明有自然之鑑故事至而燭之無所疑仁之至則天理渾然有自然之樂故隨寓而安之無所憂勇之大則氣配道義常伸乎

萬事之上故艱大之投有以勝之而無所懼然必知盡而後仁至知盡仁至則禮義由是出不期勇而勇自大也

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曰若是則夫子過孟賁遠矣曰是不難告子先我不動心曰不動心有道乎曰有北宮黝之養勇也不膚撓不目逃思以一毫挫於人若撻之於市朝不受於褐寬博亦不受於萬乘之君視刺萬乘之君若刺褐夫無嚴諸侯惡聲至必反之孟施舍之所養勇也曰視不勝猶勝也量敵而後進慮勝

理學逢源

卷之三

內篇聖學類

六

而後會是畏三軍者也舍豈能為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黝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然而孟施舍守約也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憚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可得聞與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氣次焉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何也曰志壹

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

不動心勇也何以能不動心凡不動心者皆以其心有所主也心有主者持其志者也然心有主同而所主不同持其志同而所持之志不同而勇之大小能否分焉持必勝之志者以必勝鼓其氣者也持無懼之志者以無懼守其氣者也持義理之志者循理以御其氣而氣自無不充者也凡勇氣也告子之持志勿求已耳持勿求之志故不惟不能循理而且慳然於理不惟不以理御氣而且自暴其氣離事物而強制其心此後世釋氏理學逢源

卷之三 內篇聖學類 七

之徒欲空諸所有以求觀自在者殆猶出黜舍諸人下而爲儒者之賊也夫慳然於理則不知自暴其氣則不仁告子或亦幸未蹶趨耳氣既暴矣心安能不動此所謂昇之一錢則亂者也其勇果安在哉
敢問夫子惡乎長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於天地之間其爲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無若宋人然宋人有憫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

芒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爲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何謂知言曰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謂遁辭知其所窮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

凡勇氣也氣得於生初非求之外也日月星辰惟氣繫之華嶽江海惟氣舉之四時百物惟氣行之生之故兩間之剛大無有過於氣者人得天地之氣而生則人之氣亦同是矣無有分合彼此之殊者也然天地之生物理學逢源

卷之三 內篇聖學類 八

也一氣之運行而氣之運行也寔一理之主宰所生之理全而合於天則此氣亦合於天矣所生之理既失則其氣已絕於天特遊而未散耳又安有所謂浩然者哉黜舍告子之強爲鴟張徒吝氣也夫理爲氣主理全則氣浩理失則氣餒然則欲有是氣者非從事於氣也居敬以立本所以存此心而爲知言養氣之基則所持之志合於天而非若黜舍告子之持志矣敬則天理常存而清明在躬乃以是自然之知覺窮理而理無不窮無所爲不得於言也以是自然之運用循理而理無不循無所爲不得於心也循理即集義無所爲不得於心則理全

而氣隨之浩然者在我矣非持志無以知言養氣而非知言養氣則亦非所謂持志此所謂內外本末交相培養也順循理之功不使一息有間是以謂之集義一息有間則一息之間已於天地之氣不相接屬此期效之心即私欲間斷之心而乃欲助之長宜其自絕於天也知言知也集義養氣仁也不動心勇也然必知義而後能集義集義養氣而勇自生是為學之序也要又必以持志為主所以持其志者義理為主此以理御氣而知仁勇皆成其為德也惜乎丑不能問持志者當何如故孟子亦未及詳言之

理學逢源 卷之三 內篇聖學類

九

以上皆兼言知仁勇

詩曰無競維人

人稟天地之全

孔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棖子曰棖也慾焉得剛

乾則元亨而必利於貞以不貞則失其所為乾也棖也

慾焉德剛慾之所累物物得而屈之悻悻自好其貌剛

者正其慾也血氣之勇為物所動皆不剛者也

見義不為無勇也

屈於物欲故也○朱子曰就見義不為上看是知而不為若從上看下來乃是知之未至所以行之不力按

知而不為不勇於行知之未至亦由其不勇於求知所以終於愚柔也

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理為氣宰理全而氣隨之稍有私累歉然餒矣血氣之

剛皆吝氣也一往而盡一觸而折耳究之非勇也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為尚君子有勇而無

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

禮記曰所貴於勇敢者貴其能立義也

率法而強之資仁者也

氣以輔理則勇生理以主氣則勇大理氣相離則氣獨

理學逢源 卷之三 內篇聖學類

十

行無不亂且害者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

此用其氣以輔理者也觀此有自強不息氣象然而稍

未入細者窮理之功未盡也或問此亦太急驟故吳氏謂其不復置思不能無失

故夫子退之曰然且不必論子路且以此反觀今吾能及子路萬一否

易乾卦象傳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心體本不息欲間之則息矣不息者人心之天自強不

息乃所以法天也

大壯卦象傳曰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

朱子曰自勝者強

益卦象傳曰見善則遷有過則改

遷善改過益之大者然非有以自奮焉則將有欲遷欲改而不及者

以上皆用其勇以入德之事

子路問強子曰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抑而強與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而強者居之故君子和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

道者萬物一體而有定則有心於和則流以道處眾和

理學逢源卷之三 內篇聖學類

十一

矣而何流之有道常伸萬物之上而無所徇無主而中立則倚以道自守中立矣而何倚之有君子所性大行不加窮居不損動於外則變所性根心用舍無與於已也而何變之有南北之強任其氣而偏然者也君子之強主於理而氣自充矣然其始則必由窮理集義以至之也

易文言傳曰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元亨利貞心之德也理也而非乾無以行之君子以志帥氣自強不息則德全於已而用加於天下矣故曰乾則元亨利貞也

詩曰魯魯文王令聞不已

強勉出於性成文王之德性之也
執競武王無競維烈

秉執其強武王之德反之也

以上勇之成德也

中庸曰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

質有愚柔而氣則不以愚柔異激之則清決之則流矣

理學逢源卷之三 內篇聖學類

十二

故知仁或有殊而勇則可無殊也百倍其功成而後已必明必強君子自強而已以志帥氣則勇自生焉已

此由其勇以全其知仁之事

周子曰人之生不幸不聞過大不幸無恥必有恥則可教

聞過則可賢知恥則近乎勇矣

程伯子曰人之學不進只是不勇

懈意一生便是自暴自棄

人於道所以不能行者於其所難則惰其異俗者雖易而羞縮惟心弘則不顧人之非笑所趨者義理耳究為之之後人亦未必怪正以在己者義理不勝情與羞縮之病意

思蹶蹶無由作事在古死節之士冒死以有為未必盡合於義理然非有志槩者莫能况吾於義理已明何為不為此所謂知而不為無勇者也

程叔子曰人苟有朝聞道夕死可矣之志則不可一日安於所不安也何事一日須臾不能如曾子易簣須要如此乃安

張子曰人要得剛太柔則入於不立有剛柔之異然坤德柔而動剛牝馬之貞則人性柔中要自有剛處在但乾則元亨利貞是何等快捷坤雖亦元亨便須是利牝馬之貞又有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許多較量必安貞而後吉則柔不如剛可知願柔中亦自有剛健處太柔而於不立終是人不用牝馬之貞耳非必質柔之過也亦有入生無喜怒者此又理學逢源卷之三 內篇聖學類 三

要得剛剛則守得定進道勇敢人有喜怒不形者此非大喜怒者此卻是安靜和粹之資雖不是柔卻近于柔乃無中也確知惟義是從則無大喜怒亦不害不然則是無所主故易中六二不如九五載則比他人自是勇多勉人也矯輕警惰自勝者強

朱子曰人生來恁地柔弱只是志不立志立自奮發果為這氣便生志與氣自是相隨底

須看子路不急於聞而急於行便見古人為己之實處勇為己方可謂勇若為人便自欺不能自克處便是不勇

進學要以勇為先若所學有成後卻又不期勇而勇天下事難他不得進學之勇如好學力行知恥也聖賢之學以孟子知言養氣而自不動心也

勇始以勇終其猶後天卦位之始震而終艮與

中也者對上下四旁而立名者也近上則遠下近下則遠上近左則遠右近右則遠左近前則遠後近後則遠前皆非中也惟上下左右前後之正當中一點乃謂之中故中為虛位不上不下不左不右不前不後而上下左右前後乃都由此中點發線則此中實具上下前後左右之理而無所不有也至於應事接物之中則此中在事物上見而實從此中發出如羅經上有八千四維十二支四方二十四嚮欲正對子午則此線須正對子午欲對丑未亦然略理學逢源卷之三 內篇聖學類 四

偏斜便非正嚮然都從當中頂針上發線乃能合也又如射箭身立處是中而四方八角皆立箭垛去立處各一百步射者從當中旋轉射去箭箭各中垛上紅心乃謂之發而中節如射蓋而過彘之外即為太過未至則為不及偏右則大偏左則小皆為失中也未發之中只要立定這個所在沒得許多工夫故曰誠無為持之只是敬以直內已發之中則在射箭時務須要志正體直持弓矢審固許多法度自足跟至頭頂至後手至前手渾身用力都要均勻目力手力都要頂針自執弓理叩開弓對的以至滿留撒放都要合法然後乃能命中一件不到便不能命中矣故

曰幾善惡而慎獨審幾則工夫尤爲喫緊也然使未射之先不能乎心靜氣則於方射時畢竟手忙腳亂不暇審幾到的矣又如立處近南射南止八十步則命中稍易然射北便有百二十步中北便南矣故中節之中要必由未發之中出來則直內尤爲根本乃所云主靜立人極也自未發言之以其不偏不倚則謂之中以其正在當中則謂之正易曰直以上下四旁無所不值言則謂之直以其的確其正也在中言則謂之誠以其渾備上下四方之理言則謂之仁其實一也常持平此中而使之不移者則敬是也以其發言之則因其適合於事物之中而亦謂之中因其相合恰理學逢源卷之三 內篇聖學類 五

亦物台矣推之萬事莫不皆然故曰爲人父者爲父鵠爲人子者爲子鵠爲人君者爲君鵠爲人臣者爲臣鵠顧上鵠便可謂中而究竟惟箭箭射透紅心并無半點偏斜乃可謂中之至蓋隨其身之所處情之所接四方八面萬緒千頭無一不挾一性情以爲鵠以待我之命中上射飛禽下射走獸期於百發百中而又必自左膘達於右膈乃爲上殺此乃一直穿心則猶是適合其性情也其他則雖達右耳本達於右膈只爲中殺下殺若面傷踐毛不成禽則雖中而不獻矣至乃詭遇獲禽則在己已失其中雖其幸中於物而究已遠於達道之和也中無定體而有定則如理學逢源卷之三 內篇聖學類 六

此是以君子貴時中也人昧於時中之義於是有顯悖乎中隱賊乎中或混時中之和以言未發之中或援未發之中而入於異端之空寂此道之所以不行也夫堯命舜曰允執其中

言當誠信執守此中道也無時不中之謂允執舜命禹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必擇之精守之一而後能信乎執守此中也

仲虺告湯曰王懋昭大德建中於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大德人之所得於天以生者則此中是也建中於民盡其道於身以爲民表也以義制事由乎中以達乎外以

禮制心肅於外以養其中也中有所養則中之體立外有所制則中之用行矣此建中之事也

箕子告武王曰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

道之極至中而已矣建中於身以為民表則是有以斂福而敷錫於民所謂以之為己則順而祥以之為人則愛而公以之為身則和而平以之為天下國家則無處而不當也如是則民協於中所謂羣黎百姓徧為爾德矣此中和位育之效也

敷言曰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

理學逢源

卷之三

內篇聖學類

七

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

人性之德罔有不中然一蔽於私則偏而失其中矣一動於欲則陂而失其平矣好惡人情之所必有然可好可惡在事而吾因好惡之好惡中也作好作惡則私欲之偏陂而非公平矣偏陂生於心而偏黨反側形於事生於心而中之體失形於事而中之用離此民之所以不協於中也惟以王道示之極而使之無之則民奮然興而翻然格矣然非皇建其有極則又何以能訓民而使之會歸於極也乎○易之卦本於河圖書之疇起於

洛書圖書皆以五居中五者五行之象即五常之德也

五德備於中而非有形器之可指故伏羲畫卦而虛其

中五虛中者太極之象也在天則無極之真而在人則

喜怒哀樂之未發也大禹第疇則主於中五主中者皇

極之義也在己則允執其中而在天下則民協於中也

圖虛五則四方莫不涵五一得五而六二得五而七三

方莫不於用見體矣書主五而八維皆統於五一合九

涵五也二合八而成十三合七而成十四合六而成十而縱橫

數之皆一十有五是主中五以統十而八維皆統於五

也由體達用也故伏羲畫卦無非太極而中無極大禹

第疇建其有極而四方歸極有旨哉若乃文王演易而

理學逢源

卷之三

內篇聖學類

六

繫之辭則所以本之體而大著其時中之用也箕子陳疇而敷之訓則所以要其用以無失其大中之體也干

古聖人如一轍矣

周禮大司徒教萬民以六德曰知仁聖義中和

知者知之無蔽也仁者行之無私也德之體也聖即知

之無不通而義則仁之無不當也二者德之用也中則

知仁之體無所偏和則聖義之用無不利性情之極軌

也必知盡人至而後中無所偏中不偏則體立而聖義

之用有以行必聖通義宜而後用無不和用得其和則

道行而知仁之量以無歉然則六者亦中和而已矣德

者民之所自得於天非能有加也教之使無失焉已耳

○子思子言中和蓋本於此

大司樂以樂德教國子曰中和祇庸孝友

中和者性情之本然也祇敬也性無不中而不敬則且失其中故敬以直之戒謹恐懼是也庸平常也情無不和而好異則且失其和是故言庸言踐庸行以使之無過不及之差也孝友則性情之尤真而切近者而百行之本原也蓋致樂所以治心而心統性情心有所養則性情中和無所不敬踐履篤實孝友之念動於自然而惡可已故六者樂之德也

理學逢源

卷之三 內篇聖學類

五

曾子述孔子之言而作大學

大學之綱領有三曰明明德曰新民曰止於至善條目有八曰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至虛至靈具眾理應萬事者也具眾理大本之中應萬事則中節之和所從出也明之所致以其中和也新民者推之以錫福庶民所以盡中和之量也至善即中和之至也稍有偏倚過不及焉則非至善矣中無不具格物所以求此中於物而致知則還以備此理於中物物有個中此中在用見誠意所以致其用之中而正心則所以立其中之本中和而身可

為表矣家國天下舉而措之則位育之極功也

子思子乃作中庸

中庸言天命之性無不中而為天下之大本率性之道無不和而為天下之達道故君子必當時時存養以致其未發之中而尤必省察當幾以致其中節之和顯中庸之德人所固有而凡民則鮮能之者則以氣稟之殊德性已不能不有少偏而又不肯察之於行習之常以至於太過不及而離道遠矣故必知如大舜仁如顏淵而後能之而君子則當策之以自勝之強以求至於義精仁熟也蓋道無不在小而夫婦之知能日在目前大

理學逢源

卷之三 內篇聖學類

三

而政刑禮樂推之天下以至於得天饗帝顯之而鳶飛魚躍隱之則鬼神之不見不聞無物無道故非知無以識其中正之則非仁無以致其時中之用非勇無以盡其知仁之量而變化其氣質之偏蓋知仁勇性也變化氣質以實其德性所以立行道之本也然非戒慎恐懼無以立致知力行之基而致知力行只還以裕其未發之體此存養之所以為致中而內外亦各有當盡之功也時中之用情也以達德行達道所以廣吾性之用也然非知盡仁至不能悅理於心而不慎獨審幾亦非以研之於慮此省察之所以為致和而要惟體立然後用

行也夫惟生安之聖知盡仁至德無不實則未發自無不中而發之自無不和則位育之功所從出矣而自學利以下則德有未實是其體未立而用無以行故必由好學篤行以實其性而後可達之於用以同於聖人則省察存養之功又何時而可間哉此蓋子思述孔子曾子所傳之意以紹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統而垂教後世以使人毋自暴棄其性情之德者也

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顏子當亂世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孔子賢之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理學逢源

卷之三 內篇聖學類

三

也 或出或處惟其時中而已聖賢非有心也故曰其心同也

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曾子曰無萬人於我室毀傷其薪木寇退則曰脩我墻屋我將反寇退曾子反左右曰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寇至則先去以爲民望寇退則反殆於不可沈猶行曰是非汝所知也昔沈猶

有負芻之禍從先生者七十人未有與焉子思居於衛有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子思曰如彼去君誰與守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師也父兄也子思臣也微也曾子子思易地則皆然

或去或不去亦惟其時中而已易地則皆然於其心信之也

楊子取爲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也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子莫執中執中爲近之執中無權猶執中也所惡執一者爲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

楊墨之差其始亦由於氣稟所近大概楊子本是箇簡理學逢源

卷之三 內篇聖學類

三

脫人又見得人人各自有我何必我去爲他又從事於老氏之教習聞夫無爲而民自化清靜而民不爭之論况天下非一毛所能利故遂一意爲我若墨子卻是箇喫刻苦能淡泊的人又見得人我一體原不當分彼此是以一意兼愛楊子近知者之過墨子卽賢者之過也子莫原不解事卻又強作解事不知窮理精義以反身求仁是以便執二者之中以爲中孟子許爲近之猶言其近似有理耳其實都不是道也事事物物各有箇中中惟其時豈可由我執得定故楊龜山曰知中則知權不知權則不知中如一尺之物約五寸而執之中也一

尺而厚薄小大之體殊則所執者輕重不等矣猶執五寸以爲中是無權也蓋五寸之執長短多少之中而非厚薄大小之中也欲求厚薄大小之中則釋五寸之約惟輕重之知而其中得矣故權以中行中因權立也然則執中無權害道不淺故孟子與楊墨同斥之○今人每謂子莫之害甚於楊墨此卻不然子莫雖不知權要不至於無父無君况權字最難言孔子言可與立未可與權而巽居九卦之末行權豈是易事學者須只守經守經而不能變通終是善道不大壞亦可於心無愧若行權而不得便只是權詐權謀小之而毀身敗名大之

理學逢源

卷之三 內篇聖學類

三

且至於全不復顧倫理禮法試看湯武征誅此事豈可效得紂按今來之借權字以自便和光同塵敗常亂俗者眾矣學者且須格物窮理踐履於身到義精仁熟時權自便見甚不喜人輕言權也

程伯子曰中者天下之大本天地之間亭亭當當直上直下之正理出則不是唯敬而無失爲最盡也出謂心之放逸也敬而無間所以養此中之本體

中之理至矣獨陰不生獨陽不生中則不偏中者一陰一陽之道也司馬君實恐此心放失卻只管念著個中字此卻是爲所繫縛且中亦何形像

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性也人之生也直亦此意易傳曰直是中也呂與叔曰中者道之所由出程叔子曰此語有病中即道也若謂道出於中則道在中內別爲一物矣未發時且喚

是道中與道非二物耳但此中字與道字亦須有別要以天之子人言則中即道矣

曰中即性也由中而出莫非道曰此語極未安中也者所以狀性之體段性自喚做性但性極其中故謂之中耳今字俱便說即性也此俱甚未安又如下至誠便將至誠二字作聖人名號此俱甚未安

曰不倚之謂中不雜之謂和曰不倚之謂中善不雜之謂和未當不倚二字換作不偏乃更穩若不雜二字以天之理學逢源卷之三 內篇聖學類

則又有不雜而非和者

曰未發之中即赤子之心曰未發謂之中若赤子之心則發而未遠乎中耳便謂之中是不識大本赤子之心有未發而中亦不可謂赤子之心便非未發也

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之卻又是思也既思便是已發已發便謂之和不可謂之中問李延平常述龜山語教人於何如曰既未發有甚氣象纔覺得有個氣象便是已發况人於未發時當還他個虛靜今又要去觀氣象此觀字便多一滯著如何保得他中只看得程子之說甚精而今人每稱延平此語悞也曰然則何以見得此中曰只看四端之情便知性中有仁義禮智知只看見得此中節便知未發之不一偏不倚此如敲石取火面面有火可知石中原是有

發便謂之和不可謂之中

大若打破石中來看則仍舊不見火在何處也曰然則朱
下亦謂初學當如延平說何也曰且只要人收拾此心則
可見延平朱子之說而經書註中無述及延平此語者則可
中畢述程子之說而經書註中無述及延平此語者則可
見朱子之意原不以
延平之說為然矣

曰呂學士言當求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信斯言也恐無
善摸如之何而可曰言存養於未發之前則可言求中於
未發之前則不可

呂氏未和中體故其言如此存養之道
非是要得他中但存在這裏養着他便
自中不得於未應事接物時卻自
胡思亂想將此中放倒一偏去也

曰未發之前如何用功曰只平日涵養久則發自中節

曰未發之前耳無聞目無見否曰然須有見聞之理始
得不是合眼揀耳但意念未起時外物未接之頃便是不
得暗不聞此時心原自無所倚然須有見聞之理始得

理學逢源卷之三 內篇聖學類 五

蓋不暗不聞原是惺惺在這裏若驢駒睡去便有見不見
有聞不聞矣○此如用果核種在土裏上面不見果核果
核亦不見上面然只養在土中核中自會發芽若今日挖
起看看明日挖起看看則此核如何得生發故求之書
也然要須培養在這裏時時照看若聽他被蟲蠹侵蝕
水潤浸爛或太乾漢死或竟被人掘去則不得生矣

以上皆論未發之中

周子曰中者和也和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此蓋言物物
各有個中只

我所以應之者合著而無所非
屏處便是中節而得其中矣

程伯子曰楊子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墨子卻又摩頂放
踵為之此皆是不得中至知子莫又執此二者之中不知
怎麼執得事事物物上皆天然有個中在不待人安排也
安排著則不中矣

程叔子曰時中最難識禹稷之時以三過其門而不入為
中顏子之時又以在陋巷為中矣

以上論時中之中

程叔子曰未發之中言寂然不動也故曰大本發皆中節
言感而遂通也故曰達道不是寂然不動便喚做中
只寂然不動卻無不中

未發之中言在中之義也時中之中言一事之中也只
個中字但用不同在中猶言文在
其中美在其中

朱子曰中名有二義程子言之矣今以其說推之不偏不
倚者在中之義未發之名也無過不及者時中之道也見
諸行事各得其中之名也蓋不偏不倚獨立而不近四旁

理學逢源卷之三 內篇聖學類 五

心之體地之中也無過不及猶行而不先不後理之當事
之中也然方其未發雖未有無過不及之可名而所以為
無過不及之本體實在於是其發而得中也雖其所主
不能不偏於一事然其所以無過不及者是乃無偏倚者

之所為而於一事之中亦未嘗有所偏倚也故上義不容
偏廢未發時無喜怒哀樂之可言故不偏於喜不偏於怒
亦不偏於哀樂使其心先有偏便偏於喜而不知
怒與哀矣先有喜怒哀樂之可言故不偏於喜不偏於怒
所以為喜怒哀樂發皆中節之本也至愛可喜而喜可怒
而怒可哀而哀可樂而樂則有感而發非不偏之體然發
之各中其節則正由不偏之體而發適合乎此事之宜則
又此一事之節則正由不偏之體而發適合乎此事之宜則
曰官有餘無咎正發而中節者之謂也

呂氏由空而後見夫中之說其不陷而入於浮屠者幾希

蓋其病根正在欲於未發之前求見夫所謂中而執之是以屢言之而病愈甚不知未發之前但當敬以存之而已未有如是之說也且曰未發之前則宜其不待著意推求而瞭然心目之間矣一有求之之心則是便為已發中固已不得而見之况又從而執之其為偏倚亦甚矣又何中之可得乎且夫未發已發日用之間固有自然之機不假人力方其未發本自寂然固無所事於執及其當發則又當即事即物隨感而應亦安得塊然不動而執此未發之中耶

以上合論中和體用

理學逢源 卷之三 內篇聖學類

毛

朱子曰誠者中庸之樞紐也蓋誠者實而已矣天命實理之原也性其在我之實體道其當然之實用而教者因其體用之實而品節之也不可離者此理之實而隱見微顯實之存亡而不可揜也戒懼慎獨所以實此理之實中和所以狀此理之實也位育所以狀此實理之功也中庸云者實理之適可平常者也過與不及不見實理而妄行者也費而隱者言實理之用廣而體微也道不遠人以下皆實理應用之所當然而鬼神之不可揜則又其發見之所以然也聖人於此見其無一毫之不實而至於如此其盛其示人也亦欲其必實而無一毫之偽也蓋自然而實者

天也必期於實者人而天也誠明以下皆所以反復乎此卒章又自其務實之初心言之以極乎實理之原也其言雖多不越乎誠嗚呼深哉中無不實實正所以實此中也其言亦非實矣言中者不知以誠此所以日流於彼也載臣曰聖人恐後人之以道為無所著落也故開口便道一誠字亦可謂知言矣

清簡公曰易有太極中之謂也自其四畔無著言謂之中自其一理渾具言謂之誠言中空寂者猶託似焉言誠則即至空而至實寓也至寂而至變存也

以上言致中之貴誠

程伯子曰且喚做中若以四方之中為中則四邊無中乎

理學逢源 卷之三 內篇聖學類

天

若以中外之中為中則外面無中乎如生生之謂易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豈可只以今之易書為易行乎其中者且謂之中不可捉一個中來為中朱子曰中無定體隨時而在程叔子曰欲知中庸無如權何物為權義也義者宜也因不膠於一定矣是則所謂權也

孔子仕止久速未嘗不合中故曰君子時中

萬物無一物失所便是天理時中人能事事處之而輕重長短無不合宜則無適非天理矣

張子曰時中須精義入神

朱子曰權是道理上面更有一重道理如尋常是這個道理卻有時又不當

是這個道理若告而娶是理然使告則不得娶則又不當
守告的道理以上面又有無後為大一層道理比告而娶
較重也

或問權便是義否曰權是用那義的又問中便是時措之

宜否曰以義權之而後得中義是稱權是將這稱去稱量

中是物得其平處義是稱上星子權是稱斤兩多少稱也至於物或十斤或稍輕而止九斤幾兩或稍重而十斤幾兩則是物上自各具一義而我只一概作十斤估值失其義矣如此須掛上稱銖稱之而輕重分毫不爽

且如堯舜之事蓋天下物也與賢與子分兩之所在也以

權加諸與子則天下重與子輕而其權仰矣然加諸與賢

而屬之四岳輩則未足以勝天下之重而未免於仰也故

理學逢源 卷之三 內篇聖學類 无

必歸之舜禹而後適得其平矣此正發明上條之義也與甚前而朱均不足以稱之要如舜禹賢亦得天下起比如下天下是十斤重而與子則稱上五斤星子即四岳亦只是八斤星子而舜禹則剛是十斤星子必將稱錘放在十斤或以稱天下方得其乎也權是稱錘行權者移動那稱錘或往或來以稱物之輕重也

程子謂權只是經則經與權全無分別然經與權須有異

蓋經者只是存個大法正當道理而已若精微曲折或未

之盡權則於精微曲折處各盡其宜以濟經之所不及即

經之要妙處也大約經是禮上居多有體權在義上居多因時制宜先王制禮只為常行的道

理不遇事變不必言權所定規矩而事宜在其中

到變處便非禮體所能預定更稱量參酌而行若貧者

不以貨財為禮老者不以筋力為禮漢儒反經合道亦未甚

禮此便是用權處非禮之常經也

病只不可說事事要反經又不可說全不反經如事有必

不得已處經行不得也只得反經依舊不離乎經耳此權

所以合經也經權皆道漢儒反經二字似有病以權有經

合道也然既說合道則反經二字亦無病以權有經而後

不能到處之權經不可行只得反經程子未免矯枉過正也小變有大權權或在經外也

夫經也經外之權通經之窮也

所因經也所損益權也權在經中此即程子權君臣兄弟

倫也經也湯武征誅周公破斧權也權在經外此即漢儒反

亦未為也甚失也既在經外安可謂經只期合乎天理人情之至耳

理學逢源 卷之三 內篇聖學類 无

合乎天理人情之至即合道也征誅破斧之事豈可以為

常行之至耳此聖人行之亦以時事不得不然乃合乎天

人情之至耳此聖人行之亦以時事不得不然乃合乎天

分毫未合便行不齊此聖人行之亦以時事不得不然乃合乎天

不失為聖也此聖人行之亦以時事不得不然乃合乎天

海之毒痛聖人自忍此聖人行之亦以時事不得不然乃合乎天

之民命較之則尤重此聖人行之亦以時事不得不然乃合乎天

昔子政兄嘗執經此聖人行之亦以時事不得不然乃合乎天

量而後知便是未可與權此聖人行之亦以時事不得不然乃合乎天

權故常舉周公不識稱但看籃裏魚二語以示人向嘗是

尋常正必非稍公所能識矣

以上言時中之貴權

道德也道用也道德即中和者是也大德敦化小德川流

此天之所蘊者非可窺也其太極無極之體所謂於穆不

此天之所蘊者非可窺也其太極無極之體所謂於穆不

此天之所蘊者非可窺也其太極無極之體所謂於穆不

此天之所蘊者非可窺也其太極無極之體所謂於穆不

已者與陰陽迭運而元亨利貞則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者此天道之行也是天之一體一用也人得乎天而有五常之性以寓於形氣之中其未發也不可窺是則其體之中所謂德也率性而行而御天下之至蹟窮天下之至變皆有以合其物宜而行其典禮是則其中節之和而道之用廣矣此人之一體一用也德本於中而道見於事德體而道用也而道之在物各有定體我因以率而行之則是又道體而德爲之用矣是道德之互爲體用也德有仁義道有費隱仁體也義用也隱體也費用也則道德之各有體用也是則天有德而以賦於人物則其理學逢源

卷之三

內篇聖學類

三

形氣之私者小人之道也欲棄常理絕形氣而別遊於虛空無著之境者則異端之道也由所當由之道則平易而得隨步之安由所不當由之道則險阻而得傾危之患此吉德凶德之所由判也然小人之道反道者也凶德敗德者也天道有正而無邪反道敗德豈真天命之性而率性之道哉

易傳曰天地之大德曰生

天地無心生物其心則是天地之德生而已矣敦化者敦此也川流者流此也元亨利貞皆莫非生生之德之所爲流行而顯於用者也

卷之三

內篇聖學類

三

中庸曰天命之謂性

天以此生理予人而仁義禮知信之德具焉是則人之性也

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

有物有則性之德也惟同有是德故好是懿德有是性則有是情也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

明德我所固有而無以明之則日卽於昏矣故必當自有以明之則其德在我○朱子曰天道流行發育萬物其所以爲造化者陰陽而已而所謂陰陽五行者又必

有是理而後有是氣及其生物則又必因是氣之聚而後有是形故人物之生必得是理然後為健順五常之德得是氣然後成百骸魂魄之身周子所謂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者正謂此也然以其理言之則萬物一原以其氣言之則得其正且通者為人得其偏且塞者為物此人物之所以殊也人得其氣之正且通者而性為最貴故其方寸之間虛靈洞徹萬里咸備是即所謂明德也

方寸之間虛靈洞徹得毋似心之神靈為然無蔽而謂之明德乎要之慈湖之說專以氣言故偏而朱子之說合理為言則備也

傳首章曰康誥曰克明德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帝典曰理學逢源

卷之三 內篇聖學類

五

克明峻德皆自明也

自人得之而言曰德自天賦之而言曰明命自其理之無不具言曰峻德要其成而言之曰克明自其功之密言之曰顧諟自明已德而新民之功由是出矣

孔子曰由知德者鮮矣

實有此德於身則有以知德之味顏子之不改其樂孔子之樂在其中知德者也不然者德不勝氣何以能知之

鄉原德之賊也

常人未能知德何以知人之德而以愿稱於鄉則非德

而似德故也德本於性而具於心非可偽者而亦無待於偽也以愿媚人心德亡矣以是為德德之賊也○楊氏賊義墨氏賊仁子莫賊中鄉愿賊德其賊一也後世而有二賊焉佛賊性陸王賊儒

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

畜德於己非以為人道聽塗說向人矜博聞耳何嘗務己德哉其棄德也久矣○八股制業多是道聽塗說已心上全不曾著痛癢

易傳曰履德之基也謙德之柄也復德之本也恆德之固也損德之脩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辨也井德之地也巽

理學逢源

卷之三 內篇聖學類

五

德之制也履和而至謙尊而光復小而辨於物恆雜而不厭損先難而後易益長裕而不設困窮而通井居其所而遷異稱而隱履以和行謙以制禮復以自知恆以一德損以遠害益以興利困以寡怨井以辨義巽以行權

定分莫非天理而品節可循故足以立德之基址然不本以辭遜之心則禮為虛文故謙又脩德之所當執持者也去私復禮而天心可復一念之動於天理則萬善所從出也然必恆以守之而後天理常存此修德之大端也矣顧非守一善而自足也必也於形氣之欲則損之又損而天理之正則日進无疆然後其德乃不孤又

必觀其歷常變而不渝然後足以証所得之實觀其有及物之用然後足以証所得之宏精義至於入神則可與權而時中之用神矣脩德之方有如是也蓋定分莫非自然而中正之極軌故足以防範而立德之基辭遜似過於卑而究之尊而且光故行禮所當執持一途之善甚微而已天理昭然故足以察識而爲德之本常久似事非一端而究之不可厭惡故存仁者所當固守損則先難以漸而易故德可修益則長裕而非外鑠故德以裕困而心亨則有得於己可知井改邑不改井則及物不窮巽稱事之宜而潛隱不露故足以爲德之制是

理學逢源

卷之三

內篇聖學類

五

故君子務於踐履篤實以和其行而又必謙沖自牧以爲制行之本則由是而天心來復矣而卽此天心之復者察識而擴充之至於常久而不變又孜孜於懲忿窒欲遷善改過使害德者去而德以日崇則自得者深而隨寓而安自有者裕而應物不窮時措咸宜稱物平施者在我矣此君子修德之事也○九卦皆一體一用禮在物謙在我復在我恆接物損物累益已德困自得井及物至巽而物我兩盡

書九德曰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彰厥有常吉哉

寬柔愿亂擾直簡剛彊資之所稟得乎天者也栗立恭敬毅溫廉塞義學之所成得於己者也寬者患其弛柔者患其靡愿者患其慙亂者患其肆擾者患其隨直者患其絞簡者患其疏剛者患其躁彊者患其乖寬而以禮自治則縝密者存柔而惟道之從則有以自立愿而謹於節制則能不失之野亂而不敢自恃則能不失之肆擾而利於永貞則牝馬之貞直而涵養深粹則有和厚之風簡而有主中存則有廉隅之飭剛而不以禦火則不蔽於自欺彊而爲所當爲則不至於乖戾蓋寬柔愿擾質之稟於坤順者也亂直剛彊質之稟於乾健者也人之德性本無不備而氣稟所賦不能無偏惟有以輔其所偏而成其所美則隨在有以合乎性命之正而德成於中事彰於外矣必其有常者非一事之偶然而遂可信其爲有於身也○寬以度量言柔剛以材質言愿直以言行言擾簡以御事言亂彊以作爲言然重下

理學逢源

卷之三

內篇聖學類

五

九字

畢命曰惟公懋德克勤小物

大德者小德之積故小物克勤懋德之密也

易升卦象傳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

生意木所自有木在地中則生意遂而上升有自然之

勢德人所自具而不慎則德亡無不慎焉則德日高大矣然非有加於本然也
書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

德必信蹈於身

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

周頌曰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

德具於吾心而人心有與天地不相似者欲雜之耳文王之德之純則全乎所得於天非有得於外也

以上言德

易傳曰一陰一陽之謂道

理學逢源卷之三 內篇聖學類

堯

天地之道陰陽而已陰陽非道而陰陽之外無道惟一陰一陽則道之所在元亨利貞一陰一陽之迭運焉已耳

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

道外無器器外無道而道無形則器無不體器有物則滯而無以相通唯卽物以觀理而道之自然者可見矣

中庸曰率性之謂道

天道變化而人物乃各正性命故率性而行則無往非天道之當然也○朱子曰性無一理之不具故道不待外求而無所不備性無一物之不得故道不假人爲而

無所不周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

朱子曰道充塞天地而常不外乎吾之一心循之則治失之則亂故不可須臾離也

君子之道費而隱

道之用目擊而存而遠不可禦道之體原於天命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故曰隱也

詩云鸞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

此所謂目擊道存也○鸞飛魚躍得非指氣化爲道乎曰非也鸞飛魚躍不是道鸞自是飛底魚自是躍底乃

理學逢源卷之三 內篇聖學類

堯

是當然之道若說上山有鯉魚水底有微塵則無是道矣氣化本於道而道之用便在氣化上見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

率性之謂道何遠之有

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眾也

此愚不肖之不及也

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

在物曰道行道曰事此爲賢知之過者言也

孔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

此為志道而不篤者言也道至高明識見稍卑則齷齪

無長進處故求道者須高著心眼若子路衣敝緇袍與

衣狐貉者立而不恥方是進道之器不能忘情而有所慍此周楊之說也

朱子已非之矣近人猶多作此解誤也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苟不至德至道不凝故也此責人以體道也

朝聞道夕死可矣

真知道之所在而能力行之則行法俟命壽夭非所問

也聞道非見聞之聞亦非頓悟之說惟積之者久行之也熟則渾然有以自信而卓乎其不搖是則所謂聞道

理學逢源 卷之三 內篇聖學類 堯

若別於日用常行之外求所以頓悟乎道則不流於釋氏之面壁九年者幾希矣又程子不虛生說得是之說朱子已識其小偏於講章大抵猶循是說卻或問不知體貼註中生應死安無復遺憾八字來

朝聞道夕死可矣得無近於釋氏之說乎朱子曰吾之

所謂道者固非彼之所謂道矣且聖人之意又特主於

聞道之重而非若彼之恃此以死也吾所謂道者人倫

之敘當然之實理也彼所謂道者則以此為幻妄而絕

滅之以求其所謂清淨寂滅者也人倫當然之實理乃

人之所以為人而不可以不聞者故朝聞道夕死可矣

若彼之所謂清淨寂滅者則初無所效於人生之日用

其急於聞之者特懼夫死之將至而欲倚是以敵之耳

是以為吾之說者行法俟命而不求知死為彼之說者坐忘立脫變見萬端而卒無補於世教之萬分也

以上言道

孔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

凡人雖愚不肖未有不知道之可欲而當行者此即其

本心之德之未嘗亡者也然而不行道者欲誘之而志

不立也如有志於道而懇摯不分則日用之間必惟道

是務惟日孜孜行道而有得於心則可謂之德矣然志

道懇切固好而又恐識見未真求進太銳或厭故喜新

或得一自足則不能優游涵泳日就月將而有旋得旋

理學逢源 卷之三 內篇聖學類 卑

棄不恆其德之失故又必得尺守尺得寸守寸銖寸積

累始終不渝然後所積者充有以得其全體而可謂之

仁此非從外得也道吾所當行德吾所固有但本心之

德昏則不知志道身不能行道則德虛行道而志不篤

不能實體於身有德而守不恆不能造道之極耳若由

志道據德以全其仁則吾之所得於天者亦既復全於

我矣而特恐一念偶疏則猶有已私之問故君子之存

養深密終其身焉而又時游於藝以廣吾德之用亦即

以助吾存養也能如是則幾於體用兼該而久之與天

地合矣

子張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為有焉能為亡

吾心之德無所不備惟不能守其德則或失之然守一

以自足則又終無以盡吾心之體也天下之道所當率

循惟不知信道則或淪之然信之而不能厚用其力則

又終無以致達道之用也蓋惟其信之不篤則行道者

無日新之功而德不弘亦惟其守之不弘故求得者有

自足之心而信不篤一事之偶得一念之嚮道亦終必

亡而已矣何足為輕重哉君子格物窮理而能有以真

知夫德之在我斯道之不可不行也則信之必篤而執

德亦不容以不弘矣

理學逢源 卷之三 內篇聖學類

聖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

氣化之不息即天道之所為流行人心之德亦猶是矣

顧天則無心而人則不能無形氣之累人心一有間焉

則心之德失而離道遠矣時省察於斯而無毫髮之

間斷庶體全而用出德立而道行也

逝者二字稍讀住如斯夫不舍晝夜

七字作一氣讀蓋逝者二字夫子目中看水心中卻是

氣化水便是氣化而夫子意中是道即一端見全體即

器見道非以逝者指氣化以斯字指水也以斯字指水

其說之誤自吳氏始如斯夫不舍晝夜猶言這般的

斯夫絕句者非

易恆卦彖傳曰恆亨无咎利貞久於其道也天地之道恆久而不已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

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觀其所恆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天地之化無窮而互古此日夜互古此四時聖人泛應

曲當而聖人之所以泛應曲當者則亦道焉已耳不變

之中至變者存惟其有不變之體斯以有至變之用而

至變乃適以成其不變天人皆一理也

禮記曰天道至教聖人至德

天地之道貞觀者也聖人全盡天道德之至也

以上統言道德天人體用合一

韓子曰由仁義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已無待乎外之謂德

理學逢源 卷之三 內篇聖學類

聖

仁與義為定名道與德為虛位故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

凶有吉因對君子小人吉凶言故謂之虛位又以見老氏

是德仁義之外無德仁義之道之外亦無他

道以天理之本然言之皆實據非虛位也

又曰彼所謂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彼所謂德德其

所德非吾所謂德也吾所謂道德者合仁與義言之天下

之公言也彼所謂道德者去仁與義言之一人之私言也

彼謂老氏所謂道德謂老子道德經也其言道德非常

道又云道德亡而後有仁義是皆去仁與義言之也但韓

子一合字亦未安

周子曰動而正曰道朱子曰動之所以正以其

道朱子曰用之所以和以其得匪仁匪義匪禮匪知匪信

悉邪也邪動辱也甚焉害也故君子慎動也仁義禮知信德正且和無適而非道矣五者之外固別無所為道德也已

合道德言

程子曰天之自然謂之天道

又曰觀生理可以知道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其命於人則謂之性率性則謂之道脩道則謂之教徹上徹下不過如此形而上為道形而下為器器亦

道道亦器但得道在不繫今與後已與人器亦道道亦器空空即是色與曰程子之言欲人即器以求道也釋氏之

言使人即色以悟空也曰道則至實者存而非空也曰空

理學逢源卷之三 內篇聖學類 望

則何色之有哉

繫辭傳云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又云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

又云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亦形而下者也而曰道者惟

此語截得上下最分明元來只是道要在人默而識之

或者以清虛一大為道此乃以氣言而非道也朱子曰形而上是理

形而下是物如此開說方見分明問如何以形言曰設若

以有形無形言之便是物與理相間斷了所以明道說截

分明器亦道道亦器有分別而不相離也

道即性也若道外尋性性外尋道便不是

程叔子曰道外無物物外無道天地之間無適而非道也

此道所以不可須臾離也

沖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

合內外平物我此見道之大端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言道之體如此這裏

須是自見得

動靜無端陰陽無始非知道孰能識之

邵子曰道立天地先用顯天地後非必先有道而後有天

此物也者道也道無形行之則見於事矣

張子曰道所以可久可大以其肖天地而不雜也與天地

理學逢源卷之三 內篇聖學類 器

不相似其違道也遠矣

人知道之自然而未識自然之為體老氏任自然以為道

自然之為體固確故遂一於虛無抑知

有定則而非虛也

朱子曰性是一源從性中流出事事物物分派許多條理

便是道

又曰這道體浩浩無窮

鸞飛魚躍道體隨處發見

天地間無物非道然形上形下要自有別離物求道道無

所著即物為道又墮於釋氏作用是性之說離物求道

為即物為道佛氏之顛倒

道之常存初非人所能預只是此個自是亙古亙今常在
不滅之物雖被人作壞終殄滅他不得

合內外平物我見道之大端蓋道只是致一公平之理而
已

聖人之道有高遠處有平實處求道須從平實處起

聖人之道如飢食渴飲

道須是合理與氣看

老子說失道而後德他都不諱分做兩箇物事便將道做

一箇空無的物事吾儒說只是一箇物事以其古今公共

是這一箇不著人身上說謂之道德卽是全得此道於已

理學逢源 卷之三 內篇聖學類

巽

他說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若離了仁義

便是無道理了又更如何說是道

以上言道

程子曰萬物皆具一理萬理同出一原

隨時觀理而天下之理得矣

觀天理亦須放開意思開濶得心胷便可見

朱子曰理只是一個理其分不同君臣有君臣之理父子

有父子之理

理是有條理有文路子文路當從那裏去自家也要從那

裏去文路不從那裏去自家也不從那裏去須尋文路在

何去處只挨著理子行

天理既渾然然既謂之理則便是箇有條理底名字所謂

仁義禮知四者合下便各有一個道理不相混雜

問道與理如何分曰道便是路理是那文理但道字包得

大理是道字裏面許多理脈又曰道字宏大理字精密

以上兼理道言

程子曰性之德者言性之所有

心是天德心有不盡處便是天德處未盡

聖賢論天德蓋謂自家元是天然完全自足之物若無所

汗壞卽當直而行之若小有汗壞卽敬以治之使復如舊

理學逢源 卷之三 內篇聖學類

巽

德者得也須是實到這裏斯得

一德立而萬善從之存諸中爲德發於外爲行

張子曰德主天下之善善原天下之一德全於己用無不善天下之善協於

接物處皆是小德統會便是大德大德體之體小德體之用

循天下之理之謂道得天下之理之謂德

朱子曰德是得於天者講學而得之得自家本分的事

存於中謂理得之於心謂德發見於事爲百行此與程子未發見只是理全得此理乃謂之德

中庸分道德君有君之道臣有臣之道德便是行這個道

的故爲君主於仁爲臣主於敬仁敬可喚做德不可喚做道

以上言德

命

命猶令也自天之賦於人而人之受於天之際言之也天之命人者有理有氣有數有分有貴賤貧富數有脩短吉凶氣有厚薄清濁而理則一致蓋理者天所命之職事而氣則所以任事之權柄與其府史胥徒所以使之得以有爲而盡其職者也分者其班位之崇庳而數者又其任事之限制與其復命之期日也而四者要之以理爲主其理學逢源

卷之三

內篇聖學類

聖

爲君子

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此以一人所稟之分言也○天地無心而氣機流行人物之生適如其所值所值者有清有濁有厚有薄有脩有短有小有大有賤有貴差參不齊以至或相千萬此皆理勢有自然者則皆天之所命者也所受既定則非人力所能爲君子盡其在己者而已耳謹身節欲以養生亦是盡己之事若脩煉長生程子指之爲盜况以此喪生者尤多至於奔走傲幸喪其在己則逆天尤甚是之謂不知命也

理學逢源

卷之三

內篇聖學類

聖

命我之理則天將昇之事權以獎勵之固未嘗必限我以氣而壽夭貧富原可寘之不問也至若王者之易姓受命則又未有不以德致而以德凝之者也

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

沖漠無朕萬象森然動靜無端陰陽無始性命之原也

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

天道流行賦予萬物各有恆性罔或不衷天有成命矣

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

所賦有定理所受有定分知所賦之理乃能盡理知所受之分乃能安分知命則以義爲命以義立命乃所以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於公伯寮吾力猶能肆諸市朝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

世運盛衰亦有自然之勢其故原繫於人事之得失然衰替有漸則有非人力所可爭者怨天尤人只自喪耳君子可行可止處之泰然於此言命曉景伯少安毋躁也

孟子曰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

命者自然之理勢朱均旣值著不純粹的氣不足以繼堯舜禹又適稟受得那氣純粹而且延長又適值那

理學逢源

卷之三

內篇聖學類

兗

時候則天下自然歸於舜禹理勢自然不由人力則皆

天命而已然舜禹實有堯舜之薦而夏啓亦以人心之歸人心到至公無私處便是天命天人一也天下萬事理勢皆然不獨一人之稟受而已也

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

所賦之理所受之分皆命自天但理有當盡是本分內事富貴不可求是本分外事也自盡所以安分越分則爲非理天命如君命求在我者敬事求在外者要君也禮記曰命以防欲

人欲無窮命有定理定分

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

人物所受於天皆謂之命然只有此理理當死而死當生而生盡吾之道則雖得凶得禍亦是理上正當如此乃是天命之死天命之生天命之吉凶禍福非倖致禍亦非自作也若當死而求生則雖得生亦非生之理不當死而桎梏致死其死亦非死之理是天本不曾命他生死而他乃方命以自生自死如何說是命也天既有命在我則其正與不正只問我盡與不盡而不在天

理學逢源

卷之三

內篇聖學類

辛

矣

妖壽不貳脩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全其所受之理而無歉則無往而非順承天命是天之所以命我者我能有以立之而不至委其命於草莽也○立命要到死之日方是立得成一息尙存則猶恐至放倒如曾子倘不易簣而死則一生都有漸愧矣若曾子乃所謂死壽不貳者與

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

聖人不言命禮義卽命也以禮而得得之以理以義而不得不得亦以理理卽天之所命也聖人亦非有意去

盡禮義而聖人之進退莫非禮義命自聖人立之也
易鼎卦大象傳曰君子以正位凝命

王者之命以天下為命與常人之命稍異而其實則無
不同蓋其君師教養職之不可廢者即其所命之理也
其歷數脩短事之不敢知者即其所命之氣數也順理
盡職聽命於天此吾所可憑者若乃平陂有孚則亦順
受而已矣然既能順理盡職則必下得民心上召天和
而惟有歷年必然之理是天命自我凝之若以小善責
福於天則是冀倖之私於道未能盡洪圖天命不可得
也詩曰宜民宜人受祿於天周頌曰夙夜基命宥密正
理學逢源卷之三 內篇聖學類 至

位者也召誥曰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可監也乎要
之天命只在人心人心之公即天理也民心所歸即天
命所與矣其孰能奪之

張子曰天所賦為命物所受為性德不勝氣性命於氣德
勝其氣性命於德德者天所命之理天道流行付予萬物
資稟之氣而已能有以自盡則所性者純乎天德窮理盡
而所謂命者亦純乎天道之全氣不得而限之矣窮理盡
性則性天德命天理氣之不可變者獨死生脩歿而已黃
齋曰德以所得者
言理以本然者言

程叔子曰聖人有義無命此所謂命以貴賤壽夭之分言
也聖人性天德命天道以義立
無命

中人以上不消言命中人以下以義處命聞命而不能安
又其每下者

聖人而言命蓋為中人以上者說朱子曰上
當作下
在我未盡不可以言命然富貴壽夭亦是定分君子行法
以俟命而

矣已

朱子曰命猶誥勅性猶職任誥勅上所授也職任下所受
也職任專以理言而祿位則
皆所以副其職任者氣質
富貴貧賤壽夭皆統是矣

命天理流行賦於萬物之謂也其形上者理其形下者氣
理互古而不易氣如環而無端得理為性得氣為分

天理運行賦予萬物莫非至善无妄之理而已焉是則

理學逢源卷之三 內篇聖學類 至

所謂天命也物之所得是之謂性性之所具是之謂理其
名雖殊其實則一而已程子謂窮理盡性便是至命蓋以
理也性也命也初非二物而有是言夫三者固非二物然
隨其所在而言則亦不能無少分別蓋理以事別性以人
殊命則天道之全而性之所以為性理之所以為理者也
自天命者而觀則性理者小德之川流自性理觀之則天
命云者大德之敦化故自窮理盡性而知天命雖非有漸
次階級之可言然其為先後則亦不能無間也

命一也但聖賢之言有以其理而言者有以其氣而言者
所係異也理氣不相離天命付人一時俱有
總之天所賦於人以成其為人者

天所予人者是理也人所以壽夭窮通者氣也理精微而難言氣數不可盡委

須是脩身以俟之然後可以立命若不脩已而委之天命是都廢人事也

富貴壽夭皆是定分然貧賤而天固有非人所取而得之

於天者究無以驗其必然則君子不謂之命君子求理順安而已貧賤而天聽之而不問若生怨尤之心則若其富貴則君子非理矣人以貧賤而言命皆怨天者也

處之固有得天下而不為者矣亦安得遽謂之命而安之

平以義為命倖此程子言義不言命之說所以為有功於學者

理學逢源卷之三 內篇聖學類 堯

理氣同源但氣之施有不齊而有貴賤貧富壽厚薄

清濁而運亦有治亂盛衰然理則止一理雖析之至細

至微至暫至變而理無不在則貴賤貧富壽厚薄清

濁治亂盛衰究之亦莫非是理也曩見集性理者於命

字一條多畧而不及於氣數故此條合而詳之

敘曰君子立命於平居無事之時事至而順受常人委

命於無可如何之日先事而傲倖○今人於事先殫力

妄求及事勢窮迫時卻委之命此非能安命也借命以

自解耳易一事而妄求如故若移此外求之心自求其

所固有豈不自得

鬼神

鬼神者陰陽二氣之屈伸往來所迭相為流行而對待者

也陰陽者氣而氣之靈動處足以有為者則謂之鬼神若

鬼神之所以靈而握夫屈伸往來之樞機者即道之所為

體而呈其用也凡夫天地之間在天則動靜消息寒暑晝

夜在地則高深流峙南北剛柔在人物則魂魄男女老少

生死皆莫非鬼神而動靜互根屈伸迭運充之至大而不

能外析之至微而莫能破如夏陽冬陰而冬實陽之始夏

晝夜晝陽夜陰而晝夜各六時時又以一陽一陰相間男

對待者相為流行有魂魄魄陽魄陰而魂有呼吸魄有動靜

理學逢源卷之三 內篇聖學類 堯

曰神天氣之伸而為萬物也地曰示示也靜而示法也

人死曰鬼謂其氣之歸於天地也蓋陰陽之氣合而日伸

則人物以生陰在陽中雖鬼亦神陰陽之氣散而日屈則

人物以衰陽在陰中雖神亦鬼此因其大畧而名之也天

地之內既無非鬼神則人物之所以生成莫非鬼神之效

而祖宗相承尤為一氣故聖人因人心之鬼神而教之以

報本反始焉則祭祀所由起也人亦是鬼神所體但人使

形無聲而未可見聞者為鬼神要之人與鬼神本是一氣

而誠動於中則神格於此其應祭祀之鬼神即人心之鬼

神人心之鬼神即天地之鬼神無二致也人死曰鬼而當

夫祭享之時洋洋來格則是又鬼之神也後世不明於鬼神之神義而以福利相邀乃異端又從而惑之人心不正神

易傳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

數也者理氣流行之節次也一者伸之始也二者屈之始也三則氣之方伸而未已四則氣之已屈而未歸者也三全則三四半則二二合五自一至五皆生數陰陽相次則皆來而伸者也二二三四五復遇中五則成六七八九十六則伸中之屈下七則屈中之伸上八則伸而有屈柔木九則屈而用伸剛金十則數之終矣此皆成數則又皆屈而歸者也相得而生成有序有合而變化相因分之則五行也合之則奇耦而已總之則五十有五天地之全數也萬物變化皆由於此而陰陽二氣之屈伸往來者無能出此範圍也此鬼神之大原也夫中庸曰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

理學逢源 卷之三 內篇聖學類 壘

體物而不可遺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

一陰一陽之謂道道者理也形上者也陰陽者氣也器也形下者也以理管乎氣而聚散變化以屈伸往來於兩間者則謂之鬼神鬼神者道器之間也有是氣則有是理故神伸鬼屈自然而精瑩靈妙待用無窮不可方物而各有其常如目耳自能視聽有口鼻自能呼吸然之妙用是皆鬼神也張子所謂良能者是也器也二氣之良能即有是體則有是用故精氣合而自無之其德也道也

理學逢源 卷之三 內篇聖學類 壘

有魂魄離而自有之無此以陰陽之合也合則至而日伸散則反而日歸此以神為神反歸為無物不體而物不能遺程子所謂功用者此也天地無為而天地之功所以造化蓋以對待而合散者言之則魂魄氣血男女之屬是也然鬼神雖合體而神之用常伸鬼之用常屈如魂動魄靜一中有二也又魂魄各有動靜以流行而男伸女屈一中有二也男女又各有屈伸以流行而運而神之中有鬼鬼之中有神如春秋各有晝夜二實則一也積晝夜而春秋惟其無形是以形無不體形聲相通矣洋洋如在格不可度無形足以盡有形有形不

足以盡無形然有形者雖器而形中之無形者則未始不相通也

所以洋洋鑿格即吾身之鬼神之所以攝束而相通也

有形皆實用無

形皆實體體無形而有實理則其用皆實理之用道亦

器器亦道也故曰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微之

顯而不可揜者鬼神之神而誠則鬼神之為德也

則未發之中不見不聞而實理咸備鬼神之體也發而中節以至於位天地育萬物者鬼神之體也慎獨省幾

祭祀之鬼神也戒懼存養屋漏之鬼神也人之德性情功效盡之故朱子於鬼神之德亦借以性情功言之

而其為德則誠而已時解解中庸此章無能慝鄙意者

易傳曰精氣為物游魂為變

精氣合而伸魂魄離而屈所以屈伸離合者鬼神之情

理學逢源卷之三 內篇聖學類 焉

猶上條言性情所以為物為變者鬼神之狀言功效其合而未

形變而未泯者則又鬼神之本來所謂道器之間也精

凝而氣乃滋而合則氣動而倡

即魂也精靜而營未善於物則只曰精氣精隨氣長陽為主故伸也氣散而魄猶留而散

則塊然之體不能久存日就於變陰獨用則屈也

宰我曰吾聞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謂子曰氣也者神之盛

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

盛猶著顯也此就人身以明鬼神之名而歸之天道之

至教也氣者人之所以為呼吸運動而無不可為者也

得乎陽者也魄者人之所以為視聽知覺而無不可通

者也得乎陰者也

氣魂也魄精也氣動而倡魄靜而營合相為

用靈妙不窮鬼神之謂莫顯於此矣蓋鬼神微而難見

而人之氣魄則顯而易知故指此而明之也氣魄合體

於身而有是氣則呼吸運動者自有其從之常有是魄

則視聽知覺者自有明聰之德而日用事物間以各有

當然之道循之則治失之則亂者所謂一陰一陽之道

則天之至教也此以對待者言鬼神也

眾生必死死必歸土此之謂鬼骨肉斃於下陰為野土其

氣發揚於上為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

精氣為物所以生者神也游魂為變所以死者鬼也死

則魂游而魄降屈而歸矣故人死曰鬼此又以合而流

行者言鬼神也體魄雖斃而魄之精英與魂氣之游者

實與天地為一體故其氣之發揚自有光景氣息感動

於人者洋洋充滿流動於見聞之表此即所謂合而未

形變而非泯者正鬼神之謂也自其既歸而言之則謂

之鬼而精氣之發揚如是則又其鬼之神也

因物之精制為之極明命鬼神以為黔首則百眾以畏萬

民以服

昭明焄蒿悽愴鬼神之發見而不可揜如此此可見靈

威之不假易而屋漏隱微之不可欺矣聖人因天道之

自然而制爲倫事之軌以爲天下極明示之以鬼神之神使知吾一身之呼吸動作視聽心思皆鬼神所默爲流通而隱相照監者而苟有少拂於當然之則則是厭射於鬼神矣此所以爲黔首則而輔明天道之至教者也黔首二字馬氏疑爲泰語然此章非聖人不能知鬼神道不必因此二字而遂疑其非夫子之言也神之可畏則從則而不敢違矣

聖人以是爲未足也築爲宮室設爲宗祧以別親疏遠邇教民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也眾之服自此故聽且速也

未足未嫌於教民之法也爲宮室宗祧所以萃人之精

理學逢源 卷之三 內篇聖學類

堯

神別親疎遠邇所以定人之分誼明有禮樂幽有鬼神其道一也民不忘所由生而民德歸厚矣蓋人心有所係屬而動靜有所持循乃能有以率於道而不越也

二端既立報以二禮建設朝事燔燎瘴癘以蕭光以報氣也此教眾反始也薦黍稷羞肝肺首心醜以俠飭加以鬱鬯以報魄也教民相愛上下用情禮之至也

因上文反古復始而畢言祭祀之義也立如立天之道曰陰與陽之立朝事朝踐之事求神於陽故以報氣氣來而伸故曰反始薦羞饋食之事所以養體鬱鬯求神於陰故皆以報魄此以類言非祭之序教民相愛上下用情謂旅

酬之事蓋尊祖而敬宗收族一氣所通皆人心之自然而不容已者亦卽人心之鬼神也聖人因而制爲之則焉已耳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

可以感人卽可感神存吾順事歿吾甯矣然事人知生吾之素位也惟務於民義斯兩得之

書曰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

鬼神之不可揜誠也人克誠則已之鬼神卽所享之鬼神一氣所通無不格矣不誠無物享亦何常之有

理學逢源 卷之三 內篇聖學類

卒

詩曰綏我思成

志之所至氣亦至焉氣之所通神亦通焉神之所通形若見焉思成之謂也○或問死生之說謝上蔡曰人死時氣盡也曰有鬼神乎曰予當時亦曾問明道先生先生曰待向你道有時你但去尋討看待向你道無來你怎生信得予謂此便是答的語又曰橫渠說得來又別這個便是天地間妙用須是將來做題目入思議始得講說不濟事曰沈魂滯魄影響的事如何曰須是自家看得破曰先生祭享做甚曰是要聚自家精神以爲有不可以爲無亦不可這裏有妙理於若有若無之間須

斷置得去始得曰不是鶻突了曰不是鶻突自家要有
便有要無便無鬼神在虛空中辟塞滿觸曰皆是為他
是天地間妙用祖考精神便是自家精神要有便有二語卻未穩當
書曰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

必慎其獨屋漏無忝事神莫虔於此矣祭祀以時所以
伸吾敬也煩焉適以瀆之

禮記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

無二理也

唯仁人為能饗帝孝子為能饗親

天人一氣也祖禰一體也然在吾無以盡所付之理則

理學逢源卷之三 內篇聖學類

空

其氣已自絕於天矣無以守父母之遺則其情已自絕
於親矣吾無以對天對親而徒以虛文饗哉仁則心與
天合而氣自孚矣孝則心不忘親而誠自達矣此事鬼
神之道也

程叔子曰天地之功用謂之鬼神天地非鬼神別無他用也

問明有禮樂幽有鬼神何也曰鬼神只是一個造化天尊

地卑乾坤定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是也此即鬼神也亦即禮樂也

生生之理自然不息屈伸無端卻不必以既往之氣復為

方伸之氣此因張子反原之說而言

問世言鬼神之事雖知其無不能無疑如何可以曉悟其

理曰理會得精氣為物游魂為變與原始反終之說便能
知也鬼神只恁說與賢雖會得亦信不過須是自得也
致敬鬼神者理也暱而求焉斯不知矣

張子曰物之初生氣至而滋息物生既盈反而游散至謂
之神反謂之鬼

鬼神屈伸之義故天曰神地曰示人曰鬼神示者歸之始
歸往者來之終

浮屠謂有識之死受生循環遂厭苦求免此不知鬼也或
者指游魂為變此為輪迴此未之思也夫學當先知天德

知天德則知聖人知鬼神今浮屠劇論要歸必謂死生流

理學逢源卷之三 內篇聖學類

空

轉非得道不免此不知道也

朱子曰鬼神只是氣屈伸往來者氣也人之氣與天地之

氣常相接無間人自不見人心纔動必達於氣便與這屈

伸往來者相感通如卜筮之類皆是心自有此物只說你

心上事纔動必應也

問鬼神便只是氣否曰又是這氣裏面神靈相似

只今生人便自一半是神一半是鬼了但未死以前則神

為主已死之後則鬼為主縱橫在這裏以屈伸往來之氣

言之則來者為神去者為鬼以人身言之則氣為神精為

鬼然其屈伸往來也各以漸

氣質是實底魂魄是半虛半實底鬼神是虛分數多實分數少底魂魄即人身鬼神也然既著在人身上故較實鬼神即未著在人身者故虛底分數多也

陽魂爲神陰魄爲鬼合則有生判則爲死魂升爲神魄降爲鬼此孔子告宰我之旨也又以其往來者言之則來者方伸爲神往者既屈爲鬼蓋二氣之分實一氣之運故陽主伸陰主屈而錯綜以言各當其義也

二氣之分卽一氣之運方伸之氣有屈有伸既屈之氣亦有屈有伸此如春有晝有夜秋亦有晝有夜也

只這一氣入毫釐絲忽去也是這陰陽包羅天地也是這陰陽天下豈有一物不以此爲體是以鬼神無形聲而體

物也
理學逢源 卷之三 內篇聖學類 壺

自天地言之只是一個氣自一身言之我之氣卽祖先之氣所以纔感必應

鬼神是本有物事祖宗亦同此一氣但有個總腦處子孫這身在此祖宗之氣便在此他是有個血脈貫通所以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只爲這氣不相關如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大夫祭五祀雖不是我祖宗然天子天下之主諸侯山川之主大夫五祀之主我主得他便是他氣又總統在我身上如此便有個相關處

統曰天地鬼神只在吾心不愧不怍不待卜筮而後

知頌禱而後福○少皞之衰九黎亂德民神雜揉家爲

巫史民瀆齊盟禍災荐至顛頊正之帝摯之衰三苗弗

率罔中於信以覆詛盟復黎之德皇帝格之夫爭聽於

神祭非其鬼此妖妄之所以興人心之所以不正也堯

命重黎絕地天通明明棊常而未俗怪誕淫邪比戶栖

神動稱尊號緇流羽客蠱惑愚民此九黎之遺禍哉君

子亦安能家語而戶告之以民義之正與噫○問貞以

起元則張子反原謝氏歸根之說不亦似與曰貞以

元謂之不息如必反原則天地窮矣試看一粒穀種生

多少穀不成一粒還一粒否輪迴之說離人於天是謂

理學逢源 卷之三 內篇聖學類 壺

誣天引導之說衡天而立是謂逆天皆不知鬼也○有

神姦何也曰人之氣骸有以致之也魑魅罔兩不正之

氣天地不能無人有抱志不愜天折不淑者氣以志凝

難遽就泯因氣乘息偶有所憑乃能爲厲然終之游散

若伯有月西是矣若乃憑於土木而俗復崇事之則其

鬼愈靈故神姦生於淫祀然禍福究不由彼君子守正

而已

思

思者心之用也思之通微曰睿睿作聖之基也天之與我

心爲大心之所以管攝百骸通達萬理裁度庶事宰制羣

動者思心者身之大君而思者君之號令也君不令則失其所為君令不審則失其所為令是故有窮理之思有處事之思有繫累之思有杳冥之思窮理之思欲其精而有據處事之思欲其審而能斷精而益精則有以悅諸心而為處事之本而無據則入於杳冥所以譏索隱也審而不苟則有以研諸慮而循義理之正而不斷則擾於私累所以譏憧憧也而要之以敬為主焉敬以即物而窮理則思為極深而非泛敬以循理而處事則思為研幾而非蕙由思而至於通微由通微以至於無不通則不思而得從欲不違聖人之能事矣

理學逢源 卷之三 內篇聖學類 奎

書洪範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

體口耳目皆形而心所以主乎形者也貌言視聽形之色而思所以管乎色者也恭從明聰者形色之則而睿則物則之具於心焉者也能用其思以通微則貌恭言從視明聰聽而各當其則矣貌恭之至則肅言從之至則又視明之至則哲聽聰之至則謀是通微而無不通也不思則蒙而狂僭豫急由之蓋土者天之皇極也思者人之皇極也睿思作聖而心之皇極建矣

孟子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此為大人而已矣物則秉彝人心固有故略一攝束則義理炯然思則得之矣不思則此心放倒視聽之交一定帶從聲色上去流蕩而忘反也

思誠者人之道也

所以貴用其思者亦用之以實吾此心之德焉已耳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

理學逢源 卷之三 內篇聖學類 奎

此思誠之目也視聽色貌言即洪範之五事也洪範貌色此色字則貌之在面者也洪範先貌以五行之序言此先視者以視尤要緊程子所謂恐開眼便錯也思

敬思問踐履致知之事思難思義懲忿窒慾之功夫也

○朱子曰不是雜然而思當這一件上思這一件雜然則出位之思矣此與程子九思各專其一之說同又曰若閒時不思量義理則

臨事而思已無及此涵養本原又在又曰九思各專其一然泛然亦失所統苟能以敬義為主然後能隨所當

思而思之此敬義謂直內方外非只執事之敬見得之義張南軒曰當養之於未發之前而持之於方發之際此與朱子敬義意同

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子曰未之思也

天何遠之有

此為不用其思而託之已思者警也萬理具於吾心豈有思之而不能造者

中庸曰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

此窮理之思也思之必慎思而主之以敬也思之弗得弗措則能辨之明而義理悅諸心矣

孔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學而不思則學徒事口耳全未經心何能有得若只是

思則茫然無據又空思個甚即事窮理而時復思繹浹

洽於中則善思焉者也

理學逢源

卷之三 內篇聖學類

奎

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

此為徒思而終無所得者警也揚雄好深思終之未聞道不學故也陸子立大則又併思學而欲廢之

書曰慎厥身脩思永

慎其身無敢不脩慎於思無敢不永也思深慮遠所以脩身而允迪厥德也永言配命之謂思永

易艮卦象傳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山止而通思靜而妙兼山各止其位君子即位而思

仇滄柱曰身之所處必有其位思其位所當盡之道自不暇越位而思中庸之慎思孟子之思誠論語之九思

皆隨處體認天理程子無將迎無意必靜亦定動亦定俱闡明此義蓋思在位外越分妄想心常擾動思在位中順理應事則心常定不出位而動靜皆得其當此良止之義也思不出位此說最為精蓋他若陳介眉云思符謂事各有位君子以思而不出位非思不出位也此亦陳氏得其理即位之意皆非身草莽而言治平非出位乎曰求志乃士人位內事但不思脩己惟思治人則不可

書曰弗慮胡獲

思慮統言之則皆思分言之則即物以求理曰思事至而研幾曰慮平居而不窮理則固無以研幾然窮理而

理學逢源

卷之三 內篇聖學類

奎

不研幾又無以得其至善之所止也若智以藏往無待於思神以知來無待於慮則聖人之事

孔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熟思而審處之之為遠慮傳曰思其終也思其復也

既曰不出位又曰遠慮何曰遠慮正所以盡其思於位中也試思所處之位有多少難盡分處即一息百年皆在位內若越位妄思只是慮之不遠。遠慮非教人計

利害

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未如之何也已矣

初曰如之何乍見而思其理也再曰如之何審察而析

其精也蓋事物之理人心固然而事物之交至蹟至變故思之則其理可得又必審思之而後不惑於疑似之間此審幾研慮之道也不如是則妄行矣

孟子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以無與與傷惠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

此所以必曰知之何如之何也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
處事之思必於再所以窮理也此窮理即在應事上窮如上一條是矣非平時

格物窮理之謂昔人謂窮理在平時者非止於再所謂果斷也理既無可疑之勿復轉較利害所以不當三思也止於再所以貞吉時解千百思亦是再思之說大謬

理學逢源 卷之三 內篇聖學類 究
悔亡也三焉則憧憧往來朋從爾思矣朱子曰再思是

眾人之通法正以處事言故通當止於再思止於再者欲人之以義制事而不汨於利害之私也

易傳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
此為繫思於私者言之也感應理之自然計較利害皆憧憧耳
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

此極言感應之自然無庸思慮也
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

精義而至於入神即窮理之思也利用乃所以安身即處事之思也然方其精義無期效之私則雖思何思也及其利用非有意崇德則雖慮何慮也

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精義以極深而悅心利用以研幾而斷事過此無庸思慮矣窮神則存者無非天理知化則所發莫非天道此無思而無不通者惟聖人也○程子曰以私心感物則

理學逢源 卷之三 內篇聖學類 丰
思之所及者能感思之所不及者不能感也朱子曰往來自不妨天地間自是往來不絕如日往月來是也只不合著

憧憧聖人未嘗不教人思如精義利用何只是不可繫著私意感應自有理何必思也絃按無思本也思通用也無思而無不通曰聖人學者且只是思但勿繫以私

意耳上蔡見程子而自言天下何思何慮程子譏其發得太早而王氏之徒每引何思何慮以証不起意之說何哉

周子曰思曰睿睿作聖無思本也所謂誠無為也思通用也所謂幾善也幾動於彼誠通於此無思而無不通曰聖人朱子曰無思誠也思

通神也所謂誠神幾曰聖人也聖人不是全然不思則不能通微不睿則不能無不通是則無不通生於通微通微生於思故思者聖功之本而吉凶之幾也朱子曰思之至亦可以見幾而不陷於凶咎也

呂與叔常言患思慮多不能驅除程伯子曰此正如破屋中禦寇又如虛器入水水自然入若中有主則外患不能入自然無事此所謂懂懂往來者也

程叔子曰學原於思思曰睿思久後自然睿生若於一事上思未得且別換一事思之不可專守著這一事蓋人之知識於這裏蔽著雖強思亦不能通也

理學逢源 卷之三 內篇聖學類

圭

致思如掘井初有渾水久後稍引得清者出來思慮始有潤澗久自明快緣水是地中本有但初時泥於未澄耳理是吾心所本知但初時疑似未決耳

問如何是近思曰近已理會處推將去便不隔越若遠去尋討則不切已

不深思則不能造道不深思而得者其得易失然學者有不思不慮而得者何也曰以無思慮而得乃所以深思而得之也蓋由平日致思者深乃一旦豁然自得也若不思而自得者未之有也

役物為物所役則役於物有物必有則須是止於事此即出位之意

無遠慮則有近憂思慮當在事外上條言止於事此又言理止於事也然探始慮終度此推彼又常要無不周到慮周事外正所以盡其理於事中也

謝顯道見程叔子曰近日事如何對曰天下何思何慮曰是則是有此理賢卻發太早在有問曰正好用功未得而遽稱此語此上蔡過高之病也故程子抑之又曰正好用功者欲其還用功於思慮非欲其用功於何思何慮也陽明之徒乃回護之曰此言非繫辭本意程子覺何未當而復曰正好用功試思既何思慮矣又用功個甚○此四條言處事之思也

張子曰凡致思到說不得處始復審思明辨乃為善學若

理學逢源 卷之三 內篇聖學類

圭

告子則到說不得處便已更不復致思言窮理者不可以難知而遂輟也

問知與思於人身最要緊朱子曰然二者也非二事知如手相似思是教這手去做事也思所以用夫知也此條思問程子云要息思慮便是不息思慮朱子曰思慮息不得只敬便都沒了此條去思慮之憧擾

清簡公曰心之官則思思曰睿睿作聖故稱大也子靜以立大為法門乃動稱不思不慮所謂立大者安在哉

聖人言九思而後儒以思為支離則以為不足思是行之過也以為無事於思又知之過也

天下無生而能者無生而能者則無能非學然而有當學者有不當學者有可學而不必急於學者有學之而不可不急於學者且有學之事同而學之心不同者有學之始同而學之成不同者正而有益者當學者也邪而無益者不當學者也心身性命之要學之而不可不急於學者也文辭技藝之末足以爲斯世泛應之資學之而無庸急於學者也要之以敬爲本以聖爲則以窮理致其知以反躬踐其實以盡性至命爲要歸斯所學之正且大與然使學之者是而所以學之意則非學之雖正而所以學之志不篤則雖其有事於學而終不能以有成矣至其所以

理學逢源

卷之三

內篇聖學類

堊

學之之方則必也日就月將不以半塗而廢優游涵泳不以躡等而進是則其深造以道以自然而得之身心將忽忽不知以入於聖賢之道天德備而王道出此外無他學也

孔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時習而說所以成己也朋來而樂則及物矣不知不愠學之純也學以積累而後成而說樂則原自性分中流出蓋學習所得之理皆性分中本具之理故有得則說吾性分中所具之理正天下人同具之理故朋來則樂

而所性則大行不加窮居不損也不知何愠之有然非學之正而不已焉何以及此

此學之大凡

孔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眾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孝弟養其性謹信飭其身愛眾親仁廣其用此養正於蒙也而脩齊治平之基已於是焉立矣先行而後文重本也立行而不可廢文文益以輔其行也

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理學逢源

卷之三

內篇聖學類

堊

見學以篤於人倫爲要也

二條以敦本爲學之先務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以自盡無僞之心而致知力行也爲學之綱不外乎此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博文致知格物也約禮正心誠意也

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主忠信毋友不如己者過則

勿憚改

敬以固其基誠以立其本取友以資其益改過以去其

損

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

志篤以正乃有所得而守之此心常有所存而不失則德日新以至於全其心德而又能終食不違學之純也又游藝以待致用而亦以養心內外交養之道盡矣

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篤信好學則悅諸心守死善道則有諸已是以能用無不利也

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理學逢源卷之三 內篇聖學類 三
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

心無私意之蔽則鑑空衡平而怒不遷矣心無私欲之累則知明勇決而過不貳矣然非省察之嚴不能審幾而決去也非存養之密不能循物而無違也故朱子以為顏子克己之功蓋聖人之門自性心而外無餘學矣六藝者學之之途徑也

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貢曰何為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庸德之行庸言之謹而盡性致命之功不外乎此○朱子曰下學不須揀事只事到面前便與理會這一件理

會得透那一件又理會得透積累多便會貫通不是別

有一個大的上達又不是下學中便有上達須是下學方能上達理會時是下學透即上達積累是下學而貫有會通的達然工夫只有下學而上達則有以又曰下漸而幾不期而至者不可謂截作兩截看也

學上達雖是兩件理會得透只是一件下學是事上達是理理在事中不在事外但恐人不能盡所謂學耳果能學安有不上達者程子所謂下學人或問聖人忍不自下學中來曰不要高了聖人教後學如何企及

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理學逢源卷之三 內篇聖學類 三

美

天下無生而能者故在聖人亦自有聖人進學之漸聖人無異人也凡人在童時志意未定大抵至十五而志向乃有專在如務功名者十五時便慕功名志貨財者皆是至三十而有守能會自四十愈精五十而老成練達具見本原各事都有個本原雖然人之精力長在四十年前至四十便住如孔子四十不惑孟子四十不動心皆是惟是少年長進到四十已能立得腳住便不退後而學問與年俱進直到渾化地位亦凡事皆然若於少年不肯長進到四十尚未立腳得住則四十後精力漸衰學問有退無進迄老耄而益不堪矣而聖人與人有不同

者聖人十五便是志學入手已過與人不同則三十而

立是聖人之立四十而不惑是聖人之不惑非若他人

殖與他道也功夫至此已是經權威得道明德立於身故五

十而達天六七十而知行皆化常人所志已不能知

聖人又或雖知而不肯用力所以或至四十五十而無

聞焉雖精力方日強置之誤用無用而學識不加長也

然則聖人豈真異人哉或誤用或不用焉而聖人乃不

可企及也○志學而立而不惑知命不是靠他自然能

進志學便有學的工夫故朱子或問中用持守玩索涵

養等字此即所謂日就月將優悠涵泳也○守之固由

理學逢源卷之三 內篇聖學類 老

認得定到知日益精則行亦日益純熟不費力

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太山而小天下故觀於海

者難為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觀水有術必觀其瀾

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流水之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

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

聖道之大以其有本徒見其大而不知其本則將茫然

而不知所從事矣然有見於本而不以漸幾之則躡等

而進又終無以得之於己也顏子所謂高堅前後見其

大也如有所立卓爾見其本也博文約禮欲罷不能所

謂成章而漸達也 節節有個成章節節有個達 不是一個成章便至於達

以上言下學積累所以進於聖人也

孔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

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

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至當 作志

子張學干祿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

慎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

欲其專於自治也

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

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今

之人脩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則惑之

理學逢源卷之三 內篇聖學類 美

甚者也終亦必亡而已矣

仁義性也忠信實有之也樂善不倦誠不息也天爵所

當脩安問人爵脩之以要人爵非忠信矣得人爵而棄

天爵由不忠信故倦也雖然以天爵要猶古之人也脩

又辭以要甚之而惟貨其吉天下士安得有人心哉脩

天爵以要人爵且終必亡况其每下者哉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

非學無以致道于身學之不專猶不學也若學而非以

致道則又烏在其為學哉

以上言學之志不可有紛也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學而博也問也思也所以窮理也而篤其志焉切問近思焉則約而不放矣心存不放斯能下學而上達

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矣

孔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

書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厥脩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

遜志則受之者宏時敏則求之者力學之所以日進也

孔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也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

譬如爲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

理學逢源 卷之三 內篇聖學類

亥

往也

孟子曰有爲者譬如掘井掘井九仞而不及泉猶爲棄井

也

孔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

所以不秀不實之故可思也矣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如斯夫七字作一句讀

一息有間則失之矣

以上言學者當日就月將也

孔子曰可與其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

立未可與權

可與其學志也可與適道知也可與立守也可與權也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

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

欲其自得之也

得非自然則所得無可據而不深造則不得造不以道

則得非自得是故言頓悟言良知皆必非自得者也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

也本之則無如之何子夏聞之曰噫言游過矣君子之道

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君子之道焉可

理學逢源 卷之三 內篇聖學類

卒

誣也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

由子游之言而知學者之當求所本矣由子夏之言而

知學者之當由末以及本也夫本末原非二致然非曾

子之精察力行難語一貫非顏子之博文約禮烏見卓

爾故小學所以開大學之先也夫以道理言則大學正

言則小學又是本然小學可言本大學卻不可言末蓋

聖人之道從源頭上下來學者之功卻要從流溯源上

去也○本末固非兩截則灑掃中亦具誠正道理然誠

正自有誠正正項功大斷非教以灑掃便謂大學已盡

賢講此章尚沿頓悟流弊
以上言學者當優游涵泳也
周子曰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伊尹顏淵大賢也伊尹恥

其君不為堯舜一夫不獲若撻於市顏淵不遷怒不貳過

三月不違仁志伊尹之所志學顏淵之所學過則聖及則

賢不及則亦不失於令名胡氏曰周子患人以發策決科

曰志伊尹之所志患人以廣見聞工文辭科榮身肥家希世取寵為事也故

問有善不及周子曰不及則學焉問聖可學乎曰可有要

乎曰有請問焉曰一為要一者無欲也無欲以虛直靜虛

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庶矣乎朱子曰

亨公利溥貞也陳氏曰一者純一不雜之謂

甬上林氏曰明通者靜而動公溥者動而靜

性焉安焉之謂聖復焉執焉之謂賢

文辭所以載道也若不知務道德而第以文辭為能藝而

理學逢源卷之三 內篇聖學類 全

已矣

程伯子曰所見所期不可不遠且大然行之亦當量力有

漸

記誦博識乃玩物喪志上蔡初見程子以博洽自負舉史

成篇不遺一字程子曰賢可謂玩

物喪志及程子讀史又卻逐行看過上蔡心甚不服後來

省悟其理卻多以此接引博洽之士云朱子曰上蔡之記

誦明道之讀史此正

學要鞭辟近裏著己而已矣

人之為學忌先立標準若循循不已自有其所至矣先立標

準非自

作文書道否曰害也凡為文不專意則不工若專意則局

於此矣又安能與天地同其大也書曰玩物喪志為文亦

玩物也游夏稱文學何也曰游夏亦何嘗秉筆為辭章且

如觀天文以察時變觀人文以化成天下豈是辭章順理

則謂

程叔子曰學者須是務實不要近名為名為利清濁雖不

同然其利心則一也

君子之學必日新不日進必日退未有不進而不退者

古之學者優游麇飫有先後次序今之學者卻止做一場

說話務高而已嘗愛杜元凱語若江河之漫膏澤之潤渙

理學逢源卷之三 內篇聖學類 全

然冰釋怕然理順然後為得此左傳序語也潤養有漸則

者安矣此申古之學

者優游麇飫之意也

今之學者往往以游夏為小不足學

然游夏一言一行卻總是實後之學者好高如人遊心千

里之外然自身卻只在此此申今之學者

古之學者一今

之學者三異端不與焉一曰文章之學一曰訓詁之學一

曰儒者之學學欲趨道非儒者之學不可辨章訓詁宜近

於儒然務外忘

丙與異端之絕物私已其賊道一也子政兄曰異端之學

猶知有心今辭章訓詁則放其心而不知求是又有甚於

進後段言儒者之學欲人日就月將不可半途而廢

科舉奪人志做官奪人志學而優則仕可也

將第一等讓與別人且做第二等便是自棄

知至至之學之始知之事也知終終之力行也聖之事

張子曰志小則易足易足則無由進氣輕則以未知為已

知未學為已學為學大益在自求變化氣質不爾皆為人

之弊卒無所發明不能見聖人之奧也

學者且將尊德性道問學為心自求於問學者有所背否

於德性有所懈否此義亦是博文約禮下學上達以此警

策一年安得不長讀書求義理編書須理會有所歸著勿

理學逢源卷之三內篇聖學類

全

徒寫過又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此學問上益也每日

須求多少為益知所亡改得多少不善此德性上益也勿

使有俄頃間處如此三年庶幾有進

人多以不肯下問故終身不知以不知為知遂生百端欺

妄

言有教動有法晝有為宵有得息有養瞬有存數語最為精密

學者當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

開太平學者須有此志而又從事于上條工夫方是學者

朱子曰聖賢日用功夫甚覺淺近然推之理無有不包無

有不貫及其充廣可與天地同其廣大故聖賢位育只此

一理而已

學者功夫但患不得其要若是尋究得個道理自然頭頭

有個著落貫通浹洽各有條理學者常談多說持守未得

其要持守個甚說擴充說體驗說涵養皆是揀好的言語

做個說話必有實得力處方可所謂要於本領上理會者

蓋緣如此

為學須先立得個大腔當了卻旋去裏面脩治壁落教綿

密今人多未會知得個大規模先去脩治得一間半房

所以不濟事

若不見得入頭處緊也不得漫也不得若識得些路頭須

理學逢源卷之三內篇聖學類

全

是莫斷了若斷了便不成然而實見得入頭處也自不解

住了自要去他自喫得些滋味了要任自住不得

為學切須收斂端嚴就自家身心土做工夫自然有所得

為學工夫固當有先後然亦不是截然今日為此明日為

彼如大學三綱領便是個大腔當不條目是教人入頭處

等意無不誠然其次序固先後然卻不是等知無不至然後誠意又後去正心也

收拾放心是緊切下功夫處講學乃其中之一事

學問緊要是見處要得透徹然不自主敬致知上著功夫

亦無入頭處也

為學不厭卑近愈卑愈近則功夫愈實而所得愈高遠其

直為高遠者則反是此不可不察也

持敬讀書表裏用力切須實下工夫不可徒為虛說然表裏亦非二事

今之學者大概有二病一以為古聖賢亦只是了故不肯做工夫一則自謂做聖賢事不得不肯做工夫

為學工夫當忘寢食做一上使得些入處自後方滋味接續浮浮沈沈上半落不濟得事

今之學者全不曾發憤

不可倚靠師友非謂不必師友但學問須是自家做師友替他不得

開闢中又著嚴密寬緩中又著謹嚴

理學逢源卷之三 內篇聖學類

虛心順理學者守此四字

只要至誠耐久無有不得不須別生計較思前算後

主敬者存心之要而致知者進學之功二者交相發焉則

知日益明守日益固

聖人之教不外博文約禮四字

為學之道莫先於窮理窮理之要必在於讀書讀書之法

莫貴於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則又在於居敬而持志

日用之間隨時隨處提撕此心勿令放逸而於其中隨事

觀理講求思索沉潛反復庶於聖賢之教漸有默相契處

則自然見得天道性命真不外乎此而吾之所謂學者舍

此無有別用力處

程子嘗自言年二十時解經與今無異然其意味則今之視昔為不同矣此濶故知新之大者學者宜以是為的而

深求之

下學人事形而下者也其事之理則天之理也形而上者

也習其所當然而會其所以然故下學人事便是上達天

道

唐虞典樂教胥子曰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

便是教人變化氣質

居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敬又實

理學逢源卷之三 內篇聖學類

通乎三者之間

董子云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以其理付於人曰性性之

發為情而性情統於心所以存心者敬敬乃不雜曰誠

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故繼之以格致能敬誠格致而

心德全曰仁忠恕所以彊仁也義者仁之制禮者仁之

序知者仁之別也而信則所以成之四德之全必以勇

知仁勇必要於中中和道德之謂也道德自天其降曰

命天命之流行曰鬼神君子思其理而學其事也故以

學終焉

理學逢源卷之三終

丁酉夏同邑後學

程夢元 同校

余家鼎 同校

理學逢源卷之四

同邑後學董昌瑛厚山校

族姪 嗣佳麗南

婺源汪 紱雙池集 同邑門人余元遴秀書 參訂

同邑後學 董慶慶贊承 余龍光補山 汪立中莊甫 重校 余 最贊賢

內篇

物則類 倫 夫婦 父子 兄弟 君臣 朋友

孟子曰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之外

別無他道吾儒之所以盡性至命者篤於人倫而已其

理學逢源 卷之四 內篇物則類

於躬行實踐之 地則所學何事

因民彝著物則緝此篇以為日用講習之常俾有志者知所立而敦篤焉

倫

倫敘也比也類也理也君臣父子夫婦昆弟長幼朋友人

之大倫各有敘而不亂各有類而不紊而有義有親有別

有序有信比之無間君義臣忠父慈子孝夫和妻柔兄友

弟恭長惠幼順盡之各有其理也自其敘於天而言之則

曰五典而五典之敘莫不有自然之節文為人之所當踐

履而不可踰者則曰五禮通之天下無不同斯所以為天

下之達道也父子兄弟之合以恩君臣夫婦之聯以義一

陰一陽也而朋友又所以輔乎四者之間則倫之所賴以

盡焉者也父子之恩木也昆弟之次火也君臣之義金也

男女之別水也朋友之交土也父子仁之本也昆弟禮之

序也君臣義之至也夫婦貞之守也朋友信之孚也仁所

以仁此五者也禮所以履此五者也義所以宜此五者也

知所以幹此五者也信所以實此五者也自父子兄弟而

推則九族之親長幼之等也自君臣朋友而推則貴賤之

分同僚之好也自夫婦男女而推則媼姪之戚諸母諸婦

之際會也而天下之儕品無不盡矣聖人盡之於身而制

理學逢源 卷之四 內篇物則類

為禮樂政刑以教天下則禮者所以節此也樂所以和此

也政所以正此也刑所以型此也上之以此教下之以此

學倫無不盡而天地位焉萬物無不各安其分而遂其情

此聖人之道也彼異端之去君臣棄父子也非聖世之所

必誅也與

易傳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

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

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

天地以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化生萬物而乾道成男坤

道成女一陰一陽之分也男女合而夫婦生生之本也

有夫婦則有父子子之先後則有昆弟長子主器大宗之義即君臣立焉有君有臣則其間之尊卑貴賤又各有等倫而禮義著焉此人倫之序也人倫託始於夫婦貞以起元也

中庸曰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

仁者天地生人之本而義則人道之宜也故既已為人則父子君臣夫婦昆弟朋友之理無不具而父母生之其親尤篤由是而昆弟九族以迄君臣朋友無非此愛敬之推而推行各有所宜則唯賢是尊又所以明乎人

理學逢源 卷之四 內篇物則類

三

倫之則者也親非不尊而愛為篤賢非不愛而尊為主故父子兄弟夫婦主於恩而君臣朋友斷於義又以天合以人合之分也人合亦以天但由父母而昆弟九族因合而後著由師保而羣匹友生等殺以分則品節有等皆天之秩序也

禮記曰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者謂之民義

義者宜也在已者各有所宜盡也

夫婦別父子親君臣嚴三者正而庶物從之矣

夫婦人倫之始也父子仁之本君臣義之至也故人倫

之中三者尤重所謂三綱也一夫而有風婦一父而有風子一君而有風臣而昆弟長幼朋友亦無不統焉矣孝經曰閨門之內具禮矣乎嚴父嚴兄妻子臣妾猶百姓徒役也

家嚴父國有君家嚴兄國有長家有妻子國有百姓與隸百姓家嚴父國有君家嚴兄國有長家有妻子國有百姓與隸百姓

可作順治可移官禮已具於閨門之內也

易家人卦彖傳曰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父子子

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理學逢源 卷之四 內篇物則類

四

孔子曰君子之道四某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願行行願言君子胡不慥慥爾自閨門條以下言倫之本具於家而此條言盡倫當責之身也

大學齊家治國傳曰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就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眾也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

也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譏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已而后求諸人無諸已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故治國在齊其家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宜兄宜弟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為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此謂治國在齊其家

此言盡倫於身而后能教家以及於一國也

理學逢源

卷之四

內篇物則類

五

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

此堯之教民以人倫也勞之以鼓其力來之以導其趨匡之以範其行直之以革其心皆所以輔之使立於倫物之中翼之使行乎倫物之道皆使之自得其性之本然而已又從而振之俾勿壞焉加德於無已也

舜命契曰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

舜之教民以人倫也親以心言遜以事行言敬以敷教則盡勞來匡直之道行之以寬則有涵育薰陶之樂敬行以寬則不迫寬本於敬則非弛自天定之曰品自聖修之曰教五品即五倫註疏以父母兄弟子為五品則偏且漏耳周官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

成周之教民以人倫也

孟子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

聖人不過盡倫而已唯聖人為人倫之至所以垂天下後世法也○孝弟為仁義之實孝弟盡而人倫無不盡

仁義盡而道無不盡

理學逢源

卷之四

內篇物則類

太

堯典曰克明峻德以親九族

孟子曰舜明于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

商書曰先王肇修人紀

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

二帝三王皆盡倫於身以為民極也

禮記曰事親有隱無犯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致喪三年事君有犯無隱左右就養有方服勤至死方喪三年事師無犯無隱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心喪三年

民生於三事之如一然而各有其義也○人道不外於五倫就五倫而提挈要領言之則父子君臣夫婦曰三

綱於五者之中而舉其最切最先者言之則曰孝弟於吾之所身事而最尊者言之則曰君親師義各有當也師即朋友中之分最尊而恩最厚者

或問盡性至命何以必本於孝弟程叔子曰後人便將性命別作一般說了性命孝弟只是一統的事就孝弟中便可盡性至命然今時非無孝弟之人而不能盡性至命者由之而不知也朱子曰此孝弟爲仁之本意也又曰如按孝弟是無盡頭事如說箇仁人孝子不過乎物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便德爲聖人亦只完得一孝由而不知者不能察識擴充究竟其於孝弟之量亦未盡

士大夫受職於君期盡其職受身於父母安可不盡其道
理學逢源卷之四 內篇物則類 七

正倫理篤恩義家人之道也正倫理則尊卑之分明篤恩義則上下之情合
君臣朋友之際其合不正未有久而不離者故賢者順理而安行知者知幾而固守

朱子曰人倫有五皆天之所敘然惟父子兄弟爲天屬而以人合者居其三焉夫婦者天屬之所由以續也君臣者天屬之所賴以全也朋友者天屬之所賴以正也是則所以紀綱人道建立人極不可一日而偏廢雖或以人而合其實皆天理之自然有不得不合者此其所以爲天之所敘而非人之所能爲者也

父子欲其親君臣欲其敬非是欲其如此蓋有父子則便

自然有親有君臣則便自然有義
君臣父子天經地義故臣子之於君父所以致其忠孝之誠者無所不用其極而非虛加之也以爲不如是則無以盡吾心云爾

夫婦

夫婦人倫之首也一陽一陰者天地之道陰陽不交則萬物不生夫婦者人道之終始貞之所以起元也顧男女者人之大欲而欲勝則流流則亂而無別而人道近於禽獸矣故正夫婦之倫者必始於別男女男女有別而後其交也以正以可無聚應亂倫之失也夫婦之情易溺情溺則

理學逢源卷之四 內篇物則類 八

偏偏則以恩掩義而睽乖起於家人矣故立家人之則者必本於修其身心正身修而後恩義之交盡以可無脫輻反目牝雞晨鳴之害也夫夫婦者嗣續之原則其倫不可不重而夫資婦以內助則擇女不可不嚴婦望夫以刑家則選擇者亦不可以不慎若乃一合之後則夫婦之道已成其正身率人之道全責之夫夫盡道而婦從之配身承後之重禮貌所宜加無徇俗而以爲鄙笑也果盡道而婦不可誨則出妻之條載在典禮又無徇俗而安於隱忍也凡此皆所以重正夫婦之倫而已矣然而牀第之私合體之人人情所至親暱而一動一靜一語一嘿之得失皆有

習觀嚙伺而不能掩則正家之身莫難於此敬之焉至矣
若乃婦喪夫而改適娶失節以配身苟事勢所不得已而
非有所大淫慝則先王亦未嘗不聽之而要非正身之君
子所肯出也

易傳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

陰陽分而男女別天道之自然生物之始也

樂記曰化不時則不生男女無辨則亂升天地之情也

氣化以時男女以正天地之道也

易家人卦彖曰家人利女貞 彖傳曰家人女正位乎內

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

理學逢源

卷之四

內篇物則類

九

天運於外地靜於中男女各位乎中正而家道成矣文

曰女貞以女正為型家之端孔兼言男倡之者男也

禮記曰男女有別然後父子親父子親然後義生義生然

後禮作禮作然後萬物安無別無義禽獸之道也

男女無別則人道瀆而父子不親衛宣晉獻楚平漢武

及唐之世皆以不謹於男女而父子兄弟交相殘戮也

男女之別其所係重矣哉

以上言男女之宜別也

內則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 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

婉聽從執麻桌治絲繭織紵組紃學女事以共衣服觀於

祭祀納酒漿盞豆菹醢禮相助奠

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反兄弟不與同席而坐同器而食

曲禮曰寡婦之子非有見焉弗與為友

以遠嫌也○以上非夫婦者必嚴男女之別

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非受幣不交不親

娶妻不娶同姓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

不娶同姓尤附遠厚別之大節○後世有無子而以異

姓之子承嗣者此斬祖父血食至為不仁也乃既承嗣

異姓而其子亦遂棄其本姓或且與本姓婚姻不以為

嫌禽獸之道也○二條方昏時之嚴於男女之別

理學逢源

卷之四

內篇物則類

十

內則曰禮始於謹夫婦為宮室辨內外男子居外女子居

內深宮固門闔寺守之男不入女不出男女不同櫛櫛不

敢懸於夫之櫛櫛不敢藏於夫之篋笥不敢共溷浴夫不

在欵枕篋簞席褥器而藏之

男不言內女不言外非祭非喪不相授器其相授則女授

以篋其無篋則皆坐奠而後取之外內不共井不共溷浴

不通寢席不通乞假男女不通衣裳男子入內不嘯不指

夜行以燭無燭則止女子出門必擁蔽其面夜行以燭無

燭則止道路男子由右婦人由左

曲禮曰嫂叔不通問

問遺也非不問答○以上雖夫婦居室一家之中亦必嚴而

上有別也

喪禮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婦人死於男子之手

謹別於終也此正慎終之大節而或者疑其迂謬哉

嫂不撫叔叔不撫嫂

撫其尸也○謹別於喪禮而尤重也

以上皆謹男女之別

易咸卦象曰咸亨利貞取女吉彖傳曰柔主而剛下二氣

感應以相與止而說男下女是以亨利貞取女吉也

柔剛之交二氣之通山澤通氣天地自然之感而通也人情

理學逢源卷之四內篇物則類十一

以止而說則發其情者合乎禮義又以男先於女則感

而得其正者也故取女則吉

歸妹彖傳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

歸妹人之終始也

禮記曰冕而親迎親之也

天地不合萬物不生大昏萬世之嗣也內以治宗廟之禮

足以配天地之神明出以治直朝言廷之禮足以立天下

之敬昔三代明王之政必敬其妻子也有道妻也者親之

主也敢不敬與

春秋桓公三年公子翬如齊逆女齊侯送姜氏於謹公會

齊侯於謹夫人姜氏至自齊

不親迎而使大夫而齊侯送女於魯境公乃會齊侯焉

俱失之也大昏而不敬能免於瀆哉

桓公九年祭公來逆王后於紀紀季姜歸於京師

書王后示母儀天下也書季姜係之紀子道也

以上言夫婦之交所當慎重也

詩美文王太姒之德曰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

子好逑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

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

窕淑女琴瑟友之參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鐘鼓樂

理學逢源卷之四內篇物則類十二

之

人各有迷而為君子之迷則難為君子之好迷則益難

宮人殆謂文王之難為配也若窈窕之淑女則真可為

君子之好迷矣惟必淑女然後可迷君子而淑女不可

必得所以有未得之思乃竟得淑女以迷君子而兩美

適合則友之樂之之情自不能已然則憂為君子憂也

樂為文王樂也好德之情於斯可見而文王太姒之感

人深矣○窈窕深遠也以言淑女則幽閒之意幽則無

淺露之容閒則無浮躁之態匡衡所謂情欲之感無介

乎容儀燕私之意不形於動靜者是也然非其性之貞

靜不能有是幽閒故朱子本而言之女德之盛於此爲至若下二篇之勤儉孝敬專靜純一與其不妒忌而能逮下是皆其貞靜中之所涵蓄焉者也

后妃躬成締綌而賦詩曰葛之覃兮施於中谷維葉萋萋黃鳥于飛集于灌木其鳴喈喈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莫莫是刈是穫爲締爲綌服之無數言告師氏言告言歸薄汚我私薄澣我衣害澣害否歸甯父母

后妃無意賦詩而德之所形不可掉焉矣

文王有事於外而后妃思之賦詩曰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陟彼崔嵬我馬虺隤我姑酌彼金罍

理學逢源卷之四 內篇物則類 十三

維以不永懷陟彼高岡我馬元黃我姑酌彼兕觥維以不永傷陟彼砠矣我馬瘡矣我僕痛矣云何吁矣

獨居深念人之至情情發乎正所以爲后妃也

王姬下嫁於齊詩人美之曰何彼穠矣唐棣之華曷不肅離王姬之車

敬而且和婦德也以王姬下嫁而能敬和尤爲難之文王太妣之教澤長矣

南國被文王之化其諸侯之女嫁於諸侯而家人美之曰維鵲有巢維鳩居之之子于歸百兩御之維鵲有巢維鳩方之子于歸百兩將之維鵲有巢維鳩盈之之子于歸

百兩成之

維鵲有巢能治國也維鳩居之地道無成而代有終也女子無非無儀則專靜而純一矣

諸侯夫人能盡誠敬以奉祭祀家人美之曰于以采芣于沼于汜于以用之公侯之事于以采芣于澗之中于以用之公侯之宮被之僮僮夙夜在公被之祈祈薄言還歸大夫妻能奉祭祀家人美之曰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被行潦于以盛之維筐及筥于以湘之維錡及釜于以奠之宗室牖下誰其尸之有齊季女

諸侯求昏於諸侯其辭曰請君之玉女與寡人共守宗廟社稷故婦人者所以共事祭祀者也故女子十年而已教之爲酒漿籩豆菹醢禮相助奠矣然非躬親誠敬則非所以奉神明而配君子也二南之詩風化如此可知婦人之無違德矣後世禮教衰而婦人無祭祀之事所事在服飾之華逸遊之樂不則崇奉異端膜拜于僧舍焉已耳嗟乎

易家人六二爻曰无攸遂在中饋貞吉

詩曰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無父母遺罹

易文言傳曰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

書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

三代之失其明鑑矣呂氏得政漢室幾移禍水猖狂王孫啄死何董構難而漢亡矣南風擅權馬牛南渡武曌入侍唐統爲周是皆牝雞之禍歟然宋室高后女中堯舜似未可以司晨議之而究之高后撒簾哲宗變政紛紛紹述宋室終微蓋惟陽失權而後陰以用事微獨長舌妖狐流禍人國卽不得已而黃裳位五小畜西郊亦必非邦家之幸也正身正家是在位乎外者

大戴禮曰女日及乎閨門之內不百里而奔喪婦人無專制之義有三從之道在家從父出嫁從夫夫死從子

理學逢源

卷之四

內篇物則類

五

婦有五不取逆家子不取亂家子不取世有刑人不取世有惡疾不取喪父長子不娶

婦有七去不順父母去淫去妒去有惡疾去多言去竊盜去有三不去有所取無所歸不去與更三年喪不去前貧賤後富貴不去

婦可輕言去乎曰婦者身之配也婦有失德是己之失德也使其猶可教誨則君子未嘗不優柔而教誨之其卒不可教誨則不得不棄出之與其敗德而辱身辱先以壞乃室家孰若出逐之之爲無失也蓋夫婦之合在恩義之間與父子兄弟之合以天者原未可同日語也

合則其婦也不合則其路人也合則配身承先之重恩禮不可不隆也不合則隕先辱身之人絕之不容姑息也乃世之爲夫婦者方其合也非失之燕昵則視爲奴婢有語以當敬恭者且從而非笑之是何其視夫婦之倫爲人輕也及夫旣陰隱鴟張無復顧忌不可教誨則又含詢隱忍爲所牽掣而不能斷之以義有語以當出棄者則又視爲驚世駭俗而不可爲之事是何其視夫婦之交爲太重哉然君子修己以敬而已能修己以閑家則雖中材之婦可以率之使化於善不能修己無怪乎婦之不率也婦亦固不可輕言去也○以上言婦德

理學逢源

卷之四

內篇物則類

六

之全

禮記曰妻不在妾御不敢當夕

夕見曰夕妻與夫敵體故其御於夫也方夕而已往以致其相親之意也妾則不當夕所以防狎昵而致其敬恭之道也妻雖不在妾御亦不敢當夕不以嫡不在而失其禮也

太姒不妒忌而眾妾美之曰南有樛木葛藟纍之樂只君子福履綏之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將之南有樛木葛藟榮之樂只君子福履成之

又詩曰螽斯羽詵詵兮宜爾子孫振振兮螽斯羽薨薨兮

宜爾子孫繩繩兮螽斯羽揖揖兮宜爾子孫蟄蟄兮

不如忌而子孫眾多和以致祥也○此二條以嫡庶言

以上言女德

禮記曰夫也者夫也夫也者以知帥人者也

易家人初九爻曰閑有家悔亡 象傳曰閑有家志未變

也

家者悔之叢也于其初時志未變而有以閑之所以免

悔也諺曰教子教嬰孩教婦教初來即此爻之義

大象傳曰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恆

以身率家乃所以閑家也

理學逢源 卷之四 內篇物則類

七

九三爻曰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 象傳曰家

人嗃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

上九爻曰有孚威如終吉 象傳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

也

家庭之親易以恩而掩義閑之於初使恩義交盡則孚

信成於終矣然使持身有少疎則非所以孚於家矣言

有物而行有恆其為父子兄弟足法則威如之吉也

岳牧薦舜於堯堯曰我其試哉女子時觀厥刑于二女

夫婦人倫之始閨門風化之原人或有不顧爾顏於在醜

而不能不褻狎於家庭修物則於旦明而不能不弛威

儀於寢處或孝友至性有妻子而改途或剛毅有為對

妻孥而眷戀閨門德歎百行亦為之玷矣堯將舉舜而

觀刑於二女思深哉

詩曰思齊大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太妣嗣徽

音則百斯男惠于宗公神罔時怨神罔時恫刑于寡妻至

于兄弟以御于家邦雖離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

亦保

此文王之刑家也蓋治國易而治家難則一言一行之

失疏遠者或未之見而親暱者已先見之處心積慮之

微疏遠者或未及知而牀第者已微窺之視聽言動之

理學逢源 卷之四 內篇物則類

七

稍違則不足以作家人之範而生其慢易之心親愛賤

惡之偶偏則不足以服妻孥之心而動其不平之氣此

刑家之所以難於治國也文王雖離肅肅而不顯亦臨

無射亦保在文王非勉強而為之然而惠宗公刑寡妻

者端在是矣有妻子者可無敬歟

以上言君子正家之事

禮曰一與之齊終身不改故夫死不嫁

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共姜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共姜

作詩以自誓曰汎彼柏舟在彼中河髮彼兩髦實維我儀

之死矢靡他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從一之義肇自生民而苦節著於六經則自栢舟始其
姜亦婦人百世之師矣玩髮彼兩髦之語則其姜似未
嫁而守義也或據曾子問有不
得嗣為兄弟云云之語因謂未成婚者不當守節此一
偏之論也夫未及成婚而所許之夫死則改適固不為
失節然齊衰而弔既葬而除則亦是既有夫婦之義矣
因而守前此之信豈非大過人者禮言然後嫁之初未
言必於
嫁之也

二條言守節之事

周子曰治天下有本身之謂也治天下有則家之謂也本
必端端本誠心而已則必善善則和親而已家難而天下
易家親而天下疏也家人離必起於婦人故睽次家人以
二女同居而志不同行也堯所以釐降二女於媯汭舜可

理學逢源

卷之四

內篇物則類

五

禪乎吾茲試矣

觀刑二女最聖人慎重深心黃黎洲謂試
哉即指下慎徽五典諸事非以二女試也
噫女不當以試人官
獨可以試人乎謬哉

是治天下觀于家治家觀于身而已
矣身端心誠之謂也誠心復其不善之動而已矣不善之
動妄也妄復則无妄矣无妄則誠矣故无妄次復而曰先
王以茂對時育萬物深哉

問妻可出乎曰妻不賢出之何害子思亦嘗出妻今世俗
乃以出妻為醜行遂不敢為古人不如此今人將此作一
件大事隱忍不敢發或有隱惡為之陰持之以至縱恣養
成不善豈不害事又問古人出妻有以對姑叱狗熬蒸不
熟者亦無甚惡而遽出之何也程子曰此古人忠厚之道

也曰古語有之出妻令其可嫁絕友令其可交乃此意否
曰是也

大夫以上無再娶禮凡為夫婦時豈有一人先死一人再
娶一人再嫁之約但自大夫以下有不得已再娶者蓋緣
奉公姑或主內事如大夫以上自有嬪妃可供祀禮所以
不許再娶也

或問孀婦於理似不可娶何如曰然凡娶以配身也若娶
失節者以配身是已失節也又問或有孤孀貧窮無託者
可再嫁否曰只是後世怕寒餓死故有是說然餓死事極
小失節事極大此程子充類至義之盡立人道之大防也
然民庶之家有名為守節而實失節者又

理學逢源

卷之四

內篇物則類

三

不如再嫁

之猶愈也

世人慎於擇壻而忽於擇婦其實婿易見婦難知所繫甚
重而可忽哉

或曰妻有七出此卻是正當道理非權也朱子曰然
文中子曰昏娶而論財夷虜之道也君子不入其鄉
又曰早昏少聘教人以偷媵妾無數教人以亂且人各有
等一夫一婦庶人之職也真西山曰媵妾無數內或陪
子弟于惡外或生僮僕之變

父子

父子天性也然父鮮有不慈而子或多不孝何與慈失其
所以為慈乃所以成子之不孝也故瀆倫而賊惡者其無

論焉則愛之而不教是不慈也教而不以道是不慈也知教矣而教不勝其姑息之私是不慈也教以道矣而不能涵育薰陶以需於化是不慈也然非能自盡其道而以身為子弟觀型之身則又無以為立教之本而欲其子之知所率也難矣故教自身始也教自身始則欲為父而盡慈當必先反之身而盡孝矣身本於親而不可離則孝自吾天而無容強是惟自念其身為父母之身而又體父母之心以為己心以自致其愛敬之良而實踐其尊養之節則承順其親之志自不能已而守身之敬亦無容少懈矣是以孝子之事親也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理學逢源卷之四內篇物則類 三

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誠終其身焉而不敢一刻之忘父母也蓋夫人受命於天而受形於親吾之性有一毫之未盡則無以順天而成其為人吾之心有一念之未誠一行之未修則無以順親而成其為子斯孝之所以本之一心而推之塞乎天地也是故繼志述事所以論親之道而窮神知化所以繼述於天故仁人之事天如事親孝子之事親如事天故仁人為能饗帝孝子為能饗親而仁民愛物胥包并於其中矣要非至於聖人不足以盡此故孝也者又人倫之本而百行之原也然而本吾性之自然而又初何所強也

列女傳曰古者婦人妊子寢不側坐不偏立不跛目不視邪色耳不聽淫聲朝夕命警矇誦詩道正事如此則生子形容端正才過人矣

內則曰凡生子擇於諸母與可者必求其寬裕慈惠溫良恭敬慎而寡言者使為子師子能食食教以右手能言男唯女俞男鞶革女鞶絲六年教之數與方名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八年出入門戶及即席飲食必後長者始教之讓九年教之數日十年出就外傅居宿於外學書計衣不帛襦袴朝夕學幼儀請肄簡諒

曲禮曰幼子常示毋誑立必正方不頃聽

理學逢源卷之四內篇物則類 三

此皆以養正於蒙也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

孟子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如中也棄不中才也棄不才則賢不肖之相去其間不能以寸

公孫丑問曰君子之不教子何也孟子曰勢不行也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繼之以怒繼之以怒則反夷矣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則是父子相夷也父子相夷則惡矣古者易子而教之父子之間不責善責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焉

養與教不同者養謂閑其耳目道其心志使習與正居而化於不覺也教則有條件規模使之必率故父子之親其勢有難行者然默寓其教於不親教之中則教不傷恩而愛非禽犢矣古人實是不親教子如伯魚學詩亦不親教子可知

詩曰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

書曰不顯哉文王謨不承哉武王烈佑啓我後人咸以正無缺

創業垂統以為可繼愛其子孫莫大於是

以上言慈

理學逢源 卷之四 內篇物則類

五

孝經曰身體髮膚受之父子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

守身以事親而盡事親之道即所以立身也

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此天子之孝也

愛敬其親之至則自不敢惡於人懼辱身以辱親也德教加百姓刑四海則道行名揚而身立親顯矣

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富貴不離其身然後

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此諸侯之孝也

諸侯祿位傳之先君故以能守為孝亦不敢毀傷之心也能保社稷和民人則道行名揚而身立親顯矣

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是故非法不言非道不行言滿天下無口過

事君則忠以敬事長則順忠順不失以事其上然後能守其祭祀此士之孝也

於大夫以言行言於士以忠順言大夫位尊言行為顯也要之皆守身事君以立身行道之事

理學逢源 卷之四 內篇物則類

五

用天之時因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此庶人之孝也庶人之分只此

自天子至於庶人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

終始即孝之始孝之終也位雖不同守身事親一也

禮記曰夫孝有三大孝尊親其次弗辱其下能養

尊親者德成而親顯也弗辱者守身而不失也

小孝用力中孝用勞大孝不匱

不敢私其力以養親也兢業守身勞也身立道行則不

匱矣

夫孝者先意承志諭親于道者也

先親之意而道之後親之志則承之所以論之於道也
孟子曰不得乎親不可以爲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爲子

天生人而有親而不能得親是不得爲人也親生吾而
有身而不能順親是不可爲子也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惟其疾之憂

知謹疾則亦知守身矣

以上皆念己身爲親身而體親心爲己心之意

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
不敬何以別乎

一不敬其親則是等親於犬馬也養親者宜知惕矣

理學逢源

卷之四

內篇物則類

三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
是以爲孝乎

朱子曰敬大段是把當事聽無聲視無形色難大段是

恭順積得厚方能形見所以爲難勉強不得

禮記曰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
有愉色者必有婉容孝子如執玉如捧盈洞洞屬屬然如
弗勝如將失之嚴威儼恪非所以事親也

愛根於心而動於氣形於色見於身執玉捧盈敬之至
也敬自愛生所以異於嚴威儼恪也

以上自致其愛敬之良

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
我對曰無違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
禮祭之以禮

親者人子之天順理所以順天也禮之中無所歉則無
不盡之心禮之外無所踰則無拂理之事不過乎物所
以成身成物也

內則曰子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櫛縱笄總拂髦冠綬纓
端鞞紳搢笏左右佩用偃屨著綦婦事舅姑如事父母雞
初鳴咸盥漱櫛縱笄總衣紳左右佩用衿纓綦屨以適父
母舅姑之所及所下氣怡聲問衣燠寒疾痛疴癢而敬抑

理學逢源

卷之四

內篇物則類

三

搔之出入則或先或後而敬扶持之進盥少者奉盤長者
奉水請沃盥盥卒授巾問所欲而敬進之柔色以溫之父
母舊姑必嘗之而後退男女未冠笄者味爽而朝問何食
飲矣若己食則退若未食則佐長者視具

此定省視膳之儀也古人之起常早故以雞鳴爲節而
或者譏以爲迂異哉

父母舅姑將坐奉席請何鄉將衽長者奉席請何趾少者
執牀與坐御者舉几歛席與簞縣衾篋枕歛篋而櫛之
有命之應唯敬對進退周旋慎齊升降出入揖遊不敢噦
噫噉咳欠伸跛倚睥視不敢唾洩寒不敢襲癢不敢搔不

有敬事不敢袒裼不涉不撝褻衣衾不見裏父母唾洩不見冠帶垢和灰請漱衣裳垢和灰請澣衣裳綻裂紉箴請補綴

父母舅姑之命勿逆勿怠若飲食之雖不耆必嘗而待加之衣服雖不欲必服而待加之事人代之已雖不欲姑與之而姑使之而后復之子婦無私貨無私畜無私器不敢私假不敢私與

子婦有私最薄之俗也利心一萌忘親不顧矣為父母而與之私是教以不孝也今世類然異哉

父母有婢子若庶子庶孫甚愛之雖父母沒沒身敬之不理學逢源卷之四 內篇物則類 三

衰

問親非所愛能不裁之以義乎曰敬之者體親心也裁之者義也裁以義而後能始終其敬要毋以傷親之心焉耳

子有二妾父母愛一人焉子愛一人焉由衣服飲食由執事毋敢視父母所愛雖父母沒不衰 子甚宜其妻父母不說出子不宜其妻父母曰是善事我子行夫婦之禮焉沒身不衰

妻亦有不得不出者又當婉與父母商之

舅沒則姑老冢婦所祭祀賓客必請於姑介婦請於冢婦

凡婦不命適私室不敢退凡事大小必請於舅姑
曲禮曰凡為人子之禮冬溫而夏清昏定而晨省在醜夷不爭

出必告反必面所遊必有常所習必有業恆言不稱老視於無形聽於無聲

愛敬之誠於是為至

居不主奧坐不中席行不中道立不中門食饗不為概祭祀不為尸 不登高不臨深不苟訾不苟笑 孝子不服閭不登危懼辱親也

士相見禮云若父則游目無上於面無下於帶若不言立理學逢源卷之四 內篇物則類 三

則視足坐則視膝

游目伺父之神志也無上無下雖游目而有節也視足擬其行視膝擬其起皆視於無形之事

玉藻曰父命呼唯而不諾手執業則投之食在口則吐之走而不趨 親老出不易方復不過時親瘠色容不盛此孝子之疏節也

孔子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

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

自內則至此皆居致敬養致樂之事

內則曰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

孝悅則復諫不悅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甯孰諫父母怒不悅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

人子事親而不能使親無過又不能積誠以感親心則親之過皆子之過也責善賊恩阿意曲從益不孝之大者知此而幾諫不容已矣而其心亦已自悲矣論親之道舍孝敬而外無他道也若謂父母固然非子所能挽且自謂吾已言之而無如不從何則是委過於親而恕然於天性也何以爲子

曲禮曰子之事親也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

號泣亦以感親也抑自悲其孝誠之不足也

理學逢源 卷之四 內篇物則類

五

此二條諫親之事

曲禮曰父母有疾冠者不櫛行不翔言不惰琴瑟不御食肉不至變味飲酒不至變貌笑不至矧怒不至詈疾止復故

親有疾飲藥子先嘗之醫不三世不服其藥

此病則致憂之事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

必也期望之辭言親喪固當不無自致者

孟子曰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

滕定公薨世子使然友問於孟子孟子曰不亦善乎親喪

固所自盡也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雖然吾嘗聞之矣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飭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其然友反命定爲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世子使然友復之鄒問孟子孟子曰然不可以他求者也孔子曰君薨聽於冢宰歡粥面深墨卽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然者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風必偃是在世子然友反命世子曰然是誠在我五月居廬未有命戒百官族人可謂曰知及至葬四方來觀之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弔者大悅

人情汨於流俗而不知反求於心故以行古禮者爲不

理學逢源 卷之四 內篇物則類

三

宜於今然一有以感之而人卒不以爲非也是可見好

德之本然矣

顏丁善居喪始死皇皇然如有求而弗得及殯望望焉如有從而弗及旣葬慨然如不及其反而息

少連大連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懈期悲哀三年憂

高子羔之執親喪也泣血三年未嘗見齒

以上喪則致哀之事

禮記曰霜露旣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非其寒之謂也春雨露旣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如將見之

致齊於內散齊於外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

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齊三日乃見其所為齊者祭之日入室儼然必有見乎其位周還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是故先王之孝也色不忘乎目聲不絕乎耳心志嗜欲不忘乎心致愛則存致慤則著著存不忘乎心夫安得不敬乎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

以上祭則致誠之事

以上皆實踐其尊養之節也

內則曰父母雖沒將為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將為不善思貽父母羞辱必不果

理學逢源

卷之四 內篇物則類

三

玉藻曰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手澤存焉爾母沒而杯圈不能飲焉口澤之氣存焉爾

曾子曰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泣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陳無勇非孝也五者不遂菽及於親敢不敬乎

眾之本教曰孝其行曰養養可能也敬為難敬可能也安為難安可能也卒為難父母既沒慎行其身不遺父母惡名可謂能終矣仁者仁此者也禮者履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強者強此者也樂自順此生刑自反

此作

孝者德之本教之所由生也孝在心而養以行之敬即行於養之中而安則敬之本於心也卒久而不變也

以上言終身不忘也

虞舜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

帝初耕于歷山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于父母負罪引慝祗

載見瞽瞍夔夔齊慄瞽亦允若

舜之心惟自知有罪慝而已

孟子曰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瞽瞍底豫而天下化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此之謂大孝

理學逢源

卷之四 內篇物則類

三

化則定矣以一人之孝定天下故稱大也

文王之為世子也朝於王季日三雞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暮又至亦如之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復膳然後亦復初食上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膳命膳宰曰未有原應曰諾然後退

文王有疾武王不脫冠帶而養文王一飯亦一飯文王再飯亦再飯

孔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

人之事者也

詩云文王有聲聿駿有聲聿求厥甯聿觀厥成又曰王配于京世德作求永言配命成王之孚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永言孝思孝思維則蓋文王之志在求甯則其事即求甯之事也武王繼志而述之服事征誅雖不同而求甯之志同方伯天子雖不同而求甯之事同是以武成曰予小子其承厥志可以知武周之繼述矣○問在他人當何如曰子能以父母之心為心則孝矣即繼志述事之謂也無不敬則善繼善述矣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履薄冰而後吾知免夫小子

理學逢源卷之四 內篇物則類

三

孟子曰事孰為大事親為大守孰為大守身為大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聞也孰不為事事親事之本也孰不為守守身守之本也曾子養曾皙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曾皙死曾元養曾子必有酒肉將徹不請所與問有餘曰亡矣將以復進也此所謂養口體者也若曾子則可謂養志矣事親若曾子者可也

曾子守身以事親者也欲子之無失其身者父母之志也於一飲一食間而且欲體親志況遺體之重乎於一

髮寸膚之微且不敢毀傷况刑戮之大乎合上條以觀而成身順親之道具可見矣

樂正子春下堂而傷其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門弟子曰夫子之足瘳矣數月不出猶有憂色何也樂正子春曰吾聞諸曾子曾子聞諸夫子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無人為大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不辱其身可謂全矣故君子頃步而不敢忘孝也今子忘孝之道子是以有憂色也壹舉足而不敢忘父母是故道而不徑舟而不游不敢以先父母之遺體行殆壹出言而不敢忘父母是故惡言不出於口忿言不反於身不辱其身不理學逢源卷之四 內篇物則類

三

羞其親可謂孝矣

孔子曰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物是故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事天如事親是故孝子成身

人受命于天受形于親有物有則即身而存矣偶違乎物則則是違天而辱親也存心養性以盡倫踐形成身即所以事親事天也孝之外無餘量矣

程叔子曰人之處家在骨肉父子之間大率以情勝禮以恩奪義惟剛立之人則能不以私愛失其正理故家人大要以剛為善此條主為人父言問第五倫視其子之疾與兄子之疾不同自謂之私如何

曰不特安寢與不安寢只不起與十起便是私也父子之愛本是公纔著此心做便是私也

病臥於牀委之庸醫比之不慈不孝事親者亦不可以不知醫

人無父母生日當倍悲痛又安忍置酒張樂以為樂

張子曰舜之事親有不悅者為父頑母嚚不近人情若中人之性其好惡畧無害理必姑順之親之故舊所喜者當

極力招致以悅其心凡于父母賓客之奉必極力營辦不計家之有無又須使不知其勉強勞苦使父母之心有不

安

理學逢源 卷之四 內篇物則類

美

事親奉祭豈可使他人為之固所自盡也

朱子曰愛親之心仁之本也其順乎親則義之本也其敬

乎親則禮之本也其知此則知之本也其誠此則信之本

也人之所為五常百行之本莫不在孝此其所以為至德

要道也與

百行自孝始

聖人之於天地猶子之於父母

人之所以有身受形於母而資始於父雖有強暴之人見

子則憐至於襁褓之兒見父則笑果何為而然哉初無所

為而然此父子之道所以為天性而不可解也然父子之

間或有不盡其道者是豈為父而天性有不足於慈亦豈為子而天性有不足於孝者哉人心本明天理素具但為物欲所昏利害所蔽故小則傷恩害義而不可開大則滅天亂倫而不可救也

問人不幸處繼母異兄弟不相容當如何曰從古來自有這樣子只看舜如何後來此樣事多有只是為人子止於

孝

問父母之於子有無窮憐愛欲其聰明欲其成立此之謂

誠心邪曰父母愛子正也愛之無窮而必欲其如此則邪

矣此天理人欲之間正當審決

理學逢源 卷之四 內篇物則類

美

清簡公曰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故無不敬也愛親者不敢

暴於人故無不愛也天子致孝則愛敬加於宇內卿大夫

致孝則愛敬行於民物士庶人致孝則愛敬洽於鄉黨故

聖人立教以孝弟為先儒者守先王之道以待後學亦惟

曰入孝出弟此躬修之實百行之本上下其之本之不務

而高談名理誇元妙吾不知其可也

孝子不登高不臨深乘權據要挾不賞之功以危其身可

謂孝乎孝子不苟訾不苟笑恃才矜辨好議論人長短以

近於死可謂孝乎若乃有時而致命遂志不失為全歸又

非偷生保妻子之臣所得而藉口也

天下有孝子可與言盡性矣天下有知性者可與言盡孝矣慈孝庸行而達天德

兄弟

兄弟分形而連氣者也天性之親惟父子而次之則兄弟蓋兄弟之身卽父母之身卽己之身也其分者形耳形日分而愛日薄則外物累其衷而天性薄也如其愛親之篤而不分則必以愛親者愛親之遺體而何忍爾我視之敬親之至而不忘則必以敬親者敬親之遺體而何敢等夷遇之由父母等而上之爲祖爲曾爲高則由愛兄弟之愛而廣之而從宗合族長幼之序行焉九族之恩篤焉又由

理學逢源卷之四 內篇物則類

三

是而推之姻亞推之鄉黨推之國人推之天下則凡長於我者皆吾兄皆推吾敬兄之心以敬之者也幼於我者皆吾弟皆推吾愛弟之心以愛之者也然要非篤於愛敬其親以愛敬兄弟何以及此兄弟之倫蓋可忽乎哉
詩曰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原隰哀矣兄弟求矣脊令在原兄弟急難每有良朋況也永歎兄弟鬩于牆外禦其務每有良朋烝也無戎喪亂旣平旣安且甯雖有兄弟不如友生儂爾籩豆飲酒之飫兄弟旣具和樂且孺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旣翁和樂且湛宜爾室家樂爾妻孥是究是圖亶其然乎

兄弟同本而生至性之親豈他人所能及者然不反之性情之真不覺兄弟之樂也不厯之喪亂之境不見兄弟之親也夫同氣之親發於至情豈從外鑠然習而不察而奪於利欲之私則鮮能有反求而得其至性之真者故周公歷舉常變以示人曰凡今之人莫如兄弟也曷不觀死喪之可畏惟兄弟孔懷他人有爲之懷者乎原隰之哀尸惟兄弟相求他人有爲之求者乎然此禍之大者兄弟固無容委也且他人未必有生平之好也則如有急難之日乎則如良朋之好乎乃脊令在原飛鳴相逐不敢自安亦惟兄弟之相與同此急難而良朋

理學逢源卷之四 內篇物則類

三

則不過爲之永歎而已其能如兄弟之相助乎然或者曰此固合兄弟哉則使兄弟而或鬩於牆乎然而外侮之至亦必且同心禦之而良朋卒不能相及也夫相好之良朋不如有瑕之兄弟是可見兄弟至情人所同有即使枯亡不容盡昧而凡今之人誠未有如兄弟者矣顧乃念同氣於患亂而或棄兄弟於宴安謂非利欲之奪其衷而至性之亡以不可復見乎夫謂安甯而可忘兄弟也則試卽安甯之日思之如儂爾籩豆飲酒之飫此非和樂之時哉然使室家燕樂而兄弟或有一人不在焉此燕會之歡能無缺乎是必兄弟旣具而後燕

會之樂亦有孺子天真之趣也又如妻子好合如鼓瑟琴此非和樂之事哉然妻孥聚順而兄弟或不免於不翁焉則妻孥之樂其能久乎是必兄弟既翁而後妻子之合亦可以安樂而長久也夫兄弟之好有以宜爾室家樂爾妻孥則信乎凡今之人卒未有如兄弟者也蓋孺子之日兄弟嬉遊如依父母此其情發於天真無容勉強迨長而各妻其妻各子其子則兄弟之愛有不能無薄者要之孺子之心未嘗亡也故飲酒而兄弟不具則其心必有不快者此反之情性之真而知兄弟之宜室家也人情溺於妻子而疎於兄弟且有由妻子而譬

理學逢源

卷之四

內篇物則類

堯

敵其兄弟者獨是兄弟不和爭訟狠鬪戾氣致隱并妻子之愛亦不能安享此揆之理勢而知兄弟之樂妻孥也試以是究而圖之周公豈欺我哉○儻爾籩豆飲酒之飫兄弟既具和樂且孺實兄弟至情動於天而不自覺處人當反求而深察之

小雅曰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

又曰宜兄宜弟令德壽豈

有國家者能宜其兄弟則有是令德而能長其樂矣宜非獨愛之之謂聯以恩而孚之以信正以義而率之以道乃實有以宜之而各得其宜所以爲愛之之至也

詩曰駢駢角弓翮其反矣兄弟昏姻無胥遠矣爾之遠矣既胥然矣爾之教矣民胥倣矣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爲瘡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已斯

七

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上而遠其兄弟則是以薄教也惟賢者不爲習移不然無不交相病矣各執己私以相怨而不知讓至於亡而後已末世之兄弟類如此可慨也夫

萬章曰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瞍焚廩使浚井出從而揜之象曰謨蓋都君咸我績牛羊父母倉廩父母干戈朕琴

理學逢源

卷之四

內篇物則類

罕

朕張朕二嫂使治朕棲象往入舜宮舜在牀琴象曰鬱陶思君爾忸怩舜曰惟茲茲臣庶汝其于予治不識舜不知象之將殺已與曰奚而不知也象憂亦憂象喜亦喜曰然則舜僞喜者與曰否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彼以愛兄之道來故誠信而喜之奚僞焉

兄弟一體者也故弟而有憂則亦若不能已於憂弟而色喜則亦爲靦然而色喜此初不計其憂喜之何自而自有動於天然者也完廩浚井之事未必眞而象憂亦憂象喜亦喜一言則得乎天理人情之至矣

萬章曰象日以殺舜爲事立爲天子則放之何也孟子曰

封之也或曰放焉萬章曰舜流其工於幽州放驩兜於崇山殺三苗於三危殛鯀於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象至不仁封之有庠有庠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則誅之在弟則封之曰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庠富貴之也身為天子弟為匹夫可謂親愛之乎敢問或曰放者何謂也曰象不得有為於其國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焉故謂之放豈得暴彼民哉雖然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不及貢以政接於有庠此之謂也

理學逢源 卷之四 內篇物則類 聖

不藏怒不宿怨真仁人之心欲常常而見之孺慕之情所不能自己也○舜之封象周公之誅管蔡先儒論之詳矣緘謂舜之誠信喜象周公之誠信任管叔一則不疑其偽不追既往一則不料其畔不逆將來其心一也然象之欲害者已身而已況又父母聽之舜以父母之心為心而欲諭之於道夫又安忍對父母以讎象哉有自責其親愛之未至而誠不足以感弟耳是以克諧以孝而蒸蒸又不格姦焉迨夫瞽瞍允若則象已必有以化其傲者舜又安得藏怒宿怨而不封之也乎若管叔惑於武庚而淮徐奄商一時煽畔則流毒生民禍及宗

社矣周公又安能復庇其兄而不置之辟也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武王不得而不誅獨夫哀我人斯亦孔之將周公不得而不誅管叔此武周之不幸而不同於舜者其勢殊也知心之所以一知勢之所以殊則可以知聖人之處兄弟矣又先儒謂有虞氏出於顓頊世守國土則瞽瞍有虞之君而舜其世子也象及嚳母之謀欲奪嫡也舜之耕稼陶漁父母之勞之抑舜之託此以自處也然則舜既耕稼陶漁則象亦何心於必殺舜況蒸蒸之稱已見於岳牧之薦舜為都君時固必無完廩浚井事也封之有庠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焉正為欲常常而見之之地耳身為天子而兄弟之相親相愛如布衣兄弟焉此舜之所以為人倫之至也豈為毋使暴民故哉

理學逢源 卷之四 內篇物則類 聖

詩曰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受祿無喪奄有四方
真西山曰王季之友泰伯也因其心之本然非以遜已而後友之昆弟至情出於天性豈有所為而為之乎按
篤慶錫光正友兄之實蓋歸全以為孝篤慶以為友其道大也
以上皆言兄弟之友恭
禮記曰別子為祖繼別為宗繼禰者為小宗有百世不遷

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子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尊祖故敬宗敬宗尊祖之義也

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於祖自義率祖順而下之至於禰是故人道親親也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廟嚴宗廟嚴故重社稷重社稷故愛百姓愛百姓故刑罰中刑罰中故庶民安庶民安故財用足財用足故百志成百志成故禮俗刑禮俗刑然後樂

自己身而上至於高祖皆父之推也自己身而下至於玄孫皆子之推也自己身而旁至於總麻同高祖兄弟皆兄弟兄弟皆兄弟

理學逢源

卷之四 內篇物則類

三

弟之推也此所謂九族之親從宗合族所以上承先祖下傳子孫旁統昆弟者也故人道莫大於宗宗法不立則族無所統而恩薄義澌矣後世宗法不立此人道之所以渙而不萃也自仁自義謂自吾性之仁義而施之恩以漸殺敬以尊隆也由吾父而及兄弟由吾祖而及從兄弟由曾祖而再從兄弟由高祖而三從兄弟親親則尊親之所尊尊祖則敬祖之所繼敬宗則恤宗之所統宗道立而族之尊卑長幼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推之一國推之天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弟弟夫夫婦婦萬物各得其理而大和故樂也自仁自義堯之所

謂明峻德敷敬宗收族則親九族也愛百姓以下則平章協和之事而昭明於變之效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不其信哉

此由兄弟而推之九族也

曲禮曰年長以倍則父事之十年以長則兄事之五年以長則肩隨之

王制曰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鴈行朋友不相踰

長幼有序而敬長之中又有序焉皆天理之節文也

曲禮曰謀於長者必操几杖以從之長者問不辭讓而對非禮也

理學逢源

卷之四 內篇物則類

四

見父之執不謂之進不敢進不謂之退不敢退不問不敢對

從於先生不越路而與人言遭先生於道趨而進正立拱手先生與之言則對不與之言則趨而退

從長者而上邱陵則必鄉長者所視

長者與之提攜則兩手捧長者之手負劔辟咄詔之則掩

口而對

上四條從遊之禮

凡為長者糞之禮必加帚於箕上以袂拘而退其塵不及長者以箕自鄉而扱之

此灑掃之禮

先生書策琴瑟在前坐而遷之戒勿越

長者不及無僂言

侍坐於先生先生問焉終則對請業則起請益則起

問更端則起而對

少儀曰侍坐弗使不執琴瑟不畫地手無容不矜也寢則

坐而將命

孔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言及之

而不言謂之隱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

以上侍坐之禮

理學逢源

卷之四 內篇物則類

聖

尊客之前不叱狗讓食不唾

侍飲於長者酒進則起拜受於尊所長者辭少者反席而

飲長者舉未醕少者不敢飲

御同於長者雖貳不辭耦坐不辭

三條侍飲食之禮

少儀曰侍射則約矢矢侍投則擁矢勝則洗而以請

侍射侍投壺之禮

尊長於已踰等不敢問其名燕見不將命遇於道見則面

不請所之

王制曰輕任并重任分頒白者不提挈

君子耆老不徒行庶人耆老不徒食

此敬長之大凡

以上皆統言長幼之序

禮記曰有虞氏貴德而尚齒夏后氏貴爵而尚齒殷人貴

富而尚齒周人貴親而尚齒天下之盛王未有遺年者是

故朝廷同爵則尚齒七十杖於朝君問則席八十不俟朝

君問則就之而弟達乎朝廷矣行肩而不併不錯則隨見

老者則車徒辟頰白者不以其任行乎道路而弟達乎道

路矣居鄉以齒而老窮不遺強不犯弱眾不暴寡而弟達

乎州巷矣五十不為甸徒頰禽隆諸長者而弟達乎狻猊

理學逢源

卷之四 內篇物則類

吳

矣軍旅什伍同爵則尚齒而弟達乎軍旅矣

由弟於兄長之義而達之天下聖王之治未有外此者

也

程叔子曰今人多不知兄弟之愛且如閭閻小人得一食

必先以食父母得一衣必先以衣父母夫何故以父母之

口體重於已之口體也至於犬馬亦然待父母之犬馬異

於已之犬馬也獨愛父母之子卻輕於已之子甚者至若

讎敵舉世皆如此感之甚矣陳氏曰推其所明達其所蔽

父母然後薄於兄弟程子此言

猶為好人道也然可知所警矣

問己子與兄子有問否曰兄弟之子猶子也又問天性自

有輕重曰孔子曰父子之道天性也此就孝上說故耳若君臣兄弟賓主朋友之類亦豈不是天性兄弟之子同出於父者也豈可以異形而遂有異乎按五倫皆天性然兄弟之子服期同於已子故檀弓云兄弟之子猶子也蓋引而進之也先王制禮蓋深恐人有疏其兄弟之子而自私自已之子者故制服加隆亦猶程子之意也然說個猶字又說個引而進之則可見兄弟與已子本亦畧有不同但人果能以愛父母之心愛兄弟則能以愛子之情愛兄弟之子矣○兄弟爲宗子視之當何如曰宗子於分當加敬耳其愛之也豈有異乎

問事兄盡禮不得兄之歡心奈何曰但當起敬起孝盡至誠不求伸己可也曰接弟之道如何曰盡友愛之道而已於兄而亦曰孝者以孝親之心及兄是也兄弟各欲自盡而已

理學逢源 卷之四 內篇物則類 聖

周公之於兄舜之於弟皆一類觀其用心爲何如哉推此心以待人亦只如此然有差等耳張子曰斯干詩言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言兄弟宜相好不要相效猶似也人情患在施之不見報則輟故恩不能終不要相效已施之而已或問象憂亦憂象喜亦喜楊氏謂惟恐不獲於象何如朱子曰不爲是也但其兄弟之愛發於自然不以殺已而有變耳若云惟恐不獲於象而後同其憂喜焉則自畏其殺已而幸其寬已亦非所以語聖人矣人處草莽中未見知於人所當盡惟孝親弟長而已友於

兄弟亦只是一孝推之鄉黨宗族敬長順上亦只是一弟卽君臣朋友之道仁民愛物之事只是從這裏推去五倫只一貫事

清簡公曰兄弟之親同氣共體者也有人於此割左臂以益右臂獨右臂痛乎故休戚必共怨怒不藏此天性之自然非待夫矯強也世有聽讒間於妻子競肥瘠於寸尺相尤相賊以傷厥考心也可哀也夫

兄弟而貧富異自祖父視之則皆子孫也曷嘗不均欲其富也顧貧富有命惟士君子常體祖父之心因其材分而培植焉孝矣若視其困頓而不之恤亦何以見祖父於如

理學逢源 卷之四 內篇物則類 聖

在乎君臣之分嚴矣哉乃虞廷所載颺拜賡歌及三代訓誥之詳則相與之際抑何親也後世有止輦牽裾其人者其猶有古遺風邪間嘗論天下之勢君臣相與情欲其親親而失道則分褻而權移分欲其嚴嚴而失道則情虧而蔽起惟道則萬世無弊道也者情與分之軌也然使臣以禮道存乎君而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則爲臣之忠有所當自盡者蓋自乾坤定位以來則有不容不盡之分而在維皇降衷之內自不容自欺之心是以宣力而無愛乎勞論思

而無愛乎誠見危而無私其身匡弼而無私其道惟是正
己以正君鞠躬而盡瘁而予奪生殺崇卑厚薄舉非所問
焉則激切非所以爲犯委蛇非所以爲諛獨立非所以爲
矯協恭非所以爲黨斯臣節之盛歟若夫有所畏而不爲
有所利而爲之以君之厚薄爲報施以任之重輕而易志
則鄙夫之心而必非純臣之節也顧天下非無若臣而遇
合之難迥非一日是以天民大人往往終身隱約而有君
無臣之恨亦往往而然若中人以上之資則視乎世主之
所以儀簡者爲何如唐虞三代邈矣難追而孟方水方盤
圓水圓有必然之理則有君無臣或亦非獨其臣之過矣
理學逢源卷之四 內篇物則類 兕

挽唐漢之末流而復之古雖臣與有責焉而終不能無望
之有天下者
易履卦大象傳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
上下之分自天定之君子品節焉以使民無失其分已
耳

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
事君以忠
以禮則情親而分嚴以忠則職修而道盡蔡虛齋曰忠
信重祿隆禮貌重事權體其情而勞其勞皆以禮也敬
其事而後其食知有君而不知有身平時則恪恭厥職

必盡其心臨難則鞠躬盡瘁必不屈其節皆以忠也
書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

君臣一德兢業以圖然後政無不治而黎民自敏於德
矣蓋不患民之難化而患政之不修而欲政之修則必
其君臣之交相乾惕也

伊訓曰君罔以辨言亂舊政臣罔以寵利居成功邦其永
孚于休

君無窮理居敬之學臣無恪恭忠藎之心則必有是二

端之弊矣守成之主狹小舊制新進之士喜事紛更動

閎之臣持盈無節此大亂之道也古今來龜

鑑多矣然創業非湯武之君垂統無三代之善則世主

有不妥尚治而取法前王者又豈非斯世之幸歟而名

理學逢源卷之四 內篇物則類 辛

世不逢英君過制任非其人以致債事使後世淺陋之

臣必謂古道終不可復則使程朱見用於世亦將以辨

言亂舊而共毀之矣民

有肅心非云不逮嗟乎

孟子曰欲爲君盡君道欲爲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
已矣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
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

道必如堯舜而後盡後世君臣之有志者乃不師堯舜
而師秦漢以下是則何歟

禮記曰惟天子受命於天士受命於君故君命順則臣有
順命君命逆則臣有逆命

君順天則臣順君矣

爲上可望而知也爲下可述而志也則君不疑於其臣而臣不惑於其君矣

明白正大之情所以共喻於臣也惴欵忠純之念所以自結於君也夫如是則上下交而成泰矣可述而志謂無不可對人言也

以上君臣之所交盡

書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

威福之權惟辟總之所以大一純也權出於一則治出理學逢源卷之四內篇物則類 至

於二三則亂理勢然也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

天子之所以維持天下者道而權者道之用也道得則權無旁落禮樂征伐皆道之行也道失則權不行惟天子無以行其權而在下乃有起而攘之者矣諸侯而用天子之權非道也然禮樂征伐初猶藉道之名久之而失歸亦不成其爲禮樂征伐矣此僭亂之所以相仍也

漢之權在外戚宦官唐之權在家奴藩鎮謂非天子之失道而有以使之然哉

此二條言分之不可不嚴

禮記曰大臣不親百姓不甯則忠敬不足而富貴已過也大臣不治而邇臣比矣故大臣不可不敬也是民之表也邇臣不可不慎也是民之道也君毋以小謀大毋以遠言近毋以內圖外則大臣不怨邇臣不疾而遠臣不蔽矣大臣者可使之慕忠忱而不可使之貪祿位可使之戒

自欺而不可使之畏譏議不以誠敬孚其臣而糜以富貫此臣子之所以多營私而輕背上也無怪乎孤忠勇

理學逢源卷之四內篇物則類 至

退而鄙夫固寵矣大臣不治故邇臣得以比周邇臣謂近君者非左

右嬖幸之謂邇臣比周故遠臣之情不得上達而百姓亦以不安矣敬大臣所以立民之表慎邇臣所以通下

之情也

中庸曰敬大臣則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

君盡禮於臣而臣乃得以盡忠於君大臣非不體而敬則加隆也敬本於心而官盛任使則所以優之之事重祿本於忠信則正所以體羣臣也○或問經言敬大臣則不眩使大臣而賢也則猶可其或不幸而有趙高朱

昇虞世基李林甫之徒焉則鄒陽所謂偏聽生姦獨任成亂范雎所謂妒賢嫉能御下蔽上以成其私而主不覺悟者亦安得而不慮邪朱子曰不然彼所以至此正坐不知此經之義而然耳使其明於此義而能以修身爲本則固視明聽聰而不可欺以賢否矣能以尊賢爲先則其所賞以爲大臣者必不雜以如是之人矣不幸而或失之則亦亟求其人以易之而已豈有知其必能爲姦以敗國顧猶實之大臣之位使之姑以文書爲職業而又恃小臣之察以防之哉夫勞於求賢而逸於得人任則不疑疑則不任此古之聖君賢相所以誠意交

理學逢源卷之四 內篇物則類

五

孚兩盡其道而有以成光明正大之業也如其不然吾恐上之所以猜防畏備者愈密而其爲眩愈甚下之所欺罔蒙蔽者愈巧而其爲害者愈深不幸而臣之姦遂則其禍固有不可勝言者幸而主之威勝則夫所謂偏聽獨任御下蔽上之姦將不在大臣而移之左右其爲國之禍尤有不可勝言者矣嗚呼危哉何杞瞻曰此條與戊申卦事選用大臣一條互相發蓋爲孝宗任用淵觀悅林之徒而言之眞萬世之龜鑑也孟子曰將大有爲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爲也所謂得師臣者王也

書曰帝曰臣哉鄰哉鄰哉臣哉子欲左右有民汝翼子欲宣力四方汝爲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於五色作服汝明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欽四鄰

翼爲股肱之用而明聽耳目之司古聖帝之與臣爲一體也復曰子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則其所責爲於臣者益深切無已矣

此四條言情之不可不字

孟子謂齊宣王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理學逢源卷之四 內篇物則類

五

臣之謂也王無親臣矣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也王曰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可不慎與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如此然後可以爲民父母秦誓曰如有一介臣斷斷猗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

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亦職有利哉人之有技
冒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達是不能容以不能
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邦之杌隍曰由一人邦之榮懷
亦尚一人之慶

咸有一德曰任官惟賢才左右惟其人臣爲上爲德爲下
爲民其難其慎惟和惟一

臣也者君德民生之所繫而可不其難其慎乎

詩曰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子曰有疏附子曰有先後
子曰有奔奏子曰有禦侮

以文王之聖而尚賴四臣之助況其下哉然天下或不
理學逢源卷之四 內篇物則類 堯

患無賢矣惟文克知灼見克宅田釋則所以得而有之也
召公告成王詩曰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豈弟君
于四方爲則顓顓卬卬如圭如璋令聞令望豈弟君子四
方爲綱鳳凰于飛翩翩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多吉士惟
君子使媚于天子鳳凰于飛翩翩其羽亦傅于天藹藹王
多吉人惟君子命媚于庶人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
矣于彼朝陽萃萃萋萋離離喈喈君子之車旣庶且多君
子之馬旣閑且馳矢詩不多惟以遂歌

人君當求得賢以自輔而天下不患無賢但取人以身
則惟在人君有以致之耳

此五條皆言人君當慎於用人而誠於好賢也以上
皆君使臣之事

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

內無欺於心則外無欺於君自謙而已犯本於勿欺則
犯非沽直勿欺而能犯則忠非婦寺

孔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

事非一端要於敬耳稍有宅焉非敬事也

孟子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
之賊

恭以概言盡臣道也敬以心言卽恭之實也陳善閉邪
理學逢源卷之四 內篇物則類 堯

皆所以責難也人有不自菲薄之心則必有不敢薄待
其君之心以恥君不爲堯舜爲心則恭敬之實自有所
不能已者○禹戒舜曰無若丹朱周公戒王曰無若殷
受周昌目漢高爲桀紂汲黯斥漢武以多欲蓋心之責
難於君者切斯其辭直盡而不諱此真能恭敬其君者
也世益下而此風渺矣嗟乎口之桀紂其君者心之堯
舜其君者也至後世而口之日日堯舜其君者未必非
心之桀紂其君者也爲人君者可無審歟
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問也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君
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

正國者正其君正君者正其心然非身為大人不能也
呂□□曰格君有體有用德盛而自化本也知微而潛
移用也○朱子曰格心固自有感格處亦須有開導方
法伊川所謂至誠以感動之盡力以扶持之明義理以
致其知杜蔽惑以誠其意皆是

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仁而已
務專力也而已云者此外無餘事也

孝經曰君子之事上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
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

盡忠補過本也將順匡救用也
理學逢源卷之四內篇物則類 五

禮記曰下之事上也雖有庇民之大德不敢有君民之心
不自尚其事不自尊其身儉於位而寡於欲讓於賢卑已
而尊人小心而畏義求以事君得之自是不得自是

自處當如是也而此則獲上格君之本矣
軍旅不避難朝廷不辭賤處其位而不履其事則亂也故
君使其臣得志則慎慮而從之否則孰慮而從之終事而
退臣之厚也

此敬事之事從謂從事
下之事上也身不正言不信則義不壹行無類也言有物
而行有格也是以生不可奪志死不可奪名

敬君事者先敬其身

孔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僕與文子同升諸公
言以人事君之忠也

以上言事君之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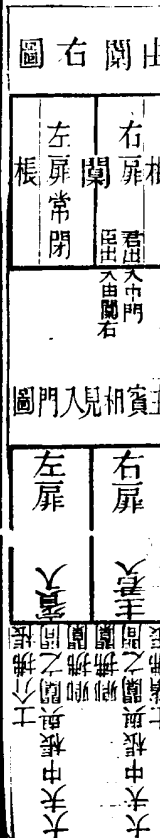
孔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爲詔也
禮以制中歎於禮泰也溢於禮詔也

禮記曰將適公所宿齊戒居外寢沐浴史進象笏書思對
命既服習容觀玉聲乃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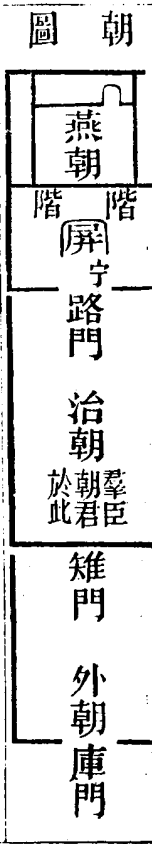
論語曰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立不中門行不履闕過
理學逢源卷之四內篇物則類 五

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攝齊升堂鞠躬如
也屏氣似不息者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沒階趨翼
如也復其位蹶蹶如也

禮大夫士出入君門由闕右不踐闕蓋古制只一門不似
今之三門門中立木曰闕門旁曰棖君之門西屏常閉本
國君臣出入皆由東屏而君出入當棖闕之間則東屏之
中也大夫士不敢同君故小避而西近闕以行曰由闕右
者由外而向內定位也非如饒氏君出由東入由西臣
出由西入由東之說其西屏則賓客來朝聘時所出入玉
藻所謂卿拂闕大夫中棖與闕之間士
介拂棖者此主君迎賓入門時之儀也



周制三朝燕朝在路門之內宗人嘉事之朝即路寢也治朝在路門之外君日臨羣臣治事之朝也外朝在庫門之內詢萬民聽政之朝也天子外屏屏在路門外諸侯內屏屏在路門內要皆在治朝之內內朝之外大夫日朝君於治朝禮畢君入路寢有事詢問或大夫有所獻納則入內朝而對君焉於是位升堂之事對君既畢則出路寢而復外朝之位焉人多失所考



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君在蹀蹀如也與與如也

以上朝廷之禮

理學逢源 卷之四 內篇物則類 堯

凡為君使者已受命君言不宿於家君言至則主人出拜君言之辱使者歸則必拜送於門外若使人於君所則必朝服而命之使者反則必下堂而受命
 論語曰君召使擯色勃如也足躩如也揖所與立左右手衣前後襜如也趨進翼如也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
 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戰色足躩躩如有循享禮有容色私覲愉愉如也
 曲禮曰執玉其有藉者則裼無藉者則襲 立則磬折垂佩主佩倚則臣佩垂主佩垂則臣佩委
 君命召在官不俟屨在外不俟車

官謂治事之所外如家居及他所也以上承君命之禮禮記曰君賜車馬乘以拜賜衣服服以拜賜君未有命弗敢即乘服也

論語曰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君賜腥必熟而薦之君賜生必畜之侍食於君君祭先飯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掩紳

以上受君賜之禮

禮記曰事君者量而後入不入而後量

慎之於委質之始易所謂或躍在淵无咎者也

理學逢源 卷之四 內篇物則類 李

事君先資其言拜自獻其身以成其信
 非言之難成信之難吾願今之甲科者熟思所言矣
 不下達不尚辭非其人弗自
 事君以義進退以禮也
 事君慎始而敬終
 事君三違而不出竟則利祿也人雖曰不要吾弗信也事君可貴可賤可富可貧可生可殺而不可使為亂
 孔子曰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
 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
 以義合者適於義而已耳

以上言去就之節

周公告成王曰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顛俊尊上帝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乃敢告教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進茲惟后矣謀面用丕訓德則乃宅人茲乃三宅無義民

言夏之能用人以立政也德之在己者知真而守固則能輔其君以用賢宅者至當而安之意觀人以面則無以用人矣

亦越成湯陟丕釐上帝之耿命乃用三有宅克卽宅曰三有俊克卽俊嚴惟丕式克用三宅三俊其在商邑用協于理學逢源卷之四 內篇物類類 空

厥邑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
言商之能用人以立政也克卽宅當位也克卽俊實德也嚴惟則擇之審丕式則用之篤所以克用三宅三俊也

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以敬事上帝立民長伯 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 亦越武王率惟救功不敢替厥義德率惟謀從容德以並受此丕丕基

言文武之能用人以立政也克知灼見其心則非謀面克厥宅心則心與之一矣曰不敢替曰從則亦真知而

篤信故也

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不乃俾亂相我受民和我庶獄庶慎時則勿有間之

我謂成王勿以小人間之而後大臣得以從容於展布矣

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準人則克宅之克由繹之茲乃俾乂

克宅當其職由繹盡其才○人君之用臣也必也擇之審而後知之真知之真而後用之當必也信之篤而後任之專任之專而後宅之久此所謂克宅由繹也夫而理學逢源卷之四 內篇物類類 空

後賢才乃得以展布心力同心一德以底於久道化成後世用人徒以文辭爲遇合何啻於謀面乎及用之又如奕棊焉雖有禹稷臯夔烏在其能有成效哉況乃小人間之也嗟夫

殷高宗命傳說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啓乃心沃朕心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惟暨乃僚罔不同心以匡乃辟俾率先王迪我高后以康兆民金需於礪濟待舟楫則不可稍違旱望霖雨則待救之急矣啓心則納之也誠沃心則受之也至古賢君之厚

期於臣者如此

說復于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后克聖臣不命其承疇敢不祇若王之休命

王曰爾惟訓于朕志若作酒醴爾惟麴蘖若作和羹爾惟鹽梅爾交修予罔予棄予惟克邁乃訓

訓朕志猶言沃朕心前曰金礪舟楫霖雨猶以此益彼也此言酒醴麴蘖和羹鹽梅則合之為一待之而成矣

又曰股肱惟人良臣惟聖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乃曰子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恥若撻於市一夫不獲則曰

時予之辜佑我烈祖格于皇天爾尙明保予罔俾阿衡專理學逢源卷之四內篇物則類

美有商惟后非賢不又惟賢非后不食其爾克紹乃辟子先王永綏民說拜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之休命

曰酒醴麴蘖猶二而合之也曰股肱惟人則一體而無間矣望以阿衡之事所謂為上為德為下為民也君擇

臣臣亦擇君遇合之難所以深為得人慶也○君望臣以輔德則伊傅之儔興君責臣以吏治則蕭曹之侶進

君好臣以順承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以輔德望臣則敬其臣者必至而臣亦以堯舜望其君以吏治責臣則

求其臣者必苛而臣亦以奉法塞其責以順承求臣則必土芥視臣而臣亦寡廉鮮恥無復人心矣噫後世雖

有伊傅亦安肯枉己而干進邪

虞書帝庸作歌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皐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率作興

事慎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乃廣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

哉帝拜曰俞往欽哉天命在人無時而可怠而所當謹勅者尤在於幾帝之

歌以奮庸熙載望其臣也分職任事者臣而率之者君慎憲省成皆所以勅天命也敬以慎而屢省之則率作

者明而非叢脞矣皐陶之歌所以責難於帝也君臣之理學逢源卷之四內篇物則類

交倣如此而一體無間此唐虞所以開萬世之治與程伯子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

劉安禮問臨民曰使民各得輸其情問御吏曰正己以格物

或問令與簿不和當如何曰當以誠意動之程叔子曰漢舉賢良猶是人舉之如公孫宏者猶強起之

乃就對至如後世乃自求舉耳若果曰我心只望廷對欲直言天下事則亦可尙矣若志在富貴則得志便驕縱失

志便放曠與悲愁而已志在富貴下也即枉尺直尋亦非君子之道願今世舍此無由有為於天下矣有心羨韓子難為三上書今之士品污又甚焉嗟乎

隨六一傳曰寒士之妻弱國之臣各安其正而已苟擇勢而從則惡之大者不容於世矣按二與初非應而此亦未得為正然程子垂訓之意

晉初六傳曰始進之時豈能遽見信於上當安中自守雍容寬裕苟欲信之心太切非汲汲以失其守則倖倖以傷於義矣然亦始進者乃可若有官守不信於上而失其職則一日不可居也

清簡公曰國有權臣則危國無重臣則危欲其重而不與之權則不能為重斬其權而欲與以重勢所重則權所歸夫作威作福固出於天子帷幄贊襄安可不謂之權乃人理學逢源卷之四內篇物則類

奎

奎

主必吝權之名天下士大夫其惜權之名致虛庸充位者亦欲避權之名居其實不居其名固難掩天下耳目避其名并避其事人主烏能以神知獨運天下彼煬竈者借叢者乘間竊之太阿旁落而禍亂至矣夫有重臣則懼為權臣無權臣又懼無重臣勢必別生亂臣然則如何而可曰重臣不能無權也秉忠竭誠公好惡於天下以奉一人威福則與之以權亦可上不必吝權之名下不必避其名也所惡乎權臣者謂權姦權佞之怙權播惡不為重臣而為亂臣也勝國自宜春太岳而後朝廷以權為諱神宗猜疑畏忌恃神智而務獨斷廷臣相繼棄官卒乃太阿旁落至熹宗時而內臣擅國終不可救矣高祖此條與朱子或問中敬大臣一條互相發萬世

之綱鑑也蓋有為而言之者矣

大臣幸遭主秉要亦奇邁也彼固寵營私者勿論即有志格君匡時使澤流當世豈意氣知術所能為哉所責於君者難則反求諸己者厚正己正物凜天監之在躬可也君或惡聞其過則臣以驟諫為忌舍懇從諷若孝子之奉親可也若夫機知勇辨如縱橫之術君子所不取即正色危論一詰則止果哉末之難矣

朋友

朋友之列於五倫何也天地網緼萬物化醇而物之並生者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則朋友之理具矣人自夫婦父子理學逢源卷之四內篇物則類

奎

奎

兄弟君臣而外人之散處者合志同方營道同術則朋友之交起矣夫並育兼容則民胞物與居方辨物則各以類從故雲龍風虎聲應氣求物之以類從也士聚於朝農聚於野工聚於肆賈聚於廛人之以類從也如此而朋友之交定矣有不知則以相詢有不能則以相導有可從則以相儆有過失則以相規如此而朋友之益收矣夫夫婦父子兄弟君臣各有專屬而朋友若無與焉然非朋友之切磋則無以明道進德以解其惑而弭其失是四倫之道胥賴朋友以成朋友之於倫猶五常之有信五事之有思五行之有土也是則朋友雖以人合而實則性之理天之道

也至於緩急時有亦賴友以通財此情分之所宜然非
麗澤相資之要也若後世漫言結納古道云亡則善者以
氣合不善者以利親微論利有時盡氣有時移而交以不
終就令終焉亦黨焉已耳比焉已耳又何當於性分之真
而列爲五倫之道哉

易兌卦象傳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

講以明其理習以服其事皆兩相資益也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以所學之文會友而卽取所會之友以輔仁也蓋以文
會友只是相與講明此理而輔仁則取此理實體之身

理學逢源

卷之四

內篇物則類

奎

心也

禮記曰相觀而善之謂摩

講論輔弼所得尙淺相觀而善薰陶漸染而自得之其
得之友者乃愈深

儒有今人與居古人與稽

稽古則與古人友然須又有今人參考之乃可收益

此四條概言朋友之益

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
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

益友人所憚損友人所溺欲取友之益者亦貴有以自

勝其私也矣

無友不如己者

悅不若己者人之情也去其悅不若己之心則益友至
矣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
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
而容眾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
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

朱子曰初學當從子夏之說然不求諸己而遽以拒人
則非急己緩人之道成德當如子張之說然一無所擇

理學逢源

卷之四

內篇物則類

奎

則又非仁者能好惡之心矣又曰初學如子夏然於其
不可者亦踈之而已成德可如子張然大故亦不得不
絕也此聖人之中道也

萬章曰敢問友孟子曰不挾長不挾貴不挾兄弟而友友
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挾也

有所挾則友德不誠誠於友德則自無所挾

此四條取友以自輔之道

孔子曰朋友切切偲偲

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毋自辱焉

忠告以盡吾誠善道則所以曲致其誠也交以誠止以

義內不失已外不失人之道也

二條輔友之道

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做之而無憾

道義之交重則身外之物輕矣

論語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

不拜

聖人知有朋友而已不知有貨財不知別爾我也

詩曰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嚶其鳴矣

求其友聲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神之

聽之終和且平伐木許許醴酒有藇既有肥羜以速諸父

理學逢源 卷之四 內篇物則類

堯

甯適不來微我弗顧於粲酒埽陳饋八簋既有肥牡以速

諸舅甯適不來微我有咎伐木于阪醴酒有行籩豆有踐

兄弟無遠民之失德乾餼以愆有酒湑我無酒酤我坎坎

鼓我蹲蹲舞我迨我暇矣飲此湑矣

萬物各以類從沉於人而能不求友生乎蓋聲應氣求

自然之理朋友雖作合於人而實為人心之所不能已

則天之理而性之德也人篤於朋友之好則和平之意

可以質於鬼神蓋明有民義幽有鬼神莫非此理非謂

篤朋友而神降之以和平之福也二章三章於飲食燕

享三致意焉蓋物以將誠非恃此為敦友誼盡其細所

以全其大也飲食細故而情之至與不至心之誠與不

誠於此見焉誠不可以不慎矣篇末數語忠厚和平之

情溢於言外則所謂神聽和平者此也

習習谷風維風及雨將恐將懼維子與女將安將樂女轉

棄予習習谷風維風及頽將恐將懼實子于懷將安將樂

棄予如遺習習谷風維山崔嵬無草不死無木不萎忘我

大德思我小怨

維子與女實子于懷交已厚矣君子不以一青掩大德

棄之如遺則以小怨藉口也交友者可以監夫

四條言友誼之當篤

理學逢源 卷之四 內篇物則類

七

禮記曰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以全交也

交之不終也以責望於人者深而浚恒之不已也彼無

厭於求此不堪其望其不至於凶終者鮮矣君子公而

恕小人私而刻於交道可見也

孔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

易傳曰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

禮記曰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壞

君子以義交則方正不苟故見其淡而久而不變小人

以利交故同流合污始則甚甘而利盡爭與矣

四條言全交之道

易傳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

君子之交迹不必同而心則一也

禮記曰儒有合志同方營道同術並立則樂相下不厭久不相見聞流言不信其行本方立義同而進不同而退其交友有如此者

志同而道合故並立則樂於相下而不厭睽隔則不爲流言所動然非苟同也其行必本方立義同則進矣不同則退矣此所以爲道義之交也

孟子謂萬章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理學逢源卷之四 內篇物則類 三

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爲未足又尙論古之人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尙友也

已善日進則所友日廣取人以身也取友日廣則已善益進以友輔仁也此人己之兼資也善無窮而取善之心亦無窮故論世尙友則古人之善我皆得而取之矣誦詩讀書在平日而論世尙友則非天下善士理明識精而有得於己者不能及也

程伯子曰責善之道誠有餘而言不足則人有益而已不辱

程叔子曰近世淺薄以相歡狎爲相與以無圭角爲相歡愛如此者安能久若要久須是恭敬君臣朋友皆當以敬爲主也

張子曰今之朋友擇其善柔以相與拍肩執袂以爲氣合一言不合怒氣相加朋友之際欲其相下不倦故於朋友之交主其敬者日相親與得效最速

朱子曰人之賢否優劣隱之於心則有準則非彼我好惡之私所能蔽也故學者之心雖不敢輕謂人不如己然至於接人待物之際或親或疏或高或下亦有不啻以分別爲嫌者故於齒德之殊絕者則尊而師之於賢於己者則理學逢源卷之四 內篇物則類 三

尙而友之其不若己者雖不當就而求之以爲吾友然亦必有以矜而容之勉而進之是皆理勢之自然非我之敢爲自滿而亦未嘗輕以絕人也彼賢於我者其視我亦若是耳彼世之陋者之所以悅不若己者蓋樂於縱恣故憚直諒者之正己而不敢親安於淺陋故忌多聞者之少己而不肯問至於凡庸猥瑣之流則喜其鄰己而足以爲高便僻柔佞之徒則悅其下已而足以自肆也夫其取舍者如此是以賢知日遠而所與居無非厮役徒隸之人忽不自知而墮於小人之歸矣可不戒哉

問與朋友交後知其不善欲絕則傷恩不與之絕則又似

匿怨而友其人曰此非匿怨之謂也心有怨於人而外與之交則爲匿怨若朋友之不善情意自是當疏但疏之以漸若無大故則不必峻絕之所謂親者毋失其爲親故者毋失其爲故也

欲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間交盡其道而無悖焉非有朋友以責善輔仁不可故朋友之於人倫其勢若輕而所繫爲甚重其分若疏而所關爲至親其名若小而所職爲甚大此古之聖人修道立教所以必重乎此而不敢忽也自世教不明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間既皆莫有盡其道者而朋友之倫廢闕爲尤甚世之君子雖或深病其然未必理學逢源

卷之四 內篇物則類

三

深知其所以然也予嘗思之父子兄弟天屬之親非其乖離之極固不能輕以相棄而夫婦君臣之際又有雜出於事勢物情而不能自己者以故雖或不盡其道猶得以相聯比合而不至於盡壞至於朋友則其親不足以相維其情不足以相固其勢不足以相攝而爲之者初未嘗知其理之所從職之所任其重有如此也且其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間猶或未嘗求盡其道則固無所藉於責善輔仁之益此其所以恩疏而義薄輕合而易離亦無怪乎相視漠然如行路之人也夫人倫有五而其理則一朋友者又所藉以維持是理而不使悖焉者也由夫四者之不

盡道而朋友以無用廢然則朋友之道盡廢而責善輔仁之職不舉彼夫四者又安得獨立而久存哉

師

師也者友之德尊望隆而人之所則倣之以爲模楷者是故爲人師者卽道之攸賴以傳者也道爲明之惑爲解之得爲勸之失爲懲之舉成物之功而責之已其任重矣師人者求道於人而有諸可者也道賴之明惑賴之解德由以進失由以匡舉成己之事而望之人其求大矣是以古人有言曰民生於三事之如一謂父生君養師教其恩同也故惟其所在則致死焉心喪三年比於君父而就養理學逢源

卷之四 內篇物則類

四

服勤則師於弟子亦猶夫父子也外此而百工曲藝莫不有師夫果其德由以就藝由以成恩愛殷勤則當夫君父之隆夫亦可以無愧而弟子之沐其澤者終身爲不可忘若夫曲學阿世役役於句讀辭章而此外無聞焉以是爲人師則亦淺之乎師曾不若曲藝百工之猶爲有濟於用也豈君父之比而曰師也乎哉古者立學則必有師師之帥人必以德藝以實不以華以道不以利自道德之教失而後有訓詁之師而漢儒專門授經雖不得聖人之奧要亦聖學之所賴以傳而不墮則猶不爲無用訓詁之門雜而後乃復有辭章之師唐宋以後士以此爲進身則華而

不實利而非道師道之日亡也宋爲理學淵藪師道之興
紹乎三代而道德之腴終難勝功利之錮以至於元明則
辭章之師既開利誘而於是又有遇合之師焉如座師夫
自銜求舉古道已遙而受爵公室拜恩私門何所云師甚
矣師之名之泛濫而無當也吁嗟乎師不一師宗於道德
道德所在何必常師士誠得孔孟程朱而事之終身焉有
所依歸幸也比之君父宜也不然則師資無常惟人自得
雖無文王猶興又在士之有志者

易曰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
告利貞

理學逢源

卷之四

內篇物則類

五

彖傳曰蒙山下有險險而止蒙蒙亨以亨行時中也匪我
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初筮告以剛中也再三瀆瀆則
不告瀆蒙也蒙以養正聖功也

蒙有可通之道因其可通而通之則通矣求師者如承
神明以稟吉凶焉誠求之也爲師者有求則應感而遂
通非其所得於己者至實而無不備而施之各當其可
何以能此瀆則不告矣然又必有以豫禁其未發之邪
而凡所以告之者皆出於正則所以養之使亨必於正
也爲師者非剛中而養人於正不可以爲人師求師者
非誠求而自養以正則亦無以得於己也

初六爻辭曰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 象傳曰
利用刑人以正法也

於卦初言發蒙之道利用刑人禁其邪以養其正也夏
楚收威使之知畏而已用說桎梏游其志也不爲束縛
而馳驅之而學者之性靈乃有以自發矣以正法言非
過也

九二爻辭曰包蒙吉

大道爲公包容並育因材施教使無棄人爲師之道也

六四爻曰困蒙吝 象傳曰困蒙之吝獨遠實也

質暗地僻使然亦由其不知求也

理學逢源

卷之四

內篇物則類

五

六五爻曰童蒙吉 象傳曰童蒙之吉順以巽也

艮少男而體篤靜專以應九二能誠求者也

上九爻曰擊蒙不利爲寇利禦寇 象傳曰利用禦寇上
下順也

於卦終終養蒙之義過於嚴威學者將不知所爲性靈
益窒矣防其邪僻而已則教者學者皆得所安也
禮記曰禮聞取於人不聞取人禮聞來學不聞往教
道在我而人來取法焉亦非我求童蒙童蒙求我之意
孟子曰羿之教人射必志於毅學者亦必志於毅大匠誨
人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

博文約禮教學之大凡矣

以上總言師弟之道

孔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

有自得於心而後可以應人之求記問非自得也

有教無類

教以化類別類何類有教君子大道為公但因人以施

教耳

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嘗無誨焉

二條言教者當大道為公

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有如時雨化之者有成德者

理學逢源卷之四 內篇物則類

七

有達財者有答問者有私淑艾者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

也

因其材而成之

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冉

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曰由也問聞斯行

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赤也

惑敢問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因其偏而矯之聖人之答問大抵若此可以類推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灑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

也本之則無如之何子夏聞之曰噫言遊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君子之道焉可誣也有始有卒者其唯聖人乎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文章亦性天所發見而不足以盡其蘊也若大本大源之地則固有非其人難與言者○且教在日用上用功

自覺步步著實未盡日用之近而驟語高遠縱資高者髮髯見得亦終不親切又使人遺落卑近反見害事然

學問已得諸已而不告以本源又終無以見道之全而理學逢源卷之四 內篇物則類

夫

行或有不得通也

以上因人施教之事

子曰二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

三子者是某也

聖人之言有及有不及聖人之身則無可隱也即身是

教欲弟子之知察耳誠能察之而猶有未達則夫子必

又有以啓之也如曾子子貢是矣

子曰子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天

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非是援天自况只見道無可隱此與鳶飛魚躍同旨○

問此與禪機棒喝何異曰聖人所行莫非精義直是事事物物正當恰好道理如於事親須觀其愉色婉容於事君須觀其踧踖與與於燕居時觀其申申夭夭又須觀其於鄉黨何以恂恂及在宗廟朝廷又何以便便如此隨事精察只覺習述不盡若釋氏則既一於空寂則任憑顛倒莫非是道便已都無所事其棒喝禪機要是在於無處討生活耳楊慈湖贊孔子之佩象環及黃目鬱氣皆無處討生活來也

孟子曰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巧不在規矩之外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耳

理學逢源 卷之四 內篇物則類

堯

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何不使彼爲可幾及而日孳孳也孟子曰大匠不爲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爲拙射變其彀率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

惟道有定體故教有定法道之定體中而已矣中者平常之理然稍有過不及焉則皆失之君子體中以立學者標準所以非難非易也抗而高之故與人以難能君子不爲也貶而卑之以就學者君子不能也以少抗少貶焉則已非道矣而可以率人哉然此道實顯於動靜語默之間不待言而顯而亦非言之所能盡顯者人惟

隨事而精察之卽君子之身而究其所以泛應合道之故則道固卽此而在矣而奈何欲君子之貶道邪中道而立卽君子體中庸以立教或不欲以此中字爲中庸之道者謬也

以上言君子之教無所隱而學者當誠求以自得之孔子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

教人因其機施教因其材聖人非有吝也不當其可教無益也

公都子曰滕更之在門也若在所禮而不答何也孟子曰挾貴而問挾賢而問挾長而問挾有勲勞而問挾故而問

理學逢源 卷之四 內篇物則類

舜

皆所不答也滕更有二焉

此所謂瀆則不告者

二條言學者當用力誠求而後有受教之地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然而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

聖人之道至大至精妙於神化原非學者所易幾然神化之中自有一定者存所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也學者惟循循於博文約禮孳孳不已則理日格而知益明行日純而有得於已於聖道之體自有可見但未易與

之化耳聖門中唯顏子最稱好學功力已至故言之親切如此實則人人所當用力也

此弟子篤學之事

書曰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

人有一事之善皆我師資會眾善之所歸總於一貫善者泛應之萬殊故無常主而一者渾然之全體殊途者同歸也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

於地而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

三條言人當自得師

學記曰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知不足然後能自反也知困然後能自強也故曰教學相長也兌命曰教學半其此之謂乎

言師弟有相長之益

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宵雅肄三官其始也入學鼓篋孫其業也夏楚二物收其威也未卜禘不視學游其志也時觀而弗語存其心也幼者聽而弗問學不躡等也

記曰凡學官先事士先志其此之謂乎

使之知所宗主而任諸身然後知遜志時敏於業又必遜於業有所畏而後可使之優游涵泳以循序而漸進此教之倫也

大學之教也時教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學不學操履不能安竝不學博依不能安詩不學雜服不能安禮不興其藝不能樂學故君子之於學也藏焉修焉息焉游焉

詩書禮樂時教之正業也操縵博依雜服退息之居學也藏而修之息而游之所以使之能習而安焉而學乃無所勉強也

理學逢源 卷之四 內篇物則類

全

今之教者呻其佔畢多其訊言及於數進而不顧其安使人不由其誠教人不盡其材其施之也悖其求之也佛夫然故隱其學而疾其師苦其難而不知其益也雖終其業其去之必速教之不刑其此之由乎

訊言責言也徒事誦讀而束縛拘逼之也不顧其安強以所不能也責人以口耳之學人亦徒以口耳塞責是使人不由其誠也人各有材不顧其安則人亦鹵莽滅裂應之是教之以不盡其材也其施教也悖其求於人者戾而欲教之刑難矣此與上條正相反也

大學之法禁於未發之謂豫當其可之謂時不陵節而施

之謂孫相觀而善之謂摩此四者教之所由興也發然後禁則扞格而不勝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雜施而不遂則壞亂而不修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燕朋逆其師燕辟廢其學此六者教之所由廢也君子既知教之所由興又知教之所由廢然後可以為人師也故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弗牽強而弗抑開而弗達道而弗牽則和強而弗抑則易開而弗達則思和易以思可謂善喻矣

禁邪於豫當可而施教不躐等以相誘於善則不徒佔畢不待訛言而人由其誠矣引導之而不強其進則其進也和鼓舞之而無遏其機則其進也易開其旨趣而理學逢源

卷之四 內篇物則類

全

勿竟其說則人將繹思而自得於己此皆使人之盡其誠也

學者有四失教者必知之人之學也或失則多或失則寡或失則易或失則止此四者心之莫同也知其心然後能救其失也教也者長善而救其失者也善歌者使人繼其聲善教者使人繼其志其言也約而達微而臧罕譬而喻可謂繼志矣君子知至學之難易而知其美惡然後能博喻能博喻然後能為師

知愚賢不肖之材質不同而為學之心志亦因以異教者知之而因材施教則安而盡其材矣使人繼其志與

人以可從也言約而辭達言微而意善託物近譬而開喻易知罕譬猶言畧作比方也則隨其人之材而皆能體吾意以安之矣此皆使人之盡其材也知至學之難易知材有不同也知其美惡知其人之材之美惡也○以上皆言師之所以教

凡學之道嚴師為難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是故君之所不臣於其臣者二當其為尸則弗臣也當其為師則弗臣也大學之禮雖詔於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

此言師之當尊
理學逢源

卷之四 內篇物則類

全

善學者師逸而功倍又從而庸之不善學者師勤而功半又從而怨之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及其久也相說以解不善問者反此善待問者如撞鐘叩之以小者則小鳴叩之以大者則大鳴待其從容然後盡其聲不善答問者反此此皆進學之道也記問之學不足以為人師必也其聽語乎力不能問然後語之語之而不知雖舍之可也

先易而後難非棄其所難也其求以漸則由易者可以得難比互參考以說之而難者亦可心會矣待問者隨問而答之又必待其誠求懇切而後叩兩端竭焉所謂

以亨行時中也聽語則隨問而應之謂也欲問而不能則語之語之而不知則舍之瀆則不告也

此節主學者言

良冶之子必學爲裘良弓之子必學爲箕始駕馬者反之車在馬前君子察於此三者可以有志於學矣古之學者比物醜類鼓無當於五聲五聲弗得不和水無當於五色五色弗得不章學無當於五官五官弗得不治師無當於五服五服弗得不親

爲裘爲箕反之車在前皆先其易者後其節目也冶裘弓箕比物也駕馬反之醜類也即所易以比所難察於

理學逢源卷之四 內篇物則類

全

師之所行而則傲之則耳目口體心思之則以漸而明而五倫之道亦以漸而得諸已矣

君子曰大德不官大道不器大信不約大時不齊察於此四者可以有志於本矣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後海或源也或委也此之謂務本

其德備者其才全道形而上器形而下大人不期於信果天運非數所能盡然才莫非德器莫非道大人未嘗不信果天運未始有僭差蓋萬物得所泛應曲當者天與聖人之用也而其所以然者則於穆不已一理渾然者存焉是天與聖人之本也故學者察於此不官不器

不約不齊而得其所所以官器不遺約齊不失之故則可以知道之有本而有志焉矣所謂相說以解者也務本者用力以求至於本也蓋學者不由末無以探本如白應對而後及正心誠意由文章而後見性天然使汎濫於末而不知求其所以本則又支離散漫而非所以爲學也矣○以上言弟子之所以學

周子曰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矣天地間至尊者道至貴者德而已矣至難得者人人而至難得者道德有於身而已矣求人至難得者有於身非師友則不可得也已

理學逢源卷之四 內篇物則類

全

道義者身有之則貴且尊人生而蒙長無師友則愚是道義由師友有之而得貴且尊其義不亦重乎其聚不亦樂乎而得之上當有由師友三字蓋脫悞也

程子曰學者必求其師記問文章不足以爲人師以所學者外也故求師不可不慎所謂師者何也曰理也義也

古之人得其師傳故因經以明道如曾子之大學孝經禮也後世失其師傳故非明道不能以知經承而卒未得爲明道故也

人之於朋友修身誠意以待之疏戚在人而已不巧言令色曲從苟合以求人之與己也雖鄉黨親戚亦然

師喪亦無定須看其恩義何如

張子曰師不立服不可立也當以情之厚薄事之大小處之如顏閔于孔子比斬衰三年可也其成己之功與君父並其次各有淺深稱其情而已

聖人不制師之服師無定體如何是師見彼之善而已效之便是師也故有得其一言一義如朋友者有相親炙如兄弟者有成就已身恩如天地父母者豈可一槩服之故

聖人不制其服心喪之可也孔子死弔服加麻亦是服也

卻不得謂無服絨按張子此言其義精矣然孔子門人喪孔子若喪父而無服弔服加麻正是所謂無服也古人有情理當服而服屬卻通不去者皆云無服如叔嫂無服為父後子不為出母嫁母服皆只是不為斬

理學達源卷之四 內篇物則類 七

齊期功總之服制耳非便可吉服也弔服疑衰也加麻則視其屬戚輕重之麻比弔為重也謂弔服加麻不得謂之無服卻恐未考

朱子曰夫道若大路然非上智生知之質亦豈能不藉師友而獨得之哉要當有以發其端倪然後有餘師者可得而求之耳

問人倫不及師曰師與朋友同類而勢分等於君父唯其所在則致死焉或云如在君旁則為君死在父旁則為父死曰也是如此如在君雖父有罪不能為父死

人倫不及師者朋友多而師少以其多者言之

問服中不及師何也曰正是難處若論其服則當與君父

等故記謂若喪父而無服又曰平居則經陸象山曰天下無著實師友不是各執己見便是恣情縱欲

清簡公曰古之學者必有師道明德修然後出為世用時至後世有辭章之師無道德之師有利達之師無修檢之師士品日卑世風日壞職此之由矣

以上修五倫之則

丁酉夏同邑後學 程夢元 同校字

余家鼎彝伯

卷之四終

內篇物則類

理學逢源卷之五

族姪 嗣佳麗南

同邑門人余元遴秀書

葵源汪 紱雙

同邑後學董昌瑛厚山

同邑後學

董廣慶續承
余龍光編山
汪立中莊甫
余景贊賢

重校

內篇

物則類事

威儀

言語 衣服 飲食

事

事者謂吾身之所

理學逢源

卷之

五 內篇物則類

一

生焉皆是也敬於

盡之矣而一身之

目發於口者入於

一太極也抑抑威

辭立誠所以居業

章身而五色即所

和聲而五聲即所

養口體而五味即

者皆肅又哲謀之

外即以養中焉者

參訂

校

重校

所以事人而盡乎親義別序信之道倫盡於人則所以脩己而踐乎肅又哲謀聖之實天下固未有不敬其身而成其為孝弟忠信者而事君事父又豈有外於心思視聽言動飲食衣服外也是故敬其身焉而脩己治人之功統於是矣故洪範九疇者彝倫於是乎敘而敬用五事焉乃所以為建極錫福之本也

從而亡

孝者五倫百行之原而敬身焉又孝之本也身之不可

不敬也甚矣

理學逢源

卷之五 內篇物則類

二

君子過言則民作辭過動則民作則君子言不過辭動不

過則百姓不命而敬恭如是則能敬其身能敬其身則能

成其親矣

言動人身之大端不敬其身則傷其親敬其身則所以

成其親也

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食味別聲被色而生者也

天地之心惟人得之五行之端惟人全之所謂無極之

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者而得其秀而最靈者則惟人

也是以五味之和惟人食之五聲之調惟人別之五色

之章惟人衣之所謂有物有則人之性也老氏之言曰
五聲令人耳聾五色令人目盲五味令人口爽是欲拂
乎人性之常如釋氏之絕六根而後爲清淨也抑知夫
味以養化聲以養聰色以養明各有當然之節敬之焉
得矣是天地之心所由見也

洪範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
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
作謀睿作聖

貌言視聽思天之命人之性也恭從明聰睿率性之道
也肅乂哲謀聖則盡其道焉而性以無失耳非有加也

理學逢源 卷之五 內篇物則類

三

人身之動不外此五者以之事父事君隨所往而盡其
道焉踐形卽所以盡倫也

孔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

禁止其非禮者所以盡明聰從恭之則而爲哲謀乂肅
之道也

曾子曰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
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

容貌之貌也顏色顏之色也辭氣辭之氣也遠暴慢
而近信恭作肅也遠鄙倍從作乂也動容貌斯無暴慢
正顏色而近信出辭氣斯無鄙倍則一身之動莫非道

矣使非操存之有素省察於當幾何以能此故君子毋
不敬也

禮記曰君子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惰
慢邪僻之氣不設於身體使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由順
正以行其義

君子不失足於人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是故君子貌
足畏也色足憚也言足信也

易傳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况其邇
者乎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况其邇者乎言行君
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

理學逢源 卷之五 內篇物則類

四

地也可不慎乎

詩曰抑抑威儀維德之隅人亦有言靡哲不愚庶人之愚
亦職維疾哲人之愚亦維斯戾

抑抑者密之又密所謂卑法地也威儀兼言動而言
質爾人民謹爾侯度用戒不虞慎爾出語敬爾威儀無不
柔嘉白圭之玷尙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

出語言也威儀動也二者皆敬慎之必使順理而嘉美
也白圭四句承出話以起下章之端

無易由言無曰苟矣莫捫朕舌言不可逝矣無言不讎無
德不報惠于朋友庶民小子子孫繩繩萬民靡不承

此言慎出話也

視爾友君子輯柔爾顏不遐有愆相在爾室尙不愧于屋漏無曰不顯莫予云觀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

此言敬威儀也不顯亦臨敬之至也

孝經曰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

禮記曰君子服其服則文以君子之容有其容則文以君子之辭遂其辭則實以君子之德是故君子恥服其服而無其容恥有其容而無其辭恥有其辭而無其德恥有其德而無其行

理學逢源卷之五 內篇物則類

五

言君子不偽爲於外耳非真先成其辭而後實之以德也

左傳曰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以相成也清濁大小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濟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

五味屬之五臟以生化故酸則入肝苦則入心辛則入肺鹹則入腎甘則入脾而心者君主之官味有偏勝則臟氣有偏而心失其平如肝盛多怒心盛多喜肺盛多哀腎盛多恐脾盛多思是也是故先王之和五味隨時而各有定法亦所以平心而

正德也色以養明聲以養聰聰明養於正而不偏以成其德性虞書所謂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又曰子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是也故二者皆先王之所以平其心而成其政也

易頤卦彖曰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 彖傳曰頤貞吉養正則吉也觀頤觀其所養也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

頤有養義養身非一端而必貴於正觀其所養之道有正有邪有是有非而道既正且是矣又必自求其所以養身之術焉蓋所養雖正而所以養之者有未盡善焉則猶未能有得而無失也

理學逢源卷之五 內篇物則類

六

大象傳曰山下有雷頤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 言語自頤出飲食自頤入言語飲食動也慎之節之動而止也

孟子曰人之於身也兼所愛兼所愛則兼所養也無尺寸之膚不愛焉則無尺寸之膚不養也所以考其善不善者豈有他哉於己取之而已矣體有貴賤有大小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養其小者爲小人養其大者爲大人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爲其養小以失大也飲食之人無有失也則口腹豈適爲尺寸之膚哉

役於耳目口體則必害心知養其心則耳目口體皆得

所養而無失矣斯所謂養正則吉歟

程伯子曰人於外物奉身者事事要好只有自家一個身與心卻不要好求得外物好時卻不知道自家一個身與心已先不好了也

建安葉氏曰所謂以小害大賤害貴也

程叔子曰古之人耳之於樂目之於禮左右起居盤盂几杖有銘有戒動息皆有所養今皆廢此獨有理義之養心耳但存此涵養意久則自熟矣敬以直內是涵養意言不莊不敬則鄙詐之心入矣貌不莊不敬則怠慢之心生矣

朱子曰五色養其目聲音養其耳義理養其心皆涵養也舉足動步常要心在這裏

理學逢源 卷之五 內篇物則類

七

持敬之說不必多言但熟味整齊嚴肅威儼恪動容貌整思慮正衣冠尊瞻視此等數語而實加功焉則所謂直內所謂主一自然不費安排而身心肅然表裏如一矣

威儀

威可畏也儀可象也統一身之視聽言動言之必皆合乎天理當然之則則使人望之而有可畏而狎慢不生即之而有可象而瑕疵悉泯是乃謂之威儀蓋整齊嚴肅於外乃所以一其中而使非僻無自干焉非致飾其外以習於容止而遂可謂之威儀也制外所以養中而由中乃所以制外故始焉勉勉循循不無矜持之意習而安之久之而

至於熟則內外浹洽有動容周旋中禮於不言而喻者此則其德之盛歟分而言之則見於貌者曰威儀宣於口者曰言語其道一也人有長於言而短於容者有善為容而不足於言者此亦陰陽之偏然與其長於言也不如謹於容輕重之異也若乃徒務於言則其佞也徒務於容則其辟也驚於外而中不存焉此為己為人之分學者尤不可不慎也

孔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

浮躁淺露終無入德之理故威儀為定命之符矯之以重則內深靜而外莊嚴矣何以能重曰敬之則重

理學逢源 卷之五 內篇物則類

八

成王之顧命曰思夫人自亂于威儀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

理欲不容竝立故物誘一交於中則非幾動而視聽言動之官皆失其道非幾之動為甚微而物欲之流馴至於不可遏抑一身之官既失其道則輕浮放僻敗度敗禮民何則焉是故敬慎威儀所以為民則而無使冒貢非幾乃正所以治儀也成王之垂訓深矣

左傳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令聞長世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故能守其官職保世宜

家順是以下皆如是是以上下能相固也故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謂之有威儀也

君盡君道即君之威儀也臣盡臣道即臣之威儀也由是而推父子夫婦兄弟朋友莫不皆然使人子而以嚴威儼恪事親人弟而以切切惓惓事兄皆謂之無威儀焉可矣要之凡一身之動靜語默皆必隨所施而各當焉夫乃所謂之威儀而非外飾焉之謂也周公制禮而謂之儀禮可象之義明矣○施舍猶言錯置

理學逢源

卷之五

內篇物則類

九

禮記曰禮義之始在於正容體齊顏色順辭令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而後禮義備以正君臣親父子和長幼君臣正父子親長幼和而後禮義立

威儀無失而禮義備於身人道克脩而禮義立於事蓋脩身者齊治之本而敬慎威儀又所以脩身之實也

中庸曰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

齊以齊其慮明以洗其心盛服以莊其體所以養之於靜也而又非禮不動則所以察之於動也動靜交養而脩身之功密矣

孔子曰君子無眾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

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

泰而不驕者敬之存於中而見於外瑟兮僴兮也威而不猛者敬之密於外而養其中赫兮喧兮也正衣冠尊瞻視可畏之義明矣

以上總言容色之當謹

曲禮曰坐如尸立如齊

毋側聽毋噉應毋淫視毋怠荒遊毋倨立毋跛坐毋箕寢毋伏斂髮毋髻冠毋免勞毋袒暑毋褻裳

少儀曰執虛如執盈入虛如有人

理學逢源

卷之五

內篇物則類

十

敬之至也

不窺密不旁狎不道舊故不戲色毋拔來毋報往毋瀆神毋循枉毋測未至毋訾衣服成器毋身質言語

數者皆暴慢輕躁虛囂鄙倍之事故戒之

玉藻曰足容重手容恭目容端口容止聲容靜頭容直氣容肅立容德色容莊

容肅立容德色容莊

此九容者威儀之則與曲禮毋側聽章一法一戒俱至切實

儀禮曰凡與大人言始視面中視抱卒視面毋改眾皆率是

曲禮曰凡視上於面則傲下於帶則憂傾則姦

二條皆視之儀

少儀曰言語之美穆穆皇皇朝廷之美濟濟翔翔祭祀之

美齊齊皇皇車馬之美匪匪翼翼鸞和之美肅肅雍雍

玉藻曰凡形容惕惕廟中齊齊朝廷濟濟翔翔惕音傷

君子之容舒遲見所尊者齊邀

戎容暨暨言容諮諮色容厲肅視容清明此專言戎容

曲禮曰登城不指城土不呼

將適舍求毋固將土堂聲必揚將入戶視必下入戶奉扇

視瞻毋回戶開亦開戶闔亦闔有後入者闔而勿遂

理學逢源卷之五 內篇物則類

堂上接武堂下布武室中不翔

入國不馳入里必式

論語曰升車必正立執綬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

寢不尸居不容見齊衰者雖狎必變見冕者與瞽者雖褻

必以貌凶服者式之式負版者有盛饌必變色而作迅雷

風烈必變

以上隨事隨處而各有其儀也

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天天如也

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
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

此聖人中和之氣隨在而發見者也

孟子曰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

敬慎威儀所以崇德德盛之至則四體不言而喻矣

程叔子曰只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無非僻之于

動容貌整思慮則自然生敬

朱子曰動也要整齊靜也要整齊

清簡公曰聖人言九思後儒見謂支離聖人言九容後儒

見謂束縛夫九思一思也九容一容也戒懼慎獨之心存

存不息至精詳至易簡也

象恭非君子也鑿象恭而廢端莊之度可乎靜言非君子

理學逢源卷之五 內篇物則類

也鑿靜言而廢安定之辭可乎威儀言語德之符身之章

也自儒者謂敬為贅學道之士遂以無心為妙明以瀟灑

為樂境見敬脩者反疑其象恭也靜言也聖人執禮之教

或幾乎熄矣哀哉

言語

言語德之徵也聲氣言之輿也心有驕德而浮氣應之浮

見於聲而言慢且易矣心有鄙德而麤氣應之麤見於聲

而言背且嗲矣心有中德而和氣應之和見於聲而言順

祥矣故君子之有言也易其心平其氣達於理宜於時切

於道而後出之是君子之言也然何以致此中曰言術數

則心曰僞言宴樂則心曰拙言利欲則心曰鄙言鬼神禍
福則心曰迷言彼此疆弱則心曰縱言人之過則心曰薄
故言之不可不擇也君子非禮勿言過欲觀理理既是矣
遜以出之則君子慎言之道也顧言之與行猶權衡矣彼
重則此輕彼俯則此仰而言之恆易也行之恆難也是以
君子不徒事言也而以言爲行以行爲言以言爲行則言
不敢過以行爲言則行必求盡是以君子終日不言非不
能言也則終日言而非虛言也言不虛言君子所以稱慥
慥也何以能不虛言曰敬以存其心於不言之前慎以省
其幾於將言之頃所以致其中也敬且慎焉則知行之難
理學逢源卷之五 內篇物則類 三

而言不敢過矣世有藉聖人之言以爲靡蔓之章者是聖
人使人多言也雖聖人亦且悔其言之不訥矣於慢易背
彥而不知道者又何譏焉

孔子曰辭達而已矣
辭以達意未達不可已既達無復加

詩曰辭之輯矣民之洽矣辭之懌矣民之莫矣

言以和順於義理爲貴則民所聽從而安定也

孔子曰不學詩無以言

達於事理而有和平之致是謂能言非便佞口給之尙
也

曲禮曰毋勑說毋雷同必則古昔稱先王

則古稱先則言道矣

易艮卦六五爻曰艮其輔言有序悔亡

輔所以言止之而柔順得中則言有序而無失言之悔
矣不妄發而發當理則有序也

儀禮曰與君言言使臣與大夫言言事君與老者言言使
子弟與幼者言言孝弟於父兄與眾言言忠信慈祥與在
官者言言忠信

隨其人而語其道亦言之時中也

曲禮曰居喪不言樂祭祀不言凶公庭不言婦女

理學逢源卷之五 內篇物則類 四

在官言官在府言府在庫言庫在朝言朝朝言不及犬馬

在朝言禮問禮對以禮

隨其所而言其事也

以上言語之則也

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

有德之言言皆其德有之於身故言之亦明且切也習

於言者非其真矣

易傳曰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
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

心存於中言著於外有不可揜者是以君子先治其心

也

二條言言由中出

孔子曰給奪慈仁

惡佞恐其亂義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

此不實之言聖人所深惡也

孟子曰人之易其言也無責耳矣

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

此輕忽之言聖賢所深惕也

書曰惟口出好興戎

易傳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為階

理學逢源卷之五 內篇物則類

深著言之不可不慎也

孔子曰其言之不怍則為之也難

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

此即當言而言者要不當徒事浮言而易以出之也

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

言君子當如此也 欲字猶言要得如此方好

禮記曰君子約言小人先言

君子約則小人多矣小人先則君子後矣

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

朱子曰雖知其理而能言矣卻不止做一場言語說過

必先躬踐其事之實也

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訥曰其言也訥斯謂之仁

矣乎子曰為之難言之得無訥乎

人之易其言者心放焉而苟於事也若存心於事則必

知為之難而於言不敢不訥矣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

不知其仁焉用佞

禮記曰大人不招游言可言也不可行君子弗言也可行

也不可言君子弗行也

君子不以口譽人故君子問人之寒則衣之問人之飢則

理學逢源卷之五 內篇物則類

食之稱人之善則爵之

言從而行之則言不可飾也行從而言之則行不可飾也

故君子寡言而行以成其信

行從而言之謂幽獨無不可對人言也

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能謹言則能慎行矣

易文言傳曰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

程伯子曰言能脩省言辭便是要立誠若只是脩飾言

辭為心則是偽也

中庸曰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

敢盡言願行行願言君子胡不慥慥耳

於庸德則力之益力於謹言則謹之益謹而必期於相願焉篤實之至也

以上言言行之交慎也

孔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

此又言當時然後言也

周子曰文所以載道也轅輪飾而人弗庸徒飾也况虛車乎文辭藝也道德實也篤其實而藝者書之美則愛愛則傳焉賢者得以學而至之是為教故曰言之無文行之不理學逢源

卷之五

內篇物則類

七

遠然不賢者雖父兄臨之師保勉之不學也強之不從也不知務道德而第以文辭為能者藝焉而已噫弊也久矣聖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蘊之為德行行之為事業彼以文辭而已者陋矣

程子曰有有德之言有造道之言有述事之言

德盛者言博文盛者言亦傳

凡立言欲涵蓄意思不使知德者厭無德者惑

言愈多於道未必明故言以簡為貴

言而不行自欺孰甚焉

行踐其言而人不信者有矣未有不踐言而人信之者

凡諫說於君論辨於人理勝則事明氣忿則招拂

問人言語緊急莫是氣不定否曰此亦當習習到言語自然緩時便是氣質變也學至氣質變方是有功

問作文害道否曰害也尸為文不專則不工若專意則志局於此又安能與天地同其大也書曰玩物喪志為文亦玩物也

朱子曰學者當謹言語以操存此心

人不誠實多在言語上見若口不擇言逢事便說雖有忠信之心亦被汨沒立不住了

夫子云不學詩無以言先儒以為心平氣和則能言易繫理學逢源

卷之五

內篇物則類

六

辭傳曰易其心然後語謂平易其心而後語也明道先生云凡為人言者理勝則事明氣忿則招拂告子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孟子以為不可孟子之意以言有不順理不自得處即是心有不順理不自得處故不得於言須求之於心就心上理會也心氣和則言順理矣然亦須就言上做工夫始得伊川曰發禁躁妄內斯靜專是也內外照管無空闕始得相應

衣服

衣服所以章身也而心志移焉是故服端冕而思敬服介冑而思奮服衰絰而思哀服黻治而思淫服奇衰而思僻

服之不可不慎也審矣是以服其服而不知其義君子弗服也知其義而不稱其服君子弗服也等貴賤別男女殊章服敬嘉會先王之制也吉凶有辨顏色有別冬夏有宜長短有稱豐約有時公私有殊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焉君子之志也夫正衣冠以飾躬也學雜服以安禮也是豈直爲觀美哉要所以爲脩身養心之助也云爾若乃趣時逐俗服美於人奢麗僭踰以鳴得意而惡衣惡食則慝然羞之是則市井小人之事非君子之道也紂以侈服亡文王以卑服興曾謂服於身者而可爲觀美歟

士冠禮始加祝曰令月吉日始加元服棄爾幼志順爾成理學逢源卷之五 內篇物則類 五

德壽考維祺以介景福 再加祝曰令月吉辰乃申爾服謹爾威儀淑慎爾德眉壽永年享受遐福 三加祝曰以歲之正以月之令咸加爾服兄弟具在以成厥德黃耇無疆受天之慶

冠義曰冠而後服備服備而後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服以章德也故服成人之服者則必實以成人之德焉服其服而無其德芄蘭所以譏躄躄也謹威儀所以淑德容體必正顏色必齊辭令必順所以謹威儀而正君臣篤父子利長幼則淑德之實也視履考祥其旋元吉德成而福壽從之矣先王於始冠而迪之如此欲人自

睹其身而知惕也

禮記曰長民者衣服不貳從容有常則民德壹詩曰彼都人士孤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於周萬民所望有於中而發於外謹於外所以飭其中未有科頭袒跣而心不放者則未有此心敬謹而服不衷者是故服不貳者心之不貳也服有常者心之有常也壹而有恆君子之所以成德也

君子衰經則有哀色端冕則有敬色介冑則有不可犯之色

內外一也此之謂稱其服 理學逢源卷之五 內篇物則類 五

詩美大夫曰羔羊之皮素絲五紵退食自公委蛇委蛇羔羊之革素絲五紵委蛇委蛇自公退食羔羊之縫素絲五紵委蛇委蛇退食自公

羔裘素絲服有常也服之以常能節儉也自以怙侈滅義而大夫乃有丹朱中衣朝服以縞者矣委蛇委蛇能自得也從容自得由正直也若夫貌爲恭儉徒載爾僞則心勞日拙安在其能自得歟此召南之所以美之子也○慎乃儉德惟懷永圖儉德之脩惟自飲食衣服始而欲民之勿奢也則莫如先定經制彼夫賣僮者爲之繡衣絲履偏諸緣內之閑中是古天子后服所以廟而

不燕者也而庶人得以衣婢妾白縠之表薄紉之裏纒以偏諸美者黼黻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大賈嘉會召客者以被牆古者以奉一帝一后而節適今富人屋壁得爲侈服倡優下賤得爲異飾然而天下不屈者殆未有也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無寒不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無飢不可得也飢寒切於民身欲其無作姦邪不可得也夫古者宅無不毛蠶桑徧天下然民非五十不得衣帛皮弁以下皆布大夫以上乃有羔裘庶人犬羊今富買一裘千金奴隸服百僚之服宅無桑麻身有綺縠婦逸於室惟事蒔刺爲理學逢源

卷之五 內篇物則類

三

奇巧絲倚蘇湖布仰吳淞而已是刻鏤雕琢以傷農事錦繡纂組爲害女紅無怪乎天下之貧且屈矣是以終歲不能制衣襦履不及疇者往往而是不亦傷乎抑非惟天下之貧卽取之不竭之藏乎亦大非所以辨上下而定民志也素絲之風其可見邪

詩美衛武公曰有斐君子充耳秀瑩會弁如星瑟兮僖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諉兮

嚴密而無所忽武毅而無所怠所以德容宣著盛大而服飾亦顯其尊嚴矣不然而負且乘何足以動人之瞻仰乎

詩美君子曰鳴鳩在桑其子在梅淑人君子其帶伊絲其帶伊絲其弁伊騏

言其服之有常也服有常度則如結之心所形見也

詩刺檜君曰羔裘逍遙狐裘以朝豈不爾思勞心忉忉

徒以服美於人則玩物喪志矣○諸侯羔裘以朝狐裘

朝於天子今以朝服爲燕居之服而以朝天子之服爲

朝服則侈汰之心肆而失其常也

曹風曰蜉蝣之羽衣裳楚楚心之憂矣於我歸處

所事惟衣服之間宴遊之樂則無遠慮可知

左傳鄭子臧奔宋好聚鵠冠鄭伯聞而惡之使人殺之君

理學逢源

卷之五 內篇物則類

三

子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也詩曰彼其之子不稱其服子臧之服不稱也夫

志淫好僻所宜殺身也

以上言衣服之當慎

內則男鞶革女鞶絲 十年衣不帛襦袴

玉藻曰童子不裘不帛不履絢

此童子衣服之節

論語曰君子不以紺緞飾紅紫不以爲褻服當暑袗絺綌必表而出之緇衣羔裘素衣麕裘黃衣狐裘褻裘長短右袂狐貉之厚以居去喪無所不佩非帷裳必殺之羔裘元

冠不以弔吉日必朝服而朝

辨邪正別公私寒暑有宜表裏有稱長短有度吉凶有

別朝祭有常聖人之衣服如此而已孔氏曰一入為

緇按此緇即緇也緇淡紅色故朱子曰絳色絳亦淡紅

則緇也又考工記三入為纁五入為緇謂以纁入黑汁

然孔註必有本不必據考工記疑之五色木色青

火色赤土色黃金色白水色黑此五行之正色也木剋

土色綠土剋水色驕今沈水剋火色紫火剋金色紅金

剋木色碧今月白此五行之間色也古人衣正色裳間

色然冕弁朝端服其裳無用間色者或燕居之裳則偶

用間色耳後世以緋紫為命服宋進士賜綠袍而色之

理學逢源卷之五 內篇物則類 圭

邪正不問矣○衣以褻裘衣即外之禮衣如朝服緇皮

弁服素野服之服黃即褻也蓋先王之制裘稱衣色

若檜君狐裘以朝則是緇衣而狐白裘不相稱矣孔子

則必謹之也

齊必有明衣布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

齊服元端元端此明衣裏衣也寢衣睡衣也長一身有

半其長在一身之外者又半於其身也

此君子衣服之制

周禮夏官弁師掌王之五冕衰鷩毳皆元冕朱裏延紐冠

綴於武上五采纁十有二就皆五采玉十有二旒玉笄以

冕於朱紘冠諸侯之纁旒九就璿玉三采其餘如王者之

事纁旒皆就玉璿玉笄伯七就子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琪

象邸玉珠如棊子以象邸盛之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弁

各以其等為之而掌其禁令

春官司服掌王之吉凶衣服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則服

大裘黑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衰冕祀上帝之冕

九旒通於上公服九章一曰龍二曰山三曰華蟲雉也四

曰藻五曰宗彝虎也皆績於衣六曰藻七曰粉米八曰

繡於裳此周制也享先公饗射則鷩冕章自華蟲以

下祀四望山川則毳冕冕五旒衣五章祭社稷五祀則希

冕冕三旒衣三章帶繡祭羣小祀則元冕冕二旒衣無章

理學逢源卷之五 內篇物則類 圭

凡兵事韋弁服爵韋韞韞眡朝則皮弁服鹿皮為弁素衣

服用絲弁服素裳白冕凡凶事服弁服素

也凡弔事弁服素弁公之服自衰冕而下如王之服公

亦有一升冕然天子之衰冕旒十二玉長尺二寸衰衣之龍

也凡王之冕皆旒十二玉長尺二寸諸侯以下則兼上侯伯

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侯

伯之服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自

元冕而下如孤之服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如大夫之服其

齊服有元端素端元端有三元衣素裳即士之朝服中士

天子亦有元端
元衣而纁裳

禮記曰天子玉藻十有二旒前後邃延龍卷以祭此據大

非與也元端而朝日於東門之外聽朔於南門之外謂端

明堂則當服元冕然則節首蓋脫冕二字而元冕二字

當在總皮弁以日視朝遂以食天子之朝君卒食元端而

居元衣纁裳天諸侯元端以祭端字神冕以朝可稱神冕

朝謂朝於皮弁以聽朔於太廟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諸

視朝若臣皆皮弁服既聽朔而視朝則易朝服朝服元冠

朝衣素裳素鞞白舄也內朝謂治朝非燕朝也土之朝服

謂也又朝服以食夕深衣大夫士朝元端夕深衣大夫士

則元端服○按天子之祭服諸侯朝天子之視朝服諸侯之羣祀

羣小祀之服諸侯之祭服也天子之視朝服諸侯之羣祀

理學逢源卷之五 內篇物則類 五

及聽朔之服大夫之聘服也天子之田服諸侯之朝服也

朝於君之燕居服大夫士之私朝服也大夫私朝之服士之

三禮圖冕前圓後方廣八寸長尺六寸謂冕上之通典

黃帝作冕垂旒黻纁纁謂以黃絲加以斧白虎通麻冕周

宗廟之冠麻冕用三十升布蓋朝服十升布冠布倍

冕服皆用絲則其冕自當亦用絲矣漢儒以為宗廟之

冠恐未是禮服之冠非始冠之通名故朱子曰緇布冠也

此自是禮服之冠非始冠之通名故朱子曰緇布冠也

用四百縷以尺短只當今尺一尺二寸許三十升則二

右冕弁衣裳通考

曲禮曰為人子者父母存冠衣不純素孤子當室冠衣不

純采

君子雖寒不衣祭服

玉藻曰以帛裏布非禮也

士不衣織無君者不貳

衣正色裳間色非列采不入公門衿絺綌不入公門表裘

不入公門襲裘不入公門

纁為繡縹為袍禪為絢帛為褶

朝服之以縹也自季康子始也

孔子曰朝服而朝卒朔然後服之

右衣通考

理學逢源卷之五 內篇物則類 五

禮記曰始冠之緇布之冠也太古冠布齊則緇之其綌也

孔子曰吾未之聞也冠而敝之可也委貌周道也章甫

殷道也毋追夏后氏之道也此始加之冠也既曰太古冠

異名又章甫禮冠孔子冠章甫豈其綌未聞而又有三代之

無綌此未可曉意周時或已綌之歟三王其皮弁素積此

加之冠也素積卽周弁殷尋夏收此三加之服也弁謂爵

皮弁服素裳也周弁殷尋夏收此三加之服也弁謂爵

士上服也猶大夫以上之有冕服也染韋赤黑

加雀頭色為弁而元衣纁裳雀鞞也衣裳用絲

玉藻曰元冠朱組纁天子之冠也此蓋天子元端緇布冠

纁綌諸侯之冠也蓋亦諸侯元冠丹組纁諸侯之齊冠

也元冠綌組纁士之齊冠也此卽以副齊服綌冠元武子

姓之冠也子為父喪三年其子之期而服除然綌冠素

紙既祥之冠也大祥後垂綏五寸惰游之士也元冠縞武
不齒之服也蓋元冠不齒而垂綏五寸也縞居冠屬武自
天子下達有事然後綏燕居之冠冠與武屬禮冠則於冠
也親沒不髦大帛不綏元冠紫綏白簪桓公始也紫綏非

右冠考

周禮司裘掌為大裘以供王祀天之服

玉藻曰唯君有黼裘以誓省大裘非古也黼裘雜黑白為

省省耕省敏也大裘純黑

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君之右虎裘厥左狼裘士不衣

狐白狐白取狐腋下白毛者為裘錦衣即素衣朱襮繡領

理學逢源卷之五 內篇物則類

君青犴裘絞衣以裼之鹿裘即鹿裘也色淡黃而有白點

裘青犴裘絞衣以裼之鹿裘即鹿裘也色淡黃而有白點

素衣麕裘者天子視朝諸侯聽素衣大夫士聘於鄰國之服也

緇裘諸侯之服也復言此以見士大夫得犬羊之裘不裼

不文飾也庶人之服也裘之裼也見美也帛則襲不盡飾也君

在則裼盡飾也服之襲也充美也是故尸襲執玉龜襲無

事則裼不敢充也

曲禮曰執玉其有藉者則裼無藉者則襲此據聘禮言始

此據聘禮言始

用皮幣則襲而將事所謂無藉者用襲也既聘而享用圭
璧有庭實則襲主事以將事所謂有藉者用裼也大抵襲
執圭襲者誠意在中之義所謂充美也

鄭氏聘禮註云裼者免上衣見裼衣凡禮裼者左又玉

藻註云裼衣之上復有衣袒而有衣曰裼禮經言襲裼

云見美所云君在則裼所云無事則裼是可見然所

裼為常以襲為變也若如鄭說則左袒上衣如袒裼而

常左袒上衣如釋子之被袈裟者其說始非也大抵裘

裼全見於外曰表有衣掩之而不盡掩使文質適中曰

以親勞事或哀甚而袒以表變非常禮也豈可以禮袒

之義乎賈疏曰冬時親身單衣又有襦袴襦上有裘裘

上有裼衣裼衣上又有上服弁服之等裼者袒衿前上

理學逢源卷之五 內篇物則類

服見裼衣也襲者掩之此說略近是矣然記曰裘之裼

是見其裼衣耳於裘無與也裼稱孔疏曰近體有袍澤

之屬其外有裘裘上有裼衣裼衣上有襲衣襲衣上有

常著之屬即皮弁屬也掩而不開謂之襲開皮弁及中

衣左袒出其裼衣謂之裼此亦鄭近世萬授一曰裼禮

服也古人禮服皆直領無衿裘上衣裼衣胸前裘色微

露故曰見美加衣以掩之則襲也故曰充美但經不詳

襲之制疑即深衣也惟深衣有左右衽當兩旁吾為約

言之曰裘上有裼衣加深衣曰襲不加深衣曰裼按

註疏皆以裼混袒裼其非必矣萬說近是而亦有不然

箴功言率辟之肆束及帶勤者有事則收之走則擁之其非禮服之帶乃有雜色混之者非

右帶考

內則曰子事父母左佩紛帨刀礪小簠金燧右佩玦捍管
造大簠木燧婦事舅姑左佩紛帨刀礪小簠金燧右佩箴
管線續施繫裘大簠木燧佩此事也

玉藻曰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宮羽佩只四璜故舉
趨以采齊行以肆夏詩也周旋中規折旋中矩進則抑之

退則揚之然後玉鏘鳴也故君子在車則聞鸞和之聲行
則鳴佩玉是以非辟之心無自入也威儀也君在不佩

理學逢源

卷之五

內篇物則類

三

玉左結佩右設佩居則設佩朝則結佩謂世子在君父前
而結璽之也齊則精結佩而爵鞞齊不聽聲也君之齊服

凡帶必有佩玉唯喪否佩玉有衝牙佩玉之制上橫曰珩
中組之半貫一大珠曰瑀末懸一玉兩端皆銳曰瑱于兩

旁組半各貫一玉長博而方曰瑀其末各懸一玉如半璧
而內向日瑀又以兩組貫瑀而土交係於珩之兩端

天子佩白玉而元組綬以組受珠公侯佩山元玉而朱組
綬大夫佩水蒼玉而純組綬世子佩瑜玉而綦組綬士佩

璫玟而縵組綬前言再命以下幽衡三命慈衡也孔子佩象

環五寸而綦組綬佩亦隨人之所玩好

右佩考

玉藻曰深衣三袂三其袂之圍縫齊倍要倍其要之圍
當旁當身際交袂可以回肘袂連衣處以長中繼揜尺素曰
長衣制以服于禮服之內曰中衣緣以布曰麻衣皆與深
衣同制長中繼揜尺蓋長衣中衣深衣皆繼袂使長可反
揜覆手一尺所謂反袖之及肘

深衣篇曰古者深衣蓋有制度以應規矩繩權衡短毋見
膚長毋被土續衽鉤邊續連裳之兩旁不殊前後而又復

後交搭之深衣裳只六幅而又不殊前後要縫半下謂齊

理學逢源

卷之五

三

倍裕之高下可以運肘即所謂袂袂之長短反詘之及肘
稍近制十有二幅以應十有二月統衣裳言共袂圓以應

規曲袷如矩以應方朱子曰衣領之象負繩及踝以應直

也故聖人服之先王貴之故可以為文可以為武可以擯

相可以治軍旅按中衣即深衣凡冕弁朝端之服皆服此

謂以深衣襲禮服之外亦無據也完且弗費善衣之次也

也如孤子衣純以素純袂緣純邊廣各寸半

文公家禮裁用細布度用指尺深衣用朝服十五升之布

相細布也指尺者屈中指也兩紋尖衣全四幅其長過

脇下屬於裳裳交解十二幅上屬於衣其長及踝圓袂方

領黑緣

裁法邱瓊山云用布二幅廣狹以一寸八寸為度中折

從一不邊脩起處去四寸留其尺二寸漸脩至將近邊

處亦不動比脩起處去四寸留其尺二寸漸脩至將近邊

寸今不動比脩起處去四寸留其尺二寸漸脩至將近邊

寸今不動比脩起處去四寸留其尺二寸漸脩至將近邊

寸今不動比脩起處去四寸留其尺二寸漸脩至將近邊

寸今不動比脩起處去四寸留其尺二寸漸脩至將近邊

寸今不動比脩起處去四寸留其尺二寸漸脩至將近邊

寸今不動比脩起處去四寸留其尺二寸漸脩至將近邊

寸今不動比脩起處去四寸留其尺二寸漸脩至將近邊

寸今不動比脩起處去四寸留其尺二寸漸脩至將近邊

寸今不動比脩起處去四寸留其尺二寸漸脩至將近邊

寸今不動比脩起處去四寸留其尺二寸漸脩至將近邊

寸今不動比脩起處去四寸留其尺二寸漸脩至將近邊

寸今不動比脩起處去四寸留其尺二寸漸脩至將近邊

寸今不動比脩起處去四寸留其尺二寸漸脩至將近邊

寸今不動比脩起處去四寸留其尺二寸漸脩至將近邊

寸今不動比脩起處去四寸留其尺二寸漸脩至將近邊

理學逢源

卷之五

內篇

物類

衣

理學逢源

卷之五

內篇

物類

衣

新說則便於穿者但自漢及今雖大儒未嘗以襟訓

若衰服以之取便耳未謂四也且今雖大儒未嘗以襟訓

亦不以加縫取便耳未謂四也且今雖大儒未嘗以襟訓

幅之通而取便耳未謂四也且今雖大儒未嘗以襟訓

授布六幅禮服之通而取便耳未謂四也且今雖大儒未嘗以襟訓

用布六幅禮服之通而取便耳未謂四也且今雖大儒未嘗以襟訓

幅廣二尺於兩袖皆縫正裁者但前幅屬於衣後幅屬於裳

裁去淨得寸九寸者謂之袂

按萬者屬今中裁者謂之袂

分許不則身要每插裁者謂之袂

古制也許不則身要每插裁者謂之袂

二氏之制也許不則身要每插裁者謂之袂

而裳前射也且縫合之間每幅約去寸許只計其布之

尺二寸反於度而後去寸許只計其布之

二寸反於度而後去寸許只計其布之

尺二寸反於度而後去寸許只計其布之

二寸反於度而後去寸許只計其布之

尺二寸反於度而後去寸許只計其布之

二寸反於度而後去寸許只計其布之

尺二寸反於度而後去寸許只計其布之

二寸反於度而後去寸許只計其布之

尺二寸反於度而後去寸許只計其布之

二寸反於度而後去寸許只計其布之

理學逢源

卷之五

內篇

物類

衣

附家禮

縫皆廣四寸許氏用鳥紗加漆為之裁一長條約三寸前後

幅二幅加衣亦不能反及肘矣是知衣袂之通外身有續袂

僅可覆手不反及肘矣是知衣袂之通外身有續袂

寸也其長短不一則袂之通外身有續袂

寸自外內而黑漆之及於武之兩旁半寸之上為竅
以受弁。○韋氏疑武長一尺四寸是正當頂骨而高
僅可許。○韋氏疑武長一尺四寸是正當頂骨而高
說可疑。○韋氏疑武長一尺四寸是正當頂骨而高
之武冠非也。○韋氏疑武長一尺四寸是正當頂骨而高
眉大冠非也。○韋氏疑武長一尺四寸是正當頂骨而高
九寸廣六寸。○韋氏疑武長一尺四寸是正當頂骨而高
合經於武去殺縫乃得合度。

右深衣考

周禮履人掌王及后之服履為赤舄復底曰舄赤舄黑舄
之履也。赤舄總履下緣黑。黃總履赤舄也。青句舄以青絲飾
之履也。單底曰履。命履也。單底曰履。命履也。單底曰履。命履也。
命履也。單底曰履。命履也。單底曰履。命履也。單底曰履。命履也。
宜服之

理學逢源

卷之五

內篇物則類

五

家禮黑履白絢總純綦按儀禮元端則用黑履素積則用
絢總純綦若黑履則當青絢總純綦。○制白皮或細布為
履而黑總為絢。長一尺三四寸許。當中交屈之。以其
處級履頭近底處立起。出履頭一二寸。歧為二。復綴其
縷於履面上。交加左右。而分其兩頭。綴履口邊為絢。復
縷於縷上。交加左右。而分其兩頭。綴履口邊為絢。復縷
口曰純。約廣一寸。又於履後綴二黑帶。以係履曰綦。

右履考

周禮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禕衣元色畫。唯几婦人之服
揄狄青色。唯几婦人之服闕狄赤色。鞠衣。黃色。展衣。白色。緣衣。黑色。素沙。裏以素沙
內外命婦之服。鞠衣。展衣。緣衣。素沙。凡祭祀賓客。其後之
衣服。凡命婦。其衣服。若喪。衰亦如之。三秋皆祭服。所以
躬蠶之服。展衣。從王以禮見賓客之服。緣衣。御於王之服。此三者當弁服以下者也。

玉藻曰王后禕衣上公之夫人揄狄謂侯伯君命闕狄
子男夫人受再命禕衣禕當作鞠侯國之一命禮衣命士
天子之命者。再命禕衣禕當作鞠侯國之一命禮衣命士
之妻。士緣衣庶士之展衣妻緣衣

右婦人服制考

學記曰不學雜服不能安禮

先王制服隨在不同。各有精義。服其服而不知其義。則
無以從容中禮矣。故必學雜服而後能安禮。如吉服之
有袞鷩毳黼元也。所以明尊卑之等也。嘉服之有弁章
朝端深衣也。所以著大小之序也。喪服之有斬齊大小
功總也。所以辨親親之殺也。其衣裳冠履顏色度量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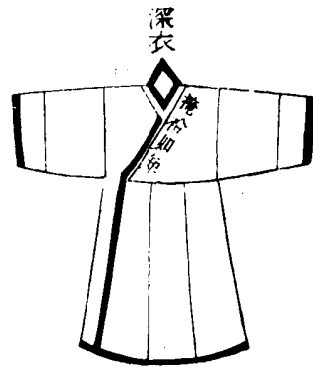
理學逢源

卷之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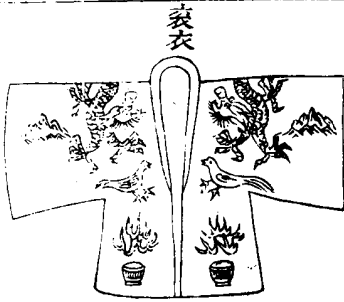
內篇物則類

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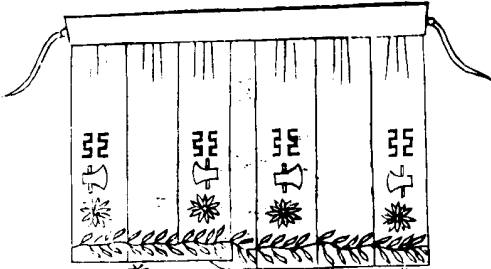
寸帛布升縷各有定制。不可踰越。而天下之視聽以一
奇袞無自生焉。亦王者所以齊天下之大端矣。君子察
於是焉。而得先王制度之意焉。則致禮以飭躬。亦且有
動履必於斯。而不敢斯。須踰越者。其於治躬制心之助
豈淺鮮哉。後世民心僭忒。視律令為具文。故商賈有裝
花閃緞之衣。娼妓為金寶珠翠之飾。民貧財盡。猶且競
逐繁華。又且姦人射利。而使帽服之制。日新月異。愚民
無知慕為時樣。一帽之制。或舛或哆。一袍之制。時短時
長。而人安得不浮且僞。而財安得不貧。且匱歟。絨於此
篇考古衣服之制。非為以供博覽也。非徒以資考核也。



屨



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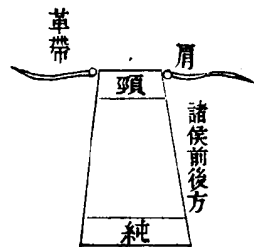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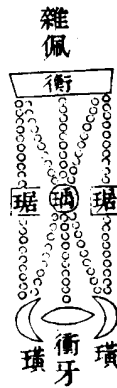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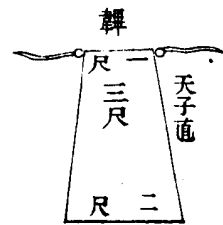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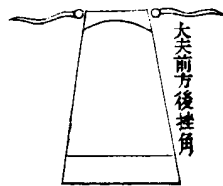


前三幅

此幅安在面兩半幅

後四幅

此幅係之於衣衣半幅在內



飲食所以養生而平其心也而過其節焉則以戕生而敗德夫自古茹毛飲血以至聖人有作是興火食而粒烝民而飲食之宜夫亦既無不備矣乃或者窮口腹之欲而喪生破家亡國之禍亦以相屬焉是豈非不節之過歟蓋養生必以正而衛生貴乎周是以調和之宜烹飪之則若周禮內則有加詳焉是豈以肆其欲焉哉亦將以奉君親待賓客事鬼神供老疾以和其血氣平其臟腑而安其口體也若乃君子之自奉則或糟糠不厭食無求飽矣而傷生致疾之物邪慝不正之味則君子亦曾不以飢渴而甘

食飲焉凡以求口實之正故也聖人又以飲食之流至生禍也則又制爲燕饗食祭之禮繁儀密節以防閑之其爲後世慮至深且遠而後世之踰閑敗禮者又且卽燕饗之名而恣其欲焉其暴殄天物僭踰狼藉殆不可勝道甚矣欲之易流而難遏也夫湛一之本人氣所同而攻取之欲不容不制君子知德以理主氣則於飲食屬屢而已毋以嗜欲累其心毋以小害大毋以末喪本養生養德之道其兩得之是有存乎其大者

禮記曰夫禮之初始諸飲食

飲食人之大欲始生而遂能之而有物有則則辭讓之

理學逢源卷之五 內篇物則類

聖

意恭敬之誠屬屢之節亦於是見端焉是禮始於飲食也於是而循禮焉則欲有所制而百端治於是而徇欲焉則理之正亡而爭訟起矣飲食之細故可無慎歟孟子曰飢者甘食渴者甘飲是未得飲食之正也飢渴害之也

欲動於中而物宜失於外矣

孔子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

過焉者膏粱也而厭之不及焉者雖饑餒餒餒而甘之聖人非教人察味也然味之不知其檢身將奚似哉

易頤卦初九曰舍爾靈龜觀我朵頤

人人各有足以自養之正慕於外焉而自失其正矣亦不足貴深惜之也

禮記曰君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君子遠庖厨凡有血氣之類弗身踐也

節日腹之欲亦以養仁心而愛物也肆其欲焉而物之生促矣

幽風曰六月食鬱及薁七月烹葵及菽八月剝棗十月穫稻爲此春酒以介眉壽七月食瓜八月斷壺九月叔苴采

茶薪樗食我農夫

口腹之需有限而口腹之欲無窮肆其欲焉竭天地之

理學逢源卷之五 內篇物則類

聖

藏而不足順其則焉取之至近而有餘故蔬果酒食取足於田園鬱薁茶樗不遺於山野昭勤事也介壽無遠方之珍常食僅瓜壺之薄明儉德也飲食寓尊養之宜家常適豐儉之節隆孝弟也有朴噩渾厚之風無侈靡營求之欲民志定也惟勤也故生之者疾惟儉也故用之者舒隆孝弟故民不爭民志定故下易治先王之風如此其厚也其所由來必有自矣

魯共公曰昔者帝女令儀狄作酒而美進之禹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絕旨酒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齊桓公夜半不寐易牙乃煎熬燔炙和調五味而進之桓公食之

而飽至旦不覺曰後世必有以味亡其國者晉文公得南之威三日不聽朝遂推南之威而遠之曰後世必有以色亡其國者楚王登強臺而望崩山左江而右湖以臨彷徨其樂忘死遂盟強臺而弗登曰後世必有以高臺陂池亡其國者

飲食男女所以生人而欲之流也皆足以亡國惟君子過人欲於將萌使之皆出於正焉則所以養生而去其害也

酒誥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土厥誥怵庶邦庶土越少正御事朝夕曰祀茲酒惟天降命肇理學逢源

卷之五

內篇物則類

聖

我民惟元祀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

酒以祭祀所不能廢然以爲身而喪德以爲國而喪邦其禍烈矣君子可無茲乎

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無彝酒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

人惟蕩遊不事其事而後沈酒於酒告以有正有事心勤於所事則自無暇於沈飲矣飲不以德將則流而無節能以德將之則不失其度矣

惟曰我民迪小子惟土物愛厥心藏聰聽祖考之彝訓越

小大德小子惟一

志淫好僻流蕩淫邪未不自好異物始者惟土物愛則心不放心不放則欲不流惟土物愛則能勤勤以思則善心生惟土物愛則敦儉儉以節用則可繼茲酒而使之惟土物愛此拔本塞源之道也德無小大忽之則其小怵之則其大忽以爲小而大德喪怵以爲大而細行全孔子聖人而曰不爲酒困何有於我况小子哉此又所以奪其恃也

妹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

理學逢源

卷之五

內篇物則類

器

武王因惟土物愛之意而寬其途則服賈亦不失爲恆業勤職業以養親如是而飲酒則非彝酒矣何至於喪德乎

庶土有正越庶伯君子其爾典聽朕教爾大克羞耆惟君爾乃飲食醉飽不惟曰爾克永觀省作稽中德爾尙克羞饋祀爾乃自介用逸茲乃允惟王正事之臣茲亦惟天若元德永不忘在王家

推祀茲酒之意而寬其途則羞耆亦飲酒之一事自省而稽中德以羞饋祀則非彝酒而德將矣永不忘在王家何至於喪邦乎怵酒而開之以飲酒且教之以飲酒

之道不逆以制之而順以道之使不納於邪而已耳此所謂道之以德齊之以禮者歟後世若文帝之禁民種秫已非德禮之化至若開酒權以罔利是納賄而縱飲也則何以化民成俗哉

王曰封我西土棐祖邦君御事小子尙克用文王教不腆于酒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

王曰封我聞惟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經德秉哲自成湯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惟御事厥棐有恭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飲

縱欲生於無畏乃罔畏畏紂之所以沈酣也畏天顯畏理學逢源卷之五 內篇物則類 聖

小民畏相而心常存矣何至於縱欲乎故觀頤養正亦惟敬之焉乃所以節欲之主也

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罔敢溷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惟助成王德顯越尹人祗辟

不敢者猶有時而不敢不暇則無復敢矣以助君德助官長爲心日孜孜焉而何暇飲哉

我聞亦惟曰在今後嗣王耐身厥命罔顯于民祗保越怨不易誕惟厥縱淫泆于非彝用燕喪威儀民罔不盡傷心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厥心疾狠不克畏死辜在商

曰越殷國滅無耀弗惟德馨香祀登聞于天誕惟民怨庶羣自酒腥聞在上故天降喪于殷罔愛于殷惟逸天非虐惟民自速辜

紂之無道至矣而核其實觀之則惟腆酒之故蓋飲食滋味舉足溺人而亂精神荒職業暴心志喪威儀則莫甚於酒也乃希放脫者猶藉是以自曠焉嗚呼殆哉

王曰封予不惟若茲多誥古人有言曰人無于水監當于民監今惟殷墜厥命我其可不大監撫于時予惟曰汝劓恣殷厥臣侯甸男衛矧太史友內史友越獻臣百宗工矧惟爾事服休服采矧惟若疇圻父薄違農父若保宏父定理學逢源卷之五 內篇物則類 異

辟矧汝剛制于酒

恣酒之教由外而內由卑而尊而責之君身君能剛制于酒則德教沛然矣所謂以身教也剛者力勝已私之謂沈溺於欲者柔而不立之故耳

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

以身率而猶有不從則刑所不能廢也殺猶刑也又惟殷之迪諸臣百工乃溷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

臣工異于民庶貴貴也酒酒亦非羣飲則罪又有差矣有斯明享乃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弗恤弗矧乃事時同于殺

教而不改是怙終也

王曰封汝典聽朕愆勿辯乃司民酒于酒

重以責之康叔也

肅武公自戒之詩曰賓之初筵左右秩秩籩豆有楚般核
惟旅酒既和旨飲酒孔偕鐘鼓既設舉醕逸逸大侯既抗
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發彼有的以祈爾爵籥舞
笙鼓樂既和奏烝衍烈祖以洽百禮百禮既至有王有林
錫爾純嘏子孫其湛其湛曰樂各奏爾能賓載手仇室人
入又的彼康爵以奏爾時賓之初筵溫溫其恭其未醉止
威儀反反曰既醉止威儀幡幡舍其坐遷屢舞僊僊其未
理學逢源卷之五 內篇物則類

罍

醉止威儀抑抑曰既醉止威儀必必是曰既醉不知其秩
賓既醉止載號載嘷我籩豆屢舞傲傲是曰既醉不知
其郵側弁之俄屢舞傴僂既醉而出並受其福醉而不出
是謂伐德飲酒孔嘉維其令儀凡此飲酒或醉或否既立
之監或佐之史彼醉不臧不醉反恥式勿從謂無俾太怠
匪言勿言匪由勿語由醉之言俾出童叟三爵不識矧敢
多又

飲酒之始治而終亂也以無禮以節之也因射而飲因
祭而飲雖有狂夫不敢及亂是可見酒非能亂人人實
肆其心以亂於酒也武公極形醉者之喪儀以自監在

武公豈出於此然而警戒之心不可一日忘矣○程子
曰飲酒非惟不可使亂志即血氣亦不可使亂又曰有
人醉後益恭謹亦是未合於中庸須是要自然醉而益
於亂德遠矣然中有不足是以強
制於外焉則終非持久之道也
樂記曰豢豕為酒非以為禍也而訟獄益繁則酒之流生
禍也是故先王因為酒禮一獻之禮賓主百拜終日飲酒
而不得醉焉此先王之所以備酒禍也
一獻如鄉飲酒禮範之以禮使人心有所矜持而不過
其節焉酒禍遠矣

以上言飲食之當慎

理學逢源卷之五 內篇物則類

巽

論語曰食不厭精膾不厭細食髓而餲魚餃而肉敗不食
色惡不食臭惡不食失飪不食不食不時不食割不正不食不
得其醬不食肉雖多不使勝食氣惟酒無量不及亂沽酒
市脯不食不撤薑食不多食祭於公不宿肉祭肉不出三
日出三日不食之矣食不語寢不言雖疏食菜羹瓜祭必
齊如也

養生者無必求之心害生者有必卻之道調和之正有
必盡滋味之美有不貪養正之吉衛生之周也而又推
己心以及人敬鬼神而降報本聖人之飲食不苛也如
斯而已矣○說文糲一斛春九斗曰鑿釋名糲一斛春

八斗曰精東陽許氏曰粟一石得米六斗曰糲糲○朱

子曰古人祭酒於地祭食於豆間有版承之卒食撤去

豆間有版以承所祭之食
註言豆間之地便文也

曲禮曰其食不飽其飯不澤手古者以手取飯毋搏飯奠多毋放

飯放大其口毋流歎長飲于口中毋咤食口中飲毋鬻骨毋反

魚肉已歷口而毋投與狗骨毋固獲所必求毋揚飯發揚其

於食也冷而速飯黍毋以箸匕毋嚙羹以口毋絮羹以器中和毋

刺齒毋歆醢客絮羹主人辭不能烹客歆醢主人辭以饗

滯肉齒決乾肉不齒決毋嘍炙併炙肉而食之貪也

羹之有菜者用挾其無菜者不用挾

理學逢源卷之五 內篇物則類

尊客之前不叱狗讓食不唾

此君子飲食之禮節

曲禮曰凡進食之禮左殺肉帶骨者右裁純肉柔食居人

之左食燥羹居人之右羹濡膾炙處外非常饌醢醬處內

以和食故左蔥漆處末此加豆非食酒漿處右以脯脩置者左

胸右末乾肉而後熟之曰脯脩治已熟而後乾之

少儀曰羞濡魚者進尾冬右腴夏右鱠祭臠

凡齊執之以右居之於左調和者右手執醢醢而

牛羊之肺離而不提心周人祭肺故于肺端割離之而

凡羞有滷者不以齊

為君子擇蔥薤則絕其本末

羞首者進塚祭耳

尊者以酌者之左為上尊司酌酒者在尊東以尊壺者面

其鼻

玉藻曰凡尊必尚元酒唯君面尊君享其臣則尊當唯饗

野人皆酒以味而已大夫側尊大夫士飲酒禮尊在

曲禮曰為天子削瓜者副之斷之為八巾以絺為國君者

華之析為四片巾以綌為大夫累之不巾士薤之去其庶人

玉藻曰食棗桃李弗致於核瓜祭上環食中棄所操

理學逢源卷之五 內篇物則類

以上進食陳列之禮

周禮大祝辨九祭一曰命祭君賜臣食而客二曰衍祭降

之客主人三曰炮祭之類燔四曰周祭依所進殺之五曰

振祭取魚腊之屬六曰擣祭以肝肺道擣七曰絕祭絕取

八曰繚祭以手循肺本循之九曰其祭膳夫佐食之類其

尸使

少儀曰凡羞有俎者則於俎內祭

小子舉爵則坐祭立飲

其有折俎者取祭反之不坐燔亦如之尸則坐

以上飲食之祭

曲禮曰客若降等執食與辭主人興辭於客然後客坐主人延客祭祭食祭所先進殺之序徧祭之三飯主人延客食哉然後辯殺主人未辯客不虛口虛口者食竟而以酒水蕩口也侍食於長者主人親饋則拜而食主人不親饋則不拜而食

玉藻曰凡侑食不盡食食於人不飽唯水漿不祭若祭為已倭卑倭卑降也

侍食於先生異爵者後祭先飯客祭主人辭曰不足祭也客殮主人辭以疏主人自置其醬則客自徹之

凡食果實者後君子火孰者先君子
理學逢源 卷之五 內篇物則類 至

少儀曰燕侍食於君子則先飯而後已小飯而亟之數唯毋為口容客自徹辭焉則止

曲禮曰卒食客自前跪徹飯齊以授相者主人興辭於客然後客坐此亦以降等之容言

玉藻曰一室之人非賓客一人徹壹食之人一人徹凡燕食婦人不徹

曲禮曰侍飲於長者酒進則起拜受於尊所長者辭少者反席而飲長者舉未醕少者不敢飲

玉藻曰若賜之食而君客之則命之祭然後祭先飯辯嘗羞飲而俟君命之祭則祭矣君未命則先飯嘗羞且飲若而俟蓋已嘗則不祭矣此恐君之客已故也

有嘗羞者則俟君之食然後食飯飲而俟有已嘗羞者則然亦飯飲而俟也君命之羞羞近者命之品嘗之然後唯所欲凡嘗遠食必順近食君未覆手不敢殮君既食又飯殮飯殮者三飯也君既徹執飯與醬乃出授從者此與論語侍食于君節參看君若賜之爵則越席再拜稽首受登席祭之飲卒爵而俟君卒爵然後授虛爵君子之飲酒也受一爵而色灑如也二爵而言言斯禮矣三爵而油油以退

曲禮曰賜果於君前其有核者懷其核御食於君君賜餘器之溉者不寫其餘皆寫

論語曰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君賜腥必熟而薦之君賜生必畜之
理學逢源 卷之五 內篇物則類 至

古禮散逸此其雜見者而公食大夫及鄉飲酒禮則全篇見於儀禮此未具錄

以上飲食之禮

王制曰五十異糧六十宿肉七十貳膳八十常珍九十飲食不離寢膳飲從於遊可也

內則子事父母問所欲而敬進之柔色以溫之餽厚飽薄酒禮芼羹菽麥黃稻黍稷唯所欲棗栗飴糖蜜以甘之

葷苴粉榆免鮮薨乾滑米澁飲者以滑之脂膏以膏之父母舅姑必嘗之而後退

養老事親之飲食

周禮膳夫掌王之食飲膳羞以養王及后世子凡王之饋

食用六穀黍稷稻粱膳用六牲馬牛羊豕犬雞飲用六清水漿醴醢羞

用百有二十品珍用八物後見醬用百有二十燕王日一舉

殺一鼎十有二年鼎九牛羊豕魚腊腸胃膚鮮物皆有俎

以樂侑食膳夫受祭品嘗食王乃食卒食以樂徹於造

庖人掌其六畜即六畜鹿豕兔雉鳩鴉辨其名物

凡其死生蠶蕘之物共王膳與其薦羞之物及后世子之

膳羞凡用禽獸春行羔豚膳膏雞油夏行腍乾魚膳膏

腍大秋行犢麇膳膏腥雞油冬行鱓魚羽雁膳膏羶油

理學逢源卷之五 內篇物則類 五

內饗掌王及后世子膳羞之割烹煎和之事辨體名性體之名

肩臂膂膊脰正脊脰脊肉物之物穀辨百品之物王舉

黃香短脇正脇代脇肉物之物穀辨百品之物王舉

則陳其鼎俎以牲體實之選百羞醬物珍物以俟饋辨腥

臊羶羶之不可食者牛夜鳴則瘠臭羊冷毛而羴毛長臄

交睫目矢而腥生臭馬黑脊而殷臂蠖臭蟲

此二條多與內則同

食醫掌和王之六食六穀六飲六清六膳六牲百羞百醬八珍之

齊凡食齊春時宜羹齊夏時宜醬齊秋時宜飲齊冬時宜凡和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

調以滑甘凡會膳食之宜牛宜稌羊宜黍豕宜稷犬宜粱

雁宜麥魚宜菘

木曲直作酸火炎上作苦金從革作辛水潤下作鹹上

稼穡作甘然五味之性與五行本性異者木散而酸斂

火上而苦降金收而辛散水凝而鹹軟惟甘緩與上無

變蓋物極則反也故素問曰肝欲散宜食辛以散之以

辛補之以酸瀉之肝苦急宜食甘以緩之心欲爽宜食

鹹以爽之以鹹補之以苦瀉之心苦散宜食酸以收之

肺欲斂宜食酸以斂之以酸補之以辛瀉之肺苦氣土

逆宜食苦以下之腎欲堅宜食苦以堅之以苦補之以

理學逢源卷之五 內篇物則類 五

鹹瀉之腎苦燥宜食辛以潤之脾欲緩宜食甘以緩之

以甘補之以苦瀉之脾苦溼宜食苦以燥之斯可見味

以平心調劑之道矣周禮內則四時之和蓋以扶其時

之所衰而抑其所旺乃所以平之也說者多未達其旨

矣

酒正掌酒之政令以式灋授酒材辨五齊之名一曰泛齊

成而浮二曰醴齊糟汁相三曰盎齊色蘊白四曰緹齊赤

五曰沈齊糟沈辨三酒之物一曰事酒方事於二曰昔酒久

三曰清酒藏久辨四飲之物一曰清水二曰醫薄粥三曰

漿以梁食四曰醕薄粥

酒人掌為五齊三酒

漿人掌其王之六飲水即漿醴為醇涼以糗雜水醫醢入於酒

府

遷人掌肆遷之實朝事之遷其實熬黃子白熬黑丹形

鹽築為無生鮑魚鱸亦乾饋食之遷其實棗栗桃乾

梅榛實加遷之實棗栗桃乾棗栗桃乾

糗餌為餌粉糗糗以粉為王及后世子其內羞

醢人掌肆豆之實朝事之豆其實韭菹醢汁者醢昌本

首糜藿帶骨者菁菹鹿藿荈菹鹿藿饋食之豆其實

葵菹羸醢脾析為菹盧醢蛤蜊醢豚拍豚拍

理學逢源 卷之五 內篇物則類 羹

魚醢加豆之實芹菹兔醢淡蒲今葵醢醢箔菹小竹筍菹

菜雁醢筍菹魚醢羞豆之實醢食煎餅餅糝食肉煎之為

王及后世子其其內羞王舉則其醢六十齋以五齊昌本

蠶豚拍七醢醢羸醢七菹韭菁荈葵三醢麋鹿實之

醢人掌其五齊七菹凡醢物凡醢醬之物王舉則其齊菹

醢物六十齋其及世子之醬齊菹

鹽人掌鹽之政令以其百事之鹽王之膳羞其飴鹽

遷人醢人所掌四遷豆皆祭祀所供然亦以供王故備

考於此

內則飯黍稷稻粱白黍黃粱此六種稗穀熟而未熟

膳牛膳羊膳豕膳醢此衍牛炙四豆第醢牛四豆第

第二羊炙羊豕炙醢豕炙醢豕炙醢豕炙

飲重醢每清糟相配稻醢清糟黍醢清糟醢清糟

醢為醢黍醢漿水醢醢即周禮也醢即周禮也

酒清白即周禮三酒也醢即周禮三酒也

差所謂差糗餌粉醢醢糗餌粉醢醢糗餌粉醢

食凡蝸醢醢皆和以而菹食雉羹醢以菹食

食和脯析菹犬羹兔羹醢析菹食和糝不糝

羹雞羹醢和糝醢糝醢糝醢糝

理學逢源 卷之五 內篇物則類 羹

濡豚包苦以苦實實實實實實實

實實實實實實實實實實

胾脩此二物配設以醢醢醢醢醢醢

魚膾芥醬麋腥醢醬醢醢醢醢醢醢

牛脩鹿脯田豕脯麋脯醢醢醢醢醢醢

兔皆有芼兔醢醢醢醢醢醢醢醢

棗栗榛柿瓜桃李梅杏醢醢醢醢醢醢

大夫燕食有膾無脯有脯無膾士不貳羹馘庶人耆老不

徒食

徒食

徒食

膾春用蔥秋用芥豚春用韭秋用蓼脂用蔥膏用蒞三牲

用菘菜和用醢獸用梅鵠羹雞羹二者皆鷓醢之蓼鷓即

不以為羹而鵠鱖鱖二魚皆燒難未雉或燒或薊

無蓼薊如蘇在之屬凡魴鱖難皆只和以香草而不用蓼也

不食雞醢醢之伏狼去腸狗去腎狸去正脊兔去尻脊骨

狐去首豚去腦魚去乙魚腮籠去醜項下骨

肉曰脫之脫其魚曰作之其鱗棗曰新之拭治栗曰撰之

雞肝雁腎鵠與脾鹿胃亦此九物鹿胃亦此九物

雞肝雁腎鵠與脾鹿胃亦此九物鹿胃亦此九物

理學逢源卷之五 內篇物則類

肉腥細者為膾大者為軒或曰麋鹿魚為菹麋為辟雞野

豕為軒兔為宛脾軒菹辟雞宛脾切蔥若薤實諸醢以柔

之作膾之法取生肉薄片如薤葉切之復細縷切之

羹食自諸侯以下至於庶人無等大夫無秩膳大夫七十

而有閣秩膳常膳也閣天子之閣左達五右達五左右夾

也五閣公侯伯於房中五東西房中大夫於閣三於西夾室

士於坵一室中為坵以度食物

滷熬煎醢加於陸縉上沃之以膏曰滷熬此即周禮所謂

滷毋煎醢加於黍食上沃之以膏曰滷毋此即周禮所謂

炮取豚若將剖之殺剝之去其實棗於其腹中編萑以苜

之編蘆葦塗之以謹以堊泥塗炮之燔於塗皆乾摩之去

苴濯手以摩之洗手摩去其皸為稻粉糶糶以以

付豚糊以粉調水為煎諸膏膏必滅之然後以此豚煎

於度於度鉅鑊湯以小鼎薊脯於其中鼎以大鍋煮水而用小

鼎中置鼎使其湯無滅鼎勿使鑊三日三夜毋絕火而后

調之以醢醢炮豚入珍之三四擣珍取牛羊麋鹿麇之肉必

胾夾脊每物與牛若一捶反側之去其餌反復垂擊孰出

之去其皸捶熟乃出柔其肉柔之以醢醢此即膾漬取牛

肉必新殺者薄切之必絕其理切必橫湛諸美酒期浸美

期朝而食之以醢若醢醢此亦膾類入為熬捶之去其皸

理學逢源卷之五 內篇物則類

編萑布牛肉焉編萑加火上布屑桂與薑以灑諸上而鹽

之乾而食之施羊亦如之施麋鹿麇皆如牛羊欲濡肉則

釋而煎之以醢欲乾肉則捶而食之此八珍肝膾取狗肝

一臠之以其膾濡炙之以狗膏臠肝上舉燠其膾不蓼合

脊膾食不用蓼也糝取牛羊豕之肉三如一小切之與稻

米稻米二肉一合以為餌煎之此即周禮糝食如取稻米

舉糝漉之小切狼臠膏以與稻米為醢此即周禮醢食

如今世之

古人飲食上下有等老幼有別大約見於周禮王制玉

藻內則者如此至其調和之宜烹飪之節則又莫不有

精義存焉所以平心理化不徒味美之爲事非尋常闕於物理者所能與也故備考之於此以見古人用物之精而飲食不苟也今中原北方飲食之制尙頗與古近而大江以南則駭而異之此又風土所固有無容強者然而師其意焉可也

以上飲食調和烹飪之節考

孔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

古人飲食必以正而非有心於甘味也若所事在居食之間則市井小人君子所深恥也

理學逢源

卷之五 內篇物則類

堯

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

外慕重則道心微嗜欲馳而天性絕故人惟嗜欲澹泊而後天真日見能全其天真則此心泰然無適而不自得其所之致非言語所能論也若耽於聲色臭味之途而役志於文繡膏粱之奉則必患得患失畏天畏人終身戚戚無一息之可安而已人奈何不舍此而取彼乎

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

於我如浮雲

不改其樂大賢之事也樂亦在中聖人之事也樂無往而不在富貴貧賤無與也已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此夫子所以獨與顏子歟

孟子曰舜之飯糗茹草也若將終身焉及其爲天子也被袞衣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

視天下歸已如草芥而不得乎親不可以爲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爲子憂在性分也飯糗茹草若將終身而爲天子袞衣鼓琴若固有之樂在性分也憂樂皆在性分所謂聖人無欲者若乃抑聲色滋味而強絕之此卽欲誘之深而不能自脫因是以出於不情也又豈聖人之

理學逢源

卷之五 內篇物則類

李

道哉

附飲食宜忌

稻屬木生於水稈稻甘酸平糯稻甘苦溫宜爲酒多食瘳稻氣南方早熟者曰秈甘酸平南人日食所需北方有早稻甘香微寒瘳氣大抵陳稻平新稻有溼熱氣不甚益人梳稻忌同蔞耳草食陳倉米忌與馬肉同食黍屬火宜高燥苗如蘆有毛穗如稗而疏散米如粱而稍大宜黃赤白數種北方食之南人不識也生成於暑性甘苦溫粘而穉氣宜爲酒黍種南方有黑赤二米忌與葵菜炙牛肉蜂蜜同食甘苦溫平粟又謂之蘆粟其粒圓大性甘苦溫平良美其黑且大者卽秬黍也宜爲酒稷屬土苗穗皆似黍色黃仁不粘穀屬土穗如狗尾有赤白黃青四色有稷糯二種南方謂之粟北方謂之穀性甘平逐水陳廩米爲良其糯者性熱瘳

香 苗 菜 花 人 少 氣 熱 和 中 下 氣 去 腹 下 寒 痲 仁 解 之 多 食 胡 椒 熱 發 病 性 辛	寒 目 少 氣 人 菜 莢 辟 邪 積 多 食 滑 腸 內 熱	桂 多 辛 熱 去 寒 活 血 補 火	華 芡 雞 心 椒 蕪 椒 鳥 番 習 食	茹 醬 扶 留 藤 即 華 芡 之 類 嗜 食 之 性 大 辛 熱 宜 瓜 食 忌 犬 羊	肉 楊 柳 大 腹 子 之 類 嗜 食 之 性 大 辛 熱 宜 瓜 食 忌 犬 羊	藟 當 類 甚 多 惟 也	芩 能 去 禽 獸 驚 死 氣 之 故 入 食 料 明 目 潤 中 苦 辛 溫	芋 老 甘 辛 溫 補 中 益 氣 能 盜 汗 氣 多 以 實 豚 魚 之 屬	薯 精 多 食 滯 滲 其 中 益 氣 能 盜 汗 氣 多 以 實 豚 魚 之 屬	理 學 蓬 源 卷 之 五 內 篇 物 則 類 壘	藟 百 合 上 之 精 也 甘 苦 平	甘 露 地 生 寸 白 氣 行 血 甘 鹹 平 多	葇 食 根 似 芋 莖 葉 如 南 星 而 斑 取 其 根 磨 粉 灰 水 治 之 可	諸 魚 及	萱 金 針 甘 寒 滑 結 黃 花 鹿 蔥 花 似 萱 而 花 小 赤 花 也 性 丹 花	白 瓜 解 冬 瓜 水 木 之 英 甘 酸 寒 滑 利 水 越 瓜 寒 除 煩 止 渴 多	病 後 忌 魚 鮮 牛 乳 天 行 月 食 之 傷 胃 利 水 越 瓜 寒 除 煩 止 渴 多	損 苦 瓜 似 魚 鮮 牛 乳 天 行 月 食 之 傷 胃 利 水 越 瓜 寒 除 煩 止 渴 多	種 類 不 甘 寒 滑 除 煩 去 熱 多 食 傷 胃 氣 吐 利 寒 中 滯 飲 其 苦 者	皆 不 可 食
---	--	--	---	---	---	---------------------------------	--	--	---	---	--	---	--	-------------	---	---	--	---	--	------------------

落 蘇 酪 酥 子 甘 寒 滑 伐	沿 籬 甘 苦 平 種 類 不 一 白 稱 為 良 豇 豆 歸 腎 多 食 滑 腸 益 氣 挾	劍 刀 豆 甘 平 虎 沙 虎 爪 雜 令 人 足 癢 狸 沙 平 性 同	葵 白 甘 寒 滑 中 忌 發 瘡 泄 脾	蕨 甘 寒 滑 中 忌 發 瘡 泄 脾	苜 宿 食 光 嫩 苗 為 菜 多	杞 益 腎 去 苦 甘 寒 滑 身 補 陽	椿 椿 芽 甘 苦 寒 滑 身 補 陽	筍 種 類 不 一 大 與 小 同 食 氣 昏	荀 宿 寒 類 不 一 大 與 小 同 食 氣 昏	皆 清 心 明 目 為 腸 胃 發 瘡 疥 癩 等 類 異 性 秋 月 之 竹 筍 皆 不 宜 食	理 學 蓬 源 卷 之 五 內 篇 物 則 類 奕	大 抵 筍 得 震 木 之 氣 陽	木 而 怒 陰 多 而 寒 也	有 光 者 生 有 毒 者 不 食 之 可 也	上 者 皆 不 食 之 可 也	葇 者 皆 不 食 之 可 也	紅 者 皆 不 食 之 可 也	蔓 者 皆 不 食 之 可 也	以上 蔬 類	梅 陽 生 而 華 陰 生 而 熟 色 青 味 酸 純 乎 得 木 之 精 肝 膽 之	凡 食 酸 而 苦 性 溫 異 木 之 氣 去 熱 調 中	李 酸 而 苦 性 溫 異 木 之 氣 去 熱 調 中	杏 宿 甘 酸 而 苦 性 溫 異 木 之 氣 去 熱 調 中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楊梅 熱之氣多食內熱忌生蔥蒜蘆	枇杷 酸多溫有毛屬於肺金能斂肺	郁李 甘酸溫有毛屬於肺金能斂肺	谷桃 屬櫻桃熱食能壅氣內熱	和肉 酸皮辛香忌蟹味狗佛手柑辛溫	少氣 甘酸溫有毛屬於肺金能斂肺	中多 食生之其皮陳久消痰化氣寬中	橘五 行性味並同得金為多甘酸溫多食熱	遷子 性味並同得金為多甘酸溫多食熱	柿潤 肺消痰厚腸胃多食寒中忌蟹	佳 學 源	梨黃 甘鹹寒行今以脾霜雪之氣味純其赤	煩止 雜記所稱五色奈美者為花紅而白	京雜 得金方之類無也百脈南文以桃屬也	奈北 有模其大於鼻中酸屬而香	火有 已風溼酸溫得木氣忌近精理血	香有 瓜酸溫得木氣忌近精理血	和同 補益氣補腎活血多食塞氣生蟲難化脚重	皆同 補益氣補腎活血多食塞氣生蟲難化脚重	栗乾 食鹹涼平介桃燥熱西龍之氣腎之難化脚重	桃甘 正而有辛燥熱西龍之氣腎之難化脚重	棗甘 溼熱忌蔥薤未中之土脾之果也安中益氣多食則生	散者 血不可食
卷之五										卷之五												
君										君												

椰子 性同菓	檳榔 苦甘酸溫	安石 榴火行	瓜 甜瓜利水養陰	葵 甘酸平宜老	菓 甘酸平宜老	馬 棗甘酸平宜老	氣 通於南方得火而性寒平苦甘消痰化氣殺蟲去瘴	檳 生於南方得火而性寒平苦甘消痰化氣殺蟲去瘴	長 生果生於南方得火而性寒平苦甘消痰化氣殺蟲去瘴	松 實潤肺和中寬氣忌胡羊	理 學 源	羌 桃然連黑皮則平去黑皮則熱其油壞者不可食	小兒 食之驚	白 果能銀杏寒痰潤肺苦甘溫屬忌心家果也	榧 木能銀杏寒痰潤肺苦甘溫屬忌心家果也	龍 眼亦平和不甚熱然秋中益氣養志歸脾	津 去而益神蓋其生必核亦可治痲	荔 枝南無花割之有果甘酸溫補赤夏至而	阿 駟無花割之有果甘酸溫補赤夏至而	椒 欖苦甘溫下木火之氣
卷之五										卷之五										
奕										奕										

蝦蟆種類不一有青蛙有蟾蜍有蝮蠃皆不可食有黃蛤
胃健脾酸甘苦可食有田雞有田狗皆不可食甘溫溫中益
食之便閉中熱忌乳酪葵菜秋後有毒不可食石輪石
甘溫補益滋陰殺蟲健脾胃多
食有毒秋後有毒忌葵荊芥

以上介類

夫飲食之宜書缺有間雖古今異俗南北異宜然類物
之精可睹也醫者稱皇帝岐伯素問所論詳矣然可疑
可信之間不無多所附會及陶隱居葛洪輩又雜以迂
異之說此學士之所以不言也要惟以合於禮經者近
是茲集其關於日用不背古不背今者酌百家而以己
見附焉或亦孔子有所不食之道云

理學逢源卷之五 丙篇物則類

三

右脩五事之則

丁酉新秋同邑後學 程夢元 魁園 校字
余家鼎彝伯

理學逢源卷之六

同邑後學董昌璵厚山校

族姪 嗣佳麗南

婺源汪 紱雙池集

同邑門人余元邁秀書

參訂

同邑後學

董慶鵬續承
余龍光補山
汪立中莊甫
余最贊賢

重校

內篇

物則類

經學小學大學孝經論語孟子
語孟總論詩書禮樂儀禮禮記
公家禮樂詩書禮樂總論中庸
禮樂春秋總論易周禮春秋
禮樂春秋總論爾雅史學六藝

理學逢源

卷之六

內篇物則類

一

經學

經常也六經記載之文皆以言萬世不易之常道也三代

有詩書禮樂之教而未有經名戴記經解始列六經

乃列十有三經周禮儀禮禮記論語春秋各博士春秋刻

儒要義厥稱九經合三禮也春秋載籍博矣古人因經而

有傳記如孔子易傳子夏喪服傳又如大學首章為傳記

之流為註漢儒諸經註之濫為箋疏如鄭箋賈疏之返

折衷宋儒宋儒之後復濫為講章論說詳矣夫儒者從事

經學豈徒以涉獵堪誇而第是歷聖相傳其本乎天人性

命之微以達之人倫日用之著者僅惟遺之載籍可攷而

知學者欲格物以致其知舍經書其末由以得也獨是古

之學者遜敏脩來積躬罔覺心惟身得何事煩言漢儒陋

於訓詁無得聖人之心然而學有專門人尊師說尚是口

傳心受默識旁通故每能以見之實用而礪砥躬行非若

後世之空膝口說也乃及箋疏作而學愈支離辭章華而

文加浮偽觴濫於子雲相如波靡於魏晉隋唐縱莫不曰

治經亦經學胥何當邪宋儒蔚興拚芟羣穢濂溪發其緒

二程張邵張其府游楊呂謝振其風紫陽朱子集其成黃

蔡真魏承其系經學之明炳如天日矣生其後者何事旁

理學逢源

卷之六

內篇物則類

二

求顧亦念古人立經垂訓其心謂何而程子朱子之闡明

經義者又其心謂何而後人又且日分門戶言益支離謂

非不反之身心而徒事文辭之過歟吁嗟乎月露求工風

華獻技三年穀葉畢世雕蟲家餐糟粕戶勦陳言以竊取

一時富貴故治經為經之賊作文為文之妖此豈惟經學

之憂亦文人學士之羞世道人心之戚也然則經學如何

而可曰折衷朱子焉足矣折衷朱子者如何曰無徇外無

誇多詳說而探其源躬行以體其實焉斯可矣朱子讀經

之法先以大學而繼及論孟詩書然後及於中庸大易終

及春秋今由斯序而廣之先之以小學以培其基址進之

以大學以定其規模廣之孝經論語孟子以窺其微言涵
濡於詩以養其性情考釋於書以廣其事業範圍之於禮
儀禮以固其所守優游之於樂以幾於中和研窮之於中
庸大易以得其本源推之以周禮而措諸治平權衡之
以春秋而嚴其惇庸命討夫然後學之有成而六經在我
章句訓詁爾雅所不可遺而非所徒事神而明之存乎其
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彼以文辭而已者陋哉
程子曰學者要自得六經浩渺乍來難盡曉且見得路徑
後自各得一箇門庭歸而求之可也見路徑知適道也各得
規矩可循矣

理學逢源

卷之六

內篇物則類

三

六經須循環理會義理無窮待自家長得一格則又見得
別

凡看書各有門庭詩易春秋不可逐句看尚書論語可以
逐句看詩須通篇看乃得其主意所在易道陰陽春秋道
名分皆須通部會來然後見理一分殊經常權變
的道理若看一言半語則茫然不知
所謂若尚書論語則逐句道理各足

六經之言在涵蓄中默識心通精義為本

讀書者當觀聖人所以作經之意與聖人所以為聖人而
吾之所以未至者求聖人之心而吾之所以未得焉者書
誦而味之中夜而思之平其心易其氣闕其疑其必有見

矣

讀書不必多要知約多看而不知約書肆耳須將聖人言
語玩味入心記著然後力去行之自有所得
凡看文字先須曉其文義然後可求其意未有文義不曉
而見意者也

漢儒談經以三萬餘言明堯典二字可謂知要乎惟毛公
董相有儒者氣象東京人尚名節加之以明禮義則皆賢
人之德業矣漢唐註疏多在沒要緊處敷衍爭訟以其在
字句訓詁上用功而不知聖人之道也然漢
儒只是見道不明其略略見得處便自能行之便自用得
者不似今人只當說話毛詩頗簡要然多不明白董子大
段正大然繁露亦繁雜程子取其大概耳
他若相如揚雄馬融輩使不得為儒者矣

理學逢源

卷之六

內篇物則類

四

某年二十時解經亦是如此今日非有不同只意味自別
此溫故
知新也

張子曰經籍亦須記得雖有舜禹之知吟而不言不如聾
盲之指揮故記得便行得說得故始學亦不可無誦數

朱子曰讀六經時只如未有六經只就自家身上討道理
其理便易曉

人惟有私意聖人所以留千言萬語以掃滌人私意使人
人全得惻隱羞惡之心六經不作可也裏面著一點私意
不得

看經傳有不可曉處且要旁通待其浹洽則當觸類而可

通矣

治經者必因先儒已成之說而推之借曰未必盡是亦當究其所以得失之故而後可以反求其心而正其繆此漢之諸儒所以學有專門各守師說而不敢輕有變焉者也但其守之太拘而不能精思明辨以求真是則為病耳然以此之故當時風俗終是淳厚近年以來習俗苟偷學無宗主治經者不復讀其經之本文與先儒之傳註但取近時科舉之文諷誦摹倣擇取經中可為題目之句以意扭捏妄作主張明知不是經意但取便於行文不暇恤也漢儒於道雖未明所得卻都是實後世科舉之學其實最是害人科甲幾篇經文全然爛腐不著痛癢良由其人於經之理學逢源

卷之六 內篇物則類 五

全文及先儒傳註都未謀面卻只擬箇冠冕題目讀幾篇浪宕時文持此以希科目而已此復成何經學利欲薰心惡習也故特集於此以垂世鑒

太抵所讀經史切要反復精詳方能漸見旨趣誦之宜舒緩不迫令字字分明更須端莊正坐如對聖賢則心定而義理易究不可貪多務廣涉獵齒牙纔看過便為已通小有疑慮即便思索即置小冊子逐日抄記以時省閱俟後日逐一理會切不可含糊護短恥於咨問而終身黯黯以自欺也今之談經者往往有四病本卑也而抗之使高本淺也而鑿之使深本近也而推之使遠本明也而必使至於晦此今日談經之大患也子政兄常稱朱子此數語以爲今人解經通病坐此而鑿

之使深其害尤甚

聖經字是主人解者猶奴僕今人不識主人且因奴僕通名方識得主人畢竟不如經字也

解經當如破的

經書有不可解處只得闕若一向去解便有不通而謬處以千古以後之人求千古以上簡奧之語且不無錯簡缺悞如此安可不闕而必展轉求通只是私意也朱子學庸論孟及詩易傳義皆多闕疑可見聖人之慎蔡九峯之於書傳便少闕疑胡文定之於春秋多不闕疑子謂公左穀夏五郭公等都強為傳釋不知何當經意也

後世之解經有三一儒者之經一文人之經東坡陳少一禪者之經張子韶輩是也○絨謂今日

理學逢源 **卷之六** 內篇物則類 六

清簡公曰六經為天註脚四書為六經註脚因四子以明於經因六經以明於天脩之身心與天同體措之事業與天同用聖人所以為聖人吾人所以學聖如此而已謂六經為無奇而旁搜老釋莊列之書以為六經所未有夫六經所未有者正聖人以為不必有也何儒者之不察也夫

小學

小學者養正於蒙而立大學之基址也古典所載童穉之學不過數與方名數日書計遞讓幼儀然無非都是實益至八年而入小學亦不過日用淺近間涵養以安詳恭敬而已後世人馳心浮華則童子而教以辭章功利是導之

而己後世人馳心浮華則童子而教以辭章功利是導之

浮靡而汗壞其心志也子朱子慮此而輯小學一書其綱則立教明倫敬身其目則不過五倫五事之脩而稽古嘉言懿行以廣其意而實其事其為言易明其為道易行是四子為六經之階梯而小學又四子之階梯尤重楫之所不容不學者也然教子弟以小學則須父兄自己確如立教之法而使子弟之行步坐止言語唯諾件件都合小學規矩將來作一件要緊實事則涵養子弟成就一段氣象何愁異日不做好人蓋以理言則大學為本而小學只其支流以事言則小學又所先資而大學當需之漸進也然朱子小學一書實非徒小子所資也能實踐而力行之大理學逢源卷之六內篇物則類 七

學之事亦在其中矣
程子曰古人雖胎教保傅之教猶勝今日庠序之教古人自幼學耳目遊處所見皆善至長而不見異物故易以成就今人自幼所見皆不善纔能言便習穢惡日日銷鑠更有甚天理
古人自能食能言而教之是故大學之法以豫為先蓋人之幼也知識未有所主則當以格言正論日陳于前盈耳充腹久自安習若固有之雖有讒說搖惑不能入也若為之不豫及乎稍長意慮偏好生於內眾日辨言鑠於外欲其純全不可得已

朱子曰古者初年入小學只是教之以事自十六七入大學然後教之以理

古人小學教之以事便自養得他心不知不覺自好了到得漸長更歷通達事物將無所不能

陸子壽言古者教小子弟自能食能言即有教以至灑掃

應對之類皆有所習故長大則易語今人自小即教做對

稍大即教作虛誕之文皆壞其性質子政兄甚厭時文每見人作時文則皺眉

曰古聖賢何嘗有許多話來如何恁地打

與吾鄉人多笑之彼獨謂此亦名言也矣

問女子亦當有教自孝經之外如論語只取其面前明白者教之如何曰亦可如曹大家女戒温公家範亦好彼按今以

理學逢源卷之六內篇物則類 八

朱子小學與女子讀最好

呂東萊曰教小兒當以正不可便使之情實日開

先教以恭謹不輕忽不躐等讀書乃餘事

真西山曰小學之書始之以列女傳胎教繼之以內則之法合此二章小學之教略備矣

許氏曰小學之書吾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愛之如父母

母

日案頭著一部小學教子弟可出得多少好人

大學

大學本戴記四十九篇之一唐以前未有表之者惟韓退

之原道中援引及之宋仁宗天聖八年始以此篇賜新第
王拱辰等嗣後程子改定之朱子得復采輯而章句定爲
經一章傳十章而後古人爲學規模乃得以大明於世云
夫自孔孟以及朱子千有餘歲而道術不明雖好脩如董
揚王韓奮然有志而卒不足以臻於聖賢之城者豈聰明
之不足而運會之衰歟抑亦以學庸雜戴記之中而表章
無人學術無規矩可循而入道無方耶夫不能窮天下之
理何以致吾心之知而知之既有不精則行之自有不篤
縱使其行之篤亦祇陷於一偏而無以合乎中正之道矣
程子表章大學以爲後學入德之門朱子補格致傳以示
理學逢源

卷之六 內篇物則類

九

爲學者入門之路此程朱之功所以繼絕學而開來世也
陸子靜道匪中行王陽明權豪自喜乃復附此書舊本之
悞而伸其邪說之言以震驚愚俗在今日猶有宗其說而
詛程朱者何不知之甚也悲夫

朱子曰大學是爲學綱領先讀大學立定綱領他書皆雜
說在裏許通得大學了去看他經方見得此是格物致知
事此是誠意正心事此是脩身事此是齊家治國平天下

事

今且將大學熟讀作問架卻以他書填補去

真西山大學
衍義便是這

個主

大學是言學之初終中庸是指本原極至處

大學是一個腔子而今卻要填教他實若只讀得空殼子

亦無益也

大學只說得一個規模若如何格物致知
如何誠意正心填實工夫卻須人自去做

讀大學豈只在看他言語正欲驗之於心如何如惡惡臭

如好好色試驗之於心果能如此乎閒居爲不善是果有

此乎一有不至則勇猛奮躍不已必有長進今不知如此

則書自書自我何益之有

此非獨讀大學凡
讀書皆當若此

大學諸傳有解經處有只引經傳贊揚處其意只是提起

一事使人讀著常惺惺地

清簡公曰大學輯於漢儒簡策先後不能無悞故二程定

理學逢源

卷之六 內篇物則類

十

之而朱子因之近世論者必以古本爲據然取古本反覆
玩之殊雜亂不可解且復謂古本原無分章然自誠意至
治平俱以所謂起語分章固甚明也又石經大學刻於漢
魏其編次復與古本異豈諸公未之見乎果見之又安適
從也彼謂今世學者重於背朱而輕於叛孔夫康誥以下
固非孔氏所作若漢魏之人悞次之程朱依經而改定之
又何必輕叛經文而重背漢魏也

孝經

孝經今文十八章漢初顏芝所獻其古文二十二章則魯

共王孔壁所出也治今文者鄭眾馬融而晉宋所傳鄭本

以爲出於康成爲說多卑鄙乖謬古文本則安國所校至
梁亂而書亡劉炫得古文本於王逸畧爲校正而當時共
訶斥之以爲炫所僞作唐元宗乃集章昭王肅虞翻劉邵
之說以作註疏仍依今文一十八章是謂石臺孝經而古
文竟廢宋司馬涑水始尊古文作直指朱子因之以有刊
悞定爲經傳而未嘗爲之註釋爲歉然朱子於孝經猶
多疑其失旨蓋惟經一章爲孔子曾子之相授受固無可
疑自仲尼居至未之而其傳則後人雜探左語他書以附
釋經意是以言多龐雜讀者擇焉可耳夫孝爲百行之原
觀曾子啟予手足之言及孟子守身爲大之語則孝經淵
理學逢源卷之六 內篇物則類 十一

源於斯可觀故繼大學而後則當研說於孝經使知庸行
之常斯爲至德要道所以敦其本也
朱子曰孝經只是前面一段是當時曾子問於孔子者後
面皆是後人綴緝而成問天地之性人爲貴人之行莫大
於孝恐非聖人不能言此曰此兩句固好如下面說孝莫
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豈不害理見程沙隨說向
時汪端明亦嘗疑此書是後人僞爲者
古文孝經中亦有可疑處自天子章至孝無終始節止便
是合下與曾子說底通爲一段只逐章除了後人所添前
面子曰字及後面引詩便有首尾一段文義都活自此後

卻似不曉事人寫出來多是左傳中語如以順則逆一段
先之以博愛段
今刊悞皆刪去又胡氏疑是樂正子春所作樂正子春自
細膩卻不如此說

先王有至德要道此是說得好處又士庶人章說得更好
只是下面鄒不親切

禮記中煞有好處可附於孝經賀孫云若祭義後面許多
說孝處豈不可爲孝經朱
子曰

清簡公日記禮者載孝德孝行詳見於諸篇乃夫子與曾
子言孝一章別立爲經而不入記豈夫子嘗以孝經自名
不敢他屬邪抑漢世以孝弟孝廉取士儒者特鄭重之邪

然學庸備天德王道嚮固混列記中至程朱始表章焉乃
孝經至今獨爲逸編何哉誠考定而列之學官使至德要
道下徹膠庠上徹宸宇所關世教非小補也好古君子必
有能言之者

紋觀石臺孝經及溫公直指雖其所發明無不曲爲幹
旋而駁雜處終不能掩然戴記中亦多駁雜而純者自
純兩不相掩又何異孝經之並列九經也及觀朱子直
指刊悞而後豁然知孝經亦自有條理但傳語終多寬
緩不甚確切耳乃今學者猶仍石臺而不知有刊悞之
本也

論語

論語有齊魯二家漢儒張禹兼通二論包氏周氏爲之章句馬融復爲訓之蓋齊魯久合爲一家也說者又以孔子家語爲齊論而魏王肅甚尊家語今觀家語駁雜殊甚非論語比以爲齊論不其然也惟陸氏所考齊魯二論同異殆其近之古文論語二十一篇與孝經尙書逸禮同出孔壁安國傳之鄭元註之王肅何晏宗之皇侃疏之及朱子集註既行而後諸家盡廢學者的然知所宗主矣程叔子曰論語之書其辭近其指遠辭有盡指無窮有盡者可索之於訓詁無窮者要當會之於神譬諸觀人昔日理學逢源卷之六 內篇物則類 三

認其面今日識其心在我則改容更貌矣人則猶故也蓋不學操縵不能安弦不學博依不能安詩不學雜服不能安禮惟近似者易入也彼其道高深不可涯涘也如此倘以童心淺知窺之豈不大有逕庭乎
讀論語須有疑然後能進今人多於言語上認了又安能疑不疑而得生知也疑而後通學知也困于所疑者終不疑失其爲知者也至不知疑則下愚耳然世鮮生知亦豈多下愚而究不知疑者以其不求知故耳非不求知也求於訓詁不求其指歸求其文辭不求於心性其所知者皆皮毛耳今論語既有朱註大義微言固已炳如日星誠能以身體之終身受用不盡人奈何甘以訓詁辭章自局而自謂已得以此終於不知歟
讀論語有讀了全然無事者有讀了後其中得一兩句喜

者有讀了後知好之者有讀了後直有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

今人不會讀書如讀論語未讀時是此等人讀了後又只是此等人便是不會讀

頗自十七八讀論語當時已曉文義讀之愈久但覺意味深長

朱子曰孔門問答曾子聞得的顏子未必與聞顏子聞得的子貢未必與聞今卻合在一書後世學者豈不幸事但患自家不去用心

聖人說話開心見誠必不只說半截藏著半截學者觀書理學逢源卷之六 內篇物則類 四

且就本文上看取正意不須立說別生枝蔓惟能認得聖人句中之意乃善學人莫患於以己意求聖人以己意求此看書豈能得有人之爲學若不從文字上做工夫又茫然不知下手處若

只求字句不於身心著切體認則又無益且如說我欲仁斯仁至矣何故聖門許多弟子聖人竟不曾以仁許之聖人乃曰我欲斯至盍亦於日用體驗我若欲仁其心如何仁之至不至其意又如何又如說非禮勿視云云盍亦每事省察何者爲非禮而吾又何以能勿視勿聽勿言勿動若每日如此讀書庶幾有得而不爲徒言也

或云論語不如中庸日只是一理若看得透方知無異譬如大海也是水一勺也是水

孟子

孟子書舊分內外二篇趙岐始為之註解陸善經合其篇目張鎰為之音釋丁公著達其旨歸然非之者則有荀卿王充馮休而司馬光蘇軾皆疑議之李觀非之至明太祖乃欲射之尊信之者則韓昌黎虞允文蘇老泉也特昌黎推尊孟子得其當矣而又假與荀卿揚雄並數則未知其何說老泉之好孟子好其文耳非能知其道也夫論仁義之旨明性命之原嚴異端之防析王伯之異非孟子何以理學逢源

卷之六

內篇物則類

五

紹孔子之傳於萬世昌黎尚不足與焉而東坡泰伯奚足以知此自後表章之者惟程子惓惓及焉而朱子乃列之論語學庸為四子書斯萬世不能易矣

韓退之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

孟氏醇乎醇者也荀與揚大醇而小疵程子曰韓子論孟子甚善非見得孟子意亦道不到其論荀揚則非也荀子極偏駁只一句性惡大本已失揚子雖少過亦不識性更說甚道孔子之道大而博門弟子不能遍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

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諸侯之國又各以其所能授弟子源遠而未益分惟孟軻師子思而子思之學出於曾子自孔子沒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故求觀聖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韓子此等語皆卓有見地

揚子雲云占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闕之廓如也夫楊墨行正道廢孟子雖賢聖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之學者尙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其大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所謂存什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衽而言侏離矣故愈嘗推尊孟子以為功不在禹下者為此也

理學逢源

卷之六

內篇物則類

六

程子曰孟子有功於聖門不可勝言仲尼只說一箇仁字孟子開口便說仁義仲尼只說一箇志孟子便說許多養氣出來只此二字其功甚多

孟子大有功於世以其言性善也孟子性善養氣之論皆前聖所未發

學者全要識時若不識時不足以言學顏子陋巷自樂以有孔子在焉若孟子之時世既無人安可不以道自任

朱子曰論語一書無非操存涵泳之要孟子七篇莫非體驗擴充之端蓋孔子大概使人優游饜飶涵泳諷詠孟子大概是使人探索力討反己自求故伊川曰孔子句句是

自然孟子句句是實事

孔孟立言之異何也曰蓋亦各以

品補養沖和之藥孟子之言或用桂附大黃猛勇攻疾之

品者蓋病急不得不投也孟子時人品習俗益已汗下若

告之以優游涵泳只是不着痛癢故不得不痛下箴砭

使之知實在體認耳然聖賢氣象正自不侔亦於此見

或問論語一書未嘗說一心字至孟子只管拈心字說來

說去莫是孔門學者自知理會箇心故不待聖人苦口到

孟子時世變既遠人才漸漸不如古故孟子極力與言要

從簡本原處理會否曰聖門雖不曾說心然答弟子問仁

處非理會心而何心即仁也但當時不曾說箇心字耳

孟子比孔子時說得高然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又見

孟子說得實

理學逢源

卷之六 內篇物則類

七

人之一心在外者要收入來在內者又要推出去孟子一

部書皆是此意

真西山曰七篇之書其出於中庸者非一其曰四端即中

和也仁義禮智大本也惻隱四者達道也其曰禹稷顏回

同道孔子任止久速即君子時中也至於誠者天之道云

云則悉本於中庸尤足以見淵源之所自

紱按孟子書無一語不本中庸西山所舉其顯然者也

然不獨孟子六經四子皆只此理玩索深研自見一貫

語孟總論

未可以語言盡也

程伯子曰聖人之學若非子思孟子則幾乎熄

程叔子曰學者當以論孟為本論孟既治則六經可不治

而明矣

學者須將論語中弟子問處便作己問聖人答處便作今

日耳聞自然有得若能於語孟中深求玩味將來涵養成

甚生氣質

凡看語孟且須熟讀玩味須將聖人言語切己不可只作

一場說話人只看得二書切己終身儘多

先讀論孟如權衡相似以此去量度事物方見得長短輕

重

理學逢源

卷之六 內篇物則類

八

讀論孟而不知道所謂雖多亦奚以為

問且將語孟緊要處看何如曰固好然若有得終不浹洽

蓋吾道非如釋氏一見了便從空寂去朱子曰此程子答

晉伯終身坐此病說得孤單入禪學去

讀書須逐一去理會過方能通貫浹洽

朱子曰講習孔孟書孔子孟子往矣口不能言須以此心

比孔孟之心將孔孟心作自己心要須自家說時孔孟點

頭道是方得不可謂孔孟不會說話一向任己見說將去

大凡看經書看論語如無孟子看上章如無下章且專精

見在者得之而後已且如方理會此一句未得不須難以

別說相似者次第亂了和此一句亦曉不得

論孟工夫少得效多六經工夫多得效少

看孟子與論語不同論語要冷看孟子要熟讀論語逐文逐意各是一義故用子細靜看孟子成大段首尾通貫熟讀文義自見不可逐一字一句上理會也

講學莫先於語孟而讀語孟者又須逐章熟讀切己深思不通然後考諸先儒之說以發明之如二程說得親切處直須看得爛熟與經文一般成誦在心乃可加省察之功蓋與講學互相發明但日用應接思慮隱微之間每每加察其善端之發慊於吾心而合於聖賢之言則勉勵而力行之其邪志之萌愧於吾心而戾於聖賢之訓則果決而理學逢源

卷之六

內篇物則類

充

速去之大抵見善必為聞惡必去不使有頃刻悠悠意態則為學之本立矣異時漸有餘力然後以次漸讀諸書旁通當世之務蓋亦未晚

論語文意渾簡涵泳之滋味無窮孟子文意愷切讀者求其可繫自得指歸

已讀論孟而不知道者只為他作文字讀過更不理會在身心上不然縱見解稍有不同終不至以宴遊衣食為心作世俗下流人物與一字不識者同歸其趣也

朱子論孟集註字字精妙學者舍此固無由見孔孟然讀論孟者且須涵泳論孟本文乃見聖賢語脈親切其

有未解處乃看朱註不然只知依朱註解論孟便隔一重究竟是朱子見解未嘗是自家見解也若今人專看高頭講章解書則更隔三四重矣

論孟又須是詳讀朱註心中始有主張蓋朱子一言一字皆有着落於孔子孟子心坎照出若不先詳玩朱註卻自用師心胡亂想度或博覽諸家前翻註疏則支離流遁其不陷沒於邪說者又幾希矣

論語開卷便說箇學而時習之須知道所學何事朱子明教人明善復初今人都不理會終不是對牛彈琴試一自思能無猛烈汗下

理學逢源

卷之六

內篇物則類

子

詩

詩者思也心之所思發之於詩故曰詩言志歌永言此發於性情而不能已亦根乎心志而不可揜焉者也粵自唐虞依永和聲以教胄子颺拜賡歌以勅天命而教之以詩有由來矣爰及三代夏有五子之歌商有猗那之頌太史陳詩以觀民風瞽瞍獻誦以輔君德周禮太師掌教六義風賦比典雅頌以教國子而詩教於是乎大備蓋審一定和其於治化所本誠意所達功業所基而形容盛德優柔平中者既被之管弦以為樂章而用之宗廟朝廷暨乎邦國達於鄉黨以為化民成俗之用而其餘則貞淫竝採美刺雜陳

存之以備人勸懲之端而興起感發其好善惡惡之良是蓋詩之與史異體同用互相參合而詩則抑揚反復吟咏歌謠其感人尤爲易入此先王以詩爲教之道也降及春秋詩殘樂缺湛露彤弓既非所賦文王肆夏尤失所歌大武聲淫及商商頌則失其半裡首節射其篇不存孔子刪詩正樂定三百篇以教小子雅言所及三致意焉聿遭秦火典籍成灰漢求遺經詩分四傳魯詩出於申培而盛於韋賢齊詩始轅固生而盛於匡衡韓詩出於韓嬰而盛於王吉毛詩起於毛萇而盛於徐敖乃毛詩最後出而其傳獨盛於三家貫長卿傳之於前鄭康成箋之於後說者謂理學逢源

卷之六 內篇物則類

三

子夏授詩於魯申申授魏人李克克授魯人孟仲子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趙人荀卿卿授魯國毛亨亨作訓詁以授趙國毛萇意者淵源所自爲得其真而非齊魯諸家所能及歟顧大序已未必子夏之書而小序又何以時世舛錯前後決衡多勉強遷就其辭究無得於詩人之志也毛詩之傳全緩何允劉焯劉炫皆有義疏乃本之二南以求其端參之列國以盡其變正之於雅以大其規和之於頌以要其旨而於是章句以綱之訓詁以紀之涵濡以體之諷詠以昌之察之性情隱微之間審之言行樞機之始而脩身及家平均天下有不待外求而得者則微朱子其

誰發明之是以盡刪小序而古人可作折衷諸家而聖人不易而陸象山則改淫詩爲好賢之詩郝京山則以淫詩爲詩人代作王守仁又以爲孔子所訂皆雅樂及秦火而漢儒拾逸詩以補之是其意皆與朱子爲難而今人猶有掇小序之唾餘拾東萊華谷之遺說以著於高頭講章以亂人耳目者嗟乎夫陸王之輩於文義且不欲理會而何以能說詩祇見其不知量矣

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

詩大序曰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足則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此永言之謂也永言則自有清濁高下之序而宮商角徵羽之聲以成文焉聲無定故範乎十二律以定之此審一定和而以詩爲樂之章也

理學逢源 卷之六 內篇物則類

三

工以納言時而颺之

志之邪正見於詩審一定和而音之邪正和戾因之故使樂工以所納之言時誦颺之以觀其辭審其音而志之格否淑慝有不能揜此卽採風觀民之意風詩之始也

帝庸作歌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

起哉百工熙哉皋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慎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乃廢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此君臣告誡之辭雅詩之始也

九功惟叙九叙惟歌

六府脩三事和而述其脩和之勤以作之歌所謂九德之歌九磬之舞卽韶樂也詩大序曰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是頌詩之始也

周禮太師掌六詩以教國子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

興五曰雅六曰頌

理學逢源

卷之六 內篇物則類

三

風雅頌三者以辨體而音節亦異詩之經也直言曰賦寓言曰比引言曰興三者以盡志詩之緯也而先言風者凡詩皆風所以感而善入也故冠風於首○朱子曰周禮曰六詩大序謂之六義蓋古合聲詩條理無出此者風則闓巷風土男女情惡之辭雅則朝會燕饗公卿大夫之作頌則鬼神宗廟祭祀歌舞之樂其所以分皆以其篇章節奏之異而別之也賦比興只在詩上分風雅頌兼在樂上分又曰詩之所以爲詩者至是無餘蘊矣後世雖有作者其孰能有加於此乎

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此聖人教人以詩之爲用也知思無邪之旨而後可以誦詩

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

發志檢身居常處變察倫明物天下之理盡於是矣而學詩之益備矣奈何今之學者欲以章句訓詁盡詩欲以聲調情景論詩也哉

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

誦詩以淑其性情而檢其身心上也誦詩以致用於當時次也誦詩而徒事於文辭則不足以致用如此下焉

理學逢源

卷之六 內篇物則類

五

者也上條興觀羣怨取益之全也此言達政能言乃學詩之一事○黃勉齋曰所以誦之者爲人邪爲己邪誦說邪踐行邪鹵莽邪精切邪二者之不同而能不能判矣驗之於心浹洽而貫通體之於身切實而專確則亦奚不能之足患哉

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此所以爲風始也○獨言關雎則他詩之不無淫傷可見矣

子謂伯魚曰女爲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

猶正牆面而立也與

爲者傲而法之非誦說之而已也觀一南之化而知文王之所以齊家觀文王之能齊家而知文王之所以脩身以文王爲法即所以爲周南召南也○張子曰須知不從此行甚隔著事蓋至親至近莫近於此故須從此始

放鄭聲鄭聲淫

詩與樂同體而異用詩存乎辭故淫詩則存之以示懲也樂存乎聲故淫聲則放之恐亂樂也○或曰考小序則鄭無淫詩故丹鉛錄曰淫者聲之過也聲溢於樂曰理學逢源卷之六 內篇物則類 三

淫後人失之解鄭風爲淫詩謬矣曰聲本乎詩詩本乎志此先王審一定和所內外符一而不可掩者故樂記曰鄭音好濫淫志音之濫由志之淫也志淫則詩淫可知矣夫讀廊廟謨不敢爲鄙褻態其兒女語安能作莊重音今析聲與詩而二之有是理邪二南之詩淡以韻小雅之正和而平大雅五緯經天芒寒色正周頌紫微帝極元遠幽深其豐神在句調可諷詠而見之也今鄭風何輕儇挑達歟小序之不足據明矣泥小序而難朱傳不其謬哉

孟子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

得之

讀書者莫患於先橫已見先橫已意將必強古人之書以遷就已意舛謬多矣詩人不可復作讀詩者亦諷詠其辭以沈潛反覆求之古人之志當必有得於微者耳必硬坐某詩爲某人某事而作夫安可得哉小序穿鑿附會惟見將仲子詩有一仲字便以爲刺祭仲見有女同車有孟姜字便以爲刺不昏齊女餘皆類然至於無可附會者則謂之刺詩嘻甚矣鑿烏所謂以意逆至歟必謂漢猶近古未必無據則關雎鹿鳴齊魯且以爲刺詩其又將何據邪由孟子此言以讀詩或亦知朱傳之理學逢源卷之六 內篇物則類 三

不可易夫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凡學泥於文辭則彼此皆滯得其旨趣則無不可通二子所由以悟者雖不同而皆可與言詩然未有不理會文辭而能得其旨趣者子夏所問亦理會文義也而旨趣隨之故知章句訓詁與矜言頓悟者均無是處

程伯子曰詩者言之述也言之不足故長言之咏歌之所由興也其發於誠感之深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故其入人也深古之人幼而聞歌誦之聲長而識美刺之意故人之學由詩而興後世老師宿儒尙不知詩之義又安能興起乎

興於詩吟咏性情涵濡道德之中而歆動有吾與點也氣象

學者不可不看詩看詩便使人長一格

須不以文害辭如有周不顯自是作文當如此今人有謂設使有周

若不顯則帝命亦不時矣如此解則下二句直接不上何不聞程子此語

理學逢源卷之六內篇物則類

程叔子曰今人不曾讀書如誦詩三百云云須是未誦時

不達於政不能專對既誦後便達於政能專對始是讀書

又如人不爲周南召南云云須是未讀時面牆既讀後便

不牆面方是有益

邵子曰自刪詩之後世不復有詩矣刪詩之後楚變而騷而賦至漢而有五言

七言爲歌行爲樂府而詩樂分而詩之體益變其音促其格卑其辭憤其味短降及六朝靡麗爲工格愈下而風愈

漓矣唐以詩取士故一時律格之嚴風氣之厚不無可觀而以盛唐比之三百則終不啻樂鹿之與騶虞也迄乎中

晚以後日益雕鏤巧爭字句欲求如盛唐而不可得矣此邵子之所謂不復有詩也歟

張子曰古人能知詩者唯孟子爲其以意逆志也夫詩人

之志平易不必爲艱險求之今以艱險求詩則已失其本

心何由見詩人之志

朱子曰謝上蔡甚知詩識得要領如所云學詩先須識六

義體面而諷詠以得之此讀詩之要法看來凡讀書熟時

道理自見切忌先布置立說

看詩須是看他詩人意思好處如何不好處如何看他風

土看他習俗又看他人情物態如看伐檀便見得他是一

箇清高的看碩鼠便見他一箇暴斂的好的意思是如此

不好的意思是如彼見其善如自己有善見不善如自家

著槍方看得詩

讀詩要吟咏諷誦觀其委曲周旋之意不可將己意去包

理學逢源卷之六內篇物則類

籠他讀詩與讀史有相似處有不同處詩雜邪正史兼善惡讀者須法善懲惡其道一也史以記事不妨於其

專之始掩卷自思代處然後看古人如此以相證印詩以言志若將己意包籠便失詩人之意矣

讀詩只將意思想像處去可如書之要捉縛揪定如關

雎形容后妃之德如此又當知詩人形容得意味深長如

此又當知所以治國平天下者人君必當如文王后妃必

當如太姒其原如此

今人說詩多去辨他序文要求着落至其正文關關雎鳩

之義卻不與理會王德脩云詩序只是國史一句可信然

亦有不通處如漢廣德廣所及也有何義理但虛心看正

文其義自見蓋所謂序者類多世儒之談不解詩人本意

處甚多朱子辨小序說甚詳此略舉以見意

林子武問詩者中聲之所止曰這只是正風雅頌是中聲那變風不是伯恭堅要牽合說是然恐無此理今但去讀看便自見那輕薄的意思在了如韓愈說數句其聲浮且淫之類這正是如此此朱子不取呂氏詩記也大全集有辨桑中詩說茲不盡錄

書

尚書記言之史三皇尚矣而三墳政典策辭之類儒者不傳蓋荒漠無稽而辭不雅馴則好事者之所為作也是故卦始伏羲史稱蒼頡而孔子刪書則自唐虞為斷蓋洪荒漸闢之天下法制至唐虞而始備萬世相承之天下道統理學逢源卷之六 內篇物則類 壬

自堯舜而始開禹湯文武周公累聖一心因時出治典謨訓誥誓命之辭聖心攸寄迄乎衰亂則必有以致之尤龜鑑之所存也古書蓋三百篇孔子所定凡百篇焉著四代之心傳殆與論語堯曰一篇相為表裏可以窺聖人之志矣孔門尚書之學未詳所授或謂漆雕開實治之其在漢初則濟南伏勝嘗以口授張生文帝下求尚書以伏生年九十餘不能應召乃詔鼂錯往就學焉伏生老無齒伏生女傳伏生言使鼂錯手書之凡得二十八篇以歸漢而漢儒又作偽秦誓以附之是為今文二十九篇張生得伏生之學併其大傳以授歐陽生而兒寬等傳之是為歐陽之

學時張生又別授夏侯生以授其族子始昌及勝是為夏侯尚書勝從子建合兩家以采獲而別為小夏侯此今文

三家也今文者以無古本而口授皆漢隸書故也先是魯共王壞孔子宅於壁

中得尚書論語孝經儀禮皆蝌蚪漆書悉以書還孔氏武

帝乃詔孔安國考訂之安國考訂古文尚書五十八篇作

為傳義適遭巫蠱事作書未及行東漢賈馬諸儒皆未及

見古文尚書其所傳實皆伏學其有秦誓三篇則漢初偽

作而汨作九共諸篇又張霸聞五十八篇之名而偽作者

也魏晉之間榮陽鄭沖私得孔書於民間以相授受蘇愉

梁柳臧曹皆傳孔學而未列學官其說不顯於世東晉時

理學逢源卷之六 內篇物則類 辛

汝南梅賾始奏上之歐陽夏侯三學皆廢顧孔學雖傳而

蔡巢費顧之徒義都淺略劉焯劉炫兄弟又過浮華均鮮

足觀宋儒之治書者東坡則已略介甫則已鑿東萊則傷

巧之奇則傷煩朱子於書雖未邊作傳而二典三謨蓋嘗

手定蔡子九峯爰卒朱子之志羅集諸家以期折衷至當

求以得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心而使之可以實見之事

乃吳草廬終疑古文之偽而明太祖又毀蔡傳之非夫古

文文從字順雖朱子亦不能無疑然謂其非盡古人全璧

耳非必盡以為偽也蔡傳過於詳核故時或小有人出入而

微言大義則固醅乎其醅乃今人又每欲背馳於蔡傳則

何如也夫先儒於尚書每稱難治然精一危微皆吾性命
反身而求豈無自得其有難處需之學問先其易者後其
節目終當相說以解耳不可以其難而委之也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為政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
施於有政是亦為政奚其為為政

家國一也堯之放勳始於以親九族舜之升聞始於克
諧以孝故孟子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然則政有外於
此哉人第以書為政治之書遂若與家脩無與抑觀於
孔子為政之言而可以知所從事矣

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吾於武城取二三策而已矣
理學逢源卷之六 內篇物則類 三

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
非謂書不可信欲人之知所信也纂可託於授禪弑可
託於征誅王莽可託於周公霍光可託於伊尹而信書
反流生禍矣孟子與萬章諸問答皆所以深明古聖之
心而為尚書羽翼何其血之流杵亦為當時有所託者
言之也而善讀書者則有存乎其人矣古文尚書尤有未敢盡信處如

秦誓三篇中自有不能無疑於後人之纂入非盡當日武王語也

程伯子曰看書須要求二帝三王之道如二典即求堯所
以治民舜所以事君凡看書皆以求道而尚書則尤聖人之道之所在也蔡九峯書傳序則又以為道本於心益深切矣

張子曰尚書難看難得胸臆如此之大只欲解義則無難
也欲人大其胸臆以學古非畏難而棄之也

問書斷自唐虞以下須是孔子意朱子曰也不可且如
三皇之書言大道有何不可便刪去五帝之書言常道有
何不可便刪去皆不可曉此謂三墳者三皇之書墳者大

典者常也言常道也若如此則孔子不當刪去之矣此自有不可臆斷處
朱子曰他書尚有次第尚書只合下便大如堯典克明俊
德至黎民於變時雍展開是大小大又如分命羲和定四
時成歲便是心中包一箇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底
天方見得恁地若不得一箇大底心胸如何看得

理學逢源卷之六 內篇物則類 三

某嘗患尚書難讀後來先將文義分明者讀之聲牙者且
未讀如二典三謨等篇義理明白句句是實理堯之所以
為君舜之所以為臣禹皋稷契伊傅輩所言所行最好袖
釋玩味體貼向自家身上來其味自別

孔壁所出尚書皆平易伏生所傳皆難讀如何伏生偏記
難底至於易底全記不得此不可曉如當時誥命出於史
官屬辭須說得平易若盤庚之類再三告戒者或是方言
或是當時曲折說話所以難曉

典謨之書恐是曾經史官潤色來如周誥等篇恐只似如
今榜文曉諭俗人者方言俚語隨地隨時各自不同林少

穎曰如今人即日伏惟尊候萬福使古人聞之亦不知是何等說話此二條論古今文語類甚詳不能盡錄此見意

書序恐不是孔安國做漢文粗枝大葉今書序細膩只似

六朝時文字小序斷不是孔子做此辨書大小序亦錄此一係見意

荆公不解洛誥但云其間煞有不可強通處今姑釋其可

曉者今人多說荆公穿鑿他卻有如此處若後來人解書

又卻須要解盡以介甫之鑿而猶有闕疑處亦以此心之甫尤甚矣絳嘗謂蔡傳忒詳盡少闕疑處終是九峯病痛所以不及朱子

清簡公曰作二典者其知道乎天下之極而中庸之源也

知二典則知書矣則知聖人之道矣尙書亦只二典三謨最難看看二典三謨

理學逢源卷之六 內篇物則類

若能欣然有得則後此皆易於通貫矣

儀禮

儀禮蓋周公之書所以範圍天下其大綱則宗伯所掌之

吉凶賓軍嘉其目則冠喪昏祭鄉相見射饗食燕朝聘會

同其儀則極之三百三千之詳自天子以至於士各有等

殺之殊自牲牢玉帛以至於一步一趨各有當然之範蓋

合天下之人盡天下之事無小無大皆率而內之規矩法

度之中是故至嚴而和至繁而非偽所謂周監二代郁郁

乎文矣迄後而周末文勝本質日漓而方外之徒又欲舉

禮而盡廢之則成周之禮其能行者蓋已幾希而典籍亦

以混紛時至春秋徒以亟儀為禮而孟僖子且復不識其

儀魯恤由之喪哀公使孺悲學士喪禮於孔子士喪禮於

是乎書魯僉嫌此他國竟何如哉是則禮書之亡蓋不待

秦燼既灰之後也孔子定禮收其散失以與弟子肄之然

際定公薨世子問禮於孟子兩孟子曰諸侯之禮吾未之

學則禮之既亡者雖孔孟亦不能復存不可傷乎漢之興

也高堂生始傳禮十七篇士禮七篇士冠士昏士喪既夕少牢存司徹通禮三篇鄉飲酒鄉射大射君國禮三篇聘禮燕禮公食大夫邦君見天子禮一篇親禮加喪服一篇其為一

而時魯徐生善為容儀禮徐生以容為禮官大

官瑕邱蕭奮以禮至淮陽大官東海孟卿事蕭奮以授后

理學逢源卷之六 內篇物則類

蒼蒼說禮數萬言號曰后氏曲臺記此禮記之祖授戴德戴聖

此所稱五傳弟子也其所傳即儀禮也后氏別傳慶普慶氏禮至

曹褒而亡戴禮則康成有註賈逵有疏楊復有圖然非周

公之全書矣古文禮五十六篇安國得於孔壁內十七篇

與今文禮合餘三十九篇謂之逸禮康成穎達尚時引用

之至唐天寶而亡明永樂間猶有上儀禮逸經十八篇者

而今皆不可復見惜哉永樂初太平守劉有年所進逸禮或云沅州劉有年洪武中為監察

志未遂而卒乃以屬之於黃勉齋則亦既有其序矣至若

後世之為禮者如漢則有叔孫通曹褒唐有開元顯慶宋

御史永樂中進逸禮

有開寶禮政和禮而明之制作尤盛要之迭爲損益終未能天地爲昭惜漢人既得古文禮而不以之用於朝廷唐初逸禮猶存而不能考之定制乃徒以士禮推而上之而古文又終於喪失也士夫之禮漢唐以後鮮有定範宋興文明之會二程及司馬皆有成書朱子則以溫公者爲較穩乃因書儀而作家禮使人得有所遵守云

朱子曰先王之禮今存無幾漢初自有文字都無人收拾河間獻王既得雅樂又有禮書五十六篇惜乎不見於世今儀禮多是士禮天子諸侯喪祭之禮皆不存其中不過有些少朝聘燕饗之禮自漢以來凡天子之禮皆是將士理學逢源

卷之六 內篇物則類

美

禮來增加之河間獻王所得禮五十六篇卻有天子諸侯之禮故班固謂愈於推士禮以爲天子諸侯之禮者班固時此禮猶存不知何代何年失了可惜可惜

禮書惟儀禮尙完備於他書
儀禮不是古人預作一書如此初間只以義起漸漸相襲行得好只管巧至於情文極細密極周徑處聖人見此意思好故錄之成書

魯共王壞孔子宅所出古文儀禮五十六篇中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者合鄭康成註此十七篇多舉古文作某則是他當時亦見此壁中書不知何故只解此十七篇而三

十九篇不解竟無傳

禮記

禮記者儀禮之傳記也自后蒼說禮曲臺成文數萬集諸所聞見合爲一百八十篇其徒梁國戴德受之刪爲八十五篇是名大戴禮德之從子戴聖又刪大戴禮取四十六篇是名小戴禮及馬融輩又加入月令明堂位樂記三篇凡四十九篇卽今之禮記也記多雜而不純然要多孔氏遺言而足以漸窺乎先王制作之志如大學爲入德之門中庸極性命之奧餘若曲禮少儀內則小學之階梯其學記樂記諸篇亦至爲純粹至若喪服小記大傳冠義昏義理學逢源

卷之六 內篇物則類

美

鄉飲酒義射義燕義則皆正以釋儀禮無可訾也獨怪爲之註疏馬鄭則多祖緯書穎達乃一於附會皇既失之背謬能又徒爲廣煩而記之雜者益雜朱子既蒐集曲禮少儀內則諸篇以爲小學而拔大學中庸登之四子其去取也精矣元儒陳雲莊合集註疏以下及呂劉王方馬應諸家之言以爲禮記集註似可爲全書折衷然要多擇之未精語之未詳吳草廬則更其篇章句多所紛擾雖若將爲繼朱子之志實則恐未有當於朱黃之是也夫儀禮本爲正經而戴記則儀禮之傳宋初有三禮之科則儀禮猶與禮記並肆至介甫而始廢儀禮以後獨以戴記列科是

習禮而忘其本也不亦慎乎又喪禮人道之大而今之習禮決科者凡遇喪禮一概刪之是烏所云習禮也哉要之禮本躬行之軌而非徒誦說之書况以之徵倖富貴歟讀戴記者宜飲其精酌以窺夫制作之心由是以讀儀禮而反之日用常行以爲踐履之實其有古今異宜而過於煩重未能猝舉以駭俗者則斟酌而變通之以適於時以期無失先王之意如文公家禮實不難於舉行奈何以惑於異端安於流俗而莫之隆禮由禮也若乃紹朱子之志以終勉齋之事而合記於經以與天下其明之則不能無志焉而其事非一日之事而其功非一日之功也

理學逢源

卷之六

內篇物則類

三

朱子曰儀禮之根本而禮記乃其枝葉禮記乃秦漢上下諸儒解釋儀禮之書又有他說附益於其間今欲定作一書先以儀禮篇目置於前而附禮記於後如射禮則附以射義似此類已得二十餘篇若其餘曲禮少儀又自作一項而以類相從若疏中有說制度處亦當採取以益之此朱子意也分記附傳此一定之法然黃勉齋有定本後吳草廬又有定本絀未知其有盡當朱子意否絀意當以儀禮十七篇比易上下經例置於前而以禮記冠義昏義等篇及喪服小記及大傳等篇比孔子十翼例附於後以成全書其餘若曲禮少儀內則記諸篇自作一類祭統諸篇自作一類檀弓喪大記諸篇自作一類祭法祭義諸篇自作一類哀公問仲尼燕居等篇又自作一類餘若王制月令則別出另作成書學記樂記最爲純粹而附於儀禮諸義者如禮運祭法之類皆當更爲刪汰去其

肯認於經之處坊表諸篇中亦有宜刪抹者庶幾醇乎其醇可爲二禮成書歟

子升云今禮書更附入後世變禮亦好曰有此意附入後世變禮

固是好然須斟酌蓋後世變禮變得不是者居多變得好者甚少今可亭朱先生有儀禮節略一書蓋本此意自開

元顯度以下之禮悉皆載之恐太龐雜雲灣江慎脩亦從事禮書更未知打叠得何似

賀孫問祭禮附祭義如說孝許多如何來得曰便是祭禮

難附朱子欲將周禮中天子祭禮逐項作一總腦卻以禮記附而疏中有說天子處皆編出絀意今未能如此則祭義等篇且止聽其各以類從但少牢饋食特牲諸篇無傳或姑闕之或採取疏義實之可也

儀禮有士相見禮禮記卻無士相見義後來劉原父補成一

篇

劉原父補亡記如士相見義公食大夫義儘好蓋偏會學

理學逢源

卷之六

內篇物則類

三

人文字原父補亡記朱子有取焉則採之以附儀禮自無不可蓋禮記本秦漢儒者作不比他經致傳則不也善效他人文字自是文人習氣若朱子補格致傳則不於禮經其去易簡前二十餘日猶作書與黃直卿諄諄爲囑所脩已具有本末而未獲終厥志惜哉

讀禮記宜擇其切於日用者與人讀之

讀禮記而不讀儀禮許多道理皆無安著處

王制是制度之書大學中庸是說理之書儒行樂記是戰

國賢士爲之

喪服小記便是解喪服傳大傳是總解

問禮記古註外無以加否曰鄭註自好

鄭康成是箇好人考禮名數大有功事事都理會得東漢

諸儒煞好廬植也好

康成也可謂大儒

漢儒說禮制有不合者皆推之以為商禮此便是沒理會處

王肅註也煞好禮書如陸農師禮象陳用之禮書亦該博陳底似勝陸底後世禮樂全不足錄但諸儒議禮頗有好處此不可廢當別類作一書方好看

文公家禮

朱子本温公書儀參之二程而作家禮蓋因儀禮儀文煩重且世殊事異未易舉行故斟酌古今之宜而以其切於

理學逢源

卷之六

內篇物則類

五

日用者脩之使人人得以持循以優游於禮法此所謂卑而誘之為斯世引掖之心至深遠也夫家禮本非難行而實為常行之所不可闕士君子苟能率而循之以淑身心以善風俗則先王之盛豈不庶幾再見乃或者以駭俗為嫌或者以繁文為懼又或者略襲其文而雜之世俗閭巷之中泊以異端浮靡之用抑知禮行吾心所安則天下非之且有不顧况流俗哉若乃稱家有無則行其所得行而不強其所不及斯可矣抑慝禮之勞攘煩費猶有甚於家禮而舉世強之而不憚是又何哉至若既襲其文之一二則是知禮之當行矣而又以閭巷慝禮異端邪說雜之以

適與家禮牴牾是不顧此心之安而徒以徇人此又與於

不仁之甚也抑家禮尚是朱子未成之書更欲斟酌中間為人竊去故當中尚多未安而未及改者有志者或由家禮而進之以更斟酌於儀禮焉其亦朱子之志夫

朱子曰禮樂廢壞二千餘年若以大數觀之亦未為遠然已都無稽考處後來須有箇大人出來盡數拆洗一番但未知遠近在幾時今世變日下恐必有箇碩果不食之理古禮繁縟後人於禮日益疏略然居今而欲行古禮亦恐情文不相稱不若只就今人所可行者刪脩令有節文制數等威足矣

理學逢源

卷之六

內篇物則類

五

二程與橫渠多是古禮温公則大概本儀禮而參之以今之可行者要之温公較穩其中與古不甚遠是七八分好若伊川禮則祭祀可用昏禮惟温公者好大抵古禮不可全用如古服古器今皆難用

餘冠昏喪祭之類另詳于後外篇中

樂

樂之為經關焉矣昔虞廷以典樂之官教胄子周禮以大司樂之官教國子而內則十三學樂舞勺成童舞象二十舞大夏蓋自天子之太子下逮士庶無人不以樂為學焉所以閑其聰明肆其舞陷以和其心志而養其中和也禮節而樂和此人材之成所以漸漬薰陶於不識不知歟周

衰樂壞孔子嘗一正之奏既蔑棄儒經漢得天下於馬上
禮樂詩書非其所事則雖韶武僅存而器數聲容殆已舉
非其舊漢文時始得大司樂一章於魏之老樂工既乃臧
之秘府河間所獻樂書十餘篇龍門採以爲樂書儒者傳
之卽今之樂記也然樂書篇目雖存而以樂記者之則其
篇已多散失又樂記首尾相承脈絡通貫結構有體本是一
篇文字則分目題篇或亦漢儒所命如孝經分章之類
非經舊也顧當是之時律度猶存器數可考苟有志興禮
樂之君則興禮樂以作文明當不難復三代之舊乃徒苟
治自安遂使樂教終於不復嗟乎及夫東漢而後律尺漸
理學逢源 卷之六 內篇物則類 聖

儒所考猶存一綫之垂爲經生者又何可畏其難考委之
渺茫而不復一究心歟儻或摘樂記之書而以蔡子之律
呂新書附焉更爲考器數聲容之實以廣之以備樂經之
闕使人人知所究心焉則本末合一而樂之爲教不終廢
墜是吾人之志夫

舜命夔曰命汝典樂教胥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
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
倫神人以和

直溫四句樂教之效也言當使之如此也心之所之而
以詩言之發於詩而歌以永之永其言而五聲以之抑
理學逢源 卷之六 內篇物則類 聖

揚聲成文而六律爲之範圍則成文而不亂矣律宣於
器而八音克諧則從律而不姦矣高下大小無相奪倫
則百度得數而有常矣此六句作樂之法也如是則神
人以和矣和則有以養性情而直寬剛簡有溫栗之美
無虐傲之失矣

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之灋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
以樂語教國子興道風誦言語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
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

此成周以樂教也德存於心者言宣於口也舞動於容
者也以本末言之有是德於中而後言動見於外以教

學之事言之則言動有所漸濡於外而後中和之德乃有以復於中也

子語魯大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噉如也釋如也以成

樂理也形而上者也音器也形而下者也理器不相離

審於音而理寓矣故曰樂其可知也樂之宮調定於始

作故鐃鐘命樂而絲竹匏土從之翕然以起也如奏黃則始擊黃鐘之鐘而衆音皆用黃鐘起調也純謂八音克諧無不和之聲也噉謂字句分明無滌濫之音也釋謂高下清濁之相承

成文不絕而有序也自始至終皆然則其音為淡且和

理學逢源 卷之六 內篇物則類

聖

矣不然則陵亂流蕩而為淫慢凶過之聲此樂之所以在治忽也故曰樂其可知也

樂記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

心油然而生矣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樂則安安則久人則

天天則神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致樂以治心者

也致禮以治躬則莊敬莊敬則嚴威心中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易慢之心入之矣

此君子以禮樂自脩之事也

朱子曰古樂亦難遽復且於今樂中去其噉殺促數之音

并考其律呂各得其正更令掌辭命之官制撰樂章略述教化訓誡及賓主相與之情及如人主待下恩意之類令人歌之亦足以養人心之和乎

十二律皆在只起黃鐘之宮不得所以起不得者尺不定也

古聲只是和後來多以悲恨為佳

樂記大段形容得樂之氣象當時許多形名度數是人人曉得不消說出故只說樂之理如此其妙今來許多度數

都沒了卻只有許多樂之意思是好只是沒箇頓放處古者禮樂之書具在人皆識其器數卻怕他不曉其義故教

理學逢源 卷之六 內篇物則類

聖

之日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又曰失其義陳其數者祝史之事也今則禮樂之書皆亡學者卻但言其義至於器數

則不復曉蓋失其本矣

季通律書分明是好卻不臆說自有按據樂雖失傳然儒流若別出一見便是臆說今有幾箇朋友談樂律者皆自矜為心得看來其實皆臆說耳

問季通律書難看曰甚分明但未細考耳大抵考究其法是如此又未可知用何如耳節五聲須是知音律之人與

審驗過方見得定律必審音方得其實今人不知音而言昔在須江有錢塘詹子友善者善審音通九宮譜間彈琴曲能譜成工尺人笙笛子友善之得其轉宮換調之法因教之以六律相生伊卻未能了乃以其所彈三弦約其長取度黃鐘度以紙條依長短生十二律書于條上以糊粘

三弦之上使按律下指彈之無不相合者益信三分損益六律旋宮古人不予欺其理非渺冥也若不能審音而又妄毀前人成法則其妄亦甚矣

季通理會樂律大段有心力看得許多書也是見成文字如史記律歷書自無人看到這裏

今之士夫問以五音十二律無能曉者要之當立一樂學使士大夫習之久後必有精通者出

今人都不識樂器不聞其聲故不通其義如古人尙識鐘鼓然後以鐘鼓爲樂故孔子曰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今人鐘鼓已自不識

詩書禮樂總論

理學逢源 卷之六 內篇物則類

巽

禮記曰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

四術詩書禮樂也四教卽以此教人也順先王者不雜之以淫厲也古之教人只此詩書禮樂四者詩以感之書以實之所以使之格物致知也禮以範之樂以和之所以使之誠意正心也分時以教之所以使之專所習不紛其志耳

論語曰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

禮之爲教至繁存乎人之考核曰執禮者則卽人之所日用常行所當執持者而詳道之耳

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

程子曰天下之英才不爲少矣特以道學不明故不得有所成就夫古人之詩如今之歌曲雖閭里童稚皆習聞之而知其說故能興起今雖老師宿儒尙不能曉其義况學者乎是不得興於詩也古人自灑掃應對以至冠昏喪祭莫不有禮今皆廢壞是以人倫不明治家無法是不得立於禮也古人之樂聲音所以養耳采色所以養目歌詠所以養性情舞蹈所以養血脈今皆無之是不得成於樂也是以古之成材也易今之成材也難禮記曰禮也者理也樂也者節也君子無理不動無節不

理學逢源 卷之六 內篇物則類

巽

作不能詩於禮謬不能樂於禮素薄於德於禮虛以樂爲節者盈而反之意詩該物理而感志意不能詩則物理未窮而未能好善惡惡故恐有以非禮之禮爲禮者是於禮繆也故必興於詩而後能立於禮也樂者和也素謂朴魯而乏從容不迫之致也禮之用和爲貴而和之以樂者未深則行禮亦未能從容不迫是以既立於禮又當至成於樂而後可也要之禮之本在心人而不仁如禮樂何薄於德焉則雖日事禮樂皆虛文耳故內外宜交相養也

中庸

中庸亦禮記四十九篇之一漢藝文志有中庸說一篇附於經末梁武帝又有中庸講疏一卷宋仁宗天聖五年以是篇賜新第王堯臣等高宗紹興五年御書賜汪應辰以下則此篇之特重於他篇也自兩漢而已然矣夫以中庸之精微深遠固宜有目之所共知而究非淺近之所能與漢之中庸說今既不可得睹矣乃以蕭梁之蕩佛而亦從事於中庸是豈真有所見於中庸之道也乎抑中庸言性言道而佛氏亦竊其唾餘因以近似者相傳會歟夫言性則生之謂也聖人懼人之有以作用爲性者於是推言之曰天命言道則虛位也聖人懼人之有以虛寂爲道者於

理學逢源

卷之六

內篇物則類

聖

是推言之曰率性夫亦既得其原矣而又恐過不及者之至於失其真也是以立中和中庸之名焉亦既足以範天下矣而猶恐未足以見其實也於是實指其理曰誠而要之以誠之故不睹不聞寂矣而凜之以戒愼乃以寂滅度者猶或託之鬼神之體微矣而指之曰誠不可揜而以覺歸空者猶或淆之誰使之邪亦蠹賊有自吾儒生故矣夫吾儒言誠而異學言空亦已大相背矣然其言曰寂寂惺惺是妄想惺惺非惺惺寂寂是無記寂寂非則似乎寂常覺動常靜之旨也曰不有不無不無不可謂之有不有不可謂之無又似乎費而穩微之顯之說也故儒曰體用一

源釋亦曰體用一源儒曰顯微無間釋亦曰顯微無間釋之附於儒既混淆而難辨矣而吾儒之好異者曰執中而實無所執也存誠而實無所存也戒愼不睹恐懼不聞實無所戒懼也參前倚衡實無所倚無所見也吾儒之夸毗者曰一見本心萬法自流不必操存不假聞見不必誠敬不待安排天自覆地自載日月自明四時自序吾自信吾心自與之合使世之學者坐廢操脩馳心空悟是釋曰六根可絕儒亦曰六根可絕也釋曰五蘊皆空儒亦曰五蘊可空也是稂莠旣攘於外而蠹賊復訂於內學者其何從知所決擇歟寂常覺寂而裕感之體也動常存動而致靜

理學逢源

卷之六

內篇物則類

聖

之用也此之謂一原彼其所謂寂寂惺惺者求反鑑以照於無物之境以自謂妙明耳然既曰空諸所有則無記可矣此惺惺又何所用之費而隱道由於性也微之顯性顯於道也顯諸仁藏諸用此之謂無間彼所謂不無不有者混同之以恣其逆施倒行而不可以道爲道也夫不道其道則亦將何所不至哉噫聖王不作異說蠹起聖人之道僅寄於文字之間不絕若綫矣二程夫子實始尊信中庸而得其真而朱子乃爲之章句然後中庸之道大明於世使異說不得肆其亂真之狡謂非吾道之幸哉何後世復引釋氏之說以竄入六經之中以簧鼓人心而使之離經

唯道也嗚呼其不仁甚矣

程伯子曰中庸之書是孔門傳授成於子思孟子其書雖是雜記更不分精粗一袞說了今人語道多說高便遺卑

說本便遺末

張子曰中庸文字輩直須句句理會使其言互相發明朱子曰此讀書之要法不但可施於中庸也

楊龜山曰中庸為書廣大精微罔不畢舉而獨以中庸名篇者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也世之學者物

我異視天人殊歸而高明中庸之學始二致矣謂高明者所以處己而同乎天中庸者所以應物而同乎人則是聖

理學逢源

卷之六 內篇物則類

聖

人之處已恆過中而與不及者無以異也烏足與議聖學哉

朱子曰中庸之書難看中間說鬼神都無理會學者須是見得箇道理了方去看此書將來印證朱能見理而囑讀中庸此所以易流於異說也

於異說也

中庸只恁略略讀過不可掉了易的去攻那難的中庸多說無形影說下學處少說上達處多

讀書先看大綱及看許多問架如天命之謂性三句此是大綱夫婦所知所能聖人所不知不能處此類是問架

近看中庸於章句文義間窺見聖人述作傳授之意極有

條理如繩貫碁局之不可亂

問大學中庸之別朱子曰如讀中庸求義理只是致知工夫如謹獨脩省亦只是誠意問中庸只是直說到聖而不可知處曰大學中也有如前王不忘便是篤恭而天下平

的事中庸天命之性即明德也脩道之教即新民也致中和即止至善也明善即格物致知也誠身即誠意正心也九經即齊家治國平天下也大學中庸之所言其揆一也四子六經蓋無不皆然

中庸當作六大節看首章是一節說中和自君子中庸以下十章是一節說中庸君子之道以下八章是一節說費

隱哀公問政以下七章是一節說誠大哉聖人之道以下六章是一節說大德小德末章是一節復申首章之義

理學逢源

卷之六 內篇物則類

辛

張南軒曰中庸一書聖學之淵源也然學者欲從事乎此必知所從入而後可馴致焉其所從入奈何子思子以不

睹不聞之訓著於篇首又於篇中發明尚綱之義且曰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而推極乎篤恭之

效其示來世可謂極深切著明矣

清簡公曰中庸非洙泗作也祖堯舜而述之者也後儒各標新旨以炫元妙而徧詖雜於二氏是欲明聖學而反以

賊聖學也昔有過子問宗旨者子曰精一執中有大宗在子方欽翼從事無暇問小宗矣精則格致之事也一則誠敬之功也所尊在是其不

宗象山陽明可知矣

不睹不聞非一於寂也念慮未萌耳戒懼於此洗心藏密至矣聖知從此出天德由此達矣今或者雜於空虛之說以混聖經之真夫曰戒慎則戒慎矣曰恐懼則恐懼矣忽反其說曰實無所懼也實無所戒也未學靡然從之賊道之甚也

學庸語孟總論

朱子曰讀書先讀大學以定其規模次讀論語以立其根本次讀孟子以觀其發越次讀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處大學一篇有等級次第總作一處易曉宜先看論語卻實但言語散見初看亦難孟子有感激興發人心處中庸亦理學逢源卷之六內篇物則類

難讀看三書後方宜讀之

學者於學庸論孟四書果然下工夫句句字字涵泳切己看得透徹一生受用不盡只怕人不下工雖多讀古人書無益書只是明得道理卻要人做出書中所說聖賢工夫來若果看此數書他書可一見而決矣論孟中庸待大學通貫浹洽無可看得後方看乃佳道學不明元來不是上面欠卻工夫乃是下面元無根腳若信得及腳踏實地如此做去良心自然不放踐履自然純熟非但讀書一事也六書語孟皆聖賢遺書皆當讀但初學且須知緩急大學

語孟最是聖人爲人切要處

易

易非聖人所作乃天地自然之理天有其理而聖人寓於象以顯之也故畫卦始自伏羲在夏爲連山在商爲歸藏至文王而演周易周公繼之而繫六爻孔子因之以作十翼上彖傳下象傳上象傳下象傳上繫辭傳下繫辭傳文言傳說卦傳序卦傳雜卦傳蓋天人性命之理大易具焉其體以道陰陽其用則主於卜筮其意蓋欲人因事求理以無失乎性命之中而得其時措之宜也孔子讀易韋編三絕加我數年卒以學易可無大過傳之者商瞿子木也子木授魯橋丑子庸子庸授江東馯曾子

理學逢源卷之六內篇物則類

弓子弓授燕周醜子家子家授東武孫處子乘子乘授齊人田何子莊及秦王焚書易以卜筮得存然失去說卦序卦雜卦傳三篇而後乃得之河內女子云漢興田何以授東武王同子中及洛陽周王孫及梁人丁寬齊人服生皆自著易傳數篇同授臨淄揚何叔元叔元以授京房是爲田氏易也京房又得別傳於焦贛延壽贛學絕無師授所著易林長於災異京房受之著火珠林別爲京氏之易京房授梁邱賀賀授子臨臨授王駿是爲梁邱易前是丁寬別授田王孫王孫授施讎讎授張禹禹授彭宣謂之施氏易又有孟喜高相者未知所傳亦各以易名家爲孟氏高

氏易凡此諸家之易皆以二經十翼各自爲卷未嘗相混
梁邱之傳及於費直乃以彖象二傳參附於各卦各爻之
下爲費氏易東漢之時諸家並立各相授受而費氏之傳
爲獨盛馬融荀爽鄭元劉表虞翻陸續皆其學也漢鄭元
魏王弼各有易註炳註上下經而繫辭諸傳則其徒韓康
伯續之西晉時梁邱施高三氏易亡孟京二氏無師惟鄭
元王弼二家之傳獨行於世顧鄭王則各分門戶康成主
象輔嗣主理以迄於唐孔穎達則取王舍鄭李鼎祚又取
鄭舍王夫理非象數不顯不顯於用則理非理王韓之所
以流於虛無也象數非理不立不立其本則用非用焦京
理學逢源 卷之六 內篇物則類 重

之心寡過之道於焉其大白矣然而太極圖說見毀於象
山程子易傳受詆於袁樞先天之圖見非於林栗而朱子
象占之說卦變之圖後人猶多議之是則何哉易固不爲
典要然試卽朱子之書而潛玩之毋自萌其意見之私勿
先主以他人之說當自見其四聖之五而紛紛不一之談
可盡黜也
孔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
眞西山曰聖人作易不過推明陰陽消長之理而已蓋
消息盈虛天道所不能已也聖人能體此知進退存亡
而不失其正人道得而與天道合矣故孔子之一身仕
理學逢源 卷之六 內篇物則類 重

止久速全體皆易也○胡雲峯曰无咎者善補過也悔
則過能改而吉吝則過不改而凶故學易所以寡過須
徐長人常與子言易之所以寡過在大象傳子曰何以
言之曰象象有吉有凶大象傳皆取法先王君子是聖
人所以寡過者也曰歸妹永終知敝不可謂吉矣有吉
有凶乃知寡過若只言吉而不言凶何以警人知寡過
哉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善夫不恆其
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
此蓋示人以玩占之學也玩占者玩其所以致此之由
也玩恆九三爻之取羞而知人之不可無恆矣玩坤六
五爻之元吉則知人之必當忠信矣玩隨之彖辭則知

必元亨利貞而後能隨而无咎矣此易之所以寡過也
程叔子曰陰陽闔闢便是易一闔一闢謂之變程子二語至簡而該
謂義起於數者非也有理而後有象有象而後有數得其
義則象數在其中矣理在象數之先故理可包象數象數
數亦無以見義也程子此語未免有遺亦之病程傳爲此亦有牽強處
看易須要知時六爻人人有用此語至精是易所以開物
而明之則又存乎其人也

張子曰大易不言有無言有無諸子之謬也

周子曰動而无靜靜而无動物也動而无動靜而无靜神
也動而无動靜而无靜非不動不靜也物則不通神妙萬

理學逢源卷之六 內篇物則類 堯

物水陰根陽火陽根陰此所謂神妙萬物也五行陰陽陰陽太極四

時運行萬物終始混兮闢兮其無窮兮此章即太極圖說之意

聖人之精畫卦以示聖人之蘊因卦以發卦不發聖人之
精不可得而見微卦聖人之蘊殆不可悉得而聞易何止
五經之原其天地鬼神之奧乎

吉凶悔吝生乎動噫吉一而已動可不慎乎

朱子曰盈天地之間者理也有是理則有是象有是象而
數亦在是矣數者氣之分限節度也得陽必奇得陰必耦
凡物皆然而圖書其特著耳聖人因之而畫卦蓋自其无
朕之中而无窮之數已具不待安排而勢有不容已矣卦

畫既立則有吉凶蓋陰陽往來交錯於其間時則有消長
長爲主消爲賓事則有當否當爲善否爲惡即其主客善
惡之辨而吉凶見矣但羲皇只有六畫文周始繫以辭故
曰聖人設卦觀象繫辭而明吉凶蓋一卦自有一卦之象
聖人即其象而命之名以爻之進退言則如剝復之類以
形之肖似言則如鼎井之類所謂觀象也及文周各繫之
辭而吉凶之象益著矣大率天下之道只是善惡但所居
之位不同所處之時各異而其幾甚微人不易曉故聖人
立此占筮之法使人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其觀其變
而玩其占不迷於是非得失之途而已文王雖有定辭然

理學逢源卷之六 內篇物則類 堯

皆虛說謂此位當如此耳初不粘著於物也故一卦一爻
足以包无窮之事不可指定一事言之也亦有指定一事
者如建侯用祭祀之類其他皆不然此易之所以無不該
也顧在人何以用之耳然至夫子而純以理言雖未必義
文之意而於事言理亦是如此但不可以夫子之說爲文
王之說也

伏義畫卦只此數畫該盡天下萬物之理學者於言上會
得者淺於象上會得者深程子作傳多主於辭朱子則多會於象此亦足以見朱子之易

易中卻是貞吉不曾有不貞吉都是利貞不曾說利不貞

聖人之至教寓其間矣

某解一部易只是作卜筮之書今人說得來太精了更入

粗不得如某之說雖粗卻入得精義皆在其中以卜筮釋易而

人人皆得與於易矣此朱子本義之書所為繼四聖而五也

大極之義正謂理之極致耳有是理即有是物无先後次

序之可言故曰易有大極若以乾坤未判大衍未分之時

論之則非也有是理即有是氣理一而已氣則無不兩者

故曰太極生兩儀

易之有象其取之有從來其推之有所用非苟為寓言也

且以一端論之乾馬坤牛說卦有明文矣馬健牛順在物

理學逢源 卷之六 內篇物則類 堯

有常理矣至於按文責卦則有不盡合者是以漢儒相與

相為互體變卦五行納甲飛伏之法參互而幸其偶相合

焉故王弼曰義苟應健何必乾乃為馬義苟應順何必坤

乃為牛而程子曰理无形也故假象以顯義以開後人觀

辭玩占之方破先儒膠固支離之失則至矣但又似直以

易之取象全无復有所自來但如詩之比興而已如此則

說卦之作為無所與於易而遠取諸物近取諸身者亦剽

語矣不如姑直據辭中之象以求象中之意是亦可矣固

不必深求象中之所自來亦不可謂假設而遽欲忘之也

易之取象似有三樣有本畫自然之象如奇耦陰陽之類又如頤鼎之卦及

損益之龜大過之棟有實取諸物之象如天地雷有只是

棟小過之飛鳥之類如白馬翰如載

以意自取那象者以明此義而已鬼一車之類

卦變剛來柔進之類亦是就卦已成後用意推說以見此

為自彼而來耳非真先有彼卦而後方有此卦也古註賁

自泰來先儒非之以為乾坤合而為泰豈有泰而復變為

賁之理殊不知若論伏羲畫卦則六十四卦一時俱了雖

乾坤亦無能生諸卦之理若如文王孔子之說則反覆相

生無所不可要在看得活耳伊川不取卦變之說至柔來

文剛剛自外來諸處皆牽強說了王輔嗣卦變又不自然

某之說卻覺有自然氣象只是換了一爻非是合下作卦

理學逢源 卷之六 內篇物則類 堯

如此自是卦成後自然有此象卦變別見啓蒙圖絳嘗

朱子五贊曰大一肇判陰降陽升陽一以施陰兩而承惟

皇皞義仰觀俯察奇耦既陳兩儀斯設既幹及枝一各生

兩陰陽交錯以立四象奇加以奇曰陽之陽奇而加耦陰

陽以章耦而加奇陰內陽外耦復加耦陰與陰會兩一既

分一復生兩三才在目八卦指掌奇奇而奇初一日乾奇

奇而耦兌二次焉奇耦而奇次三日離奇耦而耦震四以

隨耦奇而奇巽居次五耦奇而耦坎六以數耦耦而奇艮

居次七耦耦而耦坤八以畢初畫為儀中畫為象上畫卦

成人文斯朗因而重之一貞八悔六十四卦由內達外交

易爲體往此來彼變易爲用時靜時動降帝而王傳夏歷
商有占無文民用未章文王繫彖周公繫爻視此八卦二
純六爻乃乾斯父乃坤斯母震坎艮巽離兌女離南坎
北震東兌西乾坤艮巽位於四維建官立師命曰周易孔
聖傳之是爲十翼遭秦弗燼迄宋而明邵傳義畫程演周
經象陳數列言盡理得彌億萬年永著常式

右原象

昔在上古世質民淳是非莫別利害不分風氣既開乃生
聖人聰明睿知出類超羣仰觀俯察始畫奇耦教之卜筮
以斷可否作爲君師開鑿民牖民用不迷以有常守降及
理學逢源

卷之六 內篇物則類

堯

中古世變風移洧澆質喪民僞日滋穆穆文王身蒙大難
安土樂天惟世之思乃本卦義繫此象辭爻及周公六爻
是資因事設教丁寧詳密必中必正乃亨乃吉語子惟孝
諸臣惟忠鉤深闡微惟日之中爻及末流淫於術數儂句
成欺黃裳亦悞大哉孔子晚好是書韋編三絕八索以祿
乃用象象十翼之篇專以義理發揮經言居省象辭動察
變占存亡進退陟降飛潛曰毫曰釐匪差匪謬假我數年
庶無大咎恭惟三古四聖一心垂象炳明千載是臨惟是
學者不本其初文辭象數或肆或拘嗟予小子旣微且陋
鑽仰終身奚側矣究匪警滋荒匪識滋陋惟用存疑敢曰

垂後

右述旨

倚數之元參天兩地衍而極之五十乃備是曰大衍虛一
無爲其爲用者四十九著信手平分置右於几取右一著
掛左小指乃以右手揲左之策四四之餘歸之於扚初扚
左手無名指間左揲右策將指是安再扚之奇通掛之算
不五則九是謂一變置此掛扚再用存策分掛揲歸復準
前式三亦如之奇皆四八三變既備數斯可察數之所察
其辨伊何四五爲少八九爲多三少爲九是曰老陽三多
爲六老陰是當一少兩多少陽之七孰爲少陰少兩多一
理學逢源

卷之六 內篇物則類

卒

既得斯爻復合前著四十有九如前之爲三變一爻通十
八變六爻發揮卦體可見老極而變少守其常六爻皆守
象辭是當變視其爻兩兼首尾變及三爻占兩卦體或四
或五視彼所存四二五一二分一專皆變而他新成舊毀
消息盈虛舍此視彼乾占用九坤占用六泰愕匪人妬喜
來復

右明筮

八卦之象說卦詳焉考之於經厥用弗專彖以情言象以
象告惟是之求斯得其要乾健天行坤順地從震動爲雷
巽入木風坎險水泉亦雲亦雨離麗文明電日而火艮止

爲山兌說爲澤以是舉之其要斯得凡卦六虛奇耦殊位奇陽耦陰各以其類得位爲正二五乃中二臣五君初始上終貞悔體分爻以位應陰陽相求乃得其正凡陽斯淑君子居之凡陰斯慝小人是爲常可類求變非例測曷常曷變謹此爲則

右稽類

讀易之法先正其心肅容端席有翼其臨於卦於爻如筮斯得假彼象辭爲我儀則字從其訓句逆其情事因其理意適其平曰否曰臧如目斯見曰止曰行如足斯踐毋寬以畧毋密以窮毋固而可毋必以通平易從容自表而裏

理學逢源

卷之六 內篇物則類

空

及其貫之萬事一理理定既實事來尙虛用應始有體該本無積實待虛存體應用執古御今由靜制動潔淨精微是之謂易體之在我用有常吉在昔先民繼周紹孔奧旨宏綱星陳極拱唯斯未啓以俟後人小子狂簡敢述而申

右警學

周禮

周禮設官分職所以升治道於大猷儀禮稱情立文所以範斯民於軌物二者皆周公之書相爲經緯顧周禮之書闕而未成在當時亦未盡見諸行事故成王董正治官復有周官之命然周官第敷其大畧而周禮則綱舉目張有

倫有脊包舉萬事綜理天下大無不該細無不入與天地準其必非聖人不能及此無庸疑者周之衰也典籍散軼諸侯惡之而去其籍秦火之烈酷又甚焉迄乎漢興購求遺典河間獻王乃得是書於河內女子李氏而闕其冬官遂以考工記補之而獻之於朝朝廷藏之祕府成帝時使劉歆校理祕書此書始出歆以授杜氏子春子春授鄭眾賈逵及鄭元乃爲之註賈公彥孔穎達陸德明等復爲之疏釋而儒者乃知有周禮之學矣獨是周禮之文多與孟子王制諸書不合又此書晚出而傳授之者乃自劉歆是以學士往往疑之迄今未決信之者王仲淹慕爲王道之

理學逢源

卷之六 內篇物則類

空

極唐太宗嘆爲眞聖人作疑之者何昭公以爲六國陰謀之書林孝存以爲瀆亂不經之語歐陽永叔謂其設官太多陳詳道謂與周官不合蘇子由以爲三不可信胡五峯謂無一官完善蓋是書也王莽竊之而篡漢宇文蘇綽輩又竊之於周隋安石蔡京輩又竊之而亂宋是以諸儒因擯斥之抑知王莽安石豈行周禮之人而王莽安石之所行又豈眞得乎周禮之意哉假借行私以亂人國耳周禮何尤夫是書之所以晚出者馬季常謂秦用酷烈與周官反故始皇特惡欲滅絕之搜焚獨悉理或然矣抑儒者之所常習惟是詩書執禮而春秋又孔子所作師承獨近故

漢初得有傳人若周禮則朝廷治制又久矣見惡於諸侯而儒生殆未遑逮及是以周禮雖獻於朝遂乃藏之祕府誠以當時誦習之者未其人故也儀禮僅存士禮而天子諸侯之禮闕無聞焉逸禮雖存終於放失非以其不切於儒生肄習故歟借非易以下筮得存則易亦將與逸禮同歸朽蠹耳其所以不與他經盡合者則有明徐徵弦嘗曰周禮周公未成之書蓋周公一年救亂二年伐殷三年踐奄四年建侯衛五年營洛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成王於是遂有明農之志公之歸政淮夷尙未鎡平成王親政乃滅淮夷始作周官是前此雖云制作而周家一代之理學逢源

卷之六 內篇物則類

奎

典尙未定也則周禮者乃周公預擬以待他日之用初未嘗盡見之行事也斯言也其亦信而有徵矣况周禮九服之文雖不同於禹貢而侯甸男邦采衛則顯見於周書周禮雖無公孤而考之顧命之文則三公本無專職司空掌土考工原非周禮冬官班祿之制孟子固言其詳不可得聞而考之齊魯之封地皆不止百里王制漢儒所作尤不當執此以反疑周禮也惟朱子有言曰周禮周公所作但當時行之恐未能盡後世雖復損益可也然則周禮之所以為周禮不亦可有所折衷歟獨是考工殊非其類而匠人經野實亦略為近之冬官既無可補是以俞庭椿之復

古王次黜之補遺邱吉甫復為參訂皆欲劈裂五官以補冬官之闕則又未見其必然也夫

程子曰有闕雖麟趾之意而後可行周禮周官之法

張子曰天官之職難看須襟懷宏大方看得蓋其規模至大若不得此心欲事事上致曲窮究奏合必不能也釋氏錙銖天地可謂致大然不曾為大則為事不得若畀之一錢則亂矣

大宰之職難看蓋無許大心曾包羅記得此復忘彼其混混天下之事當如捕龍蛇捕虎豹用心力看方可其他五官便易看止一職也

理學逢源 卷之六 內篇物則類

畜

朱子曰周禮儀禮為禮之經而禮記則二禮之義疏耳

周禮博大精微不可遂云無與心性事

周禮一書好看廣大精密周家法度在裏但未敢令學者看

周禮一書也是做得來縝密真箇盛水不漏

周禮胡氏父子以為是王莽令劉歆撰此恐不然周禮是周公遺典也

周禮不敢教人學非是不可學亦非是不當學只為學有先後先須理會自家身心合做的學周禮卻是後一截事大抵周禮儀禮可信禮記便不可深信周禮畢竟出於一

家謂是周公親筆做成固不可然大綱卻是周公意思某所疑者但恐周公立下此法卻不曾行得盡又曰恐是當時如今日編

脩官爲之

子升問周禮如何看曰也須且循注疏看去第一要見得聖人是箇公平底意思初非私意其間有不可曉處只且闕之

木子曰舊時妄意看周禮大綱是要人主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使天下之民無不被其澤又推而至於鳥獸草木無一不得其所而後已不如是不足以謂之裁成輔相參贊天地耳朱子曰是恁的須要識公平意思

理學逢源

卷之六

內篇物則類

奎

理會周禮非位至宰相不能行其事自一介論之更自遠在且要切近實理會受用處若做到宰相亦須上遇文武之君始可得行其志

五經中周禮疏最好詩疏禮記疏次之易疏亂道

清簡公曰周禮一書分職定制法至精密矣或謂書出於河間女子爲漢人假託由今觀之書載周官僅提其要茲則綱舉目張纖鉅不遺蓋監裁於二代斟酌於時變其爲周公所定掌故所記頒之朝廷邦國無疑也第東遷籍亡秦火禁厲散亂遺闕有不能全考矣若謂漢人假託則冬官可竄飾成篇何必以考工記爲贅附也夫政從心運法

隨俗變因革損益與時變通存乎後世之善法者矣若挾己見而行乎俗之所不宜迫乎民之所不便則劉歆王安石之所以擾天下也於法古也何尤

春秋

春秋只是魯史舊文但史官紀事或有輕重失倫稱名失義而違乎先王典則之處故孔子因而正之耳其非義例所存則聖人亦只因其舊非必語語而爲之筆削事事而加其譏貶也然據事實書正名斷義而法戒自存惇庸命討之意亂臣賊子之防已自有凜然其不可犯者此春秋之所以維王迹歟夫春秋固不過因魯史舊文而脩之耳

理學逢源

卷之六

內篇物則類

奎

而所謂筆削斷自聖心游夏不能贊一辭者果何謂乎曰大經大義所在流俗忽之而君子知之者也而或文因義起義與時遷權以時中以適於變若天王狩於河陽之類則惟聖心斷之但此等處不多不得以此而深求聖人於一字一句也顧斷自聖心者游夏不能贊之而春秋之作及門諸子蓋皆及聞之但以去聖日遠派別枝分而諸儒各以己意說經遂至學開五傳聖人之教雖賴以傳聖人之心或亦因之以隱矣五傳之傳也鄒氏無師夾氏無書其學先亡左氏則魯史舊人其書長於敘事公穀二氏相傳爲子夏之門人然亦未有所考據迹其爲書則蓋戰國

先秦間之賢者歟其在漢初公羊之學爲最先出胡母董生皆治之註之者則何休也穀梁則申公瑕邱傳之而註之者范甯左氏則張蒼賈誼皆治之而註之者杜預左氏豔而富其失也誣公羊辨而裁其失也俗穀梁清而婉其失也短范武子之說似有定評矣究之三家皆不能無謬戾之見又不止鬻拳愛君貳嫡合正拒父尊祖茲數條之爲失也漢儒所號引經決疑實無當於經旨而何昭公之註公羊以謂黜周王魯則尤其大謬不然者顧乃膏肓左氏疾廢穀梁是宜乎鄭氏之操戈以伐也東漢之時三傳鼎峙而左氏之學特盛賈逵服虔皆通之惟鄭元則淹貫理學逢源

卷之六

內篇物則類

空

三傳至唐則啖助趙匡陸淳韋哀之輩皆各有著述以自名家然啖趙解疑每援經以擊傳陸韋編列務合異以爲同用力甚勞其才未逮至宋則有歐陽脩孫復林堯叟蘇氏程子皆嘗致力春秋惟程傳折衷有主王安石爲相乃創新說進周禮而廢儀禮春秋宋室敗亂高宗南渡乃詔胡安國以春秋進講安國因祖七家而作胡傳朱子折衷六經惜於春秋獨未遑及明初設科取士春秋本公穀左程胡五傳至文皇而始命專尊胡傳云夫胡傳立義嚴正持論不阿其特見自非漢唐諸儒之所敢望然多爲感切時事而以己心爲聖人之心則用意以求之於筆削之初

心或未必其盡合也朱子曰聖人之心正大光明決不若傳註之穿鑿然則胡傳之不能無過當也所知矣三禮春秋朱子皆未遑詳定其說然考之朱子遺言而折衷可定及其著綱目以紹春秋則先聖後聖其揆一焉治經者殆亦可研求而自得歟

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也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惇典庸禮命德討罪天子之所以治天下也而春秋則禹惇庸命討於筆削焉是亦天子之事矣罪我者非謂罪其以匹夫而託南面之權也罪其託南面之權以使

理學逢源

卷之六

內篇物則類

矣

人不得肆其欲耳然有所顧忌之意亦存乎其中矣○天子之事先儒謂仲尼進退諸侯此恐不然夫孔子匹夫當日諸侯豈天子所得輕爲進退若以孔子爲真箇託行天子之事得非僭歟蓋記載之典如是則書爵如是則降而書子書人書名此在事理自有定衡典故蓋有常法但當時失之孔子從而脩之耳如四夷雖大曰子杞侯用夷禮則子之其餘書滕子薛伯杞伯之類蓋因其來朝會只用伯子之禮則因其自抑而實書之至於失地則名滅同姓則名皆必是舊有典故但孔子於其間循舊典而更有斟酌耳非孔子之意輕爲進退也

然或謂夫子奉天子之法以褒貶諸侯乃是以天子之權復奉之天子使天子之命復振故曰天子之事不知此亦曲說試看春秋經文有時王不稱天則夫子實且褒貶天子如首止定儲本非王意而春秋深美齊桓及王撫鄭伯以從楚而春秋書鄭伯逃歸不盟由是觀之亦何嘗盡以天子之權復歸於天子哉然則其非僭者何哉曰天子之為天子一人所獨非人所敢干也若天子之事則天下之人有得與焉非一人所可私也蓋以天子而行天子之事則實見之行以匹夫而與天子之事則理寓於文今以匹夫而盜天子之名用天子之禮

理學逢源

卷之六

內篇物則類

堯

操天子之柄斯其僭不待言也以匹夫而明天子所以治天下之道烏在其為僭哉大學言治平天下之事中庸言中和位育之道孟子言王政周公作禮樂是皆天子之事也何獨春秋聖人著作正大光明不犯忌諱又何勞後人為之委曲周旋而流於支遁也乎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某竊取之矣

王者之迹即所謂天子之事也天子之事行於上則有政教號令而播之以有咏歌天子之事寄於下則惟記

載空文而不得不嚴其筆削言詩亡者詩亦王迹之一端也詩亡謂雅亡者雅王者之詩風非王者之詩王而有風同於列國王者之迹熄可知矣○王亦有風二南是也然二南者雅詩所由興也至黍離歌而雅詩絕響矣無雅而僅有風而風之委靡不振也又如是則所謂迹熄詩亡也

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

春秋若聘問會盟之類聖人猶間有取焉而於戰則無有義之者以征伐之權必自天子故也無義戰者正所

理學逢源

卷之六

內篇物則類

辛

以悼典庸禮而為天子之事也

莊周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也聖人議而不辨經世先王

子所謂天子之事也議謂褒貶予奪之也然據事直書而不費詞說則所謂不辨也

又曰春秋以道名分春秋之作正名定分而已莊周放言不軌然此等語卻是他見得

董子曰春秋禮義之大宗也

文中子曰春秋之於王道是輕重之權衡曲直之繩墨也

邵子曰春秋孔子之刑書也刑書猶法律也定五霸之功罪是法律之書也

程叔子曰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律令惟其

法至於斷例則見其法之用也

春秋一句是一事是非便見此亦窮理之要也春秋有合前後數事

互看而後見義者有一句一事而是非互見者程子此言其大概然耳

詩書載道之文春秋聖人之用詩書如藥方春秋如用藥治病

看春秋當先以中庸為準欲知中庸無如權何物為權義也時也

春秋之文一一意在示人如土功之事無大無小莫不書之示人若當重民力也

有重疊言者如征伐盟會之類蓋欲成書勢須如此可不必事事各求異義但一字有異或上下文異則義須別

張子曰春秋之書在古無有乃仲尼所自作惟孟子能知理學逢源卷之六內篇物則類

之非理明義精殆未可學先儒未及此而治之故其說多鑿自孟子而下至張子程子胡文定所宗為發明綱領之七家也

或問孔子作春秋特載之空言亂賊何緣便懼恐不得為一治朱子曰非說當時便治只是存得箇治法使道理光明燦爛有能舉而行之為治不難耳當時史書掌於史官

想人不得見孔子取而筆削之而其義大明孔子筆削亦何嘗有意用某字使人知勸用某字使人知懼用某字甚

奧義微辭使人曉不得足以褒貶榮辱人來不過如今之史書直書其事善惡瞭然在目觀者知所勸懲故亂臣賊

子有所懼而不敢犯耳

程子謂顏子嘗聞春秋大法以四代禮樂為據蓋四代禮樂是百王大法春秋亦百王不易之大法也程朱此等語有妙會卻不必一一求合如必以春王正月為有志夏時則牽惹葛藤無由斬得斷

春秋大義如成宋亂宋災故之類乃是聖人直著誅貶自是分明如胡氏謂書晉侯為常情待晉襄文公四年書秦人為

以王事責秦穆文公三年之類卻恐未必如此孔子作春秋只是因事直書在那裏使後世因此去考見

道理如此便為是如此便為不是若說道聖人當時之意說他當如此我便書這一字以褒之他當如彼我便書那

一字以貶之則恐聖人不解恁底聖人當初只直寫那事理學逢源卷之六內篇物則類

在上面如說張三打李四李四打張三未嘗斷他罪某人杖六十某人杖八十如孟子便是說得那地步闢聖人之

意只是如此不解恁地細碎薛士龍謂魯隱僭史殊不知周禮所謂外史掌四方之志

便是四方諸侯皆有史若無外史何所稽考而為史如古人生子則閭史書之且二十五家為閭閭尚有史况一國

乎春秋一發書首不書即位即君臣之事也書仲子嫡庶之分即夫婦之事也書及邾盟朋友之事也書鄭伯克段

即兄弟之事也一開首人倫便盡在如此看春秋便可見於鑿求矣

以上論春秋經

范甯曰左氏豔而富其失也誣穀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

羊辨而裁其失也俗左氏之失不僅在誣而正在豔豔於

出之晦穀梁寡過而精義又遜於公羊矣要之則皆互有得失在

程子曰春秋是斷傳是案

胡氏曰左傳敘事見本末公羊穀梁辭辨而義精然皆互有得失也

自孟軻而下發明綱領者凡七家

朱子曰左史學也公穀經學也

春秋大綱是從胡文定說但中間也自有難穩處

理學逢源 卷之六 內篇物則類

圭

胡文定解經不使道理明白卻就其中多使故事大與做時文答策相似

問元者始也胡乃訓元為仁為心得無大支離乎曰楊龜

山亦嘗以此議之胡氏說經大抵有此病

文定說春秋高而不曉事情

紱按春秋原非時藝作文之書然時藝於他經尙是依

傳註以說經至春秋則反移經以就傳甚至撮合經文

比附胡傳則尤為非理曾莫之正也又胡傳終覺未愜

聖人之旨倘有精力合集左公穀程胡及廣收先儒之

說以備考擇合為集傳期於平正不必過繁達意而止

疑者闕之雖云春秋難治或亦較勝胡氏一家之言也

夫

易詩書禮樂春秋總論

禮記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

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絜靜精微易教也恭

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故詩之失愚書之失

誣樂之失奢易之失賊禮之失煩春秋之失亂其為人也

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深於詩者也疏通知遠而不誣則深

於書者也廣博易良而不奢則深於樂者也絜靜精微而

不賊則深於易者也恭儉莊敬而不煩則深於禮者也屬

理學逢源 卷之六 內篇物則類

圭

辭比事而不亂則深於春秋者也

詩本人情故能使人溫柔敦厚書紀政事故能啟人疏

通知遠樂和主盈故能動人廣博易良易道陰陽故能

引人絜靜精微禮節主減故能範人恭儉莊敬春秋道

名分故能教人屬辭皆比於事然壹於敦厚其失則愚

務於知遠其失則誣盈而不反其失則奢泥於陰陽其

失則賊文而無質其失則煩比事而無章其失則亂此

非經之失得其粗而遺其精泥於迹而不通於理之失

也深於詩則情得其正而又不失之愚矣深於書則事

考其實而又不失之誣矣深於樂則盈而有節而不能

失之奢矣深於易則得其精微而又不失之賊矣深於禮則恭儉莊敬而又不失之煩矣深於春秋則有典有則而且不失之亂矣蓋六經載道之文而不善學焉雖六經適滋之害善於學者六經皆吾性命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則存乎其德行也○只章首一句是孔子之言其爲人以下則儒者因孔子之言而實以六經之教也上以是教人人以是成風有不期然而然者矣此章本自無敵而或者疑之過也

韓子曰春秋謹嚴左氏浮誇易奇而法詩正而葩

理學逢源 卷之六 內篇物則類

壹

浮誇所以有亂之失然左氏亦自有好處不可盡以浮誇棄之徒見易之奇故賊知其奇而法則不賊矣徒知詩之正故愚得其正而葩則不愚矣

爾雅

爾雅訓詁文辭辨釋名物似無切於進脩然六經載道之文非訓詁無以通之故自漢以來爾雅隸乎十三經之末而未之有改也儒者可廢焉而莫之寓目乎哉爾雅之作張揖以爲始自周公揚雄以爲作於游夏又或謂仲尼所增又或謂子夏所脩或謂叔孫通所補訖未知所考但其書舉釋經文及於變風變雅則非周公所作可知而所釋

或及楚騷中語則陸氏以爲戰國之時楚人所著殆其是也在漢時此書雖傳未有專學自終軍以辨豹鼠而書始行繼郭璞力爲研窮而義益備然註釋之者數家見聞援引各異自埤雅雅翼之書日煩而名物益紛紜難據矣呂東萊曰後生學問且須理會曲禮少儀儀禮等學灑掃應對進退之事及先理會爾雅訓詁等文字然後可以語上下學而上達自此脫然有得自然度越諸子也

史

讀史以考見得失所以格物致知反觀內省而期於明體達用非徒以博洽古今而效其敘事屬文脩辭琢句已也

理學逢源 卷之六 內篇物則類

壹

顧言之無文則行之不遠而不綜核其事之始終又何以能考其事之得失則古今作者之林其優劣亦有所可知也矣 司馬遷史記義例詳明文辭質直無詭隨之態有覈實之長誠哉良史才也然其先黃老而後六經進姦雄而退處士崇勢利而羞貧賤淺近不學疎略輕信班掾及子由所譏亦誠有不得而辭者 班固漢書深密和平詳贍有體而語多剽竊辭尙浮華飾主闕而斥忠臣貴取容而賤直節其立心屬辭或且出子長下 蔚宗後漢書論事詳明洵有足數然其心好異而多誕其去取失類而多誣乃自言體大思精曾不知其玷矣 陳壽三國志簡勁

質直勝蔚宗之佻巧張華王通之取之也當矣然以私憾而不足於孔明丁儀已開穢史之端而帝魏黜劉尤其味於大義所存者 房齋晉書四六駢麗尤失虛夸此文氣所流迄於衰否而君臣共事眾見差池幾何其有足觀者歟 沈約宋書濫及魏晉創志符瑞 江淹蕭子顯齊書惑於圖讖昧於政本 姚思廉梁書陳書只爲祖父揚名 魏收魏書黷貨甘心穢史 李百藥齊書辭多遷就 令狐德棻周書只務清談 李延壽作南北史敘事簡勁軼於范陳以上 魏徵作隋書本末明備堪比肩乎班馬矣 吳兢劉昫舊唐書不志府兵藩鎮無表賢否無別邪理學逢源 卷之六 內篇物則類 七

正反觀高德蔽於閎閱大節掩於細謹 宋祁歐陽脩更作新唐書子奪有章文字典雅然有意爲簡是以詔令不載姓氏多譌年月屢易劉安世以事增文省議之當也 歐陽脩五代史褒貶謹嚴文意端整其意殆取法於春秋然韓通無傳災異不記茲非其闕歟 歐陽元宋史濫漫紛沓徒事文移來往 揭傒斯遼史金史頗稱簡質而志記多荒陋無稽 宋濂元史端有體裁而文氣緩弱 此所稱二十一史皆紀傳之文也外此爲編年之史 司馬光資治通鑑上起威烈下終五季著得失垂著蔡忠勤甚盛然樸實有餘權衡未審循理未熟立義不精循循故轍

去取失宜先儒往往以是少之 朱子綱目綱法春秋日擬左氏表歲以首年而天道明於上因年以著統而人道定於下大書以立綱於前而法戒昭分日以考實於後而幾微著或原始以明其端或要終以竟其旨或詳其事而得失以明或備其言而可否以悉此史也而經也繼美春秋允矣其無愧哉 古今之史大抵如斯雖史家事異言殊史才優劣異致然讀史要當循循理會就所處而思其設施合始終以觀其常變或掩卷自立主意而後觀其成敗以証已意之是非或虛心取法古人而觀理爲要歸以斷其事之可否此卽經學之助求志達道之端而泛應旁理學逢源 卷之六 內篇物則類 七

通之具也若徒以博洽爲高則謝顯道舉史成篇或難免玩物喪志之誚而况乎求之字句奇特之間曰此爲串插此爲埋伏此爲照映此爲迴環以屑屑於雕蟲如今日之批讀史記者矣而謂其讀史有得也吾不之信 程叔子曰某讀史到一半便掩卷思量料其成敗然後再看有不合處又精思之其間多有幸而成不幸而敗者今人只見成者便以爲是敗者便以爲非不知成者卻有不底敗者卻有是底 讀史須見聖人所存治亂之機賢人君子出處進退便是格物今人只將他見成的事便做是便不知煞有誤人處

凡讀史不徒要記事迹須要識治亂安危興廢存亡之理且如讀高帝一紀便須識得漢家四百年終始治亂當如何是亦學也

朱子曰讀書既多義理已融會胸中尺度一一已分明而不看史書考治亂理會制度典章則是猶陂塘之水已滿而不決以灌田若人讀書未多義理未有融會處而汲汲以看史爲先務是猶決陂塘一勺之水以溉田其涸也可立而待

讀史當觀大倫理大機會大治亂得失

凡觀書只有箇是與不是觀其是求其不是觀其不是求其是然後便見得義理

史且如此看讀去待知首尾稍熟後卻下手理會讀書皆

然

史亦不可不看看通鑑固好然須看正史一部卻看通鑑

一代帝紀更逐件大事立箇綱目其間節目疏之於下恐可記得

病中信手抽得通鑑一兩卷看正值數件難處置事不覺骨寒毛聳向來只作文字看過全不細思真是枉讀了古人書乃知讀書務要設身處地打算一番纔成箇致知學問

唐翼脩曰凡觀史必須虛心體認譬如國家之事單就此一件看於理亦是合前後利弊看內中卻有不是存焉又單就此一件看似不是合前後利弊看又有大是存焉故凡事必通觀其前後得力方足據也

以上讀史法

程子曰司馬遷爲近古書中多有前人格言如作紀本尙書但其間有曉不得書意有錯用卻處

尹和靖曰太史公不明理只是多聞

朱子曰司馬遷才高識亦高但粗率

太史公書疏爽班固書密塞

理學逢源卷之六 內篇物則類

全

史記亦疑當時不曾刪改胎藁

班固漢書不合要添改史記字行文亦有不識當時意思處如七國之反史記所載甚疏略卻都是漢道理班固所載雖詳卻便不見此意

孔明治蜀不曾立史官陳壽檢拾而爲蜀志故甚略

晉書皆爲許敬宗胡寫入小說又多改壞了

司馬溫公曰李延壽之書亦近世之良史也雖祿祥詠潮小事無所不載然敘事簡徑比於南北正史無繁冗蕪穢之辭竊謂陳壽之後唯延壽可以亞之但恨其不作志使數代制度沿革皆沒不見耳

劉元城曰新唐書敘事好簡略其辭故其事多鬱而不明此作史之弊也文不出於自然而有意於繁簡則皆失之唐書進表云其事則增於前其文則省於舊新唐書所以不及兩漢文章其病正在此然新舊唐史各有長短未易優劣也

朱子曰遷固之史大概只是計較利害蔚宗更低只主張做賊的後來他自做卻敗溫公通鑑凡涉知數險詐底事往往不載卻不見得當時風俗如陳平說高祖間楚事亦不載上一段不若全載了可以見當時事情卻於其下論破乃佳

理學逢源

卷之六

內篇物則類

全

問綱目主意曰主在正統問何以主在正統曰三國當以蜀漢爲正而溫公乃云某年某月諸葛亮入寇是冠履倒置何以示訓緣此遂欲起意成書推此意脩正處極多

以上論史

藝

古有六藝曰禮樂射御書數禮樂經也而謂之藝者經通其理藝習其文也推之則射御書數皆有至理寓焉而有濟於實用道器不相離精粗無二致也射者男子之事今人都不理會御則古今異宜矣至於書文則聖賢道理朝廷政治都賴他承載出來關繫豈不甚重數則歷象授時

體國經野都離他不得因知古人教人六藝乃是最切要事今人於此都一概懵然卻只理會幾句虛文便得致身朝廟噫此經濟實用之所以不見於天下也

五禮曰吉凶賓軍嘉

周禮大宗伯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禋燎祀司中司命飆師兩師以血祭社稷五祀五嶽以狸沈祭山林川澤以醜辜祭四方百物以肆獻裸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以嘗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以凶禮哀邦國之憂以喪禮哀死亡以荒禮哀凶札以弔禮哀禍

理學逢源

卷之六

內篇物則類

全

裁以禴禮哀圍敗以恤禮哀寇亂以賓禮親邦國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時聘曰問殷頌曰視以軍禮同邦國大師之禮用眾也大均之禮恤眾也大田之禮簡眾也大役之禮任眾也大封之禮合眾也以嘉禮親萬民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以昏冠之禮親成男女以賓射之禮親故舊朋友以饗燕之禮親四方之賓客以賑燔之禮親兄弟之國以賀慶之禮親異姓之國

此五禮皆天子之禮非士人所常習然士所常習亦不外此五者祭喪昏冠飲射皆通於士庶而軍事則士

亦與焉也

六樂曰雲門大卷皆黃帝樂大咸堯樂大磬舜樂大夏禹樂大濩湯樂

武樂

周禮大司樂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

大濩大武

奏黃鐘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奏大簇歌應鐘舞咸池

以祭地示奏姑洗歌南呂舞大磬以祀四望奏蕤賓歌函

鐘舞大夏以祭山川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奏

無射歌夾鐘舞大武以享先祖

奏金奏歌工歌奏與歌異宮者各以其律呂之合也以

理學逢源卷之六內篇物則類

所奏所歌合舞蓋皆其作樂時所本用之宮律也如黃帝作

咸池以黃鐘為宮又奏律而歌呂人聲尚清也如古之

歌大呂宮以應之也奏律而歌呂人聲尚清也如古之

磬必倍於歌鐘歌磬可見其奏與歌不同宮者此皆習

如合樂之歌周南而奏召南亦必不同宮也此皆習

其聲容故曰藝也詳見外篇

五射曰白矢矢貫侯過參連前放一矢後三剡注羽高鏃

而襄尺卑與尊射不敢與尊井儀四矢貫侯

周禮鄉大夫以鄉射之禮五物詢眾庶一曰和志二曰

容容體三曰主皮不失四曰和容進退比五曰興舞其節

五御曰鳴和鸞鸞在衡和在軾文車之御安逐水曲車行

策俛川上以內閑四馬而不箠轡左右其手目過君表夫
視馬首手當心而抑揚之則逐水曲而不墜也舞交衢四
士過君之門闕及凡君之所舍止則必下車而後驅也
之御者控馬交錯五規之外預相擊若羣舞焉也逐禽左
疾馳逐禽使左行其圓如規使射者亦逐禽左轡車馬
逐其左而射之此驅逆之車之御也

五御今不復見姑存以見古人之法耳

六書曰象形之類是也山水會意人言為信止戈為武是也

有省體以轉注因其字之意而展轉通用之如好醜之好

見意者相入聲是也舊說謂為老考之指事本一在木下為

類文意相受左右相注也未知孰是諧聲借音借音借音借音

事而各指其假借之草之字借為語助辭焉鳥之焉借為

諧聲也上形下聲如左形右聲江河是也右形左聲鳩鴿是

理學逢源卷之六內篇物則類

朱子曰蒼頡作字此亦非自撰出自是理如此如心性等

字未有時如何撰得只是有此理自流出

六書之法若理會得則天下之字皆可通矣

吳草廬曰蒼頡字世謂之古文其別出者謂之古文奇字

自黃帝以來至於周宣二千年間中國所通行之字惟此

而已史籀始略變古法謂之大篆李斯又略變籀法謂之

小篆小篆大篆古文名則三實則小異而大同今世字書

惟說文最先然所纂皆秦小篆耳古文大篆僅存一二宋

薛氏集古鐘鼎之文為五聲韻雖所據不盡可信然使學

者因是頗見三代以前之遺文其功實多

白隸興於秦而篆廢於漢其初不過圖苟簡以適己而已
漢隸之流為晉隸則又專務姿媚以悅人學者竭力摹習
而思不似也夫字者所以傳經載道述史記事治百官察
萬民貫通三才其為用大矣縮之以簡便華之以姿媚偏
旁點畫浸浸失真弗省弗顧惟以悅目為殊何其小用之
哉以上論篆隸

張子曰草書想自古有之但寫得不謹便成草書只是法
備於右軍既有草書則經中之字傳寫失其真者多矣以
此詩書之中字儘有不可通者此條論草書古今擅善書之名者莫如王右軍而

理學逢源 卷之六 內篇物則類

字體之壞則自蔡中郎八分至右軍楷書草書而雜亂愈
甚如者之為者則去點羌之為羌則加人此楷書之亂古
也游字易方為才恥字易心為止此草書之亂古也至晚
近而亥豕魯魚之謬益不可問明經老儒亦懵然莫辨矣
書不外形聲二者而已正形體者近於禮辨音聲者近於
樂若許慎李陽冰徐鉉周伯温毛晃及明世篇海字彙之
學皆主於正形體辨點畫而亦不能離於聲韻者也若沈
約四聲譜神珙等韻司馬温公指掌圖及近世韻法橫直
二圖之學則皆主於調音聲辨平仄而亦不能離乎形體
者也篆者字之本原不研究於篆文則無以正形體故說
文為後世字學之宗矣而介甫字說則以鑿而失之明之
梅生字彙可謂殫精幾於盡善而張爾公增補用其私智

以淆之真可恨也調聲之學沈休文自有深意故唐禮部
專用之至今不改明大祖正韻實未得休文之意而過相
訾毀也神珙等韻固為精妙而失之過煩後世韻法直圖
至為簡而盡善臨川吳氏謂知徹澄孃四字宜廢已開直
圖之門矣但吳氏又謂圭缺羣危四字宜增則未知其何
說也且羣芹一也而謂羣當易芹非威殊矣而謂非當易
威此俱不解其說近世又有駁直圖之非者不亦異乎至
於外此二者而徒求之筆畫之妍媚縱饒學得義之吾不
知於學何裨

理學逢源 卷之六 內篇物則類

九數曰方田 方丈田地弓步積畝之法○古者步百為畝
三百步為里古步八尺八寸則步實六尺
四寸要之以人為率則古步亦如今步但今田步二百四
十為畝三百有六十步為里則古步之不同也凡田不能
正方惟求積步以見畝數求積之法方則乘之直長亦然
圭檢曲折則折乘之圓則削圭而析乘之狹廣則以廣補
狹以表乘之然後用總歸四除法以見畝數一畝之田當
方十五步二尺有奇總歸於方故曰方田法○今用飛歸
甚捷畝粟布計錢若奇錢為主以得物之數則見實價
又或以實價為主以出錢乘之則見當得物之數
或則以斤之實價為主以出錢乘之則見當得物之數
價則以斤之實價為主以出錢乘之則見當得物之數
歸之皆乘布法也○今斤求兩法甚捷畝粟布計錢若奇
尺五寸為一石方則以乘廣相乘然後以高乘之則積
也凡分物皆用衰分少廣積米於倉倉衰分以方圓積
自乘之復以此高乘之則得工程三歸之方圓積米於倉
之廣之法也商功牆得若干堵則築城若干高則九歸
少廣之法也商功牆得若干堵則築城若干高則九歸
數乘之宜用均輪運之勞費盈○隱顯互雜者由顯以

推隱○若計所存之多寡而方程如步歷之法除零者別
見所費之多寡亦盈腴也○如天法三五百
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日行一歲十二月氣盈朔虛積
奇月與日十二會每月小盡又欠六日為氣盈朔虛積
氣盈朔虛以爲閏約十九年七閏而無餘分又如月行天
一十三度九分度之七一月凡二十七周行天三百
五十一度又積十九分度之七一月凡二十七周行天三百
日之行爲六十一遠天一週而與日會此其較也蓋因
分一度爲九分爲三便於積算故謂之方程方者術也立
方術以爲句股鄭氏周禮註作旁要○以句股弦三者互
之程也句股相求也○圓者徑一圍三方者徑一圍四
六凡此皆句股互相求之大略數也又有重差夕桀二
法

數者理氣流行之節次也故伏羲因河圖而畫卦大禹
因洛書而第疇律呂以度數而生度量權天行以度數

理學逢源卷之六 內篇物則類 七

而成四時百物非數則無以知天時非數則無以經九
野非數則無以前民用數之爲藝非細故矣故古之六
藝內之則性命之迹而與道德同歸外之則各適於用
而有裨於民物內之可以養身心而不流外之可以應
萬事而無滯豈今日文藝書畫博奕所可同哉乃博奕
書畫之末儒者或寄情焉而言及射御書數則反鄙之
爲不足學也者噫惑之甚矣

以上著經學之則○盡倫踐形反躬以踐其質也窮
經博史窮理以致其知也要之以敬爲主而已物則
則聖學之實功也

道莫大於人倫倫莫先於夫婦而父子續焉兄弟序焉君
臣立焉然後師友輔之人道備矣然盡倫必本於身則威
儀言語衣服飲食皆敬用五事之要而不可不謹者也欲
躬行者必先致知致知莫大於經學由小學以進於大學
而及乎孝經論語孟詩書儀禮禮記家禮樂記中庸大易
放乎周禮春秋兼資以爾雅此又經學之序也君子博綜
古今以考得失則二十一史亦所當徧及終之以游藝焉
而日用之常盡矣

丁酉夏同邑後學 程夢元庭園 同校字
余家鼎彝伯

理學逢源卷之六 內篇物則類 八

卷之六終

理學逢源卷之七

同邑後學董昌瑛厚山校

族姪 嗣佳麗南

參訂

婺源汪 紱雙池集

同邑門人余元遴秀書

同邑後學

董廣颺繼承
余龍光補山
汪立中莊甫

重校

外篇

王道類 君道 王霸 用人 治歷明時

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員
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堯舜之道不以仁政
理學逢源 卷之七 外篇外道類 一

不能平治天下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法

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故曰徒善不足以為政徒

法不能以自行後世非無賢君而治不若三代以無政
故也古今無二道則無二政而必謂三

代之治不可以復
施於今則亦惑矣

本天道施王政緝此篇以定天下之大經明百王之

大法

君道

君道立而四方則之君也者民之表也道也者民之範也
人主繼天出治為天下王非有治天下之本無以立天下
之極非有治天下之法無以一天下之民然本立而法以

行法行而澤以究故為君者不患無首出之資而患無首
出之德不患無治天下之法而患無治天下之心不患無
以致唐虞三代之隆而患吾峻德之不明敬義之不立不
患民風之日下臣鄰之不直而患吾身之不足以作則吾
信之不足以孚民誠能體天德之元而居敬克己以大其
無我之心則仁心浹洽而天下皆在吾胞與之中體天德
之亨而聲律身度以慎其威儀之則則顛顛叩叩而天下
皆仰其圭璋之望體天德之利而順帝之則以盡乎物理
之宜則因利利民足以綱紀四方而萬物各得其所體天
德之貞而精一執中以藏天下之用則人物臧否不足惑
理學逢源 卷之七 外篇王道類 二

吾之知而一理渾然泛應曲當於是萬邦協和黎民於變
天地為昭四靈可至若此者以誠為要以敬為基以致知
格物為聖德之端以盡人合天為君道之極而仁民愛物
莫非其德之推禮樂兵農莫非其道之用一人有慶兆民
咸賴此之謂王道若君道不立而欲以長民治世比隆於
唐虞三代之治也不其難哉

大學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
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
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
物

真西山曰堯典諸書皆自身而推之天下若夫先之以格致誠正而後次之以脩身則自大學始發前聖未言之蘊示後學從入之途厥功大矣○先儒謂帝王之學與儒生異此未然也天人性命之原人倫物則之理儒生所當知尤帝王所當知風華月露之文章句記誦之末非帝王所當務亦非儒生所當務也自君道與儒道分而天下無善治自學術與事功異而天下無真儒矣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眾也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理學逢源卷之七 外篇王道類 三

此明及人之事不外一身之脩天德卽王道之本然未及乎經綸區畫之詳也○仁卽心之正也讓卽身之脩也心正而孝弟慈之念肫然身脩而孝弟慈之施藹然用情無所辟而意無不誠此所謂爲父子兄弟足法而教成也蓋心之不存每由於用情之過用情之辟則意念雖非有他而貽害己不淺凡人皆然人君爲甚一有所怒而羣小之傾善者遂得以乘之一有所好而儉王之逢君者遂乘間以入之縱英賢之主能悔覺之於後而前此之失已不可挽所謂投間抵隙爲厥心病也危已哉說命曰無啟寵納侮無恥過作非惟厥攸居政事理學逢源卷之七 外篇王道類 四

惟醕君子必無時不敬庶有以立天德於身而爲王道之本也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誦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辟則爲天下僂矣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峻

命不易道得眾則得國失眾則失國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內末爭民施奪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楚書曰楚國無以爲寶惟善以爲寶舅犯曰亡人無以爲寶仁親以爲寶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善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尙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媚嫉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理學逢源卷之七 外篇王道類 五

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爲善之小人之使爲國家菑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矩者此已正之心絜矩則舉此心以度人心而使之各遂其正也慎德所以立吾心之矩而忠信又慎德之方也誠意正心脩身矩之所以立而同民好惡不專其利則絜矩之所以行也能如是則用人行政皆合乎天下之公而養民教民之方無不盡善矣此所以親賢樂利各得其所而天下平也

哀公問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理學逢源卷之七 外篇王道類 六

人亡則其政息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盧也故爲政在人取人以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故君子不可以不脩身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知斯三者

則知所以脩身知所以脩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曰脩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禮羣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脩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斂所以勸百姓也日省月試既稟稱事所

理學逢源

卷之七

外篇王道類

七

以勸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

之篤行之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

哀公問政而孔子責之君身且告以脩身之方與夫變化氣質之道是知有國者非無政之患而患無立政之人非無人之患而患無出治之身非身之氣質柔愚之患而患其無好學力行知恥之心以致夫百倍之功而全其所性之德也至於爲政之大經則不外於九者而由身及家以措之朝野暨於天下則亦惟本之以脩身

理學逢源

卷之七

外篇王道類

八

焉其曰脩曰尊曰親曰敬曰體曰子曰來曰柔曰懷則又以一心貫之要於誠而已矣誠則仁矣擇善固執求仁之方也○九經非必方策所布有此九者亦非夫子一時撰出但聖王之治天下其大要自不外此大禹祇承于帝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帝曰兪允若茲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萬邦咸甯稽于眾舍己從人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惟帝時克益曰都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爲天下君禹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益曰吁戒哉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

成百志惟熙罔違道以千百姓之譽罔拂百姓以從己之欲無怠無荒四夷來王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脩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敘九敘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帝曰俞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時乃功

克艱者知其艱而能慎也以克艱之心為政則政又而黎民敏德矣儆戒於無虞之日正所謂克艱也儆戒於身又儆戒於用人處事又儆戒於施之百姓者皆所以又政而道黎民也德惟善政無其政是徒善也政在養民無其實徒法也脩六府和三事屢省乃成久而不

理學逢源 卷之七 外篇王道類

九

怠鼓舞盡神則以實德行實政於民又正克艱之實也○脩六府者因天地自然之利而撙節愛養之已立養民教民之基矣和三事者則又盡法制品節之詳極裁成輔相之道而為善政之全也

皋陶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禹曰俞如何皋陶曰都慎厥身脩思永惇敘九族庶明勵翼邇可遠在茲禹拜昌言曰俞皋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咸若時惟帝其難之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皋陶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禹曰何皋陶曰寬

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彰厥有常吉哉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嚴祇敬六德亮采有邦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俊又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撫於五辰庶績其凝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天敘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同寅協恭和衷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達於上下敬哉有土皋陶曰朕言惠可底行禹曰俞乃言底可績皋陶曰予未有知思日贊贊襄哉

理學逢源 卷之七 外篇王道類

十

允迪厥德治本之所以立謨明弼諧治道之所以行慎厥身脩思永所以允迪厥德也由身以及家則惇敘九族矣庶明勵翼則謨明弼諧矣邇之可遠始家邦而終四海也然若茲固邇可遠而非知人安民則無以達之於用蓋果其慎脩思永則知盡仁至而知人安民之用出又惟其有知人安民之哲惠而後足以徵其慎脩思永之實功能知人則在位皆俊又而有以收庶明之勵翼而庶明之所為撫辰凝績者又莫非求以廣安民之惠而已也惇典庸禮命德討罪所以共勵翼於安民而寅恭懋政則勵翼之者又必惟庶明之力也無教逸欲

無曠庶官官人之必本於慎脩思永也聰明明畏民心
即天安民之必本於慎脩思永也周公之戒成王孔子
之對哀公其大旨皆然先聖後聖其揆一耳

子夏問曰敢問詩云凱弟君子民之父母何如斯可謂民
之父母矣孔子曰夫民之父母乎必達於禮樂之原以致
五至而行三無以橫於天下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此之謂
民之父母矣子夏曰何謂五至孔子曰志之所至詩亦至
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之所至哀
亦至焉哀樂相生是故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
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志氣塞乎天地此之謂五至子
夏曰何謂三無孔子曰無聲之樂無體之禮無服之喪此
之謂三無夙夜基命宥密無聲之樂也威儀逮逮不可選
也無體之禮也凡民有喪匍匐救之無服之喪也

理學逢源 卷之七 外篇王道類

十一

凱和樂也弟平易也禮樂之原天地自然之序自然之
和也致推至行實踐也至謂至善之地也志於至善而
念不紛則詩以言志亦發乎情而止乎禮義矣言皆盡
善而無擇言則言行相顧而範乎節文者不敢不勉矣
禮以飭躬而行日熟則樂生而不可已有不知足之蹈
之手之舞之者故性情之際樂易和平萬物一體其惻
怛慈愛之懷自有隨感而發無所不至者矣五至之序

由內及外由體達用然其所以然者則以其明於天道
而凜之一心篤恭而已是以發微而不可見充周而不
可窮者如此五至實皆一志之致焉已也禮樂哀見於
外者也而志則本乎內者也則豈必歌舞揖讓衰麻而
後爲禮樂哀哉夙夜積德以承藉天命者極於宏深而
靜密則此心純乎天地之和無聲之樂也動容周旋無
不中禮則此身合乎天地之序無體之禮也民胞物與
一視同仁則此心即天地生物之心矣所謂無服之喪
也行是三者存養以立靜之體省察以審動之機克已
以復心之德正所以致其志而止於至善也如此則凱
弟之至而民生以是遂禮樂以是興所以爲民之父母
也

理學逢源 卷之七 外篇王道類

十二

子夏曰三王之德參於天地敢問何如斯可謂參天地矣
孔子曰奉三無私以勞天下子夏曰敢問何謂三無私孔
子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奉斯三者以勞天
下此之謂三無私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
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清
明在躬志氣如神者欲將至有開必先家語作有物將
降時雨山川出雲其在詩曰帝命不違至於湯齊湯降不
遲聖敬日躋昭格遲遲上帝是祗帝命式於九圍是湯之

德也嵩高維嶽峻極於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維周之翰四國於蕃四方於宣此文武之德也

時行物生莫非天理發見流行之實卽所謂三無私也人君能潛會而默體之使此心純乎天理之正而無一毫人欲之私則清明在躬而志氣與天地合矣神者天地之妙用也無私故神聖人亦猶是耳是以凡物之將至其兆朕惟聖人必先見之如天降時雨則山川必先出雲其感通之自然蓋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也長發之詩言湯之聖敬有以昭格於天而式九圍是湯之能無私以安天下湯之德參於天地也嵩高詩本

理學逢源 卷之七 外篇王道類

三

以稱申伯之德記者引之以言周之德有以合天而鍾賢哲是文武能無私以安天下文武之德參於天地也

記有錯簡此參改之

洪範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於汝極錫汝保極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不協於極不罹於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無虐癘獨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於而家時人斯其享於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

用咎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於帝其訓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

人受五行之氣以生而理卽賦焉所謂天命之性也率其恭從明聰睿之性而成其肅又哲謀聖之德是卽率性之道也由己以及人盡人以合天而八政農焉五紀協焉則聖人脩道之教也道立於身教被於民皇極立矣皇極立則斂福於己而錫福於民羣黎百姓徧爲爾

理學逢源 卷之七 外篇王道類

古

德而相與保極於不失也又申言凡民之無邪慝人之無阿私者皆惟人君爲有以立之表故人君之於民嘉善而容眾則民皆無淫朋矣然無侮小民而畏在位也人君之於臣善則進之而與以爲善之資惡則棄之以遠咎焉則人亦無比德矣蓋躬行以率民而好惡取舍又協乎天理之公則道德一而風俗同而又敷言以振德之所謂鼓之舞之以盡神也民之會極歸極以保極於無窮也不有自乎

中庸曰惟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

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物我同源則含生負性一也惟己之心有未實則性之
理有未盡而彼此遂無以相通耳德無不實則性無不
盡反之於身萬物咸備眞精之體全神化之用自出其
養民使遂其生也一如夫己之自養其教民使復其性
也一如己之自脩焉已耳至於擗節愛養除害興利則
草木鳥獸魚鼈之咸若也亦不外是蓋一盡則無不盡
者理之一也而推之有本行之有序者分之殊也夫如
是則天地化育萬物而惟聖人能有裁成輔相其化育
之功此聖人之所以君師天下而與天地參也

理學逢源 卷之七 外篇王道類

五

以上通論君道

孔子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

無其德而正人則所恃者其政焉耳正人而人不服此
科條禁令之所以日煩而衡石程書之且有不暇也爲
政以德則政卽其德而已因心作則雖有政教亦皆其
自然當然者何作爲之有哉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
不正

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請益曰無倦

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
以禮有恥且格

政刑非可廢也所恃不在是耳道之以德則政刑皆德
矣禮卽身之所履者而因以品節斯民也

以上言政本於身

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

誠而已矣誠則不息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
其幾也人之言曰爲君難爲臣不易如知爲君之難也不
幾乎一言而興邦乎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

理學逢源 卷之七 外篇王道類

六

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子無樂乎爲君唯其言而莫
子違也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
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

興邦喪邦決於君心之敬肆而已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仲弓問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簡仲弓
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毋乃太
簡乎

心不恆而身無德則舍己責人苛刻拘求輕躁率易而
文網日密科條日多朝令夕改民罔適從矣居敬則此
身足以化民而事亦無廢弛無事於擾紛而民自安矣

若後世之好侵吏治朝夕紛更及老氏之恬淡無爲苟安忽略則胥失之者也

以上言政本於心

孔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

事用人民國所有事而敬信節愛主以君心君無往而不盡其心此五者其大略也

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爲急仁者無不愛也急親賢之爲務堯舜之智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不能三年之喪而總小功之察放飯流歎而問無齒決是之謂不知務

理學逢源

卷之七

外篇王道類

七

以得人爲先務智仁備矣知人安民無二事也

仲弓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

此卽行簡之道

子夏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

政有討謨遠圖行所當行則效自至見小欲速此霸者之所爲驩虞後世之所爲苟治也○問霸之適僞也豈見小欲速之謂乎曰見小欲速此所以流於僞也所見者小而功利之圖則苟然自欺而不暇問矣

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

者

心欲佚民則求其所以佚之者必至至於道有必勞之而後可遂其佚者則勞之乃所以佚之也心欲生民則求其所以生之者必周至於道有必殺之而後可遂民生者則殺民乃所以生民也若苟簡姑息以爲治及殘民以逞則胥失之者也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此尤政事之根本也

以上言政之當務

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

理學逢源

卷之七

外篇王道類

六

惡斯可以從政矣子張曰何謂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君子無眾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子張曰何謂四惡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

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此政之施於民者也泰而不驕威而不猛此政之本於身者也欲仁得仁則本身加民之

交敬於身所以仁已施於民所以仁民也身脩而政治則得仁矣屏四惡皆去私之事

子適衛冉有僕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此王道之大端矣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足民食防民患皆君子有孚之惠心食足而禦周民亦

既惠我德矣而養老達悌教化又即行於兵食之中況

理學逢源

卷之七 外篇王道類

九

躬行之率學校之脩尤有與足食足兵而並行者此上

下之所以能交孚無間也三者不具不足以言政其不得已而議去則時勢所逼姑擇其急且重者而謀之一

時之權也信以全民性食以全民生其輕重較焉矣

孟子曰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穀與魚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

之以孝弟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樽節愛養所以立經制之基分宅授田所以盡愛養之利蓋孟子之時王制廢壞久矣制田里盡經畫一時未能粹舉故其設施先後當如此然則後世而欲取法於三代其時措從宜而更張以漸者亦必有道焉矣

王制曰司徒脩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齊八政以防淫一道德以同俗養耆老以致孝恤孤獨以逮不足上賢以崇德簡不肖以黜惡 六禮冠昏喪祭鄉相見七

教父子兄弟夫婦君臣長幼朋友賓客八政飲食衣服事

理學逢源

卷之七 外篇王道類

十

爲異別度量數制

禮所以爲教教即禮之實也性所以爲生德即性之理也六禮七教人性之所固有然不爲之著其品節則氣或流而無節而不爲之講明其理則其德亦隱微而無以興起故設官以脩明之而八政之齊則又即民生日用之常而品制之以立禮教之基而防人欲之肆者也事爲如九職任民之事異別如尊卑貴賤之差度丈尺量斗斛數即異別之數制即事爲之制八者相爲經緯也凡此皆以一道德而同民俗也虞之巡狩也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脩五禮如五器武之革命也謹權量

審法度脩廢官中庸曰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後世此之不脩而國異政家殊俗焉異端乘之邪慝並起噫欲民之寡過也不其難哉

顏淵問爲邦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

顏子博文約禮已具天德於身夫子告之以爲政之法損益四代以爲王道之概也古者布政授時具於頒朔如夏小正月令之書可考也行夏時而凡敬天協紀撫辰凝績之政皆統是矣車服者儀禮制度之大端乘商輅服周冕而凡辨上下定民志其所以酌乎文質之宜

理學逢源 卷之七 外篇王道類

三

以納民於軌物者胥視此矣至於樂以章德而用之移風易俗則尤有非徒外襲者舞韶樂焉則必思夫盛德之所稱事功之所就有所致其爲盡善盡美之實而後以用之而無忝也放鄭聲遠佞人防微杜漸則正所以堅其法古之志而已耳雖然無以爲王道之本無相民出治之心而徒曰法古也則曰取殷輅周冕而服乘之日取韶樂而舞之而曰此聖人所論爲邦斟酌百王之大法也其究何益於治哉漢武初變秦法非大可觀而改用夏時一事最爲得當然自漢以來皆以人正未之有改乃雜闡刑德陰陽之說以著之頒朔而政令之

布絕無與焉豈夫子所謂行夏之時者哉漢魏六朝官制非古至周隋之間而蘇綽始取法周禮自唐及明亦皆法之然官名周也其實則非周也有關雉麟趾之意而後可行周禮周官之法君子其知所本而務求其實焉可也

以上言治法

或問荀子曰請問爲國曰聞脩身矣未聞脩國也君者盤也盤圓而水圓君者盂也盂方而水方君者源也源清則流清圓濁則流濁

蓋古者盤是圓器盂是方器

董子曰爲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

理學逢源 卷之七 外篇王道類

三

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一於正而無有邪氣奸其間者是以陰陽和而風雨時羣生和而萬民殖

揚子曰天下爲大治之在道不亦小乎四海雖遠治之在心不亦邇乎

此揚子知本之言哉然謂治之在道爲小則傷巧而恐未有當也

周子曰天以陽生萬物以陰成萬物生仁也成義也故聖人在上以仁育萬物以義正萬民天道行而萬物順聖德脩而萬民化大順大化不見其迹莫知其然之謂神故天下之眾本在一人道豈遠乎哉術豈多乎哉

朱子曰天下之道在心心之術在仁義

十室之邑人人提耳而教且不及況天下之廣兆民之眾

哉曰純其心而已矣仁義禮知四者動靜言貌聽視無違

之謂純朱子曰德不言信事不言思者欲其不違心純則

賢才輔賢才輔則天下治純心要矣用賢急焉詩云維天之命於穆

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周子曰仁義禮知四

者動靜言貌聽視無違之謂純真善言天德也夫

治天下有本身之謂也治天下有則家之謂也本必端端

本誠心而已矣則必善善則和親而已矣家難而天下易

家親而天下疏也家人離必起於婦人故睽次家人以二

女同居而志不同行也堯所以釐降二女于滄汭舜可禪

乎吾茲試矣是治天下觀於家治家觀身而已矣身端心

理學逢源卷之七 外篇王道類 三

誠之謂也誠心復其不善之動而已矣不善之動妄也妄

復則无妄矣无妄則誠矣故无妄次復而曰先王以茂對

時育萬物對時育物治天下也或問周子雜申書易為言

來頭頭是道蓋塞滿天地無非此理

程伯子曰先王之世以道治天下後世只是以法把持天

下

唐有天下雖號治平然亦有蠻貊之風其原始於太宗也

漢之治過於唐漢大綱正唐萬目舉

程叔子比九五爻傳曰人君當顯明其比道如誠意以待

物恕己以及人發政施仁使天下蒙其惠澤是人君親比

天下之道也天下孰不比之若暴其小仁違道干譽欲以

求天下之比狹矣其能得天下之比乎

君道以至誠仁愛為本

大要以正心窒欲求賢育材為先

人主當防未然之欲

君道以人心悅服為本

君道稽古正學明善惡之歸辨忠邪之分曉然趨道之至

正君志定而天下之治成矣夫義理不先定則多聽而易

惑志意不先定則守善而或移必也以聖人之訓為必當

從以先王之治為必可法不為後世駁雜之政所牽滯不

理學逢源卷之七 外篇王道類 三

為流俗因循之論所遷改信道極於篤自知極於明去邪

勿疑任賢勿貳必期致治如三代之隆而後已也然患生

於忽微而志戒乎漸習故古之人君雖從容燕閒必有誦

訓箴諫左右前後罔非正人輔成德業誠能尊禮老成訪

求儒學之士不必勞以官職俾日親便坐講論道義又博

延俊彥陪侍法從朝夕延見講磨治道則睿智益明王猷

允塞矣

為宗社生靈計惟是輔養上德而輔益之道非徒涉書史

覽古今而已要使跬步不離正人乃可以涵養薰陶成就

盛德

人心廣大無垠萬善咸備盛德大業由此而成故欲傳堯舜禹湯文武之道擴充是心焉爾聖人大經大法備在方冊苟得其要舉而行之無難也

人主之學惟當務為急此以上八條皆言君道

論治者貴識體

治身齊家以至平天下者治之道也建立綱紀分正百職順天揆事創制立度以盡天下之務治之法也法者道之用也

立治有體施治有序

治道之要有三曰立志責任求賢

理學逢源卷之七 外篇王道類

美

養民者以愛其力為本民力足則生養遂然後教化可行風俗可美是故善為政者必重民力

教人者養其善心則惡自消治民者導以敬遜則爭自止聖人為戒必於方盛之時

以純王之心行純王之政以上九條皆言治

張子曰今人以道學政術為二事此正自古之可憂者如孔子可作亦推其所得而施諸天下耳大都君相知父母天下而不知推父母之心於百姓苟視民猶子則必不如秦漢之少恩為五伯之假名故人不足適政不足問惟能使吾君愛天下之民如赤子則治德必日新人之進者必

良士帝王之治不必改圖而成學與政不殊心而得矣道脩天德也政術行王道也存學術然後有事功何二事之有學非天德無學術也治非王道無事功也未學苟治烏足道哉

井田而不封建猶能養而不能教封建而不井田猶能教而不能養封建井田而不肉刑猶能教養而不能治之為治而不法三代者終苟治也

朱子曰天下之紀綱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術公平正大無偏黨反側之私然後紀綱有所繫而立君心不能以自正必親賢臣遠小人講明義理之歸塞閉私邪之路然後乃可得而正

理學逢源卷之七 外篇王道類

美

天子至尊無上其居處則內有六寢六宮外有三朝五門其嬪御侍衛飲食衣服貨賄之官皆領於冢宰其冕弁車旂宗祝巫史卜筮瞽侑之官皆領於宗伯有師以道之教訓有傅以傳其德義有保以保其身體有師氏以媿詔之有保氏以諫其惡前有疑後有丞左有輔右有弼其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在輿有旅賁之規莅寧有官師之典倚几有訓誦之諫居寢有瞽御之箴臨事有瞽史之道燕居有工師之誦史為書瞽為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謗商旅於市百工獻藝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

之御瞽幾聲之上下不幸而至於有過則又有諍臣七人面折廷爭以正揀之蓋所以養之之備至於如此是以恭己南面中心無爲以守至正而貌之恭足以作肅言之從足以作父視之明足以作哲聽之聰足以作謀思之睿足以作聖然後能以八柄馭羣臣八統馭萬民而賞無不慶刑無不威遠無不至邇無不服

王者奉三無私以勞天下則兼臨博愛廓然大公而天下之人莫不心悅誠服儻於其間復以新舊爲親疏則其偏黨之情褊狹之度固已使人憫然有不服之心而其好惡取舍又必不能中於義理甚則至於沮謀敗國妨德亂政理學逢源

卷之七 外篇王道類

三

而其害有不可勝言者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故人主之家齊則天下無不治家不齊則未有能治天下者也然閭門之內恩常掩義是以雖有英雄之才尙有困於酒色溺於情愛而不能自克者苟非正心脩身動由禮義使之有以服吾之德而畏吾之威則亦何以正其宮壺杜其請託檢其嫫戚而防禍亂之萌哉

一念之萌則必謹而察之天理則敬以擴之而必使少有壅閼人欲則敬以克之而不使少有凝滯推而至於言動之間用人處事之際無不以是裁之如此則聖心洞然中

外融徹無一毫之私欲得以介乎其間而天下之事將惟所欲爲無不如志矣

天下之事千變萬化其端無窮而無一不本於人主之心者正吾此心所以爲天下萬事之本也心正則身無不正而天下歸仁然邪正之驗著於外者莫先於家人而次及左右然後有以達於朝廷而及於天下心一不正則是數者固無從而得其正是數者一有不正而曰心正則亦安有是理哉蓋雖以一人之尊深居九重之邃而常若立乎宗廟之中朝廷之上此先王之治所以由內及外自微至著精粹純白無少瑕翳而其遺風餘烈猶可爲萬世法程理學逢源

卷之七 外篇王道類

三

也人主當務聰明之實而不可求聰明之名信任大臣日與圖事反覆辨論以求至當之歸此聰明之實也偏聽左右輕信其言此聰明之名也務其實者今雖未明久必通悟務其名者或一時可以竦動觀聽然中實未明愈久而愈暗矣

講學所以明理而導之於前定計所以養氣而督之於後任賢所以脩政而經緯乎其中

人主當以明理爲先黃勉齋曰帝王之學必先格物致知以盡事物之變然後能意誠心正而可應天下之務

天下萬事有大根本而每事之中又各有切要處所謂大根本者人主之心術而所謂切要處者則必大本既立然後可推而見如任賢相杜私門則立政之要也擇良吏輕賦役則養民之要也公選將帥不由近習則治軍之要也樂聞警戒不喜導諛則聽言用人之要也推此數端餘皆可見然未有大本不立而可以與此者此正心誠意之爲急也

人情不能皆正故古人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然則固有不必要順之人情者若曰順人情則氣象差如正當耳徒不能皆正當也順人情則氣象不能皆正當也

井田肉刑二事儘有曲折恐亦未可遽以爲非令順人心故卑而易行此管仲之器小霸者之所以難虞也井田肉刑行之似非順人情然理有當行可行之處故曰二事儘有曲折當爲非故朱子之言如此耳

理學逢源 卷之七 外篇王道類

三

拆洗乃不枉了庶幾有益

王霸

君天下者謂之王長諸侯者謂之霸此王霸之名所出起乎是故夏有昆吾商有豕韋大彭文王受命爲西伯周召分主天下諸侯謂之二伯初未嘗聞霸者之必有異於王道也迺自周道既衰齊桓創霸管子脩內政以寓軍法特

強力而假仁義借尊攘以遂其私而繼是宋襄效之晉文效之詐力之張日流日甚由是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霸而自是王霸之分乃莛楹遠矣從來王霸之辨曰誠曰僞曰大曰小曰純曰駁蓋天之生人只此實理純乎天

理之正此王之所以爲誠也雜於人欲之私此霸之所以爲僞也誠則物我同仁內外一致而德量極於無外僞則假借行私急於功利而所就止於小補要之則誠僞盡焉矣夫天有實理人同此心而霸者之自甘於僞也是則何歟厥惟氣習之故氣稟少殊習之愈遠是以君子居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使其心正身脩夫

理學逢源 卷之七 外篇王道類

三

然後由身及家平均天下皆以此實心爲之通貫而實理以得實事以行實功以奏若乃動於形氣之私而無以自割自又則其見理也不明其循理也不篤是以終於自誣而何由遠到其心亦遂以是爲自足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下此而形名術數愈離其宗秦漢而還其位雖王其道實霸習焉安焉而不自知也非一日矣噫王道之不復也孰滌其源而斲其根以奮然於唐虞三代之治歟

孔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儉乎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然則管仲知禮乎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爲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

知禮孰不知禮

凡人功之所就視乎其用之所施用之所施視乎其中之所存中之所存視乎其量之所受量之所受視乎其心之所主心之所主視乎其學之所造故君子格物窮理確乎有以知至善之所在則心有所主而毅然力以赴之擴而充之不以小成自安不以一善自足不以一毫私欲自累不以一夫不獲自寬斯則所受者宏而所施者自裕故蘊之爲天德用之爲王道霸者不然則一匡九合皆不過虛張架式巧作支吾用之雖有微功按之都無實在所謂功烈如彼其卑者則亦何足道哉

理學逢源

卷之七

外篇王道類

三

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

齊桓霸業不滿人意處多然其不滿人意處正是其掩飾不周處未盡用知術故也晉文卻做得更覺轟烈然其轟烈處正是他全用智術處亦因齊桓用詐於前故晉文效之於後又在外十九年人情世故愈熟機械愈深故他做來全無忌憚凡事占便宜又占道理其心術幾不可問充之則操莽由此出矣是以夫子甯取齊桓噫霸業亦有升降也世道可悲也夫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

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王霸之辨誠僞而已王者視天下如一身痛癢相關鳥得有僞霸者爲私己所隔則此心原與天下人不相屬如秦人視越人之楚疴而輦蹙其容其實身上不曾著疼則無循不至輦蹙亦假意相矜耳是霸之所以爲霸也

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

此言公私之異公則誠矣私則僞矣

理學逢源

卷之七

外篇王道類

三

孟子曰霸者之民驩虞如也王者之民皞皞如也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而不知爲之者夫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

過以事言存以心言殺之利之導之所過也形而民不犯利而民生遂教而民性復所過者化矣好生之志率育之懷兼善天下之念所存也有是心卽有是政有是政則臻是效其潛孚默奪之故有妙萬物而不可知者所謂神也所以然者王者心同天地而不雜以一毫人欲之私故其用亦與天地相似神無方易無體霸者有我之私則此心已狹勉強以就驩虞其驩虞處正霸者

私意所售也張子曰一故神兩故化此言天地也又曰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又曰性性為能存神物物為能過化可以知王道矣夫過化存神則王道之妙神速至矣而後儒乃有王道無近功之說是其意終視王道為迂疏怠緩不近人情之為宜後世君臣之徒以苟且圖功而王道以終不可復也悲夫

荀子曰粹而王駁而霸真西山曰荀况之論王霸非一獨此言為當於理

董子曰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霸為其先詐力而後仁義也程伯子言於神宗曰得天理之正極人倫之至者堯舜之

理學逢源卷之七 外篇王道類

重

道也用其私心依仁義之偏者霸者之事也仁義無偏霸者依仿之則

偏而王道如砥本乎人情出乎禮義若履大路而行無回曲霸者崎嶇反側於曲徑之中而卒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誠心而王則王矣假而霸則霸矣二者其道不同在審其初而已所謂差以毫釐謬以千里者不可不審也惟陛下稽先聖之言察人事之理知堯舜之道備於己反身而誠之推之以及於四海則萬世幸甚

朱子曰古人倫王霸正為王者兼有天下霸者能率諸侯此以位論故是如此然使其正天下正諸侯皆出於公而無私則雖在下位何害其為王道惟其摟諸侯以伐諸侯

假仁義以為之欲其功盡歸於己故四方貢稅盡歸其國天下但知有霸而不復知有天子此其所以為功利之心而非出於至公也在學者身上論之凡日用接物之間纔有一毫利心便非王道便是霸術不可不省察也朱子論本之學者之身可謂親切至矣

漢宣帝雜王霸為治元不識王霸只是以寬厚喚做王嚴酷喚做霸自古論王霸至明道熙甯一割而無餘蘊矣漢之見今人仍自轉轉不除如俗醫以平緩之方為王道以峻烈之方為霸道亦此類也惑甚矣

清簡公曰易言太極天德也書言皇極君德也君與天合德而萬國咸甯霸者渺然小矣

理學逢源卷之七 外篇王道類

重

用人

為政之要在於用人用人之要在於擇相相得人則六卿皆得其人而大綱舉六卿得人則庶司百職皆得其人而萬事理然必知之真而後信之篤信之篤而後任之重任之重而後優之崇優之崇而後用之久而後大臣得以展布腹心大行其志如堯之任舜舜之任禹皋陶湯之於伊尹成康之於周召則所以治道化成而子孫黎民無不大蒙其福也不然而位若傳舍則雖禹皋稷契無以表其長旁落其權則雖伊尹周公無所施其力或外示尊崇而心懷顧忌或責以吏事而自矜獨斷此小臣宦宦所

以得因而間之而又烏在其能相與以有成也然信任固不可以不專事權固不可以不重而苟非其人則適以致權姦之禍則知人之所爲難也知人誠非易易然考之其生平之素履察之其立心之隱微求之於剛方無求之於詭隨求之於休休有容無求之於多才多藝求之於鎮靜不煩無求之於苛深險躁求之於逆於予心無求之於遜於我志則人之賢否要非難辨而要在於人主之清心寡欲爲有以得之不然者明知其賢而牽制於私而不用明知其不肖而以其能順己也而用之此唐元宗之所以輕棄九齡而久任林甫明熹宗之所以終殺楊左而反用忠

理學逢源

卷之七

外篇王道類

五

賢也若乃臺諫之官納言之職則天子所以廣聰明而裨闕失者所貴來天下之善言以資獻替補袞職之有關而批逆鱗無取偏私阿黨以相搏擊苛尋瑣屑以滋煩擾然亦惟人主之清心寡欲者爲能有以察之受之而不啻不敢舍怒也至於庶司百職則惟其材設官無取乎過多事權無取乎相掣而郡縣之有司則人主所與共此民者又不可不慎擇其人也大抵牧民之官有能偉大成裕者謂之循有能明作有功者謂之能吏才而其偏易至於生事且貪酷者得而託之循吏厚而其偏易至於姑息且罷輒者得而託之然而爲循吏者鮮赫赫之聲爲能吏者易

致當途之譽有心於干譽則亦何不自見其能故與其能也無甯循矣要之寬洪惻怛期於宜民則又非奉法避過碌碌庸人之所可與是又在銓選之明哲監司之公平而俾嚮則尤在一人之寤寐矣至若取人之道則以秋實不以春華雖當廣其途以收之要必嚴其品以核之唐虞之世雖亦曰敷納以言然迪知忱恂於九德之行要非徒以空言取也成周之法鄉舉里選故濟濟稱多士焉至於周衰而後官多世及才德之登庸者鮮矣漢初卿相多高祖故舊勲臣然高文景武累詔求賢董子賈生公孫宏之輩皆由徵辟而後起東漢之士尤敦氣節是以雖當外戚炙

理學逢源

卷之七

外篇王道類

五

手內豎煬竈之時士猶以力死爭忠義代不乏人是漢風之近古也魏之中正九品雖非盡善而猶存古意唐始制科英雄入彀身容書判無當實用文辭詩賦何濟蒼生又况循資格之爲聖書此用人之所以浸失也夫後世取人以文而求其實之茂鹽人以利而欲其守之廉此不幾南轅而北轍乎及乃賄賂公行人嫌銅臭而仕宦之途無人心矣尙安望其上致君而下澤民哉然則爲人君者而有志於圖治則正心脩身固其本也而所以擾禮大臣之道推賢進士之方又何可不加之意焉以取法於唐虞三代

歟

秦誓曰如有一臣斷斷猗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
容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
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亦職有利哉人之有技
冒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達是不能容以不能
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邦之杌隉曰由一人邦之榮懷
亦尙一人之慶

大臣能集眾善之長爲己長則職盡人君能得一人之
善集眾善則國治故人君首重於擇相也

中庸曰敬大臣則不眩 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

大臣得其人矣而不知所以敬之則終無以收大臣之

理學逢源 卷之七 外篇王道類

堯

效也。唐虞三代君臣拜稽此上下所以交而爲泰也
暴秦而後尊君抑臣也至矣所謂敬大臣者可概見歟
論語曰不使大臣怨乎不以

孟子曰堯以不得舜爲己憂舜以不得禹皋陶爲己憂夫
以百畝之不易爲己憂者農夫也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
以善謂之忠爲天下得人者謂之仁是故以天下與人易
爲天下得人難

憂在得人急先務也憂之也切故得之者真得之者真
故信之也篤而任之也專且久然後仁恩徧覆乎天下
矣

故將大有爲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其
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爲也故湯之於伊尹學焉而
後臣之故不勞而王桓公之於管仲學焉而後臣之故不
勞而霸

不召而就之所謂當其爲師則弗臣也學焉以明其道
臣之使行其事昔武王於太公則曰師尙父桓公於管
仲則曰仲父觀國語管子之告桓公則其學焉者可見
矣後世惟昭烈之於諸葛武侯其庶幾乎後世人臣固
鮮有足當人君之師者而人君亦鮮不以屈節於臣爲
其恥也盛治其可再見哉

理學逢源 卷之七 外篇王道類

堯

魯欲使樂正子爲政孟子曰吾聞之喜而不寐公孫丑曰
樂政子強乎曰否有智慮乎曰否多聞識乎曰否然則奚
爲喜而不寐曰其爲人也好善好善足乎曰好善優於天
下而况魯國乎夫苟好善則四海之內皆將輕千里而來
告之以善夫苟不好善則人將曰訑訑子既已知之矣訑
訑之聲音顏色距人於千里之外土止於千里之外則讒
諂面諛之人至矣與讒諂面諛之人居國欲治可得乎
孟子曰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則爲容悅者也有安社稷臣
者以安社稷爲悅者也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
之者也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

志在富貴者容悅臣也志在功名者社稷臣也天民者志於道德所謂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者也然守之也大人則德博而化矣大人者惟孔孟程朱乃足以當之天民則大賢以上如其城是也社稷臣後世漢汲黯孔明唐狄梁公宋璟郭子儀宋司馬君實范希文皆可當之容悅臣則皆是也士苟一念之動於富貴焉欲無為容悅臣不可得也

孔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

人君知此則君子小人皆可以收其用矣

理學逢源 卷之七 外篇王道類 堯

道 書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

誠如是則容悅之臣無所容而忠讜之臣至矣

無啓寵納侮無恥過作非惟厥攸居政事惟醇

小人之得而侮其君者以人君啓之也人君好諛而佞人進人君好色而女戎進人君好侈而珍異進人君好財而聚斂進人君好畋而狗馬進人君好技而方術進人君好功而武功進一君之身而小人環向以希寵而以非道事君實則侮其君者也君無或啓之則侮無自至矣君能喜聞過則忠言入於耳矣是以爲人君者惟

清心寡欲之爲貴也

周書立政篇 已見第五卷中

孟子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可不慎與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如此然後可以爲民父母

理學逢源 卷之七 外篇王道類 卑

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

君臣以義合者也故施報之間常如是臣而敢寇讎其君者君實先爲寇讎者也君自爲寇讎矣臣實有心爲君者能力禁之使不寇讎我乎至於世之人臣每有以犬馬自况也又得毋非國人其君者邪

中庸曰體羣臣則土之報禮重 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忠信則心與爲體重祿則身與爲體後世多權術馭之而已

論語曰無求備於一人

不多求人所以能收用人之效也

成王命周官曰若昔大猷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庶政惟和萬國咸甯夏商官倍亦克用又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今予小子祇勤于德夙夜不逮仰惟前代時若訓迪厥官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貳公私化寅亮天地弼予一人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司寇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司空掌邦土居理學逢源

卷之七

外篇王道類

聖

四民時地利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

公孤以成君德六卿以治君事獨言六卿分職率屬者三公無專官三孤無官屬也治內即以倡外京畿為四方之極也建公立卿所以治內述職時巡所以治外內外一也先內後外序也此周官大略蓋與周禮大同周禮無公孤亦以三公惟其人而以六卿之有德者兼之三孤無屬故未之詳又或成王所加也餘則六卿之所掌及巡狩述職五服之制其實皆同人不可不考耳兩漢

六朝官無常制鮮有盡善隋唐始稍師周禮然亦未得其意後之設官者雖曰創制因時要終以周禮周官為極哉

王制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之司馬曰進士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

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已聞胥以歲時書其敬敏任恤者族師書其孝弟睦婣有學者以邦比理學逢源

卷之七

外篇王道類

聖

之法帥四閭之吏以時屬民而校黨正書其德行道藝以歲時涖比較州長正月之吉各屬其州之民而讀法以考其德行道藝而勸之以糾其過惡而戒之三年大比則大考州里以贊鄉大夫廢興鄉大夫三年則大比考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以禮禮賓之獻賢能之書于王王再拜受之登于天府

司馬屬官以德詔爵以功詔祿以能詔事以久奠食凡邦國三歲則稽其士任而進退其爵祿

此自古登賢進能之法周禮王制詳略互見要無不同後世徒以文章取人而欲得人之實用也烏可得歟

程子曰海宇之廣億兆之眾一人不可以獨治必賴輔弼之賢然後能成天下之務自古聖王未有不求任輔相爲先者也夫圖任之道以慎擇爲本擇之慎故知之明知之明故信之篤信之篤故任之專任之專故禮之厚而責之重擇之慎則必得其賢知之明則仰成而不疑信之篤則人致其誠任之專則得盡其才禮之厚則體貌尊而其勢重責之重則自任切而功有成故當之者自知禮尊而任專責深而勢重則挺然以天下爲己任故能稱其職也雖有姦諛巧佞知其交深而不可間勢重而不可搖亦將息其邪謀歸附於正矣後之任相者異於是其始也不慎理學逢源卷之七 外篇王道類 聖

古聖人所以能致天下之治無他術也朝廷至於天下公卿大夫百職羣吏皆稱其任而已何以得稱其任賢者在位能者在職而已何以得賢能而用之求之有道而已取才器使則能者奮人君每曰非不欲賢也病求之之難也夫以人主之勢心之所嚮天下風靡景從設若珍禽異獸瓊寶奇玩之物雖遐方殊域之所有深山大海之所生志所欲者無不可致蓋上心所好奉之以天下之力也若使存好賢之心如是則何巖穴之幽不可求何山林之深不可致所患好之不篤耳理學逢源卷之七 外篇王道類 聖

之當然而不可易者也人君察於此而不敢以一毫私意鑿於其間則其心廓然大公儼然至正泰然行所無事而坐收百官眾職之成功一或反是則爲人欲私意之病其偏黨反側黯黯猜嫌固日擾擾乎方寸之間而姦僞讒慝叢脞眩瞶又將有不可勝言者此亦理之必然也

人主以論相爲職宰相以正君爲職二者各得其職然後體統正而朝廷尊天下之政必出於一而無多門之弊苟論相者求其適己而不求其正己取其可愛而不取其可畏則人主失其職矣正君者不以獻可替否爲事而以趨利承意爲能不以經世宰物爲心而以容身固寵爲術則理學逢源

卷之七 外篇王道類

巽

宰相失其職矣二者交失其職是以體統不正綱紀不立而左右近習皆得以竊弄威權賣官鬻獄使政體日亂國勢日卑矣是不察其所以然者而反之以汰其所已用而審其所將用者乎選之以其能正己而可畏則必有以得自重之士而吾所以任之不得不重任之既重則彼得以盡其獻可替否之志而行其經世宰物之心而又公選天下直諒敢言之士使爲臺諫給舍以參其議論使吾腹心耳目之寄常在於賢士大夫而不在於羣小陟罰臧否之柄常在於廊廟而不出於私門如此而主威不立國勢不强綱維不舉刑政不清民力不裕軍政不脩者吾不信

也

古之教者莫不以德行爲先若舜命司徒敷五教命典樂教胥子皆此意也至於成周而法始大備故其人才之盛風俗之美後世莫能及之漢室之初尙有遺法其選舉之目必以敬長上順鄉里肅政教出入不悖所聞爲稱首魏晉以來雖不及古然其九品中正之法猶爲近之及至隋唐遂專以文辭取士而尙德之舉不復見矣

古人教人以德行道藝而興其賢者能者其法備而意深矣今之爲法不然其教之之詳取之之審反覆激汰至于再三而其具不越乎無用之空言而已深求其意雖或亦理學逢源

卷之七 外篇王道類

巽

將有賴於其用然彼但知爲無用之空言而已足以要吾之爵祿則又何暇復思吾之所以取彼者其意爲何如哉凡爲時文以射科甲者亦非盡不知學古之爲有賴于用然卒之一爲時文便不反之爲已蓋務實之心不勝其微榮之念也子政兄嘗爲子言族兄某謂之曰兄所講學非不精切但某輩用不著問以何故御用不著曰吾輩講經作文以賺科甲耳何用如此切切爲哉因歎息曰古之小人趨慕榮祿尙須外託君子未有自明言爲賺騙者今則自安于爲小人而恬不知恥矣

古之君子有志於天下者莫不以致天下之賢爲急而其所以急於求賢者非欲使之綴輯言語譽道功德以爲一時觀聽之美而已蓋將以廣其見聞之所不及思慮之所不至且慮夫處已接物之間或未盡善而將以使之有以

正之也是以其求之不得不博其禮之不得不厚其待之
不得不誠必使天下之賢識與不識莫不樂自致於吾前
以輔吾過然後吾之德業得以無媿乎隱微而寢極乎光
大耳

宰相以得士為功下士為難而士之所守乃以不自失為
貴

朝廷設官求賢故在上者不當以請託而薦人士人當有
禮義廉恥故在下者不當自銜鬻而求薦

呂東萊曰井田之制士與兵國之重事皆取於農工商不
與焉古者取士於田野取其民之秀者以其質朴故也民

理學逢源 卷之七 外篇王道類 巽

朴商賈奸此素所習者然也今使農家子與商賈之子同
執筆為入股則農家子之交必不及商賈之子之交也明
矣以文取人而又重之以
賄賂聲勢請託可勝歎哉

治歷明時

王者繼天出治則無事不仰體天心而敬天授時尤其首
務矣蓋天有四時風雨霜露無非至教故朝必順時而布
令野必因時以興功固未有不明於天不順於時而有以
釐功熙載者是故因日之行天一周而定歲凡三百六十
而天一周因日行之南北遠近而成四時行北而南而冬
復於故處也 因月行之晦朔弦望而分十二月於日故日方
北之中為 因月行之晦朔弦望而分十二月於日故日方
春秋分 因月行之晦朔弦望而分十二月於日故日方
二十七出入而月已周天日二十九出入有奇而月復道
及於日月體無光受日之光以為光故與日會則光盡而

為晦已會則光復生而為朔去日遠近中則光半而為弦
與日對則光滿而為望過此復弦而至於上而無不見
受日光但月而下於日故與日會則其光及與日四分天
一則側受日光而下見其半及中分天度與日因日之一
遙對則其受日光處正在下而人見其光滿也 因日之一
出一入而為日因日之晨昏晝夜而分時半夜子雞啼丑
食時辰隅中巳日中午日斜未時分而刻古歷晝夜百刻
晡時申日入酉黃昏戌人定亥時分而刻今只作九十六
刻每時八刻刻有分分有秒今每刻只作十五分因即以日
一日之行為在天之度日出於東方入於西方而周
之速則以不及處為一度此為右旋一歲積三百六十五
日三時少欠而右旋一度還於故處為一歲積三百六十五
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 以日月所會之度分天為十二辰
一所以紀日之行也 於無星處皆日月會於降婁辰日月會
於頻嘗卯日月會於降婁辰日月會於大梁巳日月會

理學逢源 卷之七 外篇王道類 巽

日會於實沈午日月會於鶉首未日月會於鶉火申
月日月會於鶉尾酉日月會於壽星戌日月會於大
火亥日月會於析木子日月會於元枵 以日月所纏歷之星為
會於星紀丑日月會於元枵 以日月所纏歷之星為

二十八宿宿附於天以紀天度指天之軸為南北極 軸天
處所以運轉者也南極在地下中指極旁小星識之曰極
國不得見北極出地上常見不隱指極旁小星識之曰極
星去北極半度許 極星前大星曰紫微星 紫微之左右
又謂之都星 極星前大星曰紫微星 紫微之左右

藩曰紫微垣 左藩八星 垣右七星 曰北斗視斗柄初昏所
指方隅以定月之所建所建為月建也昏建以杓即柄也
指方隅以定月之所建所建為月建也昏建以杓即柄也

夜半以衡星建去極九十一度有奇以中分天腹曰赤道
以魁魁斗首也 去極九十一度有奇以中分天腹曰赤道
日所經行斜絡赤道者曰黃道 赤道黃道皆推步者象天
度及日行南 二十八宿在黃赤二道之間 黃道半入赤道
北之準者也 二十八宿在黃赤二道之間 黃道半入赤道

北之準者也 二十八宿在黃赤二道之間 黃道半入赤道
北之準者也 二十八宿在黃赤二道之間 黃道半入赤道

度者亦出二十四度外遠於是測昏且中星而知日之所纏之宿
度日之中星則可以推日行所在之宿度矣 審日所行之
南北而可定一歲之四時八節二十四氣晝夜長短刻分
矣日行赤道在赤道南二十四度而夏至正交赤道而秋分日
在赤道南則晝短夜永而寒日在赤道北則晝長夜短而暑
永夜短而暑日正交赤道則晝夜平分而寒暑平然一歲之
周二十四氣凡三百六十五日三時而月十二會大盡小
盡只得三百五十四日有奇以有氣盈朔虛月每行十
度之七故積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
與日會是以月有大盡小盡以成三百六十分日計之則日
之未及天者五日三時是為氣盈而月是以月會日前節
氣日卻而積餘置閏之法生焉積氣盈朔虛而置閏閏以
理學逢源卷之七 外篇王道類 兕

萬七千七百五十九分爲月法每歲得氣盈四千九百三
十五分朔虛五千二百九十二分合得一萬二千九百三
七分爲十日零八百二十七分故三年一閏而仍欠十三
年閏而仍欠八年三閏而仍欠十年四閏而仍欠十三
年閏而仍欠十五年六閏而仍欠十八年七閏而仍欠二十
九年則氣朔均而爲一章然尚盈九十一分故二十七章
一統閏朔無餘分三統則二百四十三章四十六年而爲
七年而爲一元閏朔無餘分置閏推至無中氣之月則閏月
也然大約三十二月而一置閏推至無中氣之月則閏月
也而前之法以十九年爲一置閏推至無中氣之月則閏月
土木之月行九道而生羅計謂黃道二出黃道東朱道二
交道二出黃道北合黃道爲九道夏入道二出黃道西
陰道二出黃道南合黃道爲九道秋入道二出黃道東
冬入道二出黃道北合黃道爲九道春入道二出黃道西
朱道二出黃道南合黃道爲九道夏入道二出黃道東
合入道二出黃道北合黃道爲九道秋入道二出黃道西
推算者也其實九道止是一以月行別有小輪附黃道

左右六度之間故月輪或高或下或出或入而見爲有九
道也羅計二點常正相對而每月行平則十三度九分
道月有高低遲速而立月學之七遲則十一度餘速則十
四度餘蓋近下則行疾近上則行遲而月行正交黃道
字則月行小輪最高之處遲速之交也月行正交黃道
而值朔望則有日月蝕交黃道則日月掩日而食矣望
而不相衝掩惟朔而正交黃道則日月掩日而食矣望
正交黃道則日月抗日而食矣○月食先儒謂日體中暗
謂之閏虛望而月當日之閏虛則不受光而食西學云日
月正對則地毬在中日之光爲地毬所隔月不得受日光故
食此似至於五緯土水火則亦附天而與日月同其右旋
以有高下西學分天遲疾順逆留伏西學有五各
所主如土司宿木司歲二星所在爲福德火司法
時月日以秩作訛成易識地德虔天刑察休咎災祥以致
理學逢源卷之七 外篇王道類 辛

恐懼脩省時豫備脩人事此古今治歷之大凡而敬天勤
民之至意也顧自伏羲畫八卦已顯天地造化黃帝作調
曆使羲和占日常儀占月車區占少昊立歷正加元鳥司
至青鳥爲曆元至是也顓頊稱曆宗謂乙卯歲之寅月
而鳳凰爲曆元至是也顓頊稱曆宗謂乙卯歲之寅月
室是爲曆元至是也顓頊稱曆宗謂乙卯歲之寅月
七政合貫即可爲曆元不必年月日時皆甲子也帝堯命
羲和帝舜在璇璣而歷法亦已大備矣夏后殷周三正迭
建政令於是乎頌王迹於是乎寓降及春秋而魯晉各有
其歷於是司歷過矣置閏差矣告朔廢矣爰及暴秦始用
亥正歷無定法而欽若昊天之意渺然其不得見自漢而
後歷法乃日以精密漢初張倉用顓頊曆司馬作太初曆
本鐘律以起算稱爲有法及劉歆作

三統歷東漢李梵作四分歷積算始密劉洪作乾象曆始
悟月行有遲速魏揚偉作景初曆始立交食起虧術晉杜
預作長慶曆美茂作三紀甲子曆始以朔望及弦皆定大小
度所在宋何承天作元嘉曆始悟以朔望及弦皆定大小
餘及以晷影候氣魏崔浩作戊寅元曆南朝祖暅之培
明歷始悟太陽有表裏五星及遲疾留逆隋張胃劉焯均
始悟日月交道有盈縮及推黃道虛六李淳風傳仁均
業極始悟五行有盈縮及推黃道虛六李淳風傳仁均
皇極始悟五行有盈縮及推黃道虛六李淳風傳仁均
作戊寅元曆始悟五行有盈縮及推黃道虛六李淳風傳仁均
德歷始進朔以避晦晨月見一行作大術歷以善茨起算
始以朔有四大三小定九股軌漏交食之異創歲星差合
術憲宗用元和觀象歷徐昂造長慶宣明歷始悟日蝕有
氣刻時三差邊剛作崇元曆始變五星之法遲留逆行舒函
道月道周王朴作欽天曆始明五星之法遲留逆行舒函
有漸宋初用應天曆李琮作明曆始變五星之法遲留逆行舒函
之數姚舜輔作紀元曆始悟食甚泛餘數宋未用會元
簡儀高表馮其測實數以晷影為主歷法益精明劉基作
大統歷大要因授時歷之舊萬曆庚戌吳道南始薦西洋
理學逢源卷之七 外篇王道類 五

擇一偏之言則雖精而矣有當哉況西學亦原不言尅擇
也
易革卦大象傳曰澤上有火革君子以治歷明時
天時革於上庶改革於下撫辰凝績乃所以順承天也
書洪範協用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
歷數
曰協用者欲人之與天合而不違也
堯典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分命
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寅賓出日平秩東作日中星鳥以殷
仲春厥民析鳥獸孳尾申命羲叔宅南交曰明都平秩南
理學逢源卷之七 外篇王道類 五
說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鳥獸希革分命和仲
宅西曰昧谷寅饒納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虛以殷仲秋厥
民夷鳥獸毛毨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
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隩鳥獸孳毛帝曰咨汝羲暨和期三
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
熙
歷推之象驗之也日者歷之主月者歷之輔星辰者歷
之紀歷象星辰所以歷象日月也治歷所以明時授時
所以興事作訛成易釐百工庶績凡以為民而已授
時即授此作訛成易之時也分方以測驗之驗之日晷

驗之日夜永短驗之昏中之星又觀之民物之舒促庶
幾時得其正而事之因時者可以均平秩序也月會有
常而時以日卻不閉月則時不定故置閏所以定時而
成其作訛成易之歲功也○堯時冬至日在虛故昏而
昴中至周秦間而冬至日在斗故昏壁中見月今之冬
至日在箕初則昏之中星室矣此歲差也程子曰邵堯
夫立差法冠絕古今卻於日月交感之際以陽盈陰虧
求之遂不差大抵陰常虧陽常盈故只於這裏差了朱
子曰今比堯舜時似差及四分之一漢洛下閔言百年
作乾象歷有核歲之法晉虞喜始立差以追其變以五
十年日差一度何承天謂百年差一度隋劉焯折衷二

理學逢源卷之七 外篇王道類 垂
家謂七十五年差一度劉炫以四十五年差一度梁虞
度宋大明歷以四十六年差一度統天歷以六十七年
差一度元授時歷以六十六年差一度明大統歷以七
十八年差一度萬曆中西利瑪竇仍約以六十八年
以六十餘年差一度能良孺以六十七年差一度方密之
七夏不降乙未冬至日退女二十商武乙丙寅冬至日
在牛七周簡王丁亥日在斗二十一秦莊襄王壬子日
在斗二十二漢太初日在斗二十三晉元甲申日在
在斗二十七宋元嘉癸酉日在斗二十四唐開元甲申日
在斗三十一嘉靖甲申日在斗三十四西曆至
斗十宋慶應甲申日在斗五度宗戊辰日在斗四元至
正辛巳日在箕十洪武甲子日在箕七嘉靖甲申日在
箕三則天道微渺之間亦有遲速不可以年限也西學
謂歲之差實係恆遲此自然之理無與於星之遲速
可速在內轉者恆遲此自然之理無與於星之遲速
恆星之在天亦猶是矣始末可以一定之遲速留逆則
星考中宮天極五星第一前星曰太子次曰帝三日庶
子四曰后五日都都郎天樞極星也朱

子曰北辰是天樞紐中間些子不動處緣人要取此為
極不可無個記認就其旁取一小星謂之極星也○宋
天文志舊說皆以樞星為極星末一星謂之紫微垣東
管侯之舊不動之處猶在樞星末一星謂之紫微垣東
入星曰左樞曰上幸曰少幸曰上輔曰少輔曰上衛曰
少衛曰上丞曰西藩曰右丞曰右樞曰少樞曰上闔曰
少闔曰上衛曰少衛曰西藩曰右丞曰右樞曰少樞曰上
微垣曰宮禁之象日月五星所不入也
天道小則則殷太乙則吉暗則凶北斗七星在西南
四日魁自五至七日則四乙則吉暗則凶北斗七星在
帝車運於中央臨制四方又曰杓龍角衡天官書曰斗
枕參首魁主華以東衡殷中州太微垣在翼軫之北
河濟之間杓主華以東衡殷中州太微垣在翼軫之北
北間為太陽西門曰上相左藩四星曰上相左藩四星
門曰次將北間為太陽西門曰上相左藩四星曰上相左
上將前二星曰右執法右門間為右執法右門間為右
有左掖門二星曰右執法右門間為右執法右門間為右
理學逢源卷之七 外篇王道類 垂
也少微四星在太微西北一曰處士二曰議三曰軒轅
少微四星在太微西北一曰處士二曰議三曰軒轅
女主之北其右星曰司女之事又軒轅為權大微為衡也
台六星兩兩相比三公之象上台司中下台司命又曰
堆之象三台文昌六星在北斗魁上台司中下台司命
垣在尾箕之北左藩曰宋曰東海曰右藩曰徐曰楚曰
日曰齊曰中山曰九河曰趙曰魏曰燕曰韓曰楚曰梁
帝座此天子詢萬民之朝又巡守朝會之象謹權量審
法度之蒼龍七宿角二星南直古九度今十三度其
所也角為理主刑其北三尺門內天庭也右角為將主
左安入其陽則早入其陰則水陰道七政由其中則天
大角左角早水乘入其陰則水陰道七政由其中則天
角火明角早水乘入其陰則水陰道七政由其中則天
龍則凶此蒼氏天根亦主疾病為房四星度為天駟又

龍則凶此蒼氏天根亦主疾病為房四星度為天駟又
角火明角早水乘入其陰則水陰道七政由其中則天
大角左角早水乘入其陰則水陰道七政由其中則天
角火明角早水乘入其陰則水陰道七政由其中則天
龍則凶此蒼氏天根亦主疾病為房四星度為天駟又
角火明角早水乘入其陰則水陰道七政由其中則天
大角左角早水乘入其陰則水陰道七政由其中則天
角火明角早水乘入其陰則水陰道七政由其中則天
龍則凶此蒼氏天根亦主疾病為房四星度為天駟又

衡南二星為陽環北二星為陰環心三星六度為大火
 日月出其中主為明主日月與角同九星十八度為後宮
 太子後庶子兵旱度為教客主風五星犯玄武七宿斗
 星犯之箕四星主兵箕度入河百姓流亡
 九江山箕四星主兵箕度入河百姓流亡
 主水二星度南二星積聚大則天下安主相牛六星
 六星二星度南二星積聚大則天下安主相牛六星
 主爵祿口積路主道倉積聚大則天下安主相牛六星
 為犧牲口積路主道倉積聚大則天下安主相牛六星
 火主旅食日積水主關梁度為祭祀危三星主帛女瓜
 事五星犯之主虛主死喪及祭祀危三星主帛女瓜
 帛黃女子凶主虛主死喪及祭祀危三星主帛女瓜
 室主塵星宮二星主廩食及土工營造為離壁壘星九度為
 犯之主水室宮二星主廩食及土工營造為離壁壘星九度為
 池主文章圖畫咸池七宿奎主文章又為天豕為天巨
 亦主功之事咸池七宿奎主文章又為天豕為天巨
 主溝瀆妻死又主聚眾之事罔梁為天倉主積聚昂星
 之事度日喪頭為白衣會為畢八星主陰謀之事又為
 胡兵主喪口舌獄之事畢八星主陰謀之事又為
 理學逢源卷之七外篇王道類
 附耳主街巷月經其陰則雨菁主保聚主收斂參星
 經其陽則否衝其中主四大水朱鳥七宿井為天南門主
 為虎尾主兵威刑罰之事朱鳥七宿井為天南門主
 水泉星犯鬼四星度積馬東南主積兵西主積帛西
 北主積金中白氣日積柳八星度積兵西主積帛西
 積尸星犯之主疾疫柳八星度積兵西主積帛西
 主星七度主衣裳又主烽燧守盜賊赤地張日御府主器
 用主禮樂主長翼又主烽燧守盜賊赤地張日御府主器
 養萬物之事主翼又主烽燧守盜賊赤地張日御府主器
 十九度日天車又日喪車主任載及餘不悉載
 察殃咎月從之主風星犯之車馬貴餘不悉載
 周禮太史掌建邦之六典以逆邦國之治掌灋以逆官府
 之治掌則以逆都鄙之治凡辨灋者考焉以貳六官正歲
 年以序事頒之于官府及都鄙頒告朔于邦國

六典八灋八則皆冢宰所掌也太史掌其典籍以副之
 使知所考而頒歷之事總焉此布政授時之所以合一
 而識往昭來之所以無舛也夫正歲年所以序事則告
 朔之頒皆典灋則之所繫天人一矣漢司馬遷為太史
 實掌天官則猶有古之遺意自此而後史與星歷分職
 則天時人事杳不相應史氏徒尙文章星歷流為技藝
 以至若子京唐史年月屢異永叔五代史不記災異而
 天臺頒歷無關庶政孤虛旺相紛擾支蔓所謂敬天授
 時者果如是乎噫何舉世之不察耶
 馮相氏掌十有二歲十有二月十有二辰十日二十有八
 理學逢源卷之七外篇王道類
 星之位辨其敘事以會天位冬夏致日春秋致月辨四時
 之敘
 馮相保章皆太史之屬馮相掌其常而保章察其變也
 敘事作訛成易之事會天位猶言順天時也致日察晷
 景樹八尺之臬于日中以觀景之長短以土圭度之冬
 至之影丈有三尺夏至之影尺有五寸此土中也詳
 見下致月占宿度也
 左傳文公元年於是閏三月非禮也先王之正時也履端
 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履端於始序則不愆舉正於中
 民則不惑歸餘於終事則不悖
 端緒也正也造歷之端即歷元而每歲之端則冬至也

一歲之正二分二至四時之中也每月又各有中氣舉分至而四時正舉中氣而十二月正也中氣不在此月之中則當置為閏矣此以氣盈朔虛而中氣日遲則置閏所謂歸餘也序不愆事不悖即馮相敘事會天之意時正令順治歷凡以興民事而已杜註謂歷法閏當在三月故曰非禮補正云古人凡閏皆在歲終觀史記漢未改秦歷之前屢書後九月可知紱按傳言歸餘於終則補正說是若是誤閏則只當言司歷之過不得議以非禮也然後世月無中氣則隨時置閏於法尤密又不終之禮矣

孔子曰行夏之時

邵子皇極經世以三十年為一世十二世為一運三百六十年三十運為一會一萬零九千年十二會為一元十二萬零九千年元自子會之半而天始開至丑會之半而地始闢寅會之半而人物始生此固荒遠難稽然以歲言之則子月而一陽復丑月而地膏動寅月而草木生人始動作以日言之則子時而日東轉於地下丑時而地風動寅時而天始旦人始興此亦明徵也矣顧所謂行夏時者欲其於順時布政皆夏令是尊非徒以建寅為歲首而已

也游子六謂歷法當以天為定盤以黃道為定圈以十二宮為定節氣以道深定宮以冬至為歲首以日躔一日為定度以日到宮紀日以月紀月以星到宮紀星如此則無歲差無氣盈朔虛無閏月節氣無首尾而節定歲無新年舊年而歲定歲歲此日立春歲歲此日立秋而天定歲歲此日與農歲歲此日講武

理學逢源卷之七 外篇王道類

堯

而人事定節節此日數歲歲此日數而日定一歲還一歲一節還一節天道合人事齊是為天歷炬按天數之不齊非可強也即如其說是無閏月而卻有閏日蓋所餘三時自無處安放也且日之在天氣候難審月之朔望人所易知故古聖人協于月以分藝若廢月法紀日而日行夏之時如日則愚民無歷者將不知歲時矣聖人之何其可易也

以上敬天授時之事

舜典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
堯典首命羲和及堯命舜攝事而首察璿璣玉衡蓋人君繼天出治必其明於天行聽無聲視無形敬天勤民而後可以奠安天下也豈後世術數一家之說而已哉

理學逢源卷之七 外篇王道類

堯

○璇璣渾天儀之制蔡傳詳矣今所制更為精密略述其概外設三輪水以臬之以知地平針以指南以知子午繩而懸之以知上下於是設平環為地平刻先後十二宮八千四隅在上設側環為子午規為天經環設南北極地之方位於上設側環為子午規為天經環設南北極為圓軸虛中內向平半出其上半入地下斜倚環為卯西規為赤道之卯酉亦半出地上半入地下是為六合以三輪合之為六合經緯度數皆此渾象地一重也可四八取一為八觚又為象限

次內又設側環子午規為天經而外貫於天經之軸擊卯酉規赤道又倚斜環為黃道上刻黃道宿度繞子午規絡黃道規出赤道南北亦二十四度黃道規近北處為晝長規近南處為晝短規皆絡於子午規上此舊三辰儀於日月星之行

又於三辰子午規內設冬夏至規外貫子午規南北極
 軸內更設封貫黃道極軸去南北極軸二十四度中貫地毬學日
 月輪冬夏至規內設日輪規以繫太陽應黃道旋轉日輪規
 內設月輪規上設月遊輪徑十二度此月以繫太陰
 規循黃道其遊輪則出入黃道左右六度之間當為地毬形皆貫於黃道軸
 則日月交食於是可審此渾儀之大略也○七政考月
 已歲星約十二年而一周天近日十二度而夕伏與日
 合日合伏各行三十六日八十六刻晨出東方在日疾遲由
 漸遲共一百二十日共留遲極則留留晨退夕退各行
 日五十八刻各退四度留遲疾共一百二十日行
 八十八分十二秒半留遲疾十七度八十四分

理學逢源 卷之七 外篇王道類

堯

而夕伏主人君道德之事所在之國不可伐可以伐
 人超舍日贏退舍日縮出入不當其次必有天祿色赤
 旱隱則水動搖芒角凶兵熒惑約二年一周天夕伏合
 伏各六十九日晨出東方疾遲共二百八十四日留八
 晨退夕退各退二十八日九十六刻四十五分留八遲疾
 共二百八十四日而夕伏常以亥月入太微垣受詔
 出行列宿主人君巡守行師之事在天為執法所守之
 宿下主旱行一舍二舍為不祥東行疾失則兵聚東方
 西行疾則兵聚西方其精變童謠填星約三十年一周
 天夕伏合伏各行二十日四十分晨出東方疾遲共八日行

七度六留三十晨退夕退各五十二日六十四刻五
 十五分留遲疾共八十六日行而夕伏主福德失
 次一舍二舍而上主大水失次而下有后戚色變芒角
 凶凡木火土星行遲於日而輪高土星最高才星次之
 日故順行近日夕伏遠日晨見漸遠則遲與日三分天
 之一則留如在寅戌宮也與日對冲則逆逆而三分天
 之一復留以漸遲疾又順近日緣五星各有小輪附黃
 道下輪由疾而遲至下則留復道在右七八度之間行
 復遲至上則又留也凡順近日故伏為日氣所冲則止
 冲則逆太白歲一周天晨伏合伏各行二十九日夕退
 西方為長庚疾遲共二百三十一日行留夕退九十

理學逢源 卷之七 外篇王道類

卒

五刻十三分退三度夕退伏夕伏凡六日退合退伏
 六十九分夕退夕退夕伏夕退夕伏夕退夕伏夕退夕伏
 上晨退夕退夕退夕伏夕退夕伏夕退夕伏夕退夕伏
 其晨退見東方日啓明也其在朝象官在人象事在野
 象物與日同南北之行日贏與日分南北之次日縮與
 日抗則晝見過丙位日經天所守之宿其下兵起辰星
 歲一周天晨伏合伏各行三十四日七十五刻各夕見西方
 疾遲共二十七度五分留夕退夕退夕伏夕退夕伏夕退夕伏
 十分各退七度八晨留遲疾共二十七度行三十而
 又晨伏主溝洫土功之事出違時天下饑出舍為不祥
 地動金水較太陽行疾行先太陽則晨伏夕見逆行皮

是其與大陽遇亦夕伏晨見也

金水小輪方其斜下斜上則見為留及行上則見為遲直下直上

則見為留及行西學謂五星緯度即小有高下加減先

儒不知其有緯行一見金星在緯南北七八度之間即

訖之為失行非也按緯度廣狹誠如西學所推然日

月之食亦有常度而人君則必引躬脩省不可委之當

然之數也若以天變為不足憂則介甫之亂宋小人之

無忌憚矣○張子曰天左旋處其中者順之少遲則反

右矣又曰遲速不齊者七政之情性也

允征曰聖有謨訓明徵定保先王克謹天戒臣人克有常

憲百官脩輔厥后惟明明惟時義和顛覆厥德沈亂于

理學逢源

卷之七

外篇王道類

奎

酒畔官離次似擾天紀遐棄厥司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

房警奏鼓齋夫馳庶人走義和尸厥官罔聞知昏迷于天

象以干先王之誅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

赦

日食有常數而聖人不以常數委之謹天戒也天有禎

祥不德則其禍天有變異戒之則其福遇天戒而猶不

知懼滅亡無日矣仲康之時拜帝河北義和貳心夏后

不振月之掩日固其所矣仲康能戒是以尙克終身義

和尸官而不知警卒受王誅則謂日食之變義和先當

之可也可畏也哉○辰謂日月所會弗集于房會而不

相和集於房宿也堯時冬至日在虛則季秋當在析木

自堯至仲康歲差未幾蓋此月朔尚在秋分後故會大

火此月望前方交寒露是歲當置閏也○護日左傳云

用牲於社伐鼓於朝公羊傳云以朱絲縈社穀梁傳云

天子救日置五麾陳五兵五鼓諸侯皆三大夫擊柝充

其陽也

洪範八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五者來備各

以其序庶草蕃廡一極備凶一極無凶曰休徵曰肅時雨

若曰又時暘若曰哲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曰

咎徵曰狂恆雨若曰僭恆暘若曰豫恆燠若曰急恆寒若

理學逢源

卷之七

外篇王道類

奎

曰蒙恆風若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歲月日時

無易百穀用成又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歲時既

易百穀用不成又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甯庶民惟

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

則以風雨

天人一理而以氣相通以誠相感故事得其理而氣和

而天地之和氣應之事失其理則氣不和而天地之診

氣應之無或爽也君臣同此日自脩省而保極有終矣

然箕子所陳其理如此君子脩其在己者而已若一一

詭遇而求合之則董子繁露劉向五行或有流於鑿者

君子又不盡取也○箕為飄伯畢為雨師箕簸揚有風象畢掩沒有雨

兩象也又室壁翼軫亦主風并亦主雨凡穿其中則應出其南則否

周禮保章氏掌天星以志日月星辰之變動以觀天下之

遷辨其吉凶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域皆有分星以

觀妖祥以十有二歲之相觀天下之妖祥以五雲之物辨

吉凶水旱降豐荒之視象以十有二風察天地之和命乖

別之妖祥凡此五物者以詔救政訪序事

保章主天文之變日月有薄蝕輝暈日月星有犯

守失度芒角動搖及彗孛機槍流客之類亦天下之故

所繫也彗孛之類非星乃異氣塵埃之類所升騰結聚於空中以受日光而有光者也然空體輕清而

理學逢源卷之七 外篇王道類

下土不正之氣得以上干之則其為不祥星土古帝王

可知矣以為無關於禍福之應則謬甚也

所命祀於其官而後世居其地者因之因視其分之變

以為妖祥以反躬而消變也分野之說女虛危青齊斗

豫宋角亢氏陳鄭翼軫荆楚柳星張周三河并鬼雍秦

蜀畢觜參河東晉胃昂翼趙奎婁除魯室壁兗衛蓋大

皞以木德都宛而祀在蒼龍故宛為角亢分神農始於

烈山以火德教稼故刑分鳥翼黃帝以土德而都涿始

蠶桑女工而祀箕尾故涿分析木少昊以金德而都曲阜

而祀奎婁故曲阜分降婁顯項以水德都淮而祀室壁

故濮分室壁此五帝所主祀而後之居其地者因之也

至若閭伯主火而居商邱故亳命祀大火祝融火官

吳居南斗越分牛女青火虛危中分所命唐分實沈

而居南斗越分牛女青火虛危中分所命唐分實沈

疏又直為之分地畫界李淳風輩加之以某郡屬某分

入某宿幾度則天體圖轉地面平布安在見其有合談

而廢之皆妄作也夫十二歲之相蓋如太乙太陰歲旗

害氣之說及五運六氣之類各以其歲而審其陰陽寒

燠之象蓋自古有其說而保章存之也星士各占其分

雲物雲之色象分至望而書之雲水類故主豐荒降於

民使知豫也雲物之占如青為蟲赤為兵荒白為喪黑

多凶又觀其方位之所在為占又淮南子云山

雲草莽水雲魚鱗旱雲煙火澤雲波水之類

十二節氣之風直時及方位而至則和反是則乖異及

風角五音六情之類之占風氣類故有妖祥命之民亦

使知備也八風分十二方位艮條風震明庶風巽清風

風離景風坤涼風兌閭闔風乾不周風坎廣

理學逢源卷之七 外篇王道類

莫風亦以方位應時為和反是為乖也風角之說以時

日干支分配五音而以本情合情刑情局情鈞情為古

又風雨風凡此皆以詔救政訪敘事則恐懼脩省思患

之類皆是

預防而豈徒為術數之學歟

左傳僖公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公既視朔遂登

觀臺以望而書禮也凡分至啟閉必書雲物為備故也

天有變化則人有云為人有凶吉則天見災祥天人之

際每相合矣書雲物為備正敬天勤民之意左傳記之

亦善僖公也○分二分至二至啟立春夏閉立秋冬○

此以正月日南至則周以子月為正而春秋因謂之春

以上恐懼脩省之事

程子曰凡有氣莫非天凡有形莫非地

地特於天中一物耳此即渾天之說人生在地故以地對天而言其實地對天不過地在天中

方廣堂一粟耳西學測地也九萬里亦先儒所已見及也

歷象之法太抵主於日

張子曰五緯五行之精氣也

朱子曰天運不息晝夜輾轉故地權在中間使天有一息

之停則地須陷下惟天運轉之急故凝結得許多渣滓在

中間地者氣之渣滓也

問天有形質否曰只是箇旋風下輒上堅人常說天有九

理學逢源 卷之七 外篇王道類

奎

重分九處為號非也只是旋有九耳西學因七政高下分天九重謂月天金水

天日天火星天木星天土星天恆星天宗動天恆靜天也

自恆靜天而下在外者恆疾在內者漸遲故七政運速不

同又曰天渾一氣不分層數只外剛內柔耳此西學所矜

為獨得卻不知朱子已言之也至其所測天之高去地多

少里及星體大小周徑至謂日毯大于地

二十倍則整而荒矣是蓋任數之過也

天地始初混沌未分時想只有水火二者水之滓脚便成

地火之輕清便成風霆雷電日星之屬游于六說天地多本于此語

而今若就天裏看時只是行得三百六十五度四分之

一若把天外來說則是一日過了一度蔡季通嘗言論日

月則在天裏論天則在太虛空裏若去太虛空裏觀那天

自是日月袞得不在舊時處了太虛空裏即西學恆靜天之說矣然被謂無別靜

天還只是大虛空如人立渾儀之外看渾儀運轉人立處

卻在虛空處不在有渾儀處然渾儀自轉虛空自靜則謂

之恆靜天可也究竟渾儀之轉由虛空處有人設法使他

轉則虛空恆靜處正是神之所在正是天之主宰所謂上

天無臭

日食在朔月常在下日常在上既是相會被月在下面遮

了日故日食西學月天在日天之下亦朱子所已言也

合朔時東西雖同在一度而月道之南北或差遠於日則

不蝕或南北雖亦相近而日在內月在在外則不食此如日

稍在南然月下於日而人自北視南則月不得掩日矣正如一人秉燭一人執扇相

交而過一人自內觀之其兩人相去差遠則雖扇在內燭

在外而扇不能掩燭或秉燭者在內而執扇者在在外則雖

理學逢源 卷之七 外篇王道類

近而扇亦不能掩燭以此推之大略可見此即西學視差之說朱子已言矣

太史公歷書是說太初然卻是顛項四分歷劉歆作三統

歷唐一行大衍歷最詳備五代王朴司天歷亦簡嚴然一

行王朴之歷皆只用之三年即差又曰大衍歷只是做得實差數只是一般

古之鐘律細算寸分毫釐絲忽皆有定法如合符契皆自

然而然莫知所起古之聖人其思之如是之巧皆非私意

撰為之也意古之歷書亦必有一定之法而今亡矣三代

而下造歷者紛紛莫有定議愈精愈密而愈多差由不得

古人一定之法也季通言非是天運無定乃其行度如此

其行之差處亦是常度但後之造曆者為數窄狹不足以

包之耳揚子宣曰歲何嘗有差止可謂之星差亦不可謂

六日歲差實係恆星前行與七政本行無異也

有差不等此二者自差之根或因測驗未合或因北極出地

之高度未真此二者實測理則恆星經歲之間其東行實得

三百六十五日二十四刻零九分二十六秒四分四十二微常

有定率以較日纏定用歲實贏一刻零五分四十二微常

以變經度得五十一秒為恆星周歲離四節而東行之經

然朱子及蔡西山亦已先言之者也

月光無盈缺人看得有盈缺蓋晦日則月與日相疊了至

初三漸漸離開去人在下面側看見則其光闕至望日則

理學逢源 卷之七 外篇王道類 亥

月與日正對人在中間看見則其光方圓此即視差之故

光半南極上下七十二度常隱不見唐書說有人至海上見南

極下復有數大星甚明此亦在七十二度之內西學有南

陸象山曰黃道日所行也月有九道其出入黃道不出六

度當交則合故曰交蝕交蝕者月道與黃道交也西學月

之說象山已言之矣

以上先儒言星歷之事

凡西學所言有合乎理數之自然者精密超遠每發

前人所未發然要皆先儒已啓其端出不得先儒範

圖其有任數而入穿鑿荒唐者則存之不論可矣

附天文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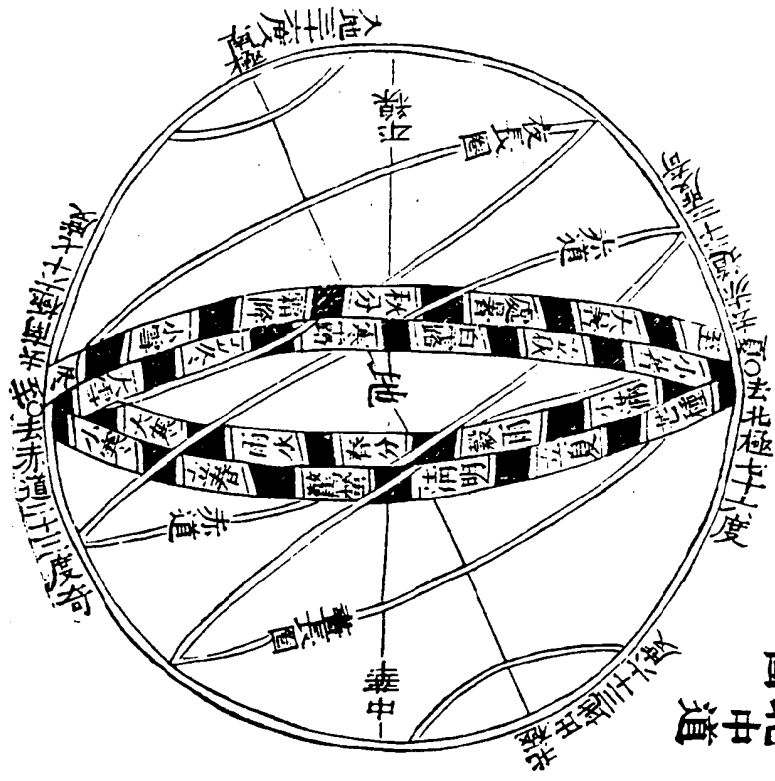
理學逢源

卷之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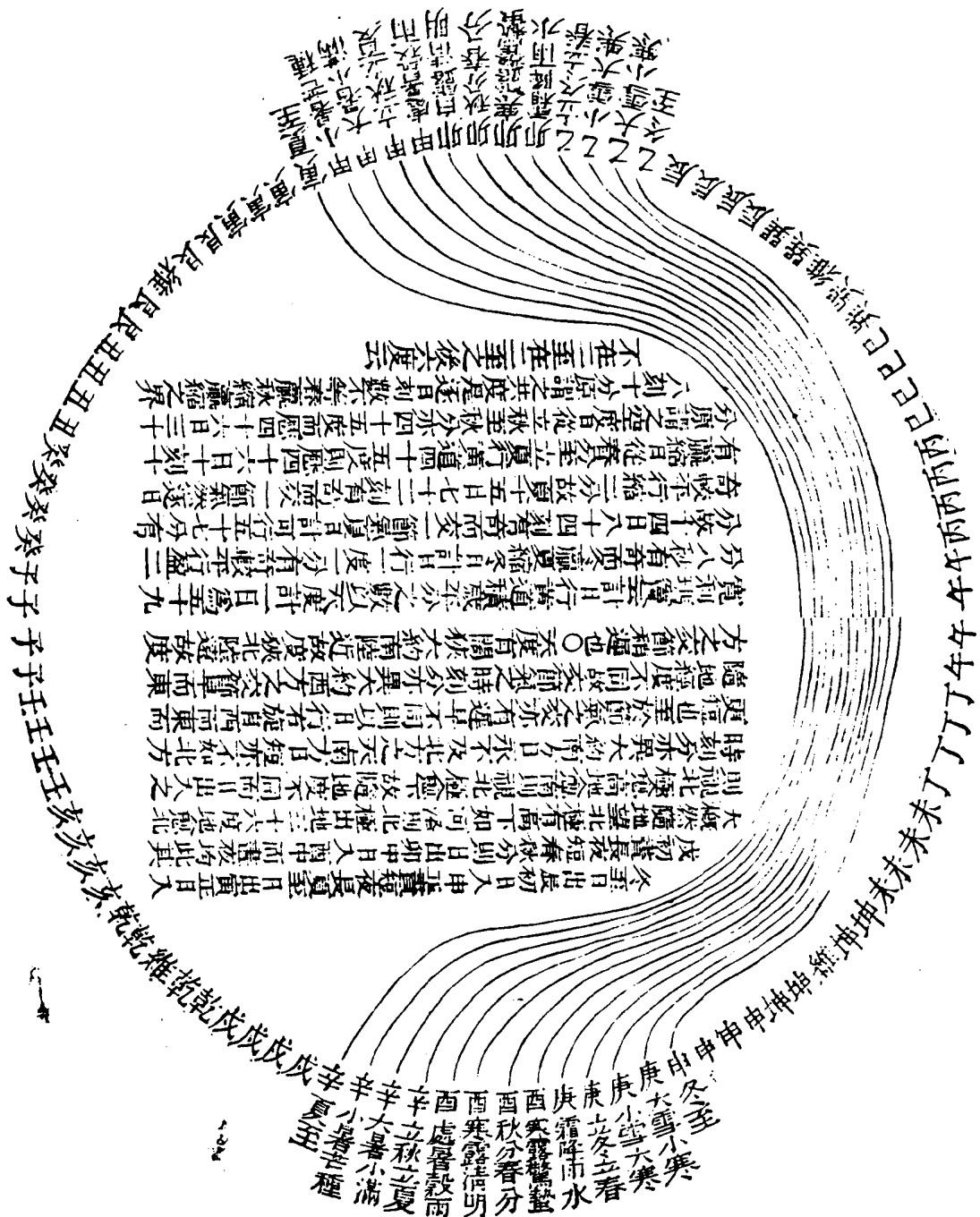
外篇王道類

亥

日行南北中道
分節氣圖



日永日短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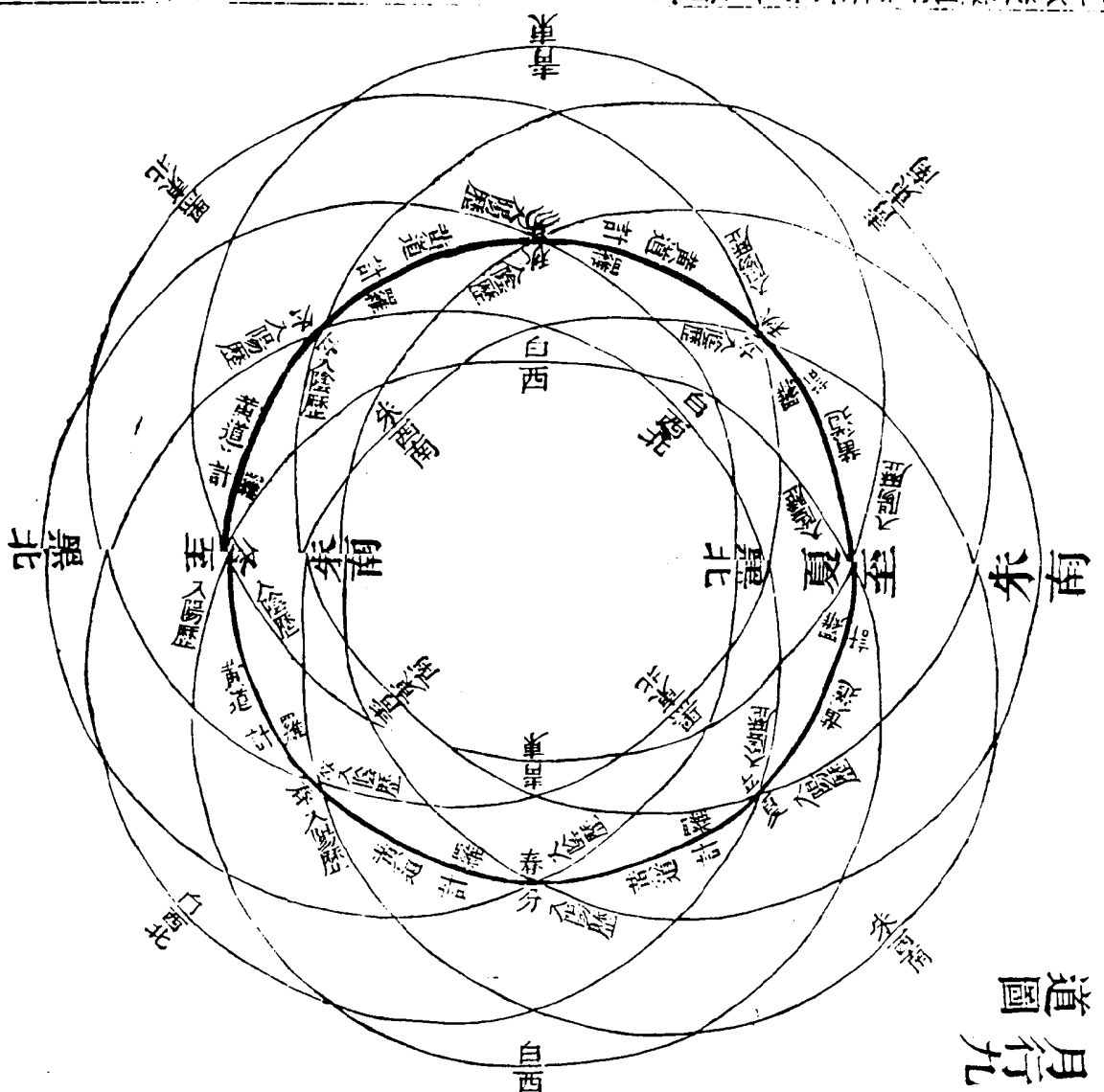
冬至日出長初日入申晝短夜長夏至日出實正日入戌晝長夜短春秋分則日出卯中日入酉而晝夜均此其大槪然隨地望北極有高下如河洛則北極出地三十六度地愈北則北極愈高望南則北極愈低故隨地度不同而日出入之時刻亦異大約南日來不及北方之天南日短亦不如北方更短也至於節氣之交亦有遲早不同則以日行有旋且西而東而隨地程度不同故交節氣之時刻亦異大約西方之交節氣而東方之交節氣也○天度百間概大約南陸近故度狹北陸遠故度

寬利地實計日行黃道積年分之數以度計日為年九分八秒有奇而天運算極冬日計日行一度二分有奇較年復二分較年行縮二分故舉十五日七十二刻有奇而交一節氣然逐日分較年行縮二分故舉十五日七十二刻有奇而交一節氣然逐日有縮縮日從春分至立夏行黃道四十五度則歷四十六日十刻十分原謂之天度是逐日刻數等春臘秋縮縮之界不在三至在三至之後天度云

冬至 小寒 大寒 立春 雨水 春分 清明 立夏 芒種 夏至 小暑 大暑 立秋 處暑 秋分 寒露 霜降 立冬 小雪 大雪 冬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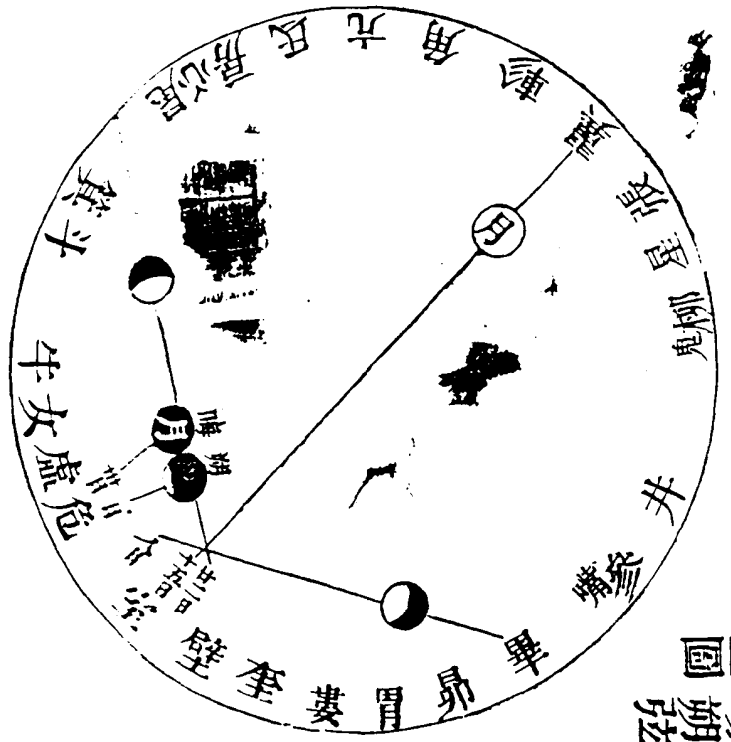
月行九道 冬入陰 夏入陽 歷則經青 道冬至夏至後 青道半交在春分 之宿當黃 當黃道東南至所 沖之宿亦如之 冬入陽 歷夏入陰 歷則經白 道冬至夏至後 白道半交在秋分 之宿當黃道 西 交在立秋 之宿當黃道 春入陽 歷秋入陰 歷則經朱 道春分秋分後 朱道半交在 北至所沖之宿亦如之

月行九道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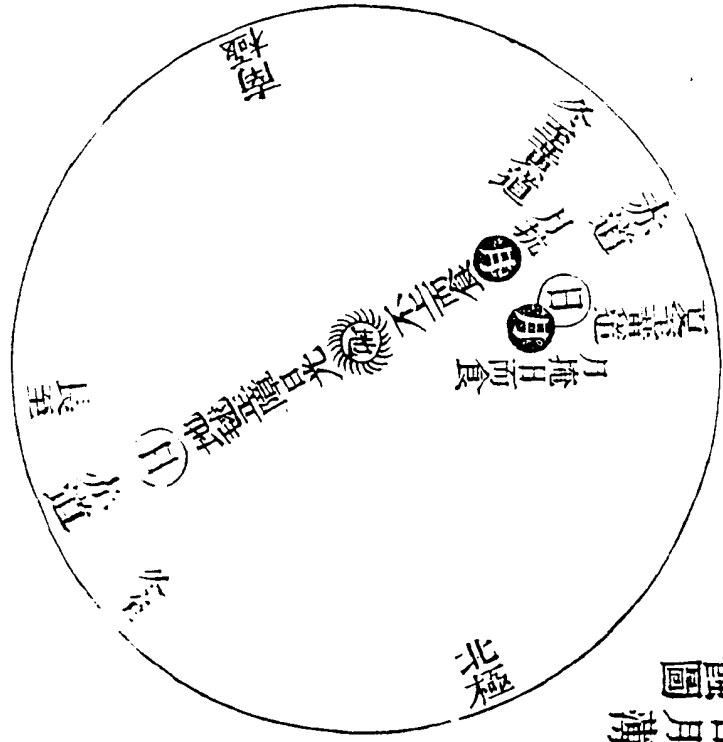
立秋後朱道半交在立夏之宿當黃道西前至所沖之宿亦如之 春入陰 歷秋入陽 歷則經黑 道春分秋分後 黑道半交在冬至之宿當黃道東北至所沖之宿亦如之 其虛月行小輪出入黃道之間 因以其所交宿度而以九道名之 實則一道也

晦朔弦望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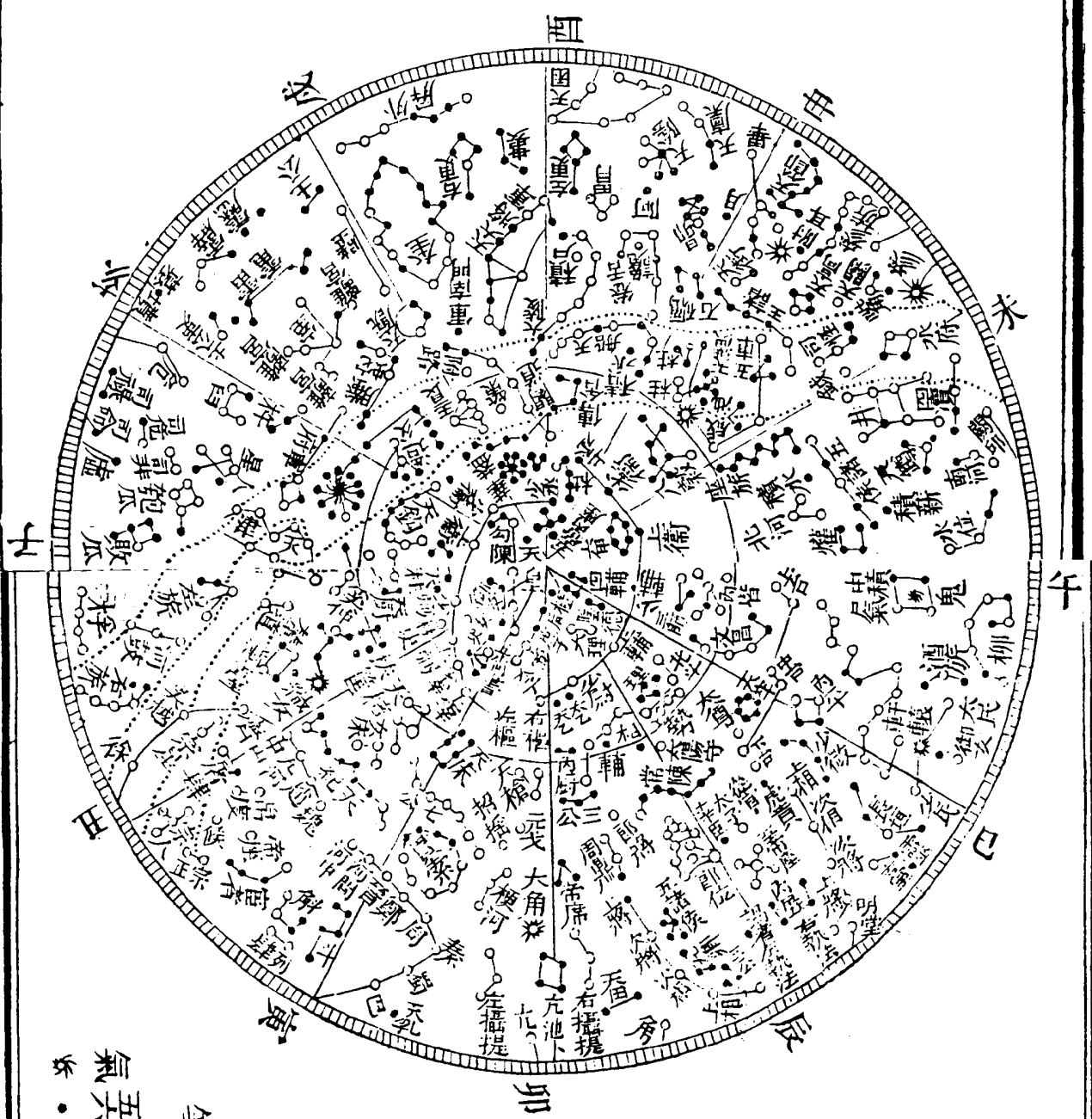


此假設以日月合朔在
危至入日尚危而
月在畢上弦望日在室
而月在翼光滿至二十二
日日在室中而月在尾
中弦為圖如此餘晦朔
弦望可以類推

日月溝蝕圖



湯道未曰日食與月食
固自有異蓋月食天下
皆同而日食則否日食
此地速彼地遲此地多
彼地少此地見偏南彼
地見偏北無有相同者
而月食則凡地而見之
者大小同焉遲速同焉
經候同焉惟所房子午
線不同者則時刻不同
矣蓋月一入景失其借
光更無處可借其光也
然距度有廣狹則月食
有大小遲速月食時日
離地有遠近則地影有
大小不同故有食有不
食焉



星圖 赤道北界

限于篇幅凡增是不能悉 載其無名星則概不登

星 等
 五 等
 六 等
 氣 等
 星 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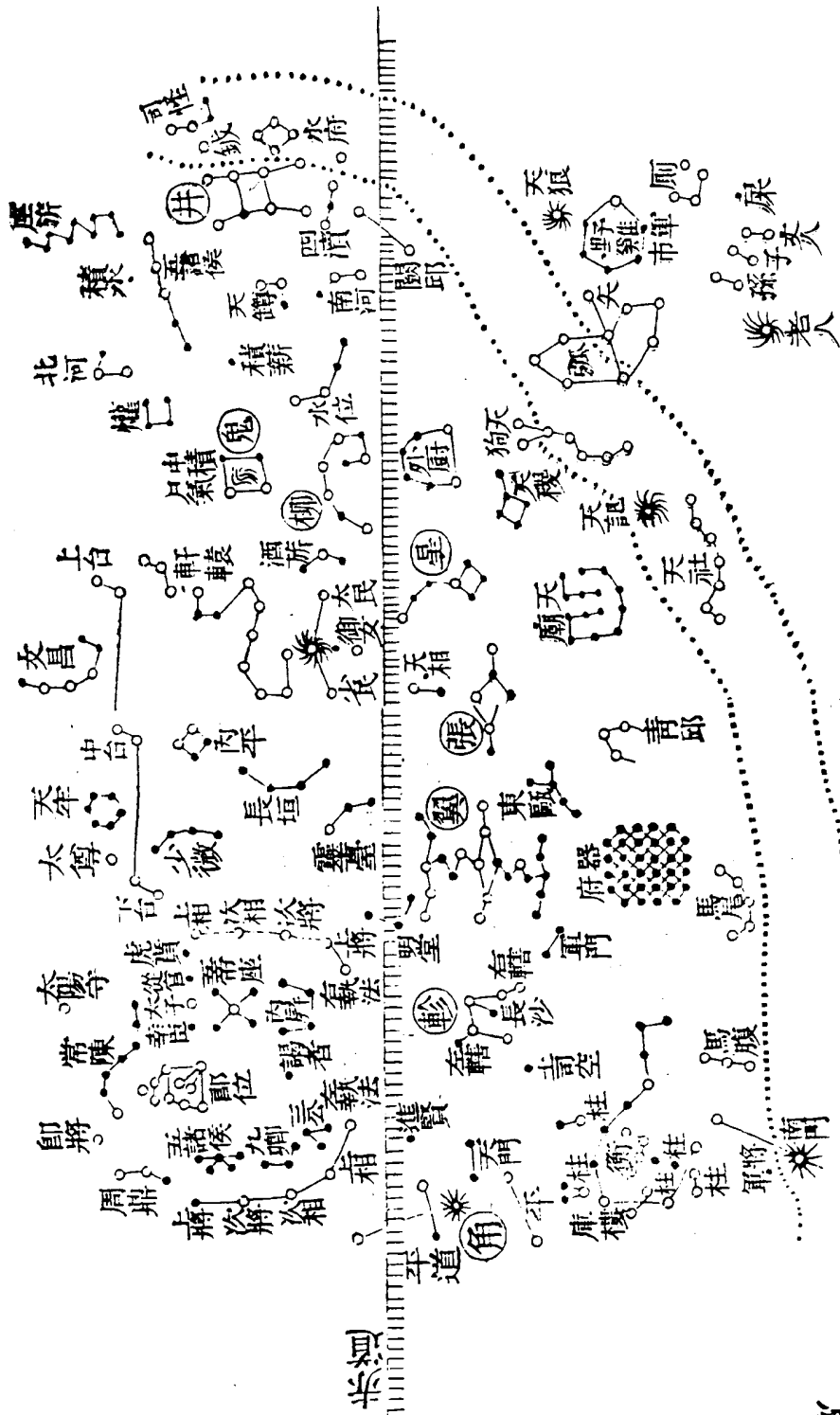


赤道南界星圖

星 等
 三 等
 四 等
 五 等
 六 等
 氣 參

北

南



理學逢源卷之八

同邑後學董昌歟厚山校

族姪嗣 佳麗南 參訂

婺源汪 紱雙池集

同邑門人余元遴秀書

同邑後學 董廣颺續承 余龍光補山 汪立中莊甫 重校 余 最贊賢

外篇

王道類 經地畫野 理財制用 立學興教

經地畫野

王者綜理天下則必以天下與天下公之而後天下以無

理學逢源 卷之八 外篇王道類 一

不治與天下公之者以天下人民與天下治之畫天下土國與天下均之奠天下封疆與天下守之而已無一毫私意與乎其間則封建井田其不可廢也上古黃帝畫野神農教稼草昧之治法制未詳然九區而治之則井田封建已有其兆爰及唐虞禹平水土稷降播種於是庶土交正而民業定則壤成賦而惟正供錫土姓立師牧而建國子制亦以詳焉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雖制度不同要之田均之民無多寡不均之患民有恆產無廢業惰遊之失也周徹之制鄉遂用貢見於司徒而詩曰駿發爾私終三十里都鄙用井見於考工而詩曰

中田有廬又曰度其隰原徹田為糧雨我公田遂及我私

典籍雖廢此其可徵也貢徹雖殊分田則一而內外之不

能不異其制者則因地以制宜先王豈有私意於其間哉

殷人助法想亦與周不遠惟貢法則無公田然禹之自言

曰予決九川距四海濬滄澗距川則有畎有澗有溝有洫

以正疆界以備旱潦由是觀之雖貢亦井也迨夫阡陌既

開於商君井田遂廢於天下東西為阡南北為陌蓋井地

天下大川多東流阡順川流故東西曰阡百里為同閭

有滄地勢多北高南下川東流則滄南流矣故南北為陌

也十里為成成間有洫滄南流則滄東流而成間橫計三

千畝亦東西為阡方里為井井間有溝滄東流則溝南流

而井間縱計三百畝亦南北為陌也詩曰南東其畝亦是

如此山川之間不能正方如畫棋局而經界則欲其方直

理學逢源 卷之八 外篇王道類 二

使井地得均故阡陌之外有不成方者則棄之或以供圭

田餘夫而不取其稅商鞅開阡陌則盡其餘地而無復經

界之限矣此所以阡陌規一時之利為萬世之禍井田之

既開而井田遂盡壞也規一時之利為萬世之禍井田之

制渺乎其不可復唐高祖定均田租庸調法丁中之民給

減什之六寡妻妾減什之七皆以什之二為世業八為口

分每丁歲入租粟二石調隨地所宜綾絹布帛歲役二旬

不役則收其傭日三尺有事而加役者旬有五日免其調

三旬租調俱免水旱蟲霜為災什損四以上免租損六以

亦足以見設施之略矣呂氏曰張子慨然有意三代之治論治人先務未始不以經界為急講求法制然備具要之可以行於今如有用我者舉而措之耳嘗曰仁政必自經界始貧富不均教養無法雖欲言治皆苟而已世之病難行者未始不以亟奪富人之田為辭然茲法之行悅之者眾苟處之有術期以數年不刑一人而可復所病者特上之未行耳乃言曰縱不能行之天下猶可驗之一鄉方與學者議古之法買田一方畫為數井上不失公家之賦役退以私正經界分宅里立斂法廣儲蓄興學校成禮俗救苗恤患厚本抑末足以推先王之遺法明當今之乃世之言治者則以井田為必不可行有志未就而卒

復試為思之則井田之難復有五一則曰富人之田不可亟奪一則曰經畫之勞難於更始苟非其人事偶不當則弊竇百生一則曰民庶且繁百畝難於徧給一則曰南北異宜山澤險阻之區難於用井一則曰古今異治公田之理學逢源卷之八 外篇王道類 三

粟難盡輸於畿甸而獨是富民之田誠難急奪然設以爵賞招之使能以私田上官者稱其多寡予之爵秩為義民倡又或即以富民之田頒之富民之子弟宗族鄉黨勸之為孝友睦婣任恤又或以賞收民之田則富民之田烏在其終不可出歟經畫之勞誠非一手一足之為烈然昏墊之日大禹能以一人平成之詎今日已成之天下而反不能以纘定之惟得人之為要也况既授田於民則即使受田之民與之致力溝洫民誰不忻然鼓舞者天下之地大縣百里中縣六十七里小縣四五十里天下之民大縣十萬家中縣五六萬家小縣三四萬家百里之縣城郭都邑

山林川澤三分去一度可為田六百萬畝足贍五萬餘家十萬之家為農者半外此則山川林麓皆可授民以定其產餘則工商賈及庶人在官者各有職業民安見多田安見小大抵東南民庶西北究多荒落定民產者不妨轉移於其間其或不充將毋減於百畝之數要期以平穀祿使無貧富不均之患已耳總之以天下之士養天下之民而必無不足若謂民多田少不足以分給則未聞今有不食五穀之民而求食於大地之外也中原平曠因勢形便井無可疑山澤之區難於用井則擇可井者井之餘不妨截長補短以積百畝之數天下固無死法也至謂公田之粟理學逢源卷之八 外篇王道類 四

難以盡漕則近水者無不可漕而不近水之方雖不井亦不漕積粟豈無可變通究之井地之法實與封建相為表裏封建則國有定君官有定守民數民田近而易核各君其國各子其民俾之制民恆產亦切己而罔有偷心不然則長吏更易不常相仍苟且縱欲復井田而其欺蔽紛更之患自有難於窒塞者此井田封建之所以必並舉兼行而不可偏廢也封建之法自唐虞以及三代未之有改然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此蓋就其民所宗戴而範以王章而錫土姓則未嘗不有分封戮防風則未始不有征伐及夫商周之際天下千七百國是夏商之衰強國

已多兼并而非其舊周人更建宗藩使之大小相維制莫詳於周禮自夫下堂失禮苑柳興譏而諸侯始有背畔者然周自文武至於幽王歷年亦已三百矣周之東遷晉鄭焉依而子頹叔帶之亂悼敬之禍成周之城尚皆有賴於侯國焉借使非眾建諸侯則周詐之亡或不在八百餘年之後矣秦滅六國而郡邑之此固氣數所趨事勢有必然者然暴秦何足言而先王具有成憲何乃不師三代而師暴秦也漢高祖以收韓彭之力是以分封過大此亦事勢使然朱子曰人說漢祖封國過大看來不如此不得初問定是高的祖定天下不能得韓彭許多來便所得地又未便與你殺項羽也沒奈何與他道少問封自家子弟也自理學逢源卷之八 外篇王道類 五

要狹小不得須是教當得許多異姓過然懷服輯和以漸分之豈遂無術而乃忌刻爲心詐力相使此非封建之咎而處之已失其道也迨其後親藩亦已削弱而西漢移於外戚東漢亂於常侍失於強臣魏無尺土之封而困於司馬晉以親王擅政而自相屠戮何制之不善乎唐太宗有意封建而魏李諸臣無足與語蕭瑀云三代封建而久長秦孤立而速亡故師古以爲不若分王宗子勿令過大羣臣襲刺雖錯而居五相維持足扶京室其後上詔宗室羣臣襲刺雖錯而居馬周又皆上疏爭之謂堯舜之父猶有朱均而長孫無忌等皆不願之國上曰割地以封功臣古今通義意欲公之後嗣輔朕子孫共傳永久而公等乃復發嚮使封建果行言怨望朕豈強公等以茅土邪乃詔停之嚮使封建果行則賊后諒亦未得誅夷宗室幾盡阿犖山勢亦何自猖狂

而惜乎其不行也以至藩鎮之橫帝制自爲家奴之權門生天子得失果安繫哉宋無封土亦以削弱偏安明初封國過有甚於漢高而宗藩逞亂厥後以土崩於流賊然則禍人國者豈在封建歟蓋亦反其本矣夫天下大矣天下之人眾矣以天下之大天下之民之眾而欲以一人徧撫之使事權歸於一己則上德之不徧於下宣下情之難畢於上達勢也是故惟使之各君其君而後知不獨君其君使之各子其民而後能不專子其民先王眾建諸侯凡以大公天下原無自私其家使萬世子孫長爲天子之見後世以天下爲己私而無大公恤民之志則唯恐大權分落理學逢源卷之八 外篇王道類 六

無以善後而不知洪圖天命只屬矯誣究之天命匪謚歷年終以不永其得失有較然者噫三代而下仕視官爲過隙官視民如路人君門九天上下相蔽而有盡心民瘼求爲三代之治者伊何人哉是故自井田之制不脩則君有民而無民何則其本搖也自封建之法不講則民有君而無君何則其情睽也果其行井田之法則本業重而逐末寡民有恆產而有恆心衣食足而知禮義而又於大郡都會之處則什一自賦以作軍於縣邑闢野之區則九一而助制以井邑邱甸民數戶口之實可計道里廣狹之度可稽山川險夷之形可識而封建之法亦以可行行封建之

法則民情得以近達於君君得以民功自達於天子而下
情達而上德宣使大國無過一郡小國食縣要害之地名
山大澤則天子建尹立監仍自治之宜久其任於是各使
之制民定產則情實以近而詳形勢以親而得設施以專
且久而成而無苟且蒙蔽之失而井田之制亦以定此井
田封建之所以必相因而並行者也曰不行封建則守令
可惟其賢封建行則諸侯繼世能必嗣君之賢而無遺一
方之虐乎曰唐宋不封建矣守令可必賢哉天子亦繼世
也能天子而必其賢哉古先王之教世子太傅少傅以養
之太師太保以輔之入學序齒以教之詩書禮樂以涵濡
理學逢源卷之八 外篇王道類 七

之雖有中材可克負荷况巡狩而慶讓行述職而車服庸
天子未嘗不一統也此學校之所以又與封建井田相需
而不可廢也

易井卦大象傳曰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勞民勸相
盡力溝洫省耕省斂所以勞民使之相友相助所謂勸
相

周禮太宰以九職任萬民一曰三農生九穀二曰園圃毓
草木三曰虞衡作山澤之材四曰藪牧養蕃鳥獸五曰百
工傷化八材六曰商賈阜通貨賄七曰嬪婦化治絲枲八
曰臣妾聚斂疏財九曰間民無常職轉移執事

三農園圃虞衡藪牧皆生財者也而農爲重百工嬪婦
治材者也商賈通財者也穀爲厚生之主而蔬果材木
鳥獸布帛則厚生之輔化材爲利用之資數者相須爲
民生日用之所不可闕也而商賈乃爲之懋遷有無以
通之是皆因天地自然之利而裁成輔相之任民以興
起之而斯民可養生喪死無憾矣若乃雕琢刻鏤珠玉
錦繡之類則非徒無益於用而且貽本計之害固聖王
之所務去也至於臣妾間民皆有職事而天下無曠土
無遊民矣○先王之世亦有藝園圃者有作山澤者有
養鳥獸有爲工爲商者有爲臣妾爲閒民者如今日則
闕中之務

理學逢源卷之八 外篇王道類 八

枝園三衢之橘林蘇湖之桑田及種植楸松漆林者及
種麻苧者及西北邊之牧馬山陝之牧羊淮海之牧豬
魚何嘗非民生職業但各使之事其事而已 蓋園圃
掌於載師之官而山澤之民掌於虞衡之司 今人謂天
百工之屬各有其長所謂以其職任之也
下之田恐不足以給天下之民抑知農末相資豈必盡
天下而農之也哉
孟子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
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
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
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詩云芻矣富人哀此
焚獨

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悅而願立於其朝矣
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悅而願藏於其市
矣關譏而不征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路矣耕者
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於其野矣廛無夫里
之布則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爲之氓矣

農有賦稅矣商賈能獨無征乎曰非無征也門關有商
稅無行旅之稅市有廛地之稅無貨物之稅已征於市
則不征於關已征於關則不征於市也抑戰國之時凶
札不征之時也故孟子之言如此後世乃有并閭架而
稅之搜索行旅之一鞭一轆而稅之者

理學逢源 卷之八 外篇王道類

九

壬制曰司空執度地居民山川沮澤時四時量地遠近
興事任力 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
必參相得也無曠土無游民食節事時民咸安其居樂事
勸功尊君親上然後興學

司空掌營國邑之官度地度其遠近廣狹之度視其陰
陽流泉之勢審其高下燥溼之宜營其城郭都邑市廛
閭里之制畫其井疆川瀆溝塗封植之界也居民居賈
於市廛居工於官府而聯之以肆居鄉遂之民於比鄰
而聯之以伍居郊野之民於邱甸而聯之以八居虞衡
之眾於山林川澤也興事任力任之以九職使各用其

力也此卽周官所謂居四民時地利者今周禮闕冬官
而於此亦可想見其經地畫之略矣

周禮職師掌任土之灋以物地事授地職而待其政令以
廛里任國中之地廛市宅之廛以場圃任園地園地地之
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鄉遂在田之二畝半及士
及賈人之在官受祿者其田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
祿取于近郊五十里之內也○王畿千里百畝爲一里
郊之地王有所特賞之祿牧田牧養六畜者之田祿皆取
給於遠郊百里之內也○王畿千里百畝爲一里郊內地方
四百里作六鄉六軍而有餘故此等之田皆取於此若
諸侯之郊內以公邑之田任甸地遠郊之外曰甸六遂之
則不能也邑以家邑之田任稍地家邑大夫之采以小都之田任
邑也

理學逢源 卷之八 外篇王道類

十

縣地小都孤卿之采以大都之田任疆地大都三公之采
凡任地國宅無征之治及其所居宅也園廛二十而一
其利薄也廛征之近郊十一六鄉之民以衛王室止遠郊
工賈園征之場圃于什一自賦更無雜征遠郊
二十而三六遂之民什一自賦之外遇有軍旅甸稍縣都
皆無過十二國門之外田賦止於十而取二而軍旅之歲
米十六斗給役出約言之無過十然此非常言雖
有他役亦無過是耳若惟正之供則至於九一而助什一
也惟其漆材之征二十而五漆林利厚凡宅不毛者有
里布凡田不畊者出屋粟三夫爲屋粟凡民無職事者
出夫家之征不事職業則仍責以時徵其賦文之賦
此經畫畿內之地遠近職業輕重之宜也王畿之有鄉

遂甸稍縣畱猶畿外之分侯甸男采衛蠻彝鎮蕃九畿也

閭師凡任民任農以畊事貢九穀任圃以樹事貢草木任

工以飭材事貢器物任商以市事貢貨賄征其器物貨賄

賦任牧以蓄事貢鳥獸即以鳥獸當牧地之賦任嬪以女事貢布帛

此即布縷之征任衡以山事貢其物任虞以澤事貢其物

五畝之宅之賦凡無職者出夫布凡庶民不畜者祭無牲不畊

以其物當山澤之賦者祭無盛不樹者無槲不蠶者不帛不績者不衰因其廢職而聽

之織

此即九職任民之事閭師近民而得體察之詳以行其

理學逢源 卷之八 外篇王道類

十一

政也

以上總言任土養民之事

孟子曰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穀與魚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古者勞農勸相有田畷以督之田畷之官不見于周禮之意者在鄉遂則比閭之

長在都鄙則邱甸野虞行田原以勞勸之司徒又行縣

鄙以勉作之月令省耕省斂天子親之不足則補助之

此所以趨時赴功家無懸租也山澤皆有厲禁見鳥獸

草木皆取之有節用之有時王制獺祭魚然後虞人入

化為鷹然後設罝羅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昆蟲未蟄

不以火田田林麓川澤以時入而不禁五穀不時果實未

熟不鬻於市木不中伐不鬻於市此六府之所以脩非徒

愛物也為民留不盡之藏而使之不竭於用也夫天地

生物本足以養天下之人而人自暴殄之無怪乎民生

之日促矣先帥民以撙節而後盡經制之詳此孟子設

理學逢源 卷之八 外篇王道類

十一

施之序也

滕文公問為國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詩云晝爾于茅宵

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民之為道也有恆產者有

恆心無恆產者無恆心苟無恆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及

陷乎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

可為也是故賢君必恭儉禮下取於民有制陽虎曰為富

不仁矣為仁不富矣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

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龍子曰

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為常樂

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為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

不足則必取盈焉爲民父母使民盼然將終歲勤動不
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使老稚轉乎溝壑惡在其
爲民父母也夫世祿滕固行之矣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
私惟助爲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設爲庠序學校
以教之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
曰庠學則三代其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小民
親於下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爲王者師也詩云周雖舊
邦其命維新文王之謂也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國使畢
戰問井地孟子曰子之君將行仁政選擇而使子子必勉
之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祿不平是
理學逢源

卷之八

外篇王道類

三

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
也夫滕壤地褊小將爲君子焉將爲野人焉無君子莫治
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
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餘夫二十五畝死徒無出
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
睦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
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此其大略也
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矣

爲國者當重民事重民事則必制民產制民產則必正
經界而經界之所以不正者暴君汙吏慢之也暴君汙

吏之慢之者便於侵併取民無制也故仁政必自經界
始而其本則在君心之恭儉矣制民產者取法三代夏
時水土初平故其田盡授之民而貢其什一觀禹貢曰
賦曰納是自賦之明徵也然禹定九州第九疇叙九功
則皆以九爲數取法洛書貢法殆未始非井也三代授
田多寡不同朱子亦嘗述陳氏徐氏之說大約謂夏時
水土初平可
耕地少商周以漸開闢又夏民儉朴自足至
商周而費用日多故授田因有多寡之異但畎澮溝
洫自禹已然商周雖革命創制當未必能盡天下溝洫
而更易之或以爲三代之尺度不同故計畝有多寡而
其數則一也其或然歟此甬上萬氏之說也按此則夏
尺當周尺二尺殷尺當周尺一
理學逢源

卷之八

外篇王道類

古

尺有四蓋二代作樂用律不同因其所用之律以起至
度而尺因有長短若周尺則只當今尺六寸四分也
於邦國都邑所在則其勢又必有不能不更制其溝洫
者鄉遂用貢自稍有不同於夏之貢又夏商周所同然
也貢法亦井而鄉
遂則不井也愚謂殷易貢而爲助周易助而爲徹
此亦因時潤澤之宜惟貢固不能無弊而助則已盡善
萬世所當守之其欲行之於今又豈獨無爲潤澤也
周禮大司徒令五家爲比使之相保五比爲閭使之相受
四閭爲族使之相葬五族爲黨使之相救五黨爲州使之
相調五州爲鄉使之相賓此民居之
在六鄉者
遂人掌邦之野以土地之圖經田野造縣鄙形體之灋此

言五家為鄰五鄰為里四里為鄣五鄣為鄙五鄙為縣五縣為遂皆有地域溝樹之此民居之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遂廣深各二十夫有溝廣深溝上有畛容六百夫有油廣深漚上有塗廣容千夫有漚廣二澮上有道容二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於畿

此鄉遂用貢之法也鄉遂之民五家相比故二比之田則同溝矣族鄣百家則同漚矣二黨二鄙則同澮矣一川之田約開方三十三里有奇然亦不必正三十三里

大要萬有二千五百家為鄉則鄉田同川也約方三故

詩曰駿發爾私無田不井授終三十里一川亦服爾耕十

理學逢源卷之八 外篇王道類 圭

千維耦萬二千五百夫皆舉其略而言之也鄉遂之田

糞多力易鄉遂之民以作六軍又以近在王畿天子春

秋巡省司稼視年上下以出斂法故不妨什一自賦此

措置之宜也

考工記匠人為溝漚九夫為井井九百畝通公田言之故

有遂畝之間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為成田九畝成

問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漚方百里為同田九百同問廣二

尋深二仞謂之澮專達於川

此都鄙用井之法也九夫為井者公田百畝亦一夫之

田也甬上萬氏謂周禮不可信而匠人此章正周之微

法鄭氏牽合為非又謂孟子所言中為公田乃殷

助法周人則井九百畝皆授之民而歲取其穫之十一

以其通乎上下故謂之徹按周詩明說雨我公田孟

子明言雖周亦助萬氏何得因一字而公田中以二十

畝為八家田廬所謂五畝之宅二畝半在田者詩曰中

田有廬是矣又幽風曰曰為改歲入此室處此即在邑

之二畝半也十里為成成間不必盡皆可井約以山林

邑居之屬三分去一而可田者八里方八里則六十四

井為田五萬七千六百畝授之五百一十二夫為井邑

邱甸之數自里而成而同皆有封土植以正經界田界

欲方故不成方者間之或以給餘夫圭田或聽民之私

利故記曰夫圭田無征詩曰疆場有瓜都鄙之居聯之

理學逢源卷之八 外篇王道類 夫

以四則邱甸之賦所從起也。鄉遂所入以供王室宮

府之用使近而知稼穡之艱難其餘則賈牧胥徒之祿

於是乎取焉都鄙之田以制卿大夫之祿使均而無兼

井之患故甫田之詩曰歲取十千大田之詩曰雨我公

田周禮公邑家邑大都小都皆在甸稍縣朱子謂世

相為表裏亦以此也而王制曰百里之內以供官千里之內以為

御蓋失之矣。都鄙井田之法周禮不詳蓋詳在冬官

而今已失之也

王制曰古者以周尺八尺為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為步

古者百畝當今東田百四十六畝三十步古者百里當今

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尺二寸二分

古者謂周時今蓋謂漢時也今指周時也疏較記

文之誤謂古百畝當今田百五十二畝七十步陳雲莊

較疏之誤謂實當今田百五十六畝二十五步按陳

算固無差但古今尺步長短難以考據而古今道里應

不容以長短不應漢之里遂近於周里十之二也若以

里法計之周以三百步為里今以三百六十步為里周

人八尺為步今以五尺為步則古步當今步盈二分長

也古尺當今尺約七十五分周畝積百步今畝積二百

四十步古方里九百畝今方里五百四十畝是古者百

理學逢源卷之八 外篇王道類 七

畝當今田六十畝金山謂當今田四十一畝王楨農

書謂當今田二十四畝五分皆未是也

以上主言井田之制

禹貢冀州土白壤田中中兗州土黑壤田中下青州土白

墳田上下徐州土赤埴墳田上中揚州土塗泥田下下荆

州土塗泥田下中豫州土壤下土墳墟田中上梁州土青

黎田下上雍州土黃壤田上上

土之性壤為上墳次之塗泥下土之色黃為上赤次之

白次之青黑為下然古以雍徐為沃壤而今以東南為

膏腴者則以江湖地闢而宜稼西北地方不盡耳其實

荆揚土薄不耐早潦安能及雍徐之土厚哉

周禮夏官職方氏揚荆穀宜稻豫并宜五種青州宜稻麥

兗州宜四種梁黍稷麥雍冀宜黍稷幽州宜三種梁黍

宜者尤宜之也稻宜下溼黍稷宜高燥梁宜平原麥宜

風菽宜塏埭也

地官土均掌平土地之政以均地守虞衡以均地事農圃

以均地貢厚薄以和邦國都鄙之政令刑禁與其施舍禮

俗喪紀祭祀皆以地之嫩惡為輕重之灋而行之掌其禁

令

因地之宜以均其法也

理學逢源卷之八 外篇王道類 夫

草人掌土化之灋以物地相其宜而為之種凡糞種駢剛

用牛赤緹用羊墳壤用麋渴澤用鹿鹹澗用豸勃壤用狐

埴墟用豕疆墾用蕢輕墾用犬何氏曰糞種焚其灰以漬種也

土性有偏而各以其物變化之也

稻人掌稼下地以瀦畜水以防止水以溝瀆水以遂均水

以列舍水以澮寫水以涉揚其芟作田凡稼澤夏以水殄

草而芟夷之澤草所生種之芒種

稻人獨置一官者以稻獨生水澤也

司稼掌巡邦野之稼而辨種稂之種周知其名與其所宜

地以為灋而縣於邑閭巡野觀稼以年之上下出斂灋掌

均萬民之食而調其急而平其興

辨種桂順物性時天時也辨地宜因地利也為法而縣於縣所謂王釐爾成來咨來茹者乎視年上下以出斂法斯所以雖自賦而無龍子之譏也觀周禮一書其於農事審密至矣是其與無逸幽風同為周公之志又奚疑哉

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乃諺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周公曰嗚呼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理學逢源

卷之八

外篇王道類

九

民祗懼不敢荒甯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即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甯嘉靖殷邦至於小大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為小人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太王季克自抑畏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於日中

戾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

正之供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不則有愆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周公曰嗚呼我聞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民無或胥講張為幻此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不敢含

理學逢源

卷之八

外篇王道類

十

怒此厥不聽人乃或講張為幻曰小人怨汝詈汝則信之則若時不永念厥辟不寬綽厥心亂罰無罪殺無辜怨有同是叢于厥身周公曰嗚呼嗣王其監于茲
小人之依在稼穡而人君不知其艱也知稼穡之艱難則知小人之依矣知小人之依則急於民事而不敢自逸矣不敢自逸則獲逸矣第二段舉殷王之無逸者以為法也第三段言文王之無逸也第四段正戒嗣王以無逸也第五段欲嗣王之聽其言也第六段欲其知此而實踐之也實迪其哲則所其無逸矣末乃致丁甯之意

周公作七月之詩以告成王曰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
日躔發二之日栗烈無衣無褐何以卒歲三之日于耜四
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七月流火九月
授衣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
春日遲遲采芣所祈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七月流火
八月萑葦蠶月條桑取彼斧斨以伐遠揚猗彼女桑七月
鳴鵙八月載績載元載黃我朱孔陽爲公子裳四月秀麥
五月鳴蜩八月其穫十月隕穰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爲
公子裘二之日其同載纘武功言私其縱獻豝于公五月
斯螽動般六月莎雞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
理學逢源 卷之八 外篇王道類 三

十月蟋蟀入我牀下穹窒薰鼠塞向瑾戶嗟我婦子曰爲
改歲入此室處六月食鬱及薁七月亨葵及菽八月剝棗
十月穫稻爲此春酒以介眉壽七月食瓜八月斷壺九月
叔苴采荼薪樗食我農夫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黍稷
重穰禾麻菽麥嗟我農夫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晝爾于
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二之日鑿冰沖沖二
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九月肅霜十月滌
場朋酒斯饗日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
周后稷以農事開基公劉克脩后稷之業大王王季世
世篤之以至文武而有天下故其風俗之醇美上下之

相親如此周公述此以告成王欲成王之念此不忘亦
無逸之意也農桑爲民之所本以生者也人君所務者
在農桑則民皆務本矣務本則衣食足而風俗醇國未
有不興者也人君所務者在貨賄聲色則民皆逐末矣
逐末則風俗靡而衣食絀國未有不喪者也後世若漢
之文景唐之太宗後周之世宗其庶幾知此者而其心
未純鮮克有終宜盛治之難再也夫

以上察物性上宜之事本爲民上者重農務本之心
周禮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物爲之厲而爲之守禁仲冬斬
陽木仲夏斬陰木凡服韜斬季材以時入之令萬民時斬
理學逢源 卷之八 外篇王道類 三

材有期日凡邦工入山材而掄材不禁春秋之斬木不入
禁凡竊木者有刑罰 林衡掌巡林麓之禁令而平其守
以時計林麓而賞罰之若斬木材則受灋於山虞而掌其
政令 川衡掌巡川澤之禁令而平其守以時舍其守犯
禁者執而誅罰之 澤虞掌國澤之政令爲之厲禁使其
地之人守其財物以時入之于王府頒其餘于萬民
居山林之民種植材木射豸鳥獸居川澤之民長殖蒲
葦捕簞鱗介之屬謂之山澤之農是亦其本業也設虞
衡之官以掌之爲之正其疆界使之安其職業而立之
法焉卽其所出以當其稅此綜理民事之周也以下述

人掌民之獵者禁取卅人掌金玉錫角人掌徵羽人掌
龜卯及毒矢射者石之掌炭徵灰掌茶聚掌徵蜃徵蚌徵之
屬皆虞衡屬也○天下之士皆王土也亦皆民土也上
不私為有而公之民使民亦不私其有而供之上今使
頒山澤於民亦如頒田之制而使之興其業焉使量貢
其所產亦非田意也

此虞衡之制

中庸曰日省月試既稟稱事所以勸百工也

古者百工居肆而食餼於官官府時省試之器用皆有
成法成而頒布於民此所以器無淫巧歟

理學逢源卷之八 外篇王道類

三

周禮考工記凡攻木之工七輪人為車輪輿人為車弓人

為廬人為戈柄匠人營建國邑車人為耒梓人為筍籬人為

金之工六築氏為治冶氏為戈臯氏為栗氏為段氏為桃人

為攻皮之工五函人為鮑人治鞞人為韋氏關裘氏為設

色之工五畫人象物績人布采鍾氏染筐人關幌氏絲刮

磨之工五玉人治圭璧柳人關雕人關矢人為磬人為搏

埴之工二陶人為瓦為旃人為篋

此百工之略

周禮司市掌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以次敘分地而經
市地各有分宅而定其次敘如今以陳肆辨物而平市

市以四家為聯故以政令禁物靡而均市以商賈阜貨而
謂之肆肆亦陳也
行布以量度成賈而徵償以質劑結信而止訟若今支票類
以賈民禁偽而除詐如今之以刑罰禁誑而去盜以泉府
同貨而斂賒同與民同也遠商之貨有一時大市日昃而
市百族為主朝市朝時而市商賈為主夕市夕時而市販

夫販婦為主凡市入市東西有闕闕則胥執鞭度守門所

以禁爭度表之以旌於市樓正經展成視交奠賈蛇物上旌

於思次以候知三市之時以令市市令三市師泣焉泣于而

聽大治大訟胥師賈師泄于介次市舍而聽小治小訟凡

萬民之期于治者有所期于市辟布者于市量度者以米粟刑

理學逢源卷之八 外篇王道類

三

戮者各于其地之敘各就其所凡得貨賄六畜者亦如之

得人所遺失之貨賄六畜亦各三日而舉之三日而無人

就其肆以待遺失之主而還之識認則官舉

之凡治市之貨賄六畜珍異亡者使有利者使阜害者使

亡靡者使微凡通貨賄以璽節出入之由市門而出于闕

皆有璽節也國凶荒札喪則市無征而作布鑄錢凡市偽飾之

禁在民者十有二在商者十有二在買者十有二在工者

十有二市刑小刑憲罰憲示於眾中刑徇罰執而徇於眾

大刑朴罰其附於刑者歸于士歸之士師國君過市則

刑人赦此設言國君夫人過市罰一幕世子過市罰一帑

命夫過市罰一蓋命婦過市罰一帷凡會同師役市司帥

賈師而從治其市政掌其責債之事

古人前朝而後市市在公北示先義而後利也市以四為

聯而每四則一肆長二肆則一胥五肆則一司稽以巡

視其犯禁不物者異服及盜賊十肆則一司疏禁其關

置疏亂陵犯及羣遊飲食於市者二十肆則一賈師使

辨其物展其成定其價使之有恆一胥師使平貨賄憲

刑禁以察詐偽飾行價憲皆所以經理市肆分地辨物

禁靡而通商賈齊度量者也而質人則為之質劑以信

之又攷其度量消布帛之制布帛之長馬廛人乃斂其市之

征布總其成者則司市也市本趨利之所尤為囂陵靡

理學逢源 卷之八 外篇王道類 五

薄而藏姦納慝之區故糾察而別異之尤嚴如是廛人

斂市布有紬布列肆總布無肆而立地者之稅質布質人所罰犯禁罰布所罰買賈不廛布商賈所居者之錢然孟子言

譏而不征者取其物所以當廛賦若既征廛賦則不復

征物稅正孟子所謂廛而不征也國凶荒札喪則市無

征所謂法而不廛也

司門掌授管鍵以啓閉國門幾出入不物者正其貨賄凡

財物犯禁者舉之以其財養死政之老與其孤

司關掌國貨之節以聯門市司貨賄之出入者掌其治禁

與其征廛凡貨不出於關者舉其貨罰其人凡所達貨賄

者則以節傳出之國凶札則無門關之征猶幾

孟子言關譏而不征而周禮則門關有征夫商亦王民

而征賦獨不及是使人逐末也然司關之文曰聯門市

日掌征廛則是征廛於市則不復徵貨於關如既征貨

於關則亦不復征廛於市有璽節為之符驗也其或出

於關而不由市者則關征之或近地入市而不由關者

則市征之皆只一征無再征也然此只以征商耳若行

旅則不概征也豈若後世之重疊征求搜尋毫末哉

王制有圭璧金璋不粥於市命服命車不粥於市宗廟之

器不粥於市犧牲不粥於市戎器不粥於市此皆朝廟重器故不得粥

理學逢源 卷之八 外篇王道類 五

用器不中度不粥於市王者謹權量審法度兵車不中度

不粥於市如六尺六寸之度布帛精麤不中數如朝服之布十五

升斬衰之布三升齊衰之幅廣狹不中量不粥於市布幅

尺四寸以下皆有定數也布幅廣二尺四寸布幅姦色亂正色不粥於市姦豔之色也此皆亂法度者故不得粥

錦文珠玉成器不粥於市衣服飲食不粥於市此以防奢

五穀不時果實未熟不粥於市木不中伐不粥於市禽

獸魚鼈不中殺不粥於市此禁民濫取也故不得粥

此卽周禮偽飾之禁也鄭註謂器用一兵車二布三帛

九獸十魚十一鼈十二疏謂圭璧一金璋二命服三命

車四廟器五戎器六用器七兵車八姦牲九錦文十珠

十一玉十二凡此在工者不得作也犧牲一布二帛三

衣服四飲五食六五穀七果實八木九禽十獸十一魚

鼈十二凡此在民者不得蓄也商則資此而通立市亦之賈則資此而居之故分而言之皆十有二
聖人之政而浮靡奢逸之俗奇袤巧利之事多由市起
自命服名器有市者而朝廷不尊自布帛器用皆無滄
制度量而法度墮自技巧聲色有市者而邪僻滋自珠
玉錦繡衣服飲食有市者而俗日奢僭民日偷惰蔬果
競時新魚鼈窮鯁卯而取物無節山髡澤竭矣窮鄉僻
壤皆有列肆士夫之家與販豎爭利而不羞濫惡日滋
人喪廉恥市不爲敗法亂俗之首哉聖王有作其必當
有以治之矣

此商賈市廛之治

理學逢源卷之八 外篇王道類

三

以上皆經畫於國中

易比卦大象傳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水比於地民比於君然侯國之比民也易而天子之比
民也難民之比天子也遠而邦國之比天子也近故先
王眾建諸侯分民而治建萬國所以比兆民親諸侯所
以比萬國於是諸侯以厥民厥臣達於王王得由諸侯
達臣民以達之天下而後上德無不宣下情無不達血
脈通貫體統相維如身之有臂臂之有指天下一體而
無間此之謂顯比後世以天下爲己私無大公比民之
志是以師暴秦而不師三代然三代封建之天下夏載

四百商祀六百周年八百而後世郡縣之天下則秦二
世而亡其餘建國之永者不過四三百年或二百或一
百年或數十年以至促者或四三年而可不知變計歎
仕視官爲過隙官視民爲路人君門九天上下相蔽臂
指寸隔血脈不流自外視之龐然大人而降年終以不
永則曷若大公之爲得歟

周禮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
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
景朝多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
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然則百物
理學逢源卷之八 外篇王道類

三

阜安乃建王國焉制其畿方千里而封樹之凡建邦國以
土圭土其地而制其域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
半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伯之地封
疆方三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其
食者四之一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

測土深測土方入天度之淺深也 中國地當赤道之北
極入地下古稱北極出地三十六度者以中嶽陽城爲
土中言也土中望北極出地三十六度由此而北則二
百五十里而望極漸高一度故曰入天度之淺深也
五十里而望極漸低一度故曰入天度之淺深也
度有淺深故日景有長短影短北去赤道遠去北極近
則日影長大約淺深二度則其影長短一寸正當赤道
之下則春秋分無影在赤道北二十四度則夏至日中

無影今其經度有左右故日景殊朝夕經度謂兩極子
南交地亦二百五十里而差一度在子午線東則日午
而景稍東移在子午線西則日午而景未及中今測東
西之中在嵩土圭尺有五寸天地之中數也河圖之數
山東綽鄭間土圭尺有五寸天地之中數也五十居中
五土生數十土夏三曰景與土圭合故曰土中景表八
成數故曰中數疏云周公於穎川陽城立一表為中表中
尺人之度也表南千里又立一表中表北千里又立一
表東西亦如之所謂日南既以土圭度日影而定土中
日北云云者主中表言也

理學逢源 卷之八 外篇王道類 堯

遂以土圭制五等諸侯之分域視日晷短長而可得地
果之實也此亦主其大略言其實諸侯封域要必疆之
入亦不必封國之制周禮與孟子王制不同然孟子已
自言其詳不可得聞而王制作於漢儒當諸儒作王制
時周禮雖出而藏之秘府固無怪其未睹也由今考之
孟子王制所述蓋殷商舊制武王有天下之初所謂列
爵惟五分土惟三者也周禮則周公所定周所肇封伯
叔甥舅之國廣封之制也上公之國五百里侯國方四
百里國中百里以為實封公侯所自奉五百里之國國
國中地方百里為方十里者百城郭宮室溝塗山川之
屬三分去一為方十里者六十六國中用貢法十里之
地容九百夫方十里者六十六則容五萬九千三百夫
分爲三川川一鄉鄉一軍萬二千五百家一軍三軍合
三萬七千五百人中餘羨二千人以備三軍國中四
賦以供公室國中餘羨二千人以備三軍國中四
十里爲郊國中地方八十里爲方十里者六十四城郭
宮室之類三分去一鄉一軍正得三萬七千五百夫
夫分爲三川川一鄉一軍正得三萬七千五百夫
百人之數廣之以取爲贏餘則亦規方百里故曰大

國三軍公侯皆方百里實封之外以養天子以出軍賦
以給祿費而附庸與其中五百里之國為方百里者二
里者十二以為牛牧苑囿之用以分卿貳世臣之采以
供朝聘會同祭祀喪紀之用以給羣百庶士府史胥徒
之祿以待意外不虞之備而附庸與其中焉四百里之
國為方百里者十六天子食其三之一餘方百里者十
附庸與焉凡郊外助方里而井井八夫四井為邑四
邑為邱邱四邱為甸甸方八里容五百十二夫邱山林川
澤邑居之類三分之一則為一成出車一乘是為甸
乘之賦百里為同同百乘請公二十四同諸侯十五同
附庸不與於蒐乘是為千乘之國伯國方三百里國中
則千乘以為常

理學逢源 卷之八 外篇王道類 舜

七十以爲實封三百里之國國外三十里為郊國中
郭民居三分去一餘方十里者二十四容二萬一千六
百夫不足二軍之數廣之以作二軍則為方七十里
故次國二軍伯七十里實封之外以養天子以出兵賦
以給祿費以待不虞三百里之國為方百里者九天子
牛牧苑囿之田以分卿貳世臣之采以供朝聘會同祭
祀喪紀賓客之用以給羣臣庶士府史胥徒之祿以待
意外不虞之備國外八百乘之賦也子國方二百里約
八同出車可八百乘外八百乘之賦也子國方二百里約
五十里以爲實封二百里之國國外二十里為郊國中
去一餘方十里者十而奇三容萬夫不及故小國一軍
一軍廣之以足一軍之數則為方五十里

子五十里其外以供天子以出兵賦以待國用之國為
方百里者四天子食其四之一則餘方百里男國方百里
里者三國外三同有奇出車三百餘乘
國外十里為郊國中地方二十里為方十里者四餘車
三分去一則餘方十里者二十而奇六僅成一師
賦六十乘耳其四之一餘方七成有半也蓋周制定於
周公其夏商舊邦既無德可增封亦無罪可削滅則皆

其舊而叔伯甥舅之擊封勢不可不加矣魯錫山川

土田附庸奄有龜蒙保有鳧繹去曲阜三百餘里繹山

在邳州界非鄒齊之賜履管仲述之穆陵關在淄胸山

也無棣城在德棣之間此明是齊之封域而說者謂其

此非言封域乃言征伐所得及耳噫何曲為之說乎其

非百里甚明子產對晉謂天子一圻諸侯一同此以塞

侵小之詰不必據也金仁山謂魯之土田方百里而合

之山川附庸則七百里是則山川附庸居四十有八而

土田居其一有是理哉朱子曰王制一篇分國之制只

是漢儒做箇如此算法其實不如此也建國必看山川

形勢無截然可分之理石梁王氏曰天子縣內以封者

理學逢源

卷之八

外篇王道類

三

或三分之一或半之又除山川城郭塗巷溝渠則奉上

者幾何九州而千七百七十三國畿內建官惟百皆非

周制合先儒之說觀之則王制為漢儒臆說而非可據

也又明甚矣要之天下非棋局即土田戶口之數亦非

可截然劃一地官所言只其大略而井田封建之詳宜

在冬官今已亡矣建國固不可過大而周制亦未為甚

大也又考當日其名山大澤則不以頒而掌之虞衡而

立政所稱夷微盧烝三亳阪尹是邊陲之地要害之區

亦天子置尹治之以與列邦錯處師古所告唐太宗之

言宜不易也今約大國不過一郡小國一縣而要害之

所名山大澤仍不以封錯置尹監則誰謂封建之不可

為也乎

大司馬以九畿之籍施邦國之政職方千里曰國畿其外

方五百里曰侯畿邱氏曰此言外方五百里則每面二百

蕃畿通為二千二百五十里兩面相距為五百里自侯畿至

井王畿千里通為五千五百里兩面相距通為四千五百里

也按此則侯畿當禹貢侯服之半采及男邦之地蕃服又其

外方五百里曰甸畿當禹貢侯服之地又其外方五百里曰

男畿當禹貢甸服之內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畿當禹貢

衛之地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畿當禹貢要服又其外

方五百里曰蠻畿當禹貢要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畿

理學逢源

卷之八

外篇王道類

三

當禹貢荒服之內半蠻地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畿當禹貢荒服

之內半蠻地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畿當禹貢荒服又其

方五百里曰蕃畿當禹貢之外薄

虞夏都冀周都雍地偏西北無四面方五千之實而五

服九畿云者亦計道里遠近大約作此通法耳虞夏北

無要荒周西無衛蠻以外也然周西大戎要謂之荒服

經畫則有定法措置則有變通也周書多只言侯甸男

邦采衛蓋蠻服以外則羈縻而已詳內略外也

梓材曰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惟邦君

王啟監厥亂為民曰無胥戕無胥虐至於敬寘至於屬婦

合由以容王其效邦君越御事厥民曷以引養引恬自吉

王若茲監罔攸辟

惟邦君使臣民之情達於上而因以上達於王此先王建國親侯以比民之意也謂之監者武王克商而以商之畿內裂為邦國如武庚居殷而管蔡霍衛皆分殷畿內之地則皆監殷者也蓋殷畿之內庶邦小侯皆仍其舊而新封管蔡衛霍之國則為之長使小國附庸焉如殷民七族陶施繁錡樊饑之類及費滑邾鄆是矣是以武王呼康叔為孟侯而周公告多士曰臣我監此曰王啟監厥亂為民欲其撫小侯治民而以其治民之功達於王則監所由名非為恐武庚畔而使請叔監之之謂理學逢源

卷之八

外篇王道類

三

以上主言封建

禹貢冀州虞夏濟河惟兗州今東昌大名衛輝彰德廣平等府德棣河間地海岱惟青州今濟南青萊登等府及遼左之地海岱及淮惟徐州今兗徐淮安歸德穎等府淮海惟揚州今江蘇浙江安徽等省荆及衡陽惟荊州今湖北湖南荆河惟豫州今河南華陽黑水惟梁州今商金漢中黑水西河惟雍州今陝西

舜分冀北為并州今宣化大冀東為幽州今京師地青北

為營京地盛

周禮職方氏掌天下之圖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國都鄙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與其財用九穀六畜之數要周知其利害乃辨九州之國使同貫利東南曰理學逢源

卷之八

外篇王道類

三

揚州其山鎮曰會稽在今紹興其澤藪曰具區今太湖其川三江東江婁江松江其浸五湖大湖言揚州之湖耳其利金錫竹箭其民二男五女其畜宜鳥獸其穀宜稻正南曰荊州其山鎮曰衡山其澤藪曰雲膏今江夏安陸之間其川江漢其浸潁湛其利丹銀齒革其民一男二女其畜宜鳥獸其穀宜稻河南曰豫州其山鎮曰華山華山在陝西華州與豫州接鄰此當是界亦或彼其澤藪曰圃田今中牟其川滎雒其浸波澆其利或此也 林漆絲枲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六擾其穀宜五種正東曰青州其山鎮曰沂山在沂州其澤藪曰望諸即孟諸其川淮泗其浸沂沭淮沂沭皆徐州之水蓋周合徐於青也其利蒲魚其民二男二

女其畜宜濰胸其穀宜稻麥河東曰兗州其山鎮曰岱山
今泰安州其澤藪曰大野今南旺湖其川河沛其浸盧維盧卽雷也其

利蒲魚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六擾其穀宜四種正西曰
雍州其山鎮曰嶽山在鳳翔其澤藪曰弦蒲在沂其川涇汭

其浸渭洛其利玉石其民三男二女其畜宜牛馬其穀宜

黍稷職方無梁州蓋并入於雍東北曰幽州其山鎮曰醫無閭今奉天

營於其澤藪曰獯養未詳其川河沛其浸菑未詳此非青州

也之淄其利魚鹽其民一男三女其畜宜四擾其穀宜三種

河內曰冀州其山鎮曰霍山今霍州其澤藪曰楊紆未詳其川

漳其浸汾潞其利松柏其民五男三女其畜宜牛羊其穀

理學逢源 卷之八 外篇王道類 三

宜黍稷正北曰并州其山鎮曰恆山今渾原州其澤藪曰昭餘

祈未詳其川庫池嘔夷其浸涑易其利布帛其民二男三女

其畜宜五擾其穀宜五種

此職方所紀川澤名地多有難考秦并天下分四十郡

漢承郡縣之制而間置國焉其後分十三州牧晉分十

五州唐宋皆分列道元改十三行省明分兩京十三省

今

國朝兩京十五省茲紀其大略如職方例

京師西接太行極如職方例其分箕尾胃昂畢燕箕尾東屬渤海趙昂畢西屬恆山其

暑長多寒其山恆山其鎮天壽京師北其川漳易衛滹其

浸溇沱其澤渤海其地原陸海濱斥鹵其風剛其俗燥

慨其土白壤下土黑墳其穀黍稷粱麥其木松柏杞柳

其畜宜六其果棗柰其蔬菘葍其利鹽出河澗天津

東北 盛京三方瀕海東北距鴨綠江其分箕尾其暑夕長多寒風其

出醫無閭其鎮華表在遼其川遼其浸鴨綠其澤渤海

其地原斥其風剛其俗慷慨其土白壤其穀宜黍稷粱

菽其木宜松檉其畜宜馬牛其果宜皂物其蔬葍其利

皮服海錯

淮及震澤惟江南北據淮水東負大海西據天柱南懷震澤其分斗及房心

淮南房心其暑短夕多暑風其山天柱在霍其鎮鍾山

理學逢源 卷之八 外篇王道類 三

江甯其川淝溧吳淞其浸江淮其澤巢高郵震丹其地

錯繡其風柔其俗知其土塗泥高土赤埴其穀宜稻麥

其木楸松其畜牛犬豕雞匹其果梨栗橘柚其蔬菘芥

薑芋其利鹽木海錯木棉茗布

正東惟山東東據海南望其分虛危奎婁胃岱北虛危

胃其暑夕多風其山岱宗其鎮沂山其川沂汶淄濰其

浸溇潔其澤大野卽南旺湖雷夏其地原隰海濱斥鹵其風

平其俗朴其土白黑濟東白濟西黑其穀稻粱菽麥黍稷其木

松栢杞柳槐榆楊桐梓桑其畜牛犬豕雞其果宜膚物

其蔬葍菘來服其利魚鹽繭漆葛泉

正北惟山西西南濱河南據太行北盡恆山之陰其分芻參胃昂畢以南

其川汾沁其浸河沈其澤鹽澤其地原阜其風剛其俗

勁其土白壤其穀黍稷粱麥其木松柏杞柳其畜馬羊

其果棗栗柰桃其蔬葑辛其利鹽皮服漆泉

河及漢惟陝西北負大河東據華山南及漢南西至磧石其分井鬼其山太

華在華陰縣其鎮嶽山在慶陽其川汭雒澧漢其浸涇渭其暑

朝多陰其地陸阜其風剛質其俗勁悍其土黃壤奧地

青黎漢中土青其穀黍稷其木松梓榛栗其畜羊馬其果宜

阜物其蔬葑壺其利井鹽皮服玉石

理學逢源 卷之八 外篇王道類 七

西北惟甘肅東起磧石南臨湟中西被流沙北望大漠其分井鬼其暑朝多

陰寒其山祈連其川張掖其浸河弱其鎮丹山其澤青

海其地原阜磧土沙磧其風剛質其俗勁朴其土壤其

穀黍稷其畜羊馬其果葡萄瓜栗其利皮毛玉石

中州惟河南北距太行東望孟豬西距太華南至荆山其分角亢氐柳星張

室壁格洸以南南鵠火汴汝之其暑中其山太室在登封縣其

鎮桐栢在南陽其川伊澗穀澠汝潁睢派其浸河洛其澤

滎沛其地平原其風和其俗朴其土壤其穀宜六種其

木檜栢榆楊槐柳其畜六擾其果宜膚物其蔬苽葑芥

蔬其利絲漆泉葛

正西曰四川北據劔閣西沿黑水東限巽峽南接黔中其分井鬼其暑朝多

寒陰其山岷山在松藩其鎮蒙山在邛州其川巴桓洙水其

浸江沱其澤馬湖其地隴其風柔其俗知其土青黑其

穀宜六種其木樟楠梓栢楸松其畜六擾其果荔其蔬

芋葵辛苦其利鹽鏤鐵金藥草茗及織毛羽

漢及嶺曰湖廣北據漢水東望天柱西距瞿峽南至柱嶺其分翼軫其暑短

多暑其山衡山其鎮荆山在襄陽其川湘沅澧辰激瀟其

浸江漢其澤洞庭其地隴澤其風柔其俗野其土塗泥

其穀稻菽其木椿檉檜栢梓楓樟楠其畜鳥獸其果膏

物橘柚其蔬葵苽苻荇其利羽毛齒革丹沙金竹魚茗

理學逢源 卷之八 外篇王道類 八

江嶺曰江西北距大江東望鄣山西不及湘江南抵庾嶺其分斗建其暑短

多暑其山廬阜其鎮華山在南昌其川瀨盱其浸江其澤彭

蠡即鄱陽湖其地隴澤其風柔其俗朴其土塗泥其穀稻菽

其畜牛豕其木松栢樟檉其果柑柚水物其蔬苽芥來

服薑芋其利魚竹茗葛

震澤之南惟浙江北距太湖東憑大海西望懷玉南據仙霞其分斗牛女其

暑短多暑其山會稽其鎮天目在杭州其川須葵澱雪其

浸錢唐其澤鑑湖在紹興其地隴衍其風柔其俗知其土

塗泥其穀宜稻其木榭桑其畜鳥獸其果橘柚水物其

蔬葵芥蓴薑芋其利鹽絲葛竹漆茗海錯

東南惟福建北據仙霞東南其分牛女其暑夕短而風

暑其山武彝其鎮三山武夷在崇安其川汀漳其浸太

史其澤海其地隩斥其風柔其俗詐其土塗泥其穀稻

其木櫛櫛其畜犬豕鳥獸其果圓荔橘柚其蔬瓜葵其

利鹽茗竹筍鑲鐵漆葛芋海錯島夷之珍

正南惟廣東北距五嶺南據大海其分牛女其暑短多暑其山黎

母五指山在瓊州其鎮番禺其川汀瀧其浸牂牁其地斥鹵

其風柔其俗淫其土塗泥其穀稻其木楠櫛櫛雜其畜

犬豕鳥獸其果圓荔柑蕉椰櫛櫛其蔬瓜芋其利鹽

丹金錫珠貝羽毛海錯島夷之珍

理學逢源 卷之八 外篇王道類 堯

嶺右惟廣西北據桂嶺東枕賀其分翼軫其暑短多暑

其山九疑全州其鎮金山其川漓溶其浸牂牁其地草

錯其風柔其俗野其土塗泥其穀稻其木櫛櫛其畜鳥

獸其果圓荔蕉椰其蔬瓜芋其利桂蠟羽毛齒革金沙

異錯

西南惟雲南北接金瀘東及牂牁其分井鬼之餘其暑

短朝多陰其山點蒼在雲南其川沙勒樣備麗路其浸黑

水六盈其澤滇洱洱在雲南其地莫雜其風柔其俗侏

儒其土青黑其穀稻梁其木松櫛櫛其畜鳥獸鼈象其果

柑櫛櫛其蔬辛滑其利井鹽羽毛齒革丹沙金錫玉石

織皮

五溪盤江惟貴州北接涪瀘南枕嶺右其分翼軫之餘

其暑短朝多陰其山盤山其川牂牁其地幽阻其風柔

險其俗侏儒其土雜其穀糯稻菽麥其木櫛櫛其畜鳥

獸蟲豕其果皂物其利丹砂金銀鉛汞齒角羽毛

王制曰自恆山至於南河千里而近自南河至於江千里

而近自江至於衡山千里而遙此南自東河至於東海千

里而遙自東河至於西河千里而近自西河至於流沙千

里而遙此東西

此在古中原之徑也今則自恆山北至大甯千里而近

理學逢源 卷之八 外篇王道類 罕

自衡山南至南海千里而遙自西河至隴山千里而近

自隴山至流沙千里而遙天下道里山川土地之數可

略得而稽也

以上輿地大略

或問井田今可行否程子曰豈古可行而今不可行者或

謂今人多地少不然譬諸草木山上著得許多便生許多

天地生物常相稱豈有人多地少之理人家子孫日繁則

可慮然當以大數觀之比如唐之世業日分行之幾二

年未見田有不足三代之法農民有遷他業或死而無後

者及登之俊秀者則田歸于官以待他給故有無常相通

農家長子世承父業其他子則又不必皆農且一家常以

八口為率田或不足供食餘夫乃更受田亦非一人受田

也至如種藝園圃作材山澤牧畜百工莫非本業先王必

皆有定制以輔田之不足要之天地生物以養人但取之無節生之不力分之不均用之無度乃見不足不然無不足之理也又按或疑古百畝只今四十一畝似不足供九人程子曰通天計之亦不家有九人按古百畝當今六十畝非四十一畝也

程子嘗與張子厚論井地曰地形不必謂寬平可以畫方只可用算法折計地畝以授民子厚謂必先正經界經界不正則法終不定地有凹凸不管只觀四標竿中簡地雖不平饒與民無害就一夫之間所爭亦不多又側峻處田亦不甚美又經界必須正南北假使地形有寬狹尖斜經界則不避山河之曲其田則就得井處為井不能就成處或五七或三四或一夫其實四數則在又或就不成一夫理學逢源卷之八 外篇王道類 聖

處亦可討百畝之數而授之無不可行者如此則經界隨山隨河皆不害于畫之也苟如此畫定雖便使暴君汙吏亦數百年壞不得經界之壞亦非專在秦時其來亦遠漸有壞矣又曰井田今取民田使貧富均則願者眾不願者寡正叔言亦未可言民情怨怒正論不可不耳須使上下都無怨怒方可行按程伯子初上論十事其三曰經界其七曰民食八曰四民九曰山澤則伯子之有志于井田可知矣而叔子與張子之論井地又如此則叔子之有志于井田及其潤澤之法期于可行又如此可見矣惟朱子語錄不必封建井田常言要復井田建及晚年又卻言不必封建井田想是他經歷世故不可復得事勢不可行此似程朱之意終以井田封建為不可復者但語類所載朱子之言未必盡實且即此數條之中彼此五異無足深據也然程子所言不必行及朱子所謂經歷世故多見得事勢不可行者皆只謂當時事勢自覺

卒難舉行耳非謂竟不可行也張子志行井田而朱子集其事於孟子集註則朱子已有定主矣豈可以語類之語而疑之哉

張子曰治天下不由井田終無由得乎周道只是均平耳問橫渠謂世之病井田難行者以亟奪富人之田為辭然處之有術期以數年不刑一人可而復不審井議之行於今果何如朱子曰講學時且恁講若欲行之須有機會田制須先正溝洫方定

以上言井田

張子曰井田卒歸於封建乃定古者諸侯之建繼世以立此象賢也周禮建國大小必參理學逢源卷之八 外篇王道類 聖

相得恭皆建大國其勢不能相下皆小國則無紀以小事大莫不有法

胡五峰曰封建也者帝王之所以順天理承天心公天下之大端大本也

朱子曰天下制度無全利而無害的道理但看利害分數如何封建則根本較固國家可恃郡縣則截然易制然來去去無長久之意不可恃以為固也

封建則君民之情相親可以久安而無患不似後世郡縣一二年輒易雖有賢者善政亦做不成 又曰封建之意是聖人不以天下為己私分與親賢共理但其制則不過

大此所以為得

禹會塗山萬國當時所謂國者如今溪洞之類各立個長
自為一處都來朝王後來夏商衰時皆相吞併漸漸大了
至周時只千八百國不及五分之一矣可見其又大周
畢竟是因而封之豈有移去許多小國卻封為大國之理
然聖人立法亦自有低昂不如此截然非必五百里四里
也周封齊魯之地是誅紂伐奄滅國者五十所以封齊魯
之地極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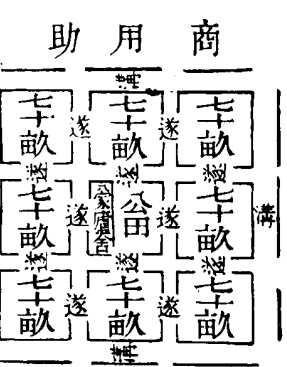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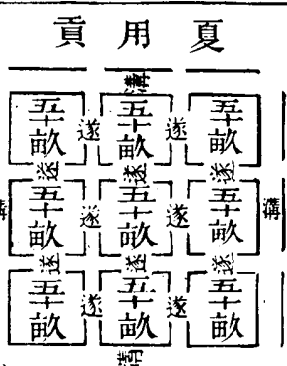
柳子厚論封建說得世變也是但他只見得後來不好處
不見得古人封建的好處柳子厚封建論說得聖人純是
私意蓋只知世變而不知聖人

理學逢源卷之八外篇王道類

也其言茲不復錄但宋時蘇轍范鎮皆以柳說為然惟胡
雙湖駁之甚快茲錄之湖雙湖曰封建與天下共其利天
理之公也郡縣以天下奉一人人欲之私也宗元之言曰
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誠使上古諸侯已為民害聖人
得已而存之則唐虞之際洪水懷襄民無所定武王周公
誅紂伐奄滅國五十皆天下之大變也此數聖人不能因
時之變更立制度以爲郡縣乃畫壤裂土修明侯甸之法
何哉宗元又曰諸侯國亂天子不得變其君夫孟子所言
貶爵削地六師移之之法皆先王之制也烏在其不敢變
乎漢不能制侯王未萌之惡及大逆不道然後勒兵而移
之此非三代故事自漢之失袁盎固言之矣豈可舉此以
例焉湯文武所爲哉方三代盛時諸侯或自其國入爲三
公王室有難諸侯或釋位以間王政至其衰也五霸雖強
大猶自懷夷狄以尊載天下之共主凡若此類宗元皆略
而不稱乃摘取衰微亂之一二欲舉封建而廢之是猶
見荆者而欲廢天下之履也宗元又曰湯資三千諸侯以
黜夏武王八百諸侯以剪商故不敢變易也是聖人於未
舉兵之先要結眾力及成功之後姑息苟安此十六國五
代庸主之所行而謂湯武爲之乎宗元又曰封建非公之
大者公天下自秦始夫謂三代聖王無公心以封建自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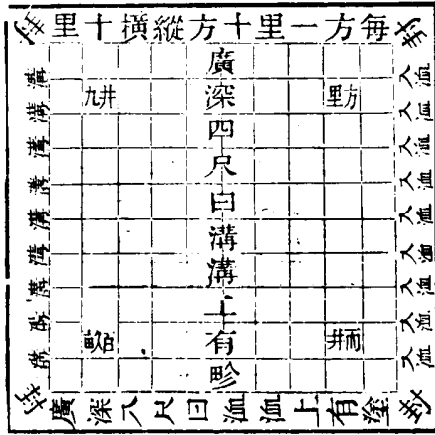
是伯夷而為盜賊之事謂秦無私意以郡縣天下是飛廉
而有比干之忠也一何不類之甚歟宗元又曰諸侯繼世
而無以立於天下天子聖明公卿必得其人况又有鄉舉里
選之法有明臣雖有良佐亦沈于民伍而不見庸矣亦足
君下無賢臣雖有良佐亦沈于民伍而不見庸矣亦足
元王之論皆無稽而不可信也夫爲君如堯舜湯武亦足
帝王之治其生經天下之國使賢才皆得以施其用使民
各有以養其生經天下之國使賢才皆得以施其用使民
自不立之患內無廣土眾民輕重相制外無強暴侵陵微
天下之施故曰封建之法天之道也若秦則妒人之兼
并而自爲兼併堯舜天下之法天之道也若秦則妒人之兼
以私也蘇氏講之者乃以封建爲爭之端而秦漢不知聖人
之短也曰然則封建今者何乎曰何獨封建也二帝三王
之法孰不可行者在人而已矣然欲行封建先自井田始
范氏亦惑於宗元謂今之法不可行於古猶古之法不可
用於今夫後世之法私意妄作固不可行於古而爲天下
者不以二帝三王善政良法爲則則不可貴於稽古而建
理學逢源卷之八外篇王道類

井田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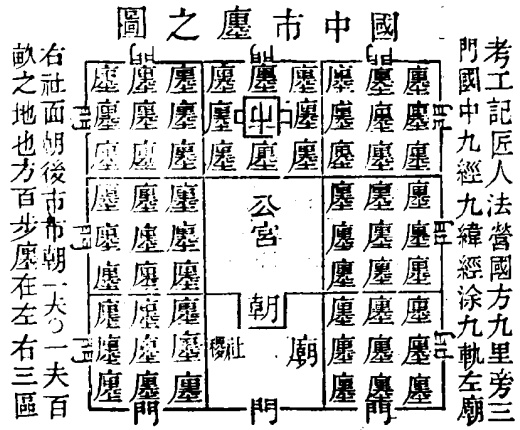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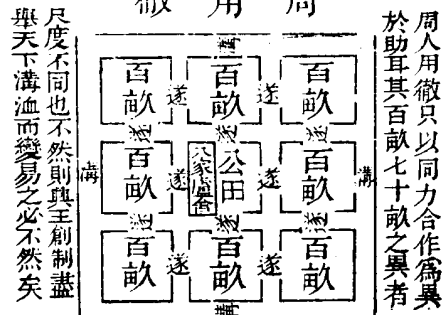


夏后貢亦其井田其溝
洫之制同也
商人用助所異於貢者中爲公田
而公田中又分十之二爲八家虛
舍耳溝遂之制與夏同不變也畝
數之多寡者尺步不同矣

十里方為成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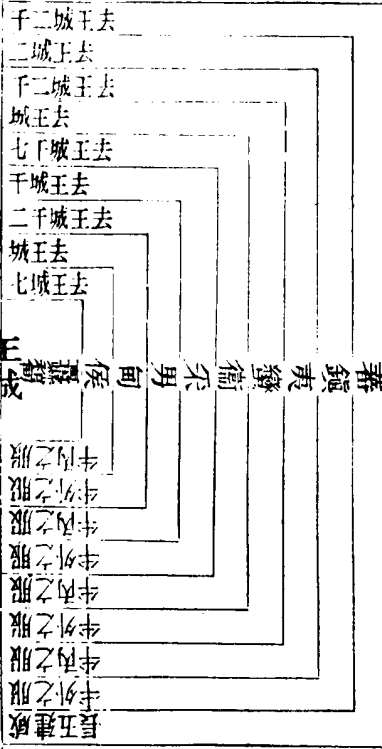


一夫百畝夫間有遂遂
上有徑九夫為井
以畦井間有溝溝土
有畛十里為成中格成
間有洫洫上有塗十里
之開封樹而植之
根然不必正方十里皆
可畫井為田圖之則取
其方行之則有通變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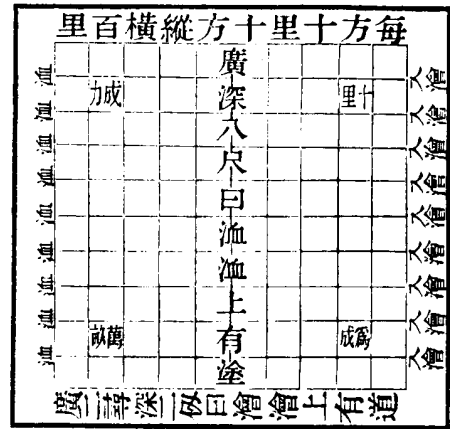


右社面胡後市市朝一夫百畝之地也方百步廛在左右三區

周禮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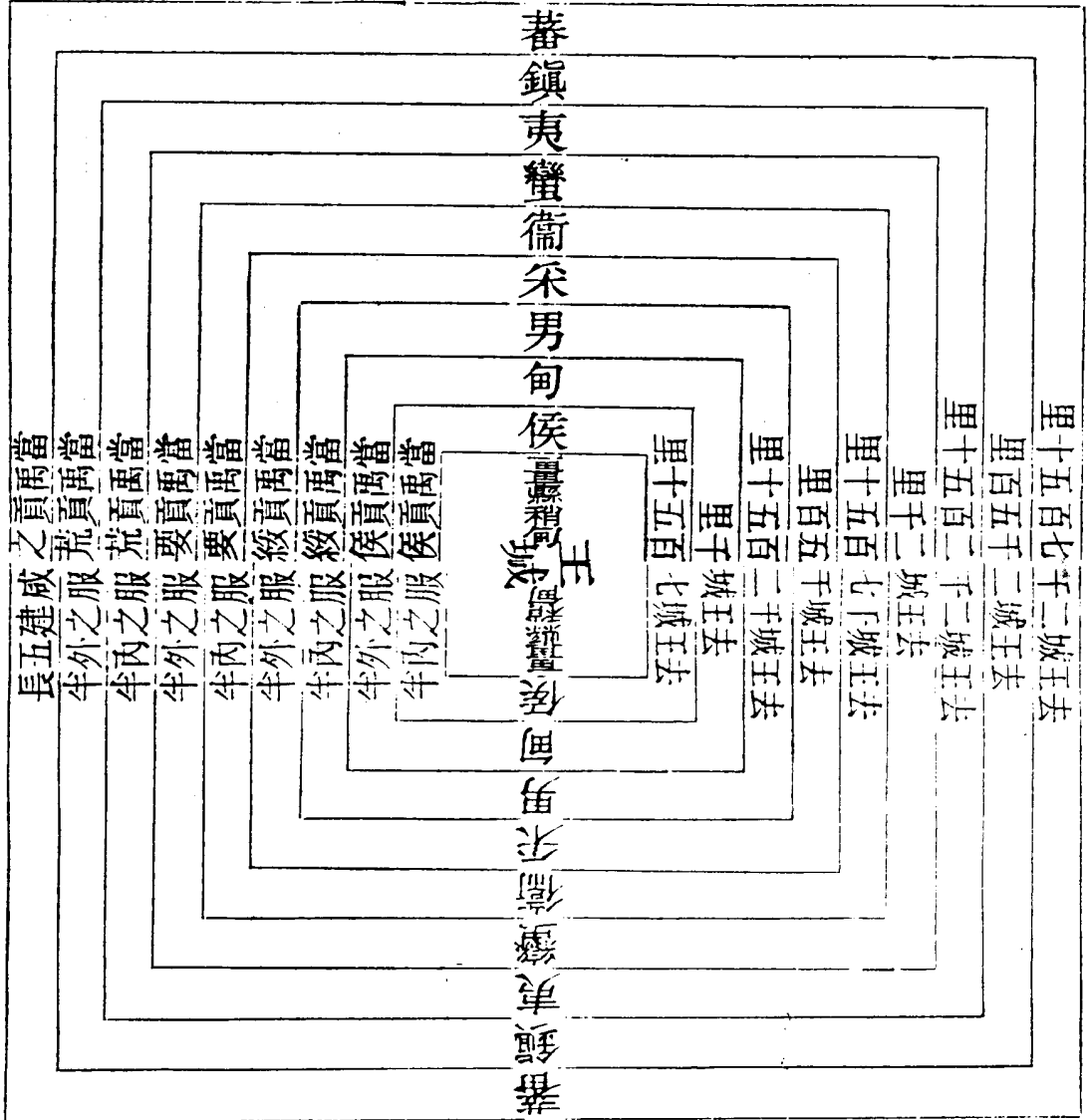


百里同一之圖



方里而井九百畝方
十里則為方一里者百
為田九萬畝方百里則
為方十里者百為田九
百萬畝然必無方百里
地皆可井之理封國制
邑授田居民必因山川
形勢而稽其可田之實
數以為準百里一同亦
言其略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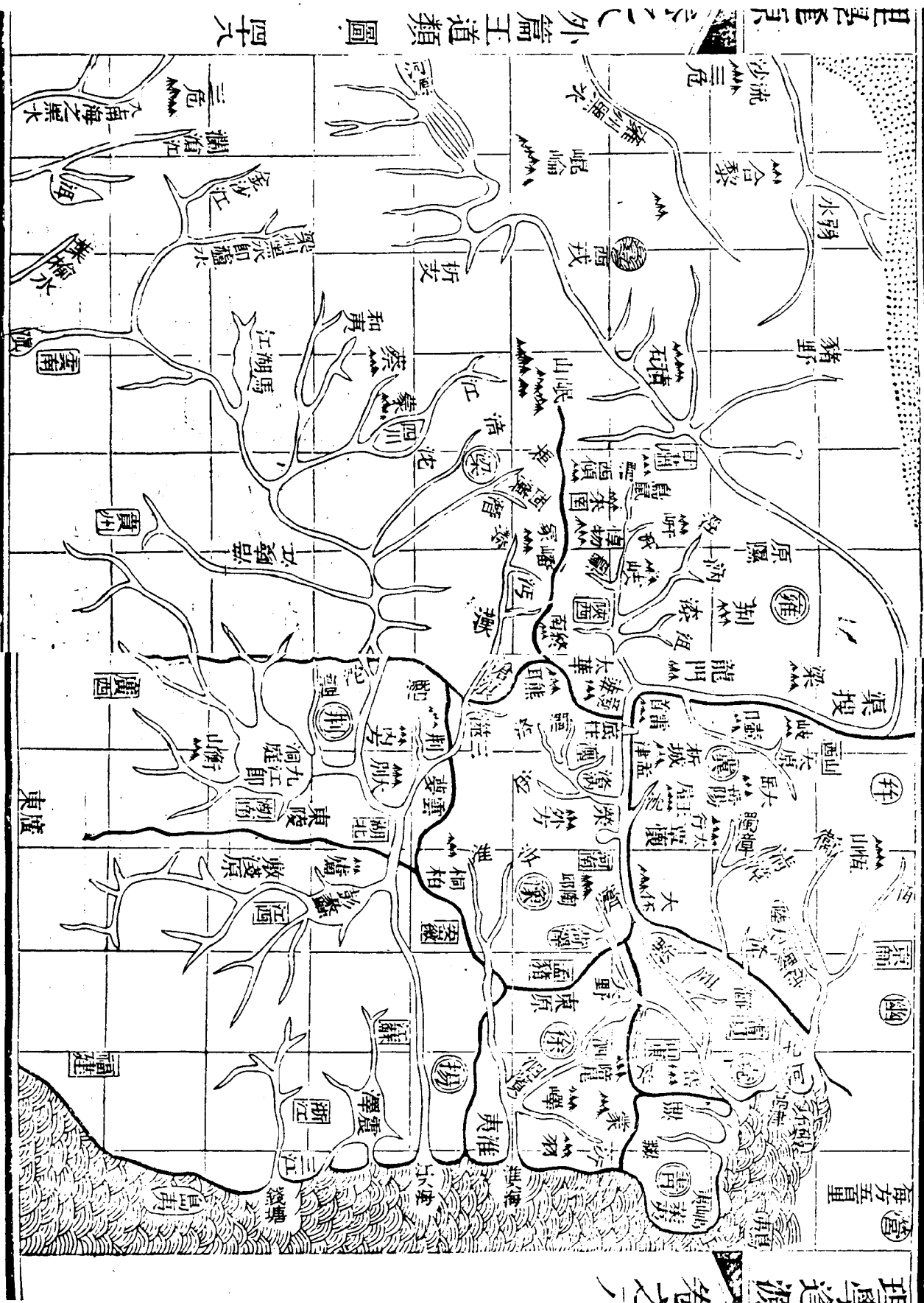
周禮九畿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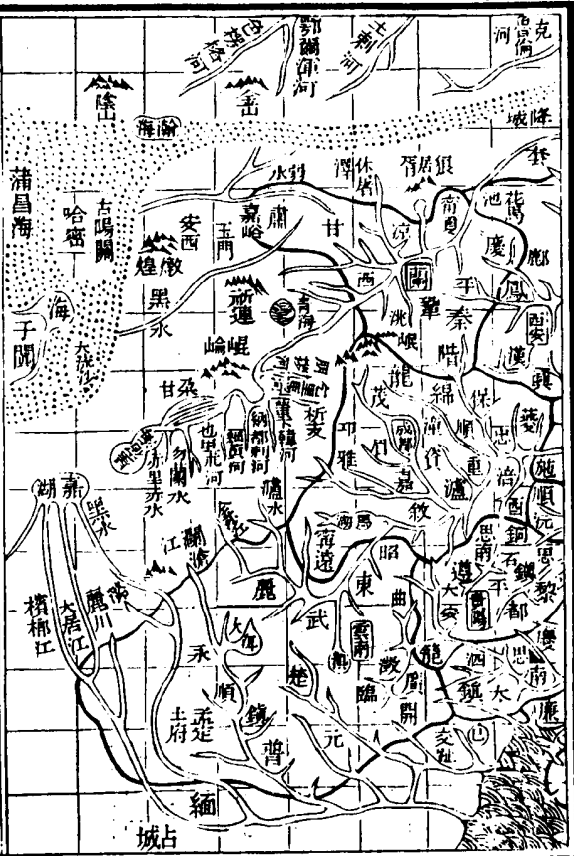
九畿以經畫內外遠近而制朝貢疏數之宜然亦非必至方如畫棋局也其大略有如此耳

又周都鎭尺則東遠而西近此當是據東都洛邑言究之據置員有變通無定之死局也

萬 貫 州 九 之 圖



巴蜀之圖 外篇王道類圖 四六



理學達源

卷之八 外篇王道類

圖

聖

何以聚人曰財則理財非王政之急務哉然所謂理財者非營私聚斂之謂謂以天下之財為天下理之而使天下之民皆家給人足則國用亦無不足之虞也且欲使天下用財者皆長留有餘不盡之藏而可為水旱凶荒之備也夫財散於下則國用憂其不足財聚於上則民心至於瓦解然財聚則民心未有不瓦解者而財散以至於國用不足者則未之前聞何則惟正之供有國家者所無闕也是故桑孔用於漢而中國疲楊炎用於唐而天下亂安石用於宋而宋室壞礦稅店稅紛然於天下而明室亡矣顧人

君撫有國家而遑遑於聚斂是亦有其故焉一則沈溺聲色而倖位盈朝也一則崇事土木而趨慕異端也一則好大喜功而生事外國也三者有一於此財用未有不詘者也財用既詘而思有以取償之而於是括克興利之臣乃克中其欲而興起於是數舟車算商賈置酒權賦馬口禁私鹽欽私鐵增海租漢武設銀官事曹魏稅印契司馬稅茶釐稅間架算除陌唐事算津渡納官吏遷除錢五代事稅粧奩蜀均茶賦立市舶稅宋事麵腳宋事青苗均輸免役市易保馬宋事新總制月椿版帳以及於坊場礮磨堆垛無不有稅宋高心計之精箕斂之密無遺毫髮初則曰權宜於一時以濟國用而後不為例也及其後定例不可除而獻媚者且日開矣說且曰此羨餘所積非倍取於民也然天地生財止有此數不取於民將安取矣則又曰善理財者不加賦而國用足也然不從天降不從地出不在民則在官設法奪民其害乃甚於加賦矣此言利之臣所以殃民敗國而為天下萬世之辜人也雖然善理財者不加賦而國用足此言是也而利臣之言此則聚斂而非善理財也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周公曰嗣王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維正之供此非不加賦而國用足之說乎周禮以財用掌之冢宰而大府貳

之玉府掌王之玩好內府主其藏外府主其用司會會其數司書主其簿職內掌其入職歲掌其出職幣主其餘爲法至纖悉矣然而九職以生之九賦以斂之九式以節之九貢以致之要止此惟正之供而取之有恆用之有節要以使人君慎乃儉德而不至用度無藝賞錫無極以耗天下之財爲箕斂之計也此之謂善理財者也且也制國用則以三十年之通足民財必使之餘九年之食所以長留

理學逢源 卷之八 外篇王道類

至

有餘不盡之藏爲水旱荒凶之備蓋當是時也民有常職用有常經國不異政家無殊俗君以儉德先於上民以儉德承於下是以苴茶以食農夫春酒以介眉壽職思其居職思其外而耕九可以餘三也此之謂善理財者也夫如是則國足於上民足於下而不虞有戒菜色無憂矣而一有凶荒則人君減膳徹樂於上大司徒以荒政十二聚民於下而且補助時行興發恐後夫安得有散四方而填溝壑者古之所謂理財蓋如此後世國無經制民鮮恆產風頽俗壞侈靡相崇富商大賈下筋萬錢阜隸私人狐裘千腋然而一轉盼間衣食不給甚且家無斗筲而綺羅是飾朝不謀夕而結客壚頭誰是有期年之積粟者方在平世皆窳偷生且如此一遇凶年坐成溝瘠耳曷足怪乎而苟其重歛加之征徭逼之不死則亂誰其爲天下理財者而

可不急爲之更化與夫君臣脩德合天使休徵時敘而菑害不興凶荒不作此其上也然國家意外之虞小民凶荒之備猶不可廢也下焉者迄于凶荒而賑之賑之已無及蠲之爲有限貪官剋剝於其間猾吏浸漁於其際發朝廷數萬之儲或不足以濟饑民兼旬之粥強且近者猶或沾之至于城市絕遠幼弱孤獨匍匐道左則未荷上恩而已成饑孳此有盡之惠爲非計也夫有心民瘼而大渙王居此雖已非計然而意猶善也至於蠲賑又不能繼難儆損上之恩於是有以民濟民者有收之官而積以濟民者管子輕重之說管子云穀貴則人主散之使輕穀賤則人主收之使重李性平糶之法

理學逢源 卷之八 外篇王道類

至

豐歲則貴其值以糶之漢耿壽昌因以有常平之設此權之在官而用以濟民者也隋長孫平始建義倉使民每秋貧富爲差儲之當社委社司檢校以備凶年賑恤朱子魏元履各有社倉朱乾道食朱子請於府常平米六百石賑貸夏受粟于倉冬則加息計米以償自後隨年散數則獨其息之半大飢則盡錫之凡十有四年得息一年造倉三間及以元數六百石還府見儲米三千一百石以爲社倉不復收息止歲收耗米每斗二合謂之五夫社倉時魏元履亦有社倉元履嘗議朱子出息加耗之非而朱子亦謂元履社倉不能持久朱子又嘗自言某社倉此設之在民以濟民者也宋韓琦因民間絕戶田業之入官者置以爲廣惠倉此官置之以濟民者也然邑有常平監穀而增價以糶者價實未增減價以糶者價實未減甚之官糶價增而民得價實減官糶

價減而民出價實增則官吏之侵漁不少而斗甬之出入不平貧民寡實利而富民實先受害矣是常平之不盡平也社立義倉而社司出入不無隱漏子母亦有取盈或且肆意挪移倉穀暗消烏有蓋得人則雖介甫青苗亦無深病而不得其人則朱子社倉亦不易行顧得人非易言而眼見官多一倉每多一倉之累救荒果無善策也能不痛哉夫救荒不如使之不及於荒荒歉安能使之必無則莫若天下人人皆自有以備荒欲使天下人人皆自足以備荒則莫若制其產而薄其斂範以禮而率之儉夫如是則上下交足不必別營儲蓄而儲蓄存後世恆產既失稅目

理學逢源

卷之八

外篇王道類

聖

繁多民俗麗奢沕無坊檢是以上下交病不得已而獨斤斤於常平義倉之設矣先王之道萬世無弊法可潤澤因時而要之不出先王範圍爲人君者誠能清心寡欲則言利之臣不興而惟正之供國用自無不足誠能大公無我則先王之制可復而恆產之立民用自無不充以關雎麟趾之意行周禮周官之法出納有常凶荒有備上下同之不加賦而足用於上不損國而藏富於民此之謂善理財者

易節卦象傳曰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

寒燠有恆雨暘時至天地之節也天地生財有數而人暴殄之此所以傷財害民也節以制度焉財無憂不足矣

大學曰生財有大道生之者寡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恆足矣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未有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爲善之小人之使爲國家蓄害

理學逢源

卷之八

外篇王道類

聖

爲利也

生財者民耗財者用開其源而節其流財不可勝用矣

何必聚斂哉

孟子曰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民可使富也食之以時用之以禮財不可勝用也

大學以足國言此以足民言然民之富國之富也其道一也易田疇薄稅斂則生者衆而爲者疾矣食以時用以禮則食者寡而用者舒矣可使富者所以致富也不可勝用則富矣

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緩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離

布縷宅稅也二十粟米氏稅也公田一力役任使也公甸

唐之租粟庸力調布其遺制也今之丁役糧粟戶縷亦

然以惟正之供而取之猶各有其時焉況征之額外與

周禮大宰以九賦斂財賄一曰邦中之賦在城二曰四郊

之賦在六三曰邦甸之賦去國二四曰家削之賦去國三

五曰邦縣之賦去國四六曰邦都之賦去國五百里者

夫采邑在焉然非以盡分卿大夫也其不以分者謂之公

七日關市之賦商賈八曰山澤之賦虞衡九曰幣餘之賦

理學逢源卷之八外篇王道類 堯

歲用所餘九賦所包者廣不止田稅故總謂之日財賄

此財所從入者歲有常供也禹貢甸服之內百里賦納

以九式均節財用一曰祭祀之式二曰賓客之式三曰喪

荒之式四曰羞膳服衣之式五曰工事繕之式六曰幣帛

之式七曰芻秣之式八曰匪頒之式王所非時分九曰好

用之式王所親好之錫

此財之用出者各有經制也均節之者量入為出也

以九貢致邦國之用一曰祀貢參秋官大行人侯服二曰

嬪貢甸服所貢用三曰器貢男服所貢用四曰幣貢蓋蕃

以釐婚嫁也

謂貴寶五曰材貢衛服所貢以六曰貨貢要服蠻夷所七

禹貢冀州鳥夷皮服○兗州貢漆絲篚織文○青州貢鹽

徐州貢土五色羽吠夏翟嶧陽孤桐泗濱浮磬淮夷蠙珠

惟木島夷卉服厥篚織貝厥包橘柚錫貢○荊州貢羽毛

齒革惟金三品純榦栝柏礪砥砮丹惟箇篚箝三邦底貢

理學逢源卷之八外篇王道類 堯

厥名包匭菁茅厥篚元纁璣組九江納錫大龜○豫州貢

漆泉絺苧織織錫貢磬錯○梁州貢璆鐵銀鏤砮磬熊

熊狐狸織皮○雍州貢球琳琅玕織皮

周禮禹貢田稅所供皆止於畿內而九州諸侯則各以

方物來貢蓋畿內之地重農務本以倡諸侯而三代朝

無倖位故租稅止於畿內而有餘也隋唐之世中原多

故而倖位盈朝由是仰漕東南以給畿甸元始都燕始

開海運明成祖因之而專事河漕夫以王畿之重根本

之地而仰食外方儻一旦東南有故齊魯中梗則畿甸

不無坐困歟曰諸侯止貢方物則所謂公之國其食者

半侯伯之國其食者皆三之一者何歟曰是則以其數
為方物之貢也今通水之地有漕而餘皆折色解銀古
之貢方物亦其道也

周禮大府掌九貢九賦九功即九職之貳以受其貨賄之入

頌其貨於受藏之府受藏內府也頌其賄於受用之府受

外凡官府都鄙之吏及執事者受財用焉凡頌財以式法

授之即九式關市之賦以供王之膳服陳君舉曰關市議而

而供膳服者止此苟有過用于上則大臣盡規苟有邦中

過取于下則有司守法而後人主常立于無過之地邦中

之賦以待賓客四郊之賦以待稍秣家削之賦以待匪頌

邦甸之賦以待工事邦縣之賦以待幣帛邦都之賦以待

理學逢源卷之八 外篇王道類 垂

祭祀山澤之賦以待喪紀幣餘之賦以待賜予以上九凡

邦國之貢以待弔用此未詳凡萬民之貢以充府庫凡式貢

之餘財以共玩好之用幣餘之賦既以待賜予矣而其又

日玩好非耳目之玩也宗廟之鎮器天府之守器

諸侯之分器皆取於是以其可玩也故曰玩好

玉府掌王之金玉玩好兵器凡良貨賄之藏 凡王之獻

金玉兵器文織良貨賄之物受而藏之凡王之好賜共其

貨賄玉府以玉為主而凡貨賄之良者亦藏之猶今之供

奉不預經費靈帝作西園萬金一聚為私藏也若御府禁

錢捐之親幸之手省闈之中外人此校不及傷財害民則

豈小 事哉 丙府掌受九貢九賦九功之貨賄良兵器以待邦之大

用凡四方之幣獻之金玉齒革兵器凡良貨賄入焉凡適
四方使者共其所受之物而奉之凡王及冢宰之好賜予
則共之

此受所頌於大府而藏之以備不虞者也至如四方諸

侯之幣獻金玉則亦內府藏之而王之所以遣四方諸

侯亦即取共於此重邦交務施報也

外府掌邦布之入出以共百物而待邦之用凡有灋者共

王及后世子之衣服之用凡祭祀賓客喪紀會同軍旅共

其財用之幣齋賜予之財用凡邦之小用皆受焉歲終則

會唯王及后之服不會

理學逢源卷之八 外篇王道類 垂

此受所頌於大府而供國大小之用者也布錢也蓋貨

於玉府其次藏之內府其錢幣常隨之上者入

用之物則歸之外府以時用之也

司會掌邦之六典八灋八則之貳以逆邦國都鄙官府之

治以九貢之法致邦國之財用以九賦之法令田野之財

用以九功之法令民職之財用以九式之法均節邦之財

用掌國之官府郊野縣都之百物財用凡在書契版圖者

之貳以逆羣吏之治而聽其會計以參互攷日成以月要

攷月成以歲令攷歲成以周知四國之治以詔王及冢宰

廢置 此合主天下之大計者也

司書掌邦之六典八法入則九職九正貢賦九事式九邦中之版土地之圖以周知出入百物以敘其財受其幣使入於職幣凡上之用財用必攷於司會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以知民之財器械之數以知田野夫家六畜之數以知山林川澤之數以逆羣吏之徵令凡稅斂掌事者受法焉及事成則入要貳焉凡邦治攷焉

此主大計之簿書者

職內掌邦之賦入賦職貢通辨其財用之物而執其總以

貳官府都鄙之則入之數以逆邦國之賦用凡受財者下

職歲受其貳令而書之及會以逆職歲與官府財用之出

理學逢源卷之八 外篇王道類

堯

而敘其財用以待邦之移用

職歲掌邦之賦出以貳官府都鄙之財出賜之數以待會

計而攷之凡官府都鄙羣吏之出財用受式法於職歲凡

上之賜予以敘與職幣授之及會以式法贊逆會

職幣掌式法以斂官府都鄙與凡用邦財者之幣振掌事

者之餘財皆辨其物而奠其錄以書揭之以詔上之小用

賜予歲終則會其出凡邦之會事以式法贊之

九式用財之詳周公當日必尙有成書而今不可得聞

也以王制參之則總計每歲之入數而四分之以三分

爲終歲之用其珍者入於玉府其次入於內府以待大

用其泉布歸之外府以爲常用而職內掌入數之總職歲掌出用之數司書書之司會會之其猶有餘財則歸之職幣以供王小賜予然歲終猶必會之不以有餘而妄用之也後世人君視藏府稍盈而遽生肆志其謂之何哉

地官遺人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鄉里之委積以恤民之羸阨門闕之委積以養老孤郊里之委積以待賓客野鄙之委積以待羈旅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凡賓客會同師役掌其道路之委積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

理學逢源卷之八 外篇王道類

卒

館有積凡委積之事巡而比之以時頒之

冢宰大府所掌多財賄泉布之類此卽田之貢稅所入

米粟芻藁之屬其每歲祿予國用之餘則各就其處委

積之而因區分之以待四者之用也

廩人掌九穀之數以待國之匪頒賜賜稍食以歲之上下

數邦用以知足否以詔穀用以治年之凶豐凡萬民之食

食者人四鬴上也人四三中也有人二鬴下也若食不能人

二鬴則令邦移民就穀詔王殺邦用

此租稅之入於國者廩人以濩掌其用也以歲之上下

數邦用視年之豐殺以量入爲出亦酌使三年而餘一

年也○移民就食亦周公灋乎曰此亦時勢所宜有也
但不專恃此耳豈若後世之塗有餓殍而不知發與
舍人掌平宮中之政分其財守以灋掌其出入以歲時
縣種稷之種以供王后之春獻種掌粟米之出入辦其物
歲終則會計其政

此主給米於王宮者也王宮之米而且會其節可知
倉人掌粟入之藏辨九穀之物以待邦用若穀不足則止
餘灋用有餘則藏之以待凶而頒之凡國之大事其道路
之穀積食飲之具

此租稅之入於國者倉人藏之以待廩人舍人之用也
理學逢源卷之八 外篇王道類 奎

計其不足則省其用用而有餘則復藏之以待凶荒也
王制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用
地小大視年之豐耗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爲出
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
曰國非其國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
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年菜色然後天子
食日舉以樂

此王制言制用之大凡也制國用者三年而餘一以三
十年之通則酌餘九年此亦舉大數言民之耕者亦然國用無
窘於上征求無苦於下故凶荒有備而上下以安也

周禮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一曰散利二曰薄征
三曰緩刑四曰弛力五曰舍禁六曰去幾七曰眚禮八曰
殺哀九曰蕃樂十曰多昏十有一曰索鬼神十有二曰除
盜賊

古人務本節用薄斂厚民亦既使民有餘蓄矣而苟遇
荒歉則猶汲汲乎以荒政十二聚之此民之所以無菜
色也

武王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蠻西旅底貢厥獒太保乃作
旅獒用訓于王曰嗚呼明王慎德四夷咸賓無有遠邇畢
獻方物惟服食器用王乃昭德之致于異姓之邦無替厥
理學逢源卷之八 外篇王道類 奎

服分寶玉于伯叔之國時庸展親人不易物惟德其物德
盛不狎侮狎侮君子罔以盡人心狎侮小人罔以盡其力
不役耳目百度惟貞玩人喪德玩物喪志志以道甯言以
道接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
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不育于國不寶遠物則遠
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嗚呼夙夜罔或不勤不務細行
終累大德爲山九仞功虧一簣允迪茲生民保厥居惟乃
世王

人君之作無益貴異物也役耳目之故也役耳目則縱
欲敗度而隳功害民職此之由矣不役耳目百度惟貞

志以道甯言以道接此人君清心寡欲而以立節用愛民之本也西旅貢葵而召公告戒之如此後世有遠致珍異而傷財害民以逞其欲者謂之何哉

楊龜山曰先王所謂理財者非盡籠天下之利而有之也取之以道用之有節各當於義之謂也取之不以其道用之不以其節而不當於義則非理矣

胡五峯曰上侈靡而細民皆衣帛食肉此飢寒之所由生盜賊之所由作也天下如是上不知禁又益甚焉然而不亡者未之有

朱子曰古者荒歲方鑄錢周禮所謂國凶札則市無征而理學逢源卷之八外篇王道類

作布既可因此以養饑民又可以權物之重輕蓋古人錢闕方鑄錢以益之古者泉府只列市門之間鹽人只列膳夫之屬而後世則錢法皆為國重典利之也周禮門闕者亦以懋遷有無化居為斯民利用禁始嚴歷代之錢輕重大小不一而以漢五銖唐開元之制為得其中蓋錢重則民無私鑄錢輕則民私鑄必多其至薄惡之至不可行是重陷民于法也

商賈也強探欲盡弛鑿禁而捕之民意甚善也然不有宜為之制亦恐兼井有不均即瓊山欲官與半益而不征其入然寸土有稅而鹽安可盡無竊謂官給半益當效古之計口授田酌其所收而貢什一於上立之成法分地均商焉庶乎可也因錢法而附論於此

先聖言治國有節用而愛人之說蓋國家財用皆出於民如有不節而用度有闕則橫賦暴斂必將有及於民者雖有愛人之心而民不被其澤矣是以欲愛人者必先節用此不易之理也

先王之世使民三年耕必有一年之蓄積三十年則有十年之蓄而民不病於凶饑此可謂萬世之良法其次則漢之所謂常平者其法亦未嘗不善也其法未嘗不善後世行之失其人則有不

理學逢源卷之八外篇王道類

善矣救荒之政蠲除賑貸固當汲汲於其始而撫存休養尤在謹之於其終

自古救荒自有兩說第一是感召和氣以致豐穰其次只有儲蓄之計若待他餓時理會更有何策

或說救荒賑濟之意固善而取出之數不節不可黃直卿云制度雖只是這個制度用之亦在其人如糴米賑饑此固是但非其人則做這事亦將有不及事之患曰然

嘗謂為政當順五行脩五事以安百姓若曰賑濟於凶年之餘縱饒措置得善所惠者淺終不濟事

賑饑無奇策不如講求水利到賑濟時成甚事

陸象山曰社倉固為農之利然年常豐熟則其利可久苟非平熟之田一遇歲歉則有散無斂來歲闕種糧時乃無以賑之莫若兼置平糶一倉豐時糶之使無價賤傷農之患闕時糶之以推富民閉廩騰價之計析所糶為二每存其一以備歉歲代社倉之匱實為長利也

立學興教

能養而不能教謂之眾人之母然三代而下能富其民於一時者或有之矣而能教其民者則未之聞也蓋教有其地學校是也教有其具禮樂是也教有其實躬行是也教

理學逢源

卷之八

外篇王道類

壹

有其人師儒是也教有其本君身是也苟立其本則自朝廷百官以及於羣黎百姓日用飲食云為動靜自無不涵濡於津度之中何莫非教而要之學校為重乃後世非不家弦戶誦而人自為學不聚之於學校則非其地也亦未嘗不有學校而句讀辭章不復陶之禮樂則非其具也先王之禮樂亦有遺經而竊攘其說不復問之躬行則無其實也禮義只在人心誰無好德之良而卒之無所觀感則師儒無其人也天下何患無賢而取人以身則君失其本也唐虞而上不可得聞虞則契教人倫夔教胄子三代各有鄉學國學而為法至周大備大約自閭里鄉黨莫不有

學以教民之俊秀而屬於司徒而國學則以教王太子及

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而司徒所升之俊秀亦與焉其教則鄉以三物國重禮樂一德同風道無二致躬行實踐無事浮文此風俗之所以醇而人才之所以盛也暴秦而後漢文始立博士然尊尚黃老學校無聞武帝始建大學公孫弘之請置弟子員江都相成帝增廣之光武立五經博士脩大學具豆籩明帝臨雍拜老傳為一朝盛事然武帝惑於神

仙明帝西迎佛法實開萬世之禍學術安望其醇況博士徒取儀表太常僅與受業而及其衰也鴻都為比匪之門南北肇黨人之議則漢之為教果何如哉然而士矜氣節

理學逢源

卷之八

外篇王道類

奕

至死不渝則取人尙不徒以言故也魏備弟子員僅除長吏晉人脩學校惟尚清談宋則聰明四學齊則文武二學梁陳五館學官雜亂卑庫何足深道唐初七學並建下逮書算立國子太學以教大臣之子孫設廣文館四門館以教朝臣子孫及民之俊秀又設律學書學算學凡七學內而王子親執外及遠方朝鮮日本皆束脩外及遠方遺子就學下至屯營飛騎無不肄業受經可不謂盛哉然取士以身容書判詩賦而德行禮教無聞經試道舉並行監學崇元並建文宣武成元元並祠道術之雜如此而其後更國子啼飢廣文無羶而宦官且判國監升席講經非千載學校之辱歟宋初設監學繼有大學元豐立三舍法以進退諸生齊有考選之簿月有考試

之目兼及學所選究在辭章自胡安定教授蘇湖置經義齋治事

業以為程式而人始知有體用之學程伊川看詳學制見後而人始知

有性命之學甚矣師儒之貴得其人也元列儒者於娼丐以沙門為帝師不百年而干戈四起明太祖傳興大事遂

祠孔子建國學繼立府縣學嚴臥碑之禁優廩祿之給遴選師儒更開薦辟是以人勤於率教士敦於實行然太祖

師心自用成祖躬親弒逆太祖嘗怒孟子視君寇讐之言引躬欲射孟子像又深辨蔡九

為非峯書傳本已不足是以學術之龐卒鮮純一而要之人儻

綱維俗敦醕樸終明之世不至大壞但國學只以貿易錢穀景泰時因邊務煩費乃開入粟上馬之例用人專重科甲薦辟之途塞虛文

理學逢源卷之八 外篇王道類 卷之八 外篇王道類 卷之八 外篇王道類

之士進人鮮實用黨議旋興而明祚亦已亡矣歷觀前事得失可知夫風俗之綱維在學校而國學則市井離齷齪

迹宮牆鄉學則司鐸只為贅疣師儒比之廟祝學校何如也學校之教以禮樂而取士不問名檢月課只事文辭禮

樂安在也致禮樂以治身心而導之以末求其敦本胡可得也誘之宦達而責其躬脩自相左也士行何如也躬行

之倡在師儒而老耄邛師一官糊口則為陽城退之胡瑗文翁輩者豈復有人在哉然則立學與教者道當若何曰

欲節民性則禮樂不可不脩也欲興民德則浮華不可不黜也欲防民淫則經制不可不定也欲同民俗則異端不

可不闢也而正風俗自學校始則擇士入學必以德行為

問才華在今保甲之法有甲長保正約正之屬獨非古比

長閭胥族師黨正例邪合無令郡邑嚴簡鄉民之有齒德

者或人士之譽望者為之而優之禮數毋使無賴生事貪

汙者得以濫充其任使各司其鄉甲書糾校比之事某賢

某否以時獻之守令守令以時考校簡其人之果有好學

務本守古禮而不淪處困窮而不變不淫於佛老不競於

名利慙有某事某事可徵者乃以列之庠序優其廩祿而

作養之庠序之士有素不率禮教者則行以郊遂棘寄之

曲而拔其學行之尤者以貢之國學則所得之士雖或未

理學逢源卷之八 外篇王道類 卷之八 外篇王道類 卷之八 外篇王道類

必盡真然庶平其人知務本歟若乃端本澂源道德齊禮

則尤必有責之人主之身者

舜命契曰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

教民者人倫而已五教敷之司徒與周禮之三物王制

之七教同則鄉學之教凡民者此外無他道也

命夔曰命汝典樂教胥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

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

神人以和

典樂之官以教胥子與周禮大司樂教國子王制學正

造士同國學教以禮樂所以成就人才而使之和順於

道德以盡人倫之至而非有加於人倫之外也

學記曰發慮憲求善良足以謏聞不足以動眾就賢體遠足以動眾未足以化民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為先兌命曰念終始典於學其此之謂乎

教之使知道乃所以化民成俗也

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比年入學中年考校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羣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夫然後足以化民成俗近者說服而遠者懷理學逢源

卷之八 外篇王道類

亥

之此大學之道也記曰蛾子時述之其此之謂乎

孟子云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

或云夏曰警宗又或曰夏之大學曰東序小學曰西序鄉學曰校殷之大學曰警宗小學曰左學鄉學曰序然名稱說者多異同未能詳考但辟雍詠於詩周之國學而

黨正大蜡屬民飲酒序齒以正齒位則庠之名義有合

州正以禮會民而射於州序則序之名義有合學記是也蓋周人兼立四代之學而因義立名鄉學不獨曰庠

耳比年入學以下言國學之教也

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宵雅肄三官其始也入學鼓篋孫其業也夏楚二物收其威也未卜禘不視學游其

志也時觀而弗語存其心也幼者聽而弗問學不躐等也此七者教之大倫也記曰凡學官先事士先志其此之謂乎

上章考校學者之事此章誘掖學者之事

大學之教也時教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學不學操縵不能安弦不學博依不能安詩不學雜服不能安禮不興其業不能樂學故君子之於學也藏焉脩焉息焉遊焉夫然故安其學而親其師樂其友而信其道是以雖離師輔而不反也兌命曰敬孫務時敏厥脩乃來其此之謂乎

此總上二章之意藏脩息遊上七者之教也安學至不理學逢源

卷之八 外篇王道類

壬

反前小成大成之學也

凡學之道嚴師為難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是故君之所不臣於其臣者二當其為尸則弗臣也當其為師則弗臣也大學之禮雖詔於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

先王之尊師如此此教之所以成也哲宗謂程頤妄自尊大經筵多不遜其安能有為也乎

王制司徒脩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齊八政以防淫一道德以同俗養耆老以致孝恤孤獨以逮不足上賢以崇德簡不肖以絀惡命鄉簡不帥教者以告耆老皆

朝於庠元日習射上功習鄉上齒大司徒帥國之俊士與執事焉不變命國之右鄉簡不率教者移之在命國之左鄉簡不率教者移之右如初禮不變移之郊如初禮不變移之遂如初禮不變屏之遠方終身不齒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鄉升於學者不征於司徒曰造士

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知仁聖義中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以鄉八刑糾萬民一曰不孝之刑二曰不睦之刑三曰不嫺之刑四曰不弟之刑五曰不任之刑六曰不恤之刑七曰造言之刑八曰亂民之刑以五禮防萬民之僞而教之中以六樂防萬民之情而教之利

此與王制之六禮七教八政相表裏鄉學之教也

鄉大夫之職各掌其鄉之政教禁令正月之吉受教灋于司徒退而頒之於其鄉吏使各以教其所治以攷其德行察其道藝以歲時入其書三年則大比攷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與其眾寡以禮禮賓之厥明鄉老及鄉大夫羣吏獻賢能之書于王王再拜受之登于天府內史貳之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眾庶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興舞此謂使民興

理學逢源 卷之八 外篇王道類

主

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 州長各掌其州之教

治政令之灋正月之吉各屬其州之民而讀灋以考其德行道藝而勸之以糾其過惡而戒之若以歲時祭祀州社則屬其民而讀灋亦如之春秋以禮會民而射於州序三年大比則大攷州里以贊鄉大夫廢興 黨正各掌其黨之政令教治及四時之孟月吉日則屬民而讀邦灋以糾戒之春秋祭禘亦如之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壹命齒于鄉里再命齒于父族三命而不齒凡其黨之祭祀喪紀昏冠飲酒教其禮事掌其戒禁正歲屬民讀灋而書其德行道藝以歲時涖校比及大理學逢源 卷之八 外篇王道類 主

比亦如之 族師各掌其族之戒令政事月吉則屬民而讀邦灋書其孝弟睦婣有學者春秋祭酺亦如之以邦比之灋帥四閭之吏以時屬民而校五家爲比十家爲聯五人爲伍十人爲聯四閭爲族八閭爲聯使之相保相受刑罰慶賞相及相共以受邦職以役國事以相葬埋掌其治令戒禁刑罰 閭胥各掌其閭之徵令以歲時聚眾庶既比則讀灋書其敬敏任恤者凡事掌其比釐撻罰之事比長各掌其比之治五家相受相和親有臯奇表則相及徒于國中及郊則從而授之若徒于他則爲之旌節而行之若無授無節則唯圖土內之

比長察有學奇表閭胥掌比觶撻罰黨正歲時泚校比州長糾戒過惡贊鄉大夫廢興此卽王制之簡不肖也閭胥書其敬敏任恤族師書其孝弟姍睦有學黨正書其德行道藝州長書其德行道藝而勸之鄉大夫三年大比而賓興賢能此卽王制之上賢論秀而升之司徒也以鄉射五物詢眾庶云云卽王制之習射上功習鄉上齒也士庶之子十年就傅其教之者比閭之塾師蓋卿大夫之老於家者教之所謂小學也至於黨庠州序則不必有常師而黨正州長卽其師其教則六禮七教八政之教其事則飲射讀法歲時校比之事其人則凡

理學逢源 卷之八 外篇王道類 圭

教周禮王制詳略可互相考見也
王制曰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凡入學以齒將出學小胥大胥小樂正簡不帥教者以告於大樂正大樂正以告於王王命三公九卿大夫元士皆入學不變王親視學不變王三日不舉屏之遠方西方曰棘東方曰寄終身不齒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於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論定

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

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之灋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爲樂祖祭於瞽宗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祇庸孝友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樂師掌國學之政以教國子小舞凡舞有帔舞有羽舞有皇舞有旄舞有干舞有人舞教樂儀行以肆夏趨以采薺車亦如之環拜以鐘鼓爲節大胥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春入學舍采合舞秋頒學合聲小胥掌學士之徵令而比之觶其不敬者巡舞列而撻其怠慢者

理學逢源 卷之八 外篇王道類 圭

諸子掌國子之倅掌其戒令與其教治辨其等正其位使之修德學道春合諸學秋合諸射以攷其藝而進退之文王世子曰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樂所以修內也禮所以修外也禮樂交錯於中發形於外是故其成也懌蒸敬而溫文
舜命夔典樂教胄子國學之掌於司樂也由來舊矣而樂正宗伯之屬官禮樂一也獨重禮樂者詩書所以致其知禮樂則所以使之有諸己也王制棘寄之屏周禮觶撻之施所以簡不肖也王制之論秀以升於司馬周禮之考藝而進退之所以賢也學記則言其教導之

倫考校之瀟爲加詳焉世族八年入小學先儒以爲在西郊之虞庠而十五入太學民之造秀與焉小學所以植大學之基大學乃以探性命之本鄉學以率農民故先敦乎禮教之大節大學所以教國子及俊秀故必陶以禮樂之精微教雖兩分道無二致此國學之教周禮王制文王世子學記亦詳略可互相考見也

周禮師氏掌以媿詔王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爲道本二曰敏德以爲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惡教三行一曰孝行以親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賢良三曰順行以事師長居虎門之左司王朝掌國中得失之事以教國子弟凡國理學逢源卷之八 外篇王道類 美

之貴游子弟學焉保氏掌諫王惡而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馭五曰六書六曰九數乃教之六儀一曰祭祀之容二曰賓客之容三曰朝廷之容四曰喪紀之容五曰軍旅之容六曰車馬之容

至德卽中和敏德卽祇庸孝德卽孝友也三德三行六藝與鄉之三物雖有異同其實一也六儀則文以禮樂之事此師氏保氏亦主教國子爲大學之輔也

司諫掌糾萬民之德而勸之朋友正其行而強之道藝巡問而觀察之以時書其德行道藝辨其能而可任於國事

者以攷鄉里之治以詔廢置以行教宥

司教掌萬民之衰惡過失而誅讓之以禮防禁而救之凡民之有衰惡者三讓而罰三罰而士加明刑恥諸嘉石役諸司空其有過失者三讓而罰三罰而歸于園土

此司諫司教亦主教萬民爲鄉學之輔也

文王世子曰立太傅少傅以養之欲其知父子君臣之道也太傅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傅奉世子以觀太傅之德行而審喻之大傅在前少傅在後入則有保出則有師是以教喻而德成也師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諸德者也保也者慎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

理學逢源卷之八 外篇王道類 美

美

此師傅之設以教世子亦所以爲大學之輔也古人之教世子詳備如此此所以能繼世而長守社稷也學校設而師道嚴則君德正於上人才成於中庶富保於下此所以與井田封建相維持久道化成而臻盛治也

程子曰古者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擇其才可教者聚之不肖者復之田畝士大夫之子不慮無養雖庶人之子既入學則亦必有養古之爲士者自十五入學至四十方仕中間自有二十五年學又無利可趨則所志可知須去趨善便自此成德後之人自童穉間已有汲汲趨利之意何由得向善只營衣食卻無害惟利祿之誘最害人人有

養便方定志於學

古者家有塾黨有庠三老坐於里門察其長幼出入揖讓之序詠歌諷誦無非禮義之言今也上無所教而民風日以偷薄父子兄弟惟知以利相與耳以古所習如彼欲不善得乎以今所習如此欲其善得乎

生民之道以教爲本故古者自家黨遂至於國皆有教之地民生八歲入小學是天下無不教之民也天下之民莫不從教小人修身君子明道故賢能羣聚於朝良善成風於下禮義大行習俗粹美刑罰設而不犯此三代盛治由教而致也後世不知爲治之本不善其心而驅之以力

理學逢源

卷之八

外篇王道類

七

法令嚴於上而教不明於下民放僻而入於罪然後從而刑之噫是可以美風俗而成善治乎

程子看詳三學條制云學校禮義相先之地而月使之爭殊非教養之道請改試爲課有未至者則學官召而教之更不考定高下設教之道禮讓爲先制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錮解額以去利誘省繁文以專委任勵行檢以厚風教及置待賓吏師齋及觀光法凡數十條

朱子曰昔者聖王作民君師設官分職以長以治而其教民之目則五倫而已蓋民有是身則必有是五者而不能以一日離有是心則必有是五者之理而不可以一日離

也是以聖王之教因其固有還以導之使不忘乎初然又慮其由而不知無以久而不壞也則爲之擇其民之秀者羣之以學校而聯之以師儒開之以詩書成之以禮樂凡所以明是理而守之不失傳是教而施之無窮者蓋亦莫非因其固有而發明之而未始有所務於外也夫如是是

以其教易明其學易成而其施之之博至於無遠不暨無微不化此先王教化之澤所以爲盛而非後世所能及也

古者學校選舉之法始於鄉黨而達於國都教之以德行

道藝而與其賢者能者蓋其所以居之者無異處所以官

之者無異術所以取之者無異路是以士有定志而無外

理學逢源

卷之八

外篇王道類

七

慕蚤夜孜孜惟懼德業之不修而不憂爵祿之不至也若夫三代之教藝爲最下然皆猶有實用而不可闕其爲法制之密又足以爲治心養氣之助而進於道德之歸此古之爲法所以能成人材而厚風俗濟世務而興太平也古聖王設爲學校以教其民由家及國小大有序使其民無不入乎其中而受學焉而其所以教之之具則皆因其天賦之秉彝而爲之品節以開道而勸勉之使其明諸心修諸身行於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而推之以達乎君臣上下人民事物之際必無不盡其分焉者及其學之有成則又興其賢且能者置之列位是以當是之時理義休

明風俗醇厚而公卿大夫列士之選無不得人此先王學校之官所以爲政事之本道德之歸而不可以一日廢焉者也至於後世學校之設雖或不異乎先王之時然其師之所以教弟子之所以學則皆忘本逐末懷利去義而無復先王之意以故學校之名雖在而其實不舉其效至於風俗日敝人材日衰雖以漢唐之盛隆而無以彷彿乎三代之叔季然猶莫有察其所以然者顧遂以學校爲虛文而無所與於道德政理之實於是爲士者求道於老子釋氏之門爲吏者責治乎簿書期會之最蓋學校之僅存而不至於遂廢者亦無幾耳

理學逢源

卷之八

外篇王道類

五

學校之政不患法制之不立而患理義之不足以悅其心夫理義不足以悅其心而區區於法制之未以防之是猶決湍水注之千仞之壑而徐翳葦蕭以捍其衝流也必不勝矣

丁酉夏同邑後學

程夢元賤園

同校字

余家鼎彝伯

卷之八終

理學逢源卷之九

族姪 嗣佳麗南

參訂

同邑門人余元遴秀書

婺源汪 紱雙池集

同邑後學董昌璵厚山 校

同邑後學

董廣颺續承
余龍光補山重校
汪立中莊甫
余 景贊賢

外篇

王道類 制禮 作樂

制禮

禮原於天而制於聖人所以順天地之序明萬物之分而

理學逢源 卷之九 外篇王道類

一

為仁義之權衡道德之繩墨者也苟子曰聖人緣人情而制禮因人性而作儀斯言其近是乎夫制禮不本於性情而安所本然所以閑性情之流而納之使一於性情之正非第因性情之故而文之以事觀美故記曰禮之近人情者非其至者也若直情而徑行則豈禮道之謂哉惟禮以閑人之性情而非徒囚人之性情故先王制禮之嚴而令人疑以為拘先王儀節之密而令人憚以為煩淺焉逐文之末而人心之偽日資高焉遊方之外而清談之禍以熾百姓日用不知而禮道鮮矣昔在唐虞天子巡守而脩五禮伯夷寅清以典三禮下及三王代有損益今無可徵然

忠質之概大約可知雖事與時並名與功借不必盡相沿襲顧周監二代郁郁乎文則禮教之隆非於周而奚屬周衰禮廢列國兵爭降迄暴秦專尚法律漢得天下於馬上卒憂諸將之驕悍魯兩生之不合綿叢卒定於叔孫後此古禮雖以漸出而屬架高閣終莫之行儒者師授相承亦止徒滋口說漢固苟治自安無復以禮化民之意也腐史勦襲荀卿曹褒雜於讖緯胥何當哉晉荀勗裁定國典齊王儉制定新禮梁沈約裁定大典隋牛宏著述五禮時丁南北搶攘而諸君留心如是斯亦可謂勤而典章粗定矣唐房元齡著貞觀禮長孫氏有顯慶禮王中立有開元禮

理學逢源 卷之九 外篇王道類

二

章公肅禮閣新儀王彥威曲臺新禮彼此迭有損益其中不無可觀顧唐室大綱不正倫紀乖違則禮之所以為禮者已亡而儀文又何問焉宋聶崇義上禮圖陳祥道作禮書盧多選撰開寶通禮歐陽脩纂太常因革而王皞則有新編賈昌朝則有新禮王洙有禮器尹師魯有禮象皆互相去取彼此依違是雖曰禮貴從宜而損益之間去古日遠先王禮意亦多失矣抑自漢唐以迄於宋朝廷大要粗有典章而士庶持循漫無矩矱惟時司馬河內有書儀之作二程夫子明冠昏喪祭之重我朱子因之以著家禮傳及後世士夫猶稍知先王禮教為不可踰而存什一於千

百獨是禮教之重非頌自上而定於儒生所謂禮失而求諸野抑亦深可慨夫爰及有明損益唐宋如大明集禮魏乎一代典章而他如皇明禮志洪武禮法禮制集要大常集禮等書舉宏綱脩節目幾云盛乎而瓊山雙江諸儒又皆祖述家禮以身先之是以終明之世典禮敦庸雖失道如熹宗宦豎猶畏其篤於倫紀編氓之賤易世猶挹流風斯亦三代而下所稱繼美也獨是父在而喪母三年非家無二尊之義生母而同於嫡母有偶尊匹嫡之嫌邊豆可無用烏知明水之意天地可合祭昧乎陰陽之分然則後有作者成周其安可及歟夫安上治民莫善於禮而禮之理學逢源

卷之九

外篇王道類

三

盡善者莫如成周周禮極規模之大儀禮盡節目之詳是蓋上自天子下逮士民自動作之微以及綱常之大莫不各有準繩規矩之可循所謂周監二代郁郁乎文是以筋骸有所束縛心術有所範圍天地於以太和而姦慝不作自夫冠禮廢而天下不知有成人之道昏禮壞而天下不知有夫婦之重喪禮失而慎終之道偷九族之恩薄祭禮疏而追遠之誠弛神姦之害興鄉禮廢而酒流生禍鮮少長遜讓之觀射禮廢而爭風日起無比禮比樂之士相見之禮廢而天下失交際之文樂教亡而天下無中和之養然則不復古禮不興古樂而謂能有以平均天下安上治

民移風易俗愚不之信也然則古禮其果可以盡行於今歟曰不必然也孔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則使孔子而繼周其所損益可見矣夫天秩天敘萬世所同而文章制度則因時制宜况成周之禮僅惟是高堂一十七篇逸禮出於孔壁迄後至唐而亡是古禮所存惟千百之什一欲盡率周禮而從之亦烏在其從之也哉獨是漢唐而下已不足言而欲監成憲爲折衷則終無能出成周之範圍說者每以古今異宜而莫之行矣而不知其無古今之異者固未始不可行也先王之禮而安在其有不可行者哉若夫聖王有作惇典庸禮而大明乎天理學逢源

卷之九

外篇王道類

四

地之序以定萬物之分舉天下古今而整飭之以與斯民踐履則何必一一周禮之從然此亦只在文章制度器數名物之宜而大體究無可易斯所謂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而非窮神知化以與天地合德者其孰能與於斯

易履卦大象傳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

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先王制禮則因其自

然之道而節文之耳

孔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

禮者民心所同然合於民心所同然則使民而非強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為國如禮何

禮以實不以文有文無實不足以言禮也

中庸曰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上焉者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下焉者雖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故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是故君子動而世為天下道行而世為天下法言而世為天下則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理學逢源

卷之九 外篇王道類

五

天下者也

寡民過必以三重而有三重必期於有德乘時得位之君子惟君子德脩道凝天人默契是以身度聲律而制作皆非具文故能合幽明通古今無不吻合無閒三重行而民過以寡也此制作本原之地也

周禮大宗伯之職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以佐王建保邦國舜命伯夷典三禮即此之謂也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以禮祀祀昊天上帝天無可報稱竭精意以享而已以實柴祀日月星辰實性幣於以槩燎祀司中司命即文昌星名飗師宿雨師畢宿亦積柴

而燔之也按此則諸侯祀其分星亦槩燎可以血祭祭社知凡祀天神皆用火燔取其陽氣上達也

稷五祀五嶽殺牲而以血灑以鯢沈祭山林川澤祭山川

之也以肆獻裸享先王此即問祭五年之大禘司尊彝又謂

以饋食享先王謂之朝享是也謂之饋食者蓋禘

王以禴夏享先王以嘗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此四時

於小雅天保王制謂春禘夏禘祭義又謂春禘秋嘗禘大

祭為時祭之名而漢儒推之以為夏殷祭名皆非也○享

目然主言天子之禮諸侯以下迭有減殺可類推也

因禮哀邦國之憂以喪禮哀死亡始死曰死既葬曰亡以荒禮哀凶

理學逢源 卷之九 外篇王道類

六

札以弔禮哀禍裁以禴禮哀圍敗以恤禮哀寇亂五條皆

目上下有以賓禮親邦國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

冬見曰遇此四者皆諸侯見於天子時見曰會王之事徵召

諸侯為壇於國外會諸侯而命事殷見曰同周制六年五

巡狩而六服又盡朝王為壇而命殷見曰同周制六年五

事焉故謂之同十二年則王巡狩時聘曰問諸侯不朝之

臣聘於殷類曰視諸侯使卿以盛禮眾聘也諸侯之邦交

天子諸侯行之然邦君有朝以軍禮同邦國大師之禮用

眾也大均之禮恤眾也均田賦夫大田之禮簡眾也四時

以簡大役之禮任眾也營城邑大封之禮合眾也封國邑

其民○五條皆軍禮也軍旅之事以嘉禮親萬民以飲食

而必以禮行之無往而非軌物也

之禮親宗族兄弟即文王世子所謂族食以昏冠之禮親成男女以賓射之禮親故舊朋友大射鄉射以饗燕之禮親四方之賓饗訓恭儉燕視慈惠以脰膳之禮親兄弟之國社稷之昨日脰以六條皆嘉禮飲食昏民庶所同而士庶於賓朋亦有射饗於同姓異姓亦有饋胙慶賀也

此五禮禮之大綱而五品之倫則相為經緯於其間也禮記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

此冬至南郊圓丘之大郊也迎長日之至故曰主日章社主陰氣蜡主先齊云云其義可知兆於南郊掃地而祭器用陶匏牲用犢帝被袞冕璪十有二旒旒十二旒

理學逢源卷之九 外篇王道類 七

龍章而設日月乘大路席藁結南郊之禮也周人配以后稷公羊傳所謂介紹之義記所謂萬物本乎天人生萬物之始是也大報本反始之禮惟此為盛故凡言郊者多指此言也

月令孟春天子乃以元日祈穀於上帝

此寅月之郊疑於東郊左傳獻子所謂啓蟄而郊周人啓蟄在寅月雨水在郊而後耕是也魯有郊禮即此郊也春秋記魯郊七年定十五年哀元年皆書正月牛傷此先郊三月而卜牛也其餘多以四月四月夏正二月也四月已後時五月則更後時故譏之也仲春元鳥至至之日以太牢祀於高禘

此神無子之祭亦郊也於東郊配以伏羲后率九嬪御此郊以太牢不用犢

仲夏大雩帝用盛樂於南郊配神農魯有大雩僭也春秋書大雩二月夏正之夏也冬雩書不時也

孝經曰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此亦祭天也祀於屋下配以文王牲用大牢備成物也

以人道宗事之故曰上帝祀以季秋物之成也朱子曰九月萬物之成父者所自生帝者生物之祖故推以為配而祀於明堂○按明堂自是南郊明堂吳草廬以為文王之廟非也又嚴父配天孝經以周公言耳其實周之宗祀配以文王不易謂世世以父配祀者亦非也

理學逢源卷之九 外篇王道類 八

月令季冬祈來年於天宗此季冬祈年蓋亦於郊疑北郊以顯頊配以上皆祀天之常典

萬禋宗曰王者祭天凡四日至郊也孟春祈穀也夏大雩秋大饗也四者中惟郊天大報天而主日禮為尤盛按萬氏所謂大饗指宗祀言恩意大饗自是禘祭也又祀高禘祈來年是亦祀天則每歲凡六

王制天子將出類乎上帝 虞書肆類于上帝 又巡守方岳柴

王者有舉動則必祀於天既至其所則又燔柴以告天柴以祀天所謂因名山川於天也後事天如事父也柴以祀天所謂因名山川於天也後謂柴即望祀山川抑知祀天以柴取陽上達望祀山川則血祭義不可混也又因而祭無非事此因事而祀禮者則正所謂事天如事親安得為瀆也

同於郊故曰類○又月令春帝太皞夏帝炎帝中央帝黃帝秋帝少皞冬帝顓頊此即所謂方明周禮祀昊天上帝則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是祭五帝亦畧如郊天之禮蓋天子迎四時於四郊則祭其德所王之帝歟黃帝蓋附於夏之祀

以上皆禮祀昊天上帝之禮

禮記曰社祭土而主陰氣也

此蓋夏至北郊方圻之大社也夏至一陰生故曰主陰

氣天子南嚮於北墉下社有垣墉而不屋以木為社主

陽所謂毫社北墉使陰明也後世民社有屋失之矣更立像焉謬之甚也

理學逢源卷之九 外篇王道類 九

祭法王為羣姓立社曰大社王自為立社曰王社諸侯為百姓立社曰國社自為立社曰侯社大夫以下成羣立社

曰置社

大社蓋以祭天下之地而所謂方圻即素而王社以祭

畿內之士穀所謂右社稷者也按張子謂大社在北郊

在庫門之內以祭畿內之地此說與古註及崔氏異

萬氏申張子之說曰子月祀天圓丘即泰壇也午月祭

地方丘即泰折也泰折即王為羣姓所立大社也王自

立社曰王社良相詩所謂秋報社稷者於此行焉而以

句龍配也蓋大社王社均名為社而大小不同也○又

謂周禮無北郊之文而方圻之名見於大社通謂之

郊凡祭地通謂之社則方圻亦社也凡以社對郊言者

盛但不知冕服當何如此無可考其牲則當時大社為

諸社新邑牛一羊一豕一可見其位則諸侯國社祭其

當在國門之北祭用夏至主陰氣也

國之地而侯社祭郊內之士穀也惟天子得祭天而諸

侯以下皆得置社尊天親地尊父親母也惟天子有大

社猶嫡母也諸侯以下各祭其國鄉邑里支子皆得私

祭其生母而不敢祭禰及嫡母也

月令仲春擇元日命民社 周禮春祭社秋祭方詩亦曰

命民社民祭所置里社也社曰郊特牲用甲召諸社新

用戊日以春祈合祭於社同生也秋報分祭其方辨物

也方亦社也

理學逢源卷之九 外篇王道類 十

王制天子諸侯將出皆宜乎社 詩曰乃立冢土戎醜攸

行

此因事而祭於庫門內之社也

以上社稷之禮

郊社總論按北於南郊就陽位祭地於社主陰氣則周禮

地定是合祭然北郊而陰陽之分甚明矣故朱子曰天

地然不於南郊而於山下澤中漢則分祀於甘泉

汾陰元始以後迄西晉則天地合祭東晉及唐乃復分

祀然有南郊又有圓丘方澤祀不己謬乎天寶以後及

宋則又合祀元豐以後乃復分祀明太祖又復合祀以

形交而後陰陽有撰故考妣有同凡天地氣通而尊卑

懸殊故南北有定分劉向新莽之說豈可以亂聖人之

宗祀以光武正也然漢以呂后配地則已衰而不倫甚

矣唐以父子同配天宋以四祖迭配天此皆襲天而誣
祖也夏郊禹宋郊契禮運為是祭法夏郊鯀商郊冥是
皆不德蓋尊祖配天亦必有秩祀乃祭義云郊之祭主
以私意為哉六宗山川各有秩祀乃祭義云郊之祭主
日配以月後世又重以五帝合以六宗至光武兆於南
郊而秦壇至千有餘神是何以伸其享天之誠敬歟凡
此皆後世失禮之甚者也不可不辨

祭法王宮祭日也春分朝日夜明祭月也秋分夕月幽宗

祭星也周禮命黨有事於幽宗雩宗祭水旱也祀風師

王宮夜明幽宗皆實柴之祀也雩宗禋燎之祀也宗字皆如

讀字

月令春其神句芒夏其神祝融中央其神后土秋其神蓐

收冬其神元冥按左傳家語則句芒重也祝融黎也后土

理學逢源卷之九 外篇王道類 土

之官帝者 春祀戶夏祀竈中央祀中霤秋祀門冬祀行按
之佐也 春祀戶夏祀竈中央祀中霤秋祀門冬祀行按
者皆先設主於其所踐牲以血祭然後迎尸而祭於東
伯啗日祀戶南面設主於門內之西祀竈在廟門外之東
先席於門奧面東設主於竈西祀中霤設主於廟下祀門
北面設主於門左樞祀行在廟門外之西載壞厚二尺廣
五尺輪四尺北
面設主於轅上

此所謂五祀也然重黎五者其神貴矣而戶竈五者其
職甚卑似非可配合也又王制大夫祭五祀而祭法有
七祀五祀三祀一祀之說且戶竈通於庶人則重黎已
倖卑矣大約祭法有不足據者而五祀之神大夫以上
得以重黎配大夫以下或祀之不得以重黎配猶大夫
以下有置社有稷亦未必褻以句龍后稷配也其用血

祭則一也

王制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

按嶽瀆之祭不親至其地則望其方而以血祭之親至

其地則祭山埋之祭川沈之事神各以其道也嶽瀆山

有廟其嶽其道事地示失之甚矣又且天下郡邑皆立東

嶽之廟而加以大帝之稱誣以浮屠之說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

祭法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相近於泰壇祭寒暑也四坎

壇祭四方也相近當作祖迎

周禮中春晝飲闕詩擊土鼓送暑于坎迎暑于壇中秋夜

飲闕詩擊土鼓送暑于壇迎寒于坎

理學逢源卷之九 外篇王道類 三

祭時寒暑而用埋沈此未知可據否大抵四時寒暑之

氣皆自下而達上故從地祇之列未可知也○方祭即

周禮秋祀方也亦社也

禮記曰天子大蜡八蜡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

饗之也按入蜡以報穡為主故曰主先畜而祭司畜司

物而一之非也昆蟲害畜而祭之亦非也入蜡之日當以

司畜一百種二農三郵表駉四貓五虎六坊七水庸八

黃衣黃冠而祭息田也蜡祭皮弁素服息民之祭黃

也混之 月令孟冬臘先祖五祀勞農以休息之此即息

也但秦人行 按左傳曰虞不臘矣是周人自有臘祭非至秦而改蜡

為臘也臘祭先祖五祀蜡索百物其為二祭自明

月令季春命國難九門磔禳以畢春氣穰溫氣也天子行季冬命有司大難旁磔

天子乃難以達秋氣發積陰氣也天子行也

出土牛以送寒氣下及土庶

周禮方相氏掌蒙熊皮黃金四目元衣朱裳執戈揚盾帥

百隸而時難以索室驅疫

四方八蜡三難所謂四方百物也方祭鬮牲蜡難辜牲

以上神示祭禮

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

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

理學逢源卷之九 外篇王道類 三

廟而三士一廟庶人祭於寢 祭法道士二廟官師一廟

宗廟之數王制為是祭法二祀壇墮之說不足據也

之說漢章元成謂始封為太祖廟一昭一穆為二宗廟

二昭二穆為四親廟此與祭法二祀之說相似蓋以周

人之文武世室合足七廟之數然天子似亦只五廟其

後殷有三宗則又疑於入廟者則三宗只在七廟之內則

昭三穆之數而朱子疑於劉歆則以為世室不遷不在三

昭三穆之數而朱子疑於劉歆則以為世室不遷不在三

昭三穆之數而朱子疑於劉歆則以為世室不遷不在三

昭三穆之數而朱子疑於劉歆則以為世室不遷不在三

昭三穆之數而朱子疑於劉歆則以為世室不遷不在三

昭三穆之數而朱子疑於劉歆則以為世室不遷不在三

昭三穆之數而朱子疑於劉歆則以為世室不遷不在三

昭皆北闕下南向羣穆皆南闕下北向也又昭常為

昭穆常為昭穆昭者以昭穆昭者以昭穆昭者以昭穆

昭穆常為昭穆昭者以昭穆昭者以昭穆昭者以昭穆

昭穆常為昭穆昭者以昭穆昭者以昭穆昭者以昭穆

昭穆常為昭穆昭者以昭穆昭者以昭穆昭者以昭穆

昭穆常為昭穆昭者以昭穆昭者以昭穆昭者以昭穆

昭穆常為昭穆昭者以昭穆昭者以昭穆昭者以昭穆

昭穆常為昭穆昭者以昭穆昭者以昭穆昭者以昭穆

昭穆常為昭穆昭者以昭穆昭者以昭穆昭者以昭穆

昭穆常為昭穆昭者以昭穆昭者以昭穆昭者以昭穆

昭穆常為昭穆昭者以昭穆昭者以昭穆昭者以昭穆

昭穆常為昭穆昭者以昭穆昭者以昭穆昭者以昭穆

昭穆常為昭穆昭者以昭穆昭者以昭穆昭者以昭穆

昭穆常為昭穆昭者以昭穆昭者以昭穆昭者以昭穆

昭穆常為昭穆昭者以昭穆昭者以昭穆昭者以昭穆

昭穆常為昭穆昭者以昭穆昭者以昭穆昭者以昭穆

昭穆常為昭穆昭者以昭穆昭者以昭穆昭者以昭穆

昭穆常為昭穆昭者以昭穆昭者以昭穆昭者以昭穆

昭穆常為昭穆昭者以昭穆昭者以昭穆昭者以昭穆

昭穆常為昭穆昭者以昭穆昭者以昭穆昭者以昭穆

昭穆常為昭穆昭者以昭穆昭者以昭穆昭者以昭穆

昭穆常為昭穆昭者以昭穆昭者以昭穆昭者以昭穆

昭穆常為昭穆昭者以昭穆昭者以昭穆昭者以昭穆

昭穆常為昭穆昭者以昭穆昭者以昭穆昭者以昭穆

以姪繼嗣者漢哀宋英有為後之大義當降其本生則
哀之於定海英之於漢只當比於請父不得稱皇孝
妣以弟承兄者明之世宗有昭穆定序而稱皇稱宗也
宗命則肅之於與獻可而考妣而亦不得稱皇稱宗也
○問后夫人廟有一廟而先後數后或嫡無子而庶
子承後其於先母繼母生母當何如曰一廟一配一帝
二后非禮也庶子為後即為嫡后生母安得入廟周
人別祀姜嫄明築恭讓之宮於外皆恩義之權衡也

祭統曰夫祭有昭穆所以別父子親疏長幼之序也是故
有事於太廟則子姓兄弟羣昭羣穆咸在而不失其倫焉

此因宗廟之次以定子孫之次也陳介眉曰廟之昭穆
左有為序子孫之昭
穆前後為班王守溪謂大祖而下有列北而南而南者
子姓之位亦因以而向云云下則祭在室中太祖之主
東向九獻之禮王與后各四諸侯後為賓者一而眾兄弟
不與焉九獻之禮王與后各四諸侯後為賓者一而眾兄弟
與焉若子姓兄弟主黨則位在堂下階階之東皆西面
而立周禮司土凡祭祀及賜爵呼昭穆而進之則又在

理學逢源卷之九 外篇王道類 五
兩階之間迭相酬酢故凡在室行禮時子姓之昭
穆不與焉何得如守溪所云因之以為南為北乎

以上宗廟昭穆之考

禮緯王者三年一禘五年一禘 大傳禮不王不禘王者
禘其祖之所自出而以其祖配之此言王者諸侯及其太
祖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于禘及其高祖 小雅曰禴

祠烝嘗于公先王

禘禘問祭也祠禴嘗烝時祭也禘以孟夏禘以孟冬以
其間於四時故曰問祭禘非飲食之道主於行禮而已

故曰四獻禘禴合毀廟之主而會食焉故曰饋食禘則
追祭太祖之所自出於太廟故曰追享禘則奉毀廟羣

廟之主以朝於太廟故曰朝享名義可考也不王不禘
諸侯不敢祖天子也大夫士亦得有禘士雖二廟亦得
及高祖服未殫也諸侯及太祖合毀廟也四時之祭亦
禘不及毀廟或曰春禘蓋物薄而禮殺也朱子曰王制
嘗禘烝之說最沒理會不知漢儒何處得此說來禮家
之說大抵自相矛盾如禘之義只趙伯循之說為是○
問諸侯則不禘一段註謂是歲朝天子廢一時祭曰
春秋朝會無節若從征伐或經歲方歸豈止廢一時祭
而已哉不然則或有背子或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
敬祭不欲疏疏則怠怠則忘此時祭之節也禘而及毀
廟之主則追遠之誠不專禘而及太祖之所自出則合
食之恩難展此禘禴之分也按三代以前不可考而商
之祖契周之祖稷則皆高

理學逢源卷之九 外篇王道類 六
辛氏之支子也諸侯不敢祖天子高辛之祀陶唐主之
契稷豈甘別子為祖故商周祖稷契而不及高辛及後
為天子則既為祖已舊則又不得更祖帝嚳故五年而
一追享之而以太祖配焉禘禴之名見於經惟中庸以禘嘗
而周禮晚出春禘禴皆夏月又在羣公之廟故遂憶禘為
夏祭之名註疏不察附會其文又推之以為夏殷祭名
皆誤而無據者也而近儒猶有附會王制之說
以擊周禮者擊末子道註者無可考大夫士祭禮
以上享人鬼祭禮今無可考大夫士祭禮
祭禮今無可考大夫士祭禮

少牢饋食禮纂略纂其大略不
能備述其文先擇丁巳日或丁前期十

日筮之廟占從則官戒命滌具物前宿一日宿戒尸明日

筮尸吉宿尸戒百官為期于廟
門外祭日主人朝服
元冠緇衣
素裳素鞵

視殺視濯陳鼎于門外司馬封羊司士擊豕各升右胖實
于鼎雍人擇膚實于鼎司士又升

廟之說

廟之說

廟之說

廟之說

廟之說

魚腊魚十五而卅 主人迎鼎入七載于俎設于筵前主婦

被錫衣侈袂薦自東房祝祝曰孝孫某敢用柔毛剛鬣嘉

薦普淖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尚饗此陰厭也

祝出迎尸入主人拜妥尸然後祭尸十一飯告飽主人醋尸

尸醋主人二佐食各取黍于一敦上佐食兼受搏之以授

尸尸執以命祝祝受以嘏于主人曰皇尸命工祝承致多

福無疆于女孝孫來女孝孫使女受祿于天宜稼于田眉

壽萬年勿替引之主人拜受嘏乃獻祝及二佐食是為初獻

婦獻尸尸醋之主婦獻祝及佐食是為再獻賓長獻尸尸醋之

又獻祝是為三獻畢祝告利成尸出廟以俟佐食賓長四

理學逢源 卷之九 外篇王道類 七

人養上養親嘏曰主人受祭之福胡壽保建家室以上正祭畢

乃賓尸于堂徹室內之饋餼尸俎乃選異姓之賓為侑以

輔尸主人出迎尸及侑升堂拜至鼎俎入主人授尸几酌

獻尸及侑主婦亞獻且致爵于主人詳士禮尸乃醋主人上

賓三獻尸尸奠以待主人酬尸尸亦奠未舉乃羞內羞庶

羞主人獻賓與眾賓于西階上酌自醋洗觶酬賓賓奠解

未舉主人獻兄弟于阼階上獻內賓于房中獻私人于阼

階上尸舉三獻之爵上賓獻侑及主人受尸醋三獻二人

舉觶于尸侑乃行旅酬尸酢主人自上及下以徧兄弟之

少者舉觶于其長長奠之未舉賓長獻尸為加爵次賓長

又舉爵于尸更旅酬皆徧于是堂下長賓以主人所酬解

酬兄弟兄弟以少者解酬賓爵無算尸侑出主人拜送禮

○此侯國上大夫之禮也下大夫不償尸則正祭三獻畢

乃羞內羞庶羞主人獻眾賓兄弟及私人次賓長加爵

堂下賓與兄弟旅酬行無算爵佐食獻尸祝告利成尸

出四人養改饌西北開為陽厭此下大夫正祭之禮也

特牲饋食禮纂畧 不諏日筮日前期三日筮尸遂宿尸

宿賓厥明夕陳設即位廟門外主人揖入兄弟賓眾賓從即

位堂下宗人升自西階視壺濯及豆邊反降告濯具主人

出復外位宗人視牲告充雍正作豕宗人舉獸尾告備舉

鼎鼎告潔請期曰羹飪告事畢此與少牢篇互詳畧可參考祭日夙興

主人元端視殺主婦視饔饌纒笄宵衣立于房宗人告有

理學逢源 卷之九 外篇王道類 六

司具設饌于室內祝饗是為陰厭祝出迎尸主人拜妥尸尸九

飯三飯為節告飽主人醋尸尸醋主人進聽嘏佐食搏黍

尸受以菹豆執以親嘏主人主人拜受復位詩懷之實于左袂掛于季

指卒角拜又獻祝及佐食初獻出寫嗇于房受以主婦獻

尸尸醋主婦主婦獻祝佐食亞獻賓長獻尸尸奠之以待致

爵于是主婦入室致爵于主人授爵酌醋主人入房致爵

于主婦更爵酌醋賓乃請尸舉爵尸醋賓賓獻祝及佐食

致爵主人主婦三獻畢主人獻賓及眾賓于西階上尊

兩壺于阼階東西亦如之主人洗觶酌于西方之尊西

階前酬賓卒觶洗酌奠觶兄弟弟子洗酌于東方之尊阼

階前舉解于長兄弟賓取解昨階前酬長兄弟卒解酌于其尊長兄弟拜受解賓答拜長兄弟西階前北面眾賓長受旅如初眾賓及眾兄弟交錯以徧長兄弟酬賓如賓酬兄弟之儀以徧賓弟子及兄弟弟子洗各酌于其尊中庭北面舉解于其長卒解洗各酌于其尊皆奠解長皆執以興奠解于其所爵皆無算其間眾賓長入室請尸作止爵以終加爵之事房中婦人亦旅酬無算爵如男子之儀佐食洗散獻尸及祝祝告利成尸出嗣子及長兄弟二人奠卒養徹俎改饌尸俎于西北隅是為陽厭○大夫士禮如朝天子九獻天子裸后亞禋為初獻亞獻王出迎牲后薦如天子九獻天子裸后亞禋為初獻亞獻王出迎牲后薦朝事之遠豆王殺牲以醴齊獻后酌醴齊獻此薦腥三獻

理學逢源 卷之九 外篇王道類 九

四獻也乃解性烹之后薦饋食之遠豆王獻蓋齊后獻饌齊此饋食五獻六獻也饋食于室中羞加遠王獻體齊后獻蓋齊此饋食五獻六獻也饋食于室中羞加遠王獻體齊后王后致爵及獻賓舉解旅酬無算爵嗣子舉奠告利成尸出養徹天子之禮大略如此諸侯七獻子男五獻無朝踐之事也

家禮君子將營宮室先立祠堂于正寢之東為四龕以奉先世神主旁親之無後者以其班祔置祭田具祭器主人晨謁于大門之內出入必告正至朔望則參俗節則獻以時食有事則告或有水火盜賊則先救祠堂遷神主遺書次及祭器然後家財易世則改題主而遞遷之

此因後世公侯而下無宗廟故酌為祠堂也唐大臣皆立廟京師

宋仁宗詔太子少傅以上皆立家廟而有司不立祠堂為定制時惟文潞公立一廟其後此典遂廢

必當聯以宗法不然終渙而無統主祭須用宗子宗婦大傳別子為祖繼別為宗繼禰者為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今按鄉邑中有聚族而居者則始居之祖亦別子為祖例也士庶事及高祖已似過分然既有祠堂舍族則始居之祖似亦不可忘或者一族之大宗世奉始居之祖於祠堂似亦稱情事其餘分爲小宗則各宗奉祀不得越高祖以上也

時祭用仲月前旬卜日前期三日齊戒前一日設位陳器

省牲滌器具饌厥明夙興設蔬果酒饌質明奉主就位參

神降神廣州本參神在降神之後按古禮天子諸侯有裸擬裸禮也方迎尸入則拜安尸是降神固當在參神之後矣但裸禮在茅藉而泚酒以去其糝非用以酌酒也朱子用茅木是儀書未及考訂為人竊去故此等處皆未及改今不用可也今人於祭禮殊進饌初獻主人即亞獻主婦多減裂而獨於此從之何哉

理學逢源 卷之九 外篇王道類 十

婦終獻賓長無賓則長侑食闔門祝噫款三楊氏復曰士食間祝聲三啓戶今祭無尸故須設此儀按時祭而雜虞祭之儀終竟未安亦不如去之○程子曰古人祭而用尸極有深意蓋人之魂氣既散孝子求神而祭無尸則不享無主則不依魂氣必求其類而依之誠相通以此求神肉又為一家之類已與尸各以齊潔至誠相通以此求神曰古人祭墓即以此類已與尸各以齊潔至誠相通以此求神尸是不相接處古人立尸便是接鬼神之意按今人不用尸是古人愚處異哉

啓門受胙辭神納主徹餽凡祭主於盡愛敬之誠而已貧則稱家之有無疾則量筋力而行之財力可及者自當如儀

家禮酌古今之宜是今日所可行者外此又有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季秋祭禴三條朱子嘗言始祖之祭

似禘先祖之祭似祫今皆不敢祭故此不錄又有忌日之祭用素服墓祭禮儀略同

右吉禮

儀禮士喪禮死於適室婦人亦有適室內寢也喪大記病內外皆

婦寢東首於北牖下廢牀徹喪衣體一人屬纊以俟絕氣

男子不死于婦人之手婦人不死于男子之手此慎終別男女之大

節不知者以始死遷尸於牀幪用斂衾去死衣小臣楔齒

用角捫綴足用燕几家禮戒內外加新衣廢牀寢地始死

寢地既復乃復尸於牀舉哀

右始死

理學逢源卷之九外篇王道類三

士喪禮始死一人升屋而復禮運升屋而號曰皋某甫

復升屋北向而呼雜記諸侯以衰衣冕服爵弁服夫人稅衣揄

狄狄稅素沙大夫而下各以其服可知家禮升屋自東復面呼三捲

衣降自屋後下以其衣覆尸上

右復

問喪親始死雞斯徒跣扱上衽家禮易服不食哭辨踊

右易服

喪大記喪有無後無無主奔喪凡喪父在父為主父沒

兄弟同居者各主其喪親同長者主之不同親者主之子

父母則嫡家禮立喪主主婦護喪司書司貨乃治棺訃

告於親戚僚友檀弓父兄命赴者大夫以上父兄命訃士喪則主人自命訃

右立後護喪命訃

家禮執事者設幃及牀遷屍掘坎陳襲衣沐浴飯舍之具

乃沐浴襲徙尸牀置堂中問乃設奠於尸東哭婦於尸西

乃飯舍主人左侍者卒襲覆以衾喪大記君錦冒黼殺

大夫士元冒黻殺冒以緇尸自上而下殺以緇尸自下而上

右帷含襲

士喪禮設重于庭取銘置于重檀弓重主道也重以木為之長三尺

至虞而銘明旌也以死者為不可別也故識之家禮置

理學逢源卷之九外篇王道類三

靈座設魂帛以代不作佛事執事親厚者至是入哭可也

司馬溫公曰世俗信浮屠誑誘凡為喪事無不供佛飯僧

能使死者上升天堂受諸快樂不為者必入地獄銼燒春

磨受諸苦楚殊不知人死則氣歸復於天形骸朽爛雖有

銼燒春磨且無所施况佛法未入中國之前人固有死而

復生者何故都無一人悞入地獄見所謂十王者邪此其

時血脈三光死則有血益之刑吾不知司獄者為誰而

獨非母所生乎舍己母而刑人之母是不公也刑己之母

乎是不孝也不公不孝二者皆無以服人又謂必懺佛乃

能免於罪夫佛而君子也必不受非義之賄佛而小人也

己且為天理所不容又安能免人於罪邪噫何俗之愚也

以上當日之事

家禮厥明執事者陳小斂衣衾於堂東北上喪大記君

韋席小斂布絞緇一橫三君錦衾大夫緇士緇皆一衾上

有九稱君陳衣於序東大夫士陳衣於房中皆西領北上

服適孫父卒為祖母若曾祖母高祖母母為適子當為後
 者為服婦姑夫承重婦禮為姑止齊衰期年又父在
 子為母亦只齊衰期加禮服焉耳正服無二尊也父沒然後
 為母齊衰三日齊衰杖期服母服降服為父後杖期則
 衰三年三曰齊衰杖期服母服降服為父後杖期則
 父卒繼母嫁而已從之者夫為妻服子為父後杖期則
 母無繼母嫁而已從之者夫為妻服子為父後杖期則
 禮共十曰期衰不杖期服母服降服為父後杖期則
 五為祖後則不為伯叔父為兄弟無子子為父後杖期則
 子為姑則不為伯叔父為兄弟無子子為父後杖期則
 若曾元孫當為後者及適人而無子子為父後杖期則
 嫁母出孫當為後者及適人而無子子為父後杖期則
 服繼母嫁母為其子雖為父後杖期則
 君之眾子同居姑父為前夫之子從父後杖期則
 齊衰五月服同上禮喪繩補親者為父後杖期則
 理學逢源卷之九外篇王道類

開元六日齊衰三月服同上正服為高祖父母女適人
 或雖同居而繼父有子已大功已上親者其禮不同居
 者不為國者為其舊君七曰大功九月無衰適負版首
 道去國者為其舊君七曰大功九月無衰適負版首
 族人衰適負版之宗子七曰大功九月無衰適負版首
 兄按衰適負版之宗子七曰大功九月無衰適負版首
 為之弟後母其妻為父兄女義服為眾子婦為兄弟之
 首經四寸餘要經三寸餘生父母夫入曰小功五月
 姑為兄弟之孫要經三寸餘生父母夫入曰小功五月
 祖兄弟弟義服為從祖父母舅為從父兄弟為從祖
 從兄弟弟義服為從祖父母舅為從父兄弟為從祖
 妻死則不降服為夫之姑姊姊適人者不降服為夫
 母死則不降服為夫之姑姊姊適人者不降服為夫
 己者為嫡孫若曾元則為繼母之父母兄弟姊妹為
 兄弟之妻若曾元則為繼母之父母兄弟姊妹為
 後者諸侯為嫡孫若曾元則為繼母之父母兄弟姊妹為

則男為舅當小功若諸舅不為後者母降大功男為之只
 當總麻為正惟程子以無功為首級按古之所謂無服者
 古禮加麻非用吉也則無服所以別男女之嫌而要不失
 親親之義也夫九曰總麻三月用首級三寸許要經二寸
 終不可易也夫九曰總麻三月用首級三寸許要經二寸
 為從父兄弟之孫曾孫為族姑為兄弟之孫曾孫為族姑
 弟姊妹降服曾孫為族姑為兄弟之孫曾孫為族姑
 弟姊妹降服曾孫為族姑為兄弟之孫曾孫為族姑
 夫兄弟之曾孫為族姑為兄弟之孫曾孫為族姑
 從祖父母不改為夫兄弟之曾孫為族姑為兄弟之孫
 弟孫之婦不改為夫兄弟之曾孫為族姑為兄弟之孫
 兄弟之婦不改為夫兄弟之曾孫為族姑為兄弟之孫
 降為子之婦不改為夫兄弟之曾孫為族姑為兄弟之孫
 妹之子之婦不改為夫兄弟之曾孫為族姑為兄弟之孫
 大夫為貴妾士為有子之妾為朋友喪服傳有大功
 殤服九月者重於正服大功殤服五月自期大功降
 理學逢源卷之九外篇王道類

於正服總衰既葬除之總衰布而熟疏者大傳四世
 而總服之窮也五世祖免殺同姓也家禮凡為殤服以
 次降一等一年十六至十九為長殤十五至十二為中殤十
 月下殤小功大功以下以次降等不滿入歲為無服之殤
 哭之以日易月未三月則不哭也男子已娶女子許嫁皆
 不為凡男為人後女適人者為其私親皆降一等私親之
 為之也亦然除不復服凡婦服夫黨當表而出則除
 私親則如眾人

喪服傳杖各齊其心皆下本杖者何爵也無爵而杖者擔
 主也非主而杖者何輔病也喪大記君之喪三日子夫

人杖五日既殯授大夫世婦杖大夫之喪三日既殯主人
主婦室老皆杖

王制天子崩七日而殯諸侯薨五日而殯大夫士三日而
殯

右殯杖時日

喪服傳居倚廬寢苦枕塊哭無時歎粥朝一溢米夕一溢
米寢不脫經帶 聞傳斬衰三日不食齊衰二日不食大
功三不食小功總麻再不食既殯食粥齊衰之喪疏食水
飲不食菜果大功不食醯醬小功總麻不飲酒 齊衰之
喪居聖室芻翦不納大功寢有席小功總麻牀可也 喪

理學逢源

卷之九 外篇王道類

三

大記君為廬宮之大夫士禮之

右飲食居處

家禮成服之日主人及兄弟始食粥凡重喪未除而遭輕
喪則制其服而哭之既畢返重服其除之也亦服輕服若
除重喪而輕服未除則服輕服以終其餘日

右重遭喪

家禮朝奠 脯醢單之序 食時上食 如朝 夕奠 如朝 哭無時
哀至則哭 朔日則于朝奠設饌 大夫朔望奠 有新物則薦
於喪次 朔日則于朝奠設饌 士惟朔奠 有

之如朔奠

右奠

曲禮曰知生者弔知死者傷 弔以慰生者傷為哭死者今
家禮凡弔皆素服 慰問 奠用香茶燭酒果 奠於 樽用錢

如 弔助生 具刺通名入哭奠訖 此哀 死也 乃弔而退 此慰生也古
不淑 公羊傳車馬曰賵貨財曰賻衣被曰襚 穀梁傳

貝玉曰含 喪小記為父母長子稽顙婦人為夫及長子
稽顙 為喪主則稽顙不為喪主則不稽顙 主喪與為後
父主長子之喪婦人亦然為夫為長子是也稽顙者 檀

人弔慰之則稽顙而後拜稽顙以致痛拜以謝賓 檀
弓稽顙而後拜順乎其至也 非三年之喪則拜而後稽顙

願音 雜記凡喪服未畢而有弔者則為位而哭拜踊
曾子問三年之喪而弔哭不亦虛乎 檀弓婦人不越疆

理學逢源 卷之九 外篇王道類 哭
而弔人 按古有聘贈以助喪未嘗聞有喪之家具酒設頤
賓答之拜者禮至變也仁至渥也後 世忘哀痛而講賓主之歡亦獨何歟

右弔奠 禮記奔喪之禮始聞喪以哭答使者盡哀問故又哭盡哀
遂行至於家人門左升自西階殯東西面坐哀括髮袒降
堂東卽位西鄉哭成踊襲經於序東絞帶反位拜賓成踊
送賓 袒括髮凡三 若除喪而後歸則之墓哭踊束括髮袒
經拜賓成踊送賓反位又哭盡哀遂除主人之待之也無
變於服與之哭不踊 自齊衰而下所以異者免麻 家
禮始聞親喪哭易服 去華 遂行道中哀至則哭望其州縣

禮始聞親喪哭易服 去華 遂行道中哀至則哭望其州縣

鄉境哭入門詣柩前再拜變服即祖括髮等事就位哭後四日成服 若未得行則為位不奠變服 若既葬則先之墓所哭拜 齊衰以下聞喪為位而哭 若奔喪則至家成服 不奔喪則四日成服

右奔喪

左傳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而葬同盟畢至大夫三月而葬同位至士踰月而葬外嫺至 家禮擇地而葬士喪禮將葬家人營兆宅主人至兆筮告啓期士喪葬二日既夕期請啓期○啓啟也諸侯下士一廟故葬前日而請卜日或筮或開瑩域遂祠土神遂開壙壙直下井啓期也用筭 卷之九 外篇王道類 禩

也刻誌石用二石一刻官稱一刻誌文合造明器芻靈下屬之大舉也人作買地契紙俚俗可笑四諸侯六翼各喪車用桑待祥而後用功布以御柩君用羽葆大夫者也作主乘禮從省用栗功布以御柩君用羽葆大夫乃遷柩朝祖則告啓期之次日也家禮從省遂遷柩於廳事代哭既夕禮設奠親賓於是奠賻乃陳器前方相次明輜車次柩車柩旁有翼前有功布○周禮方相氏用方四人喪先匱及墓入壙以戈擊四隅家禮有爵者用方四夕禮乃載柩於車頭懸頭鬼面也既日晡設祖奠既夕禮祖奠使人照親賓皆有厥明遷柩就輿設奠此遺奠也既載奠賻贈家禮在此前厥明遷柩就輿設奠此遺奠也既哭步從尊長次之無服之親次之賓次之古禮於廟門親

賓於郭外路奠既夕禮至於郭塗中遇哀則哭未至執事者先設靈幄於墓右親賓之次幄前婦人幄靈幄方相至以戈擊明器至陳壙前以輜車至奉重就幄遂設奠而退壙四隅明器至後為上輜車至主置重後遂設奠而退

柩至男女各就位哭賓辭歸納明器乃窆主人贈元築之祠土神於墓左檀弓弁經葛而葬與神交藏明器下誌

石又築 乃題主祝奉主升車執事者徹靈行留子弟成墳題主於墓所見於是有神道所謂迎精而返也今有求親賓之有檀弓葬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見也葬於北方

北首三代之達禮也之幽之故也司馬溫公曰古者卜地無常日也今之葬書以福利誘人曰非此地非此時不吉也舉世惑而信之於是久而不葬其親者且有失棺

理學逢源 卷之九 外篇王道類 禩

柩而不知其處者可深歎也按卜宅以安親魄故慮其不夷為路井窳窳耳虞其不至於風壞水浸而已若以父母之魄而視為子孫福利之媒其心向可問乎且古者葬皆北方北首亦可見今人擇方擇日之妄矣合葬

自周公以來未之有改也 白虎通合葬所以同夫婦之道也今以感於青鳥而合葬之禮亦廢○合葬當男右女左

右葬

家禮反哭祝奉主入置靈座主人以下哭於廳事有弔者拜之如初檀弓反哭升堂反哭之所作也主婦入於室反失之矣於是為甚○按極由廟往葬反哭當於廟而後於寢家禮從後世也○反而亡焉失之矣於是為甚而後乃歸於柩前則賀何悼之甚邪日中而虞檀弓既葬主人歸此奠於柩前則賀何悼之甚邪日中而虞檀弓既葬主人歸神也虞祭男用男尸必同姓女用女尸必異姓 主人以

下皆沐浴執事者陳器具饌乃虞 士虞禮繁陳饌具于

殯宮即正 主人及兄弟賓執事者即位先設饌室中饗神

為陰 祝迎尸入食九飯主人酌尸尸醋主人主人獻祝佐

食主婦亞獻賓長三獻皆如初祝告利成尸謾出改設饌

西北隅為陽 事畢士三虞雜記七三虞大夫五 始虞用

柔日自葬 曰哀子某哀顯相夙興夜處不甯敢用絜牲剛

鬣蘇合嘉薦普淖明齊澣酒哀薦禘事合於祖也 適爾皇

祖某甫饗再虞皆如初曰哀薦虞事三虞卒哭他用剛日

亦如初曰哀薦成事遂卒哭將旦而耐則薦薦謂卒 卒辭

曰卒哭之 哀子某來日某隣耐爾于皇祖某甫尚饗 饗

理學逢源 卷之九 外篇王道類 三

辭曰哀子某主為而哀薦之 明日以其班耐曰孝子某

孝顯相夙興夜處小心畏忌不惰其身不甯用尹祭脯嘉

薦普淖普薦羹 澣酒適爾皇祖某甫以隣耐爾孫某甫尚

饗 檀弓葬日虞弗忍一日離也是日以虞易奠始用卒

哭曰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凶祭三虞皆喪祭卒 明日耐

於祖父卒哭之明日也 按三虞卒哭他用剛日謂變凶

葬則速趨吉故 三虞卒哭皆另用剛日也或謂有他故速

又士有三虞或謂卒哭即三虞亦恐未是 家禮虞畢

祝埋重 猶朝夕奠不虞之 曾子問並有喪則葬先輕

奠先重 喪大記既葬主人疏食飲水不食茶果婦人亦

如之 家禮期以下飲酒食肉不與宴樂小功以下可以

歸矣

右虞耐

家禮期而小祥前期具陳設陳練服 祭 乃止朝夕哭

前此卒哭之後猶 閒傳斬衰三升既虞卒哭受以成布

六升冠七升為母疏衰四升受以成布七升冠八升衣三

冠六升卒哭而以其冠之布為衣四升則冠七升衣三

卒哭而以其布為衣也五升六升者亦然可以類推去麻

服葛男子以葛經易要經 葛帶三重葛要經單絞之又雙

曰三重此 期而小祥練冠緇緣要經不除子言 男子除乎

首祥而去首經 婦人除乎帶去要經不去 雜記練冠亦

條屬右辟父母之喪功衰此既練之後則斬衰更以八升之

理學逢源 卷之九 外篇王道類 三

布為衰服布同大功而制仍齊斬故曰功衰加於練衣之

外古三年之喪自成服至大祥中間凡三易衰也家禮亦

俱從 檀弓練衣黃裏緇緣葛經繩屨無絢角瑱鹿裘衡

省耳 長祛祛裼之可也 雜記期之喪十一月而練此杖期之

也

右小祥

家禮再期而大祥設具陳禫服 告遷於廟 祫合祭 乃

遷主於廟躋祧祭新主徹靈座卒哭而耐之後仍奉主凡

是乃奉新主入廟而遷祧也大 斷杖棄之屏處 祭祧士

無祧埋 始飲醴酒食乾肉復寢 大祥之後中月問月

而禮凡共 二卜日陳設厥明行事如大祥之儀 士虞禮

期而小祥曰薦此常事又期而大祥曰薦此祥事月中而禫是月也吉祭猶未配未以某氏配也閉傳大祥素縞麻衣不緣日麻衣素縞冠而素縞也禫而縞縞冠朝服以祭既祭則素縞麻衣以居也縞之縞也禫祭元冠吉服以祭既祭則縞冠素端以居又雜記待遇四時之吉祭而後反吉無所不佩作樂可也

右大祥禫

凶禮惟喪禮為重其餘荒弔殮恤之禮皆無可考而喪禮又惟士禮僅存儀禮煩重今世有難行者朱子酌為家禮卑以誘人衰世之志也好古而有力者當由是而取法儀禮是則朱子之志矣如其無力則喪具稱家有理學逢源卷之九外篇王道類

無而哀誠所以自盡也世人以供佛飯僧為孝以飲食宴樂酬答賓親為禮以飲酒食肉寢處於內為常以乘凶嫁娶為權總功之服不復問焉嗚呼送終大事而若此其尚有人道哉君子可無懼居

右凶禮

舜典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燔柴使氣上升望秩于山川望其方而以肆覲東后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贊周禮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脩五禮如五器卒乃復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如西禮歸格于藝祖用特五載一

巡守羣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此唐虞制各有疏數則周制也王制天子五年一巡狩觀諸侯問百年者就見之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命市納賈以觀民之所好惡志淫好僻命典禮考時月定日同律禮樂制度衣服正之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為不敬不敬者君削以地宗廟有不順者為不孝不孝者君黜以爵變禮易樂者為不從不從者君流革制度衣服者為畔畔者君討有功德於民者加地進律此章大略本舜典及書大傳之文

曲禮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立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春朝有交泰之義受贊於朝受享於廟故天子當立理學逢源卷之九外篇王道類

心在路寢門之外外朝位也秋覲有嚴肅之意受贊受享皆於廟故天子當依依在廟中堂上戶牖之間也不言宗遇者蓋宗如朝遇如覲也又統諸侯未及期相見曰遇此而之則四時皆可謂之朝也春秋魯宋遇清之遇非冬遇之遇相見於卻地曰會亦諸侯相會諸侯使大夫問於諸侯曰聘比年使下大夫問曰小聘三年使上大夫問曰大聘周禮大行人掌大賓之禮大客之儀以親諸侯春朝諸侯而圖天下之事秋覲以比邦國之功夏宗以陳天下之謨冬遇以協諸侯之慮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殷同以施天下

之政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類以除邦國之慝間問以諭諸侯之志歸賚以交諸侯之福慶賀以贊諸侯之喜致禮以補諸侯之裁以九儀辨諸侯之命等諸侯之爵以同邦

國之禮而待其賓客如三公之禮執桓圭九寸纁九采
九乘介九人禮九牢其朝位賓主之間九步立當車
擯者五人廟中將幣三享王禮之再裸而酢饗禮九獻食
禮九舉出入五積三問三勞諸侯執信圭七寸禮皆以七
為節立當車轅之垂擯者四人三享一裸而酢饗食皆七
四積再問再勞伯執躬圭其他如諸侯子執穀璧五寸禮
皆以五為節立當車衡擯者三人三享一裸不酢饗食皆
帛以繼小國之君出入三積不問一勞朝子大國之孤執皮
擯廟中無相以酒禮之其他皆視小國之君凡諸侯之侯
卿其禮各下其君二等以下及其大夫士皆如之也

服歲一見甸服二歲一見男服三歲一見采服四歲一見
衛服五歲一見要服六歲一見蕃國世一見此六服之朝
數周制然也周書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蓋六
年之間而侯甸男采衛之五服皆已畢見一周也蕃國統
夷鎮以王之所以撫邦國諸侯者歲徧存三歲徧頌五歲
理學逢源卷之九 外篇王道類 委

徧省七歲屬象胥諭言語協辭命九歲屬瞽史諭書名聽
聲音十有一歲達瑞節同度量成牢禮同數器脩法則十
有二歲王巡狩殷國 凡諸侯之王事辨其位正其等協
其禮賓而見之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
朝也 小行人掌邦國賓客之禮籍以待四方之使者令
諸侯春入貢秋獻功王親受之各以其國之籍禮之凡諸
侯入王則逆勞于畿及郊勞既館將幣為承而擯凡四方
之使者大客則擯小客則受其幣而聽其辭使適四方協
九儀賓客之禮朝覲宗遇會同君之禮也存頰省聘問臣
之禮也 達天下之六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

用符節都鄙成六瑞王用璜圭公桓圭侯信圭
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繡圭以繡璧以繡圭
見合符而六幣則用以享獻二王之後用圭璋侯伯用璧
琮子男用琥璜又侯邦相聘聘君以圭夫人以璋及事則
享君束幣加璧夫人束幣加琮君酬客以琥夫人酬客以
璜 此六物者以和諸侯之好故 司儀掌九儀之賓客擯
相之禮以詔儀容辭令揖讓之節將合諸侯則令為壇三
成宮旁一門詔王儀南鄉見諸侯士揖庶姓時揖異姓天
揖同姓庶姓如邾莒之類土揖下手也異姓如及其擯之
各以其禮公于上等壇之上 侯伯于中等壇之上 子男于下
等壇之下 其將幣亦如之其禮亦如之王燕則諸侯毛燕示
故尚齒○王會諸侯之位次此可 凡諸公相為賓主國
見大略禮記明堂位篇始不足據

理學逢源卷之九 外篇王道類 委
五積三問賓入則委積以迎之又問以勞之積皆三
賓登拜受主君郊勞主君親往郊勞之積皆三
乃及承介上介而達之賓賓傳辭上介以及承介末介由
末及承介上介而達之賓賓傳辭上介以及承介末介由
三辭拜受賓車送致館賓將以享主親親致如郊勞之積皆三
主三還賓再拜致館賓將以享主親親致如郊勞之積皆三
如致積之禮而交幣賓將以享主親親致如郊勞之積皆三
指賓三讓而入入廟賓將以享主親親致如郊勞之積皆三
每門止一相入入廟賓將以享主親親致如郊勞之積皆三
擯亦之醴賓賓出賓將以享主親親致如郊勞之積皆三
則退之熟食日饗食致贈賓將以享主親親致如郊勞之積皆三
賓生牲日饗食日饗食致贈賓將以享主親親致如郊勞之積皆三
賓為主告如主國之禮 侯伯子男之相為賓也各以其
禮相待如諸公之儀 諸公之臣相為國客則三積賓皆

禮相待如諸公之儀 諸公之臣相為國客則三積賓皆

拜大夫郊勞陳擴介賓三辭主拜學賓三賓使者如初受館如初賓將幣亦旅擴賓三辭主拜迎客避入廟惟君

主三讓客登拜三避授及禮以禮禮私面私獻私觀而有幣下出每事如初之儀及禮及中門之外主君問君客

再拜稽首大夫聘則有私出再拜對君拜客避而對君覬若從君則不敢有私覬再拜對君拜客避而對君

問大夫客對君乃勞客客再致饗餼如勞饗食還圭幣之拜稽首君答拜之客趨避送客致饗餼之禮饗食還圭幣之

君館客客又從主君拜辱客拜禮賜遂行如入之積凡侯伯子男之臣以其國之爵相為客而相禮其儀亦如

之凡四方之賓客禮儀辭命餼牢賜獻以二等從其爵而土下之凡賓客送逆同禮凡諸侯之交各稱其邦而為

之幣以其幣為之禮凡行人之儀不朝不夕不正其主面理學逢源

亦不肯容不正東西向亦不南北掌客掌四方賓客之侯之長十二獻王巡狩則國君膳以積令百官百牲皆具

牢禮餼飲食之等數與其政治十二牢庶具百物備諸從者三公賦上公之禮卿賦侯伯大夫賦子男士賦諸侯

之卿庶子賦其大夫凡諸侯之禮上公五積皆賦殯卒三問皆棺罩介行人宰吏皆有牢食五牢食四簋十豆四

十銅四十二簋四十四簋十二牲二十六皆陳饗餼九牢其死半如殮之陳牽四牛米百二十有十皆陳饗餼九牢

車皆陳車米賦之陳牽四牛車乘有五簋車禾賦二十牛歸三饗食燕否則以幣致之凡介行人以下皆有殯饗餼

以其爵等為之半禮之陳數惟上介有禽獻夫人致禮八壺八豆八蓬膳太牢致饗食同卿皆見以羔膳太牢侯伯

四積餘皆降殺以其子男三積餘亦降殺凡諸侯之卿大夫士為國客則如其子男三積餘亦降殺凡諸侯之卿大

以待之有凶荒札喪則殺禮以上總輯巡狩朝會聘問之禮

儀禮觀禮侯氏至郊王使人以璧勞既至天子賜之舍曰伯父女順命于王所賜伯父舍侯氏再拜稽首受館天

子使大夫戒曰某日伯父帥乃初諸侯前朝皆受舍於朝受次於先王廟門之外同姓西面北土異姓東面北土此

次以帷上介先朝受焉侯氏裨冕釋幣於禰此將親乘墨車載龍旂弧鞬乃朝以瑞玉璧圭有纁瑞玉天子衰冕負斧依嗇夫承命告于天

子天子曰非他伯父實來予一人嘉之伯父其入予一人將受之侯氏入門右坐奠圭再拜稽首擯者謁辭曰伯

氏坐取圭升致命王受玉侯氏降階東北面再拜稽首擯者延之曰升成拜乃退四享皆束帛加璧庭實惟國所

有乃右肉袒入門右告聽事恐有天子辭于侯氏曰伯父無事告甯乃邦遂入門左王勞之侯氏出天子賜之車服

迎于外門外再拜路先設西土路下四亞之重賜無數在車南下四諸公奉篋服加命書于其上太史述命侯氏降

兩階之間北面再拜稽首升成拜侯氏升階命降拜受大同姓大國則曰伯父異姓則曰伯舅小邦則曰叔父叔舅

此稱謂饗禮乃歸參前周禮互觀若時會殷同侯氏覲于天子為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二尋深四尺加方明於其上設

六色六玉上介皆奉其君之旂置于宮尙左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旂而立四傳擯天子乘龍馬入載大旆豕日月升

皆就其旂而立四傳擯天子乘龍馬入載大旆豕日月升

皆就其旂而立四傳擯天子乘龍馬入載大旆豕日月升

諸侯而無掣其肘大權則歸諸天子而不苦鯨戾亂亦何自生邪下堂失禮苑柳興譏則天子壞之耳於封建何尤賓禮無當於後世矣而遺經亦鮮可考此摭摭三禮之略焉亦望古遙集之思夫

右賓禮

軍禮無考略見後備兵條

文王世子公與族燕以齒而孝弟達矣其族食世降一等親親之殺也

此飲食禮燕禮詳見後

家禮參儀男子年十五至二十皆可冠必父母無期以上

理學逢源卷之九 外篇王道類

望

喪始可行之 卜日擇賓士冠禮筮前期三日主人告於廟

戒賓曰某有子某將加布於其首願吾子之教之也

賓對曰某不敏恐不能共事以病吾子敢辭主人曰某猶願吾子之終教之也賓對曰吾子重有命某敢不從

前一日宿賓士冠禮厥明夕為期於廟門外某將加布於

某之首吾子將莅之敢宿賓對曰敢不夙興乃陳設設席及

酒禮厥明夙興陳冠服士冠禮爵弁服一皮弁服一元端

禮隨主人以下序立宗子或冠者之父為主宗子已孤則

擯以相禮士冠禮將冠者衣賓至主人迎賓入賓至門

立贊禮者一人立稍石揖讓升堂即位設筵於東序少北

主揖賓入贊者從入

此嫡子冠於昨也將冠者出房賓揖之即席跪賓為加冠

庶子則於房外將冠者出房賓揖之即席

士冠禮始加細布冠家禮用幅巾贊者為櫛髮賓降盤

主人揖賓升執事者進冠賓降階不盡一等受冠升請將

冠者前為加冠○再祝曰合月吉日始加元服棄爾幼志

加三加禮如初不盥祝曰合月吉日始加元服棄爾幼志

順爾成德壽考惟祺介爾景福冠者適房服衣裳納屨家

服深衣士冠禮服元端○既始加祝畢將冠者與賓出房

復位揖冠者適房易服冠者乃入房易服屨元履出房

外南再加禮用冠者皮弁素積家祝曰吉月令辰乃申爾服

敬爾威儀淑慎爾德眉壽萬年永受胡福入房易服

禮節弁服絲衣纁裳祝曰以歲之正以月之令咸加爾服

家禮用幘頭公服祝曰以歲之正以月之令咸加爾服

兄弟具在以成厥德黃耇無疆受天之慶如筵于堂中

少西南向此嫡子離於客位也乃醴贊者先酌酒於房中

理學逢源卷之九 外篇王道類

揖冠者就席南面賓祝曰甘醴惟厚嘉薦令芳拜受祭之

以定爾祥承天之休壽考不忘冠者受醴冠者再拜興升

復位拜送贊者薦脯醢冠者進席前跪祭酒與退就席未

醢醢與降席以爵受贊者遂拜賓拜贊者○家禮闕薦脯

醢醢與降席以爵受贊者遂拜賓拜贊者○家禮闕薦脯

醢醢與降席以爵受贊者遂拜賓拜贊者○家禮闕薦脯

禮乃易服服元冠元端奠贄於君及鄉大夫鄉先生皆有訓辭後世此禮無所施故家禮無之惟見於鄉先生及執友而主人禮賓以一獻之禮酬之以束帛儷皮賓出拜送於門外又有三加三醮而不醮者醮辭曰旨酒既清嘉薦日旨酒既清嘉薦伊脯乃中爾服禮儀有序祭茲嘉薦受天之祐三醮日旨酒既清嘉薦伊脯乃中爾服禮儀有序祭茲嘉薦組承天之慶受福無疆按此則殺牲為組殆國俗稍異也禮記注中引此為曾子問有冠醮無冠醮而又推為夏殷之禮殆恐不然○庶子冠一醮以酒○冠者母不在則使人受脯于西階下又有因喪冠者皆禮之變也冠義敬冠事所以重禮重禮所以為國本也 郊特牲冠于阼以著代也醮于客位嘉有成也三加彌尊喻其志也冠而字之敬其名也

以上冠禮

理學逢源 卷之九 外篇王道類

聖

家禮參儀 男子年十六至三十女子年十四至二十身及主昏者無期以上喪乃可成昏觀曾子問篇則婦已至而乘凶嫁娶者何悖之甚也○王吉曰夫婦人倫之大經政事之根本也世俗未知為人父母之道而有子是以教化不行而民多殺文中子必先使媒氏往來通言俟女氏許日早昏少聘教人以倫之乃納采以上初主人具書夙興奉告于廟 儀禮行事用廟自納采至請期五節皆用昕親迎以昏使使者至廟門擯者請事對曰吾子有女氏几筵于廟授諸使使者至廟門擯者請事對曰吾子有惠賜室某也某有先人之禮使某也請納采對曰某之子蠢愚又弗能教吾子命之某不敢辭主人迎客人揖讓升遂致命曰敢納采此儀禮之辭家禮則有書而後人又增飾四六又所遺使或奴隸未可與主人

抗禮且不諱辭命 遂問名曰某既受命將加諸卜敢請女為誰氏對曰吾子有命且以備數而擇之某不敢辭曰某

名今具女生年月日名氏於簡謂之庚帖此辭亦不用主人奉書以告廟乃具書授使者遂禮之以一獻○凡此揖讓進退出入儀使使者辭歸

主人復命壻氏以告于廟以上納主人以下于廟得吉

此乃復使使納吉曰吾子有貺命某加諸卜占曰吉使某也敢告亦擯請事而使對曰某之子不教惟恐弗堪子有

吉我與在某不敢辭擯者傳主入納吉如初禮以上便

者歸復命乃納徵以元纁束帛儷皮儀禮皮帛必可制○巧財物必豐備多寡輕重之衡論如鬻賣焉甚且以財物之輕重資喪之有無而成仇隙甚矣世風之薄也古人束

帛儷皮以將誠耳豈論貨賄哉○文中子曰 曰吾子有嘉昏娶而論財夷虜之道也君子不入其鄉

命既室某也某有先人之禮儷皮束帛使某也請納徵致

命曰某敢納徵對曰吾子順先典貺某重禮某不敢辭敢

不承命禮皆如初以上既納徵女子乃笄畧如男子冠賓執其禮○內則曰女子十有五年而笄二十而嫁蓋女子十五而上雖未受徵亦可笄若及十五六而受徵則徵而遂笄以卜日于廟得吉使使者請期費用曰吾子有賜

命某既申受命矣惟是三族之不虞使某也請吉日恐有不得成禮也古人無所忌如此○卜已得日對曰某既前

而請日於女氏者示不敢專也亦謙意也

受命矣惟命是聽此女氏生曰某使某聽命吾子對曰某

固惟命是聽使者曰某使某受命吾子不許某敢不告期

期喪

期喪

期喪

期喪

期喪

期喪

日某日對曰某敢不敬須禮如初以上請期前期一日女氏

使人張陳其婿之次及期婿家設位于堂中儀禮初昏設

親迎以昏但路近可如期若道遠則不能同牢器饌按

必在初昏或前期或為次于途以待迎女家設次於外

初昏婿盛服儀禮爵弁服禮記主人於廟遂離子而命之

迎父自階先升子自西階升立於席西南向贊者酌酒

聽命父命之如曰往迎爾相承我宗事勗帥以敬先妣之

儀禮命離之文此亦宗子為後子故曰宗子曰諾惟恐弗堪

嗣若則有常再拜遂出乘至女家俟於次擯者請曰吾子命

不敢忘命與某以茲初昏使某將請承命對曰擯某固敬具以須乃遂

父母離女而命之曰戒之敬之夙夜無違命母施衿結帨

理學逢源卷之九 外篇王道類 聖

日勉之敬之夙夜無違宮事庶母及門內施鞶申之以父

母之命命之曰敬恭聽宗爾父母之言夙夜無愆視諸矜

鞶略如離主人迎賓於門外此宗子或兄弟為主非女氏

門外西面再拜入奠奠讓而升主人升東階上西面賓

之姆奉女出門婿姆奉女登車儀禮婿授婦升車婿

揖降婦從之降御之輪三周乃授御者婿先

簾請可也婿授婦婿揖以入婦至門下車婿揖以入

歸至家俟於門外婦至門下車婿揖以入

皆婿先行婿婦交拜同牢而食合卺而酌婿揖以入

從之遂入室婿揖以入

盥於北階從者沃之進帨巾婿揖婦就席婿揖以入

拜揖婦就坐婿揖以入

婦酌婿交獻禮畢三酌出從者餞餘婿主人禮賓饗從者

婦復入婿親脫婦之纓釋服婿獨出

儀禮同牢肺必用鮮魚用鮓必徹全則同牢不厥明夙

止特豚亦有魚腊籩豆以上親迎至成昏

興婦見於舅姑修為贊舅姑禮之贊從舅姑升堂婦立

兩階間再拜詣舅前獻贊再拜復位再拜詣舅前獻贊如

之乃退乃設席禮婦就席右侍者酌酒於舅姑前再拜

興婦則禮於中堂非宗與再拜興降自西階此婦見於尊

宗婦則禮於中堂非宗與再拜興降自西階此婦見於尊

長儀禮饋於舅姑婦家具特豚酒饌送至其私室婦見於尊

無儀禮饋於舅姑婦家具特豚酒饌送至其私室婦見於尊

豚於俎婦佐食畢婦再拜盥洗詣舅姑前再拜進饌開

者餞舅餘家婦則行此禮眾婦則否儀禮饋於室中家

禮於饗禮西階上南面舅獻姑酬於舅之北皆西面婦席於

堂自西階降自南面舅獻姑酬於舅之北皆西面婦席於

此亦惟家婦行之眾婦則無盥饋無饗婦舅饗丈夫送者

姑饗婦人送者三月主人以婦見於廟太促當如儀禮

○若舅姑既沒則婦入三月乃奠莽菜於廟曰某氏來婦

理學逢源卷之九 外篇王道類 聖

敢奠嘉菜於皇舅某子婦拜扱地降取莽菜入老家臣

祝曰某氏來婦敢告於皇姑某氏奠菜如初老之長禮

婦於房中婿饗婦送者若不親迎則婦入三月婿見於婦

之父母不親迎而見於婦之父母此禮之變邱氏移以為

之常禮而補婿見婦廟之文於義殊所未協此皆剛

昏義昏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下以繼後

世也故君子重之是以昏禮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皆

主人筵几於廟而拜迎於門外入揖讓而升受命於廟所

以敬慎重正昏禮也郊特性辭無不腆幣必誠告之以

直信信事人也信婦德也一與之齊終身不改故夫死不

嫁男子親迎男先於女剛柔之義也天先乎地君先乎

臣其義一也出乎大門而先男帥女女從男夫婦之義由

坐卒爵拜既 遵酢 大夫降洗主人降辭如初卒洗主人盥
皆如賓禮 揖讓升大夫授主人爵于兩楹間復西
階主人答爵自酢于西階上坐奠爵拜執爵與大夫答拜
主人坐祭卒爵拜大夫復降階揖主人坐奠爵于西楹南再拜
主人揖讓以賓升大夫及介及眾賓皆從之升就席工入
席工于西階上少東樂正先升北面立于其西工四人二
瑟相者左荷瑟右手相入升自西階北面東上工坐相者
坐授瑟降立堂西筮乃工歌樂正命作樂 鹿鳴四牡皇
入立于縣中西面 乃工歌樂正命作樂 鹿鳴四牡皇
者華樂正每獻工主人取爵上饗賓降主人辭主人降洗
受爵主人降階上拜送薦脯醢使人相祭工飲不與左瑟一人拜
拜既授主人爵階上拜送薦脯醢使人相祭工飲不與左瑟一人拜
白華華黍獻筮于西階上拜送薦脯醢使人相祭工飲不與左瑟一人拜
祭立飲不拜既升授主人爵階上拜送薦脯醢使人相祭工飲不與左瑟一人拜
工主人以爵降奠于下篚反升就席 工歌魚麗笙由庚
工歌南有嘉魚笙崇邱工歌南山有臺笙由儀乃合樂工

理學逢源 卷之九 外篇王道類

兪

歌關雎葛覃卷耳笙鵲巢采芣采蘋工不興告樂正正曰
樂備樂正告于賓遂降乃作司正 主人自南方側降階正
司正禮辭許諾主人再拜司正答拜司正受命主人揖之曰
正既諾遂適中庭北面立主人升就席司正舉解下篚之
解洗升自西階由楹內適階上曰敢請賓安賓禮辭許曰敢
請安于賓應曰諾適西階上曰敢請賓安賓禮辭許曰敢
不安司正復主人曰賓安遂立于兩楹間相拜主人降階
上再拜賓答再拜皆揖就席司正實解降自西階中庭北
面坐奠解與退少立進坐若行射禮則司正轉為司馬
與少退北面立相旅于西階上西當西序東面立賓取薦
乃旅酬西之解適階上坐奠解北面拜主人降階上在
賓右北面答拜賓不祭立飲卒解不洗遂實解階上北
面坐奠解與主人答拜賓降洗主人降辭洗如初升不拜洗
賓執解與主人答拜賓降洗主人降辭洗如初升不拜洗
賓南拜受賓階上主人答拜賓降洗主人降辭洗如初升不拜洗
上酬介如酬賓之禮介酬遵酬眾賓之大夫酬者自大

夫右眾受酬者自左禮皆如初主賓之黨以次迭酬皆二
升受酬于西階上卒受者以解降奠于篚司正降復位二
人舉解二人舉解于賓介如一人舉解之儀賓介辭反奠
于其徹俎司正升西階上北面請坐于賓賓辭以俎司
所與徹俎司正升西階上北面請坐于賓賓辭以俎司
正反命主人主人曰請徹俎司正復告于賓賓辭以俎司
降自西階前命弟子俟徹俎司正復告于賓賓辭以俎司
北面主人降階自南方階上北面請坐于賓賓辭以俎司
席東南面賓取俎還授司正司正以俎出授賓從者主人取俎還授
遂立于階西東面司正以俎出授賓從者主人取俎還授
皆取俎還授弟子以俎出授賓從者主人取俎還授
介遵從之降介以賓揖讓說屨乃無算爵西階賓介不與取
退北上主人以賓揖讓說屨乃無算爵西階賓介不與取
升介遵及眾賓皆說屨升坐 無算爵西階賓介不與取
奠解飲卒解不拜以虛解授二人二人受解實之賓解以
之主人介解以之大夫主人之解二人受解實之賓解以
賓長賓解以之賓皆不拜舉解二人降階前西面立
末二賓與以旅在下賓皆不拜舉解二人降階前西面立

理學逢源 卷之九 外篇王道類

辛

編皆不拜卒受者以虛解降奠于篚 賓出奏陔 賓與掛降
二人洗升實解反奠于賓介無算樂 賓出奏陔 賓與掛降
賓皆降主人降樂正命奏陔賓降及階立俟 送賓再拜 賓
答明日賓拜賜 朝服拜賜于門外主人不見 息司正 釋服
乃去司正無介使人速賓迎于門外賓亦如之 息司正 釋服
拜洗薦脯醢無俎不拜崇酒不拜眾賓卒獻賓一人舉解
遂無算爵賓不與徹惟所欲以告于鄉 鄉飲酒義迎賓
先生君子可也羞惟所有鄉樂惟欲 鄉飲酒義迎賓
門外揖讓而升所以致尊讓也盥洗揚解所以致絜也拜
至拜洗拜受拜送拜既所以致敬也 尊於房戶之間賓
主共之也尊有元酒貴其質也羞出自東房主人共之也
洗當東榮主人之所以自絜而以事賓也 賓主象天地
也介僕象陰陽也三賓象三光也讓之三也象月之三日

而成魄也四面之坐象四時也 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
王道之易易也貴賤明隆殺辨和樂而不流弟長而無遺
安燕而不亂此五行者足以正身安國矣彼國安而天下
安故曰吾觀于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 烹狗于東方祖
陽氣之發于東方也洗之在阼其水在洗東祖天地之左
海也尊有元酒教民不忘本也

以上鄉飲酒禮 冠昏喪祭之禮人猶知其大略至飲
禮特詳亦以見昔先王之禮所以遊酒禍者其敬恭文
物如此而凡他禮中有所行獻酢酬旅者皆于此條
中可互考也下
鄉射條亦然

儀禮 鄉射之禮先行鄉飲酒禮 州長以禮會民而無介
理學逢源 卷之九 外篇王道類 至

至于司正舉解司射乃請射 三耦侯于堂西南面東上
乘矢升自西階北面告賓曰弓矢既具有司請射賓曰某
不能為二子許諾司射適階階東北面告于主人乃降
自西階西面命弟子納射器于堂西賓大夫之弓倚于西
序矢在弓下北括風弓倚于堂西賓大夫之弓倚于西
于東序矢比三耦于堂西 命射不釋弓矢由三耦之南
在弓下 命射不釋弓矢由三耦之南
某子射司馬命張侯 先是張侯于庭南去物五十步下
之參侯道居侯黨之一西五步及司射既告賓許司正遂
轉爲司馬自中庭適司射之南就位適兩階之間南
面命張侯弟子脫束遂繫于侯中乃退立之南司馬復中
獲者由西方坐取旌倚于侯中乃退立之南司馬復中
正命遷樂于下 樂正適西方降階階東南面立所設
西面北上樂正司射誘射 司射既比耦三耦皆和決遂執
北面立于其南司射誘射 司射既比耦三耦皆和決遂執
中之西南東面三耦由司射之西立于其西南東面北上
侯司射惜三矢挾一矢揖進當階北面揖及階揖升堂揖

鉤楹內當左物北面揖及物揖左足履物不方足還視侯
中俯正足不去旌將乘矢乃右執弦南面揖如升射侯
出於其位南適堂西改挾一矢 司馬命獲者執旌負侯
遂適階西取撲插之以反位 司馬命獲者執旌負侯
應北面立侯 司射作三耦射 司射反位上耦揖進上等
在左並行當階揖及階揖上射先升三等下射從之中
上射升堂少左下射升乃並東行皆當物揖及物揖出
足履物還視侯中鉤楹由上射之南還其後降自西階由
司射之南升西階命去侯獲者執旌諾聲不絕以至於坐東
面偃旌與而侯司馬出下射之南還其後降自西階由
射之南適堂西釋弓襲反位射之南還其後降自西階由
左由堂下西階之東北北面命上射日無射獲無蹀上耦
揖司射反位乃拾發以將乘矢中則獲者坐而唱獲舉旌
三官偃旌以商獲而未釋獲卒射南面揖如升射者相左
交于階前相揖由司馬並行上射于左與次耦升射者相左
東上以侯三耦卒射司射揖揖于西階之 司馬命取矢馬
西開堂告于賓揖司射降階揖反位 司馬命取矢馬
理學逢源 卷之九 外篇王道類 至

賓適堂西授有司引矢反繯大夫立少後主人與賓揖決

升大夫及三賓皆升就席中庭適堂西釋弓矢去掛說決

遂襲司馬命說侯說侯之左下綱而釋之命獲者以旌

反位司馬退馬轉北面司射命釋獲者退中及算及其薦

退命弟子退福乃反位司射命釋獲者退中及算及其薦

組司射司馬反為司正復庭中解樂正命弟子贊工即位

反位司馬反為司正復庭中解樂正命弟子贊工即位

工如初司正升相旅飲酒之禮凡侯天子熊侯白質諸

侯慶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疏云

侯也燕射則張之凡畫者丹質考工記梓人為侯廣與崇

上綱與下綱出舌尋穎寸焉禮射不主皮主皮之射者

勝者又射不勝者降語未註周禮射人以射法治射儀

王以六耦射三侯熊虎三獲三容之也樂以騶虞九節五

理學逢源卷之九外篇王道類

正五諸侯以四耦射二侯熊二獲二容樂以狸首七節三

正三諸侯以三耦射一侯一獲一容樂以采蘋

五節二正朱士以二耦射一獲一容樂以采蘋三節

二正所張侯不同者天子大射皮

儀禮纂略燕禮君與大儀小臣戒賓

饌器于路寢羣臣入乃命賓

大夫宰夫為主人抗君也設席

南面東上而遙相次士庶子皆立

南近卿諸大夫皆稍進近南君賓入

升立席上西面特立以俟賓

賓賓酢主人主人獻公受公酢主人酬賓大夫二人媵

于公媵猶公為賓舉旅取解酬賓

賓酬大夫大夫相酬徧主人獻孤卿

又行一爵為賓若孤卿舉旅行酬

工入升歌鹿鳴四牡皇華主人獻之

行酬笙入立縣中奏南陔白華華黍

皆如鄉工告樂備射人為司正

飲酒禮工告樂備射人為司正

不安司正舉觶乃徹俎行燕

對諾敢不酬主人又獻士

士舉旅行酬皆徧主人獻庶子左右

理學逢源卷之九外篇王道類

爵賓出揖讓之節略與卿飲酒禮

若燕四方之賓戒客曰寡君有不

寡君須臾焉對曰寡君君之私也

敢辭曰寡君固曰不腆使某固以請

無所辱賜于使臣敢固辭曰寡君

曰固辭不得命敢不從上介為賓

及見致命曰寡君有不腆之酒以

焉對曰君貺寡君多矣又辱賜于

樂納賓賓及庭奏肆夏及賓拜酒

主人獻公樂作公卒爵主人升受

夫主人獻公樂作公卒爵主人升受

爵以下而樂闋

酬賓公卒解賓降未拜小臣辭賓升拜 升歌鹿鳴下管
新宮笙入三成遂合樂 不問若舞則勺 賓賡爵曰臣受
賜矣臣請贊執爵者相者對曰吾子毋自辱焉有房中之
樂 謂合樂也此燕他國之臣與燕
本國之臣稍異餘皆可互參

以上燕禮

大射儀 略大射之禮 天子諸侯將祭則選士于澤宮而先
戒百官前射三日司馬命設侯于澤宮 命量人量侯道與
侯九十參七十狂五十設之各去其侯西北十遂命量
人巾車張三侯大侯之崇見鵠于參參見鵠于狂狂不及
地武不繫左下網設之 樂人宿縣于阼階東 笙磬西而南
西十北十凡之用革 樂人宿縣于阼階東 笙磬西而南
鉦皆南陳建鼓在阼階西南鼓應鼗在其東南鼓之階之
西頌磬東面其南鐘其南鈸皆南陳一建鼓在其南東鼓
理學逢源 卷之九 外篇王道類 五

入卽位乃命賓賓至以樂納賓行燕禮至于司正舉觶司
射乃請射 自阼階前曰為政請射遂告曰大夫與大夫士
射者非其侯中之不獲與 司射誘射 乃誘射如鄉射禮
者與尊者為侯則不異侯 命取矢 加于楅 司射請再射 夫比大
三耦射 獲而未釋獲 命取矢 加于楅 司射請再射 夫比大
耦 三耦拾取矢 如鄉射禮 乃再射釋獲 大夫皆射 取矢如
飲不勝者 如鄉射禮 公射則中維綱揚觸因復皆獲獲
正立于公後以矢行告于公下曰留 司馬正獻服不卽大
上日揚左右曰方凡此以優尊也 司馬正獻服不卽大
者司馬獻釋獲者 鄉射如司射再請射 初拾取矢 初司射請
以樂于公 問若一乃三射釋獲如初 取矢飲不勝 初如

公射則樂作而后就物稍屬 取矢拾取矢脫侯退射器公
不以樂志其他皆如初儀 射義射者進退周旋必中
乃為大夫舉旅行酬 以下終 射義射者進退周旋必中
禮內志正外體直然後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然後可
以言中此可以觀德行矣其節天子以騶虞為節諸侯以
狸首為節卿大夫以采蘋為節士以采芣為節騶虞者樂
官備也狸首者樂會時也采蘋者樂循法也采芣者樂不
失職也明乎其節之志以不失其事則功成而德行立故
曰射者所以觀盛德也 射者男子之事也因而飾之以
禮樂也故事之盡禮樂而可數為以立德行者莫若射故
聖王務焉

理學逢源 卷之九 外篇王道類 五
以上大射禮 飲射之禮至為煩文綺節然究亦根心
縛也蓋射禮所重在此禮樂于以驗人性情之醇蹶
涵養之淺深非苟然求善射多中而已也漢成帝明帝
常舉行大射禮宋太宗行大射禮明太祖行大射禮
此皆好文之令主明高則所嘗舉行鄉飲酒鄉射禮
于郡國然禮義之失自五禮新儀已全背亂如宋高
宗時行鄉飲酒宋子已讓其制極乖陋如此高仰崇之
拜送于門外以拜既為兩拜了又兩拜此高仰崇之
謬也若乃郡邑鄉飲并且使賓主斜席對坐此并坐
位不識而所為鄉飲賓者又多鄉思銅臭之人尚德
引年香無其實射則武夫之藝文人學士不復問之
矣

儀禮 略公食大夫之禮 鄰國使大夫小聘主君食之 禮
等多不復存其僅留 使大夫戒賓賓從乃設器饌公迎賓
者燕禮及此禮而已 公當楅北鄉拜至賓降公再拜賓西階下
入卽位公拜至 東北面答拜擯者辭公降一等辭曰寡君

從子賓雖將拜與也賓栗階升不舉鼎入七載于俎太乃拜命之成拜階上北面再拜藉首羊豕魚腊腸胃膚七俎黍稷六設正饌醢醬醢醢六豆牛羊豕豕魚腊腸胃膚七俎黍稷六親設之其餘賓升席祭又設加饌梁稻二簋庶羞十六豆有司設之賓祭乃正食公送侑幣賓報幣出復入卒食而退公拜送有司歸肉賓館明日賓至朝拜賜若食上大夫則饌其大夫相食禮則與君異

右食禮

儀禮略主人辭以不敢辱賓將走又固辭其贄主人以稱人固辭見賓固請見凡三往復賓固請主人許命請從

故辭贄以不依于贄不敢見主賓固請主人許命請從

人又對以不足習禮亦三往復

理學逢源卷之九 外篇 王道類 堯

乃出迎賓賓奉贄入見于庭奠贄再拜主人親受贄答出主人留之反見

而退反見以成賓主之禮于堂主人就賓家復見之請還

其贄辭曰某非敢為儀也賓對曰某也夫子之賜私不亦

固辭而後受命乃受士見大夫則大夫終辭其贄

若嘗為臣者見則禮辭其贄不固辭其出也使擯者還其

贄于門外不至其家下大夫相見以鴈上大夫相見以

羔如士相見士始見于君贄至君所容彌蹙奠贄再拜稽

首君答一拜始見答一拜以後君在堂升見無方階辯

君所在君在東則升東階在西君受其贄不還他邦之

人見于君則使擯者還其贄

右相見禮此二條

嘉禮皆禮俗相交之大者而冠昏為尤重射鄉為尤文皆切於民之日用不可以為迂而不講也脈膳慶賀之禮今無可考幸此有猶存者故述之願詳非敢謂盡當反古要酌所可行而無失古意焉未必非化民成俗之急務也

右嘉禮

程子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非絕民之欲而強人以不能

也所以防其欲戒其侈而使之入道也

學禮者考文必先求先王之意得意乃可以沿革

理學逢源卷之九 外篇 王道類 卒

張子曰欲養民當自井田始治民則教化刑罰俱不出于

禮外

進人之速無如禮學

學之行之而復疑之此習矣而不察者也故學禮所以求

不疑仁守之者在學禮也學者行禮時人不過以為迂彼

以為迂在我乃是捷徑此則從吾所好文則要密察由文求禮意心則要宏放毋為俗見如天地自然從容中禮者

盛德之至也

朱子曰禮樂廢壞二千餘年若以大數觀之亦未為遠然

已都無稽考處後來須有一箇大大底人出來盡數折洗

一番但未知遠近在幾時今世變日下恐必有箇碩果不食之理

古禮既莫之考後世因襲沿革亦浸失其意而莫之知并名物度數亦有莫曉者差訛舛繆不堪著眼叔孫通所制漢儀及曹褒所脩固已非古然今不存唐有開元顯慶二禮顯慶已亡開元襲隋舊爲之本朝修開寶禮多本開元而頗加詳備及政和間脩五禮一時姦邪以私智損益疏略抵牾更沒理會又不如開寶禮

開元禮煞可看唯五禮新儀全然不是當時做這文字時不曾得識禮的人只是胡亂變易古文白撰全不考究五

理學逢源

卷之九

外篇王道類

空

禮新儀固不是至如今又更都不理會

使鄭康成之徒制作也須略成箇模樣未說待周公出制作如今全然沒理會奈何若有考禮之人又須得上之人信得及這事行之天下亦不難

有聖人復興爲今日禮怕不必能悉如古制今且要大綱是小處亦難盡用這事須是一齊整頓過方好未說其他瑣碎處且如冠便須于祭祀當用如何底於軍旅當用如何底於平居當用如何底於見長上當用如何底於朝廷治事當用如何底天子之制當如何卿大夫之制當如何士當如何庶人當如何這是許多冠都定了更須理會衣

服等差須用上衣下裳喪服亦須用上衣下裳五服各爲降殺一等紕繆鄙陋服色都除了如此便得大綱正若只去零零碎碎理會些小不濟事如今若考究禮經須是一自著考究教之

理學逢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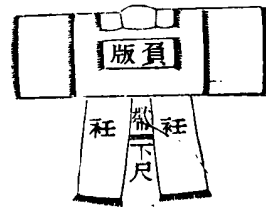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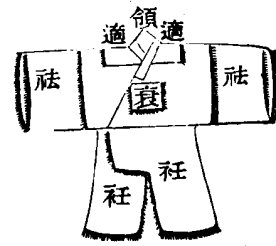
卷之九

外篇王道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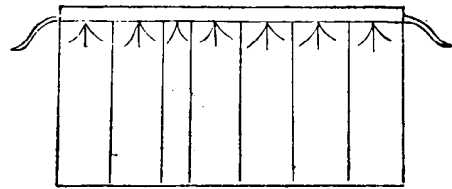
空

斬衰之服圖

附圖 習見者不復圖



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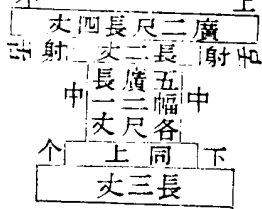
理學逢源

卷之九

外篇王道類圖

六三

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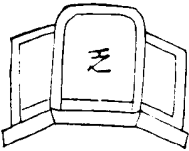
斬衰之冠



齊衰之冠



鹿中



幅



作樂

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樂之爲用大矣
 哉後世禮教雖遙猶存梗概而樂教則渺矣無聞學士高
 談樂理而不嫻器數聲音不嫻器數聲音則虛而鮮據而
 理亦未必其盡安伶人役于聲音而不通乎義理不通義
 理則流而忘本而聲乃日逐於淫蕩抑知夫樂之理原於
 天地樂之氣衷乎律呂樂之本生於人心樂之發動以咏
 歌樂之聲存乎器數本末具明而後可以言樂入闕葛天
 扶袿伏義下謀神農黃枹土鼓聲音不必備美而真意自
 存及夫律呂始造乃作雲門黃帝樂又或云繼此而大淵
 理學逢源卷之九外篇王道類圖
 武樂王代有興作周備六代之樂以享鬼神以教國子而
 樂教之盛斯其至矣當秦之初磬武猶存然當孔子時樂
 已或殘缺失傳則磬武亦必非完璧秦改大武爲五行漢
 有宗廟大樂叔孫通因郊祀樂府武帝房中祠樂唐山人以楚
 聲而河間所獻雅樂僅存備肆朝廷所用莫匪鄭聲迨哀
 帝始黜鄭聲而漢室中移沿及東漢樂分四部雖律度量
 數猶有可考而中正和淡之實已亡矣東都之亂度數盡
 亡當曹魏時雖雅樂有聞人夔而新聲乃競進左延年至
 晉永嘉中伶人盡散東晉謝尚採拾樂人始備四廂金石

降及五代梁陳淫哇周齊殺伐而樂之漸亡益盡唐初考
樂祖孝孫正宮調呂才辨雖律度已亡而金石遺音可審
又以參之累黍以有十二和太宗十五和元宗斯時音律

猶未遠也顧太常闕肆樂工其拙者乃習雅樂而將何以
正樂哉王朴郭周不考金石而專求之秬黍及乎宋興樂

仍周舊宋太祖德武功改郭氏十二順樂章為十二安實用周舊
也制凡數變迄鮮成功在元祐則范鎮本房學士意見相持伶人

豐則揚傑主之在元祐則范鎮本房學士意見相持伶人
庶之論在崇甯則魏漢律改為大晟學士意見相持伶人

明太祖宴享有樂陶凱主之朝賀有樂如聖安聖祭祀有

理學逢源卷之九外篇王道類奎

樂如凝和壽當時稱為雅奏然竊觀太常所布似有變徵

而無角聲如用黃鐘一宮當以太簇為商姑洗為角林鐘

太常所用則以黃鐘太簇仲呂林鐘南呂為調無姑洗蓋

仲呂上近姑洗下近蕤賓故遂以此混作角聲是有變徵
而無徵亂事煩角亂民困其怙憑者多矣廟大成樂及聶

慶背謬甚焉大抵三代而上器數具存人童而習其事長
而知其理三代而下器數漸亡人不習樂雖遺文若有可
考而紛亂終難依據抑知理器本不相離本末非有二致
苟合以求之古樂豈終不復故今樂之異於古者可得而
詳之矣一曰日本末之分而歧途也夫樂發於聲聲衷於器

器衷於數數本於理理一而已分而陰陽流而五行聲交
於耳色接於目故十二律旋相為宮而一宮每用五律黃

一宮林鐘為徵太簇為商南呂為羽姑洗為角應鐘變徵
蕤賓變徵林鐘二宮太簇半徵南呂為商姑洗半徵應鐘

為商應鐘為羽蕤賓為角大呂半徵太簇三宮南呂為徵姑洗
宮姑洗半徵應鐘為商蕤賓半徵大呂半徵南呂四

夾鐘半變徵姑洗五宮應鐘為徵蕤賓為商大呂半徵南呂
則為角夾鐘半變徵姑洗五宮應鐘為徵蕤賓為商大呂半徵南呂

七宮大呂半徵夷則為商夾鐘半變徵姑洗五宮應鐘為徵蕤賓為商大呂半徵南呂

宮黃鐘半變徵大呂八宮夷則為商夾鐘半變徵姑洗五宮應鐘為徵蕤賓為商大呂半徵南呂

仲呂為角黃鐘半變徵大呂八宮夷則為商夾鐘半變徵姑洗五宮應鐘為徵蕤賓為商大呂半徵南呂

半為徵無射為商仲呂半變徵大呂八宮夷則為商夾鐘半變徵姑洗五宮應鐘為徵蕤賓為商大呂半徵南呂

太簇變半變徵為商仲呂半變徵大呂八宮夷則為商夾鐘半變徵姑洗五宮應鐘為徵蕤賓為商大呂半徵南呂

羽林鐘變半變徵為商仲呂半變徵大呂八宮夷則為商夾鐘半變徵姑洗五宮應鐘為徵蕤賓為商大呂半徵南呂

宮仲呂半變徵黃鐘變半變徵仲呂十二宮黃鐘變半變徵林鐘
變半變徵黃鐘變半變徵仲呂十二宮黃鐘變半變徵林鐘
理學逢源卷之九外篇王道類奎

律滌濫則淫而陵節則凶故也及伶人必求淫傷以悅耳
而學士不習於聲音故李照不辨鑄工之受賂揚傑不辨
樂人之易鐘漢律不辨工人之變法又安在能使五色成
文而不亂歟一曰樂器之不衷於律呂也律呂之氣本乎
天地之氣天地之氣自然有節而律呂發之以為聲所謂
生氣之和也天地之氣開於子而黃鐘應之故黃鐘為萬
事根本黃鐘之管長九寸圍容九分九方實積八百一十
分方約計圍當一寸零六釐強徑得三分三釐八毫強實
數積一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有七以此三分損益而生
十有二律 據司馬遷法則黃鐘九寸居子子下生丑三分
理學逢源 卷之九 外篇王道類 空

毫六絲二忽是為變黃鐘則變律所從始矣此其法十二
位其法以上生陰四其實三其法所衝而上下生於六律則當
大呂此據仲呂氏春秋及淮南子則黃鐘三分損一上生林
山宗此據仲呂氏春秋及淮南子則黃鐘三分損一上生林
姑洗長六寸七分九釐三毫三絲三忽三分損一上生林
寸長六寸七分九釐三毫三絲三忽三分損一上生林
八寸一分七分九釐三毫三絲三忽三分損一上生林
長五寸七分九釐三毫三絲三忽三分損一上生林
五分夾鐘三分長七寸二分九釐三毫三絲三忽三分損一上生林
仲呂寸三分六釐三毫三絲三忽三分損一上生林
九分呂寸三分六釐三毫三絲三忽三分損一上生林
妻而呂寸三分六釐三毫三絲三忽三分損一上生林
理學逢源 卷之九 外篇王道類 空

仲呂轉生者皆不得合正律則於是有變半律是以古者

編鐘編磬編簫笙等之用皆徧律徧變律及半律半變以

備旋宮凡定法但三分益一以律為本三分損一以

生羽三分益一以律為本三分損一以律為本三分損一以

分益一以律為本三分損一以律為本三分損一以律為本

則三摺之而去一識之以上生則本摺之宮長一識之故

周景王鑄無射則不當覆以大林徵黃鐘變半宮仲呂鐘

律則半為羽太簇變半宮仲呂鐘變半宮仲呂鐘變半宮

不為他律役凡大者皆律起宮以下而陵矣然京房六十律而積

算不精去滅生時息而仲呂鐘變半宮仲呂鐘變半宮仲呂鐘

理學逢源卷之九 外篇王道類 充

丙盛路丙盛生安度未安度未安度未安度未安度未安度未安度

丑盛路丙盛生安度未安度未安度未安度未安度未安度未安度

內負已內負生南申生南申生南申生南申生南申生南申生南申

時生未西卯生少西卯生少西卯生少西卯生少西卯生少西卯生少

午制時生少西卯生少西卯生少西卯生少西卯生少西卯生少西卯

期生保期生保期生保期生保期生保期生保期生保期生保期生保

與生保期生保期生保期生保期生保期生保期生保期生保期生保

子包辰南生謙得形物應已出形生始分辰積形申分生遲亥嘉

呂合劉初六太黃鐘為天統當乾之九林鐘為地統當坤

六十四律能偏合律太黃鐘為天統當乾之九林鐘為地統當坤

月之本律為一部以母隨 梁武四通二笛以寫通制十鄭

譯七均調而立七均 祖孝孫八十四調六十律旋宮

調是變律亦以起宮如執始 變聲亦以起調每宮五調則

六十調變聲不以起調也今變聲亦以起調每宮五調則

起調則每宮七調而凡八十四調非也益支益離聲益流

蕩器數之所以紛而難協也 高鄭譯七調二十八變何安

非其太顧律本於聲氣之元而度由律生司馬涑水第據

漢書正本之度以立言慎也取黍實律只以起量而黍有

夫小肥瘠王朴專求之累黍 橫黍累尺房庶實黍于管以

求黃鐘之長就取三分以為空徑 泥也律有長短而規圓

范鑿用調之法而不合于累黍 泥也律有長短而規圓

則同說可証而孟康因漢志之說遂謂凡律圓徑不同各

理學逢源卷之九 外篇王道類 半

以圓乘長得數如謂林鐘圖六分非也以黍為分則寸為

十分所謂黃鐘太簇圖八分之類 黃鐘八十分是也律書以

九起算則乘除小數可盡淮南以十起算則乘除難分故

約之以彊弱至胡范則不知此數而強為之法通典則自

南呂而下各自為法皆失之矣何承天劉焯之譏京房六

十律當矣然欲增林鐘以下十一律之分使仲呂上生黃

鐘還得黃鐘實數則反不如京房之自然也胡安定以九

分之圖為九方分得矣然欲減林鐘以下諸律之圖徑以

就黃鐘清聲夷則南呂徑三分圖九分無射徑二分八釐

九釐則反不如和峴之條理也李照范鎮止用十二正律

則君臣事物迭相陵犯其又何以為樂也夫器數取則於律呂而律呂之度先紛紜無定若此况以之制器又何以使八風從律而不姦也歟一曰律呂之不合於中聲也夫以度定律則歷朝之尺度不同隋志十五等尺一周尺二漢官尺五魏尺六晉後尺七後魏前尺八中尺九後尺十東魏後尺十一蔡邕銅尺十二宋氏宅十三開皇律呂水尺十四雜尺十五梁俗間尺長短各有不同又五代王朴準尺宋和峴景表尺大府布帛尺又阮逸胡瑗橫累百黍為尺鄧保信縱累百黍為尺又徽以黍準律則柷黍之宗以指三節為三寸曰大晟樂尺以黍準律則柷黍之大小不類然則先求聲氣之元而因律以起度者蔡季通其有特見歟律長則聲濁而氣先至律短則聲清而氣後至極長極短則不成聲而氣不應故莫若多截竹筒吹之理學逢源卷之九 外篇王道類 主

有未易言也一曰太和之必本於君德也夫陰陽理而後和故君人者必先以一人之和致天下之和然後能以天下之和感天地之和而日月順軌四時不忒冬無愆陽夏無伏陰然後宅土中以理律管庶律協而天氣應之且律呂雖有定聲而人氣不和則吹之其聲又變故聲音之道與政通焉舜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其感召尤為至微也一曰淫聲不可不絕而學士不可不使之知音也古之樂以教士而今樂掌於伶人學士羞執其器古之樂以和神人養德性而今樂導欲增悲君子之所擴遠夫鄭衛之音先王不以之亂雅樂而黎園雜劇恆舞理學逢源卷之九 外篇王道類 主

上帝以配祖考

樂由陽作陽氣動而始和雷出地奮所謂生氣之和也作樂崇德亦以和而已蔡子所謂律於陰則不書者此也然則作樂而不求之聲氣之元非樂矣

樂記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旄謂之樂

樂之氣本乎天而樂之生自人心人心隨所感而有聲

聲隨所感之順逆而變而其變又有清濁焉下以感方

此則人之氣合乎天地之氣機有不知其所以然而然

理學逢源卷之九 外篇王道類

三

者也

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於物也是故其哀心感者其聲嗷以殺其樂心感者其聲嘽以緩其喜心感者其聲發以散其怒心感者其聲粗以厲其敬心感者其聲直以廉其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六者非性也感於物而后動是故先王慎所以感之者故禮以道其志樂以和其聲政以一其行刑以妨其姦禮樂刑政其極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

六者之動人情所不能無惟發而中節斯謂之和不幸以節之則始流而淫慢凶過矣範之以生氣之

以五常之行使六者之情聲一法于正而淫慢凶過之聲不得作焉則所以和其聲也

舜命夔曰命汝典樂教胥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

直寬剛簡氣之各得乎陰陽者也以樂教之使化其偏使其溫栗而無虐傲以相濟也蓋感於物而有志形於聲而有言言不一而成詩而歌以永之則五聲必有成

文者矣聲之高下清濁無準故必範於律呂以和之律

呂不在八音即人聲之律呂如今人唱曲子雖不配以絲竹亦必有工尺腔犯牌名不得亂唱也 審一

理學逢源卷之九 外篇王道類

三

以定和則律呂之和否與其志其詩有相符而不可掩者於以播之八音音怙懣而不和陵節而相犯則淫慢凶過也克諧而無相奪倫則淡以和也必欲其音之淡以和乃所以平欲釋躁而使直寬剛簡者有溫栗之美無虐傲之失也此以天地生氣之和和人聲之不和以歸于和之道也

子語魯太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

樂其可知言樂匪難知也翕純皦繹四者淺言之只音聲之末深言之則器失其度不能翕如純如皦如繹如

律失其序不能翕如純如噉如繹如器失度樂器不合於律度也律失序如用黃鐘宮而濫入大呂宮或當用半而此審音知樂用全當用變而用正上下大小相陵亂也太師之職掌也器度律序矣而有不翕不純不噉不繹則人聲之乖戾生於人心故審樂以知政太師所當察也故曰樂其可知

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動於中故形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五者不亂則無怙慝之音矣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陂其臣壤角亂則憂其民怨徵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匱五者皆亂迭相陵謂之慢如此則國之滅亡無日矣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於慢矣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

理學逢源

卷之九

外篇王道類

五

音生於心情流而音不能不與之流律以和聲音變而律不得不隨之變五聲上下相生有自然之序此生氣之和也人心失其和而不和之氣應之於是有怙慝之音矣宮三分損一以下生徵徵三分益一以上生商商三分損一以下生羽羽三分益一以上生角角三分損一以下生大呂大呂三分益一以上生夾夾三分損一以下生姑姑三分益一以上生中中三分損一以下生南南三分益一以上生羽羽三分損一以下生大呂大呂三分益一以上生夾夾三分損一以下生姑姑三分益一以上生中中三分損一以下生南南三分益一以上生羽皆如此則合律而各得其和乎若一有失律則相陵奪如用蕤賓七宮則下生大呂爲徵只是半律微上生夷則爲商用正律商則下生夾爲羽只是半律微上生夷射爲角用正律如是則五聲有序而和若使用大呂夾

鐘正律則微羽大於宮商是徵羽皆亂矣又五聲各衷於律如蕤賓之宮聲稍平則濫入仲呂聲稍高則入變律以漸濫於林鐘是皆怙慝若今人以變律起宮調亦然大抵宮聲一亂則五聲無不亂者迭相陵則不止於怙慝大抵音過平則淫慢音太清則凶過至有棄律度之正而不守者周子所謂妖淫愁怨也如是而爲亂世亡國之音矣古之正樂只是淡和而妖淫愁問師曠曰音無哀於此者乎是只求哀怨以悅耳也此古音之所以不復也荀勗十二笛阮咸識其過高今俗人有知音者亦謂今用合字太高今之南曲用合四上尺工六五而棄乙其不用角音者亦以宮聲既高故其下生遂用近角之變徵以代角而不復有角聲也豈非五者皆亂而迭相陵之過乎是以古之聖人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內五言也化民者亦宜知慎矣

理學逢源

卷之九

外篇王道類

五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樂以章德舞以象功帝王功德之盛先後一揆故五色成文而不亂八風從律而不姦百度得數而有常此六代之樂之所同也然功德之實有不同則氣象之間又自有不能無異者聖人不能揜亦自無庸揜也知此者可與言樂矣

賓牟賈侍坐於孔子孔子與之言及樂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何也對曰病不得其眾也咏歎之淫液之何也曰恐不逮事也發揚蹈厲之已蚤何也曰及時事也武坐致右憲左何也曰非武坐也聲淫及商何也曰非武音也子曰

若非武音則何音也曰有司失其傳也若非有司失其傳則武王之志荒矣子曰唯某之聞諸蓑宏亦若吾子之言是也賓牟賈起免席而請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則既聞命矣敢問遲之遲而又久何也子曰居吾語女夫樂者象成者也總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夾振之而駟伐盛威於中國也分夾而進事蚤濟也久立於綴以待諸侯之至也

聲淫及商謂淫液之餘聲多商聲也商者西方肅殺之理學逢源 卷之九 外篇王道類 七

聲聲淫及商是武王有尙武之志也備戒已久擊鼓備戒之久而後出也遲之遲而又久既出而又久立於綴以待也總干山立即久立於綴時事武王有武而不用以至諸侯暱就不得已而後伐商故既戒備已久惟恐不足以當眾之歸而又總干久立於綴以待諸侯之至則武王之非尙武可見矣此一成而北出時也分夾而進即夾振之發揚蹈厲四伐盛威也事蚤濟所謂時哉不可失會朝清明也此再成滅商也三成而南反商政而與滅繼絕時也四成而南國是疆大巡天下也坐而致右憲左象周召之文治五成而分左右時也六成

復綴以崇天子天下宗周武功之成也古樂皆無可考雜書有畫韶舞圖殆不足據惟武樂於此略可想見今以周詩證之武爲大武之首章總言武功始終也賚爲大武之三章卽三成而南大賚四海也桓爲大武之六章於昭于天皇以間之是武之成也此春秋傳爲可據者而酌之詩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時絕熙矣是用大介此殆由久立而來進時乎般言敷天之下哀時之對然則殆所云南國是疆也周召之治則於詩亦未有考矣

魏文侯問於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惟恐卧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敢問古樂之如彼何也新樂之如此何也子夏對曰今夫古樂進旅退旅和正以廣弦匏笙簧會守拊鼓始奏以文復亂以武治亂以相訊疾以雅君子於是語於是道古脩身及家平均天下此古樂之發也今夫新樂進俯退俯姦聲以濫溺而不止及優侏儻優雜子女不知父子樂終不可以語不可以道古此新樂之發也

聽新樂而忘倦情之流也情流而不反則害矣由于子夏言之則今樂古樂之不同如此而孟子曰今之樂猶古之樂者孟子志在格其心心正而好惡同民則樂之本也然果好惡同民則今樂亦將非所好矣以論樂則子

此蓋亦言感通之妙其所謂為宮為角云者蓋用是宮

而為是調如所謂徵招角招也起宮與起調不同起宮

調則於某宮之中又用某聲起調亦仍用某聲收調也

如此章屬鐘為宮則為夾鐘宮調首尾皆用夾鐘律五

聲成文於中也黃鐘為角則為太簇角調首尾皆用太

起調收調也太簇徵者太簇三宮而起調收調用南呂

也姑洗羽者姑洗五宮而起調收調用大呂也函鐘宮

即林鐘二宮起調收調用南呂四宮起調收調用姑洗

而用應鐘也南呂羽者南呂四宮起調收調用大呂也

也黃鐘宮即黃鐘一宮起調收調用仲呂也太簇徵者

大呂入宮而起調收調用南呂也應鐘羽者應鐘六宮

而起調收調用南呂也應鐘羽者應鐘六宮而起調收

調用夷則也南呂羽者南呂四宮起調收調用大呂也

徵姑洗為羽之理不用商調或祭祀所用或周家所

六十調見後圖考不用商調或祭祀所用或周家所

理學逢源卷之九外篇王道類全

不用也周尚木德不用商聲玉六變八變九變云者劉

原父曰雲門之樂六變而終咸池之樂八變而終節韶

之樂九變而終是也虞書曰蕭凡建國禁其淫聲過聲凶聲慢聲

淫聲者流僻邪散迷成滌濫之音也過聲者急微噍殺

之音也凶聲者粗厲猛起奮末廣賁之音也慢聲者五

聲皆亂上下相陵之音也四者之中慢聲為甚往來於

間聲無定守而淫液不能自止故如水之滌濫此淫聲

也舍律而上聲轉益高故急促焦枯此凶聲也上下不

有國者之所必禁也稍和然亦近於過矣奏曲及所謂

狽狽者則凶聲也而充皆比於慢可不禁哉

大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陽聲黃鐘子太簇寅姑

洗辰蕤賓午夷則申無射戌陰聲大呂丑應鐘亥南呂酉

函鐘未小呂巳夾鐘卯皆文之以五聲律以成文也五

土商金角木徵火羽水○五聲之序與五行之序相反

是土金皆播之以八音金鐘石磬土埴革應絃瑟琴木

木水火皆播之以八音金鐘石磬土埴革應絃瑟琴木

杖匏笙竹箛篪管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

以六德為之木以六律為之音凡國之警矇正焉以六詩

章使其文足論而不息也以六德為之本則本之性情而

和矣此所以行矣以六律為之音則稽之度數而合生聲之

暢交于中而發作于外皆安其位而不相奪也此其所以

理學逢源卷之九外篇王道類全

為先王之樂也天小師掌教鼓鼗祝敔塤簫管弦歌掌六樂聲

音之節與其和瞽矇掌播鼗祝敔塤簫管弦歌誦詩

世奠繫鼓琴瑟掌九德六詩之歌以役大師眠瞭掌凡

樂事播鼗擊頌磬笙磬頌磬以和笙奏者也頌鐘笙磬掌

大師之縣凡樂事相瞽矇皆審音而不便于憂擊也典同

掌六律六同之和以辨天地四方陰陽之聲以為樂器凡

聲高聲砬此以下皆主鐘而善以全為入音之正聲緩鐘

直則聲下聲肆形短則破聲散聲散則險聲斂形斂則達

太緩矣下聲肆形短則破聲散聲散則險聲斂形斂則達

聲羸形大則微聲鑄不成韻則回聲行形圓則無聲殺侈聲

則聲迫急弁聲鬱則聲鬱塞薄聲甄聲掉震厚聲石則朴

而無凡為樂器以十有二律為之數度以十有二聲為之

齊量必審其聲而劑量之則樂器無不合律矣凡和樂亦

如之磬師掌教擊磬擊編鐘教縵樂燕樂之鐘磬鐘

師掌金奏凡樂事以鐘鼓奏九夏王夏肆夏昭夏納夏章

夏齊夏族夏祓夏鰲夏九夏蓋有聲無掌聲鼓縵樂笙

師掌教歛竿笙埙簫簫篪篴管春牘應雅以教祓樂以竹

為之長七尺其端兩孔春地作聲應亦竹為之長六尺五

寸中有椎亦春于地雅狀如漆篳而弁口長五尺二十以

羊韋鞞之亦春于地三者皆鏞師掌金奏之鼓鼙師

掌教鞞樂之樂旄人掌教舞散樂舞夷樂凡四方之以

舞仕者屬焉籥師掌教國子舞羽翫籥籥章掌土鼓

理學逢源卷之九外篇王道類

幽箏籥翫幽詩翫幽雅翫頌頌樂另設官掌之

氏掌四夷之樂與其聲歌則陳於門外大一統也其人來

王則以是樂之使教本俗也掌之以中國之官則亦有

統而淫傷不作矣東方曰鞞南方曰任西方曰侏離北方

曰典庸器掌藏樂器庸器帥其屬而設筍篥司千掌

舞器

地官鼓人掌教六鼓四金之音聲以節聲樂以和軍旅以

正田役教為鼓而辨其聲用以雷鼓八面鼓神祀以靈鼓

六面鼓社祭以路鼓四面鼓鬼享以鼗鼓長八尺鼓軍事

以鼗鼓二尺鼓役事以晉鼓六尺鼓金奏以金錡錡形如

和鼓以金鑄小鐘節鼓以金鏡如鈴無舌止鼓以金鐸

通鼓金鑄大鈞凡祭祀百物之神鼓兵舞帔舞者舞師

掌教兵舞成帥而舞山川之祭祀教帔舞折帥而舞社稷

之祭祀教羽舞折帥而舞四方之祭祀教皇舞五色帥

而舞早暎之事凡野舞則皆教之

大司樂至此周時樂教之略可見其古樂之詳則有不

可考者矣

蔡西山律呂新書黃鐘長九寸空圍九分積八百一十

分以漢志解聲氣之元不可得而見及斷竹為管吹之

而聲和候之而氣應而後數始形焉均其長得九寸審其

圍得九分積其實得八百一十分長九寸圍九分積八百

理學逢源卷之九外篇王道類

一十分是為律本度量權衡於是而受法十一律由是而

損益焉蔡氏算每重得九方分實得徑三分四釐六毫彭

所載朱祖冲之密率以長九寸為九萬忽依算經少廣章

六秒八忽萬分忽之六千三百一十二又圓周求徑特

徑數自八毫以下非可細分而算法積忽與秒不容不

絀按黃鐘圓徑以下非可細分而算法積忽與秒不容不

分爲寸也則八百一十分當以此爲的蓋黃鐘長九寸者以

徑則用徑亦當以九釐十分與圓方爲法而後合而先儒

未爲密率此所以參差不合而後以十求之此其所以

也的

黃鐘之實以淮南子漢前志定其寸分釐

三法為絲實九釐為寸卯二十七毫辰八十一為分已百

四十三法為釐 午七百二十九數未二千一百八十七分

法申六千五百六十一為毫酉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寸

法戌五萬九千口口四十九為絲亥一十七萬七千一百

四十七黃鐘之實每為三忽此數以三其寸分釐

毫絲之法皆用九數故九絲為毫九毫為釐九釐為分九

分為寸九寸為黃鐘

黃鐘生十一律 子一分為九寸丑三分為二寸寅一分為三寸卯二分為四寸辰一分為五寸巳一分為六寸午一分為七寸未一分為八寸申一分為九寸酉一分為十寸戌一分為十一寸亥一分為十二寸

以下大約放地寅九分八黃鐘而得八也卯二十七分辰八十一分巳六十四分午九十六分未七十二分申一百零八分酉一百三十六分戌一百四十四分亥一百七十二分

黃鐘而得六十四也巳二百四十三分一百二十八分

理學逢源 卷之九 外篇王道類 叁

七為一寸三為一分一為三釐○二為百 午七百二十九分

四百三十三分黃鐘而得一分一百二十八分未

五百一十二分酉二十九分黃鐘而得五分一百一十二分

二千一百八十七分一千二十四分申六千五百六十一分

一分為三毫○二千一百八十七分申六千五百六十一分

千九十六分酉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亥一十七萬七千一百

六也 酉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亥一十七萬七千一百

一百八十七分為一寸二百四十三分為一分二十七分為一釐

三為一毫一為三絲○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黃鐘而得

得八千一百 戌五萬九千四十九分三萬二千七百六十

九十二分也 戌五萬九千四十九分三萬二千七百六十

八千二百五十六分一毫一為一寸七百二十九分九分八十一

鐘而得三萬二千 亥一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分六萬

五千五百三十六分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為一寸二千一

二十七分為一毫三為一分忽○此與上條參看○

作此算法者以三為一分損益之法也要用裁紙條三疊摺

法損益求之黃鐘生十一律子寅辰午申戌皆下生丑卯

最為捷法 黃鐘生十一律子寅辰午申戌皆下生丑卯

巳未酉亥皆上生其上以三歷十二辰者皆黃鐘全數其

下陰數以倍者三分本律而損益也陽數以四者三分本

律而增一也六陽辰當位自得六陰辰則居其衝其林鐘

南呂應鐘三呂在陰無所增損其大呂夾鐘仲呂三呂在

陽則用倍數

十二律之實 子黃鐘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分全九寸

半無者分丑林鐘十一萬八千口口九十八分全六寸半

之不盡也 丑林鐘十一萬八千口口九十八分全六寸半

理學逢源 卷之九 外篇王道類 肆

太簇十五萬七千四百六十四分全八寸卯南呂十口萬四

千九百七十六分全五寸三分半辰姑洗十三萬九千九百

六十八分全七寸一分巳應鐘九萬三千五百十二分全六寸

六分半不用午蕤賓十二萬四千四百一十六分全六寸

三寸一分未大呂十六萬五千八百八十八分全八寸三分

一分八釐申夷則十一萬口口五百九十二分全五寸五分

釐五毫酉夾鐘十四萬七千四百五十六分全七寸四分

三寸六分戌無射九萬八千三百口口四分全四寸八分

絲半二毫四絲亥仲呂十三萬一千口口七十二分全六寸

四釐二毫四絲六忽半三寸二分八釐六毫

變律 黃鐘十七萬四千七百六十二仍小分四百八十分
 八釐一毫六絲二忽不用半四寸三分八釐五毫三絲一忽
 忽○此用前仲呂之實六三乘之為九千五百五十五萬
 一千四百八十八三分益一得一萬二千六百七十萬零
 一千九百六十四為黃鐘乃復以六三約之得黃鐘本數
 則十七萬四千七百六十二而其林鐘十一萬六千五百
 餘仲呂小數仍有四百八十六也
 口口八小分三百二十四○全五寸八分二釐四毫三絲
 初不用半三寸八分四釐南呂十口萬三千五百六十三分
 釐五毫六絲六忽八初南呂十口萬三千五百六十三分
 四十五○全五寸二分三釐一毫六絲一初姑洗十三萬
 六秒半二寸五分六釐七絲四忽五初三釐一毫二絲一
 八千口口八十四初二分不用半三寸四分五釐一毫一
 絲一初應鐘九萬二千口口五十六小分四寸全四寸
 一秒 應鐘九萬二千口口五十六小分四寸全四寸
 理學逢源 卷之九 外篇王道類 全

一初四秒零半二寸三分三毫六絲六忽六秒零不用
 律生五聲 宮聲八十一之數 商聲七十二之數 太簇角
 聲六十四之數 姑洗徵聲五十四之數 林鐘羽聲四十八之數
 數○此因黃鐘九寸九分則八十一分 或曰此黃鐘
 也三分損益以生徵商羽角其數如此
 一均五聲之數他律不然曰置本律之實以九九因之三
 分損益以為五聲再以本律約之則亦同此數也 此立以
 五聲之數則然或以為琴瑟弦之絲數則不然也
 變聲 變宮聲四十二小分 變徵聲五十六小分 八○此
 十四之數而兩三之得五百七十六三分損益再生二變
 乃以九歸之以從五聲之原數存其餘數以為強弱也
 此因角與徵羽與宮相去二律則音節遠故角徵之間

近徵收一聲比徵少下為變徵羽宮之間近宮收一聲少
 高於宮為變宮古人謂之和繆以濟五聲之不及變聲非
 正故不為調也 按此則一宮變徵用蕤賓知而今人變徵
 不設此二弦可知今人謂琴之七弦文武所加即此和繆
 卻不知文武所加二弦乃清宮六清商五此半律之義原
 知變宮凡變徵知也

八十四聲 此圖斜飛如林鐘為黃鐘之徵太簇為黃鐘之商
 十月黃鐘 宮 南呂為黃鐘之羽姑洗為黃鐘之角而加二變也
 六月林鐘 宮 黃鐘 徵
 正月太簇 宮 林鐘 徵 黃鐘 商
 八月南呂 宮 太簇 徵 林鐘 商 黃鐘 羽
 理學逢源 卷之九 外篇王道類 全

三月姑洗 宮 南呂 徵 太簇 商 林鐘 半 黃鐘 角
 十月應鐘 宮 姑洗 徵 南呂 商 太簇 羽 林鐘 角 黃鐘 變宮
 五月蕤賓 宮 應鐘 半 姑洗 商 南呂 半 太簇 角 林鐘 半 黃鐘 變徵
 正月大呂 宮 蕤賓 徵 應鐘 半 姑洗 商 南呂 半 太簇 角 林鐘 半 蕤賓 變徵
 七月夷則 宮 大呂 徵 蕤賓 商 應鐘 半 姑洗 商 南呂 半 太簇 角 蕤賓 變徵
 二月夾鐘 宮 夷則 徵 大呂 商 蕤賓 羽 應鐘 半 姑洗 商 南呂 半 太簇 角 蕤賓 變徵
 九月無射 宮 夾鐘 徵 夷則 商 大呂 羽 蕤賓 角 應鐘 半 姑洗 商 南呂 半 太簇 角 蕤賓 變徵
 四月仲呂 宮 無射 徵 夾鐘 商 夷則 羽 大呂 角 蕤賓 半 應鐘 半 姑洗 商 南呂 半 太簇 角 蕤賓 變徵
 黃鐘 變 仲呂 徵 無射 商 夾鐘 羽 夷則 角 大呂 半 蕤賓 變 應鐘 半 姑洗 徵
 林鐘 變 仲呂 商 無射 羽 夾鐘 角 夷則 半 大呂 變 蕤賓 變 應鐘 半 姑洗 徵

大簇 變

南呂 變

姑洗 變

應鐘 變

仲呂 半
羽 無射 半
角 夾鐘 半
夷 則 半
變 變 變 變

仲呂 全
無射 半
夾鐘 全
變 變 變 變

仲呂 變
無射 半
變 變 變 變

仲呂 全
變 變 變 變

惟黃鐘不為他律役所用七聲皆正律自林鐘而下則有

半聲自蕤賓而下則有變律以上下之不可相陵也故用

黃鐘正律也故有變律凡用變律者皆自仲呂轉生之非復

呂太簇宮一變聲夾鐘姑洗宮二變聲仲呂宮三變聲蕤

賓林鐘宮四變聲夷則南呂宮五變聲無射應鐘宮六變

聲蕤賓宮一變律大呂宮二變律夷則宮三變律夾鐘宮

四變律無射宮五變律仲呂宮六變律應鐘宮七變律

無變律可迭變如京氏說於樂律無所用之也黃鐘正律

短也變律則太簇姑洗不用全林鐘南呂應鐘不用半其律

理學蓬源 卷之九 外篇王道類 全

短之至也凡此皆自 然而然非人為也

六十調 鄭氏註孔氏正義定

宮合商四角乙變徵尺羽工變宮凡

黃鐘宮 黃正太 姑正蕤 正林正南 正應正

無射商 無正黃 太變姑 變仲半林變南 變

夷則角 夷正無 正黃太 變夾半仲半林變

仲呂徵 仲正林 變南變應 變黃變太 變姑變

夾鐘羽 夾正仲 正林變南 變無正黃 變太變

大呂宮 大正夾 正仲正林 變夷正無 正黃變

應鐘商 應正大 正夾半仲 半蕤半夷 半無半

南呂角 南正應 正大半 夾半姑半 蕤半夷半

蕤賓徵 蕤正夷 正無正 黃變大半 夾半仲半

姑洗羽 姑正蕤 正夷正 無正應 正大半 夾半

太簇宮 太正姑 正蕤正 夷正南 正應正大 半

黃鐘商 黃正太 正姑正 蕤正林 正南 正應正

無射角 無正黃 變大半 姑變仲 半林變南 變

林鐘徵 林正南 正應正大 半太半 姑半蕤半

仲呂羽 仲正林 變南變 應變黃 變太變 姑變

夾鐘宮 夾正仲 正林變 南變無 正黃變 太變

大呂商 大正夾 正仲正 林變夷 正無正 黃變

理學蓬源 卷之九 外篇王道類 全

應鐘角 應正大 半夾半 仲半蕤半 夷半無半

夷則徵 夷正無 正黃太 變夾半 仲半林變

蕤賓羽 蕤正夷 正無正 黃變大半 夾半仲半

姑洗宮 姑正蕤 正夷正 無正應 正大半 夾半

太簇商 太正姑 正蕤正 夷正南 正應正大 半

黃鐘角 黃正太 正姑正 蕤正林 正南 正應正

南呂徵 南正應 正大半 夾半姑半 蕤半夷半

林鐘羽 林正南 正應正大 半太半 姑半蕤半

仲呂宮 仲正林 變南變 應變黃 變太變 姑變

夾鐘商 夾正仲 正林變 南變無 正黃變 太變

大呂角	大正夾正仲	林變夷	無正黃變
無射徵	無正黃變	太變姑變仲	林變南變
夷則羽	夷正無正黃變	太變夾半仲	林變半
蕤賓宮	蕤正夷正無正黃變	大夾半仲	半
姑洗商	姑正蕤正夷正無正應正大夾半	仲	半
太簇角	太正姑正蕤正夷正南正應正大半	仲	半
應鐘徵	應正大夾半仲	蕤夷無半	半
南呂羽	南正應正大夾半姑	蕤夷半	半
林鐘宮	林正南正應正大太姑	蕤半	半
仲呂商	仲正林變南變應變黃變	太變姑變	半
理學逢源	卷之九 外篇王道類	空	空
夾鐘角	夾正仲正林變南變無正黃變	大變	半
黃鐘徵	黃正太正姑正蕤正林正南正應正	正	半
無射羽	無正黃變	太變姑變仲	林變南變
夷則宮	夷正無正黃變	太變夾半仲	林變半
蕤賓商	蕤正夷正無正黃變	大夾半仲	半
姑洗角	姑正蕤正夷正無正應正大夾半	仲	半
大呂徵	大正夾正仲正林變夷正無正黃變	仲	半
應鐘羽	應正大夾半仲	蕤夷無半	半
南呂宮	南正應正大夾半姑	蕤夷半	半
林鐘商	林正南正應正大太姑	蕤半	半

仲呂角	仲正林變南變應變黃變	太變姑變	半
太簇徵	太正姑正蕤正夷正南正應正大半	仲	半
黃鐘羽	黃正太正姑正蕤正林正南正應正	正	半
無射宮	無正黃變	太變姑變仲	林變南變
夷則商	夷正無正黃變	太變夾半仲	林變半
蕤賓角	蕤正夷正無正黃變	大夾半仲	半
夾鐘徵	夾正仲正林變南變無正黃變	太變	半
大呂羽	大正夾正仲正林變夷正無正黃變	仲	半
應鐘宮	應正大夾半仲	蕤夷無半	半
南呂商	南正應正大夾半姑	蕤半	半
理學逢源	卷之九 外篇王道	空	空
林鐘角	林正南正應正大太姑	蕤半	半
姑洗徵	姑正蕤正夷正無正應正大夾半	仲	半
太簇羽	太正姑正蕤正夷正南正應正大半	仲	半

此十二律旋相為宮凡六十調其變宮變徵不可為調也
按此每律五調如黃鐘為無射之商為夷則之角為仲呂
之徵為夾鐘之羽而黃鐘為本宮本宮以黃鐘起調以黃
鐘畢曲則謂之黃鐘宮調若用無射宮而以黃鐘起調以黃
鐘畢曲則謂之夷則商調用夷則宮而以黃鐘起調以黃
鐘畢曲則謂之夷則角調也餘皆放此

以上考律宮

考工記鳧氏為鐘兩樂謂之鈇 鐘口鈇間謂之子 鐘肩于
上謂之鼓 正當所鼓上謂之鈺 要鈺上謂之舞 擊之處也

舞上謂之甬鐘下甬上謂之衡也鐘懸謂之旋鐘懸謂之旋孔繫有
可旋也旋蟲謂之幹紐上辟邪之形旋轉鐘帶謂之篆四帶
橫束鐘身為雲篆間謂之枚鼓帶間有鐘乳夾枚謂之景于
雷之文如篆也篆間謂之枚鼓可枚數也枚謂之景于
上之攆謂之隧攆謂當擊處十分其銑去二以爲銑假如
相去一尺則圍二尺其銑之圍則一尺八寸是銑得銑以
十分之八則形下侈而上斂之度不直不侈不斂也
其銑爲之銑間銑間亦八寸也去二分以爲之鼓間法則
鼓間得六寸也以其鼓間爲之舞脩舞之橫與去二分以爲舞廣
舞之從則四寸也以其銑之長爲之甬長甬之長以其甬長爲之
圍甬長八寸則徑二寸七分參分其圍去一以爲衡圍上
衡又約去三分之一以強也參分其圍去一以爲衡圍上
則衡徑四寸三分之一以弱也參分其圍去一以爲衡圍上
理學蓬源卷之九 外篇王道類 壺

右金

而圓之按鐘有特鐘每鐘特懸即縛也當備十二律每奏
也有歌鐘有笙鐘皆編此大於歌鐘歌鐘二倍律則笙
鐘四倍律也編之者編十二律及六變律及半律故或十
八或二十四或三十二共懸一架以和笙歌當歌某字則
擊某律以發其聲逐字亦金聲之也大抵編鐘之用如
人之所謂韻鐘

磬氏爲磬倨句一矩有半其博爲一股爲二鼓爲三上句
下直曰倨句倨即股也倨即鼓也博爲一尺九寸也股爲二尺
長尺八寸也鼓爲三鼓長二尺七寸也矩三尺合股與鼓
四尺五寸則一矩有半矣參分其股博去一以爲鼓博
六參分其鼓博以其一爲之厚厚二寸也已上則摩其旁聲則
摩其旁已下則摩其端聲則黃鐘一平則摩其端使稍短
使稍狹已下則摩其端聲則黃鐘一平則摩其端使稍短
大約大小當同而以厚薄損益調聲如琴身之度取黃鐘
而七弦則以粗細損益也磬有特磬每磬特懸亦備十
二律於奏某宮某調則曲終擊此某律之磬以收韻所謂
玉振之也有歌磬笙磬皆編如鐘法如歌某字則擊某律
以收其韻使其終誦然亦逐字玉振之也

右石

雜考凡此多得之雲南雅填大如鴈卵頰填大如雞卵
理學蓬源卷之九 外篇王道類 壺

厚二寸造法先繞線爲度而上出其緒乃搏填其外乾之
自內抽緒去線則中虛矣填外布髮之乃以卵白盪之乃
鑽其孔上出者曰吹孔徑三分前三分吹孔平列二下近底一
後二孔列中皆徑二分吹填開孔平吹合宮重吹合商開
前右孔合角開前下孔合變微開前左孔合徵合後左孔
合羽後右孔合商前左孔合角後左孔合徵後右孔合羽
合徵後右孔合羽有五聲而無和穆耳

右土

考工記鞀人爲鞀陶長六尺有六寸左右端廣六寸中尺
厚三寸穹者三之一上三正此管鼓之法舉陶鼓腔也鼓
廣一尺是合二十片而成腔端圍一丈二尺徑四尺爲鼓
鼓面而中圍二丈也上三正者中穹端約皆如一也
長八尺鼓四尺中圍加三之一謂之鼗鼓此晉鼓長一尺
三丈之一爲皋鼓長尋有四尺鼓四尺倨句磬折中高旁下
如磬之折

凡冒鼓必以啟蟄之日... 則其聲疾而短聞鼓小而長則其聲舒而遠聞鼓大而短... 則其聲疾而短聞鼓小而長則其聲舒而遠聞鼓大而短... 則其聲疾而短聞鼓小而長則其聲舒而遠聞鼓大而短...

右革

雜考 雲南志及琴身三尺六寸定三寸六分梓日肩岳中... 項初廣日肩後越承越者軫後日翅要後日臍尾日岳舌下... 日雙覺露下尾越承越者軫後日翅要後日臍尾日岳舌下... 日雙覺露下尾越承越者軫後日翅要後日臍尾日岳舌下...

卷之九

外篇王道類

堇

右絲

周禮注纂 祝如漆箛中有椎柄動擊其旁以合樂... 深一尺八寸東壁有穴徑三寸四壁繪以雲氣上一尺四寸... 出柄中尺八寸椎柄連底洞之凡將作樂則以椎左右擊各一... 春其底敵刻木為虎背上有二十七韻刻以木棘之以... 止樂敵形為伏虎下有承軼背刻二十七韻刻以木棘之以... 如帶其公聲鐘長尺將以竹為之三分其長而劈其一八折... 因謂祝爾中疑有祝樂將以竹為之三分其長而劈其一八折... 以合音魚以止音也願先儒從無此說只當以舊說為正...

右木

周禮注纂 笙列十三管於匏中 等三十六簧宮管在中 笙

十三簧宮管在左 大笙十九簧小笙曰和十三簧笙下有

日勝管各有孔其二內孔其餘外孔簧受簧葉當

管際棲以松脂管束之以繩孔居繩下之半

七寸內孔簧應南呂四管七寸有半外孔簧應仲呂三管

八寸外孔簧應南呂四管八寸有半外孔簧應仲呂三管

九寸外孔簧應南呂四管九寸有半外孔簧應仲呂三管

寸外孔簧應南呂四管十寸有半外孔簧應仲呂三管

二分無簧十管七寸有半外孔簧應仲呂三管

一分無簧十管七寸有半外孔簧應仲呂三管

寸外孔簧應南呂四管七寸有半外孔簧應仲呂三管

寸外孔簧應南呂四管八寸有半外孔簧應仲呂三管

寸外孔簧應南呂四管九寸有半外孔簧應仲呂三管

寸外孔簧應南呂四管十寸有半外孔簧應仲呂三管

寸外孔簧應南呂四管十一寸有半外孔簧應仲呂三管

寸外孔簧應南呂四管十二寸有半外孔簧應仲呂三管

寸外孔簧應南呂四管十三寸有半外孔簧應仲呂三管

寸外孔簧應南呂四管十四寸有半外孔簧應仲呂三管

寸外孔簧應南呂四管十五寸有半外孔簧應仲呂三管

寸外孔簧應南呂四管十六寸有半外孔簧應仲呂三管

寸外孔簧應南呂四管十七寸有半外孔簧應仲呂三管

寸外孔簧應南呂四管十八寸有半外孔簧應仲呂三管

理學逢源 卷之九 外篇王道類 笙

管應林鐘十六管應無射十七管應清大十八管應變太

笙九管應清夾此巢制也○竽長二尺四寸制未考○

長短無與於聲律○簧音不協律則以松脂塗於音張爾公

清則加點大濁則磨之○唐荆川謂匏無與於音張爾公

濁其說謂後世用鏹木音更清好而泥古者用匏音較劣

所謂劣濁者正古樂之所為淡和也爾公安知樂哉

右匏

周禮注纂 簫編小竹為之 大簫管二十四管小簫管二十六

六管其一管黃鐘二管大呂三管夾鐘四管夷則五管姑

洗六管仲呂七管蕤賓八管林鐘九管夷則十管

變半管南呂十六管變南七管變南八管變南九管

變半管姑洗二十管變南七管變南八管變南九管

用蠟塗其下底恐足厚隙不均有不應律故空以俟調

聲也 洞簫長二尺圍三寸徑一寸許尾上二寸開二孔
徑二分半以繫絛黃鐘所應也又上二寸前開一孔徑三
分太簇也又上一寸六分孔姑洗也又上二寸前開一孔
也又上六分孔林鐘也又上二寸前開一孔徑二寸
分後開一孔應鐘也自後孔至吹口凡九寸六分此黃鐘
之法多不應要必以管六孔併兩吹之似洞簫六孔併
三分損益求之可耳管六孔併兩吹之似洞簫六孔併
加蘆叫於首非古也簫長尺四寸圍三寸六分孔併兩
五寸其尾上一寸也簫長二尺四寸圍三寸六分孔併
二橫孔黃鐘律也簫三孔未詳其制
亦非古也

右竹

周子曰禮理也樂和也陰陽理而後和君君臣臣父父子

理學逢源 卷之九 外篇王道類 笙

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萬物得其理然後和故禮先而樂

後

古者聖王制禮法脩教化三綱正九疇敘百姓太和萬物

咸若乃作樂以宣八風之氣以平天下之情則樂從天禮

從地樂春夏而禮秋冬語王者之作樂則故樂聲淡而不

先禮定而後作樂亦主靜立人極之意也故樂聲淡而不

傷和而不淫入其耳感其心莫不淡且和焉朱子曰先淡

之意然古之論樂曰和而已此所謂淡蓋以今樂形之而

後見其本於莊正齊肅之意耳絃按周子一淡字最妙布

帛菽粟淡也聽古樂淡則欲心平和則躁心釋非知樂優

惟恐卧亦以其淡也淡則欲心平和則躁心釋非知樂優

柔平中德之盛也天下化中治之至也是謂道配天地古

之極也後世禮法不脩政刑苛紊縱欲敗度下民困苦謂

古樂不足聽也代變新聲妖淫愁怨道欲增悲不能自止
故有賊君棄父輕生敗倫不可禁者矣今之雜劇嗚呼樂
者古以平心今以助欲古以宣化今以長怨不復古禮不
變今樂而欲至治者遠矣

樂者本乎政也政善民安則天下之心和故聖人作樂以

宣暢其和心達于天地天地感而太和焉天地和則萬物

順故神祇格鳥獸馴虞書后夔之言周公

樂聲淡則聽心平樂辭善則歌者慕故風移而俗易矣妖

聲豔辭之化也亦然此又兼以樂章言

程子曰先王之樂必須律以考其聲今律既不可求人耳

理學逢源卷之九 外篇王道類 堯

又不可全信正惟此為難求中聲須得律律不得則中聲

無由見律者自然之數至如今之度量權衡亦非正也

以律管定尺乃是以天地之氣為準

張子曰律呂有可求之理德性淳厚者必能知之張子此語最妙

今人以佻好求律呂而律呂不可求矣

朱子曰今人都不識樂器不聞其聲故不通其義如古人

尙識鐘鼓然後以鐘鼓為樂如孔子云樂云樂云鐘鼓云

乎哉今人鐘鼓已自不識今儒者耳不辨五聲而談樂愚不知其所談何樂

樂律自黃鐘至仲呂皆屬陽自蕤賓至應鐘皆屬陰此是

一箇大陰陽黃鐘為陽大呂為陰每一陽間一陰又是一

箇小陰陽

自黃鐘至仲呂皆下生自蕤賓至應鐘皆上生按此亦用南之說可見蔡西山必據史遷為說者亦太拘也

今之士大夫問以五音十二律無能曉者要之當立一樂

學使士大夫習之久後必有精通者出

宮商角徵羽固是就喉宮商牙角舌徵唇羽上分然非

只此便了喉齒牙舌唇上亦各有宮商角徵羽何者蓋自

有箇疾徐高下今按歌音合律卻全不涉喉牙舌齒唇之入分四聲而徵無調共

二十八調此亦非也

陳某言琴只可彈黃鐘一均此說猶可至謂琴之泛聲為

理學逢源卷之九 外篇王道類 百

六律又謂六律為六同則妄矣此全不知音者季通說但緝定七

弦不用調弦皆可以彈十一宮如此則大呂以下聲聲都

用按都無散聲蓋纔不按即黃鐘宮矣亦安得許多按指

邪季通不能琴他只是思量得不知彈出便不可行季通新書可謂精之至矣然究竟不審於音猶有此杜撰之失今人不如季通而欲憑空去說律呂如何得有是處

蔡西山曰昔太祖勤勞於制作而未得其當者有司失之

於以尺而生律也

鄭康成及蔡邕皆言凡律空圍九分蓋空圍中廣九分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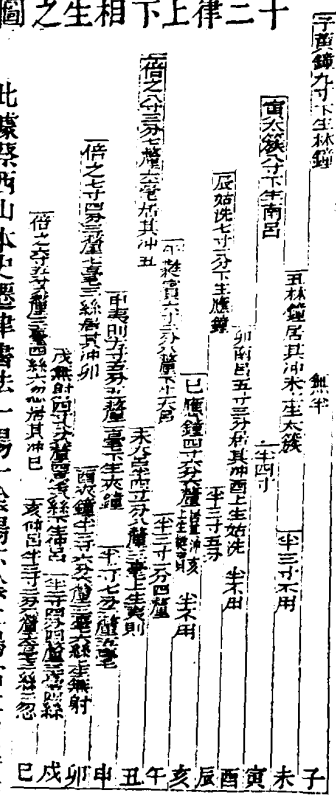
而月令章句云徑三分何也

圍徑各異及黃鐘徑三分皆無足怪者 漢魏而下造律

竟不能成大率皆田徑三分之說誤之也

二十律上下相生之圖

此據蔡西山本史遷律書法一陽一陰陽下陰上陽當位自得陰則居其冲林南應如本數大夾仲倍之則其法如此○寸九分九釐九毫九絲九忽故三分損益得無餘剩不作十分算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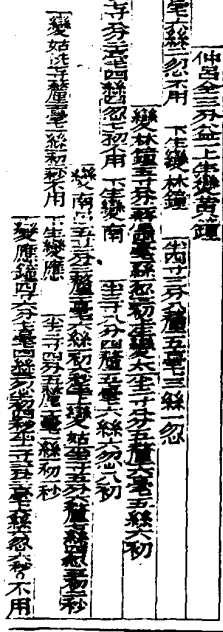
理學逢源

卷之九 外篇王道類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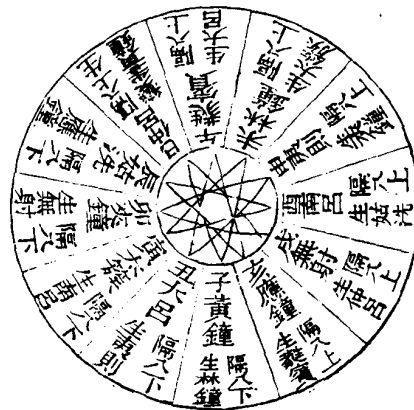
一百

仲呂轉生六變之律圖

此亦據蔡西山法以仲呂轉生不及黃鐘本律之長故別為變律而大呂夾鐘仲呂蕤賓夷則無射諸宮凡七聲中有仲呂者則必用變律其音始和亦自然之數也變律止於六其餘即各有變亦無所用之故京氏之六十律為多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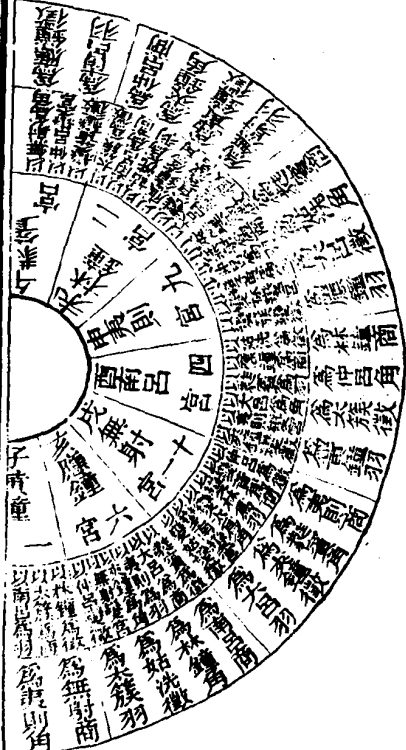


律呂損益隔八相生之圖



此每隔八相生乃淮南子法與律書稍異蓋自東生西皆下生自西生東皆上生雖不順十二支之序然律呂之長短則如一也而用此法度量定聲為捷無居術倍數之勞云○律呂方位亦如此圖

二十律還相為宮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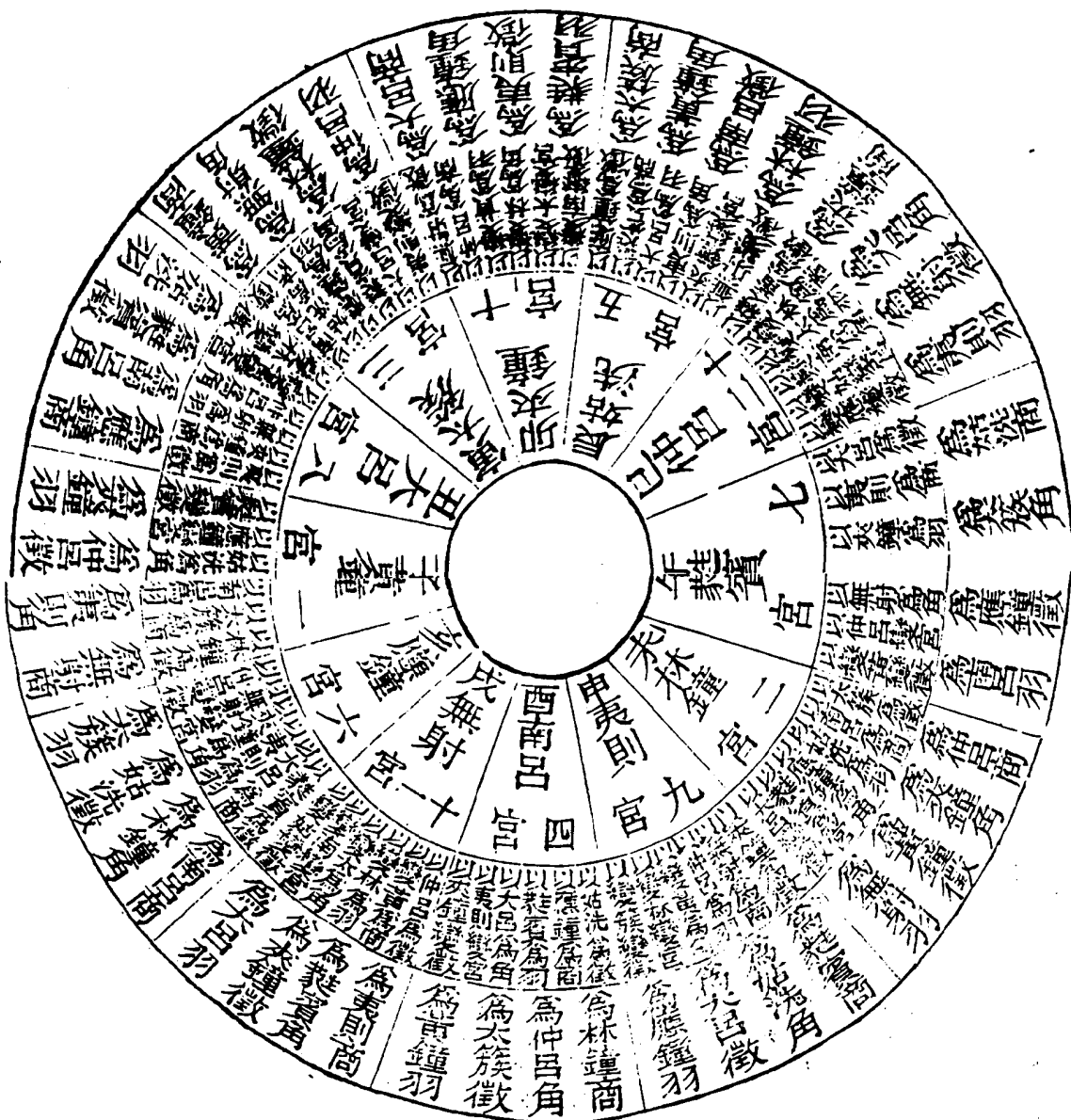


理學逢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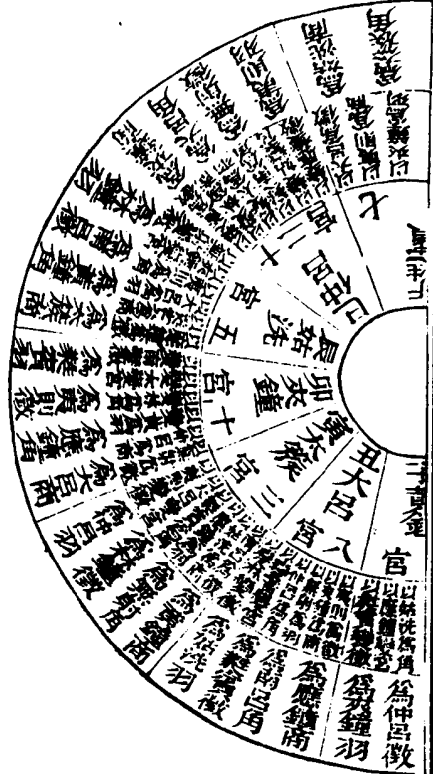
卷之九 外篇王道類圖

一百

圖之調十六分聲四十八為宮為相還律二十七



圖之調十六分聲四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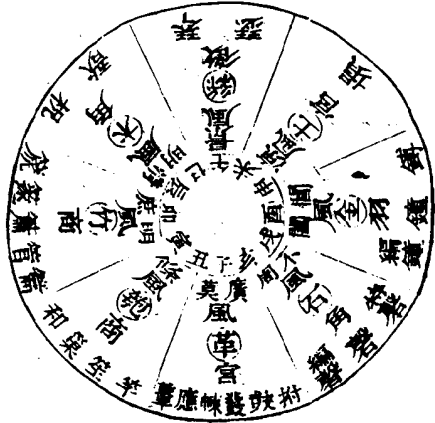
理學逢源

卷之九

外篇王道類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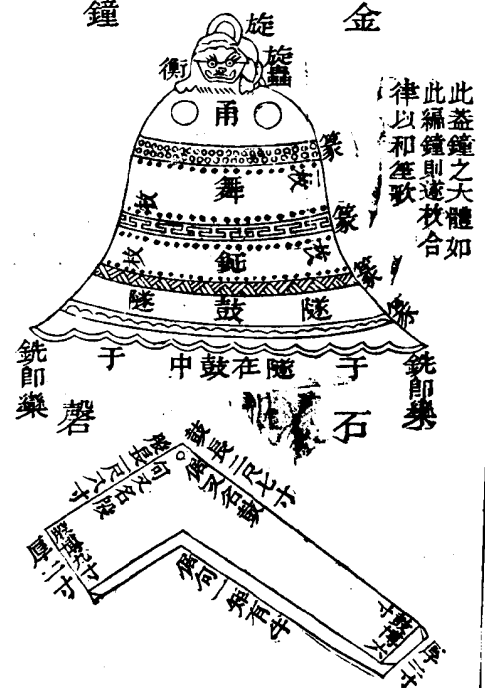
一百三

圖風八直以合所音八



八音以宣八風只以氣類
所屬為言非如十二律之
應月也八音各具五聲惟
革木不然乃止用之節樂
及合止其餘則各成音調
先儒謂磬聲屬角難和此
又以八音各有所近音非
磬便專是角音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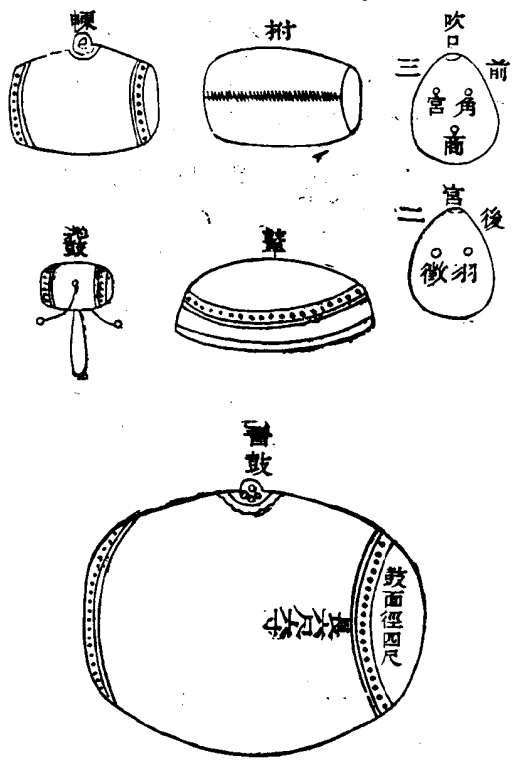
鐘 旋 金



此蓋鐘之大體如
律以和笙歌
此編鐘則連枚合

此蓋特磬
以黃鐘為
工記及鄭
註為圖也
網磨則逐
杖各合律
度以和笙
歌以今人
所圖全此
不可以正

革 埴 土



理學逢源

卷之九

外篇王道類圖

一百四

三 五 廿 冊

42B



簫有六孔七孔之異此圖從七孔者



長二尺四寸

此皆據黃鐘一宮為圖

此皆據黃鐘一宮為圖

理學蓬源 卷之九 外篇王道類 圖 一百九

丁酉夏同邑後學 程夢元 庭園 同校字
 余家鼎彝伯

卷之九終

理學逢源卷之十

同邑後學董昌璵厚山校

族姪 嗣佳麗南 參訂

婺源汪 紱雙池集 同邑門人余元遴秀書

同邑後學 董慶慶續承 重校

外篇

王道類 備兵 明刑

備兵

兵制始自軒黃而唐虞盛治尙勤武衛之奮成康守文益
理學逢源 卷之十 外篇王道類 一

凜戎兵之詰有備無患國之所不可忘也顧踐土食毛皆
戴天子之恩則率土普天皆供天子之用况兵以備衛國
家即民家之所自爲備衛而何有兵民之分常而未耜詩
書即變而折衝禦侮而何有文武之異自井田封建之法
不行而寓兵於農之道遂廢自庠序校學之法不講而藏
險於順之意盡亡於是兵民分途文武異道遇變則兵橫
民疲處常則民強兵弱右文則人尙浮夸尙武則人趨桀
驚是故古者無兵之名有兵之實後世有兵之費無兵之
用何則其道殊也古者天子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
國一軍皆取用於鄉遂此郊內聚處之兵所以厚根本而

備不虞者也 六鄉之制五家爲比比有長五比爲閭閭有

爲州州有長五州爲鄉鄉有大夫其授田也二比同溝

司馬即族師也五卒爲旅旅帥即黨正也五旅爲師師帥

鄉卿也六遂之制大略倣此四井爲邑四邑爲邱四邱爲

甸甸車一乘皆取用於都鄙此郊外散處之兵所以時調

發從征役者也甸乘之制八夫同井四井爲邑則三十二

則五百十二夫甸車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

卒七百人器械備具又輜車卒二十五人約兵車一乘

法用百人猶鄉遂之一卒也甸方一成以五夫而出一人

其甲士三人出禾二百四十斛芻乘二鄉遂之民比屋而居

百四十六釜米十六斗此田賦也

無事則優游膠序作息耕鑿受教令於司徒而賓興以三

理學逢源 卷之十 外篇王道類 二

物連茹而出有事則具車乘授五兵聽號令於司馬而治

之以軍法都鄙之民無事亦屬之司徒有事則聽遣發於

都家司馬此兵制大凡矣至若宮正掌宮中之宿衛太僕

掌侍衛之復逆虎賁掌扈從之卒伍司隸掌野舍之厲禁

而凡國子之倅則諸子以軍法治之而致於太子則上及

貴戚下至臺隸何莫非天子之兵其武備至周而用人無

頗重頗輕之失且干戈車馬民自備之不待給於武庫蒐

苗獮狩以時習之不煩演於臨戎居爲鄉邑之長出則將

帥之任將無煩於改置居爲比閭之眾出則伍兩之隊兵

不待於招募宿衛之兵皆其親戚手足大家子弟恩不待

於要結教養有素而不擾則民安其業恩義素孚而不渙
則上享其成因田賦而出兵則無屯食之費即鄉閭而命
將則有臂指之形無事掌之司徒有事掌之司馬則無擅
權難制之憂平居使之相親患難使之相救則無未狎於
政之患此所謂兵民一致文武一道則無兵之名而有兵
之實者也自夫管仲變制而兵農於是分乎管仲因鄉遂
軌里連鄉師之制因都鄙之法而變為邑卒鄉縣屬之制
車用六之一士用十之三國中之士為兵而不諳耒耜都
鄙之民為農而不習迄於春秋終乎戰國先王之制司馬
干戈先王之法壞矣時如晉惠作州兵魯成作邱甲子產
軍法不復存矣春秋時如晉惠作州兵魯成作邱甲子產
用罪人至戰國而齊有技擊魏有武卒漢初南北軍及材官
卒秦選銳士則後世召募由斯起矣

理學逢源 卷之十 外篇王道類

劍客之屬猶有先王之遺意焉漢以衛尉主南軍而衛尉
禁中尉主北軍而衛尉
此內軍之制也巴蜀有材官隴西有車騎會稽有樓船臨
淄有弩手荆楚有劍客皆因其俗尚與其土宜以制而用
之課之以都試統之以都尉武帝好大喜功冒貨貪賄而
征發以時此外軍之制也宿衛任衰兵衛權失召募匪類遠事四裔武帝於北軍贈
武立越騎虎賁諸
校於南軍增設期門羽林諸軍於是世家以入粟補郎中
官因而預領兵事故林制壞在外則民多買復以此發
謫吏謫民且招募奔命調惡少發刑徒以足軍民膏日竭
伍甚至以三百石從軍而越騎羽林亦出塞矣兵氣日驕衛士無廉恥之存軍將無彬彬雅之飭讀書談道
之儒羞與其列而武備文教風俗人心於以大壞光武一
於減省意非不善光武廢南北軍將校而內軍以薄廢而
都尉之官都試之法而外軍以弛軍衛不足迄致禁旅奔馳卒之將校復增而官戚廼得以

三

盜窺兵柄唐制府兵至為近古府兵之制起自魏周唐承
而修之分天下為十道
河南曰河東曰河北曰山南東曰山南西曰山南中曰山南
東曰淮南曰西曰劍南曰嶺南置府六百二十四分關中為
十二道曰京兆曰同華曰商岐曰銀曰隴曰涇曰原曰甯慶曰
鄜坊曰丹延曰靈會曰監夏曰綏銀曰豐勝置府二百六
十一有折衝都尉校其兵馬以時習練有州郡刺史驗其
符契以均調發其民二十為兵六十而免其役更番宿衛
歸於府將歸于朝兵制之善三代而下莫過於此兵士不失
業將無專權無重屯之憂無養兵之費高宗以還其法寢
壞自更番不以時役使非張說乃更募曠騎元宗時張說
更募長從兵
其分而府兵乃多亡匿更募曠騎元宗時張說
更募長從兵
為曠騎至諸府無兵可交外重內輕太阿倒持曠騎召募
精嚴審慎及久而人情怠弛充役非人拊循失道漸至不
名無實無兵可交重以元宗貪功汰秦節度之權重而祿
山反矣南北二衙宦豎典之以至門生天子天子禁衛有
南衙北衙百
可禦矣

理學逢源 卷之十 外篇王道類

騎于騎萬騎之號而奄宦宋制有禁兵天子有廂兵州鎮
典兵自元宗用高力士始宋制有禁兵天子有廂兵州鎮
使鄉兵習之曰鄉兵蕃兵外撫蕃民而料三衛掌禁旅
樞密掌調發兵權無專擅守牧悉文臣然自杯酒釋兵權
而人不知兵馴至屯兵日驕且冗究無可使之人廩給日
費且虛勢有難供之患乃保甲造於熙甯王安石聯民十
使備兵器習技勇禦盜賊此本比閭遺意且弭盜之良法
也是以此法至今不廢但行之不實且失其道則適以擾
耳義勇募於治平宋之兵制不足言矣明制錦衣衛衛尉
也主衛留守猶中尉也五府猶宋樞密也五軍都督府兼
官禁留守猶中尉也五府猶宋樞密也五軍都督府兼
壯者所謂客兵邑衛所是也邊兵邊微要地置行都司有稽覈
民快也

四

之法曰見伍曰召募曰征有訓練之司如神機三千有簡

精銳備調發之用曰奮武曰敢勇曰立顧其後軍帥多執

磅之兒衛所鮮張皇之實兵耗於占役而羸弱虛糜將倚

於錢神而臭銅充位倉卒有事更行招募姦弁中耗餉置

兵囂流賊徧寰中竟莫之天閱間嘗論之籍民為兵民士

著而餉可省但平成日久易於即安而將吏之虐使私役

則弱可憂也招募營兵兵可用而餉多靡然遊手無賴惡

少之徒坐食驚張則橫可憂也况上下相蒙而虛實不可

覈如將弁有隨丁文書有字識存營有公用兵民兩分而

輕重迭相軋士民則羞與戎行之隱占又且因之雜派日浮雜役不給

理學逢源卷之十 外篇王道類五

則兵力窮而何暇於精其技藝如衣裝器械之改造火藥

而雜項無名之派奔走迎行陣無定式技藝無常好則號

令煩而無濟於軍實之用將領人人異尚故無至於用武

夫既不學無術用文人又不曉軍事則文武不相謀而選

將猶未易言真才之士實心之人殊罕觀也間或得其人

而用之而專任則憂跋扈擊肘又無成功此詰戎之所以

難言也夫然則如何而可曰非力農務本之民不足以備

爪牙之用非才德兼優之士不足以當閩外之寄誠使於

直省重地開屯田以給士做古鄉遂之制於州郡散處選

民壯以出兵做古甸乘之法取力田孝弟之民即其屯聚

以為之長擇敦詩說禮之儒因其才識以為之帥法非不

可行也治兵大閱以其時踐更調發有其節將校遵畫一

之守士民無失業之歎實心以圖無縱無弛無飾虛文無

爭細利則軍制可久之道也

易師卦大象傳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眾

民皆吾眾也容保之而兵足矣。後世雖召募亦無民

外之兵可募民為兵獨不可養民為兵邪而必謂古之

軍制不可復也亦獨何歟

周禮大司徒大軍旅大田役以旗致萬民而治其徒庶之

政令若國有大故則致萬民於王門 小司徒稽國中及

理學逢源卷之十 外篇王道類六

四郊都鄙之夫家九比之數以辨其貴賤老幼廢疾凡征

役之施舍乃頒比法于六鄉之大夫使各登其鄉之眾寡

六畜車輦辨其物以歲時入其數以施政教行徵令三年

大比則受邦國之比要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為

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以

起軍旅以作田役以比追胥以令貢賦乃均土地以稽其

人民而周知其數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

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

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為羨五人為伍萬二千五

也 乃經土地而井牧其四野九夫為井中為公田四井

爲邑四邑爲邱四邱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以任地事而令貢賦四邱方八里實一成之地成出車一乘都鄙之法也軍制藏於司徒而用於司馬此所謂藏險於順

大司馬制軍萬二千五百人爲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

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卿即鄉二千五百人爲師師帥

皆中大夫即州長五百人爲旅旅帥皆下大夫即黨正百人爲

卒卒長皆上士即旅帥二十五人爲兩兩司馬皆中士五人

爲伍伍皆有長一軍則二府六史胥十人徒百人李氏曰

制如此故足兵而未嘗有兵後世墨壁以聚之倉廩以生

之羣眠類坐而不使補死填亡之不暇故有兵而未嘗足

兵也唐人府兵號爲得井田大意然井田寓兵於農府

兵寓農於兵其意已異而況兵有定額將有定員更番再

理學逢源卷之十外篇王道類七

世安能無將驕卒惰之患府兵且然而況不爲府兵者哉

實皆只是國中六鄉之制六鄉家一軍以衛王室也甸乘

法也乃夏官小司馬以下則闕而都鄙之詳冬官又闕故

無可考耳大要三軍六軍以國中軍實言萬乘千乘統郊

野甸乘言先儒每混一之亦未是也

此寓兵於農

易師卦初六爻曰師出以律否臧凶 象傳曰師出以律

失律凶也

師之本在仁義而不節以制亦不足以行師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 以不教民戰是謂

棄之

聖人之難於即戎也教民非專爲即戎而不教之民不
可以即戎善人非有志即戎而教民七年則亦可以即
戎教民七年而後可以即戎非教民七年則不敢以即
戎即戎敢易言哉

春秋傳曰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武事也

周禮大司馬中春教振旅司馬以旗致民平列陣如戰之

陣辨鼓鐸錫鏡之用王執路鼓諸侯執賁鼓軍將執晉鼓

師帥執提旅帥執鼙卒長執鏡兩司馬執鐸司馬執錡

以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遂以蒐田有司表貉立表

之誓民誓戒以蒐禁謂虞人守獸火弊春蒐以

理學逢源卷之十外篇王道類八

而田所謂出火也弊獻禽以祭祀虞人植旄爲表

田止也火衰而田止獻禽以祭祀其所獲之禽於旄下

中夏教芟舍如振旅之陳羣吏撰車徒讀書契辨號名之

用書契以校錄軍實號名以別內帥以門名如東門西

鄙各以其名其地名家以號名卿大夫鄉以州名野以邑名

百官各象其事以辨軍之夜事中夏以芟舍爲事

夜宿不可無法度而不睹旌旗又不可用金鼓故有事則

寓物以號以相識別相通問不直用名者隱之防奸隱可

呼麥翹山芴曹操方食雞肋則號以雞呼庚突問救其他

皆如振旅遂以苗田如蒐之法軍弊蓋驅逆之車止而田

止獻禽以享祔中秋教治兵如振旅之陣辨旗物之用王

載大常諸侯載旂軍吏載旗如軍將師都載旛鄉大夫則

至卒長

鄉遂載物蓋以限從而接取於軍吏郊野載旒百官

載旒各書其事與其號焉其他皆如振旅遂以獮田如蒐

田之法羅弊致禽以祀祈籜以羅為主中冬教大閱凡

兵日治兵大閱則正簡銳教戰也兵入日振旅焚舍則夜

而止宿也此四時所教若與時反者蓋兵陰象也故秋而

以出兵為名冬乃大閱順陰氣之出而肅殺也春而以收

兵為名夏則止宿陽長盛而陰氣藏伏也四時之以農隙

講武習戰本自如一而命名各有前期羣吏戒眾庶修戰

所取亦以見先王慎重之意矣

灋虞人萊所田之野為表百步則一為三表又五十步為

一表田之日司馬建旗於後表之中羣吏以旗物鼓鐸鐸

鏡各帥其民而致質明弊旗誅後至者乃陳車徒如戰之

陳皆坐羣吏聽誓于陳前斬牲以左右徇陳曰不用命者

理學逢源卷之十 外篇王道類九

斬之中軍以鼙令鼓鼓人皆三鼓司馬振鐸羣吏作旗車

徒皆作鼓行鳴鐸車徒皆行及表乃止自後表至第二三

鼓攬鐸羣吏弊旗車徒皆坐息止又三鼓振鐸作旗車徒

皆作鼓進鳴鐸車驟徒趨及表乃止自二表至第三坐作

如初乃鼓車馳徒走及表乃止自三表至第四鼓成三闕

車三發徒三刺以擬乃鼓退鳴鏡且卻及表乃止坐作如

初自第四表退至第遂以狩田初三表退二表自二表退

以旌為左右和之門羣吏各帥其車徒以敘和出樹旌也

羣吏車徒皆各以其左右陳車徒有司平之鄉師居門以

百步卒間容卒其有司巡其前後鄉師又巡視險野人為

空處亦百步也易因地制利於既陳乃設驅逆之車輕

疾馳以驅動禽獸使橫過陳前車徒逐而射之驅車皆自

右而左射者順而射之亦必自右而左故所中皆自左斜

達於右而當而來者不射亦不橫射所謂不面傷不踐有

毛也驅車三面而闕其一面所謂王用三驅失前禽也

司表貉於陳前中軍以鼙令鼓鼓人皆三鼓羣司馬皆振

鐸車徒皆作遂鼓行徒銜枚而進進田也銜大獸公之小

禽私之獲者取左耳據獻及所弊田所當鼓皆駭大馬車

徒皆譟徒乃弊徒眾致禽饁獸于郊饁祭四入獻禽以享

李氏曰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若無故而習是

是暴天物也故因社神而祭焉然禽獸無故而殺之

神之禮以作不虞之備聖人之動其慎如此

理學逢源卷之十 外篇王道類十

此寓教於田

曲禮曰行前朱雀鳥集而後元武龜蛇左青龍交龍而右

白虎熊虎招搖在上招搖斗柄前星之名中急繕其怒繕

也急治其三軍之怒軍建此旗以指揮也急繕其怒繕

氣使奮進而有節也進退有度左右有局各司其局此行

定部曲之旗物也故與周禮治兵節小異此與周禮表門分地參看

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勗哉夫子尙桓桓

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勿迓克奔以役西土勗哉夫

子此嚴部伍節進止戒爭利止好殺作威武

禁戮降與周禮三表之法坐作進止參看

甘誓曰六事之人予誓告汝天子六事六鄉之眾左不攻

也蓋軍制三代所同

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馬之正汝

不恭命車中甲士三人左射右矛中御故命之如

武經陣法一鼓舉黑旗則為曲陣二鼓舉赤旗則為銳

陣三鼓舉青旗則為直陣按古有方圓曲直鏡五陣此蓋

居地廣縱各二步十人為列十列為隊則廣縱各二十步

陣間容陣隊間容隊曲間容曲直間容直前禦其前後禦

其後左防其左右防其右行必魚貫立必鷹行長以參短

短以參長二句以兵器言回軍轉陣以後為前以前為後進無遠

奔退無遠走四頭八尾觸處為首敵衝其中兩頭俱救此

理學逢源卷之十 外篇王道類 二

教習之法也言陣法者此段最為得因應運用

李衛公曰黃帝始立井田之法因以制兵故井分四道八

家處之其形井字開方九焉五為陣法四為間地數起於

五也虛其中大將居之環其四面諸部連繞終於八也及

乎變化制敵則紛紛紜紜亂而法不亂渾渾沌沌形圓

而勢不散散而為八復而為一也古今所傳陣法謂黃帝

后入陣天地風雲龍虎鳥蛇也五陣方圓曲直鏡也天

山林向背為地編伍彌縫為人此皆虛而鮮據孫子入陣

方圓牡牝道衡此又皆無有傳者惟孔明入陣直曲鏡卦車箱

車軛鵝鸛道衡此又皆無有傳者惟孔明入陣直曲鏡卦車箱

氏連環陣列石魚復至為詳明其陣以天衝天衝地衝

孔明入陣地軸風雲遊騎中軍為定體以洞當中黃連

衡握奇龍飛虎翼鳥翔折衝為應變之用其陣法大陣包

小彼此列聯四方各表旗門虛中為軍陣後列遊騎

人處外中軍一萬二千五百人為一軍以一千三百人為

遊騎合之為一萬二千五百人為一軍以一千三百人為

敵所臨舉旗為號而有洞當等八陣之用大要每用入陣

之半所謂虛實二壘也而遊騎則亦每分其半以為正陣

則其分數不合晉馬隆鹿角偏箱陣鹿角偏箱陣鹿角

變之遺法也鹿角偏箱陣鹿角偏箱陣鹿角偏箱陣鹿角

地軸天衝為左右爪以入陣之地衝環列中軍之外而風

偏箱大車也其數不入六其陣有大有小蓋以偏箱為

正卒鹿角為武衝也偏箱用楚人兩廣之法卒偏箱也

陣車一乘甲士三人而後入箱左右地軸及中軍皆偏箱也

鹿角用周制五乘凡三兩每陣百人而八風入步卒十

二鹿角徒制五乘是每陣百人而八風入步卒十

理學逢源卷之十 外篇王道類 三

六地衝皆鹿角也前後八箱偏箱十六乘左右地軸偏箱

十二乘此駐隊也風雲共鹿角十六乘天衝共鹿角八乘

此衝陣也四正方布衝陣輔之為四郭也十六地衝鹿角

為中堅此內城合之則車百乘用卒一萬一千二百單入

人又陣後騎卒二十四壘用千三百人合之亦一軍之數

然與古六花陣號蓋合八為六則每正用千四百餘人其

變則風揚雲垂龍飛虎翼鳥翔蛇蟠而無洞當中黃也

按兵陣防自軒轅而本於井田則八陣自是古法觀曲

禮所云亦略可見也而古人實皆車戰今略以古法考

之戰車一乘合用七十五人輜車二十五人合之則百

五人分布爲八陣則八十乘爲正陣每陣十乘而餘四十五乘以十五乘用輕車爲遊軍以三十乘衛中軍爲中堅而輜車廝養環處中軍之外正陣之中殆黃帝所謂握奇也蓋車戰之法飲食器仗輜車載之人無負戴之勞馳驅有節止宿有所人無奔走之病以車爲營夾轅爲門甸徒之眾平居相友行伍相助車之甲士比閭之俊兵吏相親有如臂指是以進無遠奔退無遽走部曲行伍有定之於素者也自魚麗陳而車法變大鹵戰而車法壞趙武靈王始胡服騎射而騎卒由斯起矣後世言兵者謂車有勝地八死地十遂視車爲無用之物

理學逢源 卷之十 外篇王道類

三

明李賢所造車究不可用時有鷓鴣之號王陽明亦謂車在曠野僅勝輜重不可恃以戰勝顧夏侯嬰以兵車破李山公孫賀以輕車出雲中衛青以武剛車破匈奴李靖以偏箱車擒頡利馬隆鹿角之制馬燧俊貌之飭宋魏勝如意戰車符彥卿拒馬行寨皆用之屢有成效車惡在不可用也蓋車戰之難有四一以井田不復則甸徒不洽甸徒不洽則兵吏不親兵吏不親則教習無素教習無素則車徒相棄此其一也一以服御不良蓋一卒之命繫於車一車之命繫於御御者習熟則馳驅以範不然則稚子操舟敗績豈駕必矣古人童而習於

射御而今則不復講此其二也一以制度不精古輪人輿人具於考工制度不精輕重不適重則難濟輕則易敗此其三也至于十死八勝則惟爲將者心焉度之無傲倖焉四也騎戰非古六韜始以車騎步三者較論此非太公書但平原草淺追奔趨遠則惟騎之利不可廢矣願用車則資馬有數用騎則資馬益多而古馬恆繁今馬恆耗馬政又不可不亟講也

以上陣法

周禮校人掌王馬之政辨六馬之屬種馬一物良馬以爲類戎馬一物以力爲主齊馬一物以力爲主道馬一物以力爲主理學逢源 卷之十 外篇王道類

古

馬一物駕田車者以疾走爲主駑馬一物給役用者凡頒良馬而養乘之以四相 乘馬一師四圉三乘爲阜阜一趣馬三阜爲繫繫一馭夫六繫爲廢廢一僕夫六廢成校校有左右駑馬三良馬之數麗馬一圉八麗一師八師一趣馬八趣馬一馭夫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邦國六閑馬四種無種馬家四閑馬二種無齊馬凡馬特馬居四之一一牡三牝祖執駒夏祭先牧頒馬攻特秋祭馬社臧僕簡僕馭之人冬祭馬步能爲馬害之神獻馬講僕夫講簡凡大祭祀朝覲會同毛馬而頒之凡軍事物馬而頒之 此馬之在官者公家所置官而牧之者也

鄉師司徒以時稽其夫家眾寡辨其老幼貴賤廢疾馬牛之物辨其可任者與其施舍者 縣師將有軍旅會同田役之戒則作其眾庶及馬牛車輦 均人均人民牛馬車輦之力政

鄉師稽牛馬之物是鄉遂之民所養馬也縣師所稽馬牛車輦是都鄙之民所養馬也故甸乘之賦每甸則馬四匹牛十二頭皆馬之在民者也

馬質掌質馬買馬而平其價也 馬量三物戎馬田皆有物買綱惡馬繫之禁其躡凡受馬于有司者書其齒毛與其賈 聽馬訟禁原蠶者

理學逢源 卷之十 外篇 王道類

五

此平馬價之官以通公私之馬者也呂氏曰三代馬政者民馬數多官馬數少漢時三官苑之馬亦官所養也郡馬民間亦有馬如衛青霍去病之伐匈奴有所謂官馬所謂私馬則古制尙存至隋唐之間監馬非不盛而府兵未嘗給馬惟給錢使自買其後府兵貧不能買馬然後以監牧之馬給之制度壞矣○國 趣馬以下皆司馬掌贊正良馬而齊其飲食簡其六節掌駕說之頒辨四時之居治以聽馭夫 巫馬掌養疾馬而乘治之相醫而藥攻馬疾受財於校人 牧師掌牧地皆有厲禁而頒之孟春焚牧中春通淫掌其政令 廋人掌十二閑之政教以阜馬佚特教駢日駢攻駒日駒及祭馬祖祭閑之先牧及執駒散馬耳緒其頭也 圉馬正校人員選

選圉人 圉師掌教圉人養馬春除蓐費廐始牧夏房馬為廐以庇馬吳子冬獻馬茨牆則剪鬮所謂冬則溫廐也 所謂夏則涼廐也 冬獻馬茨牆則剪鬮

周代馬政之詳如此其用人也周其立法也密人盡其職馬適其性人馬相安而馬安得不盛漢制有民馬養馬一匹復卒三人故民勸有官馬邊郡牧師諸苑三十於養馬盛時阡陌成羣 有官馬六所畜馬三十萬匹用官奴三萬夫散在北邊 馬亦云盛矣顧乃至籍馬鳥則牧之以民各有牧地 孫勞民大宛假母歸息封君出馬是則何與武帝開邊民皆耗天子缺驃馴宰相乘牛車以易卜之謂神馬當從西北來及得鳥孫馬名曰天馬後又征大宛得善馬數千匹中馬以下北牡三千餘匹乃更名鳥孫馬為西極馬而以大宛馬為天馬當時民馬既乏於是假馬

理學逢源 卷之十 外篇 王道類 六 母三歲歸息什一之令又令封君而下以次出馬內郡則籍民馬以補車騎邊郡則發酒泉驢駝以資糧餉東漢之興馬政益衰光武併省諸廢官又減唐立監牧之制 唐始得突厥馬二千又得隋馬三千匹於赤岸徒六閑為貳廐曰祥太僕牧監副丞簿掌天子之御左右麟鳳苑馬為蕃盛得牧養之人張萬歲 分畜牧之地廣芻秣之資以至於匹縑一馬盛哉麟德中馬七十萬六

間地廣千里田四千三百三十頃募民耕之以給芻秣八坊之馬為四十八監又析八監分布河西荒曠之地牧之繼此者尙稱雲錦偏野開元中王毛仲為廐使分別匹朔方互市之馬不與其數 然民不養馬府兵貧無馬天寶以來戰馬不勝萬計 乃給馬於官其盛易衰及隴右沒於吐蕃水草牧田漸給之民而馬不復盛矣宋初設立監坊其後為戶馬曾孝寬使民戶牧馬以給官役

日戶為保馬王安石使民領官馬養之為給地牧馬京

馬給牧地於民使民養馬曾願投牒非出驅迫而償馬究

非民願保馬之非牧地所值幾何而失亡所償過倍

升論給地迆渡江以後稍置牧監而江浙非宜馬之區

於是乎資於茶馬林駟謂以摘山之利易充廢之良誠

中國則有如又不得已而為券馬為省馬為立社市馬

編戶括馬宋之馬政不足言也明初內有御馬監太僕

寺內地馬責養於民而外設行太僕苑馬寺之外地官牧

監川陝設茶馬互市顧內馬變而折色又收子粒國

無馬之用民有馬之累北亦如之及收子粒於牧地而

理學逢源卷之十 外篇王道類 七

驟駒之法亦用邊地無草場多為諸王私茶多越境

官茶不行而馬政壞矣失馬宜於北不宜於南然川廣

未嘗無馬吳楚之強不資馬於秦晉是亦有存乎人者

易地不為良而必資馬西北亦未是也且民馬可使

民有養馬之利無養馬之累民亦誰不欲之漢之復卒

之意今使民為官養馬而有責償隱隱不調習之罰宜其

名實相遁矣官養可也使牧得馴於司馬得習於牧則

物適其性天周人官世爵祿吏長子孫唐之用人不盡

其才而人不嫻於物性物不適於土宜宜其孳生不遂

矣然魯頌曰思無邪衛風曰秉心塞淵則物畜之蕃亦

未有不本於君心者牧養之法則有司存矣

以上馬政

春秋傳襄公二十有四年夏楚子為舟師以伐吳

此以舟師戰之始邱瓊山曰史稱武王九年師尚父有

秦孟明濟河焚舟然亦暫以濟耳吳楚之人用之則專

以戰焉昔人謂吳人以舟楫為軍馬以江海為行道是

其所長又越及吳軍舟戰於江伍子胥對闔閭以船車

之輕比陸軍之法大翼者當陸軍之車小翼者當陸軍

走驟騎公輸般自魯之楚為舟楫之具謂之鈞拒退則

史有以舟師進者有以舟師守者及漢而有樓船橫

海之用顧其用亦有不同者樓船巨艦容數百人守則

莫敢仰攻戰則莫之能禦晉王濬之所以滅吳隋楊素

之所以兼陳也然重而難轉非風不行遇淺則滯矣輕

筏小舟揚舸搖櫓風浪不能覆出沒若飛鳥關雲長之

所以擒于禁王鎮惡之所以至渭橋也然輕而不固以

卑抗高以小敵大難矣車騎步各有地利舟亦如之閩

不可入吳吳舟不可用之閩江舟入海江海宜大以重

則上重海舟入江則下沉各有其便

湖泊水潦宜小以輕而大小猶宜於相輔至若下風宜

避火攻用楊太繫輪之法不用深淵宜豫犁沈水箭之

法則亦不而風候雲變尤不可不稔之天時別泊荻苻

尤不可不審之地利利楫揚帆入水善沒則用人當因

其材此舟戰之利也海邦澤國建造舟楫無事以漕有

事以戰亦戒不虞之一端矣

此論舟戰

易萃卦太象傳曰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費誓曰善穀乃甲冑敵乃干無敢不弔備乃弓矢鍛乃戈

矛礪乃鋒刀無敢不善

周禮司兵掌五兵五盾各辨其物與其等以待軍事五兵

戟酋矛夷矛也五盾司弓矢掌六弓王弓弧弓最強夾

盾有大小五等也大弓四弩唐弩大弩利野戰入矢之濃狂矢擊矢用之守

為弱用之近射田獵用之散射辨其名物而掌其守藏與其

出入

理學逢源 卷之十 外篇王道類

九

職金入其金錫于為兵器之府

考工記函人為甲犀甲七屬漆合犀皮七層兕甲六屬漆合犀皮六層

也壽二百年合甲五屬合犀兕之皮五層弓人為弓取六材

必以其時膠絲漆六材既聚巧者和之得此六材之聚乃

可以為良 矢人為矢鏃矢三分第矢三分一在前二在後兵矢

田矢五分二在前三在後殺矢七分三在前四在後三分其長而綱其一

五分其長而羽其一三分其羽以設其刃前弱則俛後弱

則翔中弱則紆中強則揚羽豐則遲羽殺則趨按弓矢之稱大約九

斤之弓則用桃氏為劍臘廣二寸有半兩從半之以其

三錢之矢臘廣為之莖圍長倍之 廬人為廬器戈柲六尺有六寸

爰長尋有四尺車戟常六尺酋矛常有四尺夷矛三尋

司馬法曰兵不雜則不利長兵以衛短兵以守太長則難

犯太短則不及太輕則銳銳則易亂太重則鈍鈍則不濟

弓矢禦爰矛守戈戟助五兵五當長以衛短短以救長

迭戰則久皆戰則強見物與伴是謂兩之見物與伴如金

而岳飛則以麻五火火人火積火輻火庫火隊此用火

扎刀破之是也按五兵之用所不能廢而制度如考工用法如穰苴亦

善之至矣後人代有興造然亦鮮出古之範圍也宋吳

玠二疊陣長兵處前短兵處後更進迭用此所謂迭戰

則久也明戚繼光鴛鴦陣長短相參戰守相輔此所謂

理學逢源 卷之十 外篇王道類

十

皆戰則強也弓矢之法考工為詳弩之用則見於六韜

大黃三連之弓飛鳧電影之矢弓矢之別制與乃陳球

以大木為弓羽矛為矢殆參連遺法然而難用矣孔明

有連弩韓世忠新弩一弓十矢或二十矢他如踰躑雙

臂神臂窩弩之類設伏守營皆利器也而器之慘者莫

如火攻孫武十三篇火攻居後亦以其慘矣然用火而

未有其器宋馮義昇始為火箭石普始發火毬其後乃

更有火礮元亦思馬造襄陽礮明徐光啟募西洋礮自

後火器之用有鳥銃有排鎗有邊銃有佛狼機有神機

鎗有賽貢有子母礮多製自西洋賽貢狼機重而難用

然可以守烏銃排鎗輕可用戰然火藥硝磺鉛彈其事頗煩而陰雨連旬逆風處下則火器亦有不利焉

以上論兵器

易師卦象曰師貞丈人吉 九五爻曰田有禽利執言長子帥師弟子輿尸凶 象傳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輿尸使不當也

邱瓊山曰管仲射鉤齊桓任之以伯孟明三北秦穆赦之以勝穰苴拔於寒微吳起用於羈旅樂毅之疏賤孫武之瓦合韓信之怯懦黥布之徒隸衛青人奴去病假子孔明不親戎服杜預不便鞍馬鄧艾以參軍平蜀李理學逢源卷之十 外篇王道類 三

靖用於罪累李勣收於降附是豈以形貌閎闊計其間哉

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

臨事不懼則軍饋於驕敵好謀不成則禍生於狐疑孔明輔漢之功謹慎而已然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何果斷也顧偶一忽焉以有街亭之失況他人哉蓋懼其事者敬也成其謀者誠也敬誠者聖人之學無不利之道也然敬事者體之立而成謀者用之行敬其本也孔子曰我戰則克蓋得其道矣此之謂也

春秋傳晉謀元帥趙衰曰卻縠可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乃使卻縠將中軍

按孫子之論將曰智信仁勇嚴吳子之論將曰理有條備者任事先果有預備此二致果敢此善持盈此約號令明簡在臨敵時戒已克後六韜曰仁勇智明精戒強三者之論吳子為切然孫子之言即趙衰同旨也吳子之言即夫子遺意也吳子之說人所易知而敦詩書說禮樂之可以將中軍則孫子實猶末之見及也去軍國之重委之於將將誠不可以不擇而將帥之選必非可以狀貌定以技勇勝以資格

理學逢源卷之十 外篇王道類 三

拘以世家起要惟以孔子趙衰之言求之庶幾可得而知人之難又非可以一見決莊周曰遠使之而觀其忠近使之而觀其敬煩使之而觀其能卒然問焉而觀其智急與之期而觀其信委之以財而觀其仁告之以危而觀其節醉之以酒而觀其則雜之以處而觀其色六韜襲其言可言知人矣乎然不誠而用之堯舜皋陶不能也試之如莊周之言是中主猜疑逆億之術恐君子不為也夫惟至誠而後可以感人亦惟至誠而後可以知人故湯以三聘而得伊尹昭烈以三顧而起孔明此得師之大者次則漢高知勃之安劉武帝以行步而知

霍光以牽馬而知日碑安在其出於委曲窺闕爲哉况不以二卵棄干城不以貪而好色棄吳起用人豈一途哉古者文武一體將皆命卿居則相親行則相保自無上下睽革之情而詩書禮樂之所涵濡將無非德義之選後世文武分途則選用弓馬不過無謀之武夫試之策論又不過辭章之末藝是以耕奴織婢難免白面之譏暴虎馮河終屬老兵之習雖其中不無或有人焉然而竊祿者多矣况廉頗思趙卒韓信驅市人誰其兵將相親而與爲臂指者故梧桐生而鳳凰鳴致賢之道也泮宮成而徐淮服儲才之道也若乃循循於成例資格理學逢源卷之十 外篇王道類 三

之中不且夫士於牝牡驪黃之外哉而烏在其能擇將也

以土擇將

易師卦九二爻曰在師中吉王三錫命 象傳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

六韜言君之命將親授斧鉞於大廟軍中之事不聞君命皆由將出魏用吳起親觴之於太廟尉繚亦言將上不制於天下不制於地中不制於人故受命之日忘其家張軍宿野忘其親援枹而鼓忘其身蓋人主勞於求賢而逸於任人用則不疑疑則不用其道當如是也古

者君臣一心心腹股肱拜將登壇祖行推轂自無瞻顧掣肘之虞而爲之臣者亦蹇蹇匪躬爲民爲國得以奏旬宣之效後世上下猜疑則文臣參贊機務等於築室道謀宦豎出監兵柄復使兵氣不揚是以汾陽之忠而兵潰相州以狄青之能而幾於敗績夫不善將兵而善將將駕馭者且自以爲得宜然使將有畏首畏尾之心軍有以貳以參之令事權不一幾何以能有成者故事患無謀不必其謀之自我也將患非人不患其人之自專也選將而求其易制於我幾何其不獻媚行私暴兵民而畏大敵哉而烏在其能將將也

以上言委仕

費誓曰甲戌我惟征徐戎峙乃糗糧無敢不逮汝則有大刑魯人三郊三遂峙乃楨榦甲戌我惟築無敢不供汝則有無餘刑非殺魯人三郊三遂峙乃芻茭無敢不多汝則有大刑

兵行糧隨無糧則無兵矣故魯公征淮徐而誓言及此重之也糗糧需之諸侯而築營壘峙芻茭責之魯人遠近之宜也必築者戰如守也三郊三遂魯三軍也孫子曰千里饋糧日費千金然後十萬之師舉矣按古者一井八夫出禾二百四十斛芻秉二百四十六

米十六斗此有事出軍之大數古者諸侯各固爾圍以蕃王事無事遠征及齊桓遠略伐楚資糧陳鄭之間而申侯溲塗之姦行矣餉非辨於一朝則蓄積不可不預蓄積必出於民則農事不可不重古者兵農合一即農為兵徹田為糧耕九餘三委積郊野故一旦有事自無庚癸之呼後世以民養兵而又勤於遠略於是千里運糧士有飢色樵蘇後爨兵不宿飽兵有飢寒仰屋之憂民有加征雜派輸將竭蹶掠驛騷之苦顧後世而欲為足邊裕餉之策計宜莫善於屯田乃議之者多而成之者少事權不一彼此拘牽偶有屯田之開即有起科理學逢源

卷之十 外篇王道類

五

之令又誰復樂於開屯者爭目前之小利不幾忘軍國之大計哉而烏在其為足食也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天時即四種所謂陰陽地利即四種所謂形勢也陰陽刑德尉繚子亦深辨之然其說亦終不能廢但天時之虛不如地利之實而山河之險不如德義之在人心也春秋成公十六年六月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鄆陵楚子鄭師敗績左傳曰卻至曰楚有六問不可失也其二卿相惡王卒以舊鄭陳而不整蠻軍而不陳陳不違

晦在陳而囂合而加囂各顧其後莫有關心舊不必良以犯天忌我必克之

此所謂晦犯天忌亦陰陽之說也兵家所忌以晦以虛以休囚以刑以穿晦月三十日虛者孤之對冲如甲子空亡也又有歲虛有月虛則歲月所建之前一辰也休囚者春則金休水囚夏則水休木囚之類刑謂子刑卯卯刑子寅刑巳巳刑申申刑亥亥刑寅辰刑酉酉刑辰未刑戌戌刑丑丑刑未未刑戌辰刑酉酉刑辰未刑戌辰刑酉酉刑辰未刑戌所喜以孤以王相以德孤對虛者戊亥虛合未穿子也所喜以孤以王相以德孤對虛者戊亥虛合未穿子也所喜以孤以王相以德孤對虛者戊亥虛合未穿子也所喜以孤以王相以德孤對虛者戊亥虛合未穿子也

理學逢源 卷之十 外篇王道類

五

陰陽之說也然楚人鄆陵之敗豈直以晦之故二卿相讐在陣而囂此其敗也而晉人之勝亦幸也我往彼亡何咎之有此可以破陰陽之說矣

昭公三十二年吳伐越史墨曰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吳乎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

此亦陰陽之說也天官書謂歲星所在其國不可伐可以伐人蓋此年歲星在牛女也牛女越分也古人多以此論休咎天官書皆詳然宋公罪已而熒惑退舍則脩德惟人李愬攻蔡不以歲星之去舍退師其智識又加人一等若乃星入井為渴勸長星以酒則天戒之不凜此其所以亡也餘

若風角占風自何方以占勝敗其法分下支以五音又辨風之來方以定六情雜取冲合刑鈞古之李端長於雲氣學雲氣以占勝敗及風雨賦之類雖非用兵之要

為將者亦不可不知又非時日支干已也

孫子曰水因地而制流兵因地而制勝

此言形勢也而權謀在其中

用兵之法諸侯自戰其地為散地入人之地而不深者為輕地我得亦利彼得亦利者為爭地我可以往彼可以來者為交地諸侯之地三屬先至而得天下之眾者為衢地入人之地深背城邑者為重地山林險阻沮澤凡難行之道者為圯地所由入者隘所從歸者迂彼寡可以擊吾之理學逢源卷之十 外篇王道類

卷之十

外篇王道類

三

眾者為圍地疾戰則存不疾戰則亡為死地散地則無戰輕地則無止爭地則無攻交地則無絕衢地則合交重地則掠圯地則行圍地則謀死地則戰

凡九地之說為將者不可不知然孫子欲置之死地而

後生及因糧於敵之說雖事勢或不得已要非君子所

忍言也

吳子曰在德不在險

此吳子之說為勝於孫武也

孫子曰兵者國之大事生死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故經之以五事校之以計而索其情一日道二日天三日

地四日將五日法道者令上與民同意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而不畏危也天者陰陽寒暑時制也地者遠近險易廣狹死生也將者智信仁勇嚴也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

得慎戰之意

吳子曰不和於國不足以出軍不和於軍不可以出陣不和於陣不可以進戰不和於戰不可以決勝

得人和之意

黃石公曰能扶天下之危者則據天下之安能除天下之憂者則享天下之樂能救天下之禍者則獲天下之福有德之君以樂樂人無德之君以樂樂身樂人者久而長樂理學逢源卷之十 外篇王道類

卷之十

外篇王道類

三

身者不久而亡

此即得道多助之說

司馬法曰殺人安人殺之可也攻其國愛其民攻之可也以戰止戰雖戰可也戰道不違時不歷民病所以愛吾民也不加喪不因凶所以愛夫其民也冬夏不興師所以兼愛夫民也故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安忘戰必危

此乃粹乎仁義之言而好戰必亡忘戰必危二語尤千古之金鏡也乃後世無可戰之具而好戰亦未嘗不張

皇於戰而實忘戰此國家之所以危亂相繼也蓋先王

藏兵於不用之地而未嘗無兵寓戰於軌物之中而未

嘗用戰陣定於閭里戰爛於獮狩馬蕃於服乘器精於
省試將得於俊髦士親於臂指餉裕於徹田功成於同
德同心上和下睦未嘗好戰也而有待戰之具宋嘗忘
戰也而曷嘗有習戰之事哉然則如之何復鄉遂甸成
之制則陣定矣廣牧師牧田之法則馬蕃矣專考工居
肆之任則輿輪器械良矣行鄉舉里選之法則得人而
文武一體矣申比閭族黨之教則將士相親而兵農合
一矣復井田助徹之政則蓄積饒而無養兵之費矣明
於知人而誠於任賢則君臣一體而無不可成之功矣
不然則雖日有觀兵之名究何當於張皇之實也夫○

理學逢源

卷之十 外篇王道類

五

從來論兵推尊七子而七子之書有不可同日語者孫
武十三篇詭秘至矣有仁人所不忍爲者託言仁義未
嘗知仁義也吳起所言譎而未敢肆也猶存儒者面目
焉然而不可掩矣然吾謂卽吳之爲人亦有強於孫者
程子謂荀子過多揚子過少愚於孫吳亦云司馬法酌
乎酌後三篇瑣矣然自治之周也三略有老氏遺旨然
多經國遠猷又非若老氏之高而背道者其素書之全
亦大有可觀也素書有遵義守道求人之志等篇而三略附其後尉繚詳於節
制而慘刻已甚其中韓之侶乎李靖疏淺不足語道而
發明陣法亦有所長六韜則詭譎尤甚而不逮孫子之

深慢聖誣賢益浮於孫子之恣孫子未篇已誣聖而六韜誣聖尤甚又雜
集老莊爲言而大要則申明孫武遺說壞人心術始不
當使人誦習矣大要司馬法有先王遺訓三略隱君子
之言吳子能言不能踐孫武知兵不知本其餘末矣
周禮大司馬以九伐之灋正邦國馮弱犯寡則眚之賊賢
害民則伐之暴內陵外則壇之野荒民散則削之負固不
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弑其君則殘之犯合陵政
則杜之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

此天子之大權也

書曰火炎昆岡玉石俱焚天吏逸德烈於猛火殲厥渠魁

理學逢源

卷之十 外篇王道類

三

脅從罔治舊染汙俗咸與維新嗚呼威克厥愛允濟愛克
厥威允罔功其爾眾士懋戒哉

此王者之師恩威兼濟之道也

程子曰兵以正爲本動眾以毒天下而不以正則民不從
行師之道以號令節制行師無法幸而不敗且勝者時有
之矣聖人之所戒也

用兵以能聚散爲上

師之九二爲師之主恃專則失爲下之道不專則無成功

凡師之道威和並至則吉

兵陳須先立定家計

技擊不足以當節制節制不足以當仁義

韓信多多益善只是分數明

管轄人亦須有法徒嚴不濟事今帥千人能使千人依時及節得飯喫只如此者能有幾人曾謂軍中夜驚亞夫堅臥不起不善矣然猶夜驚何也亦是未盡善

善兵者以少擊眾而取勝者多矣蓋兵多亦不足恃

餽運之術雖自古亦無不煩民不動搖而足者然於古則有兵車其中載糗糧百人破二十五人然古者行兵在中

國又不遠敵若是深入遠處則決無省力且如秦運海隅之粟以饋邊率三十鍾而致一石是一百倍以來今日師

理學逢源 卷之十 外篇王道類

三

行一兵行一夫饋只可供七日其餘日必俱乏食也且計

之須三夫而助一兵仍須十五日便回不回則一日乏食

以此校之無善術故兵也者古人必不得已而後用者知

此耳按魏運無善法故孫子說箇因糧於敵然使聲罪伐人而奪其民之食仁人不忍出此也想古者天下有

所征討只命那就近之方伯討之如周公東征而徐淮則

委之魯公是也如天子親征則命所經之侯國供其饋餉

必不是勞畿內之民轉餽千里也故後世為邊餉計則莫

若使邊兵屯田為中國備寇盜計則莫若使郡國各備儲

若使隨地有兵則兵不待調而調亦不遠矣

張子曰兵謀師律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其術見三王方策

歷代簡書惟志士仁人為能識其遠者大者張子少好談兵曾以此于

范公矣乃其言兵只如此是可見其學之純矣斯言也近而遠大而非膚勿以其不切於言兵而忽之也

朱子曰用兵之本不在威嚴而在德業其用不在邊疆而

在朝廷其具不在兵食而在紀綱此探本而論之

三軍要勇行三軍要謀謀不必詭譎只是知己知彼因事

察機運籌圖畫謀必要成人有好謀而不成亦不濟事聖人之所謂謀

者如此

持志養氣為將之大略士氣亦須養持志則能敬養氣則不憊

先王之制內有鄉遂都鄙之兵外有方伯連帥之兵內外

相維緩急相制

本強則精神折衝不強則招殃致咎

兵法以能分合為變不獨一陣之間有分合天下之兵亦

理學逢源 卷之十 外篇王道類

三

然 兵之勝負全在勇怯

用兵之要敵勢急則自家當委曲以纏繞之敵勢緩則自

家當勁直以衝突之

斯殺無巧妙只在死中求生兩軍相挂一邊立得腳住不

退則贏矣

晝戰聽金鼓夜戰看火候蓋設火候防備敵來劫寨古人

屯營中盡如井形於巷道十字處置火候如有間謀一處

火則盡舉更走不得如井形即孔明入陣法

或言古人之兵當如子弟之衛父兄而孫吳之徒必曰與

士卒同甘苦是子弟必待父兄施惠而後報也曰巡而拊
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此意也少不得驛民於戰而與之
之當然但孫吳輩則以此市恩耳巡拊士卒仁心自是理
正所以父見其士卒者而士卒亦無不子弟於將帥也
陣者定也八陣圖中有奇有正前面雖未整猝然遇敵次
列已成正軍矣

大要臨陣又在番休遞上分一軍為數替將戰則食第一
替人既飽遣之入陣便食第二替人覺第一替人力將困
即調發第二替人往代第三替人亦如之只管如此更番
則士常飽健而不至困乏

問選擇將帥之術曰當無事之時欲識得將須是具大眼

理學逢源 卷之十 外篇王道類

語

力如蕭何識韓信方得理明則識精
心正則不惑

簡刑

雖古之盛治不能廢刑而刑究非所恃以為治何則非聖
人之心也聖人之心欲人之盡無不善而不欲使有一人
之陷於不善不欲使一人之偶陷於不善而人或不善而
刑不可廢矣而非聖人之心矣然聖人之善善長而惡惡
短故於人之偶有不善者猶必推其情事以原之多方姑
教之必其怙恃不可赦而後刑殺加焉故民雖致刑而不
怨刑者古之盛治固闕空虛天下刑措是非恃有刑也而
恃有恤刑之心亦非人之服其刑之無不當也服於其不

欲用刑之心焉已爾象以典刑始見於虞書乃命皋陶作
士唐虞之盛治不廢刑矣然而明刑弼教只此刑期無刑
之心民協於中羣洽其好生之德是知聖心之不欲用刑
而唐虞盛治以其有欽恤之志也禹作夏刑湯制官刑及
夫周公制禮而邦禁掌於秋官法加詳焉三代之盛治不
廢刑矣然而慎罰者必推本於明德明刑者必念典於祥
刑是益知聖心之不欲用刑而武周盛治以其有用德不
用罰之心也古之五刑曰墨劓剕宮大辟所以加天下之
惡積罪大而不可赦者故橫渠謂古之肉刑若於今死刑
中取之亦足以寬人之死其意良甚深也若乃入於刑而

理學逢源 卷之十 外篇王道類

語

可議者則五流所以宥之至於鞭扑則只以施之官府學
校凡小罪而不麗於五刑者以是懲之而鞭扑之又有可
原者乃有金贖夫古之五刑小者椽肌膚大者斷支體似
於今為己重矣顧刑重而民乃知所重法嚴而民乃知所
避而心平則刑不濫心恕則罰不浮刑足以懲而德乃足
以孚則殺之正所以生之也况乎恆產之制九職之任六
府之脩則養民已無不周六禮之脩七教之明八政之齊
則教民已無不備民猶未戾然後象以典刑懸之象魏以
預防之預防之不足然後嘉石以平之圍土以聚之又其
不足則猶又原其情而赦宥之必不得已而後刑殺加之

是以民雖致刑而不怨刑者然則先王之明刑也豈有賴焉而曰我將恃此以為治與周室既衰穆王醉飽民力呂

氏訓夏贖刑五刑之贖自穆王始降及春秋而鄭鑄刑書

晉鑄刑鼎魏有法經李悝著法經一曰盜法二曰賊法三曰捕法四曰雜法六曰具法

而管商申韓刑名深刻之治日增月益秦棄禮義而尚

首功棄灰者死偶語者棄市二世益行督責李斯身具五

刑夫豈仁人所忍言而秦卒以禍亂漢祖入關除秦苛法

與民約法三章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秦民翕然從之卒以資成帝業顧法

太輕則奸民恣是以蕭何造律叔孫通益之而後世律法

之名乃由斯始蕭何摭秦法定律令除參夷連坐之法

理學逢源增都主見知之條於李悝法益事律擅與卷之十外篇王道類

及榜章三篇叔孫通益律所不然觀收拏相坐誹謗之獄不

除而獄吏之尊如故則法之大遠於秦者又幾希矣文帝

始除收拏之令又以緹繫之書而除肉刑古今以稱仁焉

然古者五刑矜恤之志不復則實自漢文始况輕罪之人

於死者為多而重刑之入於輕者蓋寡景帝又為減笞而

定箠令則當日刑多入重茲可見矣景帝詔謂加笞者或

憐之其減笞三百日二百笞二百日然漢自高惠以至於

文要多寬大為治至景武而擊斷之習日崇張湯趙禹之

屬輿而刻木畫地之威民益痛心疾首矣張湯鞫條定法

監臨部主之法緩深故之罪急縱出之誅其後奸猾宣帝

感溫舒之言而置廷尉平矣然刑餘為周召法令為詩書

楊蓋見辜而謂天下無冤民其誰信之隋定律令始列十

惡之條更定五刑之目隋因齊制而損益之置十惡之條

不道曰大不敬曰不孝曰不睦曰不義曰內亂自隋以前

死刑有五曰磔曰絞曰斬曰梟曰裂而流徒之刑鞭笞兼

用數皆踰五百隋定笞刑五自一十至五十杖刑五自五

至百徒刑五自一年至三年流刑五自千里至三千死刑

梟首輾裂之酷唐及唐祖約法十二條後裴寂等更撰凡

五百條太祖乃復定舊令唐之刑書有四曰律令格式令

格者有司之所常行也式者所常守之法也律因隋舊為

十二篇曰名例曰衛禁曰職制曰戶婚曰廢庫曰典禮曰

盜賊曰關訟曰詐僞曰其後代有紛更法令益煩而好惡

得以上下手焉矣高宗時長孫無忌有增損格留司格散

理學逢源班格武后有垂拱格元宗有開元格憲卷之十外篇王道類

宗有開元後格文宗有太和格有開成詳定格宣宗夫太

又以刑律分類為門而附以格勅為大中刑律統類夫太

宗縱罪囚而令其自歸就死既深其狙術以沽名歐陽脩

而易鞭背以笞腎究至後人之杖腎愈酷於鞭背後世有

者流者又令居作則又以流而兼徒竊謂均無當於唐虞

之欽恤也宋因唐舊而別有編勅以隨時損益神宗於律所不

載皆一斷以勅易律令格式為勅令格式曰禁於未然之

使彼效此之謂式凡管杖徒流死自名例以下至斷獄十

二門麗刑名輕重皆為勅自品官以下至斷獄二十五門

卒配徒者溼刺其面是以一刑而兼今古以今徒而兼古墨也但宋

室治多寬大高后亦自謂遠過漢唐其行法殆未嘗刻也

明太祖初定律令一百四十五條繼復重定明律宋用舊律二百八十八條續律一百二十八條舊令改律三十六條因事制律三十一條擬唐律以補遺一百二十二條合六百有六條內分十三卷其後又定為吏戶禮兵刑工六類析法十八篇為二十九約六百六條為四百六十日大明律法

制可謂詳明矣然太祖峻厲為治恃法齊民士書者謂其

求治太速刑罰太嚴實猶婉辭耳實則有酷吏風流雖作

大誥以自文因誅胡藍之黨而作大誥要難掩其天資之刻薄也至若

贖罪之條始於呂刑而漢乃因之惠帝令民有罪得買爵三十級以贖罪文帝時

龜錯募民納粟塞下除罪武帝令死罪入贖錢五十萬減死一等至今律有納贖之條有

理學逢源卷之十 外篇王道類 美

力稍有力無力為輕重大約為老弱廢疾婦人而設以杖徒流之有不便施也竊謂罪有可施可

別行一法不則孰若或有或赦之為愈矣夫明刑日在天

下而敬忌之志則在君心以慎擇典獄之人任嚮若徒恃

政刑時又則人雖清慎自矢亦誰不欲以聽訟見長惟其

欲自見長則誠撓夾擊之下何求不得如或不然則末俗

情辭交遁欲其自輸罪也難矣是以治用政刑則其勢不

得不日流於峻酷是故嚴明者必不無擊斷之慘而慈祥

者必不無姑息之失二者蓋交譏焉然而民非無良也性

非不善也必刑而後懲且加刑矣而猶或不懲其故何哉

性非不善而乃至於不善則雖至不善無可復赦豈其無

以致之思其所以致之之由則堯舜猶病也則與為擊斷

無甯慈祥與蓋信為性無不善而必思其何以致此不善

則聽刺不敢不審不周惠心有孚而聰明無所壅蔽上服

下服之宜必有斟酌權衡而無失出入之差舞文弄法

之奸必能坐照無遺而訖威訖富誠使為民上者實有慈

祥豈弟之心而推以盡用慈祥豈弟之人以敬忌祥刑而

不敢少有忿疾于頑之志則雖不能廢刑而實不欲用刑

則律雖未必盡合先王而率由舊章亦足以小康矣善人

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此之謂也若夫以肆赦為覃

恩以縱弛為仁愛貪福利以惑志信果報而傷心而徒以

理學逢源卷之十 外篇王道類 美

縱惡長姦貽害良善則婦人之仁馴至為不仁之甚者又

非所以語於慈祥豈弟也雖然末也先王之於民也養之

安之以身教之禮以範之樂以和之患難防之憂樂同之

然後立之司寇以禁其不廸刑罰後也大學曰聽訟吾猶

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

知本

易噬嗑大象傳曰雷雷噬嗑先王以明罰勅法

明罰如電之照勅法如雷之震法度既明且嚴以示天

下所以使人知所懲戒而不為梗也

舜典曰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

刑膏災肆赦恬終賊刑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

明列五刑之條以使人之所戒而麗於五刑之有可議者則五流以宥之如八儀之例鞭以施之官府扑以施之學

校而鞭扑之有可原者則以金贖蓋五刑掌之士而鞭扑則官師得以主之不相混也若夫有罪而出於膏災

則遂赦之并不及於流贖也惟怙終則刑有必加矣聖人無不敬而惟刑則尤所憂恤也

流其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

四人之罪止於流放所謂流宥也蓋議故議貴之條也
理學逢源卷之十 外篇王道類 堯

書大傳曰決關渠踰城郭而略盜者其刑贖即刑也男不以義交者其刑宮觸易君命革輿服制度者其刑劓非

其事而事之出于不以道義誦不祥之辭者其刑墨降叛盜賊攘奪劫掠者其刑死

古五刑之條今不可見此大傳所云亦可想見大略如此然則此皆罪惡之大而不容赦者而後乃入於五刑也

周禮大司徒以鄉八刑糾萬民一曰不孝之刑二曰不睦之刑三曰不嫺之刑四曰不弟之刑五曰不任之刑六曰不恤之刑七曰造言之刑八曰亂民之刑

此蓋鄉校之刑所謂扑作教刑者也其有不孝不睦造言亂政之大有干刑憲者則當歸於司寇矣

大司寇掌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國詰四方一曰刑新國用輕典二曰刑平國用中典三曰刑亂國用重典以

五刑糾萬民一曰野刑上功糾力謂田野之農功二曰軍刑上命糾守軍旅欲其用命三曰鄉刑上德糾孝德舉孝

以該四曰官刑上能糾職官府上能而糾其不職即所謂大麗刑者鞭作官刑者也其有不職而罪五曰國刑上愿糾暴暴當作恭國之祭祀上謹

象之灋于象魏使萬民觀刑象挾日而斂之所以使民知理學逢源卷之十 外篇王道類 聖

凡諸侯之獄訟以邦典定之凡卿大夫之獄訟以邦灋斷之凡庶民之獄訟以邦成弊之

士師掌國之五禁之灋以左右刑罰一曰宮禁二曰官禁三曰國禁四曰野禁五曰軍禁以五戒先後刑罰毋使

罪麗于民一曰誓軍旅二曰誥會同三曰禁田役四曰糾田役五曰憲都鄙掌士之八成一曰邦約亂者二曰

邦賊有害于三曰邦謀行問四曰犯邦令五曰擣邦令詐為命六曰為邦盜七曰為邦朋結私黨者八曰為邦

相盟誓約兄弟九曰為邦比德十曰為邦比德十一曰為邦比德十二曰為邦比德十三曰為邦比德十四曰為邦比德十五曰為邦比德十六曰為邦比德十七曰為邦比德十八曰為邦比德十九曰為邦比德二十曰為邦比德

公所謂朋豈後世八曰為邦誣即亂言惑

司刑掌五刑之灋以麗萬民之罪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罪五百剕罪五百殺罪五百若司寇斷獄弊訟則以五刑之灋詔刑罰而以辨罪之輕重呂刑墨辟之屬千劓辟之屬三百大辟之屬二百輕刑多於此而重刑減於此其周公之法重故抑穆王意在納贖而故減重罪之條聊以示慈仁惻怛於人也云耳

司約掌邦國及萬民之約劑有治神之約有治民之約有治器之約有治摯之約若有訟者則珥而辟藏其不信者服墨刑若大亂則六官辟藏其不信者殺

司厲掌盜賊之任器貨賄入于司兵其奴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春藁凡有爵者七十者未齠者皆不為奴罪隸如漢

理學逢源 卷之十 外篇王道類

聖

之城且鬼薪春藁如漢之春白粲之類罪人不孥而周禮有為奴者類以盜賊之家人黨與則與有罪也掌戮掌斬殺賊謀而搏之凡殺其親者焚之殺王之親者辜之凡殺人者踏諸市肆之三日刑盜于市凡罪之麗于灋者亦如之墨者使守門劓者使守關宮者使守內別者使守囿髡者使守積刑人於市與眾棄之既存其生則因其宜而有以養之先王之仁也布憲掌憲邦之刑禁執旌節以宣布于四方禁殺戮掌司斬殺戮者凡傷人見血而不以告者攘獄者劫過訟者以告而誅之禁暴氏掌禁庶民之亂暴力正者擒誣犯禁者作言語而不信者以告而誅之

以上刑之成憲

易訟卦彖傳曰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訟有孚窒惕中吉剛來而得中也終凶訟不可成也利見大人尚中正也不利涉大川入於淵也 九五爻曰訟元吉 象傳曰訟元吉以中正也

上剛以制下下險以伺上刑愈嚴而犯愈多網愈密而訟愈巧此後世之所以多獄也險而健人之善訟者也 有孚窒則不得已而訟惕中則不終訟此訟者之吉也 中則心不偏正則斷合理聽訟者之吉而訟者亦無不吉也聽訟無他奇只以心無所偏則明生剛而得正則

理學逢源 卷之十 外篇王道類

聖

能決非必鉤距也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心有一所私外一有所撓則冤獄叢矣 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子路無宿諾 忠信則不偏而有以孚人明決則不易而有以服人 大司寇以兩造禁民訟入束矢于朝然後聽之以兩劑禁民獄入鈞金三日乃致于朝然後聽之訟爭言也獄發人後聽正所以止民訟獄也刑蓋致獄之辭也○張氏曰束矢鈞金非貧民所能辦然肺石以達窮民則先王固不以困民矣以肺石達窮民朝之右 凡遠近惇獨老幼之欲有復於上而其長弗達者立于肺石三日士聽其辭以告于上而罪其長

小司寇以五刑聽萬民之獄訟附于刑用情訊之至于旬乃弊之也

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一曰辭聽二曰色聽三曰氣聽四曰耳聽五曰目聽

始而聽其辭繼而觀其色繼而觀其氣息繼而察其視聽精神此聽訟之法也

以三刺斷庶民獄訟之中一曰訊羣臣二曰訊羣吏三曰訊萬民聽民之所刺宥以施上服下服之刑

不以一人之聽明為聰明也呂刑曰天齊于民俾我一日非終惟終在人

非可以己私聽斷也康誥曰勿庸以次汝

兩造具備師聽五辭五辭簡孚正于五刑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

兩造而取聽其辭核其辭而信矣則考其所當麗之刑若其罪情與刑不相當則正之以罰贖于罰又不相應則免之也

理學逢源卷之十 外篇王道類 望

五刑不簡只當流宥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簡孚有眾惟貌有稽無簡不聽具嚴天威

非佞折獄惟良折獄罔非在中察辭于差非從惟從哀敬折獄明啓刑書胥占咸庶中正其刑其罰其審克之

以佞折獄能吏之所以見長也而訟繁矣以良折獄循吏之所以敦大也而訟寡矣察辭于差聽訟之大法非從惟從不參以臆斷也明啓刑書胥占如今人之引律而參以眾證也

明清于單辭民之亂罔不中聽獄之兩辭無或私家于獄

之兩辭獄貨非寶惟府辜功報以庶尤永畏惟罰無證之辭益不可不殫其誠敬以察之兩造之辭以無私之心聽之

王制凡制五刑必即天論郵罰麗於事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親立立臣之義以權之意論輕重之序慎測淺深之量以別之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以盡之疑獄汜與眾共之眾疑赦之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

成獄辭史以獄成告於正正聽之正以獄成告於大司寇大司寇聽之棘木之下大司寇以獄之成告於王王命三公參聽之三公以獄之成告於王王三又詳覈其事然後制刑

此與周禮鄉士理學逢源卷之十 外篇王道類 望

送士諸章參看鄉國一旬而告於司寇郊遂二旬野三旬都三月邦國期年朝士之法期內之治聽期外之治不聽

此必大獄乃達於王朝若小訟獄則鄉遂可以專斷也

以上聽訟易豐卦大象傳曰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

明斷兼行也彛典曰臯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工五刑有服五服

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言五刑五流而不及鞭扑鞭扑非司寇事也

康誥曰有敘時乃大明服又曰外事汝陳時臬司師茲殷罰有倫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不蔽要囚汝

陳時臬事罰蔽殷彝用其義刑義殺弗庸以次汝封

人有小罪非青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

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青災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

可殺殺猶刑也。此即今自首免罪之意。然有時窮勢迫不得已而自首以希免罪者。又非得直赦之也。

凡民自得罪寇攘奸宄殺越人于貨皆不畏死罔弗懲

元惡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祇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

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蒸厥

兄兄亦不念鞠于哀大不友于弟惟弔茲不于我政人得

罪天其惟我民彝大泯亂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

赦不率大憂矧惟外庶子訓人惟厥正人越小臣諸節乃

理學逢源

卷之十

外篇王道類

聖

別播敷造民大譽弗念弗庸厥厥君時乃引惡惟朕慈已

汝乃其速由茲義率殺

以罪言則殺越大矣而不孝不友者非必同於殺越癡

君者又非必如不孝不友也然殺越者路人耳而不孝

不友則讐敵於至親播讐癡君則率人而盡入于惡以

理言之固重於元惡大憝也

王制曰凡作刑罰輕無赦 析言破律亂名改作執左道

以亂政殺作淫聲異服奇技奇器以疑眾殺行偽而堅言

偽而辨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疑眾殺假於鬼神時日卜

筮以疑眾殺此四誅者不以聽 凡執禁以齊眾不赦過

亂政疑眾似無可殺之罪而不知其罪之魁也孔子惡

鄉愿孟子闢楊墨韓子焚佛骨皆此志也此法不操之

王者而乃操之儒生矣柳公權曰賊吏犯法法存奸吏

亂法法亡可與之斷斯獄矣

君陳曰殷民在辟子曰辟爾惟勿辟子曰宥爾惟勿宥惟

厥中有弗若于汝政弗化于汝訓辟以止辟乃辟狃于姦

宄敗常亂俗三細不宥爾無忿疾于頑無求備于一夫

呂刑曰上下比罪無僭亂辭勿用不行惟察惟法其審克

之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輕重諸罰有權刑罰

世輕世重惟齊非齊有倫有用

理學逢源

卷之十

外篇王道類

聖

立政周公曰太史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茲

式有慎以列用中罰

記前人敬獄之事以為後式也

以上斷獄

易中孚大象傳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議獄緩死以求其可生之道也左傳公曰小大之獄雖

不能察必以情而曹劌以為忠之屬亦中孚之意也

解卦大象傳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

雷雨者天之仁恩也動之以振其自新之機潤之以予

其自新之路非姑息而已也

禹謨帝曰皋陶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懋哉皋陶曰帝德罔愆臨下下以簡御眾以寬罰弗及嗣賞延于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甯世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

先王之制刑也以弼教而期於治已耳然則雖用刑也而心實期於無刑也刑期無刑故能使民協於中然則非刑之使民中刑期無刑之心有以協民於中耳德者臨御之本寬簡臨御之用寬簡莫非德也非德則姑息太簡矣賞罰臨御之一事勿及嗣延於世寬簡之一微理學逢源卷之十 外篇王道類 聖

也宥過無大刑故無小又行罰之事刑故未始非寬簡也罪疑惟輕功疑惟重亦賞罰之行而與殺不辜甯失不經又罪疑惟輕之意也聖人不至於殺不辜亦未嘗失不經而聖人之心則若有然總之皆好生之德也以生道殺民殺之而不怨且自遷善而不知爲之矣

康誥曰有敘時乃大明服惟民其勅懋和若有疾惟民其畢棄咎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

罰無不明當而民知戒勉服其刑之當也然非又民之本也惡惡如惡疾去疾所以全其生耳民知惡之害生而上務去之如此則畢棄咎矣然此猶恃刑也保善如

保赤民本善也棄之不保乃陷於惡耳保之使全其善而無陷於惡焉乃民之所以康乂也

爽惟民迪吉康我時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乂民作求矧今民罔迪不適不迪則罔政在厥邦 汝惟不可不監告汝德之說于罰之行今惟民不靜未戾厥心迪屢未罔爽惟天其罰殛我我其不怨惟厥罪無在大亦無在多矧曰其尙顯聞于天

無作怨勿用非謀非彝蔽時忱丕則敏德用康乃心願乃德遠乃猷裕乃以民甯不汝瑕玼

告之以慎罰又告之以以德用罰終告之以用德不用理學逢源卷之十 外篇王道類 聖

罰乃所謂刑期無刑之心也聖人豈恃刑以爲治哉

周禮大司寇以嘉石平罷民在外凡萬民之有罪過而未

麗于灋而害于州里者桎梏而坐諸嘉石役諸司空重罪

旬有三日坐替役其次九日坐九月役其次七日坐七月

役其次五日坐五月役其次三日坐三月役使州里任

之則宥而舍之

此卽如今之枷號及徒罪也然梏不及半月役不過暮

年無笞杖之加無轉徙之勞其罪薄矣而此乃不麗於

五刑者也可見古之五刑皆今之入死罪者古刑有輕

於今無酷於今也

小司寇 凡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凡王之同族有罪不即市

以八辟麗邦灋附刑罰一曰議親之辟二曰議故之辟三曰議賢之辟四曰議能之辟五曰議功之辟六曰議貴之辟七曰議勤之辟八曰議賓之辟

以此八法麗之國法而比附五刑即五流以宥之意也其有不可復宥者乃適於刑非有私也天理人情之至也八辟即今律八議○賢者亦有陷於辟乎曰有一節之可取則賢不以一肯掩大德即議賢也

司刺掌三刺三宥三赦之灋以贊司寇聽獄訟 一宥曰理學逢源卷之十 外篇王道類 宥

不識再有曰過失三宥曰遺忘一赦曰幼弱再赦曰老旄三赦曰蠢愚以此三灋者刺宥求民情斷民中而施上服下服之罪然後刑殺

司圖掌收教罷民凡害人者弗使冠飾而加明刑焉明書其罪於厥使負任之以事而收教之能改者上罪三年而舍中罪二年而舍下罪一年而舍其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殺之刑也雖出三年不齒凡圜土之刑人也不虧體其罰人也不虧財

古先王之不忍虧人肌體也如此甯待漢文而後知之而一舉而除之哉其後司馬遷宮則暴秦苗民固非先肉刑實未嘗除也

王之刑憲耳

掌囚掌守盜賊凡囚者上罪梏拑而桎中罪桎梏下罪梏王之同族拑有爵者梏以待弊罪及刑殺告刑於王拑而適朝士加明梏以適市而刑殺之凡有爵者與王之同族拑而適甸師氏以待刑殺

天官甸師 王之同姓有罪則死刑焉

文王世子曰公族其有死罪則磬于甸人磬蓋繼之也其刑罪則繼劓亦告于甸人公族無官刑獄成有司讞于公其死

罪則曰某之罪在大辟其刑罪則曰某之罪在小辟公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公又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及三宥理學逢源卷之十 外篇王道類 辜

不對走出按此三宥以公族之故王致刑于甸人公又使制王三宥不得附會同此人追之曰雖然必赦之有司對曰無及也反命于公公素服不舉為之變如其倫之喪無服親哭之

其傳曰公族之罪不以犯有司正術也不以私恩刑於隱者不與國人慮兄弟也於甸人所以公族無官刑不翦其類也

大戴禮曰古之大夫有坐不廉污穢者則曰簠簋不飭淫亂男女無別者則曰帷簿不修罔上不忠者則曰臣節未著罷輜不勝任者則曰下官不職干國之紀則曰行事不請此五者大夫定罪名矣不忍斥然以正呼是故大夫之

罪其在五刑之域者聞有譴發則白冠釐纓盤水加劍造乎闕而自請罪君不使有司執縛牽而加之也其有罪者聞命則北面跪而自裁君不使人捽引而刑殺之也曰子大夫自取之耳吾遇子有禮矣是曰刑不上大夫

三赦三宥之條圖土罷民之教上所以矜恤夫民者至矣文王世子之言所以厚親親也大戴禮之言所以優大臣也而後世有宗族駢誅功臣菹醢廷杖諫臣土芥萬姓者是則何與

孟氏使陽膚為士師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理學逢源 卷之十 外篇王道類

至

不能使民之不犯又不能出民於禁網哀矜奚補也然而哀矜不能已也且存一喜心而生罪之可死者多矣存一矜心而死罪之可生者多矣後世法吏其能無感於心乎

以上恤刑之心

呂刑曰墨辟疑赦其罰百鍰閱實其罪劓辟疑赦其罰惟倍閱實其罪剕辟疑赦其罰倍差閱實其罪宮辟疑赦其罰六百鍰閱實其罪大辟疑赦其罰千鍰閱實其罪

蔡傳曰舜之贖刑官府學校鞭扑之刑耳而穆王之所謂贖雖大辟亦贖舜豈有是制哉○按五刑之疑其不

簡者在輕重之間與從輕可也在有無之間與赦之可也在可議之列與流宥可也金可免刑誰何而不趨利而無力之民又何以處不簡此姦民得逞而史遷深巷伯之痛也

春秋莊公二十二年肆大青

胡傳曰易書屢言赦宥未聞肆大青也大青皆肆則廢天討虧國典縱有罪虐無辜惡人幸免故孔明日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肆青而曰大青譏失刑也

管子曰凡赦者小利而大害者也無赦者小害而大利者也夫盜賊不勝則良人危法禁不立則奸邪煩故赦者奔

理學逢源 卷之十 外篇王道類

至

馬之委轡也

以上贖赦之失

周禮調人掌司萬民之難而諧和之凡過而殺傷人者以民成之凡和難父之讐辟諸海外兄弟之讐辟諸千里之外從父兄之讐不同國邱氏曰調人之和難謂過而殺傷致其人於死事雖可惡而情則可矜然孝子弟其心有所不能忘者或其人在八議之辟及有益於斯世原其所犯罪不至死是以先王立調人之微權若施之以法則傷孝子之天下之公議有過聖人之微權若施之以法則傷孝子之心姑避之於他少舒報人之憤先王治世不專以法法之中有情不專以仁仁之中有義如此夫朝士凡報讐者書于士殺之無罪盜賊殺其親則以告于親讐非殺人之罪也蓋緩之則讐將有不及報者故如此

曲禮曰父之讐弗與共戴天兄弟之讐不反兵交遊之讐不同國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讐可也父受誅子復讐推刃之道也

以上復讐

周禮士師之職掌鄉合州黨族閭比之聯與其民人之什

伍使之相安相受以比追胥之事以施刑罰慶賞追追寇相搏寇賊也聯比其居而什伍其人後世保甲之法近之而有司奉行之鮮定也

野廬氏掌達國道路至於四畿比國郊及野之道路宿息

井樹若有賓客則令守涂地之人聚橐之有相翔者誅之

此巡守畿內備盜賊者

理學逢源 卷之十 外篇王道類 堯

司寤氏掌夜時以星分夜以詔夜士夜禁禦晨行者禁街

行者夜遊者此與今律夜禁條同

修閭氏掌比國中宿互橐者與其國粥而比其追胥者而

賞罰之禁徑踰者與以兵革趨行者與馳騁于國中者邦

有故則令守其閭互惟執節者不禁此巡行國中備盜賊者占者閭有閭門互行馬也設行馬於閭門所謂閭互也今札闌門之制同此然先王特設官以主之其為豫也深矣

以上禦盜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

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

禮有恥且格

聖人非廢政刑也不恃有政刑也道德齊禮而政刑皆德禮矣漢唐宋明之盛不過政刑為治及其衰也胥政刑而亂之至於國無政刑則國之滅亡無日矣嗚呼政刑之治且不數違而德禮其深人寤寐也

子曰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誠哉是言也

善人非有禮樂化民之道亦非有令行禁止之威然實

意所孚自足以久而成化彼夫法網愈密而殘殺愈多

則民之不可以力勝也人只以子產子太叔之事而遂

謂寬不如猛卻不知子產治鄭多少是嚴而其嚴正其

惠也子產正所謂善人者若聖賢之道則未及知子太

叔姑息為寬又善人所不為也勝殘去殺非稱盛治如

漢高惠文景累世維持方能幾至刑措一至武帝便壞

矣聖王親賢樂利數百歲人不能忘豈止此小康一時

哉然孔子言此則慨之深也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

以聖人之德履天子之位而得各世之臣以其數久道

化成之治其定民居制民產者幾何年立學校明禮義

者幾何年定制禮樂者幾何年大要期歲而規模

立三年而紀綱法度成過此以往漸漬優游以需其化

必世後仁聖人舉其極言也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

民日遷善而不知爲之者夫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
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

程子曰君子於議獄盡其忠而已於決死至於惻而已

介甫言律是八分書是他見得八分書言近古也朱子曰律亦有功於風化但於根

本上少有欠缺耳是

張子曰肉辟於今世死刑中求之亦足以寬民之死過此

當念其散之久

楊龜山曰文帝之去肉刑其用志固善也夫紂作炮烙之

刑其甚乃劓剔孕婦則雖秦之用刑不慘於是矣而商之

頑民亦非素教不聞周繼之而廢肉刑也豈武王周公皆

理學逢源

卷之十 外篇王道類

五

忍人哉若文帝之承秦蓋亦務爲厚養而素教之耳不思

所以教養之而去肉刑是圖其末也則王通謂其傷於義

非過論也及夫廢之既久而崔鄭之徒乃驟議復之則不

知其本末也甚矣

養教本也刑末也不養不教則去肉刑未也復肉刑亦未也龜山非謂肉刑不

當復請當以

胡五峯曰生刑輕則易犯是教民無恥也死刑重則難悔

是絕民自新也死刑生刑輕重不相懸然後民知所避而

風化可興

羅豫章曰朝廷立法不可不嚴有司行法不可不恕不嚴

不足以禁天下之惡不恕不足以通天下之情愚按立法固須嚴然

必度其可行
過嚴亦無益

朱子曰聖人之治明刑弼教後世之論刑者不知出此申

商刻薄無論矣至於鄙儒姑息之論異端報應之說俗吏

便文自營之計則又一以輕刑爲事然刑愈輕而愈不足

以厚民俗往往反以長其悖逆作亂之心而使獄訟愈繁

則不講乎先王之法之過也

以舜命皋陶之辭考之士官所掌惟象流二法其曰惟

明克允則或刑或宥亦惟其當今必曰堯舜之世有宥

而無刑則是殺人者不死而傷人者不刑也是不忍於

元惡大憝而反忍於脚冤抱痛之良民也是所謂怙終

理學逢源

卷之十 外篇王道類

五

賊刑刑故無小者皆爲空言以誤後世也其必不然也

明矣夫刑雖非先王所恃以爲治然以刑弼教禁民爲

非則所謂傷肌膚以懲惡者亦既竭心思而繼之以不

忍人之政之一端也况君子得志而有爲則養之之具

教之之術亦必隨力之所至而汲汲焉固不應因循苟

且以不養不教爲當然而熟視其爭奪相殺於前也

獄事人命所繫尤當盡心近世惑於陰德之論多以縱出

有罪爲能而不思善良之無告此最弊事不可不戒然哀

矜勿喜之心則不可無也

今人說輕刑只見所犯之人爲可憫而不知被傷之人尤

可念也如劫盜殺人者人多為之求生殊不念死者之為無辜是知為盜賊計而不為良民地也若如飢荒竊盜之類猶可以情原其輕重大小而處之

今人獄事只理會要從厚不知不問是非善惡只務從厚豈不長姦惠惡大凡事付之無心因其所犯考其實情輕重厚薄付之當然可也若從薄者固不是只云我要從厚則此病所係亦不輕

法家惑於罪福報應之說多喜出人罪以求福報夫使無辜者不得直而有罪者得倖免是乃所以為惡爾何福報之有

理學逢源

卷之十 外篇王道類

五

丁酉夏同邑後學

程夢元 陸園 余家鼎 蘇伯

同校字

卷之十終

理學逢源卷之十一

同邑後學董昌與厚山校

族姪 嗣佳麗南

參訂

葵源汪 紱雙池集

同邑門人余元遴秀書

董廣颺續承

同邑後學

余龍光補山

重校

外篇

道統類 歷朝

孟子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道萬世無弊而氣化則有盛衰然氣化之衰而復於盛者人也人之所以挽回者道也然則要歸

理學逢源 於道統而已 卷之十一 外篇道統類 一

於道統

而巳

据古今明失得稽道術辨異同輯此篇以資金鑑

歷朝

道原於天備於性存於心見於事著於物為人物之所同

具而曰在天下非有人所得而私之也其在天曰元亨利

貞其在人曰仁義禮智其在物曰父子君臣夫婦昆弟長

幼尊卑宗族鄉黨朋友其在事曰孝弟忠信睦嫻任恤貌

言視聽恭從明聰道之為道如斯而已顧道為斯人所同

具而立道之極者則惟聖人誠以氣質之殊不能無蔽仁

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而君

子之道鮮矣古聖人作以生知安行之資會天人性命之

全以處君師天下之位斯有以覺天下之人而使之各得

其性命之正是若上天之所為特鍾而使之立人道之極

者而道統於是乎屬其在鴻荒以上不可考矣處犧畫八

卦以肇人倫神農教稼穡以厚民生軒轅正百物以前民

用爰及金天高陽高辛漸次開闢而景運未熙因時為治

孔子刪書斷自唐虞誠以精一執中萬世之君道所由立

即萬古之天理所以長存而萬古之人心所賴以不死也

故論道統者必自唐虞始

史氏略曰堯高辛氏之後也錫土於陶遷有唐及擊以淫

理學逢源 於道統而已 卷之十一 外篇道統類 二

廢乃登在位纂史其德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

表格於上下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

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五載乃命羲和治歷明

時見尚書十有二載伐西夏征有苗命閼伯掌火夔作大章

作廟以享鬼神出路時康衢歌德列老人擊壤文中皞

如也乃洪水懷山襄陵帝引為己憂命舉伯鯨治之九載

績用弗成尚書七十載咨四岳舉舜七十三載命舜攝位曰

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

舜受終于文祖一百載崩參尚書

孔子曰唐堯其仁如天其智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富

而不驕貴而能降其言不忒其德不回四海之內舟車所及莫不夷悅是帝堯之德也家語又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巍巍乎唯天爲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

虞舜濬哲文明溫恭允塞堯以丹朱嚚訟爰咨四岳明明揚側陋岳牧咸薦虞舜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堯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女焉觀厥刑舉而如諸上位參尚書孟子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納于百揆百揆時

敘賓於四門四門穆穆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帝命舜攝位受終于文祖肆齊七政享百神觀羣后巡守方岳乃

理學逢源卷之十一 外篇道統類

三

命益掌火禹治水稷降播種契爲司徒皋陶作士參尚書孟子

舉八元八愷流放四凶參左傳攝政二十八載堯崩百姓如

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

下弗釋乃升在位參尚書孟子詢四岳咨十二牧命九官寅亮

天工纂尚書立誹謗之木設旌諫之鼓貴德尚齒養老恭己

南面無爲而治斯時也南撫交趾北發肅慎東長島夷西

渠析支出入日月罔不率俾通鑑五載作韶樂三十有三載

命禹總師曰予懋乃德嘉乃丕績天之歷數在爾躬汝終

陟元后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禹受命

於神宗惟時有苗弗率命禹徂征三旬苗民逆命禹班師

振旅帝乃誕敷文德舞千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五十載

帝崩尚書○孟子言舜卒於鳴條而史言巡守崩於蒼梧

既命禹總師則巡守之事禹行之舜安得復

孔子曰寬裕而溫良敦敏而知時畏天而愛民恤遠而親

近睿智明通爲天下帝此舜之德也家語又曰舜其大知也

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

民其斯以爲舜乎又曰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

焉

孟子曰舜之飯糗茹草也若將終身焉及其爲天子也被

衫衣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又曰舜之居深山之中與木

理學逢源卷之十一 外篇道統類

石居與鹿豕遊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及其聞

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又曰舜明

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

孟子曰堯舜性之也

程子曰得天理之正極人倫之至者堯舜之道也又曰堯

舜知他幾千年其心至今在

夏禹顛頊之裔也父鯀治水無功舜殛之羽山舉禹作司

空傷父績弗成乃八年于外手足胼胝隨山刊木奠山川

九州攸同則壤成賦聲教四訖參尚書通鑑舜卽帝位使禹宅

百揆禹暨皋陶陳謨於帝前三十三載命禹總師受命於

神宗征有苗後十七年舜崩二年喪畢禹避舜之子於陽

城天下從之乃登帝位參尚書孟子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

萬國防風氏後至戮之作大夏二歲皋陶薨以益作相八

歲王崩子啓嗣享諸侯於鈞臺伐有扈九歲崩太康嗣逸

豫滅德黎民咸貳敗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有窮后羿因

民怨距之于河夏德始衰羿因夏民代夏政稱帝太康居

於河南二十九歲崩弟仲康嗣仲康元歲命允侯掌六師

二歲伐義和義和貳心于羿十三歲崩子相嗣夏益衰依

於斟灌斟鄩羿淫於原獸其臣寒泥殺而代之夏伯靡奔

有鬲泥滅斟灌斟鄩弑夏后相相妃緡逃之有仍生少康

理學逢源卷之十一 外篇道統類 五

相凡二少康長爲仍牧正泥子皋求之少康奔有虞虞思

邑之綸布其德以收夏眾伯靡來歸遂自有鬲復二斟討

皋誅之少康復舊物二十二歲崩子杼嗣十七歲崩子槐

嗣二十六歲崩子芒嗣十八歲崩子泄嗣十七歲崩子不

降嗣五十九歲禪於帝扁弟扃立二十一歲崩子廩嗣二

十一歲崩不降之子孔甲嗣孔甲好鬼神肆淫暴諸侯多

我三十一歲震死子皋嗣十一歲崩子發嗣十三歲崩子

履癸嗣頭很貪虐暴戾荒淫伐有施得妹喜寵之爲瓊宮

瑤室內林酒池以媚妹喜殺關龍逢商湯哭之遂囚湯於

夏臺已而釋之會諸侯于有仍克有緡桀惡益忿星隕地

震伊洛漱泰山崩而桀不悛五十三歲商湯伐夏放桀于

南巢又三歲桀死俱參尚書綱鑑

孔子曰夏禹敏給克齊其德不爽其仁可親其言可信譬

律身度量疊穆穆克儉克勤不矜不伐四海之內莫敢不

服輯家語又曰禹吾無間焉矣非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

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間焉矣

孟子曰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堯舜相傳敬而已爾敬乃

所以能繼禹也

張南軒曰禹之爲聖本由學而成皆其工夫至到者也

商湯契之後也唐虞之世契爲司徒而封於商以至於湯

理學逢源卷之十一 外篇道統類 六

始徙都亳聞伊尹賢遂三聘致之進之于桀桀不能用尹

醜夏德復歸於商惟時成湯不遜聲色不殖貨利官有德

賞有功用人如己改過不吝克寬克仁彰信兆民克享天

心而桀益淫虐湯釋自夏臺益修德德及鳥獸諸侯歸之

時葛伯仇餉初征自葛遂伐韋顧昆吾敗桀於有城之墟

放之南巢參尚書商頌及路史通鑑湯有慚德恐後世以爲口實仲虺

作誥以勉之歸至亳諸侯宗商乃作湯誥集尚書十七祀大

旱二十祀夏桀死於亭山二十四祀大旱湯禱於桑林以

六事自責日政不節與民失職與言室崇與女謁盛與苞苴行與詭夫與與遂大雨鑄莊

山之金以賑民困作大濩銘盤孟以自戒三十一祀王崩

踐帝位者
凡十三祀
太丁先湯死次子外丙嗣二祀崩弟仲壬嗣四

祀崩太丁之子太甲嗣伊尹作訓太甲狎於小人不明厥德以顛覆湯之典型伊尹營于桐宮太甲居桐自怨自艾處仁遷義三祀伊尹奉王歸亳三十三祀王崩子沃丁嗣用咎單脩伊尹之政八祀伊尹薨二十九祀王崩弟太庚立二十五祀崩子小甲嗣二十七祀崩弟雍己立商道寢衰十三祀崩弟大戊立有桑穀之祥大戊脩德而祥桑枯用伊陟臣扈巫咸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祇懼不敢荒甯商道復興七十五祀崩子仲丁嗣遷囂十三祀崩弟外壬立十五祀崩弟河亶甲立囂河決遷於相九祀崩子祖理學逢源
卷之十一 外篇道統類 七

乙嗣遷於耿用巫賢為相十九祀崩子祖辛嗣十六祀崩弟沃甲立三十五祀崩祖辛之子祖丁立三十二祀崩沃甲之子南庚立二十五祀崩祖丁之子陽甲立七祀崩弟盤庚立耿河決盤庚遷殷亳行湯之政諸侯來朝二十八祀崩弟小辛立殷道復衰二十一祀崩弟小乙立二十八祀崩子武丁嗣武丁舊學甘盤已而遜于荒野及即位諒陰三年不言既免喪蒸默思道夢帝賚之良弼以形旁求天下得傳說賢之爰立作相武丁聽傳說之教不敢荒甯嘉靖殷邦鬼方無道荆楚背叛王伐而克之五十九祀崩子南庚嗣七祀崩弟祖甲立能知民依保惠小民不侮鰥

寡三十三祀崩子廩辛嗣殷道益衰六祀崩弟庚丁立二十一祀崩子武乙嗣武乙無道敗于河渭間震死子文丁嗣三祀崩子帝乙嗣三十七祀崩子受辛嗣紂辨敏才力用於不善拒諫飾非伐有蘇得妲己嬖之作奇技淫巧以悅之為靡靡之樂營鹿臺鉅橋肉林酒池沈湎於酒又為炮烙之刑醢鬼侯脯鄂侯周侯聞而歎之遂囚周侯於羑里其臣閔天散宜生獻美女奇獸以贖周侯乃赦之微子見紂無道謀於箕子比干而遜之荒野箕子比干諫紂囚箕子為奴殺比干而劓視其心三十三祀周侯發伐殷戰於牧野紂兵潰走自焚死殷亡

理學逢源
卷之十一 外篇道統類 八

周后稷之後也后棄於堯舜時為農官而封於邰暨夏之衰也稷之後不窳失官而自竄於戎狄之間以及公劉復脩后稷之業而自戎遷豳傳及古公亶父時商政日衰狄人猾夏古公避狄難乃自豳遷岐改國號周民日歸之國以寢強肇基王迹古公薨季歷嗣殷王乙始命之為西伯伐燕山戎伐始呼伐翳徒其勤王家季歷薨子昌嗣紂之時周侯昌為三公紂殺鬼侯鄂侯周侯歎紂遂囚之羑里周臣閔天散宜生獻美女奇獸以贖之得釋以歸獻雒西地於殷以除炮烙之刑紂惡日肆周侯微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德日益著諸侯多歸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

服事殷紂二十祀周侯昌薨于發嗣紂惡不悛周侯發遂
伐商至孟津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國渡河及紂戰於牧
野紂師前徒倒戈紂奔鹿臺自焚死諸侯宗周周王反商
政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廬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
粟大賚於四海封黃帝堯舜夏后之後封武庚於殷墟自
商歸周偃武修文追尊古公爲太王季歷爲王季文考爲
文王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民五教惟食喪祭惇信明義
崇德報功封管叔蔡叔霍叔康叔於殷之畿內封太公望
於齊受丹書之戒訪箕子之疇西旅貢獒召公作旅獒以
戒之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周公禱於三王求以身代王疾
理學逢源卷之十一 外篇道統類 九

瘳十九年武王崩子誦嗣周公攝政伯禽卽封於魯武庚
不靖以搖三叔俾流言曰周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避居
於東成王悉武庚之姦及流言所起因風雷之變而發金
縢之書乃知周公之忠遂郊逆周公以歸三叔不安武庚
及三叔淮夷徐奄皆叛王命周公征之作大誥三年踐奄
辟管叔囚蔡叔降霍叔于庶人殺武庚求微子而封之宋
五年營洛邑六年制禮作樂七年王親政洛邑成越裳來
賓封叔虞於唐周公居洛十四年周公薨王命君陳分正
東郊三十七年成王崩子釗嗣作康王之誥十二年命畢
公保釐東郊朝諸侯於豐宮是時也刑措不用四海咸賓

二十六年康王崩子瑕嗣王巡守濟於漢水漢上人膠卅
以濟王王溺二十六年昭王崩子滿嗣命君牙爲司徒伯
冏爲僕正初政清夷十七年王西征徐夷畔王命徐子征
之徐子偃稱王王命楚子伐徐三十五年王征犬戎祭公
諫不聽遂征之由是荒服不至五十年王命呂侯訓贖刑
五十五年穆王崩子繫扈嗣十二年其王崩子囂嗣王室
日衰二十五年崩懿王崩弟辟方立命非子養馬於汧渭
間馬大蕃息遂邑非子於秦以紹伯翳十五年孝王崩子
變嗣諸侯來覲王始下堂而見諸侯命虢公伐太原之戎
十六年夷王崩子胡嗣暴虐恣睢殺齊侯諸侯畏之十一
理學逢源卷之十一 外篇道統類 十

年征淮夷不克三十年以榮夷公爲卿士榮夷公好利芮
良夫諫王王不聽諸侯皆叛王益虐國人謗王三十三年
王使衛巫監謗召穆公諫不聽三十六年國人畔攻王王
出奔彘太子靖匿召公家以全三十八年王在彘召公周
公共攝國事五十一年厲王崩子靖嗣周召輔之脩文武
成康之政用仲山甫申伯方叔張仲周道復興以秦仲爲
大夫命尹吉甫伐獫狁逐之二年命方叔征荆蠻命召公
征淮夷王自將征徐夷會諸侯於東都諸侯畢至三十九
年王師敗績於姜氏之戎四十六年宣王崩子宮涅嗣王
不道二年三川震岐山崩三年納褒姒五年廢申后及太

子宜曰而立褒姒十一年王伐申申侯召犬戎伐王弑幽
王諸侯立故太子宜曰於申晉文侯衛武侯秦人公救王
卻犬戎王畏戎逼遂都洛而以西周地界之秦封秦伯西
周遂亡王室漸夷於諸侯十九年荆侵申王使周民戊申
四十九年春秋始五十一年平王崩孫林嗣鄭伯不朝十
三年王以蔡衛陳伐鄭戰于繻葛鄭射王中肩十六年楚
僭稱王二十三年桓王崩子佗嗣三年周公黑肩謀弑王
王殺黑肩十五年莊王崩子胡齊嗣晉曲沃人滅晉弑其
君王命曲沃伯爲晉侯五年釐王崩子閻嗣二年子頽作
亂伐王不克奔衛衛朔燕人以子頽攻王入京師三出居
理學逢源卷之十一 外篇道統類 十一

鄭四年鄭伯虢公奉王以攻于頽克之十年王師召伯錫
齊侯命十一年齊侯伐衛十三年樊皮叛號公討之二十
一年齊侯會諸侯伐楚責歸貢于京師二十二年齊侯及
諸侯會王世子於首止二十五年惠王崩子鄭嗣元年齊
侯會諸侯于葵邱以申王禁王賜齊侯小白胙二年晉亂
王使周公會齊人秦人立晉夷吾五年有戎難諸侯戍于
京師九年齊侯小白卒十五年王以狄師伐鄭十六年狄
以子帶攻王王出居鄭十七年秦伯晉侯討叔帶殺之晉
侯來朝二十年晉侯齊師宋師秦師敗楚人于城濮獻俘
于王王命晉侯爲侯伯冬狩于河陽諸侯畢朝晉侯執

衛侯歸于京師二十四年晉侯重耳卒二十九年王命秦
伯爲西伯三十一年秦伯任好卒三十三年襄王崩子壬
臣嗣六年頃王崩子班嗣六年匡王崩弟瑜立楚子來問
鼎卻之十七年王師敗績于茅戎二十一年定王崩子夷
嗣八年王使劉子成子會晉伐秦九年晉侯執曹負芻歸
于京師十四年簡王崩子泄心嗣二十一年孔子生二十
二年穀洛鬪二十七年靈王崩子貴嗣二十一年王鑄大
錢單子諫不聽二十四年王鑄無射而爲之大林二十五
年景王崩子猛嗣卒尹氏立于朝單子劉子奉子匄立出
居翟泉四年晉師單子劉子討子朝逐之王入居王城十
理學逢源卷之十一 外篇道統類 十二

六年子朝之徒復作亂王出居晉晉師納王三十九年魯
西狩獲麟孔子作春秋四十一年孔子卒四十四年敬王
崩子仁嗣三年越人來貢七年元王崩子介嗣二十八年
貞定王崩子去疾嗣弟叔弑之弟嵬誅叔自立封其弟于
河南十六年考王崩子午嗣二十三年九鼎震初命晉陪
臣魏斯趙籍韓虔爲諸侯二十四年威烈王崩子驕立十
一年齊臣田和遷其君于海上十三年王命田和爲齊侯
二十六年安王崩子喜嗣六年齊侯來朝七年烈王崩弟
扁立五年王賜秦繡蔽之服八年彗見西方秦始變法十
九年秦遷于咸陽廢井田二十五年諸侯會于京師二十

六年致伯于秦秦會諸侯來朝三十六年燕趙魏韓齊楚合從以擯秦三十七年從約解四十四年秦僭稱王四十八年顯王崩子定嗣六年慎覬王崩子延嗣八年趙始胡服二十七年秦稱西帝使齊爲東帝已而去之三十四年楚謀入寇王使東周公喻止之五十九年秦伐韓趙王台諸侯討秦不克秦遂入寇王入秦獻其地越七年東周公合諸侯伐秦滅東周公周亡

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

子思子曰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

大學傳曰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

孔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

孟子曰堯舜性者也湯武反之也 又曰禹惡旨酒而好善言湯執中立賢無方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武王不泄邇不忘遠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

理學逢源 卷之十一 外篇道統類 三

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 又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某竊取之矣

韓子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以是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

程子曰聖人無過湯武反之也其始未必無過所謂如日月之食乃君子之過堯與舜更無優劣及至湯武便別文王之德似堯舜禹之德似湯武要都是聖人聖人無優劣

理學逢源 卷之十一 外篇道統類 四
堯舜之讓禹之功湯武之征伐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伊尹之任周公在上而道行孔子在下而道不行其道一也張子曰稽叟舍己堯也與人爲善舜也聞善言則拜禹也用人惟己改過不吝湯也不聞亦式不諫亦入文王也皆虛其心以爲天下也

三代而上治統與道統合三代而下治統與道統分其信然與曰道者天下古今之所共也上非道則無以爲治下非道則亦無以爲人矣願人心有欲道體無爲要必有人焉立乎斯道之極而爲之維持調護之以示之準而後天下之人有所會歸以不至踰越於斯道當其

時者觀感而化而既沒之後流風餘韻猶足以繫著乎人心至於四五百年之久此則道統之所繫而天下古今之所重賴焉者也至於聖人漸遠則流風日微世教日衰而人心日蕩此則氣化所趨自有不能不衰之勢而終則有始反復其道天又必為之篤生聖人以繼續之此貞元之理剝復之常也獨是聖人在上則道無不盡而治極其隆雖有在下之聖人亦為之贊襄協理而已道之外無所為治也作而在上者不皆聖人則雖能撥亂為治而道有未盡則治亦有未純於是又賴乎在下之聖人為之脩明以補救之此亦天道之變而聖人理學逢源

卷之十一 外篇道統類

五

之權也要之世之所以不終於極亂而人之所以不胥於禽獸者皆賴乎道以為之治而又安得有治外之道統道外之治統與顧自周道衰而聖人之治不復孔子歿而聖人之道不明而一切老莊楊墨刑名術數功利縱橫之說叢起於天下日增月益愈引愈蔓以至於不可拚埽漢唐而下雖有英辟皆與時苟簡上下浮沈不復有志於唐虞之治徒以小成自安而道統乃不得不以下屬之師儒由來久矣而宦官宮妾之輩猶日以堯舜諛其君以欺君者欺天下也反諸寤寐豈無愧邪秦伯益之後自非子始邑於秦至襄公而列為諸侯及德

公文公盡有西周之地穆公遂伯西戎孝公用商鞅之術國益富強惠文以後漸用蠶食六國以及孝文莊襄已有必兼天下之勢莊襄既滅周室天下瓦分無統莊襄之子政立十四年而韓請內附十五年滅韓虞韓王安十九年破趙虜趙王遷二十二年滅魏降魏王假二十三年滅楚虜楚王負芻二十五年滅燕虜燕王喜二十六年襲齊齊王建降遂自稱為皇帝除諡法用亥正分天下為三十六郡秦內地為內史郡北為上郡西為隴西郡西北為北地郡南陽郡上黨郡以魏地為潁川郡河東郡潁郡為郡鄆郡鉅鹿郡太原郡雲中郡鴈門郡九原郡以趙地為南郡九江郡鄆郡會稽郡黔中郡長沙郡以燕地為上谷郡漁陽郡北平郡遼西郡遼東郡以齊地為泗水郡薛

理學逢源 卷之十一 外篇道統類

六

郡東郡齊郡鄆郡又開嶺郡置守尉監收天下兵聚咸南為桂林郡共三十六郡陽銷以為鐘鐻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徙天下豪傑於咸陽十二萬戶二十八年東行郡縣上鄒嶧山立石頌功業封泰山禪梁父東遊海上以求不死之藥南赭湘山韓人張良使力士擊始皇於博浪沙中不中而遁索之不獲三十二年北巡使蒙恬伐匈奴取河南地今套中築長城自臨洮至於遼東三十四年燒詩書百家語種植之書有欲學法令者則以三十五年營阿房餘里坑諸生於咸陽四百六十人為師太子扶蘇諫之不聽遂斥太子監蒙恬軍三十七年東巡死於沙邱宦者趙高及李斯矯詔賜太子及蒙恬死而立

胡亥爲皇帝李斯趙高導之以逸樂而行督責乃盡戮其兄弟姊妹楚人陳勝吳廣起兵於斬勝自立爲楚王吳廣攻滎陽諸郡縣爭殺長吏以應之楚將武臣徇趙自立爲趙王楚人劉邦自立稱沛公楚人項梁起兵於吳齊人田儋自立爲齊王楚將韓廣自立爲燕王周市立魏公子無咎爲魏王二年武臣死張耳陳餘立趙歇爲趙王楚陳勝敗死秦嘉立景駒爲楚王楚項梁擊景駒殺之立懷王之孫心爲楚王立韓成爲韓王趙高譖李斯於二世殺之趙高爲秦相秦將章邯破楚軍於定陶項梁死楚遣沛公伐秦三年楚項羽破秦軍虜王離秦章邯降於項羽秦趙高理學逢源 卷之十一 外篇道統類 七

子嬰降於沛公秦亡
先王之所以治天下者曰井地曰封建曰學校至秦而盡壞之何天步之阨至斯極與然所以至此者非一朝一夕之故也其所由來者漸矣自夫周道既衰聖王不作諸侯放恣漸廢先王之法而處士橫議其間以倡爲邪說誠行釀自春秋至於戰國其不至於盡廢井田開阡陌併諸侯列郡縣毀冠裂冕焚書坑儒勢不可止是故率獸食人人將相食孟子之憂夫已遠也
漢劉氏名邦沛人也陳勝兵起沛人共殺其令而戴邦爲

沛公後以楚王心令將兵西入秦秦王子嬰降沛公使蕭何收其圖籍除秦苛法秦民悅之時項羽既定河北遂盡坑秦之降卒而西入關欲擊沛公沛公以力不敵下之項羽屠咸陽殺子嬰焚秦宮室乃尊楚王爲義帝自稱西楚霸王封沛公爲漢王裂秦地爲三以封秦降將三人章邯王司馬欣爲塞王董翳爲翟王更易天下諸侯王盡封其所私匿而歸自都彭城漢王乃使韓信帥師還定三秦二年楚項羽弒義帝於江南漢王爲義帝發喪使告於諸侯以東伐項羽項羽自攻齊還敗漢師於睢水漢王還至滎陽敗項羽師於滎陽東漢將韓信伐魏虜魏豹三年韓信破趙定燕漢以理學逢源 卷之十一 外篇道統類 八

張耳爲趙王楚九江王英布降於漢項羽急攻滎陽漢王退守成皋楚破漢將彭越師漢王收河北軍進取敖倉彭越復下梁地項羽還擊越韓信襲齊四年漢王擊項羽將咎於汜水破之軍廣武項羽使龍且救齊韓信破齊殺龍且虜齊王漢以韓信爲齊王以黥布爲淮南王項羽求成於漢漢及楚平五年漢追項羽於固陵齊王信梁相國越及劉賈誘楚周殷迎黥布皆會圍項羽垓下項羽自殺楚地悉平歸至定陶更立齊王信爲楚王魏相爲梁王漢王卽皇帝位夏罷兵定都關中六年帝會諸侯於陳執楚王信以歸赦爲淮陰侯始大封功臣自蕭何以下封從兄賈

爲荆王交爲楚王兄喜爲代王子肥爲齊王尊父太公爲
太上皇令叔孫通起朝儀九年使劉敬如匈奴結和親廢
趙王敖十年太上皇崩代陳豨反十一年破陳豨后殺淮
陰侯信帝還下詔郡國求遺賢帝襲梁廢梁王越立故秦
南海尉趙佗爲南粵王淮南王布反十二年帝破布軍斬
西誅之還過魯以太牢祀孔子燕王綰反遣樊噲討之夏
帝崩子盈嗣元年太后酖殺趙王如意三年以宗室女爲
公主嫁於匈奴四年除挾書令立原廟七年惠帝崩太后
使呂產呂祿將南北軍太后臨朝稱制而立張后子爲少
帝二年封齊王弟章爲朱虛侯四年廢少帝幽殺之立恆
理學逢源

卷之十一 外篇道統類 九

山王義爲帝八年太后崩齊王襄發兵討諸呂呂產使大
將軍灌嬰擊之嬰留屯滎陽與齊連兵太尉勃丞相平朱
虛侯章誅產祿及諸呂齊王灌嬰皆罷兵迎代王恆入卽
位元年除收孥相坐律令立子啓爲太子定振窮養老之
令令四方毋來獻二年親耕藉田除誹謗妖言法五年更
造四銖錢除盜鑄令六年淮南王長謀反廢之十三年詔
具親耕桑禮儀除秘祝除肉刑十五年帝如雍始郊見五
帝親策賢良能直言極諫者十六年帝親祀渭陽五帝廟
詔以明年爲元年後二年復與匈奴和親後七年文帝崩
遺詔天下吏民三日釋服子啓卽位元年更定答令二年

吳膠西膠東菑川濟南楚趙反周亞夫討破吳楚七王皆
伏誅六年廢皇后薄氏七年廢太子榮立王氏爲后徹爲
太子中三年詔議疑獄中六年更減答法定筆法後三年
詔勸農桑禁采金珠玉景帝崩太子徹立建元元年舉賢
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以董仲舒爲江都相治申韓蘇張
之言者皆罷之迎申公爲大中大夫五年置五經博士元
光元年初令郡國舉孝廉二年始親祠竈遣方士求神仙
誘匈奴入塞邀之不獲五年通南夷廢皇后陳氏六年初
算商車元朔元年太子據生立衛氏爲皇后五年爲博士
置弟子五十人六年詔民得買爵贖罪置武功爵元狩元
理學逢源

卷之十一 外篇道統類 三

年得一角獸元鼎元年起柏梁臺置均輸禁郡國鑄錢三
年令株送徒入財補郎六年平南越制封禪儀元封元年
帝出長城登單于臺勒兵而還平東越祭中嶽封泰山作
平準法二年作明堂於汶上三年擊車師五年制十三部
交趾朔方及冀幽并兗
徐青揚荆豫益涼等州
詔舉茂材異等可爲將相使絕國
者太初元年造太初曆始以正月爲歲首色尙黃數用五
定官守協音律定宗廟百官之儀伐大宛天漢三年初權
酒酤太始二年皇子弗陵生征和二年太子據殺使者江
充白皇后發兵反詔丞相屈釐討之皇后衛氏及據皆自
殺四年罷方氏桑宏羊請屯輪臺帝不許下詔自悔後元

二年武帝崩太子弗陵立始元元年遣使行郡國舉賢良
問民疾苦四年立上官氏為皇后六年罷權酷官元鳳元
年鄂邑長公主燕王旦上官桀安等謀反伏誅元平元年
昭帝崩霍光承皇后詔迎昌邑王賀武帝第五子立之昌
邑王有罪大將軍光率羣臣奏太后廢之而迎立武帝曾
孫病己即位前太子據生史皇孫史皇孫生病己立皇后許氏本始三年大
將軍光妻顯弒皇后許氏四年立光女為皇后地節二年
霍光卒三年立子奭為太子四年霍顯及子禹山雲等謀
逆皆伏誅元康元年追尊悼皇為皇考立寢廟先是追謚
悼考悼后至是尊稱皇考二年立王氏為皇后四年求高
理學逢源卷之十一外篇道統類 五

祖功臣子孫失侯者賜金復其家神爵元年使人求金馬
碧雞之神於蜀二年置金城屬國五鳳四年糴三輔近郡
穀供京師初置常平倉甘露三年詔諸儒講五經異同於
石渠閣皇孫驚生黃龍元年宣帝崩太子奭立初元元年
立王氏為皇后罷宮館希幸者減穀食馬肉食獸二年立
子驚為太子以宦者石顯為中書令永光三年復鹽鐵官
置博士弟子員于入竟陵元年元帝崩太子驚立以元舅
王鳳為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事建始元年封舅王崇譚
商立根逢時皆為侯二年立皇后許氏河平二年悉封諸
舅為列侯三年求遺書鴻嘉元年帝始為微行五年廢皇

后許氏永始元年封太后弟子莽為新都侯立趙氏為皇
后綏和元年立定陶王欣為皇太子增弟子員三千人二
年成帝崩太子欣立立皇氏傅氏詔劉秀典領五經建兵
元年以傅喜為大司馬元壽二年以董賢為大司馬哀帝
崩太皇太后以王莽為大司馬領尚書事迎中山王箕子
為嗣太皇太后臨朝太司馬莽秉政元始元年晉莽安漢
公三年立莽女為皇后四年莽起明堂辟雍靈臺徵天下
通經異能之士五年加莽九錫莽弒平帝遂自攝帝位居
攝元年莽立宣帝元孫嬰為皇太子號曰孺子安眾侯劉
崇起兵討莽不克死之莽稱假皇帝二帝東郡太守翟義
理學逢源卷之十一外篇道統類 五

起兵討莽立劉信為天子莽遣兵拒擊義不克死之信亡
走初始元年莽自稱新皇帝莽始建
國元年莽廢孺子為安定公
徐鄉侯劉快起兵討莽不克死之二莽廢諸侯王為民天
年臨淮琅瑯及荊州綠林兵起六莽大夫楊雄死地皇
二年莽
子臨謀殺莽事覺自殺南郡秦豐兵起三荊州平林兵起
赤眉破莽將廉丹瑯瑯樊崇起於
莒以赤眉為號
或問高祖為義帝發喪詐也後如何卻成事朱子曰只緣
當時人和詐也無如五伯假之也亦是諸侯皆不能假故
也
問高祖規模宏遠何事可見張南軒曰約法三章用三老

董公之言此二事可驗○高祖平生好謀能聽
程子曰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漢自高惠至於
文景庶幾近之

朱子曰三代以下漢文帝可謂恭儉之主

陳潛室曰文帝平生所爲大抵出於黃老然不聞有無情
少恩之病何邪蓋文帝天資粹美卻能轉得黃老不好處
作好處景帝天資刻忍卻將黃老好處轉作不好處

朱子曰武帝病痛固多然天資高志向大足以有爲使合
得箇真儒輔佐豈不大有可觀惜無真儒輔佐不能勝其
多欲之私做從那邊去了後來已自知其罪向若能以董
理學逢源

卷之十一 外篇道統類

三

仲舒爲相以汲黯爲御史大夫豈不善

或問宣帝言漢雜王伯此說也似是朱子曰這個先須辨
別得王伯分明方可去論他是與不是胡叔器曰如約法
三章爲義帝發喪之類做得也似好曰這個是他有意無
意叔器曰有意曰既是有便非王道又曰宣帝也不識
王伯只是把寬慈的喚做王嚴酷的喚做伯

張南軒曰漢自高祖取天下已非若湯武弔民伐罪之心
而其立國規模又無復三代封建井田公天下之意其有
合於王道者要亦假之而誠不孚也夫王道如精金美玉
豈容雜也雜之則是伯而已惟文帝天資高而其操術亦

雜於黃老刑名至宣帝則又伯之下者桓文之罪人也西
京之亡自宣帝始蓋文景養民之意至是而盡消磨矣元
帝之好儒生蓋竊其近似之名委靡柔懦敗壞天下者其
何德教之云夫惟王者之政其心本乎天地建立人紀施
於萬事仁立義行而無偏弊不舉之處此古人所以制治
保邦而垂裕無疆者後世未嘗真知王道顧曰儒生之說
迂闊而難行蓋亦未之思矣

漢高之始爲沛公也爲眾所推其入關也義帝以其長
者固已異於陳項矣秦民惟恐沛公之不王關中以其
約法三章也諸侯之從漢伐楚以其爲義帝發喪也當
理學逢源

卷之十一 外篇道統類

舌

暴秦之後繼以項羽而漢高獨能如是安得不有天下
乎高祖非真能仁者而質美能知是非之所在故每不
勝私欲而尙能肯聽人言若其醜信越困平城髮戚姬
搖樹子以啟呂氏之毒則已宴安而欲生無以自克以
卒貽嗣子之憂也可不懼哉惠帝享國日淺其禍非惟
呂氏實高帝之黠於脩齊爲有以致之矣文帝小康人
以爲黃老之效抑知文帝之治以恭儉愛民致之而所
以止於如是者則正以黃老之術累之也景不如文之
慈惠而用文之黃老則慘刻行矣武帝多欲而中國以
虛耗矣然而首尙儒術故用夏時聖人之經至是而始

畢出焉則其功固又有在萬世者漢世可大有爲之君
愚以爲首推武帝焉文景不及也惜乎無師保真儒以
佐之以至用其有爲之資於所不當用耳昭位不永宣
帝繼之以刑餘爲周召以法令爲詩書操切苛煩彼自
以爲雜伯也實則申韓耳西京之亡安得非由宣帝與
元哀而下開弱以至於亂亡又何譏焉

漢宗室劉縯及弟秀起兵春陵新市平林兵皆附之劉縯漢景帝第十子長沙定王之六世孫也次年更始元年漢兵圍宛立劉元爲皇帝入宛都之劉元殺大司徒隗囂周宗起兵隴西應漢公孫述起兵成都漢兵入長安誅王莽劉元都洛陽元以劉

理學逢源 卷之十一 外篇道統類 五

秀行大司馬徇河北州郡鄆王郎詐稱成帝子自立爲帝起據趙更始二年大司馬秀合漁陽上谷兵拔邯鄲斬王郎劉元立秀爲蕭王令罷兵不肯蕭王擊銅馬賊於鄴降之赤眉西攻長安明年蕭王擊尤來大搶五幡於元氏破之六月蕭王卽皇帝位改元建武赤眉立劉盆子爲大將軍赤眉入長安劉元走眾降於赤眉帝克洛陽都焉使鄧禹西入關赤眉殺劉元二年封諸功臣爲列侯起高廟於洛陽立社稷郊兆鄧禹入長安彭寵以漁陽反攻朱浮於薊立郭氏爲皇后子彊爲太子使馮異代禹於關中三年立四親廟於洛陽其高祖春陵節侯買曾祖鬱林太馮異大守外祖鉅鹿都尉同父南頓令欽

破赤眉於澈底赤眉東向宜陽帝親禦之赤眉悉降劉永據東方立董憲爲海西王張步爲齊王步執漢使伏隆殺之涿郡太守張豐反四年帝使吳漢擊五校於臨平破之使耿弇祭遵討張豐斬之弇進攻彭寵隗囂使馬援奉書入見公孫述兵窺陳倉隗囂以兵助馮異擊破之彭寵倉頭子密殺寵以降耿弇擊富平獲索於平原破之遂進討張步河西竇融使劉鈞奉書人見帝遂授融爲涼州牧耿弇拔臨淄大破張步步斬蘇茂來降初起太學帝親視學交趾牧鄧讓入貢徵處士周黨嚴光王良至京師黨光不仕六年吳漢拔胸斬董憲龐萌遣耿弇等自隴伐蜀隗囂

理學逢源 卷之十一 外篇道統類 五

發兵反帝詔天下并省縣長吏七年罷郡國車騎材官還復民伍晦日食詔百僚各上封事不得言聖八年遣來歙伐隗囂取略陽帝自將征囂囂奔西城潁川盜起帝還自將討平之公孫述遣兵救囂九年隗囂卒子純嗣來歙討降之十一年使吳漢會岑彭伐蜀蜀人刺殺來歙岑彭至陽武蜀人又刺殺彭十二年吳漢攻成都大破公孫述述死蜀平參狼羌諸種叛隴西太守馬援破之詔邊吏料敵戰守不拘以逗遛法十三年詔大官勿受郡國異味十七年廢皇后郭氏立陰氏爲皇后交趾女子徵側徵貳反使馬援討之徙四親廟於章陵廢太子彊爲東海王立東海

王陽爲太子二十四年武陵蠻叛使馬援討之建武中元
元年帝封禪起靈臺辟雍宣布圖讖於天下二年光武帝
崩太子莊卽位陽卽永平元年東平王蒼脩禮樂帝臨辟
雍行太射禮三年立馬氏爲皇后立子烜爲太子初遣使
求佛書及其人於天竺佛法始入中國八年詔聽有罪亡
命者贖九年匈奴遣子入學十三年楚王英有罪廢十五
年帝東巡耕於下邳至魯詣孔子宅十六年伐匈奴十七
年平車師置西域都護十八年明帝崩太子烜立建初元
年詔廩膳飢民詔二千石勸勉農桑理冤獄詔以上林池
禦賦子貧民三年立竇氏爲皇后四年立子慶爲太子詔

理學逢源

卷之十一

外篇道統類

三

諸儒會議五經同異於白虎觀七年廢太子慶爲清河王
立子肇爲太子元和元年詔議貢舉法二年詔戒俗吏矯
飾者帝東巡耕於定陶至魯祠孔子歸格於祖禰三年詔
嬰兒無親屬及有子不能養者廩給之詔侍中曹褒定禮
章和二年章帝崩太子肇立竇太后臨朝竇憲殺都鄉侯
暢懼罪請擊匈奴自贖太后從之永元元年竇憲擊匈奴
還以憲爲大將軍四年憲伏誅以宦者鄭眾爲大長秋九
年竇太后崩追尊母梁氏爲皇太后封梁竦三子爲侯十
三年帝幸東觀十四年皇后陰氏廢死立鄧氏爲皇后封
鄭眾鄉侯十五年詔大官勿受遠國珍羞元興元年和

帝崩少子隆嗣鄧太后臨朝延光元年殤帝崩太帝迎清
河王章首第子祐嗣立太后猶臨朝永初二年夏旱太后
親錄囚徒元初二年立閻氏爲皇后永甯元年立子保爲
太子建光元年鄧太后崩帝親政詔舉有道之士封宦者
江京等爲列侯延光二年封乳母王聖爲野王君三年廢
太子保爲濟陰王四年安帝崩於葉閭太后臨朝及閻顯
迎北鄉侯懿章帝第五子濟嗣立北鄉侯薨中常侍孫程
王康等迎濟陰王保卽位下閻顯於獄遷閻后於離宮封
孫程等凡十九侯永建元年閻太后崩二年追尊母李氏
爲恭愍皇后聘處士樊英楊厚黃瓊六年起太學陽嘉元

理學逢源

卷之十一

外篇道統類

三

年立梁氏爲后以梁商爲執金吾立孝廉限年課試法二
年封乳母宋娥爲山陽君四年初聽中官得以養子襲爵
以梁商爲大將軍元和元年武陵蠻反二年徵處士法真
不至六年梁商卒以梁冀爲大將軍不疑爲河南尹漢安
二年增孝廉爲四科建康元年立子炳爲太子順帝崩太
子炳立梁太后臨朝永嘉元年冲帝崩徵清河王蒜及渤海
孝王子續皆皆章帝皆孫皆帝皆至梁冀及太后立續蒜罷歸國本
初元年令郡國舉明經詣大學梁冀弑質帝而迎立蠡吾
侯志太后猶臨朝聽政建和元年立梁氏爲皇后梁冀殺
李固杜喬和平元年太后崩封大將軍梁冀妻壽爲襄城

君延熹二年梁后崩立鄧氏爲皇后中常侍單起徐璜等誅梁冀封單超等五人爲侯以單超爲車騎將軍八年廢皇后鄧氏幽殺之九年詔捕黨人李膺杜密等二百餘人永康元年赦黨人歸田里禁錮終身桓帝崩竇太后臨朝竇武迎河間孝王曾孫宏立之建寧元年中常侍曹節王甫等矯制殺聞喜侯竇武錄尙書事陳蕃遷太后於南宮二年復治鉤黨殺前司隸校尉李膺等百餘人皇太后竇氏崩四年詔諸儒正五經文議郎蔡邕書之刻石立於太學門外光和元年置鴻都門學廢皇后宋氏幽殺之開西邸賣官入錢有差二年宦者王甫伏誅三年立何氏爲皇

理學逢源 卷之十一 外篇道統類 三

后作畢圭靈昆苑中平元年黃巾賊張角起赦天下黨人遣盧植皇甫嵩等討賊騎都尉曹操會朱儁破之五年置州牧六年靈帝崩太子辨立何太后臨朝何進爲大將軍進召涼州守董卓兵入誅宦官宦官張讓等矯詔殺大將軍進中軍校尉袁紹捕諸宦官盡殺之張讓劫帝及陳留王出穀門讓溺死董卓兵至迎帝歸遂廢帝爲宏農王立陳留王爲帝弒太后何氏悉復諸黨人爵初平元年卓弒宏農王關東州郡起兵討卓以渤海太守袁紹爲盟主卓脅帝遷都長安曹操與卓兵戰於滎陽不克二年關東諸將奉大司馬劉虞爲帝虞不受長沙太守孫堅擊卓敗之

卓西走袁紹逐冀州牧韓馥自爲冀州牧袁術孫堅攻荆州刺史劉表表將黃祖射堅殺之河南尹朱儁徵兵討卓三年卓校尉李淮郭汜等破朱儁於中牟司徒王允誅董卓李淮郭汜舉兵犯長安王允死之青州賊餘黨寇兗州殺刺史劉岱曹操自領兗州刺史擊賊降之四年袁術進兵封邱曹操擊破之術走壽春自領揚州牧曹操攻徐州刺史陶謙謙走保郟青州公孫瓚攻劉虞殺之遂據幽州興平元年平原相劉備救陶謙謙表備爲徐州刺史曹操復攻謙破劉備陳留太守迎呂布以拒操操還攻布劉焉卒子璋爲益州牧陶謙卒劉備領徐州二年立伏氏爲皇

理學逢源 卷之十一 外篇道統類 三

后曹操破呂布於鉅野李淮郭汜相攻淮劫帝入其營楊奉董承將兵奉帝東歸孫策擊劉繇於曲阿破走之袁紹圍東郡執太守臧洪殺之劉虞故吏鮮于輔迎虞子和攻公孫瓚破之建安元年袁術攻劉備備自拒術呂布襲備下邳備降於布布自稱徐州牧曹操入朝迎帝遷許昌自爲大將軍封武平侯孫策取會稽呂布攻劉備備走歸操操以備爲豫州牧屯兵沛袁術稱帝於壽春曹操擊袁術破之呂布復攻劉備曹操擊布殺之以劉備爲左將軍以孫策爲討逆將軍封吳侯四年袁紹攻公孫瓚瓚自焚死袁術北走詔劉備邀之術還走死袁紹攻曹操孫策取廬

江豫章劉備受密詔起兵徐州討曹操五年曹操殺車騎將軍董承遂擊劉備破之備奔冀州袁紹進軍黎陽曹操斬紹將顏良文醜於白馬操燔紹糧穀紹敗還孫策卒以孫權爲討虜將軍六年曹操擊劉備於汝南備奔劉表七年袁紹卒八年紹子譚尙相攻譚請救於曹操九年曹操攻袁尙於鄴尙敗走幽州十年曹操攻斬袁譚幽州降於曹操袁尙奔烏桓十二年劉備見諸葛亮於隆中十三年罷三公官曹操自爲丞相擊劉表表卒表少子琮舉州降曹操劉備走當陽曹操追之劉備與表長子琦駐夏口曹操東下孫權使周瑜魯肅合劉備兵迎擊操於赤壁大破理學逢源

卷之十一 外篇道統類

三

之操引還劉備表劉琦爲荊州刺史十四年孫權表劉備領荊州牧十六年馬超韓遂據潼關操擊超破之超遂奔涼州劉備將兵入蜀遂據涪城十一年曹操伐孫權至濡須而還操自立爲魏公加九錫十九年曹操進位諸侯王上劉備圍成都劉璋降備自領益州牧曹操弑皇后伏氏二十年立曹氏爲皇后曹操擊張魯於漢中拔之二十一年曹操晉爵魏王二十二年曹操擊孫權權降二十三年少府耿紀司直韋晃起兵討曹操不克死之二十四年劉備將黃忠斬曹操將夏侯淵於漢中曹操救漢中備將趙雲擊敗之備自稱漢中王使關羽進攻樊城羽擒曹操將

于禁龐德孫權使呂蒙襲殺關羽二十五年曹操卒子丕嗣魏王位遂自稱皇帝廢帝爲山陽公

宋呂東萊曰光武治天下槐模不及漢高其禮嚴光用卓茂所以能養得後來許多名節○光武罷郡縣材官等事其識見與秦皇亦相去不遠

張南軒曰高祖洪模大略非光武所及也高祖起匹夫取天下光武則以帝胄因人心思漢而復舊業其難易固有間矣而高祖所敵者項籍蓋世之豪光武所周旋則張步隗囂公孫述輩其去籍相遠矣韓信彭越皆如夢駕之馬實難駕御而盡在高祖掌握之中光武有臣如此未必能理學逢源

卷之十一 外篇道統類

三

用也然而創業之艱光武固不及高祖而光武之善守則非高祖所及大抵高祖資高而不學卽位之後維持經理類皆疏略雄傑之氣不能自斂光武資雖不逮高祖而少從諸生講儒學謹行義故天下既定則戢兵閉關保全功臣此皆思慮縝密要自儒學中來至於尊禮隱逸褒崇風節以振士氣後之人君猶未及此非特高祖也

胡氏曰和帝方之章帝實過之朱子曰東漢之誅宦官前輩多論之然嘗細論其事恐禍根不除終無可安之理後人據紙上語指點前人甚易爲力不知事到頭實要處斷毫髮之間便有成敗不是容

易事若使陳寶只誅得首惡一二人後來未必不取王允五王之禍也

張南軒曰名節之稱起於衰世古之儒者學問素充隨時著見不靳立節而節不可奪不靳徇名而名自從之在已無一毫加意也至於世衰道微於陵遲委靡之中而其能拔然自立者則世以名節歸之而士君子道學未至則亦以此自負吁亦小矣然而衰世之中實亦有賴焉使併此俱亡則亦無以爲國矣西漢儒者予病甚之蓋自申公董生而外只以佔畢詰訓爲儒上焉不能推尋問學之源流次之又不能以名節立於衰世考其所自良由高祖鄙薄理學逢源卷之十一 外篇道類 三

儒生文景尊尙黃老武帝雖號崇儒然徇其文而不究其實至宣帝則又明示所以不尙之意則其挫抑摧沮之餘不復自振固宜然儒者之學豈必爲時尚而後免邪漢自叔孫通師弟子固皆以利祿爲事至公孫宏取相封侯學士皆欣慕之其流如夏侯勝之剛果猶有明經取青紫之言蓋其習俗委靡一至於此宜乎王莽篡奪之日貢符獻瑞一朝成羣而能自潔者班班僅見也光武中興力矯斯弊尊德義貴隱逸以變其風而中世以後人才輩出雖視昔之儒者有愧然在衰世之中守義不變蓋有足尙者矣桓靈之後國勢奄奄羣狡並起睥睨神器未敢即取者亦

一時君子維持之力也

朱子曰溫公論東漢名節處覺有未盡處但知黨錮諸賢趨死不避爲光武明章之烈而不知建安以後中州士夫只知有曹氏不知有漢室卻是黨錮殺戮之禍有以歐之也且以荀氏一門言之荀淑正言於梁氏用事之日而其子爽已濡迹於董卓專命之朝及其孫或則遂爲唐衡之婿曹操之臣而不知以爲非蓋剛大直方之氣折於凶虐之餘而漸圖所以全身就事之計故不覺其淪胥而至此耳

莽惡既彰人心思漢方春陵起兵時已爲四方之所繫屬然聖公益子孰非漢之宗室而英傑景縱獨於文叔知非徒以憑籍先靈故也赤心置人腹岸幘見馬援同符高祖誠有然者而豁達之中自餘檢束之意先儒以爲嘗事於學之故顧西京迄無真儒學亦祇屬粗迹是以握符受命斷事以圖識易樹子妾爲妻其勝於高祖之不學者蓋亦幾希也至其保全功臣之美則亦有故存焉高祖之於韓彭有不得不聽其于里而王者則有必不能相安以與之俱存者高祖寡恩抑亦勢也光武之臣則不然矣而其總攬權綱功臣不與國事則矯之抑又有過焉者於聖人脩已用人之道則概乎未有間

也若乃崇尚節義謙已尊儒則百王法焉可矣明章皆
圖治之君也興學校表遺經脩禮樂恤民隱猗與不其
盛哉乃師儒不過桓榮定禮屬之曹褒則卑卑亦何足
尚也况乃佛法之人則明帝竟爲萬世厲階君子又安
能無限也外戚之禍自章肇之宜暨之橫自和基之由
是迭爲鴟張以終漢室和之賢於章也似亦未敢信矣
漢室多艱降自廢安順冲質以至桓靈持太阿之柄非
外戚則內豎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朝廷若此而黨人
之激濁揚清者又烏能箝其口哉黨人而在則公論之
所維持漢室猶存喘息迨黨人盡而漢鼎遂移舉朝且
理學逢源 卷之十一 外篇王統類 蓋

從而拱手奉之以爲當然矣嗚呼李杜陳賈諸賢固不
足以與於儒者之真也然係於世教則云重矣論古者
慎察黨人功無重黨人罪可也嗟乎光武以崇風節而
中興後嗣以鋤黨人而覆絕也不可鑒哉
漢中王備中山靖王勝之後也與公孫瓚同受學於盧植
逮瓚據青州備往見之瓚表爲平原相後自徐起兵討操
不克乃南依劉表表卒操下荊州備及孫權拒操敗之備
遂有荊州乃西襲劉璋奪益州北定漢中自爲漢中王建
安二十五年曹不篡漢漢帝廢爲山陽公章武元年漢中
王乃卽皇帝位於成都以諸葛亮爲丞相立宗廟給祭高

帝以下立夫人吳氏爲皇后子禪爲太子帝自將伐孫權
孫權使諸葛瑾來請和許孫權降於魏二年帝進軍虜
亭吳陸遜攻虜亭諸軍敗績帝還永安魏主丕伐吳吳主
復使使來脩好許之三年帝崩於永安太子禪卽位使鄧
芝脩好於吳立張氏爲皇后建興元年吳人來聘魏主丕
伐吳不克而還三年丞相亮南征雍闓斬之遂平四郡四
年魏主丕卒子叡嗣五年丞相亮率諸軍出屯漢中以圖
中原六年丞相亮伐魏戰於街亭敗績吳人誘魏曹休敗
之丞相亮出散關圍陳倉殺魏將王雙七年吳主權稱帝
遣陳震使吳及吳主權盟九年丞相亮敗魏司馬懿於鹵
理學逢源 卷之十一 外篇道統類 美

城殺其將張郃十二年丞相亮伐魏屯田於渭濱丞相亮
卒於軍長史楊儀引軍還前軍帥魏延作亂儀擊斬之十
五年皇后張氏崩延熙元年立皇后張氏立子禛爲太子
二年魏主叡卒曹爽司馬懿爲侍中都督中外立其子芳
四年大司馬蔣琬徙屯涪七年魏曹爽寇漢中王平使劉
敏據興勢禦之魏師還十一年大將軍費禕出屯漢中十
二年魏司馬懿殺曹爽魏以司馬懿爲丞相加九錫不受
大將軍姜維伐魏攻雍州魏鄧艾禦之維引軍還十五年
吳主權卒子亮嗣吳師魏師戰於徐塘魏師敗績十六年
盜殺大將軍費禕姜維伐魏圍狄道十七年魏司馬師廢

其后張氏又廢其主芳爲齊王迎高貴鄉公髦立之十八年魏揚州都督毋邱儉刺史文欽起兵討司馬師不克師卒弟昭自爲大將軍大將軍姜維伐魏攻魏師於洮西十九年魏司馬昭始服衮冕赤舄姜維及魏師戰於段谷敗績二十年魏揚州都督諸葛誕起兵討司馬昭昭奉其主髦攻之吳人救之不克而還姜維伐魏魏師拒之景耀元年魏司馬昭殺諸葛誕遂自爲相國封晉公吳孫綝廢其主亮爲會稽王迎瑯琊王休立之吳主休誅綝三年魏司馬昭弒其主髦迎常道鄉公璜立之五年姜維伐魏洮陽不克炎興元年魏遣鄧艾鍾會將兵入寇關口守將傅理學逢源

卷之十一 外篇道統類

三

僉死之姜維戰敗還守劍閣吳人來援衛將軍諸葛瞻及鄧艾戰於綿竹敗績及其子尚皆死之鄧艾至成都帝出降北地王堪死之漢亡或問昭烈知有權而不知正朱子曰昭烈見機不明經權俱失當劉琮迎降之際不能取荊州烏在其知權至於狼狽失據乃不得已而出於盜竊之計善用權者正不如此若聲罪致討以大義取之乃是用權之善蓋經自有權權不離經非二物也○人知曹氏爲漢賊不知孫權之爲漢賊也○關羽恃材疏而自取其敗程子曰孔明有王佐之心道則未盡如取劉璋一事聖人

甯無成耳此必不可爲也

朱子曰南軒云孔明體大問學未至此語也好但孔明本不知學全是駁雜了然卻有儒者氣象

昭烈於光武伯仲間也孔明則勝鄧禹矣而功業殊者則時勢異也然魏吳雖皆竊據一方而篡弒相仍惟蜀漢再傳上下一心君臣輯睦則昭烈之賢而得人孔明以人事君之效也鄉非後主信任黃皓司馬氏亦安所得而乘之至於當日之所行則孔明亦多有未盡善者有儒者氣象亦取其氣象耳孔明又烏得爲儒者也

漢亡之明年魏晉公昭晉爵爲王封故漢帝爲安樂公吳理學逢源

卷之十一 外篇道統類

三

主休卒兄子皓嗣又明年魏晉王昭卒子炎嗣位遂稱皇帝而廢魏主璜爲陳留王改元太始其三年立子衷爲太子禁星氣讖緯之學其五年錄用故漢名臣子孫其六年安樂公卒其咸甯二年立楊氏爲皇后以后父駿爲車騎將軍明年封功臣四年止天下獻奇技異服五年以匈奴劉淵爲左部帥大舉分道伐吳晉太康元年諸軍並進吳丞相張悌逆戰死之龍驤將軍王濬以舟師入石頭城吳主皓降賜皓爲歸命侯遣使荆揚除吳苛政封平吳功臣罷州郡兵二年選吳妓妾五千人入宮十年以劉淵爲匈奴北部都尉永熙元年武帝崩太子衷卽位立皇后賈氏

子適爲太子元康元年皇后賈氏殺太尉楊駿廢楊太后爲庶人又殺汝南王亮又殺楚王瑋七年將軍周處及氏羌戰敗死之九年孟觀擊氏羌獲齊萬年永康元年賈后殺太子適趙王倫起兵誅賈后永甯元年趙王倫自稱皇帝遷帝於金墉城殺太孫臧齊王同等起兵討倫殺之帝復位大安元年立清河王覃爲太子河間王顒使長沙王又殺齊王同二年河間王顒成都王穎舉兵反長沙王又奉帝及穎兵戰於建春門大破之永興元年又奉帝討顒不克雍州刺史劉沈討顒不克死之穎廢皇后羊氏及太子覃顒表穎爲皇太弟東海王越奉帝征穎復皇后太子理學逢源

卷之十一 外篇道統類

堯

帝敗績於蕩陰穎迎帝入鄴越還東海穎殺東安王繇瑯琊王睿走歸國顒將張方復入京師廢皇后太子劉淵自稱大單于遂稱漢王王浚及東瀛公起兵幽并攻鄴穎奉帝還洛陽張方以帝詔命太弟穎以成都王還第立豫章王熾爲皇太弟李雄據成都稱成王漢寇太原西河光熙元年東海王越以張方劫帝遷長安太宰顒討殺方請和於越不許成都王穎奔長安長史劉輿殺之惠帝崩太弟熾立立梁氏爲皇后永嘉元年立清河王覃弟詮爲皇太子太傅越出鎮許昌以瑯琊王睿鎮建業慕容廆自稱鮮卑大單于二年越殺清河王覃漢寇洛陽張軌使北宮

純入衛擊走之漢主淵稱皇帝胡人石勒寇鉅鹿常山四年漢主淵卒子和嗣其弟聰殺而代之漢石勒擊併王如兵遂寇襄陽太傅越率兵討之次於項五年越卒於項石勒追取其師漢王聰使呼延晏寇洛陽劉曜王彌石勒皆引兵會之執帝殺太子詮漢兵克長安漢石勒誘王彌殺之安定太守賈疋馮翔太守索綝奉秦王業入雍城瑯琊王睿遣紀瞻討石勒於葛陂勒兵退張軌遣兵詣長安賈疋索綝敗漢師於長安劉曜奔平陽秦王業自雍入長安疋等奉業爲皇太子赤亭姚弋仲東徙榆眉建興元年漢主聰弒懷帝皇太子業卽位於長安二年石勒奉表於理學逢源

卷之十一 外篇道統類

皁

王浚遂襲浚殺之涼州牧張軌卒子實嗣三年詔進拓拔猗盧爲代王四年張實遣兵入援漢劉曜陷北地至涇陽遂陷長安帝出降吉耶死之丞相睿出師北征明年張實遣將韓璞帥師伐漢丞相卽晉王位改元建武漢主聰弒愍帝大興元年晉王卽皇帝位立子紹爲太子漢主聰卒子粲立斬準弒粲丞相曜自立石勒討之喬泰斬斬準漢改號趙二年石勒自稱趙王爲號四年後趙使石虎攻匹碑執之永昌元年王敦反入據石頭帝以敦爲丞相元帝崩子紹立太甯元年立皇后庾氏趙主曜攻涼涼張茂降於趙二年司徒王導督軍討敦敦犯江甯帝親征破之敦

死誅其黨三年明帝崩子衍立咸和二年蘇峻反陷姑孰
庾亮督軍討之宣城內史桓彝起兵赴難三年溫嶠以兵
赴難尚書下壺討峻戰敗死之庾亮奔潯陽峻兵犯關溫
嶠以陶侃入討峻遷帝於石頭郗鑒王舒赴難峻陷宜
城桓彝死之陶侃溫嶠討峻於石頭斬之後趙主勒大破
趙兵於洛陽獲趙主曜以歸殺之前趙四年諸軍攻石頭
斬蘇逸迎帝還建康五年後趙主勒自稱大趙天王八年
趙遣使來脩好詔焚其幣遼東慕容廆卒子皝嗣後趙主
勒卒子宏嗣涼張駿遣張滔來上表九年以張駿爲大將
軍成主雄卒子班嗣其弟期作亂越殺班而立期後趙丞
理學逢源 卷之十一 外篇道統類 望

號魏蒲洪自稱三秦王改姓苻洪卒子健嗣使人來獻捷
七年苻健自稱天王國號秦八年秦王健稱皇帝姚弋仲
之子襄帥眾來歸詔屯譙城燕滅魏趙魏殷浩北征屯泗
口罷遣太學生徒燕主儁稱皇帝都鄴九年殷浩使魏悛
襲姚襄襄斬悛遂攻浩於山桑浩敗走譙十年桓溫帥師
伐秦敗秦師於藍田十一年秦主健卒子生嗣十二年桓
溫討姚襄襄奔平陽升平元年秦苻堅弒其主生自立立
皇后何氏四年燕主儁卒子暉嗣五年穆帝崩瑯琊王丕
卽位立皇后庾氏太和四年桓溫帥師伐燕秦救燕桓溫敗
陽立皇后庾氏太和四年桓溫帥師伐燕秦救燕桓溫敗
理學逢源 卷之十一 外篇道統類 望

還秦姚萇叛自稱後秦西燕主冲攻秦秦主堅奔五將山
子丕守長安後秦主萇使人執弒之秦苻丕稱帝於晉陽
乞伏國仁自稱秦河二州牧西秦十一年拓拔珪稱代王燕
主垂稱帝西燕韓延弒其主冲立段隨為燕王慕容永襲
破段隨棄長安而東後秦主萇取長安稱帝西燕慕容永
擊秦主不於鄴殺之稱帝秦南安王登自立為帝伐後秦
拓拔珪改稱魏王十四年呂光自稱三河王十六年秦主
登攻安定後秦主萇擊敗之十八年後秦主萇卒子興嗣
伐秦殺秦主登秦太子崇奔湟中十九年燕主垂攻西燕
執西燕主永殺之涼乾歸殺秦主崇秦亡自稱西秦王二十
理學逢源 卷之十一 外篇道統類 聖

一年燕主垂卒子寶嗣三河王光自稱天王改號涼貴人
張氏弒帝孝武帝子德宗立隆安元年魏主珪攻中山破慕容
麟麟走鄴稱趙王二年南郡公桓元反燕主寶卒長樂
王盛嗣魏主珪稱皇帝三年涼主光卒子紹立庶兄纂弒
而代之孫恩作亂四年孫恩寇會稽討之不克南燕主德
稱帝燉煌李暹自稱涼公西涼五年涼呂超弒其主篡而立
其兄隆武威利鹿孤稱西河王南涼北涼沮渠蒙遜弒其主
業自稱涼州牧下邳太守劉裕討孫恩於郁州大破之燕
段璣弒其主盛太后丁氏立盛叔父熙討璣殺之元興元
年以尙書令元顯討桓元元顯軍潰桓元入建康殺元顯

孫恩死盧循繼之二年元自為相國封楚王加九錫楚王
元稱皇帝廢帝為平固王益州刺史毛璩起兵討元三年
劉裕何無忌劉毅起兵討元元出走劉毅破元於崢嶸州
元挾帝入江陵甯州督護馮遷誅元帝復位義熙元年秦
以鳩摩羅什為國師帝至建康劉裕都督中外軍事鎮京
口以盧循為廣州刺史劉裕遣使求和於秦南燕主備德
卒兄子超嗣三年秦赫連勃勃自稱大夏天王禿髮傉檀
稱涼王五年劉裕伐南燕破之魏清河王紹弒魏主珪國
人立齊王嗣六年劉裕執南燕主超送建康殺之南燕亡盧
循叛劉裕還師討之七年劉藩討循循奔交州杜慧斬之
理學逢源 卷之十一 外篇道統類 聖

十二年秦主興卒子泓嗣劉裕伐秦克洛陽詔高密王恢
之脩謁五陵十三年裕擊魏師於河上大破之遂入秦秦
主泓降執送建康斬之裕還留其子義真守關中夏主勃
勃寇長安十四年太尉裕為相國封宋公關中亂義真棄
長安夏取之夏主勃勃稱皇帝宋公裕弒安帝奉瑯琊王
德文即位元熙元年立皇后褚氏二年宋王裕稱皇帝廢
帝為零陵王晉亡
胡五峯曰桀紂秦政皆窮天下之惡百姓之所同惡故商
周劉漢因天下之心伐而代之魏晉以來莫不假人之柄
而有隳三綱之罪無以締固民心而欲居之安久得乎

晉有天下猶前之魏後之宋齊梁陳也然而國祚稍長何哉武帝卻奇玩敦仁儉平一海內蓋亦有安民之功焉而志行三年之喪猶足繫人心根本此晉所以猶愈於魏乎惟是節義之風至魏晉而盡壞老莊之禍至魏晉而大張而武帝秉心不終驕泰承之綱淪法數中國幾何而不羌氏變也牝鷄啄惠禍延宗社家國自伐外患乘之其顛覆不亦宜哉元無匡復之志而自幸於偏安帝已無父無君安望臣之能臣於我是以江左逆臣暨無虛日明帝不永延及成穆哀奕至於簡文孝武帝終焉雖亦嘗戰勝蜀洛場威燕秦然要皆強臣之自理學逢源

卷之十一 外篇道統類

望

樹威名非朝廷之雪讐宗社也夫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晉實茂乘禮法上下何以相維倘公卿不尙清談上下勵精圖政則淵勒亦何從而鬱鬱其間故人以郭欽之疏不行爲晉禍甚愚則謂王何之罪已浮實陸沈中國也嗚呼真儒不興而異端之滅人國也可勝道哉劉裕既代晉改元永初此庚申歲立義符爲太子辛酉宋主裕弒晉零陵王壬戌宋主裕殂子義符嗣亥癸魏築長城魏主嗣卒子壽嗣魏立天師道場甲子宋徐羨之傅亮謝晦廢其主義符爲營陽王弒之迎宜都王義隆改立之殺盧陵王義真乙丑夏主勃卒子昌嗣丙寅宋下詔暴徐羨之傅亮謝晦罪

誅之謝晦反於江陵檀道濟執誅之宋子劭生夏主昌及魏主壽戰於統萬夏師敗績魏取統萬己巳宋立子劭爲太子魏襲擊柔然庚午宋取河南地於魏魏拔虎牢宋師還魏滅秦滅夏西癸涼主蒙遜卒子牧健嗣戊甲燕主宏稱藩於魏亥乙燕主宏稱藩於宋壬子宋殺其司空檀道濟魏滅燕寅丙立四學卯魏滅涼午魏主詣道壇受符籙酉乙宋行元嘉曆魏詔中書以經義決疑獄戌丙宋伐林邑魏誅沙門毀佛像魏人侵宋寅庚宋王元謨帥師伐魏魏主自將禦宋元謨敗還宋安農太守柳元景使薛安都大破魏師於陝斬其將張是連提魏主南侵至於江宋臧質拒之魏師走還宋人

卷之十一 外篇道統類

望

追之不及辛卯宋蠲民遭寇者租調魏太子晃卒壬辰魏中常侍宗愛弒其君燕尚書源賀陸鹿誅愛奉皇孫濬卽位宋伐魏攻碣磔不克癸己宋太子劭試其君義隆而自立宋江州刺史武陵王駿舉兵討劭伏誅駿卽位甲午宋立子業爲太子丙申魏立子宏爲太子亥己宋竟陵王誕反宋主討誅之甲辰宋主駿殂子子業嗣乙魏主濬殂子弘嗣馮太后臨朝宋鑄二銖錢宋人弒其君子業湘東王彧嗣丙午宋子勛稱帝宋討誅之宋主殺其兄之子十三人立子昱爲太子丁未魏取宋淮北亥辛魏主弘傳位太子宏自稱太上皇宋作湘宮寺壬子宋主彧殂子昱嗣甲寅宋以蕭道成爲中領軍丙辰魏

太后弒其主宏復稱制丁宋蕭道成弒其君昱而立安成
王準自爲司空錄尚書事己宋蕭道成爲齊王遂稱皇帝
廢宋主爲汝陰王宋

道成代宋改元建元弒宋汝陰王滅其族立其子頤爲太

子庚魏師攻齊壽陽不克壬齊主道成殂子庚嗣立子長

懋爲太子亥魏始禁同姓爲婚丑魏詔均田午魏太后馮

氏殂壬魏脩堯舜禹周公孔子之祀親行拜禮酉齊太子

長懋卒立其孫昭業爲太孫魏立其子恂爲太子齊主蹟

孫昭業嗣甲齊西昌侯鸞弒其君昭業迎新安王昭文

立之尋廢其主昭文而自立立子寶卷爲太子弒海陵王

理學逢源卷之十一 外篇道統類 三

昭文魏禁士民胡服魏主伐齊乙魏主如魯親祠孔子拜

孔氏二人顏氏四人官魏立國子太學四門小學於洛陽

頒品令賜冠服丙魏改姓元氏初定族姓齊詔去乘輿金

銀飾魏太子恂有罪廢死除逋亡連坐法丑魏立子恪爲

太子魏主自將伐齊齊大司馬王敬則反伏誅卯齊主鸞

殂子寶卷嗣魏主宏殂子恪嗣辰齊雍州刺史蕭衍起兵

襄陽行荊州事蕭穎胄以南康王寶融起兵江陵巳齊寶

融稱相國廢其君寶卷而自立蕭衍兵東下齊人弒其主

寶卷遂廢爲東昏侯蕭衍爲大司馬午齊蕭衍封梁公晉

爵梁王遂稱皇帝廢齊主爲巴陵王弒之於姑孰未

梁蕭衍改元天監置謗木肺石定正雅樂立子統爲太子

廟甲魏築九城於北邊乙梁置五經博士立州郡學立孔子

廟亥梁曹景宗韋叡大敗魏師於鍾離子魏立高氏爲皇

后丑魏取梁三關梁主求和於魏魏主不肯魏主親講佛

書作永明開屠寺壬魏立子詡爲太子乙魏主恪殂子詡

嗣胡太后臨朝丙梁淮堰壞魏作永甯寺丁梁始以麵爲

犧牲庚魏元以殺太傅清河王懌幽太后於北宮甲魏討

拔陵敗績乙魏太后復臨朝誅元丙魏葛榮趨瀛洲廣

陽王深引兵躡之榮襲章武王融殺之自稱齊帝梁侵魏

取壽陽丁葛榮陷魏殷州梁主捨身於同泰寺梁克魏廣

理學逢源卷之十一 外篇道統類 四

陵魏葛榮圍信都戊魏太后胡氏弒其主詡而立臨洮王

世子釗魏爾朱榮迎立長樂王子攸執胡太后及釗殺之

魏立爾朱氏爲后己魏北海王顥來奔梁梁主以顥爲魏

王使陳慶之送之遂取榮城顥稱帝於睢陽城南魏主子

攸出奔顥入洛陽魏爾朱榮奉魏主南遠擊顥顥走死梁

主捨身於同泰寺羣臣贖回庚魏主殺其大將軍爾朱榮

汾州刺史爾朱兆據晉陽立長廣王暕爲立襲執魏主子

攸弒之兆以高歡統六鎮辛魏爾朱世隆廢其主暕而立

廣平王恭魏河北大使高乾起兵信都迎高歡梁太子統

卒立子綱爲太子魏冀州刺史高歡起兵討爾朱氏壬魏

高歡破爾朱兆誅之遂幽其主恭而立平陽王脩弒閔帝
甲魏陳悅殺雍州刺史賀拔岳魏宇文泰統其軍魏丞相
寅高歡反魏主脩入長安依宇文泰魏賀拔勝奔梁魏高歡
立清河王世子善見為帝遷都鄴魏分魏宇文泰弒其主
脩立南陽王寶炬為帝於長安丙辰東魏使人聘梁東魏高
歡侵魏魏宇文泰販之於渭曲戊午東魏圍魏金墉魏宇文
泰救之斬其將高敖曹辛酉魏省官員置屯田頒六條甲子東
魏以高澄為大將軍丙寅東魏高歡伐魏不克卯丁東魏高歡
卒東魏侯景以河南降魏復降於梁梁以景為河南王梁
伐東魏東魏高澄幽其主善見於宮中戊辰東魏求成於梁
理學逢源 卷之十一 外篇道統類 聖

梁侯景反立臨賀王正德為帝己巳梁主衍以侯景為大丞
相景圍臺城梁主衍殂子綱嗣侯景殺正德梁永安侯確
討景不克東魏蘭京殺高澄高洋討誅之梁始興太守陳
霸先起兵討侯景庚午東魏封高洋為齊王齊王洋廢東魏
主善見自稱皇帝改國號齊侯景自稱漢王魏初作府兵
辛魏主寶炬殂子欽嗣齊以梁湘東王繹為梁相侯景廢
梁主綱而立豫章王棟侯景弒梁主綱又廢棟自稱漢帝
齊主洋弒其主善見甲申梁湘東王繹及王僧辨陳霸先討
侯景敗之誅景湘東王即位甲戌魏作九命九秩之典魏宇
文泰廢魏主欽立其弟齊王廓復姓拓拔梁主講老子於

龍光殿魏遣于謹帥師伐梁入江陵執梁主繹殺之立蕭
管為梁王乙亥梁王管稱帝於江陵稱臣於魏梁廣州刺史
王琳救梁不及次於長沙伐後梁管為梁晉安王方智即
梁王位以王僧辨都督中外加陳霸先征西大將軍齊人
納貞陽侯淵明於梁僧辨立淵明為帝以晉安王為太子
霸先襲僧辨殺之淵明遜位晉安王方智稱帝請藩於齊
丙魏建六官梁霸先自為丞相魏宇文泰卒子覺嗣魏以
覺為周宇文護以魏主廓詔禪於周宇文覺稱帝魏宇
文護為大司馬丁丑周宇文護弒其主廓梁陳霸先自為相
國封陳公周宇文護弒其君覺而立甯都公毓梁陳公霸
理學逢源 卷之十一 外篇道統類 聖

先稱王遂稱帝廢梁主方智為江陰王弒之庚
陳霸先既代梁故梁臣王琳及陳人戰敗之遂克江州庚
齊納梁永嘉王莊於梁軍王琳奉莊稱帝陳主捨身於大
莊嚴寺卯己齊主洋殂子殷嗣陳主霸先殂兄子蒨嗣庚辰梁
相琳伐陳敗績奉梁主莊奔齊周冢宰護弒其君毓弟邕
立齊太后廢齊主殷為濟南王而立常山王演辛巳齊主弒
濟南王殷齊主演殂弟湛立廢太子百年為樂陵王殺之
壬後梁主管殂子歸嗣癸未周主養老於太學甲申周初合百
官執笏乙酉齊主湛禪位於太子緯丙戌陳主蒨殂子伯宗嗣
子陳安成王頊廢其主伯宗為臨海王齊主湛殂己丑陳頊

自立壬辰周主討宇文護誅之癸巳陳攻齊壽陽克之取徐州
甲午周廢佛道教毀淫祠立通道觀以壹聖賢之教丙申周主
伐齊克晉州丁酉周執齊主緯齊亡周頒刑書戊戌周主邕殂子
贊嗣周立后楊氏以楊堅為大司馬己亥周主贊傳位於太
子闡自稱天元皇帝庚子周主贊殂隋公楊堅自為大丞相
辛丑隋楊堅稱皇帝廢周主於別宮周亡隋立后獨孤氏立子
勇為太子滅宇文氏之族弑其主闡定服色行新律壬寅陳
主頊殂子叔寶嗣癸巳隋詔求遺書乙未後梁主歸殂子琮嗣
隋長孫平置義倉丁未隋徵梁主入朝廢梁國賜琮為莒公
陳主自賣於佛寺為奴隋遣晉王廣及楊素韓擒虎賀若
理學逢源卷之十一外篇道統類 至

擊高麗帝還東都九年帝復自將擊高麗命越王侗留守
東都楚公楊元感起兵黎陽圍東都帝引軍還元感趨潼
關宇文述追之元感敗死以唐公李淵為宏化郡留守十
年高麗乞降帝還西京十一年帝巡北塞突厥始畢攻鴈
門帝還東都十二年作昆陵宮帝如江都越王侗留守翟
讓李密起兵攻滎陽張須陀擊之須陀敗死鄱陽林士宏
稱楚帝據江南以李淵為太原留守王威高君雅副之李
淵子世民擊甄翟兒破之楊義臣擊張金稱高士達斬之
寶建德收其眾取饒陽十三年杜伏威據歷陽劉武周殺
馬邑守王仁恭自稱太守附於突厥寶建德稱長樂王翟
理學逢源卷之十一外篇道統類 至

讓李密據輿洛倉李密稱魏公取河南諸郡薛舉據隴西
稱西秦霸王李淵起兵太原殺副留守王威高君雅李淵
遣使如突厥蕭銑據巴陵自稱梁王李淵克長安與民約
法十二條除隋苛禁迎代王侑即帝位遙尊煬帝為太上
皇淵自為大丞相封唐王明年戊寅宇文文化及弑其君廣於
江都立秦王浩梁王銑稱帝徙江陵隋主侑禪位於唐王
李淵唐王李淵稱帝隋亡

南北朝此何時也然而定國典者國有其人興學校者
代書其事此亦人心之所為不死與南之宋明北之魏
文周武亦有志為治之君哉然而或不合終不易世而

敗於塗地何也揆其所以得國之由篡奪相仍誅夷殺戮殃咎之餘雖有賢者烏能善後而晉以老莊梁陳以佛至於滅亡終以不悟則惑於福利以詔鬼神而民義亡矣周主雖能攘斥佛老以尊儒術然未得儒之所以爲儒君子反經而已矣當日之經其本身加民者何如此固未可望之拓拔宇文也雖然周禮命官之法均田府兵之制皆自周隋得之以開有唐一代之治也斯亦所謂蠱而元亨終則有始與獨不得舜禹武周爲撥亂反正之君臣則所爲讀史而三歎也

唐主收元武德是年也隋越王侗稱皇帝王世充輔之唐理學逢源

卷之十一 外篇道統類

五

初定律令置學校立子建成爲太子世民爲秦王元吉爲齊王廢隋帝爲酈國公而選用其宗室魏公密敗宇文文化及於黎陽奉表降隋秦主薛舉卒子仁果嗣唐立李軌爲涼王魏公密與隋戰敗遂以其眾降唐唐行戊寅歷隋宇文文化及弒其君浩自稱許帝朱粲自稱楚帝唐世民破秦圍折墟秦主仁果降其二年王世充稱鄭帝弒其主侗唐初定租庸調法劉武周取唐并州元吉奔長安其三年唐世民擊武周敗之武周走突厥唐立老子廟唐世民伐鄭世充其四年夏王建德救鄭唐世民破擒之鄭世充降唐初行開通元寶錢建德部將劉黑闥起兵漳南陷冀州取

相黎魏諸州唐使子世民元吉討之唐以世民爲天策上將開府唐遣李孝恭李靖伐梁梁主銑降其五年劉黑闥自稱漢東王唐世民擊破之黑闥奔突厥突厥頡利寇唐并州唐元吉擊黑闥淮陽王道元戰敗死唐遣太子建成擊黑闥黑闥遁走六年黑闥臣諸葛德威執黑闥以降斬之武德七年命州置大中正一人詔諸州舉明經州縣及鄉皆置學帝詣國子學釋奠於先聖先師初定官制定均田租庸調法八年突厥入寇秦王世民將兵禦之突厥受盟而還九年祖孝孫定雅樂汰僧道秦王世民殺太子建成齊王元吉乃立世民爲太子以魏徵王珪爲御史大夫

理學逢源

卷之十一 外篇道統類

五

縱禁苑鷹犬罷四方貢獻帝傳位太子世民卽皇帝位放宮女三千餘人立長孫氏爲皇后突厥入寇帝自禦之突厥請盟而退置宏文館立子承乾爲太子貞觀元年制諫官隨宰相入閣議事分天下爲十道皇后帥內外命婦親蠶命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書內省嶺南酋長馮盎遣子入朝三年耕藉東郊遣李靖等出擊突厥突利入朝靺鞨遣使入貢蠻酋謝元深等來朝四年李靖破突厥於陰山張寶相擒頡利林邑入貢五年詔議封建不果行六年羣臣請封禪不許七年造渾天儀赦死囚三百九十人帝奉太上皇置酒未央宮九年太上皇高祖崩十年長孫后崩

朱俱波甘棠遣使入貢定府兵十一年詔行新禮以武氏
爲才人十四年帝詣學釋奠侯君集滅高昌十五年以文
成公主嫁吐蕃命呂才刊定陰陽雜書十七年太子承乾
謀反廢爲庶人立晉王洽爲太子貶魏王泰爲東萊郡王
十八年帝詔親征高麗十九年師還二十年帝還京師二
十一年骨利幹入貢二十二年結骨侯利發入朝二十三
年太宗崩子治立永徽元年立三氏爲皇后三年立子忠
爲太子四年房遺愛及高陽公主謀反伏誅五年以太宗
才人武氏爲昭儀六年廢王皇后爲庶人立武氏爲后顯
慶元年廢太子忠爲梁王立子宏爲太子五年初令皇后
理學逢源

卷之十一 外篇道統類

妻

決百司奏事麟德二年行麟德曆帝封泰山乾封元年帝
過曲阜祠孔子至亳尊老君爲太上元元皇帝二年耕藉
田總章元年李勣平高麗二年定銓注法取人以身上元
元年帝稱天后后稱天后二年天后祀先蠶太子宏卒立
子賢爲太子儀鳳三年百官四夷朝天后天光順門永隆
元年廢太子賢爲庶人立子哲爲太子永清元年立孫重
照爲太孫宏道元年高宗崩子顯立即皇太后決事嗣聖
元年立韋氏爲皇后太后廢帝爲廬陵王立豫王旦改元
太后改元易服色官名改元立武氏七廟英公李敬業起
兵揚州太后遣李孝逸擊之二年帝在均州太后遷帝於

房州太后以僧懷義爲白馬寺主三年太后置銅匭受密
奏五年太后毀乾元殿作明堂河南巡撫大使狄仁傑奏
焚淫祠瑯琊王冲越王貞舉兵匡復不克而死太后遂大
殺唐宗室六年永昌太后以僧懷義爲新平道大總管討
突厥改用周子正自改名嬰七年改國號周以豫王旦爲
太子改姓武十一年周明堂火十三年周以張昌宗爲常
侍以張易之爲少卿十五年帝還東都周以狄仁傑爲納
言十六年帝在東宮神龍元年張柬之崔元暉敬暉桓彥
範袁恕已舉兵討武氏之亂誅易之昌宗帝復位復國號
唐封敬暉等五人爲王罷其政武后崩二年貶敬暉五王
理學逢源

卷之十一 外篇道統類

妻

爲遠州司馬立重俊爲太子武三思殺五王景龍元年太
子重俊起兵誅武三思崇訓不克死二年張仁愿築三受
降城置脩文館學士始用斜封墨敕除官四年章后弒中
宗於神龍殿立温王重茂臨淄王隆基起兵討韋氏誅其
黨相王旦卽位廢重茂爲温王立隆基爲太子罷斜封官
景雲二年復斜封官太極元年帝傳位太子太子卽位立
妃王氏爲皇后開元元年太平公主謀逆伏誅以宦者高
力士爲監門將軍二年置左右教坊焚珠玉錦繡出宮人
立嗣謙爲太子三年置侍讀官四年太上皇睿宗崩五年
太廟四室壞復舊官名令史官隨宰相入侍羣臣對仗奏

事六年行鄉飲酒禮十年安南亂內宦楊思勗討平之始募兵充宿衛十一年置麗正書院十二年廢皇后王氏十三年改命長從宿衛曰曠騎作水運渾天儀封泰山幸孔子宅十四年脩五禮十六年行大衍歷以生日爲千秋節十九年立太公廟二十一年分天下爲十五道二十二年以方士張梁爲光祿大夫二十四年太子改名瑛二十五年立明經開義進士試經法廢太子瑛殺之二十六年立子璵爲太子改名亨二十七年追諡孔子爲文宣王二十九年得元元皇帝像以安祿山爲營州都督天寶元年以祿山爲平盧節度使三載祿山兼范陽節度使四載以壽

理學逢源

卷之十一

外篇王統類

七

王如楊太真爲貴妃七載以高力士爲驃騎大將軍十載祿山兼河東節度使十四載安祿山反使封常清禦之敗績祿山陷東京平原太守顏真卿起兵討賊十五載祿山稱燕帝郭子儀李光弼討賊河北破之賊入關帝奔蜀誅楊貴妃及國忠留太子東討賊太子卽位於靈武改元至德尊帝爲太上皇子儀光弼至靈武回紇吐蕃入助討賊制諫官言事勿白宰相永王璘反上皇命高適討之至德二載安慶緒殺安祿山帝殺子倓史思明寇太原李光弼擊破之帝至鳳翔副元帥郭子儀及賊戰於清溝敗績賊將尹子奇寇睢陽廣平王叔郭子儀收復西京尹子奇陷

睢陽張巡許遠死之廣平王叔郭子儀收復東京帝入西京迎上皇還西京以良娣張氏爲淑妃史思明高秀巖各以所部來降乾元元年立張氏爲皇后立子俶爲太子更豫史思明反命郭子儀等討安慶緒以宦官魚朝恩爲觀軍容使李懷玉殺平盧節度使王元志之子而推侯希逸帝遂以侯希逸爲平盧節度使二年史思明自稱燕王王師潰於相州史思明殺安慶緒僭稱燕帝帝制停口敕處分李光弼敗史思明於河陽上元元年思明入東京李輔國遷上皇於西內二年李光弼敗績於邙山史朝義殺史思明寶應元年上半年上皇元宗崩命太子監國肅宗崩李輔國

理學逢源

卷之十一

外篇道統類

七

弒張后太子豫立以宦者李輔國爲司空以宦官程元振爲驃騎大將軍回紇入援以子适爲元帥討史朝義敗之復東京盜殺李輔國廣德元年李懷仙追史朝義誅之以安史降將爲河北諸鎮節度使吐蕃入寇帝如陝州郭子儀擊走之帝還長安二年立子适爲太子僕固懷恩反寇太原始稅青苗僕固懷恩引回紇吐蕃入寇郭子儀鎮奉天虜遁去永泰元年講仁王經僕固懷恩復引回紇吐蕃入寇懷恩道死郭子儀屯涇陽回紇受盟吐蕃夜遁大歷元年釋奠於國學十年魏博田承嗣反十四年代宗崩太子适立諒闇詔天下毋得奏祥瑞縱馴象出宮女遣使勞

淄青將士減貢獻罷榷酒詔財賦復歸左藏立子誦為太子建中元年始作兩稅法二年魏博田悅寇邢沼詔馬燧李抱真李晟討田悅破之三年盧龍朱滔成德王武俊反救田悅寇趙先是李惟岳反王武俊殺之詔李懷光討之括富商錢朱滔田悅王武俊李納皆自稱王李希烈稱都元帥李納淄青四年李希烈陷汝州詔顏真卿宣慰之初稅間架除陌錢希烈寇襄城詔發涇原兵救之涇原兵亂於京師帝如奉天朱泚反據長安稱秦帝李懷光率眾赴長安泚犯奉天詔韓游瓌渾瑊拒之李晟將兵入援渾瑊擊朱泚破之懷光至奉天帝命之取長安興元元年李希理學逢源

卷之十一 外篇道統類 堯

烈僭稱楚帝李懷光反帝奔梁州李抱真會王武俊破朱滔於貝州李晟復京師未泚伏誅帝還長安李希烈殺顏真卿以宦者竇文場監禁旅貞元元年馬燧平河中懷光死二年陳仙奇殺李希烈以降吳少誠殺仙奇復府兵不果李晟敗吐蕃於汧州三年使渾瑊及吐蕃盟於平涼吐蕃劫盟吐蕃屯原州九年初稅茶十年雲南擊吐蕃大破之遣使獻捷十三年以宦者為宮市使二十年太子有疾二十一年德宗崩子誦立罷進奉宮市五坊小兒大赦立子純為太子帝傳位太子自稱太上皇子純即位元和元年太上皇順宗崩劉闢以蜀反使高崇文討之擒闢誅之

二年鎮海李錡反詔發兵討之錡伏誅四年立子甯為太子八年魏博田興歸命賜名宏正九年淮西吳少陽卒子元濟拒命詔李光顏等督兵討之十年使中丞裴度宣慰淮西行營十二年唐鄧節度使李愬夜襲蔡州擒元濟歸於京師十三年淄青李師道請納質獻地成德王承宗納質請吏獻地范陽劉總歸命李師道違命詔宣武魏博諸道討之以方士柳泌為台州刺史十四年迎佛骨至京師貶韓愈為潮州刺史平盧將劉悟執李師道斬之十五年憲宗暴崩于恆立承宗卒詔以田宏正為成德節度使長慶元年王庭湊殺田弘正命田布將魏博討之二年遣韓理學逢源

卷之十一 外篇道統類 卒

愈宣慰王庭湊四年穆宗崩子湛立擊毬於中和殿寶曆二年宦官劉克明弒敬宗而立絳王悟宦官王守澄誅克明立江王涵出宮人放鷹大省冗食罷別貯宣索太和二年親策制舉人劉蕡對切直黜之六年立子永為太子九年以宦官仇士良為神策中尉殺王守澄李訓舒元與鄭注謀誅宦官不克仇士良殺訓注元與及王涯賈餗開成三年太子永卒四年立敬宗子成美為太子五年仇士良廢成美立穎王弟瀍為太弟文宗崩弟瀍殺成美而即位會昌元年詔天下僧尼歸俗昭義劉從諫卒子稹請留後昭王元逵何宏敬討之築望仙觀於禁中內監仇士良致

任四年以趙歸真爲道門教授先生郭誼殺劉稹以降併
誅郭誼六年立光王忱爲太叔武宗崩太叔忱立太中三
年克復河湟十一年迎道士軒轅集於羅浮山十三年宣
宗崩子灌立咸通元年浙東賊裘甫亂王式討平之九年
桂州戍卒作亂龐勛率之康承訓朱邪赤心討平之赤心
名李十四年遣使迎佛骨懿宗崩子儼立乾符元年濮人
王仙芝作亂二年以口令孜爲中尉冤句人黃巢應仙芝
掠山東五年大同軍亂殺段文楚推李克用留後招討使
曾元裕破王仙芝斬之六年黃巢轉陷廣州廣明元年黃
巢入長安帝走興元黃巢稱齊帝鳳翔帥鄭畋起兵討賊
理學逢源 卷之十一 外篇道統類 空

誅二年王行瑜李茂貞韓建舉兵犯闕李克用討之行瑜
伏誅以克用爲晉王三年李茂貞復犯闕帝如華州克用
入援四年立子裕爲太子韓建劉季術殺通王滋等十一
人王審知自稱福建留後光化元年帝還京師三年中尉
劉季述幽帝於少陽院而立太子裕天復元年孫德昭等
討季述誅之帝復位廢子裕爲德王鳳翔李茂貞入朝封
岐王平章崔允召朱全忠以兵入朝韓全誨叔帝如鳳翔
二年全忠侵晉全忠攻鳳翔帝使人論和平盧帥王師範
兵討全忠帝誅韓全誨歸長安天祐元年全忠以帝遷洛
陽李茂貞王建李繼徽討全忠不克全忠弒昭宗立輝王
理學逢源 卷之十一 外篇道統類 空

義成帥王處存帥師入援中和元年帝幸蜀赦李克用
子之忠武監軍楊復光復鄧州二年巢將朱温以華州
降全忠三年克用破黃巢克復長安四年黃巢趨汴克用
追大破之巢伏誅朱全忠襲克用克用走晉陽詔和解之
光啟元年帝還京師李克用請誅宦者田令孜詔和解之
克用犯長安帝如鳳翔二年克用還河中三年削令孜官
文德元年以楊行密爲淮南留後僖宗崩宦者楊復恭立
壽王傑爲太弟嗣位龍紀元年以張濬討克用不克二年
王建自稱西川留後景福二年王建殺陳敬瑄田令孜李
茂貞據岐帝以覃王嗣周討之不克乾甯元年楊復恭伏

夫為他心中打不過又立恭帝假援回護委曲如此亦何必爾所以不及漢也○漢高私意分數少唐太宗一切假仁借義以行其私

程子曰秦以反道暴政亡漢與尚德行崇經術鑒前失也學士大夫雖未必知道然背理甚者亦鮮矣故賊莽之時多仗節死義之士世祖興而褒尚之勢當然也節久而苦視死如歸而不明乎理義之中也故魏晉一變而為曠蕩浮虛之習人紀不立相胥為夷五胡亂華行之弊也陰極則陽生亂極則治形隋驅除之唐混一之理不可易也唐室三綱不立自太宗啟之故後世雖子弟不用父兄之命理學逢源

卷之十一 外篇道統類

奎

元宗使其子篡肅宗使其弟反選武才人以刺王妃入也納壽王妃以武才人進也終唐之世吐蕃回紇為中國患而藩鎮陵犯卒以亡唐及乎五季之甚人為而致也呂東萊曰自古三代之季只是一變其罪皆由商鞅雖漢文帝唐太宗出來扶持天下然此骨子終不換得井田最先壞其次封建其他亦未盡壞府兵尚存古制及張說方壞盡兩稅壞於楊炎自然有此等人來問唐宦官與漢末何如朱子曰唐時天下尚可為猶有餘策漢末直是無著手處且是無主了

劉元城曰前世已然之事有真朋黨而不能察亦有非朋

黨而不能辨者此實治亂消長之機不可不察也東漢之衰奸人先以黨事誅戮禁錮天下賢者而在朝皆小人也此所謂非朋黨而不能辨者也唐季牛李之徒迭進相毀巧相傾覆而善人君子廢斥無餘其所用者皆庸鄙不肖此所謂真朋黨而不能去者也

唐起河東入據長安得天下之勝勢而其時王竇薛劉皆非唐敵加以太宗之英武其取天下如發蒙振籜不足異也入關約法與漢略同而必立隋恭假之授禪其循襲六朝之弊而不明大義邪高祖亦庸才非太宗不能有天下然太宗所以使高祖有天下者則詭譎行於理學逢源

卷之十一 外篇道統類

奎

父子其罪不勝誅矣兄弟喋血刺如生子五倫之道皆自太宗亂之其異於前之六朝後之五季者蓋幾希焉而天后革唐太真肇亂肅宗篡父魏泰圖兄外裔侵陵諸藩跋扈甚之而宦豎持太阿殲盜窺神器又何誅乎唐之盛也聲靈振於窮髮纖塵靜於日中斗米三錢囹圄幾空非不治矣歷年三百傳世二十非不永矣迹其所以致治之由誠以承隋之烈飢者甘食渴者甘飲而依附仁義以少收一日之功又均田府兵則因周隋之舊而潤色之猶有得先王遺意然而大綱不正根本已失以是一敗塗地而天寶乾元以後無以復收代為姑

息之仁德以儆察之智憲雖英武而小器易盈惑於方士武宣而下不足言矣武雖能抑釋氏宣雖能靖奄寺而仙術獨非異端邪宣沒而廢立乃出奄人之手銀搗畫地之羞白馬清流之禍唐之宗社遂以是灰矣君無以立表於上臣鮮以承風於下終唐之世無真儒焉朱晃攘大器廷臣拱而奉之求有漢末黨人之風而不可得不亦可羞也乎

梁篡唐之二年辰戌晉王克用卒子存勗嗣梁主晃弒濟陰王晉師破梁夾寨淮南張灝弒宏農王渥立其弟隆演巳未梁遷於洛陽梁以王審知爲閩王辛未晉主伐梁梁南平王理學逢源

卷之十一 外篇道統類

奎

劉隱卒弟巖嗣燕王劉守光囚其父稱帝壬申梁主之子友珪弒其主晃而自立癸酉梁均王友貞起兵討賊友珪伏誅友貞卽位於大梁晉王入幽州執劉仁恭及守光以歸誅之乙亥梁劉鄩攻晉不克丁丑契丹圍晉幽州晉王使李嗣源救之劉巖自稱越帝戊寅蜀主建卒子宗衍嗣晉王伐梁卯辰吳隆演建國改元庚辰吳主隆演卒弟溥立壬午唐張承業卒癸未晉王存勗稱帝國號唐唐主入梁梁主瑱卽友貞自殺梁亡

唐主都洛陽甲申祀南郊立劉氏爲后乙酉唐師滅蜀閩王審知卒子延翰嗣丙戌唐李繼岌殺郭崇韜以孟知祥節度西

川唐伶人郭從謙弒其君存勗李嗣源入洛陽稱帝初令百官轉對王延翰自稱閩王丁亥唐郭從謙伏誅戊子荆南高季興卒吳立其子從誨庚寅唐董璋孟知祥據蜀叛楚主殷卒子希聲嗣壬辰唐初刻九經版賣之吳越主鏐卒子元瓘嗣楚希聲卒弟希範嗣唐以石敬瑭爲河東節度使癸巳主延鈞稱帝更名璘唐以孟知祥爲蜀王唐主亶卽嗣子從厚立甲申唐瑤王從珂至長安唐主使康義誠拒之從珂入洛陽廢其主從厚爲鄂王而自立尋復弒之丙唐以石敬瑭爲天平節度使敬瑭拒命唐發兵討之契丹德光救敬瑭敗唐師契丹立石敬瑭爲晉皇帝唐主從珂自焚死

理學逢源

奎

唐亡

晉主入洛陽丁酉遷汴吳主溥禪位於其臣徐知誥齊王知誥稱帝改國號唐契丹改號遼庚子晉以閩主曦爲閩王辛丑南唐遣使如晉晉成德帥安重榮執契丹行人上表請伐契丹晉以劉智遠爲北京留守壬寅晉主敬瑭殂兄子重貴立癸亥唐主昇殂卽知誥子璟嗣閩主延政稱殷帝漢宏熙弒其主玠而自立甲辰契丹陷貝州閩朱文進弒其主曦而自立乙巳晉遣使如契丹殷亡丙午契丹入寇克大梁執晉主重貴以歸晉亡丁未契丹以重貴爲負義侯

劉智遠稱帝於晉陽羣盜起契丹引還晉劉智遠以其弟

崇爲太原尹遼主耶律隱光死於殺胡林晉主智遠入大梁改國號漢甲漢主高祖即智子承祐立以郭威爲西面招慰安撫使庚漢主殺其臣楊邠史宏肇王章遣使殺郭威不克威舉兵反弑其主承祐漢李太后詔迎劉贇於徐州遼人入寇太后命郭威帥師擊之至澶州自立爲帝而還奉漢太后爲母廢贇爲湘陰公亥郭威改國號周漢亡周主威弑漢湘陰公贇漢河東帥劉崇稱帝於晉陽漢故將鞏廷美舉兵徐州周罷四方貢獻珍食詔百官上封事毀漢宮寶器壬周主如曲阜謁孔子廟癸周罷戶部營田務除租牛課寅周主威殂晉王榮嗣周主榮自將及漢戰理學逢源卷之十一 外篇道統類 奎

於高平北漢主旻殂即子鈞嗣卯周毀佛像鑄錢丙周主親征淮南唐主割地請和不許周立二稅起徵限丁周主之父柴守禮犯法周主不問周取唐濠泗南漢遣使如周不至戊周主破唐師於江唐獻江北地周主罷兵還唐主去帝號更名景南漢主晟殂子鏐嗣周遣使如吳越周使人均定境內田租己周作律準定大樂周主伐契丹取關南地有疾而還唐城金陵周以趙匡允爲殿前都檢點周主榮殂子宗訓立庚周使趙匡允帥師禦北漢至陳橋自立而還入汴周主宗訓禪位於匡允匡允稱皇帝國號宋改元建隆奉周主爲鄭王符太后爲周太后周亡

梁朱晃以盜賊竊據大物負乘致寇隕命於嗣覆宗於讐所謂天福淫人乃所以稔其惡而殲之者與朱邪氏忠於唐室而蔽障於姦此三矢所爲發憤也莊宗克承先志宜乎享國永年乃大惡未鋤先謀自據母乃傷父心而不及唐家一老奴之忠義矣况又狎比羣小以失眾心於人心習亂之日乎邈佶烈爲眾所推有憂天下之憂無樂天下之樂雖行事不能盡善其公心爲不可及也何乃身死國亂豈妙陀之未厭天心而大命固有在耶石氏藉他人之力以得己志亦已羞矣復背之而自速滅亡斯何足論鬻既乘間竊位復藉言於不忘舊理學逢源卷之十一 外篇道統類 奎

若是何異掩耳盜鈴得無所以得之之道失自不旋踵而失之不惟承祐之誅鋤楊史爲有以速雀兒之飛入也周祖開國規模爲差有異於晉漢世宗具有爲之資國事庶幾就理雖少含洪之意要亦季世之賢君乎何乃不克永年祚終歸宋意者天欲開一代之治必有爲之先兆者邪周隋治有次第而唐因之郭柴肇有先基而宋藉之始信天運循環復不待復之日而純坤之日已自有來復之機乃天理之常存而人心之不死也宋之建隆元年遣使分賑諸州立太廟追帝其祖考高祖倍祖曾祖祖挺爲順祖祖敬親親視國學尊其母杜氏爲太后爲翼祖考安殷爲宣祖

周昭義軍帥李筠會北漢伐宋主自將圍澤州克其城李筠死之宋以大梁爲東京以洛陽爲西京遷周六廟於洛陽以時祀之立王氏爲皇后宋淮南帥李重進謀反討平之唐世子從鎰來朝其二年宋度民田遣使監收民租宋太后杜氏崩宋釋諸將兵權唐主景昶子煜嗣其三年命州縣勸課農桑廣汴城詔常參官轉對令大辟諸州不得專決宋主匡允遷其舊主宗訓於房州其乾德元年初以文臣知州事置諸州通判行應天厯置義倉於州縣北漢以契丹攻宋平晉宋郭進御之其二年宋頒刑統蜀約北漢侵宋宋遣王全斌等伐蜀宋和峴改定雅樂其三年

理學逢源

卷之十一

外篇道統類

亥

宋師滅蜀蜀主孟昶降宋兩川軍亂撫定之宋置封樁庫其四年以孔宜爲曲阜主薄詔求遺書其開寶元年立宋氏爲后王氏北漢主鈞殂子繼恩嗣其二年宋伐北漢敗漢師於城下逆敗遼師於陽曲引師還詔脩前朝諸陵被盜發者宋潘美帥師伐南漢四年南漢主鋹降唐主貶國號江南遣使朝貢六年鄭王宗訓卒追謚爲恭帝七帝宋使曹彬帥師伐江南宋始脩日曆八年詔察民孝弟力田奇材異行者江南主煜降其九年宋太祖崩弟光義即位改名詔諸道轉運使糾察官吏罷河東兵太平興國二年置江南榷茶場三年立崇文院吳越王錢俶以其地來歸

以孔宜襲封文宣公四年使潘美等帥師伐北漢新渾儀成帝自將伐漢漢主繼元降帝遂伐遼不克而還太祖子德昭自殺五年定差役法遼主入寇帝自將禦之七年定難帥李繼捧入朝獻銀夏綏宥四州其弟繼遷叛走遼主賢卒于隆緒嗣其母蕭后專國事復號契丹雍熙元年詔求遺書帝弟廷美以憂卒立李氏爲皇后二年李繼遷襲據銀州廢長子元佐爲庶人三年曹彬等伐契丹敗績契丹入寇知代州張齊賢大敗之端拱元年帝耕藉田命李繼捧鎮夏州二年契丹陷易州作開寶塔尹繼倫大敗契丹於徐河淳化二年李繼遷降以爲銀州觀察使李繼捧

理學逢源

卷之十一

外篇道統類

子

降於契丹五年亂民李順陷成都宦者王繼恩帥師討平之置起居院以子元侃爲開封尹至道元年開寶皇后宋氏崩立子元侃爲太子三年分天下州軍爲十五路太宗崩太子恆立即元侃也郭氏爲皇后追尊生母李氏爲太后李繼遷請降復其官爵咸平元年除諸路逋負二年置侍讀侍講官契丹入寇瀛洲帝自將禦之次於大名契丹還追敗之五年趙保吉陷靈州即李繼遷六年趙保吉死于德明嗣景德元年李太后崩契丹大舉入寇使人來議和使曹利用報之契丹寇澶州帝自將禦之契丹請盟而還二年歸幣於契丹契丹來聘四年郭皇后崩大中祥符元年有

天書見於承天門王欽若得天書於泰山羣臣上帝尊號

日崇文廣武儀天尊道寶 應章感聖明仁孝皇帝 作玉清昭應宮帝封泰山禪社

首大赦帝如曲阜二年太子受益生四年帝祭后土於汾

陰詔州城作孔子廟五年聖祖降於延恩殿聖祖趙元朗 改諡

孔子為文宣王立劉氏為后六年禁內臣出使母干預公

事除農器稅獻天書於朝元殿七年帝如毫謁老子於太

清宮戶部獻天下民數八年始賜信州道士張正隨號真

靜先生漢張道陵之後 曹瑋敗吐蕃於伏羌若天禧二年立子受

益為太子更名 三年寇準得天書於乾祐山乾興元年真

宗崩太子禎立劉太后聽政天聖元年行崇天歷置益州

理學逢源 卷之十一 外篇道統類 主

交子務二年帝臨國學謁孔子立皇后郭氏七年復六科

前賢良方正六科并增置書算拔萃科及高蹈邱園沉淪草澤茂材異等三科 給契丹流民田八

年賜信州道士張乾曜號澄素先生初置武舉九年契丹

主隆緒卒子宗真嗣其母蕭氏聽政蕭太后殂契丹主終

喪三年明道元年真宗宸妃李氏卒仁宗生母 夏主德明殂子

元昊嗣契丹以李元昊為夏王二年太后有事於太廟劉

太后崩追尊生母李氏為皇太后詔宰相毋得進用臺官

廢皇后郭氏景祐元年趙元昊寇環慶立曹氏為皇后二

年育宗室允讓子宗實於宮中命李照重定雅樂作親睦

宅故后郭氏暴卒竄內侍閻文應於嶺南寶元元年趙元

昊僭稱帝國號夏二年夏入寇保安狄青擊敗之三年夏

入寇延州除越職言事之禁夏陷塞門寇三川任福攻夏

白豹城克之种世衡城青澗慶歷元年夏寇渭州行崇天

萬年歷詔天下立義倉二年暨契丹平三年夏元昊上書

請和更名 歐陽脩上朋黨論四年作太學元昊遣使上表

冊元昊為夏國主八年貝州王則作亂文彥博討之伏誅

夏元昊死子諒祚嗣皇祐元年汰兵廣源儂智高作亂二

年詳定大樂五年狄青討智高破之於邕州至和二年改

封孔子後文宣八世愿為衍聖公契丹主宗真卒子洪基

嗣嘉祐二年詔諸州置廣惠倉置明經科四年封周後柴

理學逢源 卷之十一 外篇道統類 主

詠為崇義公放宮人徵處士邵雍不至七年立宗實為皇

子更名 賜諸路錢糶常平倉八年仁宗崩皇子曙立帝有

疾詔請曹太后權總國事立高氏為皇后治平元年太后

還政於帝二年帝詔議崇奉濮王典禮三年契丹復改號

遼帝有疾立子瑁為太子四年英宗崩子瑁立立向氏為

皇后青澗守將种諤襲虜夏鬼名山以歸遂城綏州夏人

誘殺知保安軍楊定夏主諒祚卒子秉常嗣熙甯元年封

太祖曾孫從式為安定郡王二年王安石始立制置三

司條例議行新法立免役法置賣鹽場罷通商法行均輸

法行青苗法增置宮觀官三年改諸路更戍法立保甲法

行募役法四年鬻廣惠倉田更定科舉法廢春秋儀禮詔給諸

州學田增置教官議取洮河湟置安撫使定太學生三舍

法五年行市易法立保馬法王韶擊吐蕃敗之遂城武勝

頒方田均稅法此法御未行六年王韶取河州知南康軍周敦

頤卒復比閩族黨法置和糴倉於兩浙初策武舉吐蕃木

征復入河州王韶伐取之岷宕洮疊皆降行折二錢收免

行錢七年木征降初權蜀茶立手實法八年行奉元曆割

地以界遼罷手實法九年交趾陷邕州使郭達趙禹帥師

討交趾詔占城真臘合擊之郭達敗交趾於富良江李乾

德降以宦者李憲措置秦鳳熙河邊事十年立義倉河南

理學逢源卷之十一 外篇道統類 三

處士邵雍卒同知太常禮院張載卒元豐二年曹太后崩

三年詔劉几定雅樂四年夏人幽其主秉常使李憲帥師

討之五年徐禧帥師城永樂夏人寇永樂徐禧敗死六年

夏人寇蘭州王文郁敗之夏主秉常上表乞修貢八年神

宗崩太子煦立太皇太后高氏臨朝聽政召程顥為宗正寺

丞未至卒司馬光入相罷諸新法之不可行者元祐元年

詔詳定役法詔舉經明行修之士命程頤等修定學制立

十科舉士法三年復置廣惠倉五年夏人來歸靈州之俘

詔以米脂四砮還之六年帝詣國學釋奠建小學於京師

行觀天曆七年立孟氏為皇后八年太皇太后高氏崩帝

始親政詔內侍劉瑗等入內給事紹聖元年復行安石新

法以次追奪元祐宰執司馬光等贈諡貶呂大防等官四

年編管程頤於涪州元符元年得秦璽廢孟后二年子茂

生立劉氏為后子茂卒三年哲宗崩弟端王佖立立皇后

王氏復哲宗廢后孟氏為元祐皇后復元祐諸大臣官女

直起建中靖國元年向太后崩遼三洪基卒孫延禧嗣崇

甯元年使宦者童觀制御器於杭州復貶元祐黨人司馬

光等官立黨人碑復廢元祐皇后四年使朱勗領應奉局

及花石綱於蘇州五年毀元祐黨人碑大觀元年故直秘

閣程頤卒二年童貫復洮州皇后王氏崩政和元年使鄭

理學逢源卷之十一 外篇道統類 三

允中童貫如遼童貫以遼李良嗣來命為秘書丞賜姓趙

三年賜方士王志號洞微先生王仔昔號通妙先生求

道教仙經於天下四年遼伐女直敗還五年女直完顏阿

骨打稱金帝更名金陷遼黃龍府六年賜方士林靈素號

通真達靈先生會道士於上清宮七年道士冊帝為教主

道君皇帝重和元年使馬政浮海使金約夾攻遼宣和三

年林靈素有罪斥趙良嗣如金清溪民方臘作亂三年淮

南盜宋江作亂知海州張叔夜擊降之四年金粘沒喝襲

遼遼主走夾山遼燕京留守李處溫立耶律濬於燕乞降

於金不許使童貫帥師伐遼敗績於白溝遼耶律濬死妻

蕭氏主國事趙良嗣如金遼將郭藥師以涿易二州降郭藥師敗遼師於永清金主旻陷遼燕京遼蕭后出奔天德其臣左企弓等降金五年金人來歸燕京及涿易六州之地遼張穀以平州來歸禁元祐學術金主旻卒弟吳乞買更名立更名金幹離不襲平州張穀奔燕山詔以穀歸於金七年金婁室獲遼主於應州以歸封宦者童貫為廣陽郡王金將粘沒喝幹離不分道入寇童貫自太原逃歸郭藥師及金人戰於白河敗績遂叛降金帝傳位於太子子桓即位尊帝為教主道君太上皇帝立朱氏為皇后李鄴如金師請康元年金入相州太上皇出奔亳州遂如鎮江金圍理學逢源

卷之十一

外篇道統類

壹

京城李綱大戰禦之金使人議和除元祐黨籍學術之禁以太原三鎮界金金師退太上皇還京師立子諶為太子种師中姚古進兵太原師中及金人戰於殺熊嶺敗績死之金人復入寇使康王構如金師幹離不圍京師詔康王構為河北元帥師入衛金陷汴京帝如金師帝還自金師割兩河地以界金二年帝復如金師副元帥宗澤敗金人於衛州太上皇及后妃太子宗戚如金師金人皆留之康王構帥師次濟州金人立張邦昌為楚帝金幹離不粘沒喝以二帝及后妃太子宗戚三千人北去元祐孟太后手詔康王構嗣統康王構即皇帝位於應天今歸德府建炎元

年遙上靖康帝尊號日孝慈淵聖皇帝尊哲宗廢后孟氏為元祐

太后遙尊母妃韋氏為宣和皇后遙立夫人邢氏為皇后

金人陷河中李綱上陳十事安置張邦昌於潭州皇子勇

生遣博勇如金通問二帝宗澤請帝還京不報王彥兵渡

河大敗金人於新鄉保其城張邦昌伏誅帝如揚州以王

倫為通問使二年金兀朮侵東京宗澤敗之宗澤卒三年

金陷天長帝奔鎮江遂如杭州張浚帥師次於平江苗傅

劉正彥作亂劫帝傳位太子張浚呂頤浩會師勤王帝復

位傅正彥南走帝至建康使洪皓如金金人拘之韓世忠

擒傅及正彥誅之皇子勇卒林勳上本政書言復井帝如

理學逢源

卷之十一

外篇道統類

壹

臨安即杭州胡寅上七策詔杜充韓世忠等分屯江東以備

金張浚治兵興元徐州趙立敗金人於淮陰金兀朮入建

康帝奔明州岳飛敗金人於廣德金陷越州帝奔温州四

年韓世忠大敗金人於江中金師還岳飛敗之於靜安金

立劉豫為齊帝金人縱秦檜還紹興元年張浚岳飛討盜

李成敗之張榮敗金師於興化隆祐孟太后崩劉光世復

楚州金兀朮寇和尚原吳玠大敗之二年育太祖後子偁

之子伯宗於宮中賜名四年吳玠吳玠敗金人於仙人關

岳飛破李成韓世忠敗金人於大儀帝自將禦金次於平

江張俊北征金師退五年金主晟卒兄之孫竄立上皇卒

於金行統元歷岳飛破楊么湖湘平六年劉豫遣子入寇
楊沂中敗之韓世忠敗金人於淮陽七年王倫如金金人
廢劉豫八年金使來言歸河南陝西之地十年金兀朮撒
離喝復入寇陷河南陝西州郡吳璘敗金人於扶風劉錡
大敗金人於順昌岳飛收復河南州郡韓世忠復楚州王
德復宿州岳飛大敗金師於郾城詔岳飛還金復陷河南
州郡十一年金入廬州楊沂中劉錡敗之於柘皋遂復廬
州金主親祀孔子秦檜矯詔殺岳飛遂及金和十二年金
人歸徽宗皇帝及鄭后邢后之喪皇太后韋氏至自金十
三年立吳氏爲后十九年金亮弑其主竄自立二十年金
理學逢源卷之十一 外篇道統類 七

主亮大殺其宗室二十三年金遷於燕二十六年靖康帝
卒於京二十九年召監南岳廟朱熹不至皇太后韋氏崩
三十年立瑗爲太子更名瑋三十一年金遷於汴金主使
人來求漢淮之地金主亮弑其太后徒單氏大舉入寇吳
璘大敗金師於黃牛堡復秦隴洮王友直復大名李寶魏
勝敗金舟師於膠西金人立曹公烏祿爲帝於遼陽更名
下詔暴亮罪惡帝自將親征金人陷揚州劉錡敗之於阜
角林虞允文大敗金師於采石金人弑其主亮於瓜州金
師北還帝如建康金主雍入燕三十二年山東耿京復東
平使其將辛棄疾來朝金主雍遣使來聘吳璘復大散關

金人攻海州張子蓋魏勝敗之帝遜位於太子自稱太上
皇太子育即即位棄秦鳳等十三州隆興元年張浚使李
顯忠邵宏淵分道伐金復靈壁及虹敗金師於宿州獲蕭
琦王師潰於符離二年詔張浚視師金師退魏杞如金金
師渡淮魏勝戰於淮陽敗績死之乾道元年魏杞至自金
立子愔爲太子三年夏皇后崩太子愔卒四年行乾道歷
帝大閱五年措置兩淮屯田六年使人如金請山陵不許
七年立子惇爲太子金葬欽宗於鞏洛之原八年朱熹綱
目成淳熙三年立謝氏爲后十年陳賈請禁僞學十四年
太上皇高宗崩帝致喪三年詔皇太子參決庶務十六年
理學逢源卷之十一 外篇道統類 七

金主雍卒孫璟嗣帝傳位於太子子惇立尊帝爲壽聖皇
帝立李氏爲后紹熙元年劉熙祖乞禁議道學者朱熹請
行經界法二年行會元歷五年壽皇有疾帝不往朝壽皇
孝宗崩帝有疾壽聖太皇太后詔嘉王擴成服即位尊帝
爲太上皇立皇后韓氏召朱熹入經筵未幾內批罷之詔
行孝宗三年喪慶元元年劉德秀乞考核邪正真僞二年
胡紘乞禁僞學之黨從之削朱熹官竄處士蔡元定於道
州沈黎州三年籍僞學四年禁僞學育太祖十世孫興愿
於宮中更名五年行統天歷帝始朝於太上皇六年子坦
生故秘閣修撰朱熹卒太后李氏崩太上皇崩皇后韓氏

崩嘉泰元年遼亡二年禁私史立楊氏爲后六年吳曦以階成和鳳叛降金帝下詔伐金以曦爲皇子開禧元年伐金不克金僕散揆入寇邱密遣使如金師金師還蒙古鐵木真稱帝於幹難河吳曦自稱蜀王轉運使安丙誅曦遂復西和等州及大散關太皇太后謝氏崩史彌遠殺韓侂胄以謝金立子曦爲太子史名金人來歸大散關及濠州金主璟卒衛王永濟嗣二年蒙古入靈州夏主安安全降四年蒙古侵金金乞和許五年故遼耶律留哥取金遼東自稱遼王六年金胡沙虎弑其主永濟而立昇王珣蒙古徇金河北七年金乞和於蒙古金主珣徙都汴蒙古圍燕理學逢源

卷之十一 外篇道統類

七

夏人來請會師伐金不報八年蒙古入燕十年金人南侵王辛帥師敗之詔伐金定遠民季先以李全來歸全襲金莒州取之金主珣遣使來求和許金守緒入寇十二年金圍棗陽趙方使扈再興攻金唐鄧大敗之孟宗政大敗金人於棗陽趙方分道伐金不克孟宗政敗金人於湖陽安丙遣兵會夏人伐金蒙古行庚午元曆十四年金人入寇陷黃蘄扈再興追擊大敗之以沂王嗣子貴和爲皇子史名以太祖十世孫與莒爲秉義郎後易名十六年金主珣殂子守緒嗣十七年帝有疾史彌遠矯詔立貴誠爲太子甯宗崩昀卽位卽貴以竑爲濟陽王寶慶元年湖州人

潘王起兵謀立濟王竑討平之史彌遠殺濟王於湖州李全作亂襲息州彭義斌敗之義斌徇真定嚴實以蒙古師至義斌死之二年蒙古圍李全於青州盱眙人夏全作亂降金三年李全以青州降蒙古滅夏蒙古主昀於六盤山少子拖雷監國紹定元年金完顏陳和尚大敗蒙古師於大昌二年蒙古主窩闊台嗣李全寇揚州趙范趙葵擊敗之立皇后謝氏四年趙范趙葵敗李全於揚州全走死遂平淮安蒙古圍金汴京金遣曹王訛可爲質於蒙古以和楊太后崩蒙古使人來議會伐金許之六年金主奔蔡金崔立以汴京降蒙古速不臺執金宗王及太理學逢源

卷之十一 外篇道統類

八

后后妃以歸孟琪大敗金武仙於馬鐙山降其眾而還金人來乞糧不許蒙古那顏倭蓋圍金蔡州史嵩之使孟琪帥師會之端平元年金主守緒傳位於承麟孟琪入蔡州金主守緒自殺承麟死於兵獲金相張天綱以歸金趙范趙葵請復三京金子才會師趨汴金故將李伯淵誅崔立以降趙葵帥師入洛陽蒙古來攻帥還蒙古入寇三年襄陽將王旻作亂以城降於蒙古兵入蜀立陳日照爲安南王孟琪敗蒙古兵於江陵邱嶽敗蒙古兵於真州復成都嘉熙元年孟琪敗蒙古兵於黃州杜杲敗蒙古兵於壽春又敗之於廬州蒙古兵引還三年孟琪復襄陽蒙古

兵入成都孟琪復夔州淳祐元年以周程張朱五子從祀孔廟黜王安石帝謁孔子遂視學書朱熹白鹿洞規以賜諸主求遺書蒙古主窩闊台殂第六后乃馬真氏稱制成都將田世顯叛以城降於蒙古古使月理麻思等來至淮上守將執之蒙古侵蜀孟琪遣師禦之三年以余玠制置四川玠城釣角山太年蒙古主貴由立七年呂文德敗蒙古兵於泗州八年蒙古主貴由卒后幹兀立海迷失稱制十一年蒙古主蒙哥立寶祐二年賈似道敗蒙古李壇於海城五年蒙古主自將侵蜀六年馬光祖敗蒙古兵於房州開慶元年蒙古太弟忽必烈入臨江蒙古主蒙哥卒

理學逢源

卷之十一 外篇道統類

全

於合州師還蒙古忽必烈入圍鄂州賈似道使人於蒙古請稱臣納幣蒙古兵乃還景定元年蒙古主忽必烈立蒙古初定官制立子禩爲太子賈似道幽蒙古使臣郝經於真州三年蒙古初作太廟於燕五年詔郡邑行鄉飲酒禮理宗崩太子禩立詔行三年喪咸淳三年立金氏爲后五年蒙古史天澤圍襄陽六年蒙古立國學七年蒙古改國號曰元九年元取樊城呂文煥以襄陽叛降元十年度宗崩子熹嗣元侵鄂州程鵬飛以城降元伯顏帥師東下德祐元年安慶范文虎叛降元鄂州都督張世傑帥師入衛江西提刑文天祥起兵入衛遣元行人郝經還賈似道免

元伯顏入建康似道流循州伏誅元破獨松關三年使文天祥如元師求和元伯顏執天祥駙馬楊鎮奉益王昞廣王昺走婺州元伯顏人臨安以帝及皇太后等北去文天祥自鎮江亡入海遂如温州陳宜中張世傑奉益王立於福州遙上恭帝尊號尊母楊氏爲太后改元景炎文天祥復邵武帝居泉州蒲壽庚作亂帝走潮州景炎二年帝在惠州甲子門遷於淺灣元人龔文天祥於興國天祥兵潰走循州帝舟次井澳三年端宗崩於碙州弟昺立改元祥興楊太后同聽政帝舟遷厓山元張宏範龔執文天祥於五陂嶺祥興二年帝在崖山元張宏範龔厓山張世傑力

理學逢源

卷之十一 外篇道統類

全

戰禦之師潰帝赴海崩陸秀夫死之宋亡或言太祖受命盡除五代弊法用能易亂爲治朱子曰不然只是去其甚者○太宗真宗之朝可以有爲而不爲本宗每日看太平廣記數卷若能推此心去講學那裏得來不過寫字做詩君臣之間以此度日而已真宗東封西祀糜費巨萬計不曾做得一事仁宗有意於爲治不安小成只是資質慈仁卻不甚通曉用人驟進驟退終不曾做得一事然百姓戴之如父母契丹初陵中國後來卻服仁宗之德也是慈仁之效緣他至誠惻怛故能動人如此○神宗銳意爲治用人便一向傾信然意向用兵後來傾信介

甫終是坐此病好用兵又用得不得不當壞事皆從此起神宗極聰明真不世出之主只是頭頭做得不中節拍如介甫為相亦是不世出之資只緣學術不正當遂誤天下使神宗得一真儒而用之那裏得來○欽宗勤儉慈仁但於臣下賢否邪正辨不分明又無剛健勇決之操○孝宗是甚次第英武○孝宗小年極鈍後來卻恁地聰明

程子曰本朝有超越古今者五事如百年無內亂四聖百年受命之日市不易肆百年未嘗誅殺大臣至誠以待夷狄此皆大抵以忠厚廉恥為之綱紀故能如此

呂大防嘗告哲宗云本朝家法最善如自祖宗以來事母后皆朝夕見見長公主以姪事姑宮禁嚴肅外戚不預政宮殿只用赤白天子

理學逢源卷之十一 外篇道統類 全

步自內庭出御後殿燕居必以禮臣下有罪止於罷黜此皆祖宗家法之善所以致太平者

宋有天下五代等耳而享國三百年自太祖至於徽宗內亂不作四海甯謐遠過漢唐真儒靄興希踪三代即至南遷以後君臣不振亦已甚矣然而上下和穆比之漢唐之衰寄身強藩宦豎者猶為彼善於此宋何脩而若是乎考之宋祖自身為將帥之日固已崇事詩書及夫有天下之時猶夜於寢殿讀史是以興一代之文治而規模宏遠一洗五朝之陋盛德忠厚足詒慶於子孫臣民也惜乎輔之者無名世之臣而治道終不古若太宗繼世守成已不勝其私意真宗色厲內荏假借虛張

太祖之澤亦已衰矣仁宗無愧於仁矣乎然好有作為而持心難久故用人輕於進退反不若漢文之安靖心雖惻怛要未足以言去私也神宗偏聽不明首貽宋室之害雖其心本以圖治而理之不明小人乘之以敗國是以宣仁女主勉強維持在宣仁誠賢而豈國家之幸哉繼此而羣小盈廷正人斥逐雕啄元氣股削生民外召寇戎以致靖康之禍人謂北宋之亡金亡之也孰知宋之亡蔡童之羣小亡之也非蔡童亡之介甫亡之哲宗亡之神宗亡之也夫介甫君臣本以圖治非小人比也而亡國之禍如此儒術其迂疏乎介甫非儒術也大

理學逢源卷之十一 外篇道統類 全

道之不明而心有所偏夫乃致此此為君為相者所以必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之為要也宋之南也大勢猶有可為人材猶有可用本實未撥而乃坐失事機乃高宗可為而不為孝宗難為而欲為之至甯宗已不可為矣而強為之江湖海颺豈真大之厭宋哉宋實違天以及此也夫真儒代興未有如宋之盛者乃理學之臣亦終無補於宋之孱弱也是則何如曰司馬相而遼豈不生韓范用而夏人膽破此未粹於儒也而效已彰彰矣使更拔周程張朱而相之三代之隆不指日哉顧且今日貶黨人明日錮黨人今日禁偽學明日籍偽學幸宋祖

之家法未亡羣賢不至如漢末受禍之酷此黨人之幸乎亦宋室之幸也而安能以補於斯世哉曰宋室黨人之論始興於仁宗之朝繼分爲蜀洛之黨則君子不亦有過以來讒小之口與曰伊川何黨而其徒黨之以衛道也當日以放浪佻巧而惡人之收斂謹嚴者獨何心乎此朱子所以深絕蘇氏而謂其心術不正者豈過毀哉而世俗徒以其縱橫之文欲諱其邪僻之實夫安可掩也曰然則以宋儒之黨而處於漢末諸儒其不免乎曰使程朱生於漢末程朱必有以處此漢儒烏可同年語也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聖人之謂也且觀夫程

理學逢源

卷之十一 外篇道統類

全

子之語其徒曰尊所聞行所知不必及吾門也朱子筮卦得遯而自號遯翁則其不肯撓世網以貞苦節蓋可知矣雖然君子非必免禍之謂也以義爲命命自我立進而存也得也命之正也退而亡也喪也亦命之正也豈可以禍福論聖人哉

元之至元十六年始滅宋制州縣社稷通禮遣宦者咬住設醮於信州龍虎山及建康三茅山十八年皇后宏吉刺氏崩喪師於日本詔毀道書十九年益都千戶王著殺阿合馬於闕下以宋衍聖公孔洙爲國子祭酒提舉浙東學校殺故宋丞相少保信國公文天祥始海運二十一年故

宋皇太后謝氏殂二十二年詔發宋會稽諸陵罷醮太子真金卒二十三年設按察司二十四年設江南各路儒學提舉司二十六年故宋江西招諭使知信州謝枋得至燕死之二十八年頒行至元新格三十一年世祖崩孫鐵木耳立元貞二年授信州道士張與才爲真人大德元年太后幸五臺山置各路推官二年遣使問民疾苦四年太后崩定律令六年立孔子廟於燕京八年詔天下恤民隱省刑罰十年立國子學十一年成宗崩懷甯王海山立順宗之以弟愛育黎拔力八達爲太子至大元年以宦者李邦甯爲大司徒左丞相以西僧教瓦班爲翰林學士承旨二

理學逢源

卷之十一 外篇道統類

全

年立常平倉二年甯王闊闢出謀反流之高麗四年武宗崩弟愛育黎拔力八達立使宦者李邦甯釋奠於孔子增國子生皇慶元年勅左右勿僥倖乞加官二年建崇文閣以宋儒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邵雍司馬光朱熹張栻呂祖謙及許衡從祀孔子廟庭詔行科舉延祐元年詔訪求遺逸七年仁宗崩子碩德八剌立至治三年勅寫金字經帝還自上都御史鐵失等殺丞相拜住遂弒英宗於行幄迎晉王也孫鐵木兒立之顯宗之子鐵失等伏誅使人至曲阜祀孔子泰定四年皇子允丹藏卜受佛戒於智泉寺致和元年帝受無量壽佛戒於帝師泰定帝殂於上都倒

刺沙立皇子阿速吉八於上都燕帖木兒立懷王圖帖睦爾於燕改元天歷懷王攝位使月魯帖木兒圍上都弑其君阿速吉八而使人迎周王和世疎於漠北武宗子二年周王和世疎稱帝於和甯之北以弟圖帖睦爾為太子太子北迎帝明宗暴崩於旺忽都察圖帖睦爾襲位於上都以西僧輦真吃刺思為帝師至順三年文宗崩兒子懿璘質班立明宗次子逾月甯宗崩安權帖木兒立明宗長子至元元年唐其勢及其弟塔刺海謀不軌伏誅伯顏執皇后伯牙吾氏幽於別宮弑之於開平詔罷科舉六年撤文宗廟主徙太皇太后於東安州放太子燕帖古思於高麗殺之復行理學逢源

卷之十一 外篇道統類 全

科舉至正七年沿江盜起八年台州方谷珍作亂命朶兒只班討之十一年穎州劉福通作亂陷穎州蕭縣李二老彭趙君用作亂陷徐州徐壽輝作亂陷黃州號天完稱帝十二年徐壽輝陷漢陽諸郡及江州定遠郭子興兵起破濠州徐壽輝使其將項普陷杭州丞相脫脫出師討賊復徐州而還十三年張士誠據高郵自稱誠王十五年劉福通迎韓林兒都亳州立為宋帝改元龍鳳哈麻矯詔殺脫脫於淮安明太祖起兵於和州取太平十六年倪文俊迎天完主都於漢陽張士誠據平江明太祖取集慶路即南京十七年張士誠降於元天完將陳友諒襲殺倪文俊明玉珍據

蜀十八年陳友諒破安慶宋將毛貴破濟南劉福通取汴梁迎韓林兒入都之宋將關先生陷元上都明太祖取婺州十九年方谷珍以温台慶元附明太祖元察罕帖木兒克汴梁劉福通奉其主林兒走安豐明太祖取衢州二十年陳友諒弑其主徐壽輝自稱漢帝改元大義明太祖取信州陽翟王阿魯輝帖木兒舉兵犯燕京帝使禿堅帖木兒將兵擊之不克二十一年明太祖伐漢克江州漢主友諒走武昌二十二年蜀明玉珍自稱隴蜀王二十三年蜀明玉珍稱夏帝改元天統明太祖及漢主友諒戰於鄱陽湖友諒敗死其子理立奔還武昌張士誠自稱吳王元李羅帖木兒理學逢源

卷之十一 外篇道統類 全

攻冀甯至石嶺關擴郭帖木兒大破走之二十四年明太祖建國號曰吳自將伐漢漢主陳理降元李羅帖木兒兵犯燕京二十五年元太子發兵討李羅帖木兒李羅帖木兒幽二皇后奇氏調兵拒戰大敗李羅帖木兒伏誅吳立國學二十六年夏主明玉珍卒子昇嗣吳求遺書元以方谷珍為江浙行省丞相以陳友定為福建行省平章事吳始立宗廟社稷宋主韓林兒卒於吳二十七年吳定文武科取士之法吳師取平江執張士誠以歸遂北伐吳定律令行戊申歷方谷珍降於吳戊申吳王即皇帝位國號大明改元洪武追尊四代祖考高祖曰德祖曾祖曰懿祖祖曰熙祖考曰仁祖皇帝立

馬氏爲皇后子標爲太子明師克建甯延平執陳友定明祀孔子於國學遣使祭之於曲阜定賦役法廣州何真降明禁宦官不得典兵預政明太祖如汴梁明將徐達等克通州元帝奔上都明師入燕京

元祖興於朔漠兼并諸部滅夏陵金元始祖母陰蕭屠漢北一乳三子季

日李端父兒至九世孫也速該生鐵木真是爲元太祖已有包并天下之概太宗

因成業名高台約宋滅金功成志驕溺於酒色而馬真晨

鳴定宗不君名貴元室亦中衰矣憲宗卽位一矯前失

委任太弟卽世祖忽必烈國勢復張然而恩薄於骨肉志溺於

巫覡身方死而國已亂天方北授世祖繼興克定內亂

理學逢源 卷之十一 外篇道統類 全

立廟燕京風雲股肱見代宋室統一四海區宇之大互

古不及焉謂非一代之雄哉顧善政雖多可紀而汚俗

終不自悛列儒於娼丐之間崇佛於孔子之上侈遠方

之雄略毒中土之蒼黎是以草竊蠹興已先兆方劉張

陳之概矣成宗繼世乃尊孔子而汰僧尼卹民生而清

吏治庶幾可稱賢主武以恭儉而不無酒色之荒仁以

仁慈而未免桑門之惑此固元室最盛之時也而秕稗

終非盡絕英能不改父政孝自性成而果於刑戮卒以

自禍泰定不以立己爲德所稱知義者矣然溺志佛法

終之身死子弒明文巧於篡奪雖禮樂文明之治若方

日新而干戈草竊之興已不可禁况乃權姦濁亂兵氣
邇在朝廷哉順帝非有大惡而奸臣弄柄於外西僧穢
亂於內尙惟是奇技淫巧之娛以至於國無政刑羣雄
並起土宇瓜分大物已歸朱氏矣要之佛氏者絕倫之
教也酒色者亡身之道也元乃世世溺於沙門而淫於
酒色欲君之永年於國之永命胡可得哉君君臣臣父
父子子兄弟弟國之本也而元之於國本爲何如哉
可悲也夫

明洪武元年卽戊申年設六部官改燕京爲北平府詔衣冠悉

復唐制徐達敗擴廓帖木兒於太原安南入貢二年高麗

理學逢源 卷之十一 外篇道統類 全

入貢師克臨洮元將李思齊降克慶陽斬張良臣下平涼

王保保北遁卽擴廓帖木兒占城來貢三年使徐達西征王保保

李文忠攻元上都詔開科取士詔行大射禮元順帝殂子

愛猷識里達臘嗣李文忠克應昌以元太孫買里的八剌

及后妃諸王歸元主北遁詔脩大明集禮籍天下戶口西

蕃諸部降四年命湯和等伐夏遣使祭歷代帝王陵寢元

遼陽行省平章劉益以遼東降師克重慶夏主明昇降燕

享九奏樂章成南海諸國皆入貢六年汰天下僧尼七年

命有司脩闕里孔子廟帝幸申都陽李文忠北伐遣元皇

孫買里的八剌北還八年陝州人獻天書斬之九年免河

南諸省本年租稅十年定天地合祀禮皇嫡孫允炆生十一年元主愛猷識理達臘殂子脫古思帖木兒嗣帝遣使弔祭十三年丞相胡惟庸謀逆誅之并治其黨流致仕學士宋濂於茂州道卒廢丞相燕王棣帝第四子之國以葛誠爲燕長史雷震謹身殿及奉天殿置諫院十四年命徐達等北伐日本入貢命傅有德等帥師征雲南沐英敗元達里麻師於曲靖元梁王把匝刺瓦爾密走滇海死雲南平十五年皇后馬氏崩選高僧分侍諸王遣僧道衍如燕引見經明行修之士徵耆儒鮑恂等令儒學歲貢生員十七年以孔子後裔五十七代孫襲衍聖公頒行科舉成式以孔希理學逢源卷之十一 外篇道統類 空

文爲曲阜世職知縣十九年頒大誥於天下二十一年平緬甸二十二年置柔顏三衛元也先速迭兒弑其主脫古思帖木兒立坤帖木兒順帝殂是爲惠宗子愛猷識理達臘立十一年殂是爲昭宗子脫古思帖木兒立九年至是被弑坤帖木兒後二十三年命召送不振諸部分散所稱小王子即元裔也王燕王分道北伐戮功臣十九族詔求仙人張三丰二十五年皇太子標卒二十六年殺涼國公藍玉并其黨二十九年皇曾孫文燦生三十一年太祖崩皇太孫允炆即位遺詔止諸王會葬廢周王橐爲庶人建文元年燕王棣入朝登陞不拜尊父懿文太子妣常氏爲帝后立馬氏爲皇后更定官制燕王棣還國廢岷王榑爲庶人逮燕官校于

諒周鐸殺之燕棣舉兵反布政使謝貴指揮使張昺死之命長興侯耿炳文帥師討燕不克復命李景隆帥師討之甯王權入於燕師以叛二年詔均江浙田賦李景隆計燕燕棣拒戰於白溝河景隆師敗績詔都督盛庸代景隆布政使鐵鉉及盛庸復德州燕師寇汶上遂至東昌歷城侯盛庸及平安大敗之平安攻北平不克四年命徐輝祖援山東平安敗燕師於徐州召徐輝祖還何福平安及燕師戰於靈壁敗績平安被擒燕師至儀真遂渡江李景隆叛開金川門以迎燕師燕棣遂入京師帝不知所終

此卷敘歷朝事係先生未定之稿其間歲月不無遺謬即去取或不無可商處茲將歲月略爲補正至於權衡願俟之 當世博雅君子

理學逢源卷之十一 外篇道統類 空

去取輔成先生未竟之功更願俟之 當世博雅君子

丁酉夏同邑後學 程夢元 陸園 同校字 余家鼎彝伯

卷之十一終

理學逢源卷之十一

同邑後學董昌璵厚山校

族姪 嗣佳麗南

斐源汪 紱雙池集

同邑門人余元遴秀書

參訂

董慶慶續承

同邑後學 余龍光 蕭山 汪立中 莊甫 重校 余 最贊賢

外篇

道統類 異端 師儒

異端

夫蘊之於心而為仁義禮智施之於身而為肅乂哲謀接
理學逢源 卷之十一 外篇道統類 一

之於人而為孝弟忠信存之於靜則不偏不倚無聲無臭
發之於動則無過不及而時措咸宜不滯於有不淪於無
不拘於方不流於偽此聖人之道也養之於靜以立極慎
之於動以勅幾窮萬物之理以致其知嚴一身之防以敦
其實效法於天而貴其不已措之於天下以奉其無私始
而勉勉存存終之窮神知化此聖人之學也古者聖王在
上脩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齊八政以防民淫
一道德以同民俗使天下賢智之士由斯以有造有德以
佐一人之治而民之愚不肖者亦皆能徧為爾德以安夫
日用飲食之常則安見有所云異端者周道衰孔子沒而



處士橫議蠶起以惑人心若老氏之虛無管商之功利楊
朱之為我墨翟之兼愛申韓之刑名蘇張之縱橫其他陰
陽術數權謀兵戰邪說並行不可勝正孟子之距楊墨嚴
矣申韓淺陋易見然未及於老氏何也曰戰國急於功利
老氏殆非時尚然老氏曰道德亡而後有仁義而孟子獨
諄諄以仁義為說則未嘗非闢老氏也彼老子者不知何
許人而孔子嘗問禮于老聃朱子謂聃為柱史故能知典
故而孔子訪之然其人則不以禮法為尚石梁王氏又謂
孔子問禮之老聃非作五千言者是或然與若家語有猶
龍之稱則誕妄而非可信矣漢文景初好黃老至武帝而
理學逢源 卷之十一 外篇道統類 二

後儒術乃興然腐史先黃老而後六經而班掾亦以十家
並數當時儒者猶且援儒入老而莫知其非末流之歸王
何罪浮桀紂晉室中原陸沈而戎服講老子者猶不知悔
悲夫黃老之害方深而漢明復開釋氏西戎之教流毒中
原楚英畔誅梁衍餓死佛之為佛已可知矣乃唐時科設
道舉廟奉元元初求藏經繼迎佛骨爰及後世寺觀乃徧
天下齋醮洽於閭閻有宋諸大儒雖羣起而力爭之而卒
莫之能絕者抑又何也間嘗論之佛之為說蓋不始於西
方金人矣雖戰國蓋已有之陳仲子避兄離母處於於陵
亡親戚君臣上下則釋迦之棄君親捐家國以遁之靈山

者其迹同也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以仁義爲外以生之謂性則佛之坐禪入定寂守其心法尙應舍何況非法色卽是空空卽是色作用是性其說同也墨子兼愛靡頂放踵利天下爲之則佛之慈悲普濟其兼愛同也楊子爲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則佛之棄絕萬有以守其心其爲我同也其設爲天堂地獄之說則同於權謀刑名其設爲齋懺禱媚之科則同於縱橫功利至其本旨之所謂寂滅者則不過本老莊高虛元妙之意以超而上之鑿而深之焉己耳是昔之所爲異端者執其一偏之說猶足以簧鼓人心况釋氏集古今之凡爲異

理學逢源

卷之三

外篇道統類

三

端者以合之而成其說而惑人也不益甚乎是以後世賢智之士則逃而入於空寂之門而愚不肖者又從而恍於其福利因果之說糾結纏綿淪膚浹髓牢不可破其固然也然而釋氏之說實則屢變而窮矣原夫釋氏之本旨不過止一寂滅而已惟其欲寂而滅故絕六根空五蘊之說出焉又以其不近人情而無以聳眾也於是轉而言色卽是空空卽是色寔地理際不染一塵萬事門中不舍一法而於是顛倒橫逆無不可爲乃足以濟其自便之私矣然又自病其說之高而無以動人之嚮慕也則又轉而爲慈悲之說而緣業因果四大十二緣生之說益紛紜而不可

致詰層出而不可勝窮於是一家之說離爲三門曰禪曰教曰律教主於經典律主於科條惟禪以單提直指明心見性爲務獨是旣言寂滅則槁木死灰耳而教律何爲也慈悲普濟何爲也旣言空矣則四大假合天地亦夢幻泡影露電耳而緣業因果懺悔祈禱之說又何爲也故曰釋氏之屢變而窮也東漢以前釋氏之說未起而老氏之說盛行梁陳而後老氏之教漸衰而釋氏之教日盛然而稽道家之說則亦凡有五變焉老子列禦寇莊周之書大要言清淨無爲耳而欲翕固張欲奪固予是其本刻薄寡恩私己棄物以故小仁義薄禮法爲陰謀術數刑名放蕩諸

理學逢源

卷之四

外篇道統類

四

家之所爲祖若乃元牝之門爲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則養生亦老氏之一說而赤松子魏伯陽乃言鍊養不言清淨夫亦旣離其宗矣盧生李少君樂大之徒則舍鍊養而言服食今道家以鍊養爲內丹以服食爲外丹是因養生而強爲之捏合也服食鍊養以求神仙世所謂元門而張道陵寇謙之之徒乃遂變而符籙矣符籙與而禱禳之事起於是林光庭而下乃專言經典科教間及符籙微獨老莊之書有未及讀并鍊養服食亦懵然所不及知也夫科教符籙與清淨無爲之旨渺不相涉而世之黃冠問其原則曰老子問其教則曰道家問其事則曰經典科

教爲人祈禱而已抑又何也蓋佛氏竊老之精微而研而益高道家又竊佛之皮毛而流而益下也要之先王既沒禮樂崩壞人心迷惑無所持循是以異端得乘隙而起以簧鼓天下因賢智之過而高爲寂滅虛無因鬼神之幽而鑿爲天堂地獄因喪祭土苴而竊之爲懺悔祈禱因生死之運而假之爲成佛成仙由此言之是非盡異端之罪而吾儒與有過焉儒者不敦實行以示則倣於天下而區區以口舌爭失所據矣况儒名而墨實者獨持此心不管天地以戒懼爲妄見以著述爲不長俊事以無善無惡爲心之體有善有惡爲意之用知善知惡爲良知爲善去惡爲理學逢源

卷之五 外篇道統類 五

格物而理不必窮知不必致誠敬皆不必存此其顛倒放逸已與佛氏之絕六根而明心見性者沆無以異又已闢其竇而招之援其徒而附之也哉且又有不止此者星士之推命形家之卜葬陰陽家之擇日巫覡之神弦實皆有以蠱惑人心與二氏之末流相爲倚附以亂先王之禮是皆聖世之所不可不除者也君子反經而已如其脩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齊八政以防民淫一道德以同民俗進賢以崇德簡不肖以黜惡猶必實本之身而措之民則民之日用有所持循一於中和而寂滅虛無之說無所用明於嚮背而祈禳禱媚之術無所施夫然後可以

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而異端庶可息與
虞書曰無稽之言勿聽

天人性命之理日用事物之常推之而可行言之而有據無稽之言卽異端也虛靜無爲之說遠推黃帝而共工靜言庸違則敢爲異說者在上世庸已有之若九黎亂德家爲巫史人神雜擾亦其一事也斷之以勿聽此唐虞之所以上下一德同風也

詩曰謂山蓋卑爲岡爲陵民之訛言甯莫之懲召彼故老訊之占夢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

山也而謂之卑其誣亦易辨矣乃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泰山爲小彼有一死生齊彭殤者而當世猶共驚其說之新奇可喜焉由其無格物窮理之功而心易惑也周道旣衰而異說已有興起其間以鼓惑人聽者故詩人欲懲之如此

孔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爲之矣
異說之興大抵皆由於賢智之過在其人一意孤往亦只因其性之近以矯異而立名而不知其說之所偏已使後之驚奇好異者羣奉爲宗以流毒於天下老氏生於周衰而害以張於魏晉佛說入於東漢而禍以熾於梁陳陸學起於宋微而其宗乃大倡於明之季世則述

理學逢源

卷之六 外篇道統類 六

之者之爲禍無窮而要之則爲之始者之爲禍首也聖人絕以弗爲所以絕禍於微而立萬世之準而後世之愚不肖者猶舍此以趨彼也可悲也夫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異學而謂之端者以立異之始爲端甚微而其末之流爲害甚大君子宜辨之於早也老氏之初其意亦未嘗直以仁義爲非也而第以自然爲可尙則視照煦子子之仁義爲不足爲耳然旣以仁義爲不足爲禮法爲不足事則其說必至於毀棄仁義而虛無之害長矣釋氏之初其意亦未必欲盡廢人倫也而第以厭棄人事則理學逢源

卷之三 外篇道統類

七

以枯寂自甘耳然旣以枯寂自甘則其勢必至於盡廢人倫以同人於禽獸矣象山氏學匪師承知由頓悟辨明義利切中學者隱微宗孟子之立大詆濂溪之無極在朱子亦嘗稱其功夫切實此豈欲同於異學之虛無寂滅者然恃其頓悟之見以自多遂欲播弄天地囊括萬象而以意見爲不可有以議論爲不必多以六經爲我注腳而不自知其已私立一意見私持一議論多背謬於六經以幾流於禪寂矣朱子曰子靜知一而不知貫知有生知之質而不知有困勉之功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其學深似告子夫一以貫萬而見知一而不知貫

則爲空虛矣生知之質孔子不居不知困勉之功則釋

氏之單提直指矣反求諸心而後知言不得於言勿求諸心則外義而任其運水搬柴皆說是道矣陸氏之爲陸氏如此而猶得謂其不流於異哉顧象山猶有閑闌而其徒王楊舒沈乃益加決裂張九成直詆大學爲非聖人之書陳白沙以自然爲宗以忘己爲大務去耳目支離之用以全虛圓不測之神而其學遂與釋氏之清淨六根明心見性者全無少間矣王陽明遠祖金谿近宗新會倡良知之學以號召一時竊孟子之說而實揚告子之波飾儒者之名而實爲釋氏之黠雖時強自爲

理學逢源

卷之三 外篇道統類

八

別白於釋而亦烏得爲別白之其徒王艮王畿益暢其邪顛倒愈甚心齋之學一傳而顏均再傳而羅汝芳龍溪之學一傳而何心隱再傳而李贄乃直引三教爲一家異端之賊道者不在佛老而卽在吾徒矣而要不得謂非陸氏之偏於主靜立大爲有以開其端也乃至於理窮辭遁而又欲援朱入陸而陽明以有朱子晚年論定之書趙東山以有始異終同之說將誰欺欺天乎是以有明之季爲舉業者爭以私智穿鑿離經畔傳爲奇立朝廷者爭以影響風聞快於搏擊爲事而是非之顛倒錯亂所不計焉未必非認取一心而不必格致不必

敬誠之爲害崇也夫自用私智以立異於天下者世不能盡無其人而吾儒苛嚴以絕之辨以明之則斯人亦何自以爲害於天下無如以一人倡之則羣然和而專治之而害斯溥矣而世之人猶有以攻訓攻擊之攻謂異端雖存不必攻擊擊之則反爲害者則聖王一道德以同民俗之謂何其非聖人之罪人也哉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

聖人之道自堯舜而下以及於文武周公明備無餘蘊矣孔子非不欲作也直無可作耳乃孔子而後而虛無妄誕術數刑名之說日新月益以自外於先王之道者

理學逢源 卷之十三 外篇道統類 九

不可勝正則何作者之多也蓋作者之敢於立異始由其心薄先王之道爲平易無奇而不之好其所以薄之而不好者又由其心不明於先王之道則不知先王之道已至當而不可易至大而不可遺而不之信也惟其不信不好則務勝於先王之道而因之索隱行怪以立異鳴高而妄作者乃徧天下矣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此孔子之盛德謙光抑亦以明示天下之人使知先王之道至當不易至大無遺可信可好其味無窮而無庸立異自高以上取戾於先王下遺害於天下後世也孟子曰楊子取爲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也墨子兼愛

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子莫執中執中爲近之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所惡執一者爲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

中者聖道之極至而中無定體也執楊墨之中是亦楊墨而已矣楊墨之中且不可執况乃不儒不釋以欲介於邪正之間陽義陰利以欲立於君子小人之介調停朱陸以自謂有當於先儒之旨哉是以君子務窮理而貴誠意也

孟子曰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爲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公明儀曰庖有肥肉

理學逢源 卷之十三 外篇道統類 十

廐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殍此率獸而食人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吾爲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
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政不在諸侯大夫庶人不議此天下所以一德同風也自聖王不作禮樂崩壞於是諸侯放恣而處士亦起而橫議於下處士橫議於下而在上者無以閑之於是賢而在下者乃不得不起而思所以閑之此道統之所以不在君相而降在師儒

所由起也周世既衰異端蠹起虛無清淨刑名術數兵戰功利之說爭鳴互角不可勝正在孟子之所嘗闢者則管晏孫吳秦衍告子許行陳仲子之類皆既極力以攘之而此獨言楊墨者舉其甚也夫上世洪水蛇龍之災氣化爲之夏商暴君猛獸之禍人事致之至春秋而弑父弑君則人而禽獸矣然猶共知爲弑逆也楊墨則相率於無父無君且率獸而食人率獸食人此孟子之所爲深懼也厥後而暴秦兼併乃舉先王之經世大法儒者之著述微言一朝而盡廢之謂非人心之禽獸而率以相食之爲禍與然楊墨之無父無君亦其說之流

理學逢源

卷之七

外篇道統類

十一

又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

君子既不能得位行道以舉斯世之爲異說者悉芟夷之而與天下更始又不能反身實踐聖人之道有之於己以爲斯世觀型而徒嘵嘵以口舌爭欲求勝於異說

橫流之日多見其不知量然當異說橫流之日而能灼見其說之非以不爲所惑又能確據聖賢之正以力與之爭則其自得於己者所未敢知而戰勝之功亦能不計而苟非其爲聰明特達之質秉獨立不懼之概者其孰能與於斯乎嗚呼世有若人庶吾黨之不孤而共以挽留斯道於一綫也世無若人人心或幾乎熄矣此孟子之所爲殷殷屬望也

孟子曰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

理學逢源

卷之七

外篇道統類

十二

邪慝之興以經之不正也冠禮廢而天下不知有成人之道昏禮廢而夫婦之倫苦喪禮廢而慎終之道失則追薦之事興祭禮廢而追遠之意亡則祈禳之術起鄉禮廢而酒流生禍故持齋戒酒之說得以自雄相見禮廢而交際不恭故科頭箕踞之徒得以自便君臣父子夫婦兄弟長幼朋友之道無以自盡而棄倫滅性之教乃得以興起於其間飲食衣服事爲異別度量制數之政不脩而游手無事異言異服之人乃得以售姦於其際井田之制不復則民無恆業而易與爲非學校之教不明則民不知有先王之道而異端邪說乃得以蠱其心志以爭鶩於無父無君之教高焉者入於其寂滅虛

無之說淺焉者役於其福利因果之塗而正道人心或幾乎熄矣經不正而邪慝興故君子反經而已矣蓋斯民雖陷溺於邪而本心之明終未嘗息先王之澤雖遠而聖人之道則未盡湮無以示之故昧乎此心之正者有以示之自默可以觸乎此心此理之同莫爲倡之故惘惘而不知所從者有以倡之自恍然而有以動其嚮慕會歸之志惟君子有以脩之於身而見之於行誠足以立人道之表則作而在上而脩禮陳義自有以潛移默奪而致斯民於一德同風之盛卽窮而在下而脩身見世亦可以砥柱中流以回既倒之狂瀾而釋斯民之

理學逢源

卷之十三

外篇道統類

十三

瞽惑民興於善而邪慝自不足以惑之則邪說亦不攻而自息矣此君子端木之道也然而任世道人心者是伊誰之責也夫

董子曰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無以持一統臣愚以爲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之勿使並進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

大一統者一德同風之謂也知春秋之爲大一統則知異端之不容不關矣自戰國至秦以迄於漢異說盛行聖經滅息文景漢室賢君亦惟黃老之尙乃自武帝嗣

位而董子首發此策衛綰因之奏所舉賢良或治申韓蘇張之言者請皆罷去嗣後儒術興起遺經悉出雖卒未能大有發明以行先王之道於當世然黃老刑名之學亦自是而少詘知儒術之可尊斯武帝董子之功亦誠有在萬世者而道統之傳亦於斯人重有賴矣

唐憲宗遣中使迎佛骨於鳳翔韓愈上表曰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黃帝以至禹湯文武皆享壽考百姓安樂當時未有佛也漢明帝時始有佛法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以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惟梁武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捨身爲佛家之奴竟爲侯景所逼餓死臺

理學逢源

卷之十三

外篇道統類

十四

城國亦尋滅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信亦可知矣佛本夷狄之人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恩假如其身尙存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衛而出之於境不令惑眾也况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豈宜令入宮禁乞付有司投諸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後世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聖人之所作爲出於尋常萬萬也豈不盛哉佛如有靈能作禍崇凡有殃咎宜加臣身

眞西山曰人主之事佛者大抵邀福田利益之報耳故韓子之諫如此可謂深切著明矣而憲宗弗之悟既餌

金丹又迎佛骨求仙媚佛二者交舉曾未期年其效乃爾福報果安在哉○佛氏之所以搖惑人心者在於福利而佛之本旨則不在是韓子之言似只能辨其粗迹而未能折其病根未足以服佛氏之隱也彼其言心性說空說幻若卓乎有以見天地民物之原無可指擬者而乃能屏絕嗜慾寂守一心迥乎出於斯世之外以視世之齷齪經營卑污苟賤者皆不足以當其一盼此所謂彌近理而大亂真也然憲宗之悅佛也亦非能悅其深焉者也所邀固福利耳則韓子所言不既有以剖其心而奪之恃乎而奈何其終不悟邪

理學逢源

卷之十一

外篇道統類

五

韓子曰凡吾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

仁義而外無道德非仁非義之道德非道德也老子之書以道德名故韓子首辨之其曰道亡而後有德德亡而後有仁仁亡而後有義是去仁與義而言道德也古之爲民者四今之爲民者六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三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

此惡其靡費而蠹財也

古之時人之害多矣有聖人者立然後教之以相生相養

之道爲之君爲之師驅其蛇蟲禽獸而處之中土今其言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爭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如古之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

莊周所言正許行並耕齊物之意韓子之駁之亦猶孟子辨許行之說此可見孟子未嘗不闢老子也而世猶有秘南華而爲之說者

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爲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則失其所以爲臣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今其法曰

理學逢源

卷之十一

外篇道統類

六

必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相養之道以求其所謂清淨寂滅者嗚呼其亦幸而出於三代之後而不見黜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於三代之前而不見正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

老莊野鹿枯枝之說許行並耕之論楊墨爲我兼愛之道皆棄君臣去父子者也然未有如浮屠氏之顯然棄君臣父子而無復顧忌者是天下之人心至佛而盡死也要其所偏則以清淨寂滅之志惑之

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滅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

用夷禮則夷之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今也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幾何其不胥而爲夷也

求其所謂清淨寂滅是欲治其心棄君臣去父子禁相生相養之道是外天下國家也然萬物皆備於心外天下國家是無心也又安所謂治心昔先儒謂佛氏有見於心無見於性噫性具於心者也心統性情者也無見於性矣而烏在其爲有見於心也哉

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苟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由周公理學逢源卷之十一 外篇道統類 七

而上下而爲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上下而爲臣故其說長然則如之何而可也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其亦庶乎其可也

韓子於道之本原見未甚的而自治多疎然其闢老佛之功則真不在孟子之下所謂其說長者即君子好辨之志也人其人以下則所望於得行其道者

程子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自謂之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爲無不周徧實

則外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自道之不明也邪誕妖異之說競起塗生民之耳目滿天下於汙濁雖高才明智膠於見聞醉生夢死不自覺也是皆正路之蕪蕪聖明之蔽塞闢之而後可以入道

楊墨之害甚於申韓佛老之害甚於楊墨蓋楊氏爲我疑於義墨氏兼愛疑於仁申韓則淺陋易見故孟子只闢楊墨爲其惑世之甚也佛氏之言近理尤非楊墨之比所以爲害尤甚學者當如淫聲美色以遠之不爾則駸駸然入於其中矣

理學逢源卷之十一 外篇道統類

六

按佛之生不知何時而列子有西方聖人之稱則戰國時已駸有聞其說者秦始皇時沙門室利房至始皇以爲異囚之後竟逸去漢武帝時霍去病過焉支山得休屠王祭天金人以歸帝置之甘泉宮蓋西北戎人時已有事佛之俗也哀帝時博士弟子秦景使伊存口授浮屠經則藏經亦有由來矣明帝因金人之夢而問於朝傳毅以佛對緣中國已先聞其說故傳毅得知其名也明帝以傳毅之言遣郎中蔡愔及秦景使天竺求之得佛經四十二章釋迦立像併與沙門攝摩騰竺法蘭東歸楚王英始信奉之而流禍遂無窮矣然當漢之世信奉

之者猶少則以東漢諸儒猶能尚節義崇名教志在扶植綱常故不惑於福利而佛之言猶未得逞也至魏晉而士棄禮法尚清談名教蕩然無復防檢而中原之地則匈奴羗羯居焉佛氏之言因其氣類乃至彌滿天下不可撲滅入人膏肓無可救藥要不可謂非漢明帝之罪也靈帝始立祠於宮中而石勒時則有佛圖澄符堅時則有沙門道安姚興時則有鳩摩羅什梁武時則有誌公之屬而佛書乃以日繁梁衍三自捨身陳霸先父子捨身唐太宗時則有元裝求藏經於天竺在憲宗則迎佛骨於鳳翔石勒符姚可無問焉而太宗憲宗亦沈理學逢源

卷之三 外篇道統類

九

溺於此者此豈真空寂之耽實則福利之誘人而人心以為之惑也顧佛氏亦豈真能空寂者特以其賦性恬淡於世事都不耐煩卻無奈身在世間無由解脫遂索性將世上之事一切舉而空之付之不問以求遂其自安自便之私故其書曰觀自在曰歡喜曰離垢曰一真自如佛書菩薩有十地一歡喜地達物境界二離垢地自如同異性滅三發光明地淨極明生四焰慧地相極覺滿五現前地同異不至六難勝地性淨明露七遠行地盡真如際八不動地一真如心九善慧地發真如用十法雲地慈陰妙雲覆涅槃海亦可見其皆有我之私而無利物之用矣顧天下人人皆役役於嗜慾攻取之途而無以自安而彼獨枯槁性成甘於刻苦是能為斯世之所難為矣

以故西域之人遂震而驚之謂之曰佛正猶仲子之在齊而舉國稱之以為廉士也而於是為之徒者又為之矜夸其說張大其辭以為窮神知化無不周徧大地山河皆吾性妙明中物慈陰妙雲能徧覆涅槃苦海能通脩萬行普渡眾生佛家三乘一曰聲聞乘二曰緣覺乘六度直教則通脩萬行功不為己志存廣濟謂之大乘菩薩猶華言普濟也窮高極遠不可致詰而實皆虛造之境妄誕之辭天下豈有遺棄事物而能齊天下之物不愛其身不愛君親而能普濟天下之人者卑之一錢則必亂矣此明道所言不足開物成務外於倫理而不可入堯舜之道也又以其能斂固精理學逢源

卷之三 外篇道統類

三

神不為用耗故志之所專神因以聚而死而猶有餘迹恍惚之間不與形盡如史之所謂神君容亦理之所有者其國人遂益從而駭之而奔走禱祠焉其徒又益從而張之而福利果報之談亦由是起矣抑知福善禍淫時乃天道天與人以心性而佛私之天與人以人倫而佛絕之天生萬物有不齊之數而佛從而平等之且舉而空之是其違天棄天逆天已自得罪於天而不可道矣而謂能奪天之權以為人福利何惑之甚也然福利之說其淺者也以彼其言性言心幽深元渺禁嗜慾疑於克己戒殺害疑於為人論因果疑於知鬼神道陰陽

疑於達天命是以彌近理而大亂真而天下賢智之士亦從而稱之以擬於大易中庸論語故程子謂其爲害尤甚而學者當遠之如美色淫聲焉韓子之所關猶關其淺而程子之所關乃關其深也嗚呼佛之生也不知何時而流害人心乃至於此此亦氣化之衰而若人乃生於其際乎抑人事之失而於天無尤也廬陵羅氏謂周莊王十年爲春秋魯莊公七年夏四月辛卯夜恆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此則佛生之候也其或然與

程子曰老子之言雜權詐泰愚黔首其術蓋有所自

老子語道德而雜權詐本末舛矣申韓蘇張皆其流之弊

理學逢源 卷之十一 外篇道統類

三

也

子奪翁張理所有也老子之言非也子之意乃在乎取之張之意乃在乎翁之權詐之術也聖人不言有無而其事皆出於無心以

其公也老釋皆言無而事卻○君子之學使先知覺後

知使先覺覺後覺而老子以爲非以明民將以愚之其亦

自賊其性與○老子初意欲談道之元妙後來卻入做權

詐上去老子之後有申韓看申韓與老子道甚懸絕然其

原乃自老子來蘇張則更是取道遠惟其不知道而強作元妙故終入於權詐

入於權詐則刑名慘嚴必有然者耳

老子原不知姓名觀孔子家語所問禮贈言之老聃則

作五千言者或其是也若曾子問篇所述老聃言行則

又疑殆非薄禮義者存而不論可矣而孔子猶龍之贊

則必非孔子之言說者又謂老子名耳姓李氏字伯陽

及生於李樹之下之說又神怪甚矣及考伯陽魏人所

言乃鍊養之術絕未嘗及於道德而後人乃合之爲一

人又謂伯陽黃帝時人則皆妄誕之甚矣宜韓子歎人

之好怪也老彭商賢大夫世有彭祖八百歲之稱蓋太

彭本陸終氏之子籛鏗封於彭爲大彭氏之祖其傳世

歷夏商八百餘年耳非一人八百歲也老萊子則楚人

有孝行而著書立言頗似老子然其書亦未可信周太

理學逢源 卷之十一 外篇道統類

三

史儋則又戰國時人乃史氏皆以附老子傳中雖史氏

傳疑然終見其附會也今惟以道德經爲據則無爲民

化之說蕭曹所以治漢也取子翁張之說及以奇用兵

之語則刑名縱橫兵戰權謀皆由是出也禮者忠信之

薄之說則莊周荒唐魏晉清談之俗皆由是起也至若

元化之門爲天地之根等語則方士導引養生之術實

亦由是出焉而神仙之說起矣由養生而變爲服食祈

不死而變爲符籙禱祠此又其末流之差然老氏以一

人私智爲眾異之倡則亂民之刑老氏其又安可道與

程子曰導養延年此理之有可信者譬如鑪火置風中則

易過置密室則能久然縱使鍊養得來亦是造化一大盜若白日飛昇則必無之理○人有能前知者如董五此靜經之類極生明也○邵堯夫精於易數事物之成敗始終人之禍福脩短算得來無毫髮差錯然二程不貴其術堯夫一日問伊川曰今歲雷從甚處起伊川曰起處起如堯夫必用推算某更無許多事邵默然

導引服食以養生延年之說大抵本於黃帝素問今觀其書亦大要有近老子處然黃帝時那得有許多書蓋戰國時方士祖述黃帝而爲之也導引服食亦君子所不廢而醫尤濟於用然其說之流因黃老而日離其宗理學逢源卷之七外篇道統類 三

則神仙怪誕之事起焉唐虞三代盛時初不聞有神仙之說卽老子之書具在亦未嘗言及神仙及周衰而穆王有天子之傳離騷有天問之篇昭王有羽衣之夢簡子有人化之問而其書要皆假託豈有其真秦始皇始命方士徐市等入海求三神山不死藥卒以亂終至武帝而文成五利之徒神君竈神之祠紛紛不止其後乃知其妄亦以見漢武賦質之本明也夫由鍊養而言服食由服食而有符籙祈禱而大要主於求仙不死而國之以求仙耗者則秦皇之於徐市盧生漢武之有望仙汾祀魏明之作銅人承露盤宋眞之有天書玉清宮以

崇道術而滅亡者則魏太武之於寇謙之梁元帝之戎服講老子宋徽宗之事林靈素以餌方藥而損身者則漢成唐憲唐武及明之肅皇厥效彰彰若是世間豈有神仙皆妄誕耳武帝之言後世何獨不聞也哉顧其人所以獲中人主之欲而使之信從者蓋恆以幻厭小術奇中小數先惑人之聽聞而人主遂驚異而崇信之而好怪者又從而夸異張大其事以謂斯世固真有神仙不死其人者此方士所以雖敗露誅死相尋而信奉之者終不少悔也朱子綱目於凡方士之見殺者皆書伏誅所以明左道惑眾之誅誠國法之所不容赦也若乃理學逢源卷之七外篇道統類 三

前知之數則本不足爲異蓋變化云爲言事有祥人物之氣機本與天地鬼神相爲流通而迭相感召而所遇之數亦以行乎其間惟聖人之知來以理理則確乎其不易然誠立於此而物來自照聖人非有意於知來也明不足以燭理誠不足以合天而於是測之以數數之所呈覃思默會委曲推測以儼倖於奇中然要必其人有沈潛靜默之質而志慮不紛乃能有以致之究之雖億能屢中而著一毫推測便是意料之私是以數雖足以知來而君子有不尚也邵子之於易數亦既極深而研幾固非小數奇中之可同年語矣而任數以前知則

終非聖人之前知且或使人域於氣數而不思所以立命之功故二程不取夫邵子之數二程且所不取而舉世乃驚夫小數奇中以依附於神仙又何其惑之甚也然則世無所謂仙乎赤松廣成妄矣然後世如于吉左慈冷謙張三丰輩見於史冊甯不自有其術邪曰白日飛昇必無之理劉安伏誅蕭衍餓死而世俗皆以爲仙去傳聞安可盡信也王喬于吉一時之怪幻且安知其果不死也惟人而仙之則竟仙之耳况怪幻奇異之術何益於人祇以亂世黃巾白蓮三代而下以此煽亂者不可勝紀故律法嚴師巫邪術妄言禍福之誅誠不可

理學逢源

卷之三

外篇道統類

五

赦也孫策自死豈以殺于吉哉然則仙之名何自訪乎曰天體渾圓運轉眞使飛昇昇於何處竊謂仙者僊也卽醫書所謂輕身延年耳又入山爲仙仙卽山人之謂也蓋古有隱逸山林自全其天自適其體之士以逍遙養生自逸而當世遂目之爲仙若秦漢間之安期黃石是也仙非白日飛昇之謂而王喬于吉左慈張果妖妄之輩則直謂之亂民不可以謂之仙也

或問齊物論何如曰莊子欲齊物理邪物理從來齊何待莊子而後齊若齊物形物形從來不齊如何齊得○問學者何習莊老之眾也曰謹禮而不達者爲其所膠固焉放

情而不莊者畏法度之拘己也必資其放曠之說以自適其勢則然

嘗謂異說之興由禮之失也禮所由失以文之繁也先王制禮忠信以立本義理以爲文故人行而安之所謂和爲貴也自周末專事繁文而忠信之本不見無忠信以立之本則繁文只屬拘迫勉強故放曠者乃欲併禮法而一切棄之所謂知和而和也老氏以禮爲忠信之薄正爲其以繁文之禮爲禮而不知先王之禮故也然一棄先王之禮而遂幾同人於禽獸放蕩之禍自魏晉而已極而禮教乃不可復異說乃不可除可勝嘆與

理學逢源

卷之三

外篇道統類

五

張子曰天地之氣雖聚散攻取百塗然其爲理也順而不妄氣之爲物散入無形適得吾體聚爲有象不失吾常太虛循是出入者是皆不得已而然也然則聖人盡道其間兼體而不累者存神其至矣彼語寂滅者往而不反徇生執有者物而不化二者雖有間矣以言乎失道則均焉氣之聚散卽理之所爲所謂體物不遺誠不可揜也氣動於自然而不得已所謂順也得吾體而不失吾常所謂不妄也聖人盡其理則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所謂存神之至也佛

氏言空寂執無而遺有有夜而無晝言仙者滯於有而不無欲有晝而無夜逆而妄矣豈道也哉

知虛空即氣則有無隱顯神化性命通一而無二顧聚散出入形不形能推本所從來則深於易者也若謂虛能生氣則虛無窮氣有限體用殊絕入老氏有生於無自然之論不識所謂有無混一之常若謂萬象爲太虛中所見之物則物與虛不相資形自形性自性形性天人不相待而有陷於浮屠以山河大地爲見病之說此道不明正由愼者略知體虛空爲性不知本天道爲用反以人見之小因緣天地明有不盡則誣世界乾坤爲幻化幽明不能舉其理學逢源卷之七 外篇道統類 三

要遂躡等妄意而然不悟一陰一陽範圍天地通乎晝夜三極大中之矩遂使儒佛老莊混然一途語天道性命者不罔於恍惚夢幻則定以有生於無爲窮高極微之論入德之途不知擇術而求多見其蔽於詖而陷於淫矣

彌滿天地充塞無間莫非此氣而理初不外是矣有者氣無者理隱者理具而氣未行顯者氣形而理即寓神者理之主乎氣而合一不測化者氣之載乎理而推行有漸通一而不可分也不知虛之即氣故有道生天地之謂是天地一物道又別是一物此道何處頓放而不得不求之虛無矣以有物爲太虛之累故有山河大地

爲見病之說是形爲性累此萬象皆無可奈何他而不得不求之寂滅矣以無無宗以有爲累是以舉世累乾坤而歸之幻化皆詖淫之辭也○老氏知無形之妙而不知無形之妙正即於有形而著是以小仁義而蔑禮法佛氏知有形之累而不知有形之用各得此理之常是以棄人倫而絕萬物二者之蔽本同但老氏有自無自無意在純任自然佛則併欲盡舉有者而空之滅之

聖不可知謂神莊生謬妄又謂有神人焉

此後世神仙之說所由昉也然莊周姑射神人及列子

理學逢源卷之七 外篇道統類

三

御風之說本皆寓言非真謂有此也

釋氏不知天命而以心法起滅天地以小緣大以末緣本其不能窮而謂之幻妄真所謂疑冰者與○釋氏妄意天性而不知範圍天用反以六根之微因緣天地明不能盡則誣天地日月爲妄幻蔽其用於一身之小溺其志於虛空之大所以語大語小流遁失中其過於大也塵芥六合其蔽於小也夢幻人世謂之窮理可乎不知窮理謂之盡性可乎謂之無不知可乎塵芥六合謂天地爲有窮也夢幻人世明不能究其所從也

蘭友叔祖曰佛氏不奈自一身何卻於靜坐裏千思萬

想憑空結撰又遂據他私臆所見認以爲是以故塵芥六合夢幻人世其塵芥六合者不奈六合何故也其夢幻人世者不奈一身何故也故人以釋氏爲空實則不能空之至者也人以釋氏爲寂寞則不能寂之至者何則以其自便之私不勝擾擾也而人猶以其高自位置能妄誕也而效慕而崇信之惑之甚矣

浮屠明鬼謂有識之死受生循環遂厭苦求免可謂知鬼乎以人生爲妄可謂知人乎天人一物輒生取舍可謂知天乎孔孟所謂天彼所謂道惑者指游魂爲變爲輪迴未之思也大學當先知天德知天德則知聖人知鬼神今浮理學逢源

卷之三 外篇道統類

三

屠極論要歸必謂死生流轉非得道不免謂之悟道可乎自其說熾傳中國儒者未容窺聖學門牆已爲引取淪胥其間指爲大道其俗達之天下致善惡智愚男女臧獲人大著信使英才間氣生則溺耳目恬習之事長則師世儒崇尚之言遂冥然被驅因謂聖人可不脩而至大道可不學而知故未識聖人心已謂不必求其迹未見君子志已謂不必事其文此人倫所以不察庶物所以不明治所以忽德所以亂異言滿耳上無禮以防其僞下無學以稽其弊自古淫詖邪遁之辭翕然並興一出於佛氏之門者千五百年自非獨立不懼精一自信有大過人之才何以正

立其間與之較是非計得失

佛氏原不知人物之生皆原於天而將人物之生別看做一件有障礙物事故以人生爲妄以死爲輪迴受生又不知人物之生莫非此道而以道別看做一件不生不滅的物事故謂得道則可免輪迴然此等議論尙是佛說之淺者而搖惑得人處卻正恃此

今釋氏語實際乃知道者所謂誠也天德也其語到實際則以人生爲幻妄有爲爲疣贅以世界爲蔭濁遂厭而不有遺而弗存就使得之乃誠而惡明者也儒者則因明致誠因誠致明故天人合一致學而可以成聖得天而未始理學逢源

卷之三 外篇道統類

三

遺人易所謂不遺不流不過者也彼語雖似是觀其發本要歸與吾儒二本殊歸矣道一而已此是則彼非此非則彼是固不當同日而語其言流遁失守窮大則淫推行則破致曲則邪求之一卷之中此弊數數有之大率知晝夜陰陽則能一性命能知性命則能知聖人知鬼神彼欲直語太虛不以晝夜陰陽累其心則是未始見易未始見易則雖欲免陰陽晝夜之累未由也已易且不見又烏能更語實際舍實際而談鬼神妄也所謂實際彼徒能言之而已未始心解也

佛本言空卻翻說實際及說到實際卻仍舊是要空本

旨耳若解道吾儒誠字則不肯去作佛矣

朱子曰儒教自開闢以來二帝三王順天理人心治世教民厚典庸禮之道後世聖賢遂著書立言以示後世及世之衰方外之士厭一世之紛拏畏一身之禍害耽空寂以求全於亂世而已及老子唱其端而列禦寇莊周楊朱之徒和之孟子嘗闢之以爲無父無君比之禽獸然其言易入其教易行當漢之初時君世主皆信其說而民亦化之雖以蕭何曹參汲黯太史談輩亦皆主之以爲真足以先於六經及後漢以來米賊張道陵海島寇謙之之徒遂爲盜賊張陵孫魯納降於曹操可見其虛謬不足稽矣○人理學逢源

卷之三

外篇道統類

三

皆言孟子不排老子老子便是楊氏○莊列本楊朱之學故其書多引其語莊子說臣之於君曰義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他看得那君臣之義卻似是逃不得不奈何須著臣服他更無一個自然相胥爲一體處可怪故孟子以爲無君此類是也○或問先儒論老子多爲之出脫云老子乃矯時之說以某觀之不是矯時只是不見實理故不知禮樂政刑之所自出而欲去之朱子曰渠若識得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自不應如此他本不知下一截欲占一簡徑言之然上截無實見故亦不脫灑○問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曰老子說話都是這意思緣他看得

天下事變熟了都於反處做起且如人剛強咆哮跳躑之不巳其勢必有時而屈故他只務爲弱人纔弱時卻蓄得那精剛完全及其發自然不可當故張文潛說老子惟靜故能知變然其勢必至於忍心無情視天下之人皆如土偶爾其心都冷冰冰地了便是殺人也不卹故其流入於變詐刑名太史公將他與申韓同傳非是強安排其源流實是如此○易不言有無老子言有生於無便不是○老子之學大抵以虛靜無爲坤退自守爲事雖曰我無爲而民自化然不化者則亦不之問也其爲道每每如此若其曰傍日月扶宇宙揮斥八極神氣不變者是乃莊生之荒理學逢源

卷之三

外篇道統類

三

唐其曰光明寂照無所不通不動道場徧滿沙界者則又瞿曇之幻語老氏則初曷嘗有是哉今世人論老子者必欲合二家之似而一之以爲神常載魄而無所不之此因老氏載營魄之言而誤也則是莊釋之所談而非老子之意矣○楊朱之學出於老子孟子闢楊朱便是闢老子釋氏有一種低的如梁武帝是得其低的彼初入中國也未在後來到中國卻竊取老莊之徒許多說話見得儘高新唐書贊說得好○老子中有仙意○老氏初只是清淨無爲清淨無爲卻帶得長生不死後來卻只說得長生不死一項如今恰成箇巫覡專只理會厭讓祈禱這自經兩節變了○道家自

老莊書卻不知看盡為釋氏竊而用之卻去做釋氏經教之屬譬如富室子弟所有珍寶悉為人所盜去卻去收拾人家破甕破釜

老氏之源流敗弊惟朱子言之至為詳盡老子惟略見得寂然不動意思而不知感而遂通之用則併寂然不動俱未是道故一味苟簡清淨苟簡則凡事退伏以靜勝動以柔勝剛而其用勢必出於權詐權詐之極必至慘覈剝削無情寡恩每處自占便宜是則無君之意已是在是矣但老氏為我處尚含蓄又其書道理頗廣路頭頗多楊氏乃專一為我故孟子力為闢之然此意所由

理學逢源 卷之三 外篇道統類

三

起亦緣周道既衰厭世上紛拏畏一身禍害遂耽空寂以求全於亂世故老楊列莊皆持此意見而各率其資之所近或退伏靜觀或荒唐自恣蓋不但老莊諸人即荷蕢丈人楚狂沮溺皆是此一副當所以子路說他不仕無義潔身亂倫若使此輩人皆著書其說未必不同於老子楊朱也乃由其為我之說寡恩深刻而後一變以有申韓蘇張蘇張得其末而失其本不足傳世申韓則致暴秦之禍兵家則又本於其權詐之術以有陰符經尉繚子之類漢初尚清淨亦未嘗不任權詐刑名至景宣則全用刑名為治下流至於王何則又略見於老

子之體而不復有老子之用又肆於列莊之荒唐而流禍至斯極矣導引長生其實亦是為我故別派則又有方士參同契等書及神仙符籙之說符籙已益離其宗故下梢至於盜賊然其說至今猶足惑人言服餌丹鉛者稟寒之人或可稟熱之人多見危殆辟穀亦非道理蓋養人莫如五穀也導養消息亦惟身體全盛無虧者可以行之若身體本有虧損則多致阻滯痰火昏惑之疾書符鍊筆者屢致狂惑失心炬見朋友中以此數事得病隕身者數人矣外丹鍊石成金從無成效好之者每每破家吾友沈臥庵少年事此以致貧窘而符籙之害尤為盜賊叛

理學逢源 卷之三 外篇道統類

三

逆之罔若今之道士卻只是經典科教為人厭禱祈禱雖上清龍虎亦不外是又做佛家三身之像而為三清佛家一法身其本性也一報身其德業也一肉身釋迦本身也其徒因塑為三像事之今謂之三寶是也道家學之而奉三清一曰元始天尊一曰太上道君一曰太上老君老君即老子也老子無三身之說而夾設二像甚也竊佛家般若楞嚴睡餘而為清靜經真誥道授諸篇則全離其宗卑下甚矣然此之為害卻淺只不合雜奉神怪褻瀆天帝書符頌咒佛家之咒乃彼西竺方語本中國人而道書亦做彼作咒雜用唯等字陋之甚也竊謂存此項人使如古之巫覡命官掌之只是歌舞事神而不許其僭奉天帝及符咒等項三清等項則一切除之其亦可也至若老列

莊子及陰符經參同契黃庭經之屬則雖不能盡除亦當禁人誦習要之教化行而禮樂興則民心自不遷於吳說矣○昊天上帝之主奉於道觀而坐三清之下三皇五帝之像郡縣立廟而醫家奉之皇帝萬歲之主奉於僧寺而坐三寶之下此等皆僭逆無禮褻慢之甚者餘若真武之神本即北方元武七宿宋人避聖祖諱謂之真武三官疑即古重該脩熙之神別有火官即祝融黎自禮教之衰併鬼神皆為異說所盜竊東嶽不當郡縣立廟此皆不可不亟改正餘若神仙怪誕之有行官寺觀則皆毀之以無滋民惑可也

理學逢源 卷之三 外篇道統類

三

朱子曰孟子不闢老莊而闢楊墨楊墨即老莊也今釋子亦有兩般禪學楊朱也苦行布施墨翟也然今禪家亦有非其佛祖之意者試看古經如四十二章等經可見楊文公集傳錄說西天二十八祖知他是否如何舊時佛祖是西域人卻會做中國樣押韻詩今看圓覺經云四大分散今者妄身當在何處即是竊列子骨骸及其根精神入其門我尚何存語宋景文說前面楞嚴咒是他經後面說道理處是附會圓覺經前數疊稍可看後面一段淡如一段去末後二十五定輪與夫誓語可笑○佛氏之學亦出於楊氏其初如不愛身以濟眾生之說雖近墨氏然此最

淺近未是他深處後來是達摩過來初見梁武帝武帝不曉其說只從事於因果遂去面壁九年只說人心即至善即此便是不必用辛苦脩行又有人取老莊之說而附益之所以其說愈精妙只是不是耳又有頑空真空之說頑空者如死灰槁木真空則能攝眾有而應變然亦只是空耳佛書云寂寂惺惺是妄想惺惺非惺惺寂寂是無覺寂寂非無覺寂寂即頑空也惺惺寂寂即真空也然既云空矣則物事已盡付之不理所謂攝眾有而應變者亦不過任他運水搬柴皆說是道耳豈肯以其心主張萬事者乎顧其所以別則緣他面壁靜坐中養得此心有一片妙要在無著中閃閃爍爍所以坐禪久定亦頗有能知來者空諸所有要此妙明將來何用 既不消窮究他伊川所謂只消就跡上斷便了他既逃其父母雖說得如何道理

理學逢源 卷之三 外篇道統類

三

也使不得佛氏本自棄其父母今世禪和卻又說出許多辭也在生既捨其父母而不事絕父母之嗣而○佛法乘虛入中國廣大自勝之說幻妄寂滅之倫自齊戒變為義學如遠法師支道林皆義學然又只是盜襲莊子之說以世所傳筆論云出於筆法師有四不遷之說日月歷天而不周江河澆注而不流野馬飄鼓而不動山嶽偃仆而常靜此四句只是一義只是動中有靜之意如東坡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之意耳孔子只說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其理便與靜體無拂此物來順應大公無我之說也然動自是動靜自是靜如說行也是中禮坐亦是中禮則此是

齊戒之學一變遂又說出這一般道理來達摩入來又翻
了許多窠臼說出禪來又高妙於義學以為可以直超徑
悟而其始者禍福報應之說又足以鉗制愚俗以為資足
衣食之計遂使有國家者割田以贍之擇地以居之以相
從陷入於無父無君之域而不自覺蓋道釋之教皆一再
傳而失其真有國家者雖隆重儒學而選舉之制學校之
法設施注措之方既不出於文字言語之外而又以道之
要妙無越於釋老之中而崇重隆奉反在於彼至于二帝
三王迷天理順人心治世教民厚典庸禮之大法一切不
復有行之者唐之韓文公本朝之歐陽公以及關洛諸公
理學逢源

卷之十二 外篇道統類

三

既皆闡明正道以排釋氏而其言之要切如傅奕本傳宋
文景李蔚贊東坡儲祥觀碑陳後山白鶴宮記皆足以盡
見其失此數人皆未深知道而其言或出於強為是以終
有不滿人意處至二蘇兄弟晚年諸詩自言其不墮落則
又躬陷其中而不自覺矣○老氏欲保全其身的意思多
釋氏又全不以其身為事自謂別有一物不生不滅歐公
嘗言老氏貪生釋氏畏死其說亦好氣聚則生氣散則死
順之而已釋老則皆悖之者也○佛氏之失出於自私之
厭老氏之失出於自私之巧厭薄世故而盡欲空了一切
者佛氏之私也關機巧便盡天下之術數者老氏之失也

○問佛老不同處曰老莊絕滅義理未盡佛則人倫滅盡
禪則義理滅盡○佛老不待深辨只是廢三綱五常已是
大罪○吾以心與理為一彼以心與理為二亦非故欲如
此乃是見處不同彼見得心空而無理吾見得心雖空而
萬理咸備也雖說心與理一不察乎氣稟物欲之私是見
得不真故有此病大學所以貴格物也○佛氏之說與吾
儒有甚相似處如云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為萬象
主不逐四時凋又曰撲落非他物縱橫不是塵山河及大
地全露法王身又曰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看他甚
樣見識今區區小儒怎生出得他手宜其為他揮下此是
理學逢源

卷之十二 外篇道統類

三

法眼禪師下一派宗旨如此此正所謂彌近理而大亂真
有物先天地數語子曰君試參看卧庵卻不肯說子曰我
代君參之謂法性不生不滅耳若絃說卻不然凡人有
生神識同歸於盡止有此理不生不滅理雖今之禪家皆
無形卻於萬象上見不可於天地之先求之今之禪家皆
破其說以為有理路落窠臼有礙正當知見今之禪家多
是麻三斤乾屎橛之說謂之不落窠臼不墮理路然又有
翻轉不如此說時色無相隨物皆通耳如說即心即佛又
說非心非佛是也必欲說人無理路處足見其淺而文之
以深矣又嘗見樓霞語錄卻大辨此等咒罵佛者之非
蓋以其太穿○佛氏棄了道心卻取人心之危者而作用
之遺其精者取其粗者以為道此是源頭錯處○作用是
性此告子生之謂性之說也且如手執刀胡亂殺人亦可

以為性乎龜山舉龐居士云神通妙用運水搬柴以比徐
行後長亦坐此病不知徐行後長乃謂之弟若疾行先長
則謂之不弟如曰運水搬柴即是妙用則徐行疾行皆可
謂之弟邪運水搬柴之說即莊周道在螻蟻矢溺意也何須彌山等語皆○有人言脩來世者曰今世不脩脩後世是從莊周脫胎○有人言脩來世者曰今世不脩脩後世何也○德粹問人生則氣聚死則氣散浮屠氏不足信然世人為惡死若無地獄治之彼何所懲曰且說堯舜三代之世無浮屠氏乃比屋可封天下太平及其後有浮屠而為惡者滿天下若為惡者必待死然後治之則生人立君又焉用地獄之說明者自不待辨然卻為後世人君刑賞不得其平如岳飛以忠見殺秦檜以姦淑終之類

理學逢源卷之七外篇道統類 五

人心不平故異端得為是說以惑人其意亦欲以勸善懲惡然程子有云君子以誠教人猶有不化者現以偽誣人乎統謂生不畏王法矣安知死畏冥誅齊民以刑已非善治現冥刑哉且佛氏設地獄以懼人矣而又謂求佛懺悔可以免罪則曰嘗記前輩說除卻浮屠祠廟天下便知是教人為惡也

向善莫是此意曰自浮屠氏人中國善之名便錯了渠把奉佛為善如脩橋造路猶有益於人以齋僧立寺為善善安在夏令九月除道十月成梁單子以道弗不可行知陳橋造路皆王政之務也凡祀有其廢之莫或舉也非其鬼而祭之謂之淫祀無祀者王之令而脩造於浮屠之墓化祀典不秩於宗伯之官而爭趨於異說之淫祠矣是以君子貴所謂除浮屠祠廟便向善者天下之人既不溺於反經也

彼自然孝父母弟長上做一好人便是善浮屠本無父之教且務民義則

遠鬼神矣詭鬼神則棄民義矣浮屠氏率人以詭鬼神之佛書多是後世做文字者所為向見伯恭說曾看藏經其中有至不成話者今世傳一二本經乃其祖師所傳故士大夫好佛者多為簞鼓某問道家之說云出於老子今世道士又卻不然今之傳莫是張角術曰是張陵見二國志他今用印乃陽平治都功印張魯起兵之所又有祭酒有都講祭酒魯以女妻馬超使為之其設醮用五斗米所謂米賊是也今設醮者猶以五斗盛米安五向在浙東祈雨設醮拜得脚痛自念此何以得雨自先不信某問漢時如鄭康成注禮但云鬼神是氣至佛入中國人鬼始亂曰

理學逢源卷之七外篇道統類 罕

然○王質不敬其父母曰自有形無始以來自家是換了幾箇父母了其不孝莫大於是以此知佛法之無父其禍乃至於此使更有幾箇如王質則雖殺其父母亦以為常佛法說君臣父子兄弟只說是偶然相遇趙子直戒殺子文云汝今殺他他再出世必殺汝此等言語乃所以啓其殺子蓋彼安知不說道我今可以殺汝必汝前生曾殺我○佛氏為遁逃淵藪○自伊洛君子之沒諸公亦多闢佛矣然終說他不下者未知其失之要領耳佛氏自謂識心見性然其所以不可推行者何哉為其於性與用分為兩截也聖人之道必明其性而率之凡脩道之教無不本於

此故雖功用塞天地而未有出於性之外者釋氏非不見性及到作用處則曰無所不可為故棄君父無所不至者由其性與用不相管也魏才仲侍側問其故曰如今未有此病然亦不可不知譬如人食物欲知鳥喙之不可食須是認下這底是鳥喙知此物之為毒則他口不食之矣若不便認下他日卒然遇之不知其毒末有不食之也異端之害道如釋氏者極矣以身任道者安得不辨之乎如孟子之辨楊墨正道不明而異端肆行周孔之教將絕矣譬如火之焚林將及于身任道君子豈可不拯也

佛氏之源流毒害亦惟朱子言之至為詳盡佛氏只認理學逢源

卷之三 外篇道統類

聖

得此心之虛靈知覺為性而不知虛靈知覺中有萬物皆備之理因是恐外物之攻取不息為吾心虛靈本體之害而遂欲杜絕而禁持之及禁持之不得則舉而付之空虛無用之地此空寂二字實佛之本指然也既舉事物而付之空虛則此身亦自視為空虛假託之身而飼虎餐鷹皆所不顧於是又轉而有慈悲普濟之說此亦自離其本旨矣然其實非其所重惟是全得此虛明靈妙者存而不失則天下不顧國家不顧父子君臣不顧併一身皮肉亦所不顧蓋凡此皆是空虛假合之物足以亂吾靈明之性而不能以養吾靈明之性故也此

佛氏之本指也老氏言無為釋氏言空寂其說本相近然老氏有生於無則猶有有之用只是其有與無既分作兩截則有有之用處不得不出於權詐然其說猶為近情且得一身自在佛氏則併有者而一切無之其說甚不情而亦太自苦矣西天二十八祖其傳授殆未敢知然只以初入中國之佛經四十二章觀之則苦行齋戒因果報應其說皆無奇特梁武帝齋戒捨身何等苦行然要是怵於福利未睹其根本也佛徒自攝摩騰竺法蘭始入中國楚王英始尊信之然崇事之者尚寡至東晉而中國誦誕之徒乃攘襲列莊之意以附益焉齋

理學逢源

卷之三 外篇道統類

聖

戒之宗乃變而為義學若遠公支遁沙門道安之徒般若心經大波若經六百餘卷楞嚴金剛維摩圓覺諸經之類皆經刪潤經營而說乃漸超高妙如列子有骨骸書則有四分散我今妄身當在何處之說列子說其目口鼻心體處有六件佛書因有六根十八戒之說其餘若塵既不緣根無所著反流全一六用不行及終日喫飯不曾咬破一粒米終日著衣不曾掛著一條絲又如實地不理際不受一塵萬行叢中不捨一法等語雖極高虛元渺在意掀翻然要不外列莊逍遙齊物遺意又所云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即陰符絕利一源使到至道意也何謂佛麻三斤乾屎橛之禪即莊子道在螻蟻矢說也達摩又變而直指人心不立文字而禪學始興從前苦行齋戒講議經典皆可視為贅設矣是以苦行齋戒者則謂之律議論經典者則謂之教單提直指者則

謂之禪此所以愈出愈奇而義理於以滅絕其齋戒苦求能索性經典演說得高尚有議論至禪學則空得索性其空尚不眞是無拘無束矣然齋戒者已無人倫至義學而愈無義理至禪學而義理人倫乃盡廢絕佛氏之害於斯甚矣而又有慈悲布施因果報應懺悔祈禱之說爲足以警惑愚蒙而濟其姦佛法之爲害蔓延天下沈浸人心殆於是引牽而不可除固結而不可解矣魏太武盡誅境內沙門唐武宗詔毀天下招提藍若僧足並勅歸俗似乎毅然知所惡矣然太武則崇事寇謙之武宗則溺於趙歸真是正如二女妬姦而主者暱其所私則一女見醜矣豈眞知所惡者哉周武帝廢佛道教毀淫祠立通道觀以壹聖賢之學斯庶理學逢源

卷之七

外篇道統類

聖

乎得好惡之正與然周武之於儒亦非克知灼見而能實本於身以見於行事者則所謂一聖賢之學者亦不過崇其名焉已耳况魏周號令皆不及於天下而止行於境內而魏文唐宣又皆已崇奉佛法宇文子孫不克負荷異端其何以能絕也唐傅奕韓退之宋二程橫渠三蘇之輩立論皆常關佛及蘇氏不惟不能關之後且趨而附之而程子之門人立說過高且有自淫於釋而不自知者正程子所云執理反出其下矣况齷齪小儒心且營營於利祿生死之間而無所執守而又安能關佛也哉朱子奮興乎程張之後以上承洙泗心傳於是

道統之傳自我朱子任之乃窮流溯源盡發佛氏之藏而儒釋幾微之辨是非之介於以大明使後世學者知所決擇以不惑於似是之非而當時南軒東萊之屬及勉齋西山諸賢又皆能有以左右先後之夫亦既云盛矣惜乎載之空言而不獲見諸行事豈天之未欲平治天下與且當時浙紹之學流爲功利如陳同甫輩豫章之學偏於主靜如象山兄弟相與梗閣其間而陸氏認取一心更幾以淪於禪寂其學演於張九成流於陳獻章太闢於王守仁而其徒授受相承果至引三教爲一家談之者至今未已吁嗟乎差以毫釐謬以千里異學之成爲異理學逢源

卷之七

外篇道統類

聖

學也往往然矣而安可不急爲之別白與且異端之無忌憚也每每誦誕攤贖援儒入墨於吾儒關佛之言則強語謂之護法於退之永叔輩則攀引以續傳鏡釋子因韓歐陽佛之亟乃僞作韓歐別傳蓋因韓子有參太顛事及承叔六一居士之稱而遂肆其汚謗也抑知韓子答孟尚書書已自言甚明又道家亦攀引韓子謂爲韓湘所度去升仙則因雪擁藍關之詩而汚曠之也其無忌憚如靈源有伊川之帖石林過庭錄載伊川參某僧後是爲洛學朱子云某向見老示及某僧與伊川帖後見此帖乃載山谷集中後又見有跋此帖者乃僧與潘子眞帖其差謬類如此但當初佛學只是說無存養工夫至唐六祖始教人存養當初佛學只是說無存養工夫上做工夫至伊川始教人就身上做工夫所以謂伊川靈源朱子有口過之悔三教一家圖後乃伸其妄誕之

說大約謂宋儒惟周茂叔為誠實君子而於程張則歷
毀之及謂二程遺書中關佛之言皆朱晦庵所偽託
庵於臨終時自言生平無他不善但恐口業深重云云
此書不記何名料想蓋林三教主等所造無忌憚至矣
獨稱茂叔者以周子嗚呼孔子程子朱子而可污而誰
書中未見關佛語也
不可污也污孔子者如謂世尊使儒童無位之難為徵
而空言之難為力也此程子所以比之春色淫聲朱子
所以比之焚林之火攤賊之賊也可深懼哉老釋二氏
莫非異端而老氏則已衰颯獨釋氏之猖狂如此人其
人火其書盧其居者誰與碩果不食其亦有來復之機
耶

師儒

理學逢源 卷之七 外篇道統類

聖

道統之在師儒變也自堯舜再至於湯自湯至於文武皆
聖人作於上以正天下之人心而立天下之極則在下雖
有聖人亦不過輔盛明以後先迪教而已又何庸立言垂
教俾當世別有信從以自外於一德同風之盛哉惟是聖
王不作禮樂崩壞異說蠱起無所維持而世道人心於以
大壞於是在下之聖人乃不得已而起而身任斯道之傳
而後之繼起而有天下者又不能本天德以行王道以上
繼堯舜再湯文武之治繼世者苟治自安亦不能用在下
之聖人以自輔使得以盡行其道而致治於當時徒使在
下聖人獨抱憂民之志以嘒嘒有言冀斯道獲以空言得

明而維挽世道人心於萬一則是道統之所以存而不墜
乃獨賴有師儒然而非聖人之所得已也是以諸侯橫而
孔子乃作春秋楊墨興而孟子自居好辨黃老刑名縱橫
兵戰之術與六經之說廢而董子乃發憤於下帷老子釋
迦之教盛行而韓子乃奮筆於原道異說之流不息而學
者之志日紛在上無道德齊禮之治在下無躬脩實踐之
儒而濂洛關閩數君子乃由斯起焉道統之在師儒不有
自與作而在上則其事行處而在下則其說長在上在下
其道同也而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以垂萬世斯道之正者
孔子也故以師儒而任斯道之統以一天下之趣者乃自
理學逢源 卷之七 外篇道統類

聖

孔子始

傳曰孔子名丘字仲尼其先宋人也父叔梁紇為魯陬大
夫母顏氏生孔子於魯昌平陬邑三歲而孤孔子少陳俎
豆習禮容以為戲長而睿智年二十仕魯為委吏又為乘
田二十二歲設教於闕里顏路之徒皆受學焉參史記世家語
二十四歲母顏氏卒二十八歲學官於郟子二十九歲學
琴於師襄三十歲齊景公如魯問孔子曰昔秦穆公小而
辟其伯云何子曰能舉賢也雖王可矣參史記家語左傳三十一
歲齊景公來聘遂適齊齊侯將致邑於孔子孔子辭謂弟
子曰言未行也三十四歲適周問禮於老聃訪樂於萇宏

宏私謂劉子曰聖人之興也孔子在周觀乎明堂及后稷之廟知周之所以興也自周反魯道益尊弟子蓋三千焉參家語三十五歲適齊三十七歲聞韶樂學之三月景公將用孔子晏嬰沮之公曰吾耄矣不能殫孔子之學也孔子行反於魯參家語四十七歲魯定公以孔子為中都宰以德為教以道為治升為司空以土任物物咸宜五十歲為司寇國無淫人市不偽飾民興讓客至如歸參家語五十二歲公會齊侯於夾谷孔子相齊侯將以萊俘刼孔子曰奈何以裔亂華齊侯心忤而麾之歸而反魯汶陽之田五十四歲仲由墮三都五十五歲攝相事齊人懼歸女樂以理學逢源

卷之十三 外篇道統類

聖

沮之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子路曰可以行矣子曰彼將郊若不廢禮猶可止也郊又不致膳於大夫孔子不脫冕而行師已追送之孔子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優哉游哉聊以卒歲桓子聞之曰夫子罪我以羣婢故也參左傳家語孔子去適衛主顏雝由家五十六歲去衛將適陳過匡顏刻御以策指曰昔吾入此由彼闕也匡人疑以為陽虎而圍之五日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匡人其如予何乃使從者為甯氏家臣於衛匡人圍解史家記反衛南于請見居數月靈公不禮孔子醜之去適曹又適宋宋向魑欲殺孔子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

予何遂微服過宋又適陳主司城貞子家五十九歲自陳過蒲蒲公叔叛衛要孔子盟曰無適衛孔子許之過蒲曰要盟非誠遂適衛將西見趙簡子聞簡子之殺三士也至河而返反衛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曰未之學也遂行如陳在陳絕糧六十一歲自陳如蔡六十二歲自蔡如葉楚子使人聘孔子孔子往拜禮焉楚子欲封孔子子西沮之孔子自楚反乎衛六十八歲魯人逆孔子孔子反魯參論語知道之終不行也乃贊易定禮正樂刪詩書又以託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故因魯史而作春秋魯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而經終焉孔子生於魯理學逢源

卷之十三 外篇道統類

聖

襄公之二十二年卒於哀公之十有六年子伯魚先孔子卒孫子思受業於曾子之門孔子之門弟子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而顏淵為最餘具禮者則曾子閔子騫冉伯牛仲弓以德行稱各因其材德之所近而成之者則如子貢宰我季路冉有子游子夏公西華子張有若子賤南容漆開子木之徒或以言語政事文學稱或以禮樂著或以氣象似或以傳經顯孔子授易於商瞿子木授詩禮於子夏授春秋於子夏左邱明授孝經於曾子願六經載道之文而好學者則獨稱顏淵誠以實踐力行之功固不徒言語文辭之迹也孔子曰

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又曰回也其庶乎屢空又曰不遷怒不貳過又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曰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顏淵問為邦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顏淵喟然嘆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然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

理學逢源 卷之三 外篇道統類

兗

顏淵冉伯牛子路皆先孔子卒孔子尤惜顏淵曰天喪予天喪予後孔子既沒七十子之徒皆服心喪三年子貢獨築室於場又三年而後去孔子既沒羣弟子散之四方各以其所得傳授及門而卒傳孔子之道於來茲者曾子也子思子曰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譬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

子貢曰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

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

幸我曰以子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

有若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泰山之於邱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

孟子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

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由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

理學逢源 卷之三 外篇道統類

丑

周子曰道德高厚教化無窮實與天地參而四時同其性孔子乎

程子曰孔子之道著見於行如鄉黨之所載者自誠而明也

問孔子不是不欲仕只是時未可仕朱子曰聖人無求仕之義君不見用只得且恁地做○問孔子當衰周時可以

有爲否曰聖人無不可爲之時只恐權柄不入手若得權柄在手則兵隨印轉將逐符行○問固是聖人無不可爲之事聖人有不可爲之時否曰便是聖人無不可爲之時若時節變了聖人又自處之不同○又問當衰周時孔子豈不知時君必不能用已曰聖人卻無此心豈有逆料人君能用我與否到得後來說吾不復夢見周公云云時聖人亦自知其不可爲矣然據陳恆弑君孔子請討之時是獲麟之年那時聖人猶欲有爲也

呂東萊曰禹稷思天下飢溺由已飢溺孔子歷聘諸國以至誨人不倦皆是合當做事自古聖人之於天下皆如此

理學逢源

卷之七

外篇道統類

至

以上孔子

曾子名參字子輿魯南武城人年十六受學於孔子篤實力行積久不息孔子呼而告之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孔子出問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性篤孝事繼母敬養不衰每讀喪禮則涕泣爲不逮親也孔子沒曾子家貧食力敝衣躬耕日不舉火歌若金石魯君致邑辭之不受參論語劉向說苑設教於武城子思樂正子春公明高公明宣之徒皆受學焉曾子謂子思曰伋吾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七日子思曰先王制禮過之者俯而就不及者企而及故君子之執親喪水漿不

入於口者三日杖而後能起檀弓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

子足啓子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

後吾知免夫小子曾子寢疾病樂正子春坐於牀下曾元

曾申坐於足童子隅坐而執燭童子曰華而皖大夫之贊

與子春曰止曾子聞之瞿然曰呼童子曰華而皖大夫之

贊與曾子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贊

曾元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變幸而至於旦請敬易之

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

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舉扶而

易之反席未安而沒檀弓曾子述孔子所言大學教人之

理學逢源

卷之七

外篇道統類

至

法以教門人門人子思之徒乃述曾子之意而作大學後

門人惟子思得曾子之傳子思往來於魯衛之間魯衛皆

不能用困于宋乃述父師之意作中庸參孔叢子

程子曰聖人之德行固不可得而名狀若顏子氣象吾曹

亦心知之欲學聖人且須學顏子○顏子所以大過人者

只是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與能屢空耳○顏子作得禹稷

湯武事功若德則別論○曩從周茂叔遊茂叔常令人尋

孔顏樂處所樂何事○顏子簞瓢陋巷猶是萬鍾猶是

問顏子初時是天資明睿而學力精敏於聖人之言皆深

曉默識未是於天下之理廓然無所不通至於所謂卓爾

之地乃是廓然貫通而知之至極與聖人生知意味相似矣不審是否朱子曰是如此○問顏子之學莫是於性情上著工夫否曰然○問顏子比湯如何曰顏子只據見在事業未必及湯使其成就則湯又不得比顏子禹與顏子雖同道禹比顏子又粗○問顏子優於湯武如何曰這般處說不得據自看覺得顏子渾渾無痕迹以上論顏子程子曰曾子傳聖人道只是一箇誠篤○曾子易簣志於正而已矣無所慮也與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者同心

朱子曰曾子為人敦厚質實而其學專以躬行為主故其理學逢源卷之三 外篇道統類 焉

真積力久而得以聞乎一貫之妙然其所以自守者則固未嘗離乎孝弟信讓之規而其制行立身又專以輕富貴守貧賤不求人知為大是以從之遊者所聞雖或甚淺亦不失為謹厚脩潔之人所記雖或疎亦必有以切於日用躬行之實○曾子說話盛水不漏○曾子之學大抵力行

意多以上論曾子

楊龜山曰孔子歿弟子離散分處諸侯之國雖各以所聞授弟子然得其傳者蓋寡獨曾子之後子思孟子之傳得其宗子思之學中庸是也

朱子曰曾子大抵剛毅這終是有立腳處所以諸子皆無

傳惟曾子獨得其傳到子思也恁地剛毅孟子也恁地剛毅惟是這等剛毅之人方始立得定子思別無可考只孟子所稱如標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如云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之類這是甚麼樣剛毅條

論子思

孟子名軻字子車魯公族孟孫之後也世居於騶父激公宜生孟子三歲而卒母仇氏慈惠貞定教之以禮擇鄰而居示之以無誕子長就學未成而歸母斷機示之孟子懼而力學受業於子思之門參闕里志列女傳史記列傳 道既通遊事齊

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為迂遠理學逢源卷之三 外篇道統類 焉

而關於事情乃返居騶自騶如薛又如宋去宋適滕滕小國也不足為用乃復之梁見襄王不合而去當是之時天下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為賢而孟子獨稱言仁義動法三代故所如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參史記列傳

韓子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孟子醅乎醅者也○孟子之時楊墨塞路正道不行孟子辭而闕之使學者知孔子之道崇仁尚義貴王賤霸雖

空言無補而亦存什一於千百之中故愈常推尊孟子以爲功不在禹下者此也

程子曰孟子言己志有德之言也論聖人之事造道之言也

朱子曰孟子不甚細膩如大匠把得繩墨定千門萬戶自在以上論孟子

程子曰仲尼元氣也顏子春生也孟子并秋殺盡見仲尼天地也顏子和風慶雲也孟子泰山巖巖之氣象也仲尼無迹顏子微有迹孟子其迹著○或謂孔子尊周孟子欲齊王行王政何也曰譬如一樹有可栽培之理則栽培之理學逢源卷之十二 外篇道統類

不然須別種聖賢何心視天命之改未改耳

朱子曰看聖賢代作未有孔子則無論語之書未有孟子則無孟子之書言孔孟

程子曰孟子若爲孔子事業則儘做得只是難似聖人○顏子默識曾子篤信得聖人之道者二人也○顏子在陋巷有孔子在焉若孟子安得不以行道爲己任哉○人有顏子之德則有孟子之事功孟子之事功與禹稷並

朱子曰孔門弟子如子貢後來見識高遠然終不及曾子曾子平日是個剛毅有力量壁立千仞的人雖是做工夫處比顏子覺粗然緣他資質剛毅自先把捉得定故得卒

傳夫子之道後來子思孟子其傳承遠孟子氣象尤可見

○曾子本魯拙後既有所得故守得夫子規矩定其教人有法所以有傳若子貢則甚敏見得易然又雜在往教人亦不似曾子守定規矩故其後無傳○問使曾子爲邦比顏子如何曰想得不似顏子熟然曾子亦大故有力曾子子思孟子大略相似○問顏子仲弓不同曰聖人道無不備其次則自是易得不備如顏子已是煞周旋了只比之聖人更有些未完如仲弓則偏於洎篤而少顏子剛明之意以上論顏曾思孟子貢仲弓

程子曰子貢之知亞於顏子知至而未能至之者也○強理學逢源卷之十二 外篇道統類

者易抑子路是也弱者難強宰我是也○曾點漆雕已見大意○今人每狹小游夏殊不知古之學者優游厭厭有

先後之序今人好高游心千里之外然自身卻止在此朱子曰曾點之志如鳳凰翔於千仞之上○曾點開闢漆雕開深穩○曾子父子相反參合下不曾見得只從日用閒應事接物上積累做去及至透徹那小處都是自家的了點當下見得甚高做處卻又欠闕○子路全義理○子路仕衛之失卻是見不到非知其非義而苟爲也○子張過高子夏窄狹○子張是個務外的人子游是個高簡虛曠不屑細務的人子夏是個謹守規矩毅嚴的人○子貢

俊敏子貢謹嚴孔子門人自顏曾而下惟二子後來想大故長俊○子游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身通六藝豈不可謂豪傑之士哉今以論語考其話言類皆簡易疎通高暢宏達則其所謂文學者固有以異乎今世之文學矣既又考其行事則武城之政不小其邑而必以詩書禮樂為先務其視有勇知方之效蓋有不足為者及其取人則又以二事之細而得滅明之賢亦其意氣之感默有相契者以故近世論者意其為人必當敏於聞道而不滯於形器豈所謂南方之學得其精華者乃自古而然耶

真西山曰閔子言行見於論語者四章合而言之見其躬理學逢源卷之十一 外篇道統類 五

至孝之行辭不義之祿氣和而正言謹而確此其所以亞於顏淵而與曾子並稱也與

清簡公曰有子論為人則務孝弟論禮則以和為貴論加賦則言足民而語氣渾和自盡道理亦似聖人之一斑與

以上論孔子門人

問孟子恁地而公孫丑萬章之徒皆無所得何也朱子曰他只是逐孟子上上下下不會自去理會絨按此亦見孟子難學處亦是

孟子成就人材有未能如聖人處○此論孟子門人

孟子既沒而聖人之道失其傳於是趙人荀况遊於齊為祭酒齊人讒之荀况逃之楚楚春申君黃歇以况為蘭陵

令况著書立言大約以性為惡以禮為偽以孟子子思為害道雖亦主言仁義大本謬矣後其徒李斯事秦佐始皇兼併天下始皇盡焚百家之書坑儒生於咸陽聖人之遺經盡矣

周子曰荀子云養心莫善於誠荀子元不識誠既誠矣心安用養邪荀子既不識性又焉知誠

程子曰荀子謂博聞多見可以取道欲力行堯禹之所行其所學皆外也

朱子曰荀子說能定而後能應此是荀子好話○或謂荀卿言性亦是教人踐履曰須是有是物而後可踐履今於理學逢源卷之十一 外篇道統類 五

頭段處既錯又如何踐履天下事從其是曰同須求其真箇同曰異須求其真箇異今則不然只欲立異道何由明

○問荀子言性惡禮偽其失蓋出於一大要不知其自來而二者亦互相資也其不識天命之懿而以人欲橫流者為性不知天秩之自然而以出於人為者為禮所謂不知所自來也至於以性為惡則凡禮文之美是聖人制此

以反人之性而防遏之則禮之偽明矣以禮為偽則凡人之為禮皆反其性矯揉以就之則性之惡明矣此所謂互相資也告子杞柳之論則性惡之意也義外之論則禮偽

之意也曰亦得之以上論荀子

之意也曰亦得之以上論荀子

漢惠帝四年始除秦挾書之禁而遺經漸出於是易有田何書有伏勝詩有申公轅固生毛公春秋有胡毋生瑕邱公張蒼賈誼之徒禮有后蒼徐卿之輩樂有文侯老樂工及河間獻王之獻然是時文景及竇后方尊嚮黃老苟簡爲治未知尊信儒術而申韓蘇張之術又雜然並進儒者專門受經不過訓詁章句之末鮮有得於前聖之心爲有以備諸身而思措之事業及武帝卽位建元元年詔舉賢良方正之士帝親策問古今治道廣川董子仲舒乃對策曰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天迺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尙不知

理學逢源

卷之十一

外篇道統類

堯

變而傷敗乃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非大無道之世天盡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勉強而已矣勉強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勉強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道者所由適於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故聖王已沒而子孫長久安甯數百歲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故治亂興廢在於己非天降命不可反也臣聞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也此句情者人之欲也堯舜行德則未是民仁壽桀紂行暴則民鄙天皆治亂之所生故不齊也王者欲有所爲宜求其端於天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長養爲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

之地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也爲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一於正而亡有邪氣奸其閒者是以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夫萬民之從利如水之就下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古之王者莫不以教化爲大務立學校於國設庠序於邑漸民以仁摩民以義節民以禮故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聖王之繼亂世也掃除其迹而悉去之爲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漢得天下以來常欲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當更化而不更化也更化則可善治善治

理學逢源

卷之十一

外篇道統類

卒

則災害日去而福祿日來矣上復策之對曰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也少則習之學長則材諸位爵祿以養其德刑罰以威其惡故民皆曉於禮義而恥犯其上秦師申韓之說憎帝王之道以貪狠爲俗誅名而不察實是以百官皆飾辭而不顧實外有事君之禮內有背上之心道僞飾詐趨利無恥是以刑者甚眾死者相望而姦不息俗化使然也今陛下有天下而功不加於百姓者殆王心未加焉耳曾子曰尊所聞則高明矣行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在乎加之意而已願陛下因用所聞設誠于內而致行之則三王何異哉陛下求賢而未云獲者士不素厲也養士莫大

乎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教化之本原也願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宣恩澤不流且古所謂功者以任官稱職爲差非謂積日累久也故小材雖累日不離于小官賢材雖未久不害爲輔佐臣愚以爲使諸列侯郡守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且以觀大臣之能所貢賢有賞所貢不肖有罰夫如是諸侯吏二千石盡心於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毋以日月爲功實試賢能爲上量材而授官錄德而定位則廉恥殊路賢不肖異處矣上三策之

理學逢源

卷之十三

外篇道統類

空

對曰天者羣物之祖故徧覆包容而無所殊聖人法天而立道亦溥愛而亡私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質諸人情書邦家之過兼災異之變以此見人之所爲美惡之極乃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此亦言天之一端也是故人君不可不知春秋天令之謂命命非聖人不行質樸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謂情情非制度不節是故王者上謹於承天意以順命也下務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別上下之序以防欲也脩此三者而大本舉矣人受命於天固超然異於羣生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爲貴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義知仁義然後重禮節

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樂循理然後謂之君子臣又聞之聚少成多積小致鉅故聖人莫不以晦致明以微致顯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故盡小者大慎微者著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消膏而人不見也夫樂而不亂復而不厭者道之謂也道者萬世無敝敝者道之失也夏尙忠商尙質周尙文者所救當用此也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授而守一道七救敝之政也由此觀之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今漢繼大亂之後若宜少損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夫天亦有分限所

理學逢源

卷之十三

外篇道統類

空

受大者不得取小古之所予祿者不力於食不動於末與天同意者也身寵而載高位家温而食厚祿因乘富貴之資力以與民爭利於下民安能如之哉若居君子之位當君子之行則舍公儀休之相魯無可爲者矣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無以持一統臣愚以爲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天子悅以仲舒爲江都相丞相衛綰因奏所舉賢良或治申韓蘇張之言亂天下者請皆罷奏可初仲舒少治春秋爲博士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

皆師尊之及爲江都相事易王帝兄素驕好勇仲舒以禮匡王王敬重焉嘗問曰越王句踐與大夫泄庸種蠡伐吳滅之寡人以爲越有三仁何如仲舒對曰夫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霸爲其先詐力而後仁義也由此言之則越未嘗有一仁也王曰善時公孫宏亦治春秋以出學阿世致位宰相董子譏其從諛宏嫉之帝兄膠西王尤縱恣數殺二千石宏言於上使仲舒相之王素聞仲舒善待之仲舒兩事驕主皆正身率下及去位家居不問產業專以講學著書爲事朝廷有大議使使就問之其對皆有明法所

理學逢源

卷之十二

外篇道統類

三

上疏條教凡百二十三篇說春秋間舉得失玉杯繁露清明竹林之屬數十篇十餘萬言皆傳於世董子所言性命之理率多未瑩而說經長於災變其所言治體則皆切實平正至於黜功利辨申韓尊孔子則大有功於道統雖未獲見用於當世而世亦由是知儒術之可尊黃老之尙浸浸衰矣

程子曰董子言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度越諸子遠矣○漢儒近似者三人大毛公董仲舒揚雄
朱子曰仲舒識得本原如正心脩身可以治國平天下如

說仁義禮樂皆其具此等語皆好○董子資質純良摸索道得數句著然亦非他真見得這道理○問性者生之質曰不是只當云性者生之理也氣者生之質也問以情爲人之欲如何曰也未害蓋欲爲善欲爲惡皆人之情也
眞西山曰董子言勉強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勉強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又引曾子尊聞行知之說此二條最有功於學者以其質之美守之固使得從遊聖人之門淵源所漸當無慚於游夏矣惜其生於絕學之後雖潛心大業終未能窺大道之全至或流於災異之術可歎哉上

論董

子

理學逢源

卷之十二

外篇道統類

三

董子而後諸儒類皆淺陋至元成之世成都人揚雄始以好學覃思特聞雄之學不爲章句訓詁簡易佚蕩清靜寡言少嗜欲不汲汲富貴不戚戚貧賤家無擔石處之晏如成帝時以奏賦爲郎給事黃門與王莽劉歆並列哀帝初又與董賢同官及莽賢爲三公權傾人主所薦莫不拔擢而雄三世不徙官雄閉門草太玄經或有嘲雄之玄尙白者揚雄乃作解嘲答之及莽篡位雄以耆老久次轉爲大夫好古自安欲以文章成名於後世乃作法言訓纂方言廣離騷等篇而太玄法言爲最當時人皆忽之惟劉秀劉歆及范滂敬焉而桓譚以爲絕倫劉棻嘗從雄學作奇字

及秦坐事誅辭連及雄時雄校書天祿閣上使者來欲收之雄恐不免乃自投閣下幾死莽聞之以雄不知情詔弗開然雄所作法言卒章盛稱莽功德可比伊周又作劇秦美新之文以頌莽君子恥之

程子曰林希嘗謂揚雄為祿隱揚雄後人只為見他著書便須要做他是怎生做得是○漢儒之中吾必以揚子雲為賢然於出處之際不能無過也其言曰明哲煌煌旁燭無疆孫於不虞以保天命孫於不虞則有之旁燭無疆則未也古之所謂言孫者迫不得已如劇秦美新之類不可已乎○世之議子雲者多疑其投閣之事以法言觀之蓋理學逢源卷之七 外篇道統類 奎

未必有又天祿閣世傳以為高百尺宜不可投然子雲之罪特不在此龜勉於莽賢之間畏死而不敢去是安得為大丈夫哉○太元之作贅矣○揚子不見道

楊龜山曰揚子雲太元只據他立名便不是既定卻三方九州二十七部八十一家不知如何相錯得八卦所以可變而為六十四者只為可相錯故可變耳惟相錯則其變出於自然也

朱子曰揚子出處非是當時善去亦何不可○雄之學似出於老子如太元曰潛心於淵美厥靈根測曰潛心於淵神不外也乃老氏說話問太元分贊於三百六十六日下

不足者乃益以踦羸固不是如易中卦氣如何曰出於京房亦難曉如太元中推之蓋有氣而無朔矣○太元八十一首卻是分陰分陽中間一首半是陰半是陽若看了易後去看那元不成物事○太元紀日而不紀月無弦望晦朔○太元中高處只是黃老故其言曰老子之言道德吾有取焉以上論揚子

程子曰荀揚已不識性更說甚道荀子言性惡揚子言善惡混荀卿才高學陋揚子隱可也仕不可也○荀卿才高其過多揚雄才短其過少韓子稱其大醜非也若二子可謂大駁矣然韓子責人甚恕○程子無自得者也故其言蔓衍而不斷理學逢源卷之七 外篇道統類 奎

優柔而不決其論性則曰善惡混荀子悖聖人者也故列孟子於十二子而謂人之性惡

朱子曰荀子儘有好處勝似揚子然亦難看○荀揚不惟說性不是從頭到底皆不是伊川謂韓子責人甚恕自今觀之他不是恕乃是看人不破○韓子說荀揚大醜是泛說與田駢慎到申韓之徒觀之則荀揚為大醜韓子只說那一邊湊不著這一邊總論荀揚

釋氏之入始於東漢明帝虛無之禍蕩於魏晉之間宋齊梁陳南北分裂至隋文而天下統一仁壽三年龍門王通乃詣闕獻太平十二策文帝不能用罷歸通遂教授於河

汾之間弟子自遠至者甚眾累徵不起楊素甚重之勸之仕通曰通有先人之敝廬足以庇風雨薄田足以具糈粥讀書談道足以自樂願明公正身以治天下使時和年豐通也受賜多矣不願仕也遂刪述兩漢以來高文武宣之制曹劉沈謝之詩叔孫通公孫述曹褒荀勗之典禮以續書詩禮樂又嘗贊易又自筆削宋魏以來南北之事爲元經以正統與元魏而自附於春秋大業末卒於家門弟子私謚之曰文中子又集其生平論說而附益成書曰中說其書大抵粗有可用之實而於道之本原則未有所睹其續經爲尤妄又謂梁武元之滅亡非釋迦老子之罪則其理學逢源

卷之三

外篇道統類

奎

無見於道亦可知矣
程子曰文中子本是一隱君子世人往往得其議論傳會成書其間極有格言荀揚道不到處又有一件事半截好半截不好如魏徵問聖人有憂乎曰天下皆憂吾獨得不憂問疑曰天下皆疑吾獨得不疑徵退謂董常曰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此言極好下半截卻云徵所問者迹也吾告女者心也心跡之判久矣便亂道○王通當時有些言語後來被人附會○續經甚謬恐無此○女中子言古之學者聚道不知道如何聚得
朱子曰文中子他當時要爲伊周事業見道不行急急的

要做孔子他志亦不卑但不勝其好高自大欲速之心反有所累二帝三王卻不去學卻要學兩漢此是他亂道處○文中子其間有見處也即是老氏又其間被人夾雜今也難分別其間論文史及時事世變煞好○中說被人亂了說治亂處與其他好處極多但向上只是老釋問過法言否曰大過之○文中子之書太裝點所以使人難信兼是他言論大綱雜伯凡事都要硬做如說禮樂治體之類都不消得從正心誠意做出○王通也有好處只是無本原工夫卻要將秦漢以下文飾做箇三代他便自要比孔子不知如何比得

以上論文中子

理學逢源

卷之三

外篇道統類

奎

唐韓愈字退之南陽人少孤其嫂鄭撫之愈自知讀書日記數千百言比長盡通六經百家擢進士歷官四門博士監察御史德宗朝愈上疏論宮市帝大怒貶陽山令有愛在民憲宗元和初知國子博士分司東都拜河南令遷職方員外郎坐事復左遷博士乃作進學解以自諭改比部郎中史館脩撰進中書舍人憲宗方有事於蔡愈勸帝以斷及裴度以宰相視師度奏愈爲行軍司馬蔡平遷愈刑部侍郎憲宗遣使迎佛骨愈上表極諫帝怒將殺之以大臣救貶潮州刺史愈上表謝帝頗感悔而皇甫鏞排之潮有鱷魚爲民物患愈爲文告之鱷魚爲之南徙數百里自

是潮無鱷魚之害改刺袁州袁人多以男女質錢過期不贖則沒入之愈爲計庸得贖者七百餘人愈在潮時嘗與僧大顛遊及遷袁州尙書孟幾道遺愈書以信奉釋氏爲勸愈乃復書曰有傳愈近少信奉佛氏此妄也君子立身行己自有法度聖賢事業具在方冊可法可師俯仰無愧積善積惡殃慶自各以類至胡爲去聖人之道舍先王之法而從異端之教以希福利也借使佛氏能爲人禍福亦非守道君子所懼况萬萬無此理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以留聖賢之道於千百之什一而後世復倡釋氏於其間其不仁甚矣釋老之害過於楊墨韓愈之賢不及理學逢源

卷之十二 外篇道統類

堯

孟子然使前聖之道得由愈而粗傳雖滅死萬萬無憾天地鬼神臨之在上質之在旁又烏得因一摧折自毀其道以從於邪也穆宗朝召拜國子祭酒轉兵部侍郎會鎮州亂殺田弘正而立王廷湊詔愈宣撫旣行眾皆危之帝詔愈度事從宜無必入愈曰安有受君命而滯留自顧者遂疾驅入廷湊以兵威恐之愈厲聲詰責廷湊諭眾士以禍福廷湊恐懼屈服愈歸復命帝大喜以愈爲吏部侍郎宰相李逢吉忌之以愈爲京兆尹六軍相戒曰是尙欲燒佛骨何可犯也尋復以愈爲吏部侍郎長慶四年卒佛自東漢入中國好者尙寡晉宋以來日益繁熾自帝王至於士

民莫不尊信韓子獨惡其蠹財惑眾故力排之嘗著原道及原性原毀師說等篇韓子沒其書大行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又稱其闢佛老之功不在孟子下云然惜其終有文士之習而鮮實踐之功於聖人之道終未足以升堂而入室也要之有唐之世則惟韓子一人而已

程子曰古之君子脩德而已德成而言則不期於文而自文矣退之乃因學爲文章力求其所未至以至於有得也其曰軻死不得其傳非卓然見其所傳者語不及此○原道之作其言雖未盡善然孟子之後識道之所傳者非誠有所見不能斷然言之如是其明也其識大矣○韓子亦理學逢源

卷之十二 外篇道統類

辛

近世豪傑之士

朱子曰退之卻有些本領非歐公比原道其言雖不精然皆實大綱是○問原道起頭四句恐說得差曰只爲他說得用又遺了體○又曰後段云以之爲人則愛而公愛公二字卻甚有意義○自古罕有人說得端的惟退之原道庶幾近之卻說見大體○原性人多忽之卻不見他好處如言所以爲性者五曰仁義禮智信此語甚實○問原性三品之說是否曰退之說性只以仁義禮智信來說便是識見高處如論三品亦是但以某觀之人之性豈獨三品須有百千萬品退之所論卻少了一氣字○原鬼不知鬼

州營道人也博學力行聞道甚早遇事剛果有古人風其出而爲政也精密嚴恕務盡道理初因舅鄭向任爲分甯主簿有獄久不決周子至一訊立辨邑人驚曰老吏不如也部使者薦之調南安司理參軍有囚法不當死轉運使欲深治之周子力爭之王逵不聽周子委手板將棄官去曰如此尙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爲也逵悟囚乃得釋時二程之父大中大夫珣通判南安知其學爲知道也使二子顥頤往受業焉調桂陽令改知南昌富家大姓黠吏惡少惴惴然不獨以得罪於令爲憂而又以穢污善政爲恥歷知南康軍熙甯六年年五十七而卒所著有太極圖

理學逢源

卷之十一 外篇道統類

三

說易通數十篇發明太極之蘊言約而道大辭質而義精上承孔孟之淵源下開來學於萬世而襟懷灑灑雅有高趣家在營道之濂溪及官南康因匡廬山麓有溪焉濯纓而樂之遂寓以濂溪之號而築書堂於其上學者因稱之爲濂溪先生云

程子曰自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茂叔窗前草不除問之曰與自家生意一般

李延平曰黃山谷謂周子灑落如光風霽月此善形容有道者氣象

朱子曰山谷謂周子灑落者只是形容一箇不疑所行清

明高遠之意若有一毫私吝心何處更有此等氣象耶只如此有道者胸懷表裏亦自可見○先生在當時人見其政事精絕則以爲宦業過人見其有山林之志則以爲襟懷灑落有仙風道氣無有知其學者惟程大中知之宜其生兩程夫子也○周子看得這理熟縱橫妙用只是這數箇字都括盡了周子從理處看邵子從數處看都只是這理從理上看則用處大從數自是細碎○秦漢以來天下之士莫知所以爲學是以天理不明而人欲熾道學不傳而異端起人挾其私智以馳騖一世宋興有濂溪者作然後天理明而道學之傳復續蓋有以闡夫太極陰陽五行

理學逢源

卷之十一 外篇道統類

三

之奧而天下之爲中正仁義者得以知其所自來言聖學之有要而下學者知勝私復禮之可以馴致於上達明天下之有本而言治者知誠心端緒之可以舉而措之於天下其所以上接洙泗千載之統下啓河洛百世之傳者脈絡分明而規模亦去遠矣○贊曰道喪千載聖遠言湮不有先覺孰開我人書不盡言圖不盡意風月無邊庭草交翠

張南軒曰濂溪始學陳希夷後來自有所見其學問如此而舉世不知可見無分毫矜誇此方是朴實頭下工夫的人

蔡虛齋曰濂溪蓋宋之仲尼而二程則宋之顏閔也先生畫圖屬書開萬古之羣蒙則繼孟氏之傳者微斯人其誰與歸以上論周子

按鶴林玉露荆公少年不可一世士獨懷刺侯濂溪三及門而三辭焉荆公志曰吾獨不可歸求之六經乎遂不復見是可知周子知人之哲而衛道之嚴矣世傳周子之學得之陳希夷是雖其說有因而要之聖學淵源則周子所自得非希夷所能與也又或者謂周子之學出於壽巖禪師此亦猶謂程子洛學之得於靈源也今釋子盛傳謂濂溪歸老九江於歸林寺結青林社以與真淨禪師遊比於蓮社此皆援儒入墨異端之証肆無忌憚耳周子嘗題太顛堂有詩曰退之自謂如夫子原道深排老佛非不識太顛何似者數書珍重更留衣以是觀之周子之繩韓子而羣誣不待辨矣

程伯子名顛字伯淳太中大夫珣之長子也家世河南年理學逢源

卷之三

外篇道統類

壹

十四五便學聖人十五六時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泛濫於諸家者幾十年返求諸六經而後得之登進士調晉城令民以事至邑者必告以孝弟忠信度鄉村遠近為伍保使之力役相助患難相恤而姦偽無所容凡孤寡殘疾使無失所行旅出於其途者疾病皆有所養鄉必有校暇時親至召父老與之語兒童所讀書親為正句讀鄉民社會為立科條旌其善惡在縣三年民愛之如父母歷知扶溝去邑之日哭聲震野改著作郎神宗熙甯二年呂公著薦之為監察御史裏行上疏首言王伯之辨有天理人欲之分綱常純駁之異帝敬禮之數召見

伯子進說甚多大要以正心窒慾求言育才為先務以誠意感悟人主常勸帝防未萌之欲及勿輕天下士時神宗任用安石行新法中外皆以為非帝令顛詣中書議之安石方怒言者盛氣以待伯子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議願平氣以聽之荆公愧屈伯子因上疏言興利之臣日進尙德

之風寢衰非朝廷之福臣奉職不省乞賜降責乃黜為西京路同提點刑獄固辭改授簽書鎮甯軍節度判官及神宗崩哲宗立高太后聽政始悉罷新法而論者莫不深罪安石伯子曰新法之行實吾輩激之未可獨罪安石也會太后召伯子為宗正寺丞未至而卒年五十有四伯子資理學逢源

卷之三

外篇道統類

貳

性過人充養有道純粹之氣蓋於面背門人交友從之歲久未嘗見其有忿厲之容遇事優為雖當倉卒不動聲色常以經濟為心方召用而遽卒士大夫識與不識莫不傷焉文彥博采眾論題其墓曰明道先生其弟頤序之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無真儒則天下賢賢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乎千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以興起斯文為己任辯異端闢邪說使聖人之道煥然復明於世蓋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然學者於道

不知所嚮則孰知斯人之爲功不知所至則孰知斯名之稱情也哉

程叔子又曰先生將進覺斯人而退明之書不幸早世皆未及也其言平易知賢愚皆獲其益如羣飲於河各充其量其教人自致知至於知止誠意至於平天下灑掃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循循有序其接物辨而不間感而能通教人而人易從怒人而人不怨賢愚善惡咸得其心狡僞者獻其誠暴慢者致其恭聞風者誠服觀德者心醉

呂與叔曰先生負特立之才知大學之要博聞強記躬行力究察倫明物極其所止渙然心釋洞見道體其造於約理學逢源

卷之十二 外篇道統類 七

也雖事變之感不一應之以是心而無窮雖天下之理至眾知反之吾身而自足其致於一也異端並立而不能移聖人復起而不與易其養之成也和氣充浹見於聲容然望之崇深不敢慢也遇事優爲從容不迫然誠心懇惻弗之措也其自任之重也甯學聖人而未至不欲以一善成名甯以一物不被澤爲己病不欲以一時之利爲己功其自信之篤也吾志可行不苟潔其去就吾義所安小官有所不屑也

朱子曰明道說話渾淪煞高學者難看○明道說底話恁地動彈流轉○贊曰揚休山立玉色金聲元氣之會渾然

天成瑞日祥雲和風甘雨龍德正中厥施斯普以上論明道

叔子名頤字正叔力學好古年十八上書仁宗欲黜世俗之論以王道爲心治平元豐間大臣屢薦不起哲宗元祐元年高太后臨朝輔臣司馬呂公著乃共薦之曰伏見河南處士程頤力學好古安貧守節言必忠信動遵禮度抱經緯之才負制作之具聖人之道至此而傳年踰五十不求仕進眞儒者之高蹈聖世之逸民望擢不次以爲天下矜式召爲校書郎及入對改崇政殿說書叔子乃上劄子言習與智長化與心成今陛下春秋方富雖睿聖得於天資而輔養之道不可不至大率一日之中接賢士大夫

理學逢源 卷之十二 外篇道統類 七

之時多親寺人宮妾之時少則氣質變化自然而成願選名儒入侍勸講講罷留之分直以備訪問或有少失隨事獻規歲月積久必能養成聖德是歲帝命程頤等脩定學制程叔子以爲學校禮義相先之地而月使之爭殊非教養之道請改試爲課有所未至則學官召而教之更不考定高下置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鑄解額以去利誘省繁文以專委任勵行檢以厚風教及置待賓吏師齋立觀光法如是者數十條於是天下咸知有性命之學二年叔子疏請就崇政延和殿上坐講曰本朝故事太祖召王昭素講易眞宗令崔頤正講尙書刑昺講春秋皆在殿上

當時仍是坐講立講之儀始於明肅太后之意祖宗尊儒重道之盛美豈獨子孫所當法萬世帝王所當法也今世俗能道尊君之言而不知尊君之道人君惟道德益高則益尊若勢位則崇高至矣尊嚴至矣不可復加也又曰天下重任惟宰相與經筵天下治亂繫宰相君德成就責經筵時文潞公以太師平章軍國重事於帝前侍立終日不懈帝雖喻以少休不去也而叔子入侍之際容貌甚莊人或以問叔子曰夫子之嚴視潞公之恭孰是邪叔子曰潞公四朝大臣事幼主不得不恭吾以布衣職輔導亦不敢不自重也蜀中蘇軾以縱橫排闔之文取名當世方見知

理學逢源

卷之七 外篇道統類

堯

於太后恃才放浪謂程叔子為不近人情深嫉妬之每加侮玩會輔臣司馬光卒百官方有慶禮事畢欲往弔之叔子不可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或曰不言歌則不哭軾曰此枉死市叔孫通制此禮也於是程子門人賈易朱光庭等劾軾以館職策問謗訕而胡宗愈孔文仲顧臨之黨遂力詆程頤不宜在經筵又會帝患瘡疹不出數日叔子詣宰相問曰帝不御殿知否宰相曰不知叔子曰二聖臨朝上不御殿太皇太后不當獨坐且上疾而宰相不知可為寒心翌日呂公著以叔子言奏遂詣問疾帝不悅遂罷頤管勾西京國子監於是乎當時有蜀黨洛黨朔黨之目蜀黨

以蘇軾為首而呂陶等輔之洛黨謂程子而朱光庭賈易輔之朔黨謂劉繫梁燾王巖叟劉安世之徒也蘇軾且上疏言曰臣深嫉程頤之姦不假以辭色云云七年太后復以程頤直祕閣判西京國子監頤力辭遂差管勾崇福宮時頤以服闋擬除判登聞鼓院而蘇轍沮之故改是命及八年太皇太后高氏崩哲宗親政盡反元祐之政放逐高后輔臣而言者遂論程頤與司馬光同惡相濟乃削程叔子籍而編管之涪州元符三年哲宗崩徽宗立韓忠彥進開言路之說向太后亦矯紹聖之失而叔子得自涪歸德器益進亡何徽宗親政復紹聖之舊蔡京用事追貶元祐黨人建中靖國元年立黨人碑於端禮門言者希京

理學逢源

卷之七 外篇道統類

平

意旨論程頤學術頗僻素行譎誕專以詭異聾瞽愚俗乃毀叔子出身文字及所著書令監司嚴加覺察范致虛又言頤以邪說詖行惑亂眾聽而尹焞張繹為之羽翼乞下河南盡逐學徒叔子乃遷居龍門之南止四方學者曰尊所聞行所知可矣不必及吾門也叔子之學一本於誠以大學語孟中庸為標指而達於六經動止語默一以聖人為師其不至於聖人不止卒得孔孟不傳之學為諸儒倡著易傳春秋傳以示學者平生誨人不倦故學者出其門最多淵源所漸皆有以成就劉絢李顥謝良佐游酢張繹蘇昞呂大臨大鈞尹焞楊時成德尤著大觀元年叔子卒

年七十有五學者稱爲伊川先生厥後豫章羅仲素學於龜山楊時延平李侗學於羅仲素而朱子亦嘗受業於延平李氏之門聖人之學乃至我文公朱子而大備焉

程伯子曰異日能尊師道是吾弟若接引後學隨人才而成就之則不敢讓

朱子曰前輩多言伊川似孟子其實伊川謹嚴雖大故以天下爲已任其實不似孟子○贊曰規圓矩方繩直準平允矣君子展也大成布帛之文菽粟之味知德者希孰識其貴伊川以上論

張子曰昔嘗謂伯淳優於正叔今見之果然其救世之志

理學逢源 卷之三 外篇道統類 全

甚誠切亦於天下之事儘記得熟○學者不可謂少年自緩便是四十五十二程從十四歲時便銳然欲學聖人今盡及四十未能及顏閔之徒伊川可如顏子然恐未如顏子之無我

胡五峯曰二程倡久絕之學於今日其功比於孔子作春

秋孟子門楊墨

朱子曰明道德性寬大規模廣闊伊川氣質剛方文理密察其道雖同造德各異故明道嘗爲條例司官安石行新法時所設

不以爲浼而伊川所作行狀乃獨不載其事明道猶謂青苗可且放過而伊川乃於西監一狀較計如此此可謂不

同矣然明道之放過乃孔子之獵較爲兆而伊川之一一

理會乃孟子之不見諸侯也此亦何害其爲同邪但明道所處是大賢以上事學者未至而輕議之恐失所守伊川

所處雖高然實中人皆可跂及學者只當以此爲法則庶乎寡過矣然又當觀用之淺深事之大小裁酌其宜難執

一意此君子所以貴窮理也○明道之言發明極致通透

灑落善開發人伊川之言卽事明理質慤精深尤耐咀嚼然明道之言一見便好久看愈好所以賢愚皆獲其益伊

川之言乍見未好久看方好故非久於玩索者不能識其味此其自任所以有成人尊師道之不同○明道渾然

理學逢源 卷之三 外篇道統類 全

天成不犯人力伊川工夫造極可奪天巧○明道語宏大伊川語親切○明道所見甚俊偉故說得較快○明道言

語儘寬平伊川言語初難看細讀有滋味某說大處自與伊川合小處卻時有意見不同○問明道曾看釋老書伊

川則莊列亦不看曰後來須著看不看無緣知他道理○問明道可比顏子伊川可比孟子否曰明道可比顏子孟

子才高恐伊川未到孟子處然伊川收束檢制處孟子卻不能到合論二程

張子名載字子厚長安人志氣不羣少孤自立無所不學與邠人焦寅遊喜談兵張子說之嘗欲結客取洮西之地

當康定用兵時慨然以功名自許上書謁范仲淹仲淹知其遠器欲成就之謂之曰儒者自有名教何事於兵因勸之讀中庸張子讀其書雖愛之未以為足又訪諸釋老累年究極其說知無所得反而求之六經嘉祐初見二程於京師共說道學之要渙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於是盡棄異學淳如也井和靖曰橫渠昔在京坐虎皮說周易聽從甚眾一夕二程先生至論易道吾所弗及汝輩可師事之乃歸陝西想即此時文潞公以故相判長安聞其名聘以束帛延之學宮異其禮際士子矜式焉舉進士調雲巖令以敦本善俗為先每月吉具酒食召鄉人高年者會縣庭親勸酬之使人知養老事

理學逢源 卷之七 外篇道統類

全

長之義因訪民疾苦又告所以訓戒子弟之意神宗熙甯二年呂公著薦之於朝曰張載學有本原因召見問治道對曰為政不法三代者終苟道也帝以載為崇正院校書一日見王安石問以新法張子曰公與人為善則人以善歸公如教玉人雕琢玉則宜有不受命者矣荆公默然未幾移疾歸屏居南山下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讀仰思有得則識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其志道精思未嘗須臾息敝衣蔬食與諸生講學每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學必如聖人而後已以為知人而不知天求為賢人而不求為聖人此秦漢以來學者大弊故其學以易為

宗以中庸為體以孔孟為法黜怪妄辯鬼神其治家接物有禮大要正己以感人人未之信反躬自治嘗論定井田學校之法皆有條理成書使可舉而措諸事業呂大防薦之召同知太常禮院復引疾歸熙甯十年卒世稱橫渠先生著正蒙西銘東銘行於世程子謂西銘明理一分殊擴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云

程子曰子厚以禮教學者最善使學者先有所據守○某接人談經論道者亦甚多肯言及治體者誠未有如子厚○子厚才高其學更先從博雜中過來○子厚為人謹且嚴是以其言似之方之孟子則寬宏舒泰有不及也○某理學逢源 卷之七 外篇道統類 全

接人多矣不雜者三人張子厚邵堯夫司馬君實朱子曰橫渠之學是苦心得之乃是致曲○問橫渠之教以禮為先恐初學或未嘗識禮無下手處敬則有一念之肅便已改容更貌不費安排如何曰古人自幼入小學便教以禮及長自然在規矩之中橫渠卻是以官法教人禮也易學今人乍見往往以為難某嘗要取三禮編成一書事多蹉過若有朋友只兩年工夫可成○贊曰早悅孫吳晚逃佛老勇撤臯比一變至道精思力踐妙契疾書訂頑之訓即西示我廣居以上論邵子名雍字堯夫共城人天性高邁迥出千古而坦夷溫

厚不見圭角少受學於北海李之才又游河汾以至淮海涉於濟汶達於梁宋苟有達者必訪以道無常師焉退居共城百泉之上覃思於易夜不設寢日不再食大名王豫天悅博達之士與之語三日大驚服北面師事之衛人始知其爲有道之士已而歎曰昔人尙友於古而吾未及四方遽可已矣乃更走吳楚過齊魯客梁晉久之而歸曰道其在是矣年三十餘遊於洛乃定居焉洛人久而尊信之四方學者及大夫之過洛者莫不慕其風而造其廬焉邵子教人必隨其才分高下不驟語而強益之也歲時耕稼僅給衣食名其居曰安樂窩春秋時乘小車出遊惟意所

理學逢源

卷之十一

外篇道統類

全

適士大夫家聞其車聲爭相迎候童孺廝隸無不悅之父兄弟每相飭曰毋爲不善恐司馬端明邵先生知也學益老德益劭司馬光以兄事之朝廷屢徵辟不就熙甯初新法之行吏牽迫不可爲或投劾去邵子門生故友居州縣者或貽書訪之邵子曰此賢者所當盡力之時新法固嚴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矣投劾何益邪程伯子嘗與之議論終日退而歎曰堯夫內聖外王之學也又智慮絕人遇事能前知程叔子曰其心虛明自能知之年六十洛人爲買宅富弼爲買園以居之隆冬盛暑則閉門不出曰非退者之所宜也其於書無所不讀諸子百家之學皆

究其本原而釋老技術之說一無所惑其志晚尤喜爲詩平易而造於理及疾革司馬光張子二程晨夕候之熙甯十年卒年六十七程子爲墓銘稱其道純一不雜汪洋浩大就其所至可謂安且成矣著皇極經世觀物內外篇漁樵問對傳於世元祐中賜諡康節

程子曰吾從堯夫遊聽其議論振古之豪傑也惜其無所用於世內聖外王之道也○世之博聞強識者眾矣其終未有不入於禪學者特立不惑子厚堯夫而已然其說之流亦未免於有弊○堯夫細行或不謹而其卷舒運用亦熟矣

理學逢源

卷之十二

外篇道統類

全

朱子曰康節本是要出來有爲的人然又不肯深犯手做凡事直待可做處方才爲之才覺得難便拽身退正張子房之流○伊川之學於大體上瑩澈於小小節目上猶有疏處康節能盡得事物之變卻於大體上有未瑩處○贊曰天挺人豪英邁蓋世駕風鞭霆歷覽無際手探月窟足躡天根閒中今古醉裏乾坤以上論邵子自孔孟而後千五百年至周子而道統之傳始續乃微而未大顯於世及二程張邵並興而師儒乃大顯於世道學昌明猗與盛矣橫渠學力未熟康節微近老莊故英才淵藪多在程門呂與叔敦篤縝密呂和叔任道擔當游定夫

資質溫厚楊中立穎悟高才林大節魯而躬行劉質夫久於其事呂進伯老而好學范滄夫色溫氣和謝顯道切問近思尹和靖張思叔皆晚來所得佳士楊應之偉度過人是皆所見稱於程子者其餘若朱光庭侯師聖郭冲胸之徒未易殫數然呂謝游楊其所稱最顧門人各得其性之所近而因以門戶各分卑者或不能有以發明高者又或終流於釋氏而不自知故不待七十二子之徒散而大義已有乖者朱子之所為深嘆也與叔文多不純定夫未獲施之專業上蔡指窮理居敬為入德之門最得程子教人綱領然矜而過高則終不離禪底龜山出處不無可議而理學逢源

卷之十二

外篇道統類

七

論亦不能無偏則甚矣聖道之難其人也然而吾道其南龜山之學一傳而有羅豫章潛思力行任重詣極再傳而有李延平冰壺秋月瑩澈無瑕而胡康侯之大冬嚴雪松柏挺然則上蔡之所為啟發居多康侯之子致堂五峯未始非豪傑之士也

以上論程子門人及胡氏李氏諸儒

厥後朱子出焉初往來於劉氏胡氏之門繼從游於延平李氏而道統之傳乃終屬之我朱子焉以擬中天卿雲復旦矣

朱子名熹字仲晦新安婺源人也父韋齋先生松生朱子於建陽朱子生而穎異甫七齡授孝經一閱輒題其端曰不若是非人也嘗與羣兒戲沙中獨端坐以指畫沙視之

則八卦也及稍長舉然有求道之志韋齋先生知饒州疾革屬朱子曰胡憲劉勉之劉子翬三人道有淵源吾所敬畏吾死汝往事之韋齋元生卒既卒服奉遺命以告而稟學焉十七歲登進士任同安主簿罷歸聞延平李侗學於羅從彥得伊洛之正遂徒步往從之李延平稱其進學甚力樂善畏義吾黨鮮有又曰講學極造其微其學大要窮理以致知反躬以實踐而以居敬為主築室武夷山中四方游學之士翕然從之紹興二十九年高宗聞其賢召之不至三十二年高宗傳位孝宗嗣立詔求直言朱子乃上封事首言帝王之學必先格物致知以極事物之變自然理學逢源

卷之十三

外篇道統類

八

意誠心正而可以應天下之務次言脩攘之計不時定者和議疑之也願斷以義理之公參以利害之實閉關絕約任賢使能更相激厲以圖事功數年之外國富兵強視吾力之強弱觀彼釁之淺深徐起而圖之中原故地不為吾有而將焉往次言四海之利病繫斯民之休戚斯民之休戚繫守令之賢否而監司者守令之綱朝廷者監司之本根本之地亦在朝廷而已矣隆興元年詔朱熹入對熹言君父之讎不其戴天今日所當為者非戰無以復讎非守無以制勝時相湯思退方倡和議不悅除武學博士又以與洪适論不合罷歸乃脩通鑑綱目以紹春秋乾道四年

聞饑郡艱於食朱子爲立五夫社倉以濟之朱子請於府石以貸其民使夏受米於倉冬則加息計米以償自後隨年敏散歛則蠲其息之半大饑則蠲之凡十四年以元數六百還府見儲米三千一百石以爲社倉不復收息每石只收耗米三升以故一鄉四十五里間雖遇凶年人亦不推一人通曉書數者爲社首其逃軍及衣食不備者不得入甲共應入甲者又問其願與不願願者開具一家大小人口之數大口一石小口五升五歲以下者不與焉其以濫惡不實還者有罰置籍以治之時魏挾之九年陳俊卿劉琪交薦之累召不至帝嘉其安貧廉退以朱熹主管台州崇道觀淳熙三年龔茂良力言熹操行耿介乃召熹爲祕書郎或讒之熹力辭遂改主管武夷山冲佑觀五年復起熹知南康軍值歲旱朱子講求荒政多所全活又訪唐理學逢源

卷之十一

外篇道統類

完

李渤白鹿洞遺址復其舊爲學規俾守之六年夏以旱求直言朱子疏言恤民之本在人君正心術以立紀綱必人主之心公平正大無偏黨反側之私然後紀綱有所繫而立必親賢遠佞講明義理閉塞私邪然後君心可得而正今宰相諫臣皆失職而陛下親信一二近習上以蠱惑陛下之心下則招集無恥以盜陛下之柄使號令黜陟不復出於朝廷而出於一二人之門帝讀奏甚怒趙雄力解之乃以熹提舉江西常平茶鹽八年宰相王淮以楊萬里之言而薦朱子帝以熹提舉浙東常平茶鹽公事時浙東大饑熹拜命單車至部即移書他郡募米商蠲其征米大轅

集且日鉤訪民隱按行境內單車所及人不及知官吏懼其丰采至自引去所部肅然政有不便於民者悉釐革之帝謂王淮曰朱熹政事卻有可觀乃進熹直徽猷閣朱子因條陳乾道社倉法上之於朝詔下其法於諸路朱子行部至台州知州唐仲友爲其民所訟朱子按得其實而仲友爲宰相淮姻家已除江西提刑未行會朱子論之淮匿其章不上朱子論益力章凡六上淮不得已奪仲友新命以授朱子朱子以密邇父母之邦辭不拜遂乞奉祠淮以仲友故怨朱子乃引陳賈爲御史以爲沮朱子之謀十年賈疏言近士大夫有所謂道學者其說以慎獨爲能以踐

卷之十一

外篇道統類

卒

履爲高以誠意正心克己復禮爲事若此之類皆學者所共學而謂己獨能之夷考其行又大不然非假名濟僞者耶臣願陛下明詔中外痛革此病帝以爲然由是道學之名遂貽禍於世矣十五年王淮罷相周必大薦朱子爲江西提刑朱子入奏事或要於路曰正心誠意之論上所厭聞慎勿復言朱子曰平生所學惟此四字豈可隱默以欺吾君及入對首以存天理遏人欲爲言帝曰久不見卿今當處卿清要不復以州縣爲煩也除兵部郎官熹以足疾乞祠會兵部侍郎林栗以與朱子論易不合遂劾朱子竊張程餘唾妄自推尊繩以治世之法實爲亂人之首乃復

命熹江西提刑御史胡晉臣劾林栗喜同惡異黜栗知泉州除朱熹直寶文閣奉祠朱子將歸投匭進封事言天下大本與今日急務大本者陛下之心急務則輔翼太子選任大臣振舉紀綱變化風俗愛養民力脩明軍政凡此六事皆不可緩而本在陛下之心心正則六事無不正矣疏入漏下七刻帝已就寢亟起秉燭讀之明日除熹主贊太乙宮兼崇政殿說書朱子力辭乃以祕閣脩撰奉祠孝宗避位光宗嗣立是歲大學章句或問成紹熙元年劉光祖乞禁讖議道學者道學之議少沮朱子知漳州請行經界法從之四年使者自金還言金人嘗問朱先生安在乃復理學逢源

卷之三 外篇道統類

空

起朱子知潭州五年甯宗即位素因黃裳彭龜年聞朱熹之賢乃召為煥章閣待制兼侍講朱子在道聞泰安朝禮尙缺近習已有用事者時光宗避位居泰安宮稱太上皇奏以愛惜名器博延儒臣專意講學求所以深得親權者為建極道民之本思所以大振朝綱為防微慮遠之圖不報且辭新命不許及至於便殿奏四事一言當負罪引慝盡禮以得親心二言帝王之學三言湖南財計四言湖北猺人侵擾之事熹每進對務積誠意以感上心有可以開益帝德者罄竭無隱帝亦虛心嘉納時相趙汝愚疏而寡謀韓侂胄恃定策功以傾邪與政右正言黃度疏論侂胄之姦侂胄以內

批黜度知平江府朱子因上疏極言四事一言妄興土木恐民怨望生變二言定省徒備虛禮恐無以致親權三言陛下即位未旬月而進退宰執移易臺諫大臣不與謀給舍不及議中外皆謂左右或竊其柄臣恐主威下移求治反亂四言殯宮之卜偏信臺史疏入胄侂大怒使優人王喜峩冠大袖象大儒戲於上前因乘間言熹迂闊不可用帝方倚任侂胄遂內批除熹宮觀汝愚疏留不聽中舍陳傅良封還錄黃劉光祖等交上章留之皆不報朱子在朝四十六日進講者七內引奏事者再急於致君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以嚴見憚既去而姦臣益無所忌慶元元年侂胄既逐趙汝愚而劉德秀希侂胄意旨首建偽學之論謂黜放肆乃人之真情而胡紘以隻雞尊酒之啣請禁偽學廉潔好脩者皆偽為也胡紘以隻雞尊酒之啣請禁偽學之黨先是胡紘未遇時嘗謁朱子於婺源朱子待學徒惟雞尊酒山中未為乏也及為御沈繼祖誣以十罪且言熹剽竊程張餘唾以喫菜事魔之術簧鼓後進私立品題收召四方無行義之徒以益其黨其徒蔡元定佐之為妖遂削朱子祕閣脩撰官而竄蔡元定於道州時朱子家居芳草封事欲陳姦邪蔽主之禍以明汝愚之冤諸生諫恐買禍元定請筮之遇遯之同人朱子默然取藁焚之已而削竄詔下元定奉詔怡然就道朱子及從游者餞之於蕭寺

卷之三 外篇道統類

空

中坐客興嘆有泣下者元定神色不異平日因喟然曰友朋相愛之情季通不挫之節可謂兩得矣元定至春陵愛之者謂宜謝絕生徒元定曰彼以學來何忍拒之天降禍患于我躬非閉戶塞向所克道也貽書訓其子曰獨行不愧影獨寢不愧衾勿以吾之獲戾懈厥志也在道逾年而卒時攻偽學者日急士稍檢束以儒自命者無所容身從游之士特立不顧者屏伏邱壑依阿巽懦者更名他師過門不入而朱子曰與諸生講學不輟或勸其謝絕生徒笑而不答慶元六年疾革正坐肅衣冠就枕而卒是日大風拔木洪水崩山諸生近者奔赴遠者爲位而哭朱子所著理學逢源

卷之十一 外篇道統類

三

周易本義啟蒙著卦考誤詩經集傳大學中庸章句或問論語孟子集註大極通書西銘解楚祠集註辨證韓文考異所編次論孟集議孟子指要中庸輯略孝經刊誤小學家禮通鑑綱目宋名臣言行錄近思錄程氏遺書伊洛淵源錄儀禮經傳通解儀禮經傳通解未成付門人黃勉齋成之又嘗手定二典三謨而書傳未成付門人蔡九峯成之朱子自題畫像曰從容乎禮法之場沈潛乎仁義之府是子將有意焉而力莫能與也佩先師之格言奉前烈之遺矩惟闇然而自脩或庶幾乎斯語

黃勉齋曰先生之學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居

敬者所以成始成終也不安於偏見不急於小成而道之正統在是矣若其措諸事業則州縣之施設立朝之言論經綸規畫正大宏偉亦可概見雖達而行道不能施之一時然退而明道足以傳之萬世謂聖經之旨不明道統之傳始晦於是竭力以研窮聖賢之經訓於大學中庸語孟易詩數經既已極深研幾探蹟索隱發其旨趣而無所遺矣而於書於春秋於禮樂則亦嘗討論本末雖未能著爲成書而大旨固已得之矣若歷代史記則著有綱目理亂得失如指諸掌周程張邵之書則爲之哀集發明使不至於泯沒張程門人所得有淺深所見有疏密則爲之區別理學逢源

卷之十二 外篇道統類

三

取其長而不沒其短南軒東萊同出其時先生志同道合樂與之友至或識見少異亦必講磨辨難以一其歸至若求道而過者不立文字不假脩爲守虛靈之識昧天理之真借儒者之言以文佛老之說學者利其簡便詆訾聖賢捐棄經典猖狂叫呶側僻固陋自以爲悟矣此謂陸氏之學立論愈下者則又崇獎漢唐比附三代以便其功利之私此謂父二說並立高者陷於空無下者溺於卑陋其害淺鮮哉先生力排之俾不至亂吾道以惑天下於是學者靡然向之教人以大學語孟中庸爲入道之序而後及諸經先生歿學者傳其書信其道者益眾繼往聖將微之緒敢前

賢未發之機辨諸儒之得失關異端之訛謬明天理正人心事業之大又孰有加於此者至若天文地志律曆兵機亦皆洞究淵微文詞字畫騷人才士疲精竭神嘗病其難至先生未嘗用意亦皆動中規繩可爲世法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繼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至先生而始大自筮仕至屬纊五十年間歷仕四朝仕於外者九考立於朝者四十日道之難行也如此然紹道統立人極爲萬世宗師則不以用舍爲加損也

李果齋曰先生入以事君則必思堯舜其君出以治民則必欲堯舜其民言論風旨之所傳政教條令之所布固皆理學逢源

卷之十一

外篇道統類

奎

可爲世法而其考諸先聖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則以訂正羣書立爲準則使學者有所依據循以入於堯舜之道此其勳烈之尤彰明盛大者洙泗以還博文約禮兩臻其極者先生一人而已孔子之經得先生而正孔子之道得先生而明起斯文於將墜覺來裔於無窮雖與天壤俱弊可也

以上論朱子

時與朱子道合志同而相爲羽翼惟南軒東萊二人而東萊又不如南軒之粹然要可見德之不孤矣南軒張子名棡字敬夫張魏公浚之子也穎悟夙成父浚愛之教之莫非仁義忠孝之事長師胡去宏以孔門論仁親切之旨告

之棡思而退若有得焉宏稱之曰聖門有人矣棡益自奮勵以古聖賢自期作希顏錄天性表裏洞然勇於從義紹興之末孝宗嗣位帝召棡赴行在棡進言陛下念宗社之難恥閔中原之塗炭惕然于中而思有以振之此心之發卽天理也願益加省察而稽古親賢以自輔毋使少息則今日之功可以立成帝大異之時父浚都督江淮開府建康而棡內參贊機宜人皆以爲不及乾道三年劉珙薦其學行七年入爲左司員外郎兼侍講棡每進對必自盟於心不以人主意悅而有所隨順其遠小人尤嚴嘗肩輿遇曾覲覲舉手欲揖棡急掩其窗櫺覲慙手不得下棡在朝

理學逢源

卷之十二

外篇道統類

奎

僅一年召對至六七所言皆脩身務學畏天卹民抑僥倖屏讒諛故宰執近習皆憚之會張說以後戚黃緣入簽書樞密棡首疏切諫且詣相虞允文責之曰近習執政自相公始允文慙憤不堪而說亦不果拜八年罷棡出知袁州棡所至郡暇日召諸生告語民以事至庭必隨事開曉具爲條教大抵以正禮俗明倫紀爲先斥異端毀淫祠而崇社稷山川古先聖賢之祀時劉珙脩潭州嶽麓書院而屬棡爲之師故南軒之學大行於楚卒官右文殿脩撰淳熙七年卒年四十八朱子與黃勉齋書曰吾道益孤矣又嘗曰己之學乃銖積寸累而成如敬夫則於大本卓然先有

見者也又曰敬夫見識純粹踐行篤實使人望而敬之所
著有論孟說大極圖說洙泗言仁等書學者稱為南軒先
生然南軒之學大綱立而細目未盡其教人亦鮮次第故
湖南之學迄終少所發明云論張南軒

東萊呂氏名祖謙字伯恭許公夷簡之五世孫也其祖好
問徙居婺州而世祖希哲從伊川遊故家有中原文獻之
傳祖謙師事林之奇汪應宸胡憲而友張朱學以關洛為
宗旁稽載籍心平氣和不立崖異一時英偉之士皆歸心
焉少卞急一日誦孔子言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忽覺平時
忿懣渙然冰釋朱子曰學如伯恭方是能變化氣質其所
理學逢源卷之十二 外篇道統類 奎

講畫將以開物成務既卧病而任重道遠之志不衰居家
之政皆可為後世法朱子嘗遺子在塾師之任為著作郎
淳熙八年卒年四十有五所著有詩記讀書記大事記書
未博議考定古周易書說闡範官箴辨志錄皇朝文鑑行
於世○東萊之學傷於太巧義理不本六經少儀之傳多
引忍恥之言張許之詩有不應出之語解噬嗑之與治道
為二惡子由之譏司馬遷則皆讀史不讀經之過而詩記
強附小序亦多決衡蓋南軒過於高明而東萊失之小巧
云論呂東萊
或問李先生終日危坐以驗喜怒哀樂未發氣象為如何

而求所謂中者與伊川之說若不相似朱子曰以伊川之
語格之則其下工夫處亦是有些子偏只是且收斂在此
勝如奔馳若一向如此又似坐禪入定論李延平○朱子曰文
定大綱說得正微細處五峯尤精大綱卻有病○五峯知

言錄疑義大端有八性無善惡心為己發仁以用言心以
用盡不事涵養先務知識氣象迫狹語論過高二條論胡氏○
南軒見處高如架屋相似大間架已就只中間少裝折論南軒
○伯恭說義理太多傷巧未免杜撰○問東萊博學多
識則有之矣守約則未也曰然○伯恭於史分外子細於
經卻不甚理會三條論東萊○敬夫見識極高卻不耐事伯恭
理學逢源卷之十二 外篇道統類 奎

學耐事卻有病○南軒伯恭之學皆疏略南軒疏略從高
處去伯恭疏略從卑處去合論南軒東萊
延平五峯皆朱子所嘗從游而朱子化其偏周程張邵皆
朱子所祖述而朱子飲其醕故不規規於師承而大能
化蓋德無常師惟善為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也至若張
呂之傳為朱子之同志而或過或不及皆不能如朱子之
至大而無外至精而不遺大中至正而無所偏倚也此朱
子所以為集諸儒之大成也與善夫元處士劉因之言曰
邵至大也周至精也程至正也朱子極其大盡其精而貫
之以正也是亦可謂知朱子者矣夫二程奮乎百世之下

以承先聖之緒則董揚王韓皆不足以班之而蘇氏乃欲儼爲之敵朱子奮乎百世之下以膺道統之傳則周程張邵猶不足以方之而陸氏乃欲別樹之幟世儒猶且豔蘇氏之文而左其手揚陸氏之波以飾其辭豈天之厄斯文而故爲茲蝨賊與抑所爲他山之石而玉成先儒邪要以聖人不能得志於上無所操其大一統之傳故不能致斯世於道德一而風俗同之盛也學者觀蜀洛之黨及朱陸異同之說而無所折衷也則曷不仍以朱子之言斷之

朱子曰二蘇聰明過人所說語孟儘有好處但見到處卻有病○蘇氏以雄深敏妙之文煽其傾危變幻之習被其埋學逢源

卷之十一

外篇道統類

矣

毒者淪肌浹髓而不自知○學以知道爲本知道則學純而心正行事言語亦無不正如王氏者安石其始學也蓋欲陵跨揚韓掩迹顏孟初亦豈遽有邪心哉特以其不知道故其學不純而設心造事遂流入於邪又自以爲是而大爲穿鑿附會以文之此其所以重得罪於聖人之門也蘇氏之學雖與王氏若不同然其不知道而自以爲是則均焉其不爲王氏者特天下未被其禍而已蘇氏謂湯武篡弑而盛稱荀彧以爲聖人之徒凡若此類皆逞其私邪無復忌憚不在王氏之下蘇公雖名簡靜而實陰險元祐末年規取相位力引楊畏使傾范忠宣而以己代之旣不

效矣則誦其彈文於坐以動范公此豈君子所爲哉○道夫問坡公若與伊洛相排不知何故曰他好放肆見端人正士以禮自將卻恐他來檢點故恁詆訾道夫曰坡公氣節有餘然過處亦自此來曰固是○王蘇之學皆不正然東坡德行那裏得似荆公東坡初年若得用未必其患不甚於荆公但東坡後來見得荆公狼狽所以都自改了初年論甚生財後來見青苗之法行得狼狽便不言生財初年論甚用兵如曰用臣之言雖北取契丹可也後來見荆公用兵狼狽更不復言兵他分明有兩截議論

按老蘇辨姦老蘇以私意而詆安石之不近人情也安理學逢源

卷之十一

外篇道統類

百

石誠不近人情然必欲得近人情者而用之則詔諛皆近人情而方正之士皆大姦也世以老泉爲知言被謂東坡之排伊洛胡絃之毀朱子皆由斯道矣二蘇氣節時有可稱而文章尤矯出於眾子瞻以擬答進士策始干執政之怒以發試進士策而致商販之誣以託諷時事之詩而下御史之獄以規切時政之文而致仲游之戒迹其始終多以語言受禍固不得與忠諫者同科亦難等於小雅正月諸什矣惟其於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人太銳之三言及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之一疏庶所稱忠規讜論者其所至郡亦多惠迹故朱子亦嘗許

以近世名卿子由初爲條例司官以不合而罷去高后時爲御史極論調停之非是皆君子所許而古史尤見稱於朱子君子豈沒人善者顧老泉之辨姦以自負其才而荆公不爲許可也蘇軾之惡伊川以自負其才而學士多宗程子也此皆不勝其忌克之私又不獨引楊畏以撼范公之日矣程以莊蘇以肆此其曲直亦既有歸相排擊者卽謂其徒而上疏言深嫉頤姦不假辭色則何爲者故元祐初欲相蘇軾孫升上言安石擅名世之學爲一代文宗及居大位出其私智以蓋天下之聰明遂爲大害今蘇軾文章學問中外所服然德業器識

理學逢源

卷之七

外篇道統類

五

有所不足爲翰林學士已極其任矣若使輔佐經綸願以安石爲戒蘇轍之爲右丞也楊康國疏言轍兄弟謂其無文學則非也蹈道則未也其學乃爲儀秦者也其文章務馳騁好作爲縱橫捭闔無安靜理陛下若悅蘇轍之學而用之不疑是又用一安石也轍以文學自負而剛很好勝則與安石無異然則蘇氏爲未敗露之安石當時已有言之者而又豈朱子一人之私見哉况乃跌蕩恣睢狎比輕浮之士沈溺空寂之言晚節之頽瀆倒尤甚朱子爲萬世道統之計而安得不嚴爲斥之夫臧文仲所稱立言不朽而孔子譏其不仁不智少正卯

魯之聞人而孔子亟正兩觀之誅聖人論人夫豈苟者向使殷深源王介甫不用於世度未必不以令名終然則蘇氏之不至大用未必非蘇氏之幸也世之人猶且好其文而忘其邪僻之實道其長而諱其短何惑之甚也

以上論蘇氏

蘇氏父子以文名掩其短實則縱橫家習也其與程氏相忤學者猶知左之而金谿陸氏則固儼然儒者乃朱陸異同之說至今猶或惑之則陸學之爲害深於蘇矣陸九齡子壽九韶子和九淵子靜兄弟相爲師友九齡成進士調興國教授會湖南茶寇剽掠九齡主義社以備寇及寇定

理學逢源

卷之七

外篇道統類

五

之興國嚴規矩肅衣冠以引翼上類改全州未至而疾將卒猶以天下學校人才爲念張南軒嘗期以任道之重呂東萊稱其志大而所據者實朱子亦爲文以弔之蓋陸氏兄弟子壽爲敦篤云九韶學問淵粹隱居自善學者稱之爲梭山先生其季子靜生而穎異方四歲問其父曰天地何所窮際父不能答遂深思至忘寢食及總角舉止異常讀書至上下四方曰宇往來古今曰宙忽大省悟曰宇宙內事乃已分內事已分內事乃宇宙內事也又曰東海有聖人出此心此理同也西南北海有聖人出此心此理亦莫不然千百世而上下有聖人出此心此理亦無不同也

及登進士至臨安士爭從之游言論感激聞而興起者甚眾仕至將作監承奉祠歸起知荆門軍政行令脩民俗爲變及卒學者稱爲象山先生初九淵與朱子會於鷲湖論辨所學多不合及朱子守南康九淵訪之朱子與至白鹿洞九淵爲講君子小人喻義利章聽者或至泣下朱子稱其切中學者深痼隱微之病而無極太極之辨則貽書往來論辨不置朱子又嘗曰南渡以來惟子靜功夫切實顧其教人也不用學規嘗謂學者曰汝耳自聰汝目自明事父自能孝事兄自能弟本無欠闕不必他求在乎自立而已又曰此道與溺於利欲之人言猶易與溺於意見之人

理學逢源

卷之十三 外篇道統類

三

言卻難故其學以主靜立大爲宗以意見爲害道以議論爲不必多或勸其著書曰學苟知道六經皆我註腳且嘗惜朱子以爲溺於章句及九淵死朱子與門人哭之蕭寺中旣而曰竟是死一告子陸氏之徒其最知名者袁燮楊簡沈煥舒璘而楊簡之僻尤甚舒璘則嘗往來於朱張之門

朱子曰陸子靜說只是一心一邊屬人心一邊屬道心那時尙說得好在○子靜言克己不是去克己私別自有個克處某嘗代之下語只不過是要言語道斷心行路絕耳此是陷溺人之深坑學者切不可不戒○某向與子靜說

話子靜以爲意見某曰邪意見不可有正意見不可無子靜說此是閒議論某曰閒議論不可議論合議論則不可不議論又曰他之無意見則是不理會只是撞將去○子靜只認取一心便天地都不管一味呵噪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其學正似告子○子靜論佛云釋氏與吾儒所見亦同只是義利公私之間不同只此語便可知陸學之入於禪矣如此卻是吾儒與釋同一個道理既同時何緣得有義利不同只源頭便不同吾儒萬里皆實釋氏萬里皆空又曰他尋常要說集義所生其徒包敏道至說成襲義而取卻不說義集而取之他說如何陳正道曰他說須是實得如義集只是

理學逢源

卷之十三 外篇道統類

三

強採力取曰謂如人心知此義理行之得宜固自內發人性質有不同或魯鈍一時見未到得別人說出來反之於心見得爲是而行之是亦內也人心所見不同聖人方見得盡陸氏只是要自渠心裏見得的方謂之內若別人說的一句也不是才自別人說出便是義外如此乃是告子之說如生知學知困知安行利行勉行及其知之行之則一豈可一一須待自我心而出方謂之內所以指文義而求之者皆不爲內自家才見得如此便一向執著將聖賢言語亦不信不去講貫只我的只是專主生知安行而學知以下皆廢又只管理會一貫理會一旦如一貫正同

歸殊塗百慮一致無所不備今卻不教人恁地理會只尋
個一不知去那裏討頭處○子靜不知有氣稟之雜把許
多粗惡的氣都做心之妙理合當恁地自然做將去不知
初自氣稟不好今才任意發出不好的氣夾雜在裏一齊
滾將去豈不害事其徒都是這樣才說得幾句便無大無
小無父無兄只我胷中流出的是天理全不著些工夫○
象山說克己復禮不但只是克去利欲只是有一念要做
聖賢便不可如此則堯舜之兢業周公之思兼三王孔子
之好古敏求顏子之有為若是孟子之願學孔子之念皆
當克去矣看他意思只是禪誌公云不起纖毫脩學心無
理學逢源

卷之十二 外篇道統類

夏

相光中常自在他只是要如此然豈有此理○生知安行
也須用學○某看今日學問高者便說做天地之外去卑
者便只管陷溺高者必入於佛老卑者必入於管商定是
如此定是如此

以上論
陸氏

陸氏之偏歷歷可指如此真所謂假佛氏之似以混孔孟
之實者也第以生與朱子同時賴有朱子反覆指陳其弊
故學者尙知所宗主而不爲之惑朱子之門若蔡季通之
英邁而該洽智深而行謹朱子所稱老友而其弟子則節
齋之於易九峯之於書皆有以勝父師之託而無隕黃勉
齋志堅思苦朱子託以禮經而望之任道輔漢卿渙謹勤

恪閉門自守纂疏四書陳安卿義理貫通恬退自踐陳才
卿一室蕭然工夫精進李弘齋進學可畏處事不苟劉雲
莊發明道學爲諸儒倡劉韜仲一以謀道明理爲心張元
德用力於敬勇於爲義李果齋大本有見此心泰然廖德
明學有根據學道愛人徐子融志氣剛決鄭子上子細精
密方賓王親切的當晏亞夫意氣激昂徐方叔道德穩實
此皆有以與於斯道而他若余大雅葉賀孫董銖李季札
萬人傑楊道夫黃義剛潘履孫劉砥劉礪黃灝滕璘滕珙
之徒皆有以反覆辨論講明斯道而陸學不能以與之爭
繼此而真西山大學衍義魏了翁九經要義皆有以興起
理學逢源

卷之十三 外篇道統類

真

斯文維持聖學而金華四子何基王柏許謙金履祥婺源三胡胡雙湖胡雲峯以及許平仲陳雲莊王雙溪程復心諸賢亦有以
守先緒而無愧然而世遠澤微諸儒心長力短兢兢自守
猶懼不足况乃吳草廬意爲區別以朱子爲道問學以陸
氏爲尊德性而朱陸得以相衡矣夫道問學與尊德性之
功豈可判爲兩途而朱子豈偏於問學不尊德性者吳澄
第以與陸氏同鄉而曲爲之庇正猶子靜之回護介甫而
豈通論也哉張九成直詆大學陳白沙一宗自然王陽明
續其緒而張之而其學益錯亂顛倒不知究極嗟乎有明
一代之儒有可數者則薛敬軒著讀書錄曹月川著存疑

吳康齋堅凝任道胡居仁著居業錄羅整庵有困知錄汪
 登源作中詮蔡介夫著蒙引陳丹崖註小學林次崖有四
 書存疑此皆私淑朱子而得其正者也其若羅一峯之剛
 毅陳克庵之克己陳剩夫以大學為據章得懋有三巨膽
 陳建之學菴通辯邵文莊為真士夫其亦庶乎明儒之醜
 首屈敬軒乃敬軒私淑朱子而從之者廖廖然及王陽明
 挹陸氏之波倡良知之說而天下乃翕然從之風捲潮湧
 舉世若狂噫何邪說之中人若斯易乎以上論朱子門人及元明諸儒嗟
 乎斯道日在人心固無時而或息然道非徒滋口說以務
 勝人之謂謂實踐諸身以廣於天下使天下之人皆有以
 理學逢源卷之五 外篇道統類 聖
 域於斯道之中而無過不及焉而後可謂之凝道而後可
 與於道統今者朱子之書家弦戶誦莫敢異同而究不可
 謂朱子之道之果已大行於世何則必有朱子其人以使
 天下之人皆為朱子而不敢不為朱子則誠哉其行朱子
 之道今讀朱子之書而立身脩德之必其則做朱子如朱
 子之則做孔子者果伊誰哉况陰畔朱子而思為異說以
 勝朱子者固往往而是也然則道統其將何所寄乎曰自
 朱子而來至於今五百有餘歲矣今
 聖朝治運休隆崇儒尚道當必有起而輔之於下以承先
 聖之緒而正天下之人心者

丁酉夏同邑後學 程夢元 陸園 同校字
 余家鼎彝伯

理學逢源卷之十二終

理學逢源卷之十二 外篇道統類

聖